

An Introduction to  
Sino - Tibetan Languages

# 汉藏语概论

李方桂 

马学良 ◆ 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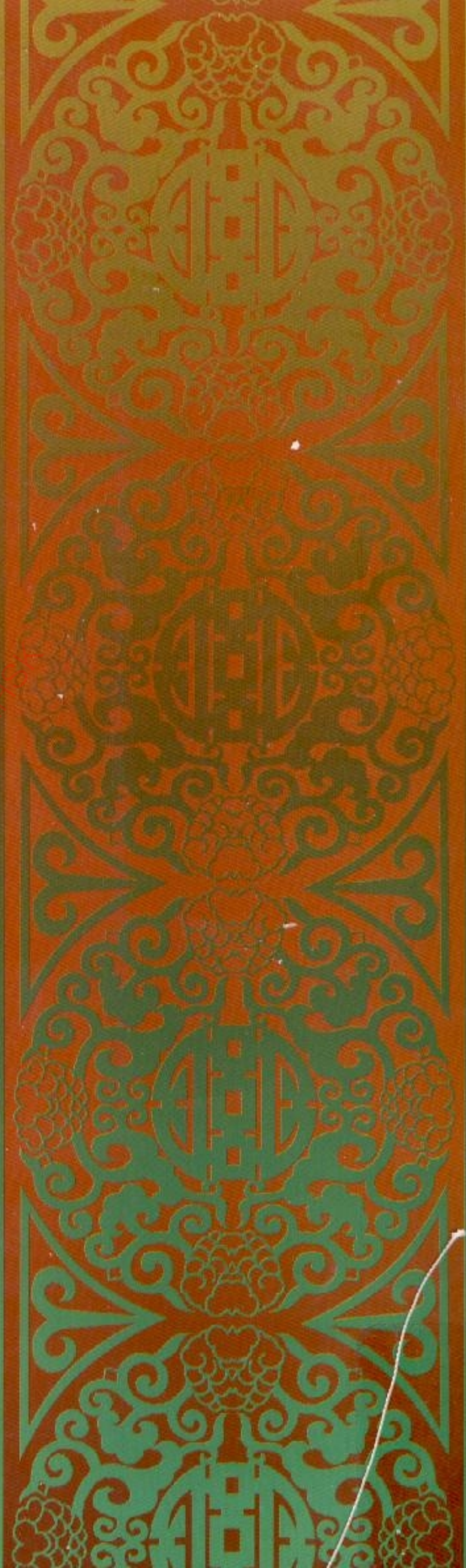
责任编辑：彭学云 李有明

ISBN7-105-05735-1



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

9 787105 057351 >





An Introduction to  
Sino – Tibetan Languages

# 漢藏語概論

馬學良 ◆ 主編



民族出版社

作者（按篇章顺序排列）：

序	朱德熙
再版说明	戴庆厦
前言、导言	马学良
汉语篇	邢公畹
藏缅语篇	
藏语	胡  坦
羌语支	黄布凡
羌语支词汇部分	王天习
景颇语支、缅语支、彝语支	戴庆厦
语支未定的语言	戴庆厦、王天习
苗瑶语篇	陈其光
壮侗语篇	倪大白



近数十年來國內收集的漢藏語的  
資料及研究，所以使這種研究達到  
一個新的境界，這本書也代表這種  
新的發展！

李方桂 題  
一九六一年一月廿一日



Congratulations on this great contribution to Sino-Tibetan linguistics, which the worldwide community of scholars welcomes with gratitude and appreciation!

James A. Hsiang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USA  
February 1, 1986



## 内 容 简 介

本书或详或略地描述并综合分析了中国境内外 40 多种属于汉藏语的语言。材料丰富，大多内容为首次发表。全书分为四个部分，汉语篇、藏缅语篇、苗瑶语篇及壮侗语篇。所有的作者都是该研究领域的专家。

Hoa văn SaigonHS



## **A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Sino-Tibetan**

### **Languages**

by Prof. Ma, Xueliang and coauthored with others (see below).

This work elaborately or concisely describes and analyses more than 40 languages which belong to several branches of Sino-Tibetan language respectively within the territory of China as well as some relevant tongues out of the territory. All the studies are based upon copious materials of which many are published at first time.

The work is divided into four parts, Mandarin (by Xing, Gongwan), Tibetan and Burmese (by Hu, Tan; Dai, Qingxia; Huang, Bufan, Wang, Tianxi), Miao-Yao (by Chen, Qiguang) and Zhuang-Dong (by Ni, Dabai), an introduction (by Ma, Xueliang) excepted. And all the contributors are experts who have been researching in their respective fields for years.



# 序

1960年袁家骅先生曾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开过一次汉藏语概论的课。从那次以后，这门课一直没有再开过。1980年，我跟中央民族学院马学良先生商议在北大重开这门课程，并请他负责筹划，承蒙马先生慨然应允。当时我们认为，课程虽然名为“概论”，但对于要讲的每一个语族、语支、语种都有比较详细、具体的介绍。按照这种设想，马先生邀请了民族学院几位教师合作开设此课。每一位只讲自己专门从事研究的部分。参加的除马先生自己外，还有胡坦、黄布凡、戴庆厦、陈其光、倪大白几位。这门课于1982年开出，以后又于1983年、1984年重开两次，每次都收到很好的效果，很受听课师生的欢迎。现在马先生他们几位又根据历年讲课内容整理成书，把这方面的知识从课堂上推广到社会上去，使它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

现代语言学的许多重要观点是以印欧语系的语言事实为根据逐渐形成的。采用这种观点来分析汉语，总有一些格格不入的地方。这是因为汉语和印欧语在某些方面（最明显的是语法）有根本性的不同。由此可见，如果我们不囿于成见，用独立的眼光去研究汉藏语系语言，就有可能对目前公认的一些语言学观念加以补充、修正甚至变革。从这方面看，汉藏语研究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了加强汉藏语的研究，就国内的情况来说，首先要清除汉语研究和汉语以外的汉藏语言研究之间长期存在的隔离状态。这种隔离状态的根源在于高等学校和研究机构的学科设置上。汉语专业设在普通高校的中文系里，而汉语以外的各汉藏语言专业则设在中央和地区的民族学院里。再拿研究机构来说，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则只研究汉语，而民族研究所只研究汉语以外的少数民族语言。高等学校和研究机构在学科设置上这种不合理现象导致了双方面研究工作的脱节和研究工作者之间的隔阂。要彻底改变这种状况绝非易事，需要假以时日。就目前来说，在有条件的高等学校里成立语言学系恐怕是重要的一步。



以上的话似乎说得太远了，不过也并没有离题。因为马先生主编的《汉藏语概论》正是为了消除上边提到的那种隔离状态的一项重要工作。因此无论作为北京大学汉语专业的成员来说，还是作为一个从事汉语研究的人来说，我都应该向马先生他们几位表示感谢。

是为序。

朱德熙

1987年8月

Hoa văn SaigonHSK



## 再版说明

《汉藏语概论》出版于1991年，至今10年有余。该书出版后，得到国内外同行的关注和鼓励，成为我国高校汉藏语专业的教材或必读参考书，并成为我国语言研究的一本具有特色的语言学著作。正如语言学大师李方桂先生的评价所说：“近数十年来，国内收集的汉藏语的资料及研究，可以使这种研究达到一种新的境界，这本书正代表这种新的发展！”

该书出版后，由于印数少，很快销售一空。近几年诸多同行纷纷来函希望能够再版。我们经研究，决定对原书不做大的修订，争取尽快再版。这个决定出于以下考虑：一是这10年，汉藏语研究有了很大发展，这不仅表现在人们调查补充了大量的新语料，而且对汉藏语的特点与演变规律不断有了新认识，而要全面总结汉藏语研究的最新成果，并非轻而易举、短时间所能完成的。二是这本书的作者，有的已不幸去世，有的年事已高，精力有限，有的正忙于别的课题，目前不可能在较短时间内对此书做较大修订。若要做较大修订，不如另起炉灶，再出一本新著，那就需要几年时间才能完成。三是这本书的语料比较丰富，对90年代以前的研究成果也有所反映，经过修订后（包括适当增加一些新内容），作为汉藏语专业的教材或参考书使用还是可以的。

本书出版后曾获1993年北京市高校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1995年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1999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三等奖。

李方桂先生曾为本书书名题字、题词，第一次出版时由于某种原因书名题字未能用上，这次再版用上了。这是非常珍贵的、有纪念意义的题字。记得1986年1月，我去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参加“研究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化国际会议”，奉马学良师之命请李先生为本书书名题字、题词，李先生听后当即欣然同意，并对我们的研究工作予以热情肯定，而且殷切地提出一些希望。1月31日我到李先生住处取稿时，就亲眼

看到李先生三易其稿而留下的草稿。李先生的女儿李林德 (Linda) 教授告诉我, 李先生为书名的题词, 上午忙了一阵, 写了好几遍才定稿。李先生对本书出版的热情关怀, 给我们作者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成为鞭策我们从事汉藏语研究的一种力量。

本书主编马学良先生和为本书写序的朱德熙先生已先后作古。我们诚以这本再版书纪念李方桂、马学良、朱德熙等三位举世公认的汉藏语研究大师。

戴庆厦

2003年3月

Hoa văn SaigonHSK



# 前 言

汉藏语概论这一课题，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六五”规划重点项目。

汉藏语系，一般认为除汉语外，包括藏缅、壮侗、苗瑶三个语族。这一语系的语言，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外学者就做过一些调查研究，写出了不少调查报告和论文，对开拓汉藏语系的调查研究有着导夫先路之功。但那时的调查研究，多出于学者个人的旨趣，或是外国传教士宣传宗教的需要，因此对某些民族的语言所做的调查相当表面。有计划有系统地调查我国少数民族的语言，是近40年来各地语言工作者进行的。本书就是在50年代普查成果和后来多次调查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写成的。由于条件的限制，本书论述的内容主要是中国境内该语系各语言。

编写之前，曾邀请著名专家王静如、于道泉、傅懋勳、朱德熙、严学窘、王均、喻世长、王辅世、陈士林等审议编写计划，他们认为应重点写近40年来我国汉藏语研究的成就。我们还访问了汉藏语专家李方桂、张琨、马蒂索夫（J. Matisoff）三位教授。他们都认为，可写三十多年来调查研究的成果，尤其要突出在某些语言研究方面有显著成绩的部分。以上意见对我们编写此书有很大的启发。我们按照中外学者的意见，结合我们几次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讲授这门课的经验，开始了编写工作。

本书本着有几分材料说几分话的宗旨，不求其全而求其真实可靠。我们调查研究比较多比较深入的就多写。因而各语族语支的篇幅就不十分平衡。尽管我们在编写中为了增补或核证已有材料，曾多次到有关民族地区做深入调查研究，但限于时间和条件，还是不能做到匀称，从中也可看出汉藏语系语言研究的现状是不平衡的。

参加这项科研工作的主要是中央民族学院原民族语文系语言学教研室的教师。他们各自分担自己比较熟悉的某一语族或语支的编写工作，还有几位汉藏语专业的研究生，跟随指导教师实地调查并参加部分工

作。

本书体例、内容由集体商定，由马学良、戴庆厦统稿。王静如、傅懋勳、刘又辛、朱德熙、王均、王辅世诸先生曾对初稿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对国内外学者的热情帮助，我们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遗憾的是，李方桂、傅懋勳先生未能见到此书出版就与世长辞了。他们生前一再关心此书的编写以及汉藏语研究的建设，李先生并为此书题写书名，对此我们将永远铭记在心。由于我们调查研究不够，加上水平的限制，错误之处难免，敬希专家读者批评指正。

马学良

Hoa văn SaigonHSK



# 目 录

序 .....	朱德熙
再版说明 .....	戴庆厦
前言 .....	马学良
导言 .....	(1)
一、汉藏语系语言的特点 .....	(4)
二、汉藏语系语言的研究方法 .....	(10)
三、汉藏语系语言对古汉语研究的启发 .....	(15)
四、结语 .....	(28)
汉语篇 .....	(35)
第一章 汉语现状 .....	(37)
第一节 汉语方言 .....	(37)
第二节 音韵的特点 .....	(41)
第三节 语法特点 .....	(44)
第二章 汉语史论 .....	(47)
第一节 语言研究的萌芽时期 .....	(47)
第二节 语文学时期 .....	(56)
第三节 近代语言学时期 .....	(61)
第三章 汉族和其他汉藏系语族人民的史前关系 .....	(66)
第一节 考古学、体质人类学与汉藏系语言史研究 .....	(66)
第二节 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河姆渡文化及其居民 .....	(72)
第三节 古东夷族与现代壮侗语民族 .....	(78)
第四节 几个语言上的例证 .....	(81)
第四章 关于古汉语研究上的问题 .....	(86)
藏缅语篇 .....	(89)
第一章 藏语 .....	(92)

第一节	概况 .....	(92)
第二节	古代藏语 .....	(105)
第三节	现代藏语 .....	(146)
第二章	羌语支 .....	(176)
第一节	概述 .....	(176)
第二节	语音 .....	(183)
第三节	语法 .....	(233)
第四节	词汇 .....	(295)
第五节	结语 .....	(307)
第三章	景颇语支 .....	(308)
第一节	语音 .....	(309)
第二节	语法 .....	(335)
第三节	词汇 .....	(361)
第四节	文字 .....	(368)
第四章	缅语支 .....	(370)
第一节	语音 .....	(370)
第二节	语法 .....	(390)
第三节	词汇 .....	(402)
第四节	文字 .....	(407)
第五章	彝语支 .....	(408)
第一节	语音 .....	(409)
第二节	语法 .....	(428)
第三节	词汇 .....	(457)
第四节	方言 .....	(475)
第五节	文字 .....	(477)
第六章	语支未定的语言 .....	(487)
第一节	仓洛门巴语 .....	(487)
第二节	珞巴语 .....	(489)
第三节	白语 .....	(493)
第四节	土家语 .....	(496)
第五节	嘎卓语 .....	(499)



第六节 克伦语·····	(502)
<b>苗瑶语篇</b> ·····	(507)
第一章 概述·····	(509)
第二章 语音·····	(525)
第一节 语音结构·····	(525)
第二节 声母比较·····	(537)
第三节 韵母比较·····	(558)
第四节 声调比较·····	(571)
第三章 语法·····	(591)
第一节 词类·····	(591)
第二节 词形变化·····	(612)
第三节 句子成分和语序·····	(621)
第四章 词汇·····	(631)
第一节 构词·····	(631)
第二节 成语和文言词·····	(636)
第三节 借词·····	(642)
第四节 词汇的发展·····	(647)
第五章 方言·····	(656)
第一节 苗语的方言·····	(656)
第二节 布努语的方言·····	(669)
第三节 勉语的方言·····	(673)
第四节 畲语和炯奈语·····	(680)
<b>壮侗语篇</b> ·····	(685)
第一章 共同特征·····	(689)
第一节 基本结构·····	(689)
第二节 语族特点·····	(690)
第三节 同源词列表·····	(702)
第二章 各语言的主要特点·····	(710)
第一节 壮语·····	(710)
第二节 布依语·····	(714)
第三节 傣语·····	(716)
第四节 临高话·····	(719)

第五节	侗语	(723)
第六节	仫佬语	(727)
第七节	水语	(729)
第八节	毛南语	(732)
第九节	拉珈语	(733)
第十节	佯僂语	(737)
第十一节	莫话	(740)
第十二节	甲姆话(锦话)	(744)
第十三节	黎语	(746)
第十四节	村话	(749)
第十五节	仡佬语	(753)
第三章	中国境外的有关语言	(756)
第一节	泰语	(756)
第二节	石语	(757)
第三节	掸语	(758)
第四节	老挝语	(759)
第五节	阿含语	(759)
第四章	关于壮侗语的若干问题	(761)
第一节	壮侗语的声调	(761)
第二节	长短元音	(765)
第三节	复辅音声母的演变	(766)
第四节	辅音韵尾的变化	(772)
第五节	语音交替方式	(776)
第六节	壮侗语的量词	(778)
第七节	壮侗语与汉语	(782)
第五章	文字简况	(786)
第一节	傣文	(786)
第二节	壮文	(790)
第三节	布依文	(793)
第四节	侗文	(795)
第五节	水书	(796)
附录:	汉藏语概论的参考文献	(798)



# 导 言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也是一个多语言的国家。由于有些少数民族使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因此，中国民族语言约在 80 种以上。这些语言按谱系分类法，分别属于汉藏、阿尔泰、南亚、南岛、印欧五个语系。其中汉藏语系是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历史文献最丰富的语系之一。

汉藏语系 (Sino-Tibetan Family) 早期曾称为“印支语系” (Indo-Chinese Family)；也有的称为“藏汉语系” (Tibeto-Chinese Family)，现在通称为汉藏语系。这是由于这个语系中的汉语和藏语的历史文献最丰富，使用人口较多，因而用这两种语言的名称来概括与其有亲属关系的语言群。

汉藏语系一般认为包括汉语和藏缅、壮侗、苗瑶三个语族。壮侗语族在国外有的称为侗台语族或台语族。最早提出这一分类法的是李方桂先生。他在《中国的语言与方言》(1937 年) 一文中就提出汉藏语系分汉语、侗台语族、苗瑶语族、藏缅语族的论点。1954 年罗常培、傅懋勳先生在《国内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概况》一文中提出的汉藏语系分类表与李方桂先生的分类法大致相同。

汉藏语系语言主要分布在中国、泰国、老挝、缅甸、不丹、锡金、尼泊尔、印度、孟加拉、越南、柬埔寨等亚洲各地，此外，在世界各地还有不少使用汉藏语系语言的人（国外学者有人认为使用人口在十亿以上，约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研究汉藏语系语言对学习使用该系语言和丰富普通语言学理论都有重要的意义。

我国是汉藏语系语言的集结点，据我们调查研究，已确定的语言有三十多种。国外学者有的弄不清语言和方言的区别，以族称或地理分布为依据，把方言也认作语言，认为总数有三四百种之多。这个结论不可靠。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各民族杂居的较多。汉藏语系各语族、语支

的语言，形成许多语言交错的地区。汉语分北方、吴、湘、赣、客家、粤、闽等方言，分布几乎遍及全国各地。藏缅语族分布在西南、西北和中南地区；苗瑶语族分布在中南、西南和东南地区；壮侗族语分布在中南、西南地区。

现据罗常培、傅懋勳分类表，<sup>①</sup> 结合近年来的调查研究成果，将中国境内的汉藏语系语言分类列表如下：

### 汉藏语系

#### 汉语

#### 藏缅语族

藏语支：藏语、门巴语

羌语支：羌语、普米语、嘉戎语、道孚语、却域语、扎坝语、  
贵琼语、木雅语、尔苏语、纳木义语、史兴语

景颇语支：景颇语

彝语支：彝语、傣僳语、哈尼语、拉祜语、纳西语、基诺语

缅语支：载瓦语、阿昌语

待定语支语言：珞巴语、僜语、独龙语、怒语、土家语、白语

#### 苗瑶语族

苗语支：苗语、布努语

瑶语支：勉语

待定语支语言：畲语

#### 壮侗语族（又称侗台语族）

壮傣语支：壮语、布依语、傣语

侗水语支：侗语、水语、仫佬语、毛南语、拉珈语

黎语支：黎语

待定语支语言：仡佬语

藏缅语族语言国内使用的人口约有 1560 多万（1982 年），分布在西藏自治区、青海、甘肃、四川、云南、贵州、湖南、湖北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国外分布在缅甸、印度、锡金、不丹、尼泊尔和泰国。壮侗语族语言国内使用的人口约有 1900 万（1982 年），分布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和云南、贵州、湖南、广东四省，国外分布在泰国、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和印度。苗瑶语族语言国内使用的人口约有 640 多万（1982

<sup>①</sup> 罗常培、傅懋勳：《国内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概况》，载《中国语文》，1954，3。



年),分布在贵州、湖南、云南、四川、广东五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国外分布在越南、老挝、泰国。

有些语言的分类问题,目前还存在不同意见。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大都采用罗、傅二氏的分类法,认为壮侗语族、苗瑶语族同汉语、藏缅语族不仅在现状上有许多共同的特点,而且存在发生学上的关系,应属同一语系。另一种分类法以美国学者白保罗(Paul K. Benedict)为代表。他在《汉藏语概要》(1972年)一书中,把汉藏语系分为汉语和藏—克伦语两大类,又在藏—克伦语下面分藏缅语和克伦语两类。他认为苗瑶语、侗台语同汉语不存在发生学上的关系,其相同或相似之处或来自相互借用,或来自类型学上的一致,是语言的表层现象。他认为苗瑶语和侗台语在发生学上同印尼语有密切关系,应属同一语系,称澳泰语系,并举出一些侗台语同汉语不同源但同印尼语同源的词,以证明其论点。早在1942年,白保罗在《台语,加岱语和印度尼西亚语:东南亚的一种新联盟》一文中就已提出台语同印尼语的亲属关系。后来他的观点又进一步发展,于1965年提出了建立澳泰语系的主张。双方分歧的焦点在于:苗瑶语、侗台语同汉语之间相同或相似之处是发生学上的同源关系,还是类型学上的一致或是借用关系。这种分歧不仅涉及对具体语言事实如何认识,还关系到如何确定语言分类原则等问题。由于汉藏语系语言的比较研究和系属分类的理论研究还有待继续深入,所以现时还不宜遽下定论。此外,如有人认为羌语支这些语言应属藏语支,过去许多人认为白语应属彝语支,而后来有人又认为应分属另一语支。有的认为独龙语应属景颇语支,怒语应属彝语支。对畚语的系属也有两种意见:一是苗语支,另一是瑶语支。仡佬语的系属,中国学者一般认为应属壮侗语族,近年来也有认为属苗语支的。而国外有人则认为应属澳泰语系。京族语言的系属尚有争论:有人认为属汉藏语系,而有人认为属南亚语系。在三个语族中,藏缅语族悬而未决的问题较多,反映出这一语族分类上的复杂性。

由于社会和语言发展过程中的种种因素,在语言和民族的关系上出现许多复杂的情况。多数情况是一个民族使用一种语言,但也有一个民族使用两种或三种语言的。如瑶族使用三种语言:一属瑶语支的勉语,一属苗语支的布努语,一属壮侗语族侗水语支的拉珈语。景颇族使用两种分属不同语支的语言:景颇语和载瓦语。藏族除使用藏语外,其中有

一部分使用嘉戎语，等等。还有一种特殊现象：居住在海南岛的苗族，说的不是苗语而是瑶语。

除了以上已确定的三十多种语言外，还有一些“话”是不是独立的语言，有待进一步确定。如佯僂话、村话、临高话等。随着汉藏语系语言调查的深入，今后还有可能发现一些新语言。

## 一、汉藏语系语言的特点

由于汉藏语系语言还没有进行全面的历史比较，因而对其特点的认识主要是在现状方面。通过语言比较就可以看到，不同语言间不仅在现状上有许多共同的特点，而且还存在许多共同的发展规律。

**语音** 除少数语言外，每个音节有固定的声调是汉藏语系语言在语音上的一个重要特点。声调的作用主要是区别词汇意义，如汉语的  $han^{35}$  “寒”， $han^{51}$  “汉”。在有些语言里，它还能区别语法意义。如彝语凉山话的单数人称代词用声调区别不同的格： $\eta a^{33}$  “我”（主格）—— $\eta a^{55}$ （属格）—— $\eta a^{31}$ （宾格）。水语用声调区别词性： $kəm^{55}$  “锅盖”—— $kəm^{35}$  “盖（动词）”。声调同声母、韵母的关系很密切，三者在发展过程中互相影响，互为条件。声调因声母清浊而分阴阳，这一规律在整个语系中具有普遍性。从中古汉语到现代各方言的四声，普遍经历了分阴阳的过程。如古四声在今温州话和潮州话里都分阴阳两类，共有阴平、阳平、阴上、阳上、阴去、阳去、阴入、阳入等八个调。壮侗语族的声调一般也依四声八类的系统发展，数目都在八个上下，如壮语武鸣话有六个舒声调，两个促声调，与汉语的四声各分阴阳的八个调相当。苗瑶语族也存在这种分化<sup>①</sup>（古苗瑶语有四个调，后来由于声母的清浊各分阴阳）。如苗语凯里话的声调就由古四声分化为阴平、阳平、阴上、阳上、阴去、阳去、阴入、阳入等八个调。藏缅语族许多语言也有因清浊而声调分化的现象（清浊对立造成声调的分化），多数情况是清声母使声调变高，浊声母使声调变低。如藏语拉萨话分高低两类调，其分化与清浊声母有关，高调来源于清声母，低调来源于浊声母。壮语武鸣话平、上、去、入的阴调类调值是 24、55、35（长元音）55，阳

<sup>①</sup> 张琨：《苗瑶语声调问题》，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16 本，1947 年。



调类调值是 31、42、33、33，也是阴类高、阳类低。此外，声母的送气不送气，元音的长短，元音的松紧，韵尾的有无等特点，也能影响声调的变化。许多语言的声调因韵母是否带塞音韵尾而分舒促，舒声调一般都比促声调多。如壮侗语族和苗瑶语族通常有 5—6 个舒声调，但促声调则多为两个。有些地方还有因元音长短而分四个的。总的看来，汉藏语系语言的声调发展很不平衡。从数量上看，最少的只有两个（如普米语），最多的有 12 个（如苗语宗地话）。汉语方言在 3 至 10 个之间，苗瑶语族在 4 至 12 个之间，壮侗语族在 6 至 10 个之间。相对说来，藏缅语族的声调最少，在 2 至 4 个之间，还有的语言和方言没有声调（如珞巴语和藏语安多方言）。汉语、壮侗语族、苗瑶语族之间声调的特点比较接近，都是四声八类系统，声调对应关系也比较明显。

许多语言的元音分长短<sup>①</sup>。这以壮侗语族为最普遍，汉语的粤方言，苗瑶语族的勉语，藏缅语族的藏语、珞巴语、独龙语等也有这种对应。汉语、壮侗语族、苗瑶语族长短元音的对应大多出现在带韵尾的主要元音上，如广州话的 kai<sup>55</sup>“鸡”和 ka:i<sup>55</sup>“街”，水语的 tap<sup>55</sup>“肝”和 ta:p<sup>55</sup>“挑（水）”，勉语大坪江的 nau<sup>231</sup>“舅父”和 na:u<sup>231</sup>“老鼠”。主要元音长，韵尾则短，主要元音短，韵尾则长。所以，就整个音节来说，长元音韵母和短元音韵母的音节长短大致相等。元音单独作韵母时，长短不对立，大多念长音。藏缅语族不带韵尾的单元音韵母也分长短，长元音韵母和短元音韵母的长短不同。如珞巴语米林话的 oŋo“五”和 oŋo:“鱼”。在长短元音的分布上，有的语言配对整齐，如黎语保定话有 a、e、i、o、u、w 六个元音，带韵尾时各分长短。而有的语言长短的对立只出现在个别元音上，如水语三洞话有 i、e、a、o、u、ə、ɿ 七个元音，单独作韵母时只有长音，带韵尾时只有一个 a 分长短，其余都读长音。长短往往影响其他语音特征的变化。一是长短往往伴随元音舌位上的某些差别：长元音比短元音舌位低的如勉语兴安话的 a:，实际音值为 [A:]，a 为 [ɕ]，la:i<sup>31</sup>“箩筐”读为 [lA:i<sup>31</sup>]，lai<sup>31</sup>“菜”读为 [lɕi<sup>31</sup>]（广州话“街”、“鸡”二词中主要元音的实际音值也是这种情况）。长元音比短元音舌位高的如壮语隆安话的 u:，实际音值为 [u:]，u 为 [ɒ]，tsu:n<sup>35</sup>“锥”读 [tsu:n<sup>35</sup>]，kun<sup>22</sup>

① 马学良、罗季光：《我国汉藏语系语言元音的长短》，载《中国语文》，1962，5。



“裙”读 [kɔn<sup>22</sup>]。其次，长元音往往还带有元音性的过渡音，其舌位一般比主要元音低。如黎语黑土话的 o: 都带过渡音 %，o: m 读为 [o: % m]。广东中山话的 o: 也带过渡音 ə，o: t 读为 o: ət。另一更普遍的现象是元音的长短影响声调。如布依语兴义话的第 7 调，长元音韵调值是 13，短元音韵是 35。例如：za: p<sup>13</sup> “挑”和 zap<sup>35</sup> “小猪笼”。壮语广南话的人声有四个调，是长短对立消失后分化而成的。汉语广州话的人声分阴入、中入、阳入三类；中入从阴入中分化而出，条件是元音的长短，中入是长元音，阴入是短元音。从发展上看，大多数语言的长短对立有逐渐消失的趋势，所以在有些语言里长短的配对已不整齐。如侗语北部方言元音长短对立已消失，只有一个短元音 ə；南部方言一些短元音韵已合并于长元音韵，长元音韵比短元音韵多得多。

许多语言的声母有清浊对立，并存在共同的发展趋势。如汉语的吴方言，壮侗语族的壮语、水语、毛南语、黎语，苗瑶语族的勉语、藏缅语族的彝语、拉祜语等，声母都有清浊的对立。在多数语言里，清浊对立主要出现在塞音、塞擦音、擦音上。塞音、塞擦音的清浊对立大多只出现在不送气音上，但也有出现在送气音上的。如苗语石门坎话的 bhaw<sup>35</sup> “花”，dho<sup>31</sup> “咬”。有些语言如苗语、缅语、彝语、阿昌语、勉语、拉珈语等，鼻音、边音（或其中一个）也分清浊。如阿昌语陇川话的 mu<sup>55</sup> “泼”和 m̄u<sup>55</sup> “弄波”，lo<sup>31</sup> “豹子”和 b̄<sup>31</sup> “裤子”。此外有些语言除了纯浊音声母（如 b、d、g 等）外，还有一套带鼻冠音的浊声母（如 mb、nd、ŋg 等）。如纳西语的 be<sup>55</sup> “（鸡）冠”和 mbe<sup>33</sup> “雪”；dy<sup>31</sup> “地”和 ndy<sup>33</sup> “慢”。水语的两套浊声母是带鼻冠音的浊声母同带喉塞音声母的对立，如 mba<sup>33</sup> “靠拢”和 ?ba<sup>33</sup> “蝴蝶”；水语的鼻音有三套，浊鼻音、清鼻音、带喉塞音的鼻音，如 ma<sup>31</sup> “舌头”、m̄a<sup>24</sup> “狗”、?am<sup>24</sup> “青菜”。清浊同声调的关系最密切，还同送气不送气、元音的松紧等有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清浊由对立到不对立，是汉藏语系语言共同的发展趋势。就塞音、塞擦音、擦音而言，一般是浊音清化；就鼻音、边音而言，一般是清音浊化（清浊对立往往引起声调的分化）。

汉藏语言的韵尾比较丰富，常见的有 -m、-n、-ŋ、-p、-t、-k、-ʔ 等 7 个（发音只有成阻，无除阻）。有个别的语言还有 -r、-l、-s 等延续音韵尾，如门巴语（错那）的 ɕar “东”、nis “七”，门巴语（墨脱）的

ŋul “银”。个别的语言或方言还有复辅音韵尾，如羌语麻窝话有-st、-zd、-rb、-ʂp、-xs、-ɣl、-ɬz 等 22 个复辅音韵尾。韵尾的发展很不平衡，但存在从繁到简的发展趋势。一般是：塞音韵尾由部分合并（如 p 并于 t）和转化（如 k 变为 ʔ）到全部转化为-ʔ，然后-ʔ 又脱落；鼻音韵尾与塞音韵尾发音部位往往有平行的发展（如 p 并于 t 则 m 并于 n），然后转化为元音的鼻化，直到鼻化成分进一步消失。中古汉语有-p、-t、-k、-m、-n、-ŋ 等韵尾，到了现代方言，有的全部保留（如粤方言），有的局部消失了（如吴方言）。藏语的发展也经历过这个过程。7 世纪的藏语有-b、-d、-g、-m、-n、-ŋ、-s、-r、-l 等韵尾，到了现代方言，有的地方完全保留下来，如阿力克话仍有-p、-t、-k、-m、-n、-ŋ 等韵尾；有的地方已丢失了一部分，如拉萨话保留了-m、-ŋ、-p、-k、-t 和部分-k 转化为-ʔ，-n 和部分-ŋ 转化为元音的鼻化。有的地方塞音韵尾都转化为-ʔ，鼻音韵尾都转化为元音的鼻化，如德格话。缅甸语也经历了多种塞音韵尾转化为-ʔ，多种鼻音韵尾转化为元音鼻化的过程。彝语支语言的大多数地区，辅音尾和鼻音尾都已消失。苗瑶语族的苗语也存在韵尾简化、脱落的趋势，如中国境内的苗语一般已无塞音韵尾，鼻音韵尾也只保留一个-ŋ（在后元音后读-ŋ，在前元音后读-n）。在苗语石门坎话里，韵尾已全部脱落。

汉藏语系一部分语言还保留有复辅音声母。<sup>①</sup> 复辅音以二合的为多，还有少量三合的。二合复辅音主要有四种类型：（1）鼻音加其他辅音的（前后辅音的发音部位大多数相同），如彝语凉山话的 mbu<sup>33</sup> “饱”，纳西语的 ndə<sup>33</sup> “上（去）”，苗语高坡话的 nto<sup>15</sup> “布”。（2）喉塞音加其他辅音的，如拉珈语金秀话的 ʔba : n<sup>13</sup> “村子”，水语三洞话的 ʔna<sup>31</sup> “脸”，布依语羊场话的 ʔva<sup>31</sup> “傻”。（3）塞音（或鼻音）加边音（或颤音或浊擦音）的，如壮语贵县话的 prak<sup>55</sup> “菜”，mra<sup>13</sup> “野果”，苗语高坡话的 pla<sup>24</sup> “五”，独龙语的 gla<sup>53</sup> “掉”，佤佬语的 pɣa<sup>42</sup> “山”。（4）擦音加其他辅音的，如羌语桃坪话的 xtə<sup>55</sup> “蛋”，羌语麻窝话的 stə “七”，藏语道孚话的 zgo “门”，藏语阿力克话的 ɣlo “肺”。三合辅音如拉珈语金秀话的 ʔbla<sup>213</sup> “摸”，僜语格曼话的 ŋkhloŋ<sup>35</sup> “翅膀”，嘉戎语的 ʃkra “细筛子”。复辅音以藏缅语族语言最为丰富，有（1）、

① 王均：《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情况》，载《民族语文研究文集》，1982。



(3)、(4) 类型；其次是苗瑶语族，有 (1)、(2)、(3) 类型；壮侗语族只有 (2)、(3) 类型，有简化、脱落的趋势。以藏语为例，7 世纪的藏语有丰富的复辅音，不仅有二合的，还有三合、四合的，但发展到现在，有的方言（如安多方言）还保存较多的复辅音（最多的有 90 个左右），有的地方（如卫藏方言）已无复辅音。其变化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脱落部分辅音，如藏文的 *dgu* “九”，*bsad* “杀”，拉萨话读 *ku*<sup>12</sup>、*se*<sup>52</sup>。另一是复辅音合并为单辅音，如藏文的 *gru* “船”，*drug* “六”，拉萨话读 *tʂhu*<sup>12</sup>、*tʂhu*<sup>132</sup>。现代汉语除个别地区外，大都无复辅音。一些学者认为，上古汉语也有丰富的复辅音。

**语法** 汉藏语系各语言以词序和虚词为表达语法意义的重要手段，词序比较固定。虚词种类较多，在句中表示各种不同的语法意义。各语言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形态变化，包括语音交替（辅音、元音、声调等），添加成分（前加、中加、后加），重叠等语法手段。但除藏缅语族外，形态均不丰富。藏缅语族有些语言，使用大量的附加成分表示各种语法意义（如嘉戎语）。除形态变化较多的一些语言外，划分词类的标准不能根据形态变化，而要根据词的结合规则和词在句中的功能并参考词义。各语言的基本词序有共同点，但也有差异。主语都在谓语前，但宾语的位置存在不同的类型。汉语、苗瑶语族、壮侗语族是“主语+谓语+宾语”，而藏缅语族是“主语+宾语+谓语”。名词作定语时，汉语、藏缅语族、苗瑶语族是“名词定语+名词中心词”，而壮侗语族是“名词中心词+名词定语”。形容词作定语时，汉语是“形容词定语+名词中心语”，而藏缅、壮侗、苗瑶等语族一般是“名词中心语+形容词定语”（勉语有少数形容词定语在中心语前）。数词或数量词组作定语时，汉语、苗瑶语族是“数量词组定语+名词中心词”，藏缅语族是“名词中心词+数词（或数量词组）定语”，壮侗语族的数量词组定语有在前的，也有在后的。

汉藏语言词类上的一个特点是有量词。除藏缅语族有些语言（如藏语、景颇语等）量词还不太发达外，一般都有丰富的量词。量词的作用主要是表示事物的单位和动作行为的量。此外，许多语言的量词还兼表事物的类别、形状、性别、级别等特征。如阿昌语陇川话有表示事物类别和形状的量词：*zu*<sup>55</sup> “个”用于人，*tu*<sup>31</sup> “头、只”用于动物，*tseŋ*<sup>55</sup> “棵”用于植物，*lum*<sup>31</sup> “个”用于圆形、块状、方形等物品，*zau*<sup>31</sup>



“根”用于长条形硬物，khzəŋ<sup>55</sup>“根”用于长条形软物。壮语武鸣话有表示性别的量词：tak<sup>42</sup>“个”用于男青少年，koŋ<sup>24</sup>“个”用于中年男子，ta<sup>33</sup>“个”用于青少年女性，me<sup>33</sup>“个”用于中年女子。还有通过元音变化来表示级别的：je : p<sup>35</sup>为“小撮”，ja : p<sup>33</sup>为“大撮”；ye : k<sup>42</sup>为“小条”，ya : k<sup>42</sup>为“大条”。量词的使用还有一些特殊情形。如：侗语石洞话的量词有通过辅音变化表示数的：wu : <sup>35</sup>“个”为单数，pu<sup>35</sup>“个”为复数；ziaŋ<sup>22</sup>“架”为单数，liaŋ<sup>22</sup>“架”为复数。在壮侗、苗瑶语族里，量词还具有标志名词的冠词性作用，如苗语黔东话的te<sup>11</sup>（个）ne<sup>55</sup>（人）“人”，le<sup>33</sup>（个）tse<sup>35</sup>（房子）“房子”。在广州话里，量词也可以起冠词性作用，例如：“条棍呢？”（那根棍子在哪儿？）从来源上看，量词大多来自名词、动词，如汉语的“碗、口、瓶、桌、背、挑、捆”等。藏缅语族有些语言，名词称量时用其自身形式当量词（双音节多取后一音节，少数取前一音节）。如哈尼语绿春话：mj a<sup>33</sup>（眼睛）tchi<sup>31</sup>（一）mj a<sup>33</sup>（只）“一只眼睛”，lo<sup>5</sup> dzo<sup>55</sup>（桥）tchi<sup>31</sup>（一）dzo<sup>55</sup>（座）“一座桥”。量词从少到多，从简单到复杂是汉藏语系语言共同的发展趋势。

汉藏语言有丰富的重叠词。比较普遍的是形容词、量词的重叠。形容词重叠大多表示性质状态的程度。如阿昌语陇川话的na<sup>55</sup>“红”和na<sup>55</sup>na<sup>55</sup>“红红（的）”，lum<sup>31</sup>“圆”和lum<sup>31</sup>lum<sup>31</sup>“圆圆（的）”；勉语大坪江话的ŋe<sup>52</sup>“重”和ŋe<sup>52</sup>ŋe<sup>52</sup>“重重（的）”，pe<sup>12</sup>“白”和pe<sup>12</sup>pe<sup>12</sup>“白白（的）”。通常重叠总表示程度提高。量词重叠表示“每”的意思。如侗语榕江话的nan<sup>55</sup>“个”和nan<sup>33</sup>nan<sup>55</sup>“每个”，ta : u<sup>53</sup>“次”和ta : u<sup>53</sup>t : au<sup>53</sup>“每次”。在许多语言中，名词、代词、动词也能重叠。汉语名词重叠表示“每”，如“人人”。景颇语重叠名词表示多数，如phun<sup>55</sup>“树”和phun<sup>55</sup>phun<sup>55</sup>“有些树”，kō<sup>31</sup>thoŋ<sup>31</sup>“寨子”和kō<sup>31</sup>thoŋ<sup>31</sup>thoŋ<sup>31</sup>“有些寨子”。载瓦语重叠疑问代词表示多数，如o<sup>55</sup>“谁”——o<sup>55</sup>o<sup>55</sup>“哪些（人）”，xai<sup>21</sup>“什么”——xai<sup>21</sup>xai<sup>21</sup>“一些什么”。彝语凉山话的人称代词重叠后可构成反身代词，如ŋa<sup>33</sup>“我”——ŋa<sup>55</sup>ŋa<sup>55</sup>“我自己”。ŋo<sup>31</sup>“我们”——ŋo<sup>31</sup>ŋo<sup>44</sup>“我们自己”。汉语动词重叠表示“做一做”，如“走走”，“打打”，“商量商量”。纳西语动词重叠表示“相互”，如la<sup>55</sup>“打”——la<sup>55</sup>la<sup>33</sup>“打架”，tsha<sup>55</sup>“咬”——tsha<sup>55</sup>tsha<sup>55</sup>“互相咬”。彝语凉山话动词重叠却表示疑问，如

la<sup>33</sup> “来” —— la<sup>33</sup> la<sup>33</sup> “来吗”， bo<sup>33</sup> “去” —— bo<sup>33</sup> bo<sup>33</sup> “去吗”。

汉藏语言广泛运用各种助词来表达复杂的语法意义，首先，各语言有多种表示句子成分结构关系的助词。其中有表示限制、补充关系的，有指明主语、宾语，主动者、被动者的，有用在表示处所、时间、工具等状语后面的，等等。这类助词使某些语序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如景颇语的形容词定语加助词后能够移至中心语之前，宾语加助词后能移至主语前。例如：kō<sup>31</sup> thoŋ<sup>31</sup>（寨子）kō<sup>31</sup> tʃi<sup>31</sup>（小）“小寨子”也能说 kō<sup>31</sup> tʃi<sup>31</sup>（小） ai<sup>33</sup>（助词）kō<sup>31</sup> thoŋ<sup>31</sup>（寨子）。ŋai<sup>33</sup>（我） ʃi<sup>33</sup>（他） phe<sup>55</sup>（助词） mu<sup>31</sup>（见） ju<sup>33</sup>（过） sō<sup>33</sup> ŋai<sup>33</sup>（句尾词）“我见过他了”，也能说 ʃi<sup>33</sup>（他） phe<sup>55</sup>（助词） ŋai<sup>33</sup>（我） mu<sup>31</sup>（见） ju<sup>33</sup>（过） sō<sup>33</sup> ŋai<sup>33</sup>（句尾词）。其次，各语言又有一批表示不同句式和语气的助词（语气词），一般都用于句子末尾。例如汉语有“了”、“吗”、“吧”等等。傣语（德宏方言）有 hu<sup>35</sup> “吗”、li<sup>35</sup> “呢”、pō<sup>55</sup> “吧”、lō<sup>53</sup> “嘛”、la<sup>55</sup> “啦”等。布努语有 ni<sup>12</sup> “吗”、lo<sup>22</sup> “啊”、he<sup>231</sup> “吧”、ma<sup>21</sup> “嘛”等。

**词汇** 除藏缅语族有些语言（如嘉戎语、景颇语等）有较多的多音节单纯词外，大多数语言的词汇主要由单音节的单纯词和多音节的复合词组成。多音节的单纯词很少，其中有些词在语音上有双声、叠韵的现象。如毛南语：təm<sup>231</sup> təŋ<sup>231</sup> “螳螂”， tuŋ<sup>213</sup> tin<sup>213</sup> “蜻蜓”， buŋ<sup>213</sup> ba<sup>24</sup> “蝴蝶”， moŋ<sup>231</sup> tuŋ<sup>42</sup> “惊慌”。合成词以复合式为主，派生词较少，复合式一般都有并列、限制、支配、主谓等格式。还有一种四音格联绵词，其结构主要有 AABB、ABAC、ABCD 等格式，音节之间还有双声、叠韵的关系。如载瓦语：tʃi<sup>55</sup> tʃi<sup>55</sup> tʃun<sup>21</sup> tʃun<sup>21</sup> “详详细细”、ŋium<sup>55</sup> kji<sup>55</sup> ŋium<sup>55</sup> kjo<sup>55</sup> “参差不齐”、a<sup>21</sup> sok<sup>21</sup> a<sup>21</sup> pjok<sup>21</sup> “糊里糊涂”、nlk<sup>53</sup> ʃi<sup>51</sup> lē<sup>21</sup> mji<sup>53</sup> “死心塌地”。中国境内由于使用汉语的人口多，分布广，所以汉语以外的汉藏语系语言都普遍借用汉语词来丰富自己的语言。<sup>①</sup>

## 二、汉藏语系语言的研究方法

1939年李方桂在昆明为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讲演《藏汉系语言研究法》曾提出两项原则：“第一，研究一种语言的方法在原则上与研究另一种语言原没有多大的分别。只要我们对于普通语言原理有深刻的认

<sup>①</sup> 马学良、戴庆厦：《汉藏语系》（《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词条），1986年。

识，对于语言材料的摆布有经验，研究起来就不会陷入普通一般人的错误。第二，各种语言的构造很不一致，研究的原则上固然没有什么大不同，但是在研究的手续及技术上确有些不同的地方。”<sup>①</sup> 这种研究语言的科学方法，不仅对汉藏语系语言研究，而且对其他语系的研究都有指导意义。

所谓普通语言原理，就是语言发展的一般规律。一般规律适合于任何语言的发展情况；而各种语言的构造很不一致，实际就是各种语言有各自发展的特殊规律，即内部规律不尽相同。研究的方法即对具体语言做具体的分析，这就不会千篇一律。李先生在谈方法论时以汉语语法分析作例，从最简单最初步的基础做起。如汉语里有没有词类这个问题，他摆脱了印欧语系语言传统的分析方法，从汉语的实际出发，以两个字作一个单位，用颠倒次序，看看发生什么结果，然后再用替换方式去看是否有分类的可能。例如：好人：人好，以头代人即为好头：头好；以头代好，即为头人：人头；以飞代好，即为飞人：人飞（飞人：参看飞机、飞船、飞鸟）。由以上结果看来，可以分别出两类字来，A：人、头，B：好、飞，并可得下列定律：A+B可成一个句子；B+A可成一复合词；A+A可成一复合词。我们管A叫名词，B叫谓词。

又以虚字“不”为例。“不人”、“不头”、“不鸟”都不成句子，也不成词，但是加在谓词的前面，“不好”、“不飞”、“不怕”，就成原来谓词的反面了。从这方面看起来，“不”不能用在名词前面，只能用在谓词前面。换言之，只有谓词可以有否定虚字，名词不能有否定虚字。因此，把汉语词类分成名词、谓词和虚词三大类，再从三大类中分出多少小类来。这是对没有内部屈折变化的语言的词类分类法，适用于汉藏语系语言的语法分析。我们知道，在这以前中外语言学家对汉语及其同系语言的分析，大多仿照印欧语系语言的分类法，有的把印欧语传统的词类加在汉语身上，有的不承认汉语有词类。这都是由于脱离语言的具体事实，以同样的手段分析不同语言结构，因而得出的结论是不正确的。

印欧语语言学家已冲破语言的族际国际的范围，应用历史比较语言学研究语言间的亲属关系，取得了较大的成绩。汉语的研究也应当与其同语族、语支的亲属语言做比较研究，许多问题才可以得到解释。比较

<sup>①</sup> 李方桂：《藏汉系语言研究法》，载《中国语言学论集》，幼狮月刊社编，1977新版。



语言学的研究，就是研究语言历史上的关系，主要目的是从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可能有亲属关系的语言里找出它们的许多相合点，大致可以证明有亲属关系以后，再从这些相合点构拟出一个原始型，并且要求从这个原始型能合理地推导出现在语言发展的形式及状态。

比较研究应以单个语言研究为基础。一个已经研究好了的语言材料，才能用于比较研究。

比较研究的主要程序是从语言间的对应关系观察各语言的共同点和变化规律。所以单个语言记录的准确与否，可以决定比较研究结果的正确性。调查语言首先要求对这个语言的语音有精确的记录。语音是语言的物质外壳，记音正确与否关系到语言的实质分析。正确记录一个语言的语音，必须先从严式记音着手，在这个基础上分析语音归纳音位，看哪些音是主音，哪些音是音位变体，并且找出音位变体的规律。精密的语音记录，除了用单词单句以外，更重要的是要利用长篇材料分析其声韵调的变化。研究一个语言的语法，当然更离不开长篇材料。李方桂对于这种调查方法深有体会地说：“关于一个语言的文法的问题，不是拟了一套句子去问，可以得出来的。必须有长篇的材料详细分析，再用短的句子去补充。就是收集词汇也不能预先编一套字去问”。<sup>①</sup>这是由于各民族语言对一些词项的概念有所不同，如有的语言对“东南西北”、“上下左右”等有关“方向”的词项有不同的概念。有的语言中以当地山水的位置定方向，如古汉语中的山南为阳，山北为阴。也有的语言只有具体事物的名称，而无大类名的概念。如问“花”这个类名，可能以某种花代替花的类名，这说明词汇与文化、社会组织有密切关系。

法国著名历史比较语言学家梅耶曾说过：“不明白使用那种语言的民族生活情况，就不能了解那种语言；不了解那些人的语言，也就不能真正明白他们的宗教和社会习惯。”<sup>②</sup>要做比较研究，就要了解语言的历史和使用这种语言人民的历史。属汉藏语系语言的民族，在文化生活中互相交流，在语言上互相影响，因而有共性和个性。

要做比较研究，一定要知道这些语言的历史。文献资料是研究语言历史的宝贵材料。汉藏语系语言除了汉语有丰富的文献外，其他如藏族

① 李方桂：《藏汉系语言研究法》国立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第7卷第二期，1951年。

② 梅耶著，岑麒祥译：《历史语言学中的比较方法》，科学出版社，1957年1月。

有七八世纪的藏文文献，缅甸最早的文献是12世纪的，彝族石刻金文最早可推到15世纪，现存有大量手抄本。此外还有纳西族的象形文字和傣族13世纪的文献。但文献资料只是有文字以后的记录，至于文字记载以前的语言历史，就要从各民族的口语中去做实地调查，通过比较研究，才能加以拟测。各民族的史诗、歌谣、故事、谚语、传说中，往往保存着丰富的古词语。我们调查语言时，常会发现一个词语有两种说法，即口语是一种说法，唱歌是另一种说法。这些不同的说法常常代表古今词语的不同。如现代彝语“马”[m<sup>33</sup>]，彝文古籍为[ʔhū<sup>33</sup>]；“羊”[təhi<sup>55</sup>]，彝文古籍为[by<sup>11</sup>]；“人”[tsho<sup>33</sup>]，彝文古籍为[qu<sup>11</sup>]；“树”[si<sup>33</sup>]，彝文古籍为[so<sup>11</sup>]。这是我们研究语言历史的好材料。即使有文献，也离不开口头流传的资料，因为口语中往往保存着文献记载以前的资料。丹麦语言学家拉斯克早在19世纪时就认为：“在没有书面文献以前，我们要找出任何民族的历史，语言就是一个最主要的工具。因为这个民族的宗教、风俗、法律和制度尽管起变化，而它的语言却常保存下来，虽然不是没有改变，可是甚至在几千年后还可以辨认出来。”<sup>①</sup> 有人认为这是发掘古词语的活化石，所以语言研究离不开口头文学。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国外语言学界对语言的研究由分类、构拟、比较亲属远近逐步转向研究词汇的分布。“研究词汇的分布有很多重要的结果，从中就可以看到文化的分布，可以看到经济的进展；还有就是研究地区的语言的现象，在某一个地区里头有一种特别的语言的现象，这种特别的现象不限于一个语言，不限于一支语言，也不限于一族语言；还有一个重要的着重点，就是研究声韵演变共同性，看哪些声韵的演变是特别普遍的，不但是这个语言里有这种变化，而且在那个语言里也有这种变化。其次就要研究这些语言的变化为什么这么普遍”。<sup>②</sup> 可见通过词汇研究，不仅可以看到文化分布等现象，还有助于语言的比较研究。

历史比较的方法，最基本的工作是利用亲属语言中的对应关系找出

<sup>①</sup> 转引自岑麒祥：《语言学史概要》第10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

<sup>②</sup> 张琨：《中国境内非汉语研究的方向》，载《中国语言学论集》，幼狮月刊社编，1977新版。



同源字。在比较语言时，选词方面不能只注意形式上的相似，而要观察语言间的对应规律。那些从外形看来差别很大的同源词，通过比较，常可发现语音的对应规律。如数词“八”，法语 huit，意语 otto，西班牙语 ocho 等词，差异似乎很大，“但是这个差异并不是偶然的，因为这样的对应还有很多，如法语的 nuit ‘夜’，意语的 notte，西班牙语的 noche；或法语的 cuit ‘煮’，意语的 cotto；……这些显而易见的相符之点固然给我们指出了应当遵循的途径，但是可以利用的却只是那些语音对应的规律。”<sup>①</sup>

同源字跟古借字很难分辨，因为在音韵的变化上都很规则，所以在音韵上意义上都不能过分苛求。“就是在意义上差不多的时候，在音韵上差不多的时候，能够讲得通就可以算做同源字”。所谓“讲得通”，“就是说至少在音韵上应该假设两套不同的音韵的演变的规则”。<sup>②</sup>

在比较研究中，有时会发现一些例外，所谓例外，就是不符合我们已认识的某些规律。而这些例外，往往是比较语言中的力证。“两种语言之间相符的事实愈特殊，这个相符之点的证明力最就愈大，所以例外的形式是最适于用来确定一种‘共同语’的形式”。<sup>③</sup> 语言的发展是很复杂的，尤其在历史发展过程的不同阶段，不是几条规律可以概括的。有了例外，就要找出为什么有这种例外。能解释例外，这才是治学的严谨态度，也是检验语言研究水平的一个标准。

汉藏语系比较研究开始于 19 世纪之初，100 多年来，中外学者都作出了一些成绩，尤其在解放后，我国语言工作者在党和政府的领导组织下，于 1956 年进行过普查，对每一种语言的语音、语法、词汇都有初步的调查研究，出版了各种语言的简志，对每一种语言都有简要的介绍。这次调查对帮助没有文字的民族创立文字，识别民族，都起到一定的作用。为了深入调查研究，近数年来，对有的语种进行补查，发现了一些新的语言。有的作了深入的研究，如语言的分类、方言的划分标准、声调与声母的关系等。从我国各民族语言实际提出了不少新的研究

① 梅耶著，岑麒祥译：《历史语言学中的比较方法》，科学出版社，1957 年 1 月。

② 张琨：《中国境内非汉语研究的方向》，载《中国语言学论文集》，幼狮月刊社编，1977 新版。

③ 梅耶著，岑麒祥译：《历史语言学中的比较方法》，科学出版社，1957 年 1 月。



成果，充实了普通语言学的理论。

比较研究是语言学家用来建立语言史的惟一有效的方法。比起国外印欧语系语言的研究，我国汉藏语系的比较研究起步较晚。李方桂在20世纪30年代时分析汉藏语系的研究所以迟缓的原因，其中最重要的是“专门作语言工作的人，他们志愿太广。在未把一支系的语言系统研究清楚之后，就想作一番大的比较工作，他们的成绩有不少可以供我们参考的，但是他们所作的工作的大部分是建设在不稳固的基础上。我们要用他们的结果不能不小心。学者往往被他们的学说引入歧途，作些冤枉工作，而不能有什么大收获。”<sup>①</sup>解放前，少数学者作过专门调查研究，其中有的人没有受过严格的语言科学的训练，所以贡献不大。解放后一段时间，实地调查工作多，而对单一的语言或就一支系的语言作深入系统的研究工作较少。近年来，专门人才越来越多，对一些语言又作了深入补查、研究。语言比较必须建立在一个个语言研究的基础上，只有通过比较研究，才能建立汉藏语系的语言史。

李方桂在《藏汉系语言研究法》中谈到改进汉藏语研究法时指出：“依我的意见，将来的研究途径不外是‘博而能精’，博于各种藏汉语的知识，而精于自己所专门的系统研究。”这一见解是很精辟的。

### 三、汉藏语系语言对古汉语研究的启发

研究汉语以外的汉藏语系语言，对于研究汉语特别是古汉语有重要的启发作用。近代中外汉学家早已注意到这个问题。近30年来，我国学者应用汉藏语系语言的资料，与汉语作对比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以下所举，只是可资参证的几组例子。

#### 1. 关于复辅音声母问题

很多学者认为，汉语“上古声母的研究，比上古韵部的研究要难一些。因为在声母问题上，上古韵文不能再作为根据，剩下来只有谐声偏旁”<sup>②</sup>。如果同其他亲属语言的声母对比研究，从中可能得到一些启发，有的难题可以迎刃而解。如高本汉提出古汉语语音中有  $pl-$ 、 $tl-$ 、 $kl-$ 、 $sl-$ 、 $sn-$  等复辅音声母。李方桂《上古音研究》中说，“我觉得也该有

<sup>①</sup> 李方桂：《藏汉系语言研究法》国立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第7卷第二期，1951年。

<sup>②</sup> 王力：《汉语史稿》上册，第65页，中华书局。

st-、sk-等复声母，这个s可以算是一个词头（prefix），也因此在上古汉语的构词学里将要占很重要的位置，与汉语有关系的藏语就很明显的有个s-词头。”当代苏联汉学家雅洪托夫<sup>①</sup>的《上古汉语的复辅音声母》论文中，认为“在上古汉语中能够构拟出下面两类复辅音声母：（1）任何辅音与其后的l的组合；（2）s与其后的响音组合”。这些深有启发的提示，在汉藏语系的语言中可以得到许多论证。

藏缅语族语言有丰富的复辅音声母，如普米语由前置辅音s和p、ph、b、t、th、d、tj、tjh、dʒ、k、kh、g、q、qh、G结合为sp、sph、sb、st、sk……<sup>②</sup>阿昌族语言，鼻音分清鼻音和浊鼻音，同古藏语比较，在对应中发现阿昌语的浊鼻音多与古藏语的纯鼻音对应，清鼻音多与带前置辅音s的鼻音对应。例如浊与浊对应：阿昌语ne<sup>21</sup>，古藏语ne“近”；清与“s+浊”对应：阿昌语ɲan<sup>21</sup>，古藏语snom“闻、嗅（他动词，现在时）”；阿昌语ɲɔŋ<sup>55</sup>，古藏语sna“鼻子”（表现在使动态上，藏语的历史音变存在“s+浊鼻音”变为清鼻音的规则。古代藏语“s+浊鼻音”的声母在现代藏语方言里，有的延续下来了（如道孚话），有的演变为清鼻音（如昌都话、德格话）。例如：

古代藏语	道孚话	昌都话	德格话	
sman	smen	m̥e <sup>55</sup>	m̥e <sup>55</sup>	药
sɲiŋ	sɲoŋ	ɲi <sup>55</sup>	ɲi <sup>55</sup>	心

在藏缅语族语言中，阿昌语的清鼻音同其他语言的清鼻音有共同的来源。很明显复辅音sm-向单辅音发展，使浊鼻音清化，通过与古藏语的比较，清鼻音的来源看来很可能是由前置清擦音s-的鼻音演变来的。<sup>③</sup>李方桂说：“我们可以在上古的鼻音声母以外，加上一套清音的鼻音。”<sup>④</sup>根据现存的亲属语言比较研究，清鼻音来源的论证是正确的。

李方桂在构拟上古汉语复辅音声母时发觉獭th?/?t：赖l?/?i，體thiei：禮liei……清边音hl-与吐气的th-在语音上也很近。因此他认为从“来”母字跟透母、彻母互谐的例子看，“上古时代‘来’母也应当

① 雅洪托夫：《汉语史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又载《国外语言学》，1983，4。

② 陆绍尊：《普米语简志》民族出版社，1983年。

③ 戴庆厦：《阿昌语的清鼻音》，载《民族语文》1985，2。

④ 李方桂：《上古音研究》，商务印书馆，1980年。

有个清音来配”。李先生的论断在现代汉藏语系诸语言中不乏其例。如阿昌语各方言里，凡是有清鼻音的，也必定存在清边音 [l̥]。这就是说，清鼻音的存在与消失跟清边音密切相关。<sup>①</sup>

上古音的声母问题，以往学者主要从谐声偏旁考证，如果跟同系属的民族语言比较研究，必能取得更新更大的成绩。

古代藏缅语族语言曾经存在较丰富的复辅音声母，但后来出现了单辅音化的趋势，有的语言复辅音声母全部消失，有的语言还或多或少保留一些复辅音声母。

复辅音向单辅音转化的原因比较复杂。有的来源于音节弱化，如景颇语里有相当一部分弱化音节，这类带弱化音节的双音节词，大多与同语族其他亲属语言里的单音节词对应。这类弱化音节究竟由何而来呢？在同古代藏语的比较中，我们得到了一点线索。古代藏语的声母分单辅音和复辅音两类，复辅音比较丰富，不仅有二合的，还有三合、四合的。现代景颇语的声母只有单辅音，无复辅音。现代景颇语同古代藏语比较，带弱化音节的双音节词多与古代藏语含前置辅音的复辅音声母的词对应（以下古代藏语标音是藏文转写符号）。例如：景颇语 m<sup>31</sup> nam<sup>55</sup>，古藏语 mnam（自动词，不分时态），现代藏语 num<sup>55</sup> “闻到，嗅到”；景颇语 j<sup>31</sup> zo<sup>33</sup>，古代藏语 stag，现代藏语 ta<sup>52</sup> “虎”。不带弱化音节的单音节词多与古代藏语含单辅音声母的词对应。例如：“鱼”一词，景颇语 ŋa<sup>55</sup>，古代藏语 ŋa，现代拉萨藏语 ŋa<sup>12</sup>；“肉”一词，景颇语 jan<sup>31</sup>，古代藏语 ca，现代拉萨藏语 ca<sup>54</sup>。

景颇语的弱化音节同其他语言的对应关系，为我们研究复辅音声母的发展趋势提供了一点有益的线索。从比较中可以看出：在复辅音转化过程中，出现弱化音节是重要的一步。在复辅音声母出现单辅音化趋势的开始阶段，大约是前一辅音与后一辅音的结合逐渐松弛，最后分离出来变为独立的音节。这种音节起初是弱化的，弱化以后，又进一步丢失，终于变为只有单辅音声母的单音节词。由此可说，弱化音节是复辅音声母向单辅音声母发展中属于中介阶段的产物，它的出现对于单辅音化具有决定性意义。<sup>②</sup>

① 戴庆厦：《阿昌语的清鼻音》，《民族语文》，1985，2。

② 戴庆厦：《藏缅语族某些语言弱化音节探源》，载《民族语言》1984，2。



壮侗语族诸语言早期曾经有一整套复辅音声母，泰语、阿含(Ahom)语以及广西部分地区的壮语迄今还保存着 pl-、ml-、kl-、kr-等复辅音声母，这些音在同语族的大部分语言和方言里都已经简化了。在简化过程中，有的保存了复辅音的第一个成分或者在第一个成分的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的范围内演变；有的保存了复辅音的第二个成分的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的范围内变化。<sup>①</sup>

苗瑶语族的苗语、瑶语中还保存很多复辅音声母，如现代瑶语方言中的 pl-、phl-、bl-、kl-、khl-、gl-，现代苗语方言中的 tl-、dlf-、ndl-等，跟其他方言对比，如现代瑶语标敏话“毛”pli<sup>33</sup>，龙胜勉话 pjei<sup>33</sup>，金秀勉话 pei<sup>33</sup>；“抚摸”标敏话 phlən<sup>33</sup>，龙胜勉话 phjun<sup>33</sup>，金秀勉话 phun<sup>33</sup>；“辣”标敏话 blan<sup>21</sup>，龙胜勉话 bja: t<sup>12</sup>，金秀勉话 bat<sup>12</sup>。它们的演变是 pl-、phl-、bl-→pj-、phj-、bj-→p-、ph-、b-。这一演变过程在金秀勉话里已经由复辅音声母演变为单辅音声母，龙胜勉话正处在演变消失的过渡阶段，标敏话则处在复辅音的历史阶段。<sup>②</sup>

复辅音的变化是复杂的，如古代汉语复辅音的分化，从谐声字中考证，有些复辅音分化成两个单辅音，如 kl-复辅音分化为 k-“监”，l-“蓝”。古代汉语复辅音有没有像藏缅语族、壮侗语族、苗瑶语族复辅音声母的发展趋势，还有待深入研究。但用以上三个语族的亲属语言复辅音声母的发展历史加以比较，对解释这个问题肯定会有帮助。

李方桂说：“上古复辅音声母的拟测是个复杂问题，将来在汉语语源以及藏汉语比较的研究有了基础之后，也许有更好的解释。”<sup>③</sup>

弄清复辅音的问题，对于研究语言的发展史，构拟古音及考证词义的演变，都有重要的意义。举一个复辅音声母解决古声母和声调分配出现的例外情况：汉藏语系语言的音韵系统中，浊塞音声母通常只出现在阳调（双数调）里，而水语的纯浊声母 b-、d-却只跟阴调（单数调）结合。上面说过，水语和其同语族的壮侗诸语言曾经有一整套复辅音声母，水语迄今还保存着 pl-、pr-等一些复辅音声母。

① 倪大白：《谈水语全浊声母 b 和 d 的来源》，载《民族语文》1980，2。

② 邓方贵、盘承乾：《从瑶语论证上古汉语复辅音问题》，载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民族语文论丛》第一集。

③ 李方桂：《上古音研究》，商务印书馆，1980年。

近年来通过同支系亲属语言的进一步比较研究，认为水语的浊塞音声母 b-、d-在水语内部，在关系最近的侗语、仂佬语、佯僂话以及同语族的其他几个主要语言和方言中大部分是同部位的清塞音或擦音，水语的 b-母字和 d-母字一部分跟同语族诸语言的 p-母、t-母对应，一部分跟边音、擦音等声母对应。这一情况清楚地表明了这两个声母跟带-l-、-r-这种形式的复辅音的关系。从这种对应情况中我们有理由可以假定水语的全浊声母 b-、d-最初可能并不带音，现在的浊音形式只是受后随的而现已消失的-l-、-r-的影响的结果。

根据比较研究，初步判定原始台语里曾经存在过这样一些复辅音声母大概是可信的。而现代壮侗语族诸语言中某些声母在和声调的分配关系上表现出来的复杂现象，原来跟早期的复辅音声母有着密切的关系。水语的全浊声母 b-、d-只分布在单数调这一事实，看来就是原始台语中有关的几个复辅音声母分化演变的结果。<sup>①</sup>

## 2. 元音分松紧问题

元音分松紧是藏缅语族一部分语言在语音方面的一个重要特征。元音的松紧同声母、韵母、声调都有密切的关系。深入研究松紧元音特征及其内部发展规律，是藏缅语族语音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藏缅语族诸语言的松紧元音究竟是怎样产生的？它是在什么条件下形成的？通过同语族的比较，我们看到藏缅语族诸语言的松紧元音在来源上有两种类型，这两种类型各有自己的特点，相互间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对应关系。探索松紧元音的来源问题，可以为藏缅语族语言的历史比较提供一些线索和资料。

我国藏缅语族元音松紧对立的形成是由两条不同的渠道汇合而成的：一条是从声母的清浊对立转化来的，大致是松元音音节对浊声母音节，紧元音音节对清声母音节；一条是从韵母的舒促对立转化来的，即松元音同舒声韵对应，紧元音同促声韵对应。由此可以推断，彝语支语言的韵母，过去也分舒促，后来促声韵的韵尾脱落，转化为没有韵尾的紧元音了。

从声调的对应关系上，也可以看到元音松紧同声母清浊的密切关系。拿彝语同载瓦语比较，声调对应的分合条件往往是彝语跟声母清浊

<sup>①</sup> 倪大白：《谈水语全浊声母 b 和 d 的来源》。载《民族语文》，1980，2。

有关，载瓦语跟元音松紧有关。如彝语的 55 调在载瓦语里分为两类，一类同 55 调对应，彝语是清声母，载瓦语是紧元音；一类同 21 调对应，彝语是浊声母，载瓦语是松元音。有些语言在同一类调上因元音松紧不同实际调值不同，一般是紧元音的调值比松元音高。如傣语的中平调 33，紧元音调值是 42，松元音的调值是 31。

在藏缅语族里，元音分松紧有区别词汇意义的功能，如禄劝彝语 lu<sup>55</sup> “虎” lu<sup>55</sup> “够”。云南碧江傣语：khu<sup>21</sup> “垫”，khu<sup>21</sup> “岁”，有些语言的松紧元音有区别自动词、使动词语法意义的作用，如载瓦语 tso<sup>21</sup> “吃”，tso<sup>21</sup> “使吃”；taŋ<sup>21</sup> “飞”，taŋ<sup>21</sup> “使飞”。景颇族波拉话 tɛ<sup>21</sup> “染上”，tɛ<sup>21</sup> “使染上”；nɔn<sup>35</sup> “摇”，nɔn<sup>35</sup> “使摇”。<sup>①</sup> 汉语在历史发展中元音是否也有松紧元音对立的区别，这个问题有待研究。现代汉语方言中有的还保留元音分松紧的特征，如江淮方言苏北有些地方的人声韵尾-ʔ 则弱化为喉部肌肉之紧缩。<sup>②</sup> 藏缅语族元音分松紧的现象，也可为汉语史提供一点参考。

元音分松紧，不仅对现存语言研究有现实意义，对同语族古语文的研究也有启发。王静如教授发现西夏文的韵书《文海》反切字中，只在前 57 韵中用一套切上字，占全韵的一半以上，其余 40 个韵则另用一些切上字。这种情况使中外学者陷入迷惘。王先生说：“多年来我曾疑心西夏语中可能有紧喉音的现象。”其后王先生从藏缅诸语言有紧喉元音和松元音对立现象中得到启发。他认为“西夏文切上字第一套和以后的小套不能联系的原因，可能是松紧的关系”。西夏语属藏缅语族是中外学者公认的。西夏语消亡了，但西夏文韵书中反切上字与反切下字的分成两套，正符合藏缅一部分语言由于元音分松紧而与清浊声母相配合的规律性。再证之以西夏韵书中切上字表中送气清音多无松紧之别，与藏缅语松紧音的演变情况恰好相合。正如王先生所说：“这很像是紧喉音影响了辅音，使和松紧相当韵中的辅音发生特异情况，因而另改了切上字。”<sup>③</sup>

藏缅语族一部分语言中元音分松紧，中外学者似无异议。如日本学

① 戴庆厦等：《景颇族波拉话概况》，载《民族语文》1985，6。

② 袁家骅等：《汉语方言概要》，语文出版社，2001 年。

③ 王静如：《西夏语音系导言》，载《民族语文》1982，2。



者西田龙雄近年在所著《缅甸馆译语之研究》一书中承认彝缅诸语言里，单纯元音内有“紧喉音与非紧喉音对立”的现象，并认为西夏语有紧喉音。同时，还把西夏语和傈僳、拉祜、彝、哈尼都列入有紧喉音一类，可见他在这方面也有同感。

松紧元音的发音特征主要是喉头紧缩不紧缩，这是构成松紧对立的主要标志。但由于松紧元音总是同声母、声调等语音要素结合在一起而存在的，所以前人在记音方面往往把元音的松紧误认为是促声调或声母的关系。

我国学者在 20 世纪 40 年代初，调查研究云南禄劝彝语时，发现彝语里分紧喉和非紧喉两套对立音位的元音。解放后经过普查和进一步调查研究，证明元音分松紧是藏缅语族一部分语言语音方面的一个重要特征。通过同语族诸语言的比较研究，不仅说明松紧元音与声韵调的密切关系，而且理出松紧元音的来源及其发展趋势，写出许多很有价值的论文。研究松紧元音的特征及其发展规律，是研究藏缅语族语言语音发展内部规律不可缺少的一环，有助于我们认识藏缅语族语言的语音现况及其亲属关系，而且对藏缅诸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有很多启发。<sup>①</sup>

### 3. 声调问题

声调是汉藏语系语言的一个重要特征。研究汉藏语系语言的这一特征，必须考察其声调之现状和历史。当然，声调的产生有几种不同的来源，如藏语古无声调，现代藏语三大方言中，安多方言仍无声调，只有卫藏方言和康方言发展出了声调系统。声调的产生主要是自身声母和韵尾大量简化的结果。以拉萨话为例，影响声调产生和分化的主要因素有三项：(1) 声母清浊对立的消失。(2) 前缀音的脱落。(3) 辅音韵尾的简化。拉萨话最早分出高低两类调，跟前两项演变有关。高调源于古清声母和带前缀音的次浊声母；低调源于古浊声母和不带前缀音的次浊声母。高低调又依韵母之短、长、促各分三小类。调值是：

	短	长	促
高调	∨54	∨55	∨52
低调	∧12	∧113	∧132

拉萨话的声调是后起的。产生的确切时间尚难断定，但来历比较清

<sup>①</sup> 戴庆厦：《藏缅语族松紧元音来源初探》，载《民族语文》，1979，1。

楚。影响声调分化的主要因素在于音节的一头一尾。“头部”的简化(声母清浊对立消失和前缀音脱落)使声调一分为二;“尾部”的简化使声调二分为四(或六)。这就是藏语拉萨话声调的现状和历史渊源。可见声调的产生是声母清浊对立消失,音节头尾简化的代偿结果。

元音的长短也和声调有关。我国汉藏语系中不少语言的元音有长短的分别。一般说来,韵尾发达的语言,元音分长短;韵尾不发达的语言元音不分长短。壮侗语族诸语言和苗瑶语族中的瑶语,带韵尾的音节比较丰富,元音一般分长短;现代苗语是单元音韵的音节居多,元音不分长短。目前除壮语和黎语的元音长短相当完整外,其余语言元音的长短都处在消失过程中。所谓长短消失,并不意味着完全没有长短,而是说长短已经不是有作用的音位特征。

藏缅语族语言的元音多数不分长短。这并不是说元音没有长短,只是说长短不是音位要素。长短在壮侗、苗瑶语族语言的元音系统中有特殊地位,在藏缅语族多数语言中则否。

元音的松紧是藏缅语族许多语言里方言变异的关键或纽带,地位正像壮侗、苗瑶语族的元音长短。它影响到元音的舌位高低、前后,也影响到声调。对藏缅语族语言来说,元音长短只是元音松紧的伴随现象;松紧不同,元音的长短也不同,紧元音有时比松元音短些。

汉藏语系语言的声调跟声母有密切关系,跟元音的长短也有互相制约的关系。如贵州兴义布依话,长元音韵只能有 13 调或 31 调,短元音韵只能有 35 调或 33 调。换句话说,13 调和 31 调的韵母里元音必然是长的,35 调和 33 调的韵母里元音必然是短的,没有例外。这样,四个声调实际上只有两个调类。这个现象在壮侗、苗瑶语族里极为普遍。

藏语拉萨话也有类似的情况,它的元音好像也分长短。元音长短跟声调有互相制约的关系,它们以互补的姿态出现。长元音韵只有 55 和 112 两个声调,即这两个声调的韵母元音必然是长的;短元音韵跟 12 和 54 两个声调的关系也是这样,没有例外。如果认为拉萨话里元音长短是主流,它的四个调值就只有两个调类,一长一短。反过来说,如果认为拉萨话有四个声调,那末长短就是伴随现象。这就是学者们处理拉萨藏话音韵系统意见分歧的原因。但拉萨藏族认为声调不同是主要的,长短不同是次要的。言语感觉对语音的演变往往起很重要的作用,在处理音位系统时应特别重视这种语感。因此,我们认为把现代拉萨藏话处



理为四个声调是合适的。拉萨藏话元音的长短跟声调紧密结合，说明它们之间的转化过程已达到了关键性的阶段。看来拉萨藏话正处在元音长短转化为声调的过程中，由声调转化为元音长短的可能性不大。因而我们可以这样拟测，藏语在历史上有个时期元音分长短，而现在则逐渐向声调转化。藏语在以前可能没有声调，声调是由别的因素转化来的，可能是元音的长短，更可能是元音的松紧。<sup>①</sup>

汉语的元音在历史上也是分长短的。公羊传庄公二十八年：“春秋伐者为客，伐者为主。”何休注：“伐人者为客，读伐，长言之，齐人语也；见伐者为主，读伐，短言之，齐人语也。”足证那时长短音还有区别音位的功能。现代粤语中山话元音 a、o 还分长短，而且长短的特点跟同系语言大同小异。汉藏语系语言元音分长短，进一步证实了这个论点。中外学者早已意识到这个问题，但没有足够的证据，不能遽下定论，如高本汉认为哈 ai 和泰 a:i 的主要元音是长短不同。但高氏却不安地说：“我以为这种假设太危险了”。<sup>②</sup> 王力从上古声调的发展认为“上古的声调以元音的长短为其特征，舒声有长短两类，就是平声和上声；促声也有长短两类，到中古变为去声和入声”。<sup>③</sup> 王先生承认汉语上古音是有声调的，元音也有长短之分，但“上古汉语声调虽然由长短来决定，但是也并不排斥音高作为次要特征”。<sup>④</sup> 因而声调音高与元音长短音是共存的。

上古汉语有无声调，有几个声调，诸家说法不一。顾炎武主张古人“四声一贯”之说，他认为“古人之诗已自有迟疾轻重之分；故平多韵平，仄多韵仄；亦有不尽然者，而上或转为平，去或转为平上，入或转为平上去，则在歌者之抑扬高下而已。故四声可以并用”<sup>⑤</sup>。这说明虽有四声，但在韵文中，各调可以贯通相押。陈第则认为“四声之辨，古人未有”，即上古没有声调的区别。其后学者有的主张上古有平上去入四声，有的主张有平上入而无去，有的主张只有平入二类。说法虽不同，但说服力都不大。因为几种说法都是以《诗经》押韵为主要依据，归纳

① 胡坦：《藏语（拉萨话）声调研究》，载《民族语文》，1980，1。

② 高本汉著，赵元任、罗常培、李方桂译：《中国音韵学研究》第482页。

③ 王力：《汉语史稿》100页，科学出版社。

④ 王力：《汉语史稿》100页，科学出版社。

⑤ 《音论·古人四声一贯》。



揣测出来的。因各家取舍不同，主观揣测有异，所以结果也不相同。而且所有这些说法都没有解决汉语声调究竟是如何产生的这个根本问题。

我们认为汉语声调的发展，跟汉藏语系语言声调的发展有很多类似之处。上古汉语结构跟古藏语有相似的情况，如声母清浊对立、有丰富的辅音韵尾和前缀音（古复辅音可能与前缀音有关）。

汉语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和他的亲属语言也有同样的情况，如元音分长短、声母清浊对立、辅音韵尾脱落影响声调分化、复辅音的分化。上古汉语声调的发展规律，同样也经历过由元音长短转化为声调的过程。

当然，每个语言也有它自己的内部发展规律，表现出自己在历史进程中独特的东西，不会有一个很准确的简单公式让我们到处套用。这里只是想通过介绍同系语言的有关现象，为汉语语音史的研究提供若干参考资料。同时启发我们从根本上设想汉语声调的产生和发展问题，打破前人对这项研究的局限性。

#### 4. 语 法

汉藏语系语言一般以词序和虚词为表达语法意义的重要手段，但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也不能忽略语言中的某些形态变化。例如：

##### (1) 使动范畴的形态变化

古代藏语使动范畴的形态变化主要有三种形式：①由浊声母（自动）同清声母（使动）变换表示，如 ndzag（滴）—btsag（使滴）。②由送气声母（自动）同不送气声母（使动）变换表示，如 nkhól（沸）—skól（使沸）。③词根是复辅音的表示使动，单辅音的表示自动，如：lanj（起来）—slanj（使起来）。拉萨藏语则用声调区分不同语法意义。如：

nɛ <sup>112</sup>	睡	nɛ <sup>55</sup>	使睡
rɛ <sup>112</sup>	破	rɛ <sup>55</sup>	撕破

载瓦语的使动范畴主要使用两种语法形式表示：分析形式和屈折形式。前者是在自动词前加动词 l o<sup>55</sup>（搞、弄）构成使动，如 ŋon<sup>55</sup>（愉快）—l o<sup>55</sup> ŋon<sup>55</sup>（使愉快）；后者是屈折形式，即用语音变换表示自动使动，如 j u p<sup>55</sup>（睡）—ʃ u p<sup>55</sup>（使睡），pji<sup>21</sup>（松开）—phji<sup>21</sup>（使松开）。①

① 戴庆厦：《载瓦语使动范畴的形态变化》，载《民族语文》1981，4。

阿昌语的鼻音清浊对立，除了区别词汇意义外，还能区别使动范畴的语法意义。如：

mu <sup>255</sup>	(水) 洒	mu <sup>255</sup>	(水) 弄洒
ne <sup>21</sup>	近	ne <sup>21</sup>	使近
ɲɔp <sup>55</sup>	沉	ɲɔp <sup>55</sup>	使沉
ɲe <sup>35</sup>	烧	ɲe <sup>35</sup>	使烧
ɲau <sup>55</sup>	哭	ɲau <sup>55</sup>	使哭

(2) “格”的形态变化

羌语支语言人称代词一般都有“格”语法范畴，多数语言分主格、领格和宾格三种，均采用词根元音或辅音的内部屈折变化的方式。<sup>①</sup>如：桃坪羌语：

	第一人称	第二人称
主格	ɲa <sup>55</sup>	no <sup>55</sup>
宾格	qa <sup>55</sup>	kuə <sup>55</sup>
领格	qa <sup>55</sup> 或 qo <sup>55</sup>	ko <sup>55</sup>

由屈折形式向用助词发展的趋势，从载瓦语使动范畴的形态变化中可以看出。载瓦语使动范畴主要使用分析和屈折两种形式。前者比较普遍，单音节动词中的多数都能加助词 l<sub>o</sub><sup>255</sup> 表示使动，后一种形式只出现在一部分动词上，有的已用语音变换形式表示的使动词，还能再加 l<sub>o</sub><sup>255</sup>，即两种形式并用表示使动如 ɲau<sup>51</sup> (哭) — ɲau<sup>51</sup> 或 l<sub>o</sub><sup>255</sup> ɲau<sup>55</sup> (使哭)。这种现象似可说明由屈折形式向分析形式的过渡。

藏文单音动词的屈折形态有两类：一类表示时和式，一类表示语态。理论上，每一个单音动词都可以发生上述两类屈折变化；实际上藏文中能发生时、式屈折变化的动词约占整个单音动词的 70% 左右；现代藏语中，卫藏方言只占 30%，安多方言占 45% 左右，康方言有些地方（如那曲、改则）与卫藏方言同，有的地方（如德格）只有少数动词发生式的变化，有的地方（如巴塘）已完全没有屈折变化。藏文单音动词发生语态屈折变化，不到整个单音动词的 20%。现代藏语中只占 10% 左右。现代藏语动词已无形态成分的屈折变化，只有词根音素的屈折变化。将藏文动词的屈折形态同现代藏语粗略比较一下，即可看出现

<sup>①</sup> 孙宏开：《羌语简志》，第 78 页，民族出版社，1981 年。

代藏语动词屈折形态已经简化得多。可见藏语动词屈折形态同其他语言要素一样，也是由较丰富的屈折形态逐渐变成无屈折形态。<sup>①</sup>

从上述的几种语例中可以推测，汉藏语系语言的动词范畴，很可能是从有屈折形态向无屈折形态演变。现代藏语中动词的屈折形态已无独立表达时、式语法意义的功能，必须与助词、辅助动词或语气助词（或一定的语气）共同表达，这是藏语语法历史发展中的一种残存现象。

载瓦语用语音屈折形式，再加助词表示使动，也是由屈折形式向分析形式发展的过渡现象。其他语系的语言也有同样的发展趋势，如印欧语系的英语在中古时期，词汇和语法就已发生了许多根本性的变化，其主要表现是屈折形式（即词尾变化）的逐渐消失。如中古英语名词的变格比古英语大为简化。古英语名词的与格、宾格的词尾变化形式已逐渐消失，只保留了所有格的词尾变化。形容词也基本上失去了性、数、格及人称的屈折形式。古英语的词序可以不固定，词序的语义功能很不显明，但中古英语时期语义的表达主要依赖于词序，这是屈折形式逐渐消失后带来的补偿手段。<sup>②</sup>

古汉语是否也是从屈折形式向分析形式发展，有待深入研究。中外汉学家对这个问题也进行过探索，但只局限于古籍上个别词语的考证，未能放眼于其他语系语言发展的规律，尤其是未能同亲属语言作比较研究。近三十年来，我国学者在研究汉藏语系语言时已提出汉藏语言发展的规律，如对与汉语关系密切的藏缅语言语法范畴研究的结论，对汉语语法的研究必将起到参证的启发的作用。

### 5. 有关单音节向多音节发展的趋势

一般人认为汉藏语系语言的语素特点是单音节的。1923年高本汉在《中国语与中国文》一书中，指出中国语（指汉语——引者注）的语根大都是单音节的，和印欧语等不同。这一点大家基本上同意，不过汉语是单音节词出现频率占优势，还是多音节词的出现频率占优势，这一点却颇有争议。美国学者金守拙和法兰西斯认为是多音节词占优势的。也有人认为是双音节词占优势的。

从汉藏语发展的趋势看，大多数语言是由单音节向多音节发展。这

① 瞿霭堂：《藏语动词屈折形态的结构及其演变》，载《民族语文》1985，1。

② 秦秀白：《英语简史》，第70页，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年。



种发展趋势古已有之。以古汉语而论，汉语的词由单音节变成多音节，肯定在周秦以前就已有相当发展，如《诗经》主要是记录当时各地民歌的总集，民歌是最能代表口语的，其中重言、双声、叠韵等复音词的数量就不少，到春秋战国期间，由于经济文化的发展，汉语的词汇也大大丰富起来。许多著作中都记录了不少复合词。

单音节词发展成复音节词，在汉藏语系语言中主要是由单音节词根加附加成分构成双音节词。如藏语附加成分有前加、后加成分两种。拉萨话前加成分 a<sup>54</sup>，一般是加在名词前面，大部分表示亲属称谓的名词，如 a<sup>55</sup> ma<sup>54</sup> 妈妈；后加成分比较多，常见的有 pa<sup>54</sup>、po<sup>54</sup>、ma<sup>12</sup>、mo<sup>12</sup> 四种。

近几年来，对这个问题有进一步的研究，认为有些多音节词是由韵尾辅音分离变成后随音节的声母，使词的音节结构产生变化，从而由单音节词变成双音节词或变成四音节词。

古藏语辅音韵尾丰富，有九个辅音韵尾：-b、-d、-g、-m、-n、-ŋ、-r、-l、-s，有六个复辅音韵尾：-ms、-ŋs、-bs、-gs、-nd、-ld。现在拉萨方言中，复辅音韵尾已完全消失，单韵尾也只剩-m、-p、-ʔ、-ŋ、-k、-r 六个。韵尾的丢失不单使元音产生变化，声调再分化，而且辅音韵尾分离使语音有另一方面的变化，就是形成后随音节。脱落的辅音并没有丢失，而是跟在原来音节的后面，变成后随音节的声母，使单音节词变成双音节词，或经由双音节词而变成四音节词。如古藏文的“字、信”一词是 jig，现代藏文中是双音节 ji-ge，口语中此词为 ji<sup>12</sup> ke<sup>54</sup>，与现代藏文一致。jig 的字形现在只作为词根出现在复合词里。它的正字，只有双音节词 ji-ge 的形式。我们可以推测，古藏语 jig 的韵尾辅音-g 从原音节分离出去，充当了后随音节的声母，形成了两个音节 ji 与 ge。又如古藏文的 sgong “蛋、鸡蛋”，现代藏文是 sgo-ŋa，口语是 ko<sup>12</sup> ŋa<sup>54</sup>；古藏文 phrug “孩子”，现代藏文是 phru-gu，口语是 pu<sup>55</sup> ku<sup>54</sup>。<sup>①</sup> 汉语也有类似的例子，如上古汉语“寻”[\*zjəm]，现代汉语“寻摸”[ɕye<sup>35</sup> mə<sup>3</sup>]；上古汉语“眨”[\*tʂap]，现代汉语“眨巴”[tʂa<sup>24</sup> pə<sup>4</sup>]。

从藏语单音节词发展成双音节词的过程，联想到与其同系属的亲属语言，如藏缅语族诸语言引起音节结构发生的变化，可以从中得到启

<sup>①</sup> 张连生：《藏语韵尾分离而产生的音节形式（拉萨话）》。

发。较突出的彝语支语言，大多数韵尾脱落，复音词占优势，类似藏语的后加成分如 pa、po、ma、mo 等比较多，成为复音词的一部分，如果与其亲属语言比较研究，不但可以看出单音节词向复音节词发展的一种途径，而且可以为解决彝语支古代有无辅音韵尾多一佐证。

当然，单音词向复音词发展不是沿着一条路线发展的，而是“政出多门”。如上述的重言、双声、叠韵、谐声、复合词、借词等，古汉语复辅音的分化也是复音词产生的一种因素，但是藏语由韵尾辅音分离，由单音节词变成双音节词，对我们研究古汉语和亲属语言多音节产生的原因，颇有参考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藏语卫藏方言的阿里藏语，在长期发展中，产生“音节减缩”现象。构词中的音节减缩，只发生在双音节词上。阿里藏语构词中的音节减缩现象，从语音上来说，是一种简化趋势；从构词上来说，是一种单音节化的趋势。从一般语音规律来说，如果前后两个音节韵母元音相同，则缩减后的韵母元音变为长元音；如果前后两个音节韵母元音不同，则变为复元音或一个新元音。阿里藏语变为复元音为主，变为一个新元音的情况较少。减缩后的韵母元音一般都是长元音，藏语历史上没有长元音、鼻化元音、复元音、鼻化复元音以及复元音带鼻音韵尾的韵母。现代藏语中的这些韵母都是历史上辅音韵尾的影响和音节减缩的结果。<sup>①</sup>

阿里藏语发展的趋势，对我们研究藏缅语族有重要的启示。我们对一个语言音节的发展，不能简单地说是由单音节发展为多音节，或是相反。而是由各语言内部发展规律而定的。

#### 四、结 语

汉藏语系语言的语种多，分布地区广，历史悠久，关系复杂，除汉族和藏族有丰富的历史文献资料外，其他民族大多缺少文字记载的资料。过去研究这方面的专门人才不多，对汉藏语系语言的研究也只局限于从语言本身去研究。因为语言是属于社会现象之列的，语言科学研究不仅限于分析语言的现状，有许多语言事实必须从历史发展的观点研究，尤其我国各民族自古以来杂居的较多，语言互相影响，很多语言都

<sup>①</sup> 谭克让：《阿里藏语构词中的音节减缩现象》，载《语言研究》，1982，1。



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因而在语言分类上往往纠缠不清。所以，语言分类基本上还是 20 世纪 40~50 年代李方桂、罗常培、傅懋勳诸位的框架。解放以后，对汉藏语系及其他语系进行过普查。随着研究的深入，国内外学者对语言分类也出现了新问题，如对壮侗苗瑶语的系属、缅彝的亲属关系以及新语言的不断发现，语言划分等问题都有新的提法。甚至有的语言学家认为现在建立汉藏语系为时尚早。这是由于对汉藏语系语言的研究还不够深入，方法上也存在问题。如按发生学的分类，就得应用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方法，研究具体语言的历史演变的规律，共同比较，构拟共同语，找出语言之间的亲属关系，才能对汉藏语系进行发生学上的正确分类。不但如此，研究这些民族语言的亲属关系，会在研究语言发展规律方面给语言学带来很大的益处。

近年来，语言学家已经意识到，汉藏语言的发生学分类研究中，共同语的构拟是历来被忽视的一个问题，提出：“构拟共同语至少需要弄清语言成分的三种关系：一是古今关系，即哪些成分是原来就有的，哪些成分是后来发展的；二是内外关系，即哪些成分是固有的，哪些成分是外来的；三是平行发展关系，即哪些成分是发生上同源的，哪些成分是平行发展的。只有弄清这三种关系，才能正确地进行发生学分类。汉藏语言发生学分类中不够重视共同语的构拟，在工作中又常常混淆了上述三种关系，所以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以共时研究代替历时研究，以类型学分类代替发生学分类的毛病。”<sup>①</sup> 这些意见是很有见地的。

除此之外，研究汉藏语系，不仅要研究语言史，还要注重使用该语言的民族的历史，就是要对民族史的各个方面作进一步研究。如古今民族的地理分布、古今民族的渊源、民族名称的演变、历史上各民族的关系等等，都直接影响到语言史的研究。这些问题弄清楚了，对于研究汉藏语系和其他语系的语言分类及亲属关系等问题，都有很重要的作用。因为我国在漫长的历史时期，许多民族长期共存，彼此影响，互相渗透，这些民族史上的问题不搞清楚，就无法解释语言中的这类现象。时至今日，任何学科都不能孤立地研究。语言学的研究，已到了非同有关学科交叉研究不可的地步了。邢公畹教授新近提出解决汉藏语言史上的

<sup>①</sup> 瞿霭堂：《汉藏语言历史比较研究的新课题——系属问题及其它》，载《中国社会科学》，1985，3。



问题，除了对语言本身的研究外，还要从考古学和体质人类学的研究成果上寻求启示。<sup>①</sup>这是对民族语言研究的前景，具有开创性的意见。

关于利用汉藏语系研究解释汉语史上某些问题的研究，这也是值得着重提出来的新的进展。李方桂在40多年前就说过：“将来大部分汉语史问题，还得靠跟别的语言像西藏话、缅甸话及其他少数民族语言像彝话来比较，希望将来各种比较的研究跟中国本身语言（按：指汉语——引者）的研究，能够凑合到一块去可以把各方面的问题美满解释。”<sup>②</sup>

40年来，我国学者结合汉藏语系语言研究，除了前面所提的许多研究成果外，有一些关于古汉语的问题，现在由于从亲属语言中得到的启发，有了较为满意的解释。例如，某些鼻音和边音声母字跟清喉塞音声母字 h- (x-) 通谐的问题。一向为汉语音韵学家所未解决。

1. m-~h- 如：每~悔
2. n-~h- 如：難~漢，鷓~鶩
3. ŋ-~h- 如：兒~鬪
4. ŋ-~h- 如：虜~獻
5. l-~h- 如：乐~哢

高本汉把一些跟 m-相谐的 h-母字的上古声母构拟为“擦音+流音”式的复辅音 xm-。李方桂拟为 mx-或 m̥，董同龢在他的《上古音韵表稿》中对此进一步加以论证，否定了高本汉的构拟，正式拟测了一个双唇清鼻音声母 m̥-。这是受李方桂后调查的贵州苗语里有 m̥-声母的启发而拟测的。可是他给上古音只拟测出了一个清的唇鼻音 m̥-，并没有 n̥-、l̥-、ŋ̥-这一类音跟 m̥-相配，这不合乎一般语言的语音系统的规律性，似乎过于特殊。从现在汉藏语系中的苗瑶语、藏缅语来看，大多数语言中的这类鼻音和边音的清化声母都是成套的。如瑶语勉话：

p	ph	b	m	m̥	f	w
ts	tsh	dz				
t	th	d	n	n̥	ɬ	l
tɕ	tɕh	dʒ	ŋ	ŋ̥	ɕ	j
k	kh	g	ŋ	ŋ̥	h	

① 邢公畹：《汉藏系语言及其民族史前情况试析》，载《语言研究》，1984，2。

② 李方桂：《上古音研究》，商务印书馆，1980年。

因此上古汉语的清化流音声母似不应仅有  $m$ ，而且应有  $n$ 、 $\eta$ 、 $\eta$ 、 $h$  跟它相配，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如同其他亲属语一样，这才符合一般语言的习惯。

关于  $m$ -、 $n$ -、 $\eta$ -、 $\eta$ -、 $h$  与  $h$  相通，从谐声关系，古书异文和古字通假中可以找到很多材料，不一一例举。只举汉语的亲属语言现代苗语的例子加以印证。如贵州苗语方言：

	剑河	雷山	台江	黄平	凯里(炉山)
牙齿	$mi^{35}$	$hi^{35}$	$\eta i^{35}$	$\eta i^{35}$	$\eta i^{35}$
夜晚(昏)	$ma\eta^{44}$	$h\eta^{44}$	$\eta a\eta^{44}$	$\eta a\eta^{44}$	$\eta a\eta^{44}$
太阳	$na^{33}$	$ha^3$	$\eta a^{33}$	$\eta a^{33}$	$\eta e^{33}$
触动	$na^{33}$	$ha^{33}$	$\eta e^{33}$	$\eta a^{33}$	$\eta a^{33}$
听见	$na\eta^{35}$	$h\eta^{35}$	$\eta a\eta^{35}$	$\eta a\eta^{35}$	$\eta a\eta^{35}$
汗	$\eta a\eta^{53}$	$h\eta^{53}$	$\eta a\eta^{53}$	$\eta a\eta^{53}$	$\eta a\eta^{53}$
重	$\eta o\eta^{35}$	$hou^{35}$	$\eta o\eta^{35}$	$\eta o\eta^{35}$	$\eta o\eta^{35}$

这类字的原始音既不是单纯的  $m$ -，也不是单纯的  $h$ -，而是兼有  $m$ - 和  $h$ - 两个成分的送气鼻音  $mh$ ，后来分化为或读  $m$ -，或读  $h$ -，从苗语方言的对应关系上足以证明这个论证。

李方桂在 20 世纪 70 年代的《中国上古音声母问题》中曾提出一种猜测说，“如果我们相信古代有  $hm$ - 这个不带音的鼻音，我们是否可能还有别的不带音的鼻音？”从现在汉藏语系中的苗瑶语、藏缅语来看，大多数语言中的这类鼻音和边音的清化声母都是成套的，很可证实李先生论证的正确。

不仅如此，我们还可由此推论古汉语的  $n$  声母的字往往跟吐气的  $th$ - 谐声。如 態  $th$ -，能  $n$ -；嘆  $th$ -，難  $n$ -。李先生认为“这是很奇怪的现象，因为  $n$ - 是个不吐气的浊音，本来该跟  $d$ - 谐声，但是并不跟  $d$ - 谐声而跟吐气的  $th$ - 谐声。”李先生曾用贵州苗语方言中不带音的  $hn$ -，听起来仿佛是  $nth$ -，因而不带音的  $n$ - 变成  $th$ - 不是不可能的。李先生因而推断“ $th$ - 母字能够跟鼻音谐声，是因为这一类  $th$ - 母字是从  $hn$ - 来的”。<sup>①</sup>

① 李方桂：《上古音研究》，商务印书馆，1980 年。

近几年来，在苗语普查中发现，贵州台江县平寨苗语方言中清鼻音  $\eta$ ，老年人口语中读  $\eta h$ ，中青年口语中读成  $th$ ，如“太阳”  $\eta ha^{33} \sim tha^{33}$ ；“动”  $\eta ha^{33} \sim tha^{33}$ ；“听”  $\eta ha\eta^{45} \sim tha\eta^{45}$ 。不但如此， $m$  在平江老年人读  $m h$ ，中青年读  $ph$ ，如“跳蚤”  $m h\epsilon^{33} \sim ph\epsilon^{33}$ ；“绒”  $m ho^{33} \sim pho^{33}$ ；“夜”  $m ha\eta^{35} \sim pha\eta^{35}$ 。在岩寨，中青年并有读  $fh$  和  $h$  的。<sup>①</sup> 据此足可证明李先生早年的推论是很正确的。

汉语上古音既然有  $m$ 、 $\eta$ 、 $l$  一类清化音声母，似乎也应有与之相配的清化舌根鼻音  $\eta$ 。高本汉在《中国音韵学研究》中关于汉语疑母字的推测，也曾涉及到这个问题，他说，“最后，我们还得注意几个读成清声  $k$ 、 $h$  的不规则的例子——特别是汕头跟厦门，例如‘逆’厦门  $k\epsilon^?$ 。但日译汉音里我们也发现几次用  $k$  代表  $g$  的。 $k$ 、 $h$  跟  $\eta$  是相差很远的；假如它们是从  $\eta$  变出来的，那就得认为是经过  $g$ 、 $\gamma$  的演变——不过这是不必要的，因为古代汉语里也许有方言的歧异。”

按上述  $m$ 、 $\eta$ 、 $l$  同例的演变规律，如果说  $k$ 、 $h$  是由古代清化  $\eta$  分化来的，那就不是“相差很远的了”。

在为汉语上古音拟测的清鼻音  $m$ 、 $\eta$  声母外，参照亲属语言和古汉语的实际情况，按一般语言的语音系统的规律性，似应再拟测一个清的舌根鼻音  $\eta$ ，这样就可以解释这一类字通谐的问题。李方桂早已注意了这个问题，他构拟了  $m$ 、 $\eta$  一套清鼻音，接着说，“此外， $ng$  这个声母在上古也应该有个清音  $hng$  声母。我们也有许多例子可以想象到它演变的情况，因为  $ng$  这一类字不跟  $g$  这类字谐声，却跟  $h$  ( $x$ ) 这类字谐声”，并举许  $xw-$  ~ 午  $ngw-$ ，化  $xw-$  ~ 叱  $ngw-$ ，羲  $x-$  ~ 羲  $ng-$  为例，认为  $x-$  这类字是从清音的  $hng$  演变出来的， $xw-$  也是从清音的  $hngw-$  演变出来的。<sup>②</sup> 由上述苗瑶语的清鼻音声母系统来看，李先生的论点是信而有征的。

前文说过，藏缅语族语言的元音一般不分长短，在语法上很少以元音长短作为手段。但元音松紧是这一语族的重要特征。如上述载瓦语以松紧元音为区分自动与使动式的语法手段，如  $na^{21}$  “发疯” ~  $n a$  “使发疯”。古汉语元音有无松紧之分，在研究语音发展上也是值得注意的问

① 王春德：《苗语黔东南方言清鼻音声类的口音化》，载《民族语文》，1984，3。

② 李方桂：《上古音研究》，商务印书馆，1980年。



题。

亲属语言对汉语词源学的研究也必将开阔新的视野。比如我们试探讨《诗·小雅·谷风》“维风及颓”的“颓”的词源。“颓”属上古音的微部定纽字 dh-。又据《尔雅·释天》“焚轮谓之颓”，并比照《释器》“不律谓之笔”的辞例，“颓”的原始音应是 bhl->dh-（韵母为“文”“微”对转）。在义的方面，《毛诗故训传》和孙炎《尔雅注》释“颓”为一种旋风，而据闻一多考证，“焚轮”即“丰隆”，“颓（霆）”应指雷，二说似相矛盾。但是如果参考藏语 'brug（比较汉语“丰隆”）兼有“旋风”和“雷”二义，而藏语中也有 'br->d-式音转，就知道汉儒旧诂和闻先生新解原可并存不悖。这样，我们就可以初步推断：“颓”的原始音是 bhl-（>dh-），原始义是“风雷”。彝文经籍《宇宙人文论》中说“主管云的是云君，叫弥宏陇”。<sup>①</sup> 弥宏陇盖即丰隆之译音，其义与屈原《离骚》“吾令丰隆乘云兮，求宓妃之所在”之云君恰合。要是没有亲属语言作旁证，这个问题是难以评说的。又如扬雄《方言》中所收词汇，除各地汉语方言外，也包含着一些非汉语成分。例如：卷八第一条：“虎，陈魏宋楚之间或谓之‘李父’，江淮南楚之间谓之‘李耳’。”今湘西土家语称虎为 li，公虎为 li pa，母虎为 li ni ka，正分别相当于“李父”和“李耳”。今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语言多称虎为 li、la、lu 等音。<sup>②</sup> 已往注疏家不知《方言》中还包含其他民族语词，因而多望文附会。《孟子》所记“晋之乘，楚之柁机”，“鲁之春秋”，均为各地史籍不同名称，注家不知“柁机”之语源，因释为古代传说中的怪兽名，与史籍何关。疑“柁机”为当时楚地苗语 \*teu 之拟音，至今苗语犹称文字史籍为 teu。可知参照亲属语言，不但对古汉语语音、语法有启发作用，对探讨汉语词源亦将有所裨益。

中外学者早已注意到参考汉藏语系亲属语言研究汉语上古音。如李方桂屡次提到“汉语与别的藏汉语系的语言的比较研究，这是将来发展汉语上古音系的一条大路”。<sup>③</sup> 而汉语史的建立，更离不开汉藏语系诸亲属语的比较研究。

① 罗国义、陈英翻译，马学良审订：《宇宙人文论》，民族出版社，1984。

② 张永言：《语源札记三则》，载《民族语文》，1983，6。

③ 李方桂：《上古音研究》，商务印书馆，1980年。

近 30 多年来，由于汉藏语系语言的调查研究，很多资料对汉语史的研究很有启发，已引起治汉语史学者的注意。如王力 20 世纪 50 年代在《汉语史稿》中就强调：“在汉语史的研究中应用历史比较法，就是对汉藏语系诸语言作比较研究，那样做是大大有利于上古汉语的研究的，例如我们了解了现代汉藏语系中和汉语关系比较密切的诸语言都有许多复合元音的存在，就可以证明高本汉所拟测的汉语上古语音系统中没有复合元音是缺乏科学依据的。关于上古汉语的形态学问题，也要等待汉藏语系的比较研究有了满意的结果之后，才能得到完满的解决”。

如上所述，近年来运用汉藏语系亲属语言研治汉语的论述越来越多，作者既对古汉语有较深的研究，又能熟悉汉藏语系中的有关语言，因此，想通过同系语言的有关现象，为汉语史的研究提供若干参考资料，使研究者多一些思考问题的线索；另一方面，汉藏诸语言的历史比较，更离不开丰富的汉语文献材料和历代学者研究的成果，必须结合研究，方可收到相得益彰之效。我们相信今后会有更多的学者在大量的汉藏语系语言材料的基础上，吸收外国语言学中对我们有益的东西，继承发展中国语言学的优良传统，开创一个语言科学的新局面。

# 汉语篇

Hoa văn SaigonHSK



Hoa văn SaigonHSK

# 第一章 汉语现状

汉族分布在全国各地，人口在 11 亿以上（2000 年），约占全国总人口的 91%，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用“汉语”来指称汉族的语言最早见于《世说新语》。<sup>①</sup> 汉语的形成当然早在汉王朝建立以前。在早于小屯殷墟文化的郑州二里岗文化中就已经发现刻有文字的头。现在所见到的三四千年前商朝人留在陶器、玉石、甲骨上的文字是已成熟到能够记录语言的文字。汉字的字体到今天已经有过许多变化，但它基本上还是沿用商朝的文字体系，所以甲骨文、金文只要改成楷体，像先秦经典那样，都可以用现代音去识读；甲骨卜辞的语法结构也基本上与后代相同；汉语词汇的基本词也已经具备。从这些情况看，可以说汉语具有悠久的历史。但是今天的汉语已不是商朝甲骨文所记录的那种语言，就是商朝的语言也是从一种无文字时代的“原始汉藏语”发展出来的。从今天的藏缅、苗瑶、壮侗以及南部海外诸语言的相近似的结构模式以及一些同源词，还可以推断“原始汉藏语”又是从某一种原始语里发展出来的。

## 第一节 汉语方言

划分中国方言和辨别“通语”、“凡语”、“转语”的工作，从汉朝就已经开始。例如从扬雄《方言》就可以极粗略地看出汉代方言区域分布在大概情况。对现代中国语言进行分类并划分地区、绘成地图的，始于 1932 年上海《申报》馆发行的《中华民国新地图》中的《语言区域图》<sup>②</sup>。《语言区域图》把汉藏系的汉语分为北方官话、西南官话、下江

---

① 《世说新语·言语》：“高坐道人不作汉语。”参看郑莫：《汉语词汇史随笔》。

② 丁文江、翁文灏、曾世英：《中国分省新图》第五版，1948，上海《申报》馆。

官话、吴话、湘语、赣语、客家话、粤话、闽南语、闽北语徽州方言等十一类。

赵元任在《国语入门》<sup>①</sup>里解释说：中国语言可以分成三个大区，第一区是“复杂的汉语方言区”，包括广东、福建、台湾、江西和浙江五省的全部，湖南省的大部分，广西、安徽、江苏省的一部分。第二区是“官话区”，包括长城以南不属于第一区的各省和东北的大部分。其中北方官话区包括黄河流域和东北，北京话归这一组；下江官话区包括从汉口到南京一带（汉口在外，南京在内）；西南官话区包括四川、云南、贵州三省和广西及湖北省的一部分，汉口归这一组。第三区是官话及非汉语区，包括内蒙、新疆、青海、西康、西藏和西南各省边地。这一区的土地差不多占全国的一半，但人口不到全国的十分之一。

20世纪50年代中期，就开始进行全国方言普查。方言分区的基础及术语的使用继承了解放前的研究成果，但不断地有了新的发展。

1955年10月召开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确立了大力推广普通话等一系列语言文字工作的方针、政策和任务。从此普通话就有了确定的含义：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汉语标准语。

要是把上文所说的第三区的“官话”归并到第二区，那么现代汉语方言要是只从声调（严格说应称“字调”）上来分类可以分为两区：一个是声调复杂的汉语方言区，一个是声调简单的汉语方言区。因为这两个大区的语音特点都可以从声调上看出来。比如：声调复杂的汉语方言区除两个平声，一个或两个上声之外，多数还有两个去声，两个人声。其中粤方言、客家方言和赣方言、闽南方言等保持了古辅音韵尾-m、-p、-t、-k。带塞音韵尾的音节，其声调都属于入声。古人管字调的平、上、去、入四类叫四声，四声的体系并不只是指音的高低升降，还包含韵尾问题。从现代方言看，赣方言的临川话有-m尾字，所以有-p尾字（临川-ʔ尾大体相当于-k，如“百”paʔ）；南昌话舒声字失去-m尾，所以入声字也失去-p尾，只有-t、-k两尾。从一个方言内部也可以看出这种鼻音尾和塞音尾的依存关系。比如广州话（可看下文所举的广州话声

<sup>①</sup> 赵元任：Mandarin Primer, An Intensive Course in Spoken Chinese, Harvard University. 李荣曾用这本书的有关篇章编译成《北京口语语法》，1952年开明书店。



调例字) a 元音韵和 i 元音韵有 -m, -n, -ŋ 三个韵尾的字; 所以也有 -p, -t, -k 三个韵尾的字; ε 元音韵舒声只有一个 -ŋ 尾, 所以入声只有一个 -k 尾; y 元音韵舒声只有一个 -n 尾, 所以入声只有一个 -t 尾; 狹元音韵、o 元音韵、u 元音韵舒声有 -n 尾和 -ŋ 尾, 所以入声有 -t 尾和 -k 尾。我们还可以看出, -m 尾及其相依存的 -p 尾是比较容易丢失的。总起来可以得出两条规律: 第一, 一种方言 (或是一种方言内部的一个元音韵类) 如果舒声韵里 -m 尾丢失了, 入声韵里也就没有 -p 尾; 但是它可以有 -t 尾、-k 尾和跟它们相依存的 -n 尾, -ŋ 尾; 可是有 -n, -ŋ 尾韵的方言却不一定有 -t, -k 尾韵; 第二, 一种方言 (或是一种方言内部的一组元音韵类) 如果保留了 -m 尾韵以及 -n, -ŋ 尾韵, 就会保留 -p, -t, -k 等尾的韵 (潮州方言只有 -m, -ŋ 尾韵, 所以入声只有 -p, -k 尾韵)。这些规律不仅汉语许多方言可以证明, 壮侗语的许多方言也可以证明 (如石屏傣话 -p 尾丢失, -m 尾也丢失; -t 尾丢失, 绝大部分 -n 尾也丢失, 保留 -n 尾的只是个别例外; 但是 -k 尾丢失, 而大部分 -ŋ 尾却保存了, 只是在部分长元音后 -ŋ 尾也丢失。-k 尾丢失, 却保存了 -ŋ 尾, 这跟大部分汉语北方方言类似。<sup>①</sup>) 例外的情况不多。当然, 这些规律不适用于后起的 -m 尾字 (如山西祁县山, 臻, 曾, 梗, 通摄里一部分的字有 -m 尾;<sup>②</sup> 以及山东北部平度以西邻近昌邑地带的 -m 尾字。<sup>③</sup>) 要想从大区里再分出区和小区来, 当然还要靠声调以外的划分标准。比如吴语和湘语 (长沙等地应除外) 的特点是保留古声母的浊音并 [bh-], 定 [dh-], 群 [gh-], 从 [dzh-] 等。

声调简单的汉语方言区的语音特点是声调只有四个或五个 (当然还有少到三个的), 音系也比较简单。有人主张把山西省及陕西、河南、河北、内蒙等相毗连的地区有人声的方言总起来称为“晋语”, 从官话

① 李钊祥:《石屏傣话的韵尾》,载《中国民族语言论文集》,中国民族语言学会编,1986。

② 潘家懿:《晋中祁县方言里的 [m] 尾》,载《中国语文》1982, 3。

③ 根据第二条规律,我们可以推想元代周德清写《中原音韵》所依据的那个“自然之音”(姑不论它是不是大都话)实际上是有新旧两派的说法的。周氏为了填词、唱曲的需要,取老派说法中的带 -m 尾的字,又取新派的人派三声的说法。新派说法里没有 -m 尾可以闭唇延曼,有利于歌唱,所以周氏取旧派的说法,并参酌传统曲韵,写《中原音韵》一部作曲标准用书。

区里分出来。其余的官话<sup>①</sup>可以按照古人声字表现在今调类上不同的特点分为七区：江淮官话、西南官话、中原官话、北方官话、兰银官话、北京官话、胶辽官话<sup>②</sup>。按照古人声字表现在今调类上的不同特点来分方言区，这个办法很好。不过分成上述七区是有困难的：比如，要是把“晋语”的定义简单地讲成“山西省及其毗连地区有人声的方言”，那么，江淮方言有人声调，而且有不少的江淮方言还有-ʔ尾，为什么仍然算“官话”，等等。我们想保守一些，把声调简单的汉语方言区的方言分为江淮、晋、西南、北方四种（把上述七区依照旧说，重新划分）。其中江淮方言（如淮阴、南京、合肥、安庆、黄冈等地方言，但徽州方言还有其地区特点）和晋方言（如忻县、太中原、太谷、长治、榆林、林县等地方言）都有人声；西南方言（如成都、重庆、武汉、昆明、贵阳、桂林等地方言）绝大部分无人声，古人声说成阳平，但也有说成去声的，而且部分西南方言也有人声）；北方方言的共同特点是古全浊入声现在说成阳平，而古清音入声和次浊入声的现在说法很不一致，可以再分为中原话、兰银话、胶辽话等。中原话古清音入声和古次浊入声都归入阴平（如西安、运城、洛阳、郑州、信阳、曲阜、除州、阜阳等地方言）；还有一部分古清音入声也归入阴平，但古次浊入声却跟兰银话、胶辽话一样，归入去声（如济南、沧州、献县等地方言，这部分李荣称为“北方官话”）。兰银话（如兰州、武威、张掖、酒泉、银川等地方言）特点是古清音入声归入去声。胶辽话（如青岛、烟台、大连等地方言）特点是古清入归入上声。北京语音是标准音，古清音入声现在说成阴平、阳平、上声、去声这一特点是普通话的特点，古次浊入声说成去声，古全浊入声说成阳平，则是绝大部分的北方方言共同特点。

汉语方言之所以能用声调的演变作为一个重要的分类标志，是因为声调是汉藏系语言的主要特征之一。汉藏系语言只有嘉戎、珞巴等少数语言和藏、羌等少数语言的个别方言没有声调，其余都是有声调的（当然，汉、侗台、苗瑶语的字调和藏缅语的字调在产生的时间和性质上都很不同）。

<sup>①</sup> “官话”，已经公认为“普通话”的旧称（《现代汉语词典》），特别是“北京官话”的说法更不合适，本文不采用。

<sup>②</sup> 李荣：《官话方言的分区》，载《方言》1985，1。

## 第二节 音韵特点

汉语的音韵系统最好用它的音节结构的组成成分作单位来描写。一个音节包含一个声母（起头儿的音，主要是辅音），后面再跟上一个元音做韵母，声母后面也可以出现-i-, -u-, -y-三个高元音之一作“介音”。介音是一些滑音（gliding sounds），性质介乎辅音元音之间。最后还可以再跟上一个元音（-i或-u）或者一个辅音（-n或-ŋ）作韵尾。另外，每个音节都有一个声调。比如 lian<sup>35</sup>“凉”，l-是声母，-ian<sup>35</sup>是韵母（前头的-i是介音，后面的-ŋ是辅音韵尾），还有一个高升型式的声调贯串于全音节。当然，如果声母是个清辅音，声调只贯串于韵母。把汉语音节结构的三个组成成分——声母、韵母、声调加以统计，就可以得出声母系统、韵母系统、声调系统；这是汉语音韵系统里头的三个“子系统”。

我们现在用北京话来说明汉语的音韵系统。

声母系统：

	不送气 塞音	送气塞音	鼻音	擦音	浊久音
唇音	p	ph	m	f	
舌尖摩擦音	ts	tsh		s	
舌尖音	t	th	n		l
卷舌尖音	tʂ	tʂh		ʂ	ʐ
舌面音	tʃ	tʃh		ʃ	
舌根音	k	kh		x	

鼻辅音除 m, n 外，还有一个只做辅音韵尾和独自成音节的叹词 ŋ。

韵母系统：



介音	韵					卷舌元音
	开尾	-i 尾	-u 尾	-n 尾	-ŋ 尾	
无	ɿ ʅ a ə	ai əi	au ou	an ən	aŋ əŋ	ər
i	i ia ie		iau iou	ian in	iaŋ iŋ	
u	u ua uo	uai uei		uan uən	uŋ uaŋ uəŋ	
y	y ye			yan yn	yŋ	

“儿”、“耳”、“二”等字的韵母有一个卷舌过程，听起来像是一个复合元音。

声调系统：

阴平 155      阳平 135      上声 ˩214      去声 ˨51

为了便于跟汉藏系其他语言作比较，我们再把粤语广州话的音韵特点陈述于下。<sup>①</sup>

声母系统：

	不送气塞音	送气塞音	鼻音	擦音	浊久音
唇音	p	ph	m	f	
舌尖摩擦音	ts	tsh		s	
舌尖音	t	th	n		l
舌面音				j	
舌根音	k	kh	ŋ		
圆唇舌根及唇音	kw	khw		w	
声门音				h	

广州话的 ts-, tsh-, s- 是一种稍带软化的舌尖音，比北京的 ts-, tsh-, s- 的部位稍后，在 y 音前接近北京的 tɕ-, tɕh-, ɕ-, 如“煮” tsy<sup>35</sup>，“穿” tshyn<sup>53</sup>，“树” sy<sup>22</sup>。

① 高华年：《广州方言研究》，商务香港分馆，1980年。

跟北京音比，最显著的是广州多出圆唇化的舌根音声母，如“棍”（义为“骗”） $kwan^{33}$ ，“裙” $khwan^{11}$ 。

韵母系统：

开 尾	a :	ɛ :	œ :	ɔ :	i :	u :	y :
-i 尾	a : i ai	ɛ i		ɔ : i		u : i	
-u 尾	a : u au			ɔ u	i : u		
-y 尾			œ y				
-m 尾	a : m am				i : ma		
-n 尾	a : n an		œ n	ɔ : n	i : n	u : n	y : n
-ŋ 尾	a : ŋ aŋ	ɛ : ŋ	œ : ŋ	ɔ : ŋ	i ŋ	u ŋ	
-p 尾	a : p ap				i : p		
-t 尾	a : t at		œ t	ɔ : t	i : t	u : t	y : t
-k 尾	a : k ak	ɛ : k	œ : k	ɔ : k	ik	uk	

广州话的元音除长短差别外，还有舌位上的细微差别，如短 a 为  $a^h$ ，短  $\epsilon$  为  $e$ ，短  $\text{œ}$  为  $\text{ø}$ ，短  $\text{ɔ}$  为  $\text{ɔ}^h$ ，短 i 为  $i^h$ ，短 u 为  $u^h$ ，实际上长短对立的只有 a 元音。

此外还有两个自成音节的鼻音韵母： $m^{11}$  义为“不”， $\eta^{35}$  “五”。

跟北京话相比，广州元音分长短。单元音韵母总是一个长元音（所以不必写长音符号），元音 a 构成的韵母同各种韵尾配合的体系很完整，长短元音相对立，其他六个元音构成的韵母都不是长短对立的，比如有个长的  $\epsilon:\eta$ ，就有个长的  $\epsilon:k$  相配，但是并没有短的  $\epsilon\eta$ ， $\epsilon k$  跟它们对立（所以也不必写长音符号）。

跟北京话相比，广州话没有介音，多出带 -m, -p, -t, -k 尾的韵母。

声调系统：

阴平 55 或 53    阴上 35    阴去 33    长阴入 33    短阴入 5  
 阳平 11            阳上 13    阳去 22    长阳入 22    短阳入 2

举例如下：

$fa^{55}$  “花”     $fu^{53}$  “敷”     $fu^{35}$  “苦”     $fu^{33}$  “裤”     $fu:t^{33}$  “阔”  
 （读音）  $fuk^5$  “福”     $fu^{11}$  “符”     $fu^{13}$  “妇”     $fu^{22}$  “父”     $mu:t^{22}$   
 “没”（读音）  $muk^2$  “木”

### 第三节 语法特点

我们拿北京话作代表来分析汉语的语法特点。北京话的语法特点不但符合声调简单的汉语方言区各方言的语法特点，也大体符合声调复杂的汉语方言区的方言语法特点，而且在不同程度上也符合于壮侗语族诸语言和苗瑶语族诸语言的语法特点，但距离藏缅语族诸语言稍远一些，因为藏缅语族诸语言保留了不少古代语言的痕迹。

语素的单音节性，语音系统可以用音节结构来描写，除极少数语言和方言外，每个音节都有个固定的声调，声母和声调的关系密切，量词很多（也有一些语言较少，如藏语），虚词和词序是重要的语法手段，这些差不多是全部汉藏系语言共有的特点。一个语素可以构成一个词，比如：天、地、吃、喝、大、小、的、吗、呢、了；一个词也可以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语素构成，比如：天文、地理、水蒸气、火成岩、初三、老五、鼻梁儿、刀子、骨头、听头儿、我们；当然也还有少数来源不明或是外来词语是多音节合成的一个语素，如：蝴蝶、蟋蟀、萝卜、菩萨、蒙太奇、布尔什维克。绝大多数的汉藏语（汉、壮侗、苗瑶）没有像希腊、拉丁和俄语名词表格的词尾，或者英语中 hats 中的-s、walked 中的-ed 那样一些“形变”（inflection），不过藏缅语中有些语言使用语音交替的形式作为语法手段。

现代汉语有三种构词方式<sup>①</sup>：一个是“重叠”，一个是“附加”，一个是“复合”。名词重叠多见于亲属称谓，第二音节为轻声，如“哥哥”、“弟弟”；量词重叠表示“每”，不带轻声，常常加上后缀“儿”，如“个个儿”、“本本儿”；单音节动词重叠表示动作的短暂或随意，第二个音节是轻声，如“想想”、“写写”；双音节动词重叠，后两个音节都是轻声，语法意义跟单音节动词相同，如“溜达溜达”，“打扮打扮”；形容词重叠时重复的音节如果原来不是阴平就变成阴平，后面常常加上“儿”，“儿”后可以再加上“的”，也可以不加，如“好好儿的”、“慢慢儿的”。双音节形容词重叠形式有两种；一种是把原词分开重复，第二个音节变轻声，如“清清楚楚”；一种是把第二个音节换成中缀·li，

<sup>①</sup> 郭良夫：《词汇》，商务印书馆，19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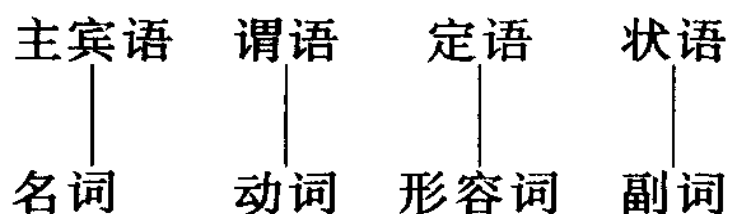
如“糊·li糊涂”，这种形式用来表示憎恶或是不赞许。其他的形式都是用来表示加强语气，或是表轻微程度，或是表可爱的意味。附加构词方式中用来作附加成分（前缀、中缀、后缀）的都是成音节的虚词素（只有“儿”可以变成前一音节的声尾）。汉语里典型的前缀只有几个，如：老虎、老大、第一、初十；后缀比前缀多些，如：读者、演唱者、勺儿、盖儿、尖儿、桌子、垫子、胖子、骨头、甜头、前头、看头、看了、看着、看过、我们。前头所举的后缀除“者”外都说成轻声。复合构词方式是汉藏系语言中主要的构词方式。复合词由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语素构成。复合词组成成分之间的关系，基本上跟词组结构关系一致，有主谓式的（年轻、地震），有偏正式的（飞机、滚圆、轻视），有并列式的（笔墨、新鲜、调查），有动宾式的（理事、得意、出版、到底），有动补式的（革新、打倒）。还有复杂的结构，如：瓷茶壶、樟木箱、升降机、地震仪等等。

像复合词组成成分之间的关系一样，汉语句子的结构原则也跟词组结构原则基本一致，因而汉语的句法可以在词组的基础上来描写<sup>①</sup>。这就是说，可以把各类词组结构（主谓结构、述宾结构、述补结构、偏正结构、并列结构、连动结构以及介词结构、“的”字结构等虚词结构）作为抽象的句法格式来描写它们的内部结构关系以及每一类词组在包含它的更大的词组里的分布状况。如果我们把各类词组的结构和功能详尽地描写出来，句子结构也就搞清楚清楚了，因为句子不过是独立的词组而已。在印欧语里，词（word），词组（phrase），子句（clause），句子（sentence）之间的关系是一层层的组成关系（composition），是部分和整体的关系：复句由子句组成，子句由词组组成，词组由词来组成。汉语只有词和词组之间的关系是组成关系，词组和句子之间则不是部分和整体的关系，而是一种实现关系（realization）<sup>②</sup>。拿“去北极探险”这个词组为例，只需研究它的结构（如说它是由“去北极”和“探险”两部分组成的连动结构）和它的语法功能（如说它是动词性的）。这个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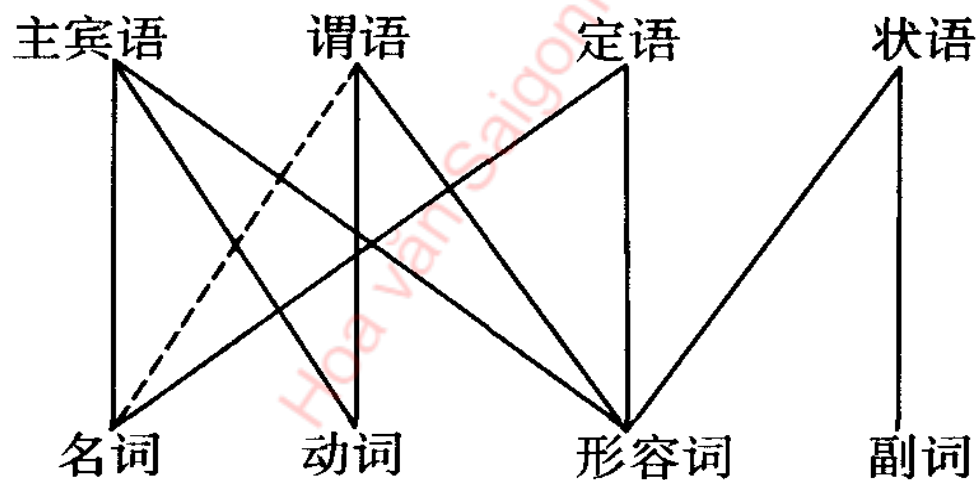
① 朱德熙：《语法答问》，商务印书馆，1985年。

② 实际上汉语语法上的“词组”跟具体的、特殊的、不可穷尽的言语的句子是有区别的。从词组到句子有个“句子化”的过程，要加上一些形式上的特征，如句子前后的停顿、句调、语气词等才能成为语法上的句子，所以与其说是“实现关系”，不如说作“成句关系”。

组随时可以独立成句，如说“去北极探险！”或是成为句子的一个部分，例如：“他们去北极探险。”“去北极探险一定挺有意思。”“他们打算去北极探险。”“去北极探险的人是很勇敢的。”<sup>①</sup> 对照从前的汉语语法研究上的“句本位说”，我们可以管这个新说法叫“词组本位说”。跟印欧系语言对比，汉语语法的真正特点就在于汉语的句法跟词组构造法基本一致。这种语法现象之所以产生，还由于汉语词类跟句法成分之间不存在简单的一一对应的关系，而印欧语却是对应着的。看下图：



汉语词类和句法成分之间的关系则是错综复杂的。看下图<sup>②</sup>：



这些跟印欧系语言相区别的特点，不仅汉语有，壮侗语、苗瑶语也都有，只是藏缅语稍差。

<sup>①</sup> 朱德熙：《语法答问》，商务印书馆，1985年。

<sup>②</sup> 图中动词、定语之间无线，实际上动词也能作定语，如：躺椅、立柜、站台、跑道、飞机、滑雪运动员等。



## 第二章 汉语史论

以印欧系语言研究为中心的语言科学，其源出于欧洲语言学的传统，这个传统又源于古希腊。在这个传统之下的许多语言学论述，一遇到许多东方语言，就不大能用这些概念和理论去解释，因而近十年来，国际语言学界逐渐认识到现代语言学对各国各民族语言学的传统继承得很不够，所以目前的语言理论是不全面的<sup>①</sup>。

在语言学研究中，中国语言学研究有三个特点：第一，有长期语言学研究的成果和丰富的文献资料的继承上的特点；第二，有作为研究对象的语言本身（汉语和国内少数民族语言）所导致的特点；第三，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所导致的特点<sup>②</sup>。中国语言学的发展过程就是以这些内部原因为根据，以外来影响为条件而演化为今天的中国语言学的。

### 第一节 语言研究的萌芽时期

#### 一、语素文字的创造

甲骨文是公元前 1300 年到前 1100 年间的文字，结构原则很严密，跟后代人所说的六书条例大体相合，绝非原始状态的文字。殷商时代另有用“毛笔”（甲骨写恂，就是“聿”字）写在竹简或木简上然后汇编成册的。《书经·多士》上说：“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就是说：“你们殷人的祖先有册书典籍，你们是知道的。”“册”字甲骨文写作，表示用两条绳子穿起来的许多写好的竹简。“典”字甲骨文写作，表示用两条绳子穿起来的许多写好的竹简。

<sup>①</sup> В. М. Сопнцев и пр., значения изучения восточных языков для развития общего языкознания. 见 вопросы языкознания, 1979, 1.

<sup>②</sup> 中国的传统文化重知识的实践性，与具有古希腊传统的重知识的智慧性的西方文化不同。



𠄎表示放在架子上的“册”。可见殷商时代除甲骨卜辞外，还有长篇的典策，更能证明甲骨文已经是相当成熟的文字。汉字的历史有几千年，它所记录的语言——汉语的历史可能是几十万年。

世界上各民族为自己的语言创造文字的途径是不同的。拿对中国的语言学研究有巨大影响的几种文字来说：印度的梵文对唐代和唐以后的音韵学研究有影响，欧洲的拉丁文、法文、英文对清朝末年以后的语法学研究有影响，按照比较流行的说法：梵文、拉丁文等是拼音文字，而中国文字是表义文字。这种说法没有说到差别的本质。我们知道，文字是从语言转换出来的，是用来替代语言的，所以“拼音文字”如果没有“义”，则“音”无所指；“表义文字”如果读不出“音”，就不能分辨语言之“义”；可见梵文、拉丁文等既是表音的，也是表义的；中国文字既是表义的，也是表音的；两种体系的文字的实质性差别是对选来做造字根据的语言音位不同<sup>①</sup>。我们知道，一种语言，不管怎么简单，必须具备三个东西，一个是“音位（或者称音素）体系”，一个是“语素”，一个是“语素之间的结构模式（也就是语法）”。其中音位是一种语言单位，语素也是一种语言单位。语言学界公认拼音文字的创造者是“自发的音位学家”。拼音文字所用的字母大体上是代表着音位的。所以尽管音位这个术语晚近才出来，但标写音位的拼音文字却很早就有了；正如“信息”这个术语在人类发明计算机以后才提出来，但是在很早以前，人类都在不自觉地利用自然界中存在的信息一样。汉字是选用“语素”这种语言单位来做造字根据的。那么，三四千年以前的汉字创造者就应该是“自发的语素学家”了。也就是说，那三四千年以前说汉语的人中间的一些人就已经对自己所说的语言进行过萌芽状态的、然而却是奠定基础的科学分析了。“语素”是语言里最小的有意义的单位；也可以说，“语素”是构成词、词组和句子的最小语言形式。

《六书》这个术语最早见于《周礼·地官·保氏》，它所包含的条例虽然见于《汉书·艺文志》和《周礼》注所引郑众《解诂》，但估计是汉以前史官相传的旧说。看来“六书”是古人造字方法的总结，其中“指事”字和“转注”字很少，“象形”字和“会意”字都是把一个语素安排成一个字的，而“假借”字却形成了一组同音语素，比如“韦”字

<sup>①</sup> 赵元任：《语言问题》，商务印书馆，1980。

本来是“违背”的意思，后来有一个当“皮革”讲的“韦”跟它同音，也就借它来表示，这样一个“韦”字却代表了两个语素；又如“来”字是画了一种名叫“来麩”的麦子的模样，是个象形字，可是来去的“来”不好象形，就借用了这个同音字来表示，这样，一个“来”字也代表了两个语素。汉字中大多数都是“形声”字，大体上都是尽量把一个语素安排成一个字的。

汉藏系语言（包括汉语、藏缅语、苗瑶语、壮侗语等）的共同特点是语素的单音节性（monosyllabism）；而且作为语素的音节都有严格确定的音韵结构模式。即：“声母+介音+元音+韵尾+声调”，也就是说，各种音位在音节里有严格固定的位置，而一定的调位则跟它们同时出现。因而在汉藏系语言研究上有两件事必须注意：第一，汉藏系语言在音韵学上要划分辅音和元音的音位，这一点跟印欧系语言研究是相同的（当然，大多数汉藏系语言还有调位），但是汉藏系语言研究在音位（以及调位）的基础上还要再划分出音节这个单位，而且要加以描写，其中声母、介音、元音、韵尾，还有声调都各自有个体系，而在印欧系语言研究上则不太注意音节，也不加以描写，因为音位在音节里的组合是相当自由的。第二，语素的划分是语法学上的事。在印欧系语言里，音节跟语素不能直接对应；而在汉藏系语言里，音节则有语素意义。由于这个原因，汉人的祖先就在语素的基础上创造了汉字。

## 二、先秦的语言论

秦朝以前称“语素”为“名”（“名”有时也只是指音节）。那个时候的“语词”，绝大多数都是由一个语素构成的，所以古人所说的“名”实际跟现代的“词”相对应。嘴里说的叫“名”，写在简册上的也叫“名”。“名”本身是名词，也可以用作动词（定名，称名）。《论语·子路》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语词不确切，说起来就不妥当），可见“名”本来是嘴里说的。《仪礼·聘礼》说：“百名以上书于策，不及百名书于方”（超过一百字的写在竹简上，不足一百字的写在木板上），可见由于写出来的就是说出来的，所以也叫“名”。东汉经学家郑玄注解《仪礼》上的这两句话道：“名，书文也，今谓之字。”可知古代称书写的“名”也叫“书文”。书写的“名”又可以称“书名”，如《周礼·外史》：“掌达书名于四方。”郑玄注：“古曰名，今曰字，使四方知书之文

字，得能读之。”总之，六经中没有提过“字”，到秦朝才有“字”的说法。

春秋时期，奴隶制开始崩溃，许多有文化知识的人，如巫、史、卜、祝等，从贵族宫廷里流散到社会上成为自由民，传播他们的知识。当时生产逐渐发展，科学水平也逐渐提高，学术上百家争鸣，出现了许多学派。其中有一派叫“名家”。名家并不是语言学家，如邓析（B. C. 545—B. C. 501）讲的是“控名责实”，实际上是刑名之学，是法家的先驱。儒家所谈的“正名”，虽然汉朝经学家解释作“正百事之名”，但主要是指正名分，也是讲政治问题的。为什么研究“名”（语词）却要讲“刑名”、“名分”的问题呢？这跟先秦学者对“语词”的分类有关。荀子（约 B. C. 313—B. C. 238）按社会效用把语词分为四类：一，关于刑法的语词（刑名）；二，关于爵位官职的语词（爵名）；三，关于礼节仪式的语词（文名）；四，关于一般事物的语词（散名）。今天看来，前三类都是专业术语，第四类才是语言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可是在当时，名家、法家、儒家所谈的往往是前三类，所以从前人说，名家诸流大概导源于贵族宫廷里的礼官。到了战国时期，“名”的研究逐渐深入，如名和实的关系，语词的社会作用，语词分类，词与句的关系，方言和标准语等等问题，都接触到语言的性质、作用等一系列基本问题，所以中国古代的语言理论研究是跟名学研究同时发生的。后期墨家的著作《墨经》、《经说》，荀子的《正名》篇，都是名学的专著，但是讲了许多语言学问题。鲁人墨翟（约 B. C. 470—B. C. 380）著有《墨子》五十三篇，有自著，有弟子所记。其中《经》与《经说》有的学者（如洪诚）认为是墨子自著的。

关于“名”与“实”的关系，《墨子·经说上》说：“用来称说事物的是‘名’，所称说的事物是‘实’。”（“所以谓，名也；所谓，实也。”）墨家把“名”说做“所以谓”，把“实”说做“所谓”。1916年发表的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里谈到语言符号的性质，说语言符号是一种具有两个面的心理实体，一个面是“概念”，还有一个是“语音印象”。为了使人明确符号这个词并不是只指语音印象，还要指概念，可以用 signified 代替“概念”，用 signifier 代替“语音印象”，从而合成语言符号这个心理实体。令人感兴趣的是 signified 可以译成“所谓”，signifier 可以译成“所以谓”。就“所谓”和“所以谓”这一



组相对关系来说，比索绪尔早两千多年的东方的墨家学派已经说过了。不过墨家的“所谓”指“直接现实”，不指“概念”；“所以谓”指“语音形式”（《经学上》：“声出口，俱有名，若姓字俚”），不指“语音印象”，所以墨家的说法比索绪尔的说法少一个层次；也就是说，墨家不是从心理实体来谈语言符号的。不过索绪尔的说法似乎也是上有所承袭的。希腊的斯多葛学派（Stoikoi）曾经说过“形式”和“意义”这一组相对关系在语言里的区别就是 the signifier（所以谓）和 the signified（所谓）<sup>①</sup>。斯多葛派的“所谓”并不只是心理印象，跟索绪尔所说的并不是等值的，但是所用的术语却跟索绪尔惊人地相似。斯多葛派创始人是塞浦路斯岛的芝诺（Zeno，约 B.C. 336—B.C. 246），那么墨家的“所以谓”和“所谓”学说的提出比斯多葛派约早 100 年，但是更重要的还在于墨家在《经上》所提的“名、实、合、为”，是一组相关的概念，不只是谈论语言，更着重于谈论知识来源和知识检验的。《经说上》解释说：“所以谓，名也；所谓，实也；名实耦，合也；志行，为也。”墨家认为：“夫名，所以明正所不知……若以尺度不知长”（《经说下》）。这里说的是“名”的认知作用，比如已经认知一件东西的名称叫“树”，以后，人家说某处有“树”，虽然没到某处，也能理解某处的树，这叫“以所明证所不知”，就好比拿一把尺子去度量各种不知道的长度一样。名、实相符的情况就叫“合”。是否相符，还要用“为”去检验，“为”就是“实践”。可见中国古代是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来谈语言问题的。

名实之间的关系究竟是必然的还是社会约定的？这个问题，中国古代哲学家有不同的看法。战国中期的宋钘、尹文认为“物固有形，形固有名，名当谓之圣人”（《管子·心术上》）。就是说有个“物”就有个“形”，有个“形”就有个“名”，所以主张：“以形务名，督言正名”（同上）。战国末期的荀子则认为：“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名无固实，约之以命实，约定俗成谓之实名”（《荀子·正名》）。就是说：词跟所代表的事物这中间并没有固定的、必然的关系。社会上约定了管一件事物叫个什么，已成习惯，那就叫个什么了。但是某词表某事物成为习惯之后，人们就不能违反约定，违反了就会失义。一个语词不能说一定属于某个事物，“名无固实”，所以就不能说

<sup>①</sup> R. H. Robins, A Short History of Linguistics, London, 1976.

“物固有形，形固有名”。荀子不但正确地解决了“名”、“实”之间的关系问题，而且还指出了语词产生的社会因素。

荀子在《正名》里还讨论了语词的社会作用。他的意思是：“客观事物，形态纷纭，人们耳目心意各不相同，却能造成共同的了解，这就是名所起的作用；如果不同的事物名实错乱，贵贱不分，同异不别，这样，人们的意思就难于表达，社会事业就会发生困难和停顿。所以有才能的人把各种事物加以区别，创立各种语词来确指它们，朝上说可以指明贵贱（这是指刑名、爵名、文名），朝下说可以分别同异（这是指散名）。像这样，贵的和贱的既已确定，相同的和不同的既已分辨，人们的意思就没有表达上的阻碍，各种事业也就没有发展上的困难了。这就是人类社会要有语词的缘故啊。”（“异形离心交喻；异物名实〔玄〕互纽，贵贱不明，同异不别；如是，则志必有不喻之患，而事必有困废之祸。故知者为之分别，制名以指实；上以明贵贱，下以辨同异。贵贱明，同异别，如是，则志无不喻之患，事无困废之祸，此所为有名也。”）

语词之所以有集同别异的作用，是人类对客观世界认识的结果。比如“蜜”的味道和“饴”的味道应该归为一类，用语词“甘”来表示，这叫集同；“黄连”的味道跟“蜜”和“饴”的味道不同，应当另归一类，用语词“苦”来表示，这叫别异。集同别异实际就是一种分类工作。对分出来的类，不同的语言社会用不同语言中的词去表示，但分出来的类，大体是相对当的。荀子在《正名》里解释说，“根据什么来集同别异呢？根据‘天官’，即感觉器官。同为人类，其感觉器官对客观事物的感知作用必然相同，所以能比划摹拟，互相通晓，从而共同约定语词，以便于交流思想。凭眼睛可以感知各种东西的形状、颜色、纹理的不同；凭耳朵可以感知声音的高低、和谐不和谐的不同；凭嘴可以感知甘、苦、咸、淡、辣、酸各种味道的不同；凭鼻子可以感知香、臭、花草香、烂草臭、猪臊、狗腥、马羶、牛羶各种气味的不同；凭身体可以感知痛、痒、凉、热、滑、涩、轻、重不同；凭心可以对事物产生不

同的理解，对事物产生的原因有不同的看法<sup>①</sup>，从而产生高兴、愤怒、悲哀、快乐、喜爱、讨厌、贪图，并且心还具有‘理解力’（征知）。有理解力才能靠耳朵辨语音，靠眼睛辨物形，这就是共同约定词语的基础。可是心虽具有理解力，还必须有待于感觉器官跟客观物体接触，而且给他们分类，然后才能起作用。如果五官虽然与各类事物接触而心不能理解，或者心虽能理解却不能说出来，那么人家就要说这是‘无智力’了。”（“然则何缘而以同异？曰：缘天官。凡同类同情者，其天官之意物也同；故比方之疑似而通（公晬按：“比方”、“拟似”也就是墨子在《小取》里说的“以名举实”的“举”和《经上》说的“举，拟实也”的“拟实”），是所以共其约名以相期也。形体、色、理，以目异；声音清、浊、调、竽、奇声，以耳异；甘、苦、咸、淡、辛、酸、奇味，以口异；香、臭、芬、郁、腥、臊、[洒]漏、[酸]瘠、奇臭，以鼻异；疾、养、冷、热、[铍]铍、轻、重，以形体异；说、故、喜、怒、哀、乐、爱、恶、欲，以心异。心有征知。征知，则缘耳而知声可也，缘目而知形可也。然而征知必将待天官之当簿其类然后可也。五官簿之而不知，心征之而无说，则人莫不然谓之不知……”）

既然人类能凭感觉器官把客观事物分出类来，荀子在《正名》里接着说：“跟着就要给这些分出来的类命名，也就是构词，相同的事物用同一个词表示，不同的事物用不同的词表示。用一个名（即一个语素）构成，就能表明，就用一个名（比如：‘天’、‘地’、‘水’、‘火’）；用一个名不能表明，就用两个以上的名（这里的‘名’只是指音节，比如：‘蟋蟀’、‘蚍蜉’、‘般桓’、‘逍遥’、‘燕婉’、‘蒙戎’）。一个字构成的是单名，不止一个字的是复名。单名复名之间没有冲突的就用共名，这时候用了共名也不会有什么妨害（比如：‘马’是单名，‘白马’是复名，因为‘白马’也是‘马’，不是‘非马’，所以用了共名‘马’也没有妨害）。”（“然后随而名之：同则同之，异则异之；单足以喻则

<sup>①</sup> 关于“说、故”，兹取洪诚：《中国历代语言文字学文选》的说法。他说：“《墨子·经上》：说，所以明也。故，所得而后成也。又《小取》篇云：以说出故。《荀子》此文之‘说’、‘故’当与墨子同，惟词性稍变。说，意思是对事物的理解；故，是对事物原因的探求。说、故，是指人们对客观事物得到感性认识以后产生的理性认识。下面的喜怒等是指人们接触客观事物所发生的去舍之情。下文云：‘心微之而无说’，说故之说与之同。”



单，单不足以喻则兼；单与兼无所相避则共，虽共，不为害矣。”<sup>①</sup>

墨家在《经上》把“名”分为“达”、“类”、“私”三种，实际上是概念的外延分类，《经说上》作了解释，并且举了例子。给“达”举的例子是“物”。“物”概念包括所有的物，是最高的类概念，荀子在《正名》里称达名为“大共名”，说：“万物虽众，有时而欲遍举之，故谓之‘物’。‘物’也者，大共名也。”墨家给“类”举的例子是“马”。“马”是一般的类概念。荀子在《正名》里说：“有时而欲偏举之，故谓之‘鸟’、‘兽’。‘鸟’、‘兽’也者，大别名也。”看来墨家的“类”名并不等于荀子的“大别名”，因为“马”跟“鸟”、“兽”并不是同位概念。不过荀子说：“推而共之，共则有共，至于无共然后止”；“推而别之，别则有别，至于无别然后止”。可见共名之上还可以有一层层的共名，每一层共名之下就是别名；别名之下还可以有一层层的别名，每一层别名之上就是共名。“别”和“共”的分界点只不过是人类在对宇宙的认识体系中任意选择的观察点而已。荀子在“名”的分类问题上的进步意义就在于提出“共”和“别”的相对性。“别”的最下一层是“无别”，《墨经》称为“私”，举的例子是“臧”。臧是奴隶的私名，私名除去比喻的说法外，不能转化为“共”，所以《经说上》把私名解释为“是名也，止于是实也”。就是说不能有别的实跟它相共。

墨子和荀子所说的“辞”就是“句子”。《正名》篇里说：“语词是用来表达种种客观事物的；句子是把许多表达不同客观事物的语词组合起来说明一个完整的意思的。”（“名也者，所以[期累]示异实也；辞也者，兼异实之名以论一意也。”）但是他们谈论词和句都是为了研究“辩”的作用和方法。墨家在《小取》篇上说：“用语词来说出客观事物。用语句来表达心意，用论说来提出理由。”（“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举实”就是荀子所说的“期累实”，“抒意”就是荀子所说的“论一意”。“故”就是“根据”或“理由”。荀子也有“辩则尽故”的说法。荀子还说：“听见语词就能理解客观事物，这是使用语词的结果，组合语词而成文句，是排比语词的结果；使用和排比两方面都得当，就可以说是理解语词了。”（“名闻而实喻，名之用也；累而成文，

<sup>①</sup> 以上参看邢公畹：《语言论集》，第114—122页，商务印书馆，1983。（也可参看商务印书馆2000年出版的《邢公畹语言学论文集》3—13页。）

名之丽也；用丽俱得，谓之知名。”）关于语言的运用，荀子说：“选定正确语词，运用恰当语句，目的在于能表达意思。词和句是受意思役使的，只要能用来互相交际就行了。故意绕弯子就是邪说。语词能指明客观实际，语句能表达心里所想到的就行了。”（“彼正其名，当其辞，以务白其志意者也。彼名、辞也者，志义之使也，足以相通则舍之矣；苟之，奸也。故名足以指实，辞足以见极，则舍之矣。”）从这里可以看出先秦诸子对语言的分析大体都是为了应用。

周秦时代，汉语方言（非通语）和少数民族语言都称为“方言”。荀子认为语言也是一种风俗习惯。他说：“表示一般事物的语词，依照了中原夏族的传统习惯与普遍认可的说法，远方不同风俗的地方就藉夏族普遍认可的说法加以通译。”（“散名之加于万物者，则从诸夏之成俗曲期，远方异俗之乡，则因之而为通。”）所谓“诸夏”，其实包含了许多方言，比如齐语就是当时颇有势力的一种方言，《公羊传》的记载里就有齐国话，孟子也说：“楚国人想学齐国话，最好到齐国住几年”（见《孟子·滕文公》）。至于楚语，从《离骚》看，只不过是通语中夹杂了一些楚方言词，如“羌”，“些”之类。《左传》庄公四年：“楚武王荆尸，授师子焉。”扬雄《方言》：“戟，楚谓之子（今本作‘钅’）。”所以楚语实际上也是一种汉语方言（当然不包括楚地的兄弟民族语言）。关于越语，从汉·刘向《说苑·善说》所记的《越人歌》看，当为一种南方兄弟民族语言。从荀子的著作可以看出，他认为当时的风俗习惯南有楚、越，北有诸夏（见《儒效》），但诸夏中有“雅”（见《荣辱》），大概就是前文“成俗曲期”的所指了。这里反映了他对标准语、方言和民族语言的看法。

中国语言研究的萌芽时期最重要的就是文字创造和语言理论研究两件事。在文字创造方面，我们的祖先设计了语素文字；在语言理论研究方面，讨论了名与实的关系，语词的社会作用，语词的别异集同的能力，语词的分类和构词方式。词和句，方言和标准语等问题。其中名实关系、构词、析句等问题随着汉以后名学研究的衰微而衰微，但是周秦时代的结论在后来语文学研究上仍然是起作用的。比如《墨子·经说上》：“言也者，诸口能之，出名者也。言由名致也。”用现代的话说就是语音是语言的物质外壳。清朝戴震说：“训诂音声，相为表里”（见《六书音韵表》序），用的就是两千多年前先秦学者所指出的这条道理。

## 第二节 语文学时期

### 一、训诂学研究

造字之后的一段历史时期，所造的字以及字所组成的文辞，大体是跟自然语言相对应的。到了汉代，“语”和“文”渐渐分家。公孙宏（B. C. 200—B. C. 121）上书给汉武帝说：“臣谨按诏书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际，通古今之义，文章尔雅，训辞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浅闻，不能究宣，无以明布谕下。”（《史记·儒林列传》）这就是说，朝廷下达的公文，下面的官吏已经读不懂了。文辞多用古语，而由于语言的演变和社会的发展，古代文献上的记录，后代不能全部通晓。这就需要对古代文献做翻译和解释的工作。这种工作就叫“训诂”。比如《汉书·艺文志》上说：“《尚书》是古时候的宣言、号令，当时人是容易懂的。要是说出来大家听不懂，那么听话做事的人就不好办了。但是到了汉代就已经成为古语，古文家按《尔雅》（公晬按：此处应为出名）去读它，要通晓古今语才能读懂。”（“《书》者，古之号令。号令于众，其言不立具，则听受施行者弗晓；古文读应《尔雅》，故解古今语而可知也。”）战国时期，齐、鲁、三晋地区传习古代文献成为风气。鲁人叔孙通本为秦博士；降汉后，高祖又拜为博士。传说第一部训诂著作《尔雅》就是由他传授和补编的。汉朝有许多学者讲授古代经典，有的只作口头训诂，如汉初鲁人申培公的传授《诗经》；有的还为经典写了传注，如鲁人毛亨为《诗经》作《故训传》，以授赵人毛萇；济南伏生写了《尚书大传》等等。

读书必须先识字，周朝贵族子弟八岁入小学，学六甲六书等，所以中国很早就有教学童识字的课本，见于著录最早的一部是《史籀篇》，传说是周宣王的太史所作，现在已经亡佚。到秦及西汉，有李斯的《仓颉篇》，赵高的《爰历篇》，胡毋敬的《博学篇》等。汉代把上述三部书合起来仍称《仓颉篇》。《仓颉篇》里有不少字在汉宣帝（B. C. 73—B. C. 49）的时候一般人都认不得了，朝廷找到一位齐地的人来传授《仓颉篇》，教字音，讲字义，叫做“正读”。汉平帝（公元1—5）也曾经找到一百多能正读的人到宫廷里来讲说文字，《汉书·艺文志》记作



“徵天下通小学者”，可知“小学”这时指的是文字之学。隋唐以后，小学又细分为训诂、体势、音韵三科，则“小学”这个词已经含有“基础之学”的意思了。

《尔雅》是我国第一部训诂书，也可以说是最早的一部词典，初步成书大概是在战国时期，作者不止一个人。这部书辑录了大量的先秦语词，并且作出解释。现存的《尔雅》共分十九篇，“释亲”、“释宫”以下十六篇都是按事物把语词加以分类的；只是开头的“释诂”，“释言”，“释训”三篇内容比较复杂，除名词外，还有动词，形容词和副词。

《尔雅》是纂集古词义的专书，所纂集的是当时经师口口相传的说法，可以用来解释先秦的各种文献，所以在上古汉语词汇研究上是很有价值的。

“考通方国之语”（郭璞语）本来是《尔雅》作者的目的之一，但西汉扬雄（B. C. 53—A. D. 18）所作的《辘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又称《殊言》，汉末应劭时才简称为《方言》）却是第一部方言研究的专著。关于扬雄作《方言》的事见于应劭《风俗通义》和刘歆、扬雄往来的书信。扬雄的《答刘歆书》是一篇极重要的方言学史的资料，不但记录了他自己调查方言的经过，还证明了周代就已经设置调查方言的专职官吏，记录了大量资料。西汉末年，有一千多字的残篇和编撰条例为林闾翁孺、严君平所得，后来传给了扬雄，他就拿它做底本来写作《方言》。由此可知：第一，今本《方言》是调查所得的实录。他在调查的时候手里拿着笔在绢上做记录，回来理出次序，用铅粉笔录在木板上。值得注意的是研究对象是人民口中的活语言，所以《方言》里所用的文字有好些只起标音的作用。第二，《方言》中所记词语包括古方言，今方言和一般流行的普通语。凡说“某地语”或“某地某地之间语”的都是方言；说“某地某地之间通语”的是通行区较广的方言；说“通语”、“凡语”、“凡通语”、“通名”或“四方之通语”的都是普通语；此外，标目性词语和解释性词语当然也是普通语。扬雄说做“古今语”或“古雅之别语”的都是古代不同的方言，而且都有周代的记录作为依据。第三，扬雄《答刘歆书》中说：“常闻先代辘轩之使奏籍之书，皆藏于周秦之室；……”其中所说“辘轩”就是“轻车”，“辘轩之使”就是调查方言和民间歌谣的官，刘歆的信里称为“道人”（《左传·襄公十四年》所引《夏书》也称为“道人”。杜预注：“道人，行人之官也”）。

“奏籍之书”就是调查的记录。周朝很注意语言交际问题，针对各诸侯国的方言和非汉语的翻译都设有官职。管语言翻译的官叫“象胥”；乐师（都是盲人）和史官则兼管方言正音，由“大行人”来总管。周王朝有时召集象胥到宫廷里来教习语言，翻译辞令诰命，有时召集乐师和史官教习文字，正其读音（见《周礼·秋官·大行人》）。周室东迁，行人采风之类的事都废止了。不过从扬雄的《方言》里，我们可以看出一点线索，知道东周以前对方言，包括不同民族语言，都曾作过调查，有过记录。清朝江永在他所写的《音学辨微·引言》里说：“《周官》：‘象胥谕言语，协辞命；瞽史谕书名，听声音’，当有其书，今不存。”江永也是看出这个线索的。所以，我们今天可以说，不仅是汉语方言，兄弟民族语言的初步调查研究，周秦时代也已经开始。从研究者来说，他们感兴趣的原因是为了研究训诂。用扬雄的话说：严君平，林闾翁孺“深好训诂，犹见辘轳之使所奏言”。

前头说过，汉字是一种语素文字。东汉许慎所作《说文解字》是第一部汉字字形分类的书，是一部分分析汉语语素书写符号的制作法的书。六书之学，可能起源于周代。汉字除去几经省易的字以外，每个字的制作方式不出这六种。许慎依据的资料是成堆的孔壁简书、《史籀篇》的残篇，完整的《三仓》（这些书都有当时的师说）和一部分钟鼎文，可以说集西周至西汉文字学之大成。

《说文》创立了“部首”。作为意符的部首能在意义上把所统属的字排在一起，部首与部首之间的排列也是形体相似、意义相近的，目的在于用 540 部把 9353 个字统摄起来，不叫它杂乱无章，无从检索。《说文》跟《尔雅》不一样，不是关于概念分类的书。《尔雅》自“释亲”以下，一般都是以大类统小类，小类统私名的。

《说文》是汉代学者分析汉字结构的一部总结性著作，保存了大部分的先秦字体及汉代和汉以前的训诂成果，是研究古文字和古汉语必备的参考资料。如果没有《说文》，我们想认识秦汉篆书、商代的甲骨文以及商周的金文、战国的古文，就很困难了。

汉代末年，还有一部值得注意的语言研究的书，就是刘熙所著《释名》。《释名》跟《尔雅》一样，也是解释词义的书，不过收词范围比《尔雅》广些。

《释名》有两个特点：第一，作者声明所研究的对象是与“实”相

应的嘴里所说的“名”，不是写下来的“字”；第二，作者所用的研究方法叫“声训”，就是用音同或者音近的字来解释字义。用他在《释名·序》里的话说，就是：“夫名之于实，各有义类，百姓日称而不知其所以之意。”这其实就是战国中期宋钘、尹文等的“物固有形，形固有名”的理论。北齐颜之推在《颜氏家训·音辞》中说刘熹（熙）的《释名》是“譬况假借，以证字音”，说得很肤浅。王力用 etymology 的原始意义“真诠学”来解释刘熙的“声训法”是很有道理的。王力指出：“《释名》在声训上虽然有很大的缺点和错误，但是在中国语文学上仍然有它的参考价值。”<sup>①</sup> 因为第一，书中保存了许多有关名物、典章制度、风俗习惯的知识。第二，有些声训反映了语词的古义。第三，可以藉双声叠韵的关系来证明古音的系统。

## 二、音韵学研究

中国音韵学研究可以从汉朝末年算起，因为那时应劭、服虔等学者已经从民间双反语、切脚语中悟出可以利用声韵切合之理注字音，到魏·孙炎就著了用反切注音的专书——《尔雅音义》（已亡佚）。唐兰指出：“反语是由民间的双反演变来的。民间的反语，口调声韵，只有一个大概，不一定是很精密的。但是音韵学家的反语就不同了。”（见1948《论唐末以前韵学家所谓“轻重”和“清浊”》）现代汉语方言和壮傣语方言里仍然可以找到切脚语和双反语的现象，所以反切来自民间的说法是可信的。自宋·郑樵以后，不少学者主张反切之学来自西域。俞敏指出：“说梵文输入影响汉人的审音技能，随后反切就出现了，这个假设极近情理，可是始终没法儿证明。”<sup>②</sup> 王力指出：“利用双声叠韵的原理来作反切，乃是由汉末到注音字母以前的一种拼音方法，中间没有什么原则性的变更。”<sup>③</sup> 可见四声现象也早被注意，因为讲究韵就会讲究字调。四声的次第及其名称大约也出自民间。北齐·李季节《音韵决疑·序》所云“平上去入，出行闾里，沈约取以和声，律吕相合”（日本僧人遍照金刚：《文镜秘府论·四声论》引）可以为证。

① 王力：《中国语言学史》，第50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

② 俞敏：《等韵溯源》，见《音韵学研究》第一辑，中华书局，1984年。

③ 王力：《中国语言学史》，第62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



清代陈澧说：“盖有反语，则类聚之即成韵书，此自然之势也。”（《切韵考》卷六）相传三国魏李登《声类》和晋代吕静《韵集》出书之后，韵书就越出越多了。其中最有影响的是隋代陆法言编的《切韵》，书成于隋文帝仁寿元年（601）。原书以及它以前的韵书都已不存。唐代孙愐编的《唐韵》（已亡佚），宋代陈彭年等人编的《大宋重修广韵》都是用《切韵》做蓝本的。

现在的问题是《切韵》所代表的语音系统是什么时候、什么地方的语音系统。古今学者对这个问题的意见很分歧，大致有两派：一派认为它兼有古今（“今”指隋代）方国之音，如江永（《古韵标准·例言》）、王国维（《天宝韵英分部考》）、章太炎（《国故论衡·音理论》）；一派认为是一时一地之音，其中又有吴音说、长安音说、洛阳音说三种。王力指出：“《切韵》（及其后身《广韵》）无疑地是中国语言学的宝贵遗产。过去许多人把它当做一时一地的语音实录来研究，那是不善于利用材料。陆法言在序里说明是‘论南北是非，古今通塞’，我们就应当把它看成是兼包古今方国之音，而特别以古音为准的书。……这样，《切韵》所代表的语音系统比成书时代的语音系统更古，虽然不是一时一地之音，其所反映的语音情况仍有巨大的参考价值。我们可以拿它作为窥测上古语音的桥梁，清儒正是这样做了，而且取得巨大的成绩。我们又可以拿它来做调查方音的出发点，近年来我们正是这样做的。这并不是说，中国现代所有的汉语方音都是从‘切韵音系’演变而来的，更不是说都是从隋代的洛阳音或长安音发展来的，但是‘切韵音系’仍然与较早地离开中原的某些方言有其对应的规律。”<sup>①</sup>

### 三、等韵学研究

俞敏在《等韵溯源》<sup>②</sup>中指出：等韵是印度梵文悉昙的忠实仿制品。悉昙是梵文 Siddham 的对音。Siddham 是小学生刚识字的时候用的练音表，编制原则是把元音 a, ā, i, ī, u, ū……排好队，然后用辅音挨个儿拼。这样，第一章就是 ka, kā, ki, kī, ku, kū……kha, khā……第二章就是 kya, kyā, kyi……第三章就是 kra, krā, kri……

① 王力：《中国语言学史》，第70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

② 见《音韵学研究》第一辑，中华书局，1984。

一共是十二章或是十八章什么的。汉魏人译经，只是为了求佛理。经过晋、南北朝，总趋势仍是这样。到唐初，密教开始流行。密教非常重视咒语。念诵咒语不可错一个音，介绍和研究悉昙的热潮因此兴起。人们熟读悉昙，免不了要分析唐音，并且斟酌用哪一个唐字对哪一个梵音才妥帖，结果就造出了唐音表，即等韵图。这样，翻译密教经典，传授咒语就方便了。

郑樵《通志·七音略》说：“七音之作，起自西域，流入诸夏。”悉昙家也有把七音解释成七个发音部位的，但说法并不一致。不管怎样，等韵讲七音，说明从发音部位来分析语音是从悉昙得到启发的。

《切韵·序》上说：“俗广文路，自可清浊皆通；若赏知音，即须轻重有异。”这里说的轻重清浊，主要是讲韵母的。《韵镜》开始把清浊用来区别辅音的带音不带音，并且把每一组辅音上头分出清、次清、浊、次浊等类，显然是照抄悉昙的。其他如字母、撮、四等这些概念的建立也都跟悉昙有关系。

等韵在汉语音韵研究上起过很大的作用，当然可能有生搬硬套悉昙的地方。等韵最显著的作用有两个：一个是汉字虽不是拼音文字而等韵图却能用图解的方法从音系全局把汉字字音分析得非常细致；一个是韵图反映了古音（现存的早期韵图作于南宋之初或北宋后期）。

从韵书的出现到等韵图的出现，汉语音韵体系的模式就揭示出来了。

### 第三节 近代语言学时期

#### 一、近代音韵学研究的三大发展

从中国语文学研究进入中国语言学研究是以音韵学的上古音研究为突破口的。

语音在历史上有发展变化，这个观念古人是没有的。个别的字的读音古今不同，后汉人还知道（《诗·常棣》“烝也无戎”，孔传“烝，填”，郑笺：“古声填、寘置，尘同”，即“填”音“寘”，依古声又音，“尘”），南北朝以后的人就不大知道语音有古今之别了。他们用今音去读古代韵语时，遇到不和谐的地方，就认为原作者是用“叶

韵”法押韵的。他们认为一个字读什么音是千古不变的。他们也知道字音有方言的差别，但认为这种差别只是正误之别，从而想在五方各异的差别中找出一个合乎古反切的标准读音系统来，这其实就是《切韵》一系列韵书作者的理想。

一直到明朝的陈第（1541—1617）在他所著的书里才首次提出语音演变的正确观点。他说：“一郡之内，声有不同，系乎地者也；百年之中，语有递转，系乎时者也。……所贵，诵《诗》，读《书》，尚论其当世之音而已矣。”（《读〈诗〉拙言》）又说：“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亦势所必至。”（《毛诗古音考·自序》）后来清朝戴震（1723—1777）又发挥说：“士生三古后，时之相去千百年之久，视夫地之相隔千百里之远无以异，昔之妇孺闻而辄晓者，更经学大师相讲授而仍留疑义，则时为之也。”（《尔雅文字考·序》）陈第不但提出这个正确的观点，而且提出了“本证”（用《诗》韵自证）和“旁证”（用其他的书为证）的研究方法。清朝顾炎武（1613—1682）在所著《音论》里引述了陈第的观点，在《唐韵正》里还采用了他的资料，并且进一步拿《诗经》1900多个韵脚字跟《广韵》韵部比较，归纳上古韵部。后来江永（1681—1762）作《古韵标准》，不但引用了陈第的资料，而且采用了他的本证旁证方法。顾、江以后的学者继续工作，把研究上古音和中古音的科学建立起来，日趋精密完善。所以近代音韵学研究上的第一个发展就是从不变的标准音读的寻求到“音有转移”的观念的建立。

这个观念建立之后，在认识上仍然有从浅到深的变化。提出这个观念的陈第说：“宛转以审其音，参错以谐其韵，无非欲便于歌咏，可长言嗟叹而已矣。”（《毛诗古音考·自序》）他只是想做到诵读上的复古。这个意图，后来顾炎武说得很清楚：“天之未丧斯文，必有圣人复起，举今日之音而还之淳古者。”（《音学五书·叙》）这种看法是违反历史发展方向的。后来江永批评他说：“愚谓此说亦大难，古人之音虽或存方音之中，然今音通行既久，岂能以一隅者概之天下？譬犹窑器既兴，则不宜于笱豆；壶斟既便，则不家于尊罍。今之孜孜考古者，亦第告之曰：‘古人本用笱豆尊罍，非若今日之窑器壶斟’耳。又示之曰：‘古人之笱豆尊罍之制度本如此，后之摹仿为之者，或失其真’耳。若废今人之所日用者，而强易以古人之器，天下其谁从之？……顾氏《音学五书》与愚之《古韵标准》皆考古存古之书，非能使之复古也。”（《古韵



标准·例言》)这个批评是正确的。但是“考古、存古”也还不是最后的目的。“考古、存古”第一是为了了解中国的许多语言之间的关系,有文化发展史研究上的要求;第二是为了了解人类语言的本质,有信息学之类的科研上的要求。当然,这些看法是在现代科学发展以后,是在中国语言研究在国际学术界互相交流以后才产生的。

近代音韵学研究上的第二个发展就是从字音的音类分析到音值(音素)的推求。从古代韵书的韵类的区分到等韵图的绘制,其成就都是在字音分类的基础上提出体系,但是对于构成字音的“类”的“素”(音素)却并没有认识。这个关键就在文字体制上——汉字不是拼音文字。

不认识构成字音的“类”的“素”,不是说古人只能别“类”,不能读“音”;因为从反切注音到等韵列图,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读出字音来。问题在于汉字不是音素文字,从而在音韵分析上就出现这样的情况:反切上下字,特别是韵图,可以把每个字的声母、介音、元音、韵尾的“类”区别开来;等韵学家也可以口调字音;但是他们不能把每个字的声母、介音、元音、韵尾的“素”(或者说“值”)表示出来,描写清楚。戴震分周秦古韵为九类二十五部,并用影纽字做标目,比如用“阿”标歌韵,用“乌”标鱼韵,用“巫”标铎韵,用“膺”标蒸韵等等,看来戴氏是希望能说出“素”,比前人进了一大步,但是这些字毕竟不能作为科学的标音符号。因为第一,许多字不止一个“素”,如“巫”,“膺”等;第二,读法上有方言差别;第三,没有“约定性”。把某一时代的字音的“类”找出来的工作,清代学者做出了很大成绩,至于推求和描写这些“类”的值的工作,是在五四运动之后,中国语言学受了西欧汉学家(如高本汉、马伯乐等)的影响之后才开始的。

近代音韵学研究上的第三个发展就是从文字的读音的研究到语言的音的研究。韵书和韵图所分析的都是文字的读音。汉以后兴起的作为经学附庸的“小学”实际就是文字之学。文字只是语言的书写符号,而从汉朝起将近两千年的中国语言学研究都是不拿活的语言做研究的出发点,而拿文字和书面语做研究的出发点的。五四运动以后,中国语言学者逐渐把研究的出发点转移到活的语言上来(即使对文字和书面语进行研究,也是作为活的语言的记录来研究的)。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这个变化也是受到欧洲语言学影响的结果。研究的出发点的改变意味着语言观的改变和研究方法的改变。例如,必须建立语言学的“方言”概念

(不同于扬雄的“方言”内涵)和语族、语系的概念。研究中古音不能只从书面记录出发,首先要从活的方言的调查出发等等。

近代音韵学研究的三大发展中,第一个发展是明朝语言学者初步完成的,第二个发展是经过清朝语言学者的摸索,由现代语言学者完成的,第三个发展是由现代语言学者完成的。这三大发展促使中国语文学研究改变为现代语言学研究。

## 二、汉语语法学研究

先秦学者虽然谈过构词方式、词和句等问题,但谈得很简单,后来没有再谈“语法”问题的(孔颖达《左传·昭公二十年》疏中提到“语法”,但含义不同)。一直到宋朝,人们把字分成虚实两类,元朝刘鉴又区分出动字和静字。这些可以算是汉语语法研究的萌芽。清末马建忠(1845—1900)著《文通》,是第一部分析汉语语法的书,不论是在科学意义上,还是在有助于古汉语阅读的实用意义上,这部书在当时都能使人耳目一新。他小学的底子好,把前代萌芽状态的零星语法概念加以条理化;他又通拉丁语和法语,拿西洋语言跟汉语比较,从中得到语法分析上的启发。马氏开创中国语法学的功劳很大。

不少人批评《文通》,说它完全照搬了西洋语法,这种批评不全面。《文通》的主要缺点在于违反了中国语言研究三大发展上的趋向。马氏在《文通·序》里说到字的形和音是易变的,这是对的;但是他说“集字成句”,“要有一成之律贯乎其中;历千古而无或少变”,这是不对的。比起语音和词汇来,语法虽然变得慢一些,并不是不变。千古不变的语法规律是不存在的,正如千古不变的“标准音读”之不存在一样。马氏从他的观点出发,作为分析对象的语言材料“《四书》、《三传》、《史》、《汉》、韩文,为历代文词升降之宗,兼及诸子、《语》、《策》”。马氏以及各代的古文家认为这是不变的“古典汉语”<sup>①</sup>。他的这种错误认识,跟欧洲古代人看待拉丁文,印度和中国古代的和尚们看待梵文和声明一样,都是“历千劫而常住”的。这是人类对语言文字在认识过程上带普遍性的错误。那么,马氏当然不可能从“古典书面语”的研究转变为活的语言研究上去,虽然清朝末年已经有人在提倡白话文了。

<sup>①</sup> 实际上,所谓“古文”(文言文)也受时代影响,历代有所不同。

我国从周秦时代就开始了名学的研究。名学主要是讨论逻辑学、哲学的，语言学的一些基本理论也因名学的研究而提出。这些语言理论方面的宝贵遗产，不但不为外人所知，连现代中国语言研究者也很少提到。不过先秦名家谈论语言问题有个特点，他们一般是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来谈论，比如墨家《经上》所提出的“名、实、合、为”一组相关的概念；这是跟中国的传统文化重知识的社会实践性的精神相一致的。而具有古希腊传统的西方文化则重“知识的智慧性”，所以近百年来终于使语言研究形成独立的语言科学。但在中国不是这样的，洪诚说得好：“汉以后名学衰微，语言学向实际运用方面发展，文字、训诂、声音之学兴起。像墨翟、荀卿提出的理论问题，一唱之后，赓和无人；精义微言，光沈响绝。”<sup>①</sup>这是因为春秋战国正是历史转折时期，百家争鸣，群星灿烂。而“秦汉之际，结束了战国纷争，开创了大一统的封建王朝，奠定了此后两千年的政治格局”。<sup>②</sup>表现在语言研究上就造成了语文学独霸的天下。一直到明朝以古音学为突破口，清朝学者继续在音韵、训诂、文字形体等方面建立了科学的研究方法，从而从五四运动前后起，有条件以欧洲语言学为强烈外因而演化为今天的中国语言学。但由于中国境内各种语言的历史至今不够明确，语言的对比研究不够，发生学上的关系也不清楚，因而至今提不出新的语言理论来。预期在今后的汉藏语系语言深入的调查研究中会对人类语言的本质有更深入的理解，从而提出新的语言论。

---

① 洪诚：《略论中国古代语言学与名学的关系》，载《训诂研究》第一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

② 任继愈：《人才问题杂议》，载《群言》，1986，12。



## 第三章 汉族和其他汉藏系语族 人民的史前关系

### 第一节 考古学、体质人类学与 汉藏系语言史研究

#### 一、解决汉藏系语言史上的问题可以从考古学 和体质人类学的研究成果上得到启发

我国是汉藏系语言的结集点。没有一种比较确切的证据足以说明汉族以及国境内的藏缅、壮侗、苗瑶诸语族的人民是从国外某一处或某几处迁入的。我国各地史前文化遗址不断发现，源流久远，层次相承。这些史前文化的创造者必然有他们的语言，这些语言又必然有演化继承的线索，尽管有些已经消亡，但现在说的汉藏系的语言必然在演化中从远古一直说到今天。这就决定了汉藏系语言史的研究必须从考古学和体质人类学的研究成果上获得启发。

一般认为，猿人掌握了两个征服自然界的武器：一个是石器，一个是火。应该说，还有一个重要的武器，那就是语言。那么出现于四五十万年前北京周口店山洞里的“中国猿人”当然是有他们的语言的，而且这种语言已经使用一百多万年了<sup>①</sup>。

---

<sup>①</sup> 170万年前的山西芮城西候度人，100万年前的陕西蓝田人和芮城裸裸（kē）河村人，也都有自己的语言，而且从文化源流上看，裸河文化从西候度文化和蓝田文化发展而来，而北京人的文化又跟裸河文化有密切关系；从体质上看，蓝田人下颌骨和北京人相一致，所以，他们所说的跟北京中国猿人所说的可能是同一种语言。

“中国猿人”的活动大约延续了二三十万年之久，后来，由于人口增多和自然条件的变化，有的虽然仍旧坚持在原地区流动，有的则转徙他方。这样，一直到“古人”阶段，其“群体”愈多，足迹也愈远。在中国境内，今天发现的“古人”骨骼化石，如北方有山西襄汾的丁村人，阳高的许家窑人，内蒙古伊克昭盟的河套人，南方有湖北的长阳人，广东韶关的马坝人等等（据研究，丁村人和许家窑人确属北京人后裔）。这时，由于还没有定居，不同的群走不同的路，在语言方面，即使“母语”是共同的，后来也逐渐发生不同的因素，这样一直到“新人”阶段。

中国大陆是蒙古人种主要发祥地的一部分。新人阶段（相当于考古学分期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在体质上虽然原始性质已接近消失，但也还没有分化出定型的人种来。比如，继中国猿人之后，在华北地区活动的山顶洞人的体质也只是具有较清晰的蒙古人种性质而已，活动在四川地区的资阳人<sup>①</sup>、广西地区的柳江人也都具有原始蒙古人种性质。据研究，山顶洞人的某些特征比较接近蒙古人种的北方类型和美洲类型，柳江人的一些特征却比较接近蒙古人种的南亚类型。这就是说，在已经发现的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居民遗骸上有人种上明显的继承关系，而旧石器晚期的“形成中的蒙古人种”类型中就已经存在某些南北异形现象，这样发展成为体质上更接近现代原住居民的新石器时代各地方类型。这种演化基本上是在同一人种主干、同一水平上发生和发展的。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西方人种在构成中国新石器时代居民的成分中起过什么作用。中国新石器文化就是在这样相对单纯的人种学基础上产生的，它对此后中国远古文明持久稳定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sup>②</sup>

用与山顶洞人共生的动物化石测得的放射性碳素年代为距今约19000年（过去估计为10万年左右）。要想探索我国现代各民族的种源

<sup>①</sup> 资阳人头骨化石是近七年多以来所发现的比较完整的人类头骨化石，更重要的是过去在中国发现的人类化石，如中国猿人、河套人、山顶洞人等都在北方，而资阳人则在四川，可是资阳人头骨与山顶洞人和中国猿人都有某些相似的性质，三者可能具有一定关系。因此，资阳人头骨化石的发现对研究中国人类起源和中国旧石器时代人类分布问题都提供了新资料。（见裴文中、吴汝康《资阳人》，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所甲种专刊第一号，1957。）

<sup>②</sup> 潘其凤、韩康信：《我国新石器时代居民种系分布研究》，载《考古与文物》，1980，2。

历史，对我国新石器时代的人类遗骸及其文化进行研究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 二、《中国新石器时代遗址分布图》和 《中国语言区域图》

有两幅地图：一幅是尹达 1963 年所写《新石器时代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一文所附的《中国新石器时代遗址分布图》，一幅是丁文江、翁文灏、曾世英 1936 年所编《中国分省新图》（申报馆发行）中的《中国语言区域图》。前一幅图当然无法登记最近二十多年来所发现的遗址及其分析研究，后一幅图既粗略，又古老。两幅地图所反映的时间，前一幅是一万年前，后一幅是现代，相距很远；两幅地图所反映的内容，前一幅是史前文化，后一幅是现代语言，性质也不同。尽管这样，拿两幅地图仔细对比着读，仍然可以看出两幅图上隐隐约约地存在着可以互相叠合的区域分界线。

最北边的细石器文化，包括红山文化和东北地区原始文化在内，广泛分布于我国东北、内蒙古和新疆一带。这个区域的东头是满—通古斯语族，中间是蒙古语族，西头进入突厥语族区域。细石器工艺，据研究跟中原古文化有关<sup>①</sup>。令人惊异的是最近在辽宁西部山区发现了 5000 多年前的大型祭坛、女神庙和积石冢群址。根据出土文物推断，当时这里曾有一个具有国家雏形的原始文明社会。这个重大发现使中华文明史提前 1000 多年，夏代以前的三皇五帝等传说可以找到实物根据。苏秉琦指出：考古学的认识过去曾有偏差，过分夸大中原古文化，贬低了北方古文化。他说：“现在看来，把黄河中游称作中华民族的摇篮并不确切。如果把它称作在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起到最重要的凝聚作用的一个熔炉，可能更符合历史的真实。”他还说：“看来，距今四千年前后，是辽西地区社会发展、文明昌盛的时期。它的文明特征是：村落密集，分布在河谷地带，几乎都有防御设施，由一串土城堡聚落成有机的群体，可以理解为‘原始长城’。由此，也可以对秦长城性质得出新的认识，

<sup>①</sup> 安志敏：《海拉尔的中石器遗存——兼论细石器的起源和传统》，载《考古学报》，1987，3。



即秦始皇修长城，除了防御外，也有农牧区分界的作用，长城内是农区，长城外是牧区。长城也不应理解为秦国的北疆。”<sup>①</sup> 这些遗址在红山文化的中心地带。看来中国古文化的发生并不是只从一个中心向外扩展，而是由三四个文化区融合起来的，比如有由红山文化、河套文化组成的北方古文化区（特别要说一句的是牛河梁遗址出土的一尊基本完整的女神头像可以看出是典型的蒙古利亚人种，与现代华北人的脸型近似），有黄河流域文化区（包含龙山、二里、齐家、大汶口等文化），有长江流域文化区（包含屈家岭、良渚等文化），还有珠江流域文化区。各区域的古文化相互渗透、融合，最后形成秦始皇统一大帝国和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传统。

北方古文化区的南边有仰韶文化，包括它西头后起的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仰韶文化的东头是龙山文化，一直延伸到渤海和黄海之滨。龙山文化西边一部分跟仰韶文化叠合。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两个区域连起来大致相当于今天声调简单的汉语方言区的北方话区。在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北边边线上大体是后代长城的走向。龙山文化的南边是东南地区原始文化，一直达到海南岛和台湾省，还包括北头的良渚文化和青莲岗文化。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区域有壮侗语族的壮语、侗语、水语、毛南语、仫佬语，苗瑶语族的苗语和瑶语，以及海南省的属于壮侗语族的黎语和台湾省的属于南岛语系印度尼西亚语族的高山语。汉语则有江淮方言、徽州话、客家话、吴语、赣语、湘语、闽语、粤语。

### 三、云南和西藏的新石器遗址

其他地区的新石器文化，遗址图上不再标出分布区域。例如“西南地域原始文化”只标出贵州的一个遗址、云南的四个遗址。实际上，云南新石器文化遗址，截至1977年就已经有勐腊、景洪、孟连、云县、腾冲、昆阳、晋宁、安宁、昆明、禄丰、弥渡、大理、下关、宾川、大姚、元谋、鲁甸、昭通、大关、永胜、洱源、剑川、宁蒗、维西、福贡等25处；另外，元谋还发现不与陶器共生的细石器<sup>②</sup>。西藏地区只标出黑河细石器遗址一处。实际上，北部的申札、双湖和南部的聂拉木也

<sup>①</sup> 苏秉琦：《中华文明的新曙光》，1986年8月4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sup>②</sup> 云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云南各族古代史略》，云南人民出版社，1977。

都发现不与陶器共生的细石器；南部的林芝、墨脱等地都发现以磨制石器和陶器为代表的晚期新石器遗存；东部的昌都、卡若发现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其中除细石器外，还有磨制石器、骨器跟陶器共存；值得注意的是还有一件宽带三角折线纹彩陶罐，是新石器晚期遗存。——这说明西藏自治区跟祖国其他地区一样，有新石器文化分布，而且跟中原地区有不可分割的文化联系<sup>①</sup>。可见我国先民从远古起就已经在这一地区生活。他们所说的语言演变为今天的藏语。

#### 四、藏缅语族人民的迁徙路线

西藏自治区是藏族的主要聚居区，此外，藏族还分布于甘肃、青海、四川、云南等省的部分地区。从现代藏族体质特征看，藏族属蒙古人种；从语言特点看，藏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在本质上，从一种原始语，比如原始汉藏语，如何逐渐分化出藏语的过程：两者现在还说不清楚。但是有一个与后世藏族有关的古种族在远古从华北平原向西南逐步迁徙，沿甘肃、青海、四川而入西藏，还有一部分顺川康之间的横断山脉而入云南。在漫长的迁徙过程中，他们的语言发展成为藏缅语族，似乎是可以这么说的。

俞敏认为<sup>②</sup>：炎帝神农氏，姜姓。炎帝跟黄帝是两个部族的代表，这两个部族是从一个母系氏族分出来的。炎帝从现在的陕西省岐山县西北兴旺起来，顺着渭河、黄河南岩向东移民，先后到了河南与山东。黄帝部族从现在的宁夏自治区兴旺起来，后来也顺着渭水到黄河，再顺着黄河北岸向东移民，在现在的河北省北部跟蚩尤打了一仗，胜了，诸侯遂尊为天子。后来以姜、姬为骨干，吸收了许多别的部族，形成统一的华夏族。但是姜部族留在西北没有朝这个方向迁移的就叫“羌”，仍然过着游牧生活。《广韵》引《说文》云：“羌，西戎牧羊人也。”其实“姜”、“羌”两个名字是同一个字的两个方言不同的说法。到唐朝，羌人组成吐蕃王国。那么，上一段文章里所说的“有一个与后世藏族有关的古种族”，这个古种族就可以称为“原始羌·华夏族”。

<sup>①</sup> 安志敏：《三十年来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载《考古》1979. 5；又安志敏：《中国新石器时代论集》，文物出版社，1982。

<sup>②</sup> 俞敏：《汉藏两族人和话同源探索》，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0，1。

## 五、云南民族及其语言的情况

我国少数民族目前已经识别并确定民族成分的有 50 多个，其中居住在或部分居住在云南的就有 21 个。云南大概是全国民族成分最复杂的省。云南东与贵州、广西相接，北与四川、西藏相接。云南居民民族成分最复杂这一现象，对研究我国史前民族迁移的走向问题是很有关系的。我们从语言系属上来看一看云南的民族：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的有彝、哈尼、纳西、傈僳、拉祜、白、藏、景颇、怒、独龙、阿昌、普米；属壮侗语族的有壮、傣；属苗瑶语族的有苗、瑶；属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的有佤、德昂、布朗。另外，云南蒙古族已经说彝语，回族已经说汉语。21 个民族中，我们已知藏、回、普米、蒙古、苗、瑶等族进入云南的时间比较晚，其余都是云南境内的早期居民。新石器时代遗址大多数也就在彝族的居住区，其次就在傣族的居住区，再其次就在傈僳族、纳西族、怒族和白族的居住区。尽管遗址的古居民不一定在种族渊源上与现在的居民有关，但是从一部分地名看，就可以知道现代居民从很早的时代起就已经住在这里了，比如勐腊、景洪、孟连，这些地名都是傣语。

## 六、壮侗、苗瑶语族人民的迁徙路线

壮侗语族语言的分布情况是：在云南北西端的德宏傣语与南端怒江、澜沧江、元江下游的傣语连成一片，并远出国境；东端壮语又与广西壮语、贵州南部布依语相接；而贵州东南的侗语又与湖南南部、广西北部的侗语相接；广西壮语又与海南岛黎语隐隐相连。其语言演化情况以及史前民族迁移之迹，是值得注意的。

苗族约在明朝初年从贵州迁入云南，现在分布于云南东部自北而南地带；瑶族约在元朝从广西迁入云南，现在分布于云南东南一带；两族并远出国境。而在唐宋时代，苗族分布于湘西至贵州境内，瑶族则分布于湘西南与广东、广西境内。

苗瑶语与汉语的关系，严学窘教授曾有论述<sup>①</sup>。

看来壮侗、苗瑶各族迁移的走向，自北而南，再自东而西的痕迹是

<sup>①</sup> 严学窘：《苗瑶汉语关系词的层次》，第 16 届国际汉藏语言学会议论文，1983 年。



比较清楚的。

藏族中的一部分沿横断山脉入云南约在唐代，其自北而南的走向，也是比较清楚的，但其他藏缅语族人民的入滇时间当早于唐代。

## 第二节 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河姆渡文化及其居民

### 一、仰韶文化及其居民体质

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和河北武安磁山遗址所代表的文化可能是仰韶文化的先驱，原新石器时代的早期遗存。裴李岗文化和磁山文化的年代都在公元前 5000 年左右<sup>①</sup>。仰韶文化是黄河流域分布最广，延续时间有两千多年的新石器时代遗存。其分布以黄土高原为中心，遍及陕西、山西、河南、河北，以及甘肃东部和湖北西部。仰韶文化时期的农业经济已经相当发达，除粟类作物外，还种植蔬菜。定居生活比较稳固，已经形成大规模的聚落。大的聚落遗址竟达到好几十万平方米。房屋建筑一般仍为半地穴式，但也有平地建筑的方形房子，根据柱洞分布情况可以推断是“人”字顶两檐式平房，可见具有我国民族风格的平房建筑这时已经出现（如西安半坡遗址）。

关于仰韶文化居民的体质，人类学家采集了陕西渭河流域如宝鸡北首岭，西安半坡、华县元君庙，华阴横阵四个遗址氏族公墓出土的人骨，把它们分作四组进行过研究<sup>②</sup>，认为在种系特征上，他们跟现代蒙古人种的东亚和南亚支系比较接近，而且接近南亚支系的程度还要高一点，跟新石器时代的南亚类型也比较接近。四组之间无论在形态比较上还是统计分析上都反映了这四组仰韶遗址居民都属于相同的体质类型。

总之，在公元前四五千年左右，生活在渭河流域的人们具有中、高颅，中等面高和面宽，偏低的眶形和较阔的鼻，中等身高等特征，依文

<sup>①</sup> 安志敏：《裴李岗、磁山和仰韶》，载《考古》1979，4。

<sup>②</sup> 潘其凤、韩康信：《我国新石器时代居民种系分布研究》，载《考古与文物》，1980，2。

化性质称为仰韶人的，大概就是古史传说中的“华夏”集团的居民<sup>①</sup>。

## 二、大汶口文化及其居民体质

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分布于山东和苏北，并且延伸到安徽北部、河南东部和辽东半岛一带，大体也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发展。大汶口文化具有本身特点，可能是山东龙山文化（即典型龙山文化）的先驱；而分布于淮河流域与山东南部的青莲岗文化似乎又是大汶口文化的先驱。但是早期的大汶口文化却受到仰韶文化的浓厚影响，其晚期深入河南中部地区。值得注意的是大汶口文化居民的体质问题。人类学者曾就山东宁阳大汶口、曲阜西夏侯和江苏邳县大墩子三个遗址墓葬人骨提出研究报告。有人认为：“大汶口组的体型基本上属于蒙古人种。在亚细亚人种支系中与玻里尼西亚人种组群较为接近。与蒙古人种新石器各组相比，玻里尼西亚人在人类学分类中属于蒙古人种，但与赤道人种混合”<sup>②</sup>。并且认为：“西夏侯组的种族类型与大汶口组基本一致，均属蒙古大人种中的玻里尼西亚类型”<sup>③</sup>。有人认为：这个结论没有考虑形态上的比较，因此不同意把大汶口新石器时代居民归入玻里尼西亚人种，根据对大汶口文化居民头骨的形态比较和种系亲疏关系的生物统计分析，证明大汶口文化居民和仰韶文化居民在体质上的联系比和现代玻里尼西亚组群之间的联系要密切得多；而且玻里尼西亚人颅骨上有代表性形态，在大汶口文化居民颅骨上无此表现；而大汶口与仰韶组群之间，在颅骨形态特征方面却有许多一致的地方<sup>④</sup>。这个结论可能是合乎实际的<sup>⑤</sup>。

潘其凤、韩康信说：“虽然中石器时代的证据比较薄弱，但在新石器时代居民的遗骸上仍然可以观察到新、旧石器时代居民之间的体质人类学上的承袭关系。例如中原新石器时代居民一般具有较阔的鼻型，不高的面和明显的齿槽突颌等，跟现代南亚人种或赤道人种有比较相近的性状。但是如果说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出现两个人种主干的混血，那是

① 潘其凤 韩康信：《我国新石器时代居民种系分布研究》载《考古与文物》，1980，2。

② 颜鬯：《大汶口新石器时代人骨的研究报告》，载《考古学报》1972，1。

③ 颜鬯：《西夏侯新石器时代人骨的研究报告》，载《考古学报》1973，2。

④ 潘其凤、韩康信：《我国新石器时代居民种系分布研究》，载《考古与文化》，1980，2。

⑤ 王世民：《1980年的中国考古研究》，载《考古》1981，3。

没有根据的；要说中原新石器时代居民是由南方向北方迁移来的，也同样是没有根据的。可能的情况是中国新石器时代人类的这些特征组合是旧石器晚期人类同类性状的继承。”<sup>①</sup>

在大汶口文化居民中（距今约 6500 年），有一种拔牙风俗。据研究，这种风俗发生以后，可能沿黄河、长江之间向西南方向传播到江汉地区的屈家岭文化居民中，并一直保留到今天的云南、贵州、四川的一些少数民族中；向南则传到史前江南居民，经浙江、福建、广东沿海地区传到珠江流域，可能在不晚于早商时期由大陆沿海传到台湾的史前居民<sup>②</sup>。

从前唐兰曾经提出大汶口文化是东夷集团的少昊文化遗存（唐兰《中国有六千多年的文明史——论大汶口文化是少昊文化》见《〈大公报〉在港复刊三十周年纪念论文集》）。后来潘其凤、韩康信在分析大汶口文化居民的种系问题时也提出类似的结论：“在黄河下游今鲁南苏北地区的居民，有更高的颅，较高的面高和较阔的面，身材可能比仰韶人略高，并伴有头部人工变形及拔牙风俗。依文化性质称为‘大汶口人’，他们大概和传说中的‘东夷’集团有关”<sup>③</sup>。仰韶人和大汶口人这两类新石器居民的文化性质和风俗习惯虽有差别，但是他们在体质上可能属于同一种系的两个不同的古代“族群”。因为较晚的庙底沟二期文化居民的体质跟这两个族群都有较接近的关系（潘、韩上引文）。

### 三、古东夷集团、古僚族和仡佬族的拔牙风俗

古代文献上所记载的拔牙风俗都限于华南地区，特别集中在西南地区的僚族和仡佬族<sup>④</sup>。仡佬族现在居住于贵州遵义、仁怀、清镇、平坝等县以及广西隆林等县。经研究，仡佬语应属壮侗语族<sup>⑤</sup>。《云南各族古代史略》引天启《滇志》（卷 30）：“土僚，其属自蜀、黔、西粤之交流入滇，亦处处有之。”并加按语说：“《后汉书》、《华阳国志·南中志》已载夜郎地区有‘土僚’，《魏志》卷 100《僚传》载东晋时僚自牂牁北

① 潘其凤、韩康信：《我国新石器时代居民种系分布研究》载《考古与文物》，1980，2。

② 韩康信、潘其凤：《我国拔牙风俗的源流及其意义》，见《考古》1981，1。

③ 潘其凤、韩康信：《我国新石器时代居民种系分布研究》载《考古与文物》，1980，2。

④ 韩康信、潘其凤：《我国拔牙风俗的源流及其意义》载《考古》，1981，2。

⑤ 贺嘉善：《仡佬语的系属问题》，载《民族语文》，1982，5。



入蜀，蜀中始有僚人。元代叙州南、乌蒙北一带土僚有打牙之俗。”又一按语云：“李京《云南志略》说‘土僚蛮叙州南、乌蒙北皆是。’《马可波罗游记》称之为‘秃落蛮’。近代‘土老’即‘土佬’，又称‘仡佬’，在文山的自称‘布佬’，在红河州的自称‘傣门’，在金平、元阳的自称‘傣德’。广南、富宁二县的土族亦称‘土佬’。此外，富宁有自称‘隆安’，富宁、马关、广南等县有自称‘布雄’（他称‘黑衣族’）等壮族支系。”又一按语云：“《新唐书·南蛮传》所称‘西原蛮’即今广西左右两江流域至云南富宁、广南一带的壮族。本传又称西原蛮为僚。”从这里不但可以看出僚族跟仡佬族的关系，还可以看出僚族跟壮族、傣族的关系。

拔牙风俗在新石器时代的黄河下游、长江中下游和珠江下游的古居民中，包括大汶口、屈家岭、马家浜、良渚等文化居民中和华南印纹陶文化居民中都曾有过的广泛流传<sup>①</sup>。要是把历史文献上的记载接上去看，则还要从广西延伸到贵州，再延伸到云南。有拔牙风俗的人民的这种地理分布上所显示的“走向”，刚好是壮侗语族人民在分布上所显示的“走向”。而大汶口早期文化居民大概就是历史上的东夷集团。那么我们似乎有理由推想，历史上的东夷集团的语言就是后来逐渐演变为壮侗语族的一种语言。

#### 四、壮侗语和印度尼西亚语之间的关系

前头说过，拔牙风俗“可能在不晚于早商时期由大陆沿海传到台湾的史前居民”，台湾省的最早居民是高山族，他们的语言现在属于南岛语系印度尼西亚语族，在语言学界，有人找出壮侗语和印度尼西亚语之间的发生学上的关系<sup>②</sup>。这是值得注意的。

#### 五、河姆渡新石器时代居民的体质

浙江余姚河姆渡是华东地区较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年代约在 B. C. 5000 年左右。人类学者从遗址第三层的两具完整的头骨观察，除具

① 韩康信、潘其凤：《我国拔牙风俗的源流及其意义》，载《考古》，1981，2。

② Paul K. Benedict, 1975 : Austro - Thai Language and Culture, with a glossary of Roots, HRAF Press.

有一般蒙古人种的形态外，似乎还兼有某些与现代赤道人种相似的性质：长头、低面、宽而平的鼻骨等特征很明显，没有发现拔牙的痕迹。河姆渡人很可能代表了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居民，而有别于中原的古代种族。时代很晚的广东佛山河宕、福建闽侯县石山、广东增城金兰寺这些滨海地区的新石器时代居民跟河姆渡人可能更为接近，但是这三处遗骸上都有拔牙风俗的痕迹。广西桂林甑皮岩的新石器时代居民遗骸与半坡组非常接近，而与上述河宕、县石山、金兰寺等组较疏远。但甑皮岩组的偏低的颅高、低面，特别是很大的头骨水平矢径和长颅形特点，则与黄河流域的仰韶人、大汶口人不一致，在颅形上倒很可能跟华南的长颅类型比较接近。传说中的苗蛮集团大概跟这种长颅形有关<sup>①</sup>。

上古居住在南方的人都被称为“蛮”族<sup>②</sup>。其实“蛮”是上古苗瑶族的自称—m lwan (平)，其义为“人”<sup>③</sup>。汉语“蛮”字的上古音为 \*mran (平) > m (w) an (平)，但“蛮”字从“邠”声，上古音可以拟为 \*mlan (平)。如果汉语和苗瑶语两方面的拟音都近似实际的话，那么汉语和苗瑶语的发生学上的关系也可以得到一点启示了。

《史记·五帝本纪》：“三苗在江淮（按指彭蠡湖）、荆州数为乱。”江淮、荆州大约指湖北东部、安徽西部的长江一带和洞庭、鄱阳两湖之间的广大地区。但这是有史以后的情况。史前时期可能居住长江下游地区，曾联合不少部落北上与炎帝族、黄帝族作战，失败后，退回江淮荆州<sup>④</sup>，并向南方和西南迁移。现在苗族居住地区主要在贵州，还分布于湖南、云南、广东、广西、四川、湖北等省区；瑶族居住地区主要为广西，还分布于湖南、云南、广东、贵州等省。部分苗族在明朝初年从贵州迁入云南；瑶族约在元代从广西迁入云南。

## 六、汉族大量迁入闽粤的时间

有人说：东南地区的浙江、福建、广东、江西数省是印纹陶散布范围，也就是百越族散布范围；所以印纹陶应该与百越有关，再加上石铤

① 潘其凤、韩康信：《我国新石器时代居民种系分布研究》。

②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编，人民出版社，1978年。

③ 李永燧：《关于苗瑶族的自称——兼说“蛮”》，载《民族语文》1983，6。

④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编，人民出版社，1978年。

多于石斧，而且还有有段石锛，都是东南地区的特征，说明这一地区民族与华北不同。福建新石器时代的民族也应是古越族。这一族自汉代以后和北方来的汉人混合同化，到了唐代便没有纯粹的越族，已经完全融合于汉族<sup>①</sup>。“百越”这个词反映着古代对复杂的东南地区原始居民的笼统认识。实际上这一地区的新石器遗存包含了至今还不大清楚的多种原始文化，但是大体上可以分为早晚两期。早期遗存表现了一定的地区性，晚期遗存则表现了跟长江、黄河流域的较大的一致性。这种现象可以理解为晚期有从北方迁来的一些种族，例如有拔牙风俗的种族。不过就是在早期，粗陶上的绳纹、篦点纹也与中原地区一致（例如裴李岗文化和磁山文化）。有段石锛和几何形印纹陶等等，的确是我国东南沿海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重要特征，正如不少学者所说，是百越人的文化遗存。关于古越族，百越民族史研究会编的《百越民族史论集》一书有较细致的论述。不过在河南临汝煤山遗址（是河南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遗存）也发现了五件有段石锛<sup>②</sup>。至于林惠祥所说，古越族与汉以后南来汉人混合同化而成今日的福建人，可能性不很大。第一，从语言上看，闽语、粤语之为汉语方言是不必争辩的事。第二，汉人从唐宋以后才逐渐大量从北方迁来（从语言上看，汉人入闽的时间当早于入粤时）。而且在开始的时候，迁来的人口并不太多。就广东说，北宋时非汉族居民仍然远远超过汉族。如神宗元丰三年（1080），广南东路编户的非汉族约占十分之六七，汉族约占十分之二三<sup>③</sup>。韩愈《送区册序》说：“阳山（按：在粤北连江东岸），天下之穷处也。……县廓无居民，官无丞尉。夹江荒茅篁竹之间，小吏十余家，皆鸟言夷面。始至，言语不通，画地写字，然后可告以出租赋、奉期约。”“鸟言”是唐代北方人对当时粤语的听感；“画地写字”然后可通，证明粤语是汉语的一种方言。当然秦汉前后南来的汉人与古越族混合的情况不能说没有，但其结局恐怕只能是“越化”了。

① 林惠祥：《福建长汀河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载《厦门大学学报》，1957，1。

② 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河南临汝煤山遗址发掘报告》，载《考古学报》1982，4。

③ 容观琼：《唐代广东民族文化初析》，载《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3，4。



### 第三节 古东夷族与现代壮侗语民族

#### 一、龙山文化与夏代文化

在北方，继仰韶文化兴起的是龙山文化。龙山文化遍布山东、河南、陕西各地，但是文化面貌上的地区性很强。河南安阳后岗遗址有三个文化层，最下层是仰韶文化，最上层是殷商时代的小屯文化，中层是龙山文化。从好些遗址看，都显示着仰韶文化逐渐过渡为龙山文化。山东龙山文化看来是继承大汶口文化而来的，其承接关系极为密切，以至于难以划界，而其器形与河南龙山文化有显著的差异，其分布以山东为主，向西到河南，为仰韶文化所吸收，其他分布地区为渤海、黄海、东海的滨海地区。而仰韶文化的分布地区在河南、山西、陕西、甘肃的黄河两岸。从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的分布情况来看，它们应当是两种地区性文化。《孟子·离娄下》说：“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赵氏注：“在东方夷服之地，故曰东夷之人也。”诸冯在今山东诸城县，处黄海之滨，所以龙山文化，特别是大汶口文化，当与东夷有关。

山东龙山文化之所以与河南龙山文化有差异就在于两者所承不同。山东龙山文化主要是龙山文化自身的发展，而河南安阳龙山文化则是仰韶文化吸收了典型龙山文化所形成的新文化。其后又吸收了其他的地区性文化（例如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所代表的青铜文化）而形成夏时的文化<sup>①</sup>，再进一步就发展成殷商文化和周文化。

#### 二、汉语的初始形式

《论语·为政》：“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大抵文化相承，必有损益。即以甲骨文而论，其前当有雏形，殷承而损益之，使它进一步条理化。甲骨文的出现，说明这个时候

<sup>①</sup> 邹衡：《试论夏文化》，载《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

汉语的初始形式早已出现。这种初始形式的汉语，方言芜杂<sup>①</sup>，可以想见，而殷商渐次加以统一。到周王朝，十五《国风》采自异地，而用韵井然一致；即使两周金石文字，如杞、郟、许、邾、徐、楚诸国之文，“上起宗周，下迄战国，亘五六百年，然其用韵，与三百篇无乎不合”<sup>②</sup>，说明当时已经有标准语，即所谓“雅言”。可以说，汉语到这时已经定型。

夏代文化在仰韶文化的基础上继承了古东夷的龙山文化以及其他地区性文化。文化的融合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部族的融合和语言的融合。“一个新文化的出现，常常是代表了一些新的部族”<sup>③</sup>。所以就是可以作为形成汉语初始形式的直接来源的语言，也不能称为“汉语”，这是不难理解的。而这种作为汉语来源的一种“母语”却早已消逝。如果要推想它的面貌，唯一的办法就是从大量的现代有关语言的调查材料中分层上溯，加以构拟。构拟虽力求其合理，但不一定能如实。如果再证之以殷周文字及古代典籍，殷周去史前时期未远，或者可以从中得到“母语”消息。

### 三、古东夷族与后来的壮侗语族人民以及汉族人民的南迁

一部分没有跟夏人融合的东夷人，比如大汶口人，在甲骨文字通行之前，逐渐向南方迁徙，离开了北方。他们的语言后来发展为壮侗语族的语言。

在“汉语”形成后，说汉语的人中间的一部分，跟原住北方的许多

① “方言”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指一种原始语分化派生（包含融合）而成的好些后代语；一个是用来跟已出现或将出现的标准语相对。至于上古方言芜杂，《荀子·正名》已有所论：“后王之成名：刑名从商，爵名从周，文名从《礼》，散名之见于万物者，则从诸夏之成俗曲期；远方异俗之乡（曩按：即“方言区”）则因之而为通。”〔北齐〕颜之推《家训·音辞》也说：“夫九洲之人，言语不同，生民以来，固常然矣。”他举的例子是：“《春秋》标齐言之传，《离骚》目楚辞之经。”近李方桂也说：“毫无疑问，周朝一定存在不同的方言，正如现代有方言一样。”（见 Li 1983, Archaic Chinese）小屯文化中的甲骨文已经相当进步，绝非原始形态，没有仰韶、龙山二三千年的创造提高过程是达不到的，而这个时期正是原始汉语形成时期。

② 王国维：《两周金石文韵读》，《观堂集林》，中华书局，1959年。

③ 安志敏：《中国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载《考古通讯》，1956，6。

兄弟民族的祖先一样，也逐渐向南方迁徙，约在唐宋时代到达广东，而在略早于唐宋时代到达福建。从现代汉语方言地理铺陈的序列上看，迁得越远的，就越能保持语言的较古的或更古的形式，例如粤语和闽语。而史前的北方的汉语形成区，现在却已成为这一语言的音韵体系简化的最前线（在北抵湖南、南达广西的侗语区，我们同样可以看到音韵体系上南繁北简的相同现象）。汉语方言由南而北的简化程度是连续递增的，如闽南方言、粤语有-k, -t, -p 入声尾，闽北方言，吴语只有-ʔ 入声尾，有一些江淮方言只有入声调，北方话无人声调。看来这是汉语音韵本身的连续发展变化<sup>①</sup>。从地理的铺陈上，我们看到了时间的投影。这样也就形成了上引《新石器时代遗址分布图》上所见的情形：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两个区域连起来，大致相当于今天声调简单的汉语方言区的北方话区。

#### 四、语言、文化的分化与融合

在农业经济兴起以前的漫长岁月里，人们过的都是非定居生活，迁徙无常，去若逝水，浪迹天涯，不再回头。在语言、文化发展趋向上以分化为主。到了新石器时代，则以定居为常，语言、文化发展趋向上则以融合（整化）为主。今天所能见到的新石器遗址已经分布于全国各地，说明国内各民族的祖先久已在所居住的土地上以不同程度的文化发展生产，与自然界作斗争，在体质、文化、语言各方面也逐渐定型，慢慢形成今天的各民族。当然不能说现在各民族从新石器时代起就已经固定在现在居住的地方；因为虽说是定居，但由于人口增加、天灾人祸种种原因，有时仍不能不作或近或远的迁移。比如山东历城龙山镇遗址，黑陶人民在这里住了大约 800 年，并且已经建筑城墙，终于以河流改道或其他原因迁徙，去向不明，此地因之荒废；若干年后，灰陶人民来，重新建设，居住了约 300 年，终于又以某种原因迁徙，不知去向，此地因之荒废到今天。<sup>②</sup> 岁月消磨，有些古老种族业已绝迹，有些古老种族则互相融合，成为今天的各民族，这些民族也可以看成是前所未有的新

<sup>①</sup> 从汉、壮侗（包括黎语，但除去水语）、藏缅（除彝语等）等语言看，一般都是韵母比声母多，所以在音韵演化的流程方面，观察韵母（包含声调）的变化是很重要的。但是苗瑶语除勉语外则韵母比声母少，而声调多，看来这些语言的声调和声母似乎有一种补偿性发展。汉语方面，不少北方话的声母反比闽、粤等语略多，也是同样情况。

<sup>②</sup> 梁思永等：史语所《中国考古报告集之一——城子崖》，1934 年。



种族。比如壮侗语族人民对古东夷集团人民来说，应是一种新种族；而古华夏集团人民后来演化为汉族，其间也必然有所融合。

## 第四节 几个语言上的例证

有几个语言上的例子可以帮助我们推想“东夷”集团跟现代壮侗语族人民的关系以及汉语和壮侗语族的关系。

### 一、爵与罍

《论语·八佾》：“罍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观之矣。”“灌”也写作“裸”，是祭祀中的一种仪式，就是把鬯酒泼在地上，用以降神。酌鬯酒之器叫做灌尊。灌尊之名，三代不同，形亦有异。《礼记·明堂位》：“灌尊，夏后氏以鸡夷，殷以罍，周以黄目。”其实周郁乎文，监于二代，三器都用。《周礼·司尊彝》：“春祠、夏禴，裸用鸡彝、鸟彝；……秋尝、冬烝，裸用罍彝、黄彝。”早在太汶口文化的中期（第五期）鸡彝雏形就已经出现。其特征是球形腹，小头正对腹的中心，圆流，鸭嘴形三实足，后有一鬲。猛一看，好像是一只刚出壳的雏鸡。这大约就是当时或稍后时代裸礼所用的灌尊。其实山东龙山文化中的所谓红陶鬯，夏代文化常见的封口盃（如二里头遗址所见），以及早商文化之罍（三足双柱一鬲），看来都是从太汶口鸡彝发展而来的。邹衡说：此器似鸡，而又流行于古东夷地区，故名曰“夷”。很有理致。

《诗·行苇》：“或献或酢，洗爵奠罍。”孔《疏》：“所洗所奠，犹一物也，而云‘洗爵奠罍’。似是异器，故辨之云：‘罍，爵也。’爵，酒器之大名，故《仪礼》饮觶者亦曰‘卒爵’，是爵为总称，作者因洗奠之别，变更其文耳。”夏代文化中期已出现陶爵。《说文》：“罍，玉爵也。夏曰醖，殷曰烝，周曰爵。”标准的陶爵最早见于河南偃师代表夏时文化的二里头文化中，器身划纹，作羽毛状。河南龙山文化中已见爵形器，故爵当从东方传来，其最早形态也是从“鸡彝”分化出来的<sup>①</sup>。《说文》：“爵，礼器也。鬯像雀之形，中有鬯（艮）酒；又，持之也；所以饮。器像雀者，取其鸣节节足足也。”（据段注本）《说文》：“雀，依人小鸟也。从小佳，读与爵同。”段注：“今俗云麻雀者

<sup>①</sup> 邹衡：《试论夏文化》，载《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

是也。其色褐，其鸣节节足足。礼器像之曰爵，爵与雀同音，后人因书小鸟之字为爵矣。《月令》：‘鸿雁来，宾爵人大水为蛤。’高注引《吕览》曰：‘宾爵，老爵也。栖宿于人堂宇，有似宾客，故谓之宾爵。’”（按《月令》郑玄注及近人黄侃手批白文十三经俱读作“鸿雁来宾”。似误。）令人惊异的是内蒙古大青山出土了最具代表性的后仰韶文化（5000年左右）的文物，其中有罍。

礼器之爵，用以酌鬯酒。《说文》：“鬱，芳草也。……一曰鬱鬯，百草之华，远方鬱人所贡芳草，合酿之以降神。鬱，今鬱林郡也。”段注：“许意古书云‘鬱人所贡’，即鬱林郡地之人也。……《地理志》：‘武帝元鼎六年，更名桂林郡为鬱林’。”三代灌仪，源于邃古，而在《说文》所引古书出现的时候，最初使用灌尊及鬯酒以降神的民族，就已经远徙到今天广西壮族自治区了。某些古越族的来源也当与此有关，试看“鬱”，“越”两个字的上古音：

“鬱” \*ʔwǝt > ʔjuət > 广州 wat<sup>7</sup>

“越” \*gwǝt > jwət > 广州 jy : t<sup>8</sup>

关于古越人语言的研究，韦庆稳<sup>①</sup>曾作了一个很好的试探。

我们再看“爵”（雀）字的上古音：

“爵”（雀） \*tsǝkw > tsǝk > 广州 tsœ : k<sup>7</sup>

令人惊异的是现代广西龙州壮语“麻雀”说作 tɕok<sup>7</sup>，而这个字也有“杯子”的意思；云南傣仂语“麻雀” tsok<sup>7</sup>，也有“杯”义；泰语“麻雀”说作 ka-tɕɔ:k<sup>7</sup> (kra-tɕɔ:k<sup>7</sup>)，这个字也有“高脚杯”的意义。藏文 skjogs “酒杯”，skja-ka “喜鹊”。

《明堂位》郑玄注：“罍，画禾稼也。”证之以今天的田野发掘所得，知为臆说，但罍与稼同音，则是事实（注云：“罍音稼，又古雅反。”）请看下例：

“罍，假（古雅切）” \*krar > ka > 广州 kɛ<sup>3</sup>

“罍，稼，嫁，价” \*krar > kə > 广州 ka<sup>5</sup>

罍器既从鸡彝发展而来，当与鸟形有关。我们从泰语可以看到这种联系：泰语“鸦”说作 ka<sup>1</sup>（龙州壮语 ka<sup>1</sup>，剥隘壮语 ʔa<sup>1</sup>），但这个字又有“壶”的意思。

<sup>①</sup> 韦庆稳：《越人歌的初步研究》，载中央民族学院编：《百越史研究论文集》，第一集，1980。

汉语“鸦”\* ?rar > ?a > 广州 a<sup>1</sup>

《广韵》马韵：“假，古疋切，《说文》又作‘假’，至也。”《方言》（第一）：“假，徂……至也。邠、唐、冀、兖之间曰假，或曰徂。……皆古雅之别语也。”又说：“嫁…往也”。傣仂语谓“去（假）”为 ka<sup>5</sup>。泰语谓“价”为 kha<sup>6</sup>，傣雅语、布依语、侬语则为 ka<sup>6</sup>，但壮语为 kia<sup>5</sup>。壮语谓“嫁”为 kia<sup>5</sup>，傣雅则为 xa<sup>5</sup>。泰语谓“稼”为 kla<sup>3</sup>，壮语为 kja<sup>3</sup>，傣仂则为 ka<sup>3</sup>，剥隘为 tca<sup>3</sup>。汉台两语的这些同源字的音义之间的联系，结合古器物、古民俗来考虑，其远肇于东夷，隐约可辨。

## 二、封与埋葬

关于墓葬，《说文》有“塋”字（方邓切）：“塋，丧葬下土也，从土，朋声。《春秋传》曰‘朝而塋’，《礼》谓之‘封’，《周官》谓之‘冢’。”《礼记·王制》：“不封不树。”郑玄注：“封谓聚土为坟。”

“封” \* pjuŋ > pjwoŋ > 广州 fuŋ<sup>1</sup>

“埋葬”泰语谓之 faŋ<sup>1</sup>，龙州壮语谓之 phaŋ<sup>1</sup>，册亨布依语谓之 foŋ<sup>1</sup>，当即“封”字。藏文 baŋ-so“坟墓”。

## 三、虹与龙

“虹”是甲骨文中常见字，《殷墟书契精华》卜辞云：“昃亦有出虹自北饮于河。”这里头大概包含着一个邃古相传的神话<sup>①</sup>。

《诗经·邶风》：“蝮蛛在东，莫之敢指。”《传》：“蝮蛛，虹也。”《广韵》“虫东”有“德红”，“多动”两读，第二读中古音为 tuŋɔ。“虹”字《广韵》“古巷切，又音红”，中古音为 kɔŋ<sup>1</sup>, ɣuŋ。泰语称“虹”为 ruŋ<sup>4</sup>，也说作 ruŋ<sup>4</sup> kin<sup>1</sup> na : m<sup>4</sup>，直译就是“虹饮河”，与卜辞说法相同。广西三江侬语“虹”与“龙”都称为 joŋ<sup>2</sup>，“虹”也说作 l joŋ<sup>2</sup> ta : n<sup>1</sup> nam<sup>4</sup>，直译也是“虹饮河”。贵州布依语绝大多数方言称“虹”为 tuŋ<sup>2</sup>，当与“蛛”字有关；少数称 ɕuŋ<sup>2</sup>，当与“虹”字有关；还有称为 ŋu<sup>2</sup> 的，ŋu<sup>2</sup> 是“蛇”的意思。云南傣雅语称“虹”为 huŋ<sup>2</sup> va<sup>1</sup>，huŋ<sup>2</sup>，显然跟“虹”是同源字。

“龙”，龙州壮语称为 ŋə:k<sup>3</sup>，云南傣雅语称为 nə:k<sup>3</sup>，实际上都是

① 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释虹》。



汉语“鳄”字。《说文》写作“𧈧”，解云：“似蜥易，长一丈，水潜，吞人即浮，出日南也。”但原始苗瑶语：\*nglon “龙”。

“鳄” \*ɲak > ɲak > 广州 ɲo : k<sup>8</sup>

大汶口新石器时代墓葬中和安阳殷墟都曾发现鳄的腹部骨板。1979年在王因遗址中发现有可以肯定为扬子鳄的较多的标本<sup>①</sup>。扬子鳄或称为“鼉”，俗名“猪婆龙”（值得注意的是辽西牛河梁出土的玉饰就有玉猪龙）。“鼉”字甲骨金文都有，就是这种动物全身披甲的古象形字。《说文》：“鼉，水虫，似蜥易，长丈所，皮可为鼓。”（依段注校补）《诗·大雅·灵台》：“鼉鼓隆隆。”1934—1935年在河南安阳殷墟侯家庄大墓曾出土鼉鼓以及鼓架的实物。杨钟健曾提出殷墟甲骨文中的龙都是鳄的形象。并且认为所谓龙者，就是当时人民所见的蛇与鳄等爬行动物，后来被神化，其时约在周以后，因为鳄从新石器时代后期至历史初期，在中原地区逐渐稀少，乃至绝迹了<sup>②</sup>。壮语和傣雅语的“龙”的称谓，可以证明杨说是正确的。

#### 四、帽

头衣称“帽”，汉语、壮侗语、藏语同此一词，谁也没有借谁的。

《说文》：“曰，小儿及蛮夷头衣也。从冂；二，其饰也。”段注：“谓此二种人之头衣也。小儿未冠，夷狄未能言冠，故不冒冠而曰。荀卿曰：‘古之王者有务而拘领者矣。’杨注：‘务读为冒，拘与勾同。’《淮南书》曰：‘古者有釜而卷领以王天下者。’高注：‘古者盖三皇以前也。釜者兜釜帽，言未知制冠。’按高注‘兜釜’二字，盖浅人所加。务与釜皆读为曰，曰即今之帽字也。后圣有作，因曰以制冠冕，而曰遂为小儿、蛮夷头衣。”

“曰，冒，帽” \*magw' > mau' > 广州 mou<sup>6</sup>

“帽”，泰语称 mua : k<sup>7</sup>，傣仂称 mo : k<sup>7</sup>，龙州及剥隘壮语称 ma : u<sup>6</sup>，藏文为 rmog（兜釜），缅甸语称 khmauk。

“帽”，又称“务”，当是方言之异。

“务，雾” \*mjag' > mju' > 广州 mou<sup>5</sup>

“雾”，泰语称 mo : k<sup>7</sup>，龙州及剥隘壮语称 mo : k<sup>7</sup>，藏文为 rmugs-

① 周本雄：《山东兖州王因新石器时代遗址中的扬子鳄遗骸》，载《考古学报》，1982，2。

② 周本雄：《山东兖州王因新石器时代遗址中的扬子鳄遗骸》，载《考古学报》，1982，2。

pa, 拉萨藏语 muk\ pa\ 。原始瑶语 \*mbu? “雾”。

小儿衣饰, 常存古式, 到清代还是这样。三皇以前, 小儿头衣既与蛮夷相同, 可见上世头衣, 华夏集团与“蛮夷”无异, 而且都称“帽”, 可见“帽”是邃古蛮夷华夏未分之际的文化词语留遗

以上所论的几个字, 可以征史前汉藏系语言的发生学上的消息。这种消息的获得, 有赖于考古学、文化人类学和体质人类学的研究成果。数十年前, 有中国文明西来之说; 但我国各地史前文化遗址的不断发现, 其源流的久远, 层次的相承, 井然可辨, 足以证明“西来说”是一种妄说, 辽西考古新发现更足以说明这一点。

当然, 本节所论, 只不过是说汉语除跟藏缅语族有发生学上的关系外, 跟壮侗、苗瑶诸语族也有同源的“可能性”。但要证明这些语族之间的同源关系, 要的是语言本身的证据, 但有了从考古学上得来的“可能性”, 就可以有信心地面对汉语、壮侗等语的基本词汇差别甚大的难题, 解析这些难题, 还有研究方法上的更新问题。

苏秉琦对辽西考古新发现所作的结语说: “几千年来, 中华民族之所以始终屹立在东方, 窝里反反不了, 外来打打不进, 即使在最落后的时代, 侵略者也无法将其灭亡; 国内南北战争, 军阀割据, 战乱如何频仍, 最终总要归于统一, 这是与满天星斗一样的文明起源有密切关系的。如果文明的起源像一根蜡烛那样, 一吹就灭, 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就不会是这个样子。同时, 这也是海外华裔的民族感情, 比其他外国人都来得强烈和深沉的原因之一。”<sup>①</sup>

<sup>①</sup> 见 1986, 8, 4, 《人民日报》海外版。

## 第四章 关于古汉语研究上的问题

### 一、研究对象上的两个问题

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是自然语言，也就是一种具体存在的或是存在过的能表达意义的语音符号系统。可是古代汉语当时说的情况，我们已经无法知道。不但上古三代的人怎么说话，我们不知道；就是宋元时代的人怎么说话，我们也不太清楚了。我们分析的对象只是古代留下来的文字记录，或者说只是一种书面语。可以提出的问题就在这里，古汉语所研究的对象是不是只能是一种书面语？如果说：是，那么我们就要追问：第一，一种书面语原则上是不是一种自然语言的记录？如果是，那么应不应该考虑所研究的古代某种书面语怎么样跟它所代表的自然语言联系起来。第二，如果说古汉语所研究的只能是一种书面语，那么汉语史的研究是不是仅仅是汉语书面语言的历史的研究呢？事实上我们的研究如果不跟某时某地的自然语言联系起来，那么我们的研究就没有跟作为人类社会信息载体的语言实质联系起来。而事实上我们之所以能理解古代书面语，是从现代的自然语言逆推上去并且加以训释然后理解的。所以我们理解古汉语要比外国人容易得多，因为我们今天所说的语言，就是这一古代语言的子孙语言。

### 二、“时”和“地”的观念

说我们的研究应当跟某时某地的自然语言联系起来，这就是提出“时”的观念和“地”的观念，两个观念合起来就是汉语不是不变的、是有发展历史的这样的观念。明朝陈第已经提出了这个观念，清朝戴震又加以发挥，但是这些先进思想并没有在学术界造成普遍影响。正式的汉语史的观念的建立和汉语史的研究在解放后才开始。古汉语的研究实际上是一种汉语史的研究。五四运动前后把“文学语言”分做两类，一类叫“文言”，一类叫“白话”，指的都是书面语言。自然语言叫“俗话”。“白话”就是接近于“俗话”的一种书面语言，“文言”就是历史



相传不变的一种文学标准语言。研究古汉语，被分析的材料常常是这种模仿上古三代的假古典语言。写第一部汉语语法书的马建忠就认为字的形和音是易变的，文法是不变的。这个看法有很广的代表性。

从汉语来讲，产生这种错误的观点还有文字上的原因。几千年来，汉字的写法虽有变化，但结构体系不变，它纵能通过几千年的时间，横能穿过无数方言区，都通行无阻。所以在今天就发生一种非常奇特的现象：我们可以用现代语音来读几千年前的典籍（当然，字的写法已经改变），比如《诗经》，我们可以用现代是北京音或是广州音来读它，都能琅琅上口，基本上合辙押韵。有的人说，这种现象之所以发生是由于汉字是表义的。这没有说到汉字跟表音文字差别的本质，前头已经说过了。汉字基本上是语素文字，语素是语言里最小的有意义的单位，它表义，也表一定的语音形式，不过这种语音形式随着这一语言分化为各处方言的长时间的演变而演变为各种不同的但可以互相对应的说法（在文字就是不同的读法）。一个研究古汉语的人，按道理说，他应该知道他所分析的某些材料的实际读音（即当时的说法），但这是很困难的，有的甚至办不到（比如唐代的文人却用上古三代的语汇、句法去写文章）。提出这个要求，一是由于音位系统、语素、语素结构模式，三者是一个全环；二是要求我们继承和发展古汉语研究上对“时”和“地”的重视。时和地两者密切相关，没有无地点的抽象时间，也没有无时间的绝对静止的地点。还有一点值得特别注意的是：由于演化的不平衡性，某一地区共时存在的许多语言现象，常常里头就包含着历时的信息。比如说，北京话和广州话是共时存在的，“三”字北京说  $san^1$ ，而广州说  $sa : m^1$ 。这个字的音韵演变程式大概是：

“三” \*  $səm >_c sam$  ( $>$ 广州  $sa : m^1$ )

可见广州话保存了古代-m尾的信息。

### 三、大系统和子系统

我们应该理解古代汉语下头有现代汉语的各种方言，这是具体存在的自然语言，是古代汉语演化出来的子系统，而古代汉语上头还有一个更大的系统，这就是汉藏语系。汉藏语系除汉语外的三个语族又各自有方言。上古汉语语法、音韵、词汇上的许多问题常常可以由于跟其他语族的语言比较而得到解决。

举个例子：“风”字在先秦文献里跟“心”( $_c sjəm$ )、“林”( $_c ljəm$ )、

“钦”( ${}_c khjəm$ )等字押韵,可见上古应是-m尾。“岚”、“倭”等字从“风”得声但读为 ${}_c lam$ ,可见“风”字在上古应是复辅音声母 $pl-$ 。从上古音到广州方音,“风”字音韵演变大概是:

“风” ${}^* pləm > {}_c pjəm > {}_c pjuŋ >$ 广州  $fəŋ^1$

“风”字从-m尾变成-ŋ尾是个历时现象,但在汉朝却是共时现象。刘熙《释名·释天》:“风、充、豫、司、冀横口合唇言之,风,汜( ${}^* bjam' < bjwəm'$ )也,其气博汜而动物也;青、徐言风,翬口开唇推气言之,风,放( ${}^* pjaŋ' > pjwaŋ'$ )也,气放散也。”可以说明“风”字本为-m尾,在汉朝东部地区已经变-ŋ尾。但复辅音第二成分-l除形声字的偏旁外找不到证明。现在我们从壮侗语里找,“风”这个词项在壮侗语里的说法是:

泰语  $lom^2$       德宏傣  $lom^2$       龙州话  $lum^2$   
 侗语  $ləm^2$       仡佬话  $ləm^2$       莫家话  $lum^1$

可以用来证明“风”字有l-声母。刘熙一再用“气”来解释“风”,《广雅·释言》也说:“风,气也。”我们再看侗水语“蒸气”的说法:

侗语  $phjuŋ^1$       仡佬话  $phuŋ^1$       水语  $phoŋ^5$

侗语的说法,除声母送气外,跟汉语“风”字的中古音完全一致。藏文  $phrum$  “风”,声母也送气,但保持-m尾和复辅音第二成分-r-。

总起来说,第一:研究古汉语应当尽可能地跟某时某地的自然语言联系起来;第二:古代汉语下头有各地汉语方言,这些都是从古代汉语演变出来的具体的自然语言;古代汉语上头还有一个更大的系统,这就是汉藏语系,我们对这些知道得越多,研究的路子就宽广。

在汉、藏缅、壮侗、苗瑶这四个语族中有最古的文字记录的语言是汉语,研究汉语以外的任何一支汉藏系语言,古汉语的知识也是非常重要的。

# 藏 緬 语 篇

Hoa văn SaigonHSK



Hoa văn SaigonHSK

藏缅语族（简称藏缅语，Tibeto-Burmese）是汉藏语系中语种最多、分布最广的一个语族。主要分布在亚洲地区的中国、缅甸、不丹、锡金、尼泊尔、印度、泰国等地，其分类及所属语言数目，说法不一。美国学者谢飞（Robert Shafer）1955年在《汉藏语系语言的分类》中，把藏缅语分为藏、缅、巴尔、克伦四个语族，列出200多种语言和方言。日本学者西田龙雄1970年在《西番馆译语之研究——西藏语言学序说》中，把藏缅语群分为四个语族：藏语族、彝语族、博多那夏语族、钦语族。白保罗（Paul K. Benedict）1972年在《汉藏语概论》一书中把这一片语言称为“藏—克伦语”，在这之下划出藏缅语和克伦语两部分，藏缅语内包括通常所指的藏缅语族语言。中国的藏缅语主要分布在西南、西北、中南等地区，目前已确定的有20多种语言。马学良、戴庆厦《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的“藏缅语族”条，把藏缅语族初步划分为四个语支：①藏语支——藏语、嘉戎语、门巴语，②景颇语支——景颇语，③彝语支——彝语、傣语、哈尼语、拉祜语、纳西语、基诺语，④缅语支——载瓦语、阿昌语。此外，还有一些语言的分属尚未确定或未取得一致意见。本书根据新近补充调查材料，经过初步比较，提出以下分类法：

藏语支：藏语、门巴语

羌语支：羌语、嘉戎语、普米语等

景颇语支：景颇语、独龙语

缅语支：载瓦语、阿昌语

彝语支：彝语、傣语、哈尼语、拉祜语、纳西语、基诺语

尚未确定系属的语言：白语、土家语、仓洛门巴语、洛巴族语言（崩尼—博嘎尔语、义都语）等。

国外属于这一语族的还有缅语（Burmese）、卢舍语（Lusei）、列普查语（Lepcha）、阿博尔语（Abor）、姆鲁语（Mru）、克伦语（Karen）等。

已消亡的西夏语（10—12世纪中国党项族使用的语言）也属这语族。

藏缅语族系属分类的研究虽有一定的进展，但尚未完全解决。今后，随着语言材料的积累以及历史比较研究的深入，这一课题的研究必将会有新的突破。

# 第一章 藏 语

藏语在汉藏语系历史比较研究的领域里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首先，它有较早的文字记录和丰富的历史文献。藏文大约创始于公元7世纪的吐蕃王朝时代。一千多年来，藏族运用这套文字大量从事翻译和著述，积累了浩瀚的文献典籍，为今日研究古代藏族语言和文化留下了珍贵的遗产。第二，藏文是一种较好的拼音文字，它大体上反映出创造文字时代的藏语语音面貌。以此为出发点，无论是上推古音，还是下及今音或者横向比较，都比非拼音文字（如汉字之于汉语）方便可靠。第三，藏语有丰富的方言材料。藏族分布辽阔，长期以来由于山川阻隔、交通不便，形成大大小小的各种方言。方言蕴藏着丰富的语言史料，深入发掘活的方言有助于探求语言发展的历史。总之，从事汉藏语系历史比较研究，藏语是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源之一。本章简要介绍藏语的历史和现状及其研究情况。

## 第一节 概 况

### 一、藏族和藏语

（一）藏语的创造者和使用者——藏族，是我国历史悠久、文化独特的民族之一，据2000年统计，有5416021人，主要分布在平均海拔4000余米的“世界屋脊”、辽阔的青藏高原之上；西起克什米尔，东至松潘盆地，南及喜马拉雅山麓，北达祁连山下。以行政区划而论，包括西藏自治区，青海省的海北、海南、黄南、果洛、玉树等藏族自治州和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甘肃省的甘南藏族自治州和天祝藏族自治县，四川省的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甘孜藏族自治州和木里藏族自治县，云南省的迪庆藏族自治州。此外，在毗邻我国的西藏自治区的一些地区和国家，如印度、尼泊尔、不丹、锡金等也有藏族聚居区。



(二) 藏族自称 བོད, 古音读作 \*bod<sup>①</sup>, 今音因地而异: 拉萨地区读作 [phø<sup>2132</sup>], 四川德格地区读作 [pø<sup>231</sup>], 甘青地区读作 [wot] 或 [wol]。བོད (bod) 字的来历, 说法不一。一说指地名, 一说指“农业”(与 འབྲོག, nbrog 相对)。还有一种较为流行的说法是 བོད (bod) 源于 བོན (bon)。བོན (bon) 是古代藏族信奉的一种宗教(“本教”)的名称。bod 和 bon 二音相近, 古藏文中韵尾-d 和-n 常常互换, 如 t̥hed po ~ t̥hen po “大”。从习俗上看, 一个古代民族用自己普遍信奉的宗教作为族名也不无可能。

其他民族对藏族的称谓大抵同藏族自称 bod 字有关。例如秦汉时代的汉文典籍中常将青藏高原上的各族统称为“羌”, 而群羌之中, “发羌”被视为藏族之先民(或先民之一支)。按“发”字, 方伐切, 古无

① 本书所用的藏文转写符号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藏文研究室设计的。它同藏文字母表对照如下:

ཀ	ཁ	ག	ང
ka	kha	ga	ŋa
ཅ	ཆ	ཇ	ཉ
t̥ɕa	t̥ɕha	d̥ʒa	ɲa
ཏ	ཐ	ད	ན
ta	tha	da	na
པ	ཕ	བ	མ
pa	pha	ba	ma
ཅ	ཆ	ཇ	མ
t̥sa	t̥sha	d̥ʒa	wa
ཉ	ཟ	འ	ཡ
ʒa	za	ʃa	ja
ར	ལ	ཤ	ས
ra	la	ʃa	sa
ཏ		ཨ	
ha		(?)	a
ཨ	ཨ	ཨ	ཨ
i	u	e	o

轻唇音，读若“拨”，与 bod 通。唐代汉文文献中多用“蕃”或“吐蕃”指称藏族。“蕃”字的一种读法为补过切，实际上也是 bod 字之对音。后来的汉文史籍中还曾用过“西蕃”、“土蕃”、“土波”、“土钵”、“图白忒”、“土伯特”、“铁不得”等称谓，而其中的“波”、“钵”、“白忒”、“伯特”、“不得”等也都是 bod 音之不同用字。北方和西北一些民族称藏族为 tüpüt（突厥）、tuput（蒙古）、tubut（满）等均与“吐蕃”二字相关。甚至远道跋涉来唐经商的阿拉伯人也带走“吐蕃”（tubat, tibat, tabat）一词，传入欧洲，衍变为今日法语之 tibét，英德语之 Tibet 等。<sup>①</sup>

以“藏”字指称藏族是很晚的事，大约始于清末民初。元、明二代曾有“乌斯藏”之记载，不过这里的“藏”字专指后藏地区（“乌斯”指前藏）。清朝设置驻藏大臣时，“藏”字已扩大指整个西藏地区。民国初年，倡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大约在这时“藏”字才正式用来泛指整个藏族。“藏”这个字取自雅鲁藏布江名中之一音。这条大河横穿西藏全境。源头在西藏南部杰马央宗冰川，向东奔流，上游叫马泉河<sup>②</sup>，流至后藏一带，称“藏布”<sup>③</sup>，到山南雅隆始称“雅鲁藏布”，<sup>④</sup>再向东流，至墨脱县，急转南下，经印度，称布拉马普特拉河，至孟加拉注入印度洋。雅鲁藏布江流域乃是藏民族的摇篮，藏族文明的发祥地，取其一音指称整个民族，是颇具象征意味的。

（三）藏族基本上是个单语民族，绝大多数居民以藏语为唯一的交际和交流思想的工具，只在城区，民族杂居区和民族交界处有操双语的人。<sup>⑤</sup>解放后，随着社会的巨大变革，文化教育的普及，现代交通网的建立，民族间频繁的交往，长期的封闭状态逐渐打破，兼通其他语言（主要是汉语）的人也日益增多。尽管如此，藏族人口中单语人仍多于双语人。藏语内部，由于历史原因，方言分歧较大，有些达到难以通话

① 参阅王辅仁、索文清：《藏族史简要》，四川民族出版社，1982。江慰庐：《浅释“吐蕃”一词的由来及其涵义》，载《西藏研究》，1982，1。任乃强、曾文琼：“《吐蕃传》地名考释（一）”，载《西藏研究》，1982，1。佐藤长：《关于《“吐蕃”、“羊同”等的名称》，载《东洋史研究》，1976。普日科：《“蕃”——呼喊的民族》，载《西藏研究》，1988，3。

② 马泉河，藏文作 རྩ་མཚོག་ཁ་ལྷན་པོ་，rta mtshog kha nbab。

③ 藏布，江河，藏文作 གཙང་པོ་，gtsang po。

④ 雅鲁藏布江，藏文作 ཡར་ལྷན་པོ་ལྷན་པོ་，jar klungs gtsang po。

⑤ 如拉萨、康定等地。

的程度。现代藏语一般分为三大方言：一是以西藏自治区为中心的卫藏方言；二是以川滇藏区为中心的康方言；三是以甘青藏区为中心的安多方言。其中“卫藏方言”和“康方言”属有声调方言，安多方言属无声调方言。这在汉藏语系里是比较特殊的。<sup>①</sup>目前，三大方言各据一方，势均力敌，没有哪一个方言在使用范围和威望上占有明显优势。因此，迄今为止藏语还没有形成一个全民族公认的口头标准语。人们写的是统一的文字，说的是各自的方言。

## 二、藏文的创制和书面语的建立

(一) 藏语口语虽然分歧很大，书面语却相当统一。这有其特殊历史原因。藏族文字产生较早，距今约有 1300 余年的历史。据藏文史书记载，<sup>②</sup> 松赞干布 (617—650) 即位之前，吐蕃尚无文字，境内居住着十余个部族，分布广阔，长期纷争不已<sup>③</sup>。囊日论赞之子松赞干布当政后，先后降服了工堡、娘堡、达堡、苏毗和羊同诸部，建立起西藏第一个统一的政权——吐蕃王朝。在同其他民族的交往以及长期征战过程中，松赞干布深感无文字之苦，遂决定派大臣图弥（图弥三菩札，ཐོན་མི་སེམ་ལྷོ་རྩེ་ལྷན་པོ།）等人，<sup>④</sup> 携带重金，前往天竺和西域诸国，修习佛法和声明之学。图弥三菩札学成返藏，依据梵文的一些字母体系，结合藏语实际，创制了藏文，并用它写下了八部字书和声律，翻译出几部佛教经典，后世誉为藏文“字圣”。此类记载虽带有几分传奇色彩，却有一点值得肯定，即藏文的产生跟古代藏族社会的发展有密切关系。吐蕃王朝的统一和强盛推动了文字的创制，文字的创制又促进了藏族社会的发展。

(二) 现存最早时期的藏文文献多属八九世纪的遗物，通称“吐蕃文献”，包括木简木牍、纸卷皮卷、金铭石刻等，内容以会盟祭祀、纪

① 胡坦：《藏语（拉萨话）声调研究》，载《民族语文》，1980，1。

② 如《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玛尼全集》、《布敦教史》、《红史》、《西藏王臣记》、《西藏王统记》、《贤者喜筵》、《白史》等。

③ 《藏族简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

④ 图弥，又译屯米 (thon mi) 意为“屯”地人，又称阿努布 (a nu fi bu)，意为“阿努之子”，三菩札 (sambhota) 为梵文，意为“好藏人”。《部五遗教》说图弥的名字叫“正多列” (brin to re)。



功述德、历史文书和佛教经典居多。例如矗立在拉萨布达拉山前的“外碑”（763年）和大昭寺门前公主柳下的长庆会盟碑（823年）以及敦煌石室发现的大批藏文手卷和新疆出土的藏文简牍等等。<sup>①</sup> 这一时期的藏文有许多特点不同于现行藏文，主要表现在：（1）正字法尚不定型，异体字很多。这是古代文字初创时期难于避免的现象。例如藏文清音送气和不送气字母的混用：

ཁོལ	khol	~	ཀོལ	kol	奴
ཚུང	təhuŋ	~	ཚུང	təuŋ	小
ཐབས	thabs	~	ཏབས	tabs	方法
ཕོད	phod	~	ཕོད	pod	敢
ཚེ	tshe	~	ཚེ	tse	寿

韵尾 ན (-n) 和 ན (-d) 经常互换：

ཚེན་པོ་ tshen po ~ ཚེད་པོ་ tshed po 大

བཅན་པོ་ btsan po ~ བཅད་པོ་ btsad po 赞普

（2）古代藏文中有一些特殊符号和拼写形式。例如元音  $\text{ɿ}$  (i) 的反书形式  $\text{ɿ}$  (i)；复辅音韵尾 -ལད (-ld)、-ནད (-nd)、-རད (-rd) 以及单根基字垫音等等。这些形式现行藏文中已不通用。<sup>②</sup> （3）简写和缩体字较多。例如 ཚུང་ལྷ (təhuŋgu) 写成 ཚུང་ (təhu ŋu) “小”；སྐབས་སུ (skabs su) 写成 སྐབས་ (skabsu) “时”等等。<sup>③</sup> 总之，7-9世纪的吐蕃文献是藏语书面语的奠基阶段，对于研究古代藏语具有极高的价值。

（三）藏文在早期的一项重要用途是译经。吐蕃王室崇奉佛教，为此曾专设译场，延聘译师，将大批佛教经典译成藏文。成书于824年的《丹噶目录》，收入译经六七百种，其中仅从汉文译为藏文之佛教经书就有31种之多。14世纪编成的藏文大藏经收书4500余种，分为《甘珠尔》(བཀའ་འགྱུར, bkafi ngjur) 和《丹珠尔》(བསྟན་འགྱུར, bstan ngjur)

① 王尧：《吐蕃金石录》，文物出版社，1982。李方桂、柯蔚南：《古代西藏碑文研究》，史语所专刊91，1987。M. E. Richardson, A corpus of early Tibetan inscriptions, royal Asiatic Society, Hertford, 1985.

② 罗秉芬、安世兴：《浅谈历史上藏文正字法的修订》，载《民族语文》，1982, 2。

③ 胡坦：《藏文》，载《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

两大部分。<sup>①</sup> 这项持续数百年的有组织的规模宏大的翻译事业，对于藏语书面语的形成和发展影响极大。藏语史上几次有名的“文字改革”、“词语厘定”、“正词法规范”等均出自译师之手绝非偶然。其中影响最大并奠定了现行藏文基础的一次改革发生在9世纪初。以噶瓦·白泽 (སྐ་བ་དཔལ་བཙེགས, ska ba dpal bstsegs)、觉若·鲁伊坚参 (ཙ་རྩ་ལུའི་ཀུལ་མཚན་, ṭɛoro klufi rgjal mtshan) 和相·益喜德 (ཇམ་ཡེ་ཤེས་ལྷེ, z̄aŋ je ces sde) 为首的一批译师，鉴于当时出现的拼写混乱、译语分歧和古今差异等问题，提出书写要规范、译语要统一，“废除难懂难读之古词，代之以易读易懂之新词，以适应地区和时代之需要。”这一主张得到吐蕃当政者的支持，赞普以法令形式推行改革。如明文规定：“各译场不得自行其是按照自己的方言习惯译制新词术语。确需创制者，应说明语出何典、创新缘由以及原文出自何种语言，并需报请译经大堪布和大译师核准，待钦定后方可正式列入词条目录后面……。”<sup>②</sup> 为了统一译名，后来还编辑了藏梵对照的《翻译名义大集》，所收术语近万条。<sup>③</sup> 敦煌写本中有汉藏对照的《瑜珈师地论·菩萨地》，所收词语近千条。<sup>④</sup> 为了简化正字法和消除异体字，这次改革取消了一些由于语言演变已不读音的字母和可有可无的成分。<sup>⑤</sup> 例如前面提到的  $\text{ṽ}(i)$  的反书形式  $\text{ṽ}(i)$ ；再后加字  $\text{ད}$  (ད་དག, da drag)；单根基字垫音  $\text{འ}$  (ཁུང་པའི་འ་ཁུང་rkjaŋ paɦi ɦa ṭɛɦuŋ) 以及高元音 i, e 之前、双唇鼻音之后的腭化音 j 等。举几个具体例子如下：

改革前		改革后	
ཐིལ་ད	thild	→	ཐིལ thil 底
མཚོའ	mtshoh	→	མཚོ mtsho 湖
མེ	mje	→	མེ me 火
བསྟལ	bstsal	→	བསལ bsal 清
གཅིག ~ གཅིག	gṭɛɦig ~ gṭɛig	→	གཅིག gṭɛig 一
བཞི ~ བཞི	bz̄i ~ b z̄i	→	བཞི bzi 四

① 《甘珠尔》意为佛语部，包括显密经律，分为七类；《丹珠尔》意为论部，包括经律的阐明和注疏、密教仪轨和五明杂著等，分四大类。

② 《贤者喜筵》ja 卷，民族出版社，1956 年。

③ 《翻译名义大集》已由日本加注汉、日译文于 1961 年出版，1981 年重版。

④ 李方桂：A Sino-Tibetan Glossary from Tun-huang, T'oung Pao (通报), 1961。

⑤ 如再后置字母-d，基音下面或后面的一些 ɦa 等。

ཅུང་~ཅུང་      tɕuŋ~tɕhuŋ    →    ཅུང་      tɕhuŋ      小

在藏文史上，这是一次划时代的成功的文字规范化运动。经过这次规范，藏文正词法基本定型，异体词大部消除，佛经译语趋于统一，书面语更加成熟。

(四) 自从有了文字，藏族在史学和文学方面的作品也大量问世。著名的史书如《巴协》、《布顿佛教史》、《西藏王统记》、《蔡巴·红史》、《童祥·青史》、《阐明诸转法轮者之事智者喜宴》、《西藏王臣史》、《五部遗教》、《安多政教史》以及敦煌的古藏文史料等。藏族传记文学特别发达，著名的有《玛尔巴传》、《米拉日巴传》、《唐东杰布传》、《宗喀巴传》、《颇罗鼐传》、《朱巴滚雷传》等等。长期流传于民间的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也开始有手抄本和木刻本问世。其他文学名著如《青年达美的故事》、《尸语故事集》、《米拉日巴道歌》、《仓洋嘉措情歌集》、《萨迦格言》、《朗萨姑娘》、《卓娃桑姆》、《猴鸟故事》、《甘丹格言》、《水树格言》、《国王修身论》等不胜枚举。<sup>①</sup> 优美文学作品的大量问世对于推广普及藏文、丰富发展藏族书面语言起了重大的作用。此外，在医药、天文、历算、文法等方面也有不少名著传世。如以韵文体写成的藏医名著《居悉》(四部医典)<sup>②</sup>；藏历典籍《白琉璃》、《日光轮》以及综合上述二书要点的《时轮历精要》；<sup>③</sup> 文法名著《授记根本三十颂》、《性入法》(音势论)、《司徒文法》等等。随着社会生活的变革，藏文得到更快的普及和发展。藏文书刊开始以现代化设备大量印刷出版，新词术语急剧增加，语法格式也有所创新，表达方式多种多样，藏语书面语向着更趋成熟、功能更加全面的方向发展，使用范围也不再囿于宗教文化、文学历史，逐渐进入政治经济、科学技术领域。同时，藏语书面语又以其超方言、规范化和更多的继承性等特点为社会所接受，成为全民族语言统一的象征。

① 《藏族文学史》，中央民族学院《藏族文学史》编写组编写，四川民族出版社，成都，1985年。

② 西藏自治区藏医院：《藏医学四部医典浅析》，载《西藏研究》，1981，12。李鼎兰：《藏医一代宗师——宇妥·元丹贡布》，载《西藏研究》，1986，1。

③ 黄明信、陈久金：《藏历原理研究》(上)(下)，载《西藏研究》1981，1，和1982，1。山口瑞凤：《西藏的历学》，载《铃木学术财团学报》。《隆都喇嘛全集·算词汇编》，北京嵩祝寺版。



### 三、藏文结构及其特征

#### (一) 藏文字母

脱胎于梵文字母系统的藏文字母，经过许多代人的使用和改造，已发展成为一套别具一格的字母系统。它包含 30 个辅音字母和 4 个元音符号以及若干形体别致的标点符号。其组合方式和拼读规则也有许多与众不同之处。为了阅读后文方便，现将藏文的基本结构及其常用的几个专门术语简略介绍如下。

#### (二) 辅音字母

藏文叫 གསལ་བྱེད (gsal bjed) 或 ཀལ་ལི (kañ li) 共 30 个，排行顺序是每四个一组，共四组半。每个字母的名称都带有元音 a，读法上古今有别、方言各异。下面把辅音字母表、藏文转写和现代藏语拉萨读音列出：<sup>①</sup>

ཀ ka [ka <sup>54</sup> ]	ཁ kha [kha <sup>54</sup> ]	ག ga [kha <sup>13</sup> ]	ང ŋa [ŋa <sup>13</sup> ]
ཅ tɕa [tɕa <sup>54</sup> ]	ཆ tɕha [tɕha <sup>54</sup> ]	ཇ dʒa [tɕha <sup>13</sup> ]	ཉ ŋa [ŋa <sup>13</sup> ]
ཉ ta [ta <sup>54</sup> ]	ཐ tha [tha <sup>54</sup> ]	ད da [tha <sup>13</sup> ]	ན na [na <sup>13</sup> ]
པ pa [pa <sup>54</sup> ]	ཕ pha [pha <sup>54</sup> ]	བ ba [pha <sup>13</sup> ]	མ ma [ma <sup>13</sup> ]
ཅ tsa [tsa <sup>54</sup> ]	ཆ tsha [tsha <sup>54</sup> ]	ཇ dza [tsha <sup>13</sup> ]	མ wa [wa <sup>13</sup> ]
ཉ za [ɕa <sup>13</sup> ]	ཟ za [sa <sup>13</sup> ]	འ ha [ha <sup>13</sup> ]	ཡ ja [ja <sup>13</sup> ]
ར ra [ra <sup>13</sup> ]	ལ la [la <sup>13</sup> ]	ཤ ɕa [ɕa <sup>54</sup> ]	ས sa [sa <sup>54</sup> ]
ཧ ha [ha <sup>54</sup> ]	ཨ ʔa [ʔa <sup>54</sup> ]		

#### (三) 元音符号

藏文叫 དབྱངས་ཡིག (dbañs jig, “唱音”), 共四个, 即  $\overset{\sim}{\text{a}}$  (i),  $\underset{\sim}{\text{a}}$  (u),  $\overset{\sim}{\text{e}}$  (e),  $\underset{\sim}{\text{e}}$  (o), 不单用, 只能加在辅音字母的上方或下方, 其中 i, e, o 加在辅音字母上方, u 加在辅音字母下方。列表如下:

<sup>①</sup> 研究藏文往往需要两套辅助符号: 一套是标音符号 (transcription), 用以标注藏文在各地的实际读音; 另一套是转写符号 (transliteration), 即用另一种文字 (如拉丁字母) 一对一地转写藏文, 不管实际读音。这是一种代字系统。它可以还原成藏文。这是由于言文演变不一致, 拼写和读音差别较大造成的。本书藏文标音符号使用国际音标, 加方括弧; 转写符号采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藏语组设计的系统。

元音符号 <sup>①</sup>	转写	读音	名称	
ᳵ	i	[i]	གི་གུ	[khi <sup>11</sup> ku <sup>54</sup> ]
ᳶ	u	[u]	ཞབས་ཀྱ	[ɕəp <sup>11</sup> tu <sup>54</sup> ]
᳷	e	[e]	འགྲེང་བྱ	[ntʂeŋ <sup>11</sup> po <sup>54</sup> ]
᳸	o	[o]	ན་རོ	[na <sup>11</sup> ro <sup>54</sup> ]

#### (四) 音节构成

藏文自左向右横写，音节之间用圆点隔开。音节内部有些字母可以上下叠写。例如བསྐྱེད་གསུང་པོ་ “宣扬”，转写为bsgrogs，若按藏文方式排列应是b<sup>o</sup><sub>g</sub>gs。字母ས(sa)放在ག(ga)的上面，字母ར(ra)放在ག(ga)的下面，元音符号᳸(o)放在最上方。这是藏文不同于一般拼音文字的一个特点。藏文音节最少由一个字母构成，最多由六个字母组成，每个音节还可以加元音符号。若无元音符号，则读a。举例如下：

一个字母构成的音节：	ག	ga
两个字母构成的音节：	གང	gan
三个字母构成的音节：	གངས	gans
四个字母构成的音节：	དམངས	dmans
五个字母构成的音节：	བསྐྱེད་གསུང་པོ་	bsgags
六个字母构成的音节：	བསྐྱེད་གསུང་པོ་	bsgrags

多字母构成的音节，必有一个字母作核心，叫“基字”(མིང་གཟི, miŋ gzi)。加在基字上方的字母叫“上加字”(མགོ་ཅན, mgo tɕan)；加在基字下方的字母叫“下加字”(འདོགས་ཅན, ndogs tɕan)；加在基字前面的字母叫“前加字”(སྐོན་འདུག, sjon ndzug)；加在基字后面的字母叫“后加字”(རྗེས་འདུག, rdzes ndzug)；后加字之后再加字母叫“再后加字”(ཡང་འདུག, jaŋ ndzug)。藏文30个辅音字母均可充当基字，但是上加字、下加字、前加字、后加字和再后加字都是有限制的。

#### (五) 上加字

能作上加字的只有三个字母：ར(ra)，ལ(la)，ས(sa)。其中ར

① 古藏文中还有一个元音符号是反书᳹(i)，9世纪厘定文字时取消。

(ra) 可以加在 12 个字母 (基字) 的上方; ལ (la) 可以加在 10 个字母 (基字) 的上方; ས (sa) 可以加在 11 个字母的上方。列举如下:

ར་མགོ། (ra mgo)

རྐ (rka)   རྒྱ (rta)   རྩ (rtsa)  
 རྣ (rga)   རྩམ (rdza)   རྩད (rda)   རྩལ (rba)   རྩམ (rdza)  
 རྩལ (rja)   རྩལ (rja)   རྩལ (rna)   རྩལ (rma)

ལ་མགོ། (la mgo)

ལྐ (lka)   ལྩ (lta)   ལྱ (lta)   ལྲ (lpa)  
 ལྣ (lga)   ལྩམ (ldza)   ལྩད (lda)   ལྩལ (lba)  
 ལྩལ (lja)  
 ལྩལ (lha)

ས་མགོ། (sa mgo)

སྐ (ska)   སྒྱ (sta)   སྣ (spa)   སྩ (stsa)  
 སྣ (sga)   སྩ (sda)   སྣ (sba)  
 སྣ (sja)   སྣ (sja)   སྣ (sna)   སྣ (sma)

上加字在发音上的作用是作复合声母中的前置辅音。这些前置辅音在现代藏语许多方言中已不发音。

### (六) 下加字

能作下加字的有 4 个字母: ཡ (ja), ར (ra), ལ (la), ལ (wa)。其中 ཡ (ja) 可以加在 7 个字母 (基字) 的下方; 下加字 ར (ra) 可以加在 11 个字母 (基字) 的下方; 下加字 ལ (la) 可以加在 6 个字母 (基字) 的下方; 下加字 ལ (wa) 可以加在 13 个字母 (基字) 的下方。列举如下:

ཡ་བཏགས། (ja btags)

ཀྱ (kja)   ཀྲ (khja)   ཀླ (gja)  
 ཕྱ (pja)   ཕྲ (phja)   ཕླ (bjja)   ཕྴ (mja)

ར་བཏགས། (ra btags)

རྐ (kra)   རྒྱ (tra)   རྣ (pra)  
 རྣ (khra)   རྣ (phra)  
 རྣ (gra)   རྣ (dra)   རྣ (bra)   རྣ (mra)



ལྷ (sra)      ལྷ (hra)  
                  ལ་བཏགས (la btags)  
 ལྷ (kla)      ལྷ (gla)      ལྷ (bla)      ལྷ (rla)  
 ལྷ (sla)      ལྷ (zla)  
                  ལ་བུར (wa zur)  
 ལྷ (kwa)      ལྷ (khwa)      ལྷ (gwa)      ལྷ (ṅwa)  
 ལྷ (dwa)      ལྷ (tshwa)      ལྷ (ṣwa)      ལྷ (zwa)  
 ལྷ (rwa)      ལྷ (lwa)      ལྷ (ḥwa)      ལྷ (swa)  
 ལྷ (hwa)

下加字在发音上的作用主要是作介音，不过在现代藏语各方言中都已发生了不同的变化。详见后文。

### (七) 后加字

能作后加字的有 10 个字母：ག (ga), ཅ (ṅa), ཉ (da), ན (na), བ (ba), མ (ma), ཏ (ḥa), ལ (ra), ལ (la), ལ (sa)。它们加在基字的后面，在发音上的作用是作辅音韵尾。例如：

后加字	例	字
—བ (-b)	ཐབ (thab)	ཐབ (ṭhab)
—ད (-d)	ཐད (thad)	ཐད (ṭhad)
—ག (-g)	ཐག (thag)	ཐག (ṭhag)
—མ (-m)	ཐམ (tham)	ཐམ (ṭham)
—ན (-n)	ཐན (than)	ཐན (ṭhan)
—ཅ (-ṅ)	ཐཅ (thaṅ)	ཐཅ (ṭhaṅ)
—ར (-r)	ཐར (thar)	ཐར (ṭhar)
—ལ (-l)	ཐལ (thal)	ཐལ (ṭhal)
—ས (-s)	ཐས (thas)	ཐས (ṭhas)
—ཏ (-ḥ)	མཐཏ (mthah)	ཏཐཏ (ntṭhah)

十个后加字所代表的辅音韵尾在现代藏语各方言里都发生了程度不同的变化，有些脱落，有些变音，也有些保存下来。详见第三节。

### (八) 再后加字

只有两个，即字母 ལ (sa) 和 ཉ (da)。ལ (sa) 可加在后加字 ལ

(ga), ། (ŋa), ། (ba) 和 ། (ma) 的后面, ། (da) 可以加在后加字 ། (na), ། (ra), ། (la) 后面。它们在发音上的作用是同后加字一起构成复辅音韵尾。

再后加字	例	字
—ས		
	—གས (-gs)	ལགས (lags)
	—ངས (-ŋs)	ལངས (laŋs)
	—བས (-bs)	ལབས (labs)
	—མས (-ms)	ལམས (lams)
—ད		
	—ནད (-nd)	འཛིནད (ndzind)
	—རད (-rd)	ཇུརད (gjurd)
	—ལད (-ld)	ཐིལད (thild)

再后加字—ད在9世纪正词法改革中废除, 再后加字—ས在现代藏语多数方言里已不发音。

### (九) 前加字

能作前加字的有5个字母: ། (ga), ། (da), ། (ba), ། (ma), ། (ŋa)。被加的基字也有限制。前加字在发音上的作用是作复辅音中的前置辅音。

前加字	例	字
ག— (g-)	གཅིག (gčig)	གཉིས (gñis)
ད— (d-)	དགུ (dgu)	དཀོན (dkon)
བ— (b-)	བཞི (bzhi)	བཅུ (btəu)
མ— (m-)	མཁོ (mkho)	མཐོ (mtho)
འ— (ŋ-)	འགོ (ŋgo)	འབུ (ŋbu)

现代藏语的声母系统大都趋于简化, 因此许多前加字已不发音或改变发音。详见第二节。

综上所述, 可知藏文构成音节的办法与一般拼音文字有所不同。主要特征是每一个音节都有一个“基字”, 以基字为核心, 在其上下左右附加字母构成各种音节。基字不一定是第一个字母。藏文词典通常是按基字排列的, 因此识别基字不仅同正确发音有关, 而且跟查藏文词典有

关。例如 དམག (dmag) 要在 མ (ma) 部中查找；བསྐྱེད་པ་ (bsgrags) 要在 ག (ga) 部中查找。<sup>①</sup>

### (十) 标点符号

藏文有一套与众不同的标点符号和使用规则。翻开藏文书报，满篇皆是小圆点 (·)。这是音节之间的隔音符，藏文叫 ཚེག (tsheg)。例如：བོད་རྒྱ་མཚན་སྐྱེད་པ་ཚིག་མཛོད་ (bod rgya can sbjar gji tshig mdzod) “藏汉对照词典”。除隔音符外，还有以下几种常用的符号：

☰ 云头符，用于书题或篇首。

𐄂 蛇形垂符，用于文章开首处。

| 单垂符，用于短语后或句终。

|| 双垂符，用于章节末尾。

||| 三垂符，用于卷次末尾。

### (十一) 字体

藏文字体可分两大类：有头字 (དབུ་ཅན་, dbu tshan) 和无头字 (དབུ་མེད་, dbu med)。有头字因顶上戴有一短横而得名，相当于正楷，用于印刷、雕刻、正规文书等。无头字顶上无短横，相当于行书，主要用于书写。手写体藏文又可细分为“粗通” (ཚུགས་ཐུང་, tshugs thung)、“粗仁” (ཚུགས་རིག་, tshugs riṅ)、“珠杂” (འབྲུ་ཙ་, nbru rtsa) 等多种形体。有一种书写迅速、连笔简写甚多的草书叫“秋” (འཕྲུག་ nkhjug)，其形体与印刷体差别很大。

### (十二) 拼写和读音

古代言文比较一致，拼写和读音相当接近。经过 1000 多年的演变，藏语语音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而藏文正词法却依然停留在 9 世纪文字规范阶段，因此现行藏文拼写与口语读音距离甚大。例如 བསྐྱེད་པ་ “宣扬”，文字拼写作 bsgrags，实际读音是 [tʂa] 或 [dz̥a] 等。就这个意义上说，现行藏文应该说是一种按历史规范拼写的超方言的拼音文字。

<sup>①</sup> 关于怎样识别基字，请参阅《藏文拼音教材（拉萨音）》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藏语文教研室编，民族出版社，1983年。



这类文字增加了人们掌握正字的困难，但对一个文化悠久、方言分歧的民族来说，却具有贯通古今、超脱方言的好处。

## 第二节 古代藏语

### 一、藏语史分期

藏语史的研究起步较晚，缺环甚多，是一个薄弱的部门。分期也面临着一些理论上和实际上的难题。

我们知道，语言的演变是比较缓慢的，几十年往往不大显露，几百年才有较大的变化。这种渐变性的特点糊模了语言发展的阶段性，使得分期断代难以一刀两断。语言发展的另一个特点是不平衡性。一方面是方言之间发展不平衡，另一方面是语言内部各成分之间的变化速度也不一致。我们给语言史分期时，在众多的方言中究竟以哪个方言的发展为主要线索，在一个方言内部又应以哪种要素（语音、词汇、语法）的演变为主，都是很棘手的问题。此外，材料的鉴别和使用也很重要。藏文文献虽很丰富，但书面语和口语的演变并不一致。假定每个时代的书面语都跟着口语走，比如吐蕃时代的藏人说吐蕃时代的藏话，写当时的口语；元代的藏人说元代的藏话，写元代藏语口语；到了现代，就照现代话写文章，问题也就简单了。只要把文献的年代考证清楚，便可大体看出古代藏语怎样一步一步地变为现代藏语了。无奈藏语书面语和口语的发展并不同步。如果说口语演变缓慢，书面语则更加保守。事实上藏语书面语自从9世纪规范化以来，无论正词法、文法或文体，变动甚微，同口语的距离逐渐拉大。这进一步增加了语言分期断代的困难。因为在言文不一致的情况下，利用书面语研究藏语史必须十分谨慎，要在浩瀚的文献中寻找时代的烙印不是容易的事。因此，迄今为止，藏语史的研究多半侧重在“两端”：一端是吐蕃时代（7—9世纪）的藏语，另一端是当今的口语。吐蕃时代，文字初建，言文比较接近。加之，藏文又是拼音文字，构拟古音有许多方便之处。现代藏语则表现为各地方言，是当今500余万藏民使用的活语言，材料丰富，可以反复印证。把古今两端材料加以比较，大致可以看出藏语1000多年来演变的总趋势。不过要弄清发展的脉络，还有赖于各阶段的断代史的研究。只有这方面取得

进展，藏语史分期才有坚实的基础。过去有些学者曾对藏语史分期做过一些尝试，虽非定论，仍有参考价值，介绍如下。

大部分学者是根据现存书面语材料进行分期尝试的。例如罗里希在《藏语》一书中把藏语书面语的发展分为五个时期<sup>①</sup>：

1. 6—7 世纪封建部落时期的藏语口语。
2. 7—9 世纪吐蕃王朝时期的书面藏语。这一时期创制了藏文，建立起书面语，主要文献有 (a) 敦煌藏文手卷和碑铭文字；(b) 以后藏方言为基础的早期佛经译语。
3. 10—14 世纪初建立科学—哲学语言时期。
4. 14—17 世纪初宗喀巴时代的书面藏语。
5. 17 世纪末至 19 世纪初清代书面藏语。

最后罗里希谈到 20 世纪以来，特别是 1951 年西藏和平解放以后，藏语书面语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用藏文出版了大批政治、社会经济等方面的书刊，以及若干现代科技书。

西田龙雄 (Nishita Tatsuo) 把藏语 (书面语) 的发展分为七个时期<sup>②</sup>：

1. 原始藏语：无文字记载时期，只能通过比较进行构拟。
2. 古代藏语 (3—7 世纪)：根据方言材料和中古藏语形式加以构拟。
3. 中古藏语 (7—9 世纪)：
  - a, 旧佛教藏语——松赞干布时代到 9 世纪末所写的梵文化的佛教藏语。
  - b, 中古藏语——现存敦煌文书、新疆文书以及各种早期碑文所代表的非佛教藏语。最晚的资料是长庆二年 (822) 的唐蕃会盟碑。
4. 近古藏语 (9—10 世纪)：
  - a, 古典藏语——公元 826 年赤德祖赞“厘定新语”，制定新正词法，改革旧佛教藏语为新佛教藏语，以新译大藏经甘珠尔和丹珠尔为代表。

① 罗里希 (G. N. Roerich, 1902—1960)：《藏语》，莫斯科，东方语文出版社，1961 年。

② 西田龙雄 (Nishita Tatsuo)：《论十六世纪西康省藏语天全方言》，载《西蕃馆译语之研究——西藏语言学序说》，日本京都，松香堂，1970 年。

b, 文言藏语——9 世纪以后根据古典藏语规范改革的书面语, 用来书写非佛教文书。

5. 中世藏语 (10—17 世纪):

a, 文言藏语的第一种发展形式 (10—14 世纪), 创立佛教哲学文言, 以仁钦桑波 (958—1055) 和布顿仁钦珠 (1290—1364) 的著作为代表。

b, 文言藏语的第二种发展形式 (14—17 世纪初), 佛教哲学文言之形成。以宗喀巴 (1357—1419) 及其门徒的著作为代表的藏语。

6. 近世藏语 (17—19 世纪): 以《四体清文鉴》(蒙、满、汉、藏) 和《五体清文鉴》(蒙、满、汉、藏、突厥) 为代表。

7. 现代藏语 (20 世纪以来): 1949 年以后的藏语。这一阶段以汉语为媒介, 创造了丰富的表达新的科学知识的词汇, 并从汉语中大量借词。

西田氏分类法注意翻译语体和非翻译语体的区别。他认为藏语书面语有两类: 一类是藏族称之为 མཚོ་སྐྱོད་ (tshos skad) 的书面语, 是随佛经翻译发展起来的, 其中吸收了大批梵文化的翻译语词和翻译文体。另一类是以民间口语为基础发展起来的, 与梵文无关, 这种文体反映了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某些口语特征。

西田龙雄还注意到对藏语书面语的研究不能完全代替藏语口语史的研究, 二者分期应当有所区别。为此他提出了下页图式:

米勒将西田龙雄的分期改名如下<sup>①</sup>:

1. 原始藏语 (? —7 世纪)
2. 古藏语 (7—9 世纪)
3. 晚期古藏语 (9—10 世纪)
4. 中古藏语 (10—17 世纪)
5. 新藏语 (17—19 世纪)
6. 现代藏语 (20 世纪以来)

<sup>①</sup> 米勒 (R. A. Miller): 《评〈藏蒙学志〉》, 美国《语言》(Language) 杂志第 44 卷 (1969)。





王尧在《吐蕃金石录》代序中将藏语文献划分为五个历史时期：<sup>①</sup>

1. 上古时期（公元6世纪以前）
2. 中古时期（7—9世纪）
3. 近古时期（10—12世纪）
4. 近代时期（13—19世纪）
5. 现代时期（20世纪以来）

随着研究的深入，藏语史分期会不断修正。本书采取先粗后细的办法，先把藏语分为古代藏语和近代藏语两大阶段，每段再根据断代研究的进展，细分为若干时期。比如古代藏语可以分为史前时期的古藏语和文字初创时期的古藏语。若以9世纪文字厘定为界，可分为厘定前的古藏语（大体相当于吐蕃时期的藏语）和文字厘定后的古藏语等等。古今藏语的转折期大致在12—13世纪。根据黄布凡的研究，在这段时期里，卫藏地区的藏语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古复辅音声母大量简化和声调音位的产生。<sup>②</sup>这可以说是藏语分期的一些主要标志，尽管各方言演变极不平衡。

## 二、藏语古音说略

古藏语音系跟现代藏语比，有很大差别。仅从书面记录看，至少可以指出以下几项特征：（1）古藏语声母系统比较复杂，除单辅音声母外，还有双辅音、三个辅音、乃至四个辅音组合的声母。（2）元音系统比较简单，基本元音只有五个：a、i、u、e、o。（3）辅音韵尾较多，不但有单辅音韵尾（-b, -d, -g, -m, -n, -ŋ, -r, -l, -s），而且有复辅音韵尾（-bs, -gs, -ms, -ŋs, -nd, -rd, -ld）。（4）古藏语没有声调[对立]。下面分别讨论。

### （一）声母系统

#### 1. 单辅音声母

考察古藏语的单辅音声母，不妨从藏文30个字母谈起。1000多年前设计的藏文字母表有两个特点：一是把辅音字母同元音符号分开<sup>③</sup>，

① 王尧：《吐蕃金石录》，文物出版社，1982。

② 黄布凡：《12—13世纪藏语（卫藏）声母探讨》，载《民族语文》，1986年。

③ 藏文元音符号不包括在字母表内。

二是把本族语音同外来语音分开。例如为拼写梵文借词中藏语所没有的辅音而专门制订了一些字母或字母组合<sup>①</sup>。由此可见，藏文字母表实际上是古代藏族学者对自己语言中辅音系统的最早标目。我们先用国际音标把它转写出来：

k	kh	g	ŋ
tɕ	tɕh	dʒ	ɳ
t	th	d	n
p	ph	b	m
ts	tsh	dz	w
ʒ	z	ʃ	j
r	l	ɕ	s
h	ʔ		

这一辅音表是否全面地反映了古音的实际？有没有其他单辅音未包括在表内，或者表内的某些字母并不代表单辅音？这些问题都曾引起一些讨论。例如有人以为双字母 ལ (lh-) 可能代表的是单辅音 / ɕ /；单字母 ས (s-) 和 ཅ (ɕ-) 可能不是单纯声母等等。<sup>①</sup>至于送气音 (kh, th, ph) 和塞擦音 (ts, dz, tɕ, dʒ 等) 是否算单纯辅音，那只是个广义狭义的理解问题。在汉藏语系里，一般都把这两类塞擦音列入单纯声母。

另一个引起讨论的问题涉及这 30 个字母是否代表 30 个（独立的）音位。疑点是由吐蕃文献（7—9 世纪）中送气和不送气两套字母经常互换引起的。例如：kal ~ khal “克”，tabs ~ thabs “方法”，pan ~ phan “益”，tɕig ~ tɕhig “一”，tse ~ tshe “寿”，kji ~ khji “犬”，tos ~ thos “闻”，pod ~ phod “敢”等等。有些学者发现在某些位置上送气和不送气辅音处于互补分配。<sup>②</sup>例如鼻音前缀之后只出现送气清辅音，其他前缀音之后只出现不送气清辅音，见下表：

很明显，在前缀音之后，古藏语的清塞音和清塞擦音送气不送气并不对立。从历史上看，非鼻音前缀后的不送气清辅音实际上是从送气清辅音变来的：

① 用反写字母或合成字母方式表达梵文的某些音，如 ཅ (t̪), ཅ (t̪h), ཅ (d̪), ཅ (n), ཅ (gh), ཅ (dh), ཅ (bh) 等等。

① ② 参阅李方桂：《藏文前缀音对于声母的影响》，史语所集刊第四本第二分，1933 年。



sk-< *skh-	skol	煮沸: khol	沸
st-< *sth-	stuŋ	使短: thuŋ	短
sp-< *sph-	spuŋ	堆 : phuŋ	堆
bk-< *bkh-	bkal	纺 : khal	纺

前缀音	基本辅音									
	kh	tɕh	th	ph	tsh	k	tɕ	t	p	ts
m-	+	+	+		+					
n-	+	+	+	+	+					
b-						+	+	+		+
d-						+			+	
g-							+	+		+
r-						+		+		+
l-						+	+	+	+	
s-						+		+	+	+

bt-< *bth-	btug	触 : thug	触
btɕ-< *btɕh-	btɕags	碎 : tɕhag	碎
gt-< *gth-	gtug	碰 : thug	碰
gts-< *gtsh-	gtsag	刺 : tshag	刺
dk-< *dkh-	dkrol	脱 : khrol	脱
dp-< *dph-	dpjaŋ	挂 : phjaŋ	挂
lk-< *lkh-	lkug	藏 : khug	藏
lt-< *lth-	ltams	充 : tham	充
rk-< *rkh-	rkam	昏 : kham	昏
rt-< *rth-	rtuŋ	短 : thuŋ	短

孔好古 (Conrady) 曾提出过一条基本原则, 认为古藏语中带前缀的形式源于无前缀形式。根据这条原则, khol “沸” 应为原形, skol “煮沸, 使沸” 是派生词, 由 s + khol 构成。thuŋ “短” 为原形, stuŋ “使短, 弄短” 由 s + thuŋ 构成。李方桂认为送气声母由于受前缀音 (s-等) 的影响, 失去送气成分, 变为不送气声母。正如英语 s-后无送气音一样。比较: tone [thoun] “音调”; stone [stoun] “石头”; cope

[khoup] “对付”: scope [skoup] “范围”。结论是:古藏语中送气不送气清音之互补现象乃是前缀音对后面声母影响的结果。<sup>①</sup>

比较难解释的是何以在无前缀的情况下送气与不送气声母在古藏文中也可以自由变换。《丁香帐》(ལི་ཤིའི་གུར་ཁམ།, li shifi gur kham) 作者仁钦扎西(རིན་ཆེན་བཀྲ་ཤིས།, rin tshen bkra shis) 认为这是古时“部分译师失于方言之误(ཡུལ་སྐད་ཤོར་བ།, jul skad shor ba)。”<sup>②</sup> 然而这种现象并不限于翻译作品。罗秉芬、安世兴在《浅谈历史上藏文正字法的修订》一文中赞同这种解释,并认为古“藏语的清送气音与不送气音是区别音位的,并非自由变体。”车谦则持相反观点,认为“古藏语的清塞音和塞擦音虽有送气和不送气的两套,但它们并不区别意义,也就是说它们还没有形成两套不同的音位。”<sup>③</sup> 理由是吐蕃时期不同年代的手卷、碑文和木牍等都有类似现象,不大可能是由操同一方言的人写的,也不可能出于偶合。若是自由变体,为何又创造两套字母?车谦推测:“可能是受其他文字的影响。譬如……兰查梵文中就有 k、c、t、t、p 和 kh、ch、th、th、ph 两套。”<sup>④</sup>

有一种现象值得注意:即从词汇上看,送气清音开头的词远远超过不送气清音开头的词。且后者多为拟声词和外来词。例如拟声词 ཀུཅ་ kutso “喧哗声”, ཉིང་ཉིང་ tiŋ tiŋ “钟、铃声”, ཅེར་ཅེར་ tsertser “刺耳声”, ཀྱེ་ kwa je “喂”, ཀྱེ་ kje “啊”, ཅེར་ཅེར་ t̥er t̥er “唧唧”, ཅག་ཅག་ t̥ag t̥ag “咀嚼声”, ཉེ་ཉེ་ te te “小鼓”等等;外来词 བུད་མེད་ pad ma “莲花(梵)”, བོ་ཏ་ལ་ po ta la “普陀(梵)”, ཉིལ་ til “芝麻(梵)”, ཅང་ t̥oŋ “钟(汉)”, ཕིར་ pir “笔(汉)”, ཀྱང་ལོག་ kwaŋ log “光禄(汉)”等等。有一部分不送气清音开头的词似曾有过前缀,如 ཀོར་སྐར་ kor ~ skor “环”, ཅིག་གི་ཅིག་ t̥ig ~ gt̥ig “一”, བཀས་ལྷོ་མཐོག་ pags ~ lpags “皮”等等。剩下一些来历不明的语词,如 ཀོ་ ko “革”, ཀའ་པ་ ka ba “柱”等为数有限,产生较晚,或属某一地区的方言词。

① 李方桂:《藏文前缀音对声母的影响》,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四本第二分,1933年。

② 《丁香帐》,民族出版社,1968年。

③ 车谦:《从 gcig 谈起——关于藏语声母中清塞音、塞擦音送气和不送气问题》,载《民族语文》,1981,2。

④ 其实,梵文浊塞音也有送气和不送气两套字母,但藏文并未采用。

张琨《藏语在汉藏比较语言学中的作用》一文认为<sup>①</sup>：从汉藏语系的情况看，汉语、苗瑶和台语族中所构拟的古塞音都是三套对立，即清不送气：清送气：浊音。彝语支的三调对立也与此有关。古藏语中似曾发生过清不送气塞音广泛变为清送气塞音的趋势，从而造成两套对立的樣子。张琨认为藏语塞音在（无前缀）纯声母位置上的演变如下：

书面藏语产生以前	* p-	—	书面藏语	p-
	* ph-	—		ph-
	* b-	—		b-

总之，古藏语中声母清浊的对立是没有疑问的，清塞音和清塞擦音的送气不送气是否对立尚需进一步探索。

有关古藏语单辅音声母的第三个问题是具体字母的音值构拟问题。苏联学者龙果夫对浊塞音和浊塞擦音字母 ག ཅ ཇ ཉ ཁ 的传统构拟曾提出异议<sup>②</sup>。他说藏学家通常把这五个字母拟作不送气的浊音 \*g, \*dz, \*d, \*b, \*dz, 主要根据是这几个字母相当于梵文中[不送气]浊塞音字母。龙果夫认为这样构拟难以说明藏语方言和西蕃译语的一切材料。首先，作为前缀音的 ག (b-), ཅ (d-), ཇ (g-) 在现代藏语某些方言里常读作摩擦音。例如 \*bgo-ba 在康方言读 vgo-wa; d-和 g-合并读作 γ 或 κ。例如 \*dkar-po, 在康方言读作 γkar-po; \*gtam 读作 γtam; \*dgu 在西部方言读作 κgu; \*gsum 读 κsum 等等。在《西蕃译语》里, ཅ (d-) 和 ཇ (g-) 都用汉文“黑”字注音, 相当于 χ。龙果夫认为, 把 ག, ཅ, ཇ 的音值无论拟作塞音 b-, d-, g-或擦音 v-, ð, γ 均显不妥, 拟作 \*bh-, dh-, \*gh-则跟两者(塞音和擦音)都有关系, 便于解释许多现象。例如前缀 ཅ 与 ཇ 所以合流, 是因为二者“具有共同的收尾成分——浊送气”。此外, 这样构拟也可以给李方桂的论点更圆满的解释。“正如 s 给 ph, th, kh……的送气以异化影响而把它们转成不送气辅音 p, t, k

① Chang, Kun, The Tibetan Role in Sino-Tibetan Comparative Linguistics, 史语所集刊第四十八本第一分 1977。

② 龙果夫 (A.A. Dragunov): 《古藏语中的浊塞音和浊塞擦音》(英文),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七本第二分 (1936); 《古藏语音韵系统的特点》(俄文), 《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集刊》第七卷, 1937, 中文译文载《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十卷, 1951。



……一样；bñ-, dñ-, gñ-的送气也给 ph, th, kh……的送气以异化影响而把它们转成不送气辅音。因此在藏文中只有 sp-, st-, dñp-, gñt-, bñt……一类辅音群而缺乏 sph-, sth-, dñth-, gñph, bñth-等等。”<sup>①</sup> 这样构拟还便于说明 \*g 和 s 互换的例子，因为这里“互换的不是 g~s，而是 (g) ñ~s”。<sup>②</sup> 龙果夫还认为作为 [纯] 声母的 ཁ, ཅ, ཇ, ཉ, ཇ 也应构拟作浊送气音，因为这比拟作 \*g, \*dʒ, \*d, \*b, \*dz 更好解释后来的变化。比如“古代藏语的 bñ, dñ, gñ (以及 dzñ, dzñ) 反映在现代藏语方言中有两种情形：在西藏西部方言中这些辅音的送气已经消失，读为 b, d, g……但在西藏中部方言中 (包括拉萨及其附近方言) 送气作用一直保持到今天。”“在现代汉语方言中，我们有很好的与此平行的现象：在吴语中中古音‘并’，‘定’，‘群’…保有着送气，但在中国中部的湖南某些方言中已经失掉送气而变成 b, d, g, …ʒ。”<sup>③</sup> 李方桂文中举出同源词根互换的例子：\*g~kh \*gaŋ-ba~khaŋs; \*b~ph \*bubs-pa~phubs。龙果夫认为不送气浊音同送气清音互换很不自然。按照他的构拟，这种转换更自然：gñ~kh, bñ~ph 等。

如果 ཁ, ཅ, ཇ 在古藏语中果真代表送气浊塞音，那么为什么藏文转写梵文送气浊塞音字母时用 ཁ, ཅ, ཇ 下面加 ཏ (h) 呢？龙果夫的回答有点活动了。他说：“藏语音位 b (ñ), d (ñ), g (ñ), dʒ (ñ), dz (ñ) 的送气和不送气发音只决定于它们在词根中的位置和语音环境，因而它们的不变成分是带音而绝不是送气，所以选择了相当于梵文不送气浊音的字母 ཁ, ཅ, ཇ, ཅ, ཅ 来代表它们。在西藏人要用自己的字母译写梵语送气浊音 (在梵语中是独立的音位) 的场合，他们就借助于下加的 ཏ (h)，并以此强调这些梵语辅音送气作用的不变的音位特征。”<sup>④</sup>

关于 ཁ (b), ཅ (d), ཇ (g) 作为辅音韵尾时是否送气的问题，龙果夫承认古今材料均无法证实，“我们在这方面应该依照传统解释把它

① 龙果夫前引文。

② 龙果夫：《湖南湘潭方言与湘乡方言》，ИОА, Ан, 1932。

③ 赵元任：《现代英语的研究》，1928，北京。

④ 龙果夫 (A.A. Dragunov)：《古藏语中的浊塞音和浊塞擦音》(英文)，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七本第二分 (1936)；《古藏语音韵系统的特点》(俄文)，《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集刊》第七卷，1937，中文译文载《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十卷，1951。

们当做-b, -d, -g。”<sup>①</sup>

再举一个例子：藏文字母表中第23个字母 འ (俗称“小a”)的音值也曾有过各种拟测。现在看来，这个字母在不同位置上可能代表不同的音：(1) 作为声母的“小a”一般拟作 \*h, 如 འདྲ \*hod “光”，འན \*hon “聋”，འག \*hog “下”等等。(2) 作为前缀的“小a”可能代表鼻冠音 \*n-, 如：འདྲོད \*ndod “欲”，འབྲུ \*nbu “虫”，འགག \*ngag “阻”，འཚོ \*ntsho “育”等。<sup>②</sup> (3) 作为后加字的“小a”代表 \*a 或零音位。按照传统文法的规定，每个单音节字至少由两个字母组成，若无其他后加字，则以“小a”补位。典型的例子为：<sup>④</sup>

དེའ་ ལའ་ ཇིའ་ ཤའ་ ཅའ་ འགྲའ་ 我到那边去。

deh lah nif khoh boh ngroh

那 (方位格) (顿词) 我 走

这里的“小a”并不发音，9世纪改革正词法时将其删除，只在容易引起混淆的地方才保留“小a”。如 དག \*dag “净”；དགའ \*dgah “喜”。4) 写在基字下面的“小a”通常被认为是长音符号 (དབྱངས་ཡིག་གི་རིང་ཆ་སྟོན་ ཅེད་བར་ཞིག)，多用于拼写外来语词。如：ཤུ ཅའ་ kja ‘释迦’。

## 2. 复辅音声母

复杂的复辅音系统是古藏语区别于现代藏语的一个重要特征。从文字记录看，能作声母的有二合、三合、四合复辅音，各有一套组合规则，简述如下。

### (1) 二合复辅音

古藏语二合复辅音声母有两种类型，一类是基本辅音 + 后置辅音<sup>⑤</sup>，如 kw-, kj-, kr-, kl-；另一类是前置辅音 + 基本辅音，如 sk-, rk-等。前者的特点是基本辅音数目多，后置辅音只有4个——两个半

① 龙果夫 (A.A. Dragunov): 《古藏语中的浊塞音和浊塞擦音》(英文),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七本第二分 (1936); 《古藏语音韵系统的特点》(俄文), 《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集刊》第七卷, 1937, 中文译文载《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十卷, 1951。

② Betty Shefts Chang and Kun Chang, Tibetan Prenasalized initials,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第四十八本第二分, 1977。

④ ཡིག་བཤད་མཁས་པའི་ཁ་ཐུན། (《说文贤者口饰》) 书中的例子。

⑤ 后置辅音的名称并不确切，张琨称之为 prevocalic consonants “元音前的辅音”，又易同基本辅音相混。本文暂用后置辅音一词，相当于藏文的下加字。

元音-w, -j, 两个流音-r, -l, 构成 Cw-, Cj-, Cr-, Cl-四种形式的复辅音。后者的特点是前置辅音只有8个—r-, l-, s-, b-, d-, g-, m-, n-, 基本辅音数目多, 构成 rC-, lC-, sC-, bC-, dC-, gC-, mC-, nC- 八种形式的复辅音。分别举例说明:

### ①Cw-型复辅音

w 在藏文中叫 ར་ཟུར་ (wa zur), 三角形, 加在基字下方, 功用是作介音, 或作区别符号。如:

kw-	kwa	啊	zw-	zwa mo	帽
khw-	khwa ta	乌鸦	zw-	zwa po	荨麻
gw-	gwa	白额	rw-	rwa tso	角
ɳw-	ɳwa	小腿肚	lw-	lwa ba	毯
dw-	dwags	净	ɕw-	ɕwa	豁唇
tshw-	tshwa	盐	hw-	hwa	吊边

### ②Cj-型复辅音

j 在藏文中叫 ར་བཏགས་ (ja btags), 写作 L, 加在基字下方, 可同7个辅音相结合。如:

kj-	kjog	歪	phj-	phjed	半
khj-	khji	犬	bj-	bja	鸟
gj-	gjon	穿	mj-	mje	火
pj-	pji~phji	外			

关于j/在古藏语中的作用和地位引起过许多讨论。首先是它的分布特征。从古代文字记录看, j 只出现在舌根音 (k, kh, g) 和双唇音 (p, ph, b, m) 之后, 不出现在舌尖音 (t, th, d, n, ts, tsh, dz, s, z, r, l) 之后。另一方面, 古藏语中有一套舌面音 (tɕ, tɕh, dɕ, ɳ, ɕ, ʒ) 与舌尖音相对。人们自然会联想到这套舌面音是否就是 j 接在舌尖音之后使其腭化而产生的, \*tj > tɕ, \*thj > \*tɕh, dj > dɕ……。最早提出这一设想的是 von Koerber (1935)<sup>①</sup>。他把舌面音 tɕ, tɕh, dɕ, ɳ (བ་ཐ་ལ་ལྷོ) 看做是 t, th, d, n (ད་ཐ་ལ་ལྷོ) 与 j 的结合。不过他未涉及其他舌尖音 (如 ts, tsh, dz, s, z, r, l) 是否也可同 j 相结合的问题。W. Simon (1949) 进一步提出腭化是藏语派生语词的一个重要方

① Von Koerber, Morphology of Tibetan Language, 1935。



法，它包括 n—ɳ, s—ʃ, z—ʒ, ts—tʃ, dz—dʒ 等的交替。他虽未明说这些腭化音是由介音 j 所引起的，不过他把这种交替与舌根音和双唇音接 j 的情形相提并论。他的腭化说里不包括 t—tʃ, th—tʃh, d—dʒ 的交替。<sup>①</sup> 后来 R. A. Miller (1955) 在一篇文章里明确把 tʃ, tʃh, dʒ, ɳ, ʃ, ʒ (ཅ་ཅེ་ཅེ་ཅེ་ཅེ་ཅེ་ཅེ་) 分析为 /tj, thj, dj, nj, sj, zj/。<sup>②</sup> 龚煌城认为 Simon 和 Miller 都只看到问题的一面，失于偏颇。实际上无论把古藏文的 tʃ, tʃh, dʒ (ཅ་ཅེ་ཅེ) 分析成 /tj, thj, dj/, 还是分析成 /tsj, tshj, dzj/ 都有同样的理由，也都有同样的缺点。因为古藏语的舌面塞擦音 tʃ, tʃh, dʒ 可能有两种不同的来源，一部分源于 \*tj, \*thj, \*dj, 另一部分源于 \*tsj, \*tshj, \*dzj。这一变化发生在藏文产生以前。<sup>③</sup>

关于 j 的另一个问题是作基本辅音的 j 和作后置辅音的 j 有无区别。例如 g-jon “左” 和 gjon “穿”，藏文写法不同 (གཙོན “左”：ཤོན “穿”)，古音是否相同，引起人们的注意。叶士开 (Jäschke) 认为区别在于 /g/, 词根 g 读塞音，前缀 g- 读擦音。<sup>④</sup> 孔好古以为两个 /g/ 并无差别，差别在于前置辅音 g- 后有元音。<sup>⑤</sup> 白保罗将这个元音构拟作 /ə/, 即 \*gəjon “左”：\*gjon<sup>⑥</sup>。Walleser 和龙果夫认为区别在于 g 是否腭化，གཙོན “左” 的声母拟作 \*g+j, ཤོན “穿” 的声母拟作 “腭化的 g”。<sup>⑦</sup> 龚煌城的意见与众不同。他认为 “出现在声母位置的 j (即 Miller 的 i) 原是喉塞音 + y, 所以古藏文实际上乃只有一种 y。y 前的喉塞音在前面加词头 s 形成 ‘使动式’ 时转换为 k, 加词头- (a-Chung) 造 ‘现在式’ 时则转换为 kh, 而在前面加词头 g 时保持原来的喉塞音。不接任何词头的喉塞音消

① Walter Simon, The Range of Sound Alternations in Tibetan Word Families, AM N. S. 1 :3—15, 1949.

② R. A. Miller, The Significance for Comparative Grammar of Some Ablauts in the Tibetan Number-Systems, TP 43:287—296, 1955.

③ 龚煌城：《古藏文的 y 及其相关问题》，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四十八本第二分，1977。

④ Jäschke, H. A., A Tibetan-English Dictionary, London, 1881.

⑤ Conrady, August, Eine Indochinesische Causativ-Bildung und ihr Zusammenhang mit den Tonaccenten, Leipzig, 1896.

⑥ Benedict, P. K., Sino-Tibetan: A Conspectu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2.

⑦ Walleser, M., Zur Aussprache des Sanscrit und Tibetischen, Heidelberg, 1926. 龙果夫《古藏语中浊塞音和浊塞擦音》。

失得最早，故对现在拉萨话声调未产生任何影响。”实例：yom-pa < \*  
 ?yom-pa “摇”，khyom-pa < \*，-?yom-pa “漂动”，skyom-pa < \* s-?yom-  
 pa “摇动”。“从古藏文拼写方法看，介音 y 只出现在舌根音与唇音后  
 面，但从舌尖音与舌面音词音位的转换可以看出舌面音原是由舌尖音后  
 面接介音 y 演变而来。由古藏文内部的拟构我们推断藏语在没有文字以  
 前曾有分布均匀的介音 y，而这介音 y 曾有造敬语的功用。”<sup>①</sup> 关于藏文  
 创制后 j (= y) 的变迁参阅第三节。

### ③Cr 型复辅音

后置辅音 -r 在藏文叫 ར་བྱུགས་ (ra btags)，写作 ↓，加在基字下  
 方，可以同 11 个辅音字母拼合。如：

kr-	krad	弓弦	phr-	phra	细
khr-	khra	鹞	br-	brag	崖
gr-	gra	芒	mr-	s-mra	说
tr-	mal tro	墨竹(地名)	sr-	sra	坚
dr-	drug	六	hr-	hril	整体
pr-	pra	预兆			

Cr 型复辅音声母在古藏语中的发音可以从古代汉藏对音材料中得到旁证。例如唐蕃会盟碑上的藏族人名中的 ཁྲི (khri)，汉文音译作“可黎”、“乞黎”、“乞力”、“绮立”等；སྲོང་ (srong) 的汉文对音有“苏笼”、“悉笼”、“宋弄”、“宗弄”等；བྲན་ (bran) 的汉文音译作“勃阑”；བྲུ་ཙ་ (bru za) 译作“勃律”等。直到《元史》中还有类似的对音。例如 གུ (gru) 作“古鲁”，གྲགས་ (grags) 作 (“合刺思”、“乞刺斯”)。这些材料都证明古藏语中确有 Cr- 型复辅音声母存在。这类复辅音后来都趋于简化。到现代藏语各方言，大部分变作卷舌音或舌面音，如 \*gro “麦” > tʂo<sup>13</sup> (卫藏方言) > tʂo (安多方言)，有些字中部分音脱落，如 \*srog “生命” > so<sup>52</sup> (拉萨话)；\*s-bra “牛毛帐篷” > pa<sup>13</sup> (拉萨话) > ra (拉卜楞话)。详见第三节。

### ④Cl 型复辅音

后置辅音 l 在藏文中叫 ལ་བྱུགས་ (la btags)，位于基字下方，可同 6

<sup>①</sup> 龚煌城：《古藏文的 y 及其相关问题》，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四十八本第二分，1977。

个辅音字母组合。举例如下：

kl-	klad pa	脑	rl-	rluŋ	风
gl-	glaŋ	公黄牛	sl-	sla	编
bl-	blon	臣	zl-	zla	月

Cl-型复辅音声母在古代的发音也可从藏汉对音材料中得到旁证。例如9世纪吐蕃官员  $\text{ལུ་བཟུང་མེས་རྩེ་ལ་མ་}$  (klu bzaŋ mjes rma), 汉文译作“矩立藏名摩”，以“矩立”对 klu b-。另一名吐蕃官员叫 klu bzaŋ lha bo brtsan, 汉文对译为“[矩]楼勃藏他[谱]赞”。吐蕃官衔 mŋan pon khab so fiə tɕhog gi bla, 汉文对音为“岸奔榼苏户属劫罗”。以入声字“劫”(\*kjäp)的前一部分(\*kjä-)对译藏文的 gi, 再以其韵尾\*-p同后面的“罗”(\*lā)合表藏文的 bla (བླ)。

Cl-型复辅音后来的变化跟 Cr-型不同。Cl-型在单辅音化过程中，往往是前一辅音(C)脱落，后一辅音l保留下来。

古藏语中第二种类型的复辅音是基本辅音加前缀音(前置辅音)。前缀音可以分为三组：a. 塞音前缀 b-, d-, g-; b. 续音(通音)前缀 r-, l-, s-; c. 鼻音前缀 m-, n-。下面依次举例说明。

### ①bC-型复辅音

塞音前缀 b-可以加在 10 个辅音前面。如：

bt-	btāb	播种	bg-	bgod	分
bk-	bkāl	驮运	bs-	bsam	想
bts-	btsan	严	bz-	bzaŋ	良
btɕ-	btɕu	十	bɕ-	bɕad	说
bd-	bdun	七	bʒ-	bʒi	四

早期藏文文献里，前缀音 b-还可以同送气清辅音组合，如 bthub “能”，bthab “种植”，btshan pho “强悍”等。不过这类字也可写作不送气清辅音 btub, btāb, btsan po 等。后来修订正词法时一律规范为后者。b-后不再出现送气清辅音。

前缀音 b-在古代是发音的。许多藏汉对音材料可以证实。例如古代碑文中汉文以“勃藏”二字对译藏文之  $\text{བཟུང་མ་}$  bzaŋ。有时汉文以前字之入声韵尾表藏文前缀音，如吐蕃官员 rgjal bzaŋ ndus koŋ, 汉文对音为“颊藏弩悉恭”，以“颊藏” \*kiep-dzāŋ 对译藏文之 rgjal bzaŋ。藏文 khri



bzer lha mthoŋ 之汉文对音为“绮立热贪通”，以“立”字之韵尾-p 表藏文前缀 b-，“[立]热”表藏文之 bzer。

bC-型复辅音在现代藏语某些方言里还保存着。例如阿力克话里 འཇམ་པ་ “播种”读作 ptap, འཇམ་པ་ “十”读作 ptæ; འཇམ་པ་ “七”读作 wdən。但大多数方言里前缀音 (b-) 已脱落。

### ②dC-型复辅音

塞音前缀 d-可以加在 6 个辅音前面。如：

dp-	dpon	官	dk-	dkar	白
db-	dbu	首(敬语)	dg-	dgu	九
dm-	dmar	红	dŋ-	dŋul	银

古代藏汉对音材料里 dC-型复辅音的读音情形也得到了反映。例如藏文的 dgu, 汉文对音为“突瞿”。藏文 dpal 的汉文对音是“钵”(\* puât), 前缀音 d-略去。吐蕃文献里有时也可看到前缀音 d-同送气清音结合的例子, 如 dphon ~ dpon “官”。有些字略去前缀, 如 dkar ~ kar “白”, dpon ~ pon “官”。个别字 d-和 g-可以互换, 如 dbaŋ ~ gbaŋ “领有”; d-和 r-互换, 如 dgu ~ rgu “九”, dgod ~ rgod “笑”等等。

古藏语中的前缀音 d-在现代方言里大都消失, 在个别方言里转化为擦音 (h-, x-) 或闪音 (r-)。

### ③gC-型复辅音

塞音前缀 g-可以加在 11 个辅音的前面。如：

gt-	gtam	话	gtɛ-	gtɛig	一
gd-	gdan	垫	gn-	gnis	二
gts-	gtsaŋ	藏 [布]	gɕ-	gɕog	翼
gn-	gnam	天	gz-	gzu	弓
gs-	gsum	三	g-j-	g-jag	牦牛
gz-	gzig	豹			

前缀音 g-的分布同前缀音 d-的分布恰好处于互补状态。这是很有趣的现象。因此有人认为古藏语中前缀 g-和 d-可能是同一前缀的两个变体。见下表：

前置辅音	发音部位		双唇音		舌根音		舌尖音		舌面音		
	基 本 辅 音	音	p b m	k g ŋ	t d n s z ts	ʈ ɳ ʂ ʐ j					
d-			+	+	+	+	+	+			
g-						+	+	+	+	+	+

在吐蕃文献里另一个常见的现象是 g-后送气不送气清音经常互换。如：gṭhig~gṭeig “一”，gthum~gtum “凶”，gthogs~gtogs “属于”等。有些字里前缀 g-时有时无。如 gthaŋ~thaŋ “坝子” gñi zla~ñi zla “日月”等。

gC-型复辅音在古代藏汉对音材料里有时用两个汉字表示，如 khri gtsug “可黎可足”，有时用一个汉字表示。如 bkafi la gtogs pa “伽罗笃波”等等。

gC-型复辅音在现代方言里多数已单辅音化，少数方言里 g- 前缀擦音化，如阿力克藏话里 gtup “切”读作 ɣtəp。

#### ④ rC-型复辅音

文字上 r-, l-, s-, 称为“上加字”（མགོ་ཅན་, mgo ṭan），因为它们加在基字的上方；语言上它们在基本辅音的前面，故称前置辅音（或前缀音）。r-可以同 12 个辅音组合。如：

rb-	rbab ṭhu	瀑布	rdz-	rdzogs	尽
rt-	rta	马	rdz-	rdzes	后
rd-	rdo	石	rm-	rma	伤
rk-	rkaŋ	足	rn-	rna	耳
rg-	rgas	衰老	rñ-	rñi	网
rts-	rtse	尖	rŋ-	rŋa mo	骆驼

rC-型复辅音在个别方言里保留至今。如道孚藏话里 𑄎 仍读 /rta/ “马”，𑄎 读 /rke pa/ “腰”，𑄎 读 /rŋa mo/ “骆驼”，𑄎 读 /rma bja/ 等。但在古代藏汉对音材料里，rC-常用一个汉字表示，如吐蕃官名 maŋ po rdze，汉文对音作“莽布支”；藏文 khri sum rdze，汉文对音作“绮心儿”。藏文 stoŋ rtsan，汉文对音作“禄东赞”；藏文 klu bzaŋ mjes

rma, 汉文对音作“矩立藏名摩”。藏文 stag zigs rgan khol, 汉文对音作“悉诺其斡窟”。

### ⑤ lC-型复辅音

l-作为前缀音可以加在十个辅音的前面。如：

lp-	lpags	皮	lg-	lgan	膀胱
lb-	lba ba	颈瘤	ltɕ-	ltɕe	舌
lt-	lta	看	ldz-	ldzid	重
ld-	ldag	舐	lŋ-	lŋa	五
lk-	lkog	暗地	lh-	lha	神

在吐蕃文献里不限于上述组合。我们还可以看到 l+n: lna “鱼”；l+kh: lkhug “吸引”；l+tɕh: ltɕham “夫人”等。前面谈过，有人对 lh-是否复辅音表示怀疑，至少在某些情况下 lh 应看做是单纯辅音 /ɬ/。<sup>①</sup> lh-在古汉语里往往用“透”母字对音。如：

klu	bzan	lha	bo	brtsan	[矩] 楼勃藏他 [谱] 赞
khri	bzer	lha	mthog		· 绮立热贪通
zan	lha	bzan			尚塔藏
btsan	bzer	lho	gon		赞热土公

在现代藏语里，lC-型复辅音大都单音化了，只在少数方言里 l- 转化为闪音 r 或擦音 h / ɣ 保存了复辅音形态。如古藏语 ltogs “饿”，在阿力克话里读 rtok，拉卜楞话里读 htok。

### ⑥ sC-型复辅音

s-作为前缀音可以加在 11 个辅音的前面。如：

sp-	spu	毛发	sts-	stsol	赐
sb-	sbal ba	蛙	sm-	sman	药
st-	stog	千	sn-	sna	鼻
sd-	sdod	坐	sŋ-	sŋiŋ	心
sk-	skad	话	sŋ-	sŋa	早
sg-	sga	鞍			

早期文献里前缀音 s-后送气不送气音常可互通，如 skho~sko “收

① 李方桂：《藏文前缀音对于声母的影响》，史语所集刊第四本第二分，1933。



集”。后来修订正词法时 s 后不再出现送气清音。张琨认为 s 不仅可以使后面的送气音变为不送气音，而且可以使后面的浊 [塞] 音清化。<sup>①</sup>

sC-型复辅音在古代藏汉对音材料里得到明确的反映。如：

snam phji pa	悉南纛波
khri brtsan khod ne stag	绮立藏窟宁悉当
btsan sṅa	赞悉若
stag	悉诺

前缀音 s-在现代藏语多数方言里已经脱落，只在少数地方话里保存下来。例如拉达克藏话：སུཏ་པ་ /skut pa/ “线”，སྟོན་པོ་ /sṅon po/ “蓝”，ཟུང་ /zgəŋ/ “上”，སྟམ་པོ་ /zbom po/ “粗”。<sup>②</sup> 道孚藏话：སྟམ་ /smen/ “药”，སྟུ་ /zgu/ “门”。

#### ⑦ mC-型复辅音

mC-作为前缀音可以加在 11 个辅音的前面。如：

mth-	mtho	高	mdz-	mdzo	母犏牛
mkh-	mkho	需	mdz-	mdziŋ	颈
mtsh-	mtsho	湖	mn-	mnar	迫害
mtḥ-	mtḥu	唇	mṅ-	mṅam	等同
md-	mdaŋ	箭	mŋ-	mŋar	甜
mg-	mgo	头			

在吐蕃文献里，m-后有时出现不送气清塞音和塞擦音，如 མཏོག་ mtoŋ “见”，མཀོས་ mkos “需要”，མཚུངས་ mtsuŋs “同”等。后一律规范为送气音。前缀音 m-在古代藏汉对音材料中大都反映出来，如 khri bzer lha mthoŋ 绮立热贪通，以“贪”字之韵尾 (thā) m 和“通”thuŋ 字联合起来代表藏文 mthoŋ。有时只用一个汉字，略去前缀 m-，如藏文 mtḥims，汉文对音“琛”或“琳”。藏文 mṅan pon，汉文对音“岸奔”。mC-型复辅音在不少方言里保留下来，如阿力克藏话 mda “箭”，道孚藏话 mdo “外屋”。有些方言里只在双音词中保存 mC-，如拉萨藏话 kham<sup>55</sup> tḥu<sup>54</sup> “官司” (ཁ་མཚུ་)。

① Chang Kun, The Tibetan Role in Sino-Tibetan Comparative Linguistics.

② Sanyukta Koshal, Ladakhi Grammar, Delhi, 1979.

## ⑧nC-型复辅音

“小a”作前缀音读作鼻冠音，可以加在10个辅音前面。如：

nb-	nbu	虫	nph-	nphur	飞
nd-	ndod	欲	nth-	nthuŋ	喝
ng-	ngo	首	nkh-	nkhor	转
ndz-	ndzer	说	ntsh-	ntsho	活
ndz-	ndzafi	虹	ntɕh-	ntɕhi	死

在吐蕃文献里，n-有时也出现在不送气清塞音和清塞擦音的前面，如འཕགས npags “圣”，འཕྲུང ntsal “寻”等，后一律规范为送气音。此外，n有时还出现在s前面，如འཕྲུང nsu “请求”（此字后来变为འཕྲུང zu）。清浊交替现象也时有所见。如ndus ~ ntus “收获”，ndul ~ ntul “调伏”等。这些虽属个别现象，但对构拟更早的古音具有启发意义。由此引出两个假说：a. 鼻冠音后清音浊化说；b. 鼻冠音和续音之间的辅音插入说。<sup>①</sup> nC-型复辅音声母变化较慢，现代藏语大部分方言保存下来，个别方言鼻冠音趋于消失。

关于前置辅音（前缀音）问题是藏语史上最令人感兴趣的问题之一。且不说它在语法上的作用，只从古音构拟上就有许多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如前所述，藏文记录下8个前置辅音：塞音3个（b-, d-, g-），续音3个（r-, l-, s-），鼻音2个（m-, n-）。它们同基本辅音的结合有一定的选择性。根据规范藏文规则，我们列出一个总表（见下页）。

辅音间所以不能自由组合大致有以下几种原因：

## ①异化作用

由于发音相同或相近而互相排斥。例如舌根前置辅音 g- 不出现在舌根基本辅音（g, k, kh, ŋ）之前，舌尖前置辅音 d- 不出现在舌尖基本辅音（d, t, th, n, ts, tsh, dz, s, z）之前，双唇前置辅音 b- 不出现在双唇基本辅音，（b, p, ph, m）之前等等。

<sup>①</sup> Li Fang-Kuei, Tibetan glo ba ' drings, Studia Serica B. Karlgren endedicata, Copenhagen, 1959.

前置 辅音	基本 辅音	塞音和塞擦音				续音 s z h ɕ ʒ j	鼻音 m n ŋ ɳ
		浊音 b d g ɟ ʑ	清音				
			不送气 p t k t s t ɕ	送气 ph th kh tsh tɕh			
塞音	b-	++	++++		++ ++		
	d-	+ + +	+			+ +	
	g-	+	+++		++ +++		
续音	r-	+++++	+++			++++	
	l-	+++	+++++		+	+	
音	s-	+++	++++			++++	
鼻音	m-	++++		++ ++		+++	
	n-	++++		+++ ++			

### ②前置辅音影响基本辅音

前置辅音可以使后面的基本辅音“浊音清化”、“清音浊化”或“送气变不送气”等等。例如 s- 使后面的送气清音一律变为不送气清音，因此某一时期 s 后无送气清音。张琨认为：s 还可能使后面的浊音清化。如古藏语的 skar-ma “星”可能源于更早的 \*sgar-ma；n-和 m-前缀可以使后面的清音浊化，如古藏语的 nbu “虫”可能源于更早的 \*nphu。<sup>①</sup> 另外，n-后无擦音，是因为早期的擦音在 n-后变成别的音了：ntsh- < \*ns-，ndz- < \*nz，ndʒ < \*nʒ。<sup>②</sup>

### ③基本辅音影响前置辅音

Wolfenden 举出 Lhota Naga 语里的例子前缀 me 分化为 n-和 m-，是受后面辅音影响造成的。<sup>③</sup> 古藏语中前置辅音 d-和 g-的互补大约也与此有关。古藏语前置辅音 s-在拉达克方言里因受基本辅音清浊的影响而分化为 s-和 z-。如：

spəŋ 草坪 : zbom po 粗  
 stot 上方 : zdoŋ po 树干  
 skut pa 线 : zgoŋ 高，上

### ④辅音插入说

① Chang Kun The Tibetan Role in Sino-Tibetan Comparative Linguistics.

② 李方桂：《藏文前缀音对声母的影响》。

③ S. N. Wolfenden, Outline of Tibet-Burman linguistic Morphology.



古代藏文文献里常可看到 s-~ntsh-, ɕ-~ntɕh-, ʐ-~ndʐ, r-~ndr- 对转的例子, 如: sos~ntsho “生活”, ɕi~ntɕhi “死”, ʐu~ndʐu “融”, riŋs~ndriŋs “长”, ril~ndril “卷”等等。为了解释这一现象, 李方桂提出辅音插入说, 即擦音或续音声母前加前置辅音 n-时常常引起一个塞音的插入。据此, 上面的例子应解释为 ntsho<\*n-so “生活”, ntɕhi<\*n-ɕi “死”, ndʐu<\*n-ʐu “融化”, ndrɪŋs<\*n-riŋs “长”, ndrɪl<\*n-ril “卷”等。他甚至以为古藏语的 brgja “百”和 brgjad “八”里的基本辅音-g也是后来插入的。<sup>①</sup>

藏语前缀音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减少, 复辅音声母趋于简化。

## (2) 三合复辅音

古藏语中三合复辅音声母有两种类型: 一是两个前置辅音加一个基本辅音 (ccC); 二是一个基本辅音带一个前置辅音和一个后置辅音 (cCc)。下面分别举例说明。

### ①ccC 型

这类辅音群的特点是第一前置辅音只可能是 b-, 第二前置辅音只有 r, l 或 s。它们跟基本辅音一起构成 brC-, blC-和 bsC-。

#### a. brC-

brt-	brtan	稳固	brdz-	brdzus	假
brd-	brdañ	信号	brdʐ-	brdʐed	忘
brk-	brko	挖	brn-	brnag	思
brg-	brgal	渡	brŋ-	brŋas	欺
brts-	brtson	勤奋	brŋ-	brŋas	刈割

#### b. blC-

blt-	blta	看	bld	bldag	舐
------	------	---	-----	-------	---

#### c. bsC-

bst-	bstan	示	bsts-	bstsal	赐
bsd-	bsdad	坐	bsn-	bsnams	拿
bsk-	bskord	转	bsŋ-	bsŋams	均
bsg-	bsgo	训	bsŋ-	bsŋog	挖, 揭

<sup>①</sup> Li Faug-Kuei, Tibetan glo ba 'd rings, Studia Serica Bernhard karlgren endedicata, Copenhagen: Munksgaard, 1959。

吐蕃文献里，在第一个前置辅音的位置上还出现过 g-和 d-。如 gstsaj~stsaŋ “酒”，gstsald~stsal “赐”，drŋa~rŋamo “骆驼”。

## ②cCc 型

rtsw-	rtswa	草	rgj-	rgju	因
rkj-	rkjaŋ	野骡	rmj-	rmjoŋ	伸
spj-	spji	公、总	spr-	sprod	给
sbj-	sbjar	粘	sbr-	sbra	牛毛帐篷
skj-	skjo	悲	skr-	skra	头发
sgj-	sgju	幻	sgr-	sgra	音
smj-	smjo	疯	smr-	smra	说
bkj-	bkjon	责	bkl-	bklags	读
bgj-	bgjaŋ	延迟	brl-	brlag	丢
bkr-	bkri	牵	bsl-	bslu	诱
bgr-	bgrid	行	bzl-	bzlog	挡
bsr-	bsriŋs	延长			
dpj-	dpjid	春	dpr-	dpral	额
dbj-	dbjar	夏	dbr-	dbral	撕破
dkj-	dkjil	中间	dkr-	dkri	缠
dgj-	dgjes	喜	dgr-	dgra	敌
dmj-	dmjig	目			
mkhj-	mkhjend	知	mkhr-	mkhris pa	胆
mgj-	mgjogs	快	mgr-	mgrin pa	喉
nphj-	nphjid	擦	nbr-	nbru	粮
nbj-	nbjar	粘	ndr-	ndri	问
nkhj-	nkhjog	歪	nkhr-	nkhru	洗
ngj-	ngjur	变	ngr-	ngro	行
nphr-	nphri	减少			

## (3) 四合复辅音

由一个基本辅音带两个前置辅音和一个后置辅音构成的四合复辅音声母是藏语中最长的辅音群，现代藏语中已不复见，整个汉藏语系里亦属罕见。这种组合共有 6 组，每个辅音位置上能出现的音有限。见下图：

c	c	c	c
b	r/s	k/g	j/r
brkj-	bskjajs	伸	bsgj- bsgjur 变
brgj-	brgja	百	bskr- bskrun 建造
bskj-	bskjar	重复	bsgr- bsgrubs 完成

## (二) 元音系统

同复杂的声母系统相比，古藏语的元音系统相当简单。一般认为只有 5 个单元音，即

a	i	u	e	o
ma 不	mi 人	mu 边	me 火	mo 女
ra 山羊	ri 山	ru 部落	re 个	ro 尸

关于古藏语元音系统有两个问题需要稍加说明。

1. 吐蕃文献中的“反 i” (◌̄) 代表什么音？是否构成独立的元音音位？藏学界看法不一致。有人以为“反 i”是 5 个元音之外的一个独立音位，构一个独立音位，构拟作 \*ī 或 ī 或 ī。<sup>①</sup> 有人认为只是正 i (◌̄) 的一种变通写法，最初是为转写梵文设计的，并非藏语固有的元音。据我们观察，早期藏文文献里，“反 i”的主要用途是转写梵文中的舌尖元音。标写藏语固有语词时十分混乱，“正、反 i”完全可以互相通用。同一个字，时而写作“正 i”，时而写作“反 i”。如：ལྷི—ལྷི “人”，རི—རི “山”，བཞི—བཞི “四”，ཡིན—ཡིན “是”，གི—གི “的”等等。考察现代藏语方言的元音系统，都同古藏语 5 元音系统有着渊源关系，找不到同“反 i”的直接关系。由此看来，反 i 并非古藏语固有的音位。

2. 古藏语中有无复元音也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藏文拼写上有两个元音写在一个音节之内的情形。如 རྩིའུ bjiḥu “小鸟”，རེའུ reḥu “羊羔”，མའི maḥi “母亲的”，ཟའོ zaḥo “吃吧”。<sup>②</sup> 然而这究竟是双元音还是复元音尚无定论。瞿霭堂把书面语的 \*iu, \*eu, \*au 叫做构词的复元音韵母，\*ei, \*ai, \*ui, \*oi 叫做构形或虚词减缩的复元音韵母。<sup>③</sup> 车谦认为“吐蕃王朝以前的上古藏语里只有 a, i, u, e, o 五个单元音，并

① 参阅 R. A. Miller, Early evidence for vowel harmony in Tibetan, Language 42, 1966。

② 这里的 ḥ 是转写符号，实际并不发音。

③ 瞿霭堂：《藏语韵母的演变》，载《中国语言学报》，第一期，1982。



没有复合元音和长元音。但是到了吐蕃时期，由于一些语法成分的演变和辅音韵尾开始弱化或脱落，影响了元音，口语里已经有了由单元音发展出复合元音、由短元音发展出长元音的某些迹象。”<sup>①</sup>他认为敦煌文献中的 ཅེེ 和 ཅེེ 就代表吐蕃时期的复元音，分别构拟作 \* $\omega_1$  (或 \* $\omega e$ ) 和 \* $\text{æ}_1$  (或 \* $\text{æe}$ )。

我们认为，藏语是一个单元音占优势的语言，复元音少，且多为后起的现象。现代藏语里单元音仍占优势，少数方言里的复元音大致有三个来源：(1) 音节合并的结果。如日喀则藏话：\* $koba > koa$  “牛皮”。(2) 辅音韵尾脱落的结果。如云南中甸藏话：\* $dgos > gue$  “需要”。(3) 单元音有复元音化的倾向。如云南中甸藏话：\* $ro > ruo$  “尸”。安多方言至今没有发展出复元音。

### (三) 辅音韵尾系统

单辅音韵尾共有 9 个，分 3 组：

1. 鼻音韵尾 -m, -n, -ŋ. 如 lam 路, lan 答, laŋ 立
2. 塞音韵尾 -b, -d, -g. 如 lab 说, lad 衰, lag 手
3. 续音韵尾 -r, -l, -s. 如 ɲar 存, ɲal 睡, ɲos 买

复辅音韵尾共有 7 对，结尾非 -s 即 -d。如：

-bs	ɕubs	套	-gs	rogs	助
-ms	sems	心	-ŋs	zangs	铜
-nd	thond	出发	-rd	gjurd	变
-ld	gsold	请求			

关于古藏语韵尾也有人提出过一些疑问来讨论。例如：

1. 古塞音韵尾的清浊问题。白保罗在《汉藏语言概论》中说：“在古典藏语中，塞音韵尾都写作浊音 (-g, -d, -b)，通常假定原为浊音，到现代藏语方言里才变为清音。可是根据别的藏-缅语言的证据，我们认为这些塞音本是一些内破裂的弱清音 (imploded lenis surds)，藏文字母的创始人却把他们跟松的浊辅音声母连在一起，而不和强的清塞音连在一起。泰文里也有类似的情形：清塞音韵尾用松的塞音字母表示，而不用紧的塞音字母表示。玛丽·哈斯 (Mary Haas) 博士在她的关于现代

<sup>①</sup> 车谦：《古藏语里有复合元音吗？》，载《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4，3。

泰语音位处理中，把这些塞音写成 (-g, -d, -b)。”<sup>①</sup> 张济川则认为古藏语塞音韵尾最初都是带音的。理由是“藏文字母是仿照梵文字母的某种体制创制的，在梵文书面语中，塞音韵尾都是用清音字母书写的。如果藏文创制时塞音韵尾都是不带音的，为什么不像梵文那样用清音字母书写呢？”<sup>②</sup> 其次，从古藏语不自主虚词受前边韵尾制约的情况看，在藏文初创时以及其后一段时间里塞音韵尾是带音的。大约到了8世纪末9世纪初，塞音韵尾才开始由浊变清。主要根据是这时的文献里塞音韵尾后面所用的格助词开始出现清声母形式。古藏语塞音韵尾的清化大约早于浊塞音声母的清化。现代藏语中浊塞音韵尾已不复存在，有的清化 (\*-b, \*-d, \*-g < -p, -t, -k)，有的转化 (\*-b > -v, \*-d > -l, \*-g > \*-ʔ)，有的脱落。详见第三节。

2. 关于 da drag 问题。传统藏文文法中所说的 da drag 指复辅音韵尾的第二个成分 -d。此音脱落较早，9世纪修订正词法时已从书面语中取消。关于它的历史作用曾有过一些讨论。<sup>③</sup> 首先它在分布上跟 -s 是互补的：-d 只出现在舌尖音的后面 (-nd, -rd, -ld)，-s 只出现在非舌尖音的后面 (-bs, -ms, -gs, -ŋs)。其次从语法上看，-d 和 -s 的功能之一都是表动词过去时，如：btubs “切”，ndzogs “爬”，ndzems “羞惭”，mtchogs “跳”，thond “出发”，gjurd “变”，gsold “请求”。因此把两者看成是同一单位（形态音位）的两个变体是有一定道理的。现代藏语某些方言材料也提供了这方面的证据。例如达克藏话里动词过去时后缀只用一个 -s：-ps thəps, -ts dzəts “做”（敬），-ks ltoks “饿”，-ms tsums “闭”，-ns dons “吃”（敬），-ŋs thungs “喝”，-rs zers “说”，-ls səls “赐”。<sup>④</sup>

3. 关于辅音韵尾的交替问题。吐蕃文献里经常看到一些辅音韵尾相互交替的现象。例如：

-d ~ -n: tshad ~ tshan “标准” tched po ~ tchen po “大”，rgad po ~

① P. K. Benedict, Sino-Tibetan: A Censuspectus.

② 张济川：《古藏语塞音韵尾读音初探》，载《民族语文》，1982，6。

③ 参阅普鲁伊路期基和拉鲁：《论藏语的 da drag》，BSOS7，1933。李方桂：《藏文的 glo-ba 'dring》，1959。Wolfenden, S. N., Outlines of Tibeto-Burman Linguistic Morphology, London, 1979。

④ Sanyukta Koshal, Ladakhi Grammar, Delhi, 1979。

rgan po “年长”，btsad po ~ btsan po “赞普” M-d ~ -s: pudmo ~ pus mo “膝”，blud-pa ~ blus pa “赎” ltad ~ ltas “视”。

这种现象作何解释尚无定论。以-d ~ -n 交替而言，有人以为-n 受后缀-po 塞音声母的影响变成了-d；也有人认为更早的韵尾形式可能是\*-nd。关于-d ~ -s 交替，白保罗说“可能是从\*-ds 派生出来的”。藏语后缀-s 出现在韵尾-g, -b, -m, -ŋ 的后面，而不出现在舌尖韵尾之后。因此，在许多情况下，把-s 同\*-ds, \*-ns 归成一类。例如“膝”字在藏文文献里有 pus mo 和 pud mo 两种形式，西部方言里有 puks mo (purik 话)，bux mo (Balti 话)，pig-mo (叶斯开材料) 等形式。据此他把更早的上古形式构拟成\* puds。<sup>①</sup>

综上所述，可知古藏语的辅音韵尾系统相当复杂。经过长期的演变，各方言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简化。复辅音韵尾大都单辅音化了，单辅音韵尾也逐渐弱化和脱落。最突出的是康方言，韵尾几乎掉光（不少地方只剩下一个喉塞音韵尾），保留韵尾较多的是西部方言和安多方言。辅音韵尾的简化和脱落往往导致元音的增多和声调的分化。<sup>②</sup>

#### （四）古藏语有没有声调

声调是汉藏语系的一个重要特征，但不一定是固有的特征。从藏语来看，声调起源较晚。藏文创始期尚无声调对立的迹象，文字中也没有任何表声调的符号。那时声母和韵尾系统异常复杂，大约足以区别不同语词的发音。字音的高低变化，充其量只是一种伴随特征，并不具备音位功能。从早期吐蕃文献中也找不到纯依声调不同而相区别的语词的实例。即使在现代藏语里依然有“无声调方言”（安多方言）之存在。无声调方言的特点往往是复辅音声母和辅音韵尾较多。藏语声调属后起现象已为藏学界所公认。藏语音韵史上研究较多的课题是在什么时候以及在什么条件下有些方言产生了调位。劳佛认为9世纪的拉萨话已有高低调的对立，但所提证据尚嫌不足。<sup>③</sup> 西田龙雄认为10世纪时卫藏方言的字调已开始向调位转换。<sup>④</sup> 中国一些学者倾向于13世纪左右完成了

① P. K. Benedict, Sino-Tibetan: A Conspectus.

② 参见后文第三节现代藏语。

③ Berthold Laufer, Bird divination among the Tibetans, TP, 1914.

④ 西田龙雄：《西蕃馆译语研究》，松香堂，1970。



习惯调向音位调的转换。<sup>①</sup>从卫藏方言的情况看，导致声调产生的主要因素有三项：(1) 古声母清浊对立的消失；(2) 古前置辅音的脱落（复辅音向单辅音转化）；(3) 古辅音韵尾的简化。<sup>②</sup>

总之，声调的产生是藏语发展史上一个划时代的标志。

### 三、古藏语的语法特征

#### (一) 语序

语序在藏语中是一种习惯，也是一种重要的语法修辞手段。它既有固定的一面，又有灵活的一面，基本类型属 SOV 型，与同语族其他语言接近。这里将古藏语中几项较为固定的语序习惯简述如下。

##### 1. 动居句尾

古藏语句子的基本格局是名前动后。这种格局一千多年来没有变化。居于句尾的谓语动词 (VP) 可简可繁，可以只有一个动词，也可由一个主要动词带若干附加成分构成。位于动词前的名词性成分 (NP) 可以只有一个，也可以有若干个。这部分取决于动词的性质。例如及物动词前至少有两项 NP——主语和宾语，二者的顺序通常是主前宾后。例如：

eiṅmkhan-gjis      eiṅ      gteod      伐木者伐木  
伐木者(作格)      一树一伐

如遇双宾语，一般是间接宾语在前、直接宾语在后。全句顺序为“主语—间宾—直宾—动词”。例如：

smanpa-s      nadpa-r      sman      bjin      医生给病人药  
医生(作格)      病人(与格)      药(通格)      给

应当指出，藏语中动居句尾是固定的，名词语之间的顺序有一定灵活性。这是因为名词语后头都带有格标志，如上例中的 -s (作格标志)，-r (与格标志)，-ø (零形态，通格标志)，足以表明前面 NP 在句中所扮演的角色。因此，只要格标志不变，主宾易位或者间接宾语同直接宾语易位都不会改变句子的基本意义。

关于古藏语中非动词句的结尾问题。藏语中判断词起源较晚，因此

① 黄布凡：《12—13 世纪藏语（卫藏）声母探讨》，载《民族语文》，1986。

② 胡坦：《藏语拉萨话声调研究》，载《民族语文》，1980. 1。

在早期文献中常常见到肯定式判断句无判断词，径以名词+语气词结尾的例子<sup>①</sup>。例如：

ṅakji ni rkoṅpo dkarpo-ḥo 聂其者工布（王）噶波也

聂其（者）工布 噶波（也）

古代文献中也有以判断词+语气词结尾的判断句。例如：

ṅakji ni rkoṅ po dkarpo laḡs-so

聂其（者）工布 噶波 是（也）

但是发展到现代藏语，判断句径以名词（或名词+语气词）结尾者已不多见，通常都必须在句尾加判断词，虽然判断词不止一个（jin, red 等），而且各地方言也不一致。<sup>②</sup>

关于描写句，古藏语中最常见的格式是以形容词+语气词结尾。如：

de ni bden-no 那是真的 ri de mtho-ḥo 那（座）山高

彼（者）真（也） 山彼高（也）

这种句式在安多方言中还很常见，只是语气词改为语尾-gə。但在卫藏方言中，描写句通常要以判断动词或存在动词结尾。

## 2. 定语的位置

古藏语中名词的修饰语——定语，依其同中心语的位置关系可分为前定语和后定语两类。凡名词或代词（或名词化后的动词）作定语时要放在中心语的前面，用属格标志-gi 连接。<sup>③</sup> 例如：

bod-kji yige 藏文 gser-gji yige 金字

西藏的 文字 金的 文字

khoṅ-gi rta 他的马 ṅa-ḥi lagpa 我的手

他的 马 我的 手

形容词、数词和指示词做定语时要放在名词的后面。后定语和中心语之间无属格标志。例如：

名←形

① 这种语气词在传统藏文语法中叫“句终字”，（rdzogs tshig 或 slar bsdu），它随前一音节韵母之不同而有不同变体：-ḥo/-bo/-go/-so/-lo/-do/-ro/-mo/-no/-ṅo/。

② 详见“藏语方言”一节。

③ 属格标志，传统藏文语法中叫 fibrel sgra，古文献里依前一音节韵母结构之不同而有不同变体：-ḥi, -ji, -gi, -gji, -kji。

rta dkarpo 白马 khji nagpo 黑狗  
 马 白 犬 黑  
 名←数

rta gsum 三(匹)马 lug lga 五(只)绵羊  
 马 三 羊 五  
 名←指

rta fidi 这(匹)马 lug de 那(只)羊  
 马 此 羊 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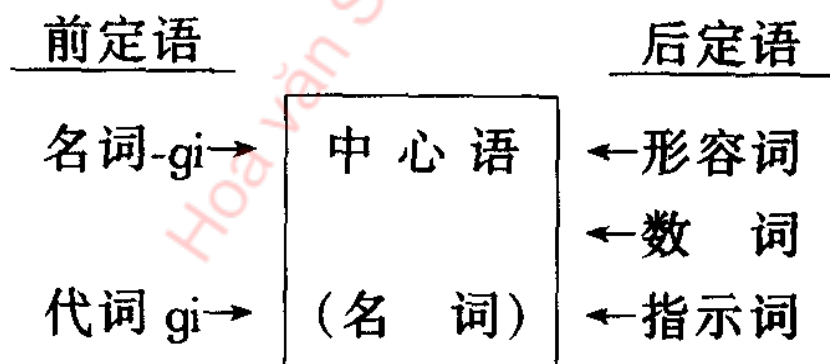
藏语无量词，表度量衡单位的名词要放在中心语和数词之间，即名+单位+数。例如：

nas khal gsum 三克青稞 mar sraṅ dgu 九两酥油  
 青稞 克 三 酥油 两 九

若是形容词、数词和指示词同时修饰一个名词，顺序为：名+形+数+指。例如：

rta dkarpo gsumpo de 那三(匹)白马  
 马 白 三 那

我们可以用下图表示古藏语中定语和中心语之间的位置关系。



### 3. 辅助动词的位置

辅助动词如 thub (能够), nus (敢, 能), phod (敢), ces (会), dgos (要), fidod (愿), tchog (可以, 允许), nan (适合) 等等, 都位于主要动词的后面。例如：

fibri	thub	能写	fibri	ces	会写
	写 能			写 会	
fibri	dgos	需要写	fibri	fidod	愿写
	写 需要			写 愿	
fibri	tchog	可以写			
	写 可以				



#### 4. 比较句的语序

两物相比的句子（如：“甲比乙大”）在古藏语里有两种排列方式：

甲— 乙比— 大      乙比— 甲— 大

rta ra-las t̥he ra-las rta t̥he

马— 羊比— 大      羊比— 马— 大

马比（山）羊大 马比羊大（比起羊来，马大）

最重要的是“比”字要放在“比较标准”的后面。古藏语里相当于“比”字的有两个字：-las 和-bas。

#### （二）动词形态

古藏语动词是一个颇具特色的词类，最引人注目的是形态丰富，不仅比汉语发达，而且比现代藏语复杂。常用手段是在动词词根前后附加词缀或利用内部屈折等来表达各种语法意义。古藏语动词词根大都是单音节的。现在从书面材料中搜集到的约有 1200 余个。请看下面几组例子：

##### 1. 动词前缀

[log 回，归（自动）	[n̥al 睡（自动）
[s-log 使回（使动）	[s-n̥al 使睡（使动）

[baŋ 泡（自动）
[s-baŋ 浸泡（使动）

##### 2. 动词后缀

[ŋu 哭泣（现在）	[n̥o 买（现在）
[ŋu-s 哭泣（过去）	[n̥o-s 买（过去）

[gsol 请求（现在）
[gsol-d 请求（过去）

##### 3. 元音屈折

[n̥an 听（陈述）	[za 吃（陈述）	[n̥al 睡（陈述）
[n̥on 听（命令）	[zo 吃（命令）	[n̥ol 睡（命令）

##### 4. 声母交替

[bab 降下（自动）	[bug 穿孔（自动）
[phab 使降（使动）	[phug 使穿孔（使动）

{ ndzog 放 (陈述)  
 { zog 放 (命令)

古藏语动词的特征首先引起了藏族语法学者的注意。据藏文史料记载，早在7世纪，图弥三菩札在完成藏文字母设计之后曾写过八篇专著，论述藏族的语言和文字。后来由于战乱，大部流失。流传至今的据说只有两篇：一篇主要讲虚字，叫《授记根本三十颂》(luṅ du ston pa rtsa ba sum tḥu pa)，另一篇主要讲动词，叫《授记性入法》(luṅ du ston partags kji fidzug pa)，亦译《音势论》或《字性组织法》。二文均以偈颂体写出，言简意赅，世代传诵，是藏传声明学(sgra rig pa)的经典著作。<sup>①</sup>

《性入法》及其后世的大量诠释注疏所描写的主要是古代藏语(确切地说是书面语)的动词形态及其句法特征，特别侧重分析了动词的“三时一式”的构成。所谓三时(dus gsum)指“现在”(da lta ba)、“未来”(ma fiogs pa)和“过去”(fidas pa)；所谓一式指命令式(skul tshig)。

从书面语搜集到的1200多个动词词根的情形看，大部分自主动词有四种形态。例如：

现在	未来	过去	命令	
za	b-zafi	b-za-s	zo	吃
lta	b-lta	b-lta-s	lto-s	看
slu	b-slu	b-slu-s	slu-s	诱
sko	b-sko	b-sko-s	sko-s	委任
sgrub	b-sgrub	b-sgrub-s	sgrub-s	完成
rduṅ	b-rduṅ	b-rduṅ-s	rduṅ-s	击
rtsig	b-rtsig	b-rtsig-s	rtsig-s	砌
sriṅ	b-sriṅ	b-sriṅ-s	sriṅ-s	延长
klog	b-klog	b-klog-s	klog-s	读

<sup>①</sup> 此说仅为后世所记。早期文献未见记载。近人对这两篇文章的作者及其成书年代提出了不少疑点。参考 G. Uray, On the Tibetan letters Ba and Wa, Acta, 1955。R. A. Miller, Thonmi Sambhota and His Grammatical Treaties, JAOS, 83 期, 1963。山口瑞凤:《三十颂》与《性入法》成书年代考,《东洋学报》,第 57 卷 1—2 月会刊号,1976 年。

fithuŋ	b-tuŋ	b-tuŋ-s	fithuŋ-s	喝
zlog	b-zlog	b-zlog-s	zlog-s	挡
rlog	b-rlag	b-rlag-s	rlog-s	毁
sdom	b-sdam	b-sdam-s	sdoms	绑
sro	b-sro	b-sro-s	sro-s	晒干
sla	b-sla	b-sla-s	slo-s	编织
sel	b-sal	b-sal-d	sol-d	消除
ɕon	b-ɕon	b-ɕon-d	ɕon-d	骑

也有部分自主动词只具备三种或两种形态。这多半是由于“现在”与“未来”合并或者“过去”与“命令式”同形造成的。<sup>①</sup> 请看下面例子，例中波浪号~表示“词形同前”。

现在	未来	过去	命令	
laŋ	~	laŋ-s	loŋ-s	站立
lab	~	lab-s	lob-s	告诉
ɕab	~	ɕab-s	ɕob-s	抽(剑)
gla	~	gla-s	glo-s	租、雇
smra	~	smra-s	smro-s	说
mŋaŋ	~	mŋaŋ-s	mŋo-s	委派
fibraŋ	~	fibraŋ-s	fibroŋ-s	跟随
bgo-d	bgo	bgo-s	~	分配
fɨ-bri	bri	bri-s	~	写
fɨ-bjug	bjug	bjug-s	~	涂抹
fɨ-dzo	bzo	bzo-s	~	挤(奶)
ŋo	~	ŋo-s	~	买
blug	~	blug-s	~	灌
spuŋ	~	spuŋ-s	~	堆积

不自主动词无命令式，因此至多有三种形态。实际上不分时态者居多。例如：

现在	未来	过去

<sup>①</sup> 由于正字法改革，省略再后加字-d而与其他时态同形者，严格地说不能算“形态相同”。



sn̥uŋ	b-sn̥uŋ	b-sn̥uŋ-s	生病 (敬)
dro	~	dro-s	暖
gduŋ	~	gduŋ-s	忧
ɦdu	~	ɦdu-s	聚
ɦt̥chi	~	çi	死
ɦt̥char	~	çar	升, 现
na	~	~	生病
go	~	~	闻, 听见
çes	~	~	知, 会
nub	~	~	沉, 落
ɲil	~	~	萎
mthoŋ	~	~	见, 看见
thos	~	~	闻, 听见
thug	~	~	遇见
r̥ned	~	~	找到
ɦdar	~	~	颤抖
nor	~	~	错

古藏语动词, 根据形态和功能的特点, 还有再细分的必要。例如根据动词和宾语的关系分为及物动词和不及物动词; 根据动词和主语的关系 (即动作行为能否为主体所控制) 分为自主动词和不自主动词; 根据动词和主宾双方的关系分为使动动词和非使动动词等等。这里我们简单谈一下古藏语中使动词的构成。

古藏语动词的使动式有两种构成方式: 形态手段和句法手段。前者主要是在动词词根前附加前缀 s-或 b-/g-, 使非使动词变为使动词。有时也用声母交替的方式。例如:

	非使动		使动	
s + v	laŋ	起	s-laŋ	使起
	log	回	s-log	使回
	ɲal	睡	s-ɲal	使睡
	baŋ	泡	s-baŋ	浸泡
	gon	穿	s-kon	使穿
	nub	沉	s-nub	使沉

	fibar	燃	s-par	使燃
	fikhol	沸	s-kol	使沸
	bjar	熟练	s-bjar	练习
b + v	təhag	碎	b-təag	打碎
	təhad	断	b-təad	弄断
	gug	弯	b-kug	弄弯
	grol	松开	b-krol	解开
	zig	毁	b-εig	使毁
g + v	thug	遇见	g-tugs	接触、会见
	fithibs	蔽	g-tibs	遮蔽
	fithor	散	g-tor	使分散、破坏
浊~清	bab	降	phab / spab	使下降
	bug	穿孔	phug	使穿孔
	bud	外出	phud	撵出
	bral	分离	phral	使分离
	bje	开	phje	打开

使动词的第二种构成方式是在动词后头加-par bjed 或-la fi d z u g。如：

-par bjed

ɣes-par bjed 使知道      fithob-par bjed 使得到  
知道（词尾）做                      得到（词尾）做

-la fi d z u g

ɣes-su fi d z u g 使（人）知道      figro-ru fi d z u g 使（人）走  
知道（助词）使                      走（助词）使

skol-du fi d z u g 使烧煮  
烧（助词）使

形容词根加-la gtoŋ 也可构成使动式。例如：

mtho-ru gtoŋ 加高      riŋ-du gtoŋ 加长  
高（助词）致                      长（助词）致

### （三）格助词（格标志）

古藏语里有一组小品词，在句中总跟在名词或名词短语的后面，表示名词与动词以及名词与名词之间的种种关系。它是名词语在句中扮演

什么角色的一种标志。我们称之为格助词或格标志。这是藏语语法结构中又一特征，较早地引起了藏族语法学者的注意。据传系图弥三菩札所著的《三十颂》中便侧重讲这部分助词的功能和分类。格助词在藏语中数目不多、作用重大，且使用频率极高。常见的有以下几个：

### 1. -gi 属格助词

加在名词或名词短语后面，表领属关系，类似汉语的“的”字，有五个变体，使用条件视前一音节之韵母结构而定。开音节后用-fi或-ji。例如：

rta-fi rkappa = rta-ji rkappa

马的 腿 马的 腿

前一音节若以-g, -ŋ 结尾，则用-gi。如：

g·jag-gi rŋama eiŋ-gi rtswaba

牦牛的 尾巴 树的 根

以-m, -n, -r, -l 结尾的后面用-gji。如：

g nam-gji steŋ gnam gzuŋ brtsan-gji sras

天 之上 南木 雄 赞 之 子

mar-gji k huba dŋul-gji bumpa

酥油的 汁 银子的 瓶子

以-b, -d, -s 结尾的后面用-kji。如：

khab-kji rtse bod-kji jige nas-kji s ŋema

针 的 尖 西藏的 文字 青稞 的 穗

格助词不仅可以加在单个名词的后面，而且可以加在名词短语的后面。例如：

rta-fi bdagpo 马的主人 rta de-fi bdagpo 那（匹）马的主人  
马的 主人 马 那的 主人

rta dkarpo de-fi bdagpo 那（匹）白马的主人

马 白 那的 主人

rta dkarpo gsumpo de-fi bdagpo 那三（匹）白马的主人

马 白 三 那的 主人



## 2. -la 向格或与格助词

置于名词语之后，表示方向、处所、与事、时间等多种语法意义，类似汉语的“向”、“对”、“到”、“在”、“于”等。有六个变体，使用条件亦视前一音节韵母结构情况而定。前一音节若为开音节用-r 或-ru，如：Lhasa-r (或 ru) figro “到拉萨去”。

拉萨(向) 走

-r, -l 结尾要用-du，如：bod-du soŋ “到西藏去了”，thaŋ-du rta brgjuŋs  
西藏(向)去 坝子(向)马 跑

“在草坝子上跑马”，rkoŋ jul -du spjuŋs “放逐于贡布地方”。前一音节若以-s 结尾，  
贡布地方(向)放逐

则用-su，如：ear phjogs-su bs kjod “向东行”。前一音节若以-b, -g,  
东 方 (向) 行

或再后置字-d 结尾的用-tu，如：lag-tu fidzin “抓在手中”，pha rold-tu  
手(向)拿 彼岸(向)

phjin “至彼岸”。实际上，-tu 是一个后起的变体。在早期文献中多用  
渡

-du，如：phjag-du phul “献到手中”。tshol-du figro “去找”等。只有  
手(向)献 找(向)去

-la 字不受前一音节音韵结构之限制，可自由运用。

向格助词用途很多。举其要者简述如下：

方向

Lho p hjogs-su figro 向南方去  
南 方 (向) 走

时间

thaŋciŋ lo brgja-r skjes 松树生长百年  
松树 年百(向)长

与事

nadpa-r s man bjin 给病人药  
病人(向)药 给

涉事

dgra-la sdaŋ 痛恨敌人  
敌人(向)恨

处所

rgja mts ho-ru rba rlabs che 大海中波浪大  
大海 (向) 波浪大

### 3. -na 位格助词

传统语法把-na 归入-la 格助词，当作-la 的一个变体。实际上，从早期藏文文献看，二者在形式上并非互补，在意义上也各不相同，应当看成是两个独立的格助词。一般说来，-na 主要表位置，与静态动词照应；-la 主要表方向，与动态动词照应。在敦煌藏文文献里二者的区别是很明显的。请看下面的例子。

btsanpo balpo-na bzuqs 赞普驻于尼婆罗

赞普 尼婆罗 (位) 驻 (敬)

btsanpo bjanrol-du gshegs 赞普出巡北方

赞普 北方 (向) 出巡

“驻于某地”用-na，“出巡某处”用-du (-la 的一个变体)，一静一动，分别明显。有时在同一句中（复合句）就可看到明显的对比。例如。

btsanpo dpjid zeqin-du gshegsste, dbjard balpo-na bzuqs.

赞普 春 协兴 (向) 出巡 (连), 夏 尼婆罗 (位) 驻 (敬)

赞普春天出巡协兴，夏天驻于尼婆罗。

btsanpo dbjarstod phodam mdo-na bzuqs zin,

赞普 初夏 帕当木 谷 (位) 驻 (连)

dbjar smad sum tshu bo -r spos.

仲夏 孙 水 河 (向) 移

赞普初夏驻于“帕当木”谷，仲夏迁至孙波河。

在现代藏语安多方言里仍然保存着位格-na 和向格-la (变体 na 等) 的区别。例如：

kan-na ndzo (dzə) 到哪里去?

哪里 (向) 走

kan-na jot (kə) 在哪里有?

哪里 (位) 有

{	wot-la ndzo	到西藏去
	西藏(向) 走	
	wot-na jot (kə)	在西藏有

西藏(位) 有

#### 4. -nas 从格助词

置于名词之后，表示来源、从由、出处等意义。例如：

bod-nas fiog 从西藏来 skas-nas babs 从梯子上下来  
西藏(从) 来 梯子(从) 下

rta-nas lhuṅs 从马上掉下来  
马(从) 坠掉

sa -nas rtswa skjed 长地上长草  
土地(从) 草

gar-nas nub-bar 从东到西  
东(从) 西 到

deriṅ-nas saṅṅin bar 从今天到明天  
今天(从) 明日 到

tḥubofii naṅ-nas fi britḥu che 诸河中长江最长  
水流之 中(从) 长江 大

-nas 有时可以和-las 通用。例如：

{	rta-nas bab	从马上下来；下马
	马(从) 下	
	rta-las bab	

马(由) 下

#### 5. -las/bas 比较格助词

用于名词之后表示比较。古藏文中表示比较的格助词有两个：-las 和-bas，在多数情况下可以通用。例如：

tḥabsrid gnam-bas mtho dburmog ri-bas brtsan.  
政 天 比 高 盔 山 比 坚

政比天高，盔(权势)比山坚。

这里的-bas 都可以改为-las。再如：

rgjalpo fidi-las dbu rmog brtsan 比此王权势更大  
王 这 比 盔 坚



brag-las sraba 比岩石坚固

岩 比 坚

这里的-las也可用-bas代替。但-las的其他义项，如表来源等，则不能与-bas通用。

#### 6. -gis 作格助词

表施动者或动作所凭借的工具、方式、手段以及动作原因等等。-gis有几个变体。使用条件取决于前一音节的韵母结构。开音节之后用-s或-jis, fis。如：kho-s bçad 或 kho-jis bçad “他说”；-g, -ŋ 之后用-gis, 如：lug-gis rtswa bzas “羊吃草”，blobzaŋ-gis jige bris “洛桑写字”；-m, -n, -r, -l 之后用-gjis, 如 blornam-gjis bris “洛朗写”，bstanfidzin-gjis bris “丹增写”，fodzer-gjis bris “悦色写”，blogsal-gjis bris “洛赛写”；-b, -d, -s 之后用-kjis, 如：dongrub-kjis bris “顿珠写”，fitchimed-kjis bris “琪美写”，bsodnams-kjis bris “索南写”。

作格助词用途很广，主要语法功能简述如下：

**施事标志**（有意志的施动者）

blobzaŋ-gis lug bsad 洛桑宰羊

洛桑（作格）羊 杀

lug-gis rtswa bzas 绵羊吃草

羊（作格）草 吃

由于藏语是“动居句尾”型语言，一切名词语都要放在谓语动词的前面，因此作格助词便成为区分句中主语和宾语的重要标志。古藏文中这样的典型例子很多。如：

mji-fis ni rta bzon nam, rta-fis ni mji bzon ba.

人（作） 呐 马 骑 呢 马（作） 呐 人 骑

是人骑马呢，还是马骑人呢？

rtsa-fis ni zor gtehad dam zor-gjis ni rtswa gtehad pa.

草（作） 呐 镰刀 割 呢 镰刀（作） 呐 草 割

是草割镰刀呢，还是镰刀割草？

**动作所凭借的工具、方式或手段**（无意志施动者）

stagri-s eiŋ btead 用斧子砍树

斧(作)树 砍

rgjan-gjis spras 用饰品装饰

针品(作)装饰

kha b-kjis b tsem 用针缝

针(作) 缝

fbri spaŋs mje-s tshig

母牦牛草场火(作)烧

母牦牛的草场被火烧

btsanpo sras-kjis spjan-gjis gzigs, zabs-kjis btehag.

赞普 子(作)目(作)看 足(作)踏

王子亲往巡视, 亲临其地。

动作的原因

nad-kjis btab 因病所致; 因病缠身

病(作) 所致

dbaŋ-gis 由于 stabs-kjis 因为 rkjen-gjis 由于

应当指出, 古藏语中并非所有施动者后面都带作格助词。比如不及物动词的主语后面一般就不带作格助词。它跟及物动词的宾语一样用通格, 即零形式。形成如下格局:

主语〈通格〉——不及物动词

||

主语〈作格〉——宾语〈通格〉——及物动词

lug ei  
羊〈通〉—死

||

kho - s lug || bsad  
他(作)—羊〈通〉—杀

这类特征恰好是 ergative language (作格语言) 的特点。跟印欧语的主格/受格对立不同。因此不少人将藏语归入“作格型语言”。古藏语确有此类特征, 但它不是纯粹的作格语言。作格助词的用法并不如此简单。一些不及物动词的主语在一定条件下也可带作格助词。反之, 及物动词的主语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不用作格助词。使用条件涉及语法、修辞和语用。详见专文。<sup>①</sup>

① 胡坦:《拉萨藏语中几种动词句式的分析》, 载《民族语文》, 1984年第2期。Betty shefts Chang and Kun Chang, Ergativity in Spoken Tibetan, 史语所集刊 51 本 15, 1980。

### 第三节 现代藏语

#### 一、方言的划分

现代藏语的一个明显特点是书面语大体统一，口语因地而异。正像藏族谚语所说的：“一个喇嘛一套经，一个地方一种话”（blama rere t̥chos-lugs re, luŋpa rere skad-lugs re）。全民族公认的口头标准语迄今为止尚未形成。

方言是历史的产物。从早期藏文文献看，古代藏语已有方言分歧的迹象。7—9世纪，统一的吐蕃王朝的建立以及拼音文字的创制促进了方言的接近和语言的统一。但是随着强大起来的吐蕃不断扩展领土，藏人的足迹遍布广阔的青藏高原及其周围地区。这块被称为“世界屋脊”的高原，由于地广人稀、山川险阻、交通不便，是极易滋生方言的。加之9世纪中叶以后，统一吐蕃王朝崩溃，藏族社会长期陷于割据状态，更助长了方言的分化。十二三世纪时，著名的藏族政治家和学者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saskja pantita kun dgafi rgyal mtshan）在《乐论》中曾对各地藏人的发音特征作了一番生动的描写，<sup>①</sup>足见当时的方言差异已经非常引人注目。到了近代，随着政治经济条件的变化、交通的改善，各地交往逐渐增多，人们惊讶地发现有些地方话之间的差别已经达到难以通话的程度。

现代藏语有多少方言，各家说法不尽一致。20世纪50年代经过我国学者调查，将国内藏语分为卫藏、康和安多三大方言。卫藏方言主要分布在西藏自治区。康方言主要分布在四川和云南藏族聚居区。西藏的昌都专区和那曲专区的藏话也属康方言。安多方言主要分布在青海和甘肃两省的藏族聚居区。此外，四川的阿坝和甘孜两个藏族自治州的部分地区也属安多方言区。三大方言中，卫藏和安多两大方言内部比较一

<sup>①</sup> 萨班写道：“前藏人声音洪亮而婉转，后藏人如马嘶鸣而豁亮，阿里人声音尖锐而短促，康巴人声音威武而粗犷” dbuspa rams-kjis ldir ziqhigjur, gtsanpa hitsher ziq gsalba jin, gtser ziq mdudpa mgafrispa, khamspa rams-kji brdzid t̥eiq gjoŋ)。藏文见《西藏研究》1983年第2期，汉文译文见《西藏歌舞》1985年，译者赵康。



致，康方言内部分歧较大，须细分小方言或次方言。

藏族方言的分歧主要在语音。语音上的差异虽然表现在许多方面，但影响面较大的有以下三项特征：有无声调、有无清浊声母的对立、辅音韵尾的多寡。

有无声调最引人注目。就现有材料看，安多方言和拉达克藏话没有声调<sup>①</sup>，卫藏方言、康方言和南部边境一带的藏话有声调。从历史上看，藏语声调是后起的现象。它的产生不是来自外部影响，而是内部结构调整的结果。<sup>②</sup>安多方言和拉达克藏话的共同点是保留古音韵特征较多，如清浊声母对立、较丰富的复辅音和辅音韵尾等。音节也有习惯调，但并未用来区别语词。<sup>③</sup>有无声调虽然差别很大，但二者有一定的对应规则。例如卫藏方言拉萨话的高低调同安多方言的声母清浊和繁简有关。

卫藏方言（拉萨）	安多方言（拉卜楞）
（高） so <sup>54</sup>	（清） so 养
（低） so <sup>12</sup>	（浊） zo 制
（高） ŋa <sup>54</sup>	（繁） fŋa 五
（低） ŋa <sup>12</sup>	（简） ŋa 我

卫藏方言（拉萨话）里平降调的对立跟安多方言（拉卜楞话）中韵母的舒促有关。

卫藏方言（拉萨）	安多方言（拉卜楞）
（平） tha: <sup>55</sup>	（舒） thar 逃
（降） tha: <sup>52</sup>	（促） thək 距离

清浊声母对立是安多和康方言共有的特征。卫藏方言浊声母都已清化，代之以送气不送气或声调高低的区别。这里所说的清浊声母只指塞音、擦音和塞擦音，不包括鼻音和边音（下同）。

安多（拉卜楞）	康（德格）	卫藏（拉萨）
so	so <sup>53</sup>	so <sup>54</sup> 养
zo	zo <sup>13</sup>	so <sup>12</sup> 制

① 关于拉达克藏话，参阅 Sanyukta Koshal Ladakhi Grammar Dalhi, 1979。

② 参看本节二卫藏方言（拉萨话）和三康方言（德格话）。

③ 参看本节四安多方言（拉卜楞话）。

ko	ko <sup>13</sup>	kho <sup>12</sup>	听见
go	go <sup>53</sup>	ko <sup>12</sup>	门

辅音韵尾方面，安多方言和卫藏方言接近，韵尾较多。安多方言有 -p, -t, -k, -m, -n, -ŋ, -r 等；卫藏方言有 -p, -k, -ʔ, -m, -n, -ŋ, -r；拉达克藏话除上述单韵尾外，还有双辅音韵尾 -ps, -ts, -ks, -ms, -ns, -ŋs, -rs, -ls。<sup>①</sup>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康方言，除喉塞音韵尾外，再无其他韵尾，非常接近毗邻的彝语支语言。见下例：

安多（拉卜楞）	卫藏（拉萨）	康（德格）	
htəp	tup <sup>52</sup>	tu <sup>54</sup>	切
wot	phøʔ <sup>132</sup>	pøʔ <sup>31</sup>	西藏
zək	sik <sup>132</sup>	ziʔ <sup>53</sup>	豹
hsəm	sum <sup>55</sup>	sũ <sup>55</sup>	三
jən	jin <sup>113</sup>	jĩ <sup>13</sup>	是
fɪŋaŋ	ŋiŋ <sup>55</sup>	ŋĩ <sup>55</sup>	心
hwar	par <sup>55</sup>	pa <sup>55</sup>	版

拿以上三项特征作标准，三大方言的关系，如下表：

藏语方言	语音特征		
	(一) 有无声调	(二) 清浊对立	(三) 韵尾多寡
卫藏方言	+	-	+
康方言	+	+	-
安多方言	-	+	+

从“能懂度”考察，卫藏方言和安多方言处于两端，差别之大达到难以通话的程度，康方言介乎两者之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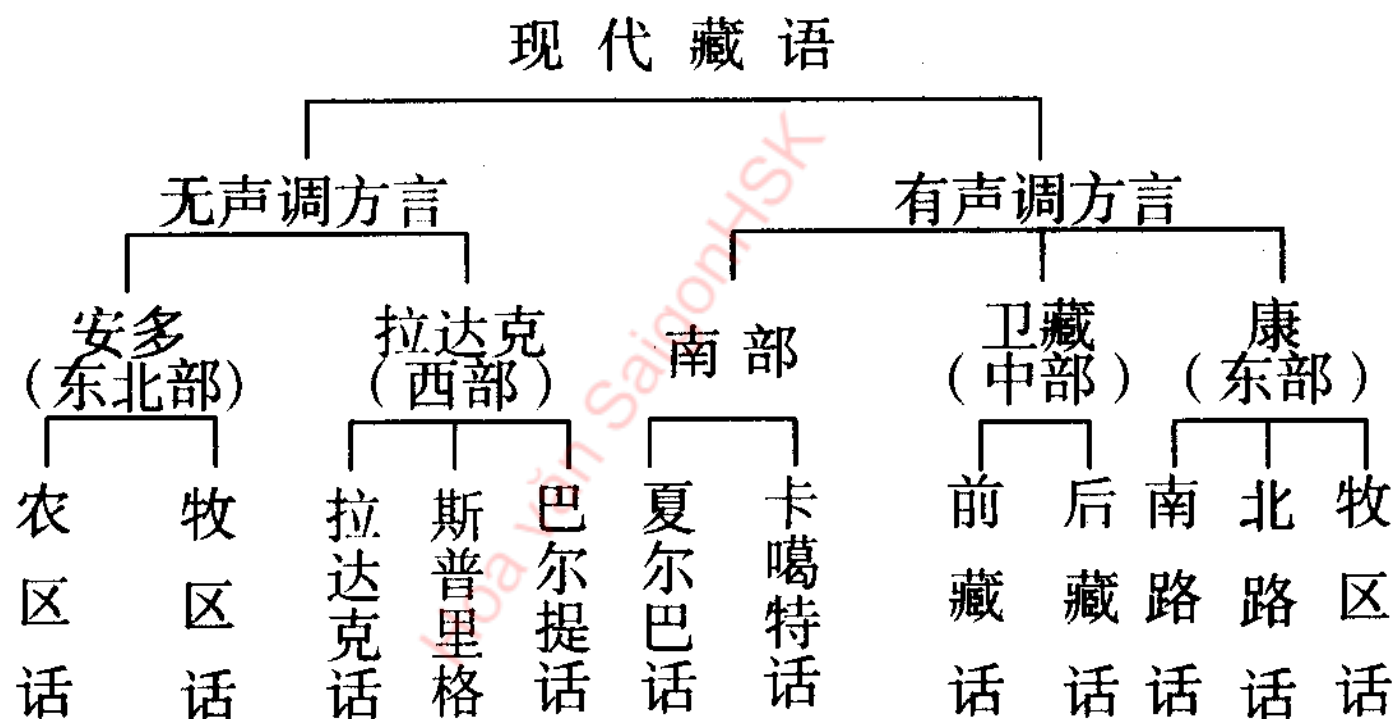
方言的划分还要考虑到国外藏语的情况。罗里希和西田龙雄提出了五分法。<sup>②</sup> 他们以西藏为中心，把整个藏语分为五个方言群：

① Sanyukta koshal, *Ladakhi Grammar*, Delhi, 1979.

② 罗里希 (G. N. Roerich): *Modern Tibetan Phonetics*. JAS-C, XXV11, 1931. 《藏语》(俄文), 莫斯科, 1961年. 《藏语语言学的基本问题》(俄文), 《东方学杂志》第4卷, 1958. 西田龙雄: 《西蕃馆译语研究——西藏语言学序说》, 松香堂, 1970.

1. 中部方言：相当于“卫藏方言”。
2. 东南部方言：相当于“康方言”。
3. 东北部方言：相当于“安多方言”。
4. 西部方言：包括拉达克 (la dags) 话、巴尔提话、斯普里格话、拉呼儿话等。
5. 南部方言：包括斯皮提话、卡噶特话、夏尔巴话、亚东话等。

根据现有材料，考虑到国内外藏语的整体分布和结构异同，我们对现代藏语的方言划分提出过如下设想：先以声调作标准，把藏语分为两大方言——有声调方言和无声调方言。有声调方言包括卫藏、康和南部诸方言，无声调方言包括安多和西部方言。下面再根据关系远近，细分若干次方言或小方言。请看下表：



当然，确切地划分方言还有待于更深入的调查研究。

下面分别介绍几个有代表性的方言点。

## 二、卫藏方言（拉萨话）

### （一）语音

现代拉萨藏话的语音系统跟古代藏语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声母简化、元音增多、韵尾减少、声调产生。这些变化相互关联，导致整个结构系统的重组。



## 1. 声母

p	t	c	k	ts	tʂ	tɕ	(?)
ph	th	ch	kh	tsh	tʂh	tɕh	
m	n	ɲ	ŋ	l	ʎ	h	
s	ʂ	ɕ	ç	r	w	j	

现代拉萨藏话的声母系统没有复辅音，没有全浊音（b, d, g, 等），比古代大为简化。一千多年前的那套复杂的复辅音声母系统，由于前缀音的脱落和音位的合并等作用，在现代拉萨话里都变为单纯声母了。<sup>①</sup> 请看下面的列表：

古 dm- rm- sm- smr- → 今（拉萨话）m-

古 gn- mn- rn- sn- brn- bsn- → 今（拉萨话）n-

古 gt- bt- rt- lt- st- brt- blt- bst- gd- bd- md- fid- rd- ld- sd- brd- bld- bsd- zl- bzl- → 今（拉萨话）t-

古 kw- dk- bk- rk- lk- sk- brk- bsk- dg- bg- mg- fg- rg- lg- sg- brg- bsg- → 今（拉萨话）k-

声母的大量简化，直接导致声调的产生，间接导致双音词的增多。详见后文。

## 2. 元音

a	i	u	e	o
ɛ	y	ø		

现代拉萨藏话有 8 个基本元音，比古代多三个：ɛ, ø, y。这三个元音是古从 \*a, \*o, \*u 中分化出来的，最初只是 \*a, \*o, \*u 在舌尖辅音韵尾 \*-l, \*-d, \*-s, \*-n 前的变体，后来随着舌尖辅音韵尾的弱化和消失，它们开始自成音位。演变过程举例如下：

\*al > \*ɛl > ɛ (:)

\*ol > \*øl > ø (:)

\*ul > \*yl > y (:)

<sup>①</sup> 拉萨话内部也不完全统一。拉萨人来自四面八方，小的分歧在所难免。比如有些拉萨人的话里有带鼻冠音的声母：mp, nt, ŋk 等。

例如：古	今	
* ral	rɛ: <sup>113</sup>	破
* rol	rø: <sup>113</sup>	犁沟
* rul	ry: <sup>113</sup>	烂

现代拉萨话元音系统的形成受辅音韵尾演变的影响很大。例如古鼻音韵尾-n、-ŋ 逐渐脱落导致元音鼻化 (an > ẽ:, aŋ > ā:), 塞音和擦音韵尾弱化使元音紧化或带喉塞音 (aŋ > a/aʔ, ad > ɛ/ɛʔ, as > ɛ/ɛʔ), 流音韵尾消失往往使元音延长 (al > ɛ:, ar > a:), 舌尖辅音韵尾消失使后元音前化等。

### 3. 韵尾

-p   -k   -ʔ   -m   -ŋ   -n   -r

现代藏语拉萨话虽有上列 7 个韵尾, 但使用频率各不相同。-k, -ŋ, -n 处于弱化消失过程之中, 在单音节词中往往只出现在高元音之后, 韵尾 r 是一种古音残留, 出现不多。出现频率最高的只有 -p, -m, -ʔ。从历史上看更清楚。古韵尾 \* -b, \* -m, 在拉萨话中基本保存下来。古韵尾 \* -d, \* -s 大都转化为喉塞音 -ʔ。古韵尾 \* -l 消失, 其余韵尾发生分化, 如古韵尾 \* -g, 少部分变成 -k, 大部分变成 -ʔ。古韵尾 \* -n 和 \* -ŋ, 少部分保留, 大部分脱落, 使前面元音鼻化 ẽ。古韵尾 \* -r, 少部分保留下来, 大部分脱落后使前面元音长化。如:

	古	今 (拉萨话)	
* -b	lab	ləp <sup>132</sup>	说
* -m	lam	lam <sup>113</sup>	路
* -d	nad	nɛʔ <sup>132</sup>	病
* -s	nas	nɛʔ <sup>132</sup>	青稞
* -g	rig	rik <sup>132</sup>	见
	rag	raʔ <sup>132</sup>	找到
* -n	jin	jin <sup>113</sup>	是
	jan	jẽ: <sup>113</sup>	别
* -ŋ	riŋ	riŋ <sup>132</sup>	长
	raŋ	rā <sup>113</sup>	自己
* -r	par	par <sup>55</sup>	像片/版

	mar	ma: <sup>113</sup>	酥油
*-l	ral	re: <sup>113</sup>	破

古代复辅音韵尾在拉萨话中或者单音化或者消失。因此，从整体来看，现代拉萨藏话的辅音韵尾系统比古代简化和减少了很多。韵尾的简化也影响到声调的分化和双音词的增多。

#### 4. 声调

高调类	高平	ka: <sup>55</sup>	柱子
	高降	ka: <sup>52</sup>	阻挡
低调类	低平	ka: <sup>113</sup>	安装
	低降	ka: <sup>132</sup>	阻塞

现代拉萨话有四个声调。短元音开音节词只有高低两类调。如：sa<sup>54</sup> “土”；sa<sup>12</sup> “吃”；la<sup>54</sup> “工钱”；la<sup>12</sup> “山口”；ŋa<sup>54</sup> “五”；ŋa<sup>12</sup> “我”等。我们把高短调（54）归入高平调（55），把低短调（12）归入低平调（113）。

古代藏语本无声调，拉萨话怎样从无到有，需略加说明。概括地说，主要有三种历史音变导致拉萨话声调的产生和分化。

##### (1) 声母清浊对立的消失<sup>①</sup>

拉萨藏话在历史演变的某一阶段出现了浊音清化的势头。清浊对立的消失，会影响一大批本来不同音的字变为同音字。这时，拉萨话采用声调高低作为区别特征代替声母清浊的对立，这样就避免了大批同音字的出现。通常清声母字转化为高调字，浊声母字转化为低调字。这就是“清高浊低”规则。拉萨话声调产生的时间不会早于9世纪，也不会晚于13世纪。<sup>②</sup> 见下例：

古（书面语）	今（拉萨话）
sa	sa <sup>54</sup> 土
za	sa <sup>12</sup> 吃

##### (2) 前缀音的脱落

拉萨藏话的另一项重大历史变化是前缀音的脱落。这项变化也部分

① 这里的声母指塞音、擦音和塞擦音声母，不包括鼻音和边音。下同。

② 胡坦：《藏语（拉萨话）声调研究》，载《民族语文》，1980；黄布凡：《12—13世纪藏语（卫藏）语音初探》；B. Laufer, Bird divination among the Tibetans, TP, 1914；西田龙雄：《西蕃馆译语研究》，1970。



地转化为声调高低的区别。最明显的表现在次浊声母字上。带前缀音的鼻音和边音声母字在前缀音脱落后都转化为高调字,原来不带前缀音的鼻音边音声母则变为低调字。这就是所谓“繁高简低”规则。如:

古(书面语)	今(拉萨话)	
[ l-ŋa	ŋa <sup>54</sup>	五
[ ŋa	ŋa <sup>12</sup>	我
[ g-la	la <sup>54</sup>	工钱
[ la	la <sup>12</sup>	山口

### (3) 辅音韵尾的简化

拉萨藏话中的第三项重大变化是辅音韵尾合并、弱化和脱落。这项变化也影响到声调的分化。通常舒声韵使声调趋平,促声韵使声调趋降。这就是所谓的“舒平促降”规则。拉萨话因此而由二调系统变为四调系统。如:

古(书面语)	今(拉萨话)	
thar	tha: <sup>55</sup>	逃
thag	tha: <sup>52</sup>	距离

总之,拉萨话声调的来历大都可以从古藏语音节结构的一头一尾中找到渊源,声母的简化导致高低调的对立,韵尾的简化导致高低调各分平降。声调的产生是卫藏方言发展中的一个划时代标志,也是它区别于安多方言的一个重要特征。

## (二) 词 汇

### 1. 敬语和谦语

卫藏方言,特别是拉萨话,向以敬语繁多闻名中外,说话人和听话人在社会地位上稍有差异便会在用词上表现出来。因此不仅名词,而且动词和形容词也有敬语形式,个别动词还有谦语形式。

拉萨话的敬语形式多种多样。有时使用跟普通形式完全不同的词。例如:

普通形式	敬语形式	
mi <sup>52</sup>	tɕɛ: <sup>55</sup>	目
kha <sup>54</sup>	ɕɛ: <sup>113</sup>	口
ko <sup>12</sup>	wu <sup>54</sup>	头

tɕe <sup>54</sup>	tɕa <sup>132</sup>	舌
na <sup>12</sup>	ɲuŋ <sup>55</sup>	病
sem <sup>52</sup>	thu <sup>52</sup>	心
miŋ <sup>113</sup>	tshɛ̃: <sup>55</sup>	名

有些敬语形式与普通形式部分相合。例如：

普通形式	敬语形式	
kho <sup>54</sup>	khon <sup>55</sup>	他
tshe <sup>54</sup>	ku <sup>55</sup> tshe <sup>54</sup>	寿命
tσα <sup>54</sup>	ku <sup>55</sup> tσα <sup>54</sup>	脉
ŋy <sup>55</sup>	tɕha: <sup>55</sup> ŋy: <sup>55</sup>	钱
tho <sup>54</sup>	tɕha: <sup>55</sup> tho <sup>54</sup>	册
wu <sup>52</sup>	ɕɛ: <sup>11</sup> wu <sup>52</sup>	气(息)
kha <sup>55</sup> la <sup>52</sup>	ɕɛ: <sup>11</sup> la <sup>52</sup>	饭菜
ɕa <sup>11</sup> mo <sup>54</sup>	wu <sup>55</sup> ɕa <sup>54</sup>	帽子
ko <sup>11</sup> tʂhi: <sup>52</sup>	wu <sup>55</sup> tʂhi: <sup>52</sup>	领导

有的词不止一种敬语形式，如：

普通形式	敬语形式	
ɕi <sup>54</sup>	tʂhon <sup>113</sup>	死、逝世
	ɕa <sup>52</sup>	
	kon <sup>11</sup> pa <sup>54</sup> tso <sup>132</sup>	

也有几个词共用一种敬语形式。例如：

普通形式	敬语形式	
sa <sup>12</sup>	tɕhø: <sup>52</sup>	吃
khø̃: <sup>113</sup>		穿
thuŋ <sup>55</sup>		喝

吃、穿、喝

有的动词具有普通、敬语和谦语三种形式：

普通形式	敬语形式	谦语形式	
lap <sup>132</sup>	suŋ <sup>55</sup>	ɕu <sup>12</sup>	说
te: <sup>55</sup>	naŋ <sup>55</sup>	py: <sup>113</sup>	给

拉萨话中同一个词的谦语和敬语形式可以并用，表示说话人既对听

者尊敬,又对所涉及的第三者尊敬。这是拉萨话中一种很特别的格式。如:

kɛ̃<sup>113</sup>la-la ka<sup>55</sup>ntʂi<sup>54</sup>ɕy<sup>132</sup>naŋ<sup>55</sup>-pe (您)问老师了吗?

老师(向格) 问 (谦) (敬)吗

## 2. 借词

卫藏方言拥有大量借词。有些借词历史悠久,像一面镜子,反映出当地人民与周围各族人民之间的文化接触和交流关系。例如借自汉语的 tɕha<sup>12</sup>“茶”, tɕoŋ<sup>55</sup>“钟”, ha<sup>55</sup>ɕaŋ<sup>55</sup>“和尚”, kuŋ<sup>55</sup>“公”等均有上千年的历史。佛教传入西藏,带进不少梵文词。有些至今仍活跃在卫藏地区人民的口语中,如 tir“芝麻”, tsɛ̃<sup>55</sup>tɛ̃<sup>55</sup>“旃檀”, ka<sup>55</sup>la piŋ<sup>55</sup>ka“迦陵频伽”(传说中的一种白色的、声音婉转的小鸟), ke<sup>55</sup>pa<sup>54</sup>“劫”等等。历史上藏族和蒙古族以及满族也有过密切关系,因此卫藏方言中也吸收了一些蒙、满语词。例如借自蒙古语的 em<sup>55</sup>tɕhi<sup>54</sup>“大夫”, thəp<sup>55</sup>tɕhi<sup>54</sup>“纽扣”, ther<sup>55</sup>ka<sup>54</sup>“大车”, ta<sup>55</sup>le<sup>55</sup>:“达赖”(大海), er<sup>55</sup>te<sup>55</sup>ni“额尔德尼”等等;借自满语的 am<sup>55</sup>pɛ̃<sup>55</sup>:“钦差”等。近代由于英国殖民者利用印度作跳板入侵西藏,在卫藏方言中也带来一些英、印借词。这是其他方言中很少有的。例如借自英语的 mo<sup>11</sup>tʂa<sup>54</sup>“汽车”, pa<sup>55</sup>se<sup>54</sup>“票、证”, tʂa<sup>55</sup>je<sup>54</sup>“领带”, tʂu<sup>55</sup>ma<sup>55</sup>tʂu“西红柿”, tʂi<sup>55</sup>ka<sup>55</sup>si“票”, ra<sup>11</sup>tʂeu<sup>55</sup>“无线电收音机”, i<sup>55</sup>si<sup>55</sup>pi<sup>55</sup>riŋ<sup>55</sup>“弹簧”, so<sup>55</sup>tʂa<sup>54</sup>“苏打”等,借自印地语的 ta<sup>55</sup>se<sup>54</sup>“扑克牌”, pa<sup>11</sup>tam<sup>55</sup>“花生”, pi<sup>11</sup>tɕi<sup>55</sup>li“手电筒”, kaŋ<sup>55</sup>pa<sup>54</sup>liŋ“毛毯”, a<sup>55</sup>tʂa<sup>55</sup>ra“小丑”等等。但是卫藏方言中最大量的借词还是来自汉语,包括古代和现代的大批生活用语,如 tɕok<sup>55</sup>tse<sup>54</sup>“桌子”, khø<sup>55</sup>tse<sup>54</sup>“筷子”, tɕhem<sup>11</sup>tse<sup>54</sup>“剪子”, pi<sup>55</sup>“毛笔”, pe<sup>55</sup>tʂe<sup>55</sup>:“白菜”, lə<sup>11</sup>pu<sup>52</sup>“萝卜”, pin<sup>55</sup>“粉”, mo<sup>11</sup>mo<sup>52</sup>“馍馍”, sɔ̃<sup>11</sup>pɛ̃<sup>55</sup>:“算盘”, thoŋ<sup>11</sup>tse<sup>54</sup>“铜子儿”等等。政治术语以及科技术语也不少。例如:tʂu<sup>55</sup>ɕi<sup>54</sup>“主席”, ʂu<sup>55</sup>ji<sup>54</sup>“书记”, wu<sup>55</sup>jɔ̃<sup>55</sup>:“委员”, kuŋ<sup>11</sup>tʂhɛ̃<sup>55</sup>taŋ<sup>52</sup>“共产党”, ɕɛ̃<sup>52</sup>:“县”, tʂCu<sup>55</sup>-rɛ̃<sup>55</sup>:“主任”, tɕhi<sup>55</sup>tʂe<sup>54</sup>“汽车”, si<sup>55</sup>-ji<sup>54</sup>“司机”, den<sup>55</sup>tsi<sup>54</sup>“电子”, yn<sup>11</sup>tsi<sup>54</sup>“原子”, tao<sup>11</sup>tɛ̃<sup>55</sup>:“导弹”, re<sup>11</sup>hø<sup>55</sup>(ny<sup>11</sup>pa<sup>54</sup>)“热核(能)”。



## 3. 双音词

古声母和韵尾大量简化,不仅导致元音增多和声调独立,而且促进了双音词的发展。藏语中固有的双音节语素是不多的,因此双音词大多是由两个单音节语素组成的派生词或复合词。双音词古已有之,不过于今尤烈罢了。现代卫藏方言中最常见的派生词格式是“词根+词尾”。能产的词尾有:

-pa

phø: <sup>11</sup> pa <sup>54</sup>	藏人	so <sup>11</sup> pa <sup>54</sup>	工人
-------------------------------------	----	-----------------------------------	----

ɕiŋ <sup>11</sup> pa <sup>54</sup>	农民	tʂok <sup>11</sup> pa <sup>54</sup>	牧民
------------------------------------	----	-------------------------------------	----

-ŋɛ̃:/khɛ̃:

so: <sup>11</sup> ŋɛ̃: <sup>55</sup>	制作者	tʂhi <sup>11</sup> ŋɛ̃: <sup>55</sup>	作者
--------------------------------------	-----	---------------------------------------	----

lo: <sup>55</sup> ŋɛ̃: <sup>55</sup>	读者	ta <sup>55</sup> ŋɛ̃: <sup>55</sup>	观众
--------------------------------------	----	-------------------------------------	----

-jaʔ

sa: <sup>11</sup> jaʔ <sup>52</sup>	食物	thuŋ <sup>55</sup> jaʔ <sup>52</sup>	饮料
-------------------------------------	----	--------------------------------------	----

ɕu <sup>11</sup> jaʔ <sup>52</sup>	所说的	ta <sup>55</sup> jaʔ <sup>52</sup>	读物
------------------------------------	-----	------------------------------------	----

-cu

sa <sup>11</sup> cu <sup>54</sup>	食品	khø̃: <sup>11</sup> cu <sup>54</sup>	衣物
-----------------------------------	----	--------------------------------------	----

ɕu <sup>11</sup> cu <sup>54</sup>	要说的	ta <sup>55</sup> cu <sup>54</sup>	要看的
-----------------------------------	-----	-----------------------------------	-----

-sa

ce <sup>55</sup> sa <sup>54</sup>	出生地	tʂo <sup>11</sup> sa <sup>54</sup>	去处
-----------------------------------	-----	------------------------------------	----

ɕa: <sup>11</sup> sa <sup>54</sup>	存放处	ŋo <sup>11</sup> sa <sup>54</sup>	买处
------------------------------------	-----	-----------------------------------	----

-taŋ

tʂhe: <sup>11</sup> taŋ <sup>52</sup>	作风	so <sup>11</sup> taŋ <sup>52</sup>	做法
---------------------------------------	----	------------------------------------	----

khø̃: <sup>11</sup> taŋ <sup>52</sup>	穿法	tʂhem <sup>55</sup> taŋ <sup>52</sup>	缝法
---------------------------------------	----	---------------------------------------	----

用两个词根构成一个复合词是最能产的构词方式。在这方面藏语各方言无大差别,仅举数例如下:

ke: <sup>55</sup> ji: <sup>52</sup>	mi <sup>11</sup> maŋ <sup>52</sup>	maŋ <sup>55</sup> tso <sup>54</sup>
-------------------------------------	------------------------------------	-------------------------------------

语 文	人 民	民 主
-----	-----	-----

ŋo <sup>11</sup> tʂhoŋ <sup>55</sup>	sa <sup>11</sup> tuŋ <sup>55</sup>	ŋin <sup>11</sup> tʂhɛ̃: <sup>55</sup>
--------------------------------------	------------------------------------	--

买 卖	吃 喝	昼 夜
-----	-----	-----

tʂhak <sup>11</sup> tʂha: <sup>55</sup>	tʂhu <sup>55</sup> khø: <sup>55</sup>	tha: <sup>11</sup> ma: <sup>55</sup>
---	---------------------------------------	--------------------------------------

暴 雨	水开(“开水”)	旗红(“红旗”)
-----	----------	----------

## (三) 语法

## 1. 动词形态简化

如前所述，古代藏语动词形态发达，多数自主动词有“三时一代”的变化。发展到现代卫藏方言，动词形态已普遍简化。古代的四形动词，在卫藏方言中多变为三形、二形甚至只有一种形态。请看下例：

4→3<sup>①</sup>

	古“吃”今(拉萨)	古“看”今(拉萨)	古“作”今(拉萨)
现在	za	lta	bjed
	>sa <sup>12</sup>	>ta <sup>54</sup>	>tɕhe <sup>132</sup>
未来	bza	blta	bja
过去	bzas—se <sup>132</sup>	bltas—te <sup>52</sup>	bjas—tɕhe <sup>132</sup>
命令	zo—so <sup>12</sup>	ltos—tɕ <sup>52</sup>	bjos—tɕhi <sup>132</sup>

4→2

	古“杀”今(拉萨)	古“断”今(拉萨)	古“委派”今(拉萨)
现在	gsod	gtɕod	sko
未来	gsad→se <sup>52</sup>	gtɕad→tɕe <sup>52</sup>	>ko <sup>54</sup>
过去	bsad	btɕad	bsko
命令	sod—sɕ <sup>52</sup>	tɕhod—tɕɕ <sup>52</sup>	bskos >kɕ <sup>52</sup>
			skos

4→1

	古“读”今(拉萨)	古“完成”今(拉萨)	古“种”今(拉萨)
现在	klog	sgrub	fdebs
未来	bklag	bsgrub	gdab
过去	bklags	bsgrubs	btab
命令	klogs	sgrubs	thob
	—lo <sup>52</sup>	—tɕup <sup>132</sup>	—tɕp <sup>52</sup>

古代三形动词，卫藏方言多简化为二形或一形。例如：

3→2

古“起”今(拉萨)

3→1

古“说”今(拉萨)

① 指古藏语的四形动词，现在卫藏方言中变为三形动词。主要趋势是现在形同未来形合并。余类推。

现在	laŋ	┌ └	lab	┌ └
未来	laŋ		lab	
过去	laŋs	┌ └	labs	┌ └
命令	loŋs		loŋ <sup>132</sup>	

古代二形动词，卫藏方言多简化为一形。例如：

2→1

古“牵引”今（拉萨）

现在	fikhrid	┌ └	tʂhi <sup>52</sup>
未来	fikhrid		
过去	khrid		
命令	khrid		

## 2. 句尾助词复杂化

随着动词本身形态的萎缩，句尾助词部分开始发达起来。过去由动词形态表达的许多语法意义，现在改由句尾助词承担。例如：

未来时	v + ki <sup>54</sup> jin、v + ki <sup>54</sup> re
现在时	v + ki <sup>54</sup> jø、v + ki <sup>54</sup> tu <sup>?</sup> v + ki <sup>54</sup> jo:ʔ <sup>132</sup> re
过去时	v + pa jin、v + pa re

例句：

ŋa<sup>12</sup> tɕha<sup>12</sup> thuŋ<sup>54</sup> -ki<sup>54</sup> jin. 我将喝茶。  
我 茶 喝（未来，自称）

kho<sup>54</sup> tɕha thuŋ<sup>54</sup> -ki<sup>54</sup> re. 他将喝茶。  
他 茶 喝（未来，他称）

ŋa<sup>12</sup> tɕha<sup>12</sup> thuŋ<sup>54</sup> -ki<sup>54</sup> jø. 我正喝茶、我常喝茶。  
我 茶 喝（现在/习惯，自称）

kho<sup>54</sup> tɕha<sup>12</sup> thuŋ<sup>55</sup> -ki<sup>54</sup> tu<sup>?</sup>. 他正喝茶。  
他 茶 喝（现在，他称）

kho<sup>54</sup> tɕha<sup>12</sup> thuŋ<sup>55</sup> -ki<sup>54</sup> jo:ʔ<sup>132</sup> re. 他常喝茶。  
他 茶 喝（现在/习惯，他称）

ŋe<sup>ʔ132</sup> tɕha<sup>12</sup> tuŋ<sup>52</sup> -pa jin. 我喝了茶。  
我(作格)茶 喝（过去，自称）



khø<sup>52</sup> t̥cha<sup>12</sup> tuŋ<sup>52</sup>-pa re. 他喝了茶。

他(作格)茶 喝(过去,他称)

句尾助词部分通常包括附加成分(如-ki<sup>54</sup>, -pa等)和辅助动词(如判断动词jin, re, 存在动词jø<sup>2</sup>、tu<sup>2</sup>、jo:<sup>132</sup>re等)。它的形式不止上述那些,表达的意义也不止三时。下面再举几组实例:

v + t̥so:<sup>55</sup>jø 表示动作即将进行。

ŋa<sup>12</sup> kha<sup>55</sup>la<sup>52</sup> sa<sup>11</sup>-t̥so:<sup>55</sup> jø. 我就要吃饭了。

我 饭 吃(即将)

v + cu<sup>54</sup> jin 表示将作未作。

ŋa<sup>12</sup> kha<sup>55</sup>la<sup>52</sup> sa<sup>11</sup>-cu<sup>54</sup> jin. 我还没吃饭呐。

我 饭 吃(将作未作)

v + (n) t̥so:<sup>55</sup> jin 表示动作刚刚过去。

ŋa<sup>12</sup> kha<sup>55</sup>la<sup>52</sup> sa<sup>11</sup>-nt̥so:<sup>55</sup>jin. 我刚吃过饭。

我 饭 吃(动作刚过去)

v + soŋ 表示动作完成。

kho<sup>54</sup> phø<sup>132</sup>-la t̥ch i<sup>52</sup> soŋ. 他到西藏去了。

他 西藏(向格) 走 了(动作完成,说者亲见确知)

v + t̥chuŋ 表示动作完了

ŋe<sup>132</sup> mi<sup>12</sup> t̥ci<sup>52</sup> thoŋ<sup>55</sup> t̥chuŋ. 我看见一个人。

我(作格)人 一 看见 了(动作完了)

### 3. 判断句的构成

古藏语中肯定式判断句可以不用判断词结尾,但现代卫藏方言的判断句必须用判断词结尾。拉萨话中有两个判断词:jin(自称或近称)和re(他称或远称)。如:

ŋa<sup>12</sup> phø:<sup>11</sup>pa<sup>54</sup> jin. 我是藏人。

我 藏人 是

khon<sup>55</sup> so<sup>55</sup>ko<sup>54</sup> re. 他是蒙古人。

他 蒙古人 是

### 4. 描写句的构成

古藏语中描写句常以形容词根加句终语气词结尾,现代卫藏方言通常需要在形容词后加判断动词“是”或存在动词“有”才能成句。例如:

me<sup>11</sup> to<sup>52</sup> ti ma :<sup>55</sup> po<sup>54</sup> re.            这(朵)花是红的。

花 这            红    (是)

ri<sup>12</sup> ti tho<sup>55</sup> po<sup>54</sup> tu<sup>?</sup>.    这(座)山高。

山 这    高    (有)

ŋa<sup>12</sup> te<sup>11</sup> po<sup>54</sup> jin.    我很好。

我    平安 (是)

ŋe :<sup>112</sup> ŋu<sup>55</sup> ku<sup>54</sup> ti ja<sup>11</sup> ko<sup>54</sup> jo<sup>?</sup>. 我的这(支)笔好。

我的    笔            这    好 (有)

只有感叹式的描写句才可以以形容词根加语气词结尾。例如：

ri<sup>12</sup> ti tho<sup>54</sup> wa la!    这(座)山真高哇！

山 此            高 哇

### 5. 格助词

现代拉萨话基本上保留了古藏语的几类格助词：属格、作格、向格、从格、比较格等。只有位格-na并入向格-la。例如：

古代藏语

现代拉萨藏话

bod -na bzu<sup>gs</sup> → phø<sup>132</sup> la ŋu<sup>132</sup>            在西藏住。

西藏 (位格) 住

bod -la phebs → phø<sup>132</sup> -la phe<sup>52</sup>            到西藏去。

(du)

西藏 (向格) 往

从用法上看，现代拉萨藏话的格系统具有“作格语言”(ergative language)的某些特性。例如：

甲 lo<sup>55</sup> saŋ<sup>52</sup> -kε lu<sup>132</sup> teik se<sup>52</sup> -pa re.    洛桑杀死一(只)羊。

洛桑 (作格) 羊    一    杀    了

乙 lu<sup>132</sup> te ŋi<sup>54</sup> -pa re.            那(只)羊死了。

羊    那 死            了

及物动词句的主语(洛桑)用“作格”(-kε)，不及物动词句的主语(羊乙)用“通格”(-ø)。后者跟前句的宾语(羊甲)同格。这是作格型语言的基本特征。但统观全局，现代拉萨藏话还算不上纯粹的作格语言。这主要因为这类格标志不是“强制性的”，而是“选择性”的。比如，有些及物动词句的主语不用作格，用通格。

ŋa<sup>12</sup> tha<sup>55</sup> ma<sup>52</sup> then<sup>55</sup>-ki<sup>54</sup> me<sup>?</sup>. 我不吸烟（指习惯）。

我（通格）烟 吸 不

有些不及物动词句的主语倒带“作格标志”：

ŋe<sup>132</sup> lam<sup>11</sup> sā:<sup>55</sup> le<sup>52</sup>jō:<sup>.</sup> 我立刻来。

我（作格） 立刻 来

还有些宾语不用通格而用向格。如：

khø<sup>52</sup> ŋa:<sup>113</sup> eɣ<sup>132</sup> təuŋ. 他打我了。

他（作格）我（向格）打 了

ŋa<sup>12</sup> kho:<sup>55</sup> eɣi:<sup>11</sup>-ki<sup>52</sup>. 我怕他。

我（通格）他（向格）怕

关于拉萨藏话格助词的用法，这里不细讨论，请参阅专文。<sup>①</sup>

### 三、康方言

康方言区由于山川纵横、交通不便，方言内部分歧较大。农牧区之间以及南北两端都有不小差异。牧区康话通行于川滇藏交界处，接近安多方言，但有声调。南路康话通行于川青藏交界处，包括巴塘、理塘、迪庆、宁静一带。北路康话通行于康定、甘孜、德格、昌都一线，主要交通干线的两侧，分布辽阔，影响较大。其中尤以德格话较具代表性，简单介绍如下。<sup>②</sup>

#### （一）语 音

##### 1. 声母

p	t	k	ts	tʂ	tɕ
ph	th	kh	tsh	tʂh	tɕh
b	d	g	dz	dʒ	dʒ
s	ʂ	ɕ	x	h	ʔ
sh	ʂh	ɕh	xh	ɬ	j
z	r	ʒ	ɣ	l	w
m	n	ŋ	ŋ		

① 胡坦：《藏语几种动词句式的分析》，载《民族语文》，1984. 1。

Betty Shifts & Kun Chang, Ergativity in Spoken Ti, betan, 《史语所集刊》第 51 本第 1 分。

② 康方言材料参考格桑居勉：《藏语方言概要》（油印本），1964。



m̥      n̥      ɲ̥      ŋ̥  
mb      ndz      nd      ndz̥      ndz̥      ŋg

从这个声母表可以看出，现代德格藏话的声母系统比古代藏语声母系统已大为简化。古代的二合（gr-）、三合（sgr-）和四合（bsgr-）复辅音声母普遍单音化，只剩下一套带鼻冠音的二合声母。如 mba<sup>53</sup> “巴塘”，nda<sup>53</sup> “箭”，ŋgo “头”，ndza<sup>53</sup> “溅出”，ndz̥o<sup>31</sup> “走”，ɲdza<sup>53</sup> “虹”。但是比起卫藏方言拉萨话的声母系统来还是要复杂一些。多出几套声母。除鼻冠音声母外，德格话以及整个康方言普遍存在清浊声母的对立。例如：

清~浊	例	词		
t~d	to <sup>13</sup>	双	do <sup>13</sup>	石
k~g	ko <sup>53</sup>	挖	go <sup>53</sup>	门
ts~dz	tsō <sup>55</sup>	卖	dzō <sup>55</sup>	发配
tʂ~dz̥	tʂa <sup>2</sup>	怕	dz̥a <sup>31</sup>	声音
tʂ~dz̥	tʂa <sup>31</sup>	茶	dza <sup>31</sup>	汉人
s~z	so <sup>53</sup>	养	zo <sup>53</sup>	制作
ʂ~z̥	ʂa <sup>53</sup>	搬运	za <sup>53</sup>	贴
x~ɣ	xi <sup>253</sup>	毁	ɣi <sup>253</sup>	家产

## 2. 元音

a      i      u      e      o  
ɑ                      ɛ      ø

德格话的元音 ɑ, ɛ, ø 是后起的。[ɑ] 主要源于古代的 \*ag 和 \*ar。如：ta<sup>253</sup> < \*stag “虎”，ma<sup>13</sup> < \*mar “酥油”。[ɛ] 主要源于古代的 \*ad 和 \*as。如：le<sup>13</sup> < \*las “作”，tʂhe<sup>253</sup> < \*tʂhad “断”。[ø] 主要源于古代的 \*os 和 \*od。如：tʂhe<sup>55</sup> < \*tʂhos “佛法”，pø<sup>253</sup> < \*bod “西藏”。

同其他方言比，德格话的元音有三个特点：(1) 前后 a 的对立。这是康方言独有而其他两个方言没有的现象。(2) 大量鼻化元音。安多方言与之对应的是鼻韵尾 -m, -n, -ŋ。卫藏方言有 -m 韵尾，部分 -n, -ŋ 韵尾脱落使前面的元音鼻化。卫藏方言虽有鼻化元音，但不如康方言多。(3) 喉塞韵尾前有 i, u, o 同 i, u, o 的对立。如：

xi <sup>253</sup>	毁	xi <sup>253</sup>	相处
tʂu <sup>231</sup>	六	tʂu <sup>231</sup>	缝
lo <sup>231</sup>	倒	lo <sup>231</sup>	习惯

甚至鼻音声母也有清浊对立。例如

m~m̄	ma <sup>53</sup>	伤	m̄a <sup>53</sup>	小树
n~n̄	na <sup>53</sup>	誓	n̄a <sup>53</sup>	鼻(子)
ɲ~ɲ̄	ɲi <sup>55</sup>	名	ɲ̄i <sup>55</sup>	心
ŋ~ŋ̄	ŋo <sup>53</sup>	炒	ŋ̄o <sup>53</sup>	青草

清化鼻音是后起的，源于古藏语中带前缀 s- 的鼻音。m̄i<sup>55</sup> < \*sman “药”，n̄a < \*sna “鼻”，ɲ̄i<sup>55</sup> < \*sɲiŋ “心”，ŋ̄o<sup>53</sup> < \*sŋo “青”。此外，德格话以及整个康方言还有一套送气擦音。这是卫藏方言所没有的。例如：

s-s <sup>h</sup>	so <sup>53</sup>	养	s <sup>h</sup> o <sup>53</sup>	牙
ʂ-ʂ <sup>h</sup>	ʂa <sup>53</sup>	运	ʂ <sup>h</sup> a <sup>53</sup>	讥笑
x-x <sup>h</sup>	xa <sup>53</sup>	宰	x <sup>h</sup> a <sup>53</sup>	肉

从历史上看，送气擦音源于古无前缀擦音，s<sup>h</sup>o<sup>53</sup> > \*so “牙”，不送气擦音源于古有前缀的擦音，so<sup>53</sup> > \*gso “养”。

总之，康方言声母就整体而言，比卫藏方言多，比安多方言少。<sup>①</sup>

### 3. 辅音韵尾

康方言的辅音韵尾最简单，只有一个喉塞音-ʔ。如果把它处理作紧元音标志（如彝语支），康方言就成了最典型的开音节语言了。古代复杂的韵尾系统在今日的康方言里演变的结果大体如下：

古辅音韵尾	现代康方言
-b, -d, -g	cʔ (紧化)
-m, -n, -ŋ	ṽ (鼻化)
-r, -l, -s	∅ (脱落)

韵尾脱落，音节开放是康方言的发展趋势，也是它区别于其他方言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

<sup>①</sup> 拉萨话只有一套舌面塞音 c, ch (或 t, t<sup>h</sup>) 是德格话里没有的。安多方言中多种形式的复辅音，是康方言没有的。

## 4. 声调

高调类	[ <sup>53</sup>	tʂu <sup>53</sup>	洗〈现、未〉
	55	tʂu <sup>55</sup>	洗〈过〉
低调类	[ <sup>(2)31</sup>	tʂu <sup>31</sup>	挖〈现、未〉
	13	tʂu <sup>13</sup>	挖〈过〉

康方言声调的产生也同声母和韵尾的简化有关，但分化时间可能稍晚于卫藏方言。许多词的声调尚不稳定，特别是浊音声母词<sup>①</sup>，声调忽高忽低，因人而异，甚至同一个人也因时而异。浊声母词里还没有找到声韵完全相同只靠声调区别的成对的词。康方言声调仍在演变形成之中。

## (二) 词 汇

## 1. 敬语

德格话（乃至整个康方言）里敬语非常有限，无法同拉萨话相比。常用的敬语有：

nō <sup>55</sup>	给	zi <sup>53</sup>	看
ɕɛ̃ <sup>13</sup>	走	yu <sup>53</sup>	坐
ndze <sup>53</sup>	做	khō <sup>55</sup>	他

## 2. 借词

康方言的借词大部分跟卫藏、安多方言相同，只是汉语借词更多些。这主要因为康方言区与汉区毗邻，民间来往较多的缘故。比如有一些词，拉萨话借自英印语，德格话借自汉语（主要是四川话）。

拉萨话	德格话	
ɕik <sup>55</sup> re <sup>52</sup> 〈英〉	tʂi <sup>55</sup> j̃ <sup>55</sup>	纸烟
ri <sup>11</sup> li <sup>54</sup> 〈英〉	ho <sup>55</sup> tʂhe <sup>53</sup>	火车
pa <sup>11</sup> tam <sup>55</sup> 〈印〉	xa <sup>55</sup> sē <sup>55</sup>	花生
pi <sup>11</sup> tʂi <sup>54</sup> li 〈印〉	tē <sup>55</sup> pā <sup>55</sup>	电棒

有一些词，拉萨话是自造，德格话借自汉语。例如：

拉萨话	德格话	
lap <sup>55</sup> tʂa <sup>52</sup>	ɕo <sup>13</sup> sē <sup>55</sup>	学生

① 指塞音、擦音和塞擦音，不包括鼻音和边音。



tʂa:11kharj55	ji13tẽ55tœu53	邮电局
lo:55nẽ:55	tẽ13jĩ55	电影
so55mẽ:55	ja13ka53	牙膏
kup55caʔ52	pa55ndẽ55	板凳

有些词借自汉语的不同方言，例如“肥皂”，德格话叫 jã13tœẽ53 〈洋碱〉，拉萨话叫 ji11tʂi54 〈胰子〉。“脸盆”，德格话叫 phẽ53tʂi 〈盆子〉，拉萨话叫 thunj11phẽ:55 〈铜盆〉。

### 3. 本地词

每个方言都有一些带有自己地方色彩的词。数量虽然不多，却是辨别方言的有用标志。例如：

康（德格话）	卫藏（拉萨话）	安多（拉卜楞）
le13le53	œi11mi54	lulə 猫
a55saʔ53	pha11leʔ52	kore 饼子
lũ55	ɬak55pa54	sʰeru 风
tœi55mẽ55	œe11tʂa:55	hongə 很

## （三）语 法

### 1. 动词形态

康方言动词形态的简化比安多方言和卫藏方言都明显。有些地方话里动词本身已无变化。时制等主要语法意义由助词或时间词等分析形式表达。德格话保留了少量的动词形态变化。例如：

现在	未来	过去	命令	
ta53		tẽ55	tœ55	看
se31		dze55	dzœ55	说
现在	未来	过去	命令	
tʂi31		tʂi13		写
tʂi53		tʂi55		算
现在	未来	过去	命令	
tʂaʔ53			tʂoʔ53	教
da53			to55	磨

主要语法意义由句尾助词表示。例如：

现在: v + si<sup>55</sup> jø<sup>31</sup>

ŋe<sup>13</sup>ji<sup>13</sup>ye<sup>55</sup>tʃi<sup>31</sup>-si<sup>55</sup>jø<sup>31</sup>. 我正在写信。

我 信 写 (正在)

未来: v + dzi<sup>53</sup>jĩ

ŋe<sup>13</sup>ji<sup>13</sup>ye<sup>55</sup>tʃi<sup>31</sup>-dzi<sup>53</sup>jĩ. 我将写信。

我 信 写 (将要)

过去: v + zi<sup>53</sup>jĩ

ŋe<sup>13</sup>ji<sup>13</sup>ye<sup>53</sup>tʃi<sup>13</sup>-zi<sup>53</sup>jĩ. 我写了信。

我 信 写 (了)

德格藏话的句尾助词种类繁多, 表达各种细致的语法意义和修辞意义。在这方面, 同卫藏方言接近。

## 2. 判断句的构成

康方言的判断句不能以名词结尾, 必须后加判断词 (“是”)。判断词有 jĩ 和 re<sup>31</sup>两个。前者表自称或近称, 后者表他称或远称。与卫藏和安多方言无异。例如:

ŋa<sup>12</sup>khā<sup>55</sup>pa<sup>53</sup>jĩ. 我是康巴人。

我 康巴人 是

kho<sup>53</sup>khā<sup>53</sup>pa<sup>53</sup>re<sup>31</sup>. 他的康巴人。

他 康巴人 是

## 3. 描写句的构成

通常描写句要用判断词 “是” 或存在动词 “有” 结尾。“是” 有两个, 已如上述; “有” 有三个:

(1) jø<sup>31</sup>, (2) ŋge<sup>53</sup>, (3) jo<sup>13</sup>li<sup>53</sup>re<sup>31</sup>

见下例:

jĩ “是<sub>1</sub>”

ŋa<sup>13</sup>de<sup>13</sup>mo<sup>53</sup>jĩ. 我好。

我 平安 (是<sub>1</sub>)

re<sup>31</sup> “是<sub>2</sub>”

khō<sup>55</sup>de<sup>13</sup>mo<sup>53</sup>re<sup>31</sup> 他好。

他 平安 (是<sub>2</sub>)

jø<sup>31</sup> “有<sub>1</sub>”

ŋi<sup>13</sup>pha<sup>55</sup>ju<sup>53</sup>ja<sup>13</sup>mo<sup>53</sup>jø<sup>31</sup>. 我的家乡好。

我的家乡 好 (有<sub>1</sub>)

ŋge “有<sub>2</sub>”

təhu<sup>53</sup> e<sup>55</sup>nde<sup>53</sup> tsha<sup>53</sup>mo<sup>53</sup> ŋge. 这水热。  
水 这 热 (有<sub>2</sub>)

jo<sup>13</sup>li<sup>53</sup>re<sup>?</sup> “有<sub>3</sub>”

khu<sup>55</sup> ɬo<sup>55</sup>dz<sub>1</sub>a<sup>53</sup> ja<sup>13</sup>mo<sup>53</sup> jø<sup>13</sup>li<sup>53</sup>re<sup>1</sup>. 他的学校好。  
他的 学校 好 (有<sub>3</sub>)

有些带感叹意味的描写句可以用形容词根加-do-一类的语气词煞尾。例如：

re<sup>13</sup> e<sup>55</sup>nde<sup>53</sup> kō<sup>55</sup> ja<sup>?</sup>31-do. 这种布质地真好。  
布 这 质地 好

比较句亦可以形容词根加一些辅助成分结尾。如：

ŋa<sup>13</sup>-ji<sup>31</sup> kho<sup>53</sup> ndzo<sup>?</sup>53-li<sup>53</sup>re<sup>?</sup>. 他比我快。  
我 比 他 快

#### 4. 格助词

德格话的格助词与卫藏方言大同小异。主要形式和例词如下表：

格助词	基本形式	例	词
通格	-ø	ŋa <sup>13</sup> 我	khō <sup>55</sup> 他〈敬〉
属格	-ki(有变体)	ŋi <sup>13</sup> 我的	khō <sup>55</sup> -ki 他的
作格	-ki <sup>31</sup> (有变体)	ŋe <sup>13</sup> 被我	khō <sup>55</sup> -ki <sup>31</sup> 被他
向格	-le	ŋa <sup>13</sup> -le 对我	khō <sup>55</sup> -le 对他
从格	-ne <sup>31</sup>	kha-ne <sup>31</sup> 从口中	khā <sup>55</sup> -ne <sup>31</sup> 从康区
比较	-ji <sup>31</sup>	ŋa <sup>13</sup> -ji <sup>31</sup> 比我	khō <sup>55</sup> -ji <sup>31</sup> 比他
随同	-do <sup>31</sup>	ŋa <sup>13</sup> -do 我和	khō <sup>55</sup> -do 他和

德格话以及整个康方言的格助词系统有几个特点值得一提。首先，格助词的变体减少，趋于定型化。例如古藏语的向格有6个变体：-la, -su, -tu, -du, -r, -ru, 德格话并为一个-le。属格和作格也有单音节定型化的趋势。其次，在用法上，强制性多于选择性，更接近“作格语言”(ergative language)的特性。例如及物动词句的主语后都带作格助词(-ki<sup>31</sup>)，不及物动词句的主语都用通格(-ø)，不像拉萨话那样因时制、语气的不同可用可不用。见下例：



ŋɛ <sup>13</sup> ji <sup>13</sup> ɣe <sup>53</sup>	tʂi <sup>31</sup> -dzi <sup>53</sup>	jɿ̄.	我将写信。
ŋɛ <sup>13</sup> ji <sup>13</sup> ɣe <sup>53</sup>	tʂi <sup>31</sup> -si <sup>55</sup>	jø <sup>31</sup> .	我正写信。
ŋɛ <sup>13</sup> ji <sup>13</sup> ɣe <sup>53</sup>	tʂi <sup>13</sup> -zi <sup>53</sup>	jɿ̄.	我已写信。
ŋa <sup>13</sup> pø <sup>13</sup> -le	ndzɔ-dzi <sup>53</sup>	jɿ̄.	我将赴藏。

在拉萨话里前两句都可用通格。此外，古代的方向格(-la)和方位格(-na)在德格话里合二为一。这同卫藏方言的拉萨话一样，跟安多方言不同。

## 四、安多方言

安多方言分布虽广，内部却较一致，只有农区话和牧区话略有差别。一般说来，牧区话保留古代音韵特征多些，例如复辅音多于农区话。不过农牧民相互交谈毫无问题。下面以甘肃夏河县拉卜楞藏话为例对安多方言的特点略作介绍。

### (一) 语 音

#### 1. 声母

p	t	k	ts	tʂ	tɕ
ph	th	kh	tsh	tʂh	tɕh
b	d	g	dz	dzɿ	dzɿ̄
s	ʂ	ɕ	x	h	
s <sup>h</sup>			x <sup>h</sup>	ɬ	
z	r	ʐ	ʎ	l	
m	n	ŋ	ŋ	j	w

复辅音

NC hC

安多方言的声母虽不及古藏语那样复杂，但比其他两大方言都多。首先，它不同程度地保留了一批复辅音声母。最少的，如拉卜楞话，也有两类，近 20 种组合。例如：

NC 型

mba	巴塘	nda	箭	ngo	头
ndzo	犏牛	ndzɿ	似	ndzɔ	走

## hC 型

hta	马	hka	沟	htsa	草
htɕa	头发	fna	鼻子	fɲa	五

复辅音最多的是安多方言的牧区话。例如四川的道孚牧区藏话有一百多种不同形式的辅音组合，不仅有二合，而且有三合辅音。例如：

## 二合

spə	毛	stoŋ	干	ski	颈
sman	药	sna	鼻	sɲon	蓝
zgo	门	zboŋ	泡	zfi	口袋
rta	马	rko	挖	rtse	尖
rdo	石	rma	伤	rɲa	鼓
lɲa	五	lɕei	舌	phjo	方向
pta	采	pki	驮	ptso	煮
wdən	七	wgu	分配	wsat	杀
ɣtəp	切	ɣma	低	ɣzu	豹
mtha	边	mda	箭	mdzo	犏牛
nthoŋ	喝	ndar	颤	ndzom	齐全

## 三合

mbre	来	sprən	云
zgra	声	sdtse	装饰
spji	公	mbjar	粘

安多方言有一套全浊声母，是卫藏方言所没有的。拉卜楞话中的浊塞音和浊塞擦音声母前往往带有一个轻微的浊送气音  $ɦ$ 。例如：

$[ɦ]$ do	石	$[ɦ]$ go	门	$[ɦ]$ dza	月
$[ɦ]$ zo	制	$[ɦ]$ zə	四	ɣa	狐

安多方言还有一套送气擦音，也是卫藏方言所没有的。例如：

$s \sim s^h$	so	吃〈命〉	$s^h$ o	牙
--------------	----	------	---------	---

## 2. 元音

a	i	u	e	o	ə
---	---	---	---	---	---

安多方言元音少于其他方言，但比古代藏语多出一个  $/ə/$  音位。这个  $/ə/$  源于古代的  $*i$  和  $*u$ ，原来古藏语在安多方言中发生了一种高元音央化而合并的变化。见下表：

古代	* a	* i	* u	* e	* o
		∨			
现代 (安多)	a	ə		e	o
例词	* bzi > fizə	四		* khji > tɕhə	犬
	* bzu > fizə	浴		* khju > tɕhə	群

既然古藏语的 \*i 和 \*u 已变为现代安多方言的 /ə/, 那么现代安多方言中的 /i/ 和 /u/ 从何而来呢? 根据现有材料看, 现代安多藏语的 /i/ 是古代元音 V+s 演变而来的。见下表:

古代	* as	* is	* us	* es	* os → 现代 (安多) i
例词	* nas > ni	青稞		* gn̥is > n̥i	二
	* dus > ti	时间		* ɕes > ɕi	知
	* nos > n̥i	买 (过)			

现代安多方言的 /u/ 是古代元音 o + [ŋ]i 演变而来的。例如 \*khofi > khu “他的”。

正因为 /i/ 和 /u/ 在古代都曾有过韵尾, 所以在现代安多方言中 i 和 u 不能同任何辅音韵尾相组合, 只有 /a/ /o/ /e/ /ə/ 可同 -p, -t, -k, -m, -n, -ŋ, -r 组合。

### 3. 辅音韵尾

-p	-t/l	-k/x
-m	-n	-ŋ
-r		

安多方言保留古辅音韵尾比其他方言都多。除 \* -s 脱落, \* -l、\* -d 合并外, 都保存下来。复辅音韵尾由于 \* -s (及其变体 \* -d) 的脱落已不存在。

## (二) 词 汇

### 1. 敬语

安多方言同康方言一样, 敬语远不如拉萨藏话多。但日常为礼貌所必需的敬语词还是有一些。例如:

fizək	坐	phep	来 / 去
naŋ	给	soŋ	话
ɕək	手	ɣə	头
hsodza	茶	hkəntshap	代表



## 2. 借词

安多方言也有大量借词。除与其他方言的共同部分外,通过西北地区借进不少汉语词。包括日常生活用语和所谓的文化词。如果说康区借词带有“川味”,安多地区借词往往带有“西北风味”。例如:

laŋ	粮,薪金	la	腊	saŋ	笙
lendza	榧枷	talen	褙褙	taŋdzi	戥子
ligi	立柜	ladzu	辣椒	phio	票
xe	鞋	lidzən	厘金(税)	torən	道人
taji	大衣	pandze	本子	toŋdze	铜子
pinşə	本事	təudze	轿子		
jəntu	熨斗				
təhişhe	汽车	tholadzi	拖拉机		

## 3. 同名异实

安多方言里有许多带地方色彩的词。如“自行车”叫“铁马”(htəkhta),“飞机”叫“铁鸟”(htəkka)等等。还有一些词跟其他方言同源,但表达不同的意义和事物。例如\*thurma,在拉萨话里指“匙子”,拉卜楞话里指“筷子”。\*semstəan,在拉萨话里指“牲畜”,拉卜楞话里指“人类”、“大家”等。有些词的意思甚至完全相反。例如:\*thon,拉萨指“出发”,拉卜楞指“到达”。\*graŋ,拉萨指“天寒”,\*nkhjags指“人感觉冷”。此类语词为数不多,但最易误会。

## (三) 语 法

## 1. 动词形态

从历史上看,安多方言的动词形态也趋于简化。例如动词的现在形和未来形普遍合二为一。但是比起其他两个方言来动词形态保留得多一些。例如卫藏方言(拉萨话)里许多动词的“三时一式”只剩下两种形式,在安多方言(拉卜楞话)里还保存着三种形式。见下列: 安多(拉卜楞) 卫藏(拉萨)

现·未	htək	\	təa <sup>52</sup> 打破
过 去	tək		
命 令	təhok	/	təo <sup>52</sup>

现·未	sot	\	se <sup>252</sup>	杀
过 去	sat			
命 令	shot	/	sø <sup>252</sup>	
现·未	ndzə			
过 去	tʃi			
命 令	tʃhi	\	tʃhi <sup>132</sup>	写
过 去	tʃi			

有些动词在卫藏方言（拉萨话）里只剩下一种形式，在安多方言（拉卜楞话）里依然保存着三种或至少两种形式。例如：

	安多（拉卜楞）	卫藏（拉萨）		
现·未	ndep	\	təp <sup>52</sup>	播种
过 去	tap			
命 令	thop			
现·未	ngi	/	ke : <sup>55</sup>	驮
过 去	kat			
命 令	khu			
现·未·过	kon	\	khø : <sup>113</sup>	穿
命 令	khon			
现·未·过	gak	/	ga <sup>252</sup>	劈
命 令	gok			

## 2. 句尾助词

尽管安多方言保存了较多的形态变化，但分析形式日益发展。许多重要的语法意义开始由句尾助词来承担。这种总的发展趋势与其他方言完全一致，只是具体形式有所不同。以“时制”为例，现在、未来和过去等语法意义的区别，主要不在动词词根的形态变化，而在动词后面的种种辅助成分。

未来时	v + dzə	jən
	v + dzə	ret
现在时	v + kə	jot
	v + kə	jot-kə
过去时	v + nə	jən
	v + nə	ret

例句：

- (1) ŋi jəŋe ndzə-dzə jən. 我将写信。  
 我(作格)信 写(未来,自称)  
 khəgi jəŋe hdzə-dzə ret. 他将写信。  
 他(作格)信 写(未来,他称)
- (2) ŋi jəŋe ndzə-ŋə jot. 我正写信。  
 我(作格)信 写(现在/习惯,自称)  
 khəgi jəŋe ndzə-ŋə jot-kə. 他正写信。  
 他(作格)信 写(现在/习惯,他称)
- (3) ŋi jəŋe tʃi-nə jən. 我写了信。  
 我(作格)信 写(过去,自称)  
 khəgi jəŋe tʃi-nə ret. 他写了信。  
 他(作格)信 写(过去,他称)

句尾助词跟其他方言一样包括附加成分 (-dzə, -kə, -nə 等) 和辅助动词 (判断词“是” jən, ret, 存在动词“有” jot, jot-kə 等)。它们附加在主要动词后面, 组成的形式比古代复杂得多, 成为谓语动词语法意义的主要承担者。

### 3. 判断句的构成

以名词 (或名词 + 语气词) 结尾的判断句在安方言中已不多见。正常情况下, 判断句要以“是”字结尾。安多方言中有两个“是”字: jən 和 ret, 前者多用于自称, 后者多用于他称。例如:

- ŋa hmanpa jən. 我是医生。  
 我 医生 是  
 khəga natpa ret. 他是病人。  
 他 病人 是

### 4. 描写句的构成

安多方言里描写句的构成更接近古代藏语, 即可以用形容词 + kə 直接做谓语。这是跟卫藏方言 (拉萨话) 不同的一点。拉萨藏话除比较句和感叹句外, 形容词一般不能直接做谓语, 后面须加存在动词“有”或判断动词“是”。比较下例:

- | 安多方言 (拉卜楞)          | 卫藏方言 (拉萨)   |
|---------------------|---|
| (1) tʃə ndə fno-kə. | tʃhi <sup>12</sup> ti no <sup>55</sup> po <sup>54</sup> tu <sup>2</sup> . 这把刀快。 |
| 刀 这 锐               | 刀 这 锐利 有  |



- (2) ndə-nə t̤hə maŋ-kə te:<sup>113</sup>chi<sup>54</sup>maŋ<sup>11</sup>ko tu<sup>?</sup>. 这里狗多。  
 这(在)犬多 这里犬多有

### 5. 格助词

安多方言普遍保留了古代藏语方向格 (-la) 和方位格 (-na) 的区别。例如:

- (1) khəga wot -na jot -kə. 他在西藏。  
 他 西藏(位格) 有
- (2) khəga wot -la shoŋ-nə ret. 他到西藏去了。  
 他 西藏(向格) 走 了

其他方言里向格和位格大都合为一格。另一方面,古代藏语以及现代卫藏方言和康方言中的属格、作格、从格和比较格,在安多方言中完全合流。比较下列例句:

卫藏方言(拉萨)	安多方言(拉卜楞)
属格 -ki	-kə
thøn <sup>11</sup> t̤sup <sup>52</sup> -ki ji <sup>11</sup> ki <sup>54</sup>	tondzəp -kə jəye. 顿珠的信。
顿珠 (属格) 信	顿珠(属格) 信
作格 -kɛ	-kə
thøn <sup>11</sup> t̤sup <sup>52</sup> -kɛ ji <sup>11</sup> ki <sup>54</sup> t̤shi: <sup>132</sup> -pa re.	顿珠把信写了。
顿珠(作格) 信 写 了	
tondzəp -kə jəye t̤si-nə ret.	
顿珠(作格) 信 写 了	
比较格 -le	-kə
thøn <sup>11</sup> t̤sup -le t̤she <sup>11</sup> riŋ <sup>52</sup> lo <sup>12</sup> t̤he <sup>55</sup> -ki re.	次仁比顿珠年纪大。
顿珠 (作格) 次仁 年纪 大	
tondzəp -kə t̤sheŋ lo t̤he ret.	
顿珠(比较) 次仁 年纪大	
从格 -nɛ	-kə
thøn <sup>11</sup> t̤sup <sup>52</sup> phø <sup>?</sup> 132-nɛ re.	顿珠是从西藏来的。(顿珠是西藏人)
顿珠 西藏(从格)是	
tondzəp wol-kə ret.	
顿珠 西藏(从格)是	

从历史上看,安多方言的格助词在数量上减少了,用法上增加了强制性。与此同时,还补充或利用其他手段以弥补由此而引起的表达上的

歧义。

## 五、藏语发展的共同趋势

藏语尽管方言众多，分歧较大，但共同性仍占主导地位。从有文字记载以来一千余年的演变看，有一些共同的发展趋势简述如下：

### 1. 语言演变的普遍趋势是声母系统和辅音韵尾的简化

尽管简化程度不同，但就我们所知，现代藏语中没有哪一个方言的声母和韵尾系统比古藏语复杂。简化较多的方言导致声调的产生，简化较少的方言没有产生声调。这是藏语一个非常引人注意的特征。

### 2. 藏语是一个词汇丰富的语言

在漫长的岁月里，藏族创造了大批的语词，也吸收了大量借词。从词汇发展史看，藏语（特别是书面的）更倾向于利用自己的语素创造新词。无论是古代印度佛教文化的输入，还是现代科学技术的冲击，尽管带来了不少外来词语，但自己制造的语词仍占绝对优势。有些借词后来被译词所代替的例子也不少。不过民间交往、口头交流，禁忌不多，什么方便用什么。在借词中以汉语借词为最多。

### 3. 语法上，形态变化较发达，但从古到今也有不同程度的简化

助词的作用在增加，分析手段逐渐取代综合手段。名词后的格助词，动词后的辅助词是释读藏语句义的关键。若依重要性而论，三种常用的语法方式中，第一是助词，第二是形态，第三是语序。各种句式动词句最多，影响力最强。历史上的名词谓语句和形容词谓语句都逐渐在句尾加上了判断词“是”或存在动词“有”，使藏语成为典型的“动居句尾”（verb-final）型语言。

## 第二章 羌语支

### 第一节 概 述

羌语支语言分布在我国四川省和云南省的岷江、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等四江流域。就目前所知有十一种语言，即：羌语、普米语、嘉戎语、道孚语、却域语、扎坝语、贵琼语、木雅语、尔苏语、纳木义语、史兴语。其中除羌语、嘉戎语、木雅语调查较早外，多数语言是最近几年新发现和调查的。现将各语言的分布地区、使用人数、方言、语言使用者的自称等分别介绍如下：

#### 一、羌 语

羌族分布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茂、汶川、理、松潘等县和甘孜族自治州的丹巴县，以及绵阳专区北川县的部分地区。共有人口 145000 余，其中约有 60% 居住在茂县。聚居区的羌民兼通羌语和汉语，杂居区的羌民多使用汉语，居住在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黑水县的藏民也使用羌语，羌语使用人数约有 10 万左右。

羌语分南北两大方言。南部方言主要分布在茂、理、松潘等各县南部和汶川县大部分区乡，可分为大岐山、桃坪、龙溪、绵池和黑虎五个土语。北部方言主要分布在茂县沙坝区洼底乡和赤不苏区以及黑水县大部分地区，可分为芦花、茨木林、麻窝、维古、雅都五个土语。方言土语内部差别较大。

茂县羌人自称  $z_{me}$ （汶川、理县自称  $hma$ ，黑水自称  $rma$ ）。羌族是我国古老的民族之一，历史上分布很广。岷江上游是汉代氐、羌、冉、牂部落的分布地区。汉武帝时有部分羌人由甘、青南下。魏晋南北朝时，西北的宕昌、邓至羌人南迁。唐初，原居河、湟一带的党项羌



人中的细封氏等部落迁居到松潘、茂、汶一带。这些先后迁移到茂、汶一带定居的氏、羌部落，经过几千年的融合发展，共同构成为现今羌族。

## 二、普米语

普米族主要分布在云南省兰坪、宁蒗、永胜、丽江等县（自治县），迪庆藏族自治州的中甸、维西、德钦等县（自治县）也有少数散居，共约 22000 人。普米族使用普米语，大多兼通汉语或其他邻近民族语。此外，分布在四川省木里、盐源以及九龙等县（自治县）的部分藏族也说普米语，约有 25000 人，其中木里县人数最多，约有 18000 人。普米语使用人数共有 47000 人。

普米语分南北两个方言。南部方言分布于云南省兰坪、维西、永胜、丽江等县以及宁蒗县的新营盘区，北部方言主要分布在四川省木里、盐源、九龙等县以及云南省宁蒗县的永宁区。方言之间词汇和语音差别较大，语法差别较小。

兰坪普米人自称  $phz_{\text{ə}}^{55}mi^{55}$  “白人”（九龙自称  $phz_{\text{ɿ}}^{55}mi^{55}$ ，其他地方有的自称  $phz_{\text{ɔ}}^{55}mə^{55}$  或  $tshō^{55}mi^{55}$ ）。据历史记载，普米族原来居住在青藏高原，是青海、甘肃、四川边缘一带的游牧部落，后来从高寒地带沿横断山脉逐渐向南迁徙，13 世纪后才陆续迁入到上述地区定居下来。

## 三、嘉戎语

是四川西部部分藏民所说的一种语言。主要分布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马尔康、金川、小金、壤塘、红原、黑水、理、汶川等县以及甘孜藏族自治州的丹巴县和雅安专区宝兴县的部分地区。使用人数有 10 多万。城镇地区说嘉戎语的藏民大多兼通汉语。嘉戎语分东部、北部和西部三个方言。

使用嘉戎语的藏民自称  $kəru$ （马尔康）或  $kərə$ （理县）。由于藏语称上述地区为  $\text{ཁ་རུ་རྒྱ་རུང}$   $rgja\ roŋ$ ，因此习惯上把这种语言称为嘉戎（即  $rgja\ roŋ$  的译音）语。据史学家研究，《旧唐书·东女国传》所记的“哥邻”是  $kəru$  的译音，《隋书·附国传》的“嘉良”和《新唐书·两僊蛮传》的

“嘉梁”是 rgja roŋ 的译音<sup>①</sup>。

#### 四、道孚语

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的道孚、丹巴、炉霍、新龙、色达等县和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金川、壤塘等县部分藏民所说的一种语言。使用人数约有4万多人。这一地区还分布有两种藏语方言，农区属康方言，牧区属安多方言。这里所说的道孚语是指与这两种藏语方言差别很大、互不相通的一种独立语言。说这种语言的人，多数不通藏语，只是道孚县城内有部分人兼通汉语。

道孚语分道孚方言（分布于道孚县城关区、瓦日区、八美区沙仲乡，色达县色尔坝区果洛托乡，新龙县河西区蔓青乡、朱倭乡和多占乡，炉霍县虾拉沱区仁达乡）、革什扎方言<sup>②</sup>（分布于丹巴县大桑区革什扎、丹东、边东等乡，川古区东谷乡、金川区巴旺乡、金川乡）和观音桥方言（金川县观音桥区俄热乡）。

操道孚语的居民，分布在道孚县的自称为 ste wu va “道孚人”，与藏语对他们的称呼一致，藏文将“道孚”书写为 མཉུ མཉུ stafu 或 རྩུ རྩུ rtafu；分布在革什扎的自称为 ge ci tsa ve “革什扎人”，藏文将“革什扎”书写为 དགེ་ཅེ་མཉུ་ཅ་ dge ces tsa；分布在新龙县的自称为 mə<sup>33</sup> ɲa<sup>55</sup> wa “木雅人”。分布在观音桥俄热乡的自称为 bot<sup>33</sup> pa<sup>55</sup> “博巴”，分布在色达县色尔坝区的自称为 zuŋ pa “戎巴”。

#### 五、却域语

是甘孜藏族自治州新龙、雅江、理塘等县部分藏民所说的一种语言。分布于新龙县下占区的尤拉西乡，理塘县呷哇区和君坝区的两个乡，雅江县的普巴戎乡、团结乡和扎麦区的一个乡。使用人数约7000人。分布于各地的却域语虽然差别较大，但基本可以通话。说这种话的居民普遍兼通藏语康方言，多数兼通汉语。

① 李绍明：《唐代西山诸羌考略》，载《四川大学学报》，1981，1。

② 孙宏开：《六江流域的民族语言及其系属分类》（载云南《民族学报》，1983）中的“尔龚语”即我们所说的道孚语革什扎方言。孙宏开沿用了马长寿：《嘉戎族社会史》对这种语言的命名。但据我们了解，当地居民并不自称 rgu，且 rgu 有“牛、牲口”等贬义。

操却域语的居民，居住在新龙县的自称为 tcho<sup>55</sup>y<sup>55</sup>wa；居住在雅江县普巴戎乡的自称为 phu<sup>55</sup>pa<sup>55</sup>z<sub>u</sub>ŋ；居住在雅江县团结乡的自称为 ve<sup>35</sup>tsl<sup>55</sup>pi<sup>55</sup>。①。

## 六、扎坝语

是道孚县扎坝区（藏文称为 འདྲ་སྲོད་ ndra stod “上扎”）和雅江县扎麦区（藏文称 འདྲ་སྲེད་ ndra smad “下扎”）藏民使用的一种语言，使用人数共有 7700 余人。两个区的话差别不大，互相可以听懂。扎坝语与道孚语分布地区相毗邻，但不与道孚语相通。扎坝语多在家庭和村内使用，对外多使用藏语康方言。操扎坝语的居民自称 ndz<sub>a</sub><sup>33</sup>pa<sup>53</sup>，藏语称呼他们与此相同（藏文写作 འདྲ་པ་ ndra pa）。②

## 七、贵琼语

是甘孜藏族自治州康定县鱼通区前溪、麦崩等乡藏民所说的一种语言，使用人数不到 3000 人。多兼通汉语。自称 gu<sup>33</sup>tch<sup>55</sup>。③。

## 八、木雅语

是甘孜藏族自治州的康定、九龙、雅江和雅安地区的石棉等县部分藏民所说的一种语言。分布地区以康定沙德区较为集中。使用人数 1 万多人。分西部和东部两个方言。木雅语一般只在家庭或村寨使用，对外交际时，西部方言区居民多使用藏语康方言，东部方言区居民多使用汉语。

说木雅语的居民将上述地区称为 mə<sup>33</sup> n̄æ<sup>53</sup>（康定县沙德区）或 mu<sup>55</sup> n̄a<sup>55</sup>（石棉县），自称为 mə<sup>33</sup> n̄æ<sup>53</sup> wæ<sup>33</sup> “木雅人”。这一自称与藏文史书记载的 མི་ནག་ mi n̄ag 相对应。据考证，《新唐书·党项传》所记的“弥药”即藏文所称的 mi n̄ag，今天操木雅语的居民即其后裔。③。

① 陆绍尊所说的“扎巴语”（见《民族语文》1985. 2）即自称为 ve<sup>35</sup>tsl<sup>55</sup>pi<sup>55</sup>的居民所说的却域语的一种方言。

② 这里所说的扎坝语与陆绍尊在《扎巴语概况》（《民族语文》1985.2）里所说的“扎巴语”是互不相通、差别很大的不同的语言。

③ 参看王静如：《论四川羌语及弥药语与西夏语》（《西夏研究》第二辑，1933），石泰安（R.A.Stein）《弥药与西夏》（Mi-nag et Si-hia, International Orientalists' Congress 21, 1948, 266-267）。



## 九、尔苏语

说这种语言的人分布在雅安地区的石棉、汉源，凉山彝族自治州的甘洛、越西、冕宁、木里以及甘孜藏族自治州的九龙等县彝族和藏族杂居区内。使用人数约有2万。分东部、中部、西部三个方言。东部方言分布在甘洛、越西、汉源、石棉一带，约有13000人；中部方言分布在冕宁东部地区，约有3000人；西部方言分布在木里、九龙等县，约有4000人。

说尔苏语的居民自称  $\text{ə}^{55} \text{su}^{55}$ （甘洛县玉田区）或  $\text{ly}^{33} \text{zɿ}^{55}$ （九龙县嘎尔坝乡），都是“白人”的意思。<sup>①</sup>

## 十、纳木义语

说这种语言的人分布在凉山彝族自治州的冕宁、木里、西昌、盐源以及甘孜藏族自治州的九龙等县。分东部和西部两个方言，使用人数约有5000人。一般在家庭或村寨内使用纳木义语，出外使用普米语、汉语或彝语。自称  $\text{na}^{55} \text{mu}^{55} \text{zi}$ （冕宁、西昌、盐源一带）和  $\text{na}^{55} \text{mu}^{55} \text{zɿ}^{55}$ （九龙、木里一带）。

## 十一、史兴语

说这种语言的人分布于凉山彝族自治州木里藏族自治县一区。使用人数约有2000人左右。史兴语一般在村内使用，外出时使用普米语或汉语。

除尔苏语外，这些语言都没有反映与记录它们的文字。这些语言分布地区大部分通行汉文，操嘉戎、道孚、扎坝、木雅等语言的居民有少数学习过藏文。操尔苏语的居民有一种被称为  $\text{nd} \text{za}^{33} \text{ra}^{33} \text{ma}^{55}$  “扎拉玛”的彩色图画文字，由于它经常被称为  $\text{ʂa}^{33} \text{pa}^{55}$  “沙巴”的宗教活动者用来卜卦，又被称作“沙巴文”。起源时间尚不清楚，据民间口头传

<sup>①</sup> 日本学者西田龙雄在研究华夷译语时发现有一种译语记录的是冕宁县的少数民族语言，因为在译语中“西番”、“番人”、“番僧”、“番汉”、“番字”等条目的“番”字均译成“多续”，因而称这种语言为多续语，并写成《多续译语研究》一书。经孙宏开研究，西田龙雄所说的多续语即尔苏语中部方言。参见孙宏开：《六江流域的民族语言及其系属分类》。

说，有的说有十多代，有的说有几十代。相传用这种文字写过几十种经书，多数已经失传，在甘洛、汉源、石棉等地尚保留了几种。其中  $n_o^{55} ma^{55} \text{ʂl}^{55} ta^{55}$  一书有三百六十幅图画经文。经书内容涉及历史、宗教、天象、历法、医药、语言、文字等许多方面。<sup>①</sup>

另外，为中外学者所瞩目并进行过大量研究的西夏文，它所代表的已消亡的语言，一般公认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它的支属尚无一致公认的结论。有的认为属于彝、缅诸语<sup>②</sup>，有的认为与嘉戎语关系密切<sup>③</sup>，有的认为与道孚语关系密切<sup>④</sup>，有的认为与木雅语关系密切<sup>⑤</sup>，法国石泰安 (R. A. Stein) 认为今木雅语“接近弥药与西夏语”<sup>⑥</sup>。这些说法尽管不同，但他们认为与西夏语关系密切的语言大多在我们现在讨论的羌语支语言的范围之内。

我国藏缅语族传统上划分为藏语支、彝语支和景颇语支，本书采取另立一个羌语支的提法<sup>⑦</sup>，将上述十一种语言划入羌语支。这些语言在语音、词汇、语法诸方面都有较多的共同特点。其中嘉戎语同其他 10 种语言的差异要大于这些语言相互之间的差异，它从母语分化出来的时间可能要早于其他语言的分化。过去人们根据嘉戎语在词汇上和语音上有较多的成分与藏语相同而把它划入藏语支，我们把它划入羌语支是因为它不仅基本词汇和语音上有较多的成分与羌语支语言相同或相近，而且在语法上尤其是动词的形态变化上有较多的特点与羌语支语言相近，有明显的发生学上的对应关系。

下面分语音、词汇、语法三方面，主要从共性上概述羌语支语言的共同特点，其中某个语言有异于整个语支的不同特点也要提到。有些特

① 详见孙宏开：《六江流域的民族语言及其系属分类》。

② 王静如：《西夏语音系导言》，载《民族语文》，1982，2。

③ S. N. Wolfenden, On the Tibetan transcriptions of Si-Hia Words. JRAS 1931, pp. 47 - 52.

④ 李范文：《试论嘉戎语与道孚语的关系》，宁夏人民出版社，《西夏研究论集》，1983。

⑤ 详见孙宏开：《六江流域的民族语言及其系属分类》。

⑥ 《关于弥药与西夏的最新资料》(Nouveaux documents sur le Minag/Sihia, Mélanges de Sinologie offerts à M. P. Demié Ville Bibliothèque de l'Institut des Hautes Etudes Chinoises. Paris, 1966.)。

⑦ 最早将这种见解发表于文字的是孙宏开的《羌语支属问题初探》，载《民族语文论文集》，青海民族出版社，1982。

点可能既是本语支的共同特点，也是同语族其他语支的特点，甚至是整个语族的共同特点，因尚未来得及跟各语支作全面比较，暂不一一说明。

本章介绍的语言点所在地区如下：

羌（峨口）——茂县赤不苏区雅都乡峨口村

羌（麻窝）——黑水县西尔区麻窝乡

羌（桃坪）——理县通化区桃坪乡

普米（九龙）——九龙县二区三岩龙乡

普米（兰坪）——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河西区箐花乡

嘉戎（卓克基）——马尔康县卓克基区西索乡上五寨

嘉戎（梭磨）——马尔康县卓克基区梭磨乡什尔米寨

道孚——道孚县尼措区格西乡

却域（新龙）——新龙县下古区尤拉西乡

却域（雅江）——雅江县团结乡

扎坝——道孚县扎坝区扎拖乡扎拖村

贵琼（麦崩）——康定县鱼通区麦崩乡

贵琼（前溪）——康定县鱼通区前溪乡

木雅——康定县沙德区六巴乡木居村

尔苏（九龙）——九龙县二区三岩龙乡三岩公村

尔苏（甘洛）——甘洛县玉田区则洛乡

纳木义（木里）——木里县二区倮波乡

纳木义（冕宁）——冕宁县里庄区联合乡锣锅底村

史兴——木里藏族自治县水洛乡

以上除兰坪县属云南省外，其余各县都在四川省。

有两个以上方言点的语言，主要介绍其中的一种：羌语为峨口话，嘉戎语为卓克基话，普米语为九龙话，却域语为新龙话，贵琼语为麦崩话，尔苏语为九龙话，纳木义语为木里话。这些主要语言点一般不注明地区，如“羌语”即指峨口话，介绍其他方言点时才在括弧里注明地



区，如羌语麻窝话写作羌（麻窝）语。<sup>①</sup>

## 第二节 语音

### 一、语音系统简介

说明：下列语言大致按分布地区由北到南顺序排列。圆括弧内的音素只出现在借词中。方括弧内的音素只出现在复辅音声母中。二合复辅音有相同的前置辅音（后面加-）或后置辅音（前面加-）的基本辅音排列在同一括弧内。

#### （一）羌 语

1. 声母 95 个。其中单辅音 45 个：p、ph、b、m、ϕ、w；ts、tsh、dz、s、z；t、th、d、n、r、l、ʈ；tʂ、tʂh、dz、ʂ、z、ɣ；tʃ、tʃh、dʒ；tɕ、tɕh、dz、ŋ、ɕ、ʒ、j；k、kh、g、ŋ、x、ɣ；q、qh、χ、κ；h。复辅音 50 个（全部是二合的）：s-（p、t、l、q）；z-（d、g）；ʂ-（p、ts、ŋ、k、q）；z-（b、m、g、ŋ）；ɕ-（p、tɕ）；ʒ-（dz）；x-（ts、l、tʂ、tʃ）；ɣ-（z、r、l、dz、ŋ）；χ-（s、t、l、tʂ、ʂ、tʃ）；κ-（z、d、n、l、dz~r、ŋ）；-s（kh、qh）；-z（g）；-ʂ（kh、qh）；-z（g）；-l（kh）；-ɣ（ph、b、ϕ、w）。

2. 韵母 253 个。其中单元音 22 个：i、ɪ、y、ε、æ、ɑ、o、u、ə；

① 以上语言材料来源如下：羌（峨口）、道孚、扎坝、木雅、贵琼（前溪）等语言材料据黄布凡 1983-1985 年的调查记录；却域（新龙）、普米（九龙）、贵琼（麦崩）等语言材料据王天习 1985 年的调查记录。除木雅语部分材料写成《木雅语概况》在《民族语文》1985 年第 3 期发表外，其余材料均未发表过。嘉戎语部分材料据林向荣为笔者主编的《藏缅语族语言词汇》提供的嘉戎语词汇和音系，蒙他大力支持，准予使用。嘉戎语语法材料摘自瞿霭堂《嘉戎语概况》（《民族语文》1984，2）、《嘉戎语动词的人称范畴》（《民族语文》1983，4），林向荣《嘉戎语与藏语的若干语法差异》（中国民族语言学会编《中国民族语言论文集》，1986），《藏语与嘉戎语之语法比较》（中国民族语言第二届学术讨论会论文，1984，7），《嘉戎语构词法研究》（《民族语文》，1983，3），金鹏等《嘉戎语梭磨话的语音和形态》（《语言研究》1965，2、3）等公开发表的文章。羌（麻窝）、羌（桃坪）语材料引自孙宏开《羌语简志》（民族出版社，1981）。普米（兰坪）语材料引自陆绍尊《普米语简志》（民族出版社，1983）。尔苏（甘洛）、纳木义（木里）、史兴等语言以及语法部分的贵琼语材料引自孙宏开《六江流域的民族语言及其系属分类》。却域（雅江）语材料引自陆绍尊《扎巴语概况》（《民族语文》1985，2）。纳木义（冕宁）语材料引自刘辉强《纳木依语概要》（《雅砻江下游考察报告》1983，6）。缅文材料出自汪大年为笔者主编的《藏缅语族语言词汇》提供的缅语词汇。除藏语外，其他藏缅语材料引自公开发表的各有关语言简志和概况。因篇幅所限，恕不一一注明出处。

ɛi、æi、ɑi、ui；i<sup>ʰ</sup>、ɛ<sup>ʰ</sup>、æ<sup>ʰ</sup>、ɑ<sup>ʰ</sup>、u<sup>ʰ</sup>、ə<sup>ʰ</sup>；æi<sup>ʰ</sup>、ɑi<sup>ʰ</sup>、ui<sup>ʰ</sup>①。复元音 51 个：ie、iæ、ia、iu、iə、iæi、iaɪ、(iu:)<sup>②</sup>；ye、yæ、ya、yə、yaɪ；ui、ue、uæ、ua、uə、uæi、uaɪ；ue<sup>ʰ</sup>、uæ<sup>ʰ</sup>、ua<sup>ʰ</sup>、uæi<sup>ʰ</sup>、uaɪ<sup>ʰ</sup>；(æi)、(ui)、oy、uy、(au)、(əu)；iə<sup>ʰ</sup>、ɛə<sup>ʰ</sup>、æə<sup>ʰ</sup>、ɑə<sup>ʰ</sup>、əə<sup>ʰ</sup>、æiə<sup>ʰ</sup>、ɑiə<sup>ʰ</sup>、iæiə<sup>ʰ</sup>、iaɪə<sup>ʰ</sup>；yəə<sup>ʰ</sup>、yaɪə<sup>ʰ</sup>；ueə<sup>ʰ</sup>、uaɪə<sup>ʰ</sup>、uəə<sup>ʰ</sup>、uæiə<sup>ʰ</sup>、uaɪə<sup>ʰ</sup>；(iau)、(uæi)。带辅音尾韵母：以上许多单、复元音都可以带辅音韵尾，辅音韵尾多达 48 个（其中单辅音韵尾 29 个，复辅音韵尾 19 个）：p、m、ϕ、w；s、z；t、d、n、r、l；tʂ、dz、ʂ、z；tʃ；tɕ、tɕh、ɲ、ɕ、ʒ、j；k、g、ŋ、x；q、χ、ʁ；st、zd、ʂp、zɕ、ɕtɕ、zdz、jtʂ、khs、khʂ、gɪ、xtʂ、ɣz、ɣl、ɣz、χʂ、χtʂ、χʂ、ʁz、ʁl。粗略统计，在 2500 个常用词和部分动词的形态变化中，带辅音尾韵母多达 180 个。由于构词、构形常常导致一些音节弱化、元音脱落，使声母附于前音节元音后做韵尾，因此，这里的辅音韵尾以及带辅音尾韵母的统计数字还是不完全的。

3. 无辨义声调，但有轻声，轻声除了读得低而短外，还伴有元音清化、辅音弱化等现象。轻声多在词的末尾音节，如 ali “已耕”，少数在中间音节，如 eku lie “已点（豆子）”。带清化元音都读轻声。

羌语北部方言无声调。南部方言有声调，如理县桃坪话在固有词中有 55、241、31、33 等 4 个声调，另有 51 和 13（15）两个声调只出现在形态变化和汉语借词中。

## （二）嘉戎语

1. 声母 236 个。其中单辅音 34 个：p、ph、b、m、(ϕ)、w；ts、tsh、[dz]、s、z；t、th、d、n、r、l、ɬ；tʂ、tʂh、[dz]、(ʂ)；tʃ、tʃh、[dʒ]、ʃ、ʒ；cɕ、cɕh、jɟ、ɲ、j；k、kh、g、ŋ；h。复辅音 202 个（二合的 178 个，三合的 24 个）：p- (ts、t、th、tʂ、tʃ、cɕ、k)；b- (d、g)；m- (p、ph、b、ts、tsh、dz、s、t、th、d、n、tʂ、tʃ、tʃh、dʒ、ʃ、cɕ、cɕh、jɟ、ɲ、k、kh、g、ŋ)；w- (d、l)；s- (p、m、w、ts、tsh、t、th、n、r、l、cɕ、ɲ、j、k、kh、ŋ)；z- (b、w、d、l、jɟ、g)；n- (m、ts、tsh、dz、t、th、d、dz、tʃ、tʃh、dʒ、cɕ、cɕh、jɟ、ɲ、g、ŋ)；r (~ʂ) - (p、ph、b、m、w、ts、tsh、s、z、t、d、n、l、tʃ、ʒ、cɕ、cɕh、jɟ、ɲ、j、k、kh、g、ŋ)；l- (p、m、w、dz、t、d、n、tʃ、

① 右上角带 ʰ 者为卷舌元音。下同。

② 圆括号内的韵母或声母仅出现于借词。下同。

dʒ、j、j、ŋ); ɬ- (l); ʃ- (p、ph、m、w、t、th、n、r、l、tʃ、tʃ、k、kh); ʒ- (b、w、d、g); j- (p、m、ts、dz、t、d、l、k、g、ŋ); k- (p、ts、t、tʃ、tʃ、tʃh、çç); g- (d); ŋ- (b、m、n、k、kh、g); -w (h); -s (p、ph、k、kh); -z (b、g); -r (p、ph、b、ts、k、kh、g); -l (p、k); -ʃ (p、ph、k、kh); -ʒ (b、g); -j (p、ph、w、k); mpher、mpj、mphj、mbr、mgl; nkhr、ndzr; ŋkr、ŋkhr、ŋgr、ŋgl; spr、spj、skr; zbr、zgr; ʃpr、ʃkr; ʒgr; jndz; pst; phsr; kpr、kpj。

2. 韵母 79 个。其中单元音 7 个: i、e、a、o、u、ə、ɐ。复元音 11 个 (二合的 10 个, 三合的 1 个): (ie)、ia; ua、uɐ; ei、ui、əi、ɐi; (ou)、əu; (iou)。带辅音尾韵母 61 个: em、am、om、əm、ɐm; in、en、an、on、un、ən、ɐn、ien、uan; eŋ、aŋ、oŋ、uŋ、əŋ、ɐŋ、iaŋ; ip、ep、ap、op、əp、ɐp; et、at、ot、ut、ət、ɐt、uat、uɐt; ik、ek、ak、ok、uk、ək、ɐk、uak; is、es、as、os、us、əs、ɐs; al、ol、ul、əl、ɐl; er、ar、or、ur、ər、ɐr。

以上仅仅是构词中的带辅音尾韵母, 还有数量较多的带其他辅音尾韵母只出现在构形中。动词变化中, 表示人称和数的后缀 -n、-n̄、-ŋ、-tʃh 等添接在零韵尾的词根后, 增加一批上列带辅音尾韵母以外的韵母; 添接在带辅音韵尾的词根后, 再加连读变音, 新构成 27 个二合和三合复辅音韵尾: ptʃh、mtʃh、m̄n̄、m̄ŋ、sn̄、jtʃh、ttʃh、ntʃh、n̄n̄、n̄ŋ、ltʃh、l̄n̄、rtʃh、r̄n̄、ktʃh、ŋs、ŋn、ŋl、ŋr、ŋtʃh、ŋn̄、ŋŋ; mntʃh、n̄jtʃh、rntʃh、lntʃh、ŋntʃh。这些辅音韵尾与不同的单、复元音结合, 构成数量庞大的韵母系统。

3. 音高除少数词外, 一般没有辨义功能。在 3000 多个常用词中, 有一对单音节词用音高区别意义, 十来对双音节词以第二音节的不同音高区别意义。例如: mbro<sup>44</sup> “马”: mbro<sup>53</sup> “高”; kə<sup>22</sup> jo<sup>44</sup> “绵羊”: kə<sup>22</sup> jo<sup>53</sup> “轻”; kə<sup>22</sup> lok<sup>44</sup> “海螺”: kə<sup>22</sup> lok<sup>53</sup> “牧童”; kə<sup>22</sup> tʃor<sup>44</sup> “窄”: kə<sup>22</sup> tʃor<sup>53</sup> “酸”。在少数情况下用第一音节的音高区别语法意义。例如: nat<sup>22</sup> top<sup>44</sup> “(你)正在打”(亲见): nat<sup>44</sup> top<sup>44</sup> “(你)曾打”(未亲见); na<sup>22</sup> wat<sup>44</sup> “(他)正在穿”(亲见): na<sup>44</sup> wat<sup>44</sup> “(他)曾穿”(未亲见)。

### (三) 道孚语

1. 声母 300 个。其中单辅音 49 个: p、ph、b、m、w; f、v; ts、tsh、dz、[s]、sh、z; t、th、d、n、r、l、ɬ、ɬh、ʂ; tʃ、tʃh、dz、ʂ; tɕ、tɕh、dʒ、n̄、ɐ、ɕh、ʒ; çç、ççh、j、ç、j; k、kh、g、ŋ、x、ɣ;



q、qh、[g]、χ、ϑ; h、ɦ。复辅音 251 个 (二合的 217 个, 三合的 34 个): m- (ph、b、ts、tsh、dz、t、th、d、n、ɬ、ɬh、tʂh、dzɿ、tɕ、tɕh、dzɿ、ŋ、jj、kh、q、qh); f- (ts、tsh、s、t、th、ɬ、tɕ、tɕh、ɕ、cç、cçh、k、kh、x、q、qh); v- (dz、z、d、r、l、ʂ、dzɿ、dzɿ、ʂ、jj、g); s- (p、ph、m、v、t、th、n、l、ɬ、ɬh、tɕ、tɕh、ŋ、cç、cçh、k、kh、ŋ、x、q、qh、χ); z- (b、m、v、d、n、ʂ、ŋ、jj、j、g、ŋ、ʂ、ϑ); n- (ts、tsh、dz、t、th、d、ɬ、ɬh、ʂ、tʂh、dzɿ、tɕ、tɕh、dzɿ、cç、cçh、jj、kh、g、q、qh、g); r- (b、m、w、v、dz、z、d、n、l、dzɿ、ŋ、ʂ、jj、j、g、ŋ、ʂ、g、ϑ); l- (b、m、v、dz、d、n、ŋ、j、g、ŋ、ʂ、ϑ); ɬ- (p、ph、tsh、t、th、tɕ、tɕh); ʂ- (ph、ts、tsh、s、t、l、tʂ、cç、cçh、k、kh、qh); ɕ- (v); ʂ- (v); x- (p、ph、ts、tsh、s、t、th、ɬ、tɕ、tɕh、ɕ、cç、cçh、ç); ʂ- (b、m、v、dz、z、d、n、r、l、ʂ、dzɿ、ʂ、jj、j); χ- (s、th、ɕ); ϑ- (m、z、d、n、l、ʂ、ŋ、j); -v (d、k、kh、g、q、qh); -r (p、ph、b、t、k、kh、g、q、qh); -l (b); -j (p、ph、b、th、k); mphr、mbr、mphj、mbj、mbl、mgr; fkr、fkhr; spr、sphr、spj、sthv、skr、skhr、skl、skhl、skhj; zbr、zbrj、zgr、zgv;、nthv、ndv、nkɿ、nkɿh、nkhr、ngr、ngj、nql、nqhl、ncv;、lbj; ʂqv、ʂqhv。

2. 韵母 58 个。其中单元音 18 个: i、e、ɛ、a、ɑ、o、u、ə、(ə<sup>ʰ</sup>); e:、ɛ:; (ī)、(ē)、(ē)、(ā)、(ā)、(ō)、(ō)。复元音 5 个 (二合的 4 个, 三合的 1 个): (ua)、(uā)、(au)、(əu)、(uei)。带辅音尾韵母 35 个: ip、ep、ɛp、ap、ap、op; em、ɛm、am、am、əm; ev、av、av、əv; in、en、ɛn、on、un、ən; er、ɛr、ar、ar、or、ur、ər; el、el、ol、əl; iŋ、aŋ、oŋ。

3. 无辨义声调。

#### (四) 却域语

1. 声母 193 个。其中单辅音 50 个: p、ph、b、m、m̥、w; v; ts、tsh、dz、s、z; t、th、d、n、ŋ、l、ɬ、ʂ; tʂ、tʂh、dzɿ、ʂ、r; tʃ、tʃh、dʒ、ʃ、ʒ; tɕ、tɕh、dzɿ、ŋ、ŋ、ɕ、ʂ、j; k、kh、g、ŋ、ŋ、x、ʂ; q、qh、g、χ、ϑ。复辅音 143 个 (全是二合的): p- (ts、tsh、s、t、th、ɬ、tʂ、tʂh、tʃ、ʃ、tɕ、tɕh、ɕ、k); b- (z、d、l、r、ʒ、dzɿ、ʂ); m- (ph、b、tsh、dz、th、d、n、tʂh、dzɿ、tʃh、tɕh、dzɿ、ŋ、ʂ、kh);

s- (p、ph、m、ṃ、ts、t、n、ṇ、l、tə、k、kh、ŋ、qh); z- (b、g); n- (tsh、dz、th、d、tʃh、dẓ、dʒ、təh、dʒ); r- (b、m、v、dz、z、d、n、l、dẓ、dʒ、ʃ、ʒ、dʒ、ṇ、ʒ、g、ŋ、ɣ、ɤ); l- (m、v、dz、n、ɤ); ɬ- (l); ʃ- (p、ṃ、ts、tsh、s、t、th、ṇ、tʃ、tʃh、tə、k、kh、ŋ、ṇ̣、q、qh); ʃ- (tʃ、tʃh); ʒ- (dʒ); ɣ- (ṃ、t、th、n、ṇ、ṇ̣); ʒ- (d); k- (ɣ、tʃ); ŋ- (kh、g、qh、ɣ); ɣ- (p、ṃ、ts、s、t、th、tʃ、tʃh、ʃ、tə、ɣ、k); ɤ- (m、z、d、n、l、ṇ、ʒ、ʒ、j)。

2. 韵母 36 个。其中单元音 17 个: i、y、e、ɛ、a、ɔ、o、u、w、ə、ɿ; ̄i、̄e、̄a、̄o、̄u、̄ə。复元音 11 个 (全是二合的): ie、ie、io、īe; ye、yə; ue、ue、ua、uə、ei。带辅音尾韵母 8 个: er、yr、er、ar、or、ur、wr、ər。

3. 声调 4 个 (括弧内为变调调值, 下同): 55、13 (35)、31、33 (轻声)。

### (五) 扎坝语

1. 声母 124 个。其中单辅音 53 个: p、ph、b、m、ṃ、w; f、v; ts、tsh、dz、s、sh、z; t、th、d、n、ṇ、l、ɬ、tʃ、tʃh、dẓ、ʃ、ʃh、ẓ; tʃ、tʃh、dʒ、ʃ、ʒ; tə、təh、dʒ、ṇ、ṇ̣、ɣ、ɣh、ʒ; cç、cçh、jj、j; k、kh、g、ŋ、ṇ̣、x、ɣ; h、ɦ。复辅音 71 个 (二合的 70 个, 三合的 1 个): p- (ts、tsh、t、tʃ、tʃh、ẓ、tə、təh、cç); ph- (ẓ); b- (d、dẓ、ẓ、dʒ、ʒ、jj); m- (ph、b、ts、tsh、dz、t、d、n、tʃ、dẓ、ṇ、jj); f- (ts、s、t、ɬ、tʃh、ʃ、ɣ); v- (z、n、l、ẓ、ʒ、jj、j); n- (ph、ts、tsh、dz、th、d、tʃ、tʃh、dẓ、təh、dʒ、cçh、jj、k、kh、g); ʃ (~r) - (p、ts、t、n、tʃ、tʃh、tə、ṇ、cç、k); ẓ (~r) - (d、g); mbẓ。

2. 韵母 39 个。其中单元音 18 个: i、y、ɿ、e、ø、ɛ、a、ʌ、o、ω、u、ə、ɿ; (̄i)、(̄e)、(̄ɛ)、(̄a)、(̄ω)。复元音 21 个 (全是二合的): ie、ia、(īe); ye、ya、yø、ȳe; ue、ua、uʌ、(ūa); ii、yi、ei、øi、ei、ʌi、oi、ui、əi、ɿi。

3. 声调有 3 个: 55 (53)、13 (35)、33 (31)。

### (六) 贵琼语

1. 声母 52 个。其中单辅音 39 个: p、ph、b、m、w; f; ts、tsh、dz、s、z; t、th、d、n、l、ɬ; tʃ、tʃh、dẓ、ʃ、ẓ; tʃ、tʃh、dʒ; tə、təh、dʒ、ṇ、ɣ、ʒ、j; k、kh、g、ŋ、x、ɣ; h。复辅音 13 个 (全是二

合的): m- (ph、b); n- (tsh、dz、th、d、dz、dz、ʒ); ŋ- (dʒ、kh、g、ɣ)。

2. 韵母 53 个。其中单元音 24 个: i、y、e、ɛ、a、ɑ、ɔ、o、u、ɯ、ɨ、ə、ə、ə; ɪ̄、ȳ̄、ē̄、ē̄、ā̄、ā̄、ō̄、ō̄、ū̄、ō̄。复元音 29 个 (二合的 28 个, 三合的 1 个): ie、iu、iē̄、iā̄、iā̄; yi、ye、ye、yɔ、yē̄、yā̄、yō̄; ui、ue、ue、ua、uɔ、uə、uɪ̄、uē̄、uā̄、uā̄、uō̄、uō̄; ai; au、əu; (aə); (iau)。

3. 声调 4 个: 55 (53)、35 (13)、31、33。

### (七) 木雅语

1. 声母 49 个。其中单辅音 42 个: p、ph、b、m、β、w; f、v; ts、tsh、dz、s、z; t、th、d、n、r、l; tʂ、tʂh、dz、ʂ; tɕ、tɕh、dz、ɳ、ɕ、z、j; k、kh、g、ŋ、x、ɣ; q、qh、[g]、N、χ、ʁ; ɦ。复辅音 7 个 (全是二合的): m- (b); n- (dz、d、dz、dz); ŋ- (g); N- (g)。

2. 韵母 43 个, 其中单元音 27 个: 松元音 i、y、e、ø、æ、u、ə、ɐ、əʰ; 紧元音 i̇、ė、ø̇、a、ɑ、o、ə、ɐ̇; 鼻化元音 ɪ̄、ē̄、ō̄、ā̄、ā̄、ā̄、ō̄、ū̄、ō̄、ē̄。复元音 16 个 (全是二合的): ui、uy、ue、uø、uæ、uə、uɐ̇; u i̇、u ė、u ø̇、u a、u ɑ、u ə、u ɐ̇; u ā̄、u ā̄。

3. 声调 5 个: 55、53、24 (35)、33、15。15 调念长音, 只出现在动词的形态变化中, 表示疑问式。例如: ɦæ<sup>15</sup>tshæ<sup>33</sup>你量了吗? (不同于 ɦæ<sup>24</sup>tshæ<sup>33</sup>“(你)量!”)。

### (八) 普米语

1. 声母 54 个。其中单辅音 46 个: p、ph、b、m、m̥、w; f; ts、tsh、dz、s、z; t、th、d、n、n̥、l、ɬ; tʂ、tʂh、dz、ʂ、z; tʃ、tʃh、dʒ、ʃ、ʒ; tɕ、tɕh、dz、ɳ、ɳ̥、ɕ、z、j; k、kh、g、ŋ、ŋ̥、x、ɣ; q、qh。复辅音 8 个 (二合的 7 个, 三合的 1 个): m- (b); n- (d、dz); ŋ- (g); -z (p、ph、b); mbz。云南兰坪普米语复辅音较多, 有 22 个<sup>①</sup>。

2. 韵母 56 个。其中单元音 24 个: i、y、e、ø、ɛ、a、ɑ、o、u、ɯ、ə、ɐ、l; ɪ̄、ȳ̄、ē̄、ō̄、ē̄、ā̄、ā̄、ō̄、ū̄、ū̄、ō̄。复元音

① 见陆绍尊:《普米语简志》, 民族出版社, 1983, 8。



32个(二合的31个,三合的1个): ie、ia、io、iə、iē、iō; yi、ye、ye、ya、yə、yī、yē; ui、ue、ue、ua、ua、uo、uw、uə、uə; uī、uē、uē、uā、uā; ei、wi; əu; ao; (iao)。

3. 声调3个: 55、35、11 (31)。

### (九) 尔苏语

1. 声母63个。其中单辅音41个: p、ph、b、m、m̄、w; f; ts、tsh、dz、s、z; t、th、d、n、n̄、r、l、ɬ; tʂ、tʂh、dẓ、ʂ; tɕ、tɕh、dẓ、n̄、ɕ、ʒ、j; k、kh、g、ŋ、x、ɣ; q、qh、ɠ; h。复辅音22个(二合的20个,三合的2个): p- (ts、tsh、tɕ); m- (ph、b、tʂh); n- (tsh、dz、th、d、tʂh、dẓ、tɕh、dẓ、kh、g、ɠ); -r (p、ph、b); mbr、ngr。

2. 韵母50个。其中单元音27个: i、y、e、ɛ、a、ɑ、o、u、u、ə、ɿ; ī、ȳ、ē、ē、ā、ā、ō、ū、ō; i<sup>ʰ</sup>、y<sup>ʰ</sup>、e<sup>ʰ</sup>、ɛ<sup>ʰ</sup>、a<sup>ʰ</sup>、u<sup>ʰ</sup>、u<sup>ʰ</sup>、ə<sup>ʰ</sup>。复元音23个(二合的22个,三合的1个): ie、ie、ia、io、iu、iə、(iē)、(iā); yi、ye、yē; ui、ue、ue、ua、ua、uə、uə、(uā)、uā、(au)、(əu)、(iau)。

3. 声调3个: 55、35、11。

### (十) 纳木义语

1. 声母65个。其中单辅音42个: p、ph、b、m、w; f、v; ts、tsh、dz、s、z; t、th、d、n、l、ɬ; tʂ、tʂh、dẓ、ʂ、ẓ; tɕ、tɕh、dẓ、n̄、ɕ、ʒ; k、kh、g、ŋ、x、ɣ; q、qh、ɠ、χ、ɸ; h、ɦ。复辅音23个(二合的19个,三合的4个): m- (ph、b); n- (tsh、dz、th、d、tʂh、dẓ、tɕh、dẓ); ŋ- (kh、g、qh、ɠ); -s (ph); -z (b); -ʂ (ph); -ẓ (b、m); mphs、mphʂ、mbz、mbẓ。

2. 韵母42个。其中单元音23个: i、y、e、ɛ、a、ə、o、u、ə、ɿ; ī、ȳ、ē、ē、ā、ā、ō、ū、ō; ɛ、ɿ; ɛ<sup>ʰ</sup>、ə<sup>ʰ</sup>; ə<sup>ʰ</sup>。复元音19个(全是二合的): ie、ie、io、iə、(iē)、(iā); ye、ye、(yē); ui、ue、ue、ua、uo、(uē)、(uē)、(uā)、ue<sup>ʰ</sup>、uə<sup>ʰ</sup>。

3. 声调4个: 55、53、35、33 (31)。

### (十一) 史兴语

1. 声母58个。其中单辅音52个: p、ph、b、m、m̄、ϕ、β、w; ts、tsh、dz、s、z; t、th、d、n、n̄、r、l、ɬ; tʂ、tʂh、dẓ、ʂ、ẓ、ɹ; tʃ、tʃh、dʒ、ʃ、ʒ; tɕ、tɕh、dẓ、n̄、ɕ、ʒ、j; k、kh、g、ŋ、x、ɣ; q、

qh、g、χ、ɤ; h、ɦ。复辅音 6 个 (全是二合的): n- (b、d、dz、dz、g、g)。

2. 韵母 48 个。其中单元音 21 个: i、y、e、ɛ、a、ɔ、o、u、ɯ、ɐ、ɿ、ɚ;  $\bar{i}$ 、 $\bar{y}$ 、 $\bar{e}$ 、 $\bar{\epsilon}$ 、 $\bar{a}$ 、 $\bar{\alpha}$ 、 $\bar{o}$ 、 $\bar{u}$ 、 $\bar{u}$ 。复元音 27 个 (二合的 26 个, 三合的 1 个): ie、ie、ia、ia、io、io、iu、iu、i $\bar{e}$ 、i $\bar{a}$ ; yi、ye、ye、y $\bar{e}$ ; ui、ue、ue、ua、uɯ、uɐ、u $\bar{e}$ 、u $\bar{a}$ 、u $\bar{\alpha}$ 、u $\bar{u}$ ; ei、ei、wi; uei。

3. 声调 4 个: 55、53、35、33。

各语言音节构成成分统计表

语种	声 母			韵 母					声 调
	总 数	单 辅 音	复 辅 音	总 数	单 元 音	复 元 音	带尾韵音母	辅音尾	
羌	95	45	50	253	22	51	180	42	0
嘉戎	236	34	202	79	7	11	61 (构词)	9+29 (构词)+ (构形)	0
道孚	300	49	251	58	18	5	35	7	0
却域	193	50	143	36	17	11	8	1	4
扎坝	124	53	71	39	18	21	0	0	3
贵琼	52	39	13	53	24	29	0	0	4
木雅	49	42	7	43	27	16	0	0	4+1 (构词)+ (构形)
普米	54	46	8	56	24	32	0	0	3
尔苏	63	41	22	50	27	23	0	0	3
纳木义	65	42	23	42	23	19	0	0	4
史兴	58	52	6	48	21	27	0	0	4

## 二、共时特征分析

### (一) 声母特征

多数语言有如下共同特征：

1. 单辅音声母比较多，一般为 40 至 50 个左右，而且类型比较相似。从发音部位看，塞音多数分双唇、舌尖中、舌面后、小舌等四类；塞擦音一般分舌尖前、舌尖后、舌叶、舌面前等四类；鼻音都有双唇、舌尖中、舌面前、舌面后等四类；擦音的部位比较多，有双唇、唇齿、舌尖前、舌尖后、舌面前、舌面中、舌面后、小舌、喉等类，一般有其中的六类至八类，各语言都有舌尖前和舌尖后擦音。从发音方法看，塞音、塞擦音和大多数擦音都分清浊；清的塞音、塞擦音又分送气和不送气；各语言都有鼻音  $m$ 、 $n$ 、 $\eta$ 、 $\eta$  和边音  $l$ ；大多数语言有边擦音  $\text{ɬ}$  与半元音  $w$ 、 $j$ 。

2. 各语言都有复辅音声母。复辅音声母结构，按组合音素数量分，有二合的和三合的；按结构类型分，有续音（鼻音、擦音、边音、颤音、半元音）前置型、塞音前置型和续音后置型三种。各语言都有续音前置型二合复辅音，其中贵琼、木雅、纳木义、史兴等语言只有鼻音前置型的二合复辅音。除却域、扎坝、史兴、贵琼、木雅等语言外，其他语言都有续音后置型二合复辅音。前置辅音除鼻音外与基本辅音的配合大部分是清配清、浊配浊。多数语言的前置鼻音既可同浊辅音相配合，如  $ndz$ 、 $nd$ 、 $mb$ 、 $md$  等，也可同清辅音相配合，如  $ntsh$ 、 $nt\text{ɕ}h$ 、 $mts$ 、 $mt$  等。

少数语言还有如下一些不同于多数语言的特征：

1. 嘉戎语单辅音声母比较少，只有 34 个。主要是擦音比其他语言少，固有词中只有舌尖前、舌叶、喉三个部位的 5 个擦音。另外，有三个浊塞擦音不能单独做声母。

2. 普米、却域、扎坝、尔苏、史兴等语言鼻音分清浊。

3. 嘉戎、道孚、扎坝等语言有舌面后塞擦音。

4. 小舌浊塞音  $g$  只在尔苏、却域、纳木义、史兴等语言中能单独做声母。

5. 道孚语与扎坝语少数清擦音分送气和不送气。

6. 羌语、史兴语兼有颤音  $r$  与擦音  $z$ ，其他语言只有其中的一个，而且  $r$ 、 $z$  常可混读。

7. 只有木雅语有小舌鼻音  $\text{N}$ ，无边擦音  $\text{ɬ}$ 。



## (二) 韵母特征

多数语言的共同特征:

1. 韵母数量较多,一般有 40 个至 50 个左右。单元音韵母除嘉戎语只有 7 个外,多数在 20 个上下。多数语言除口元音外,还有一套鼻化元音,普遍有 i、y、e、ɛ、a、o、u、ə 等口元音。都有复元音,最少的 5 个,最多的 51 个,一般有十几个至二三十个不等。大多数是以 i、y、u 做介音的后响型的二合元音,少数语言有 i、u 做韵尾的前响型二合元音。

2. 除羌、嘉戎、道孚、却域等语言外,其他语言都无带辅音尾韵母,但有鼻化元音。

3. 大多数语言都从汉语借进少量元音音位(如卷舌元音和鼻化元音)和复元音韵母。

少数语言的个别特征:

1. 羌语的韵母数量特别多,有较多的卷舌元音,口元音分长短,有大量辅音韵尾,带辅音尾韵母数量相当多。

2. 嘉戎语构词中的辅音韵尾数量和类型与藏文拼音结构很相似(藏文辅音韵尾是 -m、-n、-ŋ、-b、-d、-g、-s、-l、-r 等 9 个)。构形中有大量辅音韵尾,构形的辅音韵尾除单辅音、二合辅音外,还有三合辅音。

3. 木雅语元音分松紧,共有 9 个紧元音,其中 6 个与部位相近的松元音相对立。纳木义语也有紧元音,但数量较少。

4. 道孚语既有鼻音韵尾,又有鼻化元音。

## (三) 声调特征

1. 道孚语部分方言和羌语北部方言无区别意义的声调,嘉戎语与道孚语部分方言只有极少数词靠音高区别意义。其他语言和羌语南部方言有辨义声调,但其中复辅音声母较多的却域语、扎坝语靠声调对立辨义的词只有几十对。

2. 有声调的语言,声调数目在 3 个至 4 个之间。调型都大体相似,都有一个高平调或高降调(调值为 55 或 53),一个升调(调值为 35 或 24 或 13),一个低调(调值为 33 或 11 或 31)。

单音节词除羌(桃坪)语有 4 个声调对立,贵琼语、尔苏语、纳木义语有 3 个声调对立外,其他语言都只有两个声调对立,大多数是高平调(或高降调)与升调的对立。例如:

却域语	tɕo <sup>55</sup>	居住	tɕo <sup>13</sup>	墙
扎坝语	ŋa <sup>55</sup>	眼睛	ŋa <sup>13</sup>	咱们
木雅语	mə <sup>53</sup>	天、火	mə <sup>24</sup>	尾巴
普米语	ku <sup>56</sup>	葱	ku <sup>35</sup>	平原、有
史兴语	bū <sup>55</sup>	堆	bū <sup>35</sup>	粗

低调大多只出现在双音节或多音节词中。

3. 多数语言的声调不大稳定,尤其是 55 调往往又可读成 53 调。高调 and 低调之间有时也可以混读。例如木雅语的 53~55 调与 24 调在双音节词的后音节中常可混读: kə<sup>33</sup> lə<sup>24/53</sup> “背篓”、thə<sup>33</sup> dəe<sup>24/55</sup> “(你)完成”。扎坝语的 55 调有时可读为 53 调,在单音节词中尤为常见,如: ptsɿ<sup>55/53</sup> “牦牛”、khu<sup>55/53</sup> “天”。

4. 有些语言的部分声调只出现在构形中,如羌语桃坪话、木雅语。嘉戎语在一些情况下也用音高区别语法意义。

5. 轻声现象较普遍,但大多数语言的轻声无辨义功能。一般出现在多音节词(特别是叠音词)的末音节、后缀或虚词上。除羌语轻声音节有辅音弱化、元音清化、元音丢失等伴随现象外,多数语言轻声的主要特征是音高较低、音长较短(以 3 表示)。例如却域语: tʃhɿ<sup>55</sup> tʃhɿ<sup>3</sup> “甜”、tə<sup>55</sup> pur<sup>55</sup> te<sup>3</sup> “打散了”。贵琼语: nda<sup>35</sup> le<sup>3</sup> “粘住了”、ə<sup>55</sup> tɕə<sup>33</sup> le<sup>3</sup> pu<sup>55</sup> tsu<sup>31</sup> “兄和弟”。

其他语言处于词尾的后缀或句末的虚词如为低调(33~11~31),一般也都读得短而轻,如木雅语动词的后缀 sə<sup>33</sup>,轻读时就像前音节的韵尾 -s,如: tho<sup>33</sup> ndo<sup>53</sup> sə<sup>33</sup> “(他)听见了的”。

从语音结构上看,贵琼、木雅、普米、尔苏、纳木义等南部语言(大致在北纬 30°以南)声、韵、调数目比较接近,复辅音声母少,单元音韵母多,都无辅音韵尾,都有声调,其特点与相毗邻的藏语康方言及彝语支语言较接近。羌、嘉戎、道孚、却域、扎坝等北部语言(大致在北纬 30°以北)复辅音声母多,单元音韵母较少,多数有辅音韵尾,有的没有声调,其特点与相毗邻的藏语安多方言较接近。

### 三、历时特征分析

目前因材料尚不充分,进行全面的历史比较研究还有困难。这里只是列举一些有显著特点的语音现象,并对其演变情况作一些初步推测。

## (一)小舌音探源

本章列举的羌语支语言除扎坝无小舌音外,其他十种都有小舌音。羌语支以外的藏缅语族语言有小舌音的不太多,已知的有拉祜语、白语(碧江)、彝语部分方言如撒尼话等。藏语夏河话只有小舌擦音。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玉科区藏语(属安多方言),除有小舌擦音 $\chi$ 、 $\varkappa$ 外,还有小舌塞音 $q$ 、 $qh$ <sup>①</sup>。四川阿坝、红原、壤塘等县藏语(属安多方言),也有小舌音 $q$ 、 $qh$ 、 $\chi$ 、 $\varkappa$ <sup>②</sup>。尚未发现景颇语支、缅语支有小舌音语言。因此,在一个语支内有较多的语言有小舌音特别是有小舌塞音,就成为羌语支的一个重要特征。

羌语支语言小舌音是在语支分化之前就有的,还是在语支分化之后产生的呢?下面先摆一摆材料。在羌语支内部和羌、藏、彝三个语支之间有一些声母为小舌塞音的词根,虽然数量不太多,但它们来源相同却是毋庸置疑的。例如:

	苦	碗	头	乌鸦
羌	qha $\chi$	$\varkappa$ ua(t $\varsigma$ a)	qə(pat $\varsigma$ )	
道孚		qhə(zi)	$\varkappa$ ə	ka $\zeta$ e
却域	(ta) <sup>33</sup> qa <sup>55</sup> (咸)		qho <sup>55</sup>	qa <sup>33</sup> lə <sup>55</sup>
木雅	(t $\underline{e}$ ) <sup>33</sup> qha <sup>53</sup>		$\varkappa$ <sup>53</sup> (l $\emptyset$ ) <sup>33</sup>	qa <sup>33</sup> ra <sup>53</sup>
普米	qha <sup>55</sup>	kuə <sup>35</sup>	qhuo <sup>55</sup>	qa <sup>11</sup> lei <sup>55</sup>
尔苏	(de <sup>11</sup> )kha <sup>55</sup>	qho <sup>11</sup> (le <sup>55</sup> )		qa <sup>11</sup> li <sup>55</sup>
纳木义	qha <sup>35</sup>	qha <sup>33</sup>	$\varkappa$ o <sup>55</sup> (ə $\lambda$ ) <sup>55</sup> ly <sup>33</sup> )	la <sup>55</sup> qa <sup>33</sup>
史兴	qha <sup>55</sup>	qho <sup>55</sup>	$\varkappa$ o <sup>33</sup> (t $\emptyset$ ) <sup>35</sup> )	qho <sup>55</sup> la <sup>33</sup>
藏(道孚)	qha(mo)			khata
藏(红原)	qhε		$\varkappa$ ə	qhete
彝(撒尼) <sup>③</sup>	qho <sup>11</sup>		(o <sup>55</sup> )qo <sup>11</sup>	
拉祜	qha <sup>53</sup>	khe <sup>53</sup>	(v <sup>35</sup> )qu <sup>11</sup>	(a <sup>35</sup> na <sup>55</sup> )qa <sup>11</sup>
白(碧江)	qhv <sup>33</sup>	qe <sup>42</sup>	(to <sup>33</sup> )q $\underline{a}$ <sup>44</sup>	

① 据黄布凡、王天习 1985 年调查材料。

② 孙宏开、王贤海:《阿坝藏语语音的几个问题》,载《民族语文》1987,2。以下红原藏语例均引自此文。

③ 据马学良:《撒尼彝语研究》,商务印书馆,1951。



以上同源词根的声母，多数语言都是小舌塞音，少数已演变为舌根塞音。特别是“苦”的词根声母，除尔苏语外，所有有小舌音的语言都是送气小舌音 qh。

还有一些声母为小舌塞音的同源词根，尽管只在少数几个语言中发现，但这些语言分属于不同语支，分布地区互不接壤，有的跨度还很大，互借的可能性小。例如：

“辣椒”	史兴	qo <sup>31</sup> tse <sup>35</sup>	藏(红原)	qho tshe	
“孵出”	羌	ε qhe	彝(撒尼)	q a <sup>31</sup>	
“挖”	木雅	ha <sup>33</sup> qo <sup>53</sup>	拉祜	qo <sup>53</sup>	
“里”	却域	qo <sup>13</sup> ŋa <sup>55</sup>	木雅	qo <sup>53</sup> (“中间”)	普米 qhū <sup>55</sup>
	拉祜	o <sup>31</sup> qho <sup>33</sup>			
“屎”	羌	qhṣə	普米	qei <sup>55</sup>	拉祜 qhe <sup>53</sup>
“偷”	纳木义	qhue <sup>55</sup> hī <sup>55</sup> (“小偷”, hī <sup>55</sup> 义为“人”)			拉祜 qho <sup>53</sup>
“年、岁”	史兴	qhe <sup>55</sup>	彝(撒尼)	qh u <sup>2</sup>	拉祜 qho <sup>21</sup>
“弯”	普米	a <sup>11</sup> qa <sup>55</sup> zɿ <sup>35</sup> si <sup>11</sup>	纳木义	qho <sup>55</sup> qho <sup>55</sup>	
	彝(撒尼)	qæqu <sup>2</sup>			
“羸”	羌	tu qu	普米	tu <sup>11</sup> qu <sup>55</sup>	彝(撒尼) qhe <sup>44</sup>
“舀”	纳木义	q ε <sup>35</sup>	彝(撒尼)	qhɯ <sup>2</sup>	

在羌语支内部，两三个语言之间彼此以小舌音声母互相对应的同源词根为数更多，这也不是用巧合或互借可以解释的。例如：

“哭”	木雅	t ə <sup>55</sup> NGə <sup>53</sup>	普米(兰坪)	ɣqua <sup>55</sup>	史兴 qu ε <sup>55</sup>
“阻挡”	木雅	no <sup>33</sup> qo <sup>53</sup>	普米(兰坪)	xə <sup>13</sup> qa <sup>55</sup>	
“针”	羌 χε	道孚 kav	却域 qha <sup>55</sup>	木雅 ɤ <sup>53</sup>	普米 qho <sup>55</sup>
	纳木义	ko <sup>33</sup>	史兴	ko <sup>35</sup>	
“张(嘴)”	道孚	rə zɤə	羌 a qa	普米 lo <sup>35</sup> tu <sup>55</sup> qa <sup>55</sup>	
	木雅	tə <sup>55</sup> qa <sup>33</sup>	却域	ka <sup>13</sup>	
“剃”	普米	xə <sup>11</sup> qha <sup>55</sup>	木雅	t ə <sup>55</sup> qo <sup>53</sup>	
“剥落”	羌 de qe	却域 qa <sup>13</sup>			
“力气”	羌 qu	普米(兰坪)	qa <sup>13</sup>		
“枕头”	道孚	kur	普米(兰坪)	qho <sup>55</sup> tṣə <sup>13</sup> ta <sup>13</sup>	木雅 ɤa <sup>33</sup> kø <sup>53</sup>
	却域	qha <sup>55</sup> ko <sup>33</sup>			

从上面的材料可以推测，小舌塞音不仅是羌语支而且可能是藏缅语族语言较古语音的遗存。

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反映古藏语语音面貌的藏文并无反映小舌音的字母，在现今大多数藏语方言（包括安多方言大部分土语）也无小舌塞音，道孚、红原一带藏语的小舌音会不会是受羌语支语言影响产生的呢？目前看来，还不是这样。例如藏语多数方言“苦”的声母是 kh，道孚玉科藏语是 qh，我们拿玉科藏语与地理位置上最接近的有小舌音的道孚语比较，道孚语的“苦”却是一个非同源词 sɲasɲa，可见并非受其影响。另外，道孚语 kav “针”的声母是小舌音，道孚玉科藏语的“针”却偏偏念 khap，也说明道孚语的小舌音未能影响玉科藏语。再如“乌鸦”，红原藏语是 qhete，与它相邻近的黑水县麻窝羌语是 ɲaku，理县桃坪羌语是 nə<sup>33</sup>ŋa<sup>55</sup>，也不同源，可见道孚玉科和红原藏语的小舌音是自身所有的，而且是前藏文时期就有的语音遗存。

在小舌音中最容易变化和最先消失的可能是小舌鼻音了，在上述有小舌音的语言中，N 单独做声母的只有木雅语，在却域、尔苏、纳木义、史兴等语言中，N 只是其他鼻冠音（n 或 ŋ）的变体，保留在浊塞音 G 之前。G 可能在其后趋向消失，羌、却域（雅江）、普米（九龙）等语言都无 G，木雅、道孚、纳木义、史兴等语言的 G 要与前置鼻音结合而存在，只有普米（兰坪）语、尔苏（九龙）语 G 可单独做声母。小舌擦音的来源是一个可疑的问题。却域（雅江）、普米（九龙）、尔苏（九龙）等三种语言无小舌擦音；普米（兰坪）的小舌擦音 χ、ɣ 不单独做声母，只是作为前置擦音 s 的变体而存在；在其他有小舌擦音的语言中也找不到声母是清一色小舌擦音的同源词根，这些小舌擦音往往与其他语言的小舌塞音和舌面后塞音相对应，而且是不整齐的对应，如上例道孚语、木雅语的“头”，羌、道孚、木雅等语言的“针”等。再如一些语言部分声母中的 ɣ 与藏语书面语（以下都简称为藏文）复辅音声母中的 g 相对应。例如：

	雇	帮助	左	右
羌	ɣua <sup>1</sup>	ɣua <sup>1</sup>	ɣua	
道孚	ɣla	ɣu	ɣ-jun	ɣ-je
却域	(ɣu <sup>13</sup> )ɣle <sup>33</sup>		(sɣu <sup>55</sup> )ɣzye <sup>55</sup>	
木雅	(khə <sup>33</sup> )lə <sup>55</sup>	(qhə <sup>33</sup> )ko <sup>55</sup>	ɣ ɣ <sup>55</sup> ɣe <sup>53</sup>	

史兴		ʋo <sup>35</sup>		
普米		(xɐ <sup>11</sup> )qu <sup>55</sup>	ua <sup>13</sup>	
藏(道孚)	ʋla	rok(jetə)	ʋ-jon	ʋ-je
藏文	gla	grogs	g-jon	g-jas

红原藏语也有 ʋ 对应于藏文 g 的情况,如:

	短腰刀	矮子	害虫
藏(红原)	ʋlo cə	ʋzək tɕhoŋ	ʋnot mbə
藏文	glo gri	gzugs tɕhuŋ	gnod nbu

是 ʋ 演变为 g, 还是 g 演变为 ʋ 呢? 在藏语方言中几乎见不到擦音演变为塞音的例子, 倒是可以看到许多塞音演变为擦音的例证。例如:

	伞	二	抓住	分配	例子
藏文	gdugs	gɲis	bzuŋ	bgo	dpe
藏(阿力克)	ɦWTduk	ɦɲis	wzoŋ	wgu	hwe
藏(夏河)	ɦdəx	ɦɲi	zoŋ	ɦgo	χue

因此, 上例藏文 g 不大可能由擦音 ʋ 变来。那么 ʋ 是否由 g 变来的呢? 红原藏语反映出藏文 g 在相同的条件下(如都作前置音)有的对应于 ʋ(如上例), 有的对应于 γ, 如:

	獐子	黑玉、猫眼石
藏(红原)	γla	γzə
藏文	gla ba	gzi

因此我们怀疑藏文 g 可能由前藏文时期两个不同部位的浊塞音 \*g 和 \*G 合并而来, 后来在红原藏语中 \*g 演变为 γ, \*G 演变为 ʋ。以此构拟藏、羌语支“帮助”等例词的古声母, 对于其各种演变方式都可以解释得通。如下表(以“帮助”一词的声母为例):

原始藏缅语 *G	擦音化	ʋ, 如羌 ʋua <sup>1</sup> 道孚 ʋu 史兴 ʋu <sup>35</sup> 木雅 (qh ɛ <sup>33</sup> ) ʋo <sup>55</sup>
	清化	q, 如普米 (xɐ <sup>11</sup> ) qu <sup>55</sup>
	舌面化	g, 藏文 grogs

这说明红原藏语部分小舌浊擦音可能来源于小舌浊塞音。红原藏语



小舌擦音还有其他来源，如部分  $\chi$  对应于藏文 p、ph 或 h， $\varkappa$  对应于藏文 b、w、 $\text{h}$  等，说明是来源于双唇塞音和喉擦音。夏河藏语小舌擦音与藏文的对应情况与红原藏语后一情况相似。

总之，羌语支原始语可能有小舌塞音和鼻音，但还没有充足的证据证明有小舌擦音。羌语支语言小舌音的对应情况比较复杂，有的是小舌音对舌面音，有的是小舌塞音对小舌擦音，有的是送气小舌音对不送气小舌音，有的是清小舌音对浊小舌音，要说明演变分化条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比较。

## (二) 复辅音声母的演变模式

羌语支语言都有复辅音声母，北部语言的复辅音相当丰富，南部语言的复辅音较少。将北部语言与南部语言的声母进行比较，可以看到复辅音多是一种较为古老的语音现象。复辅音的演变不仅对一些语言的声母系统发生重大影响，还对韵母系统发生重大影响。

通过同源词比较，可以看到羌语支语言复辅音声母有下列几种常见的演变模式：

### 1. 音素脱落

复辅音声母脱落音素有多种方式。有的脱落一个音素，有的脱落两个音素。音素的脱落可以发生在声母的任何一个位置上。例如：

	马	高	(线)断	(衣)破
嘉戎	mbro	(kə)mbro	(kə)mbrət	(kə)mbrə
羌		bɿ	(dɛ)bɿɛ	(dɛ)bɿɛ
纳木义	mo <sup>53</sup>	(da) <sup>55</sup> mo <sup>33</sup>		
木雅	rɛ <sup>33</sup> — <sup>①</sup>		(nɛ) <sup>33</sup> pɛ <sup>53</sup>	
普米	z <sub>4</sub> uē <sup>35</sup>	z <sub>4</sub> uē <sup>35</sup> (mi <sup>55</sup> )		

在以上有对应关系的几组词中，看来嘉戎语的声母形式 mbr 比较古老，其他语言的声母只保留了部分音素，羌语脱落了 \*m，纳木义语脱落了 \*br，木雅语脱落了 \*m 和 \*b，普米语脱落了 \*mb。

① 一代表省略掉的复合词中的语素。如木雅语“马”是  $\gamma\text{ui}^{53}$ ， $r\text{ɛ}^{33}$  只在下列复合词中出现：  
 $r\text{ɛ}^{33}k\text{u}\text{ə}^{53}$ “马驹”、 $r\text{ɛ}^{33}k\text{o}^{53}$ “公马”、 $r\text{ɛ}^{33}m\text{a}^{53}$ “母马”、 $r\text{ɛ}^{33}\beta\text{ə}^{53}$ “马鬃”。

## 2. 音素融合

塞音与擦音常常融合为一个塞擦音<sup>①</sup>。例如：

	马	高	稻	(线)断	绳子
嘉戎	mbrɔ	(kə)mbrɔ	mbrɛs	(kə)mbrɛt	(tə)brɛ
扎坝	mdzɔ <sup>13</sup>	ndzɔ <sup>55</sup> ndzɔ <sup>55</sup>	mdzɛ <sup>13</sup>	(tə <sup>55</sup> )ptʂi <sup>55</sup>	ptʂi <sup>55</sup>

扎坝语“马”、“高”、“稻”声母中的 dz<sub>ɔ</sub> 对应于嘉戎语的 br。另外，“马”的声母有三读：mbz<sub>ɔ</sub>- ~ mbdz<sub>ɔ</sub>- ~ mdz<sub>ɔ</sub>-；这种三读现象反映了 bz<sub>ɔ</sub> 的融合和脱落过程，即 mbz<sub>ɔ</sub>P > mbdz<sub>ɔ</sub> > mdz<sub>ɔ</sub>。道孚语也有类似情况，如 mbre “米”可读作 mdz<sub>ɛ</sub>，mbrə “谷粒”可读作 mdz<sub>ə</sub>，而年轻人则无自由变读现象，一律读作 mdz<sub>ɔ</sub>-，这说明在年轻人的话里，br 融合为 dz<sub>ɔ</sub> 已趋向稳定。

扎坝语“(线)断”、“绳子”的声母 ptʂ 以及“马”的声母 mbdz<sub>ɔ</sub> 中的 bdz<sub>ɔ</sub> 是半融合，其古声母中的基本辅音 \*b (>p) 既参与与后置辅音 \*z<sub>ɔ</sub> 的融合，又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半融合式的演变在羌语支语言中比较常见。半融合的进一步发展，可能就是全融合，即暂时还保持独立的那个音素脱落，只剩下那个融合的音素，“绳子”一词在羌语中即演变为 dz<sub>ə</sub><sup>1</sup> (w u)。

## 3. 音素分离

分离是指复辅音中的某个音素（一般是不紧接韵母的那个音素）从原来的音节中分离出去，与新增的元音组成独立的音节。这种方式的演变，在复辅音少的语言中较多。例如：

“高” 史兴 ma<sup>33</sup>rɔ<sup>35</sup>：嘉戎 (kə)mbrɔ 尔苏 mbrɔ<sup>11</sup>mbrɔ<sup>55</sup>

“(衣)破” 纳木义 be<sup>33</sup>le<sup>55</sup> 史兴 be<sup>33</sup>re<sup>55</sup>：嘉戎 (kə)mbrə 羌 (de) bɛ

## 4. 音素换位

在羌语支语言里，换位现象很常见。例如：

“母耗牛” 羌 z<sub>ɔ</sub>bə：嘉戎 (kə) brə 却域 bra<sup>55</sup>，藏（道孚）mbrə  
z<sub>ɔ</sub>b < \*br

“雷、龙” 嘉戎 (ta) rmok：道孚 mbru 藏（道孚）mbruq rm  
< \*mr (< \*mbr)

<sup>①</sup> 国际语音学会 1989 年修订的《国际音标》将塞擦音置于单辅音音素之外，这里仍从我国语言学惯例，将塞擦音列入单辅音音素。

“菌子” 普米  $mz_i^{13}$ : 却域  $rmu^{55} \sim lmu^{55}$  道孚 lmo 嘉戎 (mdzə)  
 $rnu \quad mz_i < *rm \sim *lm$

“扁的” 嘉戎 (ka)  $zbaʒba$ : 普米 (兰坪)  $bʒe^{55}$  普米 (九龙)  
 $bia^{35}bia^{35}$  道孚  $pja \quad pja$  扎坝  $phi^{33} \quad phi^{55}$   $ʒb < *bʒ (< *bj)$

### (三) 复辅音声母的演变趋势

通过本语支各语言同源词声母的对比，我们可以看到复辅音多的语言同复辅音少的语言之间的关系正如藏语同各方言之间的关系一样，既彼此对应，又呈现出一种总的演变趋势，即简化的趋势。请看下列几组同源词根：

	蛇	破(篾)	长	胆
道孚	$mphri$	$(nə)spja$		$skrə$
嘉戎	$(kha)brɛ$	$(ka)phja$	$(kə)skrɛn$	$(təmdʒə)kri$
却域	$pə^{55}re^{55}$		$(qa^{33})ʒsi^{55}$	$tʂhi^{55}(kpe^{55})$
扎坝	$tʂʌ^3ptʂɿ^{55}$	$(ə^{55})ptsia^{55}$	$ʂi^{55}ʂi^{55}$	$ʂtʂʌ^{13}$
羌	$bɿɛ(ge)$		$dzə$	$xtʂə$
尔苏	$bu^{11}z_u^{35}$	$(da^{11})pha^{55}$	$ʂa^{11}ʂa^{55}$	$kə^{11}$
普米	$bu^{11}z_{ei}^{55}$	$(khu^{11})pho^{55}$ (“剖”)	$ʂā^{55}$	$tʂɿ^{35}$
纳木义				$tʂɿ^{33}(ly^{55})$
贵琼	$tʂu^{35}$	$(u^{33})pha^{55}$	$x \bar{ɿ}^{35}$	
木雅	$ro^{53}$	$(fia^{24})pha^{33}$	$rə^{33}rə^{53}$	$tʂə^{53}$

从上面的例子看到：道孚语的声母都是三合复辅音，嘉戎语的复辅音声母有三合的也有二合的。却域、扎坝、羌等语言中多数变为二合复辅音，有的变为单辅音。尔苏、普米、纳木义、贵琼、木雅等语言中则全部变为单辅音。一些语言的自由变读现象也说明了这种简化趋势在不断发展，例如道孚语的  $mphri$  (“蛇”) 声母是三合辅音) 又可念成  $mtʂhi$  (声母是二合辅音)， $mbru$  “龙” 又可念  $ndz_u$ ，而且只有年长的人才有自由变读现象，年轻人的话里只有简化了的形式，说明在年轻人的话里，这种发展已经定型了。

下面谈几种本语支较普遍的简化趋势：

#### 1. 腭化

从下列例词的比较中，可以看到部分语言的舌面前塞擦音和鼻音是由古双唇、舌尖中、舌面后等部位的塞音、鼻音与舌面音融合成的。



dz (> tɕ) < \* bj

“鸟” 羌 tɕuy (“鸡”) 普米 dzɛ<sup>35</sup> 道孚 vdzɛ vdzɛ : 却域 (ɕe<sup>55</sup>)  
bzi<sup>33</sup> 藏文 bja

“飞” 木雅 (thi<sup>33</sup>) ndzue<sup>55</sup>: 尔苏 bji<sup>11</sup>bji<sup>35</sup> 嘉戎 (ka) bjam 道孚 bjo  
tɕ < \* tj

“一” 纳木义 tɕi<sup>33</sup>: 普米 (兰坪) ti<sup>13</sup> 嘉戎 (kə) tɕk、却域 tu<sup>55</sup>  
扎坝 tɕ<sup>53</sup> 尔苏 ə<sup>55</sup> 贵琼 tɕ<sup>55</sup> 木雅 tɕ<sup>53</sup>

tɕh < \* thj

“那” 纳木义 tɕhi<sup>55</sup>: 史兴 thi<sup>55</sup> 尔苏 the<sup>55</sup> 羌 the : 道孚 (ə) thə

“喝” 木雅 (hæ<sup>33</sup>) tɕhə<sup>53</sup> 史兴 tɕhɪ<sup>55</sup> 尔苏 (ɛ<sup>13</sup>) tɕhi<sup>55</sup> 羌  
tɕhə : 道孚 thi 贵琼 thie<sup>55</sup> 普米 (兰坪) thiɛ<sup>55</sup>  
却域 (ɣu<sup>13</sup>) tho<sup>55</sup> 藏文 nthuŋ

tɕ < \* khj

“房子” 羌 tɕɪ、木雅 tɕe<sup>53</sup>、普米 tɕɪ<sup>35</sup>、嘉戎 (tə) tɕəm : 藏文  
khjim (“家”)

ɲ < \* mj

“眼睛” 普米 ɲə<sup>35</sup> 贵琼 ɲa<sup>35</sup> 扎坝 ɲa<sup>55</sup> 却域 mɲe<sup>55</sup> 嘉戎  
(tə) mɲak : 木雅 mi<sup>53</sup> 纳木义 mie<sup>55</sup> 羌 mij 道孚 mo  
藏文 mjig\* ~ dmjig\* ~ gmjig\*<sup>①</sup>

后鞞” 道孚 snɛ 嘉戎 snɔt 羌 snɔt : 扎坝 mi<sup>55</sup> 木雅 mɔ<sup>33</sup>  
(tɕe<sup>53</sup>) 普米 (zue<sup>11</sup>) mā<sup>35</sup> 藏文 smjad\*

n < \* nj

“ ” 普米 (兰坪) nɑ<sup>13</sup> 贵琼 ɲi<sup>35</sup> 木雅 ɲi<sup>55</sup> ɲi<sup>55</sup> 却域 nɛ<sup>55</sup> nɛ<sup>33</sup>  
道孚 ɲa ɲa 羌 ɲɪχ : 尔苏 (da<sup>11</sup>) na<sup>55</sup> 扎坝 na<sup>55</sup> na<sup>55</sup>  
嘉戎 (kə) nak 藏文 nag

以上各组词都有少数语言声母后面带半元音 j 或韵母元音是 i, 因此可以设想其古声母为带后置辅音 j 的复辅音, 或是古韵母为 i 元音, 腭化正是发生在这种条件下。

应该指出, 腭化的演变是不整齐的。同一个词在不同语言里, 有的腭化, 有的不腭化, 如“眼睛”一词, 藏文可能是最古老的形式, 普

① 后带 \* 号的词语见之于敦煌古藏文写卷。

米、贵琼、扎坝、却域、嘉戎等语言的声母发生了腭化，木雅、纳木义、羌、道孚等语言的声母就未腭化。另外，同一个语言不同的词，在类似的情况下，有的腭化，有的不腭化，如羌语“眼睛”的声母未腭化，“后鞞”的声母腭化了，扎坝语则相反，“眼睛”的声母腭化了，“后鞞”的声母未腭化。这种不同，大概受到不同阶段的不同腭化条件所制约。如藏语拉萨话双唇和舌面后部位塞音的腭化过程（\*pj>tɕ, \*phj>tɕh, \*bj>dʒ>tɕh, ; \*kj>c, \*khj>ch, \*gj>jj>ch）显然是在公元7世纪创制藏文之后发生的。通过与羌语支语言同源词的比较，可以推测出藏文创制前还发生过舌尖中塞音的腭化，如藏文“一”的声母是 tɕ<sup>①</sup>，羌语支语言除纳木义的声母是 tɕ 外，其他语言声母都是 t（见上例）。龚煌城从藏语内部找到证据，论证了古藏语的舌面前塞擦音 tɕ、tɕh、dʒ 有一部分来自更早的舌尖塞音 \*tj、\*thj、\*dj<sup>②</sup>，羌语支语言“一”的对比可为此说提供旁证。

古双唇音声母在扎坝语中向两个方向发展。一种是部位向后，腭化成舌面前音，如上例 ɲa<sup>55</sup> “眼睛”，还有 tɕa<sup>13</sup> “北”（比较藏文 bjaŋ，嘉戎语 pjaŋ）；另一种是部位向前，变成舌尖前塞擦音，如 ptsia<sup>55</sup> ptsi<sup>55</sup> “鸟”，(tə<sup>55</sup>) mdzi<sup>55</sup> “飞”（比较上列各语言例词），还有 ptsɿ<sup>55</sup> zɿ<sup>55</sup> “珊瑚”（比较藏文 bji ru，嘉戎语 pi ru 等），这在羌语支语言中是比较特殊的。

## 2. 卷舌化

从下列例词的比较中，可以看到部分语言的卷舌（舌尖后）塞擦音是由古双唇、舌尖中、舌面后塞音与后置辅音 \*r 融合来的。

tʂh < \*phr

“解开、拆散” 却域(ɣu<sup>13</sup>) ʂtʂhe<sup>33</sup> 扎坝(ŋə<sup>55</sup>) tʂha<sup>55</sup> 普米(xa<sup>11</sup>)  
tʂha<sup>55</sup> 贵琼(u<sup>35</sup>) tʂhu<sup>55</sup> tʂhu<sup>33</sup> 尔苏(ne<sup>11</sup>) phu<sup>55</sup>  
tʂhe<sup>11</sup>: 道孚(ɣə) phrə 羌 phɿ phɿɕ 藏文 phral  
“白的” 却域 ptʂho<sup>55</sup> ptʂho<sup>33</sup> 扎坝 ptʂhi<sup>55</sup> ptʂhi<sup>55</sup> 木雅 tʂhø<sup>53</sup> tʂhø<sup>33</sup>:  
道孚 phru phru 羌 phɿɿʂ 普米(ba<sup>11</sup>) phzɿ<sup>55</sup> phzɿ<sup>11</sup>

① 敦煌吐蕃大事纪年写卷中，“一”书写为四种形式：tɕig、tɕhig、gtɕig、gtɕhig，后期规范写法是 gteig。

② 龚煌城：《古藏文的 y 及其相关问题》，载《史语所集刊》，1977。

dz<sub>ɿ</sub> < \*bdz<sub>ɿ</sub> (>ptʂ) < \*br

“绳子” 羌 dz<sub>ɿ</sub>ə<sup>1</sup> w u 木雅 ndz<sub>ɿ</sub>uə<sup>53</sup> (“牛皮绳”) : 却域 ptʂe<sup>13</sup>  
扎坝 ptʂi<sup>55</sup> ~ pz<sub>ɿ</sub><sup>55</sup> : 普米 bz<sub>ɿ</sub>ə<sup>13</sup> 嘉戎 (tə) brɛ 道孚  
(stɕə) bri 藏文 nbreŋ (bu) (“牛皮绳”)

tʂ (< \*dz<sub>ɿ</sub>) < \*dr

“骡子” 却域 tʂi<sup>13</sup> 扎坝 tʂɿ<sup>13</sup> 普米 tʂy<sup>35</sup> : 藏文 drel

tʂh < \*khr

“花的” 却域 tʂha<sup>55</sup> tʂha<sup>55</sup> 扎坝 tʂha<sup>55</sup> tʂha<sup>55</sup> 普米 (qa<sup>11</sup>) tʂhe<sup>11</sup>  
tʂhe<sup>55</sup> 木雅 tʂhæ<sup>33</sup> li<sup>53</sup> : 道孚 khʂa 嘉戎 (ka) khra  
藏文 khra khra

dz<sub>ɿ</sub> (> \*tʂ) < \*gr

“星” 扎坝 ʂtʂə<sup>55</sup> 普米 dz<sub>ɿ</sub><sup>35</sup> 贵琼 ʂi<sup>35</sup> tʂɿ<sup>31</sup> 羌 ɳdz<sub>ɿ</sub>ə ~ ɳrə  
: 尔苏语 kə<sup>55</sup> (< \*krə) 道孚 zgre

“排列” 却域 (ku<sup>55</sup>) dz<sub>ɿ</sub>i<sup>55</sup> 扎坝 (ə<sup>55</sup>) dz<sub>ɿ</sub><sup>55</sup> 普米 (fiæ<sup>35</sup>)  
tʂə<sup>55</sup> tʂə<sup>11</sup> : 羌 (dɛ) ge<sup>1</sup> (< \*gre) 嘉戎 (ka nə) gral  
道孚 gran (ftsu) 藏文 gral (“行列”)

“矛” 普米 dz<sub>ɿ</sub>uə<sup>35</sup> 扎坝 ndz<sub>ɿ</sub>e<sup>55</sup> : 嘉戎 (tə) mgrə 道孚 mgrə

卷舌化演变比腭化演变要整齐些，如上面列举的各例，藏文、嘉戎语、道孚语（部分例词中还有羌、普米等语言）的声母都是基本辅音带一个后置辅音，其他语言相应的声母大部分都卷舌化了。

腭化和卷舌化趋势也反映在部分语言的藏语借词上，例如：

“北” 木雅 tɕuā<sup>24</sup> 贵琼 dzə<sup>31</sup> 普米 tʂā<sup>35</sup> 尔苏 tɕh—ā<sup>11</sup>  
扎坝 tɕa<sup>13</sup> : 却域 pɕo<sup>13</sup> 嘉戎 pjaŋ 道孚 bjoŋ 藏文 bjaŋ

“珊瑚” 木雅 tɕo<sup>33</sup> rɕo<sup>53</sup> 贵琼 dzɿ<sup>35</sup> zə<sup>55</sup> 普米 tɕo<sup>55</sup> z<sub>ɿ</sub><sup>55</sup> 尔苏  
tɕu<sup>11</sup> z<sub>ɿ</sub>u<sup>55</sup> : 却域 pɕi<sup>55</sup> rdye<sup>33</sup> 羌 piu ru 嘉戎 pi ru  
道孚 bji rə 藏文 bji ru

“活佛” 木雅 tʂə<sup>55</sup> ku<sup>53</sup> 贵琼 tʂy<sup>55</sup> kui<sup>55</sup> 扎坝 ptʂy<sup>55</sup> ku<sup>55</sup> 却域  
ʂtʂu<sup>55</sup> ʂku<sup>55</sup> 道孚 ʂtʂə pa 嘉戎 sprəl skə 藏文 sprul sku

“和尚” 木雅 tʂə<sup>33</sup> pæ<sup>53</sup> 普米 tʂə<sup>55</sup> pe<sup>55</sup> : 道孚 gra pa 藏文 grwa pa

以上例词的声母，在现代藏语各方言里也分别腭化和卷舌化了，如：



	北	珊瑚	活佛	和尚
拉萨	tɕhaŋ <sup>13</sup>	tɕhi <sup>13</sup> ru <sup>55</sup>	tɕy <sup>55</sup> ku <sup>55</sup>	tɕha <sup>13</sup> pa <sup>55</sup>
德格	ɕuŋ <sup>13</sup>	ɕə <sup>13</sup> zɿ <sup>55</sup>	tɕə <sup>55</sup> kə <sup>31</sup>	tɕa <sup>13</sup> pa <sup>55</sup>
夏河	ɕaŋ	ɕə rə	htɕə hkə	tɕa wa

羌语支部分语言在复辅音简化模式和演变趋势上与藏语非常相像，或许是由于接受大量藏语借词影响的结果。

### 3. 鼻音清化或口音化

从下面例词的比较，可以看出部分语言的清化鼻音和口辅音是从擦音后面的浊鼻音变来的。

上表各语言词根声母对应如下：

藏	缅	嘉戎	道孚	却域	扎坝
sn (2)	hn (5)	ɟn (5)	sn (3)	sn (2)	ɕn ~ n̄ (3)
sɳ (2)			sɳ (1)	ɕɳ (2)	n (1)
			zɳ (1)	sm (1)	n̄ (1)
普米	羌 (麻窝)	羌 (峨口)	羌 (桃坪)	尔苏	
n̄ (2)	st (5)	ɕtɕ (4)	χɳ (2)	k (4)	
n̄ (2)		χ (1)	χt (2)	h (1)	
x (1)			ɕ (1)		

从以上对应关系，我们推测羌语支原始语有过复辅音声母 \*sn (sɳ ~ ɕɳ 由腭化所致)。在普米语中，\*n 受清擦音 \*s 影响变为清化鼻音，\*s 随之消失。扎坝语 ɕn 与 n̄ 自由变读，说明正在演变中，n̄ 在年轻人的话里有取代 ɕn 的趋势。羌语麻窝话 st 中的 t 显然是 \*n 受 \*s 影响口音化的结果；峨口话的 ɕtɕ 来源于 st 的腭化，其演变比麻窝话多了一个进程：\*s 在南部方言桃坪话里多数变为 χ，\*n 在部分词根声母中保留鼻音性质，在另外一些词根声母中也口音化为 t 了。\*sn 在尔苏语多数词根中口音化为 k，而且 k 后面的韵母都一致变为 i，这是比较独特的。羌语麻窝话 st < \*sn 现象与喜马拉雅山地区卡瑞里语的音变如出一辙，试比较卡瑞里语 stiŋ “心”、stis ~ tis “七”<sup>①</sup>，这是很有意思的。

① 白保罗：Sino-Tibetan A Conspectus。

	鼻子	鼻涕	七	穗子	心脏	嘴
藏文	sna	snabs		snæ(ma) ~ sni(ma)	snɔiŋ	
缅文	hna <sup>2</sup> (khəŋ) <sup>3</sup>	hnəp <sup>1</sup>	(khu <sup>3</sup> )hnas <sup>1</sup>	(sa <sup>1</sup> pa <sup>3</sup> )hnam <sup>2</sup>	hna <sup>1</sup> (lum <sup>3</sup> )	
嘉戎	(tə)jna	(tə)jnəm	(kə)fnəs	(khə)fnam	(tə)fnɛ	(tə)fnos
道孚	sni	snəp	znɛ	snol(mɛ)	-sni“(磨)心”	“嘴唇”
却域	ɕni <sup>55</sup>	sna <sup>55</sup> po <sup>55</sup>	sna <sup>55</sup>	ɕnɔ <sup>13</sup>	sme <sup>55</sup> (rmi <sup>33</sup> )	ɕnəm <sup>55</sup> bə <sup>33</sup>
扎坝	nɔ <sup>33</sup> (ccu <sup>55</sup> )	ʂne <sup>55</sup> ~ n̄e <sup>55</sup>	ʂne <sup>55</sup> ~ n̄e <sup>55</sup>	ne <sup>33</sup> dzi <sup>55</sup>	ʂne <sup>13</sup> ~ n̄e <sup>13</sup>	ne <sup>13</sup> me <sup>13</sup>
普米	n̄ɪ <sup>11</sup> (gō) <sup>35</sup>	n̄a <sup>11</sup> bzi <sup>55</sup>	n̄u <sup>55</sup> (li) <sup>55</sup>	nē <sup>55</sup>	xuə <sup>55</sup>	xiō <sup>13</sup>
羌(麻窝)	stɻ(q)	stɻ xu <sup>1</sup>	stə	stia(q)	sti:(mi)	zde ku
(峨口)	ɕtəye(s)	χa	ɕtə	ɕtə(χ)	ɕtəiŋ(mie)	
(桃坪)	χni <sup>31</sup> (qo <sup>55</sup> pe <sup>33</sup> )	χni <sup>55</sup> (tsuə <sup>33</sup> )	ɕiŋ <sup>53</sup>	χti <sup>55</sup> (qə <sup>33</sup> )	χtie <sup>55</sup> (mə <sup>55</sup> )	
尔苏	ki <sup>55</sup> (mə <sup>55</sup> )	ki <sup>55</sup> mbua <sup>55</sup>	ki <sup>55</sup> (bu <sup>35</sup> )	hi <sup>11</sup> (phy <sup>55</sup> )	ki <sup>55</sup> (mi <sup>55</sup> )	

#### (四)辅音韵尾的历史演变探讨

羌语支语言有的有较多的辅音韵尾:羌语 42 个,嘉戎语 38 个;有的较少:道孚语 7 个,却域语 1 个;有的没有:除上述语言以外的 7 种语言。羌语除有单辅音韵尾外,还有大量的二合复辅音韵尾;嘉戎语除有单辅音、二合复辅音韵尾外,还有三合复辅音韵尾。

嘉戎语的二合和三合复辅音韵尾和单辅音韵尾  $-n$ 、 $-tʃh$  只在动词构形中作为表人称和数的后缀出现。在构词中只有  $-p$ 、 $-t$ 、 $-k$ 、 $-m$ 、 $-n$ 、 $-ŋ$ 、 $-s$ 、 $-r$ 、 $-l$  等 9 个辅音韵尾。道孚语比嘉戎语少  $-t$ 、 $-k$ 、 $-s$ , 多一个  $-v$ 。却域语只有  $-r$ 。这两个语言的辅音韵尾类型基本上都在嘉戎语辅音韵尾类型的范围之内,只是多少不同而已。羌语的情况则比较特殊,它的单辅音韵尾除了  $-p$ 、 $-t$ 、 $-k$ 、 $-m$ 、 $-n$ 、 $-ŋ$ 、 $-s$ 、 $-r$ 、 $-l$  等 9 个与嘉戎语构词中的 9 个辅音韵尾相同外,还有  $-d$ 、 $-g$ 、 $-q$ 、 $-ŋ$ 、 $-tʃ$ 、 $-dz$ 、 $-tʃ$ 、 $-tɕ$ 、 $-tɕh$ 、 $-ϕ$ 、 $-z$ 、 $-ʃ$ 、 $-z$ 、 $-ɕ$ 、 $-z$ 、 $-x$ 、 $-χ$ 、 $-ɣ$ 、 $-w$ 、 $-j$  等 20 个韵尾是嘉戎语和其他语言所没有的。它的复辅音韵尾类型与嘉戎语完全不同,它的复辅音韵尾不仅出现在构形中,也出现在构词中,这点也与嘉戎语不同。

##### 1. 北部语言古辅音韵尾的数量和类型

要考察嘉戎、道孚、却域、羌等语言的辅音韵尾是早有的还是后起的,须将这些语言与其他语支的藏缅语作比较才能看出端倪。属于藏、缅、景颇等语支的藏(书面语)、门巴(错那)、缅(书面语)、阿昌(陇川)、景颇、独龙<sup>①</sup>、珞巴(博嘎尔)等语言都有较多的辅音韵尾:

藏文	$b d g m n ŋ$	$r l s$	(9 个)
门巴	$p t k m n ŋ$	$r s ?$	(9 个)
缅文	$p t k m n ŋ n̄$	$s$	(8 个)
阿昌	$p t k m n ŋ$	$?$	(7 个)
景颇	$p t k m n ŋ$	$?$	(7 个)
独龙	$p t k m n ŋ$	$ɹ l ?$	(9 个)
珞巴	$p t k m n ŋ$	$r$	(7 个)

藏文除了 9 个单辅音韵尾外,还有  $-bs$ 、 $-gs$ 、 $-ms$ 、 $-ŋs$ 、 $-nd$ 、 $-rd$ 、 $-ld$  等 7 个复辅音韵尾(后三个只出现在吐蕃古藏文文献中)。

<sup>①</sup> 据戴庆厦、刘菊黄的调查材料。



下面是嘉戎语带辅音韵尾的词与上列语言的同源词举例：

	-p		-t		-k	
	折叠	针	杀	八	眼睛	手
嘉戎	(kə)ltəp	(ta)kap	(ka)sat	wərjat	(tə)mɲak	(tə)jək
藏文	lteb	khab	bsad	brgjad	dmjig *	lag(pa)
门巴		khom <sup>53</sup>	sət <sup>53</sup> (ta <sup>31</sup> )	cen <sup>35</sup>	me <sup>ʔ53</sup>	la <sup>ʔ53</sup>
缅文		ap <sup>4</sup>	təat <sup>4</sup>	hras <sup>4</sup>	mjak <sup>4</sup> (se <sup>1</sup> )	lak <sup>4</sup>
阿昌	təp <sup>35</sup>	ap <sup>55</sup>	sat <sup>55</sup>	ɕet <sup>55</sup>	ɲə <sup>ʔ55</sup> (tsi <sup>ʔ31</sup> )	lə <sup>ʔ55</sup>
景颇	kă <sup>31</sup> thap <sup>31</sup>		sat <sup>31</sup>	mă <sup>31</sup> tsat <sup>55</sup>	mji <sup>ʔ31</sup>	t a <sup>ʔ55</sup>
独龙	(mu <sup>31</sup> )dɛp <sup>55</sup>	ap <sup>55</sup>	sat <sup>55</sup>	ɕat <sup>55</sup>	mje <sup>ʔ55</sup>	
珞巴	təp				mik	(a)lok

	-m		-n		-ŋ	
	三	桥	熟 <sup>①</sup>	药	红铜	虎
嘉戎	(kə)sam	(ta)ndzam	(kə)smən	sman	bzaŋ	khuŋ
藏文	gsum	zam(pa)	smin	sman	zaŋs	guŋ *
门巴	sum <sup>53</sup>	zam <sup>35</sup>	min <sup>55</sup> (ne <sup>31</sup> )		zeŋ <sup>35</sup>	
缅文	təum <sup>3</sup>	ta m <sup>2</sup> (ta <sup>3</sup> )	hman <sup>1</sup>			kja <sup>3</sup>
阿昌	sum <sup>31</sup>	tɕam <sup>55</sup>	ŋeŋ <sup>35</sup>	ɲə <sup>31</sup>	təŋ <sup>55</sup>	
景颇	(mă <sup>31</sup> )sum <sup>33</sup>		mjin <sup>33</sup>			
独龙	(a <sup>31</sup> )sum <sup>53</sup>	a <sup>31</sup> ɲaŋ <sup>53</sup>	min <sup>53</sup>	mun <sup>55</sup>		khəŋ <sup>53</sup>
珞巴	(a)fum	ɕam(pa)	min	men	ɕaŋ	

	-l	-r		-s	
	卷	金子	酥油	二	七
嘉戎	(kə)tɕəl	khsər	(ta)mar	(kə)nes	(kə)fnəs
藏文	dril	gser	mar	gnis	
门巴	tɕi <sup>35</sup> (ja <sup>35</sup> )	ser <sup>55</sup>	mar <sup>35</sup>	nai <sup>35</sup>	nis <sup>55</sup>
缅文		hrwe <sup>2</sup>		hnas <sup>4</sup>	(khu <sup>1</sup> )hnas <sup>4</sup>
阿昌		se <sup>55</sup>			ɲit <sup>55</sup>

① 嘉戎、珞巴等语言指饭熟，其他语言指果子熟。

景颇			ni <sup>33</sup> —	sã <sup>31</sup> nit <sup>31</sup>
独龙		ɕɕɿ <sup>55</sup>	(a <sup>31</sup> )ŋi <sup>55</sup>	suw <sup>31</sup> ŋit <sup>55</sup>
珞巴	tit	ɕer		(ku)nu

上列同源词根辅音韵尾的对应关系如下：

嘉戎	-p	-t	-k	-m	-n	-ŋ	-l	-r	-s
藏文	-b	-d	-g	-m	-n	-ŋ	-l	-r	-s
门巴	-m	-t, -n	-ʔ	-m	-n	-ŋ	-零	-r	-零, -s
缅文	-p	-t, -s	-k	-m	-ŋ	-零	-零	-零	-s
阿昌	-p	-t	-ʔ	-m	-ŋ, -零	-ŋ	-零	-零	-t
景颇		-t	-ʔ	-m	-n				-t
独龙	-p	-t	-ʔ	-m	-n	-ŋ		-ɿ	-零, -t
珞巴	-p		-k	-m	-n	-ŋ	-t	-r	-零

嘉戎语的 9 个辅音韵尾大多对应于其他藏缅语音质相同或相近的辅音韵尾。这说明嘉戎语辅音韵尾的数量和类型基本上保留了语支分化前的面貌。藏文三个塞音韵尾据一般拟音是浊音 \* -b、\* -d、\* -g，张济川认为这三个塞音韵尾大约在 8 世纪末 9 世纪初由浊变清<sup>①</sup>。嘉戎语与上列语言的分化远在八九世纪之前，因此，嘉戎语 -p、-t、-k 的前身可能也是浊塞音，它的清化只有在分化之后经历一段时期的演变才有可能。

虽然嘉戎语保留的辅音韵尾种类较多，但并不是固有词中的古辅音韵尾全都保留下来，通过比较可以看出，有些词的古辅音韵尾已经丢失或转化为其他辅音韵尾。例如：jə phu “树” 中的语素 jə 可能丢失了古韵尾 \* -ŋ，比较藏文 ɕiŋ (phuŋ)、门巴 ɕeŋ<sup>55</sup> (ma<sup>53</sup>)、阿昌 saŋ<sup>31</sup> (tseŋ<sup>55</sup>)、独龙 ɕiŋ<sup>55</sup>、珞巴 (u) ɕuŋ、僜 sãŋ<sup>35</sup>；tə ʃnəm “鼻涕” 词根 ʃnəm 的韵尾 -m 可能从古韵尾 \* -p (更早为 \* -b) 演变而来，比较藏文 snabs、门巴 nep<sup>53</sup>、缅文 hnəp<sup>4</sup>、阿昌 nəp<sup>55</sup>、独龙 nep<sup>55</sup>、珞巴 (ta) nəp。

道孚语的 7 个辅音韵尾与嘉戎语、藏文中音质相同或相近的辅音韵尾也基本上是对应的。请看下例：

<sup>①</sup> 张济川：《古藏语塞音韵尾读音初探》，载《民族语文》，1982，6。

	-v				-m	-ŋ
	针	完成	辣		水獭	红铜
道孚	ɣav	(nə)ngræv	rzav		ʂsəm	zoŋ
嘉戎	(ta)kap	(kə)ngrəp	(kəma)rtsap		(tʃhə)ʃrəm	bzaŋ
藏文	khab	ngrub			sram	zaŋs
			-n		-l	
	名字	狼	熟	药	卷	降伏
道孚	mɲoŋ	spjoŋ kə	(ɣə)smən	smən	(gə)dzəl	ftəl
嘉戎	(tə)rmɛ	spjəŋ kə	(kə)smən	sman	(kə)tʂəl	(kə)ptəl
藏文	mjiŋ*	spjaŋ khu	smin	sman	dril	brtul
			-r			
	献	金子	裂缝	凸的	失散	变
道孚	(rə)phəl	xser	ser	mbər mbər	(nə)nthor	(də)ŋjər
嘉戎	(kə)phəl	khsər	(ta)tsor	(ka)mbur	(kəŋə)tor	(kə)jər
藏文	phul	gser	ser(ka)	nbur(po)	nthor	ngjur

这种比较整齐的对应关系反映道孚语这些辅音韵尾类型在道孚语与嘉戎语、藏语分化前就有了。道孚语还有一个辅音韵尾 -p，有的也对应于嘉戎语的 -p 和藏文的 -b，如 nə bəp “降落”（嘉戎语 kə mbəp，藏文 nbab），有的来自于藏语借词，如 ɬop tʂa “学校”（藏文 slob grwa）。大部分 -p 可自由变读为 -v，如 snəp “鼻涕”可读成 snəv。看来 -v 和 -p 是由一个古双唇辅音韵尾分化而来的。道孚语 -p、-t、-k 的前身像嘉戎语一样，也可能是浊塞音。因此，-v 和 -p 的前身有可能是 \*-b，\*-b 在一部分词中擦音化为 -v，在另一部分词中清化为 -p。

正如嘉戎语原有辅音韵尾的词没有全部保留辅音韵尾一样，道孚语许多固有词都丢失了辅音韵尾。如前面举过的“眼睛”、“手”和“三”、“桥”等例词，有些语言分别带有韵尾 -k~g 和 -m，道孚语分别为 mo、ɣa、xsu、dzo，韵尾全部丢失了。

却域语的韵尾 -r 大部分出现在与藏语同源或从藏语借用的词中，对应于藏文的 -r 或 -l，如：

	新	豺	发抖	变化	东	清楚
却域	xsar <sup>55</sup> pe <sup>55</sup>	par <sup>55</sup>	nder <sup>13</sup> nde <sup>55</sup>	ndzər <sup>13</sup>	xar <sup>55</sup>	xsar <sup>55</sup> mo <sup>55</sup>
藏文	gsar pa	nphar	ndar	ngjur	ɕar	gsal po



少量出现在固有词中，如：mdzar<sup>13</sup> “爬”、tə<sup>55</sup> phur<sup>55</sup> “打散”、mur<sup>55</sup> mur<sup>55</sup> ʂka<sup>33</sup> “黄昏”等。

羌语辅音韵尾的来源问题比较复杂。羌语词中出现的辅音韵尾数量之多不仅在羌语支中，即使在整個藏緬語族中也是很突出的。但究其来源，大部分是后起的，只有一小部分是古辅音韵尾的遗存或其演变的形式，这一部分与嘉戎语和藏文有对应关系。如：

	关节	街	黑	云
羌	sax	tʃhɛx	ɲɪx	zdam
嘉戎	tshək	kə ntʃhək	kə nək	zdem
藏文	tshigs		nag	

但这一部分辅音韵尾类型只有-x、-m 等有限的几个，出现频率很低。还有些虽与本语支其他语言无对应关系，但也不像是来自某个成音节的语素的缩减形式，这一部分可能也是固有的，如：mutup “天”、pat “寄存”、ɲɛx “角”、qəl “下面”、mer “凝固”、bəs “大蛇”、tsun “跳蚤”等。这一部分词数量也不多。这两种词韵尾的类型基本上都在嘉戎语和藏文的 9 种范围之内，羌语对应于嘉戎语-k 和藏文-g 的是-x。

有一部分辅音韵尾是随借词进入的，这种韵尾的类型也在上述 9 种韵尾范围之内，数量也不多。例如：təhot ten “白塔”、ʂnat “后鞅”、zgar “帐篷”、ʂpas “香”、lez “命运”等借自藏语（藏文分别为 mtchod rten、smjed、sgar “宿营地”、spos、las 等）；tʃan “毡”、luŋ “龙”、ɕaŋ “象”、lup “萝卜”等借自汉语。

羌语辅音韵尾的最大来源同轻声的兴起有关。羌语北部方言没有声调，但有些词末音节或中间音节读得很轻，轻声音节的高元音 i、ə、u 等随着轻读而清化，i、u 清化后发音器官还保留展唇或圆唇形状，音节也随之保留，ə 因发音时唇形自然，清化后如同失去元音一样，其声母辅音与前面的开音节连读时，便成为前音节韵尾。轻声不但影响高元音清化，而且影响辅音弱化，使塞音、塞擦音变为擦音。这些变化在构词和构形中表现得很明显。例如：

- tsə “水” + zə “公黄牛” → tsuəzɿ 水牛  
 tsə “水” + lə “熬” → tsəl 开水  
 zɿmɛ (羌族自称) + də “豆” → zɿmed 豌豆  
 tsə “水” + qhʂə “屎” → tsəxʂ 水垢  
 ju “马” + qhʂə “屎” → juxʂ 马粪

有些词的语素难以直接分析，但若与同语族其他语言比较，还是可

以看出一些輔音韻尾源出的語素面貌。如：ɛŋɿs “泉水” < \*ɛŋɿ + \*tsə “水”。ɛŋɿ 在現代羌語里沒有這個語素，它的早期語義可能是“眼睛”，藏文 tɕhu mig “泉水”即由 tɕhu “水”和 mig “眼”兩個語素組成。藏文 mig 古寫為 gmjig 或 dmjig，今四川紅原藏語讀作 ɛŋɿk，與羌語 ɛŋɿ 音相近。-s 來自 tsə，從 khseɿ “河水”、tsəɿ “涎水”二詞也可得到證明。再如：haŋɿ “十二” < ha (詞頭) + \*ŋə “二”。羌語峨口話“二”是 jɿ，其聲母 j 可能來自 \*ŋ，因為同語支語言“二”的聲母不論是單輔音還是復輔音都有個鼻音 ŋ 或 n；haŋɿ 在加上量詞 əʰ “個”時，讀作 ha ŋəəʰ “十二個”，原來的韻母 ə 便顯示出來了。

另外，從許多漢語借詞也可看到輕聲促使元音清化導致輔音韻尾增多的影響。如 ʂas “沙子”、χus “胡子”、jas “鴨子”、ɛuas “袜子”、eɣes “靴子”、sis “席子”、tɕuas “桌子”、wes “筷子”、jis “椅子”、tʃhəs “尺子”等詞中的-s，均來自漢語的 tsɿ “子”。這一音變趨勢到現代似已減弱，有些借入時間較晚的借詞就不那麼變了，如 thau tsə “桃子”、ŋi tsə “呢子”、than tsə “毯子”、phan tsə “盤子”、phin tsə “瓶子”、ʂen tsə “升子”、waŋ tsə “網子”、tʃhə tsə “曲尺”等詞中的 tsə 均不變成-s。

從構形上看，因輕聲影響導致輔音韻尾的增多更是普遍現象。例如：

詞根		前綴 + 詞根	
dzə	按人	az	已按人
lə	熬	al	已熬
dzə	吃	səz	已吃
tʃə	穿(針)、戳	thaʂ	已穿(針)、已戳
phə	吹	kəφ	已吹
mə tsə	點火	mə kəs	已點火
zdə	讀	azd	已讀
χtɕə	堵	kə χtɕ	已堵
stə	發酵	thast	已發酵

由輕聲影響形成的輔音韻尾，其數量和類型都超出上述9種輔音韻尾範圍之外，而且產生了大量的復輔音韻尾。輔音韻尾的增多，是羌語北部方言的一種特殊現象。羌語南部方言輔音韻尾很少，如理縣桃坪話

只有-n、-ŋ两个韵尾。

综上所述，嘉戎、道孚、却域、羌等语言在与其他藏缅语有对应关系的同源词中所出现的辅音韵尾都在-p (~-v)、-t、-k (~-χ)、-m、-n、-ŋ、-r、-l、-s 9种类型的范围之内，我们推测这9种类型的辅音韵尾即是这些语言古辅音韵尾的模式。这9种辅音韵尾在嘉戎语中保留得最完整，在固有词中出现的频率大；羌语、道孚语也保留了大部分，但在固有词中出现的频率小；却域语保留得最少，在固有词中出现的频率也小。

上述语言过去是否有复辅音韵尾？我们认为目前还没有充分的材料能证明这一点。因为：第一，虽然羌语有大量的复辅音韵尾，但没有一个出现在羌语支语言同源词中；第二，羌语支有辅音韵尾语言与藏文复辅音韵尾相对应的是单辅音韵尾或零韵尾，没有任何反映曾有过复韵尾的迹象，而且只有为数很少的几个同源词。如：

	鼻涕	关节	马	毛	夏
藏文	snabs	tshigs	rmaŋs*	smoŋs*	dbjard*
嘉戎	(tə)fnəm	tshək	mbro	(ta)rŋɛ	pə tsar
道孚	snap	ʂtsho	rɛ-		vzar(kha)
却域	sna <sup>55</sup> pə <sup>55</sup>	tsɿ <sup>55</sup>	bre <sup>13</sup>	mie <sup>13</sup> (rie <sup>55</sup> )	(mu)ʒe
羌	χa	saχ	ɹu	xu(pa)	tseχ

## 2. 南部语言辅音韵尾的消失

从声母的对应可以看出，北部语言带辅音韵尾的词有不少与南部语言有同源关系。上面我们推测北部语言在与藏缅语其他语支有韵尾对应关系的同源词中出现的辅音韵尾是古辅音韵尾的遗存或其演变形式，在这里我们进一步推测南部语言与部分北部语言带辅音韵尾的词有同源关系的词丢失了辅音韵尾。请看下面的比较(将藏文相应的词也列入)：

	-p	-t		-k		-m	
	辣	针	山羊	杀	猪	脑髓	铁
藏文		khab	tsher*	bsad	phag		
嘉戎	(kəma)rtsap	(ta)kap	tʃhət	(ka)sat	pak	(tə)rnok	ʃam
道孚	rzav	ɣav	tshe	she	va		
却域	rzɯ <sup>13</sup>	qha <sup>55</sup>	tshe <sup>55</sup>	pse <sup>55</sup>	ve <sup>13</sup>	rnuə <sup>55</sup>	ɣo <sup>55</sup>
羌	gzə	χɛ	tshe	tʃə	pie	(qɛ)ŋa	su <sup>1</sup> mu





扎坝	mē <sup>13</sup> ne <sup>13</sup>	ɲɛ <sup>55</sup> ~ ʂnɛ <sup>55</sup>	(fɛæ <sup>33</sup> )de <sup>55</sup> li <sup>33</sup>	mi <sup>33</sup> lo <sup>55</sup>	zo <sup>33</sup> zo <sup>55</sup>
木雅	mi <sup>53</sup>	nə <sup>53</sup> ɲuə <sup>53</sup>	(fɛæ <sup>33</sup> )kui <sup>55</sup> rə <sup>33</sup>	va <sup>53</sup>	(tə <sup>33</sup> )təu <sup>55</sup>
尔苏	mi <sup>11</sup> mi <sup>55</sup>	nə <sup>11</sup> ki <sup>55</sup>	ma <sup>35</sup>	(de <sup>11</sup> )tʂɛ <sup>35</sup>	
纳木义		ɲi <sup>55</sup> ʂl <sup>33</sup>	le <sup>33</sup> le <sup>55</sup>		

以上各组同源词词根中都有一至两三个北部语言或藏文带有辅音韵尾。其鼻音韵尾在却域、贵琼、普米、史兴、扎坝等语言中大部分以鼻化元音与之相对应，这也表明了南部语言这些词过去可能有过鼻辅音韵尾。

综观羌语支语言，除嘉戎语和羌语北部方言在构形和构词中兴起和发展大量辅音韵尾外，其固有词中辅音韵尾的发展趋势，有些语言是由多到少，有些语言是从有到无。这种趋势除反映在固有词上外，还反映在对借词辅音韵尾的处理方式上。如果双音节借词的前音节有辅音韵尾，借入后这个辅音韵尾普遍移入后音节，与后音节的声母组成复辅音声母。但这个复辅音声母须得在该语言固有词的复辅音声母范围内，如果超出这个范围，原辅音韵尾则依然在前音节作韵尾或脱落。例如（以下各组词都借自藏语）：

	马蹬	灶	宝贝	地狱
藏文	job tɕhen	thab ka	nor bu	gɲal ba
嘉戎	jok tʂhən		nor wu	
道孚	jo ftɕen	tha fka	nə rbə	ɛɲɛ lva
却域	ʒe <sup>13</sup> ptʂi <sup>55</sup>	tha <sup>55</sup> pka <sup>55</sup>	nə <sup>13</sup> rbə <sup>55</sup>	ɛɲɛ <sup>55</sup> rve <sup>55</sup>
扎坝	je <sup>55</sup> ptɕi <sup>55</sup>		no <sup>35</sup> bu <sup>55</sup>	ɲe <sup>33</sup> vzi <sup>55</sup>
贵琼	jə <sup>31</sup> tɕi ɛ <sup>55</sup>			ɲe <sup>55</sup> wə <sup>55</sup>
木雅	jɐ <sup>33</sup> tɕe <sup>53</sup>	thɐ <sup>33</sup> kuɐ <sup>53</sup>	nə <sup>55</sup> bu <sup>53</sup>	ɲɐ <sup>55</sup> wæ <sup>53</sup>
普米			nu <sup>55</sup> bu <sup>55</sup>	ɲa <sup>55</sup> wa <sup>55</sup>
尔苏			nu <sup>11</sup> bu <sup>35</sup>	ɲa <sup>55</sup> wa <sup>55</sup>
	火钳	寺庙	狮子	
藏文	skam pa	rgon pa	seŋ ge	
嘉戎		rgən mbɐ	sə ŋge	
道孚	ska mba	rgə mba	sə ŋgi	
却域	ʂka <sup>55</sup> mbuə <sup>13</sup>	rgə <sup>13</sup> mbe <sup>55</sup>	sɪ <sup>55</sup> ŋgi <sup>55</sup>	
扎坝	ka <sup>55</sup> mba <sup>55</sup>	gi <sup>33</sup> mbi <sup>55</sup>	se <sup>55</sup> ŋgi <sup>55</sup>	

贵琼	kā <sup>55</sup> pi <sup>55</sup>		si <sup>55</sup> ŋge <sup>55</sup>
木雅	kø <sup>55</sup> mbæ <sup>53</sup>	gə <sup>33</sup> mbæ <sup>53</sup>	si <sup>55</sup> ŋgi <sup>55</sup>
普米			si <sup>55</sup> ŋgi <sup>55</sup>
尔苏			si <sup>55</sup> ŋgi <sup>55</sup>

嘉戎语 jok tʃən “马蹬”中的-k未后移，那是因为嘉戎语固有词中没有 ktʃ 这样的复辅音声母而又有-k韵尾。扎坝语也因为固有词中没有 z<sub>l</sub>v 这样的声母，因而在 n̄e<sup>33</sup> vzi<sup>55</sup> “地狱”一词中便采取了换位的形式。借词韵尾普遍后移，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羌语支语言辅音韵尾减退的总趋势。

### (五) 鼻化元音的由来

羌语支语言除嘉戎语、羌语外，都有为数不少的鼻化元音：道孚 7 个，却域 6 个，扎坝 5 个，贵琼 10 个，木雅 10 个，普米 11 个，尔苏 7 个，纳木义 8 个，史兴 9 个。

鼻化元音的产生大致有 4 种情况：

#### 1. 古鼻韵尾的转化

除道孚语兼有鼻音韵尾和鼻化元音外，其他语言有鼻音韵尾的则无鼻化元音，有鼻化元音的则无鼻音韵尾，看来鼻化元音的产生与古鼻音韵尾的转化有关。从本节（四）2 例词表中可以看到，贵琼、普米、史兴三种语言以鼻化元音对应于藏、嘉戎等语言带鼻音尾韵母，可以说这三种语言的鼻化元音至少有一部分是来自于古鼻音韵尾的转化。却域、扎坝和尔苏等语言与藏、嘉戎等语言带鼻音尾韵母相对应的大部分是口元音，只有一两个词是鼻化元音，木雅语和纳木义语则全部是口元音，说明其演变又多了一个进程，即完成了从鼻化元音变为口元音的过程。

道孚语 7 个鼻化元音大多来自借词鼻音韵尾的转化，只有一个 ā 是来自古鼻音韵尾-n 的转化。这从动词的形态变化可以看出，动词表第二人称复数过去时的后缀为-n，动词词根韵母为 a 以外的其他元音时都加-n，惟独词根韵母为 a 时不加-n，a 需要变作 ā。试比较：

xi	穿	rə-xi-n-si	(你们)穿了
tœ	戴	rə-tœ-n-si	(你们)戴了
fœ	说	nə-fœ-n-si	(你们)说了
vza	削	nə-vza-n-si	(你们)削了
tso	切	nə-tso-n-si	(你们)切了



ra	写	gə-rā-si	(你们) 写了
z̥ga	读	nə-z̥gā-si	(你们) 读了

## 2. 后音节声母中鼻冠音的影响

扎坝、贵琼、木雅、尔苏等语言凡与后音节声母鼻冠音相邻的元音都鼻化，后音节的鼻冠音反倒不发音，但当后音节语素独立成词或处于多音节词的开头音节时，它的鼻冠音是发音的。例如：

扎坝	tsh ɪ̃ <sup>55</sup> ngɿ <sup>55</sup>	十九	khā <sup>55</sup> ndyø <sup>55</sup>	结巴
贵琼	dā <sup>35</sup> mpha <sup>55</sup>	翅膀	l̥ɿ̃ <sup>35</sup> ŋkhu <sup>55</sup>	属相
木雅	tʂh ɛ̃ <sup>55</sup> mbɛ <sup>53</sup>	角	β ɛ̃ <sup>33</sup> ndæ <sup>53</sup>	老头儿
尔苏	khā <sup>11</sup> ndzɛ <sup>35</sup>	站立	thā <sup>11</sup> ŋkhe <sup>55</sup>	卖

以上鼻化元音的出现因有条件，可不标写。

有些鼻化元音反映了后音节声母带有隐性鼻冠音，如木雅语的复辅音声母只有浊塞音、浊塞擦音带鼻冠音这种类型，没有清送气塞音、清送气塞擦音和擦音带鼻冠音的类型，但构词和构形中反映出有些词根的清送气塞音、清送气塞擦音和擦音古代曾有过鼻冠音，因而它能像浊音声母前面的鼻冠音一样影响前音节元音鼻化。试比较：

- (1) tʂh ɔ̃<sup>33</sup> tʂhø<sup>53</sup> 勤快 < \* ntʂhø<sup>33</sup> ntʂhø<sup>53</sup>  
 n̥ ɿ̃<sup>55</sup> tʂhø<sup>53</sup> 不勤快 < \* n̥ u<sup>55</sup> ntʂhø<sup>53</sup>  
 s ɿ̃<sup>33</sup> s ɿ̃<sup>55</sup> 清楚  
 n̥ o<sup>33</sup> s ɿ̃<sup>53</sup> 不清楚
- (2) nō<sup>33</sup> ɕa<sup>53</sup> 往下捅 < \* no<sup>33</sup> nɕa<sup>53</sup>  
 hō<sup>33</sup> ɕa<sup>53</sup> 往下冲 < \* ho<sup>33</sup> nɕa<sup>53</sup>  
 no<sup>33</sup> tsa<sup>53</sup> 往下掐  
 ho<sup>33</sup> zo<sup>53</sup> 往下削

(1) 组同是表示否定意义的前缀 n̥ ɿ̃ 和 n̥ o，前者元音鼻化，后者不鼻化。(2) 组表示相同趋向的前缀，前两例鼻化，后两例不鼻化。这都与词根声母是否有隐性鼻冠音有密切关系。

## 3. 古声母中鼻辅音的转化

尔苏、史兴等语言有部分鼻化元音来自古声母中鼻辅音的转化。这通过与本语支语言和藏文带鼻音声母的同源词根的比较即可看出：

	穗子	借(工具)	去年
尔苏	h ɪ̃ <sup>11</sup> (phy <sup>55</sup> )	(kha <sup>11</sup> ) h ɪ̃ <sup>55</sup>	(je <sup>11</sup> ) h ɪ̃ <sup>55</sup>
木雅		(kha <sup>55</sup> ) ŋuə <sup>33</sup>	

普米	nē <sup>55</sup>	(xø <sup>11</sup> )	ηi <sup>55</sup>		
却域	ɛnō <sup>13</sup>	(ɣu <sup>13</sup> )	ʂŋo <sup>55</sup>		
藏文	sne (ma)	rŋa		(na)	niŋ
	五	蓝		是	人
史兴	fiā <sup>55</sup>	hū <sup>33</sup>		wē <sup>33</sup>	hī <sup>55</sup>
木雅	na <sup>53</sup>	ŋuə <sup>53</sup> ŋuə <sup>33</sup>		ŋø <sup>24</sup>	mə <sup>33</sup> (ni <sup>55</sup> )
普米	ŋuə <sup>11</sup> (lī <sup>55</sup> )	ŋi <sup>35</sup> (qu <sup>55</sup> qu <sup>11</sup> )			mi <sup>35</sup>
却域	ŋua <sup>55</sup>	ŋa <sup>55</sup> (ka <sup>55</sup> )			mə <sup>55</sup>
羌				ŋuə	miə
藏文	lŋa	ʂŋon (po)			mji*

以上例词古声母可能都是带前置音 \*s~\*r~\*l 的鼻音，尔苏、史兴等语言的鼻音在前置音的影响下口音化（大部分都变成喉擦音）后，将其鼻音色彩转移到韵母的元音上。

#### 4. 借词中鼻音韵尾的转化

有鼻化元音的语言都有大批藏语借词和汉语借词。除道孚语大部分藏语借词保留原鼻韵尾外，其他语言从藏语和汉语吸收的借词的鼻音韵尾都转化为鼻化元音。例如：

	藏语借词		汉语借词	
却域	stō <sup>33</sup> pe <sup>55</sup>	空的	pā <sup>55</sup> te <sup>55</sup>	板凳
扎坝	ŋa <sup>33</sup> mō <sup>55</sup>	骆驼	tshō <sup>55</sup> dzɿ <sup>33</sup>	葱子
	tshō <sup>55</sup> khō <sup>55</sup>	商店	phī <sup>33</sup> ko <sup>55</sup>	苹果
贵琼	ndz, u ē <sup>35</sup> pɕ <sup>55</sup>	客人	ey ē <sup>31</sup>	癣
	tō <sup>55</sup> pɕ <sup>55</sup>	空的	wā <sup>55</sup>	网
木雅	tʂō <sup>24</sup>	城镇	phī <sup>55</sup> ko <sup>53</sup>	苹果
	tɕā <sup>24</sup>	土墙	kā <sup>24</sup> pu <sup>33</sup>	干部
普米	tu ē <sup>35</sup> da <sup>55</sup>	事情	jē <sup>35</sup> se <sup>55</sup>	颜色
	lā <sup>55</sup> bu <sup>55</sup> tchi <sup>11</sup>	大象	pā <sup>55</sup> tē <sup>55</sup>	板凳
尔苏	dē <sup>11</sup> pa <sup>55</sup>	七	thā <sup>11</sup> tsɿ <sup>55</sup>	坛子
	tō <sup>11</sup> kha <sup>55</sup>	秋	tʂhua <sup>11</sup>	船
史兴	gū <sup>55</sup> be <sup>33</sup>	庙	ti ē <sup>35</sup>	电
	nō <sup>55</sup>	里面	ko <sup>55</sup> li ŋ <sup>33</sup>	高粱
纳木义			phō <sup>33</sup> phō <sup>55</sup>	盆子
			tʂu ē <sup>55</sup>	砖

道孚语中汉语借词的带鼻音尾韵母都变成鼻化元音，藏语借词的大部分鼻音韵尾仍念鼻音。例如：

藏语借词		汉语借词	
rgam	箱子	tɕē dzə	剪子
rge rgen	老师	ti lō	灯笼
ftsən khon	监牢	pā ti	板凳

以上语言借词中的后鼻化元音如  $\bar{u}$ 、 $\bar{o}$ 、 $\bar{a}$  等常常可念出  $-ŋ$  韵尾。

### (六) 卷舌元音的由来

羌语支有卷舌元音的 7 种语言中，道孚、木雅、贵琼等语言只有一个卷舌元音  $\text{ə}^1$ ，仅出现在汉语借词中，如道孚  $\text{li}\text{ə}^1$  “梨儿”、木雅  $\text{li}^{33}\text{ə}^1\text{ }^{35}$  “梨儿”、贵琼  $\text{ə}^1\text{ }^{55}\text{tsl}^{31}$  “木耳”等，这个卷舌元音无疑是来自汉语借词。

其他 4 种语言（羌、尔苏、纳木义、史兴）的卷舌元音都出现在固有词中。通过与羌语支语言和藏文同源词根的比较，可以看出，卷舌元音主要来自古声母中卷舌或翘舌音素  $r$  和  $l$  的转化。下面将卷舌元音较多的羌语与嘉戎语、道孚语、藏文的同源词根作一比较：

羌	嘉戎	道孚	藏文	
$\text{ə}^1(\text{pat}\text{ʂ})$	$(\text{ja})\text{r}\text{ə}$	$\text{r}\text{ə ra}$	rus	骨头
$\text{ku}^1\text{ku}^1$			$\text{kru}\text{ŋ kru}\text{ŋ}$	鹤
$\text{qh}\text{ə}^1$	khri		khre(小米)	米
$\text{kh}\text{ə}^1$		qhra	khra khrum	粗(粉) (粗颗粒)
$(\text{d}\text{e})\text{g}\text{e}^1$	$(\text{kan}\text{ə})\text{gral}$	gran(ftsū)	gral(行列)	排列
$(\text{t}\text{ɕu})\text{khu}^1$	khrok	skhro	grog(ma)	蚂蚁
$\text{ɕu}\text{a}^1$	$(\text{k}\text{ɕ})\text{kor}$	ɕu	grogs	帮助
$\text{pu}\text{ə}^1$			spra(ba)	火绒
$\text{gu}\text{e}^1$			rgod*(武士)	兵
$\text{k}\text{ə}^1$	rjje	rjja	rgja	汉人
$\text{g}\text{ə}^1$		$\text{kr}\text{ə kra}$	rgjud	筋
$\text{kh}\text{e}^1$	$\text{p}\text{ə rj}\text{e}$	rjə	brgja	百
$\text{kh}\text{e}^1$	$\text{w}\text{ə rj}\text{ət}$	rjɛ	brgjad	八
$\text{ɕu}\text{e}^1$		lɕu	lkug(pa)	哑巴
$\text{s}\text{ə qa}^1$	$\text{so}\text{ŋ l}\text{ə}$	ɕha re	sog le	锯子

上列羌语词根韵母的主要元音都是卷舌元音。藏文词根声母都含  $r$



或 l, r 或 l 有的单独做声母, 有的做复辅音声母的后置辅音, 有的做复辅音声母的前置辅音, sog le “锯子” 前音节韵尾 g 与后音节声母 l 连读时也像是二合复辅音。嘉戎语和道孚语相应的词根大部分声母也含 r 或 l。这说明羌语的卷舌元音可能由声母中的 \*r ~ \*l 转化而来。

尔苏语有 7 个卷舌元音, 从尔苏语与道孚语、却域语、藏文同源词根的比较中可以看出, 尔苏语的卷舌元音也是来自古声母中 \*r 或 \*l 的转化。例如:

尔苏	道孚	却域	藏文
pe <sup>35</sup>	(mdz <sub>ɛ</sub> )mdz <sub>ə</sub>	mdz <sub>ɿ</sub> <sup>13</sup> (ri <sup>55</sup> )	nbru 粮食
(tsɿ <sup>11</sup> )ba <sup>35</sup>		ptʂe <sup>13</sup> (牛皮绳)	nbreŋ 麻绳 (牛皮绳)
kə <sup>11</sup>	skrə	tʂhi <sup>55</sup> (kpe <sup>55</sup> )	mkhris(pa) 胆
kə <sup>35</sup>	zgre		(罗睺星)sgra(gtʂan) 星
(de <sup>11</sup> )gu <sup>35</sup>	ɣro ɣro	ru <sup>13</sup> ru <sup>33</sup>	干的
gy <sup>35</sup>	krə kra	tʂy <sup>55</sup>	rgjud 筋
mu <sup>35</sup>	lɳi	(m <sub>ə</sub> <sup>55</sup> )rme <sup>55</sup>	尸体
(ne <sup>11</sup> )gi <sup>35</sup>	(nə)ɳle	lue <sup>13</sup> le <sup>55</sup>	log(pa) (墙)倒

以上道孚语、却域语、藏文与尔苏语对应的同源词根的声母有的未含 r 或 l 音素, 但从本节 (二) 嘉戎语所述声母音变模式来看, 它们的古声母也是含有 \*r 或 \*l 的, 如道孚语、却域语“粮食”词根声母中的 dz<sub>ɛ</sub> 可能来自 \*br。

纳木义语因材料不多无法举出较多的例子, 但仅从能见到的少数例词也能窥见它的卷舌元音的来源与羌语、尔苏语有类似的情形。例如 pe<sup>35</sup> “跳”与却域语的 (tsi<sup>55</sup>) bre<sup>55</sup> “跳”有对应关系, phʂə<sup>35</sup> “藏人”与普米语的 phz<sub>ɿ</sub>ĩ<sup>55</sup> mi<sup>55</sup> “藏人”有对应关系。普米语 phz<sub>ɿ</sub>ĩ<sup>55</sup> 是“白”的意思, phz<sub>ɿ</sub>ĩ<sup>55</sup> mi<sup>55</sup> 的本义是“白人”, 羌语“白”也是 ph<sub>ɳ</sub>ɳ, 道孚语的“白”是 phru phru, 声母都含卷舌音 r ~ z<sub>ɿ</sub> ~ ɳ。

羌语声母中的卷舌流音影响韵母元音的卷舌化不仅表现在历时音变中, 还表现在共时音变中, 说明这一演变过程尚未结束。例如动词词根第一音节声母如为卷舌浊擦音 z<sub>ɿ</sub> ~ ɳ, 当动词加前缀后该音节弱化时, z<sub>ɿ</sub> ~ ɳ 便会失去声母地位而成为使前缀元音变为卷舌元音的因素, z<sub>ɿ</sub> ~ ɳ 后面的

元音也同时消失。如：

ɲɿɿɛ	摇摆	dɛ + ɲɿ ɿɿɛ > dɛ <sup>ɿ</sup> ɿɿɛ	已摇摆
z <sub>ɿ</sub> ək	取	da + z <sub>ɿ</sub> ək > da <sup>ɿ</sup> k	已取
ɿɿɛ	打场	ɛ + ɿɿɛ > ɛ <sup>ɿ</sup>	已打场
ɿɿɛqɛ	剥	ɛ + ɿɿɛ qɛ > ɛ <sup>ɿ</sup> qɛ	已剥

### (七) 木雅语紧元音的由来

木雅语和纳木义语有松紧元音对立现象。松紧元音对立在彝语支语言中较普遍，在羌语支语言里则因为少而特殊。纳木义语的紧元音不多，由于材料少，暂时还看不清其由来。木雅语共有9个紧元音，有6个与松元音对立：i、i<sup>ɿ</sup>；e、e<sup>ɿ</sup>；ø、ø<sup>ɿ</sup>；æ、a；ə、ə<sup>ɿ</sup>；ɐ、ɐ<sup>ɿ</sup>，另外还有ɑ、o、ō。ɑ和o虽然从发音特征上看与松元音是一类，但从来源上看，应属于紧元音一类，因为在构词和构形时，ɑ总是同紧元音和谐配套，o也大多跟紧元音和谐配套，在借词中可与松元音和谐配套，这两个元音可能过去都是紧元音，后来松化了。

木雅语紧元音的出现大致有三种情况：(1) 出现在小舌音声母后，小舌音声母后面的元音都读紧元音，几乎没有例外；(2) 出现在词根的小舌音以外的单辅音声母后；(3) 出现在前缀中。下面分别讨论其由来。

1. 先讨论第二种紧元音的出现，单从共时角度看不出有什么条件，但将这一类词根与同语支有复辅音声母的语言和藏文作比较时，则可看出，凡是木雅语的紧元音音节，其声母大多与其他语言的复辅音声母相对应。

上列各组同源词根至少有一个语言的声母是复辅音。有些语言的声母虽是单辅音，也可看出是同组复辅音声母音素脱落或融合或换位的结果，它们的古声母都可能是复辅音。木雅语声母与那些复辅音声母比较，大多是脱落前一个辅音。这说明木雅语的紧元音与古复辅音声母有关，它的产生是古复辅音声母中某个辅音音素脱落而导致的。古复辅音声母中某个音素脱落前可能经过变为喉塞音阶段。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的甘德话次浊基本辅音前面的喉塞音ʔ即由古藏语不同的前置辅音演变而来，如ʔɲu < dɲul “银”、ʔa < m̥a “鼓”、ʔɲa < l̥ɲa “五”、ʔleʔ < klag “雕”，

木雅	道孚	嘉戎	却域	羌	藏文	
le <sup>33</sup> (nə <sup>53</sup> )	ɬə(ɬnə)	tsəla	slə <sup>55</sup> (mnə <sup>33</sup> )		sla(ba)*	月亮
pə <sup>24</sup>	spə	(ta)spu	spunə <sup>55</sup>	ʂpə(sa)		脓
tə <sup>33</sup> tə <sup>53</sup>	dz <sub>l</sub> oŋ dz <sub>l</sub> oŋ	(ka)sto	sto <sup>55</sup> sto <sup>33</sup>		sroŋ(po)	直
nə <sup>53</sup>	znə	(ka)nos			nus	敢
tse <sup>53</sup>	ʂtse	(kə)rtshəs	tso <sup>55</sup>			鹿
tshə <sup>53</sup>	ʂtshe	(tə)rtshos		tshuə		肺
ta <sup>24</sup>	tœ	(ta)rti	(pho <sup>55</sup> )tu <sup>55</sup>	ta(wa)		帽子
tshuə <sup>53</sup>	xlœhə		tshl <sup>55</sup>	tshə(ma)	tsher(ma)	刺儿
(to <sup>55</sup> )so <sup>33</sup>	fsi	(ka)phjɛ	(lɔ <sup>55</sup> )psu <sup>55</sup>	suə		磨(刀)
(na <sup>33</sup> )sə <sup>53</sup>	χsə	(kə)sik		qhɕəχsə		弄紧
zə <sup>53</sup>	ʎzi	(tə)ktsa				鞋
rə <sup>53</sup>	ʎtʂə	(kə)wdi	bʂl <sup>13</sup>	gzə	bzi	四
tʂhə <sup>53</sup>	qrə(mbə)	(tə)ru	tʂhl <sup>55</sup> (mbə <sup>55</sup> )	ɬəχ	rwa*	(兽)角
~ tʂhə <sup>55</sup> (mbə <sup>53</sup> )						

?la < gla “工钱”、?jə < g-ju “松耳石”等<sup>①</sup>。喉塞音发音时喉头肌肉紧张持续到发元音阶段，容易导致松元音变为紧元音。彝语支语言的紧元音来自于古辅音韵尾的转化（见第五章第一节二〈二〉），木雅语的紧元音则来自另一头，来自古复辅音声母中前一个音素的转化。

木雅语也有一些松元音韵母音节对应于其他语言复辅音声母音节词根，其中有一部分是藏语借词。可能从藏语借入时，被借的那个藏语方言的声母已由复辅音变为单辅音了。

木雅	藏语（康定）	藏文	
lə <sup>53</sup>	lə <sup>53</sup>	glu	山歌
læ <sup>53</sup>	ɬa <sup>53</sup>	lha	菩萨
gə <sup>24</sup>	ga <sup>13</sup> bə <sup>53</sup>	sgam	箱子

2. 现在回过头来讨论木雅语小舌音声母后的元音为什么都是紧元音的问题。这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条件变音，一种如上面的原因一样，

<sup>①</sup> 张济川：《藏语拉萨话声调分化的条件》，载《民族语文》1981，3。



小舌音声母过去都是复辅音。通过与其他语言同源词根的比较，可以看到，这些小舌音声母大部分与其他语言的复辅音声母相对应。例如：

木雅	道孚	嘉戎	却域	藏文	
nu ə <sup>24</sup> (phə <sup>55</sup> la <sup>33</sup> )	rŋə	(tə)mŋa	ʃŋi <sup>55</sup>		膝盖
ku ə <sup>53</sup>	κjə		κzə <sup>53</sup>		鱼
q ə <sup>24</sup>	ʒe	κlə <sup>53</sup>	lu <sup>55</sup>	gro	麦子
NGua <sup>33</sup> NGua <sup>53</sup>	rgirgi	(kə)rko	qʷ <sup>55</sup> qʷ <sup>33</sup>	nkhregs(po)	硬
κ ə <sup>24</sup> (na <sup>33</sup> )κo <sup>53</sup>	κa	kam	κa <sup>13</sup>	sgo	门
κa <sup>33</sup> κa <sup>53</sup>	rve	(ka)rtʃi	tʃl <sup>13</sup> tʃo <sup>55</sup>	nkhru	洗
	(ga)ʃka	(kə)səkhe	(qa <sup>55</sup> )rka <sup>55</sup>	dkafi(ba)	难

但是，也有少数同源词根的古声母可能是单辅音，例如“针”，木雅语是 κ ə<sup>53</sup>，其他语言分别是：道孚 κav、嘉戎 (ta) kap、却域 qha<sup>55</sup>、羌 χe、普米 qho<sup>55</sup>、尔苏 ga<sup>11</sup>、藏文 khab。张琨在《汉藏语系的“针”字》<sup>①</sup>一文中列举了 20 来种藏缅语言的“针”字，除雷布查语外，其声母都是单辅音（雷布查语的 rjüm 恐怕不能算同源词，因为绝大部分藏缅语“针”的韵尾都是双唇塞音或双唇塞音弱化后的 w 或喉塞音，而雷布查语却是双唇鼻音，这是一。其二，rj 与小舌塞音或舌面后塞音的对应只此一例，没有其他辅证），张琨尽管为侗台语和苗瑶语“针”的原始声母构拟了 \*sk 这样的复辅音，但也找不到充分依据给原始藏缅语的“针”字构拟一个复辅音声母。因此，在没有更多材料证明的情况下，我们认为，原始藏缅语“针”的声母是单辅音的可能性更大。这样，紧元音前面的古声母便可能有单小舌音。因而，决定木雅语小舌音声母后面都是紧元音的主要因素可能是条件变音，即紧元音是受小舌音影响产生的，因为发小舌音时舌根尽量往后缩，带动了口腔肌肉和喉头紧张，这种紧张持续到发元音阶段，致使元音紧化。

① 《汉藏语系语言学论文选译》，1980。

3. 前缀中紧元音的出现又当别论, 前缀声母既有小舌音, 也有非小舌音, 其韵母元音的松紧受木雅语松紧元音和谐律的制约, 即词根元音是松元音时, 前缀元音也是松元音; 词根元音是紧元音时, 前缀元音也是紧元音。例如:

$ne^{33}phe^{53}$	失败	$ni^{33}phe^{53}$	击败
$na^{33}r_{\underline{e}}^{53}$	转动	$ne^{33}r_{\underline{e}}^{53}$	使转动

词根  $phe^{53}$  的韵母是松元音, 前缀  $ne^{33}$  和  $ni^{33}$  的韵母也是松元音; 词根  $r_{\underline{e}}^{53}$  的韵母是紧元音, 前缀  $na^{33}$ 、 $ne^{33}$  的韵母也是紧元音。

### (八) 元音和谐律的松散趋势

羌语支语言在元音和谐方面有三种类型: (1) 在构形中有严整的元音和谐规律, 构词中只有局部元音和谐; (2) 元音和谐只表现在构形中, 已不够严整或很不严整; (3) 无元音和谐现象。

1. 属于第一类的有羌语和木雅语。羌语多音节词的各音节主要元音之间存在着唇形(圆、展)和谐与舌位(前、后)和谐现象, 因而表示同一种意义的词头或前缀往往因须与词根元音和谐而有几种不同的形式。例如:

趋 向 前 缀 形 式	趋 向 前 缀 意 义	前 缀 + 根 词		
		$ph\lambda$ 抓	$\epsilon t\epsilon$ 推	$qhu^1$ 打枪
$t(\underline{a}, \underline{\epsilon}, u)$	向上方	$t\epsilon\phi\lambda$	$te \epsilon t\epsilon$	$tu qhu^1$
$(a, \underline{\epsilon}, o)$	向下方	$a\phi\lambda$	$\epsilon \epsilon t\epsilon$	$o qhu^1$
$\eta(\underline{a}, \underline{\epsilon}, u)$	向上游方	$\eta\epsilon\phi\lambda$	$\eta\epsilon \epsilon t\epsilon$	$\eta u qhu^1$
$s(\underline{a}, \underline{\epsilon}, u)$	向下游方	$s\epsilon\phi\lambda$	$se \epsilon t\epsilon$	$su qhu^1$
$k(\underline{a}, \underline{\epsilon}, u)$	向里方	$k\epsilon\phi\lambda$	$ke \epsilon t\epsilon$	$ku qhu^1$
$h(a, \underline{\epsilon}, o)$	向外方	$ha\phi\lambda$	$he \epsilon t\epsilon$	$ho qhu^1$
$dz(\underline{a}, \underline{\epsilon}, u)$	向向心方	$dz\epsilon\phi\lambda$	$dze \epsilon t\epsilon$	$dzu qhu^1$
$th(a, \underline{\epsilon}, o)$	向离心方	$tha\phi\lambda$	$the \epsilon t\epsilon$	$tho qhu^1$

从上例可以看到，每个趋向前缀都有三种形式：词根元音为圆唇元音的，前缀元音为圆唇的 u 和 o；词根元音为展唇元音的又按舌位前后的不同，前缀元音分别为 ε 和 ə~a，ε 与前元音和谐，ə~a 与后元音和谐。如果在动词词根前加其他前缀，前缀的元音也按此规律变换。下例是在动词词根前加表示未来否定、禁止、过去、过去否定、未来重复、强调过去否定等意义的前缀，不论是单个前缀或是几个前缀叠加在同一个词根前时，各音节元音都呈现和谐状态：

ta	戴	phie	种	tshu tshu	摘
ma-ta	不戴	mε-φie	不种	mo-tshu	不摘
tεa-ta	别戴	tεε-φie	别种	tεu-tshu	别摘
a-ta	已戴	kε-φie	已种	tu-tshu	已摘
a-ma-ta	没戴	kε-mε-φie	没种	tu-mo-tshu	没摘
a-tεa-ta	再戴	kε-tεε-φie	再种	tu-tεu-tshu	再摘
a-ma-tεa-ta		kε-mε-tεε-φie		tu-mo-tεu-tshu	
还没有戴		还没有种		还没有摘	

上述方式的元音和谐还表现在数词和量词的连读上，同一数词的元音随量词的元音不同而不同。例如：

ra	根	zε	条	ʂpu	群
a ra	一根	ε zε	一条	o ʂpu	一群
khsə ra	三根	khse zε	三条	khsu ʂpu	三群
gzə ra	四根	gzεze	四条	gzuʂpu	四群

由于汉语借词和藏语借词的大量进入，构词上元音和谐已不太严整。但在一些固有词中仍可看出同一语素因与其他语素元音和谐而有不同的形式，如复合数词 ho dzu “十”、hε tʃε “十一”、ha nə “十二”等的词头和表亲属称谓的名词 a tsa: “姑父”、a kua “舅父”、ε pie “伯父”、ε mie “伯母”、o pu “叔父”、o wu “祖母”等的词头。

木雅语的元音和谐则不是表现在唇形和舌位上，而是表现在松紧上。动词构形时，前缀元音与词根元音松紧须一致。例如下面两组例词，表明动词趋向前缀元音与词根主要元音的松紧和谐：



tə <sup>33</sup> -tɕue <sup>53</sup> ri <sup>33</sup>	向上看	tə <sup>55</sup> -tɕua <sup>33</sup>	抬上去
nə <sup>33</sup> -tɕue <sup>53</sup> ri <sup>33</sup>	向下看	na <sup>33</sup> -tɕua <sup>33</sup>	抬下去
ɣə <sup>33</sup> -tɕue <sup>53</sup> ri <sup>33</sup>	向上游方看	ɤə <sup>35</sup> -tɕua <sup>33</sup>	往里抬
ɦə <sup>33</sup> -tɕue <sup>53</sup> ri <sup>33</sup>	向下游方看	ɦa <sup>35</sup> -tɕua <sup>33</sup>	往外抬
thə <sup>55</sup> -tɕue <sup>53</sup> ri <sup>33</sup>	向那边看	tha <sup>33</sup> -tɕua <sup>55</sup>	抬过去
ŋə <sup>33</sup> -tɕue <sup>53</sup> ri <sup>33</sup>	向这边看	ŋə <sup>53</sup> -tɕua <sup>33</sup>	抬过来

木雅语数词与量词连用时，表示“一”的数词也因与量词元音和谐而有 tɕ、ta、ta 三种形式，tɕ 用于韵母是松元音的量词前，ta 和 ta 用于韵母是紧元音的量词前。例如：

tɕ <sup>33</sup> zæ <sup>53</sup>	一条	tɕ <sup>33</sup> tshe <sup>53</sup>	一群	tɕ <sup>55</sup> ndu <sup>53</sup>	一滴
ta <sup>33</sup> tsa <sup>53</sup>	一层（楼）	ta <sup>33</sup> lɛ <sup>53</sup>	一半	ta <sup>33</sup> ko <sup>53</sup>	一拃
ta <sup>33</sup> ɤua <sup>53</sup>	一把（米）	ta <sup>33</sup> nɛ <sup>53</sup>	一升	ta <sup>33</sup> ra <sup>53</sup>	一次

木雅语在词中出现的松元音比紧元音多得多。在多音节词中，松紧和谐已不严格，如 qɛ<sup>33</sup>βɛ<sup>53</sup>“面粉”、ndɛ<sup>33</sup>rɛ<sup>55</sup>“腰带”、ɤuɛ<sup>55</sup>mi<sup>53</sup>“小伙子”、ɤɛ<sup>53</sup>lɛ<sup>33</sup>“脑袋”等词，前音节的主要元音是紧元音，后音节是松元音。

2. 属于第二种类型的有扎坝、贵琼、普米、尔苏、道孚、却域、嘉戎等语言。这一类语言局部保留了一些和谐现象，不像第一种类型那样严整、广泛。如扎坝语动词趋向前缀和否定式前缀的元音在大多数情况下与词根元音呈现唇形（圆、展）和谐现象。例如：

ko <sup>55</sup> -mo <sup>55</sup> -tɕo <sup>33</sup>	没缝	kə <sup>55</sup> -mə <sup>55</sup> -mi <sup>33</sup>	没睡
ŋo <sup>55</sup> -mo <sup>55</sup> -ty <sup>33</sup>	没创	ŋə <sup>55</sup> -mə <sup>55</sup> -pha <sup>33</sup>	没揭开
o <sup>55</sup> -mo <sup>55</sup> -tsho <sup>55</sup>	没举	ʌ <sup>55</sup> -mə <sup>55</sup> -zɪ <sup>33</sup>	没磨（刀）
to <sup>55</sup> -mo <sup>55</sup> -pu <sup>33</sup>	没搬	tə <sup>33</sup> -mə <sup>55</sup> -lə <sup>33</sup>	没释放

但数词与量词连读时只有一种形式，不像羌语和木雅语那样须与量词元音和谐，如 tɕ<sup>55</sup>xtu<sup>33</sup>“一条”、tɕ<sup>55</sup>pa<sup>53</sup>“一张”、tɕ<sup>55</sup>tɕy<sup>53</sup>“一根”、tɕ<sup>55</sup>tɕho<sup>53</sup>“一碗”。表亲属称谓的名词词头也不因词根元音不同而变换元音，如 a<sup>33</sup>po<sup>55</sup>“爷爷”、a<sup>55</sup>me<sup>55</sup>“奶奶”、a<sup>33</sup>khu<sup>55</sup>“叔叔”、a<sup>55</sup>sia<sup>55</sup>

“姨母”等。

贵琼（前溪）语动词的趋向前缀只有一种形式，前缀元音不与词根元音和谐。动词的否定式和禁止式前缀有几种形式，与动词词根元音虽非严格的和谐，但其配合是有定的。例如：

me <sup>33</sup> -su <sup>53</sup>	没算	me <sup>35</sup> -pi <sup>53</sup>	没做	the <sup>55</sup> -pi <sup>53</sup>	别做
mɐ <sup>33</sup> -ndzɐ <sup>53</sup>	没看	mɐ <sup>33</sup> -mɛ <sup>35</sup>	没吹	the <sup>33</sup> -mɛ <sup>53</sup>	别吹
ma <sup>33</sup> -tʂa <sup>53</sup>	没安装	ma <sup>33</sup> -xɔ <sup>53</sup>	没抓	tha <sup>33</sup> -tɕho <sup>53</sup>	别坐
mɐ <sup>33</sup> -tɕhu <sup>53</sup>	没放	mɐ <sup>33</sup> -kɐ <sup>53</sup>	没吃	the <sup>33</sup> -kɐ <sup>53</sup>	别吃

数词“一”与量词连读时也呈现类似的配合情况：

te <sup>33</sup> pi <sup>53</sup>	一个(人)	te <sup>33</sup> tʂɿ <sup>55</sup>	一拃	te <sup>33</sup> tɕe <sup>53</sup>	一元
tə <sup>33</sup> thə <sup>53</sup>	一本	tə <sup>33</sup> mu <sup>53</sup>	一堆	tə <sup>55</sup> tɕū <sup>53</sup>	一升
ta <sup>33</sup> kha <sup>53</sup>	一条	ta <sup>33</sup> tɕho <sup>53</sup>	一把	ta <sup>33</sup> ɕɔ <sup>53</sup>	一双(鞋)
tə <sup>33</sup> phe <sup>53</sup>	一块	tə <sup>33</sup> zū <sup>53</sup>	一对	tə <sup>33</sup> zɛ <sup>53</sup>	一方(布)

前后音节元音的配合大致如下：

第一音节元音	第二音节元音
e	i、ɿ、e、ɛ、ē、ē̄、ɿ (ɿ)
ə	ə、u、ū
ɐ	ɐ、ɛ
a	a、o、ɔ、ō、ō̄
ɐ	ɐ、ɛ、ū
ə	ə、ɛ

这是一种趋于松散的唇形圆展和舌位高低和谐。这种情况的出现大概同某些词根元音的音变有关，例如 ta<sup>33</sup>ɕɔ<sup>53</sup>“一双(鞋)”中的 ɕɔ<sup>53</sup>，其元音 ɔ 可能是 \*am 的变音，ɕɔ<sup>53</sup>可能与藏文 lham“鞋”有关系，lham 在现代藏语方言里有念 ɕɔ 的；ma<sup>33</sup>nɔ<sup>53</sup>“没想”中的 nɔ<sup>55</sup>，可能与藏文 snag“想”有关系，snag 在现代藏语方言里有念成 nɔ 的。由于词根元音起了变化，前缀或前加语素元音仍按习惯念法未起变化，致使前后音节的元音由和谐变为不和谐。

羌语支多数语言都像贵琼（前溪）语这样，在某些词头或前缀上保

留了过去元音和谐时的不同形式，但它们并不都同现代的词根元音和谐，各音节元音的配合是不规则的。如普米语有  $tu \sim ta \sim t\bar{a}$ （向上）、 $n\bar{a} \sim na \sim na$ （向下）、 $x\bar{e} \sim xa \sim xa$ （向外）、 $kh\bar{u} \sim kha \sim kh\bar{a}$ （向里）、 $th\bar{a} \sim tha \sim tha$ （离心）、 $du$ （向心）等趋向前缀，除  $du$  外，每个前缀的元音都有三种形式，但这些前缀所加词根的元音几乎是任意的。再如道孚语动词有五种趋向前缀，这些趋向前缀的元音已没有变化，但形容词词头尚保留了不同的元音形式。如：

ge-	ge c̣he	大的	ge m̄thu	高的	ge d̄zi	长的
	ge lo	宽的	ge nav	深的	ge ɣre	多的
ga-	ga ɣ̄ba	厚的	ga s̄pa	苦的	ga t̄sha	聪明的
	ga ŋa	黑的				
ga-	ga ɤma	低的	ga c̄ca	热闹的	ga ɣde	平的
	ga ɤje	肥的				

从这些例词可以看出， $ga$  只加在元音为  $a$  的词根前面，其余两个词头配合的词根元音是多种多样的，这种似有和谐而又不严格和谐的现象，反映了历史上可能有过元音普遍和谐的阶段。

嘉戎语标志名词词性的词头有  $t\bar{a}$ 、 $ta$ 、 $t\bar{e}$  三个，这些词头元音和词根元音之间看不出任何和谐规律，几乎每种词头都可以加在有任何一个元音的词根之前。动词词头也有  $k\bar{a}$ 、 $ka$ 、 $k\bar{e}$  三个， $k\bar{a}$  多用于自动动词词根前， $ka \sim k\bar{e}$  多用于他动词前， $ka$  和  $k\bar{e}$  并非因与词根元音之间有什么和谐而区分。这些表示同一种语法意义但元音不同的词头，恐怕都是历史上元音和谐留下来的痕迹。

从这些现象可以推测，羌语支大部分语言元音和谐规律的破坏是从词根元音的变化开始的。通常认为语言三要素中语法带有较大的稳定性，属于语法形式的词头或前缀的元音也带有较大的惰性，因此，有的因历史上和谐形成的区别特征一直保留到现在。

3. 属于第三类的有史兴语和纳木义语。它们的前缀或词头的元音一律不变。如纳木义语，不论动词词根韵母是什么元音，其否定式前缀一律用  $ma^{55}$ ，禁止式前缀一律用  $tha^{55}$ ，趋向前缀  $lo^{33}$ 、 $mi^{33}$ 、 $t\bar{c}hi^{33}$  等的元音也不变化。但就是在这类语言中依然可以找到历史上元音和谐的少量遗迹。如纳木义语  $\epsilon^{55}ji^{55}$  “祖母”、 $\epsilon^{55}de^{33}$  “父亲”、 $\epsilon^{55}ne^{55}$  “母亲”、 $a^{55}yo^{55}$  “伯父”、 $a^{55}po^{33}$  “哥哥”、 $a^{33}tsl^{55}$  “叔父” 等表示亲属称谓的名



词词头  $\epsilon^{55}$  和  $a^{55}$  ( $\sim a^{33}$ ) 的区别可能也是历史上元音和谐形成的。

总之，从羌语支少数语言构形中存在着严整的元音和谐规律和多数语言局部呈现不严整的元音和谐现象，可以推断羌语支语言在某一历史发展阶段可能有过严整的元音和谐规律，随着语言借贷成分的增多，语音自身的演变，多数语言的元音和谐正朝着松散的方向发展，有的已基本破坏。

### (九) 声调产生的因素和条件探讨

羌语支语言有的没有声调，有的只有两个声调（如甘洛尔苏语、兰坪普米语），一般有 3 至 4 个声调，多数语言靠声调对立区别意义的词不太多，都有某些声调不太稳定，这些现象表明声调是后起的。

从本节一“各语言音节构成成分统计表”上的数字可以看出，声调的有无同复辅音声母和辅音韵尾的多寡密切相关。没有声调的道孚语、嘉戎语复辅音声母数都在 200 以上，羌（峨口）语也没有声调，虽然它的复辅音声母数还不及有声调的却域语和扎坝语多，但它的辅音韵尾数比其他语言多得多。有声调语言的复辅音数相对要少些，有的少得多，除却域语外，都没有辅音韵尾。在有声调的语言中，却域语比较特殊，它的复辅音声母数比较多，还有一个辅音韵尾，这个情况与无声调的语言相近似。但却域语声调作用是不及其他有声调语言的，在 2000 来个常用词中，靠声调对立区别词义的只有 50 来对，这说明它的声调正处在萌发阶段。

羌语支语言声调产生的因素看来跟藏语很相像。藏语卫藏和康方言声调的产生，主要是自身声母和辅音韵尾大量简化的结果。<sup>①</sup> 从羌语支语言音节组成成分的分析中推论，羌语支多数语言也是由于复辅音声母的大量简化，辅音韵尾的脱落，从而使得语音系统中区别手段大大减少，声调作为语音上的一种补偿手段而产生。

分析羌语支语言声调分化的条件是一个比较复杂和困难的问题，因为羌语支原始语声韵母尚未构拟。这里选取了 80 来个在很大程度上可认为是同源词的单音节词根（其中有许多通常被看做藏缅语族的同源词根），将单音节词根只有高低两个声调对立的普米、却域、扎坝、木雅

<sup>①</sup> 胡坦《藏语（拉萨话）声调研究》，《民族语文》，1980，1。

等4种语言跟保留复辅音声母与辅音韵尾较多的道孚、嘉戎、羌等语言和藏文作比较，看看能否借助于这些无声调语言的声母和韵尾，找出前4种语言高低调分化的条件。这80来个单音节同源词根分成6个类型，各选一些例字列表如下：

(1)	血	山羊	柴	铁		
藏文		tsher*	ciŋ			
道孚	se	tshe	(mə)si			
嘉戎	(ta)fi	tʃhət	ʃɛ	ʃam		
羌	sa	tshe	sə	su: <sup>1</sup> (mu)		
却域	sɿ <sup>55</sup>	tshe <sup>55</sup>	se <sup>55</sup>	ɕo <sup>55</sup>		
扎坝	ɕhʌ <sup>13</sup>	tɕhe <sup>13</sup>	she <sup>13</sup>	ɕi <sup>55</sup>		
普米	sei <sup>35</sup>	tshɿ <sup>55</sup>	sē <sup>55</sup>	ɕē <sup>55</sup>		
木雅	sa <sup>53</sup>	tshə <sup>53</sup>	tshə <sup>33</sup> (rə <sup>53</sup> )	ɕe <sup>53</sup>		
(2)	牙	胆	脓	关节	肺	三
藏文	so	mkhris(pa)		tshigs		gsum
道孚	ɕə	skrə	spə	ʃtsho	ʃtshe	xsu
嘉戎	(tə)swa	(təmdzə)kri	(ta)spu	tshək	(tə)rtshos	(kə)sam
羌	ʃuə	xtʃə	spə(sa)	saɣ	tshuə	khsə
却域	ski <sup>55</sup>	tʃhi <sup>55</sup> (kpe <sup>55</sup> )	spuə <sup>55</sup>	tsɿ <sup>55</sup>		so <sup>55</sup>
扎坝	ʃu <sup>13</sup>	ʃtʃʌ <sup>13</sup>	fʌ <sup>13</sup>	tshɿ <sup>55</sup>	tse <sup>55</sup> (pe <sup>55</sup> )	sɿ <sup>55</sup>
普米	xui <sup>55</sup>	tʃɿ <sup>35</sup>	pu <sup>55</sup>	tsei <sup>35</sup>	tshu <sup>55</sup>	sũ <sup>11</sup> (lĩ <sup>55</sup> )
木雅	xuə <sup>24</sup>	tʃə <sup>53</sup>	pə <sup>24</sup>	tshi <sup>53</sup>	tshə <sup>53</sup>	so <sup>53</sup>
(3)	儿子	肝	毒			
藏文			dug			
道孚	zi	si	du			
嘉戎	(tə)tsa		tək			
羌	tʃɿ	səɣa	duə			
却域	zi <sup>13</sup>	ze <sup>13</sup>	tu <sup>55</sup>			
扎坝	zɿ <sup>13</sup>	sei <sup>13</sup>	tu <sup>33</sup>			
普米	tsə <sup>35</sup>	tsuə <sup>35</sup>	du <sup>35</sup>			
木雅	tɕue <sup>24</sup>	zə <sup>53</sup>	tu <sup>24</sup>			

(4)	门	云	九	爱	(5)	你	酥油
藏文	sgo		dgu	dgafi		mar	
道孚	ka	zdo	ngə	rga	ɲi	maja	
嘉戎	kam	zdem	(kə)ngu	(kana)ŋa	no	(ta)mar	
羌	dzuə	zdam	zguə		jama		
却域	ka <sup>13</sup>	ɕte <sup>55</sup>	ku <sup>55</sup>	rgo <sup>13</sup>	ɲe <sup>13</sup>	muə <sup>55</sup>	
扎坝	ngi <sup>13</sup>	ʂtei <sup>13</sup>	ngɿ <sup>13</sup>	ga <sup>53</sup>	no <sup>53</sup>	mi <sup>33</sup> lo <sup>55</sup>	
普米	kā <sup>35</sup>	dē <sup>35</sup>	gw <sup>11</sup> lī <sup>55</sup>	ga <sup>35</sup>	ɲu <sup>35</sup>	mo <sup>35</sup>	
木雅	ka <sup>24</sup>	ndə <sup>33</sup> (re <sup>55</sup> )	nguə <sup>53</sup>	gæ <sup>33</sup> gæ <sup>55</sup>	næ <sup>53</sup>	va <sup>53</sup>	
(6)	眼睛	名字	菌子	七	二		
藏文	dmjig ~ gmjig *	* mjiŋ	* mogro		gn̄is		
道孚	mo	mɲoŋ	lmo	zɲe	ɣɲe		
嘉戎	(tə)mɲak	(tə)rme	(mdzə)rnu	(kə)ɲəs	(kə)nes		
羌	mij	zɲmə	muy	ɕtɕə	jə		
却域	mɲe <sup>55</sup>	rmī <sup>55</sup>	lmw <sup>55</sup> ~ ruw <sup>55</sup>	sna <sup>55</sup>	ɲi		
扎坝	ɲa <sup>53</sup>	mē <sup>13</sup>	mɿ <sup>13</sup>	ʂɲe <sup>53</sup> ~ ɲe <sup>53</sup>	ne <sup>13</sup>		
普米	ɲə <sup>35</sup>	mā <sup>35</sup>	mȳ <sup>35</sup>	ɲu <sup>55</sup> (lī <sup>35</sup> )	ɲu <sup>11</sup> (lī <sup>55</sup> )		
木雅	mi <sup>53</sup>	mi <sup>53</sup>	mi <sup>33</sup> (tɕa <sup>55</sup> )	ɲuə <sup>53</sup>	nə <sup>53</sup>		

从羌语支语言复辅音声母简化,浊音清化的总趋势来看,以上例字的古声母可能有6种类型:(1)组为清单辅音。(2)组为以清辅音为基本辅音的复辅音。(3)组为浊单辅音。(4)组为以浊辅音为基本辅音的复辅音。(5)组为单鼻音。(6)组为以鼻音为基本辅音的复辅音。从辅音韵尾的消失趋势来推测,(1)组的“山羊”、“柴”、“铁”,(2)组的“关节”、“肺”、“三”,(3)组的“毒”,(4)组的“门”、“云”,(5)组的“酥油”,(6)组的“眼睛”、“名字”、“菌子”、“七”、“二”等字可能各语言都曾有过辅音韵尾。

却域语(1)至(4)组例字高低调的分化,似乎不以古声母的清浊划界,而是以今声母的清浊划界,是“清高浊低”。这也反映了这些例字以外的大部分单音节词根的声调分化情况。但还有与此相反的情况,还有一些单音节词根是“清低浊高”。有一些“清低”的词根,通过与藏文(加括弧表示)比较,可推测其古声母中的基本辅音可能是浊的,如:peo<sup>13</sup>“北”



(bjaŋ)、pɕe<sup>13</sup>“小孩”(bjis pa)、tɕo<sup>13</sup>“墙”(gjaŋ)、tɕi<sup>13</sup>“骡子”(drel)、tɕi<sup>13</sup>“卷”(dril)、tɕe<sup>13</sup>“想起”(dran)、spa<sup>13</sup>“青蛙”(sbal pa)、ptɕe<sup>13</sup>“牛皮绳”(nbreŋ)、pɕe<sup>13</sup>“八”(brgjad)、ɕty<sup>13</sup>“打、春”(rduŋ)等。但另一些“清低”的词根,现在还无法判断其古声母是清还是浊,如 tɕha<sup>13</sup>“街”、tɕe<sup>13</sup>“这”、qhi<sup>13</sup>“砍”、tɕo<sup>13</sup>“喂”、stɕe<sup>13</sup>“雹子”、ske<sup>13</sup>“炭”、pse<sup>13</sup>“父亲”、ptɕe<sup>13</sup>“同伴”等。这一类词根有些看来与藏文同源,藏文复辅音声母中的基本辅音还是清的,如 sy<sup>13</sup>“养(鸡)”(gso)、ptso<sup>13</sup>“挤”(btsir)等。“浊高”的词根也有一些与藏文同源,藏文声母中的基本辅音有清也有浊,如 rka<sup>55</sup>“累”(dkafi)、bra<sup>55</sup>“母牦牛”(nbri)、ku<sup>55</sup>“完成”(grub)、kzo<sup>55</sup>“凿子”(gzon)、kji<sup>55</sup>“弓”(gzu)、kja<sup>55</sup>“公牦牛”(g-jag)等,此外还有古声母清浊不明的 vi<sup>55</sup>“当(兵)”、le<sup>55</sup>“田地”、ble<sup>55</sup>“种植”、rli<sup>55</sup>“獐子”等。(5)(6)两组高低调的分化条件与藏语拉萨话相同,在拉萨话里,藏文声母为单鼻音的都读低调,藏文声母为带前置辅音的鼻音的都读高调,却域语属于(5)组类型的(即古声母可能是单鼻音的)大部分读低调,个别的如 muə<sup>55</sup>“酥油”读高调,属于(6)组类型的(即古声母可能是以鼻音为基本辅音的复辅音)都读高调。总起来看,却域语鼻音声母字声调的高低与古声母的单复有关,非鼻音声母字声调的高低大部分与古声母的清浊有关。多数按照“清高浊低”的原则分化。古浊声母现已清化了的字一部分念高调,一部分念低调,念低调的较多,这反映了却域语高低调的分化发生在浊音声母刚刚开始清化的阶段中,一部分声母先清化了的字读高调,一部分声母尚未清化的字读低调,这一部分字的声母是在声调分化后才清化的。另外,还有些“清低”字和“浊高”字,其古声母是清是浊还须深入研究。

普米语高低调的分化情况与却域语不完全相同。上列例字(1)(2)组古清声母字有高有低,(3)(4)组古浊声母字全是低调,(5)(6)组古鼻音声母字除现已清化了的以外(清化多由前置音 s-引起),不论是否带有前置辅音都念低调。这也反映了例字以外大部分单音节词的情况,普米语两千多常用基本词中有 273 个单音节词,以今声母来分类,其中“清高”字 90 个,“清低”字 58 个,“浊低”字 120 个,“浊高”字 5 个。“清高”字如(1)(2)组的 tsh<sup>55</sup>“山羊”、sē<sup>55</sup>“柴”、cē<sup>55</sup>“铁”、xui<sup>55</sup>“牙”、pu<sup>55</sup>“脓”tshu<sup>55</sup>“肺”等,其古声母都可能是清的,“浊低”字和鼻声母字如(3)(4)(5)(6)组例

字,其古声母可能是浊的,这两部分加起来占单音节词的四分之三。“清低”字中,有的古声母可能也是浊的,如 tʂy<sup>35</sup>“骡子”(藏文 drel)、tsø<sup>35</sup>“儿子”(道孚 zi、扎坝 zɿ<sup>13</sup>)、tsuẽ<sup>35</sup>“肝”(却域 ze<sup>13</sup>)等。因此按照古声母分化成“清高浊低”的字超过四分之三。这说明普米语高低调分化的主要条件是古声母的清浊。但是还有些现象不好解释,“清低”字中有一部分声母历史上可能是清的,如 sei<sup>35</sup>“血”[(1)组]、tʂɿ<sup>35</sup>“胆”、tsei<sup>35</sup>“关节”[(2)组]、pe<sup>35</sup>“火绒”(藏文 spra ba)、tʂu<sup>35</sup>“酸”(藏文 skjur mo)、tɕi<sup>35</sup>“房子”(藏文 khjim“家”)、so“麻”(藏文 gso ma)等,还有 5 个“浊高”字 nɛ<sup>55</sup>“红铜”、dzy<sup>55</sup>“灵魂”、je<sup>55</sup>“我”、dzu<sup>55</sup>“煮”、dʒua<sup>55</sup>“巧”等,这些古声母可能是清音的字为什么念低调,5 个浊声母字(古声母清浊不明)为什么念高调,这还是谜。却域语和普米语高低调的分化与古辅音韵尾都没有什么关系。

扎坝语和木雅语声调高低的分化,看不出跟古声母的清浊或单复有什么关系,也不以今声母的清浊为转移。扎坝语有些字古声母可能都是清的,如 tʂɿ<sup>55</sup>“关节、十”、tʂɿ<sup>31</sup>“盐”,但一个是高调,一个是低调。木雅语有些字跟藏文有同源或借贷关系,其古声母清浊应是相同的,如 tʂhɛ<sup>53</sup>“铠甲”(藏文 khrab)和 tʂhɛ<sup>24</sup>“税、差”(藏文 khral),但一个是高调,一个是低调。扎坝语和木雅语与却域语、普米语的声调之间也看不出有什么规律性的对应关系。因此探索这些语言声调高低分化的条件是一个复杂而棘手的问题,需要另寻途径。

以上语言在多音节词中还有其他类型的声调,如普米语除了 35、55 以外还有 11 调,木雅语除了 53、24 以外还有 55、33 两个声调。木雅语这两个声调不在单音节词中出现,它们在多音节词中也有辨义作用,如 ni<sup>55</sup> ni<sup>53</sup>“少”和 ni<sup>33</sup> ni<sup>53</sup>“使变少”。这些声调的分化似乎最早是为了多音节词节律上的需要,如普米语双音节词大多是前低后高,三音节词大多是前低、中高、后低,例如:tə<sup>11</sup> tu<sup>55</sup>“直”、zi<sup>11</sup> py<sup>55</sup>“多”、a<sup>11</sup> ki<sup>55</sup>“舅父”、tʂō<sup>11</sup> qa<sup>55</sup> qa<sup>11</sup>“硬”、qha<sup>11</sup> tʂɿ<sup>55</sup> tʂɿ<sup>11</sup>“苦”等。木雅语、扎坝语大多数多音节词的高低配合以及无声调语言多音节词的习惯调也像普米语那种类型。由于多音节复合词的增多,音节高低的配合方式也随之增多,逐渐便有了一部分词靠音节间不同声调的配合区别意义。如木雅语 fɛæ<sup>24</sup> tʂɛ<sup>33</sup>“(脉)跳”:fɛæ<sup>33</sup> tʂɛ<sup>53</sup>“割掉”;ni<sup>55</sup> ni<sup>33</sup>“红”;ni<sup>55</sup> ni<sup>53</sup>“少、深”;tɕ<sup>55</sup> tɕ<sup>33</sup>“(你们)戴”:tɕ<sup>33</sup> tɕ<sup>24</sup>“(你们)拿出”等。这种声调尚未定型,只要不影响辨义,往往还可以变读为其他声调,如 fɛæ<sup>33</sup> tʂɛ<sup>53</sup>“割掉”的第二音节有时读成 24 调。关于多音节



词声调的分化问题非常复杂,还有待专门研究,这里只不过是提出一种可能的解释。

从以上的粗略分析,可以得出这样一个认识,即羌语支语言的声调不是同时发生的,各语言声调的发生和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要探索声调分化的条件,除依靠亲属语言的比较外,主要要从各语言内部去寻找,可能要同各语言声母、韵母的演变方式和阶段结合起来研究才能理出头绪。

### 第三节 语 法

羌语支各语言在语法上有较多的共同特征,有些特征藏缅语族其他语言也有,有些特征在其他语支中少见,如动词的趋向范畴。这些语法上的共同特征要比语音、词汇更能显示羌语支语言的相近性。

羌语支语言的词类一般可分为名词、代词、数词、量词、动词、形容词、副词、助词、连词、语气词、感叹词等类。语法范畴主要有数、人称、格、趋向、时、体、式、语态、语气等。这些范畴大多不只属于一个词类,如名词、代词和动词都有数范畴,代词和动词都有人称范畴。语法形式以形态变化、虚词、语序等为主要手段,其中又以形态变化为主。形态变化分附加词缀(包括前缀和后缀)和内部屈折两种形式,两者之中又以附加词缀为主。无论是前缀或后缀都可以叠加,多的可以叠加到三个至四个。词缀和虚词从语音形式上看有成音节的和不成音节的两种,不成音节的后缀或虚词如接续于开音节词根后,具有韵尾的性质。一般说来,一个词缀表示一种语法意义,但有时一个词缀或几个词缀相连表示几种复合的语法意义。

羌语支语言的句型以动词为中心,各种语法范畴以及句子成分之间的关系,大多通过动词的形态变化表现出来。从语法手段来看,大部分语言属于黏着型一类。例如羌语:

teij    ε        -    me    -    tɕɛ    -    ɲɛ    -    əɿ.    -    我们还没写。

我们(时态前缀)(否定前缀)(续行体前缀)写(人称和数后缀)

thamlie    tha    -    qa    -    ji    -    x(<k)    -    tɕɛ    -    ji.

他们 (趋向前缀)去(重行体后缀)(测知语气后缀)(人称和数后缀)

(引述后缀)

他们又向前走了。

羌语支有一部分语言和方言形态变化相当丰富,如羌语、嘉戎语,



其丰富程度在藏缅语族中居于首位。杂居或接近汉语、彝语通行区的语言（如贵琼、尔苏、史兴、纳木义等语言）形态变化大大减弱，正在或已经由粘着型向分析型发展。

下面主要对实词部分的名词、代词、数词、量词、动词、形容词，虚词部分的格助词和语序等几方面的共时和历时特征作些比较分析。

## 一、名 词

羌语支各语言名词都有数范畴，少数语言名词有从属范畴。附属于名词的方位词较有特色。

### （一）数范畴

一般分单数和复数，普米、却域、尔苏等语言除分单数、复数外，还有双数。羌语仅南部方言保留数范畴，北部方言数范畴已消失。

各语言复数和双数都用后缀表示，见下表：

	表复数后缀	表双数后缀		表复数后缀
普米(兰坪)	zə <sup>55</sup>	zā <sup>55</sup>	木 雅	nə <sup>33</sup>
却域	re <sup>33</sup>	ndze <sup>33</sup>	道 孚	ŋi
扎坝	zɛ <sup>55</sup>	dza <sup>55</sup>	嘉 戎	ŋɛ
史兴	ru <sup>55</sup> mi <sup>55</sup>		贵 琼	ŋa <sup>33</sup>
尔苏(甘洛)	bɛ <sup>55</sup>	dzi <sup>55</sup> ~ dzɛ <sup>55</sup>	羌(桃坪)	χu <sup>33</sup>
			纳木义	ku <sup>33</sup> , bɛ <sup>55</sup>

上表双数后缀的同源关系是非常明显的。表复数后缀按其语音形式的相近程度可以分成四组：一组声母为 r、z，一组声母为 n、ŋ，一组声母为 χ，k，一组声母为 b。前三组似乎来源不同，但从前述复辅音声母脱落音素的趋势来看，这些后缀有可能与藏文复数后缀 rnam 同源，\*rn 在一部分语言里脱落了 \*n，剩下 \*r 分化为 r~z，在另一部分语言里脱落了 \*r，剩下 \*n 分化为 n 和 ŋ。羌语桃坪话的声母 χ 看来与 \*rn 差别较大，但从桃坪话 χa “黄” 对应于道孚语的 nɛɛŋɛ 和木雅语的 nɛ<sup>55</sup> nɛ<sup>33</sup>（前面说过，木雅语紧元音暗示其古声母是复辅音）来看，χ 对应于 \*rn 并非没有可能。四组与前三组不同源。

单数一般用表示“一”的数词加量词表示，不加其他附加成分。如：

道孚语: vdzi 人 vdzi aye 一个人  
 qhəzi 碗 qhəzi alu 一个碗

除史兴语外, 大部分语言表复数的后缀, 既可加在表示有生命事物的名词后面, 也可加在表示无生命事物的名词后面。例如:

木雅语: mə<sup>33</sup> za<sup>53</sup> 女孩 mə<sup>33</sup> za<sup>53</sup> -nə<sup>33</sup> 女孩子们  
 γui<sup>24</sup> 马 γui<sup>24</sup> -nə<sup>33</sup> 马 (复数)  
 tɕe<sup>53</sup> 房子 tɕe<sup>24</sup> -nə<sup>33</sup> 房子 (复数)

嘉戎语: tərmi 人 tərmi-ŋE 人们  
 mbro 马 mbro-ŋE 马 (复数)  
 tətha 书 tətha-ŋE 书 (复数)

却域语的复数后缀可用于表示有生命事物和无生命事物的名词后, 但双数后缀只能用于表人名词之后。例如:

pɕe<sup>13</sup> 小孩 pɕe<sup>13</sup> -re<sup>33</sup> 小孩子们 pɕe<sup>13</sup> -ndze<sup>33</sup> 小孩俩  
 bre<sup>13</sup> 马 bre<sup>13</sup> -re<sup>33</sup> 马 (复数)  
 se<sup>33</sup> pi<sup>55</sup> 树 se<sup>33</sup> pi<sup>55</sup> -re<sup>33</sup> 树 (复数)

纳木义语表示无生命事物名词的复数时, 除可用表示有生命事物名词的复数后缀 be<sup>55</sup> 外, 还有专表无生命事物名词的复数后缀 ku<sup>33</sup>。如:

ji<sup>33</sup> xo<sup>55</sup> 朋友 ji<sup>33</sup> xo<sup>55</sup> -be<sup>55</sup> 朋友们  
 jy<sup>55</sup> 房子 jy<sup>55</sup> -be<sup>55</sup> ~ jy<sup>55</sup> -ku<sup>33</sup> 房子 (复数)

## (二) 从属范畴

嘉戎语的名词有从属范畴, 这是不同于羌语支大多数语言的一个显著特征。尔苏 (甘洛) 语仅表示亲属称谓的名词有从属范畴。

嘉戎语从属范畴表示名词的从属关系和所从属对象的人称和数。例如:

tama 工作 ŋa-ma 我的工作 ja-ma 咱们的工作  
 tətha 书 ŋə-tha 我的书 jə-tha 咱们的书  
 pak 猪 ŋə-pak 我的猪 jə-pak 咱们的猪

从属前缀由人称代词与名词词头合并减缩而成, 声母与人称代词声母相同, 韵母与词头韵母相同, 无词头名词的从属前缀与带 tə 词头的名词的表示法相同。以上从属前缀可分别换为 na、nə “你的”, wa、wə “他的”, ŋa、ŋə “你们的” 或 “他们的”, ndza、ndzə “我俩的”、“你俩的” 或 “他俩的” 等。

从属前缀可以同表示领属者的代词或名词并用。如 *ŋa ŋa - ma* “我的工作”，*no na ma* “你的工作”，*ŋəmo wama* “我母亲的工作”等。第三人称单数的从属前缀还表示被修饰和被限制的关系。如：

*khətsa* (碗)      *wa pkap* (*ta pkap* 盖子) 碗盖

*khəna* (狗)      *wə swa* (*tə swa* 牙) 狗牙

尔苏(甘洛)语的从属前缀也由人称代词(领格)与名词词头合并减缩而来。如：

*ŋa<sup>55</sup> ma<sup>55</sup>* 你妈妈 < *ni<sup>55</sup>* 你的 + *a<sup>55</sup> ma<sup>55</sup>* 妈妈

*təha<sup>55</sup> ma<sup>55</sup>* 他妈妈 < *thi<sup>53</sup>* 他的 + *a<sup>55</sup> ma<sup>55</sup>* 妈妈

### (三) 方位词

大部分语言方位词很丰富，分得很细。如木雅语单就上下方位来说，空间、水流、河谷、火塘、楼房等的上下说法都不同。其中空间和流水的上下还有近指和远指之分。见下表：

	空 间		水 流		河谷	火塘	楼层
	近 指	远 指	近 指	远 指			
上方	<i>khæ<sup>24</sup></i>	<i>kə<sup>33</sup> ty<sup>24</sup></i> <i>təhə<sup>33</sup></i>	<i>fu<sup>33</sup> yi<sup>53</sup></i>	<i>kə<sup>33</sup> y<sup>24</sup></i> <i>təhə<sup>53</sup></i>	<i>təhə<sup>53</sup></i>	<i>fu<sup>24</sup></i> <i>tə<sup>33</sup></i>	( <i>bə<sup>33</sup></i> ) <i>tə<sup>53</sup></i>
下方	<i>qua<sup>53</sup></i>	<i>kə<sup>33</sup> ny<sup>24</sup></i> <i>təhə<sup>33</sup></i>	<i>fu<sup>33</sup> βə<sup>55</sup></i>	<i>kə<sup>33</sup> βy<sup>24</sup></i> <i>təhə<sup>33</sup></i>	<i>ndæ<sup>24</sup></i>	<i>fu<sup>24</sup></i> <i>təhə<sup>33</sup></i>	( <i>bə<sup>55</sup></i> ) <i>va<sup>33</sup></i>

木雅语还有一套表示动作趋向的方位词：*tə<sup>53</sup> jə<sup>33</sup>* “直上方”、*nə<sup>53</sup> jə<sup>33</sup>* “直下方”、*γə<sup>53</sup> jə<sup>33</sup>* “上游方”、*fiæ<sup>24</sup> jə<sup>33</sup>* “下游方”、*thə<sup>53</sup> jə<sup>33</sup>* “离心方”、*ngə<sup>24</sup> jə<sup>33</sup>* “向心方”。这套方位词与动词的趋向前缀关系很密切。

羌语支语言使用者们由于世代生活在高山峡谷地带，形成了一套表示以高山河流为定向标准的方向概念的方位词。而表示以日出、日落为定向标准的“东”、“南”、“西”、“北”等方向概念的方位词都是借词，如木雅语的 *ɕə<sup>53</sup>* “东”、*lə<sup>53</sup>* “南”、*nə<sup>53</sup>* “西”、*təu<sup>24</sup>* “北”等是藏语借词，羌语的 *tun* “东”、*lan* “南”、*ei* “西”、*pe* “北”等是汉语借词。大部分语言都有像木雅语那样的表示直上方、直下方、上游方、下游方、向心方、离心方等方位概念的方位词。每个方位按所表示距离的远近，有的语言分泛指、近指、远指或近指、远指、极远指三级，有的



分近指、远指、极远指、泛指四级。三级的以嘉戎语为例：

	近指	远指	极远指
直上方	ata	hata	ʃətətə
直下方	ana	hana	ʃənənə
上游方	aku	haku	ʃəkəkə
下游方	adi	hadi	ʃədədə
靠山方	ato	hato	ʃətoto
靠水方	are	hare	ʃərərə

四级的以羌语麻窝话为例：

	近指	远指	极远指	泛指
直上方	təaxu	tiuwatəu	tiuwaha	ti:q
直下方	təista	qəlatəu	qəlahə	qəli
上游方	təuŋum	təuŋuzka	tiunaha	ŋutʃha
下游方	təukhəum	təukhəizka	təkhşaha	khşətʃha
靠山方	təukum	təukuizka	təkuaha	kuətʃha
靠水方	təuthium	təuthiuzka	atiutaha	tiutʃha

一部分语言的方位词具有形容词的某些特征，如可加表示形容词最高级的前缀，或用重叠方式表示在程度上达到极限或距离说话人较远的位置。如木雅语：

zə <sup>33</sup> -khæ <sup>53</sup>	最上面	zə <sup>33</sup> -pə <sup>55</sup> na <sup>33</sup>	最后面
khæ <sup>24</sup> khæ <sup>33</sup>	上上面	pə <sup>33</sup> na <sup>24</sup> pə <sup>33</sup> na <sup>24</sup>	后后面
又如扎坝语：			
x <sup>55</sup> ti <sup>55</sup> -ŋ <sup>55</sup> o <sup>55</sup> pi <sup>55</sup>	最前边	x <sup>55</sup> ti <sup>55</sup> -tsh <sup>55</sup> Λ <sup>55</sup> pi <sup>55</sup>	最后边
x <sup>55</sup> te <sup>55</sup> x <sup>55</sup> te <sup>55</sup>	上上面	tə <sup>55</sup> hi <sup>55</sup> wu <sup>55</sup> tə <sup>55</sup> hi <sup>55</sup> wu <sup>55</sup>	下下面

## 二、代 词

### (一) 第三人称代词和指示代词

多数语言指示代词分近指和远指两类，但嘉戎、普米、尔苏、纳木义等语言分近指、中指、远指三类。大部分语言没有专表第三人称的代词，而是以指示代词中的一种或两种兼表。下面将各语言单数指示代词和单数第三人称代词作一比较：

	指示代词			第三人称代词
	近指	中指	远指	
木雅	$\text{ɐ}^{53}\text{tsə}^{33}$		$\text{wɐ}^{24}\text{tsə}^{33}$	$\text{ɐ}^{53}\text{tsə}^{33}, \text{wɐ}^{24}\text{tsə}^{33}$
贵琼	$\text{thɛ}^{55}$		$\text{a}^{33}\text{thɛ}^{55}$	$\text{thɛ}^{55}$
尔苏(甘洛)	$\text{thɛ}^{55}$	$\text{a}^{33}\text{thɛ}^{55}$	$\text{a}^{35}\text{thɛ}^{55}$	$\text{thɛ}^{55}$
羌	$\text{tsɛ}:$		$\text{thɛ}:$	$\text{thɛ}:$
道孚	$\text{əðə}$		$\text{əthə}$	$\text{thə}$
却域	$\text{tʃl}^{55}$		$\text{tsɛ}^{13}$	$\text{tsɛ}^{13}, \text{pa}^{13}$
扎坝	$\text{kɔ}^{33}\text{z}_\omega^{55}$		$\eta\omega^{55}\text{z}_\omega^{55}$	$\eta\omega^{55}\text{z}_\omega^{55}, \text{t}\omega^{33}\text{z}_\omega^{55}$
普米(兰坪)	$\text{thi}^{13}$	$\text{di}^{13}$	$\text{sthie}^{13}$	$\text{tə}^{55}\text{gu}^{55}$
史兴	$\text{hɛ}^{33}\text{r}_1^{55}$		$\text{thɛ}^{55}\text{r}_1^{55}$	$\text{thi}^{55}$
纳木义	$\text{tɛ}^{55}$	$\text{hɛ}^{13}$	$\text{tʂo}^{33}$	$\text{tɕhi}^{55}$
嘉戎	$\text{ʃtə}$	$\text{wutə}$	$\text{hare}$	$\text{mə}, \text{wəjo}$

上表前七种语言的第三人称代词都由指示代词兼表。木雅语表示近指、远指的指示代词都可兼作第三人称代词，贵琼语、尔苏（甘洛）语的第三人称代词由表示近指的人称代词兼表。羌、道孚、却域、扎坝等语言的第三人称代词由表示远指的指示代词（有的用词根）兼表。普米（兰坪）、史兴、纳木义、嘉戎等语言第三人称代词与指示代词是分开的。嘉戎语的  $\text{wəjo}$  用于比较熟知的对象，带有亲切尊敬的感情色彩， $\text{mə}$  用于比较陌生的对象<sup>①</sup>。

从语音上看，词根声母为  $\text{th}$  或  $\text{ts}$  的可能都有共同来源。嘉戎语的  $\text{wəjo}$  看来是固有的，领属前缀  $\text{wə} \sim \text{wa}$  的声母与  $\text{wəjo}$  第一音节的声母相同， $\text{wəjo}$  与中指指示代词  $\text{wutə}$  以及木雅语的  $\text{wɐ}^{24}\text{tsə}^{33}$  等词根似有同源关系。嘉戎语  $\text{mə}$  的来源可能与藏语的  $\text{mi}$  “人、别人” 有关，大概是从藏语借入的<sup>②</sup>。却域语的  $\text{pa}^{13}$  来历不明。

## （二）人称代词的数、式、格范畴

1. 人称代词普遍分单数、双数和复数。普米（兰坪）、贵琼、史兴等语言除分单、双、复数以外，还有一种表示复数集体（复数的组成成分同属于一个家庭集体）的人称代词。双数、复数和复数集体一般用后

① ②林向荣：《藏语与嘉戎语之语法比较》，中国民族语言学术讨论会论文，1984。

缀表示。例如：

却域语	单数	双数	复数
第一人称	$\eta a^{13}$	$\eta a^{13}-ndze^{33}$	$\eta a^{13}-nu^{33}$
第二人称	$\eta e^{13}$	$\eta e^{13}-ndze^{33}$	$\eta e^{13}-nu^{33}$
第三人称	$tse^{13}$	$tse^{13}-ndze^{33}$	$tse^{13}-nu^{33}$
普米(兰坪)语	单数	双数	复数
第一人称	$\epsilon^{55}$	$\epsilon^{55}-z\bar{a}^{55}$	$\epsilon^{55}-z_{\epsilon}^{55}$
第二人称	$n\epsilon^{13}$	$n\epsilon^{13}-z\bar{a}^{55}$	$n\epsilon^{13}-z_{\epsilon}^{55}$
第三人称	$t\epsilon^{55}gw^{55}$	$t\epsilon^{55}-z\bar{a}^{55}$	$t\epsilon^{55}-z_{\epsilon}^{55}$

有的语言以表“二”的数词作为双数后缀。如：

道孚语	单数	双数	复数
第一人称	$\eta a$	$\eta a-\gamma ne$	$\eta a-ji$
第二人称	$\eta i$	$\eta i-\gamma ne$	$\eta i-\eta i$
第三人称	$th\epsilon$	$th\epsilon-\gamma ne$	$th\epsilon-\eta i$

表示人称代词数范畴的后缀，有的与表示名词数范畴的后缀一致，有的不一致，如普米（兰坪）语人称代词的双数和复数后缀跟名词一致，却域语仅人称代词双数后缀与名词一致，复数后缀跟名词不同。

2. 除道孚语和羌语北部方言外，其他语言第一人称双数、复数与集体都分包括式和排除式。下面对比各语言第一人称代词复数的包括式和排除式：

	排除式	包括式		排除式	包括式
嘉戎	$\eta\epsilon \eta E$	$jo$	史兴	$\eta\epsilon^{55} r \tilde{\epsilon}^{55}$	$\tilde{\omega}^{55} r \tilde{\epsilon}^{55}$
木雅	$\eta\epsilon^{33} n\epsilon^{53}$	$j\epsilon^{33} n\epsilon^{53}$	扎坝	$\eta\epsilon^{55}$	$\eta\epsilon^{13}$
贵琼	$\eta\omega^{53} zi^{55}$	$dzu^{55} zi^{55}$	普米(兰坪)	$\epsilon^{55} z_{\epsilon}^{55}$	$\tilde{\epsilon}^{55} z_{\epsilon}^{55}$
却域	$\eta a^{13} nu^{33}$	$a^{55} nu^{33}$	尔苏(甘洛)	$a^{55} r_1^{55}$	$jo^{55} r_1^{55}$
纳木义	$\eta a^{33} \chi o^{33}$	$a^{33} \chi o^{33}$	羌(桃坪)	$qa^{31} thya^{55}$	$tsu\epsilon^{31} thya^{55}$

大部分语言的排除式和包括式词根语音形式都相近，看来有同源关系。



3. 木雅、普米、道孚、尔苏、史兴等语言人称代词有格范畴。木雅语、普米（兰坪）语分体格（人称代词作非施事主语和宾语的形式）、施事格和领格；道孚语只有体格和领格；尔苏（甘洛）语和史兴语分主格、宾格和领格。表示格的手段有的用内部屈折，有的添接后缀。下面是木雅语人称代词单数的变格形式：

	体格	施事格	领格
第一人称	$\eta\text{ə}^{53}$	$\eta\text{i}^{53}$	$\eta\text{g}\text{ə}^{53} \sim \eta\text{ə}^{33} \text{y}\text{ə}^{53}$
第二人称	$\text{n}\text{ə}^{53}$	$\text{n}\text{e}^{24} \sim \text{n}\text{ə}^{24} \text{j}\text{i}^{33}$	$\text{n}\text{ə}^{33} \text{y}\text{ə}^{53}$
第三人称	$\text{v}^{53} \text{ts}\text{ə}^{33} \sim \text{w}\text{v}^{24} \text{ts}\text{ə}^{33}$	$\text{v}^{53} \text{ts}\text{i}^{53} \sim \text{w}\text{v}^{33} \text{ts}\text{i}^{53}$	$\text{v}^{53} \text{ts}\text{ə}^{53} \sim \text{w}\text{v}^{33} \text{ts}\text{ə}^{53}$

木雅语人称代词变格形式由人称代词与表施事格助词  $\text{j}\text{i}^{33}$  和表领属格助词  $\text{y}\text{ə}^{53}$  合并简缩而来。如  $\eta\text{i}^{53} < \eta\text{ə}^{53} + \text{j}\text{i}^{33}$ ,  $\text{n}\text{e}^{24} < \text{n}\text{ə}^{53} + \text{j}\text{i}^{33}$ ,  $\text{v}^{53} \text{ts}\text{ə}^{53} < \text{v}^{53} + \text{ts}\text{ə}^{33} + \text{y}\text{ə}^{53}$  等。下举数例说明各种变格形式在句中的用法：

$\eta\text{ə}^{53}$	$\text{m}\text{ə}^{33} \text{n}\text{ə}^{53} \beta\text{ə}^{33}$	$\eta\text{v}^{24}$	我是木雅人
我(体格)	木雅人	是	
$\text{v}^{53} \text{ts}\text{i}^{53}$	$\eta\text{ə}^{53 \rightarrow 33}$	$\text{l}\text{e}^{53}$	$\text{k}\text{a}^{33} \text{t}\text{i}^{53}$ 他骂我了。
他(施事格)	我(体格)	(受事格助词)	骂(语气助词)
$\eta\text{i}^{53}$	$\text{n}\text{ə}^{53 \rightarrow 33}$	$\text{l}\text{e}^{53}$	$\text{k}\text{v}^{55} \text{t}\text{ə}\text{h}\text{ə}^{53} \text{t}\text{u}^{33} \text{v}\text{ə}^{53}$ 我对你说话。
我(施事格)	你(体格)	(受事格助词)	话 说
$\eta\text{g}\text{ə}^{53}$	$\text{ə}^{33}$	$\text{p}\text{u}^{53}$	$\text{k}\text{h}\text{ə}^{33} \text{t}\text{ʃ}\text{u}\text{ə}^{55} \text{r}\text{a}^{33}$ 我的叔叔来了。
我(领格)	叔叔	来到	(语气助词)

以下是尔苏（甘洛）语人称代词单数的变格形式：

	主格	宾格	领格
第一人称	$\text{a}^{55}$	$\text{a}^{55}$	$\text{e}\text{i}^{55} \sim \text{a}\text{i}^{55}$
第二人称	$\text{n}\text{e}^{55}$	$\text{n}\text{a}^{55}$	$\text{n}\text{i}^{55} \sim \text{n}\text{e}\text{i}^{55}$
第三人称	$\text{t}\text{h}\text{e}^{55}$	$\text{t}\text{h}\text{a}^{55}$	$\text{t}\text{h}\text{i}^{55} \sim \text{t}\text{h}\text{e}\text{i}^{55}$

### (三) 反身代词的构成方式

羌语、尔苏语用人称代词的重叠形式表示反身代词。如羌语：

$\text{q}\text{a} \text{q}\text{a}$	我自己	$\text{t}\text{ə}\text{i}\text{j} \text{t}\text{ə}\text{i}\text{j}$	我们自己
$\text{k}\text{u}\text{i} \text{k}\text{u}\text{i}$	你自己	$\text{k}\text{e}\text{l}\text{i}\text{e} \text{k}\text{e}\text{l}\text{i}\text{e}$	你们自己
$\text{t}\text{h}\text{e} \text{t}\text{h}\text{e}$	他自己	$\text{t}\text{h}\text{ə}\text{m}\text{l}\text{i}\text{e} \text{t}\text{h}\text{ə}\text{m}\text{l}\text{i}\text{e}$	他们自己

木雅语、普米语用人称代词的重叠形式和元音、声调屈折构成反身代词。如木雅语：

$\eta\text{ə}^{53}\eta\text{e}^{24}$	我自己	$\eta\text{ə}^{33}\text{nə}^{53}\eta\text{e}^{24}\text{nə}^{33}$	我们自己
$\text{n}\text{æ}^{53}\text{n}\text{e}^{24}$	你自己	$\text{n}\text{æ}^{33}\text{n}\text{ə}^{53}\text{n}\text{e}^{24}\text{n}\text{ə}^{33}$	你们自己
$\text{ɐ}^{53}\text{ts}\text{ə}^{33}\text{tse}^{24}$	他自己	$\text{ɐ}^{53}\text{n}\text{ə}^{33}\text{tse}^{24}\text{n}\text{ə}^{33}$	他们自己

扎坝语则在人称代词上用重叠、辅音腭化、元音和声调屈折、异根、增加语素等多种方式构成反身代词。现将单数和复数的人称代词与反身代词比较如下：

$\eta\text{a}^{13}$	我	$\eta\text{a}^{33}\eta\text{w}^{55}$	我自己	$\text{n}\text{e}^{55}$	我们	$\text{n}\text{a}^{13}$	我们自己
$\text{n}\text{w}^{55}$	你	$\text{n}\text{w}^{13}$	你自己	$\text{n}\text{w}^{55}$	你们	$\text{n}\text{ua}^{13}\text{z}\text{ə}^{33}$	你们自己
$\eta\text{w}^{55}\text{z}\text{w}^{55}$	他	$\text{j}\text{w}^{13}\text{z}\text{w}^{33}$	他自己	$\eta\text{w}^{55}\text{z}\text{e}^{55}$	他们	$\text{j}\text{w}^{13}\text{z}\text{ə}^{33} \sim \eta\text{w}^{55}\text{z}\text{e}^{55}\text{z}\text{ə}^{33}$	他们自己

其他语言反身代词的形态变化，或仅有部分残留，或全部消失。有的语言用词汇手段表示。如道孚语：

$\eta\text{e}\text{z}\text{on}$	我自己	$\eta\text{a}\text{ji}\text{z}\text{on}$	我们自己
$\text{n}\text{i}\text{z}\text{on}$	你自己	$\text{n}\text{i}\text{n}\text{i}\text{z}\text{on}$	你们自己
$\text{th}\text{ə}\text{z}\text{on}$	他自己	$\text{th}\text{ə}\text{n}\text{i}\text{z}\text{on}$	他们自己

$\text{z}\text{on}$  是“自己”的意思，可能借自藏语  $\text{ran}$  “自己”。

#### (四) 疑问代词的词头

多数语言都有一两个或三四个疑问代词有共同的或语音相近的词头(见下页表)，看来是一种残留现象。而且各语言疑问代词词头的语音形式也较接近，可能古羌语支语言有过一个统一的表示疑问的词头。

	谁	什么	哪儿	几时	多少	怎么样
纳木义			$\text{qho}^{55}$		$\text{qha}^{55}\text{n}\text{i}^{55}$	$\text{qha}^{55}\text{t}\text{e}^{55}\text{t}\text{e}^{33}$
嘉戎			$\text{k}\text{ət}\text{əi}$	$\text{k}\text{əft}\text{ɕ}\text{ə}$		
木雅	$\text{h}\text{æ}^{24}\text{n}\text{ə}^{33}$	$\text{h}\text{æ}^{24}\text{z}\text{ə}^{53}$			$\text{h}\text{æ}^{24}\text{t}\text{i}^{55}$	$\text{h}\text{æ}^{24}\text{m}\text{ə}^{53}\text{n}\text{ə}^{33}$
尔苏(甘洛)		$\text{a}^{55}\text{m}\text{e}^{55}$	$\text{kha}^{55}$			
道孚		$\text{at}\text{ɕh}\text{ə}$				$\text{at}\text{ɕh}\text{əpi}$
普米(兰坪)	$\text{ɛ}^{13}\text{g}\text{w}\text{u}^{13}$		$\text{ɛ}^{13}\text{ɕi}^{55}$			
贵琼			$\text{ø}^{33}\text{l}\text{ø}^{55}$			$\text{e}^{55}\text{l}\text{i}^{55}\text{w}\text{u}^{55}$

### 三、数词和量词

#### (一) 数词特点

1. 各语言数词的共同特点是：表示同一数量概念的语素在系数词<sup>①</sup>中和位系结构<sup>②</sup>或系位结构<sup>③</sup>的复合数词中，其形式大多不同。下面列举各语言的“一”、“二”、“三”、“十”等语素，看它们在各种结构中的变化：（见下表）

同一语言意义相同的语素形式不同，有的可能是由语音演变、元音和谐造成的，如羌语  $jə$  “二”、 $ha\ nə$  “十二”、 $jysu$  “二十”中表示“二”的语素； $khse$  “三”、 $he\ se$  “十三”、 $khsusu$  “三十”中表示“三”的语素； $hodzu$  “十”、 $hanə$  “十二”、 $hesə$  “十三”中表示“十”的语素。有的则可能来源不同，如羌语的  $a$  “一”与  $hetje$  “十一”中的  $tje$  “一”， $hodzu$  “十”、 $hetje$  “十一”、 $hanə$  “十二”的  $ho$ 、 $he$ 、 $ha$  “十”等与  $jysu$  “二十”、 $khsusu$  “三十”中的  $su$  “十”。

表示“十”的位数词，羌、道孚、木雅、却域、普米、史兴、纳木义等语言词根语音相近，声母或其基本辅音为声门音或小舌音；扎坝、尔苏、贵琼、嘉戎等语言语音相近，声母为舌尖音或舌叶音，两者似不同源。系位结构的复合数词在纳木义语中是将两个语素合并为一个音节，如  $nə^{55}$  “二十”  $< n_i^{53}$  “二” +  $\chi o^{33}$  “十”， $su^{53}$  “三十”  $< so^{35}$  “三” +  $\chi o^{33}$  “十”。

2. 嘉戎语系数词有词头  $kə$ ，这在本语支中是独特的。在藏缅语族中独龙、珞巴、僜等语言部分数词也有词头。

3. 贵琼语十位数数词的表示方法很独特。它的双数以  $bu^{55}$ （等于“二十”）作为计数单位， $tə^{55}bu^{55}$ 是“一个二十”，即“二十”； $ŋi^{35}bu^{55}$ 是“两个二十”即“四十”； $sɔ̃^{33}bu^{55}$ 是“三个二十”，即“六十”； $tsl^{33}bu^{55}$ 是“四个二十”，即“八十”； $ŋæ^{33}bu^{55}$ 是“五个二十”，即“一百”。

① 指“一”至“十”的数词，“十”兼为系数词和位数词。此术语引自朱德熙《语法讲义》，商务印书馆，1984。

② ③ 位系结构指位数在前系数在后两者为相加关系的复合数词，如“十一”、“十二”……等。系位结构指系数在前位数在后两者为相乘关系的复合数词，如“二十”、“三十”……等。朱德熙《语法讲义》将前者叫“系位组合”，后者叫“系位构造”。



	一	二	三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二十	三十
羌	a	jə	khse	hodzu	hetfe	hanə	hesə	jysu	khsusu
道孚	ro	ɣnə	xsu	zka	κavɿo	κamne	κafsu	ɣnəsqa	xsusqha
木雅	te <sup>53</sup>	nə <sup>53</sup>	so <sup>53</sup>	fiæ <sup>33</sup> kø <sup>53</sup>	fiæ <sup>33</sup> ti <sup>53</sup>	fiæ <sup>33</sup> nə <sup>53</sup>	κo <sup>33</sup> so <sup>53</sup>	nə <sup>33</sup> ɣua <sup>53</sup>	sə <sup>33</sup> qua <sup>53</sup>
却域	tu <sup>55</sup>	n <sub>i</sub> <sup>55</sup>	so <sup>55</sup>	ʂqa <sup>13</sup> rde <sup>55</sup>	a <sup>55</sup> ʃi <sup>55</sup>	a <sup>55</sup> rri <sup>55</sup>	a <sup>55</sup> ʂtsho <sup>55</sup>	nə <sup>55</sup> ka <sup>55</sup>	si <sup>33</sup> ʂqa <sup>55</sup>
普米(兰坪)	ti <sup>13</sup>	ni <sup>13</sup>	si <sup>13</sup> u <sup>13</sup>	qa <sup>55</sup> sti <sup>55</sup> ε <sup>55</sup>	qo <sup>55</sup> sti <sup>55</sup>	qo <sup>55</sup> ni <sup>55</sup>	qa <sup>55</sup> sā <sup>13</sup> u <sup>13</sup>	nə <sup>33</sup> ɣo <sup>55</sup>	sy <sup>13</sup> sqo <sup>55</sup>
史兴	dzi <sup>35</sup>	n <sub>ε</sub> <sup>33</sup>	sg <sup>55</sup>	qe <sup>55</sup> ko <sup>33</sup>	qe <sup>55</sup> te <sup>55</sup>	qe <sup>55</sup> n <sub>i</sub> <sup>55</sup>	qe <sup>55</sup> sū <sup>55</sup>	n <sub>ε</sub> <sup>33</sup> ke <sup>53</sup>	se <sup>55</sup> qe <sup>55</sup>
纳木义	tɕi <sup>33</sup>	n <sub>i</sub> <sup>53</sup>	so <sup>35</sup>	ɣo <sup>33</sup>				n <sub>o</sub> <sup>55</sup>	su <sub>o</sub> <sup>53</sup>
扎坝	te <sup>55</sup>	n <sub>ε</sub> <sup>13</sup>	si <sup>55</sup>	tshɿ <sup>55</sup>	tshɿ <sup>55</sup> ʂtə <sup>55</sup>	tsh <sub>e</sub> <sup>55</sup> ne <sup>55</sup>	tsh <sub>e</sub> <sup>55</sup> si <sup>55</sup>	n <sub>ε</sub> <sup>33</sup> tshɿ <sup>55</sup>	sə <sup>55</sup> ntshɿ <sup>33</sup>
尔苏(甘洛)	te <sup>55</sup>	n <sub>ε</sub> <sup>55</sup>	si <sup>55</sup>	tsh <sub>e</sub> <sup>55</sup>	tsh <sub>e</sub> <sup>55</sup>			n <sub>ε</sub> <sup>55</sup> tshɿ <sup>55</sup>	sa <sup>55</sup> tshɿ <sup>55</sup>
贵琼 <sup>①</sup>	tə <sup>55</sup>	ŋi <sup>35</sup>	sə <sup>55</sup>	tsh <sub>e</sub> <sup>55</sup> si <sup>33</sup>	si <sup>55</sup> ti <sup>55</sup>	si <sup>55</sup> ŋi <sup>55</sup>	si <sup>55</sup> so <sup>55</sup>	tə <sup>55</sup> bu <sup>55</sup>	sə <sup>33</sup> ji <sup>55</sup>
嘉戎	kətək	kənəs	kəsam	ʂtʂe	ʂtʂa tək	ʂtʂe nəs	ʂtʂa sam	kənəs ʂtʂe	kəsam ʂtʂe

① 此外据王天习所记材料。

单数则用系数词加  $ji^{53}$  “十”表示，如  $s\bar{o}^{33}ji^{53}$  “三十”、 $\eta a^{13}ji^{53}$  “五十”等，或用系数词加  $bu^{55}$  “二十”，再加  $t\epsilon y\bar{o}^{31}$  (“二十”的一半)表示，如  $t\bar{a}^{55}bu^{55}t\epsilon y\bar{o}^{31}$  是“一个二十加二十的一半”，即“三十”， $\eta i^{35}bu^{55}t\epsilon y\bar{o}^{31}$  是“两个二十加二十的一半”，即“五十”。

4. 木雅语与贵琼语有两套基数词并用，一套是固有的，一套是藏语借词。试比较木雅语的两套，第一行是固有词，第二行是借词。除“七”和“十”来源不同外，两套都来自原始藏缅语。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t\bar{e}^{55}$	$n\bar{a}^{53}$	$s\bar{o}^{53}$	$r\bar{a}^{53}$	$na^{53}$	$t\epsilon hu\bar{a}^{53}$	$\eta u\bar{a}^{53}$	$\epsilon u\bar{e}^{53}$	$\eta gu\bar{a}^{53}$	$h\bar{a}e^{33}k\bar{o}^{53}$
$t\bar{e}i^{53}$	$\eta i^{53}$	$s\bar{o}^{53}$	$z\bar{i}^{53}$	$\eta\bar{a}e^{53}$	$t\bar{s}u^{53}$	$d\bar{o}^{53}$	$dzue^{53}$	$gu^{53}$	$t\bar{e}u\bar{a}^{53}$

木雅语系位结构的复合数词只有“二十”、“三十”保留了固有词，与藏语借词并用，“四十”以上是藏语借词。

二十	三十	四十	五十	
$n\bar{a}^{33}kua^{53}$	$s\bar{a}^{33}qua^{53}$			(固有词)
$\eta i^{33}\epsilon\bar{a}^{53}$	$s\bar{a}^{33}t\bar{e}u\bar{a}^{53}$	$z\bar{i}^{33}t\bar{e}u\bar{a}^{53}$	$\eta\bar{a}e^{55}t\bar{e}u\bar{a}^{53}$	(藏语借词)

5. 少数语言区分计数数词与计量数词的“一”。如道孚语表示“一”的系数词是  $ro$ ，修饰量词时不用  $ro$ ，而用  $a$ ，例如  $alu$  “一个”、 $aye$  “一家”、 $arzi$  “一背兜”。再如，嘉戎语表示“一”的系数词是  $k\bar{a}t\bar{e}k$ ，修饰量词的“一”是  $t\bar{a}$ ，如  $t\bar{a}rgi$  “一粒”， $t\bar{a}phji$  “一根”、 $t\bar{a}po$  “一斗”。

6. 道孚语的位数词可以重叠，重叠后表示数量多并且不确定。如  $sqha sqha$  “几十几十的”、 $rj\bar{a} rj\bar{a}$  “几百几百的”。

## (二) 量词特点

1. 除嘉戎语外，其他语言量词都比较丰富。量词可以分为个体量词、群体量词、度量词、不定量词、临时量词(借用名词作量词)、动量词等类。嘉戎语的量词较少，尤其是个体量词不及其他语言多。下面按以上分类举些木雅语的例子。

个体量词:	$(t\bar{e}^{55})z\bar{a}^{55}$	(一)个(人)	$(t\bar{e}^{33})ndu^{53}$	(一)滴(油)
群体量词:	$(t\bar{e}^{55})t\epsilon h\bar{a}e^{53}$	(一)双	$(t\bar{e}^{33})tshe^{53}$	(一)群(羊)
度量词:	$(t\bar{a}^{33})n\bar{a}^{53}$	(一)升	$(t\bar{e}^{33})de^{53}$	(一)度
不定量词:	$(t\bar{e}^{53})p\bar{a}^{33}$	(一)点儿(东西)		

(ta<sup>55</sup>)na<sup>53</sup> (一)点儿(水)

(te<sup>55</sup>)tshæ<sup>53</sup> (一)点儿(菜)

临时量词: (te<sup>33</sup>)phə<sup>55</sup>la<sup>33</sup> (一)碗 (te<sup>33</sup>)kə<sup>55</sup>lɔ<sup>33</sup> (一)筐

动量词: (ta<sup>33</sup>)ra<sup>53</sup> (一)次 (te<sup>33</sup>)dzu<sup>53</sup> (一)回

(ta<sup>55</sup>)tso<sup>53</sup> (踢一)脚 (te<sup>55</sup>)ŋuə<sup>53</sup> (打一)下

2. 个体量词中有一部分除含计量意义外, 还含有修饰意义。名词所表事物的形状不同, 需用不同的量词。以木雅语为例:

(te<sup>55</sup>)lɔ<sup>53</sup> 修饰表圆球形事物(如碗、蛋、米、花、眼、睛、牛、马、羊等)名词。

(te<sup>55</sup>)zæ<sup>53</sup> 修饰表长条形事物(如河、绳子、棍子、草、刀、笔、桥、头发、干肉、虫子、信等)名词。

(te<sup>55</sup>)βæ<sup>53</sup> 修饰表薄片形事物(如纸、页码、衣、鸟、鸡等)名词。

(ta<sup>33</sup>)pho<sup>55</sup> 修饰表圆柱形事物(如扫帚、树、禾、旗子等)名词。

(te<sup>33</sup>)qə<sup>53</sup> 修饰表块形、坨形等事物(如石头、泥巴、粪等)名词。

名词用什么量词修饰, 与当地的民俗和语言使用者的心理因素有关, 如当地习惯将信纸卷成或叠成长条形, 因而“信”要论“条”、“鸟”与“鸡”论“片”是取其翅膀张开时的形状, “旗子”用表圆柱形量词是取其旗杆的形状。

这些兼有计量和形状修饰两种功能的个体量词在除嘉戎语以外的羌语支语言中普遍存在。而且其形状类别也大同小异。如(括弧内为表示“一”的数词):

羌语: (a) ə<sup>1</sup> (圆球形)、(a) tʂ (椭圆形)、(a) ra (长条形)、(ɛ) tse (长筒形)、(ɛ) pie (薄片形)、(ɛ) ze (大立体形)。

却域语: (tuw<sup>55</sup>)ro<sup>31</sup> (圆球形)、(tuw<sup>55</sup>)tfo<sup>55</sup> (长条形)、(tuw<sup>55</sup>)ʂpe<sup>55</sup> (薄片形)。

扎坝语: (te) i<sup>55</sup> (圆球形)、(te<sup>55</sup>)təy<sup>55</sup> (长条形)、(te<sup>55</sup>)pa<sup>55</sup> (薄片形)。

道孚语: (a) lu (圆球形)、(a) qha (长条形)、(a) gə (长方形)。

羌语的分类要细一些, 圆球形、长条形、薄片形所指事物与木雅语



差不多，椭圆形所指事物如“人”、“米”、“油滴”等，长筒形指中空管状物如“裤子”、“枪”等，大立体形指体积较大的事物如“山”、“房子”、“牛”等。各语言对名词所表事物形状的分类大体相似而又不尽相同。如木雅语和扎坝语把“鸟”看成片形，羌、却域、道孚等语言却看成圆球形；“刀”一般看成长条形，却域语却用表圆球形量词修饰；“米”一般看成圆球形，羌语则用表椭圆形量词来修饰它。修饰抽象名词的量词就更分歧了，如“一首歌”，羌、却域、道孚等语言都用表示长条形量词修饰，扎坝语却用表圆球形量词修饰，木雅语单有专用量词 (ta<sup>33</sup>) tsa<sup>53</sup> “一首”修饰。

从上列例子还可以看出，各语言有关量词不仅所表形状大体相同，语音也相近。例如表圆球形量词：lɔ<sup>53</sup> (木雅)、lu (道孚)、ro<sup>31</sup> (却域)、ə<sup>1</sup> (羌)；表薄片形量词：βæ<sup>53</sup> (木雅)、lba (道孚)、ʂpe (却域)、pie (羌)、pa<sup>53</sup> (扎坝)。这些词有明显的同源关系，说明早在这些语言分化之前，量词就已经产生了。

### (三) 数量词组

量词一般不单用，总是与数词或指示代词、疑问代词连用。数量词组两个成分连接紧密，在羌、木雅、贵琼等语言中各音节之间还有元音和谐现象，看起来很像复合词。数量词组有如下特点：

1. 数量词组重叠包含“每”的意思。如：

扎坝语：te<sup>55</sup> zia<sup>55</sup> te<sup>55</sup> zia<sup>55</sup> “每个人”、te<sup>55</sup> cçu<sup>33</sup> te<sup>55</sup> cçu<sup>33</sup> “每家”。

道孚语：asɲi asɲi “每天”、jo argə argə “每间房”、vdzi aɣe ɣe “每个人”、jo aɣa ɣa “每家”。

羌语：εɛtɛε εɛtɛε “每块(地)”、khe<sup>1</sup>ʂ khe<sup>1</sup>ʂ “每八个(人)”。

木雅语：tei<sup>33</sup> zəɕ “每个” (te<sup>33</sup> zə<sup>53</sup> te<sup>33</sup> zə<sup>33</sup> “某个”)。

道孚语重叠时后面的数量词可省略数词。木雅语用借自藏语的数词与用固有数词组成的数量词组重叠后意义不同，前者包含“每”的意思，后者指不定的人或事物。

2. 部分语言数量词组中的数词为“一”时，数词可以省略。例如：

扎坝语：gi<sup>33</sup> gi<sup>55</sup> ɲa<sup>13</sup> wu<sup>33</sup> tɕə<sup>55</sup> ti<sup>55</sup> p tshi<sup>33</sup> khi<sup>55</sup>.

老师 我(对象格助词) 书 本 给

老师给我(一)本书。

史兴语:  $n_i^{55}$   $ji^{55}$   $n \tilde{u}^{55}$   $gu^{33}$   $ly^{55}$   $le^{55}$ - $d\tilde{u}^{33}$   $he^{55}$ - $dz\tilde{a}^{33}$ .  
 你(领格助词) 衣服 件 短  
 你的一件衣服短了。

纳木义语:  $\text{ɬe}^{55}$   $dzi^{55}$   $pu^{33}$   $wu^{55}$   $de^{35}$   $qha^{33}$   $ly^{55}$   $dz_a^{35}$ .  
 桌子 张 (处所格助词) 碗 个 有  
 (一)张桌子上有(一)个碗。

道孚语:  $thə$   $vdzi$   $g \text{end}z_u$   $\eta o m a$   $\gamma e$   $\eta u$   $z_ə$ .  
 他 人 好 真正 个 是(语气助词)  
 他真是(一)个好人。

3. 有些语言在一些情况下数词可以不带量词直接修饰名词。一种情况是,带不带量词依不同的数词而定,如道孚语,当数词为“一”时,普遍需要带量词;数词为“二”时要用  $\gamma ne$ , 这个  $\gamma ne$  不同于系数词  $\gamma n_ə$ , 是包含了量词“个”在内的数量词;“三”以上往往不带量词。如  $t_ɛi \text{alu}$  “一顶帽子”、 $t_ɛi \gamma ne$  “两个帽子”、 $t_ɛi \text{xsu}$  “三帽子”。一种情况如普米(兰坪)语,数词带不带量词依所修饰的名词而定,名词是指人名词时,数词必须加量词,如  $mi^{55} s\tilde{a} u^{13} tsə$  “三个人”,如名词为非人名词,则可省略量词,如  $ti^{13} ti^{13}$  “一(面)旗子”、 $p_ɕ^{12} tsə^{55} ni^{13}$  “两(朵)花”、 $ph_ɕa^{13} s\tilde{a} u^{13}$  “三(头)猪”。另一种情况如嘉戎语,个体量词比较少,许多名词可直接受数词修饰。有的名词可受只带指单一数词的个体量词的修饰,数量为“二”以上时,一般便不用量词而直接用数词修饰了。例如: $t_ə rmi \text{t}ə rgi$  “一个人”、 $t_ə rmi \text{k}ə sam$  “三人”。

这几种语言量词的使用范围不及本语支其他语言普遍,可能量词的产生较晚。

4. 一些语言从藏语或汉语借入量词或名词、数词,表示新的计量单位,并与固有的某一个数量词组组成偏正结构的量—数量词组,用以修饰名词,这种新的格式正在不断增加和发展。例如:

道孚语:  $smen$  (药)  $thi$  (剂)  $ag_ə$  (一个) “一剂药”,  $khser$  (布)  $thana$  (匹)  $ag_ə$  (一个) “一匹布”,  $moŋ$  (亩)  $arg_ə$  (一个) “一亩”。  
 $thi$ 、 $thana$  借自藏语,  $moŋ$  借自汉语。

却域语:  $\text{ɣ}so^{55}$  (两)  $tuw^{55} ro^{31}$  (一个) “一两”,  $t_ɕh_1^{55} ts_1^{55}$  (尺子)  $tuw^{55} ro^{31}$  (一个) “一尺”,  $t_ɕhi^{55} tshe^{55}$  (小时)  $tuw^{55} ro^{31}$  (一个) “一点”

钟”。 $\text{ʃso}^{55}$ 、 $\text{təhi}^{55}$   $\text{tshe}^{55}$  借自藏语， $\text{tʃhɿ}^{55}$   $\text{tsɿ}^{55}$  借自汉语。

木雅语： $\text{khe}^{53}$ （克） $\text{tə}^{33}$   $\text{lø}^{33}$ （一个）“一克”， $\text{tʃhə}^{53}$ （万） $\text{tə}^{33}$   $\text{lø}^{33}$ （一个）“一元”， $\text{tʃə}^{24}$ （行列） $\text{tə}^{33}$   $\text{zæ}^{53}$ （一条）“一队”， $\text{li}^{53}$ （里） $\text{tə}^{33}$   $\text{lø}^{33}$ （一个）“一里”。 $\text{khe}^{53}$ 、 $\text{tʃhə}^{53}$ 、 $\text{tʃə}^{24}$  借自藏语， $\text{li}^{53}$  借自汉语。

扎坝语： $\text{ka}^{55}$   $\text{ma}^{55}$ （分） $\text{tei}^{55}$ （一个）“一分（指重量）”， $\text{xto}^{55}$ （千） $\text{tei}^{55}$ （一个）“一角”， $\text{təhu}^{55}$   $\text{tshu}^{55}$ （小时） $\text{tei}^{55}$ （一个）“一点钟”， $\text{mi}^{33}$   $\text{zə}^{55}$ （代） $\text{tei}^{55}$ （一个）“一代”， $\text{ko}^{55}$   $\text{li}^{55}$ （公里） $\text{tei}^{55}$ （一个）“一公里”。 $\text{ka}^{55}$   $\text{ma}^{55}$ 、 $\text{xto}^{55}$ 、 $\text{təhu}^{55}$   $\text{tshu}^{55}$ 、 $\text{mi}^{33}$   $\text{zə}^{55}$  借自藏语， $\text{ko}^{55}$   $\text{li}^{55}$  借自汉语。

嘉戎语在借入汉语量词时有的连数词“一”一同借入，并把借入的数量词一起当做一个量词使用。如  $\text{jitʃhə}$ （一尺） $\text{tərgi}$ （一个）“一尺”， $\text{jitshən}$ （一寸） $\text{kəsam}$ （三）“三寸”。

## 四、动 词

羌语支语言动词词法在语法中占有重要地位。动词有趋向、人称、数、时、体、语气、式、语态等范畴。这些范畴主要靠附加词缀来表示，有些兼用内部屈折或助词等手段，形态变化比较复杂。

### （一）趋向范畴

趋向范畴是羌语支语言动词的重要语法范畴，是这个语支在语法上有别于其他语支最显著的特征，也是这个语支各语言最有共性的语法现象。

1. 趋向范畴的意义和形式 趋向范畴是指在动词词根上附加不同的前缀，表示动作趋向的方位不同。综合各语言表现在动词前缀上的方位概念共有十三种，即：直上方、直下方、上游方、下游方；靠山方、靠水方；离心方、向心方；里方、外方；后方（除指说话人的背后方外，兼指动作返回方或相反方）；圆周方（有的还分顺时针方和逆时针方）；不定方。前十个方位概念两两对立，表示这些方位概念的前缀往往成对地出现在一个语言中。

下面是羌语支各语言趋向前缀对照表：



语种	前缀数量	前缀						表示的方位							
		直上方	直下方	上游方	下游方	里方	外方	向心方	离心方	靠山方	靠水方	后方	圆周方	不定方	水平方
羌	9	te	a	no	se	ke	ha	dze	tha						
尔苏(甘洛)	8	de <sup>55</sup>	ne <sup>55</sup>	khe <sup>55</sup>	ɣe <sup>55</sup>	(khe <sup>55</sup> )	(ɣe <sup>55</sup> )	(ɣe <sup>55</sup> )	the <sup>55</sup>	khuar <sup>33</sup>	ɣuar <sup>33</sup>	ɲu <sup>55</sup>		da	
木雅	8	te	me	ye	fiæ	(ye)	(fiæ)	ɣə	the			re	kha		
		tə	na	ɣə	fiə	(ɣə)	(fiə)	noə	tha			re	qhə		
嘉戎	7	to	na	ku	di	(ku)	(di)			ro			je <sup>⊙</sup>		
		to	me	ko	ne	(ko)	(ne)			ro	re		je		
普米(兰坪)	6	te <sup>55</sup>	ne <sup>13</sup>	(te <sup>55</sup> )	(ne <sup>13</sup> )	xə <sup>13</sup>	khe <sup>13</sup>	de <sup>13</sup>	the <sup>13</sup>						
史兴	6	dzi <sup>33</sup>	mie <sup>33</sup>	(dzi <sup>33</sup> )	(mie <sup>33</sup> )	qho <sup>33</sup>	by <sup>33</sup>	lie <sup>33</sup>	təhi <sup>33</sup>						
却域	5	r <sup>13</sup>	la <sup>55</sup>	(r <sup>13</sup> )	(la <sup>55</sup> )	ku <sup>55</sup>	ɣu <sup>13</sup>		te <sup>55</sup>						
道孚	5	re	na	ge	ye	(gə)	(ɣə)		də						
扎坝	5	a <sup>55</sup>	a <sup>33</sup>	ke <sup>55</sup>	ɣə <sup>55</sup>	(kə <sup>55</sup> )	(ɣə <sup>55</sup> )		te <sup>55</sup>						
贵琼(前溪)	5	thu <sup>33</sup>	mi <sup>33</sup>	(ji <sup>33</sup> )	(wu <sup>33</sup> )			ji <sup>33</sup>	wu <sup>33</sup>		ta <sup>13</sup>				
纳木义	3	lo <sup>33</sup>	mi <sup>33</sup>												təhi <sup>33</sup>

①孙宏开:《尔苏语》,载云南《民族学报》,1983年,3,所句尔苏语趋向前缀只有7种,其中无the<sup>55</sup>,但该文语法例句中有the<sup>55</sup>toha<sup>13</sup>“给(妹妹)”、the<sup>55</sup>ji<sup>33</sup>po<sup>55</sup>“(你)摸”等同,其中the<sup>55</sup>似为离心方前缀。

②霍鹰堂:《嘉戎语概况》,载《民族语文》,1984,2。所列趋向前缀只有6种。表不定方趋向前缀je系根据林向荣:《嘉戎语与藏语的若干语法差异》,载《中国民族语言论文集》一文补列。

羌语支各语言动词的趋向前缀多少不等，最多的有9个，最少的有3个，一般是5个到6个。有9个趋向前缀的以羌（岷口）语为例（动词词根 *ka* “去”〔未来时〕）：*tə-ka* “上（楼）去”，*a-ka* “下（楼）去”，*ɲə-ka* “去（上游方）”，*sə-ka* “去（下游方）”，*kə-ka* “进去”，*ha-ka* “出去～回去”，*dzə-ka* “过来”，*tha-ka* “过去”，*da-ka* “去”～“过（河）去”。只有3个趋向前缀的以纳木义语为例（动词词根 *bi*<sup>35</sup> “去”）：*lo*<sup>33</sup>-*bi*<sup>35</sup> “上去”、*mi*<sup>33</sup>-*bi*<sup>35</sup> “下去”、*tɕhi*<sup>33</sup>-*bi*<sup>35</sup> “去（水平方）”。

从上表可见各语言都有表示直上方和直下方的趋向前缀。大部分语言都有上下游方、里外方这两对方位概念，但不一定有专表这些方位概念的趋向前缀，有的方位概念由别的趋向前缀兼表。此外，离心方的概念也较普遍。其他几种方位概念只有部分语言有反映。尔苏（甘洛）语和普米（兰坪）语还有向左方和向右方概念，尔苏语用靠山方和靠水方前缀兼表，普米语用向里方和向外方前缀兼表。一些语言有向后方（或动作返回方）概念，除尔苏（甘洛）语和贵琼（前溪）语有专表向后方趋向前缀外，一般用表不定方趋向前缀兼表。但羌语表示不定方的趋向前缀却兼表中间隔了一个障碍物的前方，如 *da-ka* “过（河）去”、*do-χsu* “跳过（沟）去”，它的向后方概念是用表向外方趋向前缀兼表的。表不定方趋向前缀一般加在带抽象意义的动词或不需要强调特定方向的动词前。木雅语有表圆周方向概念的趋向前缀是比较独特的，能加这种前缀的动词比较少，可能是一种残存现象。这种趋向前缀要同使用这种语言的居民的生活习俗联系起来才能理解它所含有的趋向意义，如 *rə*<sup>55</sup>-*to*<sup>33</sup> “商量”，*rə*<sup>33</sup>-*khue*<sup>53</sup> “灌（水）”，*ro*<sup>33</sup>-*zə*<sup>53</sup> “牵（手）”，*ro*<sup>55</sup>-*ra*<sup>33</sup> “簸（粮食）”等动词之所以带表圆周方的趋向前缀，是因为这些动词表示的动作是沿圆周方进行的。人们商量事情时是围着圈儿的；灌水时，水在容器里转圈儿；牵手多半是人们围成圈儿跳锅庄时才有这个动作；簸粮食是用圆形扁竹罗双手团团转着簸。

各语言所表动作方向较明确的动词大多带表示相同方向的趋向前缀，如“抬”的动作是向上的，各语言都用表示向直上方的趋向前缀：羌 *tə-tse*，普米（兰坪）*tə*<sup>55</sup>-*io*<sup>55</sup>，木雅 *tə*<sup>55</sup>-*tɕue*<sup>33</sup>，道孚 *rə-tɕam*，扎坝 *o*<sup>55</sup>-*tɕo*<sup>55</sup>；“降落”的动作是向下的，各语言都用表示向直下方的趋向前缀：羌 *a-la*，木雅 *nə*<sup>33</sup>-*zi*<sup>55</sup>，道孚 *nə-dza*，扎坝 *a*<sup>33</sup>-*tɕi*<sup>55</sup>。有些动词所表动作方向使人感到不大明确，各语言往往用表示不同方向的趋向前缀，

这反映了各语言使用者在观察事物的角度和思维方式上都带有各自的特点。如“骑”的动作，就上马这个过程来说是向上方，就坐在马上这个过程来说是向下方，就骑着马走这个过程来说是不定方，因而各语言所用的前缀就不大一致：羌  $t\epsilon$ -xtʃɛ，道孚  $r\alpha$ -fçi 的前缀表直上方；普米（兰坪） $n\alpha^{13}$ -dzā<sup>55</sup>，扎坝  $\alpha^{33}$ -ndzΛ<sup>53</sup> 的前缀表直下方；木雅  $qh\alpha^{33}$ -ndza<sup>53</sup> 的前缀表不定方。“吃”这个动词表示的动作的方向很不明确，各语言所用的趋向前缀就很不一致：嘉戎  $t\alpha$ -（直上方），道孚  $n\alpha$ -（直下方）、扎坝  $k\alpha^{55}$ -（上游方），木雅  $h\alpha\epsilon^{24}$ -（下游方），羌  $s\alpha$ -（下游方），却域  $kw^{55}$ -（里方），普米（兰坪） $kh\alpha^{13}$ -（外方）。

尽管在具体的动词上各语言所用的趋向前缀表示的方向不尽相同，但可以看出，各语言表示相同方向的前缀大部分有共同来源。虽然其声母和韵母不完全相同，但大多数在发音方法或发音部位上总有某些共同点，在音理上有互变的可能，如表示直下方趋向前缀的声母是  $n$ 、 $m$ 、 $l$  等；表示上游方趋向前缀的声母是  $k$ 、 $kh$ 、 $g$ 、 $\gamma$  等。有的前缀声母不同，还可通过别的词来证明它们之间存在有规律的对应关系，如表示直上方的前缀声母有  $t$ 、 $d$ 、 $r$ 、 $l$ 、 $th$ 、 $dz$  等，其中嘉戎、木雅、普米等语言的  $t$ ，道孚语的  $r$ ，纳木义语的  $l$ ，史兴语的  $dz$  之间的对应关系在下列“一”和“（上半）身”二词中也可看到：

嘉戎	木雅	普米	道孚	纳木义	史兴	
(kə)	tɛk	tɛ <sup>53</sup>	ti <sup>13</sup>	ro	dzi <sup>33</sup>	—
tət (stot)			ro (sto)	lo <sup>33</sup> (tɛ <sup>55</sup> )		（上半）身

说明：（1）括弧里的前缀与表其他方位的前缀形式相同，如尔苏语（ $kh\epsilon^{55}$ ）表里方，又表上游方。

（2）羌、木雅、却域、扎坝等语言前缀元音与词根元音有不同程度的和谐现象。如羌语表直上方前缀有  $t\alpha$ 、 $t\epsilon$ 、 $tu$ -三种形式： $t\alpha$ -ka “上（楼）去”， $t\epsilon$ -çtɛç “向上推”， $tu$ -xsu “向上跳”。

（3）木雅语两套趋向前缀的主要区别是元音松紧不同，有的声母也不同。两套趋向前缀按元音松配松、紧配紧的原则加在元音松紧不同的词根上。如  $t\alpha^{55}$ -tɕ<sup>33</sup> “向上跳”， $t\alpha^{33}$ -tɕ<sup>24</sup> “向上取出”。

（4）嘉戎语两套趋向前缀中的第一套用于动词将来时和现在时形式，第二套用于动词的过去时和命令式形式。如  $ku$ -ntʃiç “（我）将往上游方搬运”， $ko$ -ntʃiç “（我）往上游方搬运了”。

2. 趋向范畴的由来 羌语支语言动词趋向前缀所表示的方位概念，



与这些语言方位词表示的方位概念基本一致,形式也大多相同或相近。下面是羌(麻窝)语的趋向前缀与方位词对照表。

方 向	直上方	直下方	上游方	下游方	靠山方	靠水方
方位词	ti:q	qəli	ɲutʃha	khʂətʃha	kuətʃha	thiutʃha
趋向前缀	tə-	a-	ɲu-	sə-	kuə-	thiu-

以上表示上游方、靠山方、靠水方的趋向前缀与方位词的主要语素完全相同;表示直上方、直下方的趋向前缀 tə-、(零) a-的声母也分别与方位词的词首声母 t-、q-相同或相近;表示下游方的趋向前缀 sə-与方位词主要语素 khʂə 差别较大,但羌语雅都话表下游方的方位词是 khsiz,这个词对应于麻窝话的 khʂə, sə-可能是 khsiz 的简化形式。再如嘉戎语:

方 向	直上方	直下方	上游方	下游方	靠山方	靠水方
方位词	ata	ana	aku	adi	ato	are
趋向前缀 <sup>1</sup>	to-	na-	ku-	di-	ro-	re-
趋向前缀 <sup>2</sup>	to-	nə-	ko-	nə-	ro-	rə-

嘉戎语第1套趋向前缀与方位词的主要语素大多一致,第2套因需兼表过去时和命令式,部分前缀元音或辅音有所变化。再看木雅语:

方 向	直上方	直下方	上游方	下游方	向心方	离心方
方位词	tø <sup>53</sup> jø <sup>33</sup>	nø <sup>53</sup> jø <sup>33</sup>	ɣø <sup>53</sup> jø <sup>33</sup>	fæ <sup>24</sup> jø <sup>33</sup>	thø <sup>53</sup> jø <sup>33</sup>	ŋgø <sup>24</sup> jø <sup>33</sup>
趋向前缀	tə-	nə-	ɣə-(ɸə-)	fæ-(ji-)	thə-	ŋgə-(ŋgə)

木雅语趋向前缀的声母与方位词完全相同,韵母因与动词词根元音和谐而有变化。ɣə-、fæ-、ŋgə-等三个前缀各有变式 ɸə-、ji-、ŋgə 等是

因为  $\gamma$ 、 $\eta g$  不能与紧元音相拼、 $\tilde{n}$  不能与  $i$ 、 $e$  相拼的缘故。

由上列现象看来，羌语支语言动词的趋向前缀可能源自于动词前方位词的简化及其与词根的粘连。

3. 趋向范畴的演变 趋向前缀在各个语言中的发展情况不大相同，这表现在趋向前缀的使用范围和语法作用两个方面。趋向前缀使用范围的大小与趋向前缀跟动词词根结合的紧密程度成正比，结合紧的使用范围大，结合松的使用范围小。有的语言大部分动词（包括表示方向性强的动作的动词和表示方向性弱的动作的动词）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总要带一个趋向前缀。有的语言除一部分方向性强的动词需带趋向前缀外，其余动词在不强调趋向的情况下可脱离趋向前缀。木雅语是前一种情况，除判断动词、存在动词、助动词和极少数常用动词（如  $ta^{53}$  “看见”， $mbi^{53}$  “坐”， $khi^{53}$  “睡”， $s_e^{53}$  “想”等）外，绝大部分动词都带趋向前缀。有的动词只能带一种趋向前缀，这种趋向前缀已固定在动词词根前，不能去掉，也不能变换，如  $hæ^{24}-ndzə^{33}$  “吃”， $t_e^{55}-ta^{33}$  “戴”， $ne^{33}-phə^{53}$  “失败”等。有的动词因表示的动作方向性较强，可按动作趋向方位的不同，变换 2 至 7 个不等的趋向前缀。例如，可加 2 种趋向前缀的： $thi^{33}-təhu^{55}$  “托带去”， $\eta gi^{33}-təhu^{55}$  “托带来”；可加 7 种前缀的： $tə^{33}-təue^{53} ri^{33}$  “向上看”， $ne^{33}-təhue^{53} ri^{33}$  “向下看”， $\gamma ə^{33}-təue^{53} ri^{33}$  “往上游方看”， $hæ^{33}-təue^{53} ri^{33}$  “往下游方看”， $thə^{55}-təue^{53} ri^{33}$  “往那边看”， $\eta gə^{33}-təue^{53} ri^{33}$  “往这边看”， $khə^{33}-təue^{53} ri^{33}$  “看”（不定方）。上述后一种情况如羌语，不自主动词或方向性强的自主动词大多需带趋向前缀，例如  $a-qha$  “失败”， $tə-\phi ete$  “发抖”， $da-tua$  “（墙）倒”， $tu-\chi su$  “跳”， $thə-etee$  “推”， $ne-the$  “揉（面）”等。方向性强的动词也像木雅语一样可变换多种趋向前缀。大部分自主动词可不带趋向前缀，如  $dza$  “吃”， $ta$  “戴”， $dzuə$  “坐”， $nə$  “睡”等，只是在表过去时和命令式时才带兼表过去时和命令式的趋向前缀。

趋向前缀的语法作用在各语言或一种语言的不同方言中也有所不同。有的语言或方言趋向前缀主要表示动作趋向的方位，如木雅语。其完成体是用动词内部屈折或后附词缀和加语气助词等综合手段表示的。有的语言或方言，趋向前缀在一些情况下专表动作趋向的方位，在另一些情况下除表动作趋向的方位外，还兼表过去时（或完成体）、命令式等语法意义，如羌语。其不自主动词和所表动作方向性强的自主动词是

以体的形式表示动作的时间，而已行体是用后附词缀表示的；所表动作方向性弱的自主动词是以时的形式表示动作的时间，而过去时则是用趋向前缀兼表的。

趋向前缀兼表过去时，在历史上大概经历了一个表过去时的后置成分改变为前置成分，然后与趋向前缀合并为一个形式的演变过程。而且在目前，一些语言趋向前缀的表时态功能还有取代表趋向功能的趋势。从以下语言和方言趋向与时态范畴的不同表现形式可以窥见这一演变的大概过程（以下 D 表动词词根，q 表趋向附加成分，s 表时态附加成分，D<sup>s</sup> 表示以内部屈折兼表时态的动词词根，qs 是兼表趋向与时态的附加成分；附加成分后置的前加“-”，附加成分前置的后加“-”，带（）的为人称后缀；甲类动词指所表动作方向性弱的自主动词，乙类动词指不自主动词或所表动作方向性弱的自主动词）。

	甲类动词形式	举 例	
木雅	q- D -s	fi <sup>33</sup> -ndzə <sup>55</sup> -sə <sup>33</sup> ni <sup>33</sup>	(他)吃了
普米(兰坪)	q- D -s	khə <sup>13</sup> -dzy <sup>55</sup> -si <sup>55</sup>	(他)吃了
羌(桃坪)	D <sup>s</sup> -s	dʒl <sup>231</sup> -i <sup>31</sup>	(他)吃了
羌(芦花)	s- D	da-dzə	(他)吃了
羌(麻窝)	s- D	da-dzə(-ji)	(他)吃了
羌(峨口)	qs- D	sə-z ə	(他)吃了
嘉戎	qs- D	to-za (-u)	(他)吃了
	乙类动词形式	举 例	
木雅	q- D -s	tə <sup>33</sup> -tse <sup>55</sup> -sə <sup>33</sup> ni <sup>33</sup>	(他)跳了
普米(兰坪)	q- D -s	xə <sup>13</sup> -ʒə <sup>55</sup> -si <sup>55</sup>	(他)来了
羌(桃坪)	q- D <sup>s</sup> -s	tə <sup>31</sup> -kə <sup>51</sup> -i <sup>31</sup>	(他)去了
羌(芦花)	q-s- D	ti-da-qhsu	(他)跳了
羌(麻窝)	qs- D	tə-qhsu (-ji)	(他)跳了
羌(峨口)	q- D -s	tə-χsu-jy	(他)跳了
嘉戎	qs- D	to-ntʃi(-u)	(他)往上搬了

现对以上语言甲类动词表过去时成分的前移情况作一分析：木雅语表完成体和普米（兰坪）语表过去时的成分是后缀的，羌语桃坪话则开始往前移动，除保留过去时后缀外，动词词根还以声调、韵母变化等内部屈折形式加强时态的区别，从动词 dʒl<sup>33</sup>“吃”第三人称单数三时形



式 ( $dʒl u^{231}$  未来时,  $dʒl^{31}$  现在时,  $dʒl^{231} i^{31}$  过去时) 的比较便可看出。羌语芦花话与麻窝话表过去时成分便由后置变为前置, 是独立的专表时态的前置成分。羌语峨口话与嘉戎语则在趋向前缀上增加了兼表过去时的功能。现在羌语支语言采取最后一种形式的居多, 这代表了一种发展趋势。

再看甲类动词趋向前缀功能的演变情况: 木雅语的趋向前缀始终保持专表趋向的作用。普米(兰坪)语的趋向前缀虽然和时态前缀是分开的, 但趋向前缀不附加在动词未来时和现在时形式上, 如  $dʒə^{55}$  “吃”的第三人称单数的三时形式为:  $dʒə^{55}-qə^{55}$  (未来时),  $dʒə^{55}-z_u u^{55}$  (现在时),  $khə^{13}-dzy^{55}-si^{55}$  (过去时), 这说明趋向前缀的功能已转移到以表时态为主了。羌语桃坪、芦花、麻窝三个土语甲类动词的三时形式都不附加趋向前缀, 羌语峨口话和嘉戎语的趋向前缀都兼表过去时, 这说明甲类动词的趋向前缀有的已经失去, 有的正在转移它的功能。

乙类动词, 各语言或方言都需加趋向前缀。其时态表现形式各不相同: 木雅语有表示完成体的后缀; 普米语兰坪话、羌语峨口话和桃坪话有表示过去时的后缀, 桃坪话还靠动词词根屈折兼表过去时; 羌语芦花话有表示过去时的前缀; 羌语麻窝话的过去时也由趋向前缀兼表; 嘉戎语则发展为两套趋向前缀, 一套用于乙类动词的未来时和现在时形式, 是专表趋向的, 一套用于乙类动词过去时或命令式形式, 是兼表趋向和时态两种语法意义的。为了减少趋向前缀兼表时态带来的同形歧义现象, 羌语北部方言还采取错根方式来区别常用乙类动词的时态。如羌语峨口话:

	上去	上来	拿上去	拿上来
未来时	$tə-ka$	$tu-liu$	$tɛ-kue$	$tɛ-li$
过去时	$tə-qa$	$tə-la$	$tu-tɛu$	$tɛ-tɛɛ$

以上语言或方言的趋向前缀还兼表命令式。羌语桃坪话乙类动词的命令式也像其他语言一样由趋向前缀兼表, 如  $ə^{155}-ba^{31}$  “(你)背!”、 $tə^{31}-ye^{31}$  “(你)吆牛!”, 但甲类动词有一个专表命令式的前缀  $kuə^{31}-$ , 如  $kuə^{31}-dʒi^{231}$  “(你)说!”、 $kuə^{31}-pu^{33}$  “(你)做!” 这个现象说明趋向前缀兼表命令式可能也是后来演变的。

有的语言还通过趋向前缀内部的语音交替兼表语气或语态等语法意义。如嘉戎语以趋向前缀的元音交替区别确定语气和一般语气。如:

to-ntʃi-ŋ	(我)	往直上方搬运了(自觉, 确定语气)
ta-ntʃi-ŋ	(我)	往直上方搬运了(不自觉, 一般语气)
ro-ntʃi-u	(他)	往靠山方搬运了(亲见, 确定语气)
ra-ntʃi-u	(他)	往靠山方搬运了(非亲见, 一般语气)

木雅语以趋向前缀的元音交替区别自动态与使动态。元音为*i*或*e*的标志使动态, 其他元音标志自动态。如: *khə<sup>33</sup>-ku<sup>24</sup>* “冻”, *khi<sup>33</sup>-ku<sup>24</sup>* “使冻”; *fiæ<sup>24</sup>-rə<sup>33</sup>* “伸长”, *ji<sup>24</sup>-rə<sup>33</sup>* “拖长”; *thə<sup>55</sup>-bə<sup>55</sup>* “散开”, *thi<sup>53</sup>-bə<sup>55</sup>* “解开”; *tə<sup>33</sup>-ra<sup>53</sup>* “干”, *te<sup>33</sup>-ra<sup>53</sup>* “弄干”。

这种现象可能来源于趋向前缀后、动词词根前有过一个表使动态的古前缀 \**s-*。藏缅语族许多语言都以 *s-* 前缀作为表使动态的手段之一, 如道孚语表使动态的前缀 *s-* 就加在趋向前缀后、动词词根前, 如 *gə-təu* “焦”, *gə-s-təu* “弄焦”; *cçhi* “骑”, *rə-s-cçhi* “使骑”。木雅语使动态动词趋向前缀的松元音变 *i*, 紧元音变 *e*, 可能是 \**s-* 对原趋向前缀元音影响的结果, 也是 \**s-* 消失的一种补偿手段。

综上所述, 多数语言趋向前缀的数量和使用范围有逐步缩小的趋势。同时由于受到语言内部其他因素演变的影响(如表过去时成分由后置变为前置、专表命令式成分的消失等), 趋向前缀有向身兼数职的多功能发展或转移其原有功能的趋势。

## (二) 人称和数范畴

动词有人称和数范畴也是羌语支的一个显著特点。动词的人称和数范畴是指动词在句中作谓语时通过词形变化反映出主语或宾语的人称和数。除贵琼、纳木义、尔苏、史兴等语言外, 大多数语言动词都有人称范畴。在表示人称的语法意义上分两种类型: (1) 动词只反映主语的人称, 如普米、扎坝、却域等语言; (2) 在无人称宾语的句子中, 动词反映主语的人称, 在有人称宾语的句子中, 动词同时反映主语和宾语的人称, 如嘉戎、羌、道孚、木雅等语言, 羌语在一定情况下还反映主语和宾语的物主的人称。一般都分三个人称, 有三种人称形式, 但扎坝语只有两个人称(第一与第二或第二与第三合用一种形式, 因此只有两种人称形式)。在有人称范畴的语言里, 除扎坝语外都有数范畴。在表示数的语法意义上也有几种类型: (1) 反映各个人称的单数、双数和复数, 如嘉戎语; (2) 反映各个人称的单数和复数, 不反映双数, 主语是双数

的，用复数形式表示，如羌语、道孚语；(3) 只反映第一、二人称的单数和复数，不反映第三人称的数，如却域语、木雅语；(4) 反映第一、二人称的单数和复数，不反映第三人称的数，但第一人称复数和第三人称用同一种形式表示，如普米语。有的语言没有数范畴，不论主语是单数还是复数，动词都用同一种形式，如扎坝语。

人称范畴的表现手段有附加词缀（包括前缀和后缀）、词根内部屈折、后接助词等，有的是两种或三种方式并用。有些表示人称范畴的语法成分是可以离析的，有些表示人称范畴的语法成分因与表示时态的语法成分合成为一体，很难将它单独离析出来。数范畴往往与人称范畴结合用一种形式。现将各语言的人称和数范畴按其主要表现形式分作三类介绍：

1. 以附加词缀为主要形式的，有嘉戎语和羌语。嘉戎语人称和数范畴的表现形式最完整。它以在动词词根加前缀或后缀或同时加前、后缀表示，这些成分都是可以离析的。前缀只表示人称，后缀既表示人称也表示数。及物动词与不及物动词的第二人称单数和第三人称的单、双、复数的表现形式不一样。下面从及物动词和不及物动词中各举一例（只举开音节动词，闭音节动词在添接后缀时还要发生复杂的语音变化，这里从略）：

ka-rko	装(及物)	ka-tʃhɛ	去,走(不及物)
rko-ŋ	(我)装	tʃhɛ-ŋ	(我)去
tə-rko-u	(你)装	tə-tʃhɛ-n	(你)去
rko-u	(他)装	tʃhɛ	(他)去
rko-i	(咱们)装	tʃhɛ-i	(咱们)去
tə-rko-ŋ̣	(你们)装	tə-tʃhɛ-ŋ̣	(你们)去
wə-rko~	(他们)装	kə-tʃhɛ~	(他们)去
rko-ŋ̣		tʃhɛ-ŋ̣	
rko-tʃh	(咱俩)装	tʃhɛ-tʃh	(咱俩)去
tə-rko-ntʃh	(你俩)装	tə-tʃhɛ-ntʃh	(你俩)去
wə-rko~rko-	(他俩)装	kə-tʃhɛ~tʃhɛ-ntʃh	(他俩)去

ntʃh 将表人称、数的前缀和后缀与词根分离开来，并与人称代词作比较，从中可以看出这些前缀和后缀大部分来源于人称代词，是人称代词某部分语音的缩简形式。见下表：



数	人称	及物动词	不及物动词	人称代词
单数	一	-ŋ	-ŋ	ŋa 我
	二	tə- -u	-tə -n	no 你
	三	-u	(零形态)	wəjo 他
复数	一	-i	-i	jo 咱们
	二	tə -ŋ	tə- -ŋ	ŋo 你们
	三	wə- ~ -ŋ	kə- ~ -ŋ	wəjo ŋE 他们
双数	一	-tʃh	-tʃh	ndzo 咱们
	二	tə- -ntʃh	tə- -ntʃh	ndzo 你俩
	三	wə- ~ -ntʃh	kə- ~ -ntʃh	wəjo ndzəs 他俩

嘉戎语及物动词在有人称宾语句子里的变化视主语和宾语的人称和数的配合情况而定。如果宾语是第一、二人称，动词体现主语的人称（不分数）以及宾语的人称和数；如果宾语是第三人称，动词一般只体现主语的人称和数，但如主语是第三人称复数或双数时，动词也体现第三人称宾语的人称和数。动词单表主语的人称和数的附加成分见上表，动词兼表主语的人称以及宾语的人称和数的附加成分如下表：

主 语 人 称	宾 语			
	人 称	单 数	复 数	双 数
一	二	ta- -n	ta- -ŋ	ta- -ntʃh
二	一	ku- -ŋ	ku- -i	ku- -tʃh
三	一	wə- -ŋ	wə- -i	wə- -tʃh
三	二	tu- -n	tu- ŋ	tu- -ntʃh
三（复、双）	三	wə-	wə- -ŋ	wə- -ntʃh

以动词 kə-wə “给” 为例（限于篇幅，只举单数主语和宾语以及第

三人称复数主语和宾语):

ta-wə-n	(我) 给 (你)	wə-wə-ŋ	(他) 给 (我)
wə-ŋ	(我) 给 (他)	tu-wə-n (< tə-wə-n)	(他) 给你
ku-wə-ŋ	(你) 给 (我)	wu (< wə-u)	(他) 给 (他)
tə-wə-u	(你) 给 (他)	wə-wə-ŋ	(他们) 给 (他们)

再看羌语。羌语动词只分单数和复数，只用后缀表示人称和数范畴。这些语法成分在一些情况下是可以离析的，下面以动词 *gz<sub>u</sub>* “看(远物)” 的现在时形式举例：

gz <sub>u</sub> -a	(我) 正在看	gz <sub>u</sub> -ə <sup>ʃ</sup>	(我们) 正在看
gz <sub>u</sub> -n	(你) 正在看	gz <sub>u</sub> -təin	(你们) 正在看
gz <sub>u</sub>	(他) 正在看	gz <sub>u</sub> -tɕɛ	(他们) 正在看

将此例动词表人称与数的后缀从词根中离析出来，列表如下：

主 语 人 称 (单、复数)	动词表人称和数的后缀	
	单 数	复 数
一	-a	-ə <sup>ʃ</sup>
二	-n	-təin
三	(零形态)	-tɕɛ

前面所谓可离析是指表人称和数的后缀对词根而言，若只就人称和数的后缀而言，有的便是不可离析的了，如-a 既表第一人称又表单数，-ə<sup>ʃ</sup> 既表第一人称又表复数。

由于语音变化，有的后缀与词根元音融为一体，变得面目不清了，如表第一人称、单数的后缀-a 添接于元音为 ə 的词根后与 ə 融合为 a，添接于元音为 ɛ 的词根后与 ɛ 融合为 æ，如果词根主要元音是卷舌元音，添接或融合之后的元音也是卷舌元音。例如：

dzə	吃	dza (< dzə + a)	(我正在) 吃
tse	看	tsæ (< tse + a)	(我正在) 看
qhu <sup>ʃ</sup>	打枪	qhua <sup>ʃ</sup> (< qhu <sup>ʃ</sup> + a)	(我正在) 打枪
khue <sup>ʃ</sup>	剃	khuae <sup>ʃ</sup> (< khue <sup>ʃ</sup> + a)	(我正在) 剃

如果在动词词根后再加一个表将来时后缀 *-a*，第一人称单数后缀 *-a* 便要与此将来时后缀 *-a* 融合为长元音 *-a:* 或 *-æ:*，如 *dza:* (< *dzə + a + a*) “(我)将吃” *tsæ:* (< *tse + a + a*) “(我)将看”。

像嘉戎语一样，这些人称后缀也与人称代词有密切关系。有的与现在使用的人称代词直接比较就可以看出来，如第一人称单数代词是 *qa* “我”，动词第一人称单数后缀与其韵母相同。有的已看不出与现在使用的人称代词有什么关系，但溯根追源，仍可看出与古人称代词有关系。如峨口话第二人称单数后缀为 *-n*，与第二人称代词 *kə* “你”没有关系，但桃坪话“你”是 *no*，嘉戎语“你”也是 *no*，显然桃坪话的 *no* 比峨口话的 *kə* 要古老。由此可推测峨口话第二人称后缀 *-n* 是来自羌语声母为 \**n* 的古人称代词。

羌语在带人称宾语的句子中，如果宾语为第一、二人称，动词只体现主语的人称和数；如果宾语为第三人称，动词则体现主语的人称和数以及宾语的人称（这点恰好与嘉戎语相反），第三人称宾语以后缀 *-wu* 表示，加在表主语的人称后缀之前。例如：

*kəlie jə-wu -tein tə, ma- ɣ uji ka.*

你们 说(宾语人称后缀) (主语人称后缀)既然(否定前缀) 喊 去  
你们既已告诉(他),(我)就不去喊(他)了。

*the:kə the: da- gɣə-wu.*

他(施事助词) 他(过去时前缀) 给(宾语人称后缀)  
他给了他了。

当不及物动词的主语的物主为第三人称时，若强调物主的人称，也可在动词词根后加这个后缀 *-wu*。例如：

*the: ma: ɣdɣe-wu.* 他的妈妈病了。

他 妈妈 病

当及物动词的主语为第三人称、宾语的物主为第二人称，或不及物动词的主语的物主为第二人称时，若强调物主人称，动词需加第二人称后缀（数与物主的数一致），并在其前加 *-sa*（单数）或 *-sə*（复数）。例如：

*the: kə matha dza:-sa-n.* 他要吃你的糖。

他 你 糖 吃(人称后缀)

*the: kəlie matha sə-zə -sə -tein.* 他吃了你们的糖。

他 你们 糖(过去时前缀) 吃(人称后缀)



kə tɛi da- qhwa-sa-n. 你的房子倒了。

你 房子 (过去时前缀) 倒 (人称后缀)

kəlie tɛi da- qhwa-ɤ -tɛin. 你们的房子倒了。

你们 房子 (过去时前缀) 倒 (人称后缀)

2. 以词根内部屈折为主要形式的, 有道孚、却域、木雅、普米等语言。这些语言表人称范畴成分因与表时态成分大量交织在一起, 加上复杂的语音变化, 人称范畴的表现形式大都依词根元音而异, 十分复杂。因篇幅所限, 这里只择要介绍道孚语一种时态的人称变化, 以见一斑 (木雅语和普米语动词的人称变化参见《木雅语概况》、《普米语简志》)。以下是及物动词 xi “穿 (鞋)” 将来时人称与数的表现形式:

xu-gu (我将) 穿 xix-on-gu (我们将) 穿

xi-gu rə (你将) 穿 xixi-n-gu rə (你们将) 穿

f-xi-gon rə (他将) 穿 f-xif-xi-gon rə (他们将) 穿

道孚语及物动词的人称变化形式可概括为如下格式。(F 代表词根辅音, Y 代表词根元音, Y<sub>1</sub> 代表第一人称形式的元音, Y<sub>2</sub> 代表第二人称形式的元音):

人称	A 式		B 式	
	单 数	复 数	单 数	复 数
一	FY-gu	F-on gu	FY <sub>1</sub> -gu	FYF-on gu
二	FY-gu rə	FY-n-gu rə	FY <sub>2</sub> -gu rə	FYFY-n-gurə
三	FY-gon rə	FYFY-gon rə	f(v)-FY-gon rə	f(v)-FY-f(v)-FY-gon rə

说明: (1) 后缀 -gu、-gon 与助词 rə 是表时态成分, 但第一人称都不用 rə, 第三人称不用 -gu 而用 -gon, 因此这些表时态成分也兼有表人称的作用。

(2) 表人称和数主要靠词根本身变化。第一人称与第二人称单数变化有 A、B 二式。用 A 式还是用 B 式视词根元音而定。第一人称单数形式, 如词根元音为开口或圆唇元音 a、ɑ、o、u 等则用 A 式 (词根元音不变), 词根元音为非开口或非圆唇元音则用 B 式 (Y 为 i 或 ə

时,  $Y_1$  则为 u; Y 为 e 或  $\varepsilon$  时,  $Y_1$  则为 o)。第二人称单数形式, 如词根元音为  $\text{ə}$  或  $\varepsilon$ , 要用 B 式 (Y 为  $\text{ə}$  时  $Y_2$  为 i, Y 为  $\varepsilon$  时,  $Y_2$  为 e), 词根元音为  $\text{ə}$ 、 $\varepsilon$  之外的元音则采用 A 式。例如:

A 式: vza 削 vza-gu (我将) 削 vza-gu rə (你将) 削  
 tshu 挤 tshu-gu (我将) 挤 tshu-gu rə (你将) 挤  
 B 式: ngə 吃 ngu-gu (我将) 吃 ngi-gu rə (你将) 吃  
 fε 说 fεo-gu (我将) 说 fεe-gu rə (你将) 说

(3) 第三人称复数形式用于三人以上, 如主语为双数时一般用单数形式。第三人称单复数的 A、B 二式取决于词根声母辅音的单复, 如词根声母为复辅音, 要用 A 式, 词根声母为单辅音时则用 B 式 (声母为清辅音时加前缀 f-, 声母为浊辅音时加前缀 v-)。如:

A 式: rʁe 洗 rʁe-goŋ rə (他将) 洗 rʁerʁe-goŋ rə  
 (他们将) 洗  
 zbjer 贴 zbjer-goŋ rə (他将) 贴 zbjerzbjer-goŋ rə  
 (他们将) 贴  
 B 式: cçi 骑 f-cçi-goŋ rə (他将) 骑 f-c-hif-cçi-goŋ rə  
 (他们将) 骑  
 ra 写 v-ra-goŋ rə (他将) 写 v-rav-ra-goŋ rə  
 (他们将) 写

(4) 第一、二人称复数 A、B 两式界限不大严格, 一般表双数时用 A 式, 表三人以上的复数时用 B 式。第三人称也如此, 表三人以上的复数时用复数形式, 表双数时一般用单数形式。

及物动词在有第三人称宾语的句子只表主语的人称和数, 其变化如上面所述; 在有第一或第二人称宾语的句子, 后缀表宾语的人称, 但不表数, 前缀表主语的人称。例如 kho “给” 的变化:

kho-n (我~我们将) 给 (你~你们)  
 kho-ŋ-gu rə (你~你们将) 给 (我~我们)  
 f-kho-n-gu rə (他~他们将) 给 (你~你们)  
 f-kho-ŋ-gu (他~他们将) 给 (我~我们)

不及物动词的人称形式与及物动词有些不同: 第一人称单数需加后缀 -ŋ, 第二人称单数需加后缀 -n, 第一人称单复数都要加助词 dzə (rə 的变体), 元音还有一些相应的变化。如 mdzu “饿” 的变化:

mdzo-ŋ dzə	(我) 饿	mdzə-mdzo-ŋ dzə	(我们) 饿
mdzu-n-gu rə	(你) 饿	mdzu-n-mdzu-n-gu rə	(你们) 饿
mdzu-gu rə	(他) 饿	mdzu-mdzu-gu rə	(他们) 饿

3. 以词缀内部屈折为主要形式的，有扎坝语。这一类语言的动词不分单复数，人称变化只有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一般第二人称的疑问式与第一人称相同，陈述式与第三人称相同。人称变化主要表现在表示体范畴后缀的内部屈折上（详见（三）），间有用添加前缀表示人称的，扎坝语有少数不自主动词用前缀 p- 表示第三人称，如：tʂu<sup>55</sup> “看见（第一人称）”，p-tʂi<sup>55</sup>（第三人称）。

总起来看，尽管各语言人称范畴的涵义不尽相同，表现形式也有差异，但仍可看出若干成分是有同源关系的。例如道孚语、却域语的及物动词和扎坝语的不及物动词第三人称单数形式都在词根的单辅音声母前分别加前缀 f-（~v-）和 p-，这个前缀对应于嘉戎语的同类前缀 wə-，而 wə- 又是嘉戎语第三人称代词 wəjo 的一种缩简形式。试比较：

嘉戎	道孚	却域	扎坝
ka-wi 给	kho 给	tʂhi <sup>55</sup> 吃	tʂi <sup>55</sup> 看见
wə-wi (他) 给	f-kho (他) 给	p-tʂhi <sup>55</sup> (他) 吃	p-tʂi <sup>55</sup> (他) 看见

道孚语不及物动词的单数人称变化形式与嘉戎语不及物动词的单数人称变化形式也是基本相同的，如第一人称都加后缀 -ŋ，第二人称都加后缀 -n，第三人称不加后缀（例见前）。

普米语表过去时后缀 -si<sup>55</sup> 兼表第一人称单数时要变为 -sā<sup>55</sup>，这个 -sā<sup>55</sup> 可能是来自 -si 与古人称代词 \*ŋa “我” 的融合。道孚、却域、木雅等语言动词的元音在表第一人称单数时大多变作 u 或 o，也可能是受到古人称代词 \*ŋa 的影响所致。

以上第 1、2 类语言大概都可列入 Hodgson 所谓的“代词化语言”<sup>①</sup> 一类。

从羌语支语言人称范畴的几种类型，我们可以窥见本语支动词演变的趋势和大致情况。看来古羌语支语言的人称范畴有整齐而严密的内容，主要手段是在词根上添加词缀。由于形态变化的简化趋势和语音变

① Hodgson, B. H: On the Aborigines of the Sub-Himalayas, Journal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 volxvi, part ii. 1847.



化的影响，人称范畴中人称与数的区分便慢慢由多到少，由严格到不严格，以致在少数语言中导致人称范畴的消失，在表现手段上也逐渐由黏着型经屈折型而向分析型演变。人称范畴的这种演变趋势也反映在动词其他范畴的演变上。

### (三) 时、体和语气范畴

羌语支语言动词，有的既有时范畴又有体范畴，有的只有体范畴。大部分语言有语气范畴。这里所说的语气范畴不同于一般所说的语气（即“式”）范畴，而是指说话人对所述动作行为的察知情况，如：是间接知道的（一般语气）还是亲眼目睹的（亲验语气），是看见动作行为的过程（肯定语气）还是看见动作行为的结果（测知语气），是早就知道的（平叙语气）还是刚刚察觉的（方察语气）等等。表时、体的语法成分常常与表语气的语法成分黏着在一起。各语言表现时、体和语气的形式颇不一致，多用后缀或前缀，有的兼用表存在、判断的动词或用助词。下面按照不同类型分别举例介绍。

1. 既有时范畴又有体范畴和语气范畴的，如羌语。羌语动词分将来、现在、过去三时。将来时以后缀  $-a:$  表示（动词词根元音为非闭元音  $a$ 、 $\text{ə} \sim \text{e}$  时，后缀  $-a:$  分别与词根元音融合为  $a: \sim \text{æ}:$ ）；现在时以零形态表示；过去时用表趋向前缀兼表。如（只列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ji$  是兼表将来时和第三人称后缀）：

	将来时	现在时	过去时
ʂqu 煮	ʂqu- $a:$ - $ji$	ʂqu	o-ʂqu
dzə 吃	dzə: (- $\text{ə} + a:$ ) - $ji$	dzə	sə-zə
tse 看	tsæ: (- $e + a:$ ) - $ji$	tse	kɛ-tse

不自主动词过去时是在动词词根后加后缀  $-sə$ （人称变化由此后缀承担）表示。例如：

the: ɕɛχ t ə-qa-sə. 他醉了。

他 酒上 上去

羌语动词有 6 个体：即行体、方行体、续行体、重行体、持续体、经验体。

即行体表示即将进行的动作或即将发生的现象。表现形式是在动词将来时形式后添接后缀  $-qy$ （动词的人称变化由此后缀承担）。例如：

qa n a:-qa. 我快睡了。

我 睡

mə tə-sua:-ɣɛ. 天快亮了。

天 亮

kə ʒd ʒæ:-ɣyn. 你会生病的。

你 病

方行体表示现有情况是不久前才发生的。表现形式是在存在动词、助动词或动词现在时形式后添接后缀 -ɣy (动词的人称变化由此后缀承担), 多用于肯定与否定的对比句中。例如:

the: nəs wuru qhu<sup>1</sup>, pəstə mo- qhu<sup>1</sup>-ɣɛ.

他 昨天 野鸡 打枪 今天 (否定式前缀) 打枪

他昨天打野鸡了, 今天不打了。

续行体表示仍将进行某动作。表现形式是在动词词根前加前缀 tɕə- (如有趋向前缀要加在趋向前缀之后)。用于否定式过去时动词中时则表示仍未进行某动作 (tɕə- 要添接在否定式前缀后)。tɕə- 与后音节元音和谐而有 tɕɛ、tɕa、tɕu 等不同形式。例如:

kə atʂa a- tɕɛ-tɕhæ! 你再吃一碗!

你 一碗 (命令式前缀) 吃

qa tɕuywəs aə<sup>1</sup> tɕ u-ʂqu-a. 我再煮一个鸡蛋。

我 鸡蛋 一个 煮

tɕij ɛ- mɛ- tɕɛ- ɬɛ- ə<sup>1</sup>. 我们还没有写。

我们 (过去时前缀) (否定式前缀) 写 (人称数后缀)

qa tawa ma- tɕa- ta. 我还不戴帽子。

我 帽子 (否定式前缀) 戴

重行体表示重复进行某动作。表现形式是在动词词根后加 -jə (动词的人称变化由此后缀承担)。例如:

the: tha- ɣa -jə. 他又要去。

他 (趋向前缀) 去

tɕij tu- qu -jə -ə<sup>1</sup>. 我们又赢了。

我们 (趋向前缀) 赢 (人称数后缀)

持续体表示动作行为处在持续阶段。表现形式是在动词现在时形式后加 -ɲɛ (加在人称后缀后)。例如:

qa q əpatʃ z d zɛ-nɛ. 我头痛。

我 头 痛

the: st uaxa ekhʃɛ a- tɛ hɛ-nɛ, p autʃə tse.

他 饭 一边(趋向前缀) 吃 报纸 看

他一边吃着饭, 一边看报纸。

经验体表示曾经进行过某动作或曾经发生过某件事。表现形式是在动词过去时形式后加 -dʒɛ (动词的人称变化由此后缀承担)。例如:

the: tɛ ɛʃaŋtɔyn tʃantɔa tɛ- pə- k- dʒɛ.

他 解放军 参加(趋向前缀) 做(测知语气后缀)

他参加过解放军。

qa ʃquŋu sə- qa -dʒæ. 我去过茂县。

我 茂县(趋向前缀) 去

羌语的语气范畴有肯定语气、测知语气和方察语气之分。肯定语气用零形态表示, 测知语气在动词词根后加 -k 表示, 方察语气在动词后加语气助词 wa 表示。试比较:

mæʔ da- ɹa. 下了雨了。(肯定语气, 亲眼看见下雨)

雨 (趋向前缀) 下

mæʔ ...ɹa-k. 下雨了。(测知语气, 听见雨声)

nəs mæʔ da-ɹa-k. 昨天下雨了。(测知语气, 看见地上湿了)

mæʔ ɹa-k wa! 下雨了呵!(测知、方察语气, 刚刚发现地上湿了)

2. 大多数语言没有时范畴, 有体范畴和语气范畴, 以木雅语和扎坝语为例。

木雅语分未完成体和完成体。语气分一般语气、肯定语气(仅限于第一人称)、亲验语气。自主动词未完成体有一般和肯定语气, 完成体有一般、肯定、亲验三种语气; 不自主动词未完成体只有一般与亲验语气, 完成体只有一般语气。

自主动词未完成体是在动词词根后加 -po (第一人称单数)、-pæ (第二人称单数)、-pe (第一、二人称复数)、-pi (第三人称) 等后缀之一表示; 完成体是由动词词根或词根后加 -sə (元音按人称和数的不同而不同) 表示。不自主动词的未完成体除第一人称不能加后缀外, 第二、三人称所加后缀与自主动词同, 另一方式是动词词根要起人称和数



的变化；完成体不能加后缀  $-sə$ ，动词词根要起人称和数的变化。语气范畴用语气助词  $\eta\epsilon^{33}$ 、 $ni^{33}$ 、 $ra^{33}$ 、 $ti^{33}$  等表示。 $\eta\epsilon^{33}$  表肯定语气； $ni^{33}$  用于未完成体是一般语气，用于完成体是亲验语气； $ra^{33}$  只用于完成体是一般语气； $ti^{33}$  用于不自主动词未完成体或形容词谓语句后，是亲验语气。下面以自主动词  $f\acute{a}\epsilon^{33}ndz\epsilon^{53}$  “吃” 和不自主动词  $th\acute{a}^{55}q\acute{a}^{55}$  “害怕” 的第一、二、三人称单数为例：

	人 称	体	
		未 完 成 体	完 成 体
一 般 语 气	一	$f\acute{a}\epsilon^{33}ndz\epsilon^{55}-po^{53}ni^{33}$	$f\acute{a}\epsilon^{33}ndz\epsilon^{53}ra^{33}$
	二	$f\acute{a}\epsilon^{33}ndz\epsilon^{55}-p\acute{a}\epsilon^{53}ni^{33}$	$f\acute{a}\epsilon^{33}ndzy^{53}ra^{33}$
	三	$f\acute{a}\epsilon^{33}ndz\epsilon^{55}-pi^{53}ni^{33}$	$f\acute{o}^{33}ndz\epsilon^{53}ra^{33}$
肯 定 语 气	一	$f\acute{a}\epsilon^{33}ndz\epsilon^{55}-po^{53}\eta\epsilon^{33}$	$f\acute{a}\epsilon^{33}ndz\epsilon^{53}\eta\epsilon^{33}$
	二		
	三		
亲 验 语 气	一		$f\acute{a}\epsilon^{33}ndz\epsilon^{55}-s\epsilon^{53}ni^{33}$
	二		$f\acute{a}\epsilon^{33}ndz\epsilon^{55}-sy^{53}ni^{33}$
	三		$f\acute{o}^{33}ndz\epsilon^{55}-s\epsilon^{53}ni^{33}$
一 般 语 气	一		$th\acute{a}^{33}q\acute{o}^{53}ra^{33}$
	二	$th\acute{a}^{33}q\acute{a}^{53}-p\acute{a}\epsilon^{33}$	$th\acute{a}^{33}q\acute{a}^{53}ra^{33}$
	三	$th\acute{a}^{33}q\acute{a}^{53}-pi^{33}$	$th\acute{a}^{33}q\acute{a}^{53}ra^{33}$
亲 验 语 气	一	$th\acute{a}^{33}q\acute{o}^{53}ti^{33}$	
	二	$th\acute{a}^{33}q\acute{a}^{53}ti^{33}$	
	三	$th\acute{a}^{33}q\acute{a}^{53}ti^{33}$	

木雅语动词无时范畴，表示过去发生的动词行为一般用完成体，表示将来和现在进行的动作行为一般用未完成体，区别将来时和现在时要用表时间的词。试比较：

$\epsilon^{55}tsi^{53}$   $p\acute{\epsilon}^{55}s\acute{\epsilon}^{33}$   $y\acute{\epsilon}^{53}nd\acute{\epsilon}^{33}$   $kh\acute{\epsilon}^{55}ri^{55}-pi^{33}$   $ni^{33}$ . 他明天写信。  
他 明天 信 写 (语气助词)

e<sup>55</sup> tsi<sup>53</sup> γə<sup>53</sup> ndə<sup>33</sup> khə<sup>55</sup> ri<sup>55</sup> -pi<sup>33</sup> tʃhy<sup>55</sup> tʃhy<sup>53</sup> ni<sup>33</sup>. 他正在写信。  
他 信 写 正在 (语气助词)

e<sup>55</sup> tsi<sup>53</sup> γə<sup>53</sup> ndə<sup>33</sup> tɛ<sup>33</sup> zæ<sup>53</sup> khu<sup>33</sup> ri<sup>55</sup> ra<sup>33</sup>. 他写了一封信。  
他 信 一条 写 (语气助词)

扎坝语有7种体：将行体、即行体、现行体、已行体、完成体、经验体、经常体。已行体第三人称分亲验、测知、一般三种语气。以动词 tsɿ<sup>13</sup> “吃”为例（以下“动词词根”指不带趋向前缀的自主动词，“动词”指带趋向前缀的自主动词及无论有无趋向前缀的不自主动词）：

将行体 在动词词根后加后缀 -je<sup>55</sup>（第一人称）、-je<sup>55</sup> tɛ<sup>31</sup>（第三人称）表示：

ŋa<sup>13</sup> tsɿ<sup>13</sup> -je<sup>55</sup> (~tsie<sup>13</sup>). 我将吃。

ŋo<sup>55</sup> zɔ<sup>55</sup> tsɿ<sup>13</sup> -je<sup>55</sup> tɛ<sup>31</sup> (~tsie<sup>13</sup> tɛ<sup>31</sup>). 他将吃。

即行体 在动词后加后缀 -thi<sup>55</sup>（第一人称）、-thia<sup>55</sup>（第三人称）表示：

ŋa<sup>13</sup> kə<sup>55</sup> tsɿ<sup>13</sup> -thi<sup>55</sup>. 我快要吃了。

ŋo<sup>55</sup> zɔ<sup>55</sup> kə<sup>55</sup> tsɿ<sup>13</sup> -thia<sup>55</sup>. 他快要吃了。

现行体 在动词词根后加后缀 -tʃə<sup>55</sup>（第一人称）、tʃe<sup>55</sup>（第三人称）、-zɛ<sup>55</sup>（不自主动词第一人称）表示：

ŋa<sup>13</sup> tsɿ<sup>13</sup> -tʃə<sup>55</sup>. 我在吃。

ŋo<sup>55</sup> zɔ<sup>55</sup> tsɿ<sup>13</sup> -tʃe<sup>55</sup>. 他在吃。

ŋa<sup>13</sup> to<sup>13</sup> -zɛ<sup>55</sup>. 我害怕。

已行体 在动词后加后缀 -gi<sup>31</sup>（第一人称）、-ki<sup>31</sup>（第三人称）表示。-ki<sup>31</sup>兼表亲验语气，第三人称已行体测知语气用 -ti<sup>31</sup>表示，第三人称已行体一般语气用 -a<sup>31</sup>表示，a<sup>31</sup>也可加在 -ki<sup>31</sup>或 -ti<sup>31</sup>后表示一般亲验语气或一般测知语气（用于叙述过去时间较久的动作行为）：

ŋa<sup>13</sup> kə<sup>55</sup> tsɿ<sup>13</sup> -gi<sup>31</sup>. 我吃了。

ŋo<sup>55</sup> zɔ<sup>55</sup> kə<sup>55</sup> tsɿ<sup>13</sup> -ki<sup>31</sup>. 他吃了。（亲验语气）

ŋo<sup>55</sup> zɔ<sup>55</sup> kə<sup>55</sup> tsɿ<sup>13</sup> -ti<sup>31</sup>. 他吃了。（测知语气）

ŋo<sup>55</sup> zɔ<sup>55</sup> kə<sup>55</sup> tsia<sup>13</sup> (<tsɿ<sup>13</sup> -a<sup>31</sup>). 他吃了。（一般亲验语气）

ŋo<sup>55</sup> zɔ<sup>55</sup> kə<sup>55</sup> tsɿ<sup>13</sup> tia<sup>31</sup> (<ti<sup>31</sup> -a<sup>31</sup>). 他吃了。（一般测知语气）

完成体 在动词后加后缀 -wu<sup>55</sup>（第一人称）、-wa<sup>55</sup>（第三人称）表示：

ŋa<sup>13</sup> kə<sup>55</sup> tsɿ<sup>13</sup> -wu<sup>55</sup>. 我吃过（~完）了。

ŋo<sup>55</sup> zɔ<sup>55</sup> kə<sup>55</sup> tsɿ<sup>13</sup> -wa<sup>55</sup>. 他吃过（~完）了。

经验体 在动词后加后缀 -nɿ<sup>55</sup>（第一人称）、-na<sup>55</sup>（第三人称）

表示，第三人称形式后还要加助词  $z_ε^{31}$ （由第三人称判断动词  $z_ε^{31}$  虚化而来）：

$\eta a^{13} \text{ mdz}_o^{55} \text{ nthei}^{55} \text{ kə}^{55} \text{ ts}_1^{13} \text{-n}\Lambda^{55}$ . 我吃过马肉。

$\eta\omega^{55} z_\omega^{55} \text{ mdz}_o^{55} \text{ nthei}^{55} \text{ kə}^{55} \text{ ts}_1^{13} \text{-n}\Lambda^{55} z_ε^{31}$ . 他吃过马肉。

经常体 在动词后加存在动词  $\text{ndu}^{55}$ （第一人称）、 $\text{ndy}\emptyset^{55}$ （第三人称）表示：

$\eta a^{13} \text{ t}\check{e}hi^{55} \text{ n}_i^{13} \text{ ndu}^{55}$ . 我经常病。

$\eta\omega^{55} z_\omega^{55} \text{ t}\check{e}hi^{55} \text{ n}_i^{13} \text{ ndy}\emptyset^{55}$ . 他经常病。

羌语支其他语言体的种类多少不一，但大多有将行、现行、已行、完成、经验等体。道孚、却域等语言也像扎坝语一样、表人称成分与表体成分融合在一起。尔苏（九龙）、史兴、贵琼与纳木义等语言由于没有人称范畴的纠缠，体范畴的表现形式较为单纯。表现体的形式除已行体需加前缀（一般由趋向前缀兼表）外，都用后缀表示。有些语言自主动词与不自主动词已行体的表示方式不一样。上述语言表示体范畴的语法成分见下表（以下括弧内的空白为已行体前缀所在位置；括弧内的 1、2、3、亲、测分别为第一、二、三人称，亲验语气、测知语气的略语）：

与前面所说的那些动词范畴相比，时、体范畴的意义和形式在羌语支语言中差别较大。虽然其表现形式纷繁多样，我们仍然可以从中找到一些历史的踪迹。例如过去时或已行体的表现形式，有趋向前缀的语言多数用趋向前缀兼表，有的还要加  $-s$  或声母为  $s$  的后缀。不过这个后缀在各个语言中的使用范围和作用已变得不大相同了：在羌语（桃坪）、普米语（兰坪）、史兴语中，添接这个后缀的动词不受自主不自主或及物不及物等限制，但羌语（桃坪）和史兴语要受到人称限制，羌语（桃坪）甚至可以不加过去时前缀而由  $s$  声母后缀单独表过去时，如： $d31^{33}$  “吃”、 $d31^{231} sa^{31}$ （第一人称单数）， $d31^{231} so^{31}$ （第二人称单数）， $d31^{231} si^{31}$ （第一人称复数）， $d31^{231} s_1^{31} n\check{a}^{31}$ （第二人称复数）；史兴语的  $-s_1^{33}$  只限于添接在第一、二人称动词后，普米语不受人称限制，除第一人称单数用  $-s\check{a}^{55}$  外，第一人称复数和其他人称一律用  $-si^{55}$ ；羌语（峨口）的  $-s\check{a}$ ，道孚语的  $-si$ ，尔苏语（九龙）的  $-se^{55}$  等后缀只用于不自主动词后；嘉戎语的  $-s$  只用于不及物动词后表示过去时亲验语气；木雅语的  $-s\check{a}^{33}$  只用于自主动词后表完成体亲验语气。有些语言这个  $s$  声母后缀已消失殆尽。除  $s$  声母后缀外，有些语言某些体的表现形式也相同或相似，如表完成体，史兴语是在动词后加  $tsha^{55} ha^{35} s_1^{33}$ ，贵琼



	将行体	现行体	已行体	完成体	经验体
道孚	-gu(1) -gu rə (2) -goŋ rə (3)	-gu jji (1) -gu jji rə (2,3)	( )-(1) ( ) - (2,3 亲) ( ) -si(2,3 测) ( ) -si(1, 2, 3 不自主)		
尔苏(九龙)	-ndzu <sup>55</sup> (1) -ndzu <sup>55</sup> zɿ <sup>35</sup> (2, 3)	-gu <sup>35</sup> (1) -gu <sup>35</sup> (2,3)	( )-zɿ <sup>35</sup> (1) ( )-da <sup>35</sup> (2,3) ( )-se <sup>55</sup> (1,2,3 不自主)		
史兴	-we <sup>55</sup> (1,2)	-ji <sup>55</sup>	-tɕe <sup>55</sup> sɿ <sup>33</sup> ~ sɿ <sup>33</sup> (1,2)	-tsha <sup>55</sup> ha <sup>35</sup> sɿ <sup>33</sup>	-dʒɛ <sup>53</sup>
却域	-we <sup>55</sup> dzɿ <sup>35</sup> (3) -零	-ʒo <sup>55</sup>	tɕɛ <sup>53</sup> (3)		
贵琼(前溪)	-wu <sup>33</sup> tɿ <sup>55</sup> (~ lɔ <sup>55</sup> )	-le <sup>33</sup> m̄ <sup>55</sup>	( )-~ -ie <sup>55</sup> sɿ <sup>31</sup> -le <sup>55</sup>	-u <sup>55</sup> -tshu <sup>33</sup> le <sup>55</sup>	-ŋɛ <sup>35</sup>
纳木义	-i <sup>33</sup>	-i <sup>33</sup> sɿ <sup>33</sup>	( )-e <sup>33</sup> (~ a <sup>33</sup> )	-pi <sup>33</sup> tse <sup>55</sup>	-ntɕhi <sup>33</sup>

语(前溪)加 tshu<sup>33</sup>le<sup>55</sup>, 纳木义语用 pi<sup>55</sup>tse<sup>55</sup>; 表经验体, 羌语加后缀 -dze, 史兴语加 -dze<sup>53</sup>, 贵琼语(前溪)加 -ŋ̃<sup>35</sup>, 纳木义语加 -ntchi<sup>33</sup>等。

这些语法成分看来都比较古老并可能有同源关系。其中有的语法形式在藏缅语族其他语支语言中也存在, 并表示相近的语法意义, 如藏语、景颇语、纳西语中也有 -s 或 s 声母后缀。藏文开音节或以 b、g、m、ŋ 收尾的闭音节动词, 过去时大部分加后缀 -s。如: spuŋ “堆”(现在时)、spuŋ-s (过去时); za “吃”(现在时)、bza-s (过去时)。景颇语陈述式完成体的谓语助词中都有 s 声母: sā<sup>33</sup>ŋai<sup>33</sup> (第一人称单数)、sin<sup>33</sup>tai<sup>33</sup> (第二人称单数)、sai<sup>33</sup> (第三人称单数)<sup>①</sup>。纳西语的完成貌加情态助词 se<sup>31</sup>表示, 如: ndzu<sup>33</sup>se<sup>31</sup> “吃了”、so<sup>33</sup>se<sup>31</sup> “学了”<sup>②</sup>。此外, 白语也有相当于羌语支语言表完成体的语法成分 tshu<sup>55</sup>l̩<sup>42</sup><sup>③</sup>; 藏语拉萨话有一个 tsha:<sup>55</sup> “完”, 这个 tsha:<sup>55</sup>可独立作谓语用, 也可用于过去时动词后表示完成体, 如 se<sup>132</sup>tsha:<sup>55</sup> “吃过了”。纳西语也有一个相当于羌语等语言表经验体的语法成分 dzi<sup>33</sup><sup>④</sup>。

#### (四) 式范畴

一般有陈述、命令、禁止、否定、疑问等式。表示式范畴的主要手段是在动词词根上加前缀或后缀, 有时兼用元音屈折和变换语调或后加语气助词等手段。前面谈的都是陈述式, 这里介绍其余几种。

##### 1. 命令式 表现方式大致有三种:

(1) 以趋向前缀兼表, 与陈述式第二人称过去时或已行体或完成体形式相似, 但有的去掉表时、体或表人称的语法成分, 有的变换语调。例如:

道孚语: ngə 吃

nə-ŋgi (你) 吃! nə-ŋgəŋə-n (你们) 吃!

陈述式已行体需加后缀 -si。

木雅语: fæ<sup>33</sup>-ndzə<sup>53</sup> 吃

① 见刘璐:《景颇族语言简志》(景颇语), 民族出版社 1984。

② 见和即仁、姜竹仪:《纳西语简志》, 民族出版社, 1985。

③ 见徐琳、赵衍荪:《白语简志》, 民族出版社, 1984。

④ 见和即仁、姜竹仪:《纳西语简志》, 民族出版社, 1985。

fæ<sup>33</sup>-ndzy<sup>53</sup> (你) 吃! fæ<sup>33</sup>-ndze<sup>53</sup> (你们) 吃!

陈述式完成体需加助词 ra。

羌语: χua 卖

tə-χua (你) 卖! tə-xua-təin (你们) 卖!

陈述式单数过去时需加人称后缀 -n, 复数过去时与命令式形式相同, 但语调有所不同。

嘉戎语: ka-za 吃

to-zə-u (你) 吃!

陈述式过去时需加人称前缀 tə-, 去掉趋向前缀 to-。

(2) 以动词词根元音屈折变化表示。例如:

扎坝语: kə<sup>55</sup>-tsɿ<sup>33</sup> 吃 ko<sup>55</sup>-tsu<sup>33</sup> (你) 吃!

普米语 (兰坪): dzə<sup>55</sup> 吃 dziwu<sup>55</sup> (你) 吃!

gui<sup>13</sup> 穿 gu<sup>13</sup> (你) 穿!

(3) 用动词词根表示。例如:

史兴语: dze<sup>53</sup> 吃 dze<sup>53</sup> (你) 吃!

纳木义语: ʂo<sup>55</sup> 说 ʂo<sup>55</sup> (你) 说!

贵琼语 (前溪) 也用动词词根表命令式, 但有时还添加带有语气色彩表命令式后缀。如:

kə<sup>35</sup> 吃 kə<sup>35</sup>-ti<sup>31</sup> (你) 吃! (一般语气)

kə<sup>35</sup>-ne<sup>33</sup> (你) 请吃! (客气语气)

2. 禁止式 除嘉戎语外, 都在命令式词根前加禁止式前缀表示。如命令式带有前缀, 禁止式前缀需加在命令式前缀之后。有的语言加了禁止式前缀后, 便不带命令式前缀。仍以上列动词为例:

道孚语: di-

nə-di-ngi (你) 别吃! nə-di-ngəngə-n (你们) 别吃!

木雅语: tɕə- (ə 与趋向前缀元音和谐有 i、y、o、u 等变式)

fæ<sup>33</sup>-tɕə<sup>53</sup>-ndzy<sup>33</sup> (你) 别吃! khi<sup>33</sup>-tɕi<sup>55</sup>-zæ<sup>33</sup> (你) 别教!

羌语: tɕa- (a 与词根元音和谐有 ə、ɛ、o 等变式)

tɕa-χua (你) 别卖! tɕə-zə (你) 别吃!

其他语言都有与道孚、木雅、羌等语言语音形式相近、来源相同的禁止式前缀, 如普米 (兰坪) ta<sup>13</sup>-, 却域 ta<sup>55</sup>-, 尔苏 (甘洛) tha<sup>55</sup>-, 贵琼 (前溪) tha<sup>31</sup>-, 史兴 tha<sup>55</sup>-, 纳木义 tha<sup>55</sup>- 等。扎坝语禁止式的



表现形式表面上看与上述语言不同，它没有专表禁止式的前缀，而是将命令式前缀元音变为 a，如 ka<sup>55</sup>-tsu<sup>33</sup> “（你）别吃！” na<sup>13</sup>-zu<sup>55</sup> “（你）别拿！”。但当命令式前缀声母为 t、ŋ 或零时，便要用词组方式表示：在命令式形式后加 tha<sup>13</sup> jji<sup>55</sup> “不要”，如 to<sup>55</sup> tʂhu<sup>31</sup> tha<sup>13</sup> jji<sup>55</sup> “不要撬！”。tha<sup>13</sup> jji<sup>55</sup> 中的 tha<sup>13</sup> 与尔苏等语言的禁止式前缀 tha- 看来是同一性质的前缀。可能早期也像却域、木雅等语言一样，这个 tha- 可以普遍加在命令式前缀后，后来由于前缀简化，便丢失声母与命令式前缀合并为一个音节，如 ka<sup>55</sup>-tsu<sup>33</sup> < kə<sup>55</sup> tha<sup>55</sup>-tsu<sup>33</sup>。

嘉戎语禁止式的表现形式与上述语言都不相同，它是在陈述式第二人称形式前加 mə-（加在人称前缀前）。例如：

mə-tə-zə-u （你）别吃！ mə-tə-tʂhɛ-n （你）别去！

3. 否定式 各语言动词都有语音近似、来源相同的表示否定的前缀。有的语言只有一种，有的语言随动词的时或体的不同而有两种。

(1) 只有一种否定前缀的有羌、却域、尔苏、史兴等语言。例如：

羌语：ma-（~mɛ-~mo-）

ta 戴 ma-ta 不戴 a-ma-ta 没戴

却域语：ma<sup>55</sup>-

pɕɛ<sup>55</sup> ro<sup>31</sup> 看 ma<sup>55</sup>-pɕɛ<sup>55</sup> ro<sup>31</sup> （我）不看

ku<sup>55</sup>-ma<sup>55</sup> pɕɛ<sup>55</sup>-ro<sup>31</sup> （我）没看

尔苏语：ma<sup>55</sup>-

la<sup>55</sup> 来 la<sup>55</sup>-ma<sup>55</sup>-ge<sup>55</sup> （他）不来 ma<sup>55</sup>-la<sup>55</sup>-<sup>13</sup> （他）没来

史兴语：me<sup>55</sup>（~mu<sup>55</sup>）

ʂū<sup>55</sup> 看 ʂū<sup>55</sup>-mu<sup>55</sup>-βi<sup>55</sup> （他）不看 me<sup>55</sup>-ʂū<sup>55</sup> （我）没看

将来时或将行体的否定式前缀在羌语、却域语中是加在动词词根前，在尔苏语、史兴语中是加在动词词根后、表体后缀前。

(2) 有两种否定前缀的有嘉戎、道孚、扎坝、木雅、普米等语言。例如：

嘉戎语：ma-、mə-

ma-tʂhɛŋ （我）不去 mə-tʂhɛŋ （我）没去

道孚语：mi-、ma-

mi-xi 不穿（鞋） rə-ma-xi 没穿（鞋）

扎坝语：ma<sup>13</sup>-、mə<sup>55</sup>-

ma <sup>13</sup> -tsl <sup>55</sup>	不吃	kə <sup>55</sup> -mə <sup>55</sup> -tsl <sup>55</sup>	没吃
木雅语: nə <sup>33</sup> -、mɛ <sup>55</sup> (~mu <sup>55</sup> )			
thɛ <sup>55</sup> -βə <sup>53</sup> -nə <sup>33</sup> -po <sup>53</sup>	(我) 不做	thɛ <sup>55</sup> -mɛ <sup>55</sup> -βɛ <sup>33</sup>	(我) 没做
普米语: ma <sup>13</sup> -、mi <sup>55</sup> -			
ʃə <sup>55</sup> -ma <sup>13</sup> -ʃe <sup>55</sup>	(我) 不去	ʃə <sup>55</sup> -ma <sup>13</sup> -zə <sup>55</sup>	(我) 现在不去
mi <sup>55</sup> -dzi <sup>55</sup>	(我) 没吃		
纳木义语: -ma <sup>55</sup> je <sup>55</sup> 、-mɛ <sup>55</sup> -			
ʃo <sup>55</sup> -ma <sup>55</sup> je <sup>55</sup>	不说	mɛ <sup>55</sup> -ʃo <sup>55</sup>	没有说

以上语言前一个前缀用于动词将行体形式中，嘉戎语、道孚语、扎坝语是加在动词词根前，木雅语、普米语是加在表体后缀前，纳木义语是作为后缀加在动词词根后。后一个前缀用于动词已行体或完成体形式中，加在动词词根前，表已行体或完成体前缀后。嘉戎语现行体否定式是在动词后加动词 mi “没有”表示。如：paŋ mi (我) 现在没在做。

#### 4. 疑问式 表示疑问有三种方式：

(1) 用词缀表示，有道孚、却域、木雅、普米、史兴、羌等语言。

道孚语：表疑问词缀 a 加在动词将行体词根前和现行体助词前。已行体疑问式是将已行体前缀元音变为 e，同时语调上扬。例如：

a-ŋgi-gu	(你) 吃吗?
a-ŋgə-gu	(他) 吃吗?
ŋgə-gu a-ʃjin	(你) 在吃吗?
ŋgə-gu a-ʃjin rə	(他) 在吃吗?
ne (<nə + a) -ŋgi	(你) 吃了吗?
ne (<nə + a) -ŋgə-si	(他) 吃了吗?

却域语：表疑问词缀 a<sup>55</sup>加在动词将行体词根前和现行体表体后缀前。已行体疑问式是将动词前缀元音变为 a。例如：

a <sup>55</sup> -pɕɛ <sup>55</sup> ro <sup>31</sup>	(你) 看吗?
pɕɛ <sup>55</sup> re <sup>55</sup> -a <sup>55</sup> -ʒo <sup>31</sup>	(你) 在看吗?
ka <sup>55</sup> (<ku <sup>55</sup> + a <sup>55</sup> ) -pɕɛ <sup>55</sup> ro <sup>31</sup>	(你) 看了吗?

木雅语：表疑问词缀 æ<sup>55</sup>加在未完成体后缀前。完成体第二人称疑问式是将前缀元音变作 æ，同时声调变为上扬的长调（用 15 调表示）；第三人称疑问式是在后缀 -sə<sup>33</sup>之前加 æ<sup>55</sup>，或在语气助词 ra<sup>33</sup>之前加 a<sup>55</sup>。例如：

the <sup>33</sup> -βə <sup>55</sup> -æ <sup>55</sup> -pæ <sup>33</sup>	(你) 做吗?
the <sup>33</sup> -βə <sup>55</sup> -æ <sup>55</sup> -pi <sup>33</sup>	(他) 做吗?
thæ <sup>15</sup> (< the <sup>33</sup> + æ <sup>55</sup> ) -βy <sup>33</sup>	(你) 做了吗?
thu <sup>33</sup> -βə <sup>55</sup> -æ <sup>55</sup> -sə <sup>33</sup>	(他) 做了吗?
thu <sup>33</sup> -βə <sup>55</sup> -a <sup>55</sup> -ra <sup>33</sup>	(他) 做了吗?

普米语 (兰坪): 疑问式词缀 ε<sup>13</sup>加在动词词根前。动词未来时的疑问式也可将 ε<sup>13</sup>加在表时态后缀前。例如:

ε <sup>13</sup> -fə <sup>55</sup> -fo <sup>55</sup> ~ fə <sup>55</sup> -ε <sup>55</sup> -fo <sup>55</sup>	(你) 去吗?
ε <sup>13</sup> -dziuu <sup>55</sup> -si <sup>55</sup>	(你) 吃了吗?

史兴语: 疑问式词缀 ε<sup>55</sup>或 α<sup>55</sup>加在动词将行体词根前和已行体后缀前。例如:

ε <sup>55</sup> -khuε <sup>53</sup> -ji <sup>55</sup>	有吗?
dzi <sup>35</sup> -ε <sup>55</sup> -təye <sup>53</sup>	(他) 打了 (你) 吗?

尔苏 (甘洛) 语: 疑问式词缀 α<sup>55</sup>加在动词将行体后缀前和已行体词根前, 已行体如有前缀, 其元音要变为 α。例如:

dzo <sup>55</sup> ro <sup>55</sup> -α <sup>55</sup> -ge <sup>55</sup>	(你) 看吗?
kha <sup>55</sup> (< khe <sup>55</sup> + α <sup>55</sup> ) -dzo <sup>55</sup> ro <sup>55</sup>	(你) 看了吗?

羌语: 疑问式词缀 -a: ~ -təa: 加在动词表人称与数的后缀后。例如:

dza-n-a:	(你) 吃吗?
dzə-n-a: ~ dzə-n-təa:	(你) 正在吃吗?
sə-zə-n-a: ~ sə-zə-n-təa:	(你) 吃了吗?

(2) 兼用词缀和语气助词, 有扎坝语和贵琼语 (前溪)。

扎坝语: 主要在动词后加语气助词 m i<sup>31</sup>或 m ε<sup>31</sup> (仅用于第三人称单数动词后) 表示。动词如有前缀其元音要变作 α。例如:

the <sup>55</sup> mi <sup>31</sup>	(你) 喝吗?
thi <sup>55</sup> -tʂə <sup>55</sup> mε <sup>31</sup>	(他) 喝吗?
thi <sup>55</sup> -tʂə <sup>55</sup> mi <sup>31</sup>	(你) 在喝吗?
thi <sup>55</sup> -tʂe <sup>55</sup> mi <sup>31</sup>	(他) 在喝吗?
ka <sup>13</sup> (< kΛ <sup>13</sup> + α) -thi <sup>55</sup> -gi <sup>55</sup> mi <sup>31</sup>	(你) 喝了吗?
ka <sup>13</sup> (< kΛ <sup>13</sup> + α) -thi <sup>55</sup> -ki <sup>55</sup> mi <sup>31</sup>	(他) 喝了吗?

贵琼语 (前溪): 用语气助词 la<sup>31</sup>或 mba<sup>35</sup> (~ mbe<sup>35</sup>) 表示, 有时



兼用表疑问前缀  $\text{e}^{13}$ - ( $\sim\text{e}^{13}$ -)。例如:

$\text{ndz}\text{e}^{35} \text{la}^{31}$	(你) 看吗?
$\text{ndz}\text{e}^{35} -\text{le}^{31} \text{n}\tilde{\text{o}}^{35} \text{mba}^{35}$	(你) 正在看吗?
$\text{ndz}\text{e}^{35} -\text{le}^{31} \text{mba}^{35}$	(你) 看了吗?
$\text{e}^{13} -\text{ndz}\text{e}^{35} -\text{le}^{31}$	(他) 看了吗?

(3) 只用语气助词表疑问的只有嘉戎语。例如:

$\text{no} \text{t}\text{ə} -\text{tʃ}\text{h}\text{E} -\text{n} \text{m}\text{ə}?$	你去吗?
$\text{m}\text{ə} \text{tʃ}\text{h}\text{E} \text{m}\text{ə}0?$	他去吗?
$\text{no} \text{ji} \text{t}\text{ə} -\text{th}\text{al} \text{m}\text{ə}?$	你去了吗?
$\text{m}\text{ə} \text{ji} \text{th}\text{al} \text{m}\text{ə}?$	他去了吗?

综上所述,除嘉戎语外,其他语言都有一个表疑问式的词缀,这个词缀是一个零声母的开口元音  $\text{a} \sim \text{a} \sim \text{e} \sim \text{æ} \sim \text{e} \sim \text{e}$ ,有的前缀于词根,有的后缀于词根,有的与别的前缀融为一体。看来古羌语支语言可能有过一个相同的表疑问式的前缀 \* $-\text{a}$ ,后来在各语言演变过程中其语音和位置都有了变化。用语气助词表疑问可能是后起的。

除以上几种式范畴较普遍外,有些语言还有商议式、自荐式、祈请式等范畴。

商议式是说话者征询对方意见的语气,句子的主语通常为第一人称双数或复数,如羌语以在动词词根后加后缀  $-\text{ʃ}\text{a}$  (加在表人称和数后缀前) 表示。例如:

$\text{t}\text{e}^{\text{ij}}\text{t}\text{ʃ} \text{e}^{\text{ct}}\text{e} \text{d} \text{z}\text{ə} -\text{ʃ} \text{a} -\text{ə}^{\text{d}}!$	我俩一块儿吃吧!
我俩 一起 吃 (人称、数后缀)	

自荐式是第一人称向对方要求让自己去做某事。木雅语用动词第一人称形式表示,后面不加任何词缀或助词。例如:

$\text{ŋi}^{53} \text{t} \text{h}\text{e}^{55} \beta\text{e}^{53}!$	我来做(由我做)!
我 做	

要求式不同于陈述式,木雅语陈述式的“我做”或“我去做”要说成  $\text{ŋi}^{53} \text{th}\text{e}^{55} -\beta\text{e}^{55} -\text{po}^{53} \text{ni}^{33}$  (一般语气) 或  $\text{ŋi}^{53} \text{th}\text{e}^{55} -\beta\text{e}^{55} -\text{po}^{53} \text{ŋ}\text{e}^{33}$  (肯定语气)。

祈请式是请求对方做某事,但语气比命令式要客气些。嘉戎语的祈请式是在动词上加趋向前缀和第二人称复数的人称后缀,人称代词主语也相应用复数。比较:

no to-nə-zə-n! 您請用飯!(祈請式)

no to-nə-zə-n! 你吃飯!(命令式)

### (五) 語態範疇

羌語支多數語言動詞都有自動態和使動態的區別。區分自動態和使動態兼用形態變化手段和分析手段。形態變化手段又分內部屈折和附加或變換詞綴等形式，分析手段一般也有幾種形式。現將各語言主要表現形式綜合介紹如下：

#### 1. 詞根內部屈折

(1) 輔音交替 多數語言都有一些靠變換詞根聲母的輔音區分自動態和使動態的動詞。一般是濁聲母表自動態，清聲母表使動態。以此形式區分的自動態和使動態動詞在各語言里數量均不多，多的只有十幾對，少的只有幾對，其自動態動詞多半是不自主動詞。下面是幾對有同源關係的自動態動詞和使動態動詞：(見下頁表)

(2) 元音交替 有些語言部分動詞用詞根元音交替區分自動態和使動態。例如：

却域語：	ta <sup>55</sup> -qa <sup>13</sup>	(線) 斷	ta <sup>55</sup> -qhe <sup>13</sup>	扯斷
	ta <sup>55</sup> -xɕe <sup>13</sup>	(棍) 斷	ta <sup>55</sup> -xɕo <sup>55</sup>	折斷
	ptʂa <sup>55</sup>	哭	la <sup>55</sup> -ptʂe <sup>55</sup>	弄哭
扎坝語：	ɑ <sup>13</sup> -tʂhi <sup>55</sup>	(碗) 破	ɑ <sup>13</sup> -tʂhe <sup>55</sup>	打破
	tə <sup>55</sup> -tɕi <sup>55</sup>	(衣) 破	tə <sup>55</sup> -tɕe <sup>55</sup>	撕破
普米語：	gui <sup>13</sup>	穿	gu <sup>13</sup>	使穿
(兰坪)	ʂɑ <sup>13</sup>	笑	ʂɛ <sup>13</sup>	使笑
	na <sup>55</sup>	粘住	no <sup>55</sup>	使粘住

#### 2. 附加致使前綴

部分語言以在動詞詞根前(如有趨向前綴，則要在趨向前綴後)加前綴 sə- 或不成音節的 s- (~z-) 表示使動。例如：

嘉戎語：	kə-ŋgri	毀壞	ka-sə-ŋgri	使自毀
(梭磨)	kə-mdam	倒	ka-sə-mdam	使自倒
	ka-top	打	ka-sə-top	使人打
道孚語：	gə-tɕu	焦	gə-s-tɕu	弄焦
	də-phəlyɛ	渾濁	rə-s-phəlyɛ	使渾濁
	də-ŋjər	變	də-z-jjər	改變
	nə-rku	彎	nu-z-ku	弄彎

	(衣)破	撕破	(棍)断	折断	(线)断	扯断	散开	解开
羌	(de) bue	(te) phue	(da) ɣlie	(a) ɣlie	(de) bue	(e) phue		
道孚	(ne) bedzo	(ne) spetəo	(ne) ɣje	(ne) xçə	(də) bre	(ne) phre	(də) brə	(və) phre
嘉戎	(kə) mbre	(kə) prə	(kə) nɣjop	(kə) çhop	(ka) mbret	(kə) pret		
普米(兰坪)	dzɯ <sup>55</sup>	tʂhu <sup>55</sup>	(na <sup>33</sup> ) ŋɔ <sup>53</sup>	(na <sup>33</sup> ) qɔ <sup>53</sup>	bzɿ <sup>13</sup>	phʂe <sup>13</sup>		
木雅	(nɛ <sup>33</sup> ) pɛ <sup>53</sup>	(fiæ <sup>33</sup> ) tʂæ <sup>53</sup>			(nɛ <sup>55</sup> ) ndzɯ <sup>53</sup>	(nɛ <sup>33</sup> ) tʂhuɛ <sup>53</sup>		
扎坝					(tə <sup>55</sup> ) ptʂi <sup>55</sup>	(tə <sup>55</sup> ) tʂhe <sup>55</sup>	(a <sup>13</sup> ) ptʂa <sup>55</sup>	(ŋə <sup>55</sup> ) ptʂha <sup>55</sup>
史兴	bɛ <sup>33</sup> re <sup>33</sup>	pɛ <sup>33</sup> re <sup>33</sup>	ɣɛ <sup>35</sup>	ɣɛ <sup>35</sup>			by <sup>55</sup>	phy <sup>55</sup>
尔苏(甘洛)							bɛ <sup>33</sup> dʒa <sup>55</sup>	phɛ <sup>33</sup> tʂha <sup>55</sup>



## 3. 变换前缀元音或辅音

少数语言以变换自动动词趋向前缀的元音或辅音表示使动态。

木雅语：使动态是将趋向前缀的元音变为 i（原为松元音者）或 e（原为紧元音者）。如：

thə <sup>55</sup> -bə <sup>53</sup>	散开	thi <sup>55</sup> -bə <sup>53</sup>	解开
khə <sup>33</sup> -ku <sup>24</sup>	冻	khi <sup>33</sup> -ku <sup>24</sup>	使冻
tə <sup>33</sup> -ra <sup>53</sup>	干	tē <sup>33</sup> -ra <sup>53</sup>	晒干
tha <sup>33</sup> la <sup>53</sup>	倒	thē <sup>55</sup> -la <sup>53</sup>	推倒

羌语：动词命令式前缀（也是趋向前缀）声母腭化表示祈求对方让第三者进行某动作的使动态。如：

a-zə	（你）吃！	ja-zə	（你）让（他）吃！
tə-za	（你）舀！	tɕa-za	（你）让（他）舀！
da-zək	（你）拿！	dza-zək	（你）让（他）拿！
tha-ɣlɯ	（你）游！	tɕha-ɣlɯ	（你）让（他）游！

木雅语和羌语都无表使动的前缀 sə- ~ s-。木雅语以前缀元音变为 i ~ e、羌语以前缀声母辅音腭化等手段表示使动态，可能曾经有过一个古致使前缀 \*s-，是 \*s- 对趋向前缀元音或辅音影响的结果，后来 \*s- 消失了，便以趋向前缀的元音或辅音变化作为一种补偿手段。

## 4. 附加或变换趋向前缀

一些语言以在自动态动词词根前附加或变换趋向前缀表示使动态。例如：

却域语：sko <sup>13</sup>	背	rɿ <sup>13</sup> -ske <sup>31</sup>	使背
kuə <sup>13</sup>	穿	rɿ <sup>13</sup> -ke <sup>13</sup>	使穿
tə <sup>55</sup> -skho <sup>55</sup>	起来	rɿ <sup>13</sup> -skho <sup>55</sup>	使起来
道孚语：də-sthozɕə	混合	rə-sthozɕə	使混合
də-phəlyɛ	浑浊	rə-sphəlyɛ	使浑浊
扎坝语：so <sup>55</sup> so <sup>55</sup>	紧	kʌ <sup>33</sup> -so <sup>55</sup>	捆紧
tʌ <sup>33</sup> -ku <sup>55</sup>	弯	kʌ <sup>33</sup> -xo <sup>55</sup>	弄弯
o <sup>13</sup> -sy <sup>55</sup>	活了	ɑ <sup>13</sup> -su <sup>55</sup>	养活

前面举过的羌、嘉戎、扎坝等语言以内部屈折区分自动态和使动态的例词，有一些除词根声母不同外，前缀也不相同。

## 5. 分析形式

多数语言除用形态变化区分自动态和使动态外，同时也用分析形式来区分。一般是在自动态动词后加一个表示“致使”意义的动词表示使动。例如：

道孚语：	scɕer	害怕	scɕer sphrə	使害怕
	də-khja	卡住	khja sphrə	使卡住
	də-sno	乱	sno sphrə	弄乱
扎坝语：	ko <sup>13</sup> -jy <sup>55</sup>	卡住	ko <sup>13</sup> jy <sup>55</sup> tʂhu <sup>31</sup>	使卡住
	o <sup>55</sup> -tsho <sup>55</sup>	起来	o <sup>55</sup> tsho <sup>55</sup> tʂhu <sup>31</sup>	使起来
	a <sup>13</sup> -ɲy <sup>55</sup>	乱	a <sup>13</sup> -ɲy <sup>55</sup> tʂhu <sup>31</sup>	弄乱
尔苏语：	ntshe <sup>55</sup>	漏	ntshe <sup>55</sup> ʂu <sup>55</sup>	使漏
	hke <sup>55</sup>	(棍)断	hke <sup>55</sup> ʂu <sup>55</sup>	折断
	tsu <sup>55</sup>	沸、开	tsu <sup>55</sup> ʂu <sup>55</sup>	煮开
羌语：	a-rə	融化	a-rə zə	使融化
	da-tua	倒塌	da-tua zə	弄倒
	a-ta	戴	a-ta zə	使人戴
普米语：	dzə <sup>55</sup>	吃	dzə <sup>55</sup> skie <sup>55</sup>	使吃
(兰坪)	sto <sup>55</sup>	看	sto <sup>55</sup> skie <sup>55</sup>	使看
	ʒə <sup>13</sup>	睡	ʒə <sup>13</sup> skie <sup>55</sup>	使睡
史兴语：	qu ẽ <sup>55</sup>	哭	qu ẽ <sup>55</sup> tɕu <sup>53</sup>	使哭
	tɕe <sup>55</sup>	裂开	tɕe <sup>55</sup> tɕu <sup>53</sup>	使裂开
	ɕua <sup>33</sup> ly <sup>55</sup>	生气	ɕua <sup>33</sup> ly <sup>55</sup> tɕu <sup>53</sup>	使生气

道孚语 sphrə、扎坝语 tʂhu<sup>31</sup>、尔苏语 ʂu<sup>55</sup>、羌语 zə（连读时常读轻声，元音清化）可能有同源关系，因为羌语支语言以脱落、融合等方式演变为单辅音是常见现象（参见语音部分）。史兴语的 tɕu<sup>53</sup>可能借自藏语（藏文 btɕug “使”，在一些方言中读作 tɕu）。

分析型的使动态除在动词后加表致使意义的动词表示外，还可加意为“做”的动词表示。例如：

道孚语：	zəvzəv	碎	zəvzəv və	(做) 压碎
	rla	毁灭	rlalə və	使毁灭
却域语：	ku <sup>55</sup> -tsho <sup>55</sup>	蜷缩	ku <sup>55</sup> -tsho <sup>55</sup> vi <sup>13</sup>	(做) 使蜷缩
羌语：	piænpiɑɣ	扁	piænpiɑɣ tə-bəl	(做) 压扁

各语言区分自动态与使动态都不是单纯用一种手段，而是兼用上述两种以上的手段。分析形式是各种形式中最普遍、最能产、最大量的形式，这种形式可能是后起的。

## 五、形容词

### (一) 词性标志

羌语支大多数语言形容词以双音节的居多，多数形容词有词性标志。词性标志有两种：一种是带词头，一种是叠音。

1. 形容词带词头的语言有道孚语、嘉戎语和史兴语。道孚语大多数形容词带声母为 *g* 的词头（韵母元音因与词根元音和谐而有不同变式）。例如：

*ge-de* 小的      *ge-c̥he* 大的      *ga-ŋa* 黑的  
*ga-ɣma* 矮的      *ge-bə* 薄的      *ge-ɬə* 湿的

嘉戎语形容词词头与自动动词词头相同，有 *kə*、*kɕ*、*ka* 等。例如：

*kə-sna* 好的      *kə-pram* 白的      *kə-mjor* 漂亮的  
*kə-wərne* 红的      *ka-khlət* 钝的      *ka-mtjok* 尖的

史兴语有一部分叠音形容词加词头。例如：

*a<sup>33</sup>-tshē<sup>33</sup>tshe<sup>55</sup>* 窄的      *a<sup>33</sup>-jɔ̃<sup>33</sup>jɔ̃<sup>55</sup>* 轻的  
*e<sup>33</sup>-tsi<sup>33</sup>tsi<sup>55</sup>* 小的      *e<sup>33</sup>-by<sup>33</sup>by<sup>55</sup>* 浅的  
*le<sup>33</sup>-dz̥ye<sup>33</sup>dz̥ye<sup>55</sup>* 歪的      *bɛ<sup>33</sup>-lo<sup>33</sup>lo<sup>55</sup>* 软的

道孚语的 *g* 声母词头与嘉戎语的 *k* 声母词头似有同源关系。

2. 羌语支各语言都有叠音（包括双声）形容词，除羌语、普米语较少外，大部分语言叠音形容词都很多。如木雅语 160 个常用形容词中，叠音形容词有 90 个，占 56%；扎坝语 135 个常用形容词中，叠音形式的有 106 个，占 78%。扎坝语的叠音形容词如：

*ŋi<sup>55</sup>ŋi<sup>33</sup>* 红的      *na<sup>33</sup>na<sup>55</sup>* 黑的      *tɕi<sup>33</sup>tɕi<sup>55</sup>* 大的  
*ʂi<sup>33</sup>ʂi<sup>55</sup>* 长的      *ndʌ<sup>33</sup>ndʌ<sup>55</sup>* 短的      *ty<sup>33</sup>ty<sup>55</sup>* 厚的

道孚语叠音形容词与带词头形容词并用，两种形式在许多情况下可以互换而意义不变。例如：

*ŋaŋa* ~ *ga-ŋa* 黑的      *ɬəɬə* ~ *ge-ɬə* 湿的  
*bəbe* ~ *ge-bə* 薄的      *kaɣkaɣ* ~ *ga-kaɣ* 圆的

嘉戎语带词头形容词词根也可重叠（有的重叠后要发生音变），但



重叠表示程度较高的附加意义。例如：

kə-snəsne 比较好的      kə-prəprəm 比较白的  
kə-mformfor 比较漂亮的      kə-ŋməŋmən 比较矮的

## (二) 形态变化

形容词做谓语时也有人称、数、式等范畴，其形态变化方式也像动词一样。如木雅语 ki<sup>33</sup>kø<sup>53</sup>“大”在句中的变化：

ŋə<sup>53</sup> ki<sup>33</sup>kø<sup>53</sup> ni<sup>33</sup>. 我大（指个子）。

我 大 （一般语气助词）

næ<sup>53</sup> ki<sup>33</sup>kæ<sup>53</sup> ti<sup>33</sup>. 你大。

你 大 （亲验语气助词）

ɐ<sup>53</sup> tsə<sup>33</sup> ki<sup>33</sup>kø<sup>53</sup> ti<sup>33</sup>. 他大。

他 大 （亲验语气助词）

ŋə<sup>33</sup> nə<sup>53</sup> ki<sup>33</sup>ke<sup>53</sup> ni<sup>33</sup>. 我们大。

我们 大 （一般语气助词）

形容词做其他句子成分时，一般不变化词形。但做主语、宾语时有时需加名物化助词。如木雅语：

ki<sup>33</sup>kø<sup>53</sup> tsə<sup>33</sup> thi<sup>33</sup>-nd zue<sup>55</sup> ra<sup>33</sup>, tsə<sup>33</sup> tsæ<sup>53</sup> tsə<sup>33</sup> tɕhə<sup>55</sup> nə<sup>53</sup> βu<sup>24</sup> khu<sup>33</sup> mə<sup>53</sup>.

大（名物化助词）飞（语气助词）小（名物化助词）还 窝里 有  
大的飞了，小的还在窝里。

有的语言形容词做谓语时只用形容词词根，做其他句子成分时要用带词头或叠音形式。如道孚语：

ədə jo de rə. 这间房子小。

这个 房子 小（一般语气助词）

ŋa lu do-ŋ, ɲi lu de-n, thə ta lu de rə.

我 年龄 小 你 年龄 小 他 也 年龄 小（一般语气助词）

我年龄小，你年龄小，他也年龄小。

ədə tshɛ ɲaɲa ge-de ŋu rə. 这只黑山羊小。

这个 山羊 黑的 小的 是（一般语气助词）

ŋa ge-de gi mi-rgo-ŋ. 我不喜欢小的。

我 小的（宾格助词）（否定前缀）喜欢（人称后缀）

ge-de də (<ədə) ŋi rə. 小的好。

小的 这个 好（一般语气助词）

前两句是形容词词根 de “小” 做谓语, do-ŋ、de-ŋ 是其人称变化形式。后三句中带词头形容词 ge-de “小的” 分别做宾语和主语, 叠音形容词 naŋa “黑的” 做定语。

形容词词根加趋向前缀可构成自动动词, 羌语支语言普遍有这种构词方式。由形容词词根构成的自动动词又可通过一定方式变为使动态。如木雅语:

ŋi <sup>55</sup> ŋi <sup>33</sup>	黑的	ne <sup>33</sup> -ŋi <sup>55</sup>	变黑	ni <sup>33</sup> -ŋi <sup>55</sup>	弄黑
tʃhø <sup>55</sup> tʃhø <sup>33</sup>	白的	tə <sup>33</sup> -tʃhø <sup>55</sup>	变白	ti <sup>33</sup> -tʃhø <sup>55</sup>	弄白
tə <sup>55</sup> tə <sup>53</sup>	直的	ɦa <sup>33</sup> tə <sup>53</sup>	变直	je <sup>33</sup> -tə <sup>53</sup>	弄直

又如扎坝语:

na <sup>33</sup> na <sup>55</sup>	黑的	kʌ <sup>33</sup> -na <sup>55</sup>	变黑	kʌ <sup>33</sup> -na <sup>55</sup> tʃhu <sup>33</sup>	弄黑
ŋi <sup>55</sup> ŋi <sup>33</sup>	红的	ə <sup>55</sup> -ŋi <sup>33</sup>	变红	ə <sup>55</sup> -ŋi <sup>33</sup> tʃhu <sup>33</sup>	染红
tɕi <sup>33</sup> tɕi <sup>33</sup>	大的	ŋə <sup>55</sup> -tɕi <sup>55</sup>	变大	ʌ <sup>55</sup> -tɕi <sup>55</sup> tʃhu <sup>33</sup>	弄大

### (三) 重叠的意义

有一些语言无论是单音节还是多音节形容词, 无论是叠音 (或双声) 还是非叠音 (或非双声) 形容词都可以重叠。形容词重叠表示程度加深。如扎坝语:

ʃi <sup>33</sup> ʃi <sup>55</sup>	长的	ʃi <sup>33</sup> ʃi <sup>55</sup> ʃi <sup>33</sup> ʃi <sup>33</sup>	长长的
zɔ <sup>33</sup> zɔ <sup>55</sup>	圆的	zɔ <sup>33</sup> zɔ <sup>55</sup> zɔ <sup>33</sup> zɔ <sup>33</sup>	圆圆的
le <sup>55</sup> zɿ <sup>33</sup> zɿ <sup>33</sup>	小的	le <sup>55</sup> zɿ <sup>33</sup> zɿ <sup>33</sup> le <sup>55</sup> zɿ <sup>33</sup> zɿ <sup>33</sup>	小小的

重叠的部分有的要变成低调。

木雅语只有部分形容词可以重叠 (重叠时第二音节声调变为 15 调, 或变 55 调再加后缀 hu<sup>55</sup>, 重叠部分一律读低调)。如:

kæ <sup>33</sup> ji <sup>53</sup>	多的	kæ <sup>33</sup> ji <sup>15</sup> kæ <sup>33</sup> ji <sup>33</sup>	多多的
ne <sup>33</sup> ne <sup>53</sup>	早的	ne <sup>33</sup> ne <sup>55</sup> -ɦu <sup>55</sup> ne <sup>33</sup> ne <sup>33</sup>	早早的

### (四) 级范畴

有些语言形容词有级范畴。如木雅语分普通级、较高级和最高级, 普通级无形态标志, 较高级、最高级分别在形容词词根上加前缀 kæ<sup>33</sup>- 和 zə<sup>33</sup>- (词根元音为紧元音时则分别加 qa<sup>33</sup>- 和 zə<sup>33</sup>, 前缀与词根前音节元音一般为松紧和谐, 少数有唇形和舌位和谐)。例如:

	小	大	高	瘦
普通级	tsə <sup>33</sup> tsæ <sup>53</sup>	ki <sup>33</sup> ke <sup>53</sup>	thə̃ <sup>33</sup> thə <sup>53</sup>	qhə̃ <sup>33</sup> qhə <sup>53</sup>
较高级	kæ <sup>33</sup> -tsæ <sup>53</sup>	kæ <sup>33</sup> -ki <sup>55</sup> ke <sup>53</sup>	kū̃ <sup>33</sup> -thə <sup>53</sup>	qa <sup>33</sup> -qhə <sup>53</sup>
最高级	zə <sup>33</sup> -tsæ <sup>53</sup>	zi <sup>33</sup> -ke <sup>53</sup>	zū̃ <sup>33</sup> -thə <sup>53</sup>	zə̃ <sup>33</sup> -qhə <sup>53</sup>

道孚语以前缀 ski- 表示较高级, zə- 表示最高级, 如 ski-de “较小”、zə-de “最小”。道孚语的 ski- 和 zə- 看来分别与木雅语的 kæ<sup>33</sup>- 和 zə<sup>33</sup>- 有同源关系。其他语言也都有相当于木雅语的 zə<sup>33</sup>- 和道孚语的 zə- 表示最高级的前缀, 如却域语是 tse<sup>55</sup>- ~ ze<sup>13</sup>-, 贵琼语(前溪)是 tse<sup>53</sup>-, 扎坝语是 xti-, 羌语是 tɕə- ~ tɕe- ~ tɕu-, 尔苏语(九龙)是 tɕe<sup>11</sup>-等。

## 六、格助词

### (一) 格助词的种类和意义

羌语支各语言都有一套格助词。这些格助词用于名词、代词或名词性短语后表示在短语或句子中与其他词或短语的种种关系, 其语法意义和作用在各语言里大致相当。现以羌语为例列举格助词的种类和意义。

1. 领格(为格)助词 e 表示前词与后词所指事物有领属或修饰、限定关系(e 与前词连读时, 如同其末音节韵尾)。如:

ku: e            tawa    哥哥的帽子  
哥哥(领格助词)帽子

mutta e        zdam    天上的云  
天上(领格助词)云

e 还兼作为格助词, 如:

ma:    kə            kə e            phua   khsə   epe   t ə-jije.  
妈妈(施事格助词)    你(为格助词) 衣服    新    一件    缝了  
妈妈为你缝了一件新衣服。

2. 施事格(工具格)助词 kə 表示前词所指事物为动词所表动作的施动者或工具。如:

χlu    kə            tɕuy   tə-ra.    老鹰把鸡抓走了。  
老鹰(施事格助词) 鸡    抓了

qa    χe    kə            phua   jijæ.    我用针缝衣服。  
我    针(工具格助词) 衣服    缝



the: ku atʃa kə tsə tɕhə. 他用碗喝水。

他 碗 (工具格助词) 水 喝

3. 对象格助词 sə 表示前词所指事物为动词所表动作的对象。如:

qa kə sə , asa kə-ra. 我问你一句话。

我 你 (对象格助词) 一句 问

4. 处所格助词 ta、ata、χta、ta 表示前词所指事物为动词所表动作的处所或趋向。如:

the: tɕu ta dzə bəl. 他在家里干活儿。

他 家 (处所格助词) 事 做

qa ʃquŋu ta tə-ka. 我将去茂县。

我 茂县 (处所格助词) 去

ata 着重指事物的表面, χta 着重指事物的上面。如:

qas ata biχa zɛ. 墙上有苍蝇。

墙 (处所格助词) 苍蝇 有

tʃ huanbu χta phua ɛpɛ sə. 床上有一件衣服。

床上 (处所格助词) 衣服 一件 有

5. 从格助词 kə 表示前词所指事物为动词所表动作起始的处所或时间。如:

ʃquŋu kə p ɛtɕiŋ ɛpɛ nɛs tɕhɛ?

茂县 (从格助词) 北京 到达 几天 要

从茂县到北京要几天?

qa khe'ɛa kə tsa tɕɛ- zɛ.

我 八月 (从格助词) 这儿 (续行体前缀) 在

我从八月起就一直在这儿。

6. 比格助词 s 表示前词所指事物为被比较的对象。如:

kə qa s ho dzup bɪ ɛ-n. 你比我大十岁。

你 我 (比格助词) 十岁 大

7. 同格助词 na 表示前词所指事物是动词所表动作的被动的参加者。如:

tɕiŋ t suʃpu t iɛzɛn na ququa kə-ʃa!

我们 大家 敌人 (同格助词) 打仗 去 (商议式后缀)

我们大家都去同敌人打仗吧!

na 兼作意义为“和”的连词。作连词时要放在两个被连接的词语

中间。如：

ba: ɲa          ma: tɕu: ta          zɛ. 爸爸和妈妈在家里。  
爸爸和（连词）妈妈 家 （处所格助词）在

8. 除格助词 tɕɛtɕɛ 用于名词性词语后，与否定式动词连用，组成“除…没…”的格式，表示限定事物的范围。如：

qa mə χ tɕuəp tɕɛ          mɛ-          lɛ.  
我 弟弟 六岁 （除格助词）（否定式前缀）有  
我弟弟只有六岁。

## （二）各语言格助词分类和用法比较

羌语支各语言的格助词在种类和意义上与羌语大致相同，但各类格助词的使用范围和内部分类与羌语不尽一致。下面是各语言格助词一览表（括弧内的是方位词）：

以上十类格助词是从意义出发对各语言格助词的综合分类，不等于说每个语言都有这十类，有的语言缺少某一类或某几类，有的语言几类格助词用同一种形式。下面就一些语言中形式相同、功能相异或功能相同、形式相异的格助词作些分析比较。

1. 领格助词与为格助词 除嘉戎语外，其他语言都有领格助词。嘉戎语用从属前缀表示被领属、被修饰、被限制等关系。

羌、木雅、道孚等语言的领格助词兼作为格助词，普米语（兰坪）和扎坝语的领格助词和为格助词是分开的。前者如羌语（例见前），后者如扎坝语：

a<sup>33</sup> pʌ<sup>55</sup>          zə<sup>33</sup>          zo<sup>13</sup> 爷爷的帽子  
爷爷 （领格助词）帽子

ma<sup>55</sup> ma<sup>55</sup>          ɲa<sup>55</sup>          vi<sup>33</sup>          ke<sup>33</sup> mə<sup>53</sup>          she<sup>55</sup> pi<sup>33</sup>          ga<sup>33</sup>          k o<sup>33</sup> -tɕo<sup>55</sup>          kia<sup>33</sup>.  
妈妈 我 （为格助词）衣服 新 件 缝 （语气助词）  
妈妈为我缝了件新衣服。

贵琼语的领格助词也可兼作为格助词，同时另有两个专门的为格助词。如：

a<sup>55</sup> pu<sup>55</sup>          mɛ<sup>55</sup>          pa<sup>55</sup> li<sup>55</sup> pho<sup>55</sup> 爷爷的包头帕  
爷爷 （领格助词）包头帕

ti<sup>35</sup> t h ɔ̃<sup>55</sup> nte<sup>55</sup> f ǔ<sup>55</sup> n ǔ<sup>35</sup>          ɲo<sup>35</sup>          mɛ<sup>55</sup>          wu<sup>33</sup> -xi<sup>55</sup> di<sup>55</sup> !  
这 信 封 你 我（为格助词） 念  
这封信你给我念一下！

	领格	为格	施事格	工具格		受事格
				(非容器)	(容器)	
羌	ɕ	ɕ	kə	kə~k	ɕə	
木雅	ɣæ <sup>33</sup>	ɣæ <sup>33</sup>	ji <sup>33</sup>	ji <sup>33</sup>	le <sup>33</sup>	
普米(兰坪)	ga <sup>55</sup> ①	təi <sup>55</sup> ②	gue <sup>55</sup> ie <sup>13</sup> ③	gue <sup>55</sup> ie <sup>13</sup>	təi <sup>55</sup> , bie <sup>55</sup> ④	
道孚	ji	ji	ɣu	qha	ka,gi(təha E)	
尔苏(甘洛)	i <sup>55</sup>		i <sup>55</sup> ke <sup>55</sup>	i <sup>55</sup>	va <sup>55</sup>	
却域	ji <sup>33</sup>		ji <sup>55</sup> ni <sup>13</sup>		ku <sup>33</sup>	
纳木义	i <sup>55</sup> , ni <sup>55</sup> ⑤				de <sup>55</sup>	
史兴	ji <sup>55</sup>		pe <sup>33</sup> zə <sup>33</sup> (把格)	ɾ <sup>33</sup>	si <sup>33</sup>	
扎坝	zə <sup>33</sup>	vi <sup>33</sup>		tʌ <sup>33</sup> tʌ <sup>33</sup>	wu <sup>33</sup>	
贵琼	me <sup>55</sup>	me <sup>55</sup> , lə <sup>55</sup> , ke <sup>55</sup>		no <sup>33</sup>	wu <sup>33</sup>	
嘉戎	i		kə~k	kə~k		

①③ 《普米语简志》认为 ga<sup>55</sup>和 gue<sup>55</sup>ie<sup>13</sup>为单数助词,另有复数助词 zə<sup>55</sup>与 zue<sup>55</sup>ie<sup>13</sup>。实际上, zə<sup>55</sup>、zue<sup>55</sup>ie<sup>13</sup>是名词后表复数后缀 zə 分别与 ga<sup>55</sup>、gue<sup>55</sup>ie<sup>13</sup>合并简缩的结果。

② 《普米语简志》助词分类中没有为格,但 74 页 tsa<sup>55</sup>ɕə<sup>55</sup> gue<sup>55</sup>ie<sup>13</sup> e<sup>13</sup> gu<sup>13</sup> təi<sup>55</sup> phz<sup>55</sup> thə<sup>55</sup> py<sup>55</sup> zuu<sup>55</sup> “扎西给谁办喜事”一句中的 təi<sup>55</sup>,其作用是与其他语言中的为格助词相当的。

④ 《普米语简志》认为 təi<sup>55</sup>表单数对象, bie 表多数对象,但该书 80 页“快点给我”一句中的 e<sup>55</sup>“我”后面却用 bie<sup>55</sup>,恐怕其区别不在单、复数。

⑤ i<sup>55</sup>用于名词和复数人称代词之后, ni<sup>55</sup>用于单数人称代词之后。



	处所格	从格	比格	同格	除格
羌	ta, ata, Xta	kə	s	ŋa	tɕe
木雅	le <sup>33</sup> (pu <sup>33</sup> 上, khu <sup>53</sup> 里, qo <sup>53</sup> 内)	tsə <sup>33</sup> kə <sup>33</sup>	ti <sup>33</sup>	tɕhi <sup>33</sup>	
普米(兰坪)	to <sup>55</sup> (khu <sup>13</sup> 上, po <sup>55</sup> 下, yu <sup>33</sup> 里)	n̄au <sup>13</sup>	to <sup>55</sup>		
道孚	ɣa(tɕha上, və下, noŋ里)	ŋe	sna	pha	de
尔苏(甘洛)	tɕho <sup>55</sup> (ɣe <sup>55</sup> 下, ke <sup>55</sup> 里)	dʒo <sup>55</sup> i <sup>33</sup> ~ ta <sup>55</sup>	tɕho <sup>55</sup>	phe <sup>55</sup>	
却域	ɣa <sup>33</sup> (ku <sup>33</sup> 里)	ŋi <sup>33</sup>	sə <sup>55</sup> mə <sup>33</sup>		
纳木义	wu <sup>55</sup> de <sup>33</sup> (qo <sup>33</sup> 里)	ŋi <sup>33</sup>	wu <sup>55</sup> de <sup>33</sup>		
史兴	la <sup>55</sup> (n̄o <sup>55</sup> 里)	ŋi <sup>55</sup>	li <sup>55</sup> βe <sup>55</sup> ~ sɿ <sup>33</sup> ha <sup>55</sup>		
扎坝	wu <sup>33</sup> (tha <sup>33</sup> 上, khe <sup>55</sup> 里)	ke <sup>33</sup> (至格)	ma <sup>33</sup> ~ tha <sup>33</sup>		
贵琼	lɔ <sup>55</sup> (kə <sup>33</sup> 里)	ŋi <sup>33</sup>	wɛ <sup>33</sup>		
嘉戎	i(静态), s(动态)	s	-kɛi <sup>①</sup>	cɕhas	zə

① 林向荣《藏语与嘉戎语之语法比较》说明这一助词用于句中时必须加名词的从属前缀 ŋe-或 ne-、ŋe-、we-等,表明这个格助词虚化程度不及其他格助词。

a<sup>55</sup> ma<sup>33</sup> ŋø<sup>35</sup> lø<sup>55</sup> tsh ε<sup>33</sup> we<sup>53</sup> sø<sup>55</sup> pø<sup>55</sup> ta<sup>33</sup> tɕa<sup>55</sup> khui<sup>55</sup>-le<sup>55</sup>.

妈妈 我(为格助词) 衣服 新 一件 缝

妈妈给我缝了一件新衣服。

ə<sup>55</sup> pu<sup>53</sup> e<sup>55</sup> le<sup>55</sup> tsɿ<sup>33</sup> kɛ<sup>33</sup> th ɔ̃<sup>35</sup> ta<sup>33</sup> pɔ<sup>53</sup> n̄ō<sup>35</sup>-le<sup>55</sup>.

爷爷 孩子 (为格助词) 糖 一包 买.

爷爷给孩子买了一包糖。

嘉戎语的为格助词与处所格助词形式相同。如：

tawu kə mə i ndzændzə tə phərmə to-kə-u.

爷爷(施事格助词) 他(为格助词)糖 一包 买

爷爷给他买了一包糖。

khəna kamkha-i rma. 狗在门口睡

狗 门口(处所格助词)睡

2. 施事格助词与工具格助词 多数语言有施事格助词。纳木义、史兴、扎坝、贵琼等语言在所记材料中尚未发现施事格助词。如扎坝语在别的语言明显地需要用施事格助词的地方不用任何助词，前面所举羌语例句“老鹰把鸡抓走了”，扎坝语表述如下：da<sup>55</sup>（老鹰）ptsia<sup>13</sup>（鸡）ptɕhya<sup>55</sup>（抓走）。像这种句子，语序便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如说成 ptsia<sup>13</sup> da<sup>55</sup> ptɕhya<sup>55</sup>便是“鸡把老鹰抓走了”的意思。扎坝语有把格助词。

多数语言施事格助词兼作非容器性的工具格助词。史兴、扎坝、贵琼等语言虽无施事格助词，却有非容器性的工具格助词。如扎坝语：

ŋ ɔ̃<sup>55</sup> z ɔ̃<sup>55</sup> n̄u<sup>33</sup> wu<sup>55</sup> k ʌ<sup>33</sup> t ʌ<sup>33</sup> tɕ ə<sup>55</sup> ti<sup>55</sup> z ʌ<sup>33</sup>-tɕe<sup>55</sup>.

他 竹笔 (工具格助词) 字 写

他用竹笔写字。

只有羌语、嘉戎语由非容器性的工具格助词兼作容器性的工具格助词（例见前），其他语言都由含义为“里、内”的方位词表示与之相等的语法意义。如扎坝语：

ŋa<sup>13</sup> tɕho<sup>33</sup> lo<sup>55</sup> khə<sup>33</sup> t ʌ<sup>13</sup> k ʌ<sup>33</sup>-thi<sup>55</sup>. 我用碗喝水。

我 碗 里 水 喝

3. 受事格助词 除嘉戎语以外，其他语言都有受事格助词。其中普米（兰坪）语和道孚语的受事格助词还依动词意义的不同而分作几类。如道孚语分作 gi、ka 两类：

thə yu ŋa gi də-fko-ŋ. 他给我了。

他(施事格助词)我(受事格助词)给

thə yu ŋe ka nɕchə zə. 他打我了。

他(施事格助词)我的(受事格助词)打(助词)

gi 用于“怕”、“给”、“说”、“借给”等一类意义的动词的受事宾语后，ka 用于“打”、“学”等一类意义的动词的受事宾语后。如果动词为“骂”、“恨”等意义时，其受事宾语后则要用方位词 tɕha “上”。用 ka 和 tɕha 时人称代词要用领格形式。如：

thə yu ŋe tɕha ntshezə nə-və. 他骂我了。

他(施事格助词)我的 上 骂 做

嘉戎语的受事关系靠动词的形态变化表示。如：

ŋa no ta- wə-n. 我给你。

我 你 (前缀) 给(宾语人称后缀)

no ŋa ku- wə-ŋ. 你给我。

你 我 (前缀) 给(宾语人称后缀)

4. 处所格助词 大多数语言都有几个表示“上”、“下”、“里”、“内”等意义的方位词，常用于名词性词语后，表示动作进行的处所或趋向。此外，还有作用相当于方位词的处所格助词，这个格助词意义比方位词要虚一些，使用范围要广一些，在有的语言里还兼表时间。木雅、道孚、扎坝等语言的处所格助词与受事格助词用同一形式。嘉戎语的两个处所格助词分别表示动作进行的处所各趋向。

5. 从格助词 各语言都有表示动作起始的处所或时间的从格助词。除羌语的从格助词与施事格助词形式相同外，其他语言都有单独的形式。嘉戎语的从格助词，除表动作起始的处所和时间外，还表动作趋向的处所，含有“从”或“到”的意义，这是较为独特的。如：

ŋa mbarkham s to-lo-ŋ peccin s jə-ŋ.

我 马尔康 (从格助词) 起身 北京 (从格助词) 去

我从马尔康动身到北京去。

6. 比格助词 比格助词都置于表示被比较事物的词语后。普米(兰坪)、尔苏(甘洛)、纳木义等语言比格助词的形式与处所格助词相同。扎坝语除用 ma<sup>33</sup> 作比格助词外，还可用方位词 tha<sup>55</sup> “上”，代替比格助词。



7. 同格助词与除格助词 可能多数语言都会有这两种格助词，但因所记材料未注意这一现象，上表中有这两种助词的语言较少。羌语的同格助词与表示“和”、“同”等意义的连词形式相同，但在句中的位置不同（例见前）。道孚、木雅、尔苏（甘洛）、嘉戎等语言的同格助词与表示“和”、“同”等意义的连词是分开的。

存在动词作谓语时，表示领有者的词语后面多数语言不加格助词，少数语言要加格助词，但所加格助词类别不一。如嘉戎语用处所格助词，道孚语用领格助词（人称代词要用领格形式），木雅语则依存在动词的不同，要加不同意义的格助词，这是较为独特的。试比较：

嘉戎：ŋə i poŋi ndo. 我有银子。

我（处所格助词）银子 有

道孚：ŋɛ ji d zida də. 我有书。

我（领格助词）书 有

木雅：e<sup>33</sup> tsi<sup>53</sup> (< e<sup>33</sup> tsə<sup>55</sup> ji<sup>33</sup>) p ə<sup>33</sup> tshi<sup>53</sup> tɕ<sup>55</sup> ndzɛ<sup>53</sup> ndzui<sup>55</sup> ti<sup>33</sup>.

他（施事格助词）孩子 一对 有（语气助词）

他有两个孩子。

e<sup>33</sup> tsə<sup>55</sup> le<sup>33</sup> ɛ e<sup>24</sup> mo<sup>33</sup> ndzə<sup>55</sup> ti<sup>33</sup>. 他有头发。

他（处所格助词）头发 有（语气助词）

e<sup>33</sup> tsæ<sup>53</sup> (< e<sup>33</sup> tsə<sup>55</sup> ɣæ<sup>33</sup>) t ɔ<sup>33</sup> nda<sup>53</sup> n də<sup>24</sup> ni<sup>33</sup>. 他有事。

他（领格助词）事 有（语气助词）

### （三）格助词兴起的早晚

藏缅语族各语支语言都有与羌语支语言格助词意义和用法大致相当的格助词，看来格助词的产生由来已久。但本语支各语言之间，或本语支与其他语支语言之间同类格助词的语音形式却表现得相当分歧，对应关系不大明显。本语支内部只有部分语言的领格助词和从格助词语音比较近似，同藏文比较相近，疑为从藏语里借进的。试比较领格助词：藏文 ji、fi<sup>①</sup>，道孚 ji，尔苏（甘洛）i<sup>55</sup>，却域 ji<sup>33</sup>，纳木义 i<sup>55</sup>，史兴 ji<sup>55</sup>；从格助词：藏文 nas，普米（兰坪）nāu<sup>13</sup>，道孚 ŋɛ，却域 ŋi<sup>33</sup>，纳木义 ŋi<sup>33</sup>，史兴 ŋi<sup>55</sup>，贵琼 ŋi<sup>33</sup>。这种情况反映了羌语支语言的格助词似乎是后起的。

① 藏文领格助词还有 kji、gji、gi 等，依前词的不同韵尾而添接。

另一方面，有些语言还缺少某些类别的格助词。如嘉戎语没有普遍具有的受事格助词；它的领格助词用法也有一定限制，限于指示代词后；它的施事格（兼工具格）助词 *kə* 也似乎是从藏语<sup>①</sup> 中借进的，而且使用很不严格，第一、二人称后通常不加（这种现象在其他语言中也存在）。它的处所格助词 *i*、从格助词 *s* 独立性也不大强，看成后附成分也未尝不可。嘉戎语的形态保留得最完整、最丰富，它主要靠词形变化显示词在句中的相互关系，因而它的格助词少，作用也相对小一些。可见格助词的发展与形态的丰富程度是成反比的。从动词形态变化的比较上（详见四）我们可以窥见羌语支原始语动词的形态是很丰富的，由于历史演变，后来丰富程度变得很不一致。从嘉戎语格助词的情况来看，我们是否可以设想，羌语支原始语是没有格助词或格助词很少的语言呢？

## 七、语序

### （一）一般语序

羌语支语言的句子成分一般可分为主语、谓语、宾语、定语、状语等五种。其顺序一般为：

1. 主语在前，谓语在后，宾语在主体后谓语前，强调时可提到主语前。如：

羌：*qa st uaxa dza:*. 我将吃饭。  
我 饭 吃(将来时)

嘉戎：*no taskar to-zə-u!* 你吃糌粑！  
你 糌粑 吃(命令式)

2. 有双宾语时，间接宾语在直接宾语前，有的也可在直接宾语后。如：

羌：*the: kə qa pəntsə apən gzə.* 他给我一个本子。  
他 (施事格助词) 我 本子 一本 给

嘉戎：*ŋa naŋkaŋ pəntsə te wə-ŋ.* 我给南岗一个本子。  
我 南岗(人名) 本子 一 给(人称后缀)

3. 形容词、数量词组作定语时在中心语之后，两者同时作定语时，形容词紧挨中心语。如：

<sup>①</sup> 藏文施事格助词有 *kjis*、*gjis*、*gis*、*jis*、*fis* 等，依前词的不同韵尾而添接。今安多方言读作 *kə*。

羌: ju phuɿ khseze 三匹白马

马 白 三条

嘉戎: təwa sərho kə-sam 三件黄衣服

衣 黄 三

4. 人称代词、名词作定语时在中心语之前。如:

羌: qa ɛ ma: ɛ phua 我妈妈的衣服

我(领格助词)妈妈(领格助词) 衣服

嘉戎: ŋa ŋa- ndzi wə- mbro 我朋友的马

我(从属前缀)朋友(从属前缀)马

5. 状语(形容词、副词、时间名词、方位词、数量词组等)除个别的在中心语后外,一般在中心语之前,其位置较灵活,可紧接谓语,还可在宾语或主语前。如:

羌: kəlie ləyz miemie ku-su-təyn! 你们好好学习文字!

你们 文字 好好 学

嘉戎: ŋa lalas pa-ŋ. 我慢慢做。

我 慢慢 做

以上几种语序不但本语支各语言相同,与藏缅语族其他语言也基本相同。

## (二) 指示代词的位置

语序上有差异的是指示代词修饰名词中心语时的位置有些语言互不相同。分几种类型:

1. 前置型 属于这种类型的语言居多数。如:

嘉戎: wətə wu-mi 那女人

那 (从属前缀)女人

普米(兰坪): ti<sup>13</sup> mi<sup>55</sup> 这人

这 人

却域: tʃ<sup>55</sup> k u<sup>55</sup> rmə<sup>55</sup> 这衣服

这 衣服

道孚: ɛdə vdzi 这人

这 人

扎坝: kə<sup>33</sup> zə<sup>55</sup> sy<sup>53</sup> 这人

这 人





修饰名词。如：

mə<sup>33</sup> tsa<sup>33</sup> lə<sup>33</sup> 这个人  
人 这 个

3. 不定型 属于这种类型的有木雅语和贵琼语。木雅语在多数情况下指示代词置于名词中心语之前，但当指示代词为复数形式时便要后置。名词中心语为藏语借词时，大概受藏语语序影响，指示代词往往也要后置。如：

e<sup>55</sup> tsə<sup>33</sup> mə<sup>33</sup> ni<sup>55</sup> 这个人  
这个 人

phə<sup>33</sup> la<sup>33</sup> wə<sup>24</sup> nə<sup>53</sup> 那些碗  
碗 那些

me<sup>33</sup> to<sup>53</sup> e<sup>33</sup> tsə<sup>33</sup> 这朵花  
花（藏语借词） 这个

贵琼语指示代词的位置可前可后。如：

ti<sup>35</sup> tshe<sup>33</sup> wə<sup>53</sup> tɕa<sup>33</sup> ~ ts he<sup>33</sup> wə<sup>53</sup> ti<sup>53</sup> tɕa<sup>33</sup> 这件衣服  
这 衣服 件 衣服 这 件

由上看来，羌语支语言指示代词的位置最早可能如第一种类型，即前置于名词中心语之前。后来由于量词的兴起，在一些语言里，指示代词要先与量词结合成词组才能修饰名词，因此位置便后移至名词后，量词前（木雅语指示代词的复数形式要后置，大概是因为表复数后缀的作用类似量词）。指示代词后移的另一原因是受后置型邻近语言的影响，如羌语南部方言可前置也可后置，但邻近藏语的羌语北部方言都变为后置了，又如木雅语的指示代词在修饰藏语借词时往往后置。

## 第四节 词 汇

### 一、同源词

#### （一）词汇比较

羌语支各语言间，存在着相当数量的同源词，其中有些词还和同语族其他语言有共同的历史来源。为了了解这些语言相互之间以及这些语言与同语族其他语支之间关系的远近，我们选出 1500 个基本词，用羌

语、嘉戎语、却域语分别和同语支其他语言以及语支以外的藏语、彝语、纳西语、景颇语、缅语等进行了初步比较。比较手续虽然不是很严格的，所得数据只能是近似值，但是在说明语言关系方面，仍然有一定的参考意义。下面是比较结果：

羌语（峨口）同各语言比较：却域（新龙） 16%，木雅 14%，扎坝 12%，嘉戎 12%，普米（九龙） 16%，道孚 13%，尔苏（九龙） 17%，贵琼 10%，藏语（书面） 7%，彝语 9%，纳西 9%，景颇 6%。

嘉戎语同各语言比较：却域（新龙） 15%，木雅 15%，扎坝 14%，普米（九龙） 15%，道孚 13%，尔苏（九龙） 14%，贵琼 10%，藏语（书面） 9%，彝语 5%，景颇 6%，缅语（书面） 7%。

却域语（新龙）同各语言比较：木雅 19%，扎坝 18%，普米（九龙） 22%，道孚 17%，尔苏（九龙） 18%，贵琼 12%，藏语（书面） 9%，彝语 10%，纳西 8%，景颇 5%。

从上面的比较结果看，羌语支内部各语言间的同源词百分比，明显高于羌语支同其他语支间的同源词百分比，前者大都在 10% 以上，个别语言超过 20%，后者一般都不到 10%。这表明，羌语支内部各语言相互间的关系，比羌语支同其他语支间的关系要密切得多。与同语族各语支相比，羌语支似与彝语支关系接近。<sup>①</sup>

## （二）同源词举例

### 1. 羌语支内部同源词

	肾	脓	磨(刀)	忘记	借
羌语(峨口)	spəl	spəsa	suə	daa'm	ŋuɛɛ
却域(新龙)	rvu <sup>13</sup> lo <sup>33</sup>	spuə <sup>55</sup>	lə <sup>55</sup> psu <sup>55</sup>		ɣu <sup>13</sup> sŋo <sup>13</sup>
木雅	pə <sup>55</sup> le <sup>33</sup>	pə <sup>24</sup>	to <sup>55</sup> so <sup>33</sup>	thə <sup>55</sup> mə <sup>53</sup>	ŋuə <sup>53</sup>
扎坝	vΛ <sup>33</sup> le <sup>55</sup>	fΛ <sup>13</sup>	ə <sup>55</sup> sɿ <sup>33</sup> sɿ <sup>33</sup>	tə <sup>55</sup> mə <sup>55</sup>	kə <sup>55</sup> ŋi <sup>55</sup>
嘉戎	təbotəm	taspu	kaphjɛ	kəjməs	karŋa
普米(九龙)	pu <sup>11</sup> lū <sup>55</sup>	pu <sup>55</sup>	kw <sup>11</sup> sy <sup>55</sup>	a <sup>11</sup> mā <sup>55</sup>	ŋi <sup>35</sup>
道孚	ryə	spə	fsi	dərmə	rŋi

<sup>①</sup> 孙宏开在《六江流域的民族语言及其系属分类》一文中作过类似的比较。具体比例不尽相同，但结论一致。



尔苏(九龙)		pu <sup>13</sup>	dɛ <sup>11</sup> sy <sup>55</sup>	thɛ <sup>11</sup> my <sup>55</sup>	
贵琼		pɯ <sup>55</sup>	wu <sup>31</sup> sɿ <sup>55</sup>	ʃɔ̃ <sup>31</sup> mi <sup>55</sup> ta <sup>35</sup>	ŋi <sup>55</sup>
藏语(书面)	mkhal ma	rnag	bdar ba	brdzed	g-jar
彝语	o <sup>33</sup>	ndzi <sup>33</sup>	tɕi <sup>55</sup>	a <sup>21</sup> ʃu <sup>55</sup>	hu <sup>33</sup>
景颇	sã <sup>31</sup> te <sup>55</sup>	mã <sup>33</sup> tsui <sup>33</sup>	kã <sup>31</sup> ʒəŋ <sup>33</sup>	mã <sup>31</sup> lap <sup>31</sup>	ʃap <sup>31</sup>

## 2. 羌语支与藏语、彝语等共有的同源词

	盐	猪	马	七	黑
羌语(岷口)	tshə	pie	ɹu	ɕtɕə	ŋiχ
却域(新龙)	tɕhi <sup>55</sup>	ve <sup>13</sup>	vre <sup>13</sup>	sna <sup>55</sup>	ŋe <sup>55</sup> ŋe <sup>33</sup>
木雅	tshə <sup>53</sup>	βɐ <sup>53</sup>	ɣui <sup>13</sup>	ŋuə <sup>53</sup>	ŋi <sup>55</sup> ŋi <sup>33</sup>
扎坝	tshɿ <sup>31</sup>	va <sup>53</sup>	mbzɔ <sup>13</sup>	ʃne <sup>53</sup>	na <sup>55</sup> na <sup>33</sup>
嘉戎	tshə	pak	mbro	kəfnəs	kənək
普米(九龙)	tshi <sup>55</sup>		zue <sup>35</sup>	ŋu <sup>55</sup>	ŋa <sup>35</sup>
道孚	tshə	va	ryi	zŋe	ŋaŋa
尔苏(九龙)	tshɿ <sup>55</sup>	wɛ <sup>35</sup>	pro <sup>11</sup> qa <sup>55</sup>	ki <sup>55</sup>	da <sup>11</sup> na <sup>55</sup>
贵琼	tshi <sup>55</sup>	pha <sup>55</sup>	mbu <sup>35</sup>	ŋi <sup>35</sup>	ŋi <sup>35</sup>
史兴	tshə <sup>55</sup>	bie <sup>35</sup>	rɑ̃ <sup>35</sup>	ʃã <sup>55</sup>	
藏语(书面)	tshwa	phag pa	rmaŋs*		nag po
景颇	tʃum <sup>31</sup>	wa <sup>21</sup>	kum <sup>31</sup> ʒaŋ <sup>31</sup>	sã <sup>31</sup> nit <sup>31</sup>	na <sup>21</sup>
彝语	tshu <sup>33</sup>	vo <sup>55</sup>	mu <sup>33</sup>		a <sup>34</sup> no <sup>33</sup>

## 3. 羌语支语言与彝语同源的词

	肺	云	红	房子
羌语(岷口)	tshuə	zdam	ɕy	tɕi
却域(新龙)		ɕtie <sup>55</sup>	ŋe <sup>55</sup> ŋe <sup>33</sup>	zɛ <sup>13</sup>
		zɑ <sup>13</sup> mu <sup>55</sup>		
木雅	tshə <sup>53</sup>	ndə <sup>33</sup> re <sup>53</sup>	ni <sup>55</sup> ni <sup>33</sup>	tɕe <sup>53</sup>
扎坝	tshe <sup>53</sup> pe <sup>53</sup>	ʃtei <sup>13</sup>	ŋi <sup>55</sup> ŋi <sup>33</sup>	ji <sup>13</sup>
嘉戎	tərtshos	zdem	kəwurnɛ	tətʃəm
普米(九龙)	tshu <sup>55</sup>	dɛ̃ <sup>35</sup>	ŋe <sup>35</sup> tsa <sup>55</sup> tsa <sup>11</sup>	tɕi <sup>35</sup>
道孚	ʃtse	zdo	ngingi	
尔苏(九龙)	tshy <sup>55</sup>		da <sup>11</sup> ŋi <sup>35</sup>	
史兴	tsho <sup>55</sup>	tɕi <sup>55</sup> rɔ̃ <sup>31</sup>	hɿ <sup>31</sup> lie <sup>31</sup> lie <sup>35</sup>	dʒa <sup>35</sup> hɿ <sup>55</sup>

藏语(书面)	glo ba	sprin pa	dmar po	khaŋ pa
景颇	sin <sup>31</sup> wop <sup>55</sup>	sā <sup>33</sup> mui <sup>33</sup>	khje <sup>33</sup>	n <sup>55</sup> ta <sup>31</sup>
彝语	tshɿ <sup>21</sup> mo <sup>21</sup>	mu <sup>33</sup> ti <sup>33</sup>	a <sup>33</sup> ni <sup>33</sup>	zi <sup>33</sup> ka <sup>33</sup>

## 二、共同的构词特点

在构词方面，羌语支各语言间颇多类似之处。如单音节语素占优势，某些词缀可能有同源关系等等。此外，有一些现象是个别语言所独有的，如贵琼语中“20”→“100”的几个整数要以 bu<sup>55</sup> (= 20) 为位数组成“系位构造”<sup>①</sup>或在 bu<sup>55</sup>后再加 tɛyɔ<sup>55</sup> (= 20 + 10) 来表示的计数方式<sup>②</sup>，嘉戎语中附加法的大量使用以及一个词里最多可以带三个前缀的现象，都是比较突出的。底下只说羌语支共同的方面。

### (一) 亲属称谓名词的前缀 a-

除个别语言外，羌语支语言一般都有部分亲属称谓词带有前缀 a-。这一前缀虽然“代表了这一广为分布的语系的一个显著的特征”<sup>③</sup>，但是羌语支的这一前缀在使用上有自己的特点：它除了构成亲属称谓词外，没有像其他语支那样活跃的构词能力，并且，它只见于称呼年长或长辈亲属的词里，没有用于称呼年幼或晚辈的亲属词里的。因之，它的意义或许就是表达敬爱或亲昵一类的情感。如：

	爷爷	奶奶	舅舅	叔叔
木雅			æ <sup>33</sup> yø <sup>55</sup>	æ <sup>33</sup> pu <sup>55</sup>
扎坝	a <sup>55</sup> po <sup>55</sup>	a <sup>55</sup> me <sup>55</sup>	a <sup>55</sup> wu <sup>33</sup>	a <sup>55</sup> khu <sup>55</sup>
羌语(峨口)	apa	ow	akua	opu
普米(九龙)	a <sup>11</sup> py <sup>55</sup>	a <sup>11</sup> de <sup>55</sup>	a <sup>11</sup> ki <sup>55</sup>	a <sup>11</sup> p̃u <sup>55</sup>
却域(普巴戎)	a <sup>55</sup> pa <sup>55</sup>	a <sup>55</sup> je <sup>33</sup>	a <sup>33</sup> zo <sup>55</sup>	ə <sup>33</sup> khu <sup>55</sup>
贵琼	a <sup>33</sup> mɲi <sup>55</sup>	a <sup>55</sup> ji <sup>35</sup>	a <sup>33</sup> zɯŋ <sup>35</sup>	a <sup>35</sup> khu <sup>55</sup>
道孚	ape		ažu	akə

① 参看朱德熙《语法讲义》，1984。

② 如：“20”是 tɛ<sup>55</sup> bu<sup>55</sup> (一个“20”)，“30”是 tɛ<sup>55</sup> bu<sup>55</sup> tɛyɔ<sup>55</sup> (一个“20” + 10)，“40”是 ŋi<sup>35</sup> bu<sup>55</sup> (两个“20”)……。

③ 劳费尔语，见《印度支那语言中的前加成分》，赵衍荪译《藏语中的借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印，1981。

尔苏(九龙)    a<sup>55</sup> pu<sup>55</sup>    a<sup>55</sup> de<sup>35</sup>    a<sup>55</sup> yu<sup>35</sup>    a<sup>55</sup> yo<sup>35</sup>  
 史兴    a<sup>33</sup> dzue<sup>55</sup>    e<sup>33</sup> guə<sup>35</sup>

尔苏语的亲属称谓词除带 a-外，还可以带与人称代词有关的前缀。如：

a<sup>55</sup> ma<sup>55</sup> 妈妈(对称);(我)妈妈    a<sup>55</sup> pu<sup>55</sup> 爷爷(对称);(我)爷爷  
 n̥a<sup>55</sup> ma<sup>55</sup>    你妈妈    n̥a<sup>55</sup> pu<sup>55</sup>    你爷爷  
 tha<sup>55</sup> ma<sup>55</sup>    他妈妈    tha<sup>55</sup> pu<sup>55</sup>    他爷爷

在带有这些前缀的亲属词前面，必要时还可以再加领格人称代词：

ei<sup>55</sup> a<sup>55</sup> ma<sup>55</sup>    我的妈妈    ei<sup>55</sup> a<sup>55</sup> pu<sup>55</sup>    我的爷爷  
 n̥i<sup>55</sup> n̥a<sup>55</sup> ma<sup>55</sup>    你的妈妈    n̥i<sup>55</sup> n̥a<sup>55</sup> pu<sup>55</sup>    你的爷爷  
 thi<sup>55</sup> tha<sup>55</sup> ma<sup>55</sup>    他的妈妈    thi<sup>55</sup> tha<sup>55</sup> pu<sup>55</sup>    他的爷爷

上面的 n̥a<sup>55</sup> ma<sup>55</sup> 中的 n̥a<sup>55</sup>，可能就是 n̥i<sup>55</sup>（第二人称领格代词）+ a<sup>55</sup>（ma<sup>55</sup>）的合音，tha<sup>55</sup> ma<sup>55</sup> 中的 tha<sup>55</sup>，可能就是 thi<sup>55</sup>（第三人称领格代词）+ a<sup>55</sup>（ma<sup>55</sup>）的合音。其所以要用第二、第三人称领格代词作为前缀，目的似乎不在于区分“物主”，而在于表示尊敬。正因如此，前头还可以再加领格人称代词，以强调亲属是谁的。

至于 a<sup>55</sup> ma<sup>55</sup>、a<sup>55</sup> pu<sup>55</sup> 等词中的 a-，看来就是同语支乃至同语系同源的语素，它的“第一人称领有”义，是在同带有与第二、第三人称代词有关的前缀的词对比之下获得的，同第一人称代词不一定有什么关系。

嘉戎语没有这一前缀，但有表示爱称的后缀 -mbombo 和 -lolo。前者只用于称呼比自己年幼或辈小的亲属，后者相反。如：n̥əpu-mbombo “(我的)孩子”，n̥ətʃɛ-mbombo “(我的)弟弟或妹妹”，n̥əmo-lolo “(我的)母亲”，n̥əja-lolo “(我的)哥哥或姐姐”。

## (二) 表示小称的名词后缀

一部分表示动物或物件的名词可以加后缀构成新词，表示所指对象小巧可爱。如：

语言	后缀	例	词
羌语(桃坪)	-tʃuə	tsie <sup>55</sup> tʃuə <sup>33</sup>	山羊羔    tsie <sup>55</sup> pa <sup>55</sup> tʃuə <sup>33</sup> 小锅儿
木雅	-tɕue	u <sup>55</sup> yi <sup>33</sup> tɕue <sup>33</sup>	小鸡儿    phə <sup>33</sup> lo <sup>55</sup> tɕue <sup>33</sup> 小碗儿
普米(九龙)	-tsø <sup>55</sup>	z <sub>o</sub> <sup>35</sup> tsø <sup>55</sup>	小鸡儿    kuə <sup>35</sup> tsø <sup>55</sup> 小碗儿



贵琼	-tsi <sup>55</sup>	tɕhi <sup>55</sup> tsi <sup>55</sup>	山羊羔		
却域(新龙)	-zi	tʂe <sup>55</sup> zi <sup>55</sup>	山羊羔	xue <sup>55</sup> zi <sup>55</sup>	小鼠
道孚	-ze	tʂeze	山羊羔	qhəzize	小碗儿
扎坝	-zɿ, -le <sup>55</sup> zɿ <sup>33</sup> tho <sup>33</sup> zɿ <sup>55</sup>		山羊羔	tɕho <sup>33</sup> lo <sup>55</sup> le <sup>55</sup> zɿ <sup>33</sup>	小碗儿
尔苏(九龙)	-jɛ	zɿ <sup>11</sup> jɛ <sup>55</sup>	小鸡儿	bu <sup>11</sup> tso <sup>55</sup> jɛ <sup>55</sup>	小刀儿
嘉戎	-tsa(zɛ)	tʃhətpu	山羊羔	jamtsa	小锅儿
		-pu, -tho			

以上后缀中，除尔苏语的 -jɛ<sup>55</sup> 是形容词词根，嘉戎语的 -pu、-tho 等来源不同以外，其余都是由原义为“儿子”或“小孩”的名词（嘉戎语为名词词根）虚化而成。它们声母很接近，同出一源，无可置疑。个别语言的这一后缀，意义比较实在，只能用于动物名词之后，如却域语和普米语南部方言。嘉戎语的指小后缀不止一个，用法各有分工。-pu 是名词 tapu（孩子）的词根，多用于动物名词之后；-tho 专指骡马等大牲畜之小；与其他姊妹语言同源的后缀是 -tsa，用途比较广泛；-zɛ 则多用于指人。

### (三) 表示动物雌雄的名词后缀

表示动物雌雄，羌语支语言使用多种方式，如异根法、前加法、后加法和异根与后加并用法等，其中以后加法的使用最普遍。如：

木雅	βɛ <sup>33</sup> ɣo <sup>53</sup>	公猪	u <sup>55</sup> rɛ <sup>53</sup> ɣo <sup>33</sup>	公鸡	
	βɛ <sup>33</sup> mɛ <sup>53</sup>	母猪	u <sup>55</sup> rɛ <sup>53</sup> mɛ <sup>33</sup>	母鸡	
扎坝	(x)fo <sup>55</sup> pu <sup>55</sup>	公黄牛	va <sup>33</sup> pi <sup>53</sup>	公猪	ptsia <sup>33</sup> phu <sup>55</sup> 公鸡
	ji <sup>33</sup> mi <sup>55</sup>	母黄牛	va <sup>33</sup> mi <sup>55</sup>	母猪	ptsia <sup>33</sup> mu <sup>55</sup> 母鸡
羌语	khɕɛ	公犏牛	tʂe	公山羊	nu 公绵羊
峨口	khɕemie	母犏牛	tʂemie	母山羊	numie 母绵羊
普米	tsɔ <sup>35</sup> zi <sup>55</sup>	公犏牛	zɿ <sup>11</sup> qu <sup>55</sup>	公马	zɿ <sup>11</sup> phu <sup>55</sup> 公鸡
九龙	tsɔ <sup>35</sup> mi <sup>55</sup>	母犏牛	zɿ <sup>11</sup> mi <sup>55</sup>	母马	zɿ <sup>11</sup> ma <sup>55</sup> 母鸡
贵琼			mbu <sup>13</sup> pi <sup>55</sup>	公马	na <sup>11</sup> phu <sup>55</sup> 公鸡
			mbu <sup>13</sup> ŋi <sup>55</sup>	母马	na <sup>11</sup> ŋi <sup>55</sup> 母鸡
尔苏	dzo <sup>11</sup> zɿ <sup>55</sup>	公犏牛		zɿ <sup>11</sup> phu <sup>55</sup>	公鸡
九龙	dzo <sup>11</sup> mi <sup>55</sup>	母犏牛		zɿ <sup>11</sup> mi <sup>55</sup>	母鸡
道孚			ɕtɛphu	公马	phupha? 公猪
			reme	母马	velme 母猪

嘉戎	khunpho	公虎	tʃhətpho	公山羊		
			tʃhətmo	母山羊	kəjomo	母绵羊
史兴	bō <sup>35</sup> wu <sup>55</sup>	公耗牛	ra <sup>35</sup> yo <sup>55</sup>	公马	ra <sup>31</sup> pho <sup>31</sup>	公鸡
	bō <sup>35</sup> mi <sup>31</sup>	母耗牛			ra <sup>35</sup> mi <sup>55</sup>	母鸡

这些后缀之中，有一些是属于个别语言的，如贵琼语表示雄性的后缀 -ŋi<sup>55</sup>，尔苏语（九龙）、普米语（九龙）表示雄性的后缀 -zɿ<sup>55</sup> 和 -zi<sup>55</sup> 等等。但是绝大多数有比较一致的声母：表示雄性的后缀都是双唇清塞音，表示雌性的都是双唇鼻音。再看看同语族其他语支，也有不少语言跟羌语支情况相同。如：

藏语（书面）	ra pho	公山羊	bja pho	公鸡
	ra mo	母山羊	bja mo	母鸡
彝语	mu <sup>21</sup> pa <sup>55</sup>	公马	va <sup>33</sup> pu <sup>33</sup>	公鸡
	mu <sup>21</sup> mo <sup>21</sup>	母马	va <sup>33</sup> ma <sup>55</sup>	母鸡
缅语（书面）	mraŋ <sup>3</sup> hti <sup>3</sup>	公马	krak <sup>4</sup> pha <sup>1</sup>	公鸡
	mraŋ <sup>3</sup> ma <sup>1</sup>	母马	krak <sup>4</sup> ma <sup>1</sup>	母鸡

可见，这一对后缀实为藏缅语族所共有。另一方面，两种后缀的元音在同一语言内部又往往不止一种形式，其中有的可能是出于早先元音和谐的要求，有的可能是固有成分与后来引进的外来成分（例如藏语成分）并存的结果。

此外，表中所列木雅语“公猪”、“公鸡”的后缀 -bo，普米语、史兴语“公马”的后缀 -qu 与 -yo，也不大像是偶然的相似，但分布不普遍，属何层次，尚不清楚。

#### （四）叠音形容词

叠音形容词多，是羌语支词汇上较突出的特点之一。这里所说的叠音，包括单音节词根重叠、单音节词根加叠音后缀和声母重叠等三种类型。

1. 词根重叠的，如：

木雅	rə <sup>33</sup> rə <sup>53</sup> 长	tshø <sup>33</sup> thø <sup>53</sup> 短	thø <sup>33</sup> thø <sup>53</sup> 高	mbe <sup>33</sup> mbe <sup>53</sup> 低
	ŋi <sup>33</sup> ŋi <sup>53</sup> （牲畜）膘肥			
扎坝	ʂi <sup>55</sup> ʂi <sup>55</sup> 长	ndʌ <sup>33</sup> ndʌ <sup>55</sup> 短	ndzɔ <sup>55</sup> ndzɔ <sup>55</sup> 高	ŋi <sup>55</sup> ŋi <sup>55</sup> 低

却域（新龙） xse<sup>55</sup>xse<sup>33</sup>长 tsho<sup>55</sup>tsho<sup>33</sup>短 mthy<sup>33</sup>mthy<sup>55</sup>高  
ma<sup>55</sup>ma<sup>33</sup>低

尔苏（九龙） ʂa<sup>11</sup>ʂa<sup>55</sup>长 dzɿ<sup>11</sup>dzɿ<sup>35</sup>短 mbro<sup>11</sup>mbro<sup>55</sup>高 ni<sup>11</sup>ni<sup>55</sup>低

2. 词根加叠音后缀的，如：

木雅 tʂhø<sup>53</sup>xuæ<sup>33</sup>xuæ<sup>33</sup>亮 næ<sup>53</sup>tsø<sup>33</sup>tsø<sup>33</sup>脆 so<sup>53</sup>sø<sup>33</sup>sø<sup>33</sup>安静  
βe<sup>24</sup>ti<sup>33</sup>ti<sup>33</sup>勉强

扎坝 cçə<sup>55</sup>li<sup>33</sup>li<sup>33</sup>（水）热 na<sup>33</sup>pu<sup>55</sup>pu<sup>33</sup>暗 tʂhe<sup>33</sup>le<sup>55</sup>le<sup>33</sup>滑  
tsho<sup>55</sup>sy<sup>55</sup>sy<sup>33</sup>安静

道孚 shvo ruru 亮堂堂 xtse xonxon 热烘烘 sɲu dondon 绿油油  
na snonsonon 黑黝黝

普米（九龙） dzɛ̃<sup>11</sup>lɛ̃<sup>55</sup>lɛ̃<sup>11</sup>亮 sø<sup>55</sup>tʂhə<sup>55</sup>tʂhə<sup>11</sup>粗糙  
my<sup>11</sup>lø<sup>55</sup>lø<sup>11</sup>光滑、细 zā<sup>35</sup>na<sup>55</sup>na<sup>11</sup>湿

3. 声母重叠的，如：

道孚 zəze 嫩 tçetçei 远 ljilje 短 ɣzəɣze 少

木雅 ki<sup>33</sup>kɛ<sup>53</sup>大 tsə<sup>33</sup>tsæ<sup>53</sup>小 ɣi<sup>55</sup>ɣa<sup>55</sup>容易

三种类型中，头一种是主要的，词最多；第二、第三类型的词都比较少。在全语支中，叠音形容词最多的是木雅语和尔苏语（九龙），都占形容词总数的50%以上。

词根加叠音后缀的形容词，其词根部分表示基本性状，叠音后缀也有一定的附加意义，因而词根相同、后缀不同的词，适用对象也有所不同。如木雅语：ni<sup>55</sup>zə<sup>33</sup>zə<sup>33</sup>（红通通、红艳艳），指火红、花红；ni<sup>53</sup>xuæ<sup>33</sup>xuæ<sup>33</sup>（红扑扑），形容人的脸红；nə<sup>53</sup>phæ<sup>33</sup>phæ<sup>33</sup>（蜡黄），指人的病态脸色，nə<sup>53</sup>zə<sup>33</sup>zə<sup>33</sup>（黄灿灿），指太阳、金子、绸缎等亮丽的黄色。这种情形同汉语中带叠音后缀的形容词颇为相似。

### （五）四音格词

羌语支各语言里都有按一定语音格式构成的四音节词，即通常所说的“四音格”。其中有单纯词，也有合成词；多数是形容词，少数是动词。羌语支语言中较常见的有AABB、ABAC、ABCD、ABCB等四种格式。举例如下：

#### 1. AABB式

道孚 bo bo re re 急忙

kə kə ti ti 充实



贵琼  $\text{ʂa}^{55}\text{ʂa}^{55}\text{tha}^{55}\text{tha}^{33}$  急忙       $\text{tɕa}^{55}\text{tɕa}^{55}\text{pa}^{33}\text{pa}^{33}$  肮脏

## 2. ABAC 式

扎坝  $\text{ʂɕo}^{55}\text{li}^{55}\text{ʂɕo}^{55}\text{thu}^{33}$  慌忙

尔苏（甘洛）  $\text{ma}^{33}\text{pu}^{55}\text{ma}^{33}\text{tshe}^{55}$  草率

## 3. ABCD 式

贵琼  $\text{bi}^{55}\text{ri}^{55}\text{bu}^{33}\text{ru}^{33}$  模糊       $\text{pi}^{55}\text{ti}^{55}\text{pu}^{55}\text{tu}^{33}$  叽叽咕咕

木雅  $\text{pə}^{55}\text{rə}^{53}\text{pa}^{33}\text{ra}^{33}$  模糊       $\text{wə}^{24}\text{rə}^{53}\text{wə}^{33}\text{rə}^{33}$  眼花

却域（新龙）  $\text{nɿ}^{55}\text{li}^{55}\text{nə}^{13}\text{la}^{55}$  拖拖沓沓

## 4. ABCB 式

木雅  $\text{thə}^{55}\text{tɕhue}^{53}\text{pə}^{55}\text{tɕhue}^{53}$  马虎

扎坝  $\text{ɣa}^{33}\text{z}_i^{55}\text{wu}^{33}\text{z}_i^{55}$  模糊

贵琼  $\text{dz}_i^{35}\text{gi}^{55}\text{dzə}^{35}\text{gi}^{55}$  乱七八糟       $\text{ji}^{35}\text{di}^{55}\text{ɣi}^{55}\text{di}^{55}$  估计

道孚  $\text{a ru mu ru}$  勤勤恳恳       $\text{nə ru ku ru}$  罗唆

需要说明的是后两式。乍看，ABCD 式是四个不同的音节，实际上各音节的声韵母是交错重现的：A 与 C、B 与 D 分别为双声，A 与 B、C 与 D 分别为叠韵。在整个语系中，具有 ABCD 式四音格词的语言不少，但与上述声韵重现规则完全相同的在羌语支以外的语言里并不多见。

ABCB 式在羌语支语言中是使用面最广的一式，语音上以第二与第四音节重叠为主要特点。至于 A、C 间的关系则是各式各样的，多数有一定关系，有的没有关系。

## （六）动词体词化后缀

动词加一定后缀可以构成名词，表示与动作或变化有关的人或事物。例如羌语（峨口）：

(1)  $\text{zdz}_1$  (生病〈动〉) →  $\text{zdzim}$  (病人〈名〉)

(2)  $\text{dzə}$  (吃〈动〉) →  $\text{dzəs}$  (食物〈名〉)

(3)  $\text{ɰɛ}$  (写〈动〉) →  $\text{ɰɛs}$  (写字用的〈名〉)

例(1)指与变化有关的人，例(2)指动作涉及的对象，例(3)指动作进行中所用工具。除嘉戎语外，其他语言都有这类后缀，只不过形式上都是音节而不是单一的音素而已。

各语言所用后缀颇不一致，大都只有类型上的相似。

后缀类别 语言	指人	对象	工具
羌语 (峨口)	-m təspəm 商人	-ɕɛ ki <sup>55</sup> ɕɛ <sup>55</sup> 穿的	-s zɛs 写(字用)的
普语 (九龙)	-mi qō <sup>55</sup> mi <sup>55</sup> 疯子	-ly dzɿ <sup>35</sup> ly <sup>55</sup> 吃的	-sɿ zō <sup>35</sup> zɛ <sup>55</sup> sɿ <sup>11</sup> 炒(菜)的
木雅	-mi ka <sup>33</sup> mi <sup>55</sup> 疯子	-ry fæ <sup>24</sup> ndzə <sup>33</sup> ry <sup>33</sup> 吃的	-rə kuə <sup>53</sup> rə <sup>33</sup> 割(东西)的
史兴	-hĩ gue <sup>55</sup> βə <sup>33</sup> hĩ <sup>55</sup> 猎人	-tɕi/-ku dze <sup>55</sup> tɕi <sup>55</sup> /dze <sup>55</sup> ku <sup>55</sup> 吃的	-tɕi sũ <sup>55</sup> tɕe <sup>33</sup> tɕi <sup>33</sup> 砍柴的
扎坝	-phi syø <sup>55</sup> phi <sup>55</sup> 放牧人	-ze kə <sup>55</sup> tsɿ <sup>33</sup> ze <sup>33</sup> 吃的	
道孚	-nkhe zənkhe 买主	-lə ngələ 吃的	-scɕɛ dzəgəvzu scɕɛ 缝衣用的
却域	-qhwi le <sup>13</sup> blie <sup>55</sup> qhwi <sup>55</sup> 农民(做田人)	-ɕɛ ki <sup>55</sup> ɕɛ <sup>55</sup> 穿的	-zɛ a <sup>55</sup> rie <sup>55</sup> tə <sup>55</sup> zɛ <sup>55</sup> 酒漏子(倒酒用的)
尔苏 (九龙)	-sɿ ʃi <sup>55</sup> təu <sup>55</sup> sɿ <sup>11</sup> 铁匠(打铁人)		
纳木义	-su ʃu <sup>55</sup> nge <sup>33</sup> su <sup>55</sup> 铁匠(打铁人)	-wu dzɿ <sup>35</sup> wu <sup>55</sup> 吃的	-ji zɿ <sup>55</sup> qho <sup>55</sup> ji <sup>33</sup> 割草用的
贵琼	-wu mā <sup>55</sup> bi <sup>35</sup> wu <sup>55</sup> 医生(做药人)		

羌语(峨口)的-m是名词miə(人)的简缩形式,在桃坪话里是-mə。所以它和普米、木雅的-mi,都同藏语的mi(人)有关系。史兴语的-hɿ也是由名词hɿ<sup>55</sup>(人)转成的词缀,并且与上述语言的-mi可能同源。因为在同语支其他语言有鼻音声母而韵母并无鼻音尾的地方,史兴语都读作喉部擦音声母,韵母又恰好都带鼻化色彩。如“五”,木雅读Na<sup>53</sup>,普米读ŋuə<sup>55</sup>,史兴读作hā<sup>35</sup>(ko<sup>33</sup>);又如“黑”,木雅读ŋi<sup>55</sup>ŋi<sup>33</sup>,普米读ŋa<sup>35</sup>(na<sup>55</sup>na<sup>33</sup>),史兴语读作hɿ<sup>31</sup>bie<sup>31</sup>bie<sup>35</sup>。

尔苏语(九龙)和纳木义语的指人后缀-sɿ和-su是单纯的构词后缀。尔苏语(九龙)中的-sɿ,在甘洛话里是-su,意思是“人”。甘洛操尔苏语的居民自称ə<sup>55</sup>su<sup>55</sup>,意为“白人”。值得注意的是,在尔苏语和纳木义语中,表示“人”的名词跟彝语相同,都读作tsho<sup>33</sup>。后缀-sɿ、-su可能同tsho<sup>33</sup>有联系。

羌语(峨口)的指物后缀-s也是音节的简缩形式,在桃坪话里是-tsɿ,它同表示动作工具的后缀,如普米语的-sɿ,史兴语的-tɕi等语音上比较接近。

### 三、借词

羌语支语言的借词主要来自藏语和汉语,此外,有的语言里还有少量来自彝语、纳西语或其他邻近语言的借词。借词数量最高的,如木雅语、嘉戎语里的藏语借词和羌语南部方言的汉语借词,都占常用词总数的30%或30%以上。<sup>①</sup>就绝大多数语言而言,藏语借词都多于汉语借词。

羌语支语言的藏语借词内容非常广泛,但是最普遍的还是宗教、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借词。借用数词的语言也不少。在11个语言中,“20”以上数词借自藏语的有3个语言,借藏语序数词的有7个语言。

早期的藏语借词保存了一部分在现代藏语中已经消失的古词,也保存了古藏语的某些语音面貌,同藏语书面语非常接近。例如书面语里存在而在现代藏语中已经脱落或已与其他音合并了的前置辅音,已经脱落或已与基本辅音融为一体的后置辅音,以及已经消失的某些辅音韵尾等,在羌语支各语言的借词里都或多或少地有所反映,而在嘉戎语中保

<sup>①</sup> 见黄布凡:《木雅语概况》,载《民族语文》,1985,3;孙宏开:《羌语简志》。



存得最完整。略举数例如下：

嘉戎	藏语 (书面)	拉萨	
bdək po	bdago po	tak <sup>11</sup> po <sup>55</sup>	主人
kə khsəl	gsalo po	se: <sup>55</sup> po <sup>55</sup>	明亮
sprəl skə	sprulo sku	tʂy: <sup>55</sup> ku <sup>55</sup>	活佛
tʃhos	təhos	təhø <sup>52</sup>	宗教
pot pə	bodo pa	phø <sup>11</sup> pa <sup>55</sup>	西藏人
phjok	phjogs	təho <sup>52</sup>	方向

汉语借词在各语言里大都以名词居多。除新词术语外，水果、蔬菜和某些日常生活用具的名称，如苹果、萝卜、桌子、脸盆、算盘、被子等词，几乎所有这些语言都借自汉语。有些词可能是通过藏语转借的，如却域语的 tɕo<sup>55</sup> xtsi<sup>55</sup> (桌子)。

贵琼语和羌语北部方言不仅从汉语借进了大量名词，还借进了较多的动词和形容词。羌语北部方言在借进汉语动词、形容词时，一律要在后头缀上自己的构词成分。由于本语词中带这类后缀的并不很多，因而这种后缀几乎成了汉语借词的标志。一般是单音动词、形容词后加 -tha，多音动词后加 pə (原义为“做”)，多音形容词后不加。如羌语 (峨口)：

zən-tha	染	tshau-tha	操练	khuan-tha	宽
lən-tha	嫩	xuyɕino pə	灰心	læiɕan pə	忍耐
lianxhuæi	凉快	təhinxan	安静 (清闲)		

其他语言，如嘉戎语、却域语等都有类似现象。

汉语借词的读音，一般随当地汉语。如贵琼语，“南瓜”说作 lā<sup>33</sup> kua<sup>55</sup>，“胡豆” (蚕豆) 说作 fu<sup>33</sup> tu<sup>55</sup>，其中把 n-说成 l-，xu-说成 f-，都是川西一带的汉语方音。但是“占有”在贵琼语里说作 tʃā<sup>31</sup>，“茶壶”说作 tʃha<sup>33</sup> xo<sup>55</sup>，“受伤”说作 te<sup>33</sup> ʃaŋ<sup>55</sup> pho<sup>55</sup> (带伤)，“忍耐”说作 ʒən<sup>35</sup> tɕhi<sup>33</sup> bi<sup>35</sup> (忍气)，跟汉语普通话相近而与当地汉语不一样。汉语借词的读音，大体上仍保持普通话卷舌与平舌声母的对立，这在羌语支语言里也有一定普遍性。

## 第五节 结 语

羌语支语言与藏缅语族其他语支比较，主要特点如下：

语音方面：多数语言有小舌音，复辅音声母多，塞擦音有四至五套。单元音多，有元音和谐现象。声调少（二至四个），部分语言或方言无声调。

语法方面：形态变化丰富，以黏着手段为主。句子以动词为中心，动词做谓语时有趋向、人称、数、时、体、式、语气、语态等范畴，其中趋向范畴是本语支普遍具有的，表示命令、禁止、否定、疑问等式不仅手段相同，而且多数来源也相同。形容词叠音式较多。量词较丰富，有兼表形状修饰的个体量词。多数语言以指示代词兼作第三人称代词。有丰富的方位词。

词汇方面：在 1500 个左右基本词中，本语支语言相互之间的同源词在 10% 至 20% 之间，与其他语支语言同源的词在 10% 以下。各语言都有较多的藏语借词和汉语借词。

在羌语支内部，嘉戎语与其他语言比较，独特的特点较多，主要有：名词有从属范畴；量词少，数词可直接修饰名词；名词、数词、形容词、动词有标志词性的词头；禁止式前缀与其他语言不同源；以形容词词根的重叠表示较高程度；格助词较少，缺少普遍都有的领格助词和受事格助词。形态变化最丰富、最完整。

贵琼语与其他语言同源的词比例最低，在 1500 个常用基本词中，与羌语同源的只有 10%。

### 第三章 景颇语支

藏缅语族景颇语支所属语言，目前初步定为景颇语和独龙语两种。在藏缅语族内部，同景颇语比较接近的语言是独龙语，但二者在一些重要特点上又有差异。我们初步将这两种语言列为一个语支，这一认识是否成立有待今后进一步研究。

使用景颇语支语言的景颇族和独龙族，主要分布在我国云南省西南边境和缅甸境内。在我国，景颇族主要分布在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潞西、陇川、瑞丽、盈江等县市，少数居住在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的片马、古浪、岗房以及耿马、澜沧等县，人口约十万人。景颇族分景颇、载瓦、勒期、浪速、波拉等支系，不同的支系使用不同的语言。景颇语是景颇支系使用的语言，使用人口约两万余人。其他支系使用的语言——载瓦语、勒期语、浪速语、波拉语属藏缅语族缅语支。分布在缅甸的景颇族（一般称 Jinghpo 或“克钦” Kachin）主要使用景颇语。独龙族分布在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人口约四千人。分布在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一区以及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察隅县察瓦龙一带的怒族，也使用独龙语，人口约六千人。缅甸使用的独龙语，一般称“日旺” Rawang 或“怒” Nung，主要分布于北部恩梅开江流域。

本书使用的景颇语以云南省盈江县铜壁关话为例，独龙语以云南省贡山县蒙迪乡木力王话为例。<sup>①</sup>

---

<sup>①</sup> 独龙语材料使用戴庆厦、刘菊黄 1985 年至 1987 年调查记录的材料，其中有不少是刘菊黄的研究成果。写作中参阅了孙宏开：《独龙语简志》，民族出版社，1982。



## 第一节 语 音

### 一、语音系统特点

#### (一) 声 母

景颇语的声母共有 31 个（其中 tsh、tʃh、f 三个声母只出现于借词。双唇音和舌根音后的 j、ɣ 表示腭化和卷舌化。）

p	ph	m	f
pj	phj	mj	
pɣ	phɣ		
ts	tsh	s	
t	th	n	l
tʃ	tʃh	ɲ	ɣ
k	kh	ŋ	x
kj	khj	ŋj	
kɣ	khɣ		
w	j		

独龙语的声母共有 39 个，其中单辅音声母（包括半元音声母）28 个，复辅音声母 11 个。单辅音声母：

P	b	m	
pj	bj	mj	
ts	dz	s	z
t	d	n	l
tɕ	dʒ	ɲ	ɕ      ɣ
c	ɟ	ɕ	j
k	g	ŋ	x
w			

复辅音由双唇音、舌根音（除 ŋ 外）与 l、ɣ 结合而成。有：

pl	bl	ml
kl	gl	
pɣ	bɣ	mɣ
kɣ	gɣ	xɣ

这两种语言声母的共同点是：(1) 都有腭化声母和带  $\underset{1}{j}$  或  $\underset{3}{j}$  的声母（景颇语处理为单辅音声母，独龙语处理为复辅音声母）。(2) 都有双唇、舌尖、舌尖中、舌根四类音。景颇语有舌叶音，独龙语无舌叶音但有舌面音。(3) 鼻音、边音有浊无清。不同点是：(1) 景颇语的塞音、塞擦音分送气不送气两类，有清音无浊音。独龙语的塞音、塞擦音送气不送气不对立，二者可以变读。从出现的频率看，送气音比不送气音出现得多，但在弱化音节上大多不送气。独龙语有浊塞音和浊塞擦音。(2) 景颇语无复辅音，独龙语有。

## (二) 韵 母

景颇语的韵母有 88 个。分为以下三类：单元音韵母 10 个，分松元音和紧元音两套；带辅音尾韵母 70 个，由 10 个单元音和 -m、-n、-ŋ、-p、-t、-k、-ʔ 七个韵尾组成；有复合元音韵母 8 个。即：

i i̇ e ė a ȧ o ȯ u u̇ im i̇m em ėm am  
 ȧm om ȯm um u̇m in i̇n en ėn an ȧn on  
 on un u̇n iŋ i̇ŋ eŋ ėŋ aŋ ȧŋ oŋ ȯŋ uŋ u̇ŋ  
 ip i̇p ep ėp ap ȧp op ȯp up u̇p it i̇t et  
 ėt at ȧt ot ȯt ut u̇t ik i̇k ek ėk ak ȧk  
 ok ȯk uk u̇k iʔ i̇ʔ eʔ ėʔ aʔ ȧʔ oʔ ȯʔ uʔ u̇ʔ  
 ai ȧi au ȧu oi ȯi ui u̇i

独龙语的韵母共有 122 个。也分成以下三类：单元音韵母 12 个，分长元音和短元音两套；带辅音尾韵母 100 个，由长、短、次长（只出现在 a 上）元音同 -m、-n、-ŋ、-p、-t、-k、-ʔ、-ɹ 等八个辅音韵尾组成；有复合元音韵母 10 个。即：

i i: ε ε: a a: ɔ ɔ: u u: w w: im i:m em  
 ε:m am a·m a:m əm ɔ:m um w:m in i:n en  
 ε:n an a·n a:n ən ɔ:n un u:n un w:n iŋ i:ŋ  
 eŋ ε:ŋ aŋ a·ŋ a:ŋ əŋ ɔ:ŋ uŋ u:ŋ wŋ w:ŋ  
 ip i:p ep ε:p ap a·p a:p əp ɔ:p wp w:p  
 it i:t et ε:t at a·t a:t ət ɔ:t ut u:t wt  
 w:t ik ak ək uk uk iʔ i:ʔ εʔ ε:ʔ aʔ a:ʔ ɔʔ  
 ɔ:ʔ uʔ u:ʔ wʔ w:ʔ εɹ ε:ɹ aɹ a:ɹ ɔɹ ɔ:ɹ uɹ

u:ɿ wɿ w:i ai a:i a:i əi ə:i ui u:i wi w:i  
 ua uan ua:n uaŋ uap ua:p uaʔ ua:ʔ uiʔ u:iʔ  
 aiʔ uaɿ ua:ɿ

这两种语言韵母的共同特点是：(1) 韵母都由单元音韵母、复合元音韵母、带辅音尾韵母三类组成。(2) 韵尾都有-m、-n、-ŋ、-p、-t、-k、-ʔ。不同点是：(1) 景颇语的元音分松紧，不分长短；独龙语的元音分长短，不分松紧。独龙语的长短分为长、短、次长三级，主要用以区别语法意义。(2) 独龙语的单元音比景颇语多一个 w。(3) 独龙语的辅音韵尾比景颇语多一个 ɿ。辅音韵尾不仅能同单元音结合，而且还能同复元音结合；而景颇语不能。(4) 景颇语的复合元音只有降性的；而独龙语的复合元音除了降性的，还有升性的。(5) 独龙语的韵母比景颇语丰富，为 122 个比 88 个。

### (三) 声 调

景颇语有高平 ɿ<sup>55</sup>、中平 ɿ<sup>33</sup>、低降 ɿ<sup>31</sup>、高降 ɿ<sup>51</sup> 四个调。其中高降调主要出现在变调中，出现在单音节词上的很少，大约是一个后起的调。在韵母和声调的配合上，舒声韵不同于促声韵。舒声韵在四个调上都出现，而促声韵只出现在高平、低降两个调上，不出现在中平、全降调上。变调现象比较丰富，主要出现在合成词中。

独龙语有高平 ɿ<sup>55</sup>、高降 ɿ<sup>53</sup>、低降 ɿ<sup>31</sup> 三个调。其中低降调只出现在弱化音节和变调上。高平与高降调在有些词中能自由变读。舒声韵在三个调上都出现，促声韵只出现在高平调上。变调现象也比较丰富，主要出现在合成词中。

声调少、调型比较简单、变调丰富是景颇语和独龙语的共同特点。不同的是，景颇语的声调比独龙语稳定，独龙语的高平调和高降调有些词可以自由变读。还有，独龙语的促声韵只出现在高平调上，而景颇语的促声韵则出现在高平和低降两个调上。

## 二、主要特征分析

### (一) 清浊声母

独龙语的清浊对立在塞音、塞擦音上比较整齐，共有七对：p—b、pj—bj、ts—dz、t—d、tɕ—dɕ、c—ɟ、k—g。而在擦音上则不太整齐，



严格对立的只有 s—z, ɕ—ʝ 两对, x 无相对的浊音, ɕ 和 ʝ 虽可配成一对, 但发音方法不同。独龙语有些塞音声母, 清浊可以自由变读。如: baŋ<sup>31</sup>kap<sup>55</sup> “脚圈” 又读 paŋ<sup>31</sup>kap<sup>55</sup>, pa<sup>31</sup>du<sup>55</sup> “背篓” 又读 pa<sup>31</sup>tu<sup>55</sup>。景颇语在塞音、塞擦音上有清无浊, 在擦音上清浊对立的只有 ʃ—ʒ, f、s、x 均无相对的浊音。

独龙语和景颇语的对应关系, 在擦音上清浊对应比较整齐, 大致是清对清, 浊对浊。如:

独龙语	景颇语	
s、ɕ	s、ʃ	
seŋ <sup>55</sup>	san <sup>31</sup>	清
sat <sup>55</sup>	sat <sup>31</sup>	杀
sa <sup>ʔ55</sup>	n <sup>31</sup> sa <sup>ʔ31</sup>	气息
sɔp <sup>55</sup>	mã <sup>31</sup> sop <sup>31</sup>	摸
sa·i <sup>53</sup>	sai <sup>31</sup>	捞
ɽw <sup>55</sup> se <sup>ʔ55</sup>	-sep <sup>31</sup>	鳞
ɕwi <sup>55</sup>	sai <sup>31</sup>	血
ɕiŋ <sup>55</sup> ɕi <sup>55</sup>	si <sup>31</sup>	果子
a <sup>31</sup> ɕwɔp <sup>55</sup>	sip <sup>31</sup>	(肿) 消
ɕi <sup>53</sup>	si <sup>33</sup>	死
pw <sup>55</sup> ɕin <sup>55</sup>	sin <sup>31</sup> tʃa <sup>ʔ31</sup>	肝
ɕe <sup>ʔ55</sup>	ʃo <sup>ʔ31</sup>	抽 (刀)
ɕa <sup>55</sup>	ʃan <sup>31</sup>	肉
独龙语	景颇语	
ɽ、j	ʒ、j	
ɕw <sup>31</sup> ɽi <sup>55</sup>	ʒi <sup>31</sup>	线
ɕw <sup>55</sup> ɽam <sup>53</sup>	ʃã <sup>31</sup> ʒam <sup>33</sup>	水獭
dw <sup>55</sup> ɽwŋ <sup>53</sup>	n <sup>31</sup> ʒwŋ <sup>33</sup>	角
tw <sup>31</sup> ɽwi <sup>53</sup>	ʒi <sup>33</sup>	藤子
aŋ <sup>55</sup> ɽw <sup>55</sup>	n <sup>31</sup> ʒa <sup>33</sup>	骨头
dw <sup>31</sup> ɽit <sup>55</sup>	tʃã <sup>31</sup> ʒit <sup>31</sup>	界限
ɕw <sup>55</sup> ɽa <sup>ʔ55</sup>	kã <sup>31</sup> ja <sup>ʔ31</sup>	害羞
ɽwt <sup>55</sup>	ju <sup>ʔ55</sup>	下 (楼)

a<sup>31</sup>ju<sup>53</sup>kã<sup>31</sup>jun<sup>33</sup>

漏(雨)

也有少数例外，条件不详。如：

独龙语

景颇语

ɲep<sup>55</sup>ts ap<sup>55</sup>

站

çet<sup>55</sup>ʒet<sup>31</sup>

锯

在塞音、塞擦音上，由于景颇语有清无浊，所以独龙语的清浊两类在景颇语里都与清音对应。独龙语的浊音在景颇语里，一部分与不送气音对应，一部分与送气音对应。从韵母上看，景颇语大多是松元音韵母，但与不送气对应的词中，有一些是紧元音韵母。例如：

独龙语

景颇语

浊 ←————→

不送气，松元音

du<sup>31</sup>gwi<sup>55</sup>kui<sup>31</sup>

狗

gwi<sup>53</sup>koi<sup>31</sup>

(公鸡)叫

bu<sup>53</sup>n<sup>31</sup>pu<sup>31</sup>

核桃

dzɯ<sup>53</sup>tui<sup>31</sup>

甜

su<sup>31</sup>bui<sup>53</sup>ʃã<sup>55</sup>pji<sup>55</sup>

腮

dai<sup>53</sup>tai<sup>55</sup>

锋利

mu<sup>31</sup>grat<sup>55</sup>mã<sup>31</sup>kʒa<sup>ʔ31</sup>

抓住

a<sup>31</sup>dun<sup>53</sup>tun<sup>55</sup>

拴(牛)

du<sup>31</sup>gɔ<sup>ʔ55</sup>mã<sup>31</sup>ko<sup>ʔ31</sup>

弯

ga<sup>ʔ55</sup>ka<sup>ʔ31</sup>

裂

dzã<sup>ʔ55</sup>tʃã<sup>ʔ31</sup>

硬

nam<sup>53</sup>bun<sup>53</sup>n<sup>31</sup>puŋ<sup>33</sup>

风

a<sup>31</sup>dum<sup>53</sup>tum<sup>33</sup>

仓库

独龙语

景颇语

浊 ←————→

不送气，紧元音

aŋ<sup>31</sup>bet<sup>55</sup>pj et<sup>31</sup>

扁

bum<sup>55</sup>s um<sup>31</sup>pum<sup>31</sup>

(一)堆

na<sup>ʔ55</sup>mu<sup>31</sup>grat<sup>55</sup>mã<sup>31</sup>kʒ at<sup>55</sup>

木耳

dzi<sup>ʔ55</sup>mã<sup>31</sup>tʃ i<sup>ʔ55</sup>

痛

独龙语

景颇语

浊 ←————→

送气，松元音

mu <sup>31</sup> dep <sup>55</sup>	kā <sup>31</sup> thap <sup>31</sup>	叠 (被)
du <sup>53</sup>	thu <sup>31</sup>	挖 (地)
du <sup>53</sup>	thu <sup>31</sup>	春
bu <sup>m</sup> <sup>53</sup>	phum <sup>55</sup>	孵 (小鸡)
ba <sup>53</sup>	pha <sup>31</sup>	薄
a <sup>31</sup> gia <sup>53</sup>	khzu <sup>55</sup>	饱

独龙语的清音，在景颇语里一部分与不送气对应，韵母有松有紧，一部分与送气音对应，韵母都是松的。如：

独龙语	景颇语	
清 ←————→	不送气，紧元音	
tu <sup>31</sup> ke <sup>255</sup>	mā <sup>31</sup> k ai <sup>31</sup>	包 (药)
ce <sup>p</sup> <sup>55</sup>	lā <sup>31</sup> k ap <sup>55</sup>	夹 (菜)
ku <sup>255</sup>	k <sub>3</sub> u <sup>255</sup>	六
ce <sup>r</sup> <sup>55</sup>	siŋ <sup>31</sup> k o <sup>33</sup>	翅膀
po <sup>m</sup> <sup>53</sup>	p on <sup>33</sup>	抱
te <sup>u</sup> <sup>255</sup>	tʃ u <sup>255</sup>	吮 (奶)
su <sup>31</sup> tət <sup>55</sup>	mā <sup>31</sup> t ut <sup>55</sup>	连接
ur <sup>55</sup> mu <sup>31</sup> tup <sup>55</sup>	lā <sup>31</sup> t up <sup>55</sup>	拳
paŋ <sup>31</sup> pu <sup>t</sup> <sup>55</sup>	lā <sup>31</sup> phut <sup>31</sup>	膝盖
独龙语	景颇语	
清 ←————→	不送气，松元音	
a <sup>31</sup> klə <sup>255</sup>	a <sup>31</sup> kzo <sup>231</sup>	(用水) 冲
ko <sup>p</sup> <sup>55</sup>	mā <sup>31</sup> kap <sup>31</sup>	盖
te <sup>o</sup> <sup>55</sup>	tʃo <sup>55</sup>	染
twi <sup>53</sup>	kā <sup>31</sup> tun <sup>31</sup>	短
ku <sup>53</sup>	lā <sup>31</sup> ku <sup>55</sup>	偷
独龙语	景颇语	
清 ←————→	送气，松元音	
tu <sup>31</sup> ku <sup>m</sup> <sup>55</sup>	khum <sup>33</sup>	聚集
mu <sup>31</sup> kai <sup>55</sup>	n <sup>31</sup> kha <sup>55</sup>	下巴
kui <sup>53</sup>	mā <sup>31</sup> khai <sup>31</sup>	钩

a <sup>31</sup> pəm <sup>53</sup>	a <sup>31</sup> phum <sup>55</sup>	拥抱
ka <sup>53</sup>	kha <sup>55</sup>	苦
tat <sup>55</sup>	that <sup>31</sup>	厚

从对应关系上看，独龙语在塞音、塞擦音上的清浊对立，同景颇语的松紧元音对立有密切的关系。景颇语的松紧元音对立可能是由过去的清浊声母对立转化而来的。浊声母变清后使元音变松，清声母使元音变紧。与独龙语清声母对应的景颇语送气声母为什么是松元音而不是紧元音？这是因为景颇语在声韵配合上与送气声母结合的只能是松元音韵母而不能是紧元音韵母。

独龙语的清浊同藏缅语族其他语支语言（如彝语支语言）有共同的来源，大致是浊对浊，清对清。浊对浊的如：

彝语	哈尼语	独龙语	
la <sup>31</sup> g u <sup>55</sup>	ɣ u <sup>31</sup>	du <sup>31</sup> gɔ <sup>55</sup>	弯
ndu <sup>33</sup>	du <sup>31</sup>	du <sup>53</sup>	挖
gu <sup>33</sup>	ɣy <sup>31</sup>	du <sup>31</sup> gu <sup>53</sup>	九
dzi <sup>33</sup>	bjɔ <sup>55</sup>	bɛɹ <sup>53</sup>	飞
vo <sup>55</sup>	a <sup>31</sup> ɣ a <sup>31</sup>	va <sup>55</sup>	猪

清对清的如：

彝语	哈尼语	独龙语	
tɕ ɿ <sup>55</sup>	ts u <sup>33</sup>	tɕu <sup>55</sup>	吮
f u <sup>55</sup>	k u <sup>31</sup>	kɹu <sup>55</sup>	六
si <sup>55</sup>	s e <sup>31</sup>	sat <sup>55</sup>	杀
so <sup>55</sup>	s a <sup>31</sup>	sa <sup>55</sup>	气息
so <sup>33</sup>	so <sup>55</sup>	a <sup>31</sup> swm <sup>53</sup>	三
su <sup>33</sup>	sa <sup>31</sup>	ɕa <sup>55</sup>	肉

## (二) 弱化音节

景颇语和独龙语都有弱化音节。二者的弱化音节，部分有共同的来源，并且有一些共同的特点，但也有一些不同的特点。

景颇语和独龙语的词汇都以双音节词为主，单音节词和多音节词较少。在双音节词中，带弱化音节的词最多。如独龙语，在 2290 个常用词中，双音节词有 1242 个，占总词数的 54.2%。其中弱化音节有 969



个，占双音节词数的 78%。弱化音节不仅是构词、构形的重要成分，而且在语音上，对整个语言的语音结构形式的特点都起着一定的制约作用。研究景颇语支的弱化音节，对于认识该语支的语音特点及语音同语法、词汇的关系都会有所帮助。

弱化音节有以下几个特点：

1. 在发音特征上，读音短且弱的音节称弱化音节，与其相对的、读音长而强的音节称非弱化音节。弱化音节一般居于双音节词的前一音节，后一音节为非弱化音节。如景颇语的  $m\bar{a}^{31} j\bar{a}^{31}$  “人”、 $k\bar{a}^{31} tai^{33}$  “谁”、 $j\bar{a}^{31} z\bar{a}^{31}$  “地方”，独龙语的  $pu^{31} j\bar{a}^{55}$  “网”、 $tu^{31} \bar{r} a^{53}$  “路”、 $a^{31} pai^{53}$  “父亲”。

2. 弱化音节声韵调出现的多少及其配合形式不同于非弱化音节。弱化音节大多出现在单元音韵母上，复合元音韵母和带辅音尾的韵母较少弱化。弱化音节的声母、声调数也比非弱化音节少。如景颇语，能弱化的音节，韵母多为 i、a，弱化后读为 i、ə、u。与舌尖声母和舌叶声母结合的读 i，如  $si^{33-31} t\bar{u}m^{33}$  “棉籽”读为  $[si^{33-31} t\bar{u}m^{33}]$ ，与 w 结合的读为 u，如  $w\bar{a}^{33} tjo^{33}$  “镐”读为  $[w\bar{u}^{33} tjo^{33}]$ ，其余均读为 ə，如  $kh\bar{a}^{33-55} noi^{55}$  “门楣”读为  $[kh\bar{a}^{55} noi^{55}]$ 。在三十一一个声母中，只有 p、ph、m、t、th、l、ts、s、tʃ、ʃ、k、kh、w 等十三个声母能组成弱化音节，其余十八个声母不能做弱化音节的声母。在四个调中，弱化音节只出现在高平、中平、低降三个调上，不出现在全降调上。独龙语韵母丰富，有 120 多个，而弱化音节的元音韵母只有 u、a、aŋ 三个。在 39 个声母中，弱化音节只有 p、b、m、t、d、l、s、r、tɕ、ɕ、k、ŋ 等十三个单辅音声母，而不出现在其余十五个单辅音声母和十一个复辅音声母上。在声调方面，非弱化音节出现在高平和高降两个调上，弱化音节出现在高平和低降两个调上。弱化音节的声调不甚稳定，有的低降与高平可以自由变读。

3. 根据性质和作用的不同，弱化音节可分为两类：一类起构词、构形作用。这类弱化音节与后面的音节结合较松，一般能脱离后面的音节，性质相当于前缀。

景颇语起构形作用的弱化音节如  $tʃ\bar{a}^{31}$ ，加在形容词词根前构成名词：

khje <sup>33</sup>	红	tʃā <sup>33</sup> khje <sup>33</sup>	红的
phʒo <sup>31</sup>	白	tʃā <sup>55</sup> phʒo <sup>51</sup>	白的
phum <sup>33</sup>	胖	tʃā <sup>33</sup> phum <sup>33</sup>	胖的
ʃā <sup>31</sup> 或 tʃā <sup>31</sup> , 加在自动词前构成使动词:			
t ai <sup>55</sup>	成	ʃā <sup>31</sup> t ai <sup>55</sup>	使成
wo <sup>55</sup>	浮	ʃā <sup>31</sup> wo <sup>55</sup>	使浮
sum <sup>55</sup>	损失	tʃā <sup>31</sup> sum <sup>55</sup>	使损失
thum <sup>31</sup>	灭绝	tʃā <sup>31</sup> thum <sup>31</sup>	使灭绝

kā<sup>31</sup>, 表示“哪”义:

kā<sup>31</sup>te<sup>31</sup> 哪里      kā<sup>31</sup>ʒa<sup>31</sup>哪儿

哪 里                      哪 地方

kā<sup>31</sup>, 加在亲属称谓名词前, 表示属第三人称:

n u <sup>51</sup>	母亲	kā <sup>31</sup> nu <sup>31</sup>	他的母亲
n au <sup>33</sup>	弟弟	kā <sup>31</sup> nau <sup>33</sup>	他的弟弟
na <sup>33</sup>	姐姐	kā <sup>31</sup> na <sup>33</sup>	他的姐姐

起构词作用的弱化音节如 lā<sup>31</sup>, 表示“一”义:

lā<sup>31</sup>niŋ<sup>33</sup> 一年      lā<sup>31</sup>ni<sup>55</sup> 一天  
一 年                      一 天

独龙语起构形作用的弱化音节如 su<sup>31</sup>, 用在原形动词前, 构成使动词:

ip <sup>55</sup>	睡	su <sup>31</sup> ip <sup>55</sup>	使睡
min <sup>53</sup>	熟	su <sup>31</sup> min <sup>53</sup>	使熟
dam <sup>53</sup>	满	su <sup>31</sup> dam <sup>53</sup>	使满
a <sup>31</sup> , 用在动词原形前, 构成互动词:			
klai <sup>53</sup>	换	a <sup>31</sup> klai <sup>53</sup>	交换
sat <sup>55</sup>	打	a <sup>31</sup> sat <sup>55</sup>	打架
pəm <sup>53</sup>	抱	a <sup>31</sup> pəm <sup>53</sup>	拥抱

独龙语起构词作用的弱化音节较少, 如 a<sup>31</sup>、aŋ<sup>31</sup>, 加在某一词根前, 构成与词根意义相关的词。如:

gap <sup>55</sup>	刻(木)	aŋ <sup>31</sup> gap <sup>55</sup>	台阶
ei <sup>53</sup>	死	a <sup>31</sup> ei <sup>53</sup>	灵魂

ma<sup>255</sup> 烂, 破      a<sup>31</sup>ma<sup>255</sup> 空的

另一类弱化音节, 是组成双音节单纯词的前一音节。这类弱化音节与后面的非弱化音节结合较紧, 但与别的词组成复合词时常常可以省略。如景颇语:

mā<sup>31</sup>sum<sup>33</sup> (三) + ji<sup>33</sup> (十) → sum<sup>31</sup>ji<sup>33</sup> 三十

pā<sup>33</sup>l<sup>33</sup>oŋ<sup>33</sup> (衣) + t<sup>255</sup>a<sup>255</sup> (手) → l<sup>33-31</sup>oŋ<sup>33-31</sup>t<sup>255</sup>a<sup>255</sup> 袖子

mā<sup>31</sup>khon<sup>33</sup> (姑娘) + kā<sup>31</sup>tji<sup>31</sup> (小) → khon<sup>31</sup>tji<sup>31</sup> 小姑娘

独龙语:

ka<sup>255</sup> (鸡) + aŋ<sup>31</sup>ma<sup>53</sup> (母) → ka<sup>253</sup>ma<sup>53</sup> 母鸡

u<sup>55</sup> (头) + a<sup>31</sup>mə<sup>255</sup> (帽子) → u<sup>55</sup>mə<sup>255</sup> 帽子

luŋ<sup>55</sup> (石头) + a<sup>31</sup>pi<sup>53</sup> (沙子) → luŋ<sup>55</sup>pi<sup>55</sup> 小碎石子

景颇语的弱化音节与独龙语比较, 有以下五种对应情况:

1. 弱化音节与弱化音节对应。这类对应的词数量不少, 但对应条例比较零散。主要有:

景颇语	独龙语	
a	a	
a <sup>31</sup> ʒut <sup>31</sup>	a <sup>31</sup> xɬet <sup>55</sup>	涮 (衣)
a <sup>31</sup> phum <sup>55</sup>	a <sup>31</sup> pəm <sup>53</sup>	拥抱
a <sup>231</sup> kʒo <sup>231</sup>	a <sup>31</sup> klə <sup>255</sup>	(用水) 冲
mā	mu, pu, tu	
mā <sup>31</sup> kji <sup>33</sup>	mu <sup>31</sup> tɛi <sup>53</sup>	大腿
mā <sup>31</sup> kʒa <sup>231</sup>	mu <sup>31</sup> gɾat <sup>55</sup>	抓住
mā <sup>31</sup> ŋa <sup>33</sup>	pu <sup>31</sup> ŋa <sup>53</sup>	五
mā <sup>31</sup> nam <sup>31</sup>	pu <sup>31</sup> nam <sup>55</sup>	客人
mā <sup>31</sup> nam <sup>55</sup>	pu <sup>31</sup> nam <sup>53</sup>	闻
mā <sup>31</sup> kap <sup>31</sup>	tu <sup>31</sup> kam <sup>55</sup>	盖子
mā <sup>31</sup> k ai <sup>31</sup>	tu <sup>31</sup> ce <sup>255</sup>	包 (药)
lā	mu	
lā <sup>31</sup> t up <sup>55</sup>	mu <sup>31</sup> tup <sup>55</sup>	拳头
lā <sup>55</sup> k ap <sup>55</sup>	mu <sup>31</sup> ʒep <sup>55</sup>	夹
ʃā	su, ɕu	
ʃā <sup>33</sup> t a <sup>33</sup>	su <sup>31</sup> la <sup>55</sup>	月亮

fã <sup>55</sup> pji <sup>55</sup>	suw <sup>31</sup> buw <sup>53</sup>	腮
fã <sup>31</sup> ʒam <sup>33</sup>	ɕuw <sup>31</sup> ʒam <sup>53</sup>	水獺
fã <sup>31</sup> tap <sup>31</sup>	ɕuw <sup>31</sup> ʒep <sup>55</sup>	翹(尾)
fã <sup>31</sup> mjɪn <sup>33</sup>	suw <sup>31</sup> min <sup>53</sup>	使熟
fã <sup>31</sup> lup <sup>31</sup>	suw <sup>31</sup> lup <sup>55</sup>	使埋
tʃã ←————→ suw		
tʃã <sup>31</sup> that <sup>31</sup>	suw <sup>31</sup> tat <sup>55</sup>	使厚
tʃã <sup>31</sup> pha <sup>31</sup>	suw <sup>31</sup> ba <sup>53</sup>	使薄
tʃã <sup>31</sup> phum <sup>33</sup>	suw <sup>31</sup> buw <sup>53</sup>	使胖
sã ←————→ suw		
sã <sup>31</sup> ɲit <sup>31</sup>	suw <sup>31</sup> ɲit <sup>55</sup>	七

2. 景颇语有弱化音节，独龙语没有。景颇语双音节词的后一音节与独龙语的单音节词对应。这类对应，景颇语的弱化音节多为 mā。如：

景颇语	独龙语	
mã ←————→ 无		
mã <sup>31</sup> sop <sup>31</sup>	sɔp <sup>55</sup>	摸
mã <sup>31</sup> ts at <sup>55</sup>	ɕat <sup>55</sup>	八
mã <sup>31</sup> t a <sup>55</sup>	la <sup>55</sup>	舔
mã <sup>31</sup> khai <sup>31</sup>	kui <sup>33</sup>	钩
mã <sup>31</sup> tʃ i <sup>55</sup>	dzi <sup>55</sup>	疼
mã <sup>31</sup> tat <sup>31</sup>	ta <sup>53</sup>	听

3. 景颇语无弱化音节，独龙语有。景颇语的单音节词与独龙语双音节词的后一音节对应。如：

景颇语	独龙语	
无 ←————→	a、aŋ、tuw、ɕuw、ɲuw	
na <sup>33</sup>	a <sup>31</sup> na <sup>33</sup>	耳朵
li <sup>33</sup>	a <sup>31</sup> li <sup>53</sup>	重
tun <sup>55</sup>	a <sup>31</sup> dwn <sup>53</sup>	拴(牛)
tum <sup>33</sup>	a <sup>31</sup> dum <sup>53</sup>	仓库
pj et <sup>31</sup>	aŋ <sup>31</sup> bet <sup>55</sup>	扁
ʒu <sup>31</sup>	aŋ <sup>31</sup> ɲuw <sup>55</sup>	根
ʒi <sup>33</sup>	tuw <sup>31</sup> ɲwi <sup>53</sup>	藤子



lup <sup>31</sup>	tu <sup>31</sup> lup <sup>55</sup>	坟
ʒai <sup>55</sup>	ɕu <sup>31</sup> ʒa <sup>53</sup>	东西
ʒi <sup>31</sup>	ɕu <sup>31</sup> ʒi <sup>55</sup>	线
lai <sup>33</sup>	ɽu <sup>31</sup> lai <sup>53</sup>	改

4. 一方是弱化音节，一方为非弱化音节。这类数量不多。如：

独龙语	景颇语	
弱化音节 ←————→	非弱化音节	
mu <sup>31</sup> ku <sup>55</sup>	puŋ <sup>31</sup> ku <sup>55</sup>	枕头
pu <sup>31</sup> la <sup>53</sup>	nu <sup>31</sup> la <sup>33</sup>	灵魂
su <sup>31</sup> nam <sup>55</sup>	tʃiŋ <sup>55</sup> nam <sup>51</sup>	芝麻
非弱化音节 ←————→	弱化音节	
nam <sup>31</sup> bu <sup>55</sup>	la <sup>31</sup> pu <sup>31</sup>	裤子
nam <sup>31</sup> buŋ <sup>53</sup>	n <sup>31</sup> puŋ <sup>33</sup>	风
koŋ <sup>55</sup> daŋ <sup>55</sup>	ka <sup>31</sup> toŋ <sup>33</sup>	陡峭

关于弱化音节的来源问题，情况比较复杂。经初步研究，可以认为其来源是多源的。来源之一是古代的复辅音声母。这两种语言带弱化音节的词，有不少与古代藏语的复辅音声母对应。弱化音节声母与藏语的前置辅音对应，非弱化音节声母与藏语的基辅音对应。如独龙语：

独龙语	古代藏语	
su <sup>31</sup> la <sup>55</sup>	zla ba	月
su <sup>31</sup> na <sup>55</sup>	sna	鼻子
su <sup>31</sup> ka <sup>55</sup>	skam	晒
su <sup>31</sup> lap <sup>55</sup>	slob	学习
ɕu <sup>55</sup> ʒa <sup>53</sup>	sram	水獭
du <sup>31</sup> gu <sup>53</sup>	dgu	九
du <sup>31</sup> go <sup>55</sup>	gug	弯
pu <sup>31</sup> ŋa <sup>53</sup>	lŋa	五
a <sup>31</sup> su <sup>53</sup>	gsum	三
a <sup>31</sup> ni <sup>55</sup>	gnis	二

也有一些词藏语是复辅音声母的，独龙语是单音节词，无弱化音节。如：

独龙语	古代藏语	
ti <sup>55</sup>	gteig	一
ɕɛɿ <sup>55</sup>	gser	金子
sat <sup>55</sup>	gsod pa	杀
ŋun <sup>55</sup>	dŋul	银子
ŋu <sup>55</sup>	rŋa	鼓
ɕat <sup>55</sup>	brgjad	八
b <u>u</u> <sup>53</sup>	sbrul	蛇

又如景颇语：

景颇语	古代藏语	
mă <sup>31</sup> ko <sup>31</sup>	gug	弯
mă <sup>31</sup> ŋa <sup>33</sup>	lŋa	五
mă <sup>31</sup> sum <sup>33</sup>	gsum	三
mă <sup>31</sup> tsat <sup>55</sup>	brgjad	八
mă <sup>31</sup> nam <sup>55</sup>	mnam	闻
ʃă <sup>33</sup> kan <sup>33</sup>	skar-ma	星
ʃă <sup>31</sup> ʒam <sup>33</sup>	sram	水獭
tʃă <sup>31</sup> khu <sup>31</sup>	dgu	九
lă <sup>31</sup> ku <sup>55</sup>	rku	偷
lă <sup>31</sup> p <u>u</u> <sup>33</sup>	sbrul	蛇

古代藏语的单辅音声母词在景颇语、独龙语里大多与非弱化音节的单音节词对应。如：

景颇语	独龙语	古代藏语	
ŋai <sup>33</sup>	ŋa <sup>53</sup>	ŋa	我
mji <sup>31</sup>	mɛ <sup>55</sup>	mjig	眼
ʃan <sup>31</sup>	ɕa <sup>55</sup>	ɕa	肉
wa <sup>31</sup>	wɔ <sup>55</sup>	phag-pa	猪
t <u>a</u> <sup>55</sup>	uɿ <sup>55</sup>	lag-pa	手
ni <sup>55</sup>	ni <sup>55</sup>	ŋi	天

复辅音声母的前一辅音变为弱化音节，可能是由于前后辅音结合松化的结果。古代藏缅语族语言曾经存在比较丰富的复辅音声母，但后来出现了单辅音化趋势，有的语言复辅音声母全部消失，有些语言或多或

少还保留一些复辅音声母。景颇语、独龙语的弱化音节同古代藏语复辅音声母中的前一辅音相对应的现象，反映这两种语言处于复辅音向单辅音发展的过渡阶段。在复辅音向单辅音转化的开始阶段，前一辅音与后一辅音的结合逐渐松弛，最后分离出来，加上元音变为独立的音节。这种音节最初是弱化的，即弱化音节。弱化音节的出现，使景颇语、独龙语大量的单音节词变为双音节词，出现了双音节化的发展趋势，改变了词汇结构的特点。

弱化音节的另一来源是，由非弱化音节变为弱化音节。音节弱化后，读音上不仅是有的韵母发生变化，而且有的声母也发生变化。如景颇语：

$\eta a^{33} khji^{55}$	$\longrightarrow$	$w\bar{a}^{55} khji^{55}$	牛屎
$\eta a^{33} lam^{55}$	$\longrightarrow$	$w\bar{a}^{55} lam^{55}$	乱走的牛
$nu^{33} ph\zeta a^{33}$	$\longrightarrow$	$w\bar{a}^{33} ph\zeta a^{33}$	玉米地
$nu^{33} ts_{\underline{a}n}^{33}$	$\longrightarrow$	$w\bar{a}^{33} ts_{\underline{a}n}^{33}$	玉米雄花穗
$na^{33} pha\eta^{55}$	$\longrightarrow$	$l\bar{a}^{31} pha\eta^{55}$	聋
$na^{33} pj_{\underline{e}n}^{33}$	$\longrightarrow$	$l\bar{a}^{31} pj_{\underline{e}n}^{33}$	耳垂
$lam^{33} \zeta e^{55}$	$\longrightarrow$	$m\bar{a}^{31} \zeta e^{55}$	岔路
$lam^{33} \zeta on^{55}$	$\longrightarrow$	$m\bar{a}^{31} \zeta on^{55}$	先前、先头

独龙语：

$bw^{53} dan^{53}$	$\longrightarrow$	$bw^{31} dan^{53}$	蚯蚓
$sa^{55} t\epsilon un^{55}$	$\longrightarrow$	$su^{31} t\epsilon un^{55}$	牙龈
$na^{53} pai^{53}$	$\longrightarrow$	$nu^{31} pai^{53}$	你父亲
$\eta a^{55} t\epsilon i^{55}$	$\longrightarrow$	$\eta u^{55} t\epsilon i^{55}$	鱼
$a\eta^{53} mai^{53}$	$\longrightarrow$	$a\eta^{31} mai^{53}$	他母亲

景颇语、独龙语的弱化音节在部分词上出现不稳定的现象，可用可不用。如景颇语：

$l\bar{a}^{31} t_{\underline{a}}^{55}$	$=$	$t_{\underline{a}}^{55}$	手
$k\bar{a}^{31} kat^{31}$	$=$	$kat^{31}$	跑
$p_{\underline{a}}^{33} l_{\underline{o}\eta}^{33}$	衣服	$l_{\underline{o}\eta}^{31} t_{\underline{a}}^{55}$	衣袖
$m\bar{a}^{31} sum^{33}$	三	$sum^{31} \zeta i^{33}$	三十

独龙语：

$a\eta^{31} du\eta^{53}$	$=$	$du\eta^{53}$	坑
--------------------------	-----	---------------	---

aq<sup>31</sup>sa<sup>55</sup> = sa<sup>55</sup> 气

aq<sup>31</sup>pun<sup>55</sup> = pun<sup>55</sup> 皮

aq<sup>31</sup>gəŋ<sup>53</sup> = gəŋ<sup>53</sup> 背

aq<sup>31</sup>mun<sup>55</sup> = mun<sup>55</sup> 毛

个别弱化音节可以互换，如：

su<sup>31</sup>klan<sup>53</sup> = tu<sup>31</sup>klan<sup>53</sup> 补（衣）

su<sup>31</sup>ku<sup>55</sup> = tu<sup>31</sup>ku<sup>55</sup> = an<sup>31</sup>ku<sup>55</sup>（圆形）容器

这些现象能否说明弱化音节存在脱落的趋势，有待今后进一步研究。<sup>①</sup>

### （三）辅音韵尾

景颇语和独龙语在辅音韵尾上的对应比较整齐。除-k找不到同源词外，大致保持相同的对应。

景颇语	独龙语	
-m	←————→	-m
mã <sup>31</sup> sum <sup>33</sup>	a <sup>31</sup> sum <sup>53</sup>	三
mã <sup>31</sup> nam <sup>31</sup>	pu <sup>31</sup> nam <sup>55</sup>	客人
ǰã <sup>31</sup> ʒam <sup>33</sup>	ɕu <sup>55</sup> ʒam <sup>53</sup>	水獭
phum <sup>55</sup>	bum <sup>53</sup>	孵（小鸡）
tʃiŋ <sup>55</sup> nam <sup>51</sup>	su <sup>31</sup> nam <sup>55</sup>	芝麻
lum <sup>33</sup>	lum <sup>53</sup>	暖和
ʃum <sup>33</sup>	dʒum <sup>53</sup>	咸
lam <sup>33</sup>	lam <sup>53</sup>	晒
-n	←————→	-n
mun <sup>33</sup>	mun <sup>55</sup>	毛
tun <sup>55</sup>	a <sup>31</sup> dun <sup>53</sup>	拴（牛）
lã <sup>31</sup> mjin <sup>33</sup>	njin <sup>55</sup>	指甲
mjin <sup>33</sup>	min <sup>53</sup>	熟
phun <sup>55</sup> pj en <sup>33</sup>	ɕiŋ <sup>55</sup> ben <sup>55</sup>	木板

<sup>①</sup> 参看萧家成：《景颇语的弱化音节》，载《民族语文》，1979，4。戴庆厦、刘菊黄：《独龙语的弱化音节》，载《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87，1。戴庆厦：《藏缅语族某些语言弱化音节探源》，载《民族语文》，1984，2。



sin <sup>31</sup> tʃa <sup>31</sup>	pu <sup>55</sup> ɕin <sup>55</sup>	肝
-ŋ ←→ -ŋ		
n <sup>31</sup> ʒuŋ <sup>33</sup>	du <sup>55</sup> ɰuŋ <sup>53</sup>	角
m aŋ <sup>33</sup>	mlaŋ <sup>55</sup>	梦
n <sup>31</sup> puŋ <sup>33</sup>	nam <sup>53</sup> buŋ <sup>53</sup>	风
n <sup>31</sup> luŋ <sup>31</sup>	luŋ <sup>55</sup>	石头
niŋ <sup>33</sup>	niŋ <sup>55</sup>	年
景颇语	独龙语	
-p ←→ -p		
ts a <sup>55</sup>	ɰep <sup>55</sup>	站
mã <sup>31</sup> sop <sup>31</sup>	sɔp <sup>55</sup>	摸
sip <sup>31</sup>	a <sup>31</sup> ɕup <sup>55</sup>	(肿) 消
lu <sup>31</sup>	tu <sup>31</sup> lu <sup>55</sup>	坟
lap <sup>31</sup>	lap <sup>55</sup>	(一) 片 (叶)
jup <sup>55</sup>	ip <sup>55</sup>	睡
kap <sup>31</sup>	a <sup>55</sup>	射 (箭)
nep <sup>31</sup>	ne <sup>55</sup>	鼻涕
-t ←→ -t		
that <sup>31</sup>	tat <sup>55</sup>	厚
pj et <sup>31</sup>	aŋ <sup>31</sup> bet <sup>55</sup>	扁
ʒet <sup>31</sup>	ɕet <sup>55</sup>	锯
mã <sup>31</sup> ts a <sup>55</sup>	ɕat <sup>55</sup>	八
sat <sup>31</sup>	sat <sup>55</sup>	杀
sã <sup>31</sup> nit <sup>31</sup>	su <sup>31</sup> ɰit <sup>55</sup>	七
kã <sup>31</sup> wut <sup>31</sup>	mut <sup>55</sup>	吹
-ʔ ←→ -ʔ		
a <sup>31</sup> kʒo <sup>31</sup>	a <sup>31</sup> klo <sup>55</sup>	(用水) 冲
mã <sup>31</sup> ko <sup>31</sup>	du <sup>31</sup> g ɔ <sup>55</sup>	弯
mji <sup>31</sup>	mje <sup>55</sup>	眼
wa <sup>31</sup>	wa <sup>55</sup>	猪
ts i <sup>55</sup>	u <sup>55</sup> ɕi <sup>55</sup>	头虱
n <sup>31</sup> sa <sup>31</sup>	sa <sup>55</sup>	气息

kɔ̃ u <sup>55</sup>	kɔ̃ u <sup>55</sup>	六
tʃa <sup>31</sup>	dʒa <sup>55</sup>	硬
mu <sup>55</sup>	mu <sup>55</sup>	(打) 雷
nu <sup>55</sup>	u <sup>55</sup> nu <sup>55</sup>	脑髓

独龙语有-ɿ尾，在景颇语里多与辅音尾对应。如：

独龙语	景颇语	
bɛɿ <sup>53</sup>	pj en <sup>33</sup>	飞
muɿ <sup>55</sup>	man <sup>33</sup>	脸
bɯɿ <sup>53</sup>	phum <sup>33</sup>	胖
wɑɿ <sup>53</sup>	wut <sup>31</sup>	烧 (火)
uɿ <sup>55</sup>	t a <sup>55</sup>	手

有少数与无韵尾的韵母对应。如：

独龙语	景颇语	
duɿ <sup>53</sup>	thu <sup>31</sup>	舂 (米)
ceɿ <sup>55</sup>	siŋ <sup>31</sup> k o <sup>33</sup>	翅膀

韵尾的对应也存在少数例外。有两种情况：一是一方有韵尾，一方没有；二是双方都有韵尾，但不相同。例如：

景颇语	独龙语	
ʃan <sup>31</sup>	ɛa <sup>55</sup>	肉
noŋ <sup>55</sup>	nu <sup>55</sup>	湖
mã <sup>31</sup> tat <sup>31</sup>	ta <sup>53</sup>	听
mã <sup>31</sup> ʒa <sup>55</sup>	ɔ <sup>55</sup>	摆
k a <sup>33</sup>	kam <sup>55</sup>	(衣服) 干
kã <sup>31</sup> tun <sup>31</sup>	twi <sup>53</sup>	短
ʃup <sup>31</sup>	su <sup>55</sup>	拧
mã <sup>31</sup> kʒa <sup>31</sup>	mu <sup>31</sup> ɣat <sup>55</sup>	抓
sã <sup>33</sup> mui <sup>33</sup>	ɔu <sup>31</sup> mwt <sup>55</sup>	云
p on <sup>33</sup>	pom <sup>53</sup>	抱
ju <sup>55</sup>	ju <sup>55</sup>	下 (楼)
to <sup>31</sup>	a <sup>31</sup> tət <sup>55</sup>	断

这些例外现象，说明二者的辅音韵尾在发展上存在某些不平衡的特点。可能是由于韵尾脱落或转化的阶段有不同的特点。但就总体来看，

二者的发展基本上还是一致的。

景颇语、独龙语同古代藏语比较，辅音韵尾的对应多数还是整齐的，只是-ʔ尾在古代藏语里都与-g对应。这不仅说明它们在历史上有过共同来源，而且还说明韵尾发展上的相近性。例如：

景颇语	独龙语	古代藏语	
jup <sup>55</sup>	ip <sup>55</sup>	gɲib	睡
(tʃ ui <sup>33</sup> )	kɲup <sup>55</sup>	dɲub	缝
(sã <sup>55</sup> mjit <sup>55</sup> )	ap <sup>55</sup>	khab	针
sat <sup>31</sup>	sat <sup>55</sup>	gsad	杀
mã <sup>31</sup> ts at <sup>55</sup>	ɕat <sup>55</sup>	brgjad	八
wut <sup>31</sup>	mut <sup>55</sup>	nbud	吹
mã <sup>31</sup> koʔ <sup>31</sup>	du <sup>31</sup> goʔ <sup>55</sup>	gug	弯
waʔ <sup>31</sup>	waʔ <sup>55</sup>	phag	猪
mã <sup>31</sup> nam <sup>55</sup>	pu <sup>31</sup> nam <sup>53</sup>	snom	闻
ʃã <sup>31</sup> ʒam <sup>33</sup>	ɕu <sup>55</sup> ʒam <sup>53</sup>	sram	水獭
mã <sup>31</sup> sum <sup>33</sup>	a <sup>31</sup> sum <sup>53</sup>	gsum	三

#### (四) 长短元音

独龙语有长短元音，景颇语没有。独龙语的长短元音在藏缅语族语言中颇具特色，与有长短对立的亲属语言无同源关系。

独龙语的元音可分为长元音、次长元音、短元音三套。次长元音比短元音略长，只出现在 a 元音上，而且出现的词不多。例如：

长元音	次长元音	短元音
sa:i <sup>53</sup> (我们使之)辣	sa·i <sup>55</sup> 锈	sai <sup>53</sup> 辣
sa:t <sup>55</sup> (我们)打	sa·t <sup>55</sup> 送礼	sat <sup>55</sup> 打
su <sup>31</sup> ka:n <sup>55</sup> (使它)干	ka·n <sup>55</sup> (晒)干	kan <sup>55</sup> 菜

元音由短变长，出现一些伴随现象。主要有以下几种：

1. 出现过渡元音 [ɐ] (除 a 外)。过渡元音还影响长元音的音值，一般是高元音变低些，低元音变高些。如：ip<sup>55</sup> “睡” → su<sup>31</sup> i: ɐp<sup>55</sup> “(使他)睡”；gu<sup>55</sup> “猜” → nu<sup>31</sup> gu: ɐ<sup>55</sup> “你猜”，mit<sup>55</sup> “想” → mi: ɐt<sup>55</sup> “(我们)想”。a 元音变长后，多数不带过渡音，只有当 a 变 o 时应再带过渡音 ɐ，如 gla<sup>53</sup> “掉” → su<sup>31</sup> glo: ɐ<sup>53-55</sup> “使它掉”。





$a\eta^{53} \eta\epsilon^{55} pu:t^{55}$ . 他俩解开。  $a\eta^{53} \eta\epsilon^{55} pu:t^{55}$ . 就他俩解开。  
 他俩 解开 他俩 解开

又如：当主语是第一人称单数，使动宾语是第二人称复数时，动词元音一律由原形的短元音变为长元音。见下表：

动词原形	主语是第一人称单数，宾语是第二人称单数
$la^{53}$ 找	$su^{31} la:i^{53-55}$ 使找
$gui^{53}$ 穿（鞋）	$su^{31} gu:i^{53-55}$ 使穿（鞋）
$ga^{53}$ 穿（衣）	$su^{31} ga:i^{53-55}$ 使穿（衣）

例句：

$\eta ai^{53} nu^{31} ni\eta^{55} su^{31} la:i^{53-55}$ . 我让你们找。  
 我 你们 使找

$\eta ai^{53} nu^{31} ni\eta^{55} su^{31} gu:i^{53-55}$ . 我让你们穿（鞋）。  
 我 你们 使穿

人称代词也因句子是否是强调式而分长短。在一般式的句子里，元音为短元音；强调式句子里，元音为长元音。见下表：

人称		一般式	强 调 式
第 一 人 称	单数	$\eta a^{53}$	$\eta a^{53}, \eta a:i^{53}$
	双数	$a^{31} \eta\epsilon^{55}$	$a^{31} \eta\epsilon^{55}$
	复数	$i\eta^{55}$	$i:\eta^{55} i:\eta^{55}$
第 二 人 称	单数	$na^{53}$	$nai^{53}, na:i^{53}$
	双数	$nu^{31} \eta\epsilon^{55}$	$nu^{31} \eta\epsilon^{55}$
	复数	$nu^{31} ni\eta^{55}$	$nu^{31} ni:\eta^{55}, nu^{31} ni:\eta^{55}$
第 三 人 称	单数	$a\eta^{53}$	$a:\eta^{53}, a:\eta^{53}$
	双数	$a\eta^{53} \eta\epsilon^{55}$	$a\eta^{53} \eta\epsilon^{55}$
	复数	$a\eta^{53} ni\eta^{55}$	$a^{53} ni:\eta^{55}, a\eta^{53} ni:\eta^{55}, a\eta^{53} ni:\eta^{55}$

例句：

a:<sup>53</sup> gw:<sup>53-55</sup>. 他说。

他 说

aŋ<sup>53</sup> ni:<sup>55</sup> sw<sup>31</sup> ji:<sup>53-55</sup>. 他们相信。

他们 相信

i:<sup>55</sup> ja:i<sup>53</sup>. 我们看。

我们 看

充当主语的表人称的名词也能随动词的长短变化而发生长短变化。短元音出现在一般式上，长元音出现在强调式上。例如：

a<sup>31</sup> ka:<sup>53</sup> a<sup>31</sup> pi:<sup>53</sup> lo:<sup>53-55</sup>. 爷爷找奶奶。

爷爷 奶奶 找 (爷爷: a<sup>31</sup> kaŋ<sup>53</sup>)

a<sup>31</sup> mi:<sup>55</sup> nu<sup>31</sup> bi:<sup>55</sup> ε<sup>53</sup>? 谁给的?

谁 给 (助) (谁: a<sup>31</sup> mi<sup>55</sup>)

a<sup>31</sup> wa:<sup>53</sup> pɔ<sup>31</sup> ka<sup>55</sup> ti<sup>55</sup> tam<sup>55</sup> nu<sup>31</sup> bi:<sup>53-55</sup>.

叔叔 笔 一 支 给 (叔叔: a<sup>31</sup> waŋ<sup>53</sup>)

叔叔给我们一支笔。

独龙语元音的长短对立表示不同的语法意义，应看成具有“形态音位”的性质。但这种形态音位，不能独立表示某一语法范畴，而必须与其他条件结合在一起（如动词加相应的前缀或后缀等），才能完整地表达某一语法范畴，因而这种形态音位，应该看成是“半独立的形态音位”。

独龙语长短元音的来源，根据现有的材料看，存在两种可能性：一是来源于音节的合并。独龙语人称代词作主语的句子，有的在句子末尾还要再加上这个人称代词，一般附缀在动词后面。在语流中，这个后附的音节丢失声母，元音与前一音节的元音合并，结果使前一音节变长。二是来源于句子的首尾对称和谐，即句首、句尾词的元音相同或相近、音长相等。这种对称和谐首先发生在少数人称代词为主语的句子，逐渐形成一种语音模式，使得元音可变长的人称代词范围扩大，凡是处于主语位置上的人称代词，在一定条件下元音都变长了。

独龙语长短元音的特点不同于其他亲属语言。藏语、羌语、门巴语、珞巴语、僜语等都有长短元音，但长短元音的作用除个别语言能区别部分语法意义外，一般都是只能区别词汇意义，语法意义主要是靠附加成分、助词或语音变化表示。如藏语的长短元音比较丰富，在词汇和

语法变化中都有分布，其来源有二：一是来源于韵尾的丢失，另一是来源于音节的减缩。<sup>①</sup>

### (五) 复辅音

独龙语有 11 个复辅音声母，由双唇音、舌根音（ŋ 除外）与 l、ɿ 组成。即：pl、bl、ml、kl、gl、pɿ、bɿ、mɿ、kɿ、gɿ、xɿ。从同源词上看，独龙语带-ɿ 的复辅音声母在景颇语里大多与卷舌化声母 pʒ、phʒ、kʒ、khʒ 等对立。例如：

独龙语	景颇语	
a <sup>31</sup> bɿaŋ <sup>53</sup>	pʒa <sup>55</sup>	(会)散
kɿu <sup>255</sup>	kʒ u <sup>255</sup>	六
na <sup>255</sup> mu <sup>31</sup> gɿət <sup>55</sup>	mā <sup>31</sup> kʒ at <sup>55</sup>	木耳
a <sup>31</sup> gɿa <sup>53</sup>	khʒu <sup>55</sup>	饱
mu <sup>31</sup> gɿət <sup>55</sup>	mā <sup>31</sup> kʒa <sup>231</sup>	抓住

有少数与单辅音声母对应：

独龙语	景颇语	
a <sup>31</sup> xɿet <sup>55</sup>	a <sup>31</sup> ʒut <sup>31</sup>	擦
eiŋ <sup>55</sup> xɿet <sup>55</sup>	tsiŋ <sup>31</sup> ʒet <sup>31</sup>	锯子

独龙语带-l 的复辅音声母词在景颇语里同源词不多，只见以下零星的对应关系：独龙语的-l 与卷舌化声母、单辅音声母对应。有的-l 声母音节，在景颇语里分为两个双音节，前一辅音在景颇语里与弱化音节对应。例如：

独龙语	景颇语	
a <sup>31</sup> klɔ <sup>255</sup>	a <sup>31</sup> kʒo <sup>231</sup>	(用水)冲
mlaŋ <sup>55</sup>	jup <sup>31</sup> m aŋ <sup>33</sup>	梦
a <sup>31</sup> klai <sup>53</sup>	kā <sup>31</sup> lai <sup>55</sup>	换
a <sup>31</sup> bli <sup>53</sup>	mā <sup>31</sup> li <sup>33</sup>	四

### (六) 声调的特点

景颇语和独龙语一样，声调都较少。在促声韵上，景颇语有两个

<sup>①</sup> 参看戴庆厦、刘菊黄：《独龙语木力王话的长短元音》，载《中央民族学院学报·语言文学增刊》，1986，3。

调，高平调和低降调；独龙语只有高平一个调。在舒声韵上，景颇语有四个调，高平、中平、低降、全降；独龙语有高平、高降、低降三个调。但景颇语的全降调大多出现在变调上。出现在单音节上的只有以下几类词：（1）亲属称谓名词，如  $n\ u^{51}$  “妈妈”、 $w\ a^{51}$  “爸爸”、 $phu^{51}$  “哥哥”。（2）指示代词，如  $le^{51}$  “那（指下方）”、 $tho^{51}$  “那（指上方）”、 $n\ aŋ^{51}$  “这里”等。（3）语气助词，如  $i^{51}$  “吧”、 $jo^{51}$  “哟”等。（4）判断动词  $ze^{51}$  “是”。全降调同另三个调相比，出现频率较小，大约是一个后起的调。独龙语的舒声韵，主要出现在两个调上，低降调只出现在弱化音节和变调上，如  $ɹu^{31} mu^{55}$  “云”、 $nam^{53-31} luŋ^{55}$  “太阳”。二者相比，独龙语的声调比景颇语更不发达，而且还存在某些不稳定的特点。如高平与高降调，在有些词上可以自由变读， $ɹi^{55}$  “背”又读  $ɹi^{53}$ ， $kai^{55}$  “吃”又读  $kai^{53}$ 。又如弱化音节虽只有一个低降调，但有时还能变读为高降调，如  $aŋ^{31} ɹu^{55}$  “骨头”也可读  $aŋ^{51} ɹu^{55}$ 。这两种语言声调不甚发达，大约与双音节词较多有关。

变调现象丰富是这两种语言的共同特点，其中尤以景颇语为丰富。变调大多出现在合成词上（包括复合词和派生词），即属“词内型”。如景颇语：

$phu^{55-31} mji^{31}$  树节       $l\ oŋ^{33-31} t\ a^{55}$  衣袖  
 树                  眼                  衣                  手  
 $ɹa^{31} mai^{33-55}$  使好       $tʃ\ a^{55} suŋ^{31-51}$  深的  
 （词头）好                  （词头）深

独龙语：

$wa^{53-31} ɹa^{55}$  猪肉       $nam^{53-31} mu^{55}$  阴天  
 猪                  肉                  天                  阴  
 $su^{31} da:m^{53-55}$  使满  
 （词头）满

由于变调一般不出现在词组内部的词与词之间，所以变调与否具有区别词和词组的作用。如景颇语：

复合词，变调		词组，不变调	
$num^{33-31} pai^{55}$	退婚女子	$num^{33} pai^{55}$	退妻
$jup^{55-31} phzaŋ^{31}$	睡醒时	$jup^{55} phzaŋ^{31}$	睡醒
$ka^{55-31} khjeŋ^{33}$	红土	$ka^{55} khjeŋ^{33}$	红色的土



声调的作用主要是区别词汇意义，少数还起区别词的语法意义和相近的词汇意义（或称词的派生意义）的作用。景颇语的声调区别语法意义的作用有二：一是区别自动词和使动词。如：

自动词	使动词
ʒoŋ <sup>33</sup> 在	ʒoŋ <sup>55</sup> 使在
noi <sup>33</sup> 挂	noi <sup>55</sup> 使挂
jam <sup>33</sup> 当（奴隶）	jam <sup>55</sup> 使当（奴隶）

另一是表意义相关但词性不同的词。如：

名词	动词
na <sup>33</sup> 耳	na <sup>31</sup> 听见
ŋj au <sup>33</sup> 猫	ŋj au <sup>55</sup> (猫)叫
jon <sup>31</sup> 不幸	jon <sup>33</sup> 悲哀
mā <sup>31</sup> nau <sup>31</sup> 目瑙舞	mā <sup>31</sup> nau <sup>33</sup> 跳(目瑙舞)
名词	形容词
sau <sup>55</sup> 油	sau <sup>33</sup> 肥
khʒu <sup>33</sup> 正月	khʒu <sup>55</sup> 饱

区别词的派生意义的，有区别大类和小类、本义和引申义以及其他近义关系。<sup>①</sup> 如：

tʃi <sup>33</sup> 祖父	tʃi <sup>55</sup> 死后变鬼的祖父
p oi <sup>55</sup> 节日	p oi <sup>31</sup> 葬礼
niŋ <sup>31</sup> t en <sup>33</sup> 嘴唇	niŋ <sup>31</sup> ten <sup>55</sup> 口才
sum <sup>33</sup> ʒi <sup>33</sup> 绳子	sum <sup>31</sup> ʒi <sup>31</sup> 生命
sai <sup>31</sup> 血	sai <sup>55</sup> 性格
la <sup>33</sup> 阳性(指人)	la <sup>31</sup> 阳性(指动物)
ji <sup>33</sup> 阴性(指人)	ji <sup>31</sup> 阴性(指动物)
ʃā <sup>31</sup> ka <sup>33</sup> 说	ʃā <sup>31</sup> ka <sup>55</sup> 叫
mā <sup>31</sup> jun <sup>55</sup> 悄悄地	mā <sup>31</sup> jun <sup>33</sup> 暗地里

景颇语同独龙语在声调上的对应关系有以下几种情况：

1. 景颇语的两个促声调在独龙语里都与一个调对应。例如：

<sup>①</sup> 参看戴庆厦、岳相昆：《景颇语的声调》，载《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5，3。

景颇语	独龙语	
高平调 ←————→ 高平调		
mã <sup>31</sup> ts at <sup>55</sup>	çat <sup>55</sup>	八
tʃ u <sup>55</sup>	tɕu <sup>55</sup>	吮(奶)
nu <sup>55</sup>	u <sup>55</sup> nu <sup>55</sup>	脑髓
mu <sup>55</sup>	mu <sup>55</sup>	雷
jup <sup>55</sup>	ip <sup>55</sup>	睡
ŋa <sup>55</sup>	a <sup>31</sup> ŋu <sup>55</sup>	点(头)
低降调 ←————→ 高平调		
sat <sup>31</sup>	sat <sup>55</sup>	杀
sã <sup>31</sup> nit <sup>31</sup>	su <sup>31</sup> nit <sup>55</sup>	七
mã <sup>31</sup> ko <sup>31</sup>	du <sup>31</sup> go <sup>55</sup>	弯
mji <sup>31</sup>	mjɔ <sup>55</sup>	眼
wa <sup>31</sup>	wa <sup>55</sup>	猪
ʃo <sup>31</sup>	çɛ <sup>55</sup>	抽(刀)

2. 景颇语的高平舒声调在独龙语里多数与高降调对应, 少数与高平调对应。例如:

景颇语	独龙语	
高平调 ←————→ 高降调		
phum <sup>55</sup>	bum <sup>53</sup>	孵
tun <sup>55</sup>	a <sup>31</sup> dwn <sup>53</sup>	拴(牛)
lã <sup>31</sup> ku <sup>55</sup>	ku <sup>53</sup>	偷
kha <sup>55</sup>	ka <sup>55</sup>	苦
tai <sup>55</sup>	dai <sup>53</sup>	(刀)快
mã <sup>31</sup> nam <sup>55</sup>	pu <sup>31</sup> nam <sup>53</sup>	嗅
khɔ <sup>55</sup>	a <sup>31</sup> gɪa <sup>53</sup>	饱
高平调 ←————→ 高平调		
ni <sup>55</sup>	ni <sup>55</sup>	天
tʃo <sup>55</sup>	tɕo <sup>55</sup>	染(布)
sau <sup>55</sup>	ɕa <sup>55</sup> su <sup>55</sup>	油
n <sup>31</sup> kha <sup>55</sup>	mu <sup>31</sup> kai <sup>55</sup>	下巴

3. 景颇语的中平舒声调在独龙语里多数与高降调对应, 少数与高

平调对应。例如：

景颇语	独龙语	
中平调	←—————→	高降调
lum <sup>33</sup>	lum <sup>53</sup>	暖和
ʃum <sup>33</sup>	dʒum <sup>53</sup>	咸
lam <sup>33</sup>	lam <sup>53</sup>	晒(衣)
mjin <sup>33</sup>	min <sup>53</sup>	(果)熟
n <sup>31</sup> ʒuŋ <sup>33</sup>	du <sup>55</sup> ɽuŋ <sup>53</sup>	水獭
si <sup>33</sup>	ɕi <sup>53</sup>	死
naŋ <sup>33</sup>	na <sup>53</sup>	你
na <sup>33</sup>	a <sup>55</sup> na <sup>53</sup>	耳朵
中平调	←—————→	高平调
mun <sup>33</sup>	mun <sup>55</sup>	毛
lã <sup>31</sup> mjin <sup>33</sup>	n̄in <sup>55</sup>	指甲
m aŋ <sup>33</sup>	mlaŋ <sup>55</sup>	梦
niŋ <sup>33</sup>	niŋ <sup>55</sup>	年
n <sup>31</sup> ʒa <sup>33</sup>	aŋ <sup>55</sup> ɽu <sup>55</sup>	骨头

4. 景颇语的低降舒声调在独龙语里多数与高平调对应，少数与高降调对应。例如：

景颇语	独龙语	
低降调	←—————→	高平调
ʃan <sup>31</sup>	ɕa <sup>55</sup>	肉
mã <sup>31</sup> nam <sup>31</sup>	pu <sup>31</sup> nam <sup>55</sup>	客人
n <sup>31</sup> luŋ <sup>31</sup>	luŋ <sup>55</sup>	石头
kui <sup>31</sup>	du <sup>31</sup> gwi <sup>55</sup>	狗
ʒi <sup>31</sup>	ɕu <sup>31</sup> ɽi <sup>55</sup>	线
mai <sup>31</sup>	mi <sup>55</sup>	尾巴
loi <sup>31</sup>	la <sup>55</sup>	容易
ka <sup>31</sup>	ka <sup>55</sup>	话
低降调	←—————→	高降调
pha <sup>31</sup>	ba <sup>53</sup>	薄
n <sup>31</sup> pu <sup>31</sup>	bu <sup>53</sup>	核桃

khoi<sup>31</sup>koi<sup>53</sup>

借(钱)

khji<sup>31</sup>ci<sup>53</sup>

擤(鼻涕)

## 第二节 语 法

景颇语支的语法以语序和虚词作为表达语法意义的主要手段。有一些形态变化，如语音交替、加附加成分、重叠等。形态变化虽不及嘉戎、羌等北部地区的语言丰富，但比起彝、缅等南部地区的语言则丰富得多。

### 一、词类的主要特点

景颇语和独龙语的词类都有名词、代词、数词、量词、动词、形容词、副词、助词、连词、叹词等，景颇语另有句尾词、状态副词、助动词（从动词中分出）。下面是词类的一些主要特点：

#### (一) 人称代词

人称代词有数、格的语法范畴。数分单数、双数和复数。双数形式，景颇语采用语音变化手段，独龙语是由单数形式后加  $\eta\epsilon^{55}$  构成。复数形式，景颇语是在双数形式上加后缀，独龙语的第二、第三人称是在单数形式上加后缀，第一人称使用另一个词。景颇语的第一、第三人称双数，书面形式不同于口语。独龙语还有式的语法范畴。式有一般式和强调式两种。强调式就是强调动作、行为是由主语发出的，其语音形式有两种，一种是一般式的元音变长（通常丢失韵尾），一种是以元音  $\alpha$  为韵母的增加韵尾  $-i$ 。格有不定格和领格之分，景颇语出现在单数上，独龙语出现在复数上，都通过语音变化表示。列表如下：



## 景 颇 语

人 称 数 格		第 一 人 称		第 二 人 称	第 三 人 称	
		书 面 语	口 语		书 面 语	口 语
单 数	不 定 格	ŋai <sup>33</sup>		naŋ <sup>33</sup>	ʃi <sup>33</sup>	khji <sup>33</sup>
	领 属 格	ŋje <sup>55</sup>		na <sup>55</sup>	ʃi <sup>55</sup>	khji <sup>55</sup>
双 数		an <sup>55</sup>	jan <sup>55</sup>	nan <sup>55</sup>	ʃan <sup>55</sup>	khan <sup>55</sup>
复 数		an <sup>55</sup> the <sup>33</sup>		nan <sup>55</sup> the <sup>33</sup>	ʃan <sup>55</sup> the <sup>33</sup>	khan <sup>55</sup> the <sup>33</sup>

## 独 龙 语

人 称 数 式		第 一 人 称		第 二 人 称		第 三 人 称	
		一 般 式	强 调 式	一 般 式	强 调 式	一 般 式	强 调 式
单 数	不 定 格	ŋa <sup>53</sup>	ŋai <sup>53</sup> ŋa:53	na <sup>53</sup>	nai <sup>53</sup> na:53	aŋ <sup>53</sup>	a:53
	领 属 格	ik <sup>55</sup> ku <sup>55</sup>		nu <sup>31</sup> ni <sup>55</sup> ku <sup>55</sup>		aŋ <sup>53</sup> ni <sup>55</sup> ku <sup>55</sup>	
双 数		a <sup>31</sup> nɛ <sup>55</sup>	a <sup>31</sup> nɛ:55	nu <sup>31</sup> nɛ <sup>55</sup>	nu <sup>31</sup> nɛ:55	aŋ <sup>53</sup> nɛ <sup>55</sup>	aŋ <sup>53</sup> nɛ:55
复 数	不 定 格	* iŋ <sup>55</sup>	i:ŋ <sup>55</sup> i:55	nu <sup>31</sup> niŋ <sup>55</sup>	nu <sup>31</sup> ni:ŋ <sup>55</sup> nu <sup>31</sup> ni:55	aŋ <sup>53</sup> niŋ <sup>55</sup>	aŋ <sup>53</sup> ni:ŋ <sup>55</sup> aŋ <sup>53</sup> ni:55
	领 属 格	ik <sup>55</sup> ku <sup>55</sup>		nu <sup>31</sup> ni <sup>55</sup> ku <sup>55</sup>		aŋ <sup>53</sup> ni <sup>55</sup> ku <sup>55</sup>	

人称代词当领属格时，还可再加结构助词，景颇语用 a<sup>31</sup>，独龙语用 de<sup>55</sup>。如：

景颇语：nje<sup>55</sup> a<sup>31</sup> n<sup>55</sup> t a<sup>51</sup> 我的家

我的 的 家

na<sup>55</sup> a<sup>31</sup> p a<sup>33</sup> l oŋ<sup>33</sup> 你的衣服

你的 的 衣服

独龙语：ik<sup>55</sup> ku<sup>55</sup> de: <sup>55</sup> cim<sup>53</sup> 我们的家

我们的 的 家

aŋ<sup>53</sup> nik<sup>55</sup> ku<sup>55</sup> de: <sup>55</sup> jo<sup>55</sup> 他们的衣服

他们的 的 衣服

## (二) 量 词

景颇语和独龙语虽都有量词，但特点差别较大。景颇语的量词不丰富，独龙语的量词比较丰富。在名量词方面，景颇语的名词计个体单位时，大多不用量词；而独龙语的名词计个体单位时都必须使用量词。<sup>①</sup> 例如：

景颇语	独龙语	
mā <sup>31</sup> naŋ <sup>33</sup> mā <sup>31</sup> sum <sup>33</sup>	lam <sup>31</sup> jo <sup>55</sup> a <sup>31</sup> sum <sup>53</sup> jo <sup>55</sup>	三个朋友
朋友 三	朋友 三 个	
u <sup>31</sup> mā <sup>31</sup> sum <sup>33</sup>	pu <sup>31</sup> tɛi <sup>55</sup> a <sup>31</sup> sum <sup>53</sup> guŋ <sup>55</sup>	三只鸟
鸟 三	鸟 三 只	
nam <sup>31</sup> si <sup>31</sup> kɜ <sup>55</sup> u <sup>55</sup>	ɕuŋ <sup>55</sup> ɛi <sup>55</sup> kɜu <sup>55</sup> luŋ <sup>55</sup>	六个果子
果子 六	果子 六 个	
khe <sup>55</sup> tan <sup>33</sup> kɜ <sup>55</sup> u <sup>55</sup>	pɔ <sup>31</sup> ka <sup>55</sup> kɜu <sup>55</sup> k loŋ <sup>53</sup>	六支笔
笔 六	笔 六 支	

名量词的位置也不同：景颇语量词在数词之前，独龙语的量词在数词之后。例如：

景颇语	独龙语	
nam <sup>31</sup> phun <sup>55</sup> sum <sup>31</sup> p um <sup>31</sup> mji <sup>33</sup>	lit <sup>55</sup> ti <sup>55</sup> tu <sup>31</sup> pum <sup>55</sup>	一堆肥
肥料 堆 一	肥料 一 堆	
kje p <sup>31</sup> tin <sup>33</sup> man <sup>33</sup> mji <sup>33</sup>	lu <sup>31</sup> gu <sup>53</sup> ti <sup>55</sup> dum <sup>55</sup>	一双鞋
鞋 双 一	鞋 一 双	

<sup>①</sup> 参看徐悉艰：《景颇语的量词》，载《民族语文》，1987，5。

wa <sup>31</sup> wã <sup>33</sup> non <sup>33</sup> mji <sup>33</sup>	wa <sup>55</sup> ti <sup>55</sup> ja <sup>55</sup>	一群猪
猪 群 一	猪 一 群	
n <sup>33</sup> ku <sup>33</sup> lã <sup>31</sup> t up <sup>55</sup> mji <sup>33</sup>	am <sup>55</sup> ti <sup>55</sup> tsa <sup>53</sup>	一把米
米 把 一	米 一 把	
fat <sup>31</sup> n <sup>31</sup> kup <sup>31</sup> mji <sup>33</sup>	aŋ <sup>55</sup> dza <sup>55</sup> ti <sup>55</sup> nwi <sup>55</sup>	一口饭
饭 口 一	饭 一 口	

独龙语有特指量词（又称对称反响量词），即量词与所称量的名词形式相同。名词是单音节的，借整个音节；名词是双音节的，有的全借，有的只借后一音节。例如：

uɹ <sup>55</sup> ti <sup>55</sup> uɹ <sup>55</sup> 一只手	mje <sup>55</sup> ti <sup>55</sup> mje <sup>55</sup> 一只眼
手 一 只	眼 一 只
ɕwi <sup>55</sup> ti <sup>55</sup> ɕwi <sup>55</sup> 一滴血	ɕin <sup>55</sup> ti <sup>55</sup> ɕin <sup>55</sup> 一根草
血 一 滴	草 一 根
ɕwŋ <sup>55</sup> ɕi <sup>55</sup> ti <sup>55</sup> ɕi <sup>55</sup> 一个果子	aŋ <sup>55</sup> dza <sup>55</sup> ti <sup>55</sup> dza <sup>55</sup> 一顿饭
果子 一 个	饭 一 顿
mje <sup>55</sup> pin <sup>55</sup> ti <sup>55</sup> mje <sup>55</sup> pin <sup>55</sup> 一滴眼泪	
眼泪 一 滴	
la <sup>31</sup> ta <sup>55</sup> ti <sup>55</sup> la <sup>31</sup> ta <sup>55</sup> 一盘磨	
磨 一 盘	

独龙语这些不同于景颇语的特点，接近于缅语支、彝语支语言。

景颇语有合成量词，这是独龙语所没有的。合成量词主要由名词素加上名词、动词、量词、形容词等词素合成，也有一些由动词、形容词词素加前缀合成。如：

si <sup>31</sup> khap <sup>55</sup> (一)担(棉花)	ʃan <sup>31</sup> po <sup>33</sup> (一)头(猎物)
棉花担子	肉 头
thiŋ <sup>31</sup> nep <sup>55</sup> (一)块(地板)	si <sup>31</sup> mj an <sup>33</sup> (一)根(线)
房子 垫	棉花伸直
wa <sup>31</sup> phaŋ <sup>33</sup> (一)丛(竹子)	n <sup>33</sup> kh jep <sup>55</sup> (一)粒(谷子)
竹子 棵	谷 粒
niŋ <sup>31</sup> the <sup>31</sup> (一)滴(雨)	kai <sup>31</sup> lep <sup>31</sup> (一)片(姜)
雨 滴下状	姜 薄片状
mã <sup>31</sup> kun <sup>55</sup> (一)背(柴)	ʃiŋ <sup>31</sup> kɜ am <sup>33</sup> (一)块(地板)
(前缀)背	(前缀)搭

带名词词素的量词，多数只用来表示该名词的量，本身含有名词的意义。如果省略了名词，也能从量词上看出所称量的名词是什么。如：si<sup>31</sup>lan<sup>31</sup>“堆”、si<sup>31</sup>ka<sup>231</sup>“坨”，专用来称量“棉花”，本身含有棉花的意义；tsiŋ<sup>31</sup>khat<sup>55</sup>“根”，专用来称量“草”，本身含有草的意义。这个现象，反映出景颇语的一部分量词尚未完全脱离名词的特点，是量词不甚发达的表现。

在动量词方面，景颇语和独龙语都不发达。景颇语常用的只有一个lan<sup>31</sup>“次、回”，独龙语只有一个kat<sup>55</sup>“次、回”。例如：

景颇语		独龙语		
mă <sup>31</sup> sum <sup>33</sup> lan <sup>31</sup> sa <sup>33</sup>		a <sup>31</sup> sum <sup>53</sup> kat <sup>55</sup> di <sup>53</sup>		去三次
三	次 去	三	次 去	
mă <sup>31</sup> sum <sup>33</sup> lan <sup>31</sup> ju <sup>33</sup>		a <sup>31</sup> sum <sup>53</sup> kat <sup>55</sup> jan <sup>53</sup>		看三次
三	次 看	三	次 看	

从来源上看，这两种语言量词主要借自名词、动词。借用名词的，有使用表示容器、器具的名词作量词的，有使用表示事物的整体的名词当量词的，有使用与量的形状有关的名词作量词的，等等。如景颇语：

n<sup>31</sup>tsin<sup>33</sup>kom<sup>33</sup>mji<sup>33</sup> 一杯水

水 杯 一

(kom<sup>33</sup>的名词义为“杯子”)

tʃā<sup>33</sup>ʒu<sup>51</sup>tiŋ<sup>31</sup>khʒu<sup>33</sup>mji<sup>33</sup> 一筒酒

酒 筒 一

(tiŋ<sup>31</sup>khʒu<sup>33</sup>的名词义为“小竹筒”)

u<sup>31</sup>khum<sup>31</sup>mji<sup>33</sup> 一只鸡

鸡 只 一

(khum<sup>31</sup>的名词义为“身体”)

mam<sup>33</sup>siŋ<sup>31</sup>kj aŋ<sup>55</sup>mji<sup>33</sup> 一穗谷子

谷子 穗 一

(siŋ<sup>31</sup>kjaŋ<sup>55</sup>的名词义为“穗子”)

mai<sup>31</sup>sau<sup>31</sup>lap<sup>31</sup>mji<sup>33</sup> 一张纸

纸 张 一

(lap<sup>31</sup>的名词义为“叶子”)



lai<sup>31</sup> k a<sup>33</sup> man<sup>33</sup> mji<sup>33</sup> 一页书

书 页 一

(man<sup>33</sup>的名词义为“脸”)

又如独龙语:

wan<sup>53</sup> ti<sup>55</sup> tuŋ<sup>53</sup> 一桶水

水 一 桶

(tuŋ<sup>53</sup>的名词义为“水桶”)

kan<sup>55</sup> ti<sup>55</sup> xa<sup>55</sup> 一筐菜

菜 一 筐

(xa<sup>55</sup>的名词义为“筐子”)

am<sup>55</sup> ti<sup>55</sup> puŋ<sup>55</sup> 一碗米

米 一 碗

(puŋ<sup>55</sup>的名词义为“碗”)

aŋ<sup>55</sup> dza<sup>55</sup> ti<sup>55</sup> ta<sup>55</sup> 一锅饭

饭 一 锅

(ta<sup>55</sup>的名词义为“锅”)

借用动词作量词的主要是使用与量的形成有密切关系的动词。如景颇语:

nam<sup>31</sup> p an<sup>33</sup> n<sup>31</sup> than<sup>33</sup> mji<sup>33</sup> 一束花

花 束 一

(n<sup>31</sup> than<sup>33</sup>的动词义为“扎<束>”)

fat<sup>31</sup> mā<sup>31</sup> k ai<sup>31</sup> mji<sup>33</sup> 一包饭

饭 包 一

(mā<sup>31</sup> kai<sup>31</sup>的动词义为“包”)

mā<sup>31</sup> lut<sup>55</sup> mā<sup>31</sup> kza<sup>31</sup> mji<sup>33</sup> 一把烟

烟 把 一

(mā<sup>31</sup> kza<sup>31</sup>的动词义为“抓”)

有的动词当量词使用时,语音有了变化。例如:

- |   |   |
|---|---|
| { | lā <sup>31</sup> kham <sup>55</sup> : 量(动词,用拇指和中指伸开量) |
|   | lā <sup>31</sup> kham <sup>33</sup> : 拃(量词,拇指至中指的距离)  |

{ kun<sup>55</sup>: 背 (动词)  
mä<sup>31</sup>kun<sup>55</sup>: 背 (量词)

独龙语的名量词兼表事物的类别、形状、性质等。

jo<sup>55</sup> “个” 主要表人物的量。例如:

lam<sup>31</sup>jo<sup>55</sup> ti<sup>55</sup>jo<sup>55</sup> 一个朋友      a<sup>31</sup>saŋ<sup>53</sup> ti<sup>55</sup>jo<sup>55</sup> 一个人  
朋友      一个      人      一个

mai<sup>55</sup> “个” 表无生命或抽象事物的量。例如:

du<sup>55</sup>ba<sup>53</sup> ti<sup>55</sup>mai<sup>55</sup> 一座桥      lam<sup>55</sup> ti<sup>55</sup>mai<sup>55</sup> 一件事  
桥      一 个      事情 一 件  
taŋ<sup>31</sup>ɕu<sup>55</sup> ti<sup>55</sup>mai<sup>55</sup> 一把扫帚      mit<sup>55</sup> ti<sup>55</sup>mai<sup>55</sup> 一个想法  
扫帚      一 个      想法 一 个

guŋ<sup>55</sup> “只、条、匹、头” 表动物类的量。例如:

bu<sup>53</sup> ti<sup>55</sup>guŋ<sup>55</sup> 一条蛇      ɕwi<sup>55</sup> ti<sup>55</sup>guŋ<sup>55</sup> 一头熊  
蛇      一 条      熊      一 头

luŋ<sup>55</sup> “颗、粒、块” 表圆形或颗粒形事物的量。例如:

ɕuŋ<sup>55</sup>ɕi<sup>55</sup> ti<sup>55</sup>luŋ<sup>55</sup> 一颗果子      a<sup>31</sup>pi<sup>55</sup> ti<sup>55</sup>luŋ<sup>55</sup> 一粒沙子  
果子      一 颗      沙子      一 粒

klɔŋ<sup>53</sup> “支、枝” 表示短而直的硬物的量。例如:

mi<sup>55</sup>da<sup>55</sup> ti<sup>55</sup>klɔŋ<sup>53</sup> 一枝枪      pɔ<sup>31</sup>ka<sup>55</sup> ti<sup>55</sup>klɔŋ<sup>53</sup> 一支笔  
枪      一 枝      笔      一 支

这两种语言的量词都能重叠,但重叠的范围不同。独龙语的名量词重叠表示“每”的意义。例如:

ti<sup>55</sup> cim<sup>53</sup> cim<sup>53</sup> 每家      ti<sup>55</sup> guŋ<sup>55</sup> guŋ<sup>55</sup> 每头  
一 家      家      一 头      头  
ti<sup>55</sup> mai<sup>55</sup> mai<sup>55</sup> 每个      ti<sup>55</sup> klɔŋ<sup>53</sup> klɔŋ<sup>53</sup> 每支  
一 个      个      一 支      支

景颇语量词的重叠必须具备以下两个条件:一是量词不与数词结合,另一是量词在数词后。这是因为量词与数词结合时是作为一个单位重叠的,而且是重叠后一音节。如果量词在数词前,重叠时必然重叠居后的数词,而不是重叠量词。量词重叠表示“有些”义,有的表示强调。例如:

jan<sup>33</sup> jan<sup>33</sup> ko<sup>31</sup> ts<sub>o</sub>m<sup>31</sup> ai<sup>33</sup>. 有些根好看。  
 根 根 (助) 好看 (助)  
 th iŋ<sup>31</sup> ko<sup>33</sup> ko<sup>33</sup> ko<sup>31</sup> kã<sup>31</sup> lo<sup>33</sup> ŋut<sup>55</sup> sai<sup>33</sup>. 有些户做完了。  
 户 (重叠) (助) 做 完 (句尾)  
 laŋ<sup>31</sup> laŋ<sup>31</sup> ko<sup>31</sup> sa<sup>33</sup> ai<sup>33</sup>. 他有时去。  
 次 次 (助) 去 (句尾)

### (三) 动 词

景颇语和独龙语一样，动词是词类中语法范畴、语法形式最为丰富、最有特点的一类词。动词有人称、数、式、体、态等语法范畴。语法形式有分析式和屈折式两种。在具体运用上，两种语言有一些差别。独龙语使用前缀、后缀、语音变化等语法手段比较多，而景颇语多用句尾词表示。

#### 1. 人称和数

独龙语动词的人称分第一、第二和第三人称，数分单数、双数和多数。语法形式主要是加前缀、后缀或改变语音表示。语法形式的变化受主语、宾语的搭配关系，以及句子是一般式还是强调式的制约。

(1) 第一人称单数 有以下几种变化：

①动词为单元音韵母的，一般式增加韵尾-ŋ (53 调一律变为 55 调)，强调式加韵尾-ŋ 外再增加后缀。如：

动词原形		一般式	强调式
la <sup>53</sup>	找	laŋ <sup>53-55</sup>	laŋ <sup>53-55</sup> ŋa <sup>55</sup>
di <sup>53</sup>	去	diŋ <sup>53-55</sup>	diŋ <sup>53-55</sup> ŋa <sup>55</sup>
guw <sup>55</sup>	要	guwŋ <sup>55</sup>	guwŋ <sup>55</sup> ŋa <sup>55</sup>

②动词为复元音韵母的，一般式韵母不变，53 调变为 55 调，强调式动词后有的增加后缀。如：

动词原形		一般式	强调式
gui <sup>53</sup>	穿 (鞋)	gui <sup>53-55</sup>	gui <sup>53-55</sup> ia <sup>55</sup>
a <sup>53</sup> klai <sup>53</sup>	换	a <sup>31</sup> klai <sup>53-55</sup>	a <sup>31</sup> klai <sup>53-55</sup>

③动词为带鼻音尾或 ɿ 的韵母，一般式韵母不变，53 调变为 55 调，强调式动词后增加后缀或元音由短变长。如：

动词原形		一般式	强调式
pəm <sup>53</sup>	抱	pəm <sup>53-55</sup>	pəm <sup>53-55</sup> ma <sup>55</sup>

a <sup>53</sup> nan <sup>53</sup>	疼(孩子)	a <sup>31</sup> nan <sup>53-55</sup>	a <sup>31</sup> nan <sup>53</sup> na <sup>53</sup>
waɿ <sup>53</sup>	烧(火)	waɿ <sup>53-55</sup>	waɿ <sup>53-55</sup> ɿa <sup>55</sup>

④动词带塞音韵尾的，一般式不变，强调式动词后增加后缀。如：

动词原形		一般式	强调式
kɿwɿp <sup>55</sup>	缝	kɿwɿp <sup>55</sup>	kɿwɿp <sup>55</sup> pu <sup>255</sup>
tət <sup>55</sup>	切	tət <sup>55</sup>	tət <sup>55</sup> tu <sup>255</sup>
lek <sup>55</sup>	泼(水)	lek <sup>55</sup>	lek <sup>55</sup> ku <sup>255</sup>

(2) 第一人称双数 不分式，一律在动词后加后缀 ɕw<sup>31</sup> 表示。如：

动词原形		一般式、强调式
di <sup>53</sup>	走	di <sup>53</sup> ɕw <sup>31</sup>
puŋ <sup>53</sup>	打开	puŋ <sup>53</sup> ɕw <sup>31</sup>
puw <sup>55</sup>	解开	puw <sup>55</sup> ɕw <sup>31</sup>

(3) 第一人称多数 不分式，有下列几种变化：

①动词是单元音韵母的，元音后增加韵尾 i，元音变长（也可不变）。如：

动词原形		一般式、强调式
la <sup>53</sup>	找	la:i <sup>53-55</sup> , lai <sup>53-55</sup>
kɿi <sup>53</sup>	问	kɿi:i <sup>53</sup> , kɿi <sup>31</sup>

②动词是复元音韵母或带塞音韵尾的，元音由短变长。如：

动词原形		一般式、强调式
a <sup>53</sup> gwɿ <sup>55</sup>	去	a <sup>31</sup> gwɿ:i <sup>55</sup>
ip <sup>55</sup>	睡	i:p <sup>55</sup>
sa <sup>55</sup>	杀	sa:t <sup>55</sup>

③动词带鼻音韵尾的，元音变长（也可不变），鼻音尾改为 i。如：

动词原形		一般式、强调式
jaŋ <sup>53</sup>	看	ja:i <sup>53-55</sup> , jai <sup>53</sup>
mjaŋ <sup>53</sup>	生长	mja:i <sup>53-55</sup> , mjai <sup>53</sup>

(4) 第二人称单数 有下列几种变化：

①动词为单音节的，加前缀 nu<sup>31</sup>，强调式的元音由短变长（有的还变韵母）。如：

动词原形		一般式	强调式
la <sup>53</sup>	找	nu <sup>31</sup> la <sup>53</sup>	nu <sup>31</sup> lo: 53-55



jaŋ <sup>53</sup>	看	nw <sup>31</sup> jaŋ <sup>53</sup>	nw <sup>31</sup> ja: <sup>53</sup>
pəm <sup>53</sup>	抱	nw <sup>31</sup> pəm <sup>53</sup>	nw <sup>31</sup> pə: w <sup>53-55</sup>

②动词带弱化音节 a<sup>31</sup> 的，在 a 前加 n-，强调式动词元音由短变长。如：

动词原形		一般式	强调式
a <sup>31</sup> klai <sup>53</sup>	换	na <sup>31</sup> klai <sup>53</sup>	na <sup>31</sup> kla:i <sup>53-55</sup>
a <sup>31</sup> ɣə <sup>55</sup>	帮助	na <sup>31</sup> ɣə <sup>55</sup>	na <sup>31</sup> ɣə: ɣ <sup>55</sup>

③动词带其他弱化音节的，在动词前加 na<sup>31</sup>，强调式动词元音由短变长。如：

动词原形		一般式	强调式
tuw <sup>31</sup> kwə <sup>55</sup>	拉	na <sup>31</sup> tuw <sup>31</sup> kwə <sup>55</sup>	na <sup>31</sup> tuw <sup>31</sup> kwə: ɣ <sup>55</sup>
suw <sup>31</sup> lap <sup>55</sup>	教	na <sup>31</sup> suw <sup>31</sup> lap <sup>55</sup>	na <sup>31</sup> suw <sup>31</sup> la:p <sup>55</sup>

(5) 第二人称双数 同第二人称单数一样前加 nw<sup>31</sup>，也有加 na<sup>31</sup> 的。但还要后加 ɣw<sup>31</sup>。如：

动词原形		一般式、强调式
la <sup>53</sup>	找	nw <sup>31</sup> la <sup>53</sup> ɣw <sup>31</sup>
kai <sup>53</sup>	吃	nw <sup>31</sup> kai <sup>53</sup> ɣw <sup>31</sup>
ɣw <sup>31</sup> na <sup>53</sup>	休息	na <sup>31</sup> ɣw <sup>31</sup> na <sup>53</sup> ɣw <sup>31</sup>

(6) 第二人称多数 同第二人称单数一样前加 nw<sup>31</sup>，也有加 na<sup>31</sup> 的。但还要加后缀。

①动词为单元音的，元音后加韵尾-n，再加上后缀 na<sup>55</sup>。如：

动词原形		一般式、强调式
la <sup>53</sup>	找	nw <sup>31</sup> lan <sup>53-55</sup> na <sup>55</sup>
di <sup>53</sup>	去	nw <sup>31</sup> din <sup>53-55</sup> na <sup>55</sup>
gwi <sup>55</sup>	要	nw <sup>31</sup> gwin <sup>55</sup> na <sup>55</sup>

②动词韵尾为塞音韵尾的，后缀的声母同韵尾，韵母为 wɣ；为非塞音韵尾的，后缀的声母同韵尾，韵母为 a。如：

动词原形		一般式、强调式
kɣwɣ <sup>55</sup>	缝	nw <sup>31</sup> kɣwɣ <sup>55</sup> pwɣ <sup>55</sup>
duw <sup>31</sup> ɣwk <sup>55</sup>	勇敢	na <sup>31</sup> duw <sup>31</sup> ɣwk <sup>55</sup> kwɣ <sup>55</sup>
gui <sup>53</sup>	穿(鞋)	nw <sup>31</sup> gui <sup>53-55</sup> ia <sup>55</sup>

pəm<sup>53</sup>            抱                    nu<sup>31</sup>pəm<sup>53-55</sup>ma<sup>55</sup>

(7) 第三人称单数、多数形式相同，一般式都用动词原形，强调式都使元音变长。如：

动词原形		一般式强调式
gui <sup>53</sup>	穿(鞋)	gui <sup>53</sup> gu:i <sup>53-55</sup>
kuan <sup>53</sup>	追、赶	kuan <sup>53</sup> kua:n <sup>53-55</sup>
kɿwɿp <sup>55</sup>	缝	kɿwɿp <sup>53</sup> kɿwɿ:p <sup>55</sup>

双数在动词后加弱化音节 ɛw<sup>31</sup>，也可不加。如：

动词原形		一般式强调式
gui <sup>53</sup>	穿(鞋)	gui <sup>53</sup> ɛw <sup>31</sup> gui <sup>53</sup>
kɿwɿp <sup>55</sup>	缝	kɿwɿp <sup>55</sup> ɛw <sup>31</sup> kɿwɿp <sup>55</sup>

动词的人称、数在句子不带人称代词宾语时，均与主语的人称代词一致。如句子带人称代词宾语（包括直接宾语和间接宾语），动词的人称、数一般还是跟主语一致。但也有跟宾语，或主语、宾语都取得一致的。同主语取得一致的，如：

iŋ<sup>55</sup> la:i<sup>53-55</sup>b wi<sup>53-55</sup> nu<sup>31</sup>! 我们找吧！

我们 找 吧

n w<sup>31</sup>niŋ<sup>55</sup> nu<sup>31</sup>ɿ ɔn<sup>55</sup>na<sup>55</sup>! 你们坐！

你们 坐

ŋa<sup>53</sup> na<sup>53</sup> dʒaŋ<sup>55</sup> tiʔ<sup>55</sup> ni<sup>55</sup> laŋ<sup>53-55</sup>. 我找你一天了。

我 你 (助) 一 天 找

同宾语取得一致的，如：

aŋ<sup>53</sup> me<sup>55</sup> a<sup>31</sup>ta<sup>55</sup> wa<sup>53</sup> na<sup>31</sup>ɛw<sup>31</sup>dʒwɿ<sup>53</sup>? 他叫你干什么？

他 (助) 什么 做 使

a ŋ<sup>53</sup>ni:<sup>55</sup> a ŋ<sup>53</sup>dʒa<sup>55</sup> du ɿ<sup>53-55</sup> na<sup>31</sup>suw<sup>31</sup>nan<sup>55</sup>na<sup>55</sup>. 他们帮你们舂米。

他们 米 舂 帮助

同主语、宾语都保持一致的（多用在强调式中）。如：

nai<sup>55</sup> ŋa<sup>55</sup> dʒaŋ<sup>55</sup> nu<sup>31</sup>laŋ<sup>53-55</sup>. 你找我。

你 我 (助) 找

nai<sup>53</sup> iŋ<sup>55</sup> dʒaŋ<sup>55</sup> nu<sup>31</sup>gu:i<sup>53-55</sup>. 你说我们。

你 我们 (助) 说

景颇语表示人称、数，是靠句尾词。句尾词大多指示主语的人称、

数，但也有指示宾语或物主主语、物主宾语的人称、数的。人称分第一、第二、第三人称三种。人称以外的事物作主语或宾语时，同第三人称。数分单数、复数两种，双数包括在复数内。人称的不同，靠变化声母或韵母表示。变化声母的，如表示叙述句存在式的句尾词：

{	$n^{31} \eta ai^{33}$	主语第一人称单数
	$n^{31} tai^{33}$	主语第二人称单数
	$ai^{33}$	主语第三人称单数
{	$te^{231} ai^{33}$	主语是第一人称，宾语是第二人称单数
	$we^{231} ai^{33}$	主语是第二人称，宾语是第三人称单数
	$(se^{231} ai^{33})$	

变化韵母的，如表示各人称做物主主语或物主宾语的叙述句存在式的句尾词：

{	$li^{231} ai^{33}$	物主主语或物主宾语是第一人称单数
	$lit^{31} ai^{33}$	物主主语或物主宾语是第二人称单数
	$lu^{231} ai^{33}$	物主主语或物主宾语是第三人称单数

表示各人称做主语、动作行为是正方向的叙述句句尾词：

{	$zi\eta^{31} \eta ai^{33}$	主语是第一人称单数
	$zi\eta^{31} tai^{33}$	主语是第二人称单数
	$za^{231} ai^{33}$	主语是第三人称单数

数的不同，主要靠句尾词的前缀表示，一般用  $m\ddot{a}$ -表示复数。如表示叙述句存在式的句尾词：

{	$te^{231} ai^{33}$	主语是第一人称，宾语是第二人称单数
	$m\ddot{a}^{31} te^{231} ai^{33}$	主语是第一人称，宾语是第二人称复数
{	$we^{231} ai^{33}$	主语是第一人称，宾语是第三人称单数
	$m\ddot{a}^{31} we^{231} ai^{33}$	主语是第一人称，宾语是第三人称复数

表示各人称作物主主语或物主宾语的叙述句存在式的句尾词：

{	$li^{231} ai^{33}$	物主主语或物主宾语是第一人称单数
	$m\ddot{a}^{31} li^{231} ai^{33}$	物主主语或物主宾语是第一人称复数

- |   |   |                  |
|---|---|------------------|
| { | lit <sup>31</sup> ai <sup>33</sup>                  | 物主主语或物主宾语是第二人称单数 |
| { | mā <sup>31</sup> lit <sup>31</sup> ai <sup>33</sup> | 物主主语或物主宾语是第二人称复数 |
| { | lu <sup>231</sup> ai <sup>33</sup>                  | 物主主语或物主宾语是第三人称单数 |
| { | mā <sup>31</sup> lu <sup>231</sup> ai <sup>33</sup> | 物主主语或物主宾语是第三人称复数 |

也有少数改变声母表示的，如表第二人称一般式命令句的句尾词：

- |   |                   |           |
|---|-------------------|-----------|
| { | u <sup>231</sup>  | 主语是第二人称单数 |
| { | mu <sup>231</sup> | 主语是第二人称复数 |

主语是第二人称、宾语是第二人称的一般式命令句的句尾词：

- |   |  |                   |
|---|--|-------------------|
| { | ni <sup>231</sup>  | 主语是第二人称、宾语是第一人称单数 |
| { | mji <sup>231</sup> (或 mā <sup>31</sup> ni <sup>231</sup> ) | 主语是第二人称、宾语是第一人称复数 |

主语是各人称作主语的存在式疑问句的句尾词：

- |   |                                     |           |
|---|-------------------------------------|-----------|
| { | a <sup>231</sup> ni <sup>51</sup>   | 主语是第一人称单数 |
| { | ka <sup>231</sup> ni <sup>251</sup> | 主语是第一人称复数 |
| { | n <sup>31</sup> ni <sup>51</sup>    | 主语是第二人称单数 |
| { | mā <sup>55</sup> ni <sup>51</sup>   | 主语是第二人称复数 |
| { | a <sup>231</sup> ni <sup>51</sup>   | 主语是第三人称单数 |
| { | ma <sup>231</sup> ni <sup>251</sup> | 主语是第三人称复数 |

例句：

ŋai<sup>33</sup> ko<sup>31</sup> tʃ oŋ<sup>31</sup> ma<sup>31</sup> ʒai<sup>55</sup> n<sup>31</sup> ŋai<sup>33</sup>. 我是学生。

我 (助) 学生 是 (句尾)

naŋ<sup>33</sup> ko<sup>31</sup> mam<sup>33</sup> k ʒai<sup>31</sup> tʃe<sup>33</sup> khai<sup>55</sup> ŋa<sup>31</sup> n<sup>31</sup> tai<sup>33</sup>.

你 (助) 谷子 很 会 栽 (助动) (句尾)

你很会栽秧。

ʃi<sup>33</sup> kʒai<sup>31</sup> ʃā<sup>31</sup> kut<sup>31</sup> ai<sup>33</sup>. 他很努力。

他 很 努力 (句尾)

ŋai<sup>33</sup> phu<sup>51</sup> t ʃoŋ<sup>31</sup> ma<sup>31</sup> ʒai<sup>55</sup> li<sup>231</sup> ai<sup>33</sup>. 我哥哥是学生。

我 哥哥 学生 是 (句尾)

n<sup>55</sup> phu<sup>51</sup> pu ŋ<sup>31</sup> li<sup>31</sup> k ā<sup>31</sup> lo<sup>33</sup> k ʒai<sup>33</sup> ʃā<sup>31</sup> kut<sup>31</sup> lit<sup>31</sup> tai<sup>33</sup>.

你哥哥 活 干 很 努力 (句尾)



你哥哥干活很努力。

ʃi<sup>55</sup> lai<sup>31</sup> ka<sup>33</sup> ko<sup>31</sup> lã<sup>31</sup> tʃum<sup>33</sup> k ʒai<sup>31</sup> kã<sup>31</sup> tʃa<sup>33</sup> lu<sup>231</sup> ai<sup>33</sup>.

他的 书 (助) 内容 很 好 (句尾)

他的书内容很好。

naŋ<sup>33</sup> a<sup>55</sup> tʂom<sup>51</sup> ʃa<sup>31</sup> m ä<sup>31</sup> tat<sup>31</sup> u<sup>231</sup>! 你好好地听吧!

你 好好 地 听 吧

n an<sup>55</sup> the<sup>33</sup> a<sup>55</sup> tʂom<sup>51</sup> ʃa<sup>31</sup> m ä<sup>31</sup> tat<sup>31</sup> mu<sup>231</sup>! 你们好好地听吧!

你们 好好 地 听 吧

ŋai<sup>33</sup> t sun<sup>33</sup> ai<sup>33</sup> n<sup>33</sup> tʃo<sup>31</sup> a<sup>231</sup> ni<sup>51</sup>? 我说的不对吗?

我 说 的 不 对 (句尾)

an<sup>55</sup> the<sup>33</sup> j oŋ<sup>31</sup> tʃi ŋ<sup>31</sup> pho<sup>231</sup> ʒ ai<sup>55</sup> ka<sup>231</sup> ni<sup>51</sup>? 我们都是景颇人吗?

我们 都 景颇 是 (句尾)

ʃi<sup>33</sup> n<sup>33</sup> sa<sup>33</sup> a<sup>231</sup> ni<sup>51</sup>? 他不来吗?

他 不 来 (句尾)

2. 态 有使动态和互动态两种。

(1) . 使动态: 景颇语和独龙语都有使动态, 语法形式都有屈折式和分析式两种。但二者不完全一致。景颇语的屈折式包括加前缀、语音变化两种, 独龙语只有前者。分析式, 景颇语加动词 ʃã<sup>31</sup> ŋun<sup>55</sup> 表示, 独龙语加动词 ɕu<sup>31</sup> dzu<sup>55</sup> 表示。景颇语前缀 ʃã<sup>31</sup>、tʃã<sup>31</sup> 同独龙语的 su<sup>31</sup> 有同源关系。但独龙语还有一个 la<sup>255</sup>, 也表使动, 景颇语没有; 景颇语还有一个 a 表使动, 独龙语没有。<sup>①</sup> 分述如下:

景颇语的前缀 tʃã<sup>31</sup> 用在送气辅音和擦音作声母的自动词之前, ʃã<sup>31</sup> 出现在其他辅音作声母的音节之前。如:

自动词		使动词	
phai <sup>33</sup>	抬	tʃã <sup>31</sup> phai <sup>33</sup>	使抬
phun <sup>55</sup>	穿	tʃã <sup>31</sup> phun <sup>55</sup>	使穿
thum <sup>31</sup>	尽	tʃã <sup>31</sup> thum <sup>31</sup>	使尽
khʒit <sup>31</sup>	怕	tʃã <sup>31</sup> khʒit <sup>31</sup>	使怕
si <sup>33</sup>	死	tʃã <sup>31</sup> si <sup>33</sup>	使死
pa <sup>55</sup>	累	ʃã <sup>31</sup> pa <sup>55</sup>	使累

① 参看徐悉艰:《景颇语的使动范畴》,《民族语文》1984, 1。

tʃon <sup>31</sup>	骑	ʃã <sup>31</sup> tʃon <sup>31</sup>	使骑
tsap <sup>55</sup>	站	ʃã <sup>31</sup> tsap <sup>55</sup>	使站
lai <sup>31</sup>	过	ʃã <sup>31</sup> lai <sup>31</sup>	使过

例句:

{	ʃi <sup>33</sup> pã <sup>33</sup> lɔŋ <sup>33</sup> phun <sup>55</sup> ŋa <sup>31</sup> ai <sup>31</sup> .	他正在穿衣服。
	他 衣服 穿 正在(句尾)	
{	ʃi <sup>33</sup> phe <sup>55</sup> pã <sup>33</sup> lɔŋ <sup>33</sup> tʃã <sup>31</sup> phun <sup>55</sup> tat <sup>31</sup> u <sup>31</sup> !	你给他穿上衣服吧!
	他(助) 衣服 使穿 (助动)(句尾)	
{	ʃi <sup>33</sup> pa <sup>55</sup> sai <sup>33</sup> .	他累了。
	他 累(句尾)	
{	ŋai <sup>33</sup> naŋ <sup>33</sup> phe <sup>55</sup> kʒai <sup>31</sup> ʃã <sup>31</sup> pa <sup>55</sup> kau <sup>55</sup> ni <sup>55</sup> ai <sup>55</sup> .	我很让你受累了。
	我 你 (助) 很 累 (助动)(句尾)	

加 a<sup>31</sup>前缀的只出现在少数词上。如:

自动词		使动词	
lom <sup>31</sup>	参加	a <sup>31</sup> lom <sup>33</sup>	使参加
phjak <sup>31</sup>	垮	a <sup>31</sup> phjak <sup>31</sup>	使垮
kʒop <sup>31</sup>	碎	a <sup>31</sup> kʒop <sup>31</sup>	使碎
ŋjop <sup>55</sup>	坍塌	a <sup>31</sup> ŋjop <sup>55</sup>	使坍塌

例句:

{	u <sup>31</sup> ti <sup>31</sup> lã <sup>55</sup> khon <sup>51</sup> kʒop <sup>31</sup> mat <sup>31</sup> sai <sup>33</sup> .	碎了两个鸡蛋。
	鸡蛋 二 碎 掉(句尾)	
{	ʃi <sup>33</sup> u <sup>31</sup> ti <sup>31</sup> lã <sup>55</sup> khon <sup>51</sup> a <sup>31</sup> kʒop <sup>31</sup> kau <sup>55</sup> nu <sup>55</sup> ai <sup>33</sup> .	
	他 鸡蛋 二 打碎 掉(句尾)	

他打碎了两个鸡蛋。

用语音变化表示使动的,有的出现在声母上,有的出现在韵母和声调上。例如:

自动词		使动词	
pja <sup>55</sup>	垮	phja <sup>55</sup>	使垮
pjan <sup>33</sup>	散开	phjan <sup>31</sup>	使散开(解开)
luŋ <sup>31</sup>	上	lun <sup>55</sup>	使上
tfuŋ <sup>31</sup>	立	tfun <sup>55</sup>	使立

ʒoŋ<sup>33</sup> 在 ʒoŋ<sup>55</sup> 使在

例句:

tʃan<sup>33</sup> kã<sup>31</sup> thet<sup>55</sup> n<sup>31</sup> na<sup>55</sup> khi ŋ<sup>55</sup> kɔp<sup>55</sup> pjan<sup>33</sup> ŋa<sup>31</sup> ai<sup>33</sup>。

太阳 热 (连) 笋壳 散开(助动)(句尾)

天气热, 所以竹壳裂开了。

khi ŋ<sup>55</sup> kɔp<sup>55</sup> kh ä<sup>55</sup> jom<sup>51</sup> mat<sup>31</sup> sai<sup>33</sup> ph jan<sup>31</sup> that<sup>31</sup> u<sup>31</sup>!

竹壳 卷 起来了 解开(助动)(句尾)

竹壳卷起来了, 把它弄开吧!

naʔ<sup>51</sup> u<sup>31</sup> loŋ<sup>31</sup> e<sup>31</sup> u<sup>31</sup> lä<sup>55</sup> khoŋ<sup>51</sup> ʒoŋ<sup>33</sup> ŋa<sup>31</sup> ai<sup>33</sup>. 你的鸡圈有两只鸡。

你的 鸡圈 里鸡 二 有(助动)(句尾)

naʔ<sup>55</sup> u<sup>31</sup> loŋ<sup>31</sup> e<sup>31</sup> u<sup>31</sup> lä<sup>55</sup> khon<sup>51</sup> ʒon<sup>55</sup> ton<sup>31</sup> u<sup>31</sup>!

你的 鸡圈 里鸡 二 使在(助动)(句尾)

把两只鸡关在你的鸡圈里!

分析式加 ʃä<sup>31</sup> ŋun<sup>55</sup> “使、派”的如:

wa<sup>51</sup> ŋ ai<sup>33</sup> phe<sup>55</sup> kat<sup>31</sup> sa<sup>33</sup> ʃ ä<sup>31</sup> ŋun<sup>55</sup> ni<sup>31</sup> ai<sup>33</sup>. 父亲让我上街去。

父亲 我(助) 街子 去 使 (句尾)

ʃi<sup>33</sup> phe<sup>55</sup> ʃat<sup>31</sup> ʃä<sup>31</sup> tu<sup>33</sup> ʃä<sup>31</sup> ŋun<sup>55</sup> u<sup>31</sup>! 你让他去煮饭吧!

他(助) 饭 煮 让(句尾)

独龙语表示使动态的前缀有  $su^{31}$  和  $la^{55}$  两个。二者在使用时有些不同的特点: 用  $la^{55}$  的只有受事主语 (通常是第三人称单数); 而用  $su^{31}$  的, 一般都同时具有主语和使动宾语。加  $la^{55}$  的, 既有一般式, 又有强调式; 而加  $su^{31}$  的只有强调式。如:

动词原形		加 $su^{31}$ 的使动词	加 $la^{55}$ 的使动词
la <sup>53</sup>	找	su <sup>31</sup> la <sup>53</sup>	la <sup>55</sup> la <sup>53</sup>
gui <sup>53</sup>	穿(鞋)	su <sup>31</sup> gui <sup>53</sup>	la <sup>55</sup> gui <sup>53</sup>
ip <sup>55</sup>	睡	su <sup>31</sup> ip <sup>55</sup>	la <sup>55</sup> ip <sup>55</sup>
pwt <sup>55</sup>	解开	su <sup>31</sup> pwt <sup>55</sup>	la <sup>55</sup> pwt <sup>55</sup>

例句:

ŋa<sup>53</sup> me<sup>31</sup> n a<sup>53</sup> su<sup>31</sup> l aŋ<sup>53-55</sup>. 我让你找。

我(助) 你 使找

i: ŋ<sup>55</sup> tɕ am<sup>55</sup> ʃa<sup>53</sup> s u<sup>31</sup> i: p<sup>55</sup>. 我们让小孩睡觉。

我们 小孩 使睡

n w<sup>55</sup> ni: <sup>55</sup> aŋ<sup>53</sup> na<sup>31</sup> suw<sup>31</sup> gwan<sup>53-55</sup> na<sup>55</sup>. 你们让他说。

你们 他 使说

aŋ<sup>53</sup> la<sup>55</sup> la<sup>53</sup>. 让他找。(一般式)

他 使 找

a: <sup>53</sup> la<sup>55</sup> lo<sup>53-55</sup>. 让他找。(强调式)

他 使 找

a ŋ<sup>53</sup> la<sup>55</sup> s w<sup>31</sup> ji: ŋ<sup>53</sup>. 让他相信。(一般式)

他 使 相信

a: <sup>53</sup> la<sup>55</sup> s w<sup>31</sup> ji: ŋ<sup>53-55</sup>. 让他相信。(强调式)

他 使 相信

加使役动词的  $\epsilon w^{31} dzu\lambda^{55}$  构成使动态的句子，动词人称、数的变化表现在  $\epsilon w^{31} dzu\lambda^{55}$  上。例如：

ŋa<sup>53</sup> me<sup>31</sup> n a<sup>53</sup> la<sup>53</sup>  $\epsilon w^{31} dzu\lambda^{55}$  ja<sup>55</sup>. 我让你找。

我 (助) 你 找使

i: ŋ<sup>55</sup> t $\epsilon$  am<sup>53</sup> ja<sup>53</sup> ip<sup>55</sup>  $\epsilon w^{31} dzu\lambda^{55}$ . 我们让孩子睡。

我们 孩子 睡 使

n w<sup>31</sup> ni: <sup>55</sup> a ŋ<sup>33</sup> gw ŋ<sup>53-55</sup> na<sup>31</sup>  $\epsilon w^{31} dzu\lambda^{55}$  ja<sup>55</sup>. 你们让他说。

你们 他 说 使

(2). 互动态：互动态表示动作行为是相互的。独龙语的互动态是加动词前缀 a 表示。具体形式有两种：①动词为单音节的，前加 a<sup>31</sup>。②动词前带 a<sup>31</sup> 的，不变，带其他前缀的，前缀的韵母一律变为 a。例如：

动词原形

互动

kji <sup>53</sup>	问	a <sup>31</sup> kji <sup>53</sup>	互问
bji <sup>53</sup>	写	a <sup>31</sup> kji <sup>53</sup>	互写
ap <sup>55</sup>	射击	a <sup>31</sup> ap <sup>55</sup>	互相射击
klai <sup>53</sup>	换	a <sup>31</sup> klai <sup>53</sup>	交换
suw <sup>31</sup> lap <sup>55</sup>	教	sa <sup>31</sup> lap <sup>55</sup>	互教
tuw <sup>31</sup> kuw <sup>55</sup>	拉	ta <sup>31</sup> kuw <sup>55</sup>	互拉
muw <sup>31</sup> jo <sup>55</sup>	批评	ma <sup>31</sup> jo <sup>55</sup>	互相批评

景颇语的互动意义是在动词后面加助动词 khat<sup>55</sup> 表示。如：

kā <sup>31</sup> zum <sup>33</sup>	帮助	kā <sup>31</sup> zum <sup>33</sup> khat <sup>55</sup>	互相帮助
kā <sup>31</sup> jat <sup>31</sup>	打	kā <sup>31</sup> jat <sup>31</sup> khat <sup>55</sup>	互相打
ja <sup>31</sup> zin <sup>55</sup>	教	ja <sup>31</sup> zin <sup>55</sup> khat <sup>55</sup>	互相教



3. 式 景颇语和独龙语的句子都有叙述、疑问、命令三种语气，景颇语另有商量、测度、惊讶三种语气，独龙语另有祈求语气。在语法形式上，景颇语用句尾词表示，通过句尾词中的词根替换表示不同的语气；独龙语是使用加前缀、后缀和助词表示。

景颇语的式分为六种：叙述式、疑问式、命令式、商量式、测度式、惊讶式。叙述式句尾词的词根大多数以 ai<sup>33</sup> 音节（或以 ai<sup>33</sup> 做韵母的音节）收尾，疑问式句尾词以 ni<sup>51</sup> 为词根，命令式句尾词的词根以 -<sup>?</sup> 或 -t 收尾，商量式句尾词以 ka<sup>231</sup> 音节为词根，测度式句尾词以 toŋ<sup>33</sup> 为词根，惊讶式句尾词以 kha<sup>33</sup> 为词根。如：

叙述式：naŋ<sup>33</sup> sa<sup>33</sup> sin<sup>33</sup> tai<sup>33</sup>. 你去了。

你 去 (句尾)

疑问式：naŋ<sup>33</sup> sa<sup>33</sup> sā<sup>55</sup> ni<sup>51</sup>? 你去了吗?

你 去 (句尾)

命令式：naŋ<sup>33</sup> sa<sup>31</sup> u<sup>231</sup>! 你去吧!

你 去 (句尾)

商量式：ŋai<sup>33</sup> sa<sup>33</sup> n<sup>31</sup> ka<sup>231</sup>! 我去吧!

我 去 (句尾)

测度式：naŋ<sup>33</sup> sa<sup>33</sup> sā<sup>33</sup> toŋ<sup>33</sup>? 你去了吧?

你 去 (句尾)

惊讶式：naŋ<sup>33</sup> sa<sup>33</sup> sā<sup>33</sup> kha<sup>33</sup>! 原来你去!

你 去 (句尾)

独龙语的疑问式是加 ma<sup>55</sup> 和 ε<sup>53</sup> 表示，ma<sup>55</sup> 加在动词前后均可，ε<sup>53</sup> 只能放在动词之后。例如：

aŋ<sup>53</sup> ma<sup>55</sup> di<sup>53</sup>?

他 去

} 他去吗

aŋ<sup>53</sup> di<sup>53</sup> ε<sup>53</sup>?

他 去

l u<sup>31</sup> ka<sup>55</sup> ŋa ŋ<sup>55</sup> d am<sup>55</sup> n u<sup>31</sup> wa<sup>53</sup> ma<sup>55</sup>? 你要上山吗?

山 上 将要 做

nu<sup>31</sup> niŋ<sup>55</sup> lam<sup>31</sup> dam<sup>55</sup> ma<sup>55</sup> nu<sup>31</sup> wan<sup>53</sup> nu<sup>31</sup>?

你们 舞蹈 跳

} 你们要跳舞吗?

nu<sup>31</sup> niŋ<sup>55</sup> lam<sup>31</sup> dam<sup>55</sup> nu<sup>31</sup> wan<sup>53</sup> nu<sup>31</sup> ε<sup>53</sup>?

你们 舞蹈 跳

独龙语的命令式用于主语是第二人称的句子，均在动词前加  $pu^{31}$  或  $nu^{31}$  表示，双数还要在动词后加  $ɕu^{31}$ ，复数还要在动词后加  $nu^{31}$ 。前加  $nu^{31}$  的，既可用于肯定句，又可用于疑问句、否定句，前加  $pu^{31}$  的只能用在肯定句中。如：

$na^{53} nu^{31} ɣep^{55}!$

你 站

} 你站住!

$na^{53} pu^{31} ɣep^{55}!$

你 站

$nu^{31} nɛ^{55} nu^{31} la^{53-55} pu^{31} ɕu^{31}!$

你俩 找

} 你俩去找吧!

$nu^{31} nɛ^{55} pu^{31} la^{53-35} pu^{31} ɕu^{31}!$

你俩 找

$nu^{31} ni:^{55} na^{53} le^{31} pu^{31} swan^{53} nu^{31}!$

你们 我(助) 叫

} 你们叫我!

$nu^{31} ni:^{55} na^{53} le^{31} pu^{31} swan^{53} nu^{31}!$

你们 我(助) 叫

祈求式是在动词后加后缀。如：

$na^{53} ɣu na^{53-55} niŋ^{31}!$  我说吧!

我 说 (吧)

$na^{53} diŋ^{55} bu na^{53-55} niŋ^{31}!$  让我去吧!

我去 (吧)

景颇语表示命令式和商量式的句尾词，还有一般式和强调式的区别。非强调的为一般式，语气比较和缓，不要求对方马上执行说话者的意图。强调式的语气急迫、坚决，要求对方马上执行说话者的意图。其语法形式有以下几种：(1) 改变声调，由一般式的低降调变为强调式的高平调。(2) 改变声母（同时改变声调）。(3) 加前缀（同时改变声调）。例如：

- |   |           |                                |
|---|-----------|--------------------------------|
| { | $ni^{31}$ | 用在第二人称做主语、第一人称做宾语的命令句里，<br>一般式 |
|   | $ni^{55}$ | 用在第二人称做主语、第一人称做宾语的命令句里，<br>强调式 |

- $u^{31}$  用在第二人称单数做主语的命令句里，一般式  
 $ni^{55}$  用在第二人称单数做主语的命令句里，强调式  
 $ka^{31}$  用在第一人称复数做主语的商量句里，一般式  
 $sä^{55}ka^{55}$  用在第一人称复数做主语的商量句里，强调式

例句：

$naŋ^{33}ŋai^{33}phe^{55}no^{55}tsun^{33}tan^{55}ni^{31}$ ！你告诉我吧！  
 你 我（助） 再 说 给（句尾）

$ja^{55}jä^{31}zin^{55}ni^{55}$ ！你现在教我吧！

现在教（句尾）

$naŋ^{33}a^{55}tsom^{51}ja^{31}mä^{31}tat^{31}u^{31}$ ！你好好地听吧！  
 你 好好地 听（句尾）

$lau^{33}sa^{33}nu^{55}$ ！你快去吧！

快去（句尾）

$an^{55}the^{33}joŋ^{31}sa^{33}kä^{31}zum^{33}ka^{31}$ 。我们都去帮忙！  
 我们 都 去 帮忙（句尾）

$jup^{55}ten^{31}tu^{31}sai^{33}$ ， $jup^{55}sä^{55}ka^{55}$ ！睡觉时间到了，我们睡吧！

睡觉时间到（句尾）睡觉（句尾）

独龙语也有一般式与强调式之分。强调式就是强调动作行为是由主语发出的。其语法形式是采用语音变化表示。有三种形式：一是动词元音变长（通常丢失韵尾），再一一是以元音 a 为韵母的增加韵尾，变为复元音韵母，再一是在动词后加后缀。

动词原形		一般式（第三人称）	强调式（第三人称）
$gui^{53}$	穿（鞋）	$gui^{53}$	$gu:i^{53-55}$
$mu^{55}$	发疯	$mu^{55}$	$mu:ʔ^{55}$
$tu^{31}ku^{55}$	拉	$tu^{31}ku^{55}$	$tu^{31}ku:ʔ^{55}$
动词原形		一般式（第一人称）	强调式（第一人称）
$gui^{53}$	穿（鞋）	$gui^{53-55}$	$gui^{53-55}ia^{55}$
$tət^{55}$	切	$tət^{55}$	$tət^{55}tu^{55}$
$su^{31}jiŋ^{53}$	知道	$su^{31}jiŋ^{53-55}$	$su^{31}jiŋ^{53-55}ŋa^{55}$

例句：

$aŋ^{53}gui^{53}$ 。（一般式）

他 穿（鞋）

$aŋ^{53}gu:i^{53-55}$ 。（强调式）

他 穿（鞋）

他穿（鞋）。

aŋ<sup>53</sup> niŋ<sup>55</sup> su<sup>31</sup> jɪŋ<sup>53</sup>. (一般式)

他们 相信

a:<sup>53</sup> ni:<sup>55</sup> su<sup>31</sup> ji:<sup>53</sup> 55. (强调式)

他们 相信

他们相信。

不仅动词的语音发生变化，人称代词和一部分名词作主语的，语音形式也发生变化。动词形式同人称代词、名词的形式取得一致（例见“人称和数”部分）。<sup>①</sup>

#### (四) 结构助词

景颇语和独龙语都有结构助词。结构助词在句子中起指示或强调主语、宾语、状语、定语的作用。结构助词可放在单个词后面，也可放在词组后面。带结构助词的句子成分在句中的位置有一定的灵活性，如宾语可提到主语前；状语可在谓语前，也可提到主语前；某些形容词定语可从名词后提到名词前，等等。常用的有以下几个：

1. 话题助词 景颇语用 ko<sup>31</sup>。ko<sup>31</sup>主要用来指明或强调前面的成分是话题。一般是强调话题时才用，也常用在表示对比语气的分句中。多出现在主语作话题的句子里，但也出现在宾语之后。例如：

a n<sup>55</sup> the<sup>33</sup> a<sup>31</sup> m uŋ<sup>55</sup> tan<sup>33</sup> ko<sup>31</sup> k hik<sup>31</sup> k ham<sup>31</sup> ai<sup>33</sup> mu ŋ<sup>55</sup> tan<sup>33</sup> ʒ e<sup>51</sup>.

我们 的 国家 (助) 伟 大 的 国家 是

我们的国家是伟大的国家。

ŋai<sup>33</sup> ko<sup>31</sup> tʃi ŋ<sup>31</sup> pho<sup>31</sup> ʒ ai<sup>55</sup> n<sup>31</sup> ŋai<sup>33</sup>, n aŋ<sup>33</sup> ko<sup>31</sup> mu<sup>31</sup> wa<sup>31</sup> ʒ ai<sup>55</sup> n<sup>31</sup> tai<sup>33</sup>.

我 (助) 景颇 是 (句尾) 你 (助) 汉 族 是 (句尾)

我是景颇族，你是汉族。

n<sup>33</sup> tai<sup>33</sup> lam<sup>33</sup> phe<sup>31</sup> ko<sup>31</sup> k ə<sup>31</sup> tai<sup>33</sup> muŋ<sup>31</sup> t [e<sup>33</sup> sai<sup>33</sup>.

这 事 (助) (助) 谁 也 懂 (句尾)

这件事谁都懂了。

独龙语用 me<sup>31</sup>。me<sup>31</sup>指示或强调前面的成分是施事者。用 me<sup>31</sup>的句子都是强调式。例如：

ŋ a<sup>53</sup> me<sup>31</sup> n a<sup>53</sup> dʒaŋ<sup>55</sup> t u<sup>31</sup> kw<sup>31</sup> ʒ<sup>55</sup>. 我拉你。

我 (助) 你 (助) 拉

ŋ a<sup>53</sup> me<sup>31</sup> n u<sup>31</sup> niŋ<sup>55</sup> dʒaŋ<sup>55</sup> m i:t<sup>55</sup>. 我想你们。

我 (助) 你们 (助) 想

独龙语还有一个 na<sup>31</sup>，用在名词、代词或词组的后面，指示前面的成分是话题，一般用在判断句里。例如：

<sup>①</sup> 参看刘菊黄：《独龙语动词语法形式的历史演变探索》，载《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8，2。



wa ŋ<sup>53</sup> dɔŋ<sup>53</sup> j a<sup>31</sup> pa<sup>55</sup> na<sup>31</sup> l u<sup>31</sup> ka<sup>55</sup>, kɔ<sup>55</sup> p a<sup>55</sup> na<sup>31</sup> d am<sup>55</sup> m u<sup>31</sup> li<sup>53</sup>.  
 河 这 边 (助) 山 那 边 (助) 平 地  
 河这边是山, 那边是平地。

ŋ a<sup>53</sup> na<sup>31</sup> tu<sup>55</sup> juŋ<sup>53</sup> ŋ ɛ<sup>55</sup> ju<sup>55</sup> ɛ<sup>53</sup>. 我是独龙族。  
 我 (助) 独龙 族 是

2. **宾语动词** 指明或强调前面的成分是宾语, 景颇语用 phe<sup>55</sup>, 独龙语用 dzaŋ<sup>55</sup>。不是任何宾语都要加。大致说, 施动者、受动者分辨不清的要加, 能分辨清楚的不加, 如宾语是人称代词、人物名词时一般要加。例如:

景颇语:

ŋ ai<sup>33</sup> n aŋ<sup>33</sup> p he<sup>55</sup> kã<sup>31</sup> ʒum<sup>33</sup> n<sup>31</sup> ŋai<sup>33</sup>. 我帮你。  
 我 你 (助) 帮助 (句尾)

n an<sup>55</sup> t he<sup>33</sup> ʃ i<sup>33</sup> phe<sup>55</sup> la i<sup>31</sup> ka<sup>33</sup> l ă<sup>55</sup> ŋai<sup>51</sup> mji<sup>33</sup> j a<sup>33</sup> ni t<sup>55</sup> tai<sup>33</sup>.  
 你 们 他 (助) 书 一 一 给 (句尾)

你们给他一本书。

独龙语:

ŋ a<sup>55</sup> na<sup>53</sup> dzaŋ<sup>55</sup> s u<sup>31</sup> naŋ<sup>53-55</sup>. 我帮你。  
 我 你 (助) 帮助

m u<sup>31</sup> ni:<sup>55</sup> a ŋ<sup>53</sup> dzaŋ<sup>55</sup> dʒi<sup>31</sup> ʒe<sup>55</sup> ti<sup>55</sup> puŋ<sup>55</sup> nu<sup>31</sup> bin<sup>55</sup> na<sup>55</sup>.  
 你们 他 (助) 书 一 本 给

你们给他一本书。

3. **定语助词** 景颇语有 ai<sup>33</sup>、a<sup>31</sup>、na<sup>55</sup>三个。ai<sup>33</sup>用在动词、形容词后面; a<sup>31</sup>用在名词或代词后表领属关系; na<sup>55</sup>用在名词或代词后表示某事物是属于某个范围或某个时间之内的。例如:

t ʒe<sup>33</sup> ai<sup>33</sup> mā<sup>31</sup> ʃa<sup>31</sup> ta<sup>55</sup> ʃă<sup>31</sup> ʒot<sup>31</sup> u<sup>31</sup>! 懂的人举手!  
 懂 (助) 人 手 举 (句尾)

t sit<sup>31</sup> ai<sup>33</sup> pã<sup>33</sup> loŋ<sup>33</sup> kã<sup>31</sup> tai<sup>33</sup> a<sup>31</sup> ʒe<sup>55</sup> ni<sup>51</sup>? 绿的衣服是谁的?  
 绿 (助) 衣服 谁 (助) 是 (句尾)

n<sup>33</sup> tai<sup>33</sup> ko<sup>31</sup> ʃi<sup>55</sup> a<sup>31</sup> l ai<sup>31</sup> ka<sup>33</sup> ʒe<sup>51</sup>. 这是他的书。  
 这 (助) 他的 (助) 书 (句尾)

ta i<sup>31</sup> niŋ<sup>33</sup> na<sup>55</sup> mam<sup>33</sup> k ʒai<sup>31</sup> k ă<sup>31</sup> tʃa<sup>33</sup> ai<sup>33</sup>. 今年的谷子很好。  
 今年 (助) 谷子 很 好 (句尾)

独龙语：常用的定语助词是  $a^{31}$  和  $de^{55}$ ， $a^{31}$  加在名词、代词、动词和形容词的后面，表示领属关系或属于某范围、某性状。 $a^{31}$  有时受前一音节最后一个音素同化，而增加与之相同的音素。例如：

$j a^{53} na^{55} a^{31} mi^{55} ia^{31} cim^{53} a^{31} saŋ^{53} ŋa^{31} xa^{55}$ ,

这 谁 (助) 家 人家(助)背篓

这是谁家的背篓。

$ŋ ai^{53} suŋ^{55} ŋ a^{31-55} i w^{31} kuŋ^{55}$ . 我养的小兔。

我 养 (助) 兔子

$la : m^{55} de : ʔ^{55} joʔ^{55} kam^{55} di^{31}$ . 晒的衣服干了。

晒 (助) 衣服 干 (了)

4. 主动者助词 景颇语的  $e^{31}$  用在主动者的后面，指明前面是主动者。例如：

$ʃ a^{31} wa^{31} ma^{31} ʃ a^{31} ni^{33} e^{31} l a^{31} kut^{31} ʒi m^{31} ton^{31} ma^{55} nuʔ^{55} ai^{33}$ .

群众 们 (助) 小偷 抓 住 (句尾词)

小偷被群众抓住了

### (五) 句尾词

景颇语有丰富的句尾词，约有二百多个。不仅种类多，用法比较复杂，是虚词中特点比较丰富的一类词，在藏缅语族内颇具特色。

句尾词位于句子的末尾。它主要表示以下四种语法意义：句子的式（即句子的语气）、主语和宾语的人称和数、谓语的方向。式、人称、数，在每个词上都体现；方向仅出现在少数词上。表示语法意义的语法手段，主要是屈折变化，包括加前缀、变换前缀、变化语音（声母、韵母、声调）、改变词根等。（例见动词部分）

句尾词表现以下六种式：叙述式、疑问式、命令式、商量式、测度式、惊讶式。表示命令式和商量式的句尾词，还根据语气的强调和非强调分为一般式和强调式。在叙述式、疑问式、测度式、惊讶式里，句尾词还可以根据说话者的态度或意图再分为两类：一类是存在式，表示存在的语气，句子的重点在于告诉别人存在一件什么事，谓语说明主语有什么动作行为，有什么性质状态。这类句子相当于汉语的“……的”或“是……的”的句子。例如： $ʃ i^{33}$ （他） $tʃe^{33}$ （懂） $ai^{33}$ （句尾）“他懂的”，叙述他有“懂”这个动作行为，回答懂不懂的问题。 $ʃ i^{33}$ （他） $tʃoŋ^{31}$ （学校） $luŋ^{31}$ （上） $ai^{33}$ （句尾）“他上学”，叙述一件事的存在，

回答他不是在做别的，而是在“上学”。 $naŋ^{33}$ （你） $kʒai^{31}$ （很） $ʃā^{31}ku$   
 $t^{31}$ （努力） $n^{31}tai^{33}$ （句尾）“你是很努力的”，叙述一种状态的存在，谓  
 语说明主语是什么性质状态。另一类叫做变化式，表示变化的语气，句  
 子的意义着重说明一件事的变化，告诉别人发生了一件什么事，做了一  
 件什么事，或出现了一种什么性质状态，谓语说明主语实现了什么动作  
 行为或性质状态。例如： $ʃi^{33}$ （他） $tʃe^{33}$ （懂） $sai^{33}$ （句尾）“他懂了”，  
 叙述他由“不懂”到“懂”。 $ʃi^{33}$ （他） $tʃoŋ^{31}$ （学校） $luŋ^{31}$ （上） $sai^{33}$   
 （句尾）“他上学了”，叙述他实现了“上学”这件事。 $lā^{31}mu^{31}$ （天）  
 $khje^{33}$ （红） $sai^{33}$ （句尾）“天红了”，叙述天由不红到红的变化。这类  
 句尾词所体现的变化，多数指动作行为已经完成，相当于汉语的“……  
 了”的句子。但在有的句子中，还能表示还未完成（正在开始或正在进行）。  
 例如： $ʃi^{33}$ （他） $lai^{31}ka^{33}$ （书） $thi^{55}$ （读） $wa^{31}$ （助动） $sai^{33}$ （句  
 尾）“他开始读书了”， $ʃi^{33}$ （他） $mā^{31}ni^{33}$ （笑） $wa^{31}$ （助动） $sai^{33}$ （句  
 尾）“他笑起来了”。

句尾词表示人称和数的，只表示主语的占多数，既表示主语又表示  
 宾语的只有少数一些词。主语和宾语同时表示时，人称方面二者都要表  
 示，数的方面大多只表示宾语的数，主语的数可以不管。有些句尾词，  
 只表示主语和宾语中的物主名称的人称和数。（例见上）

表示方向的句尾词有两种，一是正方向，表示动作行为向说话者的  
 方向进行；一是反方向，表示动作行为向背离说话者的方向进行。正方  
 向的词根声母均为“ʒ”，反方向的词根声母均为“s”。例如：

$nan^{55}the^{33}sa^{33}wa^{31}mā^{31}ʒit^{31}$ ！你们来吧！

你们 来 （助动）（句尾）

$nan^{55}the^{33}sa^{33}wa^{31}mā^{31}sit^{31}$ ！你们去吧！

你们 去（助动）（句尾）

有时，表示正方向的句尾词还表示“由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  
 展趋向。例如：

$tʃan^{33}pʒu^{33}wa^{31}ʒa^{31}ai^{31}$ 。太阳出来了。

太阳 出 （助动）（句尾）

句尾词虽属虚词，但有形态变化。一个词上能分出词根和前缀两部  
 分，而且还能通过加不加前缀或改变词缀、词根的语音变化表示各种不

同的语法意义。这个特点，在藏缅语族语言中是罕见的。

景颇语的谓语多以动词充当，所以句尾词同动词的关系最为密切。但是，景颇语的谓语还能由形容词充当，形容词的语法意义大多也靠句尾词表示，所以句尾词与形容词也有密切关系。句尾词不仅与谓语有密切关系，而且还与主语、宾语以及主语、宾语的领有者有一定的关系，因而，把句尾词看成是整个句子的语法意义的虚词可能比较好。

关于句尾词的来源问题，目前仅只看到以下几点：(1) 来源于人称代词。如  $n^{31}\eta ai^{33}$ （用在第一人称单数作主语的叙述句里）来自  $\eta ai^{33}$  “我”，取后一音节。 $n^{31}ni^{51}$ （用在第二人称单数作主语的疑问句里），来源于  $na\eta^{33}$  “你”，取声母。(2) 来源于动词。如  $la^{231}$ （用在第二人称单数作主语，动词具有等待性的命令句里），来源于动词  $la^{31}$  “等待”，增加了韵尾  $-ʔ$ 。 $sit^{31}$ （用在第二人称单数作主语，动词是去方向的命令句里），来自动词  $sit^{31}$  “移动”。对于大多数句尾词的来源，目前还认识不清。

## 二、语序

景颇语的语序同独龙语基本相同，只有细小的差别。

### (一) 主语和谓语

主语在前，谓语在后。如“妈妈来了”：

景： $nu^{51}$ $wa^{31}$ $ʒa^{231}$ $ai^{33}$ .	独： $a^{31}$ $mai^{53}$ $di^{53}$ $di^{31}$ .
妈妈 来 (句尾)	妈妈 来 了

### (二) 谓语和宾语

宾语在谓语之前。如“妈妈看书”：

景： $n u^{51}$ $lai^{31}$ $k a^{33}$ $thi^{55}$ $\eta a^{31}$ $ai^{33}$ .
妈妈书 读 正在 (句尾)
独： $a^{31}$ $mai^{53}$ $dzi^{31}$ $je^{55}$ $don^{53}$ .
妈妈 书 读

如果有两个宾语，间接宾语在直接宾语前。如“我给他一本书”：

景： $\eta ai^{33}$ $ʃi^{33}$ $phe^{255}$ $lai^{31}$ $ka^{33}$ $la^{55}$ $\eta ai^{51}$ $mji^{33}$ $ja^{33}$ $ni^{255}$ $ai^{33}$ .
我 他 (助) 书 一 一 给 (句尾)
独： $\eta a^{53}$ $a\eta^{53}$ $dza\eta^{55}$ $dzi^{31}$ $je^{55}$ $ti^{255}$ $pu\eta^{55}$ $bi\eta^{53-55}$ .
我 他 (助) 书 一 本 给



## (三) 修饰关系:

## 1. 名词的修饰语:

名词修饰语 + 名词中心语。如“鸡肉”:

景: u <sup>31</sup> fan <sup>31</sup>	独: ka <sup>55</sup> ca <sup>55</sup>
鸡 肉	鸡 肉

代词修饰语 + 名词中心语。如“我的书”:

景: ŋie <sup>55</sup> la <sup>31</sup> ka <sup>33</sup>	独: ŋa <sup>53</sup> dzi <sup>31</sup> je <sup>55</sup>
我的 书	我 书

名词中心语 + 数量词组修饰语。如“三本书”:

景: la <sup>33</sup> ka <sup>33</sup> mã <sup>31</sup> sum <sup>33</sup>	独: dzi <sup>31</sup> je <sup>55</sup> a <sup>31</sup> sum <sup>53</sup> p uŋ <sup>55</sup>
书 三	书 三 本

形容词当名词修饰语时,一般居后。加助词“的”可将形容词放在名词之前。如:

名词中心语 + 形容词修饰语。如“新衣服”:

景: pã <sup>33</sup> loŋ <sup>33</sup> n <sup>31</sup> nan <sup>33</sup>	独: jo <sup>55</sup> ca <sup>55</sup>
衣服 新	衣服 新

形容词修饰语 + 名词中心语。如“红衣服”:

景: khje <sup>33</sup> a <sup>33</sup> pã <sup>33</sup> loŋ <sup>33</sup>	独: caŋ <sup>53</sup> ŋa <sup>31</sup> jo <sup>55</sup>
红 的 衣服	红 的 衣服

## 2. 动词的修饰语

名词修饰语 + 动词中心语。如“今天去”:

景: tai <sup>31</sup> ni <sup>55</sup> sa <sup>33</sup>	独: tan <sup>55</sup> ni <sup>55</sup> di <sup>53</sup>
今天 去	今天 去

代词修饰语 + 动词中心语。如“这样说”:

景: niŋ <sup>51</sup> zai <sup>31</sup> t sun <sup>33</sup>	独: ja <sup>53</sup> tai <sup>53</sup> g uŋ <sup>53</sup>
这样 说	这样 说

数量词修饰语 + 动词中心语。如“打一下”:

景: laŋ <sup>31</sup> mi <sup>33</sup> ka <sup>31</sup> jat <sup>31</sup>	独: ti <sup>55</sup> kat <sup>55</sup> sat <sup>55</sup>
次 一 打	一 次 打

副词修饰语 + 动词中心语。如“不去”:

景: n <sup>33</sup> sa <sup>33</sup>	独: muw <sup>31</sup> di <sup>53</sup>
不 去	不 去

形容词修饰语 + 动词中心语。如“快去”：

景：lā <sup>31</sup> wan <sup>33</sup> sa <sup>33</sup>	独：k ɿa <sup>55</sup> di <sup>53</sup>
快 去	快 去

### 3. 形容词的修饰语

副词修饰语 + 形容词中心语。如“不好”：

景：n <sup>55</sup> kā <sup>31</sup> tʃa <sup>33</sup>	独：mu <sup>31</sup> g am <sup>53</sup>
不 好	不 好

### 4. 补充结构

独龙语无补充结构，景颇语有。

动词中心语 + 形容词补足语。如“泡胀”：

t siŋ <sup>31</sup> ʃā <sup>31</sup> pon <sup>31</sup>
泡 胀

形容词中心语 + 副词补足语，如“美极”：

t som <sup>31</sup> t ik <sup>31</sup>
美 极

### 5. 并列结构

名词 + 名词。如“父母”：

景：kā <sup>31</sup> nu <sup>31</sup> k ā <sup>31</sup> wa <sup>31</sup>	独：a <sup>31</sup> paj <sup>53</sup> a <sup>31</sup> mai <sup>53</sup>
母 父	父 母

代词 + 代词。如“我和你”：

景：ŋai <sup>33</sup> t he <sup>31</sup> naŋ <sup>33</sup>	独：ŋ a <sup>53</sup> du <sup>31</sup> gan <sup>55</sup> na <sup>53</sup>
我 和 你	我 和 你

形容词 + 形容词。如“大小”：

景：k ā <sup>31</sup> tʃi <sup>31</sup> k ā <sup>31</sup> pa <sup>31</sup>	独：t ɕiŋ <sup>53</sup> tai <sup>53</sup>
小 大	小 大

## 第三节 词 汇

### 一、词源比较

景颇语和独龙语在 2059 个常用词中，同源词有 301 个，占 14.6%。同源词大多是词汇中最基本的词。如：

景颇语	独龙语	
lä <sup>31</sup> mu <sup>31</sup>	mu <sup>?</sup>	天
ʃä <sup>33</sup> ta <sup>33</sup>	suw <sup>31</sup> la <sup>55</sup>	月亮
n <sup>31</sup> puŋ <sup>33</sup>	nam <sup>55</sup> buŋ <sup>53</sup>	风
n <sup>31</sup> sa <sup>?</sup> 31	aŋ <sup>55</sup> sa <sup>?</sup> 55	气
n <sup>31</sup> luŋ <sup>31</sup>	luŋ <sup>55</sup>	石头
mji <sup>?</sup> 31	mje <sup>?</sup> 55	眼睛
na <sup>33</sup>	a <sup>55</sup> na <sup>53</sup>	耳朵
ʃan <sup>31</sup>	ɕa <sup>55</sup>	肉
sai <sup>31</sup>	ɕwi <sup>55</sup>	血
nep <sup>31</sup>	nep <sup>55</sup>	鼻涕
wa <sup>?</sup> 31	wa <sup>?</sup> 55	猪
lä <sup>31</sup> pu <sup>33</sup>	bu <sup>53</sup>	蛇
kui <sup>31</sup>	du <sup>31</sup> gwi <sup>55</sup>	狗
lap <sup>31</sup>	lap <sup>55</sup>	叶子
n <sup>31</sup> pu <sup>31</sup>	bu <sup>53</sup>	核桃
niŋ <sup>33</sup>	niŋ <sup>55</sup>	年
mā <sup>31</sup> sum <sup>33</sup>	a <sup>31</sup> sum <sup>53</sup>	三
mā <sup>31</sup> ŋa <sup>33</sup>	pu <sup>31</sup> ŋa <sup>53</sup>	五
sā <sup>31</sup> nit <sup>31</sup>	su <sup>31</sup> ŋit <sup>55</sup>	七
tʃä <sup>31</sup> khu <sup>31</sup>	du <sup>31</sup> gu <sup>53</sup>	九
ŋai <sup>33</sup>	ŋa <sup>53</sup>	我
naŋ <sup>33</sup>	na <sup>53</sup>	你
phum <sup>33</sup>	buɿ <sup>53</sup>	胖
tʃa <sup>?</sup> 31	dʒa <sup>?</sup> 55	硬
kha <sup>55</sup>	ka <sup>53</sup>	苦
pjen <sup>33</sup>	bɛɿ <sup>53</sup>	飞
kā <sup>31</sup> thap <sup>31</sup>	mu <sup>31</sup> dep <sup>55</sup>	叠 (被子)
mā <sup>31</sup> ta <sup>?</sup> 55	la <sup>?</sup> 55	舔
kā <sup>31</sup> lai <sup>55</sup>	a <sup>31</sup> kjai <sup>53</sup>	交换
ŋa <sup>?</sup> 55	a <sup>31</sup> ŋu <sup>?</sup> 55	点 (头)
thu <sup>31</sup>	duɿ <sup>53</sup>	春

异源词中也有不少是基本词，如：

景颇语	独龙语	
tʃan <sup>33</sup>	nam <sup>31</sup> luŋ <sup>55</sup>	太阳
wan <sup>31</sup>	tu <sup>55</sup> mi <sup>55</sup>	火
wan <sup>31</sup> khut <sup>31</sup>	nu <sup>55</sup>	烟
pum <sup>31</sup>	lu <sup>31</sup> ka <sup>55</sup>	山
ji <sup>55</sup>	su <sup>31</sup> ku <sup>55</sup>	旱地
tʃum <sup>31</sup>	su <sup>31</sup> la <sup>55</sup>	盐
po <sup>33</sup>	aŋ <sup>35</sup> u <sup>55</sup>	头
kā <sup>55</sup> ʒa <sup>55</sup>	u <sup>55</sup> ni <sup>55</sup>	头发
n <sup>31</sup> kup <sup>31</sup>	nui <sup>55</sup>	嘴
tu <sup>31</sup>	pu <sup>31</sup> joŋ <sup>53</sup>	脖子
sin <sup>31</sup> wop <sup>55</sup>	ɹu <sup>31</sup> su <sup>55</sup>	肺
wa <sup>51</sup>	a <sup>31</sup> pai <sup>53</sup>	父亲
nu <sup>51</sup>	a <sup>31</sup> mai <sup>53</sup>	母亲
mā <sup>31</sup> tu <sup>31</sup> wa <sup>33</sup>	laŋ <sup>55</sup> la <sup>53</sup>	丈夫
mā <sup>31</sup> tu <sup>31</sup> tʃan <sup>33</sup>	pu <sup>31</sup> ma <sup>55</sup>	妻子
pai <sup>31</sup> nam <sup>33</sup>	ɕu <sup>31</sup> ʒi <sup>53</sup>	山羊
tsap <sup>55</sup>	ɕwi <sup>55</sup>	熊
phun <sup>55</sup>	ɕiŋ <sup>55</sup>	树
nam <sup>31</sup> paŋ <sup>33</sup>	ɕiŋ <sup>55</sup> wat <sup>55</sup>	花
lā <sup>33</sup> ŋu <sup>33</sup>	klun <sup>53</sup>	芭蕉
ʃā <sup>35</sup> nam <sup>55</sup>	luŋ <sup>55</sup> dʒin <sup>53</sup>	姜
n <sup>33</sup> ku <sup>33</sup>	am <sup>55</sup>	米
sum <sup>33</sup> paŋ <sup>33</sup>	jo <sup>55</sup>	布
n <sup>55</sup> ta <sup>51</sup>	cim <sup>53</sup>	房子
n <sup>31</sup> thu <sup>33</sup>	ɕam <sup>53</sup>	刀
niŋ <sup>31</sup> ʃau <sup>33</sup>	dʒa <sup>31</sup> gui <sup>55</sup>	镰刀
lā <sup>55</sup> ŋai <sup>51</sup>	ti <sup>55</sup>	一
ʃi <sup>33</sup>	aŋ <sup>53</sup>	他
n <sup>33</sup> tai <sup>33</sup>	ja <sup>53</sup>	这



kā <sup>31</sup> tai <sup>33</sup>	a <sup>31</sup> mi <sup>55</sup>	谁
kā <sup>31</sup> pa <sup>31</sup>	tai <sup>53</sup>	大
tsə <sup>31</sup>	mɿaŋ <sup>53</sup>	高
thoi <sup>31</sup>	guaɿ <sup>53</sup>	黄
n <sup>31</sup> nan <sup>33</sup>	aŋ <sup>55</sup> ɛɛɿ <sup>55</sup>	新
kā <sup>31</sup> tʃa <sup>33</sup>	gam <sup>53</sup>	好
kā <sup>31</sup> pje <sup>31</sup>	a <sup>31</sup> dʒan <sup>53</sup>	踩
ʃa <sup>55</sup>	kai <sup>53</sup>	吃
khɿap <sup>31</sup>	ŋu <sup>53</sup>	哭
mā <sup>31</sup> ʒi <sup>33</sup>	wan <sup>53</sup>	买
tut <sup>31</sup>	nam <sup>53</sup>	卖

有一些词，独龙语同景颇语不同源，但同彝语支语言同源。例如：

独龙	哈尼	景颇	
tu <sup>55</sup> mi <sup>55</sup>	ni <sup>31</sup>	wan <sup>31</sup>	火
ɛam <sup>53</sup>	sə <sup>55</sup>	phɿi <sup>31</sup>	铁
ti <sup>55</sup>	tɕhi <sup>31</sup>	lā <sup>55</sup> ŋai <sup>51</sup>	一
mɿaŋ <sup>53</sup>	mo <sup>55</sup>	kā <sup>31</sup> lu <sup>31</sup>	长
aŋ <sup>55</sup> ɛaɿ <sup>55</sup>	jo <sup>33</sup> si <sup>31</sup>	n <sup>31</sup> nan <sup>33</sup>	新
ŋu <sup>53</sup>	ŋy <sup>55</sup>	khɿap <sup>31</sup>	哭

## 二、构词法

景颇语和独龙语的构词法都有复合构词法和形态构词法两种。相比之下，景颇语的复合构词法丰富些，而独龙语的形态构词法丰富些。

### (一) 复合构词法

常见的有以下几种。

#### 1. 并列式 名词词素 + 名词词素 → 名词

景：sai<sup>31</sup> ʃa n<sup>31</sup> 血肉

血 肉

独：ɛ ui<sup>55</sup> ɛ a<sup>55</sup> 血肉

血 肉

动词词素 + 动词词素 → 动词

景：t ip<sup>31</sup> se p<sup>31</sup> 剥削

压 削

独：k ai<sup>53</sup> a ʔ<sup>55</sup> 吃喝

吃 喝

这两种语言的并列复合词的词素孰先孰后，受元音和谐规律的制

约。元音和谐主要表现在元音舌位高低的搭配上，即前词素的元音舌位，或高于后词素元音舌位，或相同。如景颇语：

l u<sup>31</sup> ʃa<sup>55</sup> 食物

喝 吃

k u<sup>31</sup> t ʃop<sup>55</sup> 帽子

戴 套

nai<sup>31</sup> mam<sup>33</sup> 粮食

芋头 谷子

khum<sup>33</sup> t sup<sup>55</sup> 齐全

全 齐

如果复合词为四个音节，元音和谐出现在一、三音节和二、四音节上。其中对二、四音节的搭配要求较严。如：

l a<sup>31</sup> ʒu<sup>33</sup> m a<sup>31</sup> ʒaŋ<sup>33</sup> 暴风雨

暴风 雨

k a<sup>31</sup> ʃu<sup>31</sup> k a<sup>31</sup> ʃa<sup>31</sup> 子孙

孙 子

三个音节的合成词，若前词素为单音节，元音和谐出现在一、三音节上；若前词素为双音节，则出现在二、三音节上。例如：

t ʃum<sup>31</sup> m a<sup>55</sup> t ʃap<sup>55</sup> 调味品

盐 辣椒

phan<sup>55</sup> ʃa<sup>31</sup> lat<sup>31</sup> 创造

创造 创造

l a<sup>31</sup> mu<sup>31</sup> k a<sup>55</sup> 天地

天 地

ʃ s a<sup>33</sup> t a<sup>33</sup> t ʃ a n<sup>33</sup> 日月

月 日

元音和谐与元音松紧、声调无关。相同的元音，紧的可在前，也可在后。如：k a<sup>31</sup> t h o ŋ<sup>31</sup> n i ŋ<sup>31</sup> t ʃ o ŋ<sup>33</sup> “村子”，a<sup>31</sup> p a i<sup>31</sup> a<sup>31</sup> l a i<sup>33</sup> “别别扭扭的”。

元音相同的一些词，词素的次序则主要取决于意义。哪个词素与整个词的词义相近或者在意义上起主要作用，就放在前面。例如：

ŋ a ŋ<sup>31</sup> k a ŋ<sup>33</sup> 结实 ʃ a n<sup>31</sup> ŋ a<sup>55</sup> 荤菜

牢 绷紧

肉 鱼

例外现象与语义有关。某个词的元音虽低于另一个词，但其意义在构词中比另一个词更重要，还是放在前面。例如：

t ʃ a<sup>31</sup> k u m<sup>31</sup> p h ʒ o<sup>31</sup> 财产 t ʃ a<sup>31</sup> t h e n<sup>31</sup> ʃ a<sup>31</sup> ʒ u n<sup>31</sup> 毁坏

金 银

使 坏 拆

有些词有两读现象，如 nam<sup>31</sup> lap<sup>31</sup> nam<sup>31</sup> lo<sup>33</sup> “叶子的总称”也可读 nam<sup>31</sup> lo<sup>33</sup> nam<sup>31</sup> lap<sup>31</sup>，phot<sup>55</sup> tin<sup>31</sup> phot<sup>55</sup> ni<sup>55</sup> “明后天”也可读 phot<sup>55</sup> ni<sup>55</sup> phot<sup>55</sup> tin<sup>31</sup>。这种现象是语音原则和语义原则“竞争”的反映。语义原则强调语义领先，不顾语音和谐，而语音原则不管语义是什么，要求以元音和谐来构词。在一些词上，这两种原则都在起作用，于是出现“两读”。

独龙语也存在和谐。如：

mu<sup>55</sup> ga<sup>55</sup> 天地

天 地

a<sup>31</sup> gwi<sup>55</sup> e w<sup>31</sup> ja<sup>55</sup> 早晚

晚 早

ei<sup>55</sup> a<sup>31</sup> pe<sup>55</sup> 头脚

脚 头

l w<sup>31</sup> gju<sup>53</sup> a<sup>31</sup> mo<sup>55</sup> 鞋帽

鞋 帽

但独龙语和谐不及景颇语严格。有些词次序可以变换。如：

lu ŋ<sup>55</sup> dzin<sup>53</sup> s w<sup>31</sup> la<sup>55</sup> ~ s w<sup>31</sup> la<sup>55</sup> l uŋ<sup>55</sup> dzin<sup>53</sup> 调味品

姜 盐 盐 姜

tɕi<sup>55</sup> ni<sup>55</sup> ~ n i<sup>55</sup> tɕi<sup>55</sup> 屎尿

尿 屎 屎 尿

## 2. 限制式 名词词素（限制）+ 名词词素 → 名词

景：t ʃoŋ<sup>31</sup> ma<sup>31</sup> 学生

学校 孩子

独：eiŋ<sup>55</sup> ju<sup>55</sup> 树根

树 根

## 名词词素 + 形容词词素（限制）→ 名词

景：t ʃum<sup>31</sup> t ui<sup>31</sup> 糖

盐 甜

独：eə<sup>55</sup> na<sup>55</sup> 瘦肉

肉 黑

## 名词词素 + 动词词素（限制）→ 名词

景：ʃ at<sup>31</sup> ŋ am<sup>31</sup> 剩饭

饭 剩

独：eiŋ<sup>55</sup> eot<sup>55</sup> 刨子

木头 刨

独龙语有“形容词词素（限制）+ 名词词素 → 名词”的构词形式，景颇语没有。如：

s u<sup>53</sup> eə<sup>55</sup> 肥肉

肥 肉

k ɲep<sup>55</sup> a<sup>31</sup> swi<sup>55</sup> 篦子

密 梳子

景颇语有“动词词素（限制）+ 名词词素 → 名词”的构词形式，独龙语没有。如：

jam<sup>33</sup> ŋa<sup>33</sup> 奴隶

奴役 牲畜

pjen<sup>33</sup> li<sup>33</sup> 飞机

飞 船

## 3. 支配式 名词词素 + 动词词素（支配）→ 名词。

景：man<sup>33</sup> ju<sup>33</sup> 镜子

脸 看

独：u<sup>55</sup> ni<sup>55</sup> blat<sup>55</sup> 辫子

头发 编

## 4. 主谓式 这种格式较少。

景：mjit<sup>31</sup> k hɜum<sup>55</sup> 团结

思想 遇到

独：s w<sup>31</sup> na<sup>55</sup> sai<sup>53</sup> 生气

鼻子 辣

此外，独龙语还有一些由“名词词素 + 量词词素 → 名词”的复合词。如：

luŋ <sup>55</sup> ce <sup>55</sup>	石头	n am <sup>53</sup> k laŋ <sup>53</sup>	雨滴、露水
	石头块	雨 滴	

## (二) 形态构词法

以前缀为多。前缀均为弱化音节，与词根结合较紧。但有一些前缀，在使用时可以脱落。如：

景颇语		独龙语	
a <sup>31</sup> kui <sup>31</sup> ~ kui <sup>31</sup>	狗	aŋ <sup>31</sup> duŋ <sup>53</sup> ~ duŋ <sup>53</sup>	坑
a <sup>31</sup> mam <sup>33</sup> ~ mam <sup>33</sup>	脸	aŋ <sup>31</sup> sa <sup>55</sup> ~ sa <sup>55</sup>	气
kā <sup>31</sup> kat <sup>31</sup> ~ kat <sup>31</sup>	跑	aŋ <sup>31</sup> muŋ <sup>55</sup> ~ muŋ <sup>55</sup>	毛

独龙语有少数前缀可以互换。如：

sui <sup>31</sup> klan <sup>53</sup> ~ tu <sup>31</sup> klan <sup>53</sup>	补 (衣)
sui <sup>31</sup> ku <sup>55</sup> ~ tu <sup>31</sup> ku <sup>55</sup> ~ aŋ <sup>31</sup> ku <sup>55</sup>	(圆形的) 容器
mu <sup>31</sup> ja:m <sup>55</sup> ~ aŋ <sup>31</sup> ja:n <sup>55</sup>	横(竖)

景颇语的前缀，在构成复合词时大多能省略。如：

mā <sup>31</sup> kap <sup>31</sup>	盖子	ti <sup>31</sup> kap <sup>31</sup>	锅盖
(前缀) 盖子		锅 盖	
ǰā <sup>31</sup> ni <sup>55</sup>	天	tai <sup>31</sup> ni <sup>55</sup>	今天
(前缀) 天		今 天	

景颇语有两个中缀：mā 和 lā。mā 加在两个相同的动词词素（或形容词词素）当中，构成名词，表示“所有的……”的意思。lā 加在两个动词词素中间，表示对某件事“无可奈何”。例如：

ŋa <sup>31</sup> mā <sup>55</sup> ŋa <sup>51</sup>	所有在的
在 (中缀) 在	
mu <sup>31</sup> lā <sup>55</sup> mu <sup>51</sup>	虽然看见但无办法
看见 (中缀) 看见	

还有一些通过音变构词的。有构成近义词、反义词的，有构成不同词性的。如景颇语：

ti <sup>31</sup>	断 (指东西)	thi <sup>31</sup>	断 (指生命)
jon <sup>33</sup>	悲哀	jon <sup>31</sup>	悲哀事
sau <sup>33</sup>	肥	sau <sup>55</sup>	油



lǎ <sup>33</sup> ŋu <sup>33</sup>	芭蕉	lǎ <sup>33</sup> ŋa <sup>33</sup>	野芭蕉
又如独龙语:			
ga <sup>53</sup>	亮	gaŋ <sup>53</sup>	光
aŋ <sup>31</sup> ɹu <sup>55</sup>	根	aŋ <sup>31</sup> u <sup>55</sup>	亲戚
dzu <sup>53</sup>	甜	dzum <sup>53</sup>	咸
a <sup>31</sup> po <sup>55</sup>	发展	bo <sup>55</sup>	发酵

## 第四节 文 字

独龙族无文字。景颇族有景颇文和载瓦文两种文字（载瓦文见缅语支部分）。景颇文是拼写景颇语的拉丁字母拼音文字，主要通行于中国、缅甸的景颇族地区。景颇文创制于19世纪末，由美国传教士汉森（Hansen）设计。经近一个世纪的使用，证明这套文字基本上能反映景颇语的语音特点，学习、使用比较方便。在缅甸，用这套文字为克钦族出版了小学一至五年级的课本和《圣经》、《赞美诗》等宗教书以及报刊、杂志等。1906年在仰光还出版了《景英词典》。在我国，用景颇文出版了小学课本、读物、报纸、杂志等，20世纪70年代还出版了《汉景词典》和《景汉词典》。

景颇文共有23个字母（无q、v、x）。多数音位用单字母和双字母表示，少数用三个字母表示。送气用h表示，如p、t、k为不送气音，hp、ht、hk为送气音。腭化用y表示。如py、ky。卷舌化用r表示，如pr、kr。元音松紧的对立在声母字母上区别，如ba、da、ga为松元音音节，pa、ta、ka为紧元音音节。声调在文字上不表示。声韵母与国际音标对照如下：

### 一、声 母

b	p	hp	m	w	f
[p]	[p-]	[ph]	[m]	[w]	[f]
d	t	ht	n	l	
[t]	[t-]	[th]	[n]	[l]	
z	ts	zh	s		
[ts]	[ts-]	[tsh]	[s]		
j	chy	ch	sh	r	y
[tʃ]	[tʃ-]	[tʃh]	[ʃ]	[ʒ]	[j]

g	k	hk	ng	h
[k]	[k-]	[kh]	[ŋ]	[x]
br	pr	hpr		
[pʒ]	[pʒ-]	[phʒ]		
gr	kr	hkr		
[kʒ]	[kʒ-]	[khʒ]		
by	py	hpy	my	
[pj]	[pj-]	[phj]	[mj]	
gy	ky	hky	ny	
[kj]	[kj-]	[khj]	[ŋj]	

方括弧 [ ] 内带-的字母用于紧元音音节。

## 二、韵 母

a	e	i	o	u
[a]	[e]	[i]	[o]	[u]
ai	au	ui	oi	
[ai]	[au]	[ui]	[oi]	
am	em	im	om	um
[aṃ]	[eṃ]	[iṃ]	[oṃ]	[uṃ]
an	en	in	on	un
[an]	[en]	[in]	[on]	[un]
ang	eng	ing	ong	ung
[aŋ]	[eŋ]	[iŋ]	[oŋ]	[uŋ]
ap	ep	ip	op	up
[ap]	[ep]	[ip]	[op]	[up]
at	et	it	ot	ut
[at]	[et]	[it]	[ot]	[ut]
ak	ek	ik	ok	uk
[ak]	[ek]	[ik]	[ok]	[uk]

## 第四章 缅语支

藏缅语族缅语支包括缅语、载瓦语、阿昌语等。说这一语支语言的人在 我国聚居于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国外主要分布于缅甸。缅语支与彝语支比较接近，所以国内外有些学者将二者合为一个语支，称“Burmese-Lolo”（缅彝语支）。

缅语使用人口约 2200 多万，主要分布在缅甸境内。缅语为缅甸的国语，以仰光话为标准音。载瓦语为景颇族中载瓦支系使用的语言，在我国使用人口约八万余人，阿昌语在我国使用人口约二万人，均主要分布在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载瓦语、阿昌语在缅甸也有分布。景颇族中浪速支系说的浪速语、勒期支系说的勒期语、波拉支系说的波拉语，都属缅语支，其特点与载瓦语较近，但各自又有一些独立的特点，是独立的语言还是与载瓦语同属一种语言有待进一步确定。上述一些语言在比较时使用的代表点是：缅语——缅甸仰光话；载瓦语——云南省潞西县西山话；阿昌语——云南省陇川县户撒话；浪速语——云南省潞西县三台山区允贝话；勒期语——云南省潞西县中山话；波拉语——云南省潞西县三台山区孔家寨话。<sup>①</sup>

### 第一节 语 音

#### 一、语音系统比较

各语言的语音系统按声韵调分类对比如下：

---

<sup>①</sup> 参看徐悉艰、徐桂珍：《景颇族语言简志（载瓦语）》，民族出版社，1984。戴庆厦、崔志超：《阿昌语简志》，民族出版社，1985。缅语、波拉语材料是戴庆厦、傅爱兰、刘菊黄记录的。

## (一) 声 母

缅 语：38 个。

p	ph	b	m	m̥		
pj	phj	bj	mj	m̥j		
t	th	d	n	n̥	l	l̥
tθ						
s	sh	z				
tɕ	tɕh	ɕ	ɲ	ɲ̥	ɕ	j
k	kh	g	ŋ	ŋ̥	x	
kj	khj	gj				
w						

载瓦语：28 个。

p	ph	m	
pj	phj	mj	
f	v		
ts	tsh	s	
t	th	n	l
tʃ	tʃh	ʃ	ʒ
j			
k	kh	ŋ	x
kj	khj	ŋj	xj

阿昌语：37 个。

p	ph	m	m̥		
pʒ	phʒ	mʒ	m̥ʒ		
f	v				
t	th	n	n̥	l	l̥
ts	tsh	s			
tɕ	tɕh	ɲ	ɲ̥	ɕ	ʒ
tʂ	tʂh	ʂ	ʒ		
k	kh	ŋ	ŋ̥	x	
kʒ	khʒ	xʒ			



## (二) 韵 母

缅 语：40 个。

i	e	ɛ	a	ɔ	o	u
ĩ	ā	ō				
ue	ue	ua				
āi	āu	ūe	ūɛ	ūa	ōu	ēi
iʔ	eʔ	ɛʔ	aʔ	ɔʔ	oʔ	uʔ
ĩʔ	ēʔ	āʔ				
aiʔ	auʔ	ueʔ	ueʔ	uaʔ	ouʔ	eiʔ
āiʔ	āuʔ	ūeʔ				

载瓦语：86 个。

i	<u>i</u>	e	<u>e</u>	a	<u>a</u>	o	<u>o</u>	u	<u>u</u>
ai	<u>ai</u>	au	<u>au</u>	oi	<u>oi</u>	ui	<u>ui</u>		
im		em	<u>em</u>	am	<u>am</u>	om	<u>om</u>	um	<u>um</u>
in	<u>in</u>	en	<u>en</u>	an	<u>an</u>	on	<u>on</u>	un	<u>un</u>
iŋ	<u>iŋ</u>	eŋ	<u>eŋ</u>	aŋ	<u>aŋ</u>	oŋ	<u>oŋ</u>	uŋ	<u>uŋ</u>
	<u>ip</u>	ep	<u>ep</u>	ap	<u>ap</u>	op	<u>op</u>	up	<u>up</u>
it	<u>it</u>	et	<u>et</u>	at	<u>at</u>	ot	<u>ot</u>	ut	<u>ut</u>
ik	<u>ik</u>	ek	<u>ek</u>	ak	<u>ak</u>	ok	<u>ok</u>	uk	<u>uk</u>
iʔ	<u>iʔ</u>	eʔ	<u>eʔ</u>	aʔ	<u>aʔ</u>	oʔ	<u>oʔ</u>	uʔ	<u>uʔ</u>

阿昌语：80 个。

i	e	a	ɔ	o	u	ə	ɿ		
ei	ai	oi	ui	iu	au	ua	əu	iau	uai
im	em	am	ɔm	om	um	əm			
in	en	an	ɔn	on	un	ən			
iŋ	eŋ	aŋ	ɔŋ	oŋ	uŋ	əŋ			
ip	ep	ap	ɔp	op	up	əp			
it	et	at	ɔt	ot	ut	ət			
ik	ek	ak	ɔk	ok	uk	ək			
iʔ	eʔ	aʔ	ɔʔ	oʔ	uʔ	əʔ			
iam	uan	iaŋ	uaŋ						

iap uat iak uak ai<sup>?</sup> ui<sup>?</sup> au<sup>?</sup> ou<sup>?</sup> ua<sup>?</sup>

### (三) 声 调

缅 语 (3 个): 55      33      53

载瓦语 (3 个): 55      51      21

阿昌语 (4 个): 55      51      31      35

缅语支的语音系统有以下几个特点: 1. 在塞音、塞擦音上, 除缅语有浊音 (出现频率小) 外, 载瓦语、阿昌语只有清音没有浊音。在擦音上, 浊音均不甚发达。2. 在双唇和舌根部位上, 缅语、载瓦语有腭化与非腭化的对立, 阿昌语有卷舌化与非卷舌化的对立。3. 缅语和阿昌语的鼻音、边音有清化和非清化的对立; 而载瓦语只有非清化音。4. 均无复辅音声母。5. 韵母均比声母数量多 (与彝语支相反)。如载瓦语有韵母 86 个, 而声母只有 28 个。6. 元音只有载瓦语分松紧, 缅语和阿昌语不分。7. 载瓦语、阿昌语的辅音韵尾有 -m、-n、-ŋ、-p、-t、-k、-ʔ 七个; 缅语的塞音韵尾只有一个 -ʔ, 无鼻音韵尾, 但有鼻化元音。8. 有复合元音韵母。阿昌语有二合元音加辅音韵尾的韵母, 除二合元音韵母外还有三合元音韵母。9. 声调均不甚发达, 阿昌语有四个调, 缅语和载瓦语只有三个调。10. 音节结构形式比较丰富, 均有六种形式: 元音, 元音 + 元音, 元音 + 辅音, 辅音 + 元音, 辅音 + 元音 + 元音, 辅音 + 元音 + 辅音。阿昌语除以上六种形式外还有四种形式: 元音 + 元音 + 元音, 辅音 + 元音 + 元音 + 元音, 元音 + 元音 + 辅音, 辅音 + 元音 + 元音 + 辅音。缅语除以上六种形式外, 还有两种形式: 元音 + 元音 + 辅音, 辅音 + 元音 + 元音 + 辅音。11. 均有弱化音节。如载瓦语: jō<sup>21</sup> thuŋ<sup>21</sup> “水田”, lǎ<sup>21</sup> pj in<sup>21</sup> “精力”。阿昌语: kǎ<sup>31</sup> lam<sup>31</sup> “乌鸦”, phǎ<sup>55</sup> nap<sup>55</sup> “明天”。弱化音节的元音弱化后大都念 ə。载瓦语的音节若声母是舌叶音、腭化音或舌面音 j 时, 元音弱化为 i, 其余均弱化为 ə。如 jō<sup>21</sup> liŋ<sup>55</sup> “肉丸子”读 jī<sup>21</sup> liŋ<sup>51</sup>, pjō<sup>21</sup> i<sup>51</sup> “蜂蜜”读 pji<sup>21</sup> i<sup>51</sup>。载瓦语的弱化音节还出现在少数三音节词上, 如 phō<sup>55</sup> tsip<sup>21</sup> tʃoŋ<sup>21</sup> “伞”。

## 二、主要特征分析

### (一) 清浊声母

缅语支清浊声母的发展不很平衡。表现在不同语言上, 有的语言

(如缅语)清浊对立保留多些,而有的语言(如载瓦语)则保留较少;表现在语音类别上,鼻音、边音的清浊对立保留多些,而塞音、塞擦音、擦音则保留较少。如缅语不仅塞音、塞擦音、擦音上有清浊对立,鼻音、边音也有清浊对立;载瓦语只有两个擦音有清浊对立;阿昌语鼻音、边音、擦音有清浊对立,塞音、塞擦音有清无浊。

从同亲属语言比较中可以知道,缅语支的塞音、塞擦音曾经历了清浊从对立到不对立的演化过程,但各语言具体发展的特点不完全相同。缅语的塞音、塞擦音虽在语音系统中还分清浊两类,但在具体词上保留浊声母的多为借词,本语固有词较少。在对应关系上,保留清浊对立的亲属语言的浊声母在缅语里一般不与浊声母对应,而与清声母对应;清声母则也与清声母对应。例如:

浊 音 ←					→ 清音	
藏文	彝	傣傣	哈尼	纳西	缅	
go	gu <sup>33</sup>	pa <sup>33</sup> dza <sup>31</sup>	ga <sup>31</sup>	——	kja <sup>53</sup>	听见
fdzag	ndzo <sup>33</sup>	dz <sub>E</sub> <sup>33</sup>	dz <sub>a</sub> <sup>33</sup>	ndə <sup>33</sup>	təa <sup>55</sup>	滴(动)
za	dzu <sup>33</sup>	dza <sup>31</sup>	dza <sup>31</sup>	ndzɿ <sup>33</sup>	sa <sup>53</sup>	吃
sbraŋ	dzi <sup>33</sup>	dʒE <sup>31</sup>	bja <sup>31</sup>	mbæ <sup>33</sup> ai <sup>33</sup>	pja <sup>53</sup>	蜂
fibu	bu <sup>31</sup> di <sup>31</sup>	bu <sup>31</sup> di <sup>33</sup>	by <sup>31</sup> za <sup>31</sup>	bi <sup>33</sup> di <sup>31</sup>	po <sup>53</sup> ei <sup>33</sup>	虫
dgu	gu <sup>33</sup>	ku <sup>33</sup>	ɣy <sup>31</sup>	ŋgu <sup>33</sup>	ko <sup>53</sup>	九
gug	la <sup>31</sup> gu <sup>31</sup>	go	ɣu <sup>31</sup>	ŋgə <sup>55</sup>	kaj <sup>55</sup>	弄弯

浊 音 ←					→ 清音	
藏文	彝	傣傣	哈尼	纳西	缅	
gsum	so <sup>33</sup>	sa <sup>33</sup>	so <sup>55</sup>	sɿ <sup>31</sup>	tθou <sup>53</sup>	三
gsar	a <sup>33</sup> ʃɿ <sup>55</sup>	ʃɿ <sup>31</sup>	sɿ <sup>31</sup>	ʃɿ <sup>55</sup>	a <sup>55</sup> tθi <sup>55</sup>	新
ɕa	ʃu <sup>33</sup>	xua <sup>31</sup>	sa <sup>31</sup>	ʃɿ <sup>33</sup>	a <sup>55</sup> tθa <sup>53</sup>	肉
bsad	si <sup>55</sup>	se <sup>31</sup>	se <sup>31</sup>	sy <sup>55</sup>	tθa <sup>55</sup>	杀
btsos	təo <sup>55</sup>	tʃa <sup>55</sup>	təa <sup>31</sup>	təə <sup>55</sup>	təhe <sup>55</sup>	煮
təhad	li <sup>34</sup> tchi <sup>33</sup>	tshe <sup>35</sup> e <sup>33</sup>	tse <sup>33</sup>	təhəɿ <sup>33</sup>	pji <sup>55</sup>	断
so	dzɿ <sup>33</sup>	sɿ <sup>31</sup> tʃhi <sup>33</sup>	sɣ <sup>31</sup>	xu <sup>33</sup>	tθua <sup>53</sup>	牙

这种对应关系说明，缅甸语的塞音、塞擦音也出现浊音逐渐消失的趋势，但这种趋势并未扩散到所有的词上，只有少数词还保留浊音，如  $bu^{53}t\theta i^{53}$  “葫芦”、 $du^{53}k\bar{a}u^{53}$  “膝盖”等。缅甸语这些仅出现在少数本语词上的浊声母，后来由借词（大多是英语借词和巴利语借词）来充实，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这是语音发展中的一种“死灰复燃”现象。

载瓦语浊塞音、浊塞擦音的脱落则走另一条道路。浊音消失后，塞音、塞擦音上的清浊对立，转化为元音松紧的对立，浊声母使元音变松，清声母使元音变紧。试看下列对应：

浊声母		松元音			
彝	傈僳	哈尼	纳西	载瓦	
$d\bar{z}i^{31}$	$bi^{33}$	$bi\bar{o}^{33}$	—	$pji\eta^{55}$	满
$d\bar{o}^{33}$	$d\bar{e}^{33}$	$d\bar{a}^{33}$	$nd\bar{o}^{33}$	$to^{21}$	上
$d\bar{z}i^{33}$	$d\bar{z}i^{31}$	$gu^{31}$	$\bar{e}r^{33}$	$kji^{21}$	铜
$dzu^{33}$	$dza^{31}$	$dza^{31}$	$ndz\bar{i}^{33}$	$tso^{21}$	吃
$d\bar{z}i^{33}$	$d\bar{z}e^{31}$	$bja^{31}$	$nb\bar{a}e^{33}zi^{33}$	$pjo^{21}$	蜂
$d\bar{z}i^{33}$	$kho^{31}dze^{33}$	$l\bar{o}^{55}d\bar{z}\bar{o}^{55}$	$ndz\bar{o}^{31}$	$tsam^{51}$	桥
清声母		紧元音			
彝	傈僳	哈尼	纳西	载瓦	
$t\bar{e}o^{55}$	$t\bar{f}a^{55}$	$t\bar{e}a^{31}$	$t\bar{e}o^{55}$	$t\bar{f}o^{55}$	煮
$t\bar{e}i^{55}$	$t\bar{f}hi^{31}$	$tsu^{33}$	$t\bar{e}hi^{55}$	$t\bar{f}u^{55}$	吮
$tu^{31}$	$tu^{33}$	$thu^{55}$	$tu^{33}$	$to^{55}$	起
$t\bar{e}i^{33}$	$t\bar{f}u^{33}$	$t\bar{e}he^{55}$	$t\bar{e}i^{31}$	$t\bar{f}in^{51}$	酸
$pu^{33}$	$pu^{33}$	$xu^{33}phi^{31}$	$py^{31}$	$pju^{51}$	豪猪
$tsh\bar{i}^{31}$	$tsh\bar{i}^{53}$	$tshy^{31}$	$ts\bar{i}^{55}$	$t\bar{f}in^{51}$	塞

阿昌语元音不分松紧。浊声母变清后，促使原来的清音变为送气音或清擦音。因而，彝语支语言的浊音在阿昌语里与不送气清音对应，清音（送气或不送气）与清音（送气、不送气）或清擦音对应。例如：



浊音 ←————→ 不送气清音

彝	傈僳	哈尼	纳西	阿昌	
gu <sup>33</sup>	ku <sup>33</sup>	ɣy <sup>31</sup>	ŋgu <sup>33</sup>	kau <sup>31</sup>	九
dzi <sup>33</sup>	dʒɛ <sup>31</sup>	bja <sup>31</sup>	mbæ <sup>33</sup> zi <sup>33</sup>	tʂua <sup>31</sup> ɕaŋ <sup>31</sup>	蜂
dzu <sup>33</sup>	dza <sup>31</sup>	dza <sup>31</sup>	ndzɿ <sup>33</sup>	tɕo <sup>31</sup>	吃
ŋgo <sup>33</sup>	dʒɛ <sup>33</sup>	gə <sup>33</sup>	tɕhi <sup>55</sup>	kzuat <sup>55</sup>	冷
do <sup>33</sup>	dɛ <sup>33</sup>	da <sup>33</sup>	ndo <sup>33</sup>	tɕo <sup>55</sup>	上

清音(送气或不送气) ←————→ 清音(送气、不送气)或清擦音

彝	傈僳	哈尼	纳西	阿昌	
tshu <sup>33</sup>	tʃhu <sup>35</sup>	tsu <sup>33</sup>	tʂho <sup>55</sup>	tɕho <sup>55</sup>	插
a <sup>55</sup> fu <sup>31</sup>	tʃhu <sup>35</sup>	ku <sup>33</sup>	khu <sup>33</sup>	thzɔ <sup>55</sup>	干燥
fu <sup>55</sup>	tʃho <sup>31</sup>	ku <sup>31</sup>	tʂhoa <sup>55</sup>	xzɔ <sup>55</sup>	六
khi <sup>55</sup>	kho <sup>31</sup>	khu <sup>31</sup>	khu <sup>55</sup>	kə <sup>55</sup>	盛(饭)
ku <sup>33</sup>	khu <sup>33</sup>	khu <sup>55</sup>	—	kzə <sup>55</sup>	叫

缅语支的鼻音、边音的发展情况正好与塞音、塞擦音相反，保留了藏缅语族较古的清浊对立的特点。缅语、阿昌语的清浊鼻音、边音同彝语支的彝语有共同的来源。<sup>①</sup> 试看下列对应。

缅语	阿昌语	彝语	
na <sup>53</sup>	no <sup>31</sup>	nu <sup>33</sup>	停、休息
ne <sup>55</sup>	nan <sup>31</sup>	ni <sup>31</sup>	日
mjau <sup>55</sup>	nu <sup>55</sup>	a <sup>33</sup> nu <sup>55</sup>	猴子
le <sup>55</sup>	lo <sup>55</sup>	lo <sup>55</sup>	手
le <sup>53</sup>	li <sup>31</sup>	a <sup>34</sup> li <sup>33</sup>	重
—	lo <sup>31</sup>	la <sup>55</sup> mo <sup>31</sup>	虎
na <sup>53</sup>	nam <sup>31</sup>	ni <sup>31</sup>	闻
na <sup>33</sup>	a <sup>31</sup> nam <sup>55</sup>	ni <sup>33</sup>	穗
mjɿ <sup>55</sup>	mzɿ <sup>55</sup>	a <sup>34</sup> mo <sup>33</sup>	高
la <sup>53</sup>	lap <sup>55</sup>	li <sup>55</sup>	晒
le <sup>33</sup>	li <sup>55</sup>	mu <sup>33</sup> li <sup>33</sup>	风
lo <sup>33</sup>	le <sup>55</sup>	lu <sup>33</sup>	炒

① 戴庆厦：《阿昌语的清鼻音》，载《民族语文》，1985.2。

缅语支的鼻音与古藏语进行比较，浊鼻音多与纯鼻音对应，清鼻音多与带前置辅音 s 的鼻音对应。这种对应关系，有可能帮助我们认识缅语支的清鼻音来自古代的 s 加浊鼻音。例如：

浊音		浊音
缅语	阿昌语	古藏语
ni <sup>53</sup>	ne <sup>31</sup>	ɲe 近
ne <sup>33</sup>	ni <sup>31</sup> mɔ <sup>31</sup>	ɲi-ma 太阳
mje <sup>55</sup> si <sup>55</sup>	ɲɔ <sup>55</sup> tsi <sup>31</sup>	mjig 眼
ɲa <sup>33</sup>	ɲɔ <sup>55</sup>	na 我
		s + 浊音
清音		古藏语
缅语	阿昌语	
ɲā <sup>33</sup>	-ɲam <sup>55</sup>	sɲe-ma 穗
ɲā <sup>53</sup>	ɲam <sup>31</sup>	snom 闻
ɲā <sup>33</sup> khāu <sup>53</sup>	ɲɔŋ <sup>55</sup>	sna 鼻子
ɲā <sup>55</sup> lāu <sup>53</sup>	ɲa <sup>55</sup> lum <sup>31</sup>	sɲiŋ 心
ɲā <sup>33</sup> t̥hi <sup>53</sup>	ɲap <sup>55</sup>	snabs 鼻涕

缅语支鼻音清浊对立已出现逐渐消失的趋势，有些清鼻音词已转化为浊鼻音词。阿昌语有些清鼻音词已不甚稳定，可以变读为浊鼻音。有些单音节词，单念是清鼻音，在复合词中则读为浊鼻音。此外，有些清鼻音音节可以自由变读为两个音节，前一个音节以浊鼻音为声母，后一个音节以清擦音 x 为声母。例如：

ɲa <sup>31</sup>	~ na <sup>31</sup>	篾子
ɲo <sup>31</sup>	~ no <sup>31</sup>	牛
xai <sup>55</sup> ɲe <sup>31</sup>	~ xai <sup>55</sup> ɲe <sup>31</sup>	这些
ɲək <sup>55</sup> 年	~ xai <sup>55</sup> nək <sup>55</sup>	今年
ɲɔŋ <sup>55</sup>	~ ni <sup>31</sup> xɔŋ <sup>55</sup>	鼻子
ɲɔŋ <sup>31</sup>	~ ni <sup>31</sup> xɔŋ <sup>31</sup>	锄头

清鼻音消失后，大多变为相应的浊鼻音。也有少数 ɲ 变为 x 的，如阿昌语陇川方言的 ɲaŋ<sup>55</sup> “霜”在阿昌语梁河方言里已演变为 xan<sup>55</sup>。

## (二) 腭化声母与卷舌化声母

在双唇音和舌根音上，缅语、载瓦语有腭化声母，阿昌语有卷舌化

声母，二者有对应关系。彝语支的哈尼语，双唇音也有腭化音，大多与缅语支的腭化、卷舌化也有对应关系。但哈尼语舌根音无腭化音，缅语支的舌根腭化音、卷舌音在哈尼语里与舌根音对应。例如：

缅语	载瓦语	阿昌语	哈尼语	
phju <sup>33</sup>	phju <sup>21</sup>	phz <sub>o</sub> <sup>55</sup>	phju <sup>55</sup>	白
pja <sup>53</sup>	pjo <sup>21</sup>	tʂua <sup>31</sup>	bja <sup>31</sup>	蜂
mjau <sup>ʔ55</sup>	mju <sup>ʔ21</sup>	ŋu <sup>ʔ55</sup>	a <sup>55</sup> mju <sup>ʔ31</sup>	猴
mjɿ <sup>ʔ55</sup>	mjaŋ <sup>51</sup>	m̄z <sub>aŋ</sub> <sup>55</sup>	—	高
mja <sup>53</sup>	mjo <sup>21</sup>	ŋɔ <sup>31</sup>	mja <sup>31</sup>	多
təhā <sup>53</sup>	kjɔ <sup>ʔ21</sup>	kz <sub>u</sub> at <sup>55</sup>	gæ <sup>33</sup>	冷
tœ <sup>33</sup>	kji <sup>51</sup>	thz <sub>ə</sub> <sup>55</sup>	a <sup>31</sup> gu <sup>55</sup>	星
təhau <sup>ʔ55</sup>	khju <sup>ʔ55</sup>	xz <sub>o</sub> <sup>ʔ55</sup>	ku <sup>31</sup>	六
təhi <sup>33</sup>	khjiŋ <sup>51</sup>	khz <sub>əŋ</sub> <sup>55</sup>	sa <sup>31</sup> khɔ <sup>55</sup>	线

### (三) 辅音韵尾

缅语支的韵尾主要有鼻音韵尾和塞音韵尾两类。载瓦语和阿昌语有 -m、-n、-ŋ、-p、-t、-k、-ʔ 七个韵尾。古代缅语也有七个韵尾，除 -m、-n、-ŋ、-p、-t、-k 外，还有擦音韵尾 -s，但无 -ʔ。在塞音韵尾上，载瓦语、阿昌语、古代缅语之间大致存在相同的对应。不同的是：载瓦语、阿昌语的 -ʔ 与古代缅语的 -k 对应。缅语支的韵尾与古代藏语、景颇语支也存在有规律的对应，除相同的对应外，缅语支的 -ʔ 在古代藏语里与 -g 对应。例如：

古代缅语	载瓦语	阿昌语	古代藏语	独龙语	
ap	ap <sup>55</sup>	ap <sup>55</sup>	khab	ap <sup>55</sup>	针
khjup	khjup <sup>55</sup>	xz <sub>o</sub> p <sup>55</sup>	drub	kɿup <sup>55</sup>	缝
sat	sat <sup>55</sup>	sat <sup>55</sup>	gsad	sat <sup>55</sup>	杀
hmut	mut <sup>21</sup>	m̄ut <sup>55</sup>	nbud	mwt <sup>55</sup>	吹
pjat	pjit <sup>21</sup>	pz <sub>a</sub> t <sup>55</sup>	btɕad	dat <sup>55</sup>	断
nak	no <sup>ʔ21</sup>	lɔk <sup>55</sup>	nag	na <sup>ʔ55</sup>	黑
kok	koi <sup>55</sup>	kok <sup>55</sup>	gugs	du <sup>31</sup> go <sup>ʔ55</sup>	弯
wak	va <sup>ʔ21</sup>	ɔ <sup>ʔ55</sup>	phag	wa <sup>ʔ55</sup>	猪
athas	a <sup>21</sup> sik <sup>55</sup>	ʂək <sup>55</sup>	gsar	aŋ <sup>55</sup> ɕaɿ <sup>55</sup>	新
hnas	i <sup>55</sup>	sək <sup>55</sup>	gŋis	a <sup>31</sup> ni <sup>55</sup>	二

现代缅甸语（仰光语）的塞音韵尾只剩下一个-ʔ尾，古代缅甸语的-p、-t、-k、-s等韵尾在现代缅甸语里都与-ʔ对应。<sup>①</sup> 例如：

古代缅甸语	现代缅甸语		古代缅甸语	现代缅甸语	
ap	aʔ <sup>55</sup>	针	nak	naʔ <sup>55</sup>	黑
rap	jaʔ <sup>55</sup>	站	wak	wɛʔ <sup>55</sup>	猪
sat	tθaʔ <sup>55</sup>	杀	mjak	mjeʔ <sup>55</sup>	眼
hmut	mouʔ <sup>55</sup>	吹	tas	tiʔ <sup>55</sup>	一
hnas	niʔ <sup>55</sup>	二			

浪速语塞音韵尾的发展有自己的一些特点。浪速语也有-p、-t、-k、-ʔ四个韵尾，但在韵母系统中属于-k、-ʔ类的较多，属于-p、-t类的较少。在具体词的对应上，载瓦语、阿昌语带-p、-t韵尾的词，在浪速语里有些仍与-p、-t对应，而有些则与-s、-ʔ对应。在对应条件上，浪速语保持-p、-t尾的元音，多是后元音a，变为-ʔ尾的，元音多是ε。<sup>②</sup> 例如：

载瓦语	阿昌语	浪速语	
jup <sup>55</sup>	(e <sup>31</sup> )	jap <sup>31</sup>	睡
khjop <sup>21</sup>	sɔp <sup>55</sup>	khjɔp <sup>31</sup>	脆
tʃup <sup>55</sup>	tʃɔp <sup>55</sup>	tʃap <sup>55</sup>	吮
jap <sup>21</sup>	zɔp <sup>55</sup>	jeʔ <sup>31</sup>	站
lap <sup>55</sup>	lɔp <sup>55</sup>	lɛʔ <sup>55</sup>	晒
tap <sup>55</sup>	tap <sup>55</sup>	tɛʔ <sup>55</sup>	贴
nut <sup>55</sup> mui <sup>21</sup>	nɔt <sup>55</sup> mui <sup>31</sup>	nat <sup>55</sup> moi <sup>31</sup>	胡子
ŋjit <sup>55</sup>	ŋit <sup>55</sup>	nat <sup>55</sup>	七
vut <sup>21</sup>	xut <sup>55</sup>	vɛʔ <sup>31</sup>	穿（衣）
sat <sup>55</sup>	sat <sup>55</sup>	sɛʔ <sup>55</sup>	杀
tshat <sup>55</sup>	tshet <sup>55</sup>	tshɛʔ <sup>55</sup>	鹿

浪速语古-k尾也同载瓦语、阿昌语一样，大都已转化为-ʔ，只有少数仍为-k。例如：

① 参看汪大年：《缅甸语中辅音韵尾的历史演变》，载《民族语文》1983.2。

② 参看戴庆厦、徐悉根：《浪速话初探》，载《语言研究》，1983.2。



载瓦语	阿昌语	浪速话	
va <sup>21</sup>	ɔ <sup>55</sup>	vɔ <sup>31</sup>	猪
lo <sup>21</sup>	lo <sup>55</sup>	lo <sup>31</sup>	手
so <sup>55</sup>	so <sup>55</sup>	so <sup>55</sup>	气
a <sup>21</sup> sik <sup>55</sup>	ɬək <sup>55</sup>	sək <sup>55</sup>	新

这种对应关系说明，浪速语塞音韵尾的发展已比载瓦语、阿昌语前进一步。从音位系统上看，浪速语也有-p、-t、-k、-ʔ四个韵尾，韵尾的发展还没有引起韵尾的脱落，但在词中，不仅-k开始向-ʔ转化，而且-p、-t也开始向-ʔ集中，所以在浪速语里带-ʔ尾的词特别多。在-p、-t、-k三个韵尾中，-k的变化比-p、-t大，这就说明，部位靠后的容易变化。

在浪速语里，除了出现塞音韵尾向-ʔ转化的趋势外，还出现一种舒声韵添加塞音韵尾-k的语音现象。这是同语族语言中罕见的。试看它与载瓦语、阿昌语的对应：

载瓦语	阿昌语	浪速语	
ʃi <sup>51</sup>	ɬi <sup>55</sup>	ʃik <sup>31</sup>	死
ŋau <sup>51</sup>	ŋau <sup>55</sup>	ŋuk <sup>31</sup>	哭
khau <sup>21</sup>	xau <sup>31</sup>	khuk <sup>55</sup>	偷
pau <sup>21</sup>	pau <sup>31</sup>	puk <sup>55</sup>	虫
mau <sup>21</sup>	mau <sup>31</sup>	muk <sup>53</sup>	天
khji <sup>51</sup>	tɕhi <sup>55</sup>	khjik <sup>31</sup>	脚
ŋju <sup>51</sup>	ŋau <sup>55</sup>	ŋju <sup>31</sup>	绿
khji <sup>21</sup>	tɕhi <sup>31</sup>	khjik <sup>55</sup>	粪

由此看来，浪速语塞音韵尾的发展实际上存在两种相反的“流向”：一方面是原有的塞音韵尾向-ʔ转变，属于塞音韵尾脱落的发展趋势；另一方面是塞音韵尾的添加，属于增加韵尾的问题。从元音上看，能添加塞音韵尾的词，主要出现在以高元音 i、u 作韵母的音节上，这可能与 i、u 元音舌位较高有关。

一些语言学家对浪速语这部分带-k尾的词是原来就有还是后来添加的问题产生了兴趣。我们认为，这些带-k尾的词是后来添加的。这个认识是从声调特点上得到的。和亲属语言的比较中可以看到，浪速语这些添加塞音韵尾的词，在声调的特点上不同于其他的塞音韵尾词。浪

速语其他塞音韵尾词，大多出现在高平和低降两个调上，而这两个调在彝语支语言里是按声母清浊分类的，与低降调对应的是浊声母，与高平调对应的是清声母。例如：

哈尼语		浪速语	
浊声母 31	←————→	31	
a <sup>31</sup> ɣa <sup>31</sup>		vɔ <sup>31</sup>	猪
a <sup>31</sup> la <sup>31</sup>		lɔ <sup>31</sup>	手
mu <sup>31</sup>		mjo <sup>31</sup>	薹
a <sup>55</sup> mju <sup>31</sup>		mjauk <sup>31</sup>	猴
清声母 31	←————→	55	
ku <sup>31</sup>		khjauk <sup>55</sup>	六
a <sup>55</sup> pa <sup>31</sup>		a <sup>31</sup> fo <sup>55</sup>	叶
tɕa <sup>31</sup>		tɕo <sup>55</sup>	煮
sa <sup>31</sup>		so <sup>55</sup>	气

但添加塞音韵尾的词，虽然是促声韵，但声调与彝语支语言的对应，仍属舒声韵一类的特点，不像上面的韵母那样因声母的清浊而发生声调分化。例如：

哈尼语		浪速语	
55 舒声韵	←————→	31 舒声韵	
ŋa <sup>55</sup>		ŋo <sup>31</sup>	我
no <sup>55</sup>		nɔ <sup>31</sup>	你
tshe <sup>55</sup>		tshe <sup>31</sup>	十
ɣo <sup>55</sup>		ɣɔ <sup>31</sup>	硬
55 舒声韵	←————→	31 添加塞音韵尾	
tɕtu <sup>55</sup>		tɕhuk <sup>31</sup>	甜
si <sup>55</sup>		ɕik <sup>31</sup>	死
ŋy <sup>55</sup>		ŋuk <sup>31</sup>	哭
a <sup>31</sup> khu <sup>55</sup>		khjik <sup>31</sup>	脚

在鼻音韵尾上，载瓦语、阿昌语、古代缅语之间大致也存在相同的对应，但到了现代缅语，鼻音韵尾都已转化为元音的鼻化（有的方言还保留-n、-ŋ尾）。例如：

载瓦语	阿昌语	古代缅语	现代缅语	
jum <sup>51</sup>	in <sup>55</sup>	im	ei <sup>33</sup>	房子
sum <sup>21</sup>	sum <sup>31</sup>	thum	tθou <sup>53</sup>	三
mjaŋ <sup>51</sup>	en <sup>31</sup> mz <sub>4</sub> aŋ <sup>55</sup>	mraŋ	mj ī <sup>33</sup>	看见
mjaŋ <sup>21</sup>	m z <sub>4</sub> aŋ <sup>31</sup>	mraŋ	mj ī <sup>53</sup>	马
naŋ <sup>51</sup>	nuan <sup>55</sup>	naŋ	n ī <sup>33</sup>	你
pan <sup>21</sup>	kān <sup>55</sup> tam <sup>31</sup>	pan	pā <sup>53</sup>	花
tun <sup>51</sup>	thun <sup>55</sup>	thun	tθō <sup>33</sup>	啼

波拉语既有带鼻音尾-m、-n、-ŋ的韵母，又有鼻化元音韵母。这两套韵母之所以并存，是带鼻音尾的韵母向鼻化元音转化的过渡形式。从同载瓦语的对应中，能看到这个变化。<sup>①</sup> 例如：

	载瓦语	波拉语	
-m ~ -m	jum <sup>51</sup>	jam <sup>55</sup>	房屋
	pum <sup>51</sup>	pam <sup>55</sup>	山
	sum <sup>21</sup>	sam <sup>55</sup>	三
-m ~ ε̄	vam <sup>21</sup>	ʎ ε̄ <sup>35</sup>	肿
	tsam <sup>51</sup>	ts ε̄ <sup>55</sup>	桥
	xam <sup>51</sup>	x ε̄ <sup>55</sup>	水獭
-n ~ -n	tʃin <sup>51</sup>	tʃɔn <sup>55</sup>	酸
	ʃin <sup>21</sup>	ʃɔn <sup>35</sup>	虱子
	tsun <sup>51</sup>	tsɔn <sup>55</sup>	鹰
-n ~ 鼻化	pan <sup>21</sup>	p ε̄ <sup>31</sup>	花
	pān <sup>55</sup>	p ε̄ <sup>35</sup>	布
	ŋān <sup>51</sup>	ŋ ε̄ <sup>55</sup>	露水
-ŋ ~ -ŋ	tuaŋ <sup>51</sup>	tuaŋ <sup>55</sup>	翅膀
	khjaŋ <sup>51</sup>	khjaŋ <sup>55</sup>	线
	khon <sup>51</sup>	khon <sup>55</sup>	项圈

① 参看戴庆厦、傅爱兰、刘菊黄：《景颇族波拉话概况》，载《民族语文》，1985. 6期。

-ŋ~鼻化	{	taŋ <sup>21</sup>	tɔ̃ <sup>31</sup>	飞
		mjaŋ <sup>51</sup>	mjɔ̃ <sup>55</sup>	看见
		thaŋ <sup>21</sup>	thɔ̃ <sup>35</sup>	柴

波拉语鼻音韵尾的丢失，同元音的不同特点有关。-m、-n 转化为鼻化时，元音多为 e，-ŋ 转化为鼻化时，元音多为 o。这就是说，脱落韵尾的元音多为 e、o。波拉语丢失鼻音韵尾，不影响声母、声调的变化。

浪速语的鼻音尾只有 -m、-ŋ 两个，没有 -n，但有鼻化元音韵母。载瓦语的 -n 在浪速话里，一部分与 -m 对应，一部分与 -ŋ 对应。载瓦语的 -m、-ŋ，在浪速语里一部分仍与 -m、-ŋ 对应，一部分则与元音的鼻化对应。在盈江铜壁关区的浪速语里，由于无鼻化元音，所以载瓦语一部分带 -m、-ŋ 的词，都与这种话不带鼻音尾的口元音对应。例如：

	载瓦语	浪速语(潞西)	浪速语(盈江)		
-m ~ -m ~ -m	{	khum <sup>21</sup>	kham <sup>35</sup>	kham <sup>33</sup>	门
		sum <sup>21</sup>	sam <sup>31</sup>	sam <sup>31</sup>	三
		a <sup>21</sup> tʃum <sup>21</sup>	tʃam <sup>35</sup>	a <sup>31</sup> tʃam <sup>33</sup>	生(肉)
-m ~ 鼻化 ~ -o	{	kham <sup>51</sup>	khɛ̃ <sup>31</sup>	khe <sup>31</sup>	接(水)
		vam <sup>51</sup>	vɛ̃ <sup>31</sup>	ve <sup>31</sup>	熊
		xam <sup>51</sup>	xɛ̃ <sup>31</sup>	xe <sup>31</sup>	水獭
-n ~ -m ~ -m	{	tsun <sup>51</sup>	tsum <sup>31</sup>	tsum <sup>31</sup>	鹰
		tʃhun <sup>51</sup>	tʃhum <sup>31</sup>	tʃhum <sup>31</sup>	尖
		mun <sup>55</sup>	mam <sup>35</sup>	mam <sup>33</sup>	酒药
-ŋ ~ -ŋ ~ -ŋ	{	xiŋ <sup>51</sup>	xəŋ <sup>31</sup>	xəŋ <sup>31</sup>	金
		uŋ <sup>21</sup>	auŋ <sup>35</sup>	auŋ <sup>33</sup>	卖
		thuŋ <sup>21</sup>	thauŋ <sup>35</sup>	thauŋ <sup>33</sup>	撞
-ŋ ~ 鼻化或 -o ~ -o	{	mjaŋ <sup>51</sup>	mjɔ̃ <sup>31</sup>	mja <sup>31</sup>	见
		laŋ <sup>21</sup>	lɔ̃ <sup>35</sup>	la <sup>33</sup>	拉
		tsaŋ <sup>21</sup>	tsɔ̃ <sup>31</sup>	tsɔ <sup>31</sup>	饭

看来，浪速语鼻音韵尾的脱落或转化，同样在元音上可以看到条件，大约与元音的高低有关。脱落 -m 尾的，元音为 ε 或 e，脱落 -ŋ 尾的，元音为 o、a，-n 转为 -m 的，元音主要是 au，少数是 a。同样，韵尾的脱落或转化不影响声母和声调的变化。



#### (四) 松紧元音

缅语支语言有松紧元音对立的，有载瓦语、浪速语、勒期语、波拉语等；缅语、阿昌语的元音无松紧对立。如上所述，载瓦语等的松紧元音对立是由清浊声母的对立转化而来的。<sup>①</sup> 载瓦语的松紧元音在缅语、阿昌语里的对应大致是：载瓦语中松元音与鼻音、边音结合的音节在缅语、阿昌语里与浊鼻音、浊边音对应；紧元音与鼻音、边音结合的音节与清鼻音、清边音音节对应。载瓦语中与松元音结合的不送气辅音在缅语、阿昌语里与不送气辅音对应；和紧元音结合的不送气辅音与送气辅音对应。例如：

载瓦语	缅语	阿昌语	
mjo <sup>21</sup>	mja <sup>53</sup>	ɲɔ <sup>31</sup>	多
mjaŋ <sup>51</sup>	mjɿ <sup>33</sup>	mzɿaŋ <sup>55</sup>	看见
ne <sup>51</sup>	ni <sup>33</sup>	na <sup>55</sup>	日
mjaŋ <sup>51</sup>	mɿɿ <sup>53</sup>	mzɿaŋ <sup>55</sup>	高
ɲ <sup>21</sup>	ɲa <sup>53</sup>	mɔ <sup>31</sup>	借(物)
lo <sup>21</sup> ɲju <sup>21</sup>	le <sup>55</sup> ɲu <sup>53</sup>	lo <sup>55</sup> ɲau <sup>31</sup>	手指
lai <sup>21</sup>	le <sup>53</sup>	li <sup>31</sup>	重
lo <sup>21</sup>	le <sup>55</sup>	lo <sup>55</sup>	手
lap <sup>55</sup>	lã <sup>53</sup>	lap <sup>55</sup>	晒
lo <sup>21</sup>	(bãu <sup>53</sup> bi <sup>33</sup> )	lo <sup>31</sup>	裤子
to <sup>21</sup>	te <sup>55</sup>	to <sup>55</sup>	上(树)
pjo <sup>21</sup>	pja <sup>53</sup>	tɕua <sup>31</sup>	蜂
tu <sup>21</sup>	tu <sup>53</sup>	tu <sup>31</sup>	挖
to <sup>55</sup>	tha <sup>55</sup>	tho <sup>35</sup>	起
po <sup>21</sup>	pha <sup>53</sup>	pho <sup>31</sup>	蛙
kju <sup>55</sup>	tɕhau <sup>55</sup>	khzɔ <sup>55</sup>	干燥

缅语、阿昌语似无经历过松紧元音对立的过程。其鼻音、边音仍保留清浊对立，还未转化为松紧对立；塞音，塞擦音的清浊对立直接转化为送气与不送气的对立。

① 参看戴庆厦：《我国藏缅语族紧松元音来源初探》，载《民族语文》，1979.1。

### (五) 长短元音

缅语支语言中只有勒期语有长短元音。勒期语长短元音的特点不同于其他亲属语言，独具一格。勒期语的韵母，大多是长短两两对立，只有少数有短无长，或有长无短（如有 ik、ik、ɛk、ɛp、ɛp、ɛt 等短元音韵，而没有与其相对的长元音韵；有ɛ、i:p、i:t 等长元音韵，而没有与其对应的短元音韵）。

勒期语长短元音的对立，只出现在动词、形容词上；其他词类只有短元音，不出现长元音。动词、形容词是用短元音还是用长元音依其句法条件而定，与动词、形容词的各种语法范畴——人称、数、式、态、时等无关。长短元音出现在以下几个条件上：

1. 动词、形容词在句中当谓语使用时一律用长元音，不用短元音。

例如：

a<sup>31</sup> no<sup>31</sup> ŋa : u<sup>31</sup> pje<sup>31</sup>. 弟弟哭了。

弟弟 哭 了

no<sup>33</sup> khom<sup>33</sup> mə<sup>31</sup> lu : ŋ<sup>55</sup> tɔ<sup>55</sup>. (牛) 在牛厩里。

牛厩 里 在 (助)

ŋjan<sup>33</sup> ke : <sup>31</sup>. 他好。

他 好

动词、形容词带状语时，如状语为否定副词 a<sup>31</sup> “不”，读短元音，是别的状语时，仍读长元音。例如：

ŋ<sup>55</sup> xje<sup>33</sup> a<sup>31</sup> tʃhou<sup>33</sup>. 这果子不甜。

果子 这 不 甜

ŋ<sup>55</sup> xje<sup>33</sup> tʃa<sup>31</sup> tʃha : u<sup>33</sup>. 这果子很甜。

果子 这 很 甜

2. 形容词当状语使用时（一般为重叠式）均读短元音。例如：

naŋ<sup>31</sup> tan<sup>33</sup> tan<sup>33</sup> ja : p<sup>31</sup> tɔ<sup>55</sup> a<sup>55</sup>! 你直直地站着吧！

你 直 直 站 着 吧

ŋap<sup>31</sup> ŋap<sup>31</sup> ka : m<sup>53</sup> pje<sup>31</sup>. 分齐了。

齐 齐 分 了

3. 形容词当定语使用时，如为重叠式，前音节读短元音，后音节读长元音。例如：

ŋo<sup>31</sup> ne<sup>31</sup> ne:<sup>31</sup> ta<sup>55</sup> pan<sup>33</sup> ʒə<sup>31</sup> mja:ŋ<sup>31</sup>. 我看见红红的花。

我 红 红 的 花 (助) 看见

kui<sup>55</sup> ko:i<sup>55</sup> ta<sup>55</sup> wo<sup>33</sup> ta<sup>31</sup> kam<sup>53</sup> khə:ŋ<sup>53</sup>. 砍一根弯弯的竹子。

弯 弯 的 竹子 一 根 砍

4. 动词、形容词当补语使用时读长元音。例如:

a<sup>55</sup> no<sup>ʔ31</sup> wəm<sup>33</sup> tso:<sup>33</sup> kji:<sup>31</sup> pje<sup>31</sup>. 弟弟吃饱饭了。

弟弟 饭 吃 饱 了

naŋ<sup>31</sup> tə<sup>55</sup> ja:m<sup>55</sup> phji:t<sup>55</sup> a<sup>ʔ55</sup>! 你把绳子割断吧!

你 绳子 割 断 吧

勒期语元音长短的变化, 有的还使舌位音值发生变化。变不变的条件与元音的高低、单元音还是复合元音、带不带韵尾以及声母是否腭化有关。主要规则有: (1) i、u、y、a、ə 五个元音, 长短变化时舌位音值多不变。(2) e、ε、o 三个元音变化长短时, 长元音一般比短元音舌位低。如 e: 变 i, o: 变 o, ε 变 ɿ、e、i。(3) i 带 -m 韵尾时, 长短均为 i, 带别的韵尾时, 长元音为 i, 短元音为 ε。u 带 -ŋ、-k、-ʔ 韵尾时, 长短均为 u, 带别的韵尾时, 长元音为 u, 短元音为 o。例如:

长元音		短元音	
sɿ: <sup>55</sup>	蹭	a <sup>31</sup> sɿ <sup>55</sup>	不蹭
thu: <sup>33</sup>	厚	a <sup>31</sup> thu <sup>33</sup>	不厚
ja: <sup>31</sup>	医治	a <sup>31</sup> ja <sup>31</sup>	不医治
te: <sup>55</sup>	送行	a <sup>31</sup> ti <sup>55</sup>	不送行
ŋe: <sup>31</sup>	小	a <sup>31</sup> ŋe <sup>31</sup>	不小
tʃi:m <sup>55</sup>	尝	a <sup>31</sup> tʃim <sup>55</sup>	不尝
pji:n <sup>55</sup>	扁	a <sup>31</sup> pjen <sup>55</sup>	不扁
khji:ŋ <sup>33</sup>	挑选	a <sup>31</sup> khjeŋ <sup>33</sup>	不挑选

勒期语元音的长短对立是怎么来的? 为什么出现在谓语位置上的动词、形容词(除受否定外)都是长元音? 据研究, 古代藏缅语族语言的谓语语法意义和语法形式比较丰富, 后来在许多语言里逐渐出现脱落、简化的趋势, 屈折形式(加附加成分、语音交替)逐渐减少, 分析形式(加虚词、助动词)逐渐增多, 谓语的附加成分消失后, 充当谓语的动词、形容词就由多音节变为单音节。这种变化, 改变了谓语多音节的性质, 从而使主语与谓语的音节配合节奏失去了平衡。为了补偿附加成分的脱落, 不同的语言在发展中采取了不同的手段。勒期语补偿附加成分

消失的主要手段之一是拉长元音，使音节的长度比短元音音节增加一倍。因而，尽管附加成分消失了，但充当谓语的动词或形容词元音拉长后，其音节长度仍大致相当于原来的多音节。这就保持了谓语的原来的长度，维持了主语和谓语语音上的平衡。总之，勒期语长元音的出现，是适应谓语丢失附加成分而出现的一种语音补偿手段。

### (六) 弱化音节

缅语支语言普遍有弱化音节，一部分双音节词的前一音节出现弱化现象。缅语支语言的弱化音节与景颇语支有一些不同。景颇语支语言的弱化音节有两个来源：一是来源于非弱化音节，即指原先一部分非强化音节在一定条件下弱化，后来演变为弱化音节。另一是来源于古代复辅音声母的前一辅音，即古代的复辅音声母经过演变发生分离，前一辅音加上元音并弱化，变为独立的弱化音节。缅语支语言弱化音节的来源只有前者没有后者。<sup>①</sup>

载瓦语的弱化音节主要来自带有单元音韵母的非弱化音节。音节弱化后元音读为 i 或 ə。出现的条件与声母有关：与舌叶音、腭化音或 j 等声母结合的，韵母弱化为 i；与其他声母结合的，均弱化为 ə。例如：

ʃö <sup>21</sup> mau <sup>55</sup>	[ʃi <sup>21</sup> mau <sup>55</sup> ]	毛
jö <sup>21</sup> thuŋ <sup>21</sup>	[ji <sup>21</sup> thuŋ <sup>21</sup> ]	水田
ŋjä <sup>55</sup> xa <sup>255</sup>	[ŋjə <sup>55</sup> xa <sup>255</sup> ]	烟叶
nö <sup>21</sup> phjo <sup>21</sup>	[nə <sup>21</sup> phjo <sup>21</sup> ]	耳朵
ŋö <sup>21</sup> kjap <sup>55</sup>	[ŋə <sup>21</sup> kjap <sup>55</sup> ]	鳞

有的音节弱化后声母也发生变化。主要变化是：n→ŋ, ʒ→l。如：nö<sup>31</sup> taŋ<sup>55</sup>→ŋə<sup>31</sup> taŋ<sup>55</sup> “阉过的牛”，ʒä<sup>31</sup> ʃo<sup>51</sup>→lə<sup>31</sup> ʃo<sup>51</sup> “一百”。

阿昌语的弱化音节主要来自带 a 韵母或以 a 带韵尾的非弱化音节。音节弱化后元音读为 ə，带韵尾的韵母仍保留韵尾。例如：

kä <sup>31</sup> lo <sup>31</sup>	[kə <sup>31</sup> lo <sup>31</sup> ]	猫
tsä <sup>31</sup> oi <sup>31</sup>	[tsə <sup>31</sup> oi <sup>31</sup> ]	儿童
kən <sup>55</sup> tam <sup>31</sup>	[kən <sup>55</sup> tam <sup>31</sup> ]	花

阿昌语少数词组也能弱化。主要是：ma<sup>31</sup> “不”和动词、形容词组

① 参看戴庆厦：《藏缅语族某些语言弱化音节探源》，载《民族语文》，1984，2。



成的否定词组，以及 ta<sup>31</sup> “一” 和量词结合而成的数量词组。例如：

mā<sup>31</sup> n̄e<sup>55</sup> [mǎ<sup>31</sup> n̄e<sup>55</sup>] 不是

不 是

tā<sup>31</sup> z̄a<sup>55</sup> [tǎ<sup>31</sup> z̄a<sup>55</sup>] 一倍

一倍

缅甸语的弱化音节，元音一律读为 ə，声调均读 33。例如：

pā<sup>55</sup> khoun<sup>53</sup> [pǎ<sup>33</sup> khoun<sup>53</sup>] 肩膀

tθuā<sup>53</sup> je<sup>33</sup> [tθǎ<sup>33</sup> je<sup>33</sup>] 口水

tā<sup>33</sup> ga<sup>53</sup> [tǎ<sup>33</sup> ga<sup>53</sup>] 门

### (七) 声调的特点

缅甸语支语言声调对应因韵母舒促而不同。促声调的对应比舒声调整齐。缅甸语的促声韵只出现在一个调上；阿昌语的促声韵虽在四个调上都出现，但与同语支亲属语言有同源关系的词主要出现在一个高平调上，出现在其他几个调上的很少。载瓦语的促声韵出现在两个调上，其分化大约与过去的声母清浊有关；过去的浊声母音节变为低降调，过去的清声母音节变为高平调。这种变化在与彝语支语言的对应中就能看出。例如：

缅甸语	阿昌语	载瓦语	哈尼语	
tɛ <sup>55</sup>	tɔ <sup>55</sup>	to <sup>21</sup>	da <sup>33</sup>	上(去)
wɛ <sup>55</sup>	ɔ <sup>55</sup>	va <sup>21</sup>	a <sup>21</sup> ɣa <sup>31</sup>	猪
so <sup>55</sup>	kz̄o <sup>55</sup>	tʃe <sup>21</sup>	dza <sup>33</sup>	烂
je <sup>55</sup>	z̄ua <sup>55</sup>	vo <sup>21</sup>	(ɣa <sup>31</sup> )	织(布)
—	tɛap <sup>55</sup>	tʃap <sup>21</sup> ʃi <sup>21</sup>	dzo <sup>31</sup> la <sup>31</sup>	花椒
tha <sup>55</sup>	tho <sup>35</sup>	tɔ <sup>55</sup>	thu <sup>55</sup>	起
sou <sup>55</sup>	tʃɔp <sup>55</sup>	tʃup <sup>55</sup>	tsu <sup>33</sup>	吮
kou <sup>55</sup>	kək <sup>35</sup>	khup <sup>55</sup>	ku <sup>33</sup>	(牛) 厩
tθou <sup>55</sup>	—	sut <sup>55</sup>	sɔ <sup>33</sup>	擦
tɛhau <sup>55</sup>	khz̄o <sup>55</sup>	kju <sup>55</sup>	ku <sup>33</sup>	干燥

载瓦语的鼻音虽已不分清浊，但在声调上分高、低两类，并与分清浊的语言有较整齐的对应，足见其过去曾分清浊。例如：

缅甸语	阿昌语	载瓦语	
khu <sup>55</sup> n̄i <sup>55</sup>	n̄it <sup>55</sup>	n̄it <sup>55</sup>	七

(tθ̃ <sup>33</sup> )	m̩ <sup>35</sup>	m̩ <sup>55</sup>	教
(xou <sup>55</sup> )	ŋe <sup>55</sup>	ŋut <sup>55</sup>	是
mjau <sup>55</sup>	ŋu <sup>55</sup>	mju <sup>21</sup>	猴子
mje <sup>55</sup>	ŋo <sup>55</sup> tsi <sup>31</sup>	mjo <sup>21</sup> tʃi <sup>55</sup>	眼
mɛ <sup>55</sup>	lɔk <sup>55</sup>	no <sup>21</sup>	黑

从以上对应情况看，缅语支语言促声调的分化大致是清楚的：主要是由一个调分为两个调，其分化条件是声母的清浊。阿昌语的促声调已从一个调扩展到另外几个调上，出现在另外几个调上的有许多借词，还有一些是双音节词的后一音节。

舒声调的对应，例词较多的是以下两类对应：

缅语	载瓦语	阿昌语
53	21	31
33	51	55

例词：

缅语	载瓦语	阿昌语	
po <sup>53</sup>	pau <sup>21</sup>	pau <sup>31</sup>	虫
ku <sup>53</sup>	ku <sup>21</sup>	kz <sub>o</sub> <sup>31</sup>	涉(水)
khui <sup>53</sup>	khui <sup>21</sup>	xui <sup>31</sup>	狗
a <sup>33</sup> tθi <sup>53</sup>	a <sup>21</sup> ʃi <sup>21</sup>	ʃə <sup>31</sup>	果子
tθōu <sup>53</sup>	sum <sup>21</sup>	som <sup>31</sup>	三
tu <sup>53</sup>	tu <sup>21</sup>	tu <sup>31</sup>	挖
sa <sup>53</sup>	tso <sup>21</sup>	tɕo <sup>31</sup>	吃
mja <sup>53</sup>	mjo <sup>21</sup>	ŋo <sup>31</sup>	多
mo <sup>53</sup>	mau <sup>21</sup>	mau <sup>31</sup>	天
na <sup>53</sup>	no <sup>21</sup>	no <sup>31</sup>	停
ŋa <sup>53</sup>	ŋo <sup>21</sup>	ŋo <sup>31</sup>	五
缅语	载瓦语	阿昌语	
phju <sup>33</sup>	piu <sup>51</sup>	phz <sub>o</sub> <sup>55</sup>	豪猪
tʃe <sup>33</sup>	kji <sup>51</sup>	khz <sub>ə</sub> <sup>55</sup>	星星
tɕh̃ <sup>33</sup>	tʃin <sup>51</sup>	(mz <sub>ək</sub> <sup>55</sup> )	酸
phje <sup>33</sup>	phji <sup>51</sup>	phi <sup>55</sup>	解(开)

tʃhe <sup>33</sup>	khi <sup>51</sup>	tɕhi <sup>55</sup>	脚
ŋa <sup>33</sup>	ŋo <sup>51</sup>	ŋo <sup>55</sup>	我
ni <sup>33</sup>	ne <sup>51</sup>	na <sup>55</sup>	红
mjɿ̃ <sup>33</sup>	mjaŋ <sup>51</sup>	mzɑŋ <sup>55</sup>	看见
le <sup>33</sup>	lai <sup>51</sup>	li <sup>55</sup>	风

载瓦语舒声调还有一个 55 调，在缅语里多与 55 调对应，但韵母转为促声韵。例如：

载瓦语	缅语	
pjiŋ <sup>55</sup>	pji <sup>55</sup>	满
ŋji <sup>55</sup>	ne <sup>55</sup>	日
mjiŋ <sup>55</sup>	me <sup>55</sup>	取（名）

阿昌语的 51 调主要出现在变调和借词里，本族语单音节词上出现很少。

## 第二节 语 法

### 一、词法特点

缅语支语言同彝语支语言一样，词的形态变化不大丰富，区别词类的特征主要是词义和词的结合功能。这几种语言都有名词、代词、数词、量词、形容词、动词、副词、连词、助词、叹词等。下面简介几个词类的特点。

#### （一）名 词

部分表示亲属称谓、器官、植物、方位等名称的名词带有前缀 a。如缅语：a<sup>55</sup>pho<sup>53</sup> “爷爷”、a<sup>55</sup>phe<sup>33</sup> “父亲”、a<sup>55</sup>na<sup>33</sup> “肉”、a<sup>55</sup>se<sup>55</sup> “核”、a<sup>55</sup>shu<sup>53</sup> “刺儿”、a<sup>55</sup>nau<sup>55</sup> “背后”。载瓦语：a<sup>55</sup>va<sup>21</sup> “爸爸”、a<sup>55</sup>phu<sup>21</sup> “哥哥”、a<sup>21</sup>mji<sup>21</sup> “种子”、a<sup>21</sup>jam<sup>51</sup> “旁边”。阿昌语：a<sup>31</sup>pho<sup>31</sup> “父亲”、a<sup>31</sup>zɿ<sup>55</sup> “皮肤”、a<sup>31</sup>xzɿ<sup>55</sup> “叶子”、a<sup>31</sup>mzɑt<sup>55</sup> “根”。同彝语支语言不同的是，缅语支表示动物名称的名词极少带 a 前缀。

有表示阴性、阳性、多数的后缀。例如：

缅语：ŋe<sup>55</sup>thi<sup>53</sup> “公鸟”、ŋe<sup>55</sup>ma<sup>55</sup> “母鸟”、mjɿ̃<sup>53</sup>thi<sup>53</sup> “公马”、

mj̄<sup>53</sup> ma<sup>255</sup> “母马”、mjau<sup>255</sup> mja<sup>53</sup> “猴子（多数）”、we<sup>255</sup> mja<sup>53</sup> “猪（多数）”。

载瓦语：ɲ<sup>255</sup> pho<sup>55</sup> “公鸟”、ɲ<sup>255</sup> mji<sup>55</sup> “母鸟”、mjaŋ<sup>21</sup> lo<sup>21</sup> “公马”、mjaŋ<sup>21</sup> tsin<sup>51</sup> “母马”、mju<sup>21</sup> pe<sup>55</sup> “猴子（多数）”、va<sup>21</sup> pe<sup>55</sup> “猪（多数）”。

阿昌语：o<sup>255</sup> lo<sup>31</sup> “公猪”、o<sup>255</sup> tseŋ<sup>55</sup> “母猪”、no<sup>31</sup> lo<sup>31</sup> “公牛”、no<sup>31</sup> tseŋ<sup>55</sup> “母牛”。

名词一般不能重叠。只有载瓦语有少数单音节时间名词能重叠，重叠后表示时间的重复。例如：

pui<sup>51</sup> pui<sup>51</sup> 天天      mjin<sup>55</sup> mjin<sup>55</sup> 每晚  
天 天                      晚上 晚上

## (二) 人称代词

人称代词有单数、双数和复数的区别，双数和复数是在单数上加后缀表示（缅语的双数是在复数上加“两个”表示）。载瓦语的单数又分主格、宾格和领格三种形式，主要通过声调变化表示；阿昌语的单数只分主格和属格两种，也是通过声调变化表示。载瓦语的第一人称双数和复数有“包括式”和“排除式”的区别。如载瓦语：

人 称		数 格		
		第一人称	第二人称	第三人称
单 数	主 格	ŋo <sup>51</sup> 我	naŋ <sup>51</sup> 你	jaŋ <sup>21</sup> 他
	宾 格	ŋo <sup>21</sup> 我	naŋ <sup>21</sup> 你	jaŋ <sup>21</sup> 他
	领 格	ŋa <sup>55</sup> 我的	naŋ <sup>55</sup> 你的	jaŋ <sup>51</sup> 他的
双 数		ŋa <sup>55</sup> ni <sup>55</sup> 我俩 i <sup>55</sup> ni <sup>55</sup> 咱们俩	nuŋ <sup>55</sup> ni <sup>55</sup> 你俩	jaŋ <sup>55</sup> ni <sup>55</sup> 他俩
复 数		ŋa <sup>55</sup> mo <sup>255</sup> 我们 i <sup>55</sup> nuŋ <sup>55</sup> 或 ŋa <sup>55</sup> nuŋ <sup>55</sup> 咱们	nuŋ <sup>55</sup> no <sup>255</sup> 你们	jaŋ <sup>55</sup> mo <sup>255</sup> 他们



阿昌语：

数 \ 人称 格		第一人称	第二人称	第三人称
		单	不定格	ŋɔ <sup>55</sup> 我
数	属格	ŋɔ <sup>51</sup> 我的	nuɑŋ <sup>51</sup> 你的	ŋɑŋ <sup>31</sup> 他的
双	数	ŋɔ <sup>55</sup> nək <sup>55</sup> 我俩	nuɑŋ <sup>55</sup> nək <sup>55</sup> 你俩	ŋɑŋ <sup>31</sup> nək <sup>55</sup> 他俩
复	数	ŋɔ <sup>55</sup> tu <sup>31</sup> 我们	nuɑŋ <sup>55</sup> tu <sup>31</sup> 你们	ŋɑŋ <sup>31</sup> tu <sup>31</sup> 他们

缅甸语：

数 \ 人称		第一人称	第二人称	第三人称
		单	数	ŋa <sup>33</sup> 我
双	数	do <sup>55</sup> ni <sup>55</sup> jau <sup>55</sup> 我俩	m̄ <sup>53</sup> do <sup>55</sup> ni <sup>55</sup> jau <sup>55</sup> 你俩	tou <sup>33</sup> do <sup>55</sup> ni <sup>55</sup> jau <sup>55</sup> 他俩
复	数	do <sup>55</sup> 、ŋa <sup>33</sup> do <sup>55</sup> 我们	m̄ <sup>53</sup> do <sup>55</sup> 你们	tθu <sup>33</sup> do <sup>55</sup> 他们

缅甸语的人称代词有一般称呼和谦称、尊称的区别，谦称还分性别。如 tɛ̃<sup>55</sup> ma<sup>33</sup> “我（女性谦称）”、tɛ̃<sup>55</sup> nɔ<sup>33</sup> “我（男性谦称）”、kh̄<sup>33</sup> mja<sup>53</sup> “你（尊称）”等。这是另两种语言所没有的。

### （三）量词

缅甸语支语言的量词比较丰富。量词可分名量词和动量词两类，名量

词较多。

物体计量时一般都要用量词。有许多量词是从名词来的。如缅语： $lā^{53}$ （路） $ti^{255}$ （一） $lā^{53}$ （条）“一条路”， $bō^{53}lōu^{53}$ （球） $ti^{255}$ （一） $lōu^{53}$ （个）“一个球”。载瓦语： $lo^{221}$ （手） $lā^{21}$ （一） $lo^{221}$ （只）“一只手”， $xiŋ^{51}kho^{55}$ （金锭） $lā^{21}$ （一） $kho^{55}$ （块）“一块金锭”。阿昌语： $tɕam^{55}$ （桥） $ta^{31}$ （一） $tɕam^{55}$ （座）“一座桥”。 $o^{55}$ （村子） $ta^{31}$ （一） $o^{55}$ （个）“一个村子”。名量词的作用不仅指量，而且还兼表名词的类别、性状，如阿昌语的  $lum^{31}$  “个”，用于表示圆形、块状、方形等物品的量， $zau^{31}$  “根”用于表示长条形硬物的量等。

动量词较少，数量词组与动词结合时，数量词组在动词前作状语。

#### （四）动 词

动词有使动范畴的形态变化。共同的语法形式是：送气不送气声母交替，不送气表自动，送气表使动。如缅语的  $kue^{53}$  “破裂” —  $khue^{53}$  “使破裂”，载瓦语的  $pjit^{21}$  “断” —  $phjit^{21}$  “使断”，阿昌语的  $tset^{55}$  “瞎” —  $tshet^{55}$  “使瞎”。此外，载瓦语还有松紧元音交替的形式，松元音表自动，紧元音表使动，如  $luŋ^{55}$  “在” —  $l u ŋ^{55}$  “使在”， $tso^{21}$  “吃” —  $tsō^{21}$  “使吃”。缅语、阿昌语有清化非清化声母交替，非清化表自动，清化表使动。如缅语的  $no^{53}$  “醒” —  $no^{53}$  “使醒”， $lou^{255}$  “摇” —  $lou^{255}$  “使摇”，阿昌语的  $mu^{255}$  “泼” —  $m u^{255}$  “使泼”， $lot^{55}$  “逃脱” —  $lot^{55}$  “使逃脱”。载瓦语、阿昌语还有少数词是清浊擦音声母交替，浊声母表自动，清声母表使动。如载瓦语的  $vaŋ^{51}$  “进入” —  $xaŋ^{55}$  “使进入”，阿昌语的  $zau^{55}$  “漏” —  $cau^{55}$  “使漏”。缅语、阿昌语还有少数词是零声母和清声母交替，零声母表自动，清声母表使动。如缅语的  $ei^{255}$  “睡” —  $tei^{255}$  “使睡”，阿昌语的  $up^{55}$  “孵” —  $xup^{55}$  “使孵”。自动词和使动词的语音交替，大多数声调相同，只有载瓦语有些声调不同，如  $tau^{21}$  “鼓胀” —  $tau^{55}$  “使鼓胀”， $ko^{21}$  “破裂” —  $kho^{255}$  “使破裂”。相异的原因是声调受声母影响发生分化（详见语音部分）。

缅语支诸语言的使动范畴，不少词有同源关系，并有语音对应规律可寻。如拿载瓦语和阿昌语进行比较，则可看到两者有不少同源词是不送气声母和送气声母的语音交替。例如：

载瓦语	阿昌语	
kjo <sup>55</sup>	kz <sub>ɹ</sub> a <sup>35</sup>	落
khjo <sup>55</sup>	khz <sub>ɹ</sub> a <sup>35</sup>	使落
tʃe <sup>21</sup>	tse <sup>55</sup>	破
tʃhe <sup>55</sup>	tshe <sup>55</sup>	使破
poŋ <sup>55</sup>	pəŋ <sup>35</sup>	开
phoŋ <sup>55</sup>	phəŋ <sup>35</sup>	使开

载瓦语有松紧元音对立，阿昌语没有；载瓦语松紧元音交替的形式在阿昌语里与送气不送气、清化不清化两种交替形式对应。例如：

载瓦语	阿昌语	
pjiŋ <sup>55</sup>	pz <sub>ɹ</sub> əŋ <sup>35</sup>	溢满
pjiŋ <sup>55</sup>	phz <sub>ɹ</sub> əŋ <sup>35</sup>	使溢满
pu <sup>21</sup>	pu <sup>55</sup>	炸
pu <sup>55</sup>	phu <sup>55</sup>	使炸
to <sup>21</sup>	to <sup>55</sup>	上
to <sup>55</sup>	tho <sup>55</sup>	使上
ŋi <sup>51</sup>	ni <sup>55</sup>	在
ŋi <sup>51</sup>	ni <sup>55</sup>	使在
leŋ <sup>21</sup>	liŋ <sup>35</sup>	滚
leŋ <sup>21</sup>	liŋ <sup>35</sup>	使滚

又如载瓦语同缅甸语的对应，有不少词都是送气与不送气交替。例如：

载瓦语	缅甸语	
ko <sup>21</sup>	kue <sup>53</sup>	裂
kho <sup>55</sup>	khue <sup>53</sup>	使裂
kjui <sup>21</sup>	tɕo <sup>53</sup>	断
khjui <sup>21</sup>	tɕho <sup>53</sup>	使断
pju <sup>21</sup>	pjau <sup>55</sup>	丢失
phju <sup>55</sup>	phjau <sup>55</sup>	使丢失

但载瓦语松紧元音交替形式在缅甸语里与送气不送气交替、清化不清化交替形式对应。例如：

载瓦语	缅语	
lut <sup>21</sup>	lu <sup>55</sup>	解脱
lut <sup>55</sup>	lu <sup>21</sup>	使解脱
mjup <sup>21</sup>	mjo <sup>55</sup>	沉没
mjup <sup>55</sup>	mjo <sup>21</sup>	使沉没

同彝语支语言比较，缅语支的送气不送气、松紧元音等交替形式在彝语支语言里大都与清浊交替对应。试看：

彝语	载瓦语	
ge <sup>33</sup>	kjui <sup>21</sup>	断
khe <sup>33</sup>	khjui <sup>21</sup>	使断
bi <sup>33</sup>	pji <sup>51</sup>	散开
pi <sup>33</sup>	phji <sup>51</sup>	使散开
dz <sub>1</sub> <sup>33</sup>	tfe <sup>21</sup>	破
tsh <sub>1</sub> <sup>33</sup>	tʃhe <sup>55</sup>	使破
gu <sup>33</sup>	kju <sup>21</sup>	怕
ku <sup>33</sup>	kju <sup>55</sup>	使怕

与古藏语的对应，有的与清浊交替对应，有的与送气不送气交替对应，有的与有无 s- 的交替对应。例如：

古代藏语	载瓦语	
hdrog	kju <sup>21</sup>	惊
dkrog	kju <sup>55</sup>	使惊
hgas	ko <sup>21</sup>	裂
geag	kho <sup>55</sup>	使裂
təhag	kju <sup>21</sup>	断
btəag	khju <sup>21</sup>	使断
nub	mjup <sup>21</sup>	沉
snub	mjup <sup>55</sup>	使沉

看来，缅语支语言使动词的语音交替在来源上可能与清浊、带不带 s- 有关。

除了语音交替的屈折形式外，缅语支表示使动范畴的语法形式还使用分析形式。载瓦语是在自动词前加动词 lo<sup>55</sup> “弄、搞” 表示使动的。



例如：

jaŋ<sup>21</sup> tho<sup>55</sup> lo<sup>55</sup> pe<sup>51</sup>. 他出去了。

他 出去（助动）了

jaŋ<sup>21</sup> zẽ<sup>55</sup> lo<sup>55</sup> tho<sup>55</sup>. 让他出去。

他（结助）弄 出去

不过，用语音交替构成的使动词，有不少还能再加 lo<sup>55</sup>，两种形式加在一起表示使动意义。例如：

自动

使动

pju<sup>21</sup> 消失 phju<sup>55</sup>或 lo<sup>55</sup>phju<sup>55</sup> 使消失

ŋun<sup>21</sup> 下垂 ŋun<sup>21</sup>或 lo<sup>55</sup>ŋun<sup>21</sup> 使下垂

阿昌语的分析形式是在动词后加 xu<sup>55</sup>“让、使”表示使动。例如：

ŋaŋ<sup>31</sup> tse<sup>31</sup> tse<sup>55</sup> po<sup>31</sup>. 他的衣服破了。

他 衣服 破（助）

ŋaŋ<sup>31</sup> tse<sup>31</sup> tse<sup>55</sup> xu<sup>55</sup> po<sup>31</sup>. 他的衣服弄破了。

他 衣服 破 使（助）

缅甸语是在动词后加 khaiŋ<sup>53</sup>“使”表示。例如：

ŋi<sup>33</sup> le<sup>53</sup> ŋo<sup>33</sup> pi<sup>33</sup>. 弟弟哭了。

弟弟 哭 了

ŋi<sup>33</sup> le<sup>53</sup> ko<sup>33</sup> ŋo<sup>33</sup> khaiŋ<sup>53</sup> te<sup>33</sup>. 把弟弟弄哭了。

弟弟（助）哭 使（助）

### （五）形容词

形容词可以重叠作状语、定语，重叠表示程度加深。例如：

缅甸语：te<sup>55</sup> te<sup>55</sup> ja<sup>55</sup> 直直地站

直 直 站

tso<sup>53</sup> ce<sup>33</sup> ce<sup>33</sup> 长长的绳子

绳子长 长

载瓦语：tiŋ<sup>55</sup> tiŋ<sup>55</sup> jap<sup>21</sup> to<sup>21</sup> 直直地站着

直 直 站 着

tui<sup>21</sup> ke<sup>21</sup> xiŋ<sup>51</sup> xiŋ<sup>51</sup> o<sup>51</sup> 要长长的绳子

绳子 长 长 要

阿昌语：zua<sup>31</sup> zua<sup>31</sup> tso<sup>31</sup> 饱饱地吃

饱 饱 吃

tse<sup>31</sup> na<sup>55</sup> na<sup>55</sup> 红红的衣服

衣服红 红

缅语、载瓦语的形容词词根还能加附加叠音成分表示。附加叠音的位置，缅语在后，载瓦语在前。例如：

缅 语	载瓦语	
ni <sup>33</sup> je <sup>53</sup> je <sup>53</sup>	tsam <sup>21</sup> tsam <sup>21</sup> ne <sup>51</sup>	红殷殷
红 (叠音)	(叠音) 红	
phju <sup>33</sup> sē <sup>53</sup> sē <sup>53</sup>	po <sup>21</sup> po <sup>21</sup> phju <sup>51</sup>	白生生
白 (叠音)	(叠音) 白	
me <sup>53</sup> te <sup>53</sup> te <sup>53</sup>	khot <sup>21</sup> khot <sup>21</sup> no <sup>21</sup>	黑压压
黑 (叠音)	(叠音) 黑	

载瓦语表示粗大、多、长、高、宽等意义的形容词重叠后，还可以再加前缀 ke<sup>21</sup>，表示程度的再加深。例如：

sik <sup>55</sup> kam <sup>51</sup> ke <sup>21</sup> i <sup>55</sup> i <sup>55</sup>	特别粗大的树
树 (前缀) 粗大 粗大	
tui <sup>21</sup> ke <sup>21</sup> xinj <sup>51</sup> xinj <sup>51</sup>	特别长的绳子
绳子 (前缀) 长 长	

### (六) 助 词

都有表示宾语、领属语、时间、方位状语等句法成分的结构助词。例如：

缅 语：tə̃<sup>55</sup> nɔ<sup>33</sup> tθu<sup>55</sup> ko<sup>53</sup> pjo<sup>53</sup> pja<sup>55</sup> lai<sup>55</sup> pi<sup>51</sup>. 我告诉他了。

我 他 (助) 告诉 了

khā<sup>55</sup> le<sup>53</sup> je<sup>55</sup> ou<sup>55</sup> thou<sup>55</sup> 小孩的帽子

小孩 (助) 帽子

au<sup>55</sup> ma<sup>33</sup> mj i<sup>55</sup> ɕi<sup>55</sup> te<sup>33</sup> 下面有河

下面 (助) 河 有 (助)

载瓦语：ŋo<sup>51</sup> jaŋ<sup>21</sup> lē<sup>55</sup> tai<sup>21</sup> kjo<sup>21</sup> pe<sup>51</sup>. 我告诉他了。

我 他 (助) 告诉 了

tsō<sup>21</sup> jaŋ<sup>51</sup> e<sup>55</sup> mu<sup>21</sup> kjup<sup>55</sup> 小孩的帽子

小孩 (助) 帽子

mo<sup>51</sup> mai<sup>21</sup> so<sup>21</sup> jaŋ<sup>55</sup> 从下面走

下面 (助) 走 (助)

阿昌语：ŋo<sup>55</sup> ŋaŋ<sup>31</sup> te<sup>55</sup> kzə<sup>55</sup>. 我叫他。

我 他 (助) 叫

ŋaŋ<sup>31</sup> a<sup>31</sup> ze<sup>31</sup> 他的姐姐

他 的 姐姐

ni<sup>31</sup>zua<sup>31</sup> te<sup>31</sup> zə<sup>35</sup> 早晨来  
早晨 (助) 来

此外，缅甸语、阿昌语还有表示补语成分的助词，载瓦语还有表示主动者成分的助词。例如：

缅甸语：sa<sup>53</sup> lo<sup>53</sup> wa<sup>53</sup> 吃得饱  
吃 (助) 饱

阿昌语：tə<sup>31</sup> xə<sup>31</sup> zua<sup>31</sup> 吃得饱  
吃 (助) 饱

载瓦语：sā<sup>55</sup> pe<sup>55</sup> e<sup>21</sup> ŋo<sup>21</sup> ʒe<sup>55</sup> tai<sup>21</sup> kjo<sup>21</sup> ko<sup>51</sup> e<sup>55</sup> ŋut<sup>55</sup> le<sup>51</sup>.  
别人 (助) 我 (助) 告诉 (助) 的 是  
是别人告诉我的。

载瓦语有谓语助词。谓语助词放在谓语后综合表示谓语的人称、数、式、体等语法范畴。如陈述式第一人称单数的谓语助词，一般体为 le<sup>51</sup>，即行体为 pe<sup>21</sup> ʒa<sup>51</sup>，将行体为 ʒa<sup>51</sup>，已行体为 pe<sup>51</sup>。例如：

ŋo<sup>51</sup> lo<sup>55</sup> le<sup>51</sup>. 我去。

我 去 (助)

ŋo<sup>51</sup> tau<sup>21</sup> lo<sup>55</sup> pe<sup>21</sup> ʒa<sup>51</sup>. 我即将返回。

我 返回 (助动) (助)

ŋo<sup>51</sup> tsan<sup>21</sup> tso<sup>21</sup> ʒa<sup>51</sup>. 我将要吃饭。

我 饭 吃 (助)

ŋo<sup>51</sup> tsan<sup>21</sup> tso<sup>21</sup> pe<sup>51</sup>. 我吃过饭了。

我 饭 吃 (助)

缅甸语、阿昌语有表示各种语气的助词，但不区别谓语的人称、数。例如：

缅甸语：kh i<sup>33</sup> mja<sup>53</sup> mja<sup>33</sup> mja<sup>33</sup> lou<sup>55</sup> pa<sup>33</sup>! 你快做吧!

你 快 快 做 (助)

kh i<sup>33</sup> mja<sup>53</sup> do<sup>55</sup> mja<sup>33</sup> mja<sup>33</sup> lou<sup>55</sup> pa<sup>33</sup>! 你们快快做吧!

你 们 快 快 做 (助)

阿昌语：ŋ aŋ<sup>31</sup> tə<sup>55</sup> tə<sup>31</sup> pə<sup>31</sup> la<sup>31</sup>? 他吃饭了吗?

他 饭 吃 (助) (助)

nuan<sup>55</sup> i<sup>31</sup> ŋə<sup>31</sup> ŋu<sup>55</sup> pə<sup>31</sup> la<sup>31</sup>? 你娶妻子了吗?

你 妻子 娶 (助) (助)

## 二、句子成分和语序

缅语支语言都有主语、谓语、宾语、定语、状语、补语等六种句子成分。语序比较固定，主要有以下格式：

### (一) 主语、谓语、宾语的语序

1. 主语 + 谓语。如“弟弟哭了”：

缅语： $\eta i^{33} le^{53} \eta o^{33} pi^{33}$ .      载瓦语： $a^{55} ku^{21} \eta au^{51} pe^{51}$ .  
弟弟    哭    了                      弟弟    哭    了

阿昌语： $a^{31} \eta i^{55} \eta au^{55} p o^{31}$ .  
弟弟    哭    了

2. 主语 + 宾语 + 谓语。如“他去栽秧了”：

缅语： $t \theta u^{33} k a u^{255} s a i^{255} t \theta u a^{53} p i^{53}$ .  
他    秧    栽    去    了

载瓦语： $\eta a \eta^{21} k u^{21} x o^{21} e^{51} p e^{51}$ .  
他    谷    栽    去    了

阿昌语： $\eta a \eta^{31} z o^{55} t s h e n^{31} l o^{35} p o^{31}$ .  
他    田    栽    去    了

为了强调宾语，也可把它移到主语前。如“谷子被牛吃了”：

载瓦语： $k u^{21} n o^{21} e^{55} t s o^{21} p j a m^{55} p e^{51}$ .  
谷子    牛    (助)    吃    掉    了

阿昌语： $k a^{31} t s u i^{31} n o^{31} t o^{31} p o^{31}$ .  
谷子    牛    吃    了

3. 主语 + 间接宾语 + 直接宾语 + 谓语。如“你教我汉语吧！”：

载瓦语： $n a \eta^{51} \eta o^{21} z e^{55} m j i^{21} v a^{21} m j i \eta^{55} m o^{255} p j i^{21} p a^{55} !$   
你    我    (助)    汉语            教    给    (助)

阿昌语： $n u a \eta^{55} \eta o^{55} t e^{55} k a^{31} p h u a \eta^{31} \eta e \eta^{35} m o^{35} a^{31} !$   
你    我    (助)    汉            语    教    (助)

### (二) 修饰关系的语序

1. 名词修饰语 + 名词中心语。如：

缅语： $k h a^{255} l e^{53} j e^{255} o u^{255} t h o u^{255}$     小孩的帽子  
小孩    的    帽子



载瓦语: maŋ<sup>21</sup> ʃi<sup>21</sup> ma<sup>51</sup> jaŋ<sup>21</sup> vom<sup>55</sup> ʃi<sup>21</sup> 芒市的菠萝  
芒市 的 菠萝

阿昌语: tʂai<sup>55</sup> a<sup>31</sup> a<sup>31</sup> pzo<sup>55</sup> 哥哥的书  
哥哥 的 书

2. 代词修饰语 + 名词中心语。如:

缅 语: tɕä<sup>55</sup> no<sup>33</sup> do<sup>55</sup> je<sup>55</sup> taiŋ<sup>53</sup> pje<sup>33</sup> 我们的国家  
我 们 的 国家

载瓦语: ŋa<sup>55</sup> pu<sup>21</sup> 我的上衣  
我的上衣

阿昌语: ŋo<sup>51</sup> a<sup>31</sup> m zo<sup>31</sup> 我的席子  
我 的 席子

如果是指示代词作修饰语,其次序不大一致。单数指示代词作修饰语, 缅语只能居前, 载瓦语前后均可, 阿昌语只能居后。复数指示代词作修饰语, 载瓦语、阿昌语只能居后, 缅语是词根在前, 后缀在后。例如:

	这孩子	这些孩子
缅 语:	di <sup>33</sup> khä <sup>55</sup> le <sup>53</sup>	di <sup>33</sup> khä <sup>55</sup> le <sup>53</sup> tue <sup>33</sup>
	这 孩子	这 孩子 些
载瓦语:	xji <sup>51</sup> tsö <sup>21</sup> ʃaŋ <sup>51</sup>	tsö <sup>21</sup> ʃaŋ <sup>51</sup> xji <sup>51</sup> pe <sup>55</sup>
	这 孩子	孩子 这些
	tsö <sup>21</sup> ʃaŋ <sup>51</sup> xji <sup>51</sup>	
	孩子 这	
阿昌语:	tsä <sup>31</sup> oi <sup>31</sup> xai <sup>55</sup>	tsä <sup>31</sup> oi <sup>31</sup> xai <sup>55</sup> ŋe <sup>31</sup>
	孩子 这	孩子 这 些

3. 名词中心语 + 数量词组修饰语。如:

缅 语: tɕa<sup>53</sup> tĩ<sup>55</sup> gāu<sup>33</sup> 一只老虎  
老虎一 只

载瓦语: no<sup>21</sup> mji<sup>21</sup> tu<sup>21</sup> 四头牛  
牛 四 头

阿昌语: ŋo<sup>31</sup> ta<sup>31</sup> tu<sup>31</sup> 一头牛  
牛 一 头

4. 名词中心语 + 形容词修饰语。如:

缅语: pā<sup>53</sup>a<sup>33</sup>ni<sup>33</sup> 红花      载瓦语: pan<sup>55</sup>ne<sup>51</sup> 红花  
花 红                                      花 红

阿昌语: tse<sup>31</sup>na<sup>55</sup> 红衣服  
衣服红

形容词修饰语加助词后可以移至中心语之前。阿昌语移到前面以后必须重叠。例如:

缅语: ni<sup>33</sup>te<sup>55</sup>pā<sup>53</sup> 红的花  
红 的 花

载瓦语: ne<sup>51</sup>e<sup>55</sup>p an<sup>21</sup> 红的花  
红 的 花

阿昌语: na<sup>55</sup>na<sup>55</sup>s<sup>31</sup>tse<sup>31</sup> 红红的衣服  
红 红 的 衣服

5. 数量词组修饰语 + 动词中心语。如“写一次”:

缅语: ti<sup>55</sup>kha<sup>33</sup>je<sup>53</sup>                      载瓦语: lā<sup>21</sup>tam<sup>51</sup>ka<sup>55</sup>  
一 次 写                                      一 次 写

阿昌语: ta<sup>31</sup>pok<sup>55</sup>tiam<sup>31</sup>  
一 次 写

6. 副词修饰语 + 动词 (或形容词) 中心语。如:

缅语: a<sup>33</sup>mje<sup>53</sup>je<sup>53</sup> 经常写              to<sup>33</sup>to<sup>33</sup>tce<sup>33</sup> 很宽  
经常 写                                      很 宽

载瓦语: a<sup>21</sup>kut<sup>55</sup> 不做                      tja<sup>21</sup>nje<sup>55</sup> 很热  
不 做                                      很 热

阿昌语: ma<sup>31</sup>zo<sup>55</sup> 不怕                      tɕum<sup>51</sup>zo<sup>55</sup> 很怕  
不 怕                                      很 怕

### (三) 补充结构的语序

1. 动词中心语 + 动词补语。如:

缅语: tho<sup>53</sup>phau<sup>55</sup> 刺破                      载瓦语: thau<sup>21</sup>tjhe<sup>55</sup> 刺破  
刺 破                                      刺 破

阿昌语: kam<sup>35</sup>xo<sup>31</sup>ɕ<sup>55</sup> 冻死  
冻 (助) 死

2. 动词中心语 + 形容词补语。如:

缅语: sa<sup>53</sup>lo<sup>53</sup>wa<sup>53</sup> 吃饱                      载瓦语: sai<sup>55</sup>ke<sup>51</sup> 修好  
吃(助)饱                                      修 好

阿昌语: kuak<sup>35</sup> xɔ<sup>31</sup> khzəp<sup>55</sup> 打烂  
打 (助) 烂

#### (四) 支配结构的语序

均为宾语在前, 谓语在后。宾语是与人有关的名词、代词时, 一般要加宾语助词。例如:

缅语: tɕã<sup>55</sup> nɔ<sup>33</sup> do<sup>55</sup> ko<sup>33</sup> t̃<sup>33</sup> pja<sup>55</sup> 教我们  
我们 (助) 教

载瓦语: jo<sup>51</sup> khai<sup>21</sup> 挖地  
地 挖

阿昌语: nuɑŋ<sup>55</sup> te<sup>55</sup> tsi<sup>31</sup> 给你  
你 (助) 给

### 第三节 词汇

#### 一、词源的异同

缅语支语言的词汇, 以载瓦语与阿昌语最近。在 770 个常用词中, 同源词有 276 个, 占 35.8%; 半同源词有 45 个, 占 5.84%。阿昌语和缅语之间的关系稍近于载瓦语同缅语之间的关系。在 768 个常用词中, 阿昌语同缅语的同源词有 208 个, 占 27.1%; 半同源词有 41 个, 占 5.34%。在 782 个常用词中, 载瓦语同缅语的同源词有 197 个, 占 25.2%, 半同源词有 38 个, 占 4.86%。

同源词多为最基本、最常用的词。举例如下:

缅语	载瓦语	阿昌语	
tɕe <sup>33</sup>	kji <sup>51</sup>	khzə <sup>55</sup>	星星
le <sup>33</sup>	lai <sup>51</sup>	li <sup>55</sup>	风
nua <sup>53</sup>	no <sup>21</sup>	no <sup>31</sup>	牛
mj̃ <sup>53</sup>	mjaŋ <sup>21</sup>	m̃zɑŋ <sup>31</sup>	马
khue <sup>53</sup>	khui <sup>21</sup>	xui <sup>31</sup>	狗
wa <sup>53</sup>	va <sup>21</sup>	o <sup>31</sup>	竹子
dʒ̃ <sup>53</sup>	tʃhaŋ <sup>21</sup>	təhaŋ <sup>31</sup>	姜
mje <sup>55</sup> si <sup>55</sup>	mjo <sup>21</sup> tʃi <sup>55</sup>	nɔ <sup>55</sup> tsi <sup>31</sup>	眼睛
tθua <sup>53</sup>	tsui <sup>51</sup>	təoi <sup>55</sup>	牙

le <sup>55</sup>	lo <sup>21</sup>	lo <sup>55</sup>	手
ɕa <sup>33</sup>	fo <sup>51</sup>	ɕo <sup>55</sup>	舌头
tθue <sup>53</sup>	sui <sup>21</sup>	sui <sup>31</sup>	血
ṇā <sup>55</sup> lōu <sup>53</sup>	nik <sup>55</sup> lum <sup>21</sup>	ṇa <sup>55</sup> lum <sup>31</sup>	心
a <sup>55</sup> tθa <sup>53</sup>	fo <sup>21</sup>	ʂua <sup>31</sup>	肉
a <sup>55</sup>	ap <sup>55</sup>	ap <sup>55</sup>	针
mj ī <sup>33</sup>	mjaŋ <sup>51</sup>	en <sup>31</sup> mzɑŋ <sup>55</sup>	看见
sa <sup>53</sup>	tso <sup>21</sup>	tɕo <sup>31</sup>	吃
mou <sup>55</sup>	mut <sup>21</sup>	m ut <sup>55</sup>	吹
ni <sup>53</sup>	naŋ <sup>21</sup>	nuɑŋ <sup>31</sup>	踩
ei <sup>55</sup>	ju <sup>55</sup>	e <sup>31</sup>	睡
tθa <sup>55</sup>	sat <sup>55</sup>	sat <sup>55</sup>	杀
ŋau <sup>55</sup>	ŋau <sup>51</sup>	ŋau <sup>55</sup>	哭
tθe <sup>33</sup>	ʂi <sup>51</sup>	ʂl <sup>55</sup>	死
mj ī <sup>55</sup>	mj aŋ <sup>51</sup>	m zɑŋ <sup>55</sup>	高
mja <sup>53</sup>	mjo <sup>21</sup>	ŋo <sup>31</sup>	多
kau <sup>55</sup>	koi <sup>55</sup>	kok <sup>55</sup>	弯
a <sup>55</sup> ni <sup>33</sup>	ne <sup>51</sup>	na <sup>55</sup>	红
a <sup>55</sup> phju <sup>33</sup>	phju <sup>51</sup>	phzɔ <sup>55</sup>	白
the <sup>55</sup>	tho <sup>55</sup>	tho <sup>55</sup>	锋利
tθōu <sup>53</sup>	sum <sup>21</sup>	sum <sup>31</sup>	三
ŋa <sup>53</sup>	ŋo <sup>21</sup>	ŋo <sup>31</sup>	五
tɕhau <sup>55</sup>	khju <sup>55</sup>	xzɔ <sup>55</sup>	六
ɕi <sup>55</sup>	ʂit <sup>55</sup>	ɕet <sup>55</sup>	八
ŋa <sup>33</sup>	ŋo <sup>51</sup>	ŋo <sup>55</sup>	我

下列词中非同源的多：亲属称谓词，如“祖父、祖母、父亲、叔父、哥哥、姐姐、舅父、舅母”；形容词中的反面词，如“小、低、浅、短、轻、脏”，虚词“都、又、和”等。例如：

缅语	载瓦语	阿昌语	
a <sup>55</sup> pho <sup>53</sup>	a <sup>55</sup> tʂi <sup>55</sup>	kuŋ <sup>31</sup>	祖父
a <sup>55</sup> phua <sup>53</sup>	a <sup>55</sup> vo <sup>55</sup>	tɕhiŋ <sup>55</sup>	祖母



a <sup>55</sup> phe <sup>33</sup>	a <sup>55</sup> va <sup>21</sup>	a <sup>31</sup> pho <sup>231</sup>	父亲
a <sup>55</sup> ko <sup>33</sup>	a <sup>55</sup> phu <sup>21</sup>	tʂai <sup>55</sup>	哥哥
a <sup>55</sup> ma <sup>255</sup>	a <sup>55</sup> na <sup>55</sup>	ze <sup>231</sup>	姐姐
ŋe <sup>33</sup>	t̥i <sup>255</sup>	ni <sup>55</sup>	小
tθei <sup>33</sup>	a <sup>21</sup> nik <sup>21</sup>	t̥he <sup>255</sup>	浅
pɔ <sup>255</sup>	som <sup>21</sup>	zan <sup>55</sup>	轻
a <sup>53</sup> lōu <sup>53</sup>	tʂat <sup>55</sup>	kuai <sup>55</sup>	都
ne <sup>255</sup>	e <sup>255</sup>	lo <sup>255</sup>	和

同源词中,有的是一方有两个同义词,其中一个与另一方同源。如阿昌语的“太阳”有 ni<sup>31</sup> mo<sup>31</sup> 和 pui<sup>55</sup> 两个词,后者与载瓦语的 pui<sup>51</sup> 同源,前者与缅语的 ne<sup>33</sup> 同源。载瓦语的“盐”有 i<sup>55</sup> tʂum<sup>21</sup> 和 tʂho<sup>21</sup> 两个,前者同阿昌语的 t̥ho<sup>31</sup> 对应。有的同源词保留在复合词中,如缅语的 ni<sup>255</sup> “年”、阿昌语的 n̄ək<sup>55</sup> 与载瓦语的 tsan<sup>51</sup> “年”不同源,但同载瓦语的 san<sup>51</sup> ni<sup>55</sup> “明年”中的 ni<sup>55</sup> 同源。在同源词中,词根同源音节不等的有一些。如“乳房”一词,载瓦语为 nau<sup>55</sup>,阿昌语为 nau<sup>35</sup> tʂu<sup>35</sup>;“天”一词,阿昌语为 mau<sup>31</sup>,缅语为 mo<sup>53</sup>,载瓦语为 mau<sup>21</sup> khu<sup>51</sup>;“铁”一词,缅语为 tθā<sup>33</sup>,阿昌语为 ʂam<sup>55</sup>,载瓦语为 ʂam<sup>51</sup> to<sup>255</sup>。

## 二、构词特点

### (一) 单纯词

在音节上,缅语支诸语言以单音节词占多数,多音节词较少。多音节词中大多数是双音节词,超过两个音节的单纯词很少。动词、形容词、数词、量词多是单音节,名词多是多音节。多音节的单纯词中,有少量双声叠韵词。如载瓦语的 tʂhi<sup>55</sup> tʂho<sup>21</sup> “橄榄”、tʂi<sup>55</sup> tʂin<sup>55</sup> “蚯蚓”、luŋ<sup>21</sup> tuŋ<sup>55</sup> “玉米棒”、lan<sup>21</sup> tan<sup>51</sup> “回声”。

### (二) 合成词

按合成形式组成的合成词主要有以下一些形式。

#### 1. 名词与名词并列构成名词

缅语: mi <sup>255</sup> ba <sup>255</sup>	父母	载瓦语: no <sup>21</sup> mjan <sup>21</sup>	牲畜
母 父		牛 马	

阿昌语: no<sup>31</sup>m z<sub>4</sub>aŋ<sup>31</sup> 牲畜

牛 马

2. 名词修饰成分加名词中心成分构成名词。例如:

缅语: we<sup>55</sup>tθa<sup>53</sup> 猪肉      载瓦语: aŋ<sup>21</sup>khji<sup>51</sup> 萝卜

猪 肉

菜 脚

阿昌语: u<sup>31</sup>mui<sup>31</sup> 头发

头 毛

3. 名词中心成分加形容词修饰成分构成名词。例如:

缅语: bi<sup>53</sup>sei<sup>55</sup> 篦子      载瓦语: aŋ<sup>21</sup>no<sup>21</sup> 青菜

梳 密

菜 黑

阿昌语: tʂo<sup>55</sup>ʂək<sup>55</sup> 新娘

人 新

4. 动词修饰成分加名词中心成分构成名词。例如:

缅语: sho<sup>53</sup>she<sup>53</sup> 染料      载瓦语: sui<sup>21</sup>lu<sup>21</sup> 磨刀石

染 药

磨 石

阿昌语: n̄ap<sup>55</sup>tʂo<sup>55</sup> 筷子

夹 筷

5. 由名词被支配成分加动词支配成分构成名词。例如:

缅语: ou<sup>55</sup>thou<sup>55</sup> 帽子      载瓦语: u<sup>21</sup>thup<sup>55</sup> 包头巾

头 套

头 包

阿昌语: u<sup>31</sup>thu<sup>31</sup> 枕头

头 枕

6. 由名词加附注性的量词构成名词。例如:

缅语: mje<sup>55</sup>si<sup>55</sup> 眼睛      载瓦语: mjo<sup>21</sup>tʂi<sup>55</sup> 眼睛

眼 核

眼 核

阿昌语: n̄a<sup>55</sup>lum<sup>31</sup> 心

心 个

阿昌语还有由名词中心成分加动词修饰成分构成的名词。例如:

n̄o<sup>55</sup>tset<sup>55</sup> 瞎子      tam<sup>55</sup>n̄ap<sup>55</sup> 火钳

眼 瞎

棍 夹

### (三) 附加式合成词。

这种合成词数量不多。前缀常见的是 a, 主要出现在名词上。均有表示阴性、阳性、多数的后缀(详见上)。载瓦语有中缀 -mē<sup>55</sup>-, 加在

重叠的动词或形容词中间构成名词，表示“所有……的”意义。例如：

mjaŋ<sup>51</sup>mě<sup>55</sup>mjaŋ<sup>51</sup> 所有见到的    koi<sup>55</sup>mě<sup>55</sup>koi<sup>55</sup> 所有弯曲的  
见（中缀）见                              弯曲（中缀）弯曲

#### （四）四音格词

载瓦语和缅语都有丰富的四音格词以载瓦语为例，在语音结构上，主要有双声、叠韵、叠音、谐韵等形式，可分为 ABAC、BBCC、ABCD、ABCB、ABAB 等五种，以前两种为最多。例如：

ABAC: njum<sup>55</sup>kji<sup>55</sup>njum<sup>55</sup>kjo<sup>55</sup>                      参差不齐  
          kě<sup>21</sup>tɯ<sup>55</sup>kě<sup>21</sup>ʒu<sup>21</sup>                              心慌意乱  
AABB: tiŋ<sup>55</sup>tiŋ<sup>55</sup>tək<sup>55</sup>tək<sup>55</sup>                              老老实实  
          kju<sup>21</sup>kju<sup>21</sup>vam<sup>51</sup>vam<sup>51</sup>                              提心吊胆  
ABCD: njk<sup>55</sup>ʃi<sup>51</sup>lě<sup>21</sup>mji<sup>55</sup>                              死心塌地  
          xun<sup>21</sup>thu<sup>21</sup>pa<sup>55</sup>na<sup>21</sup>                              滔滔不绝  
ABCB: khau<sup>21</sup>lo<sup>21</sup>pjo<sup>21</sup>lo<sup>21</sup>                              偷偷摸摸  
          taŋ<sup>21</sup>mjo<sup>21</sup>ʃo<sup>51</sup>mjo<sup>21</sup>                              吵吵闹闹  
ABAB: a<sup>21</sup>vap<sup>21</sup>a<sup>21</sup>vap<sup>21</sup>                              一块一块地  
          nip<sup>55</sup>la<sup>21</sup>nip<sup>55</sup>la<sup>21</sup>                              一明一暗地

从构词方式上看，有四种方式：（1）连绵式，如 xun<sup>21</sup>thu<sup>21</sup>pa<sup>55</sup>na<sup>21</sup>“滔滔不绝”。（2）复合式，如 a<sup>21</sup>pun<sup>51</sup>（根）a<sup>21</sup>vaŋ<sup>21</sup>（根底）“根源”，a<sup>21</sup>ʃo<sup>21</sup>（可怜）a<sup>21</sup>vui<sup>21</sup>（艰难）“可可怜怜”。（3）重叠式，如 tho<sup>55</sup>（出）tho<sup>55</sup>（出）vaŋ<sup>51</sup>（进）vaŋ<sup>51</sup>（进）“出出进进”。（4）陪衬式，如 a<sup>21</sup>njo<sup>55</sup>（拌）a<sup>21</sup>tʃhi<sup>55</sup>（陪衬）“搀杂状”。

### 三、借词

由于所处环境不同，借词的特点各不相同。载瓦语借词主要来自景颇语、汉语、傣语、缅语。如景颇语借词：niŋ<sup>21</sup>tup<sup>21</sup>“铁匠”、ʃā<sup>21</sup>kon<sup>21</sup>“表扬”，汉语借词 van<sup>55</sup>tu<sup>55</sup>“豌豆”、tʃha<sup>21</sup>“茶”，傣语借词 mo<sup>55</sup>phji<sup>55</sup>“乞丐”、na<sup>51</sup>xam<sup>51</sup>“荒田”，缅语借词 sa<sup>21</sup>pja<sup>21</sup>“肥皂”、tat<sup>55</sup>“电”等。阿昌语借词主要来自汉语、傣语、缅语。以汉语借词为最多，如 ma<sup>55</sup>liau<sup>35</sup>“马料”、tsuan<sup>55</sup>“砖”、vaŋ<sup>51</sup>“网”、ʃha<sup>31</sup>“茶”。其次是傣语借词，如 pak<sup>31</sup>mon<sup>35</sup>“冬瓜”、kai<sup>31</sup>tce<sup>55</sup>“鸽子”、sut<sup>31</sup>“蚊”。

帐”。还有一些缅语借词，如 tʂak<sup>55</sup> “机器”、la<sup>231</sup> kha<sup>231</sup> “工资”、ɔŋ<sup>55</sup> “赢”。缅语借词主要来自巴利语、英语，还有少数印尼语词和汉语词。

## 第四节 文字

缅语支语言的文字只有缅文和载瓦文两种。

缅文是拼音文字，属婆罗米字母系统。每个音节由元音字母和辅音字母组成，声调使用声调符号或不同的元音字母表示。根据历史记载，缅甸境内在使用缅文之前，使用过梵文、巴利文、骠文和汶文，直至11世纪才创制了缅文。缅文保留了大量珍贵的历史文献。

载瓦文是1957年创制的拉丁字母拼音文字，共采用二十六个拉丁字母。双唇声母的腭化加 y 表示，如 byu [pju<sup>51</sup>] “人”、pyu [phju<sup>51</sup>] “白”；元音的紧喉加 v 表示，如 nva [na<sup>21</sup>] “使发疯”、bvo<sup>21</sup> [po<sup>21</sup>] “青蛙”、lvap [lap<sup>55</sup>] “晒”、mvon [mon<sup>55</sup>] “打扮”；韵尾是 -m [-m]、-n [-n]、-ŋ [-ŋ]、-p [-p]、-t [-t]、-k [-k]、-q [ʔ]，如 sim [sim<sup>21</sup>] “息”、man [man<sup>55</sup>] “习惯”、bat [pat<sup>21</sup>] “敲打”、ngok [ŋok<sup>21</sup>] “笨”、joq [kjo<sup>21</sup>] “冷”。声调不标示。

### 文字样品

Bumlat zhvumpyu gi loqchung pezhet ga; bvagung wuigoi gi, kone sauzan tang ga. “山腰白云像手中的彩帕，坝子的河流如筒裙的花纹。”



## 第五章 彝语支

藏缅语族彝语支所属语言，目前能确定的有彝语、傣语、哈尼语、拉祜语、纳西语、基诺语、怒语（碧江）等七种。说这一语支语言的人主要聚居在我国西南部的云南、四川、贵州、广西等省区；在国外，主要分布在泰国、老挝、缅甸、越南等地。由于彝语是这一语支中使用人口最多的一种语言，所以我国习惯称这一语支为彝语支。在国外，一般称其为“Lo lo”（傣语支或彝语支），许多人还把它与缅语、载瓦语等合为一个语支，称“Burmese-Lolo”（缅-傣语支或缅-彝语支）。

国内彝语使用人口约五百余万，在四川、云南、贵州、广西四省区均有分布，主要聚居在四川、云南的大小凉山，国外分布在缅甸、泰国和越南。傣语使用人口48万，主要分布在云南省怒江傣族自治州和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国外主要分布在缅甸和泰国。哈尼语使用人口105万，主要分布在云南省红河哈尼族自治州、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以及墨江、元江、江城等县，分布在缅甸、老挝、泰国的哈尼语又称 Akha（阿卡语）。拉祜语使用人口30余万，主要分布在云南省思茅、临沧专区和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国外分布在缅甸、泰国和老挝。纳西语使用人口24万余人，主要分布在云南省的丽江、维西、中甸、宁蒗等县。基诺语使用人口一万余，主要分布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县。怒语（碧江）使用人口约八千人，主要分布在云南省碧江县，国外在缅甸有分布。上述语言在比较时使用的代表点是：彝语——四川凉山喜德红玛话；傣语——云南碧江里吾底话；哈尼语——云南绿春大寨话；拉祜语——云南澜沧糯福话；纳西语——云南丽江一区长水话；基诺语——云南景洪曼雅乡巴卡老寨话；怒语——云南碧江匹河话。<sup>①</sup>

---

<sup>①</sup> 这部分材料参考使用了有关的语言简志。基诺语使用的材料是戴庆厦、刘菊黄、傅爱兰共同调查的。怒语使用的材料是戴庆厦、傅爱兰一起调查的，傅爱兰做了较多工作。

## 第一节 语 音

## 一、语音系统比较

各语言的语音系统按声韵调分类对比如下：

## (一) 声 母

彝 语：43 个。

p	ph	b	mb	m	m̥		
f	v						
t	th	d	nd	n	n̥	l	l̥
ts	tsh	dz	ndz	s	z		
tɕ	tɕh	dʒ	n̥dʒ	n̥	ɕ	ʒ	
tʂ	tʂh	dʑ	n̥dʑ	ʂ	ʑ		
k	kh	g	ŋg	ŋ	x	ɣ	
h							

傣傣语：28 个。

p	ph	b	m	f	v
t	th	d	n	l	
ts	tsh	dz	s	z	
tʃ	tʃh	dʒ	ʃ	ʒ	
k	kh	g	ŋ	x	ɣ
h					

哈尼语：30 个。

p	ph	b	m		
pj	phj	bj	mj		
t	th	d	n	l	
ts	tsh	dz	s	z	
tɕ	tɕh	dʒ	n̥	ɕ	ʒ
k	kh	g	ŋ	x	ɣ

拉祜语：24 个。

P	ph	b	m
---	----	---	---

f	v				
t	th	d	n	l	
ts	tsh	dz	s	z	
k	kh	g	ŋ	x	ɣ
q	qh				

纳西语：39个。<sup>①</sup>

p	ph	b	mb	m		
f	v					
t	th	d	nd	n	l	
ts	tsh	dz	ndz	s	z	
tʂ	tʂh	dʂ	ŋdʂ	ʂ	ʂ	
tɕ	tɕh	dɕ	ŋdɕ	ɕ	ɕ	ʒ
k	kh	g	ŋg	ŋ	x	ɣ

基诺语：34个。

p	ph	m		
pj	phj	mj		
pl	phl	ml		
f	v			
t	th	n	l	l̥
ts	tsh	s	z	
tʃ	tʃh	ʃ	j	
k	kh	ŋ	x	
kj	khj	ŋj	xj	
kl	khl			

怒语：50个。

p	ph	b	m	m̥		
pɿ	phɿ	bɿ	mɿ	m̥ɿ		
f	v					
fɿ	vɿ					
t	th	d	n	ŋ	l	l̥

① 有关纳西语材料，承和志武先生核对校正，特此致谢。

ts	tsh	dz	s	z		
tʃ	tʃh	dʒ	ʃ	ʒ		
tɕ	tɕh	dʒ	ɲ	ɲ	ɕ	ʒ
k	kh	g	ŋ	ŋ	x	ɣ
kɿ	khɿ	gɿ	xɿ	ɣɿ		

## (二) 韵 母

彝 语：10 个。

l ɿ i e a ɔ o u u

傈僳语：28 个。

l ɿ i i e e ɛ ɛ a a o o u u w w y y  
 ē ē ā ā ū ū ie io ua ue

哈尼语：20 个。

l ɿ i i e e a a ɔ ɔ o o u u ɣ ɣ w w y y

拉祜语：16 个。

i i e e ɛ ɛ a a ɔ ɔ o o u u ɣ ɣ

纳西语：15 个。

l i e æ a ɔ o u w ə ər y iə uə ua

基诺语：19 个。

l i e ɛ a ɔ o u y ø œ w ɣ ʌ ui ue ue ɔi ai

怒 语：55 个。

i i e e ɛ ɛ a a ɔ ɔ o o u u w w ə ə  
 ɛ ɛ ɔ̃ ɛ̃ ɛ̃  
 ie ie ia ia io io iu iu iu iu iə iə ui ui ua ua  
 ue ue uə uə ĩ ĩ ĩ ĩ uē uē uē uē  
 oŋ oŋ

## (三) 声 调

彝 语：4 个。55、33、31、34

傈僳语：4 个。55、33、31、35

哈尼语：3 个。55、33、31

拉祜语：4 个。53、33、31、35

纳西语：4 个。55、33、31、13

基诺语：5 个。55、44、33、31、35



怒语：4个。55、53、33、31

声母比较发达，是彝语支语音方面的一个重要特点。<sup>①</sup> 但各语言发展不平衡，数量在24至50个之间。怒语最多，有50个，其次是彝语，有43个，基诺语有34个，哈尼语有30个，傣傣语有28个，最少的是拉祜语，只有24个。一般看来，声母有以下几个共同的特点：(1) 除基诺语外，清浊对立严整，在塞音、塞擦音、擦音上都分清浊两类。(2) 除彝语、纳西语有鼻冠浊音、基诺语有-l的复辅音外，声母一般都由单辅音构成。(3) 从发音部位上看，双唇、舌尖、舌尖前、舌尖中、舌面、舌根等七类在各语言里都有。(4) 从发音方法上看，都有塞音、塞擦音、擦音、鼻音、边音等五类。(5) 系统性强，配合整齐。如清浊对立、送气不送气对立等特征，在不同发音部位的音类上都严整对立。除了上述共同特点外，有些语言还有一些不同的特点。如：(1) 彝语和纳西语有鼻冠浊音 mb、nd、ŋg、ndz、n̄dz、ndz̄ 和舌后音 tʂ、tʂh、dz̄、ʂ、z̄。(2) 彝语和怒语有清化边音 l 和清化鼻音 m̄、n̄、ŋ̄ 等。(3) 哈尼语有双唇腭化音 pj、phj、bj、mj，基诺语有双唇腭化音 pj、phj、mj 和舌根腭化音 kj、khj、ŋj、xj。(4) 拉祜语有小舌塞音 q、qh，彝语、傣傣语有小舌擦音 h。(5) 怒语在双唇、舌根音上有卷舌化和非卷舌化的对立，如 p—pɿ，ph—phɿ，m—mɿ，k—kɿ，kh—khɿ 等。(6) 基诺语有 pl、phl、ml、kl、khl 等复辅音声母 (kl、khl 中的-l 摩擦较重，似-ɿ)。

彝语支的韵母比较少，多数语言的韵母主要由单元音组成。但发展很不平衡，数量在10—55个之间。怒语最多，共有55个（其中有23个单元音韵母和30个复合元音韵母，都分松、紧、鼻化三类；还有两个带-ŋ尾的韵母）。傣傣语有28个（24个单元音韵母分松、紧、鼻化三类，还有四个复合元音韵母）。哈尼语有20个（全是单元音韵母，分松紧两类）。基诺语19个（14个单元音韵母，5个复元音韵母，元音不分松紧）。拉祜语16个（全是单元音韵母，分松紧两类）。纳西语15个（12个单元音韵母和3个复合元音韵母）。彝语最少，只有10个（全是单元音韵母，分松紧两类）。韵母有以下几个共同的特点：(1) 除纳西语、基诺语外，元音都分松紧。(2) 只有单元音韵母或以单元音韵母为

<sup>①</sup> 参看马学良、戴庆厦：《彝语支语音比较研究》，载《民族语文研究文集》，青海民族出版社，1982，6。

主。有的语言虽有复合元音韵母，但出现频率小。(3) 除怒语有个别带辅音韵尾的韵母外，多数语言无带辅音尾的韵母。(4) 除傈僳语、怒语有少量鼻化元音外，一般只有口元音韵母，无鼻化元音韵母。有些语言近代通过汉语借词在一部分人的口语里新增了少量复合元音韵母、带鼻音韵尾的韵母或鼻化元音韵母。(5) i、e、a、o、u 等五个元音在各语言里都有。有的语言还有一些不同的特点，主要是：(1) 彝语松紧元音对立不完全配对（在有的方言里有完全配对的），松元音比紧元音多。(2) 傈僳语和怒语有少量鼻化元音。怒语和哈尼语的个别方言有带鼻音尾韵母。(3) 傈僳、纳西、怒、基诺等语言有少量复合元音。(4) 纳西语、基诺语无紧元音。(5) 怒语和纳西语有卷舌化元音  $\text{ər}$  或  $\text{er}$ 。

声调的基本特点是数目少，调型比较简单，无曲折调。声调最多的是基诺语，有五个调；其次是彝语、傈僳语、拉祜语、怒语，有四个调，哈尼语最少，只有三个调。

音节结构形式比较简单。主要有两种：一是“辅音 + 元音 + 声调”，另一是“元音 + 声调”。如彝语的  $\eta\text{a}^{55}$  “我”， $\text{i}^{55}$  “睡”，哈尼语的  $\text{tsho}^{55}$  “人”、 $\text{o}^{55}$  “做”。彝语、纳西语、基诺语除以上两种外，还有“辅音 + 辅音 + 元音 + 声调”的形式。彝语、纳西语是鼻冠音加浊辅音，如彝语的  $\text{n}\cdot\text{dzi}^{33}$  “矛”，纳西语的  $\text{mbi}^{31}$  “飞”；基诺语是双唇音、舌根音加 l，如  $\text{pla}^{31}$  “扒”， $\text{ml}\Lambda^{31}$  “美丽”， $\text{klo}^{31}$  “踢”。有复合元音的语言还有“辅音 + 元音 + 元音 + 声调”、“元音 + 元音 + 声调”两种形式。如傈僳语的  $\text{gua}^{31}$  “嚼”， $\text{xua}^{31}$  “肉”，纳西语的  $\text{tshua}^{55}$  “六”， $\text{ua}^{33}$  “五”。

由于彝语支语言的声母和韵母大多为单个音素，具有“单一”性的特点，因而声母、韵母的数量同辅音、元音的数量相同或大致接近。如哈尼语有 30 个声母，20 个韵母，若用辅音元音分析法分析，辅音音位也是 30 个，元音音位也是 20 个。这是彝语支语音区别于其他语支的一个重要特点。别的语支语言，声母、韵母的数量往往比辅音、元音的数量多，特别是韵母的数量比元音多得多。如普米语（簞花语）有 65 个声母（单辅音声母 43 个，复辅音声母 22 个），但辅音只有 43 个。载瓦语有 86 个韵母，而元音只有 10 个。

声母比韵母数量多，在藏缅语族中也是彝语支独有的。如彝语的声母比韵母多四倍强，连声母数量较少的拉祜语，声母也比韵母多 8 个。在其他语支语言里，一般都是韵母比声母多。比如景颇语有 27 个声母，88 个韵母。

## 二、主要特征分析

### (一) 清浊声母<sup>①</sup>

声母清浊对立是彝语支语音的一个重要特征。除基诺语外，各语言的声母有一半以上靠清浊特征区别，在塞音、塞擦音、擦音上都分清浊两类，而且对立严整。清浊对立主要起区别词义的作用。但在彝语、怒语、拉祜语、傣语里，清浊对立还区别自动使动的语法意义。浊音表自动，清音表使动。如彝语： $bi^{33}$  “散开” ——  $pi^{33}$  “使散开”， $gu^{33}$  “怕” ——  $ku^{33}$  “使怕”。怒语： $bji^{31}$  “（衣）脱（线）” ——  $phji^{31}$  “拆（衣）”， $gue^{55}$  “（碗）破” ——  $khue^{55}$  “（碗）打破”。傣语： $dji^{33}$  “融化” ——  $tji^{33}$  “使融化”， $do^{55}$  “喝” ——  $to^{33}$  “使喝”。拉祜语： $do^{31}$  “喝” ——  $to^{33}$  “使喝”。

声母清浊同声调的关系最密切。从语音系统的配合规律看，哈尼语浊的塞音、塞擦音在三个调上都出现，而清不送气的塞音、塞擦音只出现在中平、低降两个调上，不出现在高平调上。傣语的清音在四个调上都出现，而浊的塞音、塞擦音、擦音主要出现在中平、低降两个调上，出现在高平、高升调上的很少。拉祜语的清不送气的塞音、塞擦音、擦音在四个调上都出现，而浊的塞音、塞擦音、擦音只出现在高降、中平、低降三个调上，出现在高升调上的很少。声调分化以清浊为条件，是彝语支语音对应关系中的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拿哈尼语同傣语比较就能够看到，哈尼语的低降调松元音音节在傣语里以声母的清浊为条件分化为两个，出现在低降调上的是浊声母，出现在高平调上的是清声母。例如：

哈尼语		傣语	
低降调	~	低降调	
$di^{31}$		$du^{31}$	打
$dza^{31}$		$dza^{31}$	吃
$zo^{31}$		$ze^{31}$	用（钱）
$ya^{31}$		$gua^{31}$	养

<sup>①</sup> 参看戴庆厦：《彝语支的清浊声母》，载《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1，2。



bjo <sup>31</sup>	~	bE <sup>31</sup>	淡
低降调		高平调	
tho <sup>31</sup>		ti <sup>55</sup>	春
tshy <sup>31</sup>		tsɿ <sup>55</sup>	咳
se <sup>31</sup>		ʃi <sup>55</sup>	撒
si <sup>31</sup>		sɿ <sup>55</sup>	磨(刀)
sa <sup>31</sup>		ʃua <sup>55</sup>	穷

又如，哈尼语的低降调紧元音音节在纳西语里也因声母的清浊分为两个调，出现在低降调上的是浊声母，出现在高平调上的是清声母。例如：

哈尼语	~	纳西语	
低降调		低降调	
a <sup>31</sup> ɣa <sup>31</sup>		bo <sup>31</sup>	猪
dzo <sup>31</sup> la <sup>31</sup>		dzy <sup>31</sup>	花椒
mu <sup>31</sup>		zua <sup>31</sup>	蕈
me <sup>31</sup>		zo <sup>31</sup>	饿
a <sup>31</sup> la <sup>31</sup>		la <sup>31</sup>	手
低降调	~	高平调	
pe <sup>31</sup>		phy <sup>55</sup>	呕吐
a <sup>31</sup> tsi <sup>31</sup>		tshɿ <sup>55</sup>	山羊
xu <sup>31</sup>		khu <sup>55</sup>	年
ø <sup>31</sup>		xy <sup>55</sup>	站
sa <sup>31</sup>		sa <sup>55</sup>	气
tœ <sup>31</sup>		tœ <sup>55</sup>	煮

彝语支各语言同源词的语音对应，除基诺语外，多数是浊对浊，清对清。少数浊对清的，是浊音变为清音的结果。这说明彝语支这些语言清浊的发展，大致处于相同的阶段。例如：

彝语	哈尼语	傈僳语	拉祜语	纳西语	怒语	
ndzo <sup>33</sup>	dza <sup>33</sup>	dze <sup>33</sup>	dza <sup>53</sup>	ndə <sup>33</sup>	dza <sup>53</sup>	滴
do <sup>33</sup>	da <sup>33</sup>	de <sup>33</sup>	ta <sup>53</sup>	ndo <sup>33</sup>	dzi <sup>55</sup>	登上
vo <sup>55</sup>	a <sup>31</sup> ɣa <sup>31</sup>	a <sup>55</sup> vE <sup>31</sup>	va <sup>31</sup>	bo <sup>31</sup>	va <sup>53</sup>	猪
zi <sup>33</sup>	zo <sup>31</sup>	ze <sup>31</sup>	ze <sup>53</sup>	tse <sup>31</sup>	dzue <sup>55</sup>	用(钱)



dzu <sup>33</sup>	dza <sup>31</sup>	dza <sup>31</sup>	t <sub>s</sub> a <sup>53</sup>	ndzɿ <sup>33</sup>	dza <sup>55</sup>	吃
tɕo <sup>55</sup>	tɕa <sup>31</sup>	tʃa <sup>55</sup>	t <sub>s</sub> a <sup>35</sup>	tɕə <sup>55</sup>	tɕa <sup>53</sup>	煮
li <sup>34</sup> tɕhi <sup>33</sup>	tɕe <sup>33</sup>	tʃhe <sup>35</sup> e <sup>33</sup>	tʃhe <sup>53</sup>	tɕhər <sup>33</sup>	dzue <sup>53</sup>	断
ʃu <sup>33</sup>	sa <sup>31</sup>	xua <sup>31</sup>	sua <sup>31</sup>	ʃɿ <sup>33</sup>	ʃa <sup>55</sup>	肉
sɔ <sup>33</sup>	sɔ <sup>55</sup>	sa <sup>33</sup>	sɛ <sup>53</sup>	sɿ <sup>31</sup>	sɔ <sup>33</sup>	三
si <sup>55</sup>	sɛ <sup>31</sup>	sɛ <sup>31</sup>	(ti <sup>53</sup> )	sy <sup>55</sup>	sɛ <sup>31</sup>	杀

但在有的语言或方言里，存在浊声母变为清声母的趋势。在演变方式上，有的表现为语音系统中浊的塞音、塞擦音声母的消失（或称转为清声母）；有的表现为一部分原为浊塞音、塞擦音声母的词变为清声母（语音系统中仍保存浊的塞音、塞擦音声母）。如基诺语在塞音、塞擦音上只有清音，没有浊音，只在擦音上仍有三对清浊对立：f—v, s—z, ʃ—j。其他几种语言塞音、塞擦音的浊音，在基诺语里都与清音对应。哈尼语有的方言（碧卡方言、豪白方言），塞音、塞擦音的浊音都消失了，擦音上的浊音有的保留多些，有的只剩下一两个。如墨江碧约话，清浊对立的只有 f—v 一对，其他都不对立，有 p、ph、pj、m、mj、t、th、n、l、ts、tsh、s、k、kh、ŋ、x、j。墨江豪尼话的清浊对立保存在五对擦音上：f—v, s—z, ʃ—ʒ, ɕ—j, ɣ—ɣ。塞音、塞擦音上的都不对立：p、ph、t、th、ts、tsh、tʃ、tʃh、tɕ、tɕh、k、kh。所以，保存清浊严整对立的哈尼语绿春话的浊声母在碧约话、豪尼话里大都与相应的清声母对应。下面是彝语、哈尼语（绿春话）同这些已消失浊音的语言和方言对应的例子：

彝	基诺	哈尼(绿春)	哈尼(碧约)	哈尼(豪尼)	
bɿ <sup>31</sup>	pi <sup>44</sup>	bi <sup>31</sup>	pi <sup>31</sup>	pi <sup>31</sup>	给
dzi <sup>31</sup>	a <sup>33</sup> plw <sup>33</sup>	bjɔ <sup>33</sup>	pv <sup>33</sup>	pu <sup>33</sup>	满
dzi <sup>33</sup>	ple <sup>31</sup>	bjɔ <sup>55</sup>	pe <sup>55</sup>	pu <sup>55</sup>	飞
ndu <sup>33</sup>	tu <sup>44</sup>	du <sup>31</sup>	t v <sup>31</sup>	t v <sup>31</sup>	挖
dza <sup>33</sup>	t <sub>s</sub> a <sup>31</sup>	dza <sup>31</sup>	t <sub>s</sub> a <sup>33</sup>	t <sub>s</sub> a <sup>33</sup>	滴(水)
phu <sup>33</sup>	pho <sup>31</sup>	pu <sup>33</sup>	phy <sup>33</sup>	f v <sup>33</sup>	翻(动)
fu <sup>33</sup>	phy <sup>31</sup>	pu <sup>33</sup>	phi <sup>33</sup>	phv <sup>33</sup>	烧
tsɿ <sup>33</sup>	tsho <sup>31</sup>	tsu <sup>33</sup>	tshv <sup>33</sup>	tshv <sup>33</sup>	栽(秧)

拉祜语的塞音、塞擦音、擦音（除舌根音外）虽都分清浊，但有些词在其他语言是浊音的，在拉祜语里则是清音。从声调的对比中不难发

現，這些清音詞是由濁音詞變來的，因在聲調上還保留濁類的特点。這里，用哈尼語同它比較來說明。哈尼語的低降調在拉祜語里因聲母的清濁分為兩類：是濁聲母的與高降調對應，是清聲母的與低降調對應。但拉祜語里與哈尼語濁聲母對應的清聲母，也同其他濁聲母一樣是高降調，而不是低降調。這說明拉祜語這些清聲母詞，過去是濁的。例如：

	哈尼	拉祜	
	低降調	~	高降調
濁對濁	di <sup>31</sup>		dɔ̄ <sup>53</sup> 打
	by <sup>31</sup>		bɔ̄ <sup>53</sup> 拱(土)
	zɔ <sup>31</sup>		zɛ <sup>53</sup> 用(錢)
	ɣa <sup>31</sup>		ɣa <sup>53</sup> 弄
	mja <sup>31</sup>		ma <sup>53</sup> 多吃
濁對清	dza <sup>31</sup>		tɕa <sup>53</sup> 吃
	bja <sup>31</sup>		pɛ <sup>53</sup> 蜂
	ga <sup>31</sup>		ka <sup>53</sup> 聽見
	dzo <sup>31</sup>		ɔ <sup>31</sup> tsɿ <sup>53</sup> 生(肉)
	ba <sup>31</sup>		pa <sup>53</sup> 薄
	哈尼	拉祜	
	低降調	~	低降調
清對清	thɔ <sup>31</sup>		te <sup>31</sup> 春
	tshy <sup>31</sup>		tsɿ <sup>31</sup> 咳
	sɿ <sup>31</sup>		si <sup>31</sup> 懂
	sa <sup>31</sup>		xa <sup>31</sup> 窮
	se <sup>31</sup>		se <sup>31</sup> 撒

彝語支同古代藏語相比較，同源詞的對應大致也是濁對濁，清對清。由此可見，彝語支的清濁與藏語有着共同的來源。例如：

濁音	濁音				
古代藏語	彝	哈尼	傈僳	納西	
sbraŋ	dzi <sup>33</sup>	bja <sup>31</sup>	dʒɛ <sup>31</sup>	mbæ <sup>33</sup> zi <sup>33</sup>	蜂
hdzag	ndzo <sup>33</sup>	dza <sup>33</sup>	dʒɛ <sup>33</sup>	ndə <sup>33</sup>	滴

go	gu <sup>33</sup>	ga <sup>31</sup>	pa <sup>33</sup> dʒa <sup>31</sup>	(kɰ <sup>33</sup> mi <sup>33</sup> )	听见
gug	la <sup>31</sup> gu <sup>55</sup>	yu <sup>31</sup>	gɔ <sup>31</sup>	ŋgə <sup>55</sup>	弯
za	dzu <sup>33</sup>	dza <sup>31</sup>	dza <sup>31</sup>	ndzɿ <sup>33</sup>	吃
zam	dzi <sup>33</sup>	lo <sup>55</sup> dzo <sup>55</sup>	kho <sup>31</sup> dze <sup>33</sup>	ndzo <sup>31</sup>	桥
清音	清音				
古代藏语	彝	哈尼	傣傣	纳西	
tshigs	tsɿ <sup>55</sup>	tsɿ <sup>31</sup>	tsɿ <sup>55</sup>	tʂər <sup>55</sup>	(竹)节
tɕhad	li <sup>34</sup> tɕhi <sup>33</sup>	tɕe <sup>33</sup>	tshe <sup>35</sup> e <sup>33</sup>	tɕhər <sup>33</sup>	断
btsos	tɕo <sup>55</sup>	tɕəa <sup>31</sup>	tʃa <sup>55</sup>	tɕə <sup>55</sup>	煮
gsum	sɔ <sup>33</sup>	sɔ <sup>55</sup>	sa <sup>33</sup>	sɿ <sup>31</sup>	三
serpo	a <sup>33</sup> ʂɿ <sup>33</sup>	sɿ <sup>55</sup>	ʃi <sup>33</sup>	ʂɿ <sup>31</sup>	黄
ɕa	ʂu <sup>33</sup>	sa <sup>31</sup>	xua <sup>31</sup>	ʂɿ <sup>33</sup>	肉

彝语、怒语、基诺语和哈尼语的部分方言，除了塞音、塞擦音、擦音分清浊外，边音也分清浊。这些语言之间大致保持相同的对应，即清音对清音，浊音对浊音。同缅语支的缅语对比，大致也是如此。这说明它们有着共同的渊源关系。例如：

彝	怒	基诺	哈尼(麻栗寨)	哈尼(豪尼)	
li <sup>55</sup>	la <sup>53</sup>	loe <sup>55</sup>	lo <sup>31</sup>	la <sup>31</sup>	晒
la <sup>55</sup>	la <sup>55</sup>	la <sup>33</sup> tsho <sup>33</sup>	la <sup>31</sup> tshy <sup>31</sup>	lo <sup>31</sup>	裤
mu <sup>33</sup> li <sup>33</sup>	mu <sup>55</sup> li <sup>33</sup>	li <sup>31</sup>	ɔ <sup>31</sup> ly <sup>55</sup>	tʃo <sup>31</sup> li <sup>55</sup>	风
li <sup>33</sup> mo <sup>34</sup>	li <sup>33</sup>	la <sup>44</sup>	lo <sup>31</sup>	lv <sup>31</sup>	船
lo <sup>55</sup>	la <sup>53</sup>	la <sup>55</sup> pu <sup>44</sup>	la <sup>31</sup>	a <sup>31</sup> la <sup>31</sup>	手
la <sup>33</sup>	la <sup>33</sup>	lo <sup>31</sup>	la <sup>55</sup>	lo <sup>55</sup>	来
sa <sup>34</sup> lu <sup>33</sup>	da <sup>53</sup> u <sup>33</sup>	py <sup>44</sup> te <sup>44</sup>	sa <sup>31</sup> la <sup>31</sup>	sɔ <sup>31</sup> lo <sup>31</sup>	棉花

拉祜语、傣傣语、纳西语没有清化音l，所以彝语、怒语、基诺语的l在这几种语言里还与l对应，而l在拉祜语里大多同清擦音x对应，在傣傣语、纳西语里大多同l对应，少数同x、h对应。例如：

彝	怒	拉祜	傣傣	纳西	
lo <sup>55</sup>	la <sup>53</sup>	la <sup>31</sup>	la <sup>31</sup> phE <sup>35</sup>	la <sup>31</sup>	手
lu <sup>33</sup>	liu <sup>33</sup>	lo <sup>53</sup>	lu <sup>31</sup>	lu <sup>31</sup>	龙
la <sup>33</sup>	la <sup>33</sup>	la <sup>31</sup>	la <sup>33</sup>	lo <sup>33</sup>	来

l̥u <sup>33</sup>	l̥ə <sup>33</sup>	xu <sup>33</sup>	lu <sup>33</sup>	xy <sup>33</sup>	炒
l̥i <sup>55</sup>	l̥a <sup>53</sup>	xu <sup>35</sup>	le <sup>55</sup>	(ndzər <sup>55</sup> )	晒
l̥u <sup>55</sup>	l̥u <sup>53</sup>	xɔ <sup>35</sup>	lo <sup>55</sup>	lu <sup>55</sup>	牧
l̥a <sup>55</sup>	l̥a <sup>55</sup>	xa <sup>31</sup> tho <sup>33</sup>	lu <sup>55</sup> the <sup>33</sup>	le <sup>33</sup>	裤
l̥o <sup>31</sup> bo <sup>31</sup>	l̥a <sup>31</sup>	xa <sup>33</sup> pa <sup>33</sup>	hā <sup>33</sup> ba <sup>33</sup>	xe <sup>33</sup> me <sup>33</sup>	月亮

彝语、怒语的鼻音分清浊两类，在同语支其他语言里只有浊的一类。彝语、怒语的清鼻音在这些语言里都与浊鼻音对应。彝语和怒语之间鼻音清浊发展不平衡，二者的对应除了清对清、浊对浊外，还有清对浊、清对清擦音的例子。如：

彝	怒	拉祜	傈僳	纳西	
mo <sup>31</sup>	mu <sup>55</sup>	mɔ <sup>53</sup>	mo <sup>31</sup>	mo <sup>55</sup>	老
nu <sup>33</sup>	na <sup>33</sup>	na <sup>53</sup>	na <sup>31</sup>	xe <sup>33</sup>	停
a <sup>34</sup> nɔ <sup>33</sup>	na <sup>53</sup>	na <sup>53</sup>	ne <sup>33</sup>	na <sup>31</sup>	黑
nu <sup>33</sup>	ɲu <sup>55</sup>	nɔ <sup>31</sup>	nu <sup>33</sup>	nu <sup>31</sup>	你
ɲa <sup>31</sup> bi <sup>55</sup>	ɲa <sup>55</sup> kɔ̃ <sup>33</sup>	na <sup>31</sup> qho <sup>53</sup>	na <sup>33</sup> be <sup>33</sup>	ɲi <sup>55</sup> mər <sup>31</sup>	鼻子
ɲa <sup>33</sup>	ɲa <sup>33</sup>	na <sup>33</sup>	na <sup>33</sup> lo <sup>35</sup>	mi <sup>31</sup>	听
ɲi <sup>31</sup>	nɔ <sup>33</sup>	nu <sup>31</sup>	tʃh <sup>31</sup> mu <sup>33</sup>	nu <sup>31</sup>	闻
ma <sup>33</sup>	m̩ja <sup>33</sup>	va <sup>53</sup>	ma <sup>33</sup> da <sup>33</sup>	mu <sup>55</sup>	竹子
he <sup>33</sup> ma <sup>55</sup>	ɲi <sup>53</sup> lo <sup>53</sup>	ni <sup>33</sup> ma <sup>33</sup>	ni <sup>35</sup> ma <sup>33</sup>	nu <sup>55</sup> me <sup>33</sup>	心
m̩o <sup>31</sup>	m̩ɔ <sup>53</sup>	m̩ɔ <sup>53</sup>	mu <sup>33</sup>	mo <sup>31</sup>	吹(乐器)

彝语支语言的边音、鼻音分清浊，缅语支语言（如缅语、阿昌语）边音、鼻音也分清浊，对应关系大致也是清对清，浊对浊（也有少数清对浊）。这说明二者在边音、鼻音的发展上存在相近的特点。例如：

彝	怒	缅	阿昌	
nu <sup>33</sup>	na <sup>33</sup>	na <sup>53</sup>	nɔ <sup>31</sup>	停
ɲi <sup>31</sup>	ɲi <sup>31</sup>	ne <sup>53</sup>	ɲen <sup>31</sup>	天
la <sup>33</sup>	la <sup>33</sup>	la <sup>33</sup>	(zə <sup>35</sup> )	来
lo <sup>55</sup>	l̥a <sup>53</sup>	le <sup>55</sup>	lo <sup>55</sup>	手
ɲi <sup>31</sup>	nɔ <sup>33</sup>	ɲã <sup>53</sup>	nam <sup>31</sup>	闻
m̩o <sup>31</sup>	m̩ɔ <sup>53</sup>	m̩o <sup>55</sup>	m̩ut <sup>55</sup>	吹
ɲa <sup>31</sup> bi <sup>55</sup>	ɲa <sup>55</sup> kɔ̃ <sup>33</sup>	ɲa <sup>33</sup> khō <sup>53</sup>	ɲoŋ <sup>55</sup>	鼻子



li <sup>55</sup>	la <sup>53</sup>	lã <sup>53</sup>	lap <sup>55</sup>	晒
la <sup>55</sup>	la <sup>55</sup>	(bāu <sup>53</sup> bi <sup>33</sup> )	lo <sup>31</sup>	裤
mu <sup>33</sup> li <sup>33</sup>	mu <sup>53</sup> li <sup>33</sup>	le <sup>33</sup>	li <sup>55</sup>	风

哈尼、傈僳、拉祜等语言鼻音、边音不分清浊，但从声调的对应关系上仍能看到过去分清浊的痕迹。比如拿彝语同拉祜语进行比较，彝语中平调的一部分词在拉祜语里因声母的清浊不同分为低降、中平两类，出现在低降调上的是浊声母，出现在中平调上的是清声母。彝语出现在中平调上的清浊鼻音在拉祜语里虽都同浊鼻音对应，但在声调上仍同其他清浊对应一样，出现在低降调上的是浊声母，出现在中平调上的是清声母。例如：

彝		拉祜	
中平调	~	低降调	
ndo <sup>33</sup>		do <sup>31</sup>	喝
ndz <sub>l</sub> <sup>33</sup>		dz <sub>l</sub> <sup>31</sup>	酒
nu <sup>33</sup>		no <sup>31</sup>	你
na <sup>33</sup>		na <sup>31</sup>	病
中平调	~	中平调	
tɕi <sup>33</sup>		tɕi <sup>33</sup>	胆
sɔ <sup>33</sup>		sa <sup>33</sup>	三
a <sup>33</sup> ni <sup>33</sup>		ni <sup>33</sup>	红
ŋa <sup>33</sup>		na <sup>33</sup>	问

又如拿彝语同傈僳语进行比较，彝语高平调的一部分词在傈僳语里因声母清浊的不同分化为低降、高平两个调，出现在低降调上的是浊声母，出现在高平调上的是清声母。彝语出现在高平调上的清浊边音在傈僳语里虽都同浊边音对应，但在声调上仍同其他清浊对应一样，出现在低降调上的是浊声母，出现在高平调上的是清声母。例如：

彝		傈僳	
高平调	~	低降调	
vo <sup>55</sup>		a <sup>55</sup> va <sup>31</sup>	猪
lo <sup>55</sup>		le <sup>31</sup> phɛ <sup>35</sup>	手
la <sup>55</sup> tɕhi <sup>33</sup>		la <sup>31</sup> tɕa <sup>55</sup>	茶叶

高平调	~	高平调	
tɕo <sup>55</sup>		tʃa <sup>55</sup>	煮
tso <sup>55</sup>		tʂa <sup>55</sup>	接
l <u>u</u> <sup>55</sup>		lo <sup>55</sup>	牧
li <sup>55</sup>		le <sup>55</sup>	晒

## (二) 松紧元音<sup>①</sup>

彝语支语言除纳西语、基诺语外，元音都分松紧。从发音特点上看，松紧的区别主要是喉头是否紧缩。发音时喉头肌肉紧缩、音色较为响亮的是紧元音。彝语支语言的松紧元音对立多带伴随现象。常见的伴随现象有以下几种：(1) 声调的变化：同一声调，紧元音音节比松元音音节略高。如傣傣语的中平调，紧元音音节的实际调值是44，松元音音节是33。例如：ma<sup>33</sup>“饱满”，mā<sup>33</sup>“阴性”。又如：哈尼语的低降调，紧元音音节的实际调值是32，松元音音节是31。例词：na<sup>31</sup>“停止”和 nā<sup>31</sup>“早”。(2) 舌位的变化：紧元音一般比相对的松元音略低、略后。如多塔哈尼语的o、y都比o、y偏低靠后。例词：xo<sup>31</sup>“偷”和 xo<sup>31</sup>“(一)盒”，my<sup>31</sup>ty<sup>33</sup>“门槛”和 my<sup>31</sup>“舔”。(3) 长短的变化：紧元音一般比松元音短促，有的语言的紧元音还后带喉塞音-ʔ。如阿细彝语的低降调紧元音一般都后带-ʔ，如 tchi<sup>31</sup>“山羊”、le<sup>31</sup>“手”。怒语的紧元音音节在高平、高升两个调上时，前带喉塞音，在低降调上时，后带喉塞音，在高降调上时前后都带喉塞音。如：ti<sup>55</sup>“口水”、tui<sup>55</sup>“种(麦子)”、bu<sup>31</sup>“炸(石头)”、la<sup>53</sup>“翻(书)”。

彝语支语言的松紧元音在音节中同声调、声母的关系比较密切。同声调的配合上，紧元音音节出现的声调都比松元音音节少，多出现在两个调上。如哈尼语的松元音音节在三个调上都出现，而紧元音只出现在中平和低降两个调上，不出现在高平调上。傣傣语的松元音音节在四个调上都出现，而紧元音音节只出现在中平、低降两个调上，不出现在高平、高升两个调上。拉祜语的松元音音节在四个调上都出现，而紧元音音节只出现在高降、低降两个调上，不出现在中平、高升两个调上。怒

<sup>①</sup> 参看戴庆厦：《谈谈松紧元音》，载《少数民族语文论集》第二集，1958；胡坦、戴庆厦：《哈尼语元音的松紧》，载《中国语文》，1964.1。

语的情况略为不同，松元音音节在四个调上都出现，而紧元音音节主要出现在低降调上，在其他几个调上出现较少。同声母的配合上，与声母的送气不送气的关系较为密切。如哈尼语的不送气清塞音、清塞擦音只同紧元音结合，不同松元音结合，而送气的清塞音、清塞擦音只同松元音结合，松紧元音的对立只出现在浊声母和清擦音之后。

彝语支语言中元音区分松紧的语言，相互间大致保持松对松、紧对紧的对应。例如：

彝	哈尼	傈僳	拉祜	怒	
na <sup>33</sup>	a <sup>55</sup> na <sup>55</sup>	na <sup>33</sup>	na <sup>31</sup>	na <sup>33</sup>	病
dzu <sup>33</sup>	dza <sup>31</sup>	dza <sup>31</sup>	tʂa <sup>53</sup>	dza <sup>55</sup>	吃
ɲi <sup>31</sup>	ɲi <sup>31</sup>	ɲi <sup>31</sup>	ni <sup>53</sup>	m <sup>55</sup>	二
dʒi <sup>33</sup>	bjo <sup>55</sup>	be <sup>33</sup>	po <sup>31</sup>	bia <sup>33</sup>	飞
khi <sup>55</sup>	khu <sup>31</sup>	kho <sup>31</sup>	ky <sup>33</sup>	khu <sup>55</sup>	盛(饭)
mu <sup>55</sup>	mu <sup>31</sup>	mo <sup>31</sup>	mu <sup>31</sup>	(tə̃ <sup>53</sup> )	薹
nu <sup>33</sup>	a <sup>55</sup> nu <sup>33</sup>	no <sup>33</sup>	no <sup>53</sup>	nu <sup>53</sup>	豆
a <sup>33</sup> nu <sup>55</sup>	a <sup>55</sup> mju <sup>31</sup>	mi <sup>31</sup>	mo <sup>31</sup>	miu <sup>53</sup>	猴子
tʂh <sup>55</sup>	a <sup>31</sup> tʂi <sup>31</sup>	a <sup>55</sup> tʂhi <sup>31</sup>	a <sup>35</sup> tʂhe <sup>31</sup>	tə̃h <sup>53</sup>	山羊
kh <sup>55</sup>	xu <sup>31</sup>	kho <sup>31</sup>	qho <sup>31</sup>	kh <u>u</u> <sup>53</sup>	六

有的语言出现紧元音松化的现象。有两种情况：一是在元音系统上松紧不完全配对，松的比紧的多。如彝语（凉山话）除 i、u 两个分松紧外（舌位相当），其他元音都是松元音。这可能是由于紧元音松化后，用舌位的不同代替松紧对立。从语言之间的对应关系以及同松紧对立严整的彝语方言（如禄劝彝语、阿细彝语）的对应关系中，能够看出凉山彝语的一部分松元音是由紧元音松化而来。试看下列对应：

凉山彝语	禄劝彝语	阿细彝语	哈尼语	
nu <sup>33</sup>	no <sup>31</sup>	nu <sup>33</sup>	a <sup>55</sup> nu <sup>33</sup>	豆
gu <sup>55</sup>	dzu <sup>55</sup>	dzi <sup>31</sup>	gu <sup>31</sup>	缝
tʂ <sup>55</sup>	tʂ <sup>55</sup>	tʂ <sup>55</sup>	tsu <sup>33</sup>	吮
h <sup>55</sup>	lu <sup>55</sup>	h <sup>31</sup>	le <sup>31</sup>	脱
li <sup>55</sup>	ly <sup>55</sup>	lo <sup>55</sup>	lo <sup>31</sup>	晒
zi <sup>55</sup>	zy <sup>55</sup>	zo <sup>31</sup>	a <sup>31</sup> zo <sup>31</sup>	针

vo <sup>55</sup>	va <sup>55</sup>	ve <sup>31</sup>	a <sup>31</sup> ɣa <sup>31</sup>	猪
tɕo <sup>55</sup>	tɕa <sup>55</sup>	tɕe <sup>55</sup>	tɕa <sup>31</sup>	煮
a <sup>34</sup> no <sup>33</sup>	na <sup>31</sup>	a <sup>33</sup> ne <sup>33</sup>	na <sup>33</sup>	黑
ndzo <sup>33</sup>	ndza <sup>31</sup>	dze <sup>33</sup>	dza <sup>33</sup>	滴

又如豪尼哈尼語也出現緊元音音位丟失的現象。豪尼話有 i、e、ɛ、a、ɔ、o、u、v、ɣ、w、ɿ 等十個元音，其中只有 i、ɿ、v 三個元音分松緊，其他都是有松無緊。從豪尼話同綠春話（松緊對立嚴整）的對比中可以看出，豪尼話的 a、o 是由緊元音松化而來的，松化後使舌位降低，用不同舌位的元音代替原來舌位相同的松緊對立。松化後的緊元音在聲調上仍保留原先緊元音的特點，只出現在中平、低降兩個調上，不出現在高平調上。試看二者的對應：

	綠春哈尼語	豪尼哈尼語	
a~ɔ	na <sup>55</sup>	no <sup>55</sup>	病
	la <sup>55</sup>	lo <sup>55</sup>	來
	xa <sup>31</sup>	xo <sup>31</sup>	苦
a~a	tɕa <sup>31</sup>	tɕha <sup>31</sup>	煮
	sa <sup>31</sup>	sa <sup>31</sup>	蒸
	ɣa <sup>31</sup>	ja <sup>31</sup>	織
o~v	lo <sup>31</sup>	lv <sup>31</sup>	船
	no <sup>55</sup>	nv <sup>55</sup>	你
	dzo <sup>55</sup>	tsv <sup>55</sup>	學
o~o	ko <sup>31</sup>	kho <sup>31</sup>	咬
	so <sup>33</sup>	so <sup>33</sup>	摸
	do <sup>31</sup>	to <sup>31</sup>	戴（手鐲）

從哈尼語方言緊元音松化的現象看，在低元音位置上的緊元音容易消失，高元音位置上的緊元音比較穩固些。如上述的豪尼話，松緊對立的元音只有 i、ɿ、v 三個高元音。表現在聲調上，低降調的緊元音穩固些，而中平調上的緊元音容易松化。如碧約哈尼語的 a 在低降調上仍讀緊的，而在中平調上，有的已松化了。例如：



	碧约哈尼语	绿春哈尼语	
低降调	<u>na</u> <sup>31</sup>	<u>na</u> <sup>31</sup>	深
	<u>ja</u> <sup>31</sup>	<u>ja</u> <sup>31</sup>	织
	<u>sa</u> <sup>31</sup>	<u>sa</u> <sup>31</sup>	蒸
中平调	<u>kha</u> <sup>33</sup>	<u>ka</u> <sup>33</sup>	梳
	<u>sa</u> <sup>33</sup>	<u>sa</u> <sup>33</sup>	称(物)
	<u>tša</u> <sup>33</sup>	<u>dza</u> <sup>33</sup>	滴(水)

另一是紧元音松化只出现在一部分词上，不表现为音位的消失，如傣傣语、拉祜语。这两种语言紧元音松化的条件同声母的关系密切，松化的词主要出现在同不送气清音、送气清音结合的元音上。同浊塞音、浊塞擦音结合的紧元音还没有出现松化的现象。紧元音松化后，声调也发生了变化。试看下面同哈尼语对应的例子：

	哈尼语	傣傣语	拉祜语	
紧对紧：低降调	<u>a</u> <sup>31</sup> <u>ja</u> <sup>31</sup>	<u>a</u> <sup>55</sup> <u>ve</u> <sup>31</sup>	<u>va</u> <sup>31</sup>	猪
	<u>mu</u> <sup>31</sup>	<u>mo</u> <sup>31</sup>	<u>mu</u> <sup>31</sup>	薹
	<u>pe</u> <sup>31</sup>	<u>phe</u> <sup>31</sup>	<u>phe</u> <sup>31</sup>	吐
	<u>se</u> <sup>31</sup>	<u>se</u> <sup>31</sup>	(ti <sup>53</sup> )	杀
紧对松：低降调	<u>tca</u> <sup>31</sup>	<u>tja</u> <sup>55</sup>	<u>tša</u> <sup>35</sup>	煮
	<u>tša</u> <sup>31</sup>	<u>tša</u> <sup>55</sup>	<u>tša</u> <sup>35</sup>	接
	<u>tci</u> <sup>31</sup>	<u>ku</u> <sup>55</sup>	<u>pu</u> <sup>35</sup>	会(做)
	<u>na</u> <sup>31</sup>	<u>ne</u> <sup>55</sup>	<u>na</u> <sup>35</sup>	深

在彝语支语言中，只有纳西语、基诺语的元音不分松紧。但从现有迹象看来，纳西语过去可能经历过松紧对立的过程。若把纳西语同哈尼、彝、傣傣等语言进行比较，我们看到：纳西语同这些语言在声调上的对应因松紧条件不同而不同。哈尼语出现在中平、低降两个调上的松元音，在纳西语里主要同中平调对应，而在同一调上的紧元音在纳西语里则同低降、高平两个调对应，出现在低降调上的是浊声母，出现在高平调上的是清声母。这种分化，可能同纳西语过去存在过松紧对立有关，即松紧对立消失后在声调上留有痕迹。例如：

哈尼语		纳西语	
中平 <sub>33</sub> 、低降 <sub>31</sub> ，松元音		中平 <sub>33</sub>	
pho <sup>33</sup>		pho <sup>33</sup>	开(锁)
bja <sup>33</sup>		mbo <sup>33</sup>	亮
no <sup>33</sup>		ni <sup>33</sup>	(一)日
bjo <sup>31</sup>		mbe <sup>33</sup>	淡
dza <sup>31</sup>		ndzɿ <sup>33</sup>	吃
no <sup>31</sup>		nu <sup>33</sup>	少
中平 <sub>33</sub> 、低降 <sub>31</sub> ，紧元音		低降 <sub>31</sub> (浊)，高平(清)	
na <sup>33</sup>		na <sup>31</sup>	黑
a <sup>55</sup> ze <sup>33</sup>		ba <sup>31</sup>	花
so <sup>33</sup>		sɿ <sup>55</sup>	擦
tsu <sup>33</sup>		tshɿ <sup>55</sup>	盖(房)
za <sup>31</sup>		za <sup>31</sup>	下(山)
mu <sup>31</sup>		z <sub>o</sub> oa <sup>31</sup>	薹
ku <sup>31</sup>		tshoa <sup>55</sup>	六
xu <sup>31</sup>		khu <sup>55</sup>	年

关于松紧元音的来源，从同藏语、景颇语、载瓦语的比较中可以得知，彝语支语言的松紧元音是由过去的舒促韵母演变来的。<sup>①</sup>促声韵丢失塞音韵尾后，元音变为紧元音，这种紧元音就与舒声韵的松元音构成松紧对立。彝语支的松紧元音韵母与藏语、景颇语、载瓦语等保存塞音韵尾的语言的对应关系大致是：松元音韵对舒声韵，紧元音韵对促声韵。例如：

松元音韵			舒声韵		
哈尼语	傈僳语	拉祜语	藏文	载瓦语	
sa <sup>31</sup>	xua <sup>31</sup>	sa <sup>31</sup>	sa	fo <sup>21</sup>	肉
so <sup>55</sup>	sa <sup>33</sup>	se <sup>33</sup>	gsum	sum <sup>21</sup>	三
tshe <sup>55</sup>	tshɿ <sup>33</sup>	te <sup>53</sup> tshi <sup>33</sup>	btɕu	tshe <sup>51</sup>	十
no <sup>33</sup>	ni <sup>33</sup>	ni <sup>33</sup>	gni	ŋji <sup>55</sup>	日

① 参看戴庆厦：《我国藏缅语族松紧元音来源初探》，载《民族语文》，1979，1，10

lo <sup>55</sup> dzo <sup>55</sup>	kho <sup>31</sup> dze <sup>33</sup>	tso <sup>31</sup>	zam-pa	tsam <sup>51</sup>	桥
ga <sup>31</sup>	pa <sup>33</sup> dza <sup>31</sup>	ka <sup>53</sup>	go	vo <sup>55</sup> kjo <sup>21</sup>	听见
紧元音韵			促声韵		
哈尼语	傈僳语	拉祜语	藏文	载瓦语	
œe <sup>31</sup>	he <sup>31</sup>	xi <sup>35</sup>	brɔjɑd	ʃit <sup>55</sup>	八
a <sup>31</sup> ɣo <sup>31</sup>	wɔ <sup>31</sup>	ɣo <sup>31</sup>	khab	ap <sup>55</sup>	针
a <sup>31</sup> ɣa <sup>31</sup>	a <sup>55</sup> vɛ <sup>31</sup>	va <sup>31</sup>	phag	va <sup>21</sup>	猪
mja <sup>33</sup>	miɛ <sup>33</sup> sɿ <sup>31</sup>	mɛ <sup>53</sup> si <sup>31</sup>	mjiɔ	mjo <sup>21</sup>	眼
tsu <sup>33</sup>	tʃhi <sup>31</sup>	tshe <sup>31</sup>	hdzib	tʃup <sup>55</sup>	吮
dza <sup>33</sup>	dze <sup>33</sup>	dza <sup>53</sup>	ndzag	to <sup>21</sup>	滴

彝语支有一些与汉语同源的词，也存在紧元音韵（有的语言已变松）对促声韵的现象，这也说明紧元音韵在来源上同促声韵的关系。例如：

哈尼	傈僳	拉祜	怒	汉	中古音韵尾
mja <sup>33</sup>	miɛ <sup>33</sup> sɿ <sup>31</sup>	mɛ <sup>53</sup> sɿ <sup>31</sup>	mɛ <sup>53</sup> dzɿ <sup>31</sup>	目	屋韵-k
ku <sup>31</sup>	tʃho <sup>31</sup>	khɔ <sup>31</sup>	khɯ <sup>53</sup>	六	屋韵-k
tɕa <sup>31</sup>	tɕa <sup>55</sup>	tɕa <sup>35</sup>	tɕha <sup>53</sup>	接	叶韵-p
tsɿ <sup>31</sup>	tsɿ <sup>55</sup>	tsɿ <sup>53</sup>	tsi <sup>53</sup>	节	屑韵-t
œe <sup>31</sup>	he <sup>31</sup>	xi <sup>35</sup>	œe <sup>53</sup>	八	黠韵-t

松紧特征对立的出现，导致塞音韵尾的消失，再加上鼻音韵尾的消失，这就使彝语支语言的韵母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这种变化表现在韵母类型和韵母数量的简化上，使彝语支原有的两种韵母类型（“元音”韵母和“元音加辅音”韵母）变为单一韵母类型（“元音”韵母）。这是一种质的变化。

### （三）声调特点

彝语支语言的调类，到现在还未研究清楚。主要难点在于对有的调的分化条件还认识不清，例外的现象较多。

从比较中能够看到声调的变化同声母的清浊、送气不送气和韵母的松紧的关系最为密切。声调同清浊声母的关系在上面论述清浊声母时已谈过。声调同声母的送气不送气的关系，主要表现在哈尼、傈僳、拉祜几种语言的对应关系上。如哈尼语的低降调送气音，在拉祜语里与送气音对应的是高降调，而与不送气音对应的则是低降调（有少数例外）。例

如:

哈尼	拉枯	
低降 (送气)	高降 (送气)	
tshi <sup>31</sup>	tshɿ <sup>53</sup>	洗
tho <sup>31</sup>	thɛ <sup>53</sup>	结 (疙瘩)
phy <sup>31</sup>	ɔ <sup>31</sup> phu <sup>53</sup>	价
tho <sup>31</sup> su <sup>31</sup>	tho <sup>53</sup> sɿ <sup>53</sup>	松树
低降 (送气)	低降 (不送气)	
tshy <sup>31</sup>	tsɿ <sup>31</sup>	咳
tho <sup>31</sup>	te <sup>31</sup>	舂 (米)
za <sup>31</sup> the <sup>31</sup>	tsa <sup>31</sup> ti <sup>31</sup>	独子
ya <sup>31</sup> pha <sup>31</sup>	va <sup>31</sup> pa <sup>31</sup>	公猪

声调的变化往往因松紧而不同。如哈尼语的松元音低降调在拉枯语里分为高降、低降两个调, 出现于高降调的是浊声母, 出现于低降调的是清声母; 而哈尼语的紧元音低降调在拉枯语里则分为低降、高升两个调, 出现在低降调上的是浊声母, 出现在高升调上的是清声母。例如:

哈尼	拉枯	
低降 (松元音)	高降、低降	
ya <sup>31</sup>	ɣa <sup>53</sup>	莽
zo <sup>31</sup>	zɛ <sup>53</sup>	用 (钱)
di <sup>31</sup> tshi <sup>31</sup>	di <sup>53</sup>	酒药
lo <sup>31</sup>	lo <sup>53</sup>	龙
si <sup>31</sup>	si <sup>31</sup>	懂
sa <sup>31</sup>	sa <sup>31</sup>	肉
tho <sup>31</sup>	te <sup>31</sup>	舂
tshy <sup>31</sup>	tsɿ <sup>31</sup>	咳
低降 (紧元音)	低降、高升	
bu <sup>31</sup>	bu <sup>31</sup>	写
za <sup>31</sup>	za <sup>31</sup>	下 (山)
a <sup>31</sup> yo <sup>31</sup>	yo <sup>31</sup>	针
mu <sup>31</sup>	mu <sup>31</sup>	薹
o <sup>31</sup>	xu <sup>35</sup>	站



æ <sup>31</sup>	xi <sup>35</sup>	八
tæ <sup>31</sup>	tsa <sup>35</sup>	煮
tæ <sup>31</sup>	tsa <sup>35</sup>	接

## 第二节 语 法

### 一、语法特点

彝语支语言词的形态变化不大丰富，因而区别词类的特征主要是词义和词的结合功能。各语言词类的划分情况大致相同，都有名词、代词、数词、量词、形容词、动词、副词、连词、助词、叹词等。彝语立介词一类，介词中有表示时间的，有表示对象的，同其他几种语言相比显得丰富些。类似彝语的介词，其他几种语言都称助词。下面，介绍几个词类的特点。

#### (一) 名 词

彝语支语言的名词有起构词作用的词缀，分前缀、后缀两种。主要有：

1. 表示亲属称谓、动物、用具的一部分名词，带有 a（有的语言用 o、ə）前缀。例如：

彝	: a <sup>33</sup> phu <sup>33</sup>	祖父	a <sup>33</sup> ŋu <sup>55</sup>	猴子	a <sup>34</sup> tɛ u <sup>33</sup>	核
傈僳	: a <sup>33</sup> ma <sup>33</sup>	妈妈	a <sup>55</sup> tha <sup>31</sup>	刀子	a <sup>55</sup> lu <sup>31</sup>	锅
哈尼	: a <sup>31</sup> da <sup>33</sup>	父亲	a <sup>33</sup> tsi <sup>31</sup>	羊	a <sup>55</sup> ŋu <sup>31</sup>	牛
拉祜	: a <sup>33</sup> pi <sup>33</sup>	祖母	a <sup>33</sup> pa <sup>33</sup>	斧头	a <sup>55</sup> tsi <sup>53</sup>	斧子
纳西	: ə <sup>55</sup> lo <sup>33</sup>	祖父	ə <sup>31</sup> mɔ <sup>33</sup>	母亲		
怒	: za <sup>33</sup> pha <sup>31</sup>	父亲	a <sup>55</sup> ʃi <sup>31</sup>	虫	a <sup>33</sup> mu <sup>33</sup>	包谷
基诺	: a <sup>44</sup> phy <sup>44</sup>	爷爷	a <sup>44</sup> to <sup>44</sup>	翅膀	a <sup>44</sup> tsɿ <sup>33</sup>	种子

带 a 前缀的名词，前缀和词根结合很紧，词根离开了前缀没有独立的意义，也不能独立运用。在组成复合词时，前缀 a 常常能脱落。如哈尼语：

a <sup>31</sup> xa <sup>33</sup>	鸡	xa <sup>33</sup> ma <sup>33</sup>	母鸡	xa <sup>33</sup> za <sup>31</sup>	小鸡
a <sup>31</sup> khu <sup>31</sup>	狗	khu <sup>31</sup> ma <sup>33</sup>	母狗	khu <sup>31</sup> za <sup>31</sup>	小狗

有少数词，是由前缀 a 加动词或形容词词根构成的名词。这种 a，在构词中起改变词性的作用。例如：

哈尼：	a <sup>55</sup> γv <sup>33</sup>	鞦韆	a <sup>55</sup> xa <sup>31</sup>	苦笋
	拉		苦	
拉祜：	ɔ <sup>31</sup> xo <sup>53</sup>	盖子	ɔ <sup>31</sup> tsio <sup>33</sup>	酸物
	盖		酸	

2. 表示人的名词，能带表示“多数”意义的后缀。彝语用 γo<sup>33</sup>，哈尼语用 ma<sup>31</sup>，傣傣语用 bu<sup>33</sup>，拉祜语用 xv<sup>33</sup>，纳西语用 xə<sup>33</sup>，怒语用 xo<sup>33</sup>、vɿ<sup>33</sup>、ma<sup>53</sup>（vɿ<sup>33</sup>、ma<sup>53</sup>可用于动物）。例如：

彝	：	a <sup>31</sup> zi <sup>33</sup> γo <sup>33</sup>	孩子们	təho <sup>31</sup> po <sup>31</sup> γo <sup>33</sup>	同志们
哈尼	：	zo <sup>55</sup> təho <sup>31</sup> ma <sup>31</sup>	朋友们	za <sup>31</sup> gu <sup>31</sup> ma <sup>31</sup>	孩子们
傣傣	：	tsho <sup>33</sup> za <sup>31</sup> bu <sup>33</sup>	人们	kua <sup>33</sup> tʃho <sup>31</sup> bu <sup>33</sup>	朋友们
拉祜	：	za <sup>53</sup> pa <sup>31</sup> xv <sup>33</sup>	孩子们	ɔ <sup>31</sup> tsho <sup>33</sup> xv <sup>33</sup>	同志们
纳西	：	zy <sup>55</sup> zy <sup>13</sup> xə <sup>33</sup>	孩子们	phae <sup>55</sup> təi <sup>33</sup> me <sup>13</sup> xə <sup>33</sup>	姑娘们
怒	：	za <sup>53</sup> ŋe <sup>33</sup> xo <sup>33</sup>	孩子们	mi <sup>31</sup> a <sup>31</sup> xo <sup>33</sup>	姑娘们
		za <sup>53</sup> ŋe <sup>33</sup> vɿ <sup>33</sup>		mi <sup>31</sup> a <sup>31</sup> vɿ <sup>33</sup>	
		za <sup>53</sup> ŋe <sup>33</sup> ma <sup>53</sup>		mi <sup>31</sup> a <sup>31</sup> ma <sup>53</sup>	

3. 表示人和动物的名词，能带表示阴性、阳性、小等意义的后缀。这些后缀都是由实词虚化而来，还未完全虚化为后缀，严格说应称“半后缀”。表示阴性的后缀，彝语用 mo<sup>31</sup>或 ma<sup>55</sup>，傣傣语用 ma<sup>33</sup>，哈尼语用 ma<sup>33</sup>，拉祜语用 ma<sup>33</sup>或 ma<sup>33</sup>qu<sup>33</sup>，纳西语用 me<sup>33</sup>，怒语用 mi<sup>31</sup>，基诺语用 mo<sup>33</sup>，都是由“母”一词意义虚化而成。

彝	：	vo <sup>55</sup> mo <sup>31</sup>	母猪	khur <sup>31</sup> mo <sup>31</sup>	母狗
傣傣	：	ya <sup>33</sup> ma <sup>33</sup>	母鸡	khur <sup>31</sup> ma <sup>33</sup>	母狗
哈尼	：	xa <sup>33</sup> ma <sup>33</sup>	母鸡	tsi <sup>31</sup> ma <sup>33</sup>	母羊
拉祜	：	nu <sup>53</sup> ma <sup>33</sup> qu <sup>33</sup>	母牛	ɔ <sup>31</sup> sa <sup>31</sup> ma <sup>33</sup>	侄女
纳西	：	khur <sup>31</sup> me <sup>33</sup>	母狗	a <sup>55</sup> me <sup>33</sup>	母鸭
怒	：	nuo <sup>55</sup> mi <sup>31</sup>	母牛	khui <sup>55</sup> mi <sup>31</sup>	母狗
基诺	：	mjo <sup>44</sup> mo <sup>33</sup>	母马	khur <sup>44</sup> mo <sup>33</sup>	母狗

表示阳性的后缀，彝语用 pu<sup>33</sup>、pa<sup>55</sup>，傣傣语用 pha<sup>31</sup>、phu<sup>33</sup>、pa<sup>55</sup>，哈尼语用 pha<sup>31</sup>、phy<sup>55</sup>、bu<sup>31</sup>，拉祜语用 pa<sup>31</sup>、phu<sup>33</sup>、qa<sup>31</sup>，纳西语用

phv<sup>33</sup>、phər<sup>31</sup>，怒语用 la<sup>53</sup>，基诺语用 pho<sup>44</sup>。

彝	: va <sup>33</sup> pu <sup>33</sup>	公鸡	vo <sup>55</sup> pa <sup>33</sup>	公猪
傈僳	: γa <sup>33</sup> phu <sup>33</sup>	公鸡	mo <sup>31</sup> pa <sup>55</sup>	公马
哈尼	: γa <sup>31</sup> pha <sup>31</sup>	公猪	tsi <sup>31</sup> bu <sup>31</sup>	公羊
拉祜	: x <sub>E</sub> <sup>53</sup> pa <sup>31</sup>	男汉人	γa <sup>53</sup> phu <sup>33</sup> qa <sup>31</sup>	公鸡
纳西	: æ <sup>31</sup> phər <sup>31</sup>	公鸡	khui <sup>33</sup> phv <sup>33</sup>	公狗
怒	: nuə <sup>55</sup> la <sup>53</sup>	公牛	khui <sup>55</sup> la <sup>53</sup>	公狗
基诺	: mjo <sup>44</sup> pho <sup>44</sup>	公马	khui <sup>44</sup> pho <sup>44</sup>	公狗

表示“小”的后缀，彝语用 zu<sup>33</sup>，傈僳语用 z<sub>a</sub><sup>31</sup>，哈尼语用 za<sup>31</sup>，拉祜语用 z<sub>E</sub><sup>53</sup>或 E<sub>35</sub>，纳西语用 zo<sup>33</sup>，怒语用 za<sup>55</sup>，基诺语用 zo<sup>44</sup>。例如：

彝	: mu <sup>31</sup> zu <sup>33</sup>	小马	zo <sup>34</sup> zu <sup>33</sup>	小绵羊
傈僳	: a <sup>55</sup> mo <sup>31</sup> z <sub>a</sub> <sup>31</sup>	小马	a <sup>55</sup> γa <sup>55</sup> z <sub>a</sub> <sup>31</sup>	小鸡
哈尼	: mo <sup>31</sup> za <sup>31</sup>	小马	xa <sup>33</sup> za <sup>31</sup>	小鸡
拉祜	: i <sup>35</sup> mu <sup>53</sup> <sub>E35</sub>	小马	γa <sup>53</sup> <sub>E35</sub>	小鸡
纳西	: ndzər <sup>31</sup> zo <sup>33</sup>	小树	khua <sup>55</sup> zo <sup>33</sup>	小碗
怒	: m <sub>uə</sub> <sup>55</sup> za <sup>55</sup>	小马	γ <sub>u</sub> a <sup>53</sup> za <sup>55</sup>	小鸡
基诺	: ŋjo <sup>44</sup> zo <sup>44</sup>	小牛	va <sup>55</sup> zo <sup>44</sup>	小猪

名词一般不能重叠，不能同副词结合，不能直接与量词结合。彝语有些不同：名词做主语表示“相互”意义时可以重叠。例如：

a<sup>34</sup>zi<sup>33</sup>a<sup>34</sup>zi<sup>33</sup>dzi<sup>33</sup>ma<sup>55</sup>. 孩子互教。

孩子 孩子 互 教

表示“一”数时，数词可以省略，名词可以直接和量词结合。例如：

tsho<sup>33</sup>ma<sup>33</sup> 一个人      ndzi<sup>33</sup>gu<sup>33</sup> 一些酒

人 个                      酒 些

表示强调确定的意义时，名词可以跟副词“很”结合。例如：

zo<sup>33</sup>dzi<sup>33</sup>zo<sup>33</sup>ma<sup>33</sup>! 真是只好绵羊!

绵羊真 绵羊个

tsho<sup>33</sup>dzi<sup>33</sup>tsho<sup>33</sup>ma<sup>33</sup>! 真是个好入!

人 真 人 个

怒语的名词可通过“kha<sup>31</sup> + 名词 + ma<sup>55</sup> + 名词”的形式重叠，表示周遍性。如：kha<sup>31</sup>khua<sup>55</sup>ma<sup>55</sup>khua<sup>55</sup>“每道山梁”，kha<sup>31</sup>su<sup>33</sup>ma<sup>55</sup>su<sup>33</sup>“每

天”。少数几个时间名词可省去  $kha^{31}$ ，如： $\eta i^{31} ma^{55} \eta i^{31}$  “每天”， $\eta i^{53} ma^{55}$   $\eta i^{53}$  “每年”。

## (二) 动 词

彝语支语言的动词有态、式、体等语法范畴。其中，除少数使用语音交替、重叠等形式表示外，大多用助词表示。动词缺少附加成分是彝语支语言动词的重要特点之一。

彝语支语言有使动范畴。使动范畴的语法形式有屈折式和分析式两种，其中分析式使用得比较普遍。彝语、傈僳语、拉祜语、基诺语、怒语两种形式都有，但哈尼语和纳西语只有分析式，没有屈折式。<sup>①</sup>

古代彝语支语言动词的使动范畴可能有过丰富的屈折变化形式，但发展到现在，屈折变化已成为残存形式，处于逐渐消亡的阶段。总的看来，各语言发展不平衡。除彝语、怒语还保留较多的词外，傈僳语、拉祜语、基诺语只剩下少量的词。屈折式的语音变化以声母变化为主，其中有浊声母和不送气清声母交替，浊声母和送气声母交替，鼻冠浊声母和清声母交替，浊鼻音和清鼻音交替，送气声母和不送气声母交替，零声母同清擦音声母交替，不同声调交替等。基本形式是清浊声母交替，其中浊声母表自动，清声母表使动。声母交替的词中，多数是元音相同、声调也相同的，但也有少量是元音不同、声调不同的，也有少数词是以声调变化表示的。例如：

	自动词		使动词
彝	$gu^{33}$ 听见		$ku^{33}$ 使听见
	$bi^{55}$ 出		$pi^{55}$ 使出
	$dʒl^{33}$ 融化		$tɕl^{33}$ 使融化
	$ge^{33}$ 断		$khe^{33}$ 使断
	$dʒo^{33}$ 垮		$tɕo^{33}$ 使垮
	$\eta i^{33}$ 坐		$\eta i^{31}$ 使坐
	$ndi^{55}$ 挂		$ti^{55}$ 使挂
	$ndu^{55}$ (火把) 燃		$tu^{55}$ 使(火把)燃
拉祜	$dɔ^{31}$ 喝		$tɔ^{33}$ 使喝
	$dɛ^{33}$ 穿		$tɔ^{33}$ 使穿
	$tʂa^{53}$ 吃		$tʂa^{31}$ 使吃

① 参看陈士林等：《凉山彝语的使动范畴》，载《中国语文》，1962，8—9。



	khu <sup>31</sup>	吃(固体物)	khu <sup>35</sup>	使吃(固体物)
	no <sup>53</sup>	醒	no <sup>31</sup>	使醒
傈傈:	do <sup>33</sup>	喝	to <sup>33</sup>	使喝
	dzi <sup>33</sup>	融化	tji <sup>33</sup>	炼
	bu <sup>33</sup>	散开	phu <sup>33</sup>	解开
	bu <sup>33</sup>	睁	phu <sup>33</sup>	使睁
	gua <sup>31</sup>	穿	kua <sup>55</sup>	使穿
	dza <sup>31</sup>	吃	təua <sup>55</sup>	使吃
	dza <sup>31</sup>	聚集	tsi <sup>55</sup>	使聚集
怒 :	bi <sup>33</sup>	散开	phi <sup>33</sup>	拆开
	biu <sup>53</sup>	消失	phiu <sup>53</sup>	丢失
	gru <sup>55</sup>	(棍)断	khru <sup>31</sup>	折断(棍)
	ni <sup>33</sup>	坐	ni <sup>33</sup>	使坐
	nu <sup>31</sup>	动	nu <sup>31</sup>	摇动
	lia <sup>53</sup>	舔	li <sup>53</sup>	贴
	zo <sup>53</sup>	睡	zo <sup>53</sup>	使睡
	uo <sup>53</sup>	盖	xuo <sup>53</sup>	使盖
基诺:	tsu <sup>33</sup>	骑	tsu <sup>35</sup>	使骑
	lu <sup>31</sup>	转动	lu <sup>33</sup>	使转动
	pho <sup>31</sup>	回	pho <sup>35</sup>	使回
	tA <sup>31</sup>	喝	tA <sup>33</sup>	使喝
	pju <sup>33</sup>	散	phju <sup>33</sup>	洒
	pja <sup>31</sup>	塌	phja <sup>31</sup>	拆

清浊变换是基本形式。少数以声调变换区别自动使动的形式是由清浊变换形式转化而来的。这可以从声调的对应规律中得到证明。如哈尼语的 31 调在拉祜语里分为高降和低降两个调，浊声母是高降，清声母是低降，而哈尼语的 dza<sup>31</sup>“吃”在拉祜语里与 tsa<sup>53</sup>对应，声调属于浊的一类。这就证明 tsa<sup>53</sup>的声母是由浊声母变来的，变成清声母后声调仍保留浊的一类。

使动范畴的分析形式，是在动词之前或之后加其他词组成。如哈尼语是在动词前加 bi<sup>33</sup>构成使动意义 (bi<sup>33</sup>可能来自 bi<sup>31</sup>“给”，意义虚化，语音也有变化。) 例如：

a<sup>31</sup> zo<sup>31</sup> bi<sup>33</sup> dza<sup>31</sup>. 让他吃。

他 使 吃

a<sup>31</sup> n̄u<sup>31</sup> ɕa<sup>55</sup> de<sup>33</sup> bi<sup>33</sup> tshe<sup>31</sup>. 让牛耕田。

牛 田 使 耕

彝语是在动词前加 b<sub>1</sub><sup>34</sup>，在动词后加助词 ɕu<sup>34</sup> 构成使动意义。例如：

la<sup>31</sup> bu<sup>33</sup> b<sub>1</sub><sup>34</sup> z<sub>1</sub><sup>33</sup> dzu<sup>33</sup> ɕu<sup>34</sup>. 让牛吃草。

牛 使 草 吃 (助)

tsh<sub>1</sub><sup>33</sup> b<sub>1</sub><sup>34</sup> o<sup>33</sup> bu<sup>33</sup> ɕu<sup>34</sup>. 使他聪明。

他 使 聪明 (助)

疑问式在彝语、纳西语里使用重叠手段表示（双音节只重叠后一音节）。在彝语：si<sup>55</sup> “杀” — si<sup>55</sup> si<sup>33</sup> “杀吗”，pu<sup>55</sup> “敢” — pu<sup>55</sup> pu<sup>33</sup> “敢吗”，n̄o<sup>31</sup> bo<sup>31</sup> “劳动” — n̄o<sup>31</sup> bo<sup>31</sup> bo<sup>31</sup> “劳动吗”。纳西语：bu<sup>55</sup> “去” — bu<sup>55</sup> bu<sup>33</sup> le<sup>33</sup> “去吗”，su<sup>55</sup> “知道” — su<sup>55</sup> su<sup>33</sup> le<sup>33</sup> “知道吗”。在其他语言里一般都使用助词表示。

纳西语的重叠式比其他语言丰富，除了表示疑问外，还能表示以下几种意义：（1）表示相互义，如 la<sup>55</sup> “打” — la<sup>55</sup> la<sup>33</sup> “打架”，sy<sup>55</sup> “杀” — sy<sup>55</sup> sy<sup>33</sup> “打仗”，pu<sup>55</sup> “赠” — pu<sup>55</sup> pu<sup>33</sup> “互赠”。（2）表示动作行为的持续或加强语气，如 dzə<sup>33</sup> “跑” — dzə<sup>33</sup> dzə<sup>31</sup> “不停地跑”，ly<sup>31</sup> “看” — ly<sup>33</sup> ly<sup>31</sup> “观看”，n̄dzi<sup>33</sup> “走” — n̄dzi<sup>33</sup> n̄dzi<sup>33</sup> “散步”，mba<sup>31</sup> “叫” — mba<sup>33</sup> mba<sup>31</sup> “大声喊叫”。

彝语支诸语言都有较多的存在动词，一般是表示人和动物的存在用一个词，而表示事物的存在则用另一个词。有的语言，表示植物或人体部位的存在，表示液体或物体内部的存在等，各用不同的词。如纳西语：

n̄dzy<sup>33</sup>：表示人或动物的存在。例如：

ŋa<sup>13</sup> ɕi<sup>33</sup> su<sup>55</sup> ku<sup>33</sup> n̄dzy<sup>31</sup>. 我家有三个人。

我家人 三 个 有

dzy<sup>33</sup>：表示事物的存在。例如：

thu<sup>33</sup> xa<sup>33</sup> dzy<sup>33</sup>. 他有粮食。

他 粮食 有

dzi<sup>31</sup>：表示植物或人体部位的存在。例如：

dzi<sup>33</sup> khə<sup>33</sup> khw<sup>33</sup> mu<sup>55</sup> du<sup>33</sup> tər<sup>55</sup> dzi<sup>31</sup>. 水井边有一蓬竹子。

水井 边 竹子 一 蓬 有

khw<sup>33</sup> dzi<sup>31</sup> n̄dzi<sup>33</sup> mə<sup>33</sup> ku<sup>55</sup>. 有脚不会走。

脚 有 走 不 会

zi<sup>33</sup>: 表示液体或物体内部的存在。例如:

dzi<sup>31</sup>mə<sup>33</sup>zi<sup>33</sup>. 没有水。

水 没 有

kua<sup>31</sup>lo<sup>31</sup>mi<sup>33</sup>zi<sup>33</sup>. 灶里有火。

灶 里 火 有

又如怒语:

ni<sup>33</sup>: 表示人或动物的存在。例如:

ŋe<sup>55</sup>zo<sup>33</sup>su<sup>33</sup>sə<sup>33</sup>zə<sup>53</sup>ni<sup>33</sup>a<sup>31</sup>. 我家有三个人。

我 家 人 三 个 有 (助)

ŋe<sup>55</sup>zo<sup>33</sup>khui<sup>55</sup>thi<sup>53</sup>gonj<sup>33</sup>ni<sup>33</sup>a<sup>31</sup>. 我家有一只狗。

我 家 狗 一 只 有 (助)

dza<sup>53</sup>: 表示某一事物存在于另一事物中。例如:

ya<sup>33</sup>tə<sup>33</sup>ŋui<sup>55</sup>dza<sup>53</sup>. 柜子上有钱。

柜子上 钱 有

khja<sup>33</sup>phjaŋ<sup>33</sup>do<sup>33</sup>uə<sup>33</sup>thi<sup>53</sup>lo<sup>55</sup>dza<sup>53</sup>. 路上有篮子。

路 (助) 篮子 一 个 有

khui<sup>31</sup>: 表示人或事物领有另一事物。例如:

zə<sup>55</sup>ŋui<sup>55</sup>khui<sup>31</sup>a<sup>31</sup>. 他有钱。

他 钱 有 (助)

khja<sup>33</sup>phjaŋ<sup>33</sup>do<sup>33</sup>si<sup>53</sup>dzə<sup>33</sup>khui<sup>31</sup>a<sup>31</sup>. 路上有树。

路 (助) 树 有 (助)

### (三) 形容词

彝语支语言的形容词可以重叠和添加附加成分,二者常常同时并用。重叠和添加附加成分的作用主要是表示形容程度的加深。

加前缀方面,傣语的单音节词词根重叠后加前缀 a<sup>31</sup> 表示程度加深。如: mo<sup>33</sup> “高” — a<sup>31</sup> mo<sup>55</sup> mo<sup>33</sup> “高高的”, thu<sup>33</sup> “厚” — a<sup>31</sup> thu<sup>55</sup> thu<sup>33</sup> “厚厚的”。纳西语的单音节形容词也能重叠加前缀 ə<sup>33</sup>, 表示程度的加深。如: tɛi<sup>55</sup> “小” — ə<sup>33</sup> tɛi<sup>55</sup> tɛi<sup>13</sup> “小小的”, ɛy<sup>55</sup> “低” — ə<sup>33</sup> ɛy<sup>55</sup> ɛy<sup>13</sup> “低低的”。若重叠加前缀 mu<sup>31</sup> 或 ze<sup>33</sup>, 则表示夸张语气。如: du<sup>31</sup> “大” — mu<sup>31</sup> du<sup>33</sup> du<sup>31</sup> 或 ze<sup>33</sup> du<sup>33</sup> du<sup>31</sup> “顶大”。哈尼语的形容词词根可以加前缀 zo<sup>33</sup>。如: zo<sup>33</sup> ni<sup>55</sup> “红”, zo<sup>33</sup> phju<sup>55</sup> “白”。拉祜语的形容词只有少数几个能加前缀 ɔ<sup>31</sup>。如: ɔ<sup>31</sup> sɿ<sup>35</sup> “新”, ɔ<sup>31</sup> ni<sup>33</sup> “红”。彝

语有个特殊现象：形容词通过前缀 a 和 i 的交替构成反义词。a 前缀多用来表示积极意义的词（如“长、高、多”等），i 前缀多用来表示消极意义的词（如“短、低、少”等）。如彝语：

a <sup>34</sup> n̄i <sup>33</sup> 多	i <sup>34</sup> n̄i <sup>33</sup> 少
a <sup>33</sup> m̄ u <sup>33</sup> 高	i <sup>34</sup> m̄ u <sup>33</sup> 低
a <sup>33</sup> ʂo <sup>33</sup> 长	i <sup>34</sup> ʂo <sup>33</sup> 短
a <sup>33</sup> dz̄l <sup>33</sup> 宽	i <sup>34</sup> dz̄l <sup>33</sup> 窄

也有词根不同的。例如：

a <sup>33</sup> kɔ <sup>33</sup> 硬	i <sup>34</sup> nu <sup>33</sup> 软
a <sup>33</sup> tu <sup>33</sup> 厚	i <sup>34</sup> bo <sup>33</sup> 薄
a <sup>33</sup> fu <sup>33</sup> 粗(躯干)	i <sup>34</sup> tshi <sup>33</sup> 细(躯干)

怒语也通过前缀表示程度，a<sup>31</sup> 用于消极意义的词，mu<sup>55</sup> 用于积极意义的词。例如：

a <sup>31</sup> n̄ ɔ̄ <sup>53</sup> a <sup>33</sup> 较低	mu <sup>55</sup> m̄ ɬə <sup>33</sup> a <sup>33</sup> 较高
a <sup>31</sup> n̄ i <sup>53</sup> a <sup>33</sup> 较近	mu <sup>55</sup> ue <sup>55</sup> a <sup>33</sup> 较远
a <sup>31</sup> m̄ ɛ̄ <sup>53</sup> a <sup>33</sup> 较小	mu <sup>55</sup> ue <sup>55</sup> a <sup>33</sup> 较大

加后缀，傈僳语的形容词词根可以重叠并加后缀 mu<sup>33</sup>，表示程度加深。如：phu<sup>33</sup>“白”—phu<sup>33</sup>phu<sup>33</sup>mu<sup>33</sup>“白白的”，s̄l<sup>31</sup>“红”—s̄l<sup>31</sup>s̄l<sup>31</sup>mu<sup>33</sup>“红红的”。纳西语的形容词也能重叠并加后缀 gə<sup>33</sup>，表示程度的加深。如：ʂər<sup>31</sup>“长”—ʂər<sup>31</sup>ʂər<sup>31</sup>gə<sup>33</sup>“长长的”，t̄ei<sup>55</sup>“小”—t̄ei<sup>55</sup>t̄ei<sup>55</sup>gə<sup>33</sup>“小小的”。哈尼语的一部分形容词词根可以加后缀 ne<sup>33</sup>，在词根与后缀之间还要加一个表示程度加深的音节。如：n̄i<sup>55</sup>“红”—n̄i<sup>55</sup>k̄ ɣ<sup>33</sup>ne<sup>33</sup>“红通通的”，phju<sup>55</sup>“白”—phju<sup>55</sup>se<sup>31</sup>ne<sup>33</sup>“白生生的”。拉祜语大多数单音节形容词能加后缀 E<sup>31</sup>ve<sup>33</sup>或 lE<sup>31</sup>ve<sup>33</sup>，表示程度的加深。如：n̄a<sup>53</sup>“黑”—n̄a<sup>53</sup>E<sup>31</sup>ve<sup>33</sup>“黑漆漆的”，phu<sup>33</sup>“白”—phu<sup>35</sup>E<sup>31</sup>ve<sup>33</sup>“白生生的”。

彝语、纳西语有一些形容词，由词根加表状态的叠音组成，表示性质状态的程度较深。如彝语：n̄i<sup>33</sup>“红”—n̄i<sup>34</sup>lo<sup>33</sup>lo<sup>33</sup>“红通通”，t̄ehu<sup>33</sup>“白”—t̄ehu<sup>33</sup>t̄ɕl<sup>33</sup>t̄ɕl<sup>33</sup>“白生生”。纳西语：xər<sup>31</sup>“绿”—xər<sup>31</sup>lər<sup>33</sup>lər<sup>33</sup>“绿茵茵”。

怒语的形容词除少数外，大都能重叠，重叠表示程度加深。如：ba<sup>31</sup>ba<sup>31</sup>a<sup>33</sup>“白白的”，n̄w<sup>33</sup>n̄w<sup>33</sup>a<sup>33</sup>“绿绿的”，thu<sup>55</sup>thu<sup>55</sup>a<sup>33</sup>“厚厚的”。重叠后



还能再加表示“有点儿、不大”等意义的前缀  $mu^{55}$  和  $a^{31}$ 。例如： $mu^{55}ba^{31}ba^{31}a^{33}$ “有点儿白”， $mu^{55}dui^{31}dui^{31}a^{33}$ “有点儿浑浊”， $a^{31}tʂə^{33}tʂə^{33}a^{33}$ “有点儿窄”， $a^{31}ba^{55}ba^{55}a^{33}$ “有点儿薄”。

#### (四)代 词

人称代词各语言都有第一、第二、第三三种人称，并分单数和复数。复数是在单数词上加后缀表示(有的语言单数词加了后缀之后，韵母有了变化)。有的语言，人称代词有格的变化，分主格、领格、宾格三种，用元音或声调的屈折变化表示。单数变化较多；复数只有个别语言有变化，多数语言不变。

第一人称						
单数			复数			
主格	领格	宾格	主格	领格	宾格	
彝 语	$\eta a^{33}$	$\eta a^{55}$	$\eta a^{33}$	$\eta o^{31} \gamma o^{34}$	$\eta o^{31} \gamma o^{34}$	$\eta o^{31} \gamma o^{34}$
傈僳语	$\eta ua^{33}$	$\eta ua^{33}$	$\eta ua^{33}$	$\eta ua^{33} nu^{31}$	$\eta ua^{33} nu^{31}$	$\eta ua^{33} nu^{31}$
哈尼语	$\eta a^{55}$	$\eta a^{33}$	$\eta a^{31}$	$\eta a^{55} ja^{33}$	$\eta a^{55} ja^{33}$	$\eta a^{55} ja^{33}$
拉祜语	$\eta a^{31}$	$\eta a^{31}$	$\eta a^{31}$	$\eta a^{31} xw^{33}$	$\eta a^{31} xw^{33}$	$\eta a^{31} xw^{33}$
纳西语	$\eta \text{ə}^{31}$	$\eta \text{ə}^{33}$	$\eta \text{ə}^{31}$	$\eta \text{ə}^{33} \eta gw^{31}$	$\eta \text{ə}^{13} \eta gw^{31}$	$\eta \text{ə}^{33} \eta gw^{31}$
怒 语	$\eta a^{33}$	$\eta e^{33}$	$\eta a^{33}$	$\eta a^{33} dw^{31}$	$\eta a^{33} dw^{31}$	$\eta a^{33} dw^{31}$
基诺语	$\eta o^{31}$	$\eta o^{55}$	$\eta o^{35}$	$\eta u^{55} ju^{33}$	$\eta u^{55} ju^{35}$	$\eta u^{55} ju^{35}$
第二人称						
单数			复数			
主格	领格	宾格	主格	领格	宾格	
彝 语	$nu^{33}$	$ni^{55}$	$nu^{33}$	$no^{31} \gamma o^{34}$	$no^{31} \gamma o^{34}$	$no^{31} \gamma o^{34}$
傈僳语	$nu^{33} ua^{31}$	$nu^{33} ua^{31}$	$nu^{33} ua^{31}$	$nu^{33} ua^{31}$	$nu^{33} ua^{31}$	$nu^{33} ua^{31}$
哈尼语	$no^{55}$	$no^{33}$	$no^{31}$	$no^{55} ja^{33}$	$no^{55} ja^{33}$	$no^{55} ja^{33}$
拉祜语	$n\text{ə}^{31}$	$n\text{ə}^{31}$	$n\text{ə}^{31}$	$n\text{ə}^{31} xw^{33}$	$n\text{ə}^{31} xw^{33}$	$n\text{ə}^{31} xw^{33}$
纳西语	$nv^{31}$	$na^{13}$	$nv^{31}$	$nu^{33} \eta gw^{31}$	$na^{13} \eta gw^{31}$	$nu^{33} \eta gw^{31}$
怒 语	$n\text{u}^{55}$	$n\text{u}^{55}$	$n\text{u}^{55}$	$n\text{u}^{55} dw^{31}$	$n\text{u}^{55} dw^{31}$	$n\text{u}^{55} dw^{31}$
基诺语	$n\Lambda^{31}$	$n\Lambda^{35}$	$n\Lambda^{35}$	$n\Lambda^{55} ju^{33}$	$n\Lambda^{55} ju^{35}$	$n\Lambda^{55} ju^{35}$
第三人称						
单数			复数			
主格	领格	宾格	主格	领格	宾格	

彝语	tsh <sup>33</sup>	tsh <sup>31</sup>	tsh <sup>33</sup>	tsho <sup>33</sup> γo <sup>34</sup>	tsho <sup>33</sup> γo <sup>34</sup>	tsho <sup>33</sup> γo <sup>34</sup>
傈僳语	e <sup>55</sup>	e <sup>55</sup>	e <sup>55</sup>	e <sup>55</sup> ua <sup>31</sup>	e <sup>55</sup> ua <sup>31</sup>	e <sup>55</sup> ua <sup>31</sup>
哈尼语	a <sup>31</sup> jo <sup>31</sup>	a <sup>31</sup> jo <sup>31</sup>	a <sup>31</sup> jo <sup>31</sup>	a <sup>31</sup> jo <sup>33</sup> ma <sup>31</sup>	a <sup>31</sup> jo <sup>33</sup> ma <sup>31</sup>	a <sup>31</sup> jo <sup>33</sup> ma <sup>31</sup>
拉祜语	zɔ <sup>53</sup>	zɔ <sup>53</sup>	zɔ <sup>53</sup>	zɔ <sup>53</sup> xw <sup>33</sup>	zɔ <sup>53</sup> xw <sup>33</sup>	zɔ <sup>53</sup> xw <sup>33</sup>
纳西语	thw <sup>33</sup>	tha <sup>31</sup>	thw <sup>33</sup>	thw <sup>33</sup> ŋgw <sup>31</sup>	tha <sup>13</sup> ŋgw <sup>31</sup>	thw <sup>33</sup> ŋgw <sup>31</sup>
怒语	z̥ū <sup>55</sup>	z̥ū <sup>55</sup>	z̥ū <sup>55</sup>	z̥ū <sup>55</sup> du <sup>31</sup>	z̥ū <sup>55</sup> du <sup>31</sup>	z̥ū <sup>55</sup> du <sup>31</sup>
基诺语	khɿ <sup>31</sup>	khɿ <sup>35</sup>	khɿ <sup>31</sup>	khɿ <sup>31</sup> so <sup>31</sup> ma <sup>55</sup>	khɿ <sup>31</sup> so <sup>31</sup> ma <sup>55</sup>	khɿ <sup>31</sup> so <sup>31</sup> ma <sup>55</sup>

多数语言的复数有排除式和包括式的区别。有两种表示法：有的语言用不同的后缀或变化声调表示，有的语言用不同的词表示。例如：

	排除式	包括式
傈僳语	ŋua <sup>33</sup> nu <sup>31</sup>	zɔ <sup>31</sup>
哈尼语	ŋa <sup>55</sup> ja <sup>33</sup>	ŋa <sup>55</sup> du <sup>33</sup>
拉祜语	ŋa <sup>31</sup> xw <sup>33</sup>	ni <sup>31</sup> xw <sup>33</sup>
纳西语	ŋə <sup>33</sup> ŋgw <sup>31</sup>	ŋə <sup>55</sup> ŋgw <sup>31</sup>
怒语	ŋa <sup>33</sup> du <sup>33</sup>	a <sup>55</sup> z̥u <sup>31</sup>
基诺语	ŋu <sup>55</sup> ju <sup>31</sup>	a <sup>33</sup> ŋu <sup>55</sup>

有的语言有双数形式，是在单数形式后加后缀表示（拉祜语是在多数形式后加后缀表示）。例如：

	我俩	你俩	他俩
彝语	ŋa <sup>31</sup> ŋi <sup>55</sup>	nu <sup>31</sup> ŋi <sup>55</sup>	tsh <sup>31</sup> ŋi <sup>55</sup>
拉祜语	ŋa <sup>31</sup> xw <sup>33</sup> ne <sup>31</sup>	ŋə <sup>31</sup> xw <sup>33</sup> ne <sup>31</sup>	zɔ <sup>53</sup> xw <sup>33</sup> ne <sup>31</sup>
怒语	ŋa <sup>33</sup> ku <sup>31</sup>	ŋu <sup>55</sup> ku <sup>31</sup>	iō <sup>55</sup> ku <sup>31</sup>

人称代词当定语使用时，诸语言的形式不完全相同。彝语通过声调表示，不加助词。哈尼语除了声调变化外，还要加助词 γ<sup>33</sup>“的”，如 ŋa<sup>31</sup>（我）γ<sup>33</sup>（的）so<sup>31</sup>γa<sup>31</sup>（书）“我的书”。纳西语有两种形式：一是加助词 gə<sup>33</sup>“的”并变化声调，如 ŋə<sup>33</sup>（我）gə<sup>33</sup>（的）the<sup>33</sup>γw<sup>33</sup>（书）“我的书”。另一是变化元音和声调（常用于限制表示人或集体的名词），如 ŋa<sup>13</sup>zɔ<sup>33</sup>“我的儿子”，ŋa<sup>13</sup>ko<sup>31</sup>“我的家”。傈僳语既不加助词也不变化声调和元音，如 ŋua<sup>33</sup>（我）bo<sup>33</sup>ka<sup>55</sup>（笔）“我的笔”。怒语第一人称代词的单数形式除变化元音外，还要加助词 e<sup>33</sup>“的”，如 ŋe<sup>33</sup>e<sup>33</sup>za<sup>55</sup>“我的儿子”，ŋe<sup>33</sup>e<sup>33</sup>zɔ<sup>33</sup>“我的家”，其他不变换元音，都用助词 e<sup>33</sup>“的”表示。如：ŋa<sup>33</sup>ku<sup>31</sup>e<sup>33</sup>za<sup>55</sup>“我俩的儿子”，ŋa<sup>33</sup>du<sup>31</sup>e<sup>33</sup>zɔ<sup>33</sup>“我们的房子”。

纳西语有个其他语言没有的特点:第二人称和第三人称通过语音变化区别辈分。例如:

一般式		对晚辈	对平辈	对长辈
$nv^{31}$	你	$nu^{31}$	$u^{33}$	$\eta v^{55}$ 您
$nu^{33} \eta gw^{31}$	你们	$nu^{33} \eta gw^{31}$	$u^{33} x\theta^{33}$	$\eta v^{55} x\theta^{33}$
$thu^{33}$	他	$thu^{33}$	$thu^{33}$	$the^{31} gv^{55} ma^{55}$
$thu^{33} \eta gw^{31}$	他们	$thu^{33} \eta gw^{31}$	$thu^{33} \eta gw^{31}$	$the^{31} gv^{55} ma^{55} x\theta^{33}$
		$tha^{13} x\theta^{33}$		
		$tha^{13} \eta gw^{31}$		

对第二人称晚辈,还有昵称形式。例如:

一般式		昵称式(晚辈)
$nv^{31}$	你	$na^{13}$
$nu^{33} \eta gw^{31}$	你们	$na^{13} x\theta^{33}, na^{13} \eta gw^{31}$

反身代词的表示法,除了在人称代词后加“自己”一词表示外,有几种语言还使用重叠式表示。如彝语: $\eta a^{33}$ “我”—— $\eta a^{55} \eta a^{55}$ “我自己”, $\eta o^{31}$ “我们”—— $\eta o^{31} \eta o^{34}$ “我们自己”。拉祜语的代词重叠后要插入  $qha^{53}$ :  $\eta a^{31}$ “我”—— $\eta a^{31} qha^{53} \eta a^{31}$ “我自己”, $no^{31}$ “你”—— $no^{31} qha^{53} no^{31}$ “你自己”。怒语也要在重叠的中间插入  $tua^{31}$ :  $\eta a^{33}$ “我”—— $\eta a^{33} tua^{31} \eta a^{33}$ “我自己”, $\eta u^{55}$ “你”—— $\eta u^{55} tua^{33} \eta u^{55}$ “你自己”。

指示代词有远近之分,有的语言还有高低之分。如纳西语分三级: $t\eta hu^{33}$ “这(近指)”、 $thu^{33}$ “那(远指)”、 $\theta^{55} thu^{33}$ “那(更远指)”。彝语分四级,第三级用重音表示: $thi^{55} ko^{33}$ “这(近指)”、 $a^{33} di^{55} ko^{33}$ “那里(远指)”、 $'a^{33} di^{55} ko^{33}$ “那里(较远指)”、 $o^{31} a^{31} di^{55} ko^{33}$ “那里(更远指)”。傈僳语也分四级,第四级用长元音表示: $thi^{33}$ “这(近指)”、 $go^{33}$ “那(远指)”、 $ko^{55}$ “那(较远指)”、 $ko:55$ “那(更远指)”。

### (五) 量 词

彝语支语言的量词比较丰富,分名量词和动量词两类。名量词比较丰富,动量词较少。量词的作用不仅仅是计量,有的量词还兼表事物的形状和动作行为的状态。如纳西语  $khu^{31}$ “条”用来表示长条形物体的量, $phe^{55}$ “块、张”表示块状物体的量。傈僳语的  $thu^{35}$ “根”,表示

质硬长条形物体, tʃy<sup>35</sup> “条”表示长条形但能成弯曲形的物体, phe<sup>31</sup> “面、扇”, 表示扁圆形物体。

量词限制名词或动词时, 一般都要先同数词结合。如哈尼语: tsho<sup>55</sup> (人) tɕhi<sup>31</sup> (一) ɣa<sup>31</sup> (个) “一个人”; tɕhi<sup>31</sup> (一) la<sup>31</sup> (下) di<sup>31</sup> (打) “打一下”。但彝语当用“一”做数词时, 数词可以省去, 量词可以直接同名词结合。如: tsho<sup>33</sup> (人) ma<sup>33</sup> (个) “一个人”, lo<sup>55</sup> gu<sup>33</sup> (手镯) dzi<sup>31</sup> (对) “一对手镯”, la<sup>55</sup> (裤子) gu<sup>33</sup> (条) “一条裤子”。

从来源上看, 许多量词是借用其他词类的。其中借用名词的最多, 动词次之。借用的方式有以下几种:

一是借自同它结合的名词。这类量词数量最多。名词是单音节的, 借整个音节, 名词是多音节的, 通常只借用后一音节。如哈尼语: lo<sup>31</sup> (船) tɕhi<sup>31</sup> (一) lo<sup>31</sup> (条) “一条船”, mja<sup>33</sup> (眼睛) tɕhi<sup>31</sup> (一) mja<sup>33</sup> (只) “一只眼睛”, lo<sup>55</sup> dzo<sup>55</sup> (桥) tɕhi<sup>31</sup> (一) dzo<sup>55</sup> (座) “一座桥”, lo<sup>55</sup> bje<sup>55</sup> (桌子) tɕhi<sup>31</sup> (一) bje<sup>55</sup> (张) “一张桌子”。这类量词由于同名词的形式相同, 所以有的语言学家称之为“对称反响”型。

二是借另一名词当量词。被借用的名词大多是: (1) 容器名词。当量词用时所指的量, 即容量所容之量。如“一碗饭”, 怒语为 tshe<sup>55</sup> kha<sup>33</sup> (饭) thi<sup>53</sup> (一) ki<sup>53</sup> (碗), 哈尼语为 xo<sup>31</sup> (饭) tɕhi<sup>31</sup> (一) xo<sup>31</sup> (碗)。其中量词的“碗”均来自名词的“碗”。又如拉祜语: tsa<sup>31</sup> si<sup>31</sup> (粮食) te<sup>53</sup> (一) thu<sup>35</sup> py<sup>33</sup> (袋) “一袋粮食”中的“袋”借自名词“袋子”。(2) 形状有特点的名词, 当量词用时, 所指的量与该名词的形状有关。如哈尼语: a<sup>31</sup> me<sup>55</sup> (核桃) tɕhi<sup>31</sup> (一) si<sup>31</sup> (个) “一个核桃”, si<sup>31</sup> “个”借自名词 a<sup>55</sup> si<sup>31</sup> “果子”, 因果子的形状多是小而圆, 而核桃的形状也是小而圆的。(3) 能施行某种动作行为的名词。如哈尼语: tɕhi<sup>31</sup> (一) la<sup>31</sup> (下) di<sup>31</sup> (打) “打一下”中的 la<sup>31</sup> “下”, 借自名词 a<sup>31</sup> la<sup>31</sup> “手”, 因为打是用手的。

三是借自与量的形成有关的动词当量词。如拉祜语: i<sup>35</sup> ka<sup>53</sup> (水) te<sup>53</sup> (一) ta<sup>53</sup> (挑) “一挑水”中的 ta<sup>53</sup> “挑”, 借自动词 ta<sup>53</sup> “挑”。彝语的 sɿ<sup>35</sup> (柴) tshɿ<sup>31</sup> (一) pɿ<sup>31</sup> (背) “一背柴”中的 pɿ<sup>31</sup> “背”, 借自动词的 pɿ<sup>31</sup> “背”。



## (六) 助 词

彝语支诸语言的助词都可以分为结构助词、时态助词和语气助词三类。

结构助词中最常用的是表示修饰关系和补充关系的“的”和“得”。这组助词的使用情况各有不同。哈尼语和拉祜语表示修饰关系和补充关系的助词各有一个，哈尼语是  $\gamma^{33}$ ，拉祜语是  $ve^{33}$ 。如哈尼语： $\eta a^{31}$ （我） $\gamma^{33}$ （的） $mj\sigma^{31}g\sigma^{31}$ （东西）“我的东西”， $z\alpha^{33}$ （扫） $\gamma^{33}$ （得） $so^{55}$ （干净）“扫得干净”。纳西语表示修饰关系的用  $g\sigma^{33}$  “的”，表示补充关系的用  $me^{33}$  “得”。如： $\sigma^{33}ne^{31}$ （谁） $g\sigma^{33}$ （的） $the^{33}y\omega^{33}$ （书）“谁的书”， $p\sigma r^{55}$ （写） $me^{33}$ （得） $y\omega^{33}$ （好）“写得好”。怒语表示修饰关系的用  $\epsilon^{31}$  “的”，如  $ja^{33}de^{31}$ （哥哥） $\epsilon^{31}$ （的） $do^{33}nu^{33}$ （帽子）“哥哥的帽子”。怒语没有表示补充关系的助词。基诺语表示修饰关系的用  $muw^{33}$  “的”，如  $a^{33}n\gamma^{33}$ （红） $muw^{33}$ （的） $a^{33}po^{33}$ （花）“红的花”，补充关系也不用助词。彝语、傣语没有这组助词。如彝语： $tsho^{33}$ （人） $mbo^{31}$ （好）“好的人”， $bu^{33}$ （写） $ho^{33}$ （好）“写得好”。

彝语支语言有一组表示主语、宾语、被动句主动者的助词，它们用在名词或代词的后面。表示宾语的助词（只有彝语没有），一般用在人称代词或表示人的名词后面，只有傣语还能用在表示动物名词的后面。例如：

哈尼语： $\eta a^{55}no^{31}z\sigma^{55}ba^{55}x\sigma^{55}\eta a^{33}$ 。我会帮助你。

我 你（助） 帮助 会

$\eta a^{33}a^{31}\eta i^{55}z\sigma^{55}b i^{31}\eta a^{33}$ 。我会给弟弟。

我 弟弟（助） 给 会

傣语： $e^{55}te^{55}tha^{31}be^{33}$ ！别骂他！

他（助） 别 骂

$niE^{55}te^{55}tha^{31}by^{35}$ ！别吓鸟！

鸟（助） 别 吓

$\eta ua^{33}e^{55}te^{55}xua^{33}$ 。我找他。

我 他（助） 我

拉祜语： $a^{33}su^{33}no^{31}tha^{31}ma^{31}la^{53}ve^{33}le^{33}$ ？谁教你呢？

谁 你（助） 教（助） 呢

$\eta a^{31}no^{31}tha^{31}tsa^{33}$ 。我找你。

我 你（助） 找

纳西语： $\eta\sigma^{33}nuw^{33}thu^{33}to^{55}me^{55}$ 。我教他。

我（助） 他（助） 教

thu<sup>33</sup>ŋə<sup>33</sup>to<sup>55</sup>me<sup>55</sup>. 他教我。

他 我(助) 教

怒语: ŋa<sup>33</sup>zū<sup>55</sup>na<sup>33</sup>ɕə<sup>53</sup>. 我教他。

我 他(助) 教

ŋu<sup>55</sup>e<sup>31</sup>ŋa<sup>33</sup>na<sup>33</sup>bə̃<sup>31</sup>. 我被他打。

他(助) 我(助) 打

基诺语: a<sup>33</sup>phi<sup>33</sup>ŋə<sup>31</sup>pa<sup>33</sup>tʃu<sup>55</sup>a<sup>55</sup>ne<sup>33</sup>. 奶奶打我。

奶奶 我(助) 打(助)

lou<sup>33</sup>si<sup>33</sup>ŋə<sup>31</sup>pa<sup>33</sup>təu<sup>33</sup>a<sup>55</sup>ne<sup>33</sup>. 老师教我。

老师 我(助) 教(助)

表示主语的助词只有傈僳语、纳西语里有。例如:

傈僳语: e<sup>55</sup>ne<sup>33</sup>ma<sup>55</sup>ŋa<sup>33</sup>. 他教。

他(助) 教(助)

ŋua<sup>33</sup>ne<sup>33</sup>khu<sup>33</sup>la<sup>33</sup>ŋa<sup>33</sup>. 我叫。

我(助) 叫 来(助)

纳西语: ŋə<sup>33</sup>nu<sup>33</sup>thu<sup>33</sup>me<sup>55</sup>. 我教他。

我(助) 他 教

纳西语的 nu<sup>33</sup>, 有时还表示名词对动词的修饰关系。例如:

iə<sup>33</sup>ko<sup>31</sup>nu<sup>33</sup>the<sup>33</sup>ɣu<sup>33</sup>ly<sup>31</sup>. 在家里看书。

家里(助) 书 看

sɿ<sup>55</sup>kv<sup>33</sup>nu<sup>33</sup>dze<sup>33</sup>khv<sup>33</sup>. 用镰刀割麦子。

镰刀(助) 麦子 割

nu<sup>33</sup>还可以用在动词、形容词之后, 起引导补语的作用。例如:

ly<sup>31</sup>nu<sup>33</sup>miə<sup>31</sup>ɕy<sup>13</sup>tʃl<sup>31</sup>iə<sup>33</sup>. 看得眼睛都困了。

看(助) 眼 累 来(助)

tʃhər<sup>33</sup>nu<sup>33</sup>mə<sup>33</sup>tha<sup>55</sup>iə<sup>33</sup>! 热得不行呀!

热(助) 不行 呀

彝语、哈尼语有表示被动句主动者的助词。例如: “老鼠被猫捉住了。”

彝: a<sup>33</sup>he<sup>33</sup>a<sup>33</sup>ŋe<sup>33</sup>ku<sup>31</sup>zu<sup>33</sup>ndo<sup>33</sup>o<sup>33</sup>.

老鼠 猫(助) 捉 住 了

哈尼: xu<sup>33</sup>tʃa<sup>31</sup>a<sup>55</sup>mi<sup>55</sup>ne<sup>33</sup>bə<sup>31</sup>a<sup>55</sup>.

老鼠 猫(助) 捉 了

由于这一组助词在句中指明了哪个是主语, 哪个是宾语, 哪个是主动者, 哪个是受动者, 因而主语和宾语的位置、主动者和受动者的位置可以互换。例如:

傈僳语: $\eta\text{ua}^{33}\text{ne}^{33}\text{e}^{55}\text{tE}^{55}\text{xua}^{33}$ . 我(助)他(助)找 $\text{e}^{55}\text{tE}^{55}\eta\text{ua}^{33}\text{xua}^{33}$ . 他(助)我 找	}	我找他。
纳西语: $\eta\text{ə}^{31}\text{thu}^{33}\text{tə}^{55}\text{me}^{55}$ . 我 他(助) 教 $\text{thu}^{33}\text{tə}^{55}\eta\text{ə}^{33}\text{nu}^{33}\text{me}^{55}$ . 他(助)我(助)教	}	我教他。

傈僳语还有一个  $\text{ma}^{33}$ , 用在词和词组作主语或宾语的后面, 表示语气的停顿和加重语气。例如:

$\text{mu}^{35}\text{o}^{31}\text{ʒ}^{33}\text{go}^{33}\text{thi}^{31}\text{thu}^{31}\text{ma}^{33}\text{e}^{55}\text{tE}^{55}\eta\text{a}^{33}$ .	那一瓶墨水是他的。
墨水 那 一 瓶 (助) 他 (助) 是	
$\text{su}^{33}\text{tE}^{55}\text{ma}^{33}\eta\text{ua}^{33}\text{ma}^{31}\text{nu}^{33}$ .	别人的我不要。
别人的 (助) 我 不 要	

## 二、句子成分和语序

彝语支语言都有主语、谓语、宾语、定语、状语、补语等六种句子成分。语序比较固定, 它和虚词一起是表达语法意义的主要手段。

### (一) 主语、谓语、宾语的次序

1. 主语 + 谓语。如“老师来了”:

彝 : $\text{m}\text{a}^{55}\text{m}\text{o}^{31}\text{l}\text{a}^{33}\text{o}^{34}$ .	傈僳: $\text{m}\text{a}^{55}\text{p}\text{h}\text{a}^{31}\text{l}\text{a}^{33}\text{w}\text{a}^{33}$ .
老师 来了	老师 来了
哈尼: $\text{l}\text{o}^{33}\text{s}\text{l}^{55}\text{l}\text{a}^{55}\text{a}^{55}$ .	拉祜: $\text{s}\text{a}^{31}\text{l}\text{a}^{31}\text{l}\text{a}^{31}\text{o}^{31}$ .
老师 来了	老师 来了
纳西: $\text{s}\text{l}^{31}\text{d}\text{z}\text{l}^{33}\text{t}\text{s}\text{h}\text{l}^{31}\text{s}\text{i}\text{ə}^{33}$ .	怒 : $\text{ʃ}\text{ə}^{53}\text{s}\text{u}^{13}\text{l}\text{a}^{33}\text{g}\text{a}^{31}$ .
老师 来 了	老师 来 了
基诺: $\text{l}\text{o}^{31}\text{s}\text{l}^{44}\text{l}\text{o}^{31}\text{k}\text{u}\text{a}^{33}\text{n}\text{e}^{44}$ .	
老师 来 了 (助)	

2. 主语 + 宾语 + 谓语。如“老师教书”:

彝 : $\text{m}\text{a}^{55}\text{m}\text{o}^{31}\text{t}\text{h}\text{u}^{31}\text{ʒ}\text{l}^{33}\text{m}\text{a}^{55}$ .
老师 书 教
傈僳: $\text{m}\text{a}^{55}\text{p}\text{h}\text{a}^{31}\text{t}\text{h}\text{o}^{31}\text{u}^{31}\text{m}\text{a}^{55}$ .
老师 书 教

哈尼: lo<sup>33</sup> sɿ<sup>55</sup> so<sup>31</sup> ɣa<sup>31</sup> me<sup>31</sup>.

老师 书 教

拉祜: sa<sup>31</sup> la<sup>31</sup> li<sup>31</sup> ma<sup>31</sup> ve<sup>33</sup>.

老师 书 教 (助)

纳西: sɿ<sup>31</sup> dzɿ<sup>33</sup> the<sup>33</sup> ɣu<sup>33</sup> me<sup>55</sup> ne<sup>31</sup>.

老师 书 教

怒 : ɣe<sup>53</sup> su<sup>33</sup> ua<sup>55</sup> so<sup>33</sup> ɣe<sup>53</sup>.

老师 书 教

基诺: lo<sup>31</sup> sɿ<sup>44</sup> a<sup>44</sup> pjo<sup>55</sup> ɬe<sup>31</sup> ma<sup>44</sup>.

老师 书 教

3. 主语 + 间接宾语 + 直接宾语 + 谓语。如“我给他衣服”:

傈僳: ŋua<sup>33</sup> e<sup>55</sup> te<sup>55</sup> ba<sup>33</sup> tshɿ<sup>31</sup> go<sup>31</sup>.

我 他(助) 衣服 给

哈尼: ŋa<sup>55</sup> a<sup>31</sup> zo<sup>31</sup> a<sup>33</sup> phe<sup>55</sup> xo<sup>31</sup> bi<sup>31</sup> mi<sup>31</sup>.

我 他(助) 衣服 给

拉祜: ŋa<sup>31</sup> zo<sup>53</sup> tha<sup>31</sup> a<sup>35</sup> po<sup>31</sup> pe<sup>31</sup> pi<sup>53</sup>.

我 他(助) 衣服 给

纳西: ŋə<sup>33</sup> nu<sup>33</sup> thu<sup>33</sup> ba<sup>33</sup> la<sup>31</sup> iə<sup>55</sup>.

我(助) 他 衣服 给

怒 : ŋa<sup>33</sup> zū<sup>55</sup> na<sup>33</sup> ga<sup>55</sup> bi<sup>31</sup>.

我 他(助) 衣 给

基诺: ŋə<sup>31</sup> khɿ<sup>35</sup> ko<sup>44</sup> tɕ<sup>33</sup> pi<sup>44</sup>.

我 他 衣服 给

只有彝语的直接宾语在间接宾语之前。例如:

ŋa<sup>33</sup> ve<sup>55</sup> ga<sup>33</sup> de<sup>33</sup> tshɿ<sup>33</sup> bɿ<sup>34</sup>. 我给他衣服。

我 衣服(助) 他 给

代词、人称名词作宾语的句子中,有时为了突出宾语,在主语或宾语的后面加上助词后,可以把宾语移到主语前,或把直接宾语移至间接宾语前。如拉祜语:

ŋa<sup>31</sup> nɔ<sup>31</sup> tha<sup>31</sup> d ɔ<sup>53</sup>.

我 你(助) 打

nɔ<sup>31</sup> tha<sup>31</sup> ŋa<sup>31</sup> d ɔ<sup>53</sup>

你(助) 我 打

} 我打你。



$\eta a^{31} a^{35} p_{\underline{0}}^{31} z_{\underline{0}}^{53} t h_{\underline{a}}^{31} p_{\underline{e}}^{31} p i^{53}$ . 我 衣服 他(助) 给	} 我给他衣服。
$\eta a^{31} z_{\underline{0}}^{53} t h_{\underline{a}}^{31} a^{35} p_{\underline{0}}^{31} p_{\underline{e}}^{31} p i^{53}$ . 我 他(助) 衣服 给	

又如纳西语:

$t h u^{33} n u^{33} \eta_{\underline{a}}^{31} m e^{55}$ . 他(助) 我 教	} 他教我。
$\eta_{\underline{a}}^{33} t o^{55} t h u^{33} n u^{33} m e^{55}$ . 我(助) 他(助) 教	
$\eta_{\underline{a}}^{33} n u^{33} b a^{33} l a^{31} t h u^{33} i_{\underline{a}}^{55}$ . 我(助) 衣服 他 给	} 我给他衣服。
$\eta_{\underline{a}}^{31} t h u^{33} t h o^{55} b a^{33} l a^{31} i_{\underline{a}}^{55}$ . 我 他(助) 衣服 给	

## (二) 修饰关系的语序

1. 名词修饰语 + 名词中心语。如“布衣服”:

彝 : $m u^{33} s_{\underline{1}}^{33} v e^{55} g a^{33}$ 布 衣服	傈僳 : $s a^{33} s o^{33} b a^{33} t s h_{\underline{1}}^{31}$ 布 衣服
哈尼 : $x a^{31} p h a^{55} p h e^{55} x o^{31}$ 布 衣服	拉祜 : $p h a^{33} a^{35} p_{\underline{0}}^{31}$ 布 衣服
纳西 : $t h o^{33} p u^{55} b a^{33} l a^{31}$ 布 衣服	怒 : $t s h a^{31} p h i \tilde{o}^{33} g a^{55}$ 布 衣服
基诺 : $t o^{55} t f e^{55} j a^{55} k o^{44} t o^{33}$ 布 的 衣服	

2. 代词修饰语 + 名词中心语。如“我的书”:

彝 : $\eta a^{55} t h u^{31} z_{\underline{1}}^{33}$ 我 书	傈僳 : $\eta u a^{33} t h o^{31} u^{31}$ 我 书
哈尼 : $\eta a^{31} \gamma^{33} s o^{31} \gamma a^{31}$ 我的 书	拉祜 : $\eta a^{33} v a^{33} l i^{31}$ 我的 书
纳西 : $\eta_{\underline{a}}^{33} g_{\underline{a}}^{33} t h e^{33} \gamma u^{33}$ 我的 书	怒 : $\eta e^{33} e^{33} u a^{55} s o^{33}$ 我的 书
基诺 : $\eta o^{35} j a^{55} a^{55} p j o^{55}$ 我的 书	

3. 名词中心语 + 数量词组修饰语。如“三本书”:

彝 : thu<sup>31</sup>ʒɿ<sup>33</sup>so<sup>33</sup>dzi<sup>55</sup>

书 三 本

哈尼 : so<sup>31</sup>ɣa<sup>31</sup>so<sup>55</sup>khɔ<sup>31</sup>

书 三 本

纳西 : the<sup>33</sup>ɣu<sup>33</sup>sɿ<sup>55</sup>tshæ<sup>33</sup>

书 三 本

基诺 : a<sup>44</sup>pjo<sup>55</sup>sø<sup>44</sup>pu<sup>44</sup>

书 三 本

傈僳 : tho<sup>31</sup>u<sup>31</sup>sa<sup>33</sup>pu<sup>31</sup>

书 三 本

拉祜 : li<sup>31</sup>se<sup>53</sup>dɔ<sup>33</sup>

书 三 本

怒 : ua<sup>55</sup>so<sup>33</sup>so<sup>33</sup>pə<sup>31</sup>

书 三 本

4. 名词中心语 + 形容词修饰语。如“红衣服”:

彝 : ve<sup>55</sup>ga<sup>33</sup>a<sup>33</sup>ŋi<sup>33</sup>

衣服 红

哈尼 : phe<sup>55</sup>xɔ<sup>31</sup>zo<sup>33</sup>ui<sup>55</sup>

衣服 红

基诺 : kɔ<sup>44</sup>tɔ<sup>33</sup>a<sup>44</sup>ny<sup>44</sup>

衣服 红

傈僳 : ba<sup>33</sup>tshɿ<sup>31</sup>kua<sup>31</sup>sɿ<sup>31</sup>le<sup>33</sup>

衣服 红

拉祜 : a<sup>55</sup>po<sup>31</sup>ni<sup>35</sup>

衣服 红

5. 形容词修饰语 + 名词中心语。如“红衣服”:

彝 : ——

傈僳 : sɿ<sup>31</sup>ma<sup>33</sup>ba<sup>33</sup>tshɿ<sup>31</sup>

红 的 衣服

哈尼 : zo<sup>33</sup>ni<sup>55</sup>ɣ<sup>33</sup>phe<sup>55</sup>xɔ<sup>31</sup>

红 的 衣服

拉祜 : ni<sup>35</sup>E<sup>31</sup>ve<sup>33</sup>a<sup>35</sup>po<sup>31</sup>

红 的 衣服

纳西 : xy<sup>31</sup>gə<sup>33</sup>ba<sup>33</sup>la<sup>31</sup>

红 的 衣服

怒 : ŋe<sup>33</sup>a<sup>33</sup>ga<sup>55</sup>

红 衣服

6. 名词修饰语 + 动词中心语。如“今天去”:

彝 : i<sup>31</sup>ŋi<sup>31</sup>bo<sup>33</sup>

今天 去

傈僳 : ni<sup>55</sup>ni<sup>31</sup>ge<sup>33</sup>

今天 去

哈尼 : ze<sup>31</sup>no<sup>33</sup>li<sup>33</sup>

今天 去

拉祜 : za<sup>31</sup>ni<sup>33</sup>qai<sup>33</sup>

今天 去

纳西 : tshɿ<sup>33</sup>ŋi<sup>33</sup>bu<sup>33</sup>

今天 去

怒 : a<sup>55</sup>ŋi<sup>31</sup>ze<sup>33</sup>

今天 去

基诺 : ja<sup>55</sup>ŋi<sup>33</sup>le<sup>33</sup>

今天 去

7. 代词修饰语 + 动词中心语。如“这样说”:

彝 : ɕi<sup>31</sup> mu<sup>33</sup> hi<sup>31</sup>

这样 说

哈尼 : ɕi<sup>55</sup> me<sup>55</sup> e<sup>55</sup>

这样 说

纳西 : tʂhə<sup>33</sup> be<sup>33</sup> ʂə<sup>55</sup>

这样 的 说

基诺 : xji<sup>44</sup> lo<sup>33</sup> pja<sup>31</sup>

这样 说

傈僳 : the<sup>33</sup> le<sup>33</sup> bɛ<sup>33</sup>

这样 说

拉祜 : tʂhi<sup>33</sup> qhe<sup>33</sup> qɔ<sup>53</sup>

这样 说

怒 : ʂi<sup>33</sup> gu<sup>33</sup> ŋ u<sup>33</sup>

这样 说

#### 8. 数量词组修饰语 + 动词中心语。如“打一下”:

彝 : tʂhɿ<sup>31</sup> lo<sup>33</sup> ndu<sup>31</sup>

一 下 打

哈尼 : tɕhi<sup>31</sup> la<sup>31</sup> di<sup>31</sup>

一 下 打

纳西 : ——

基诺 : thi<sup>44</sup> la<sup>55</sup> tʂu<sup>55</sup>

一 下 打

傈僳 : thi<sup>31</sup> thu<sup>35</sup> du<sup>31</sup>

一 下 打

拉祜 : te<sup>53</sup> qhe<sup>33</sup> do<sup>53</sup>

一 下 打

怒 : thi<sup>53</sup> phe<sup>53</sup> bə̃<sup>31</sup>

一 下 打

“动词中心语 + 副词修饰语”的格式各语言都有，但出现的例子不多。在动词后作修饰语的副词只限于“还、正在、又”几个词。例如：

彝 : la<sup>33</sup> sɿ<sup>33</sup> o<sup>34</sup> 又来了

来 又 了

哈尼 : la<sup>55</sup> si<sup>31</sup> 还来

来 还

怒 : la<sup>33</sup> yu<sup>33</sup> du<sup>33</sup> 还来

来 还

傈僳 : la<sup>33</sup> ɕe<sup>31</sup> 还来

来 还

拉祜 : qai<sup>33</sup> qv<sup>53</sup> se<sup>31</sup> 刚去

去 刚

除了上述的共同形式外，彝语的否定副词和程度副词修饰动词时，有的放在双音节动词的中间，有的放在重叠的单音节词的中间。例如：

lo<sup>55</sup> a<sup>31</sup> po<sup>31</sup> 不帮助

帮 不 助

dzu<sup>33</sup> dzɿ<sup>33</sup> dzu<sup>33</sup> 真的吃

吃 很 吃

纳西语的数词是“一”时，可以直接修饰动词。如：

du<sup>33</sup> me<sup>55</sup> nə<sup>13</sup> 请教一下

一 教 请

du<sup>33</sup> ʂə<sup>55</sup> nə<sup>13</sup> 请说一下

一 说 请

#### 9. 副词修饰语 + 形容词中心语。如“不好”:

彝 : a<sup>31</sup>mbo<sup>31</sup>

不 好

哈尼 : ma<sup>31</sup>mu<sup>31</sup>

不 好

纳西 : mə<sup>33</sup>ka<sup>33</sup>

不 好

基诺 : mΛ<sup>44</sup>mu<sup>44</sup>

不 好

傈僂 : ma<sup>31</sup>dzi<sup>33</sup>

不 好

拉祜 : ma<sup>53</sup>da<sup>31</sup>

不 好

怒 : ma<sup>55</sup>ge<sup>33</sup>

不 好

纳西语有些名词可以直接修饰形容词。例如：

mbe<sup>33</sup>be<sup>33</sup>phər<sup>31</sup> 雪白

雪 (助) 白

sæ<sup>33</sup>be<sup>33</sup>xy<sup>31</sup> 血红

血 (助) 红

哈尼语可以用性状较深的形容词修饰另一形容词。例如：

phju<sup>55</sup>se<sup>31</sup>ne<sup>33</sup>phju<sup>55</sup> 十分白

白 生生 白

nə<sup>33</sup>tə<sup>31</sup>ne<sup>33</sup>nə<sup>33</sup> 十分黑

黑 沉沉 黑

### (三) 补充结构的语序

1. 动词中心语 + 动词补语。如“打死”：

彝 : ndu<sup>33</sup>sɿ<sup>33</sup>

打 死

哈尼 : di<sup>31</sup>si<sup>55</sup>

打 死

纳西 : la<sup>55</sup>sɿ<sup>33</sup>

打 死

基诺 : tu<sup>44</sup>se<sup>55</sup>

打 死

傈僂 : du<sup>31</sup>ji<sup>33</sup>

打 死

拉祜 : dɔ<sup>53</sup>pe<sup>31</sup>

打 死

怒 : bə̃<sup>31</sup>ər<sup>53</sup>

打 死

2. 动词中心语 + 形容词补语。如“洗干净”：

彝 : tshɿ<sup>33</sup>bo<sup>34</sup>so<sup>33</sup>

洗 干 净

哈尼 : tshi<sup>31</sup>so<sup>55</sup>

洗 干 净

纳西 : tshər<sup>33</sup>kæ<sup>33</sup>tia<sup>55</sup>

洗 干 净

基诺 : tshɿ<sup>44</sup>kli<sup>55</sup>

洗 干 净

傈僂 : tshɿ<sup>31</sup>phu<sup>33</sup>le<sup>33</sup>

洗 干 净

拉祜 : tshɿ<sup>53</sup>ke<sup>31</sup>

洗 干 净

怒 : tshi<sup>55</sup>ba<sup>31</sup>

洗 白



## 3. 形容词中心语 + 形容词补语。如“熟透”:

彝 : m̩ i<sup>31</sup> dzi<sup>33</sup>

熟 透

哈尼 : o<sup>31</sup> tu<sup>31</sup>

熟 透

纳西 : mi<sup>55</sup> zoa<sup>33</sup>

熟 透

基诺 : mjv<sup>33</sup> ny<sup>44</sup>

熟 红

傈僳 : mi<sup>33</sup> ʃɿ<sup>33</sup>

熟 透

拉祜 : mE<sup>33</sup> tE<sup>31</sup>

熟 极

怒 : m̩ ɲə<sup>31</sup> ʂə<sup>33</sup>

熟 死

## (四) 并列结构的语序

## 1. 名词 + 名词。如“兄妹”或“牛马”:

彝 : ma<sup>31</sup> tsɿ<sup>55</sup> ŋ i<sup>31</sup> mo<sup>31</sup>

兄 妹

哈尼 : a<sup>55</sup> go<sup>33</sup> a<sup>31</sup> ŋi<sup>55</sup>

兄 妹

纳西 : ɣu<sup>33</sup> zoa<sup>33</sup>

牛 马

基诺 : a<sup>44</sup> ʃo<sup>44</sup> ŋju<sup>44</sup> mo<sup>33</sup>

兄 妹

傈僳 : a<sup>55</sup> zɿ<sup>31</sup> ŋi<sup>33</sup> ma<sup>33</sup>

兄 妹

拉祜 : vi<sup>35</sup> pa<sup>31</sup> ni<sup>33</sup> na<sup>33</sup>

兄 妹

怒 : nu<sup>55</sup> mɲə<sup>55</sup>

牛 马

## 2. 代词 + 代词。如“我和你”:

彝 : ŋa<sup>33</sup> si<sup>33</sup> ni<sup>31</sup> nu<sup>33</sup>

我 和 你

哈尼 : ŋa<sup>55</sup> zo<sup>55</sup> ne<sup>33</sup> no<sup>55</sup>

我 和 你

纳西 : ŋə<sup>31</sup> ne<sup>13</sup> nu<sup>31</sup>

我 和 你

基诺 : ŋo<sup>31</sup> jʌ<sup>33</sup> nʌ<sup>31</sup>

我 和 你

傈僳 : ŋua<sup>33</sup> be<sup>33</sup> nu<sup>33</sup>

我 和 你

拉祜 : ŋa<sup>31</sup> lE<sup>33</sup> nɔ<sup>31</sup>

我 和 你

怒 : ŋa<sup>33</sup> le<sup>31</sup> ŋu<sup>55</sup>

我 和 你

代词和代词并列一般要用并列连词。

## 3. 形容词 + 形容词。如“大小”:

彝 : e<sup>55</sup> tsɿ<sup>33</sup> a<sup>34</sup> zɿ<sup>33</sup>

小 大

傈僳 : u<sup>31</sup> jo<sup>33</sup>

大 小

哈尼: xu<sup>31</sup>ŋi<sup>55</sup>

大 小

纳西: du<sup>31</sup>tɕi<sup>55</sup>

大 小

基诺: a<sup>33</sup>ni<sup>55</sup>la<sup>55</sup>xu<sup>33</sup>

小 大

拉祜: ɣ<sup>31</sup>i<sup>33</sup>

大 小

怒 : ɣ<sup>55</sup>ɕi<sup>55</sup>dzi<sup>33</sup>

大 小

形容词和形容词并列，连词可用也可不用。

4. 数量词组 + 数量词组。如“一句一句地”：

彝 : tshɿ<sup>31</sup>ko<sup>33</sup>tshɿ<sup>31</sup>ko<sup>33</sup>mu<sup>33</sup>

一 句 一 句 地

傈僂: thi<sup>31</sup>khu<sup>31</sup>thi<sup>31</sup>khu<sup>31</sup>

一 句 一 句

哈尼: tɕhi<sup>31</sup>do<sup>31</sup>tɕhi<sup>31</sup>do<sup>31</sup>me<sup>55</sup>

一 句 一 句 地

拉祜: te<sup>53</sup>pɣ<sup>31</sup>te<sup>53</sup>pɣ<sup>31</sup>

一 句 一 句

纳西: du<sup>33</sup>z<sub>u</sub><sup>31</sup>du<sup>33</sup>z<sub>u</sub><sup>31</sup>

一 句 一 句

怒 : thi<sup>53</sup>khuo<sup>55</sup>thi<sup>53</sup>khuo<sup>55</sup>

一 句 一 句

基诺: thi<sup>44</sup>khjɔ<sup>44</sup>thi<sup>44</sup>khjɔ<sup>44</sup>

一 句 一 句

5. 动词 + 动词。如“煮吃”：

彝 : tɕo<sup>55</sup>dzu<sup>33</sup>

煮 吃

傈僂: dʒa<sup>55</sup>dza<sup>31</sup>

煮 吃

哈尼: tɕa<sup>31</sup>dza<sup>31</sup>

煮 吃

拉祜: tsa<sup>35</sup>tsa<sup>53</sup>

煮 吃

纳西: tɕo<sup>55</sup>ndzɿ<sup>33</sup>

煮 吃

怒 : tɕa<sup>53</sup>khe<sup>55</sup>

煮 吃

基诺: tʃha<sup>55</sup>tsɔ<sup>44</sup>

煮 吃

### 三、句子类型的一些特点

彝语支语言的句子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做不同的分类。按繁简可分为单句和复句，按顺序可分为常式句和变式句，按用途可分为陈述句、疑问句、祈使句、感叹句。按结构的性质，可分为判断句、描写句、叙述句。彝语支诸语言句子类型的特点比较一致。下面仅介绍几种句子的特点。

## (一) 疑问句的表示法

通常使用以下三种方法：1. 在句子里用疑问代词。常用的疑问代词有“谁、什么、怎么、哪、几、多少”等。如“谁来了？”

彝：kha<sup>34</sup>di<sup>33</sup>la<sup>33</sup>o<sup>33</sup>?

谁 来了

哈尼：a<sup>31</sup>so<sup>55</sup>la<sup>55</sup>a<sup>55</sup>?

谁 来了

纳西：ə<sup>33</sup>ne<sup>31</sup>lu<sup>33</sup>tsɿ<sup>55</sup>?

谁 来 呢

基诺：kha<sup>44</sup>su<sup>44</sup>lo<sup>44</sup>ŋja<sup>31</sup>?

谁 来了

傈僳：a<sup>31</sup>ma<sup>33</sup>la<sup>33</sup>ua<sup>33</sup>?

谁 来了

拉祜：a<sup>33</sup>su<sup>33</sup>la<sup>31</sup>o<sup>31</sup>?

谁 来了

怒：khe<sup>31</sup>la<sup>33</sup>ga<sup>31</sup>a<sup>33</sup>le<sup>55</sup>?

谁 来 了

2. 用肯定加否定的谓语。如“你去不去？”

彝：nu<sup>33</sup>bo<sup>33</sup>(da<sup>31</sup>)a<sup>31</sup>bo<sup>33</sup>?

你 去 呢 不 去

哈尼：no<sup>55</sup>zi<sup>55</sup>ma<sup>31</sup>zi<sup>55</sup>a<sup>31</sup>?

你 去 不 去 呢

纳西：u<sup>33</sup>bu<sup>33</sup>(nu<sup>55</sup>)mə<sup>33</sup>bu<sup>33</sup>?

你 去 呢 不 去

基诺：nɿ<sup>31</sup>le<sup>33</sup>mɿ<sup>44</sup>le<sup>33</sup>?

你 去 不 去

傈僳：nu<sup>33</sup>ge<sup>33</sup>ma<sup>31</sup>ge<sup>33</sup>(ni<sup>35</sup>)?

你 去 不 去 呢

拉祜：no<sup>31</sup>qai<sup>33</sup>ma<sup>53</sup>qai<sup>33</sup>(le<sup>33</sup>)?

你 去 不 去 呢

怒：nɿ<sup>55</sup>ze<sup>33</sup>ma<sup>55</sup>ze<sup>33</sup>?

你 去 不 去

这类句子，疑问助词可加也可不加，加的时候有的加在句尾，有的加在肯定的谓语后面。

3. 加表示疑问的疑问助词。疑问助词一般放在句尾，常用的有“吗、呢”两个。如“你去吗？”

彝：nu<sup>33</sup>bo<sup>33</sup>da<sup>31</sup>?

你 去 吗

哈尼：no<sup>55</sup>zi<sup>55</sup>li<sup>55</sup>a<sup>31</sup>?

你 去 吗

纳西：u<sup>33</sup>bu<sup>33</sup>la<sup>55</sup>?

你 去 吗

基诺：nɿ<sup>31</sup>le<sup>33</sup>a<sup>44</sup>la<sup>31</sup>?

你 去 吗

傈僳：nu<sup>33</sup>ge<sup>33</sup>ŋe<sup>33</sup>?

你 去 吗

拉祜：no<sup>31</sup>qai<sup>33</sup>a<sup>33</sup>la<sup>53</sup>?

你 去 吗

怒：nɿ<sup>55</sup>ze<sup>33</sup>ua<sup>33</sup>le<sup>55</sup>?

你 去 吗

哈尼语的疑问助词 a<sup>31</sup>或 la<sup>31</sup>，常和表示叙述语气的助词 ŋa<sup>33</sup>、li<sup>55</sup>、

u<sup>55</sup>连用。例如：

a<sup>31</sup>jo<sup>31</sup>ŋw<sup>55</sup>ŋa<sup>33</sup>la<sup>31</sup>? 是他吗?      no<sup>55</sup>dza<sup>31</sup>u<sup>55</sup>a<sup>31</sup>? 你吃吗?  
他 是 吗      你 吃 吗

彝语、纳西语除了上面三种方式外，还有用重叠谓语表示疑问的方式。如彝语：

no<sup>33</sup>dzu<sup>34</sup>dzu<sup>33</sup>? 你吃吗?      tshl<sup>31</sup>bo<sup>34</sup>bo<sup>33</sup> 他去吗?  
你 吃 吃      他 去 去

ve<sup>33</sup>ve<sup>33</sup>a<sup>33</sup>ŋi<sup>34</sup>ŋi<sup>33</sup>? 花红吗?  
花 红 红

纳西语：u<sup>33</sup>bu<sup>55</sup>bu<sup>33</sup>? 你去吗?  
你 去 去

## (二) 否定句的表示法

被否定的词是单音节的，否定词都放在被否定词的前面；被否定的词是双音节的，哈尼语、怒语、基诺语的否定词放在被否定词之前，彝语、傈僳语的否定词放在被否定词的中间，拉祜语多数放在前面，有少数放在中间。例如：

哈尼：a<sup>31</sup>ŋi<sup>55</sup>ma<sup>31</sup>li<sup>33</sup>mo<sup>31</sup>. 弟弟不想去。

弟弟 不 去 想

a<sup>31</sup>jo<sup>31</sup>ma<sup>31</sup>dzo<sup>55</sup>sa<sup>55</sup>. 他不舒服。

他 不 舒服

彝：ŋo<sup>31</sup>a<sup>31</sup>la<sup>33</sup>. 我们不来。      tshl<sup>33</sup>ŋo<sup>31</sup>a<sup>31</sup>bo<sup>33</sup>. 他不劳动。

我们 不 来

他 劳 不 动

傈僳：ŋua<sup>33</sup>a<sup>33</sup>pa<sup>33</sup>te<sup>55</sup>ma<sup>31</sup>mo<sup>33</sup>. 我没见祖父。

我 祖父 (助) 没 见

e<sup>55</sup>ni<sup>35</sup>ma<sup>31</sup>ŋi<sup>33</sup>. 他不喜欢。

他 喜 不 欢

拉祜：ŋa<sup>31</sup>ma<sup>53</sup>xa<sup>33</sup>le<sup>31</sup>. 我不喜欢。

我 不 喜欢

no<sup>31</sup>ya<sup>53</sup>ma<sup>53</sup>dze<sup>53</sup>. 你不休息。

你 休 不 息

动词和助动词连用时，彝语、傈僳语、怒语是否定词放在动词和助动词之间，哈尼语放在动词前面，拉祜语多数放在动词前面，但也可放



在动词和助动词之间。例如：

彝： $\eta a^{33} mu^{33} a^{31} ku^{55}$ 。我不会做。

我做不会

傈傈： $e^{55} ze^{33} ma^{31} ku^{55}$ 。他不会做。

他做不会

怒： $\eta a^{33} ze^{33} ma^{55} nu^{33} a^{31}$ 。我不想去。

我去不想

哈尼： $a^{31} jo^{31} ma^{31} o^{55} \eta a^{33}$ 。他不会做。

他不 做会

拉祜： $\eta a^{31} ma^{53} qai^{33} ga^{53}$ 。我不愿去。

我不去愿意

$\eta a^{31} tsa^{53} ma^{53} phe^{31}$  或  $\eta a^{31} ma^{53} tsa^{53} phe^{31}$ 。我不能吃。

我吃不能 我不吃能

否定词用在补充关系的词组中间时，彝语、傈傈语、拉祜语放在补语和被补充语的中间，哈尼语放在二者之前。如“扫不干净”：

彝： $s_1^{33} a^{31} dzi^{33}$ 。

扫不干净

傈傈： $s_1^{35} ma^{21} phu^{33}$ 。

扫不干净

拉祜： $s_1^{53} ma^{53} ke^{31}$ 。

扫不干净

哈尼： $ma^{31} ze^{33} so^{55}$ 。

不扫干净

否定词“不、没”常常和副词“还”前后呼应使用。如“他还没来”：

彝： $tsh_1^{33} a^{31} la^{33} s_1^{33}$ 。

他没来还

傈傈： $e^{55} ma^{31} la^{33} s_e^{31}$ 。

他没来还

哈尼： $a^{31} jo^{31} ma^{31} la^{55} si^{31}$ 。

他没来还

拉祜： $zo^{53} ma^{53} la^{31} se^{31}$ 。

他没来还

纳西： $thu^{33} m\theta^{33} tsh_1^{31} mu^{55} s_1^{33}$ 。怒： $z\bar{u}^{55} ma^{55} la^{33} a^{31} du^{33}$ 。

他没来还

他没来还

基诺： $kh\bar{v}^{31} m\Lambda^{44} lo^{44} su^{44}$ 。

他没来还

彝语支语言的否定词（纳西语除外），除了“没、不”外，还有一个表示祈使、命令的否定词“不要”，位于动词之前。纳西语用  $m\theta^{33}$  “不”和  $\eta i^{31}$  “要”合成表示。例如：

彝 : nu<sup>33</sup>tha<sup>55</sup>bo<sup>33</sup>! 你不要去!

你 不要 去

傈傈: nu<sup>33</sup>ua<sup>31</sup>su<sup>33</sup>te<sup>55</sup>tha<sup>31</sup>ʒɿ<sup>33</sup>! 你们不要讥笑别人!

你 们 别人(助)不要 讥笑

哈尼: no<sup>55</sup>tha<sup>31</sup>la<sup>55</sup>! 你不要来!

你 不要 来

拉祜: no<sup>31</sup>dzɿ<sup>31</sup>ta<sup>53</sup>do<sup>31</sup>! 你不要喝酒!

你 酒 不要 喝

怒 : ɲu<sup>55</sup>tha<sup>55</sup>ze<sup>33</sup>o<sup>33</sup>! 你不要去!

你 不要 去 (助)

纳西: ɕi<sup>33</sup>to<sup>55</sup>kha<sup>33</sup>kha<sup>33</sup>mə<sup>33</sup>ɲi<sup>31</sup>! 不要骂人!

人 (助)骂 不 要

基诺: nʌ<sup>31</sup>thʌ<sup>44</sup>le<sup>33</sup>! 你不要去!

你 不要 去

### (三) 比较句

比较句，彝语支语言有些特殊的表示法。彝语、傈傈语、哈尼语没有相当于“比”的词。比较两个不相等的事物时，词序的先后表示谁比谁。傈傈语、哈尼语、怒语要在所比对象的后面加上“上面”或“下面”，彝语加“不止”表示。拉祜语用“比”表示，放在所比对象之后。例如：

傈傈: ɲua<sup>33</sup>nu<sup>33</sup>the<sup>31</sup>sɿ<sup>33</sup>mo<sup>33</sup>ɲa<sup>33</sup>. 我比你高。

我 你 上面 高 (助)

nu<sup>33</sup>ɲua<sup>33</sup>ku<sup>33</sup>sɿ<sup>33</sup>zo<sup>33</sup>. 你比我小。

你 我 下面 小

哈尼: ɲa<sup>55</sup>no<sup>31</sup>ɣ<sup>33</sup>xu<sup>55</sup>ta<sup>33</sup>xu<sup>31</sup>dze<sup>31</sup>. 我比你大。

我 你 的 上面 大 多

no<sup>55</sup>ɲa<sup>31</sup>ɣ<sup>33</sup>xu<sup>55</sup>a<sup>33</sup>ɲi<sup>55</sup>dze<sup>31</sup>. 你比我小。

你 我 的 下面 小 多

彝 : ɲa<sup>33</sup>nu<sup>33</sup>mɿ<sup>33</sup>a<sup>31</sup>tshɿ<sup>33</sup>. 我比你高。

我 你 高 不 止

nu<sup>33</sup>ɲa<sup>34</sup>a<sup>31</sup>zɿ<sup>31</sup>. 你比我小(指身体)。

你 我 不 大

怒 : n̄u<sup>55</sup>ŋa<sup>33</sup>kə<sup>33</sup>a<sup>33</sup>mɛ<sup>33</sup>. 你比我小。

你 我 下面 小

ŋa<sup>33</sup>n̄u<sup>55</sup>də<sup>33</sup>a<sup>33</sup>m̄ɪə<sup>33</sup>. 我比你高。

我 你 上面 高

拉祜: ŋa<sup>31</sup>nə<sup>31</sup>thə<sup>31</sup>a<sup>33</sup>kɛ<sup>35</sup>mu<sup>33</sup>. 我比你高。

我 你 (助) 比 高

nə<sup>31</sup>ŋa<sup>31</sup>thə<sup>31</sup>a<sup>33</sup>kɛ<sup>33</sup>i<sup>33</sup>. 你比我小。

你 我 (助) 比 小

基诺: ŋə<sup>31</sup>nɿ<sup>35</sup>jɿ<sup>33</sup>tʃw<sup>44</sup>xw<sup>44</sup>a<sup>31</sup>. 我比你大。

我 你 (助) 更 大(助)

#### (四) 连词在复句中的使用情况

彝语支语言的复句分联合复句和偏正复句两类。连词在复句中起连接分句的作用。同亲属语言相比，彝语支语言的连词不甚丰富，复句中不用连词的情况比较多，像“以及、而、除非、无论、以至”这样一些词，彝语支语言都没有。连词的位置在分句的中间比较常见，很少有放在前一分句开头的；大多是单个连词独立使用，两个连词呼应使用的较少。如表示选择关系的连词，大都放在分句之间，除彝语、纳西语放在第一分句的末尾外，均放在第二分句的开头。如“你是去砍柴呢，还是去栽秧？”

彝 : nu<sup>33</sup>sɿ<sup>33</sup>z̄u<sup>31</sup>bo<sup>33</sup>da<sup>31</sup>, tʃhu<sup>33</sup>tsɿ<sup>33</sup>bo<sup>33</sup>.

你 柴 砍 去 还是 秧 栽

纳西: nu<sup>31</sup>sər<sup>33</sup>ʃu<sup>31</sup>bw<sup>31</sup>la<sup>55</sup>nu<sup>55</sup>, ɕi<sup>31</sup>tu<sup>31</sup>bw<sup>31</sup>le<sup>33</sup>.

你 柴 找 去 还是 秧 栽 去 呢

傈僳: nu<sup>33</sup>sɿ<sup>35</sup>xua<sup>33</sup>ge<sup>33</sup>ŋɛ<sup>33</sup>, ŋa<sup>33</sup>n̄a<sup>33</sup>le<sup>55</sup>za<sup>31</sup>tu<sup>55</sup>ge<sup>33</sup>ŋɛ<sup>33</sup>?

你 柴 找 去 呢 还是 秧 栽 去 呢

哈尼: no<sup>55</sup>mi<sup>31</sup>kho<sup>31</sup>x̄ɛ<sup>31</sup>li<sup>33</sup>u<sup>55</sup>a<sup>31</sup>, ma<sup>31</sup>na<sup>33</sup>a<sup>31</sup>yo<sup>33</sup>tsu<sup>33</sup>tsu<sup>33</sup>zi<sup>55</sup>u<sup>55</sup>a<sup>31</sup>?

你 柴 砍 去 吗 还是 秧 栽 去 呢

怒 : n̄u<sup>55</sup>sɿ<sup>53</sup>a<sup>31</sup>kui<sup>33</sup>z̄e<sup>33</sup>ua<sup>33</sup>le<sup>31</sup>, le<sup>33</sup>l̄i<sup>55</sup>tui<sup>33</sup>z̄e<sup>33</sup>ua<sup>33</sup>le<sup>55</sup>?

你 柴 砍 去 (助) 还是秧 栽 去 (助)

基诺: nɿ<sup>31</sup>mi<sup>44</sup>tsə<sup>44</sup>tɿ<sup>31</sup>le<sup>33</sup>m̄ɿ<sup>31</sup>ɛ<sup>44</sup>la<sup>31</sup>, a<sup>44</sup>m̄ɛ<sup>33</sup>tʃo<sup>31</sup>le<sup>33</sup>m̄ɿ<sup>31</sup>ɛ<sup>44</sup>la<sup>31</sup>?

你 柴 砍 去 呢 秧 栽 去 呢

表示递进关系的连词大都放在第一分句末尾，只用一个词表示，而拉祜语、纳西语有时用两个词表示，一个放在第一分句末尾，一个放在

第二分句句首。如“他不但会唱歌，而且会跳舞。”

彝：tshɿ<sup>33</sup> za<sup>55</sup> ho<sup>31</sup> kur<sup>55</sup> su<sup>33</sup> a<sup>33</sup> ti<sup>33</sup> a<sup>31</sup> ŋu<sup>33</sup>, pe<sup>33</sup> tɕhe<sup>33</sup> nɿ<sup>33</sup> tɕhe<sup>33</sup> ku<sup>55</sup>  
他 唱歌 会 (助) 不但……而且 舞 跳 也 跳 会  
su<sup>33</sup> ŋu<sup>33</sup>.

(助)是

傈僳：e<sup>55</sup> mu<sup>31</sup> gua<sup>31</sup> gua<sup>33</sup> ku<sup>55</sup> ma<sup>33</sup> le<sup>31</sup> ma<sup>31</sup> tshɿ<sup>33</sup>, kua<sup>33</sup> khe<sup>35</sup> khe<sup>35</sup> ku<sup>55</sup>  
他 歌 唱 会 只 不 但 舞 跳 会  
se<sup>31</sup> ŋa<sup>33</sup>.

还(助)

哈尼：a<sup>31</sup> jo<sup>31</sup> tsha<sup>31</sup> ko<sup>55</sup> tsha<sup>55</sup> ŋa<sup>33</sup> ma<sup>31</sup> tshe<sup>55</sup>, thio<sup>55</sup> u<sup>33</sup> li<sup>31</sup> xɿ<sup>33</sup>.  
他 唱歌 唱 会 不仅 跳舞 也会

拉祜：zo<sup>53</sup> qa<sup>33</sup> mɿ<sup>31</sup> kho<sup>53</sup> qa<sup>33</sup> pɿ<sup>35</sup> ve<sup>33</sup> tse<sup>33</sup> ti<sup>35</sup> ma<sup>53</sup> x e<sup>53</sup>, pɿ<sup>31</sup> le<sup>33</sup>  
他 歌 唱 会 (助) 只 不 仅 而 且  
qa<sup>31</sup> k a<sup>31</sup> qh e<sup>53</sup> pɿ<sup>35</sup> a<sup>35</sup>.  
舞 也 跳 会

纳西：thur<sup>33</sup> tshæ<sup>55</sup> ko<sup>33</sup> ndzər<sup>33</sup> ku<sup>55</sup> ta<sup>55</sup> mə<sup>33</sup> za<sup>31</sup>, thur<sup>33</sup> se<sup>31</sup> me<sup>33</sup> thia<sup>55</sup>  
他 唱 歌 唱 会 仅 不 仅 而 且 跳  
u<sup>33</sup> ku<sup>55</sup> mu<sup>55</sup> sɿ<sup>33</sup>.  
舞 会 还

怒：ʒ ũ<sup>55</sup> ga<sup>31</sup> ku ɛ̃<sup>53</sup> a<sup>31</sup> li<sup>33</sup> ma<sup>55</sup> di<sup>33</sup>, mo<sup>31</sup> gua<sup>31</sup> li<sup>33</sup> gua<sup>31</sup> ku ɛ̃<sup>53</sup>.  
他 跳 会 (助) 不 止 唱 歌 也 唱 会

基诺：khɿ<sup>31</sup> klΛ<sup>44</sup> u<sup>33</sup> mΛ<sup>44</sup> klΛ<sup>44</sup> khjɔ<sup>44</sup> a<sup>31</sup>, kɔ<sup>31</sup> le<sup>44</sup> kɔ<sup>31</sup> khjɔ<sup>31</sup> a<sup>31</sup>.  
他 歌 不 但 唱 会 (助) 跳 也 跳 会 (助)

表示转折关系的连词，一般都放在第一分句末尾，彝语有时用两个词，一个放在第一分句末，一个放在第二分句前。如“虽然你知道了，可是我还不知道。”

彝：nu<sup>33</sup> du<sup>33</sup> dzi<sup>33</sup> o<sup>34</sup> zi<sup>31</sup> ko<sup>33</sup>, thi<sup>55</sup> ŋa<sup>33</sup> du<sup>33</sup> a<sup>31</sup> dzi<sup>33</sup> si<sup>33</sup>.  
你 知 道 了 虽 然 可 是 我 知 不 道 还

傈僳：nu<sup>33</sup> na<sup>31</sup> su<sup>55</sup> le<sup>33</sup> ua<sup>33</sup> gu<sup>33</sup> se<sup>55</sup>, ŋua<sup>33</sup> ma<sup>31</sup> su<sup>55</sup> se<sup>31</sup>.  
你 知 道 了 虽 然 我 不 知 道 还

哈尼：no<sup>55</sup> xɿ<sup>33</sup> ɿ<sup>33</sup> li<sup>31</sup>, ŋa<sup>55</sup> ma<sup>31</sup> xɿ<sup>33</sup> si<sup>31</sup>.  
你 知 道 虽 然 我 不 知 道 还



拉祜:  $n\text{ə}^{31} \text{si}^{31} \text{o}^{31} \text{z}\text{a}^{31} \text{q}\text{h}\text{a}^{53}$ ,  $\eta\text{a}^{31} \text{m}\text{a}^{53} \text{si}^{31} \text{se}^{31}$ .

你 知道了 可是 我 不知道 还

纳西:  $\text{o}^{33} \text{i}^{33} \text{s}\text{l}^{33} \text{se}^{31} \text{na}^{55}$ ,  $\eta\text{a}^{31} \text{i}^{33} \text{m}\text{ə}^{33} \text{s}\text{l}^{33} \text{s}\text{l}^{33}$ .

你 知道了 但 我 不知道 还

怒 :  $\text{n}\text{ə}^{55} \text{s}\text{u}^{53} \text{a}^{31} \text{g}\text{a}^{33} \text{v}\text{e}^{53}$ ,  $\eta\text{a}^{33} \text{m}\text{a}^{55} \text{s}\text{u}^{53} \text{a}^{31} \text{d}\text{u}^{33}$ .

你 知道了 虽然 我 不知道 还

基诺:  $\text{n}\text{y}^{31} \text{s}\text{u}^{44} \text{j}\text{o}^{33} \text{e}^{44} \text{n}\text{e}^{44} \text{l}\text{e}^{53}$ ,  $\eta\text{o}^{31} \text{u}^{33} \text{m}\text{a}^{44} \text{s}\text{u}^{44} \text{j}\text{o}^{33} \text{n}\text{e}^{33}$ .

你 知 道 虽 然 (助) 我 可 是 不 知 道 呢

表示因果关系的连词,除拉祜语有少数放在句首外,一般都放在第一分句的末尾。如“因为早上没有吃饭,所以现在很饿。”

彝 :  $\text{m}\text{u}^{33} \text{t}\text{h}\text{i}^{33} \text{k}\text{o}^{33} \text{d}\text{z}\text{a}^{33} \text{a}^{31} \text{d}\text{z}\text{u}^{33} \text{d}\text{z}\text{i}^{31} \text{n}\text{o}^{34}$ ,  $\text{a}^{31} \text{m}\text{l}^{33} \text{m}\text{i}^{55} \text{o}^{34}$ .

早上 饭 没 吃 因为……所以 现在 饿了

傈僳:  $\text{r}\text{e}^{31} \text{r}\text{e}^{31} \text{d}\text{z}\text{a}^{33} \text{m}\text{a}^{31} \text{d}\text{z}\text{a}^{31} \text{m}\text{a}^{33} \text{p}\text{u}^{55} \text{d}\text{u}^{33}$ ,  $\text{a}^{33} \text{m}\text{u}^{33} \text{a}^{31} \text{k}\text{h}\text{u}^{55} \text{h}\text{e}^{31} \text{m}\text{u}^{31}$ .

早上 饭 没 吃 原 因 现在 很 饿

哈尼:  $\text{o}^{31} \text{s}\text{o}^{31} \eta\text{a}^{55} \text{x}\text{o}^{31} \text{m}\text{a}^{31} \text{d}\text{z}\text{a}^{31} \text{a}^{55} \text{n}\text{e}^{33}$ ,  $\text{n}\text{ə}^{31} \text{o}^{55} \text{x}\text{o}^{31} \text{d}\text{o}^{33} \text{m}\text{e}^{31} \text{a}^{55}$

早上 我 饭 没 吃 因为 现在 饭 很 饿 了

拉祜:  $\text{o}^{31} \text{l}\text{o}^{33} \text{q}\text{o}^{33} \text{m}\text{u}^{53} \text{s}\text{o}^{35} \text{o}^{31} \text{m}\text{a}^{53} \text{t}\text{s}\text{a}^{53} \text{v}\text{e}^{33} \text{p}\text{a}^{33} \text{t}\text{o}^{33}$ ,  $\text{t}\text{e}\text{h}\text{i}^{33} \text{t}\text{e}^{53} \text{k}\text{h}\text{u}^{33} \text{o}^{31}$

因为 早上 饭没 吃的 缘故 现在 饭

$\text{m}\text{y}^{31} \text{d}\text{z}\text{a}^{53}$ .

饿 很

纳西:  $\text{t}\text{sh}\text{l}^{33} \text{t}\text{sh}\text{y}^{31} \text{x}\text{a}^{33} \text{m}\text{ə}^{33} \text{n}\text{d}\text{z}\text{l}^{33} \text{t}\text{s}\text{l}^{33} \text{g}\text{u}^{31} \text{n}\text{u}^{33}$ ,  $\text{ə}^{31} \text{z}\text{i}^{33} \text{x}\text{a}^{33} \text{d}\text{z}\text{æ}^{31} \text{z}\text{u}^{31} \text{i}\text{ə}^{33}$ .

今早 饭 没 吃 因为……所以 现在 饭 很 饿 呀

怒 :  $\text{a}^{55} \text{n}\text{a}^{53} \text{t}\text{s}\text{h}\text{e}^{55} \text{k}\text{h}\text{a}^{33} \text{m}\text{a}^{55} \text{d}\text{z}\text{a}^{55} \text{d}\text{o}^{33} \text{l}\text{e}^{31}$ ,  $\text{a}^{55} \text{s}\text{u}^{31} \text{m}\text{o}^{53} \text{a}^{31} \text{g}\text{a}^{33}$ .

早上 饭 没 吃 过 现在 饿 (助)

基诺:  $\text{n}\text{o}\text{e}^{31} \text{x}\text{a}^{35} \text{a}^{44} \text{m}\text{e}^{33} \text{m}\text{a}^{44} \text{t}\text{s}\text{o}^{44} \text{l}\text{o}^{44} \text{v}\text{u}^{44} \text{j}\text{a}^{33} \text{t}\text{sh}\text{u}^{44} \text{a}^{44} \text{k}\text{h}\text{u}^{33} \eta\text{j}\text{e}^{44}$

早 饭 没 吃 因为 现在 很

$\text{m}\text{a}^{55} \text{n}\text{e}^{33}$ .

饿 呢

表示条件关系的连词,一般也都放在第一分句之末。如“如果天不下雨的话我一定去。”

彝 :  $\text{a}^{31} \text{d}\text{i}^{33} \text{d}\text{i}^{34} \text{m}\text{a}^{33} \text{h}\text{a}^{33} \text{a}^{31} \text{d}\text{z}\text{i}^{31} \text{k}\text{o}^{33} \text{n}\text{u}^{33}$ ,  $\eta\text{a}^{33} \text{a}^{31} \text{n}\text{d}\text{z}\text{l}^{33} \text{m}\text{u}^{33} \text{b}\text{o}^{33}$ .

雨 不 下 如果 我 一定 去

哈尼: ɔ<sup>31</sup>ze<sup>55</sup>ma<sup>31</sup>ze<sup>55</sup>tho<sup>31</sup>ŋo<sup>31</sup>, ŋa<sup>55</sup>xa<sup>55</sup>me<sup>55</sup>li<sup>31</sup>li<sup>33</sup>.  
雨 不 下 的 话 我 一 定 也 去

### 第三节 词 汇

#### 一、词源对应情况

彝语支诸语言之间的同源词，在两千余个常用词中（不包括新借词），约占15%至20%（不包括半同源词）。彝语、傣语、哈尼语、拉祜语、怒语之间，同源词比例接近20%，其中彝语同傣语，拉祜语同哈尼语更为接近些。纳西语同这几种语言之间，同源词的比例略少一些，约占15%左右。

##### （一）同源词

同源词中，大多是意义最具体的、最常用的，是不容易起变化的基本词汇。下面举些例子：

同源词存在以下几种形式：

1. 语音形式全同：这类词在同源词中所占比例较小。例如：

傣语	哈尼语	彝语	哈尼语	
tha <sup>31</sup>	tha <sup>31</sup>	勿	du <sup>33</sup>	出
ma <sup>31</sup>	ma <sup>31</sup>	不	ŋi <sup>31</sup>	二
na <sup>31</sup>	na <sup>31</sup>	停	təho <sup>33</sup>	跟

2. 语音对应：这类词最多。总的看来，声母的对应比较简单，变化条件比较清楚；韵母的对应比较复杂，变化条件尚待研究；声调的对应虽主线清楚，但例外不少（例见上）。

3. 音节次序不同。例如：

彝语	哈尼语	
lo <sup>31</sup> bo <sup>31</sup>	ba <sup>33</sup> la <sup>33</sup>	月亮
khu <sup>55</sup> mo <sup>31</sup>	ɔ <sup>31</sup> tə <sup>31</sup>	晚上

彝语	傣傣语	哈尼语	拉祜语	纳西语	怒语	基诺语	眼 手 胆 肠 血 母亲 儿子 黄牛 马 猪 山羊 狗 鹿 鸡 虱子 蜂 鱼 花 豆
nɔ <sup>33</sup> dzɿ <sup>33</sup>	mje <sup>33</sup> sw <sup>31</sup>	mja <sup>33</sup>	mɛ <sup>33</sup> si <sup>31</sup>	miə <sup>31</sup> ly <sup>33</sup>	mja <sup>53</sup> dzɿ <sup>31</sup>	mja <sup>31</sup> sw <sup>44</sup>	
lo <sup>55</sup>	le <sup>31</sup> phe <sup>53</sup>	a <sup>31</sup> la <sup>31</sup>	la <sup>31</sup>	la <sup>31</sup>	la <sup>53</sup>	la <sup>55</sup> pu <sup>44</sup>	
tɕi <sup>33</sup>	tʃi <sup>33</sup>	phi <sup>33</sup> khw <sup>55</sup>	ɔ <sup>31</sup> kə <sup>33</sup>	kw <sup>33</sup>	kɕə <sup>33</sup>	tshw <sup>33</sup> khɔ <sup>44</sup>	
vu <sup>33</sup>	vu <sup>33</sup>	u <sup>55</sup>	ɔ <sup>33</sup> yu <sup>33</sup> tɛ <sup>53</sup>	bu <sup>33</sup>	u <sup>33</sup>	a <sup>33</sup> vu <sup>44</sup>	
sɿ <sup>33</sup>	sɿ <sup>31</sup>	sɿ <sup>31</sup>	sɿ <sup>31</sup>	sæ <sup>33</sup>	sui <sup>55</sup>	a <sup>44</sup> ʃi <sup>44</sup>	
a <sup>34</sup> mo <sup>33</sup>	a <sup>33</sup> ma <sup>33</sup>	a <sup>31</sup> ma <sup>33</sup>	a <sup>31</sup> ne <sup>31</sup>	ə <sup>31</sup> mo <sup>33</sup>	a <sup>33</sup> m <sup>31</sup>	a <sup>44</sup> mo <sup>33</sup>	
zu <sup>33</sup>	za <sup>31</sup>	za <sup>31</sup>	ɔ <sup>31</sup> a <sup>31</sup>	zɔ <sup>33</sup>	za <sup>55</sup>	zɔ <sup>44</sup> jo <sup>31</sup>	
nɔ <sup>33</sup> ɲi <sup>33</sup>	a <sup>55</sup> ɲi <sup>31</sup>	ɲu <sup>31</sup> ɲi <sup>55</sup>	nu <sup>53</sup>	na <sup>31</sup> yw <sup>33</sup>	nuɔ <sup>55</sup>	mɛ <sup>31</sup> ɲjo <sup>44</sup>	
mu <sup>33</sup>	a <sup>55</sup> mo <sup>31</sup>	mo <sup>31</sup>	i <sup>35</sup> mu <sup>53</sup>	zɔa <sup>33</sup>	mju <sup>55</sup>	mjo <sup>44</sup>	
vo <sup>55</sup>	a <sup>55</sup> vɛ <sup>31</sup>	a <sup>31</sup> ya <sup>31</sup>	va <sup>31</sup>	bo <sup>31</sup>	va <sup>53</sup>	va <sup>55</sup>	
tʃɿ <sup>55</sup>	a <sup>55</sup> tʃhɿ <sup>33</sup>	a <sup>31</sup> tsi <sup>31</sup>	a <sup>35</sup> tshe <sup>31</sup>	tshɿ <sup>55</sup>	tʃhɿ <sup>53</sup>	tʃhi <sup>55</sup> pɛ <sup>31</sup>	
khw <sup>33</sup>	khw <sup>31</sup>	a <sup>31</sup> khw <sup>31</sup>	phw <sup>31</sup>	khw <sup>33</sup>	khwi <sup>55</sup>	khwi <sup>44</sup> jo <sup>44</sup>	
tshe <sup>33</sup>	tshe <sup>55</sup>	xa <sup>31</sup> tse <sup>33</sup>	khw <sup>35</sup> zɿ <sup>31</sup>	tshoa <sup>55</sup>	tshɛ <sup>55</sup>	tshe <sup>44</sup>	
va <sup>33</sup>	a <sup>55</sup> ya <sup>35</sup>	a <sup>31</sup> xa <sup>33</sup>	ya <sup>53</sup>	æ <sup>31</sup>	yja <sup>53</sup>	ja <sup>31</sup>	
ʃw <sup>33</sup>	xw <sup>33</sup>	se <sup>55</sup>	se <sup>33</sup>	ʃo <sup>33</sup>	ʃɛ <sup>55</sup>	ʃe <sup>31</sup> phu <sup>44</sup>	
dzi <sup>33</sup>	dʒɛ <sup>31</sup>	bja <sup>31</sup>	pɛ <sup>53</sup>	mbæ <sup>33</sup> zi <sup>33</sup>	bia <sup>55</sup> zɔ <sup>55</sup>	pjo <sup>44</sup>	
hw <sup>33</sup>	ɲua <sup>55</sup>	ɲa <sup>31</sup> de <sup>55</sup>	ɲa <sup>53</sup>	ɲi <sup>33</sup>	ɲa <sup>55</sup>	ɲɔ <sup>44</sup> so <sup>44</sup>	
ve <sup>34</sup> ve <sup>33</sup>	sɿ <sup>35</sup> ve <sup>33</sup>	a <sup>55</sup> zɛ <sup>33</sup>	ɔ <sup>31</sup> ve <sup>53</sup>	ba <sup>31</sup>	si <sup>53</sup> vɛ <sup>53</sup>	a <sup>44</sup> po <sup>33</sup>	
nu <sup>33</sup>	no <sup>33</sup>	a <sup>55</sup> nu <sup>33</sup>	nɔ <sup>53</sup>	nu <sup>31</sup>	nu <sup>53</sup>	na <sup>31</sup>	

彝语	傈僳语	哈尼语	拉祜语	纳西语	怒语	基诺语	糠
tshw <sup>34</sup> pu <sup>33</sup>	phw <sup>31</sup>	xa <sup>31</sup> phw <sup>31</sup>	və <sup>31</sup> phw <sup>53</sup>	phw <sup>33</sup>	phre <sup>53</sup>	pha <sup>55</sup> khw <sup>44</sup>	
la <sup>55</sup>	luw <sup>55</sup> the <sup>33</sup>	la <sup>31</sup> tshy <sup>31</sup>	xa <sup>31</sup> tho <sup>33</sup>	le <sup>33</sup>	la <sup>55</sup>	ɬa <sup>44</sup> tsho <sup>44</sup>	裤子
zi <sup>55</sup>	ɣo <sup>31</sup>	a <sup>31</sup> ɣo <sup>31</sup>	ɣo <sup>31</sup>	ko <sup>31</sup>	ɣa <sup>53</sup>	a <sup>33</sup> kjɔ <sup>55</sup>	针
sɿ <sup>33</sup>	sɿ <sup>35</sup>	mi <sup>31</sup> kho <sup>31</sup>	sɿ <sup>53</sup>	soɿ <sup>33</sup>	si <sup>53</sup>	mi <sup>44</sup> tso <sup>44</sup>	柴
mo <sup>33</sup> nu <sup>33</sup>	mo <sup>31</sup> kua <sup>33</sup>	ɔ <sup>31</sup>	mu <sup>53</sup> ɿw <sup>33</sup> na <sup>33</sup>	mu <sup>33</sup>	muw <sup>55</sup>	tsho <sup>55</sup> na <sup>31</sup>	天
ɬo <sup>31</sup> bo <sup>31</sup>	hā <sup>33</sup> ba <sup>33</sup>	ba <sup>33</sup> la <sup>33</sup>	xa <sup>33</sup> pa <sup>33</sup>	xe <sup>33</sup> me <sup>33</sup>	la <sup>31</sup>	pa <sup>44</sup> ɬo <sup>33</sup>	月亮
mu <sup>33</sup> lɿ <sup>33</sup>	mi <sup>31</sup> he <sup>33</sup>	dza <sup>31</sup> le <sup>55</sup>	niw <sup>55</sup> xo <sup>33</sup>	xo <sup>33</sup>	muw <sup>55</sup> lɿ <sup>33</sup>	ɬi <sup>31</sup>	风
khi <sup>55</sup>	kho <sup>31</sup>	khu <sup>31</sup>	ko <sup>33</sup>	khuw <sup>55</sup>	khu <sup>55</sup>	khoe <sup>31</sup>	盛(饭)
tɕo <sup>55</sup>	tɕa <sup>55</sup>	tɕa <sup>31</sup>	tɕa <sup>35</sup>	tɕo <sup>55</sup>	dza <sup>53</sup>	tʃha <sup>55</sup>	煮
dzi <sup>33</sup>	dzi <sup>33</sup>	gw <sup>35</sup>	kuw <sup>31</sup>	ndzɔɿ <sup>31</sup>	gui <sup>33</sup>	kji <sup>31</sup>	融化
nu <sup>33</sup>	na <sup>31</sup>	na <sup>31</sup>	na <sup>53</sup>	ndy <sup>33</sup>	na <sup>53</sup>	ja <sup>55</sup> vi <sup>55</sup>	停
dzi <sup>33</sup>	be <sup>33</sup>	bjɔ <sup>55</sup>	po <sup>31</sup>	mbi <sup>31</sup>	bia <sup>33</sup>	ple <sup>31</sup>	飞
i <sup>55</sup>	e <sup>31</sup> mu <sup>33</sup>	zi <sup>31</sup>	zi <sup>31</sup>	ji <sup>55</sup>	i <sup>53</sup>	ji <sup>55</sup>	唾
tu <sup>31</sup>	tu <sup>33</sup>	thu <sup>55</sup>	tu <sup>33</sup>	tuw <sup>33</sup>	ta <sup>31</sup>	tho <sup>33</sup>	起
phu <sup>33</sup>	pho <sup>35</sup>	pu <sup>33</sup>	phu <sup>55</sup>	ko <sup>55</sup> phu <sup>55</sup>	phu <sup>53</sup>	pho <sup>31</sup>	翻
tshɿ <sup>33</sup>	tshɿ <sup>31</sup>	tshi <sup>31</sup>	tshɿ <sup>55</sup>	tshɔɿ <sup>33</sup>	tshɿ <sup>55</sup>	tshɿ <sup>44</sup>	说
ndzo <sup>33</sup>	dze <sup>33</sup>	dza <sup>33</sup>	dza <sup>53</sup>	ndə <sup>33</sup>	dza <sup>53</sup>	tsa <sup>31</sup>	滴
khu <sup>33</sup>	khu <sup>31</sup>	xy <sup>31</sup>	qho <sup>53</sup>	khu <sup>33</sup>	khw <sup>55</sup>	khjy <sup>44</sup>	偷
ndu <sup>33</sup>	təhu <sup>55</sup>	du <sup>31</sup>	du <sup>53</sup>	ndu <sup>33</sup>	du <sup>55</sup>	tu <sup>44</sup>	挖
phu <sup>33</sup>	phu <sup>33</sup>	phu <sup>55</sup>	phu <sup>33</sup>	pher <sup>31</sup>	phu <sup>33</sup>	phu <sup>31</sup>	解



彝语	傈僳语	哈尼语	拉祜语	纳西语	怒语	基诺语	吃黑老冷甜酸饿厚薄二五八九双(筷)节我你不勿
dzu <sup>33</sup>	dza <sup>31</sup>	dza <sup>31</sup>	tʂa <sup>51</sup>	ndzɿ <sup>33</sup>	dza <sup>55</sup>	tsɔ <sup>44</sup>	吃
a <sup>34</sup> no <sup>33</sup>	ne <sup>33</sup>	na <sup>33</sup>	na <sup>53</sup>	na <sup>31</sup>	na <sup>53</sup>	a <sup>44</sup> na <sup>31</sup>	黑
mo <sup>31</sup>	mo <sup>31</sup>	mo <sup>31</sup>	mo <sup>53</sup>	mo <sup>55</sup>	muw <sup>55</sup>	a <sup>44</sup> kha <sup>31</sup>	老
ŋgo <sup>33</sup>	dʒe <sup>33</sup>	ga <sup>33</sup>	ka <sup>53</sup>	tʂhi <sup>55</sup>	gia <sup>53</sup>	a <sup>44</sup> tshoe <sup>55</sup>	冷
tʂɿ <sup>33</sup>	tʂɿ <sup>33</sup>	tʂɿ <sup>55</sup>	tshɔ <sup>33</sup>	tʂhi <sup>31</sup>	tʂɿ <sup>33</sup>	a <sup>44</sup> tʂɿ <sup>44</sup>	甜
mi <sup>55</sup>	he <sup>31</sup> mu <sup>31</sup>	me <sup>31</sup>	tsi <sup>33</sup>	tʂi <sup>31</sup>	tʂɿ <sup>33</sup>	a <sup>44</sup> tʂɿ <sup>44</sup>	酸
a <sup>33</sup> tu <sup>33</sup>	thu <sup>33</sup>	thu <sup>55</sup>	mə <sup>31</sup>	zɔ <sup>31</sup>	mɔ <sup>53</sup>	moe <sup>55</sup>	饿
i <sup>34</sup> bo <sup>33</sup>	ba <sup>31</sup>	ba <sup>31</sup>	thu <sup>33</sup>	la <sup>55</sup>	thu <sup>33</sup>	a <sup>44</sup> thu <sup>44</sup>	厚
ɿ <sup>31</sup>	ba <sup>31</sup>	ba <sup>31</sup>	pa <sup>53</sup>	mbe <sup>33</sup>	ba <sup>53</sup>	a <sup>44</sup> pɔ <sup>44</sup>	薄
ɿ <sup>31</sup>	ɿ <sup>31</sup>	ɿ <sup>31</sup>	ni <sup>53</sup>	ɿ <sup>31</sup>	m <sup>55</sup>	ɿ <sup>55</sup>	二
ɿ <sup>33</sup>	ɿ <sup>33</sup>	ɿ <sup>31</sup>	ɿ <sup>53</sup>	ua <sup>33</sup>	ɿ <sup>55</sup>	ɿ <sup>44</sup>	五
hi <sup>55</sup>	he <sup>31</sup>	ce <sup>31</sup>	xi <sup>35</sup>	xɔ <sup>55</sup>	ce <sup>53</sup>	xɛ <sup>55</sup>	八
gu <sup>33</sup>	ku <sup>33</sup>	ɿ <sup>31</sup>	qɔ <sup>53</sup>	ɿ <sup>33</sup>	gu <sup>33</sup>	kjy <sup>44</sup>	九
dzi <sup>31</sup>	dze <sup>33</sup>	dzo <sup>55</sup>	tsɛ <sup>33</sup>	dzɿ <sup>33</sup>	dzɔ <sup>31</sup>	tsoe <sup>55</sup>	双(筷)
tsɿ <sup>55</sup>	tho <sup>33</sup>	tsɿ <sup>31</sup>	tsɿ <sup>53</sup>	tʂɿ <sup>55</sup>	tsi <sup>53</sup>	to <sup>33</sup>	节
ɿ <sup>33</sup>	ɿ <sup>33</sup>	ɿ <sup>55</sup>	ɿ <sup>31</sup>	ɿ <sup>31</sup>	ɿ <sup>33</sup>	ɿ <sup>31</sup>	我
nw <sup>33</sup>	nu <sup>33</sup>	no <sup>55</sup>	no <sup>31</sup>	nu <sup>31</sup>	ɿ <sup>55</sup>	nɿ <sup>31</sup>	你
a <sup>31</sup>	ma <sup>31</sup>	ma <sup>31</sup>	ma <sup>53</sup>	mə <sup>33</sup>	ma <sup>55</sup>	mɿ <sup>44</sup>	不
tha <sup>55</sup>	tha <sup>31</sup>	tha <sup>31</sup>	ta <sup>53</sup>	mɔ <sup>31</sup> tha <sup>31</sup>	tha <sup>55</sup>	tha <sup>44</sup>	勿

4. 词根同源，附加成分一方有，一方没有。例如：

彝语	哈尼语	哈尼语	傣傣语	
khui <sup>33</sup>	a <sup>31</sup> khui <sup>31</sup>	mo <sup>31</sup>	a <sup>55</sup> mo <sup>31</sup>	狗 马
vo <sup>55</sup>	a <sup>31</sup> ya <sup>31</sup>	a <sup>55</sup> nu <sup>33</sup>	no <sup>33</sup>	猪 豆

5. 词根相同，但意义和用法不同。有的同源词，意义范围不相等。如哈尼语的 du<sup>31</sup>、彝语的 ndu<sup>33</sup>同傣傣语的 du<sup>31</sup>同源，哈尼语的 du<sup>31</sup>用于一切的“挖”，而彝语的 ndu<sup>33</sup>只用于“挖洞”的“挖”上，一般的“挖”用 pi<sup>55</sup>，傣傣的 du<sup>31</sup>用于“挖（洋芋）”，“挖（洞）”用 tju<sup>55</sup>。又如：哈尼的 do<sup>33</sup>和拉祜的 de<sup>33</sup>同源，哈尼的 do<sup>33</sup>有“穿”和“盖”二义，而拉祜只有“穿”义，“盖”用 ko<sup>33</sup>。有的同源词，意义变得完全不同。如：哈尼的 lo<sup>55</sup>和傣傣的 le<sup>33</sup>同源，lo<sup>55</sup>指“热”，le<sup>33</sup>指“温”。有的同源词，意义相同，但用法不同。如拉祜的 lo<sup>53</sup>同哈尼的 lo<sup>31</sup>是同源词，都为“龙”义，但拉祜的 lo<sup>53</sup>能单用，哈尼的 lo<sup>31</sup>不能单用，只出现在 lo<sup>31</sup>xu<sup>31</sup>“龙年”中，单用的“龙”是 be<sup>33</sup>zo<sup>31</sup>。又如彝语的 zi<sup>33</sup>和哈尼语的 zo<sup>55</sup>是同源词，都为“房”义，前者能单用，后者只用在复合词 zo<sup>55</sup>phja<sup>31</sup>“屋檐”中，单用是 la<sup>31</sup>xy<sup>55</sup>。

## （二）异源词

异源词大多是比较抽象的和表示后起概念的名词，以及表示语法作用的虚词。举例如下：

异源词当中，除了双方都是单纯词以外，还有以下一些情况：

1. 一方是单纯词，一方是复合词。例如：

哈尼语	拉祜语	
mi <sup>31</sup> b <sup>33</sup>	na <sup>53</sup>	枪
火 打		
mi <sup>31</sup> kho <sup>31</sup>	s <sup>53</sup>	柴
火 块		
mju <sup>31</sup>	xe <sup>53</sup> do <sup>31</sup>	吞
吞	咽 下	
phe <sup>55</sup> xo <sup>31</sup>	v <sup>31</sup> qa <sup>53</sup>	衣服
衣 服	穿 着	

彝语	傈僳语	哈尼语	拉祜语	纳西语	怒语	基诺语	
ŋge <sup>33</sup> ʃi <sup>33</sup>	a <sup>31</sup> to <sup>33</sup> be <sup>33</sup>	e <sup>55</sup> ɣe <sup>31</sup>	xe <sup>31</sup>	ɕi <sup>33</sup> koa <sup>33</sup>	fiə <sup>33</sup>	kjɔ <sup>55</sup> my <sup>44</sup>	说谎
tʂu <sup>33</sup>	do <sup>35</sup> mu <sup>35</sup>	e <sup>55</sup> phy <sup>31</sup>	tʂhi <sup>53</sup> mu <sup>33</sup>	kho <sup>33</sup> du <sup>31</sup>	phw <sup>55</sup> ɬ <sup>53</sup>	tʂɔ <sup>44</sup>	夸
bu <sup>31</sup>	hə <sup>33</sup> ba <sup>31</sup>	—	tʂhi <sup>53</sup> mu <sup>33</sup>	mo <sup>33</sup>	ɲi <sup>53</sup> na <sup>33</sup>	mo <sup>44</sup> ji <sup>44</sup>	羡慕
ŋgu <sup>33</sup>	ni <sup>35</sup> nu <sup>33</sup>	ga <sup>31</sup>	xə <sup>31</sup>	ko <sup>31</sup>	nu <sup>35</sup>	phjɔ <sup>44</sup>	爱
ʃi <sup>33</sup> ʒo <sup>55</sup>	phi <sup>35</sup> du <sup>33</sup>	la <sup>31</sup> so <sup>33</sup>	thui <sup>33</sup> po <sup>35</sup>	ti <sup>31</sup>	so <sup>33</sup> khue <sup>33</sup>	thui <sup>44</sup> pau <sup>35</sup>	推刨
ʒi <sup>55</sup> ʂu <sup>33</sup>	wi <sup>31</sup> du <sup>33</sup>	so <sup>55</sup> su <sup>55</sup>	li <sup>35</sup> le <sup>33</sup>	fu <sup>33</sup>	mo <sup>53</sup> khue <sup>33</sup>	ly <sup>44</sup>	锯子
ʒi <sup>31</sup> li <sup>55</sup>	pu <sup>33</sup> se <sup>33</sup>	bo <sup>33</sup> thu <sup>31</sup>	zo <sup>31</sup> go <sup>31</sup>	fə <sup>33</sup> sia <sup>33</sup>	thoŋ <sup>53</sup> a <sup>31</sup>	pja <sup>44</sup> po <sup>33</sup>	风箱
ne <sup>31</sup> ka <sup>33</sup>	a <sup>31</sup> pu <sup>33</sup>	ɕi <sup>31</sup> xu <sup>31</sup>	a <sup>35</sup> phɛ <sup>53</sup>	du <sup>33</sup> khə <sup>33</sup>	zuɔ <sup>33</sup>	su <sup>44</sup> kho <sup>44</sup>	黄瓜
ɣo <sup>33</sup> mo <sup>55</sup>	təw <sup>33</sup> təhɛ <sup>35</sup>	gu <sup>31</sup> tsi <sup>33</sup>	su <sup>31</sup> pa <sup>33</sup> la <sup>33</sup>	təy <sup>33</sup> tʂhə <sup>55</sup>	tʂho <sup>55</sup> tʂhə <sup>33</sup>	ko <sup>44</sup> tʃhi <sup>31</sup>	韭菜
bi <sup>31</sup> li <sup>33</sup>	e <sup>33</sup> mu <sup>55</sup>	xə <sup>55</sup> phu <sup>31</sup>	a <sup>35</sup> pho <sup>31</sup> qo <sup>31</sup>	xo <sup>31</sup> lu <sup>55</sup>	ɣo <sup>33</sup> bu <sup>31</sup>	ji <sup>31</sup> mo <sup>44</sup>	葫芦
ko <sup>33</sup> dzi <sup>33</sup>	phɛ <sup>33</sup> ko <sup>35</sup>	lu <sup>33</sup> du <sup>31</sup>	tse <sup>31</sup>	da <sup>33</sup> gu <sup>33</sup>	zɛ <sup>31</sup> thoŋ <sup>53</sup>	su <sup>44</sup> thu <sup>55</sup>	鼓
mo <sup>31</sup> lu <sup>33</sup>	ɕua <sup>55</sup> təhi <sup>33</sup>	by <sup>35</sup> ly <sup>33</sup>	bo <sup>33</sup> lo <sup>33</sup> qo <sup>31</sup>	ər <sup>33</sup> lo <sup>33</sup>	—	pai <sup>33</sup>	锣
dzu <sup>31</sup> lo <sup>31</sup>	dʒi <sup>31</sup> le <sup>31</sup>	la <sup>31</sup> bi <sup>55</sup>	le <sup>33</sup> to <sup>53</sup>	pi <sup>33</sup> li <sup>31</sup>	phi <sup>55</sup> le <sup>31</sup>	pe <sup>31</sup> tho <sup>44</sup>	笛
li <sup>34</sup> thi <sup>33</sup>	—	dzo <sup>55</sup> ɬ <sup>31</sup>	mu <sup>53</sup> phɛ <sup>31</sup> zɛ <sup>31</sup>	tʂho <sup>33</sup>	kɛ <sup>33</sup>	tso <sup>31</sup> kjɣ <sup>44</sup>	楼
ŋgu <sup>33</sup> lu <sup>33</sup>	ua <sup>31</sup> bu <sup>31</sup>	mo <sup>55</sup> xo <sup>31</sup>	be <sup>31</sup> gu <sup>35</sup>	ua <sup>33</sup>	ue <sup>31</sup> phuiɔ <sup>53</sup>	va <sup>53</sup>	瓦
tʂha <sup>31</sup> tsi <sup>33</sup>	hɛ <sup>33</sup> dzu <sup>33</sup>	a <sup>55</sup> ɲu <sup>55</sup>	zɛ <sup>31</sup> do <sup>53</sup>	lo <sup>33</sup> khə <sup>55</sup>	zu <sup>33</sup>	ɛ <sup>44</sup> ny <sup>44</sup>	椽子
ʃi <sup>33</sup> ni <sup>31</sup>	be <sup>33</sup>	zo <sup>55</sup> ne <sup>33</sup>	le <sup>33</sup>	ne <sup>13</sup>	le <sup>31</sup>	jɿ <sup>33</sup>	和
ta <sup>33</sup>	pu <sup>55</sup> du <sup>33</sup>	a <sup>55</sup> ne <sup>33</sup>	pa <sup>33</sup> to <sup>33</sup>	tsi <sup>33</sup> gu <sup>31</sup> nu <sup>33</sup>	—	—	因为
vi <sup>55</sup>	xua <sup>35</sup>	tha <sup>31</sup>	phɔ <sup>53</sup>	zɿ <sup>31</sup>	phɛ <sup>53</sup>	tɔ <sup>44</sup>	(一)次
bo <sup>33</sup>	təhi <sup>33</sup>	khə <sup>55</sup>	tse <sup>31</sup>	khui <sup>31</sup>	bɔ <sup>33</sup>	ne <sup>44</sup>	(一)根

基本词汇中,也有一些不同源的。例如:

彝语	傈僳语	哈尼语	拉祜语	纳西语	怒语	基诺语	
kha <sup>33</sup> no <sup>33</sup>	pi <sup>31</sup> me <sup>33</sup>	mi <sup>33</sup> phy <sup>31</sup>	me <sup>53</sup> phu <sup>53</sup>	pha <sup>33</sup> me <sup>33</sup>	phie <sup>55</sup> na <sup>33</sup>	mja <sup>31</sup> phl <sup>44</sup>	脸
ie <sup>33</sup>	təhe <sup>55</sup> lo <sup>33</sup>	u <sup>31</sup> phje <sup>55</sup>	ɔ <sup>31</sup> pe <sup>33</sup>	tsi <sup>55</sup>	—	a <sup>44</sup> phe <sup>55</sup>	脾
vu <sup>55</sup> vu <sup>33</sup>	a <sup>55</sup> zi <sup>31</sup>	a <sup>55</sup> go <sup>33</sup>	ɔ <sup>31</sup> vi <sup>35</sup> pa <sup>31</sup>	ə <sup>33</sup> bu <sup>31</sup>	a <sup>33</sup> de <sup>31</sup>	a <sup>44</sup> ʃo <sup>44</sup>	哥
a <sup>34</sup> ɲe <sup>33</sup>	a <sup>31</sup> se <sup>55</sup>	a <sup>55</sup> mi <sup>55</sup>	me <sup>35</sup> ni <sup>33</sup>	xoa <sup>55</sup> le <sup>31</sup>	nu <sup>33</sup> ɲe <sup>31</sup>	jo <sup>31</sup> me <sup>33</sup>	猫
ʒɿ <sup>33</sup> e <sup>33</sup>	e <sup>33</sup> bu <sup>31</sup>	ne <sup>31</sup> xa <sup>31</sup> o <sup>31</sup> a <sup>33</sup>	a <sup>33</sup> pe <sup>31</sup> thə <sup>31</sup>	mbæ <sup>33</sup>	de <sup>55</sup> ə <sup>53</sup>	—	野鸭
ni <sup>33</sup> bu <sup>33</sup>	e <sup>55</sup> su <sup>55</sup>	a <sup>55</sup> təi <sup>33</sup>	ɔ <sup>31</sup> ze <sup>31</sup>	ku <sup>33</sup> dər <sup>33</sup>	ɲu <sup>53</sup>	a <sup>44</sup> mja <sup>31</sup>	芽
ʂo <sup>33</sup> bo <sup>33</sup>	dzi <sup>33</sup> əu <sup>31</sup>	ze <sup>55</sup> gu <sup>55</sup>	ge <sup>53</sup> bu <sup>31</sup>	dzi <sup>33</sup> tshc <sup>31</sup>	bu <sup>33</sup>	tʃhu <sup>44</sup> mu <sup>31</sup>	蓑衣
i <sup>55</sup> tʃhɿ <sup>33</sup>	ʒi <sup>35</sup> gu <sup>33</sup>	y <sup>31</sup> tʂa <sup>31</sup>	lu <sup>35</sup> qu <sup>33</sup>	bu <sup>33</sup> dze <sup>31</sup>	io <sup>31</sup> kho <sup>33</sup>	ji <sup>31</sup> khui <sup>44</sup>	勺
xu <sup>35</sup> dʒɿ <sup>33</sup>	a <sup>55</sup> lu <sup>31</sup>	so <sup>55</sup> tsha <sup>55</sup>	mü <sup>31</sup> qhu <sup>33</sup>	bu <sup>33</sup>	ɣu <sup>55</sup>	ʃe <sup>31</sup> ja <sup>44</sup>	锅
po <sup>31</sup> ti <sup>33</sup>	ɲi <sup>33</sup> ta <sup>55</sup> gu <sup>33</sup>	ba <sup>31</sup> də <sup>55</sup>	mu <sup>33</sup> qho <sup>53</sup>	sæ <sup>33</sup> læ <sup>31</sup>	ɲi <sup>33</sup> khue <sup>33</sup>	kx <sup>44</sup> thx <sup>44</sup>	凳子
mu <sup>33</sup> ti <sup>33</sup>	mü <sup>33</sup> ku <sup>55</sup>	dzo <sup>31</sup> xy <sup>31</sup>	mo <sup>31</sup>	təi <sup>31</sup>	tʃho <sup>53</sup> mə <sup>33</sup>	m <sup>44</sup> te <sup>44</sup>	云
pa <sup>31</sup> ɲe <sup>31</sup>	ne <sup>55</sup> dzi <sup>31</sup>	mi <sup>55</sup> bje <sup>33</sup>	dze <sup>31</sup> ɲe <sup>53</sup>	ndzæ <sup>31</sup>	mu <sup>55</sup> mu <sup>33</sup>	pa <sup>33</sup> kjy <sup>33</sup> ji <sup>31</sup> no <sup>44</sup>	泥
mu <sup>34</sup> ʂɿ <sup>33</sup>	lo <sup>33</sup> təhi <sup>31</sup> xu <sup>31</sup>	xa <sup>55</sup> tshe <sup>55</sup>	sai <sup>35</sup> si <sup>31</sup>	ʂə <sup>31</sup>	mju <sup>33</sup> a <sup>33</sup>	mu <sup>31</sup> ʃi <sup>44</sup>	沙
xo <sup>55</sup>	təhe <sup>35</sup>	ka <sup>33</sup> tə <sup>33</sup>	le <sup>35</sup> bə <sup>53</sup>	lu <sup>33</sup> su <sup>33</sup>	li <sup>55</sup>	lu <sup>31</sup> pja <sup>55</sup>	弓



基本词汇中,也有一些不同源的。例如:

彝语	傈僳语	哈尼语	拉祜语	纳西语	怒语	基诺语	
kha <sup>33</sup> ŋo <sup>33</sup>	pi <sup>31</sup> mi <sup>33</sup>	mja <sup>33</sup> phy <sup>31</sup>	me <sup>53</sup> phu <sup>53</sup>	pha <sup>33</sup> me <sup>33</sup>	phie <sup>55</sup> ŋa <sup>33</sup>	mja <sup>31</sup> phl <sup>44</sup>	脸
ie <sup>33</sup>	təhe <sup>55</sup> lo <sup>33</sup>	u <sup>31</sup> phje <sup>55</sup>	o <sup>31</sup> pe <sup>33</sup>	tsi <sup>55</sup>	—	a <sup>44</sup> phe <sup>55</sup>	脾
vu <sup>55</sup> vu <sup>33</sup>	a <sup>55</sup> zi <sup>31</sup>	a <sup>55</sup> go <sup>33</sup>	o <sup>31</sup> vi <sup>35</sup> pa <sup>31</sup>	e <sup>33</sup> bu <sup>31</sup>	a <sup>33</sup> de <sup>31</sup>	a <sup>44</sup> fo <sup>44</sup>	哥
a <sup>34</sup> ŋe <sup>33</sup>	a <sup>31</sup> se <sup>55</sup>	a <sup>55</sup> mi <sup>55</sup>	me <sup>35</sup> ni <sup>33</sup>	xoa <sup>55</sup> le <sup>31</sup>	nu <sup>33</sup> ŋe <sup>31</sup>	jo <sup>31</sup> me <sup>33</sup>	猫
ʒɿ <sup>33</sup> e <sup>33</sup>	e <sup>33</sup> bu <sup>31</sup>	ne <sup>31</sup> xa <sup>31</sup> o <sup>31</sup> a <sup>33</sup>	a <sup>33</sup> pe <sup>31</sup> thə <sup>31</sup>	mbæ <sup>33</sup>	de <sup>55</sup> ə <sup>53</sup>	—	野鸭
ni <sup>33</sup> bu <sup>33</sup>	e <sup>55</sup> su <sup>55</sup>	a <sup>55</sup> təu <sup>33</sup>	o <sup>31</sup> ze <sup>31</sup>	ku <sup>33</sup> dər <sup>33</sup>	ŋu <sup>53</sup>	a <sup>44</sup> mja <sup>31</sup>	芽
so <sup>33</sup> bo <sup>33</sup>	dzi <sup>33</sup> pu <sup>31</sup>	ze <sup>55</sup> gu <sup>55</sup>	ge <sup>53</sup> bu <sup>31</sup>	dzi <sup>33</sup> tshc <sup>31</sup>	buio <sup>33</sup>	tʃhu <sup>44</sup> mu <sup>31</sup>	蓑衣
i <sup>55</sup> tʃhɿ <sup>33</sup>	zi <sup>35</sup> gu <sup>33</sup>	y <sup>31</sup> tʃa <sup>31</sup>	lu <sup>35</sup> qu <sup>33</sup>	bu <sup>33</sup> dze <sup>31</sup>	io <sup>31</sup> kho <sup>33</sup>	ji <sup>31</sup> khu <sup>44</sup>	勺
xu <sup>35</sup> dʒɿ <sup>33</sup>	a <sup>55</sup> lu <sup>31</sup>	so <sup>55</sup> tsha <sup>55</sup>	mɿ <sup>31</sup> qhu <sup>33</sup>	bu <sup>33</sup>	yu <sup>55</sup>	fɛ <sup>31</sup> j <sup>44</sup>	锅
po <sup>31</sup> ti <sup>33</sup>	ŋi <sup>33</sup> ta <sup>55</sup> gu <sup>33</sup>	ba <sup>31</sup> də <sup>55</sup>	mu <sup>33</sup> qho <sup>53</sup>	sæ <sup>33</sup> læ <sup>31</sup>	ŋi <sup>33</sup> khue <sup>33</sup>	kɿ <sup>44</sup> thɿ <sup>44</sup>	凳子
mu <sup>33</sup> ti <sup>33</sup>	mɿ <sup>33</sup> ku <sup>55</sup>	dzo <sup>31</sup> xy <sup>31</sup>	mo <sup>31</sup>	tɕi <sup>31</sup>	tʃho <sup>53</sup> mo <sup>33</sup>	m <sup>44</sup> tɛ <sup>44</sup>	云
pa <sup>31</sup> ŋe <sup>31</sup>	ne <sup>55</sup> dzi <sup>31</sup>	mi <sup>55</sup> bje <sup>33</sup>	dze <sup>31</sup> ŋe <sup>53</sup>	ndzæ <sup>31</sup>	mu <sup>55</sup> mu <sup>33</sup>	pa <sup>33</sup> kjy <sup>33</sup> ji <sup>31</sup> no <sup>44</sup>	泥
mu <sup>34</sup> ʃɿ <sup>33</sup>	lo <sup>33</sup> tʃhi <sup>31</sup> xu <sup>31</sup>	xa <sup>55</sup> tshe <sup>55</sup>	sai <sup>35</sup> si <sup>31</sup>	ʃə <sup>31</sup>	mɿ <sup>33</sup> a <sup>33</sup>	mu <sup>31</sup> ʃi <sup>44</sup>	沙
xo <sup>55</sup>	təhe <sup>35</sup>	ka <sup>33</sup> tə <sup>33</sup>	le <sup>35</sup> bɔ <sup>53</sup>	lu <sup>33</sup> su <sup>33</sup>	li <sup>55</sup>	lu <sup>31</sup> pja <sup>55</sup>	弓

2. 构词的词素不同。如：

彝语	哈尼语	
ɕl <sup>33</sup> tsɿ <sup>33</sup>	se <sup>31</sup> ny <sup>55</sup>	脚指头
脚 指	趾 指	
fu <sup>31</sup> ma <sup>33</sup>	phe <sup>55</sup> si <sup>31</sup>	扣子
扣 个	衣 果	
sɿ <sup>33</sup> gu <sup>55</sup>	n̥u <sup>31</sup> tshe <sup>31</sup>	犁
木 弯	牛 犁	

3. 一方是借词，一方是本语词。例如：

彝语	哈尼语		
ʒɿ <sup>34</sup> vu <sup>33</sup>	be <sup>31</sup>	(借汉)	北
pha <sup>55</sup> vu <sup>33</sup>	a <sup>55</sup> su <sup>31</sup>	(借汉)	叔叔
ma <sup>33</sup> ndza <sup>33</sup>	me <sup>31</sup>	(借汉)	墨
傈僳语	哈尼语		
pe <sup>35</sup>	te <sup>33</sup>	(借汉)	蹬
tsɿ <sup>33</sup> fu <sup>33</sup>	phe <sup>35</sup>	(借汉)	派遣
彝语	纳西语		
mo <sup>31</sup> n̥i <sup>33</sup>	ta <sup>55</sup> mo <sup>33</sup>	(借汉)	伯母
o <sup>33</sup> n̥i <sup>33</sup>	ku <sup>33</sup> di <sup>33</sup>	(借汉)	姑父
li <sup>33</sup>	thæ <sup>33</sup>	(借汉)	胎
dʒɿ <sup>31</sup> m̥u <sup>33</sup>	i <sup>33</sup> u <sup>33</sup>	(借汉)	鸚鵡

### (三) 半同源词

彝语支诸语言有一些半同源词。所谓半同源词，就是词中的一个词素来源相同，另一个来源不同。例如：

哈尼语	拉祜语	
sa <sup>31</sup> le <sup>31</sup>	sa <sup>31</sup> bɔ̃ <sup>53</sup>	打猎
肉 追	肉 射	
va <sup>31</sup> phu <sup>53</sup>	xa <sup>31</sup> phu <sup>31</sup>	糠
猪 糠	苦 糠	

有的是一方为单词素，另一方为双词素。例如：

彝语	哈尼语	
ndʒɿ <sup>33</sup>	sa <sup>31</sup> gu <sup>55</sup>	皮



基诺: mi<sup>44</sup>tho<sup>55</sup> 火把

火 筒

动词素 (修饰) + 名词素 → 名词

彝 : dzɿ<sup>33</sup>mu<sup>33</sup> 供骑的马 拉祜: mɛ<sup>53</sup>nu<sup>53</sup> 耕牛

骑 马

耕 牛

纳西: lu<sup>31</sup>ɣu<sup>53</sup> 耕牛

耕 牛

怒 : dzu<sup>31</sup>mɿə<sup>55</sup> 供骑的马

骑 马

基诺: khɔ<sup>33</sup>ko<sup>31</sup> 谷堆

堆 谷

傈傈: dzu<sup>31</sup>mo<sup>31</sup> 供骑的马

骑 马

哈尼: dzɿ<sup>31</sup>mo<sup>31</sup> 供骑的马

骑 马

## 2. 支配关系的复合词

名词素 + 动词素 (支配) → 名词

彝 : dzu<sup>55</sup>va<sup>33</sup> 腰带 傈傈: o<sup>55</sup>thu<sup>35</sup> 包头

腰 缠绕

头 包

哈尼: u<sup>31</sup>tshɔ<sup>31</sup> 帽子

头 罩

拉祜: u<sup>35</sup>ni<sup>35</sup> 包头

头 缠

纳西: xa<sup>33</sup>me<sup>55</sup> 乞丐

饭 讨

怒 : ŋa<sup>55</sup>dza<sup>55</sup> 水獭

鱼 吃

基诺: mɔ<sup>44</sup>pu<sup>44</sup> 口罩

嘴 罩

## 3. 主谓关系的复合词

名词素 + 动词素 (或形容词素) → 名词

傈傈: bu<sup>33</sup>do<sup>33</sup> 东方 拉祜: la<sup>31</sup>di<sup>53</sup> 脉搏

太阳 出

手 跳

哈尼: ɔ<sup>31</sup>tɕi<sup>31</sup> 晚上

天 晚

怒 : khɿ<sup>33</sup>ɣu<sup>55</sup> 跛子

脚 断

纳西: ŋi<sup>33</sup>me<sup>33</sup>thv<sup>33</sup> 东方

太阳 出

基诺: khji<sup>31</sup>ɔ<sup>44</sup> 跛子

脚 跛

## 4. 并列关系的复合词

名词素 + 名词素 → 名词

彝 : o<sup>33</sup>mi<sup>33</sup> 头尾

头 尾

拉祜: ɔ<sup>31</sup>phɔ<sup>53</sup>ɔ<sup>31</sup>mi<sup>53</sup> 夫妻

夫 妻



哈尼: khw <sup>55</sup> la <sup>31</sup> 手脚	怒: khji <sup>33</sup> la <sup>53</sup> 手脚
脚 手	脚 手
纳西: khw <sup>33</sup> la <sup>31</sup> 手脚	基诺: a <sup>44</sup> li <sup>44</sup> a <sup>44</sup> la <sup>55</sup> 后代
脚 手	孙 重孙

形容词素 + 形容词素 → 名词

彝: mbo <sup>31</sup> di <sup>33</sup> 好坏	哈尼: tche <sup>55</sup> ku <sup>33</sup> 干酸菜
好 坏	酸 干
拉祜: mu <sup>33</sup> ne <sup>31</sup> 高低	基诺: pɣ <sup>55</sup> na <sup>31</sup> 水牛
高 低	肥 黑
纳西: tsho <sup>33</sup> xo <sup>31</sup> 快慢	
快 慢	

动词素 + 动词素 → 名词

哈尼: xo <sup>31</sup> da <sup>31</sup> 垫单	拉祜: vɣ <sup>31</sup> qa <sup>53</sup> 衣服
铺 垫	穿 着
纳西: mo <sup>31</sup> ku <sup>55</sup> 衣服	基诺: tʃhe <sup>31</sup> thu <sup>55</sup> 筷子
穿(衣)穿(裤)	夹 拈

### 5. 补充关系的复合词

名词素 + 量词素 (补充) → 名词

彝: nu <sup>33</sup> ma <sup>33</sup> 黄豆	纳西: ko <sup>33</sup> ly <sup>33</sup> 头
黄豆粒	头 个

有的语言还有“动词素 + 量词素 (补充) → 名词”的复合词。例如:

彝: tɕo <sup>55</sup> ma <sup>33</sup> 酒精
煮 粒

### (二) 形态构词

方法一般有以下两种:

1. 附加构词 前缀以附加在名词、形容词词根前的为多。比较普遍的有以下几种:(1)表示亲属称谓、动物、用具的一部分名词,带有 a (有的语言用 ɔ、ə) 前缀。怒语的 a 前缀较少,但后缀 a 较多。(2)形容词的前缀,彝语用 a 和 i,哈尼语用 zo<sup>33</sup>,拉祜语用 ɔ,傈僳语用 a,纳西语用 ə 等(例见词类部分)。

后缀以附加在名词词根后的为多,但大多未完全抽象化,多少带有

词根的特点。主要有以下几种：(1) 表示多数意义的后缀，彝语用  $y\text{o}^{33}$ ，哈尼语用  $m\text{a}^{31}$ ，傣语用  $b\text{u}^{33}$  等。(2) 表示阴性的后缀，彝语用  $m\text{o}^{31}$  或  $m\text{a}^{55}$ ，傣语用  $m\text{a}^{33}$ ，哈尼语用  $m\text{a}^{33}$  等。(3) 表示阳性的后缀，彝语用  $p\text{u}^{33}$ 、 $p\text{a}^{55}$ ，傣语用  $p\text{h}\text{a}^{31}$ 、 $p\text{h}\text{u}^{33}$ 、 $p\text{a}^{55}$ ，哈尼语用  $p\text{h}\text{a}^{31}$ 、 $p\text{h}\text{y}^{55}$ 、 $b\text{u}^{31}$  等。(4) 表示“小”义的后缀，彝语用  $z\text{u}^{33}$ ，傣语用  $z\text{a}^{31}$ ，哈尼语用  $z\text{a}^{31}$  等（例子见上）。

2. **变音构词** 彝语支语言变音构词的现象不多，而且所表示的语法意义各语言也不相同。变音以变声母的为多，其次是变声调，变韵母的较少。使动范畴的变音，主要是变声母，有少数是变声调和韵母的（见动词类）。代词格的变音，主要是变声调和韵母（见代词类）。此外，各语言还有一些零散的变音现象。如彝语用  $a$  表示积极意义，用  $i$  表示消极意义。例如：

$a$		$i$	
$a^{33} dz\text{ɿ}^{33}$	宽	$i^{34} dz\text{ɿ}^{33}$	窄
$a^{33} h\text{o}^{34}$	久	$i^{33} h\text{o}^{34}$	暂
$a^{31} n\text{i}^{31}$	前几天	$i^{31} n\text{i}^{31}$	今天

拉祜语有些词通过韵母的变化构成反义或近义。例如：

$a^{35} th\text{o}^{33}$	大刀	$a^{35} th\text{e}^{31}$	小刀
$p\text{h}\text{a}^{31} n\text{i}^{33}$	后天	$p\text{h}\text{i}^{53} n\text{i}^{33}$	大后天

纳西语部分名词通过声调的变化表示多数。例如：

$s\text{l}^{31} dz\text{ɿ}^{33}$	老师	$s\text{l}^{31} dz\text{ɿ}^{13}$	老师们
$z\text{o}^{33} t\text{ɕ}h\text{y}^{33}$	男人	$z\text{o}^{33} t\text{ɕ}h\text{y}^{13}$	男人们

有些地名变调后表示该地区的“人”。例如：

$i^{33} g\text{v}^{33} d\text{y}^{31}$	丽江	$i^{33} g\text{v}^{33} d\text{y}^{13}$	丽江人
--	----	--	-----

名词加动词的词组，有的通过变调变为复合词。例如：

$\text{ʂu}^{31} t\text{y}^{33}$	打铁	$\text{ʂu}^{31} t\text{y}^{13}$	铁匠
铁 打		铁 打	

3. **重叠构词** 在各类词中，形容词重叠现象比较普遍。形容词重叠后主要表示性质状态程度的加深。除了形容词重叠外，彝语的人称代词能重叠构成反身代词，纳西语的动词重叠后表示疑问、相互动作或连续动作，量词重叠表示数目众多（例见词类）。

### (三) 四音格词

四音格词分布于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叹词等词类中，其中动词、形容词最多。四音格词在彝语、傣语、拉祜语、基诺语里比较丰富，在哈尼语、怒语里较少。

从语音形式上看，常见的有以下五种类型：

#### 1. AABB 型

彝	: gu <sup>31</sup> gu <sup>31</sup> lu <sup>31</sup> lu <sup>31</sup>	周围	si <sup>55</sup> si <sup>31</sup> la <sup>55</sup> la <sup>31</sup>	仔细
傣	: khu <sup>31</sup> khu <sup>31</sup> mo <sup>33</sup> mo <sup>33</sup>			偷偷摸摸
	du <sup>31</sup> du <sup>31</sup> do <sup>33</sup> do <sup>33</sup>			进进出出
拉祜	: ki <sup>31</sup> ki <sup>31</sup> mo <sup>33</sup> mo <sup>33</sup>			急急忙忙
	to <sup>53</sup> to <sup>53</sup> la <sup>31</sup> la <sup>31</sup>			踱来踱去
纳西	: tɕi <sup>33</sup> tɕi <sup>33</sup> ka <sup>31</sup> ka <sup>31</sup>			匆匆忙忙
	ndər <sup>33</sup> ndər <sup>33</sup> ni <sup>55</sup> ni <sup>33</sup>			错误
基诺	: le <sup>31</sup> le <sup>31</sup> lo <sup>31</sup> lo <sup>31</sup>			来来去去
	xu <sup>44</sup> xu <sup>44</sup> ni <sup>55</sup> ni <sup>55</sup>			大大小小

#### 2. ABAB 型

彝	: tʂha <sup>31</sup> la <sup>33</sup> tʂha <sup>31</sup> la <sup>33</sup>			破破烂烂
	la <sup>31</sup> hi <sup>33</sup> la <sup>34</sup> hi <sup>33</sup>			无精打采
傣	: ha <sup>33</sup> la <sup>33</sup> ha <sup>33</sup> la <sup>33</sup>			上下摆动
	su <sup>31</sup> lu <sup>31</sup> su <sup>31</sup> lu <sup>31</sup>			果实累累
拉祜	: tso <sup>33</sup> lo <sup>33</sup> tso <sup>33</sup> lo <sup>33</sup>			盘旋
	pɛ <sup>31</sup> lɛ <sup>31</sup> pɛ <sup>31</sup> lɛ <sup>31</sup>			啰啰嗦嗦
纳西	: bər <sup>31</sup> nər <sup>31</sup> bər <sup>33</sup> nər <sup>33</sup>			软绵绵
	na <sup>31</sup> xo <sup>31</sup> na <sup>33</sup> xo <sup>33</sup>			非常茂盛

#### 3. ABAC 型

彝	: pa <sup>33</sup> mo <sup>31</sup> pa <sup>33</sup> de <sup>33</sup>	帮助	pa <sup>55</sup> dzɔ <sup>33</sup> pa <sup>55</sup> la <sup>33</sup>	直爽
傣	: o <sup>55</sup> ti <sup>55</sup> o <sup>55</sup> pə <sup>33</sup>	倒转	no <sup>55</sup> mu <sup>31</sup> no <sup>55</sup> ɿo <sup>33</sup>	怒江峡谷
拉祜	: ɣɣ <sup>31</sup> phu <sup>33</sup> ɣɣ <sup>31</sup> si <sup>33</sup>	水	sɛ <sup>53</sup> qhɔ <sup>33</sup> sɛ <sup>53</sup> lo <sup>31</sup>	千山万水
纳西	: u <sup>33</sup> tɕhy <sup>33</sup> u <sup>33</sup> tʂha <sup>31</sup>	同宗同族		
基诺	: a <sup>33</sup> khlo <sup>55</sup> a <sup>33</sup> ŋja <sup>55</sup>	坑坑洼洼		

## 4. ABCD 型

彝	: di <sup>31</sup> vi <sup>31</sup> ʃu <sup>33</sup> zɿ <sup>33</sup>	客人	do <sup>33</sup> tsu <sup>55</sup> ha <sup>33</sup> ku <sup>34</sup>	挑拨离间
拉枯	: mu <sup>53</sup> vɔ <sup>31</sup> mi <sup>31</sup> xi <sup>53</sup>	天昏地暗		
	qhɔ <sup>33</sup> mu <sup>33</sup> lɔ <sup>31</sup> na <sup>35</sup>	山高水深		
基诺	: ɲ <sup>33</sup> u <sup>33</sup> lo <sup>31</sup> mo <sup>33</sup>	骨头	a <sup>44</sup> su <sup>44</sup> kje <sup>44</sup> kɿ <sup>44</sup>	各种果子

## 5. ABCB 型

彝	: bo <sup>31</sup> ni <sup>33</sup> tʃho <sup>34</sup> ni <sup>33</sup>	臭	tʃhi <sup>31</sup> dzi <sup>31</sup> vu <sup>55</sup> dzi <sup>31</sup>	腐烂
傈傈	: sɿ <sup>35</sup> su <sup>31</sup> lo <sup>33</sup> su <sup>31</sup>	果子	phu <sup>33</sup> xua <sup>33</sup> ʃi <sup>33</sup> xua <sup>33</sup>	钱
拉枯	: mu <sup>53</sup> vɔ <sup>53</sup> mi <sup>31</sup> vɔ <sup>53</sup>	旋转	xɔ <sup>35</sup> nu <sup>31</sup> qɔ <sup>31</sup> nu <sup>31</sup>	香喷喷
纳西	: gə <sup>31</sup> ʃə <sup>55</sup> mu <sup>31</sup> ʃə <sup>55</sup>	东说西说		
	khw <sup>55</sup> pu <sup>55</sup> la <sup>31</sup> pu <sup>55</sup>	手脚麻木		
基诺	: khjœ <sup>44</sup> zɔ <sup>44</sup> ŋa <sup>31</sup> zɔ <sup>44</sup>	鸟		
	mi <sup>44</sup> mlœ <sup>44</sup> mja <sup>31</sup> mlœ <sup>44</sup>	闪电		

从意义上看,大致有以下三种类型:

1. 四个音节是一个整体,分开了没有意义。例如:

彝	: gu <sup>31</sup> gu <sup>31</sup> lu <sup>31</sup> lu <sup>31</sup>	周围	pi <sup>55</sup> pi <sup>31</sup> se <sup>33</sup> se <sup>33</sup>	调皮
拉枯	: la <sup>31</sup> la <sup>31</sup> le <sup>35</sup> le <sup>35</sup>	朝气蓬勃		
	dɿ <sup>53</sup> dɿ <sup>53</sup> sa <sup>53</sup> sa <sup>53</sup>	热热闹闹		

2. 可以分开。分开后一部分有意义,一部分没有意义。例如:

彝	: pa <sup>33</sup> mo <sup>31</sup> pa <sup>33</sup> de <sup>33</sup>	帮助	a <sup>34</sup> lɿ <sup>33</sup> a <sup>34</sup> ʃa <sup>33</sup>	慢吞吞
	帮 助		慢	
拉枯	: ɔ <sup>31</sup> li <sup>53</sup> ɔ <sup>31</sup> qha <sup>53</sup>	道理	ɔ <sup>31</sup> ka <sup>31</sup> ɔ <sup>31</sup> nu <sup>33</sup>	其他
	道 理		其 他	

3. 可以分开。分开后都有意义,有的是两个词,有的是四个词。

例如:

彝	: ni <sup>31</sup> mo <sup>31</sup> za <sup>55</sup> mo <sup>31</sup>	妇女(敬称)	tʃhi <sup>31</sup> dzi <sup>31</sup> vu <sup>55</sup> dzi <sup>31</sup>	腐烂
	姐 妹 儿 媳 妇		腐 烂 霉 烂	
拉枯	: xi <sup>53</sup> xi <sup>53</sup> na <sup>53</sup> na <sup>53</sup>	摇摇摆摆	ŋa <sup>53</sup> phu <sup>33</sup> ŋa <sup>53</sup> si <sup>33</sup>	鱼儿
	摇 摇 动 动		鱼 白 鱼 黄	

从语法关系上看,四音格词主要有重叠和并列两种形式。重叠式中有 ABAB 和 AABB 两种格式;并列式中的并列成分往往由两个词组成,词与词之间的关系主要有限制、主谓、重叠三种。以拉枯语为例:



重叠式：

ABAB: ɔ<sup>31</sup> mɿ<sup>53</sup> ɔ<sup>31</sup> mɿ<sup>53</sup> 逐渐地  
逐渐 逐渐

AABB: n u<sup>53</sup> nu<sup>53</sup> nɛ<sup>53</sup> nɛ<sup>53</sup> 软  
软

并列式：

限制关系: bɿ<sup>31</sup> ʒɛ<sup>31</sup> xɔ<sup>35</sup> ʒɛ<sup>31</sup> 宫殿  
瓦 房 香 房

主谓关系: mu<sup>53</sup> vɔ<sup>31</sup> mi<sup>31</sup> xi<sup>53</sup> 天昏地暗  
天 昏 地 摇

重叠: mu<sup>33</sup> mu<sup>33</sup> nɛ<sup>31</sup> nɛ<sup>31</sup> 高高低低  
高 高 低 低

四音格构词法是彝语支构词的一个重要手段，对词汇的丰富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四音格词是由词构成的，但它的意义已经和所构成的词的意义有所不同，有的概括了所构成的词的意义，有的加深了性质状态的意义，有的增强了感情色彩，有的附加了新的修辞意义，等等。有些四音格词，在语法作用上和所构成的词有些不同，有的表现在和其他词的结合关系上，有的表现在能充当什么句子成分上，等等。

### 三、借 词

#### (一) 向什么语言借

彝语支各语言的借词大多是从汉语借来的。长期以来，汉族和使用彝语支诸语言的民族有密切的关系。经过长期的接触和互相交流，这些语言向汉语借用许多语词，保存了一些较早的汉语借词。例如：

纳西语	汉语	哈尼语卡多话	汉语
py <sup>31</sup> ly <sup>33</sup>	不律（笔）	tsu <sup>33</sup> tiŋ <sup>55</sup>	箸
pi <sup>33</sup> li <sup>31</sup>	簞簞（笛）	pIŋ <sup>33</sup>	稟
kha <sup>31</sup>	可汗（皇帝）	ku <sup>35</sup> kaŋ <sup>31</sup>	罇缸

解放后，彝语支语言的汉语借词有了较大的发展。汉语借词对各民族语言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在各民族的政治生活以及文化生活中，汉语借词已成为表达思想的不可缺少的语词。

除了汉语借词外，还有一些其他民族语言的借词。拉祜语有一些傣

语借词:  $n\underset{2}{\omega}^{53}E^{31}$  “糖”、 $luai^{53}$  “游泳”; 还有一些缅语借词:  $na^{31}li^{31}$  “表”、 $na^{53}$  “枪”、 $sa^{31}pe^{31}$  “肥皂”。纳西语借用了藏语、白语的一些词。藏语借词如:  $si^{33}ngw^{33}$  “狮子”、 $phv^{55}$  “氍毹”、 $tsho^{33}py^{33}$  “商人”。白语借词:  $t\underset{3}{\text{soa}}^{33}$  “床”、 $mia^{55}lo^{33}$  “山药”、 $tha^{55}dz\underset{1}{l}^{31}$  “柿子”。傈僳语借用了一些缅语词:  $na^{33}le^{33}$  “表”。怒语借用了一些傈僳语词:  $ne^{33}tshi^{31}$  “药”、 $gua^{33}dze^{33}$  “商量”、 $\underset{3}{\text{sua}}^{55}mo^{33}$  “谢谢”; 还有少量缅语词, 如  $na^{33}li^{33}$  “表”。哈尼语部分地区借用了一些傣语词, 如卡多话:  $ko\underset{1}{\eta}^{55}$  “瓶子”、 $lui^{31}$  “游泳”、 $ka\underset{1}{\eta}^{31}$  “扁担”、 $ma^{55}ti\underset{1}{\eta}^{33}$  “南瓜”。

## (二) 借用的方式

彝语支语言的借词以音译为主。此外, 还有音译加注、音译加意译(即半借)等形式。音译加注的, 加注部分有前有后。如:

彝	: $\underset{3}{\text{sa}}^{55}dz\underset{1}{i}^{33}ma^{31}tha^{31}$	糖	$\underset{3}{\text{co}}^{31}su\underset{1}{\text{w}}^{33}a^{33}\underset{1}{\text{zi}}^{33}$	学生
	糖 (注) 麦 糖		学 生 孩子 (注)	
	$t\underset{3}{\text{sha}}^{31}t\underset{3}{\text{ca}}^{33}\underset{1}{\text{zi}}^{31}mo^{31}$			
	长江 大河 (注)			
纳西:	$tsh\underset{3}{\text{ae}}^{31}fv^{33}pu\underset{1}{\text{w}}^{55}dz\underset{1}{l}^{31}$	裁缝	$ta^{55}me^{31}khu^{33}$	大门
	裁缝 匠 (注)		大 门 门 (注)	
	$kue^{55}xua^{33}ba^{31}$	桂花	$mb\underset{3}{\text{ae}}^{33}mi^{33}te^{33}$	油灯
	桂 花 花 (注)		油灯 (注) 灯	
哈尼:	$a^{55}dz\underset{1}{l}^{55}mu^{31}xe^{31}$	木鞋	$tie^{31}te^{55}a^{55}d\underset{1}{\text{o}}^{31}$	电灯
	木 (注) 木 鞋		电 灯 (注) 灯	
	$ga^{55}ma^{33}da^{31}lu^{35}$	大路	$tsho^{55}mo^{31}lo^{33}gy^{33}$	老头
	路 (注) 大路		老 人 (注) 老倌	
拉祜:	$t\underset{3}{\text{sy}}^{33}\underset{3}{\text{ze}}^{33}xa^{33}pa^{33}$	正月	$i^{35}ka^{53}s\underset{1}{\text{ui}}^{33}xu^{31}$	水壶
	正 月 月 (注)		水 (注) 水壶	
	$ti^{35}si^{35}t\underset{3}{\text{sa}}^{53}$	电线	$xua^{31}xo^{31}y\underset{3}{\text{y}}^{31}$	黄河
	电 线 线 (注)		黄 河 河 (注)	

音译加意译的, 如:

纳西:	$\underset{3}{\text{er}}^{33}lo^{33}$	铜锣	$khu^{33}sa^{33}$	门锁
	铜 锣 (音)		门 锁 (音)	
	$\underset{3}{\text{ey}}^{31}p\underset{3}{\text{ae}}^{33}$	扁柏	$tha^{55}ph\underset{3}{\text{er}}^{31}$	白塔
	柏 扁 (音)		塔(音)白	

彝	: ta <sup>55</sup> tʂho <sup>55</sup>	大炮	tʂha <sup>55</sup> du <sup>33</sup>	唱机
	大(音)炮		唱(音)东西	
	tʂo <sup>33</sup> du <sup>34</sup>	操场		
	操 (音)处			
哈尼:	tɕhi <sup>31</sup> tshe <sup>55</sup> ga <sup>55</sup> ma <sup>33</sup>	汽车路	pi <sup>55</sup> pə <sup>33</sup> la <sup>31</sup> xə <sup>33</sup>	琵琶琴
	汽 车 (音) 路		琵 琶 (音) 琴	
	mja <sup>31</sup> du <sup>31</sup>	毒箭	mɔ <sup>31</sup> ni <sup>31</sup> phe <sup>55</sup> xɔ <sup>31</sup>	毛呢衣服
	箭 毒 (音)		毛 呢 (音) 衣服	
拉祜:	ŋa <sup>31</sup> thi <sup>31</sup>	借条	tsɿ <sup>35</sup> mɛ <sup>35</sup>	文字
	借 条 (音)		字 眼	
	i <sup>35</sup> mu <sup>53</sup> tshɿ <sup>33</sup>	马车	sɔ <sup>33</sup> la <sup>53</sup>	钥匙
	马 车		锁 手	

有些语言有“借音表义”的现象。如纳苏彝语的 tɕhi<sup>55</sup>，汉义为“羊”，因“羊”与“洋”、“杨”同音，因此 tɕhi<sup>55</sup>有“洋人”和“杨”姓两种意义。又如 dɿ<sup>33</sup>的汉义为“带”，“带”和“戴、待”同音，现 dɿ<sup>55</sup>有“戴、待”两种意义。

### (三) 借词在这些语言中的适应情况

在语音上，借词一般适应各语言的语音特点，服从各语言的语音规律。借词的读音方法一般都遵循以下的规则（以哈尼语为例）：（1）借词原来的读音如果在本语的音节表里有，借用后的读音和借词原来的读音相同。如：mu<sup>31</sup>di<sup>31</sup>“目的”，nu<sup>55</sup>li<sup>31</sup>“努力”。（2）借词原来的读音如果在本语的音节表里没有，借用后的读音则选用与借词原来读音相近的语音。如：thi<sup>31</sup>ko<sup>55</sup>“提高”，lo<sup>31</sup>to<sup>35</sup>“劳动”。（3）借词原来的读音在本语的音节表里虽然有，但为了适应本语语音的结合原则，借用后的读音采用其他音节表示。如：da<sup>55</sup>lu<sup>55</sup>“大路”的 da<sup>55</sup>，用浊音 d 是因为哈尼语在高平调上只能出现浊塞音，不能出现清塞音。（4）借词原来的读音在本语的音节表里没有，增加新的音位和新的音节结构形式。如：lia<sup>31</sup>sɿ<sup>31</sup>“粮食”、fa<sup>31</sup>mi<sup>31</sup>“发明”中的 ia、f。

彝语支语言普遍缺乏复元音韵母，随着汉语借词的不断增加，各语言都或多或少地增加了一些复元音韵母。如纳西语增加了 ie、iæ、ia、io、ue、uæ、ye、yæ 等八个复元音韵母，哈尼语增加了 ie、ia、io、ix、ue、ua 等六个复元音韵母。例如纳西语：tie<sup>13</sup>“碟”、mia<sup>31</sup>“瞄”、sue<sup>55</sup>

“税”、luæ<sup>55</sup> “乱”、piaē<sup>55</sup> 变、sio<sup>13</sup> 削、təye<sup>33</sup> tue<sup>55</sup> 军队、təhyæ<sup>55</sup> 劝。哈尼语：liɣ<sup>31</sup> 刘、dzo<sup>55</sup> kue<sup>31</sup> 中国、lia<sup>31</sup> sɿ<sup>31</sup> “粮食”、phio<sup>35</sup> “票”、lie<sup>31</sup> ɛi<sup>35</sup> “联系”。

彝语支语言普遍缺乏鼻辅音韵尾，汉语带鼻辅音韵尾的词到彝语支语言里都不带鼻辅音韵尾。如哈尼语的 ko<sup>31</sup> tsha<sup>33</sup> ta<sup>33</sup> “共产党”。彝语有个特殊现象：有些借词将汉语的鼻韵尾附在第二音节上。如：“店子”念为 ti<sup>33</sup> ndzɿ<sup>31</sup>，“邓家”念为 te<sup>55</sup> ndze<sup>33</sup>。

总的看来，汉语语音通过借词对彝语支语言的语音起着一定程度的影响。声母方面影响较小，只有哈尼语借入了“f”。韵母影响比较大，各语言或多或少地都增加了一些复合元音韵母。声调也受了一些影响，哈尼语和纳西语增加了一个新调。

在语法上，借词进入后，要受本语语法特点的制约。如名词借入后，有的要加前缀。纳西语：ə<sup>33</sup> ko<sup>33</sup> “哥哥”、ə<sup>33</sup> tsi<sup>33</sup> “姐姐”。拉祜语：ɔ<sup>31</sup> li<sup>53</sup> “道理”、ɔ<sup>31</sup> sə<sup>35</sup> “颜色”。又如，一部分双音节动词按本语习惯重叠其中一个音节。哈尼语：khe<sup>33</sup> xui<sup>35</sup> khe<sup>33</sup>

开 会 开

“开会”，tsha<sup>31</sup> ko<sup>55</sup> tsha<sup>55</sup> “唱歌”。彝语的否定副词修饰某些双音节借词  
唱 歌 唱

时，也像修饰本语词一样可以放在两个音节之间。如：khe<sup>33</sup> xo<sup>31</sup> “开会——khe<sup>33</sup> a<sup>31</sup> xo<sup>31</sup> “不开会”。某些借用的动词也能重叠后一音节表示疑问：sa<sup>31</sup> kho<sup>31</sup> kho<sup>31</sup>? “上课吗?” 借词也能构成四音格词：tɛi<sup>55</sup> tɕhɿ<sup>31</sup> tɛe<sup>55</sup> la<sup>33</sup> “机器”、ka<sup>33</sup> tɕha<sup>31</sup> ka<sup>33</sup> de<sup>33</sup> “赶场”。

## 第四节 方 言

彝语支语言由于历史上的各种原因，都形成了方言的差异，而且方言的差异都比较大。一般看来，彝语的方言最复杂，差别最大，其次是哈尼语，然后是纳西语、怒语，内部差别较小的是拉祜语、傈僳语、基诺语。有以下几个特点：(1) 方言差异在词汇方面最突出，其次是语音，语法差异较小。(2) 各方言中有一个方言在使用人口和使用范围上占优势。(3) 方言分歧和地区分布、支系称谓的关系很密切。

彝语分六大方言：北部方言、东部方言、南部方言、西部方言、东



南部方言、中部方言。北部方言和东部方言的下面又分次方言。北部方言分北部次方言和南部次方言，东部方言分滇黔次方言、滇东北次方言和盘县次方言。在词汇方面，方言之间不同源的词最高的达65%左右，最低的达30%左右，一般在40%左右。在这六个方言中，北部方言和西部方言之间不同源的词最多。在语音方面，东部方言的贵州赫章话有t、th、q、ŋq、ŋ五个翘舌音，没有m、n。云南禄劝一带的彝语，鼻冠音一律读送气：mbh、ndh、ŋgh、ndzh、ndzh。赫章话的元音不分松紧，南部方言的石屏彝语没有翘舌音、鼻浊音和喉音，元音除ə外，都松紧对立，声调只有三个。东南部方言的宜良彝语没有鼻冠浊辅音，而有tɬ、dɬ、q、qh、x五个音，m、n、ŋ、l可以自成音节。西部方言的巍山彝语有ʔm、ʔn、ʔv、ʔl等辅音，鼻音、边音能自成音节。语法方面，北部方言有的地区量词能直接修饰名词，其他方言不能，北部方言、东南部方言、东部方言重叠动词、形容词表示疑问，西部方言没有这一手段，南部和中部方言不仅能重叠前一音节还能重叠后一音节。北部方言、东部方言、东南部方言双音节词被否定副词修饰时，副词位于双音节词之间，南部方言的否定副词位于双音节词之前，西部方言和中部方言大多在双音节词之间，也有一些在前。东南部方言的指示代词位于名词之前，其他方言位于名词之后。

哈尼语分为三个方言：哈雅方言、碧卡方言和豪白方言。哈雅方言又分为两个次方言：哈雅次方言和雅尼次方言。碧卡方言同哈雅方言词汇方面差别较大，异源词高达60%。拿碧卡方言的碧约话和哈雅方言的绿春话比较，在1925个常用词里，同源词有771个，占40%，豪白方言同另两个方言接近些，拿豪白方言的水葵话和哈雅方言的绿春话比较，在1961个常用词里，同源词有1388个，占70.8%。豪白方言的水葵话同碧卡方言的碧约话比较，在2079个常用词里，同源词有1352个，占65%。在语音方面，哈雅方言声母分清浊，元音松紧对立严整，复合元音少，没有带鼻辅音尾的韵母；而碧卡方言和豪白方言，没有浊塞音和浊塞擦音，松紧对立不严整，松元音多紧元音少，由于借汉语词增加了一些复元音韵母和带鼻音尾的韵母。

纳西语可分为两个方言：东部方言和西部方言。在词汇方面，在所比较的1527个常用词里，同源词有946个，占总数的68.5%。在语音方面，西部方言鼻浊音和浊音对立，东部方言没有鼻浊音。东部方言有

ɬ, 西部方言没有。西部方言受汉语影响较多, 出现了较多的复元音, 一般有 ie、ia、iə、ye、ya、ue、ua、uɑ、uə 等九个复元音, 而东部方言一般只有 ua、uɑ、uə 三个复元音。在语法方面, 西部方言的人称代词比较丰富, 第一人称多数有排除式和包括式之分, 东部方言没有。表示禁止时, 东部方言在动词前加 tha<sup>55</sup> “别”, 西部方言则在动词后加 mə<sup>33</sup>tha<sup>55</sup> “不可以”。<sup>①</sup>

## 第五节 文 字

### 一、古文字

有古彝文、东巴文、哥巴文三种。

#### (一) 古彝文

汉文史志中称彝文为“爨文”或“𪛗书”。彝语称 no<sup>33</sup>su<sup>33</sup>bu<sup>33</sup>ma<sup>33</sup> “彝文”或 zy<sup>31</sup>su<sup>33</sup>ma<sup>33</sup> “𪛗书”。《清一统志》卷四八四记载这种爨文如蝌蚪, 字母一千八百四十。关于彝文创制的年代, 尚无定论。现存彝文文献, 最早见于明代。如云南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的《铸字崖》, 是明嘉靖十二年(1533)的刻石, 刻有彝汉两种文字。又如贵州大方县安氏土司的《千岁衢碑记》(彝汉对照, 铸于嘉靖丙午年)、明万历二十年(1592)的水西大渡河建石桥记。不久前发现的明代成化年间的铜钟, 钟面上铸有彝汉两种文字, 出现年代是明成化二十一年(1485), 是现今发现的最早彝文文献。据凉山彝族传说, 彝文创始离今 58 代, 若一代以 24 年计算, 已有 1300 年历史。

彝文的字形类似汉文简化的篆书, 绝大多数是独体字。笔画一至十几笔不等, 多数是三至五画。如 𪛗 (li<sup>33</sup>去)、𪛘 (ma<sup>33</sup>竹子)、𪛙 (la<sup>33</sup>来)、𪛚 (i<sup>33</sup>红)。书写方法, 四川大凉山彝文的字序从右到左, 行序自上而下, 云贵彝文的字序自左而右, 行序自上而下。

彝文文献大多是手抄本, 也有少数石印本。明代是彝文兴盛时期, 绝大多数的文献都出自这一时代。内容以宗教作祭的为多, 也有涉及历

<sup>①</sup> 参看陈士林等:《彝语简志》, 民族出版社, 1985. 7。





贵州大方县水西大渡河建石桥记碑



史、文学、哲学、医药、天文、地理等方面的。贵州彝文文献组翻译整理的二十四卷彝文巨著《西南彝志》，字数达38万，包括历史、哲学、政治、军事、天文、地理、科技等方面内容，是一部很有价值的历史文献。流传在四川的彝文文献最有名的有三部书：叙事长诗《创世经》，哲理诗《训世经》，反对奴隶社会婚姻制度的抒情长诗《妈妈的女儿》。流传在云南的有叙事诗《阿诗玛》，在贵州有长达37万字的彝文文献《西南彝志》。丁文江的《爨文丛刻》（出版于1936年），共收彝文经书11种，近年又由马学良主编增订出版。

彝文因地制宜，主要是书写符号存在差异。关于彝文的性质，目前看法不一。有的认为属表意文字，有的认为属音节文字，有的则认为是表意—音节文字。从字的特点看，有使用象形、会意的图形。如凉山彝文的象形字，“石”，读 lu<sup>33</sup>，会意字，□“厚”，读 thu<sup>33</sup>，但也有同音假借的，如 11，原为“柴”义，读 si<sup>33</sup>，后借为“杀”和“死”，读 si<sup>55</sup>和 s1<sup>33</sup>。其性质、特点有待进一步认识。

解放前，彝文主要掌握于“毕摩”手中，民众中懂的人很少。由于彝文长期没有进行统一的整理和规范，形成了一字多形、一字多音、一字多义等现象，加上口语发展了，新的音节没有新字表达，形成文字与口语脱节的现象，不适于学习使用。因而，整理、规范彝文，已成为继承、发展彝族文化的一项迫切任务。<sup>①</sup>

## （二）东巴文

东巴文是纳西族过去使用过的一种古文字。这种文字形似图画，还没有完全脱离图画文字的特点。可视为介于图画字和表意文字之间的一种象形文字。纳西族称 sər<sup>33</sup> tɕə<sup>55</sup> lu<sup>33</sup> tɕə<sup>55</sup> “树木记号，石头记号”，也称

树 记号 石头 记号 东巴书

to<sup>33</sup> mba<sup>31</sup> the<sup>35</sup> yu<sup>33</sup> “东巴书”。它对于研究文字的起源以及纳西族的古代文化有着一定的价值。东巴文的产生年代，说法不一，有的认为在唐代，有的认为在11世纪。但看来至少不会晚于11世纪中叶。

东巴文的字数约有一千多字。书写从左到右，从上到下。大多数字是表意的。如：𠄎（人，读 ei<sup>33</sup>）、𠄎（跳，读 tsho<sup>33</sup>）、𠄎（五，读

<sup>①</sup> 参见李民：《彝文》，载《民族语文》，197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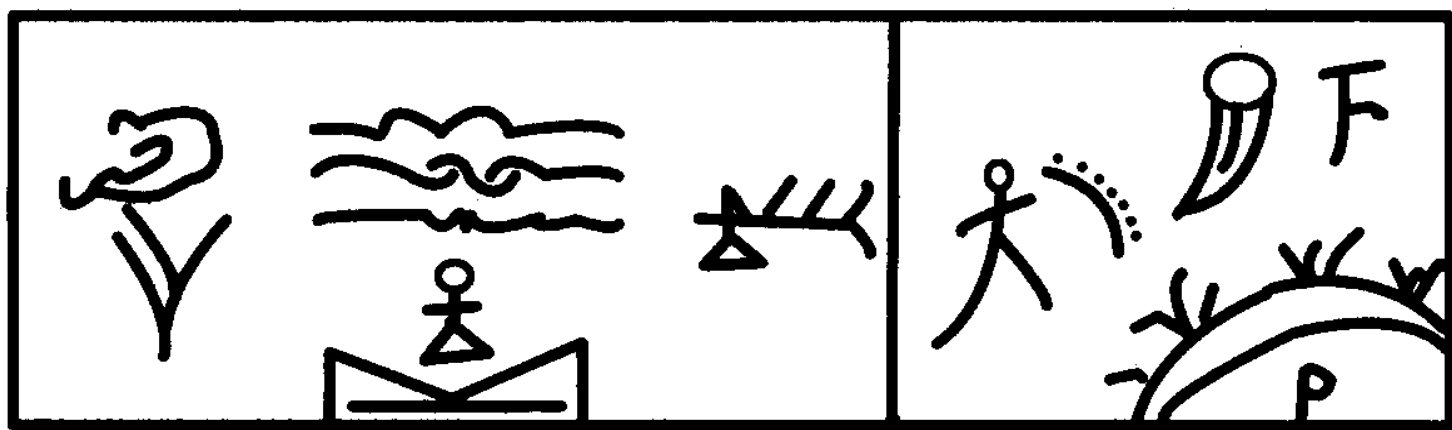


ua<sup>33</sup>)、𠃉 (锄, 读 tsho<sup>31</sup> kv<sup>55</sup>)、𠃊 (月, 读 xe<sup>33</sup>), 还有另加符号表意的, 如𠃋 (说, 读 sɛ<sup>55</sup>), 𠃌 (睡, 读 zi<sup>55</sup>)。在文献里一般只写重要的字, 往往一个字能读成一串音节或一句话。

这种文字主要在云南丽江地区使用, 多为东巴巫师所掌握, 但也有不少民众用来记账、写信。用这种文字写成的书叫东巴经, 估计有八大类, 八百多卷。内容很广泛, 有优美的神话故事, 有叙述人类同自然界作斗争的故事, 有反映战争的作品, 有表现男女爱情的诗篇, 是一份研究纳西族社会历史、语言文学的珍贵遗产。在东巴经中, 记载了许多兄弟姐妹互为夫妻的血缘家庭, 如“天地动, 生两兄妹, 结缘成一家, ……”反映了纳西族在古代曾经历过原始社会血缘家庭的阶段。𠃍字既是“牛”义 (读 mu<sup>31</sup>), 又是“财产”义 (读 o<sup>33</sup>), 反映了古代纳西族曾经历过游牧为主的阶段。东巴经中, 还保存了一些古汉语借词, 如𠃎 (塔, 读 tha<sup>55</sup>), 𠃏 (贝, 读 piə<sup>55</sup>) 等, 证明远在元、明以前, 汉语就已影响纳西语。

由于这种文字字数较少, 同音和近音假借的情况很多, 本身的字形变化又相当复杂, 因此不易记忆使用。

#### 文字样品



注音、注义:

tɕi<sup>31</sup> uə<sup>35</sup> sɔ<sup>33</sup> uə<sup>35</sup> kɔ<sup>55</sup> nuw<sup>33</sup> ndzɿ<sup>31</sup>,

云 村 林 村 间 (助) 坐

ko<sup>33</sup>ɕua<sup>31</sup>dzi<sup>31</sup>təhi<sup>55</sup>thu<sup>31</sup>lu<sup>33</sup>tsɿ<sup>55</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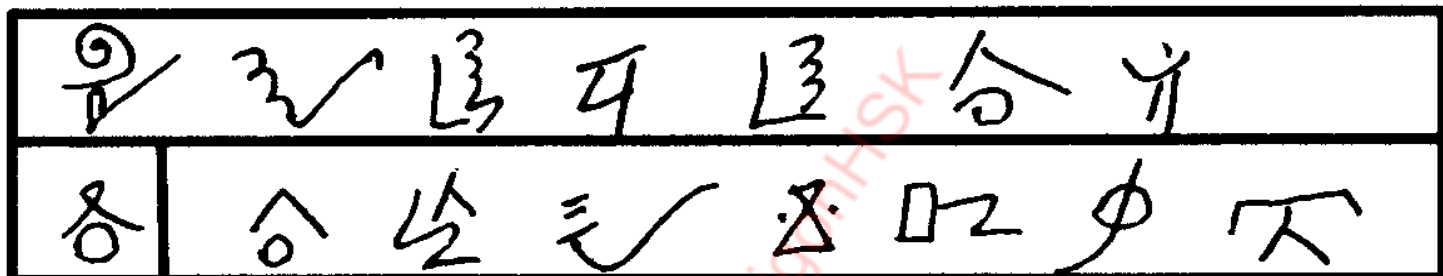
高原 高 水 凉 喝 来(助)

“住在白云缭绕的山村里,来喝山间的清泉吧。”

### (三)哥巴文

哥巴文是纳西族使用过的另一种古文字。纳西族称 gə<sup>31</sup>ba<sup>31</sup>“哥巴”。哥巴文是一种音节文字,一个字代表一个音节,笔画比较简单。哥巴文的历史晚于东巴文,使用地区较小,留下的经典也少。由于字数少,同音替代很多,写法也很乱,所以懂的人很少,连巫师掌握这种文字的也不多。

#### 文字样品



## 二、现行文字

20世纪50年代,为了解决少数民族的文字问题,使各少数民族都用自己适用的文字,根据自愿自择原则和各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先后为傣、哈尼、拉祜、纳西等民族创制了新文字,还对彝文进行了规范,制订了规范彝文。

傣、哈尼、拉祜三种新文字具有以下几个主要的共同特点:(1)字母形式以拉丁字母为基础,在字母的安排上,尽可能地和汉语拼音方案取得一致。(2)在字母设计和安排上,这些文字也尽可能取得一致。(3)每种文字都有基础方言和标准音作为拼写和正音、正字的依据。基础方言和标准音都选择语言代表性大、使用人口多的地区,还尽可能选择政治、经济、文化条件较好的地区。当然,由于各民族的社会和语言特点不同,在具体处理方法上都坚持从实际出发,不强求一致。

### (一) 傣傣文

傣傣文以怒江方言为基础方言，以碧江东岸五区双关戛娃基以上紫冷阿达以下的地区的语音为标准音。

#### 声母表

b	p	bb	m	f	v
[p]	[ph]	[b]	[m]	[f]	[v]
d	t	dd	n	l	
[t]	[th]	[d]	[n]	[l]	
z	c	zz	s	ss	
[ts]	[tsh]	[dz]	[s]	[z]	
zh	ch	rr	sh	r	
[tʃ]	[tʃh]	[dʒ]	[ʃ]	[ʒ]	
j	q	jj	x	y	
[tɕ]	[tɕh]	[dʒ]	[ɕ]	[ʒ]	
g	k	gg	ng	h	hh
[k]	[kh]	[g]	[ŋ]	[x]	[ɣ]

注：①汉语借词的舌面音用 j、q、jj、x、y 表示，舌后音用 zh、ch、rr、sh、r 表示。② [ɣ] 出现频率小，用 e 表示。

#### 韵母表

i	ei	ai	a	o	u	e
[i]	[e]	[ɛ]	[a]	[o]	[u]	[u]
ia	io	ui	ua			
[iɛ]	[io]	[ue]	[ua]			
in	ein	ain	an	on	un	en
[ɛn]		[ɛn]	[an]	[on]	[un]	[ɛn]

注：[y] 并入 ei，[ue] 并入 ua。

## 声调表

l	q	x	t	r	不标
高平 ˩ <sub>55</sub>	高升 ˩ <sub>35</sub>	中平 ˩ <sub>33</sub>	低降 ˩ <sub>31</sub>	低降 ˩ <sub>42</sub>	中平 ˩ <sub>44</sub>
		(松元音)	(松元音)	(紧元音)	(紧元音)

## (二) 哈尼文

哈尼文以哈雅方言哈尼次方言为基础方言，以绿春城关话为标准音。

## 声母表

p	b	m	f	
[p、ph]	[b]	[m]	[f]	
pi	bi		mi	
[pj、phj]	[bj]		[mj]	
t	d	n	l	
[t、th]	[d]	[n]	[l]	
k	g	ng	h	hh
[k、kh]	[g]	[ŋ]	[x]	[ɣ]
q	j	ni	x	y
[tɕ、tɕh]	[dʒ]	[ɲ]	[ç]	[ʒ]
c	z	s	ss	
[ts、tsh]	[dz]	[s]	[z]	

注：①p、t、k、q、c在紧元音韵母前读不送气音，在松元音韵母前读送气音。②f用来拼汉语借词。

## 韵母表

i	ei	a	ao	o	u	e	ee
[i]	[e]	[a]	[ɔ]	[o]	[u]	[ɤ]	[u]
iv	eiv	av	aov	ov	uv	ev	eev
[i]	[e]	[a]	[ɔ]	[o]	[u]	[ɤ]	[u]
ia	iu	ua	uei				
[ia]	[iu]	[ua]	[ue]				



## 声调表

l	q	不标	f
高平 ˩ <sub>55</sub>	低降 ˩ <sub>31</sub>	中平 ˩ <sub>33</sub>	高升 ˩ <sub>35</sub>

## (三) 拉祜文

拉祜文以拉祜纳方言为基础方言，以澜沧猛朗坝一带的语音为标准音。

## 声母表

p	ph	b	m	f	v
[p]	[ph]	[b]	[m]	[f]	[v]
t	th	d	n	l	
[t]	[th]	[d]	[n]	[l]	
z	zh	dz	s	r	
[ts]	[tsh]	[dz]	[s]	[z]	
c	ch	j	sh	y	
[tɕ]	[tɕh]	[dʒ]	[ʃ]	[ɣ]	
k	kh	g	ng	h	ɣ
[k]	[kh]	[g]	[ŋ]	[x]	[ɣ]
q	qh				
[q]	[qh]				

## 韵母表

i	e	ie	a	u	o	aw	eu
[i]	[e]	[ɛ]	[a]	[u]	[o]	[ɔ]	[ɤ]
ia	iu	iau	ai	au	ou		
[ia]	[iu]	[iau]	[ai]	[au]	[ou]		
ui	ua	uai					
[ui]	[ua]	[uai]					

## 声调表

q	t	l	r	d	不标
低降 ˩ <sub>31</sub>	高降 ˩ <sub>53</sub>	低平 ˩ <sub>11</sub>	低降 ˩ <sub>31</sub>	高降 ˩ <sub>53</sub>	中平 ˩ <sub>33</sub>
(松元音)	(松元音)		(紧元音)	(紧元音)	

## (四) 纳西文

纳西文以西部方言为基础方言，以丽江大研镇土语为标准音。

## 声母表

b	p	bb	m	f
[p]	[ph]	[mb]	[m]	[f]
d	t	dd	n	l
[t]	[th]	[nd]	[n]	[l]
g	k	gg	ng	h
[k]	[kh]	[ŋg]	[ŋ]	[x]
j	q	jj	ni	x
[tɕ]	[tɕh]	[ndz̥]	[ɲ]	[ɕ]
z	c	zz	s	ss
[ts]	[tsh]	[ndz]	[s]	[z]
zh	ch	rh	sh	r
[tʂ]	[tʂh]	[ndz̥]	[ʂ]	[ʐ]

## 韵母表

i	u	iu	ei	ai	a	o
[i]	[u]	[y]	[e]	[æ]	[a]	[o]
e	er	ee	v			
[ə]	[ər]	[u]	[v]			
iai	ia	ie	iei	ui	uai	ua
[iæ]	[ia]	[iə]	[ie]	[uei]	[uæ]	[ua]
ue						
[uə]						

## 声调表

l	q	f	不标
高平 ˩ <sub>55</sub>	低降 ˩ <sub>31</sub>	低升 ˩ <sub>13</sub>	中平 ˩ <sub>33</sub>

### (五) 规范彝文

由于彝语方言差别较大，不能通话，使用统一的文字困难较大。为了逐步解决彝族使用文字问题，1974年四川省对原有彝族文字进行整理和规范，克服彝文本身的缺点和使用中出现的混乱现象。规范彝文以彝语北部方言的圣乍话为基础方言，以喜德语音为标准音。规范彝文是音节文字，共有819个字，一字一音，一音一字。选字时尽可能选用笔划少的。在所有的字中，最少的是一划，最多的是八划，一般是三至四划。

规范彝文经试行，效果显著，深受群众欢迎。群众经过短时间的学习，就能扫除文盲。到目前为止，全州已有不少县、社、乡完成了扫盲任务。

Hoa văn SaigonHSK

## 第六章 语支未定的语言

有些语言，属藏缅语族可以确定，但在藏缅语族中属何语支还确定不下。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藏缅语族的系属分类问题，目前在理论上还未认识清楚，因而还未找出切实可行的具体标准。二是有些语言在发展上具有多向性特点，即有的特点像这一语支，有的特点又像那一语支，因而不易判断属何语支。在我国，属于语支未定的语言有：仓洛门巴语、珞巴族语言（崩尼—博嘎尔语、义都语）、白语、土家语、嘎卓语等。分布在缅甸的克伦语在藏缅语族中具有特殊地位，其系属问题也未最后确定。

### 第一节 仓洛门巴语<sup>①</sup>

门巴族使用两种语言：错那门巴语和仓洛门巴语<sup>②</sup>。前者分布在我国西藏自治区错那县勒布区、墨脱县德兴区文浪公社以及达旺地区，使用人口约3万多；后者分布在西藏自治区墨脱县背崩、墨脱、邦兴、德兴等四个区和林芝县东久区，使用人口约5000。此外，这两种语言还分布在不丹的部分地区。两种语言都属藏缅语族，但差别很大，互相不能通话。错那门巴语已划入藏语支，仓洛门巴语语支归属待定<sup>③</sup>。仓洛门巴语（以背崩村为代表）的特点如下：

（一）声母28个。有 p t k 三套塞音，ts tʂ tɕ 三套塞擦音，各分送气与不送气两套，不分清浊。但低调中的不送气塞音、不送气塞擦音等实际上都读浊音。ɬ 和 ts 的浊音变体只出现在藏语借词里。tʂ、tʂh

① 本节根据张济川：《仓洛门巴语简志》，民族出版社，1986。

② 仓洛门巴语曾称“墨脱门巴语”，见，民族出版社《门巴、珞巴、僮人的语言》（1980），音系的处理前后亦有所不同。

③ 一种意见认为亦属藏语支。



多出现在藏语借词里。有 pr- phr- mr- 三个复辅音声母。

(二) 韵母 61 个。有 a i u e o y ø 等 7 个单元音韵母，有真性双元音 ai ui au iu oi 等 5 个。有 -p -t -k -ʔ -m -n -ŋ -r -s 等 9 个单辅音韵尾，它们与 a i u e o ø 等共组成 46 个韵母。另有 -ŋʔ -nʔ -rʔ 三个韵尾，只组成 aŋʔ anʔ erʔ 三个韵母。

(三) 有两个声调。55、13。还有一个轻声，不标调号。

(四) 单音语素多。单音词占总词数的 37.5%。

(五) 藏语借词多。在 2128 个常用词中，藏语借词有 805 个，约占 38%。

(六) 构词附加成分。前加成分主要有 a<sup>55</sup>- u<sup>55</sup>- o<sup>55</sup>- 三个，多用于构成名词或代词。后加成分主要有 -pa<sup>55</sup>-pi<sup>55</sup>-pu<sup>55</sup>-po<sup>55</sup>-phu<sup>55</sup>-pa<sup>13</sup>-ma<sup>13</sup>-mo<sup>13</sup>-min<sup>13</sup>-lu<sup>13</sup>-ca<sup>55</sup>-taŋ<sup>55</sup>-naŋ<sup>13</sup> 等，只用于构成名词或形容词。

(七) 量词少。名词可以直接受数词修饰。

(八) 有表示名词与其他词组合关系的“格助词”。共计 4 个，ki<sup>(13)</sup>① ——表示施动者、工具、手段或原因，ka<sup>(13)</sup><sub>1</sub> ——用于名词性修饰语后面，ki<sup>(13)</sup><sub>2</sub> ——表示对象、处所、时间，ka<sup>(13)</sup> ——表示从、由、比较。

(九) “20—100”的数词都以 khai<sup>55</sup> (二十) 为基础构成。“20”是 khai<sup>55</sup> thor<sup>55</sup>，意为“一个 20”；“40”是 khai<sup>55</sup> ŋik<sup>13</sup> tsiŋ<sup>55</sup>，“两个 20”；“80”是 khai<sup>55</sup> phi<sup>55</sup>，“四个 20”。

(十) 动词。没有藏语书面语那样的表示时态的词根音变现象，没有羌语支语言那样的方向词头，没有很多语言都有的使动态与自动态的对立，也没有景颇、羌语那样的人称和数的范畴。但有“体”的语法范畴，用助词或词尾表示。体分 5 种：

1. 进行体，由动词 + 助动词 tca<sup>55</sup> 或 la 构成，说话人熟知的情况用 tca<sup>55</sup>，新发现的情况用 la (以下同)。

2. 未行体：动词 + 词尾 -pe<sup>55</sup> 或 -phe<sup>55</sup>、-pe<sup>13</sup>、-me<sup>13</sup>、-le<sup>13</sup>，大致依前面动词尾音的性质而定取舍 (以下多类此)。

3. 将来进行体：动词 + 未行体词尾 + 助动词 tca<sup>55</sup> 或 la。

4. 已行体：动词 + 词尾 -pa 或 -pha、-pa<sup>(13)</sup>、-ma、-wa，主要用于

① 13 调带括号，表示声母读浊音，声调变轻声。

表示自主行为；动词 + 词尾-tɕei<sup>55</sup>或-ɕei也是已行体，主要用于表示不自主行为。

5. 完成进行体：动词 + 已行体 -pa 组词尾 + 助动词 tɕa<sup>55</sup>（或 tɕa<sup>55</sup>ka<sup>55</sup>）。有祈使式与陈述式的区别。如单纯使令对方进行某种动作的祈使式，有用元音交替法构成的，如 ŋo<sup>13</sup>—ŋø<sup>13</sup>“买”，有加词尾 -tɕo<sup>55</sup>—ɕo -jo 构成的，如 laŋ<sup>55</sup>—laŋ<sup>55</sup>tɕo<sup>55</sup>骑。

（十一）有动名词。分完成体动名词、未行体动名词和进行体动名词三种。前二者在形式上分别同完成体动词、未行体动词基本一样，进行体动名词由动词 + 词尾 -tɕe<sup>55</sup>组成。动名词可作主语、宾语、定语，并能带定语，但不作谓语。

（十二）形容词的功能主要。是充当定语，有时作状语，但不作谓语。有“级”的差别，用后缀表示。加 -kin 表示“稍……一点”，加 -taŋ<sup>55</sup>sak<sup>13</sup>pa 表示“太……”，加 -ɕe<sup>55</sup>表示“最……”。形容词重叠使语气加强。

（十三）基本语序是 SOV。名词性定语在中心语之前，形容词性定语（包括数词）在中心语之后。

## 第二节 珞巴语<sup>①</sup>

珞巴族分布在我国西藏自治区东南部的米林、墨脱、察隅、隆子等县和洛渝地区，人口约 20 万（1982）。他们分十几个部落，部落下面又分若干氏族。每个部落各有不同的自称，但没有整个民族的族称。汉语的“珞巴”是藏语 [ɬo<sup>55</sup>pa<sup>55</sup>]“南方人”的音译。据初步了解，珞巴族至少<sup>②</sup>使用三种不同的语言。在众多的部落中，崩尼部落（在隆子县东南）人口最多，语言的代表性也比较大，好些别的部落的话，包括博嘎尔部落（在米林县以南一带）的话在内都与之相近。《珞巴族语言简志》称这种语言为“崩尼—博嘎尔语”。另两种是察隅县境内义都部落的语言和隆子县境内苏龙部落的语言。三种语言都属于藏缅语族，但语

① 本节根据欧阳觉亚：《珞巴族语言简志》，民族出版社，1985。孙宏开：《义都珞巴语概要》，载《民族语文》，1983. 6。

② 不少地区尚未调查，所以只能说是“至少”。

支归属待定<sup>①</sup>。珞巴族没有文字。成年人中会藏语、藏文的日见增多。

### (一) 崩尼—博嘎尔语 (以博嘎话为代表)

1. 声母 22 个。有 p t k 三套塞音, 各分清浊, 都不送气; 另有三个腭化的唇音声母; 只有一套塞擦音, 即 tɕ 与 dz; 还有一个 tɕ, 是由藏语借进的; 擦音只有 ɕ h 两个。没有复辅音。

2. 韵母 50 个。有 a i u e o u ə 7 个短元音韵母和与之相应的 7 个长元音韵母。辅音韵尾有 -r -m -n -ŋ -p -t -k 7 个, 它们与 7 个短元音结合成 33 个带辅音尾韵母。有 ei iu əu 3 个复元音韵母。

3. 没有声调。

4. 本族语词大多是有关自然界和日常生活方面的, 所有反映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生活的词以及科技术语和抽象名词, 大多借自藏语。有些则是通过藏语转借的汉语词。

5. 珞巴语跟藏语相同的词多于它与景颇语、缅语相同的词。下面是这几种语言词汇异同比较表:

相比较语言	相比较词数 <sup>②</sup>	相同词数	百分比	近似词数 <sup>③</sup>	百分比
珞巴:藏(卫藏)	754	92	12.2%	32	4.24%
珞巴:藏(康方言)	865	93	10.75%	32	3.7%
珞巴:缅语	871	42	4.82%	29	3.33%
珞巴:景颇	869	48	5.52%	46	5.29%

6. 多音节词占绝对优势, 其中又以双音词为主。单音词少。

7. 附加式合成词由前缀 + 词根构成。这样的前缀主要有: a- (包括变体 ə- o- u- i- e- u-), ta-、ɕo- (包括变体 ɕə- ɕu- ɕu-), pa- 等。前缀没有具体的词汇意义, 却各有一定的使用范围。a-用得最广, ta-多用于表示动物、植物、一些较小的物件和某些疾病的名词, ɕo-主要用

① 一种意见认为, 崩尼—博嘎尔语的语言特点, 介于藏语与景颇语之间, 义都珞巴语应属景颇语支。

② 这是从有关的语言简志所附词汇中, 除去新的汉语借词、某些复合词或词组以及一方空缺的词后所余下的基本词和常用词总数。

③ 指读音近似, 但有无同源关系一时难以确定的词。与藏语“相同”的词, 也不一定都是同源词, 可能有相当一部分是借词。



于表示较大动物的名词，pa-则多用于构成鸟类的名称。如：aŋa：“小孩”，idin“肉”，tapen“蝙蝠”，ɕəkwi“马”，pamwi“鹰”。

8. 人称代词分单数、复数。如：ŋo：“我”，ŋo:lu“我们”；no：“你”，məluŋo:或məno:“你们”；ko：“他”，məlu“他们”。人称代词+宾格助词fiam时，说话中fiam并入前一音节，从而给前一音节增添-m尾，这样就形成了与主格代词相对立的宾格代词。如：

主	ŋo	no:	məno: ……
宾	ŋom	nom	mənom ……

9. 数词以“1—10”这几个较为常用，“10”以上至“20”虽然也有人用，但懂的人不多。计大数时都借用藏语。数词之后一般要加结构助词go，表示数量的疑问代词之后同样要加。

10. 有一定数量的量词，但使用范围似在逐渐缩小。除表示度量衡的量词非用不可外，数字为“一”时，量词可用可不用；数目在“二”以上时不用量词。动量词少。动作次数用数词加在动词前面表示，但数词的前缀必须换作la-。如aŋi“二”→laŋi。

11. 动词没有形态变化。没有时、态、式以及人称、数、趋向等范畴。有“体”的范畴，用不同的语尾助词表示。分5种体。一般体，语尾助词用da或dana、na，或者不用。现行体，语尾助词用dəna。完成体，语尾助词用pa或pana、gəŋe:、ŋe:。将行体，语尾助词用dəbo(或dabo)。即行体，语尾助词用ŋe:bo。

12. 形容词作谓语，语尾助词用da。形容词作定语，有时要带结构助词na或nako。一般不用重叠形式。

13. 有较多“结构助词”。如ka，表领有；me表受事，只限于指人或时间；fiam表受事，指人指物均可；nuŋ表工具、手段，或在被动句中表施事；za表示“从、由……”。

14. 基本语序为SOV。名词、人称代词、动宾词组作定语，位于中心语前；形容词、数量词组作定语，位于中心语后；指示代词作定语，可前可后或前后都用。数词可直接修饰名词。有量词时，语序是“名—量—数”。

## (二) 义都语

义都语通行于西藏自治区察隅县境内，使用者约7 000人，与操达让语的僜人毗邻而居，语言上也与达让僜语较为接近，与崩尼—博嘎



尔语反而相距较远。其主要特点如下：

1. 声母 49 个。有 p t k 三套塞音，ts tʂ tɕ 三套塞擦音，都分清浊，清音又分送气与不送气两套。还有一个喉塞音ʔ。有复辅音 18 个，其中带鼻冠音的 6 个，带后置半元音-ɿ- 的 8 个，塞音带边音 l 的两个，三合复辅音两个 (mdɿ、ŋgɿ)。

2. 韵母 40 个。有 a i u e o u 六个单元音韵母。有复元音韵母 16 个，其中以 -i- -u- 为介音的后响二合元音 7 个，以 -i -u 为韵尾的前响二合元音 6 个，三合元音韵母 3 个 (iai iau uai)。有 -m -n -ŋ 三个辅音韵尾，组成 17 个复韵母。m 可以自成音节。

3. 有 4 个声调，调值为：55、53、35、31。

4. 义都语与达让僜语的同源词数大大多于与博嘎尔语同源词数。在 1 000 左右的常用词中，义都语与达让僜语的同源词占 40% 左右，而与博嘎尔语同源的词只占 14%。

5. 附加式合成词大多为前缀加词根构成，几乎占词项总数的一半。前缀有：a<sup>31</sup>-、ma<sup>31</sup>-、buw<sup>31</sup>-、ba<sup>31</sup>-、ta<sup>31</sup>-、kuw<sup>31</sup>-、ha<sup>31</sup>-、a<sup>55</sup>-、ma<sup>55</sup>-、e<sup>55</sup>-、i<sup>55</sup>-、ta<sup>55</sup>-、ja<sup>55</sup>-、ka<sup>55</sup>-、ha<sup>55</sup>-等，大都读弱化音。后缀很少。

6. 量词少。

7. 动词没有表示时态的词根音变，没有数、式的差别。有体、态、方向范畴，大多用不同后加成分表示，只有少数动词的自动与使动的对立是用内部屈折表示的。体分 5 种，其中将行体、进行体有人称区别。将行体由动词 + we<sup>55</sup>、a<sup>31</sup>we<sup>55</sup> 或 wa<sup>55</sup>、a<sup>31</sup>wa<sup>55</sup> 构成，进行体是动词 + di<sup>55</sup>、di<sup>55</sup>fi<sup>55</sup>、ha<sup>55</sup>，完成体是动词 + a<sup>31</sup>doŋ<sup>55</sup> 或 a<sup>31</sup>doŋ<sup>55</sup>lia<sup>55</sup>，已行体是动词 + lia<sup>55</sup> 或 lia<sup>55</sup>ji<sup>55</sup>，经验体是动词 + poŋ<sup>55</sup>。使动态有用后加成分 -tia<sup>55</sup> 表示的，如 be<sup>55</sup>pa<sup>55</sup> “溢出 (自)” → be<sup>55</sup>pa<sup>55</sup>tia<sup>55</sup> “使溢出”；有用声母的交替表示的，如 ga<sup>55</sup> “(碗) 破” (自) → ka<sup>55</sup> “(碗) 破” (使)；be<sup>55</sup> “(衣服) 破” (自) → me<sup>55</sup> “(衣服) 破” (使)。互动态用后加成分 ga<sup>35</sup> (用于单音动词后) 或 da<sup>55</sup>ga<sup>35</sup> (用于多音动词后) 表示。被动态用 lia<sup>55</sup>ba<sup>55</sup> 加在动词后面表示。方向范畴分离离心方向与向心方向两种，用不同的后加成分附于动词末尾表示。

8. 存在动词有两个：i<sup>55</sup> 表示动物的存在，kha<sup>55</sup> 表示除动物以外其他事物的存在。

9. 有 6 个结构助词：tei<sup>55</sup> 表示领有，ni<sup>55</sup> 表示施事 (只在需要强调

时用), go<sup>31</sup>表示受事(强调时才用), tci<sup>53</sup>表示工具, ne<sup>55</sup>或 a<sup>31</sup>ne<sup>55</sup>表示“从、由”, mi<sup>55</sup>表示比较。

10. 基本语序是 SOV。名词、代词作定语在中心语前, 数词、形容词作定语在中心语后。

### 第三节 白 语

白族主要聚居于中国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 人口约 82 万人。白族以白语为主要交际工具, 青壮年男子大多兼通汉语。白语受汉语影响很大, 大量词语借自汉语。<sup>①</sup>

关于白语的系属, 认识很不一致。主要有两种意见: 一是认为属彝语支, 另一是认为白语在藏缅语族内应设立一个新语支, 称白语支。认识分歧的原因, 是白语既有彝语支的一些特点, 也有许多不同于彝语支的特点。<sup>②</sup>

#### 一、语 音

语音方面的主要特点是:

(1) 塞音、塞擦音声母除碧江方言有清浊对立外, 一般无清浊对立。

(2) 声母系统比较简单, 只有单辅音声母, 无复辅音声母。除碧江方言有 35 个声母外, 剑川方言和大理方言只有 20—23 个声母。碧江方言有舌尖后音和小舌音。

(3) 有鼻化元音韵母、复合元音韵母, 但没有带鼻音尾的韵母。

(4) 有松紧元音对立。在同一词上, 紧元音的调值比松元音略高。

(5) 声调有五个。

剑川方言金华镇的语音系统如下: 声母——p、ph、m、f、v、t、th、n、l、ts、tsh、s、tɕ、tɕh、ɕ、j、k、kh、ŋ、x、ɣ。韵母——单元音韵母有 i、e、ɛ、a、o、u、w、ɤ、ĩ、ē、ē̃、ā、ō、ũ、ṽ; 复合元

① 白语材料主要来自徐琳、赵衍荪:《白语简志》, 民族出版社, 1984。

② 参看赵衍荪:《白族的系属问题》, 载《民族语文研究文集》, 青海民族出版社, 1982。

音韵母有 ao、ie、ia、io、iu、ui、ue、ua、iē、iā、iō、iū、uī、uē、uā。还有一套与上述松元音韵母相对立的紧元音韵母。声调——高平 55、中平 33、高升 35、低降 31、中降 42，其中高升调只出现在松元音上，中降调只出现在紧元音上。

白语的语音特点，有的与彝语支相同，如元音分松紧，没有带鼻音尾韵母等。也有不同于彝语支的，如有复合元音韵母等。但在语音对应关系上，白语和彝语支语言之间缺少比较严整的对应规律。比如松紧元音的对应，彝语支语言之间大体是松对松，紧对紧，少数松对紧的有条件可说明。白语虽然也有松紧元音对立，但与彝语支的松紧元音无严整的对应，似无共同来源。例如：

哈尼语	傈僳语	拉祜语	白语	
xa <sup>31</sup> la <sup>31</sup>	la <sup>31</sup> ma <sup>33</sup>	la <sup>53</sup> qha <sup>55</sup> puw <sup>33</sup>	lo <sup>31</sup>	老虎
mo <sup>31</sup>	a <sup>55</sup> mo <sup>31</sup>	i <sup>35</sup> mu <sup>53</sup>	me <sup>33</sup>	马
a <sup>31</sup> ŋu <sup>31</sup>	a <sup>55</sup> ŋi <sup>31</sup>	nu <sup>53</sup>	ŋu <sup>31</sup>	牛
khy <sup>55</sup>	o <sup>55</sup> tʃhi <sup>33</sup>	o <sup>31</sup> khə <sup>33</sup>	kv <sup>33</sup>	角
se <sup>55</sup>	xw <sup>33</sup>	se <sup>33</sup>	ɛ <sup>33</sup>	虱子
a <sup>31</sup> khw <sup>55</sup>	tʃhi <sup>33</sup> phe <sup>35</sup>	khw <sup>33</sup> se <sup>33</sup>	ko <sup>33</sup>	脚
ŋa <sup>55</sup>	ŋua <sup>33</sup>	ŋa <sup>31</sup>	ŋo <sup>31</sup>	我
no <sup>55</sup>	nu <sup>33</sup>	no <sup>31</sup>	no <sup>31</sup>	你
si <sup>55</sup>	ʃi <sup>33</sup>	si <sup>33</sup>	ei <sup>33</sup>	死
se <sup>31</sup>	se <sup>31</sup>	ti <sup>53</sup>	ɛa <sup>33</sup>	杀
u <sup>31</sup> no <sup>33</sup>	o <sup>55</sup> nuw <sup>55</sup>	u <sup>35</sup> no <sup>31</sup> ne <sup>53</sup>	no <sup>33</sup>	脑
pe <sup>33</sup>	phe <sup>31</sup>	phe <sup>31</sup>	tshi <sup>55</sup>	吐
so <sup>33</sup>	si <sup>35</sup>	se <sup>53</sup>	si <sup>33</sup>	擦

## 二、语 法

语法方面的主要特点是：

1. 个体名词用在定指时，要带修饰性的量词。例如：

jī <sup>31</sup> kē <sup>55</sup> jī <sup>31</sup>	人	tsu <sup>31</sup> tsu <sup>31</sup>	树
人 个		树 棵	
te <sup>42</sup> tu <sup>31</sup>	猪	thu <sup>33</sup> tsy <sup>33</sup>	路
猪 只		路 条	

2. 人称代词有数、格的语法范畴。数分单数、复数，格分不定格和领格，只有单数有格的变化。

数 格		人 称		
		第一人称	第二人称	第三人称
单 数	主格或 宾 格	ŋo <sup>31</sup> 我	no <sup>31</sup> 你 jɿ <sup>55</sup> 您	no <sup>31</sup> 他
	领 格	ŋu <sup>55</sup> 我的	nu <sup>55</sup> 你的	mu <sup>55</sup> 他的
复 数		ŋa <sup>55</sup> 我们 ja <sup>55</sup> 咱们	na <sup>55</sup> 你们	ma <sup>55</sup> 他们

3. 量词比较发达。个体量词中有些兼表事物的形状。如 ka<sup>33</sup> “个（高大的）”、ei<sup>55</sup> “个（瘦弱的）”、teu<sup>55</sup> “个（细高的）”、te<sup>33</sup> “个（短小的）”。有一些量词用被修饰的名词充当。如：tsu<sup>31</sup>tsu<sup>31</sup> “一棵树”、pu<sup>33</sup>pu<sup>33</sup> “一个水潭”、k<sup>55</sup>k<sup>55</sup> “一条江”。量词可以重叠，重叠后在句中做补语。例如：

te<sup>42</sup> xa<sup>31</sup> tsi<sup>33</sup> xo<sup>31</sup> xā<sup>55</sup> tu<sup>33</sup> tso<sup>33</sup> tso<sup>33</sup>.

猪 家家 户户养 着 窝 窝

家家户户都养着一窝猪。

4. 动词可以通过加前加成分、后加成分和重叠等手段表示某些语法意义。如前加 ka<sup>33</sup> 表示动作时间是短暂的或动作是试探性的；前加 sā<sup>55</sup> 表示动作行为是相互的；单音节动词重叠，再后加 ka<sup>33</sup>ka<sup>33</sup>，表示动作行为“匆忙、潦草”等。

5. 有介词，表示原因、方位处所、行为方式等。

6. 一般是谓语在宾语之前，但在某些条件下宾语放在谓语的前面。如：人称代词或表示人的名词做宾语，宾语后带助词时，宾语可提前。疑问句和否定句，宾语一般在前。这是白语不同于其他藏缅语的一个重要特点。例如：

ŋa<sup>55</sup> ju<sup>33</sup> pē<sup>33</sup>. 我们吃晚饭。

我们 吃 晚饭



ŋo<sup>31</sup> a<sup>31</sup> ŋy<sup>33</sup> si<sup>55</sup> no<sup>33</sup> tu<sup>33</sup> mi<sup>42</sup> tua<sup>42</sup>. 我等不了大姨了。

我 大姨 (助) 等 得 不得

tu<sup>33</sup> ua<sup>42</sup> tse<sup>33</sup> ŋe<sup>31</sup> mo<sup>33</sup>? 还去腾冲吗?

腾 冲 还 去 吗

7. 数词在量词前。名量词在名词后，动量词在动词后。例如：

ji<sup>55</sup> a<sup>31</sup> khō<sup>55</sup> 一件衣      ŋe<sup>31</sup> a<sup>31</sup> tɕi<sup>33</sup> 一双鞋

衣 一 件                      鞋 一 双

tɕhɛ<sup>33</sup> a<sup>31</sup> kō<sup>33</sup> 踢一脚      pho<sup>31</sup> a<sup>31</sup> pu<sup>33</sup> 劈一斧

踢 一 脚                      劈 一 斧

## 第四节 土家语

土家族人口共 570 多万，主要分布在中国湖北、湖南、四川和贵州四省的交界地区。土家族大多数已转用汉语，目前仍使用土家语的不到 5% 人。<sup>①</sup>

土家语的系属目前尚未定论。《土家语简志》认为：土家语为汉藏语系藏缅语族中一个独立的语言。至于属何语支，未提出看法。王静如认为：“湘西土家语是藏缅语族中比较接近彝语支的语言，甚至于可说是彝语支内的一个独立语言。”<sup>②</sup>

土家语的系属之所以难以定论，是由于它既有一些与藏缅语族彝语支相同的特点，又有一些不同的特点。

土家语（泸溪县潭溪乡话）的语音特点是：

1. 声母只有单辅音。
2. 塞音、塞擦音声母有清无浊。
3. 韵母分单元音韵母、复合元音韵母和鼻化元音韵母三类。复合元音有二合元音和三合元音两类。

4. 元音不分松紧，也不分长短。

5. 声调少，只有三个。具体如下：

声母 21 个：p、ph、m、ts、tsh、s、z、t、th、n、l、tɕ、tɕh、ɕ、

① 土家语材料来自田德生、何天贞等：《土家语简志》，民族出版社，1986。

② 参看王静如：《关于湘西土家族语言的初步意见》，载《中国民族问题研究集刊》第四辑，1955。

j、k、kh、ŋ、x、ɣ、w。

韵母 25 个：i、e、a、ɨ、o、u、ai、au、ei、ia、iau、iu、ie、iu、ua、uai、uei、ā、ē、ī、ū、iā、iū、uā、uē。

声调：高平 55、高升 35、次低降 21。

语法特点主要是：

1. 动词的特点比较突出，有体、时的范畴。体分将行体、即行体、进行体、完成体四种。同一体内又分几个不同的时，如完成体分方过、完成、完成持续、完成已久四个时级。语法手段主要是加助词表示，个别是加元音表示。如：将行体将行时为“动词本形 + 元音 l”；zi<sup>55</sup>“做”——zii<sup>55</sup>“将要做”，ka<sup>35</sup>“吃”——kal<sup>35</sup>“将要吃”。完成体持续时为“动词本形 + 助词 po<sup>21</sup> la<sup>21</sup>”，tσα<sup>55</sup>“拿”——tσα<sup>55</sup> po<sup>21</sup> la<sup>21</sup>“拿着了”，no<sup>35</sup>“烧”——no<sup>35</sup> po<sup>21</sup> la<sup>21</sup>“烧着了”。

2. 人称代词有单数复数之分，复数的构成有些特点。如：ŋa<sup>35</sup>“我”——ŋa<sup>35</sup> ni<sup>55</sup>“我们”，ni<sup>35</sup>“你”——se<sup>35</sup> ni<sup>55</sup>“你们”。ko<sup>35</sup>“他”——ki<sup>55</sup> tse<sup>55</sup>“他们”。指示代词分近指、较近指、远指、较远指更远指五级，如 ũ<sup>55</sup>“这（近指）”、kie<sup>21</sup>“这（较近指）”、ē<sup>55</sup> kie<sup>55</sup>“那（远指）”、a<sup>21</sup> kie<sup>35</sup>那（较远指）、a<sup>21</sup> kie<sup>35</sup> a<sup>21</sup> kie<sup>35</sup>“那（更远指）”。

3. 形容词可以重叠，重叠的作用是表示程度加深。如：kho<sup>21</sup> khi<sup>55</sup>“困难”——kho<sup>21</sup> khi<sup>55</sup> kho<sup>21</sup> khi<sup>55</sup>“很困难”。重叠形式中间还能带 le<sup>21</sup>。如：sa<sup>55</sup>“冷”——sa<sup>55</sup> le<sup>21</sup> sa<sup>55</sup>“很冷”。形容词词根能加后附音节，表示程度加深。如：khi<sup>35</sup> tsi<sup>55</sup> tsi<sup>55</sup>“苦津津”，wu<sup>35</sup> tchi<sup>55</sup> tchi<sup>55</sup>“凉冰冰”。

4. 量词比较丰富。名量词有类别量词，如 xu<sup>21</sup>“个”用于人；集合量词，如 zu<sup>55</sup>“双”；度量衡量词，如 tchi<sup>55</sup>“斤”。也有借用名词当量词的，如：tsho<sup>55</sup>（房子）na<sup>55</sup>（一）tsho<sup>55</sup>（栋）“一栋房子”。动量词如 tū<sup>35</sup>“下”、tche<sup>55</sup>“次”等。量词同名词、数词结合的语序同彝语支语言，都是“名词 + 数词 + 量词”和“数词 + 量词 + 动词”。

5. 有结构助词。用于主语、宾语、修饰语、状语、被补充语之后。同彝语支的不同点是：在非人物名称的名词后也能加宾语助词。如：ŋa<sup>55</sup>（我）zo<sup>55</sup>（地）na<sup>21</sup>（助）ɣi<sup>35</sup>（扫）。“我扫地”。

6. 语序是：主语 + 宾语 + 谓语，如 ŋa<sup>35</sup>（我）ni<sup>35</sup>（你）ni<sup>55</sup>（找）“我找你”。主语 + 间接宾语 + 直接宾语，如 pha<sup>21</sup> phu<sup>35</sup>（爷爷）ŋa<sup>35</sup>（我）po<sup>55</sup>（助）tchi<sup>35</sup> pu<sup>55</sup>（黄豆）le<sup>35</sup>（给）le<sup>55</sup>（助词）。“爷爷给我黄”。

豆”。名词、代词定语 + 名词中心语, 如 zo<sup>35</sup> (羊) tha<sup>55</sup>pha<sup>21</sup> (皮) “羊皮”, ŋa<sup>35</sup> (我) ne<sup>55</sup> (助词) piu<sup>55</sup> (女儿) “我的女儿”。名词中心语 + 数量词、形容词定语, 如 no<sup>55</sup> (人) so<sup>55</sup> (三) na<sup>55</sup>xu<sup>21</sup> (个) “三个人”, pu<sup>55</sup> (船) tshi<sup>55</sup>pa<sup>55</sup> (大) “大船”。名词、数量词、形容词、副词状语 + 动词中心语, 如 tsi<sup>55</sup>kie<sup>55</sup> (前) tha<sup>55</sup>ne<sup>55</sup> (后) pai<sup>55</sup> (摆) “前后摆动”, so<sup>55</sup> (三) tɕhe<sup>55</sup> (次) mo<sup>35</sup>xu<sup>55</sup> (叫) “叫三遍”, lau<sup>55</sup>ka<sup>55</sup> (大) tɕe<sup>21</sup> (喊) “大喊”, ta<sup>35</sup>pe<sup>21</sup> (先) ɣi<sup>35</sup> (走) “先走”。副词状语 + 形容词中心语, 如 xē<sup>55</sup> (很) tsha<sup>35</sup> (好) “很好”。但否定副词作状语时, 经常在动词、形容词之后。如 xu<sup>21</sup> (喝) tha<sup>55</sup> (不) “不喝”, thiā<sup>21</sup> (甜) ta<sup>35</sup> (不) “不甜”。动词中心语 + 形容词、形容词补语, 如 siu<sup>55</sup> (收) ei<sup>55</sup> (助词) zi<sup>21</sup> (多) “收得多”, ē<sup>21</sup>tsi<sup>21</sup> (来) a<sup>21</sup>le<sup>55</sup> (助词) na<sup>55</sup> (一) ɕe<sup>55</sup> (阵) “来了一阵”。

### 词汇

1. 特点主要是: 以复音词为多, 复音词中以又以双音节词为最多。
2. 有标志词类的 a 前缀, 加在名词、动词、形容词等词根前。如 a<sup>55</sup>ŋai<sup>21</sup> “弟弟”、ā<sup>55</sup>ŋai<sup>55</sup> “针”、a<sup>55</sup>ji<sup>21</sup> “抢”、a<sup>55</sup>ka<sup>21</sup> “干”。
3. 有一些通过变音构成的词, 主要是变化声调。如 wo<sup>55</sup> “背” —— wo<sup>21</sup> “背篓”, thū<sup>55</sup> “蒸” —— thū<sup>35</sup> “蒸汽”。
4. 复合词构词方式主要有: 名词词素 (修饰) + 名词词素 → 名词, 如 lo<sup>35</sup> (眼) se<sup>21</sup> (屎) “眼屎”。动词、形容词词素 (修饰) + 名词词素 → 名词, 如 nū<sup>55</sup> (咳) se<sup>21</sup> (屎) “痰”, ɣie<sup>55</sup> (脏) tshe<sup>55</sup> (水) “尿”。名词词素 + 形容词词素 (修饰) → 名词, 如 a<sup>21</sup>le<sup>55</sup> (蛋) a<sup>21</sup>si<sup>21</sup> (白) “蛋白”。名词词素 + 动词词素 (支配) → 名词, 如 me<sup>55</sup> (血) po<sup>21</sup> (痼) “痢疾”。由两个名词或两个动词 (形容词) 并列构成名词, 如 tɕe<sup>21</sup> (手) tɕi<sup>21</sup> (脚) “手脚”, tha<sup>35</sup> (烘) khu<sup>55</sup> (烤) “锅”。

在词源关系上, 土家语与藏缅语族语言虽可求出一些近似同源的词, 但数量较少。例如:

土家语	藏语	彝语	景颇语	
ŋa <sup>35</sup>	ŋa <sup>12</sup>	ŋa <sup>33</sup>	ŋai <sup>33</sup>	我
ni <sup>35</sup>	che <sup>54</sup> raŋ <sup>14</sup>	nu <sup>33</sup>	naŋ <sup>33</sup>	你
mie <sup>35</sup>	nam <sup>55</sup>	mo <sup>33</sup> m <sup>33</sup>	lā <sup>31</sup> mu <sup>31</sup>	天

mi <sup>55</sup>	me <sup>12</sup>	m <sup>31</sup> tu <sup>55</sup>	mi <sup>31</sup>	火
li <sup>33</sup>	ta <sup>254</sup>	la <sup>55</sup> mo <sup>31</sup>	ʃä <sup>31</sup> ʒo <sup>33</sup>	虎
si <sup>55</sup> si <sup>55</sup>	ei <sup>254</sup>	ʃu <sup>33</sup>	tsi <sup>255</sup>	虱子
tɕi <sup>21</sup>	kaŋ <sup>55</sup> pa <sup>54</sup>	tɕi <sup>33</sup> ei <sup>33</sup>	kä <sup>31</sup> ko <sup>33</sup>	脚
tsi <sup>21</sup>	kha <sup>54</sup> la <sup>212</sup>	dza <sup>33</sup>	ʃat <sup>31</sup>	饭
la <sup>55</sup>	laŋ <sup>14</sup> ka <sup>254</sup>	ga <sup>21</sup> mo <sup>21</sup>	lam <sup>33</sup>	路
se <sup>35</sup>	ei <sup>54</sup>	ʃl <sup>33</sup>	si <sup>33</sup>	死
a <sup>35</sup> si <sup>35</sup>	sa <sup>55</sup> pa <sup>54</sup>	a <sup>33</sup> ʃl <sup>55</sup>	n <sup>31</sup> nan <sup>33</sup>	新

## 第五节 嘎卓语

嘎卓语是云南蒙古族使用的一种藏缅语族语言。使用这种语言的蒙古族，主要分布在云南省通海县河西区，人口四千余。据我们研究，这部分蒙古族原先使用蒙古语，从蒙古草原南迁云南定居的七百多年来，由于社会、历史的种种原因，他们早已转用彝语，并在后来的独立发展中逐渐形成一种有别于彝语的语言——嘎卓语。嘎卓语的系属问题，我们的初步意见是属藏缅语族彝语支，但还可进一步讨论。<sup>①</sup>

下面介绍的是云南省通海县新蒙乡白阁村的嘎卓语。

在语音方面，嘎卓语的声母有 24 个，除半元音 w 外，都是单辅音。即：p、ph、m、f、v、t、th、n、l、ts、tsh、s、z、tɕ、tɕh、ɲ、ɕ、j、k、kh、ŋ、x、ɣ、w。韵母共有 17 个，其中单元音韵母 8 个，复合元音韵母 9 个，没有带辅音尾韵母，元音不分松紧和长短。即：ɿ、i、ɛ、a、o、ɤ、ɥ、u、ie、ia、io、oi、oe、oy、oa、ao、iao。其中 iao、oi、oe、io 多出现在汉语借词中。声调共有 8 个：高平 55、次高平 44、中平 33、高升 35、中升 24、降升 323、高降 53、低降 31，其中 44 调只出现在少数词上，低降调的韵母多带后喉塞音-ʔ。

在语法方面，主要特点是：

1. 名词后面大多可加起补充作用的量词，量词起表示名词的类别、性状、数量的作用。

<sup>①</sup> 嘎卓语材料是戴庆厦、刘菊黄、傅爱兰在实地调查的，调查研究成果《云南蒙古族嘎卓语研究》，载《语言研究》，1987，1。



tsho <sup>33</sup> jo <sup>35</sup>	人	o <sup>31</sup> tshɿ <sup>33</sup> tsɿ <sup>24</sup>	白菜
人 个		白菜 棵	
la <sup>53</sup> ŋ <sup>35</sup> ky <sup>24</sup>	手指	na <sup>53</sup> mo <sup>24</sup> khv <sup>33</sup>	眉毛
手根		眉 条	

大多数名词都可带后缀 me<sup>33</sup>。me<sup>33</sup>不同于其他的补充成分，只在几处当量词用，一般不能与数词组合，带 me<sup>33</sup>的名词不能再加别的量词。例如：

ŋ <sup>35</sup> ma <sup>33</sup> me <sup>33</sup>	心脏	m <sup>31</sup> me <sup>33</sup>	马
se <sup>31</sup> me <sup>33</sup>	桃	koa <sup>24</sup> me <sup>33</sup>	灶

2. 人称代词只有单数和多数，无双数，多数无包括式和排除式之分。多数是在单数上加 tshɿ<sup>31</sup>表示。如：ŋa<sup>33</sup>“我”——ŋa<sup>33</sup>tshɿ<sup>31</sup>“我们”，ne<sup>33</sup>“你”——ne<sup>33</sup>tshɿ<sup>31</sup>“你们”，ji<sup>33</sup>“他”——ji<sup>33</sup>tshɿ<sup>31</sup>“他们”。

3. 动词重叠表疑问。双音节动词重叠后一音节；如果带助动词，则重叠助动词。例如：tsa<sup>31</sup>tsa<sup>31</sup>“吃吗”，sa<sup>33</sup>lia<sup>33</sup>（商量）lia<sup>33</sup>“商量吗”，na<sup>35</sup>（听）tea<sup>31</sup>（见）tea<sup>31</sup>“听见吗”。

动词无人称、数的范畴，但有态的范畴。态分自动态与使动态，其语法形式有屈折式和分析式两种。屈折式是残存形式，只保留在少数词上，主要是声调交替，也有个别是送气不送气交替。例如：to<sup>323</sup>“喝”——to<sup>33</sup>“使喝”，təo<sup>55</sup>“害怕”——təo<sup>35</sup>“使害怕”，kho<sup>53</sup>“弯”——ko<sup>53</sup>“使弯”。分析式是在自动词后加 ku<sup>323</sup>表示。例如：m<sup>33</sup>“干（活）”——m<sup>33</sup>ku<sup>323</sup>“使干（活）”。

4. 形容词重叠再加助词 ni<sup>33</sup>表示程度的加深。例如：nie<sup>24</sup>“小”——nie<sup>24</sup>nie<sup>24</sup>ni<sup>33</sup>“小小的”，m<sup>24</sup>“高”——m<sup>24</sup>m<sup>24</sup>ni<sup>33</sup>“高高的”。形容词重叠还表疑问。例如：na<sup>24</sup>na<sup>24</sup>“好吗”。

5. 量词很丰富。名词、动词表量时都要加量词。名量词大致可分为个体量词、集体量词、度量衡量词几类。个体量词同名词结合时，兼表名词的类别、性状。如：jo<sup>35</sup>“个”表人物的量，tsɿ<sup>323</sup>“棵、根”表植物的量，ky<sup>24</sup>“条、根、只”表长条形物的量，等等。

6. 表结构关系的助词有：ke<sup>33</sup>大多用在主语后，也可加在时间名词后；py<sup>323</sup>用在人称代词后，表示前面是修饰成分；ni<sup>33</sup>加在形容词、时间名词后，表示前面是状语，等等。没有表示宾语的结构助词，如 ŋa<sup>33</sup>

(我)  $ji^{33}$  (他)  $khov^{31}$  (打) “我打他”。

在词汇方面，嘎卓语的名词以双音节、三音节为主，动词、形容词、数词、量词则以单音节为主。

前缀常见的是  $ke^{33}$ ，加在动词前作为动词的标志；后缀有  $ma^{33}$ ，表“大、阴性”， $za^{31}$ 表“小”， $pa^{55}$ 表阳性。例如：

$ke^{33}koa^{35}$	吊	$ke^{33}the^{55}$	兜着
$tsho^{33}y^{24}ma^{33}$	大人	$wa^{53}ma^{33}$	母猪
$i^{35}tsy^{35}za^{31}$	小伙子	$tshl^{53}pa^{55}$	公绵羊

借词以汉语借词为主，分布于各个词类中。有全借和半借两种。半借有以下几种情况：(1) 汉语词加本语词，二者意义相同，是并列关系。如： $wa^{33}$  (汉语)  $tse^{24}$  (本语) “砖”。(2) 汉语词加本语词的修饰语。如： $sa^{35}tha^{31}$  (沙糖，汉语)  $q^{35}$  (红，本语) “红糖”。(3) 汉语词加本语的量词。如： $mao^{323}tha^{33}$  (毛毯，汉语)  $me^{33}$  (个，本语) “毯子”。

从以上材料可以看出，嘎卓语与彝语支比较接近，特别是同通海附近的彝语更为接近。我们曾拿靠近新蒙乡的里山彝语同嘎卓语进行比较，发现二者虽有一定的差异，但主要特点相同，并存在严格的对应关系。如声母的清浊，里山彝语和嘎卓语的对应关系大致是：在擦音上，清擦音同清擦音对应，浊擦音同浊擦音对应。在塞擦音上，由于嘎卓语无浊音，所以清浊两类都与清音对应。例如：

里山彝语	嘎卓语	
$fy^{31}$	$fv^{33}$	下 (蛋)
$væ^{31}$	$vy^{323}$	买
$xε^{31}$	$xy^{33}$	房
$yε^{33}$	$yy^{31}$	火
$dy^{31}$	$te^{53}$	结
$dzo^{31}$	$tσα^{323}$	饭
$te^{31}$	$te^{33}$	追
$ky^{24}$	$kw^{35}$	硬
$khɔ^{33}$	$kha^{31}$	苦
$thi^{31}$	$thi^{31}$	编 (辫子)

在词的来源上，里山彝语同嘎卓语之间也有较大的一致性。在比较

的 1124 个常用词中（绝大多数为本语词），同源词有 469 个，占总数的 41.7%。同源词大多是一些最基本的词。

在语法上，二者也有一些不同的特点。如表施受关系的句子，嘎卓语表受动的宾语可以前置，只需加上表施事的助词，而里山彝语的宾语不能前置，其施受关系只由语序表示，不加助词，等等。

嘎卓语虽还保留许多与彝语相同的特点。但也有一些差异。考虑到语言上的这些不同特点，并参考云南蒙古族在族别上不属彝族，因而把它看成是一种独立的语言较好。

## 第六节 克伦语

克伦语是克伦族使用的语言。克伦族主要分布于缅甸，泰国也有少量分布，人口约 320 万人。克伦语是藏缅语族中比较特殊的一种语言，特别是在语法上具有一些独特的现象。对克伦语的研究，至今尚未取得较好的成果，对其特点还认识不清。关于它的系属，白保罗认为“克伦语同藏-缅语在分类上属于同一层次。它们都是从共同的母语（藏-克伦语）派生出来的”，而且认为藏-克伦语族构成与汉语对立的上位语族（super family）。谢飞把克伦诸语言列为独立的语族——克伦语族。现将克伦语（司果方言德鲁宫话）的特点简介如下：

在语音方面，克伦语的声母共有 34 个。其中单辅音声母 24 个：p、ph、b、m、t、th、d、n、l、r、θ、s、sh、tɕ、tɕh、dʒ、ɲ、ɕ、j、k、kh、x、ɣ、h。复辅音声母 10 个：pl、phl、bl、ml、kl、khl、pr、tr、θr、sr。浊的塞音、塞擦音同紧元音结合时，声带颤动较强；而同松元音结合时，声带颤动较弱，似清音加浊流。复辅音声母出现频率较小。

韵母共 32 个。其中单元音韵母 16 个：i、i、e、e、ɛ、ɛ、a、a、ɔ、ɔ、o、o、u、u、ə、ə，复元音韵母 4 个：ui、uɛ、ua、ia，带喉塞音尾韵母 11 个：iʔ、eʔ、ɛʔ、aʔ、ɔʔ、oʔ、uʔ、əʔ、uiʔ、uɛʔ、uaʔ、iaʔ。带塞音韵尾的元音无松紧对立，一般读为紧音。

声调共有 3 个：高平 55、中平 33、低降 31。带塞音韵尾的韵母只出现在高平、低降两个调上。

有弱化音节。大多出现在双音节词的第一音节。如 pã<sup>31</sup> na<sup>31</sup> “水牛”。

在语法方面，主要特点有：

1. 为动宾型，动词在宾语前。若为双宾语，间接宾语在直接宾语前。如：

kua<sup>31</sup>li<sup>33</sup> 看书      khi<sup>55</sup>ne<sup>31</sup>a<sup>31</sup>θu<sup>55</sup> 要黑的  
看 书                      要        黑的

θā<sup>31</sup>ra<sup>31</sup>he<sup>33</sup>ja<sup>33</sup>li<sup>33</sup>tē<sup>55</sup>be<sup>31</sup>. 老师给我一本书。  
老师 给 我 书 一 本

名词修饰名词时，一般是修饰成分在前。但有少数几个名词，如“金、铜、铁、木板”等当修饰成分时，位置可前可后。例如：

na<sup>31</sup>dī<sup>55</sup>thu<sup>55</sup>~thu<sup>55</sup>na<sup>31</sup>dī<sup>55</sup> 金耳环  
耳 环 金        金 耳 环

形容词、动词修饰名词时，修饰成分都在后。例如：

o<sup>55</sup>tēi<sup>55</sup>wa<sup>55</sup> 白衣服      thi<sup>55</sup>o<sup>55</sup> 喝的水  
衣 服 白                      水 喝

代词修饰名词时，如是人称代词，位置在名词前，如是指示代词，位置在名词后。例如：

je<sup>33</sup>pa<sup>31</sup> 我的父亲      pua<sup>33</sup>we<sup>55</sup>ni<sup>33</sup> 那人  
我的父亲                      人 那

数量词组修饰名词时，如数词是“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等整位数时，词序为“名词 + a<sup>31</sup> + 量词 + 数词”，其他为“名词 + 数词 + 量词”。例如：

thui<sup>31</sup>a<sup>31</sup>du<sup>55</sup>tē<sup>55</sup>shi<sup>55</sup> 十条狗  
狗        条    一 十

thui<sup>31</sup>θə<sup>55</sup>du<sup>55</sup> 三条狗  
狗    三 条

thui<sup>31</sup>shi<sup>55</sup>tē<sup>55</sup>du<sup>55</sup> 十一条狗  
狗    十 一 条

2. 名词没有表示性、数、格范畴的形态成分，通过加有一定实词意义的后加成分表示名词的多数及性别意义。例如：

pho <sup>55</sup> θa <sup>31</sup>	孩子	pho <sup>55</sup> θa <sup>31</sup> θe <sup>31</sup>	孩子们
θe <sup>31</sup>	树	θe <sup>31</sup> tā <sup>31</sup> pha <sup>31</sup>	树（多数）
pu <sup>31</sup> dē <sup>55</sup> khua <sup>55</sup>	弟弟	pu <sup>31</sup> dē <sup>55</sup> mu <sup>31</sup>	妹妹
thui <sup>31</sup> pha <sup>55</sup>	公狗	thui <sup>31</sup> mo <sup>31</sup>	母狗



3. 人称代词分单数、双数、复数，用不同的词表示。有格的形态，主要出现在主格和领格的变化上。主格形式与宾格相同，领格的形式不同。第一、第二人称单数靠元音变化表示，其余重叠人称代词的第一音节。第三人称的主格、宾格形式相同，但领格不同，后加 a<sup>31</sup>（见下表）。

人称	格		主格、宾格	领格
	数			
第一人稱	单数		ja <sup>33</sup>	je <sup>33</sup>
	双数		pu <sup>31</sup> khi <sup>55</sup> ɣa <sup>33</sup>	pu <sup>31</sup> khi <sup>55</sup> ɣa <sup>33</sup> pu <sup>31</sup>
	复数		pu <sup>31</sup> wɛ <sup>55</sup> θe <sup>31</sup>	pu <sup>31</sup> wɛ <sup>55</sup> θe <sup>31</sup> pu <sup>31</sup>
第二人称	单数		na <sup>33</sup>	ne <sup>33</sup>
	双数		θu <sup>55</sup> khi <sup>55</sup> ɣa <sup>33</sup>	θu <sup>55</sup> khi <sup>55</sup> ɣa <sup>33</sup> θu <sup>55</sup>
	复数		θu <sup>55</sup> wɛ <sup>55</sup> θe <sup>31</sup>	θu <sup>55</sup> wɛ <sup>55</sup> θe <sup>31</sup> θu <sup>55</sup>
第三人称	单数		a <sup>31</sup> wɛ <sup>55</sup>	a <sup>31</sup> wɛ <sup>55</sup> a <sup>31</sup>
	双数		a <sup>31</sup> wɛ <sup>55</sup> khi <sup>55</sup> ɣa <sup>33</sup>	a <sup>31</sup> wɛ <sup>55</sup> khi <sup>55</sup> ɣa <sup>33</sup> a <sup>31</sup>
	复数		a <sup>31</sup> wɛ <sup>55</sup> θe <sup>31</sup>	a <sup>31</sup> wɛ <sup>55</sup> θe <sup>31</sup> a <sup>31</sup>

4. 动词有时、人称、态的语法范畴，主要通过前加成分及助动词表示。人称通过转化人称代词为前加成分表示。第一、二人称单数前加弱化的人称代词，双数、复数前加人称代词的第一音节（也需弱化），第三人称无此形式。动词加表示人称的前加成分后，人称代词主语可以省略。例如：

(ja<sup>33</sup>) jā<sup>33</sup>mi<sup>55</sup>ne<sup>31</sup>li<sup>55</sup>. 我睡着了。

我 睡(助)(助)

(na<sup>33</sup>) nā<sup>33</sup>mi<sup>55</sup>ne<sup>31</sup>li<sup>55</sup>. 你睡着了。

你 睡(助)(助)

(pu<sup>31</sup>wɛ<sup>55</sup>θe<sup>31</sup>) pū<sup>31</sup>kā<sup>31</sup>mi<sup>55</sup>lo<sup>33</sup>ɔ<sup>55</sup>. 我们要睡了。

我们 (前加) 睡(助)(助)

a<sup>31</sup>wɛ<sup>55</sup>mi<sup>55</sup>ne<sup>31</sup>li<sup>55</sup>. 他睡着了。

他 睡(助)(助)

态有使动态、互动态。使动态是在动词前加 ma<sup>33</sup>“弄”表示使动

意义，互动态是在动词后加“ $lo^{255} \dots \theta a^{255}$ ”表示互动。例如：

$ma^{33} \theta i^{55} me^{31} u^{55}$ . 把火弄灭。

弄 灭 火

$pu^{31} kua^{31} lo^{255} pu^{31} \theta a^{255}$ . 互相看。

看 互 相

5. 形容词可以重叠，表示程度加深。例如： $tho^{55}$  高—— $tho^{55} tho^{55}$  很高， $do^{31}$  大—— $do^{31} do^{31}$  很大。

6. 量词较丰富，名词、动词计数量时都要加量词。名量词不仅表事物的量，还兼表事物的类别、形状，基本特点同缅语支、彝语支。但无反响型量词。动量词较少，与动词结合时词序为“动词+数词+量词”，如  $le^{33}$  (去)  $t \epsilon^{55}$  (一)  $bb^{55}$  (次) “去一次”。

在词汇方面，克伦语在基本词汇上有一些与藏缅语族诸语言有同源关系，似与缅语支、彝语支更为接近。下面举些例子：

克伦语	缅语	哈尼语	
$me^{31}$	$mi^{53}$	$mi^{31} dza^{31}$	火
$na^{31}$	$n\bar{a}^{53} ju\epsilon^{255}$	$na^{31} bo^{55}$	耳朵
$kh\bar{o}^{31}$	$t\epsilon he^{33}$	$a^{31} khw^{55}$	耳
$me^{31}$	$a^{55} mji^{53}$	$do^{31} mi^{31}$	尾巴
$n\bar{a}^{31}$	$\eta a^{53}$	$\eta a^{31} de^{55}$	鱼
$t\theta^{55}$	$shi^{33}$	$tshu^{55}$	油
$\theta\bar{a}^{55}$	$t\theta u\bar{o}^{53}$	$s\bar{o}^{55}$	三
$x\bar{a}^{255}$	$\epsilon i^{255}$	$\epsilon\bar{e}^{31}$	八
$khui^{35}$	$ko^{53}$	$\gamma y^{31}$	九
$na^{33}$	$(m \bar{i}^{33})$	$no^{55}$	你
$tho^{31}$	$thu^{33}$	$thu^{55}$	原
$pu\epsilon^{33}$	$pji^{255}$	$bj\bar{o}^{55}$	满
$l\bar{a}^{55}$	$lau^{255}$	$l\bar{u}^{31}$	够
$\theta i^{55}$	$t\theta e^{33}$	$si^{55}$	死

词的构成分派生法和复合法两种，以复合法为主。复合词构词中，有些格式存在两种不同的次序。如支配式复合词有“名词素+动词素”和“动词素+名词素”两种。例如：

khə <sup>31</sup> phlə <sup>31</sup> 袜子	na <sup>31</sup> di <sup>55</sup> 耳环
脚 套	耳 穿
tā <sup>31</sup> de <sup>55</sup> mu <sup>31</sup> 伞	θi <sup>31</sup> khui <sup>55</sup> kho <sup>31</sup> 梳子
遮 太阳	梳 头

又如名词修饰名词时，大多是修饰词素在前，但也有在后的。例如：

bə <sup>55</sup> o <sup>55</sup> tɛi <sup>55</sup> 棉衣	o <sup>55</sup> tɛi <sup>55</sup> su <sup>55</sup> 袖子
棉 衣	衣 手
phə <sup>55</sup> thu <sup>55</sup> 金项链	θe <sup>31</sup> ba <sup>31</sup> xi <sup>31</sup> 木房
项链 金	木 房

克伦语也有许多四音格词，语音形式有 AABB、ABAC、ABCB、ABCD 等。如 θi<sup>55</sup> θi<sup>55</sup> mu<sup>55</sup> mu<sup>55</sup> “死活不管”、kǎ<sup>31</sup> shə<sup>55</sup> kǎ<sup>31</sup> shə<sup>55</sup> “干净”、to<sup>31</sup> i<sup>55</sup> jo<sup>31</sup> i<sup>55</sup> “马马虎虎”、tā<sup>31</sup> me<sup>31</sup> nə<sup>31</sup> kə<sup>31</sup> “假惺惺”。<sup>①</sup>

<sup>①</sup> 克伦语材料是戴庆厦、刘菊黄、傅爱兰调查的。已发表的有《克伦语初探》，载《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7，12。

# 苗瑶语篇

Hoa văn SaigonHSK



Hoa văn SaigonHSK

## 第一章 概述

苗族、瑶族、畲族三个民族的语言属苗瑶语族。据史学家考证，苗、瑶、畲的先民是“蛮”。“蛮”字从“緦”得声，上古属平声、元部。苗族现在自称为mhu<sup>33</sup>、mɯŋ<sup>43</sup>ɕoŋ<sup>35</sup>，瑶族自称为mjɛn<sup>21</sup>、mun<sup>11</sup>，畲族自称为ne<sup>31</sup>，都是平声，一般是鼻音声母，有鼻尾。这些自称彼此有对应关系，跟“蛮”字也有对应关系。所以“蛮”是汉语对苗、瑶、畲先民的自称的音译。”<sup>①</sup>“苗”早在先秦典籍里就出现了，但作为民族的称呼，比较可靠的最早见于唐朝樊绰写的《蛮书》。它也是音译当时民族的自称。“瑶”的名称最早也见于唐代<sup>②</sup>，这个称呼与免徭役有关，不是音译自称。“畲”（畚）作为民族称呼最早见于宋代<sup>③</sup>，也不是音译自称，而与“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有关。

苗、瑶、畲的先民，秦汉时期分布在五溪至洞庭湖一带，后来因战争、民族压迫、天灾、人口增加等原因陆续南迁和西迁，现在已广布于我国的湖北、湖南、四川、重庆、贵州、云南、广东、广西、海南、福建、浙江、江西、安徽等省区，以及越南、老挝、泰国、缅甸等国。近年，国外的一部分苗族和瑶族移居美国、法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属圭亚那等地。

这三个民族的人口主要分布如下（中国是2000年统计数，国外是估计数）：

	苗族	瑶族	畲族
中国	894万	263万	70万
越南	220000	180000	
老挝	150000	50000	
泰国	100000	15000	

① 李永燧：《关于苗瑶族的自称——兼说“蛮”》，载《民族语文》1983，6。

② 见《梁书·张纘传》。

③ 见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漳州谕畲》。

这三个民族除用苗、瑶语外，还兼用别的语言。如：绝大多数畲族（三十多万）说汉语客家话。广西龙胜、兴安、全州、灌阳、恭城、富川、钟山、临桂，湖南江永、江华等地的二十几万“瑶人”或“平地瑶”说一种属于汉语方言的“优念话”或“平地瑶话”。湖南的城步、绥宁，广西的龙胜、资源等县十几万苗族说的伶话<sup>①</sup>或“懋家话”，也是汉语的一种方言。湖南靖县西部和贵州天柱白市一带约五万多苗族说的“酸汤话”也是汉语的一种方言。这4种汉语方言彼此相差相当大，与当地的汉语也有所不同。

湖南通道、广西三江、贵州黎平的一些地方约有六万多苗族说“草苗话”，实际是一种侗语方言。湖南洞口四千多瑶族说的“菲溪话”也是一种侗语方言。<sup>②</sup>广西金秀一万多瑶族（自称 lak<sup>21</sup>kja<sup>15</sup>）说的拉珈语是壮侗语族的一种独立语言。此外，在湖北建始、利川、宣恩、咸丰、来凤、鹤峰，湖南永顺、龙山，四川彭水、黔江、酉阳等县有四五十万苗族已转用当地汉语。总的来看，在八百万苗族、瑶族、畲族人口中，以苗瑶语为母语的约有六百万，占总数的四分之三；以其他语言为交际工具的约有二百万，占总数的四分之一。

瑶族兼通其他语言的人较多，苗族较少。在兼通的语言里，以汉语最多，其他的语言都比较少。

历史上苗、瑶、畲都没有通行的文字。少数知识分子用汉字和自创的方块字记录过苗语和勉语，但是不统一，不通行。20世纪初，传教士在石门坎和旁海创造过方框式和注音字母苗文，也未通行。1956年在贵阳召开了苗族语言文字问题科学讨论会，因方言差别大，创造了四种拉丁字母苗文。1983年，瑶族学者创造了瑶文。

苗族、瑶族和畲族以前有没有文字，现在还不能作出结论。最早提到苗文的是清人陆次云，他在《峒谿纤志·志余》里说：“苗人有书，非鼎钟，亦非蝌蚪，作者为谁，不可考也。”此书附有苗书《铎训》、《歌章》两篇，字形颇像彝文，但是彝族学者不能确认。

苗族最大的聚居区在黔东南，其中心是苗岭主干雷公山。雷公山上有一块雷公碑，碑上刻有文字。张秀眉咸同起义失败以后，雷公碑被

① 王辅世：《广西龙胜伶话记略》，载《方言》，1979，1和2期。

② 龙明耀：《菲溪瑶语与侗语的关系》，载《贵州民族研究》，1984，3。

毁，现在仅存残片。雷公碑上的文字一直无人认识。闻宥对残片上的文字做了初步研究，只能“暂时假定这种新发现的文字为苗文”。<sup>①</sup>

1917年庄启在《东方》杂志第十四卷第一号上发表了《苗文略述》一文。庄文发表以后，袁树五的《滇绎》、贵州的《大定县志》、谢彬的《云南游记》相继引用。其实庄启介绍的并不是苗文，而是法国教士邓明德所著《法俾词典》<sup>②</sup>里的云南彝文。

根据这些记述，我们认为即使有过记录苗瑶语的文字，也没有普遍通行，否则，在今天的几百万子孙中不会消失得干干净净。

苗、瑶、畲既然没有自己通用的文字，他们接触到的文字主要是汉字，所以一些知识分子常常借用汉字来记录族谱、传说、符咒、歌谣等，最早的抄本约有一千年了。例如湘西的《椎牛鼓舞歌》：

苗语	汉译
拍农舞连阿恩酬，	姑娘打鼓犹舞狮，
必求狮子舞己千。	好像狮子村舍游。
得葵羊农连本斗，	娇貌如花鼓技美，
度比内卡及格蛮。	主客观看眼不收。
拍农舞连阿恩酬，	姑娘打鼓如舞狮。
必求狮子舞己白。	好像狮子爬桌玩。
得葵羊农连本斗，	娇貌如花鼓技美，
度比内卡及斗格。	主客观看眨不眼。

用汉字记苗瑶语有两种方法。一种是音读，即用汉字做音符，拿它记与汉语相同或相近的苗瑶语的音，意义则与汉字原义无关。另一种是训读，即按汉字的意义读相同的苗瑶语词的音。其中音读用得少，训读用得多。由于音读、训读常常掺杂使用，又没有区别二者的标志，加上无统一的规范，即使懂苗瑶语的人，要读懂用汉字记写的苗瑶语资料也有困难。

由于苗瑶语是与汉语迥异的语言，音读、训读不能完全解决问题，于是识汉字的知识分子依照汉字的造字法造新字来补充。所造的字不外两种。一种是形声字，如记录勉语的“姪”字，从女车声，读  $\text{ca}^{21}$ ，是

① 闻宥：《贵州雷山新出苗文残石初考》，载《闻宥论文集》，1985。

② Paul Vial, Dictionnaire Français - LoLo, Hongkong, Imprimerie de la Société des Missions - Etrangères, 1909.



“妇女”的意思。另一种是会意字，如记录苗语的“𡗗”字，从身从大，读 maŋ<sup>43</sup>，是“肥壮”的意思。

20 世纪初，英国传教士柏格里 Samuel Pollard 到我国云南昭通和贵州威宁一带传教。他学会苗语以后，就以石门坎话为基础，和几个中国教士一起设计了一种拼音的苗文。这种苗文有大小两种字母，多数是拉丁字母变体。大字母表示声母，是音节的主体；小字母表示韵母，是音节的配件。小字母的位置可以在大字母的上方、右上角、右侧中、右下角和下方，分别表示不同的声调。这种文字有许多缺点，如不能区别清音和浊音，一个字母表示几个不同的音，没有统一的拼写规则等。它初创于 1905 年，最早只用来翻译圣经。后来会这种文字的人增多，使用范围也由宗教活动扩大到日常生活。1950 年苗族人士对它进行了一次修改，减少了一些缺点。现在这种文字还在贵州西部和云南一些苗族地区使用。

20 世纪 20 年代，基督教士 M. H. Hutton（汉名胡志中）与几个苗族教徒合作，根据贵州炉山旁海（现属凯里市）的苗语设计了另一种苗文，并用它翻译了《新约全书》等宗教著作。<sup>①</sup>

这种文字用的是注音字母，但有所增减，有些声母用两个字母表示。一个音节最少的只有一个字母，最多的有四个字母。由上而下竖写，从右到左提行。早期的文字不标声调，后来声调用圆点儿表示，有的是一个点儿，有的是两个点儿，分别加于音节的四个角。这种文字也有许多缺点，如一个字母表示几个音位，同一个音位用不同的符号表示，有一个声调被遗漏了，标点符号不完备等。教士们推行了几十年，但学会的人寥寥无几，现在已无人使用。

20 世纪 50 年代，苗族人民要求创造文字。由于苗语方言差别大，中国科学院第二工作队在普查方言的基础上，提出了四种文字方案，其中黔东苗文以养蒿话为标准音，湘西苗文以腊乙坪话为标准音，川黔滇苗文以大南山话为标准音，滇东北苗文以石门坎话为标准音。1956 年 10 月在贵阳召开了苗族语言文字问题科学讨论会，到会苗族代表通过了四种文字方案。

<sup>①</sup> The Acts of the Apostles, 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 Shang - Hai, 1932. New Testament, 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 Shang - Hai, 1934.

四种苗文都用拉丁字母。为了便于方言之间互相学习和学习汉语，相同、相近和有明显对应关系的音尽量用相同的字母表示。由于苗语音位多，拉丁字母少（26个），有些音用两个字母表示。声调也用拉丁字母代表，放在音节末尾。下面列出黔东苗文声韵母与国际音标对照表和声调字母所代表的调值。

声母	音标	声母	音标
b	p	x	ɕ
p	ph	hx	çh
m	m	y	ʒ
hm	m̩h	g	k
f	f	k	kh
hf	fh	ng	ŋ
w	v	v	ʎ
d	t	gh	q
t	th	kh	qh
n	n	h	h
hn	n̩h	c	tsh
dl	l̩	s	s
hl	lh	hs	sh
l	l	j	tɕ
z	ts	q	tçh
韵母	音标	韵母	音标
a	a	ei	ei
e	ə	en	en
o	o	ang	aŋ
u	u	ong	oŋ
i	i	iu	iu
ia	ia	in	ien
ai	ɛ		
ie	iə	iang	iaŋ

io	io		iong			ioŋ	
调号	b	x	d	l	t	s	k f
调值	33	55	35	22	44	13	53 31

20世纪80年代初，一些瑶族学者提出了勉和八排瑶两种拉丁字母瑶文方案，字母表音情况与苗文基本相同。

苗文和瑶文都在推广，已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中国最早记录苗瑶语的是明清的一些地方官吏，如《黔书》、《苗防备览》里都有用汉字记的苗语词语。外国人研究苗瑶语开始于19世纪末。他们或旅行，或传教。前期多半是用拉丁字母，各按各的拼法，记录了一些词语，较好的则加记了一些简单语句。他们把这些材料附在民族志、旅行记一类书中，有的写了专文专著。由于未记声调，加上其他错误，不便利用。也有比较好的。例如萨维那神甫的《苗法词典》和《法曼词典》就收集了不少材料，影响颇大。近来一些语言学家和人类学家深入印度支那苗区和瑶区以及新近迁到美欧的移民中调查，不仅编出了词典，<sup>①</sup>而且写了专著、论文和教材，内容涉及音韵、借词、变调、民俗诸方面。<sup>②</sup>不过他们仅限于苗语川黔滇方言和瑶族的勉语，对苗瑶语的其他语言或方言一般没有接触。

中国学者和华裔学者用现代语言学方法研究苗瑶语并发表著作的始于20世纪初，最早的要算庄启，<sup>③</sup>可惜他实际讨论的是彝文。往后有

① Sylvia J. Lombard and Herbert C. Purnell, Jr. Yao - English Dictionary, Cornell University, 1968.

Ernest E. Heimbach, white Meo - English Dictionary, Cornell University, Southeast Asia Program, Data paper No. 75.

② G. B. Downer, Problems in the Reconstruction of Proto-Miao-Yao, University of Leeds, XVth Sino-Tibetan Conference, Beijing, Aug. 1982.

G. B. Downer, Tone - Change and Tone - Shift in white Miao,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vol. 30, Part 3 589 - 99, 1967.

G. B. Dower, Strata of Chinese Loanwords in the Mien Dialect of Yao, Asia Major a British Journal of Far Eastern Studies, Vol. XVIII, part 1, p1 - 33, 1973.

Bruce T. Downing and Douglas P. Olney, The Hmong in the west,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1982.

③ 庄启：《苗文略述》，载《东方杂志》，14卷1期，1917。

赵元任、李方桂等<sup>①</sup>多人，这才真正讨论到苗瑶语，内容包括语音、词汇、文字、歌谣、民俗各方面。其中张琨的《苗瑶语声调问题》<sup>②</sup>影响较大，是一篇奠基性的文章。

20世纪50年代以后，苗瑶语的调查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50年代中期，组织了7个工作队普遍调查全国的少数民族语言，其中第二工作队负责苗瑶语。这个队的一百多名队员深入贵州、湖南、广西、广东、海南、四川、云南、湖北的苗区和瑶区，收集了三百多个点的材料。在这些材料的基础上，初步划分了苗语方言和瑶族的语言。后来一些人根据教学、识别民族、推行文字和研究的需要，又先后深入苗区、瑶区和畲区补充调查，核校材料，为进一步考虑语支、语言和方言、土语的划分以及语言系属的讨论创造了更多的条件。三十多年来，国内发表的研究苗瑶语的著作有词典、语法、课本、简志、民间文学资料等几十种，论文一百多篇。

本篇参考前人成果，用118个点<sup>③</sup>的材料对苗瑶语作综合性的论述。这些材料除引自他人著作，多数是笔者个人收集或第二工作队（笔者是成员之一）收集的。

苗瑶语族跟其他语族一样，音节可以分析为声母、韵母、声调。声

① 赵元任：《广西瑶歌记音》，史语所单刊甲种之一，1930。

李方桂：《广西凌云瑶语》，史语所集刊第1本。

② 史语所集刊第16本。

③ 这些点是：贵州凯里的养蒿、石板寨、舟溪、凯棠、东门口、老君寨；罗甸的新场、油尖、小苗寨、模引、平岩；惠水的岱林、董上、本底、鸭绒、甲浪、摆金、摆榜；贵阳的高坡、花溪、青岩、甲定；望谟的油迈、打狼、油全、乐宽；贵定的大兴、谷冰、塘堡、平伐；长顺的石头、摆塘、摆梭、格正；紫云的青海、团坡、宗地、四大寨；平坝的凯洒、凯掌；荔波的瑶麓、九阡；安顺的朵戛、华严；黄平的枫香、旧州；独山的新民、甲桐；锦屏的三江；丹寨的扬武；毕节的大南山；榕江的高同；从江的西山街；普安的葛路寨；黎平的滚董；赫章的兴发；瓮安的复员；黔西的铁石；六枝的二塘；台江的施洞口；剑河的太雍；福泉的野鸡坡；威宁的石门坎；息烽的青山；龙里的水尾；普定的翁卡；麻江的河坝；平塘的西关；松桃的臭脑；以及镇远、三都、高排、锦屏。广西融水的拱洞、尧告、大坳；龙胜的白水、大坪江、黄落；金秀的龙定、桂田、龙华、三角村；都安的弄合、弄模、梅珠、下坳、三只羊；兴安的老书村；全州的双龙；巴马的西山；凌云的览金；蒙山的长坪；贺县的里头村；以及东兴、恭城、防城。湖南泸溪的洞头寨、小章；花垣的腊乙坪；吉首的矮寨；龙山的吴家寨；城步的新乐；隆回的毛坳；宁远的九疑山；以及靖县。云南屏边的新村、上坝；峨山的莫石；以及麻栗坡。四川叙永的马家屯；古宋的民主。广东增城的下水村；连南的大坪。海南的保亭。泰国夜庄的灰江坝；碧差汶。老挝的川圻。



调区别意义的作用与声母、韵母同样重要。声韵调的组合有一定的限制。能作韵尾的辅音不多，只限于鼻音 m、n、ŋ 和塞音 p、t、k、ʔ，而塞音作韵尾时与作声母时不一样，不除阻。语序和虚词是表示语法意义的重要手段。除了表示法定单位的量词外，还有表示事物类别和动作单位的量词。绝大多数语素是单音节的，多音节的单纯词很少。

除了上述几点外，同汉语、藏缅语、壮侗语比较，苗瑶语还有如下一些特点：

1. 声调比较发达，类型多样，各地对应严整，演变脉络分明。其中入声调，绝大多数地区独立存在，以音高为惟一的区别特征。少数地区有塞音韵尾，但往往音高也有差别，特别是阴入，音高与舒声调不同。

2. 大多数地区有清浊两类鼻音声母，少数地区还有一类带先喉塞的鼻音声母。

3. 多数地方有鼻闭塞音声母，一般与不带鼻冠音的闭塞音声母成对出现。鼻冠音都是浊音，发音部位都与闭塞音部位相同，所以有几组闭塞音（就发音部位分）就有几个鼻冠音。

4. 多数地方有小舌塞音声母。

5. 许多地方有舌尖边塞擦音声母 tɬ、tɬh、ntɬ、ntɬh 等，发音时舌边首先破裂，发音方法与一般塞擦音相同。

6. 有一批各语言同源而与其他语族不同源的基本词。

7. 除个别地区外，只有前缀，没有后缀。

8. 丰富词汇的手段主要是借词，用固有成分造的新词较少。

9. 指示词和状词是独立的词类。

10. 重叠是一种重要的语法手段，名词、量词、动词、形容词都可以重叠。

11. 语序：主语—谓语—补语。定语和状语都分前后两类。

一般把苗瑶语族分为苗语、布努语、勉语、畲语四个语言。对这四个语言的亲疏远近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可以划为两个语支，苗语支包括苗语、布努语和畲语三个语言，瑶语支只有勉语一个语言。本篇认为苗瑶语族可以分为两个语支，但苗语支只包括苗语和布努语，畲语则与勉语同属瑶语支。

为了观察这四种语言的亲疏远近，我们必须首先计算同源词。但是

一些词不止一个语素，几个语素中有的同源有的不同源；同源的语素有的是词根，有的是词缀，表义作用不同。因此本篇不比较整个儿的多音词，只比较词根。词根一般是一个音节，我们简称为“字”，因为是观察亲疏远近，彼此都不同源的略去不计。

在相比的 470 个基本字中，有四个语言都同源的；有三个语言同源，另一个不同源的；有两个两个同源的；有两个同源，另两个不同源的。各类情况如下：

四个语言彼此同源的有 188 个。对应关系见第二章中的声母比较和韵母比较。苗语以大南山话为代表，布努语以梅珠话为代表，畲语以下水村话为代表，勉语以大坪江话为代表。例如：

大南山	梅珠	大坪江	下水村	
plou <sup>43</sup>	tɬa <sup>33</sup>	Pjei <sup>33</sup>	pji <sup>22</sup>	毛
teu <sup>21</sup>	tu <sup>231</sup>	tou <sup>231</sup>	tho <sup>53</sup>	火
ŋtɔ <sup>21</sup>	ŋtɣu <sup>231</sup>	dzu <sup>231</sup>	ku <sup>53</sup>	鼓
plou <sup>43</sup>	tɬa <sup>33</sup>	pjei <sup>33</sup>	pji <sup>35</sup>	四
pou <sup>43</sup>	pa <sup>33</sup>	pei <sup>33</sup>	pe <sup>22</sup>	知
ŋa <sup>13</sup>	ŋiŋ <sup>22</sup>	ŋim <sup>12</sup>	jin <sup>53</sup>	偷
tɔ <sup>44</sup>	to <sup>42</sup>	tai <sup>24</sup>	ta <sup>33</sup>	杀
tɔ <sup>13</sup>	to <sup>22</sup>	tai <sup>12</sup>	tha <sup>53</sup>	死
nte <sup>55</sup>	nte <sup>43</sup>	da:u <sup>52</sup>	ta <sup>55</sup>	长
ʂi <sup>43</sup>	kwhai <sup>33</sup>	heŋ <sup>33</sup>	fwi <sup>22</sup>	轻

苗语、布努语、勉语同源，畲语不同源的 49 个。例如：

大南山	梅珠	大坪江	下水村	
zɔŋ <sup>44</sup>	ɣaŋ <sup>42</sup>	loŋ <sup>24</sup>	ŋoŋ <sup>22</sup>	好
mo <sup>21</sup>	muŋ <sup>231</sup>	mi:ŋ <sup>21</sup>	huŋ <sup>31</sup>	去
ntʂhaŋ <sup>55</sup>	ntshvŋ <sup>43</sup>	dzja:m <sup>52</sup>	si <sup>33</sup>	血
ŋqhe <sup>33</sup>	ŋkhu <sup>31</sup>	ga:t <sup>55</sup>	kwhi <sup>55</sup>	渴
tʂe <sup>55</sup>	tse <sup>43</sup>	pjau <sup>52</sup>	ni <sup>31</sup>	房子

苗语、布努语、畲语同源，勉语不同源的 54 个。例如：

大南山	梅珠	大坪江	下水村	
mpo <sup>44</sup>	mpai <sup>42</sup>	tui <sup>231</sup>	pi <sup>33</sup>	猪

ŋqai <sup>31</sup>	ŋka <sup>12</sup>	ɔ <sup>52</sup>	kwe <sup>31</sup>	肉
t̥leu <sup>43</sup>	t̥ɬu <sup>33</sup>	pɛ <sup>12</sup>	kjɔ <sup>22</sup>	白
ŋa <sup>21</sup>	ŋɣŋ <sup>231</sup>	pie <sup>12</sup>	jin <sup>53</sup>	薄
ŋaŋ <sup>55</sup>	ŋɣŋ <sup>231</sup>	tsu <sup>54</sup>	ni <sup>53</sup>	穿衣

苗语、勉语、畲语同源，布努语不同源的 30 个。例如：

大南山	梅珠	大坪江	下水村	
la <sup>31</sup>	tu <sup>12</sup>	li:ŋ <sup>21</sup>	nin <sup>31</sup>	田
mɔ <sup>21</sup>	ʂɣ <sup>231</sup>	mai <sup>231</sup>	mɔ <sup>53</sup>	买
ŋa <sup>55</sup>	ŋkau <sup>33</sup>	ŋom <sup>52</sup>	ŋin <sup>55</sup>	哭
z̥p <sup>13</sup>	ntse <sup>42</sup>	lai <sup>12</sup>	ja <sup>53</sup>	锐利

布努语、勉语、畲语同源，苗语不同源的 20 个。例如：

大南山	梅珠	大坪江	下水村	
ku <sup>55</sup>	ɬan <sup>33</sup>	fun <sup>33</sup>	sɔŋ <sup>22</sup>	孙
ŋtʂo <sup>24</sup>	mphaɪ <sup>43</sup>	dzjou <sup>52</sup>	pwhi <sup>55</sup>	蚂蚁
t̥ɬe <sup>31</sup>	aŋ <sup>33</sup>	wam <sup>33</sup>	ɔŋ <sup>22</sup>	水
qou <sup>43</sup>	ʂɣu <sup>33</sup>	sui <sup>33</sup>	sɔ <sup>22</sup>	酸

苗语、布努语同源，勉语、畲语不同源也与苗语、布努语不同源的 62 个。例如：

大南山	梅珠	大坪江	下水村	
tʂo <sup>55</sup>	ʂo <sup>43</sup>	sjen <sup>21</sup>	nɔ <sup>55</sup>	虎
ko <sup>55</sup>	cuŋ <sup>43</sup>	je <sup>33</sup>	vaŋ <sup>53</sup>	我
lu <sup>31</sup>	lau <sup>12</sup>	hu <sup>52</sup>	kiŋ <sup>33</sup>	烂
ntou <sup>44</sup>	ntau <sup>42</sup>	tsham <sup>52</sup>	u <sup>33</sup>	多
ŋtʂɔ <sup>43</sup>	ntsɣu <sup>12</sup>	meŋ <sup>33</sup>	nu <sup>53</sup>	绿

勉语、畲语同源，苗语、布努语不同源也与勉语、畲语不同源的 12 个。例如：

大南山	梅珠	大坪江	下水村	
paŋ <sup>44</sup>	mpɣŋ <sup>42</sup>	khe <sup>24</sup>	khi <sup>35</sup>	气
pleu <sup>55</sup>	ɛu <sup>33</sup>	fim <sup>33</sup>	san <sup>22</sup>	心脏
laŋ <sup>13</sup>	to <sup>43</sup>	toŋ <sup>33</sup>	tɔŋ <sup>33</sup>	聋

苗语、布努语同源，勉语、畲语同源，苗语、布努语与勉语、畲语不同源的 18 个。例如：

大南山	梅珠	大坪江	下水村	
lo <sup>44</sup>	lo <sup>42</sup>	dzuei <sup>21</sup>	tjo <sup>31</sup>	口
plaj <sup>43</sup>	tɬɤŋ <sup>33</sup>	bo <sup>12</sup>	pa <sup>35</sup>	胃
kau <sup>31</sup>	kau <sup>12</sup>	mwei <sup>21</sup>	mun <sup>31</sup>	你
la <sup>43</sup>	lɤŋ <sup>33</sup>	si <sup>54</sup>	si <sup>33</sup>	红
ŋkeu <sup>24</sup>	ŋkɤu <sup>22</sup>	suŋ <sup>33</sup>	hjaŋ <sup>22</sup>	双

苗语、畲语同源，布努语、勉语不同源也与苗语、畲语不同源的 8 个。例如：

大南山	梅珠	大坪江	下水村	
mpo <sup>31</sup>	poŋ <sup>22</sup>	bɛ <sup>54</sup>	pi <sup>31</sup>	拍
lai <sup>33</sup>	kɤu <sup>33</sup>	ka:t <sup>55</sup>	ne <sup>35</sup>	割

布努语、勉语同源，苗语、畲语不同源也与布努语、勉语不同源的 10 个。例如：

大南山	梅珠	大坪江	下水村	
ɛoŋ <sup>43</sup>	ɬo <sup>43</sup>	ɬau <sup>52</sup>	pi <sup>33</sup>	竹子
tɬaj <sup>43</sup>	nuŋ <sup>231</sup>	nau <sup>231</sup>	kuŋ <sup>22</sup>	舅父
zɔ <sup>24</sup>	mɔ <sup>21</sup>	mɔ <sup>21</sup>	nuŋ <sup>35</sup>	磨

苗语、畲语同源，布努语、勉语同源，苗语、畲语与布努语、勉语不同源的 4 个。例如：

大南山	梅珠	大坪江	下水村	
qho <sup>55</sup>	ŋkhi <sup>33</sup>	ga:i <sup>33</sup>	kwhi <sup>55</sup>	枯
o <sup>44</sup>	tθɤu <sup>42</sup>	tsəu <sup>24</sup>	o <sup>33</sup>	做

布努语、畲语同源，苗语、勉语不同源也与布努语、畲语不同源的两个。例如：

大南山	梅珠	大坪江	下水村	
teau <sup>13</sup>	ti <sup>231</sup>	tswaŋ <sup>24</sup>	thi <sup>53</sup>	栽

苗语、勉语同源，布努语、畲语不同源也与苗语、勉语不同源的



14 个。例如：

大南山	梅珠	大坪江	下水村	
nau <sup>44</sup>	ju <sup>231</sup>	naŋ <sup>24</sup>	kwe <sup>35</sup>	饭
nta <sup>13</sup>	kwo <sup>43</sup>	du <sup>12</sup>	mɔ <sup>31</sup>	苎麻
lo <sup>43</sup>	laŋ <sup>21</sup>	ɬu <sup>33</sup>	voŋ <sup>31</sup>	大

从各种同源异源的情况里，把两两同源的数字集中起来，可得出下表。

相比语言	比较总字数	同源字数	同源字 %
苗-布努	470	371	78.93
苗-勉	470	280	59.57
苗-畚	470	282	60.00
布努-勉	470	271	57.66
布努-畚	470	264	56.32
勉-畚	470	268	57.02

统计数字表明，布努语与苗语的同源字最多，将近 80%，超过与勉语或畚语的同源字的 20%。所以把布努语和苗语划为苗语支是合适的。除布努语外，苗勉、苗畚、勉畚之间的同源字数相差无几，光凭这些参数不容易判别苗、勉、畚三个语言的亲疏。

除同源词外，我们发现在语音和语法方面，勉语与畚语比较接近，而与苗语、布努语差别较大。比如：苗语和布努语的大多数方言有一套鼻冠闭塞音声母，<sup>①</sup> 勉语和畚语没有。例如：

大南山	梅珠	大坪江	下水村	
ntou <sup>43</sup>	nta <sup>33</sup>	dje <sup>33</sup>	te <sup>22</sup>	布
ŋtʂha <sup>43</sup>	ntʂiŋ <sup>33</sup>	dzaŋ <sup>33</sup>	tʂiŋ <sup>22</sup>	清
mple <sup>31</sup>	ntɬe <sup>12</sup>	bjau <sup>21</sup>	pja <sup>31</sup>	稻

古苗瑶语的纯浊闭塞音声母，苗语的大多数方言和布努语的少数方言在部分声调里仍然是浊音或清音浊送气，勉语和畚语都变成了清音。例如：

① 苗语黔东南方言和布努语努努方言没有鼻冠闭塞音声母。

大南山	养蒿	大坪江	下水村	
paŋ <sup>31</sup>	paŋ <sup>55</sup>	pjaŋ <sup>21</sup>	pwhen <sup>31</sup>	花
[dʰeu <sup>21</sup> ] <sup>①</sup>	[tʰu <sup>11</sup> ]	tou <sup>231</sup>	tho <sup>53</sup>	火
[dʰo <sup>13</sup> ]	[tʰa <sup>13</sup> ]	tai <sup>12</sup>	tha <sup>53</sup>	死
to <sup>24</sup>	tə <sup>31</sup>	tap <sup>12</sup>	thu <sup>25</sup>	咬

古苗瑶语带喉塞的边音声母，苗语和布努语现在一般仍是边音，勉语和畲语都变成了鼻音。例如：

大南山	梅珠	大坪江	下水村	
lo <sup>43</sup>	luŋ <sup>33</sup>	no:m <sup>33</sup>	naŋ <sup>22</sup>	个
lo <sup>44</sup>	luŋ <sup>55</sup>	naŋ <sup>52</sup>	naŋ <sup>55</sup>	短

勉语和畲语有塞音韵尾，苗语和布努语没有(壮语借词除外)。例如：

大南山	梅珠	大坪江	下水村	
to <sup>24</sup>	to <sup>21</sup>	tap <sup>12</sup>	[thu <sup>235</sup> ]	咬
tʰai <sup>33</sup>	θo <sup>31</sup>	tshep <sup>55</sup>	tshat <sup>35</sup>	插
z <sub>i</sub> <sup>24</sup>	ju <sup>21</sup>	ɕet <sup>12</sup>	[ji <sup>235</sup> ]	八
mau <sup>13</sup>	mi <sup>231</sup>	[mɛ <sup>212</sup> ]	mak <sup>31</sup>	麦

勉语和畲语鼻韵尾较多，多数方言有 -m、-n、-ŋ 三个，少数只有 -n、-ŋ 两个。苗语、布努语鼻音韵尾较少，-n、-ŋ 往往成互补分布，在前高元音后是 -n，在后元音或低元音后是 -ŋ。例如：

大南山	梅珠	大坪江	下水村	
ŋkaŋ <sup>31</sup>	ŋcvŋ <sup>12</sup>	dza:m <sup>21</sup>	kiŋ <sup>31</sup>	蓝靛草
ŋqen <sup>43</sup>	ŋku <sup>33</sup>	ga:n <sup>33</sup>	kaŋ <sup>22</sup>	茅草
paŋ <sup>31</sup>	pen <sup>12</sup>	pjaŋ <sup>21</sup>	pwhen <sup>31</sup>	花

音节连读变调时，苗语和布努语一般是后一音节变调，<sup>②</sup> 勉语和畲语都是前一音节变调。例如：

大南山	43 + 31 → 43 + 13
	i <sup>43</sup> t <sub>l</sub> aŋ <sup>31</sup> “一鹿” 读作 [ʔi <sup>43</sup> dlfaŋ <sup>13</sup> ]
梅珠	33 + 33 → 33 + 44
	ŋtoŋ <sup>33</sup> noŋ <sup>33</sup> “白天” 读作 [ŋtoŋ <sup>33</sup> noŋ <sup>44</sup> ]

① 为了便于说明问题，有些字本篇标实际读音，加 [ ] 号。

② 苗语湘西方言除后一音节变调外，前一音节也有变调的。

大坪江 33 + 33 → 21 + 33

tɕai<sup>33</sup> dzei<sup>33</sup> “鸡虱” 读作 [tɕai<sup>21</sup> dzei<sup>33</sup>]

下水村 33 + 22 → 11 + 22

tsi<sup>33</sup> kjo<sup>22</sup> “白米” 读作 [tsi<sup>11</sup> kjo<sup>22</sup>]

苗语（湘西方言除外）、布努语的量词能单独修饰名词，勉语（标敏方言除外）、畲语不行。例如：

养蒿 te<sup>11</sup> qei<sup>33</sup> (一) 只鸡      le<sup>33</sup> tse<sup>35</sup> (一) 个房子

只 鸡

个 房子

梅珠 tuŋ<sup>231</sup> ka<sup>33</sup> (一) 只鸡

luŋ<sup>33</sup> tse<sup>43</sup> (一) 个房子

只 鸡

个 房子

大坪江 tɕai<sup>33</sup> 鸡

pjau<sup>52</sup> 房子

下水村 kwe<sup>22</sup> 鸡

ni<sup>31</sup> 房子

指示词作修饰语和名词作限制性修饰语时，苗语、布努语位于中心语之后，勉语、畲语位于中心语之前。例如：

养蒿 le<sup>33</sup> noŋ<sup>35</sup> 这个      ŋa<sup>55</sup> pa<sup>44</sup> 猪肉

个 这

肉 猪

梅珠 luŋ<sup>33</sup> nau<sup>55</sup> 这个

ŋka<sup>12</sup> mpai<sup>44</sup> 猪肉

个 这

肉 猪

大坪江 nai<sup>52</sup> no:m<sup>33</sup> 这个

tuŋ<sup>231</sup> ɔ<sup>52</sup> 猪肉

这 个

猪 肉

下水村 ni<sup>55</sup> naŋ<sup>22</sup> 这个

pi<sup>33</sup> kwe<sup>31</sup> 猪肉

这 个

猪 肉

句子里既有后状语又有补语时，苗语、布努语一般是补语在前，后状语在后，勉语、畲语一般是后状语在前，补语在后。例如：

养蒿 naŋ<sup>55</sup> ka<sup>35</sup> tɕaŋ<sup>55</sup> ʒaŋ<sup>55</sup>.      吃完饭了。

吃 饭 成 了

梅珠 cuŋ<sup>43</sup> θvu<sup>22</sup> hoŋ<sup>33</sup> caŋ<sup>231</sup> kwo<sup>42</sup>.      我做完工了。

我 做 工 完 过

大坪江 nen<sup>21</sup> nɛn<sup>12</sup> peu<sup>52</sup> na:ŋ<sup>24</sup> a<sup>52</sup>.

他吃饱饭了。

他 吃 饱 饭 了

下水村 ta<sup>22</sup> mo<sup>35</sup> kwa<sup>53</sup> ti<sup>53</sup> ni<sup>53</sup> taŋ<sup>22</sup>.

猫把老鼠捉住了。

猫 捉 得 鼠

苗语、布努语做谓语的形容词可以后带名词，有的还可以带量词、代词，勉语、畲语不行。例如：

养蒿：	fan <sup>55</sup> ve <sup>55</sup> ʒaŋ <sup>55</sup> .	天亮了。
	黄 天 了	
	to <sup>11</sup> tseŋ <sup>35</sup> noŋ <sup>35</sup> ɬhə <sup>33</sup> le <sup>33</sup> va <sup>44</sup> .	这些果子个儿大。
	些 果子 这 大 个 很	
	nen <sup>55</sup> ɬhə <sup>33</sup> vi <sup>11</sup> o <sup>33</sup> ŋhu <sup>33</sup> .	他比我大两岁。
	他 大 我 二 岁	
梅珠：	ntvŋ <sup>33</sup> chvŋ <sup>43</sup> .	姜香。
	香 姜	

勉语、畲语有两套基数词，苗语、布努语只有一套基数词。例如：

养蒿	梅珠	大坪江	下水村	
i <sup>33</sup>	i <sup>44</sup>	jet <sup>12</sup> , jet <sup>55</sup>	j <sup>22</sup> , e <sup>35</sup>	一
o <sup>33</sup>	au <sup>33</sup>	ji <sup>33</sup> , ŋei <sup>12</sup>	u <sup>22</sup> , ŋi <sup>35</sup>	二
pi <sup>33</sup>	pe <sup>33</sup>	po <sup>33</sup> , fa:m <sup>33</sup>	pa <sup>22</sup> , san <sup>22</sup>	三
lu <sup>33</sup>	tɬa <sup>33</sup>	pjei <sup>33</sup> , fei <sup>24</sup>	pi <sup>35</sup> , si <sup>31</sup>	四
tɕa <sup>33</sup>	tsu <sup>33</sup>	pja <sup>33</sup> , ŋŋ <sup>231</sup>	pi <sup>22</sup> , ŋu <sup>33</sup>	五
tu <sup>44</sup>	tɕu <sup>42</sup>	tɕu <sup>54</sup> , lo <sup>12</sup>	ko <sup>33</sup> , nu <sup>31</sup>	六
ɕoŋ <sup>13</sup>	ɕoŋ <sup>22</sup>	sje <sup>12</sup> , tsjhet <sup>55</sup>	tshuŋ <sup>53</sup> , tshe <sup>31</sup>	七
ʒa <sup>31</sup>	ju <sup>21</sup>	ɕet <sup>12</sup> , pet <sup>55</sup>	ji <sup>35</sup> , pa <sup>31</sup>	八
tɕə <sup>55</sup>	cvu <sup>12</sup>	do <sup>21</sup> , tɕo <sup>52</sup>	kjhu <sup>31</sup> , ki <sup>35</sup>	九

在有两个补语的句子中，苗语、布努语是间接补语在前，直接补语在后；勉语、畲语一般是直接补语在前，间接补语在后。例如：

养蒿	moŋ <sup>55</sup> pe <sup>33</sup> vi <sup>11</sup> tu <sup>35</sup> .	你把书给我。
	你 给 我 书	
梅珠	ni <sup>231</sup> ko <sup>33</sup> cuŋ <sup>43</sup> i <sup>44</sup> pon <sup>43</sup> θv <sup>33</sup> .	他给我一本书。
	他 给 我 一 本 书	
大坪江	fun <sup>21</sup> se:ŋ <sup>33</sup> pun <sup>33</sup> jet <sup>12</sup> pwan <sup>52</sup> sou <sup>33</sup> ho <sup>12</sup> se:ŋ <sup>33</sup> .	老师给学生一本书。
	先 生 给 一 本 书 学 生	
下水村	muŋ <sup>31</sup> paŋ <sup>33</sup> tshin <sup>31</sup> vaŋ <sup>53</sup> .	你给我钱。
	你 给 钱 我	

动词或动词短语做定语时，苗语、布努语位于中心语之后，勉语、



畚语位于中心语之前。例如：

养蒿  $t\epsilon^{11}qa\eta^{44}se^{11}y\epsilon^{13}qa\eta^{44}$ . 抬的努力抬。

个抬尽力抬

梅珠  $nu^{12}\theta an^{44}cin^{44}tu^{33}ku^{231}tan^{44}z_\epsilon on^{22}ei^{22}mu\eta^{231}ny^{231}$ .

人参军明天天一亮就去 了

参军的人明天天一亮就走。

大坪江  $n\epsilon n^{12}n\epsilon i^{33}ke^{21}na:i^{52}tsham^{52}hai^{12}$ . 吃的东西很多。

吃 的 东 西 多 很

下水村  $nu\eta^{53}ja^{33}tshi^{53}\epsilon^{33}nin^{31}ne^{31}$ . 他也是种田的人。

他 也 是 做 田 人

因此，我们把勉语和畚语划为瑶语支。

在苗瑶语族的四种语言中，除了说畚语的人不多，畚语内部差别不大外，苗族和瑶族人口都相当多，居住分散，所说的话差别都很大。划分语支以后，把差别很大的许多方言分别归入四种语言，首要的根据仍然是词汇、语音、语法的差异程度。其次，我们发现民族自称和所操语言的差异有相应的关系，就是说，自称相同的语言相同，自称相近的语言相近，自称差别大的语言也有较大的差异。所以划分语言可以参考民族的自称。海南岛的苗语自称  $kim^{11}mun^{11}$ ，与说勉语的瑶族的自称相同，所操的语言与勉语基本相同，应属勉语。湖南隆回、溆浦、辰谿、通道的瑶族自称  $m\epsilon m^{35}nai^{33}$ ，贵州荔波的瑶族自称  $nu^{55}m\epsilon hau^{33}$ ，贵州黎平、从江、广西融水等地的瑶族自称  $pa^{11}\eta\eta^{24}$ ，与苗族的自称相近，他们所操的语言也与苗语相近，应属苗语。湖南城步新乐的苗族自称  $pa^{53}na^{213}$ ，与说布努语的瑶族自称相近，其所操的语言也比较接近，应属布努语。

根据这样的划分，苗语分布在贵州大部，湖南西部，湖北西南角，四川东南角和南部，云南东部，广西北部，越南、老挝、泰国北部、缅甸东部以及美国、加拿大、法国的一些地方，使用人数约 460 万，布努语分布在广西西部和北部，云南东部，湖南南部，使用人数约 40 万。勉语分布在广西大部，湖南南部，广东北部和海南岛，云南东南部，越南、老挝、泰国北部以及美国、加拿大、法国的某些地方，使用人数约 100 万。畚语分布在广东东江流域，使用人数 1000 多。

## 第二章 语 音

### 第一节 语音结构

#### 一、声 母

苗瑶语的声母系统各地相差很大，最多的有 111 个，最少的只有 18 个。下面举几个点的声母系统以见苗瑶语声母的一斑。

##### 1. 石门坎苗语声母表

p	ph	b	bh	mp	mph	mb	mbh	m̄	m	mh	f	v	vh	w
ts	tsh	dz	dzh	nts	ntsh	ndz	ndzh					s	z	zh
t	th	d	dh	nt	nth	nd	ndh	n̄	n	nh				
t̄	t̄h	d̄	d̄h	nt̄	nth̄	nd̄	nd̄h					l	l̄	lh
t̄	t̄h	d̄	d̄h	nt̄	nth̄	nd̄	nd̄h				ŋ	ŋh		
t̄ʂ	t̄ʂh	d̄ʂ	d̄ʂh	nt̄ʂ	nth̄ʂ	nd̄ʂ	nd̄ʂh					ʂ	ʂ̄	ʂh
t̄ɛ	t̄ɛh	d̄ɛ	d̄ɛh	nt̄ɛ	nth̄ɛ	nd̄ɛ	nd̄ɛh	n̄	n̄	n̄h	ɛ	ɛ̄	ɛh	
k	kh	g	gh	ŋk	ŋkh	ŋg	ŋgh	ŋ̄	ŋ	ŋh	x	ɣ	ɣh	
q	qh	G	Gh	ŋq	ŋqh	ŋG	ŋGh						x	
(?)										h̄	h̄		h	h

##### 2. 腊乙坪苗语声母表

p	ph	mp	mph	m	m̄h	w			
pj	pjh			mj					
p̄ʂ	p̄ʂh		mp̄ʂ	m̄ʂ					
ts	tsh	nts	ntsh	s					
t	th	nt	nth	n	nh	l	lh		
t̄	t̄h	nt̄	nth̄	n̄	z̄	ʂ			
t̄ɛ	t̄ɛh	nt̄ɛ	nth̄ɛ	n̄	z̄	ɛ			

c	ch	ɲc	ɲch		lj	ljh
k	kh	ŋk	ŋkh	ŋ		
kw	kwh	ŋkw	ŋkwh	ŋw		
q	qh	ŋq	ŋqh			h
qw	qwh	ŋqw	ŋqwh			hw

## 3. 大南山苗语声母表

p	ph	mp	mph	m	ṃ	v	f	w
pl	phl	mpl	mphl					
ts	tsh	nts	ntsh				s	
t	th	nt	nth	n	ṇ			
t̚	t̚h					l	l̚	
t̚	t̚h	ɲt̚	ɲt̚h					
t̚ʂ	t̚ʂh	ɲt̚ʂ	ɲt̚ʂh			ʂ	ʂ̚	
t̚ɕ	t̚ɕh	ɲt̚ɕ	ɲt̚ɕh	ɲ	ṇ	ʐ	ɕ̚	
k	kh	ŋk	ŋkh	ŋ				
q	qh	ŋq	ŋqh				h	

## 4. 梅珠布努语声母表

p	ph	mp	mph	m	ṃ	v	f
			nzj	nzhj			ɕ̚
ts	tsh	nts	ntsh				θ
t	th	nt	nth	n	ṇ		
t̚	t̚h	nt̚	nt̚h			l	ɕ̚
t̚	t̚h	ɲt̚	ɲt̚h			ʂ	ɕ̚
c	ch	ɲc	ɲch	ɲ	ṇ	j	ɕ̚
k	kh	ŋk	ŋkh	ŋ	ṇ	ɣ	
kw	kwh	ŋkw	ŋkwh	ŋw	ṇw	w	w̚
					h		h

## 5. 大坪江勉语声母表

p	ph	b	m	ṃ	w	f
t	th	d	n	ṇ	l	ɕ̚
ts	tsh	dz				s
t̚ɕ	t̚ɕh	dz̚	ɲ	ṇ	j	ɕ̚

k	kh	g	ŋ	ŋ̄		h
pj	pjh	bj	mj	m̄j		fj
tj	tjh	dj	nj	n̄j	lj	ɬj
tsj	tsjh	dzj				sj
pw	pwh	bw	mw	m̄w		fw
tw	twh	dw			lw	ɬw
tsw	tsw̄h	dzw				sw
tɕw	tɕwh	dz̄w	ɲw	ɲ̄w	jw	ɕw
kw	kwh	gw	ŋw			hw
kjw	kjwh	gjw				hjw

## 6. 养蒿苗语声母表

p	ph	m	m̄h	f	fh	v
ts	tsh			s	sh	z
t	th	n	n̄h	l	lh	l
t̥	t̄h	ɲ	ɲ̄h	lj	ljh	lj
tɕ	tɕh			ɕ	ɕh	z
k	kh	ŋ			xh	ɣ
q	qh				h	

## 7. 大坪勉语声母表

p	b	m	f	w
ts	dz	ɲ	s	j
t	d	n		l
k	g	ŋ	h	

声母的实际读音有的与标音有差别，需要说明的有如下几点：

1. t̥、t̄h 等与 tɬ、tɬh 等读音相同，是舌边塞擦音，不是复辅音。
2. 部分声调字的声母有些地方读清音浊送气，如养蒿的 ta<sup>13</sup> “死”实际读 [tʰa<sup>13</sup>]。这种浊送气是一种喉头摩擦，发元音时摩擦并不中止，甚至与整个韵母相始终。由于它经常与一定的调位和声类伴随出现，不构成独立的音位，把它看做声母或声调的一个特征是比较合适的。

3. 鼻冠音的发音部分与闭塞音的完全相同。于是有的学者就把一



系列鼻冠音处理为一个鼻音音位的条件变件。<sup>①</sup> 但是就整个音位系统来看，把所有的鼻音都归纳为一个音位是不合适的，因为除了鼻冠音外，还有鼻音声母和鼻音韵尾。鼻音单独做声母时，在一个点往往有几个互相对立（如大南山的  $maŋ^{43}$  “肥胖”、 $naŋ^{43}$  “蛇”、 $n̄aŋ^{43}$  “草”， $ŋaŋ^{43}$  “淹”）。语音发生历史演变，鼻闭塞音的闭塞音消失只保存鼻音时，所有的鼻冠音也没有合并为一个鼻音音位。所以在有鼻冠音的方言里，应该根据鼻音单独作声母的情况归纳音位，如把  $m$ 、 $m̄$  归入  $/m/$ ， $p$ 、 $p̄$ 、 $n$  归入  $/n/$ ， $n̄$ 、 $n̄$  归入  $/n̄/$ ， $ŋ$ 、 $N$  归入  $/ŋ/$ 。所以凯洒的  $[mpfu^{32}]$  应该标作  $mpfu^{32}$  “鱼”，油迈的  $[p̄tθai^{13}]$  应该标作  $ntθai^{13}$  “洗”（碗），大南山的  $[ntso^{55}]$  应该标作  $ntso^{55}$  “早”，腊乙坪的  $[p̄ce^{35}]$  应该标作  $[n̄ce^{35}]$  “金子”，高坡的  $[Nqæ^{43}]$  应该标作  $[ŋqæ^{43}]$  “钩”。

复声母可以分为五类：

1. 闭塞音后带浊连续音。能带浊连续音的只限于唇牙喉音。
2. 闭塞音前带鼻冠音。这种鼻冠闭塞音声母与闭塞音声母并存，就是说有多少个不带鼻冠音的闭塞音声母，就有同样多的鼻冠闭塞音声母，所以有鼻冠音的方言声母都相当多。
3. 鼻音、擦音后带边音或擦音。如甲定的  $ml̄ə^{22}$  “软”，翁卡的  $vz̄i^{31}$  “斜”。
4. 闭塞音后带闭塞音。如油迈的  $ʔpuei^{13}$  “（猪）拱（土）”，石头的  $ʔtau^{55}$  “腰”、 $ʔtha^{44}$  “跳”。
5. 闭塞音前带鼻冠音，后带浊连续音。在苗语罗泊河次方言，有些声母鼻冠音和清闭塞音之间有一个很短的间隙，我们标作喉塞音  $ʔ$ 。如野鸡坡的  $mʔpza^{31}$  “土画眉”、 $mʔplo^{31}$  “鞭子”、 $ŋʔqlei^{31}$  “光滑”。

复声母虽然由几个辅音组成，但是各个成分在语言里的作用并不相同，有的是主要的，有的是次要的。我们知道，古苗瑶语的声母可以分为全清、次清、浊音三大类。从单声母来看，要确定声母的性质（清、浊、送气、不送气）非常简单。但是在复声母里，既有清音，又有浊音；既有不送气音，又有送气音，那么这些声母的性质根据什么来定

<sup>①</sup> G.B. Downer 《原始西部苗语的韵类》，第十二届国际汉藏语言学会议论文，1979，巴黎。

呢？从语言的历史演变来看，复声母的性质是由其中的闭塞音决定的，而与前边或后边的连续音无关。就是说，复声母中闭塞音是不送气清音的，这个声母就是全清声母；是送气清音的是次清声母；是浊音的是浊声母。所以复声母中的闭塞音是主要成分，是声干，声干前边的鼻冠音是声头，后边的连续音是声尾。声头和声尾有共同性，都是连续音，也都是浊音。这样，有的复声母只有声头、声干（如 mp），有的只有声干、声尾（如 pl），有的头、干、尾齐全（如 mpl），可见声干是复声母中不可缺少的成分。

声干虽然是复声母中的主要成分，但是在历史演变过程中并不一定最稳定。有的复声母声干消失了，而声尾保存着，如 \* pl-、\* ql-等现在有的方言失去了声干，声尾也变成了清音。有的声干消失了，而声头还保存着，如 \* mb-、\* nd-、\* ŋg-等在黔东、湘西两个方言里现在都读鼻音。有的声干变成了连续音，声尾还在，或者声干消失了，声头、声尾还在，因此形成了由两个连续音组成的复声母，如野鸡坡的 vl-、腊乙坪的 mz<sub>l</sub>-。有的声尾也变成了闭塞音，因此形成了几个闭塞音组成的复声母，如石头的 ?t (< \* ql)。在这些情况下，声母的性质就不能根据现在的音值来判断了。

## 二、韵 母

苗瑶语的韵母系统各地也相差很大。在苗语各方言里，除了因借词增加的以外，固有词的韵母一般不超过 15 个。而勉语因有较多的韵尾，加上元音分长短，韵母就比较多。下面举几个有代表性的点的韵母系统。

### 1. 大坪江韵母表

i			i:m	i:n	i:ŋ			
		iu	im	in		ip	it	
e			e:m	e:n				
	ei	eu		en	eŋ	ep	et	ek
ε					ε:ŋ			
a	a:i	a:u	a:m	a:n	a:ŋ	a:p	a:t	
	ai	au	am	an	aŋ	ap	at	ak
o	o:i		o:m	o:n	o:ŋ	o:p	o:t	o:k

		ou	om	on	oŋ	op	ot	ok
u	u:i							
	ui				un	uŋ	ut	
*ə <sup>①</sup>				*ən				
*ɿ								

## 2. 大坪韵母表

i		iu	im	in	iŋ	ip	it
e	ei	eu	em	en	eŋ		
	ie		iem	ien		iep	iet
a	ai	au	am	an	aŋ	ap	at
			iau	iaŋ			
o	oi	ou	om	on	oŋ	op	ot
u	ui		um	un	uŋ	up	ut

## 3. 下水村韵母表

i			in	iŋ	it	
e	ei	eu	en		et	ek
a	ai	au	an	aŋ	at	ak
ɔ				ɔŋ		ɔk
u				uŋ		uk

## 4. 梅珠韵母表

i			*in	iŋ	*it	*ik
e	ei		en		*et	
			*ien			
a	ai	au	an	aŋ	*at	*ak
		*iau		*iaŋ		*iak
o	oi		*on	oŋ		*ok
u			uŋ			*uk

① 带 \* 号的韵母只拼借词。

			*uɑŋ	*uat	*uak
ɣ	ɣu	*ɣn	ɣŋ		*ɣk

## 5. 腊乙坪韵母表

i	*in	e	ei	en	ɛ	a	ɑ
ɑŋ	o	ɔ	u	oŋ	ə	*ɛ	u

韵母的实际读音有的也与标音有差别，需要说明的有以下几点：

1. 长短元音的对立都存在于元音或辅音韵尾之前，二者除音长不同外，音质也往往有差别，长元音的舌位较低，短元音的舌位较高。如大坪江的  $na:ŋ^{33}$  “蛇” 实际读作  $[nɑ:ŋ^{33}]$ ，而  $ɬan^{33}$  “肝” 实际读作  $[ɬɛn^{33}]$ 。

2. 有些地方标作元音带鼻尾的韵母实际是鼻化元音。如腊乙坪的  $hen^{44}$  “重” 实际读作  $[hɛ̃^{44}]$ ， $tɕoŋ$  “七” 实际读作  $[tɕhõ^{42}]$ ；宗地的  $zɑcn^{22}$  “高” 实际读作  $[zɑ̃c̃^{22}]$ 。

3. 勉语、炯奈话和畲语出现在入声调（见下）字里标作以元音收尾的韵母往往带有喉塞音尾。如大坪江的  $sje^{55}$  “女儿” 实际读作  $[sje^{54}]$ ，龙华的  $mpli^{22}$  “舌” 实际读作  $[mpli^{22}]$ 。

韵母一般是元音或元音带辅音尾，但是浊连续音也可以单独充当韵母。又分两种情况。一种是音节仅由辅音和声调构成。我们见到的全是鼻音。如腊乙坪的  $m^{35}$  “你”，小章的  $n^{21}$  “坐”、 $ŋ^{55}$  “鸭子”。另一种是有声母。充当这类韵母的辅音除鼻音外还有边音和擦音。如大南山的  $pl^{33}$  “野猫”，枫香的  $kv^{53}$  “孙子”，滚董的  $ŋŋ^{35}$  “瑶族”，新乐的  $kŋ^{13}$  “钢”，毛坳的  $mm^{33}$  “瑶族”。

辅音韵尾有两种，一种是浊鼻音，一种是清塞音。鼻音韵尾以  $n$ 、 $ŋ$  为常见， $m$  少见。 $n$ 、 $ŋ$  作韵尾时，少数地方对立出现，区别意义；多数地方互补出现，不区别意义。因为  $n$ 、 $ŋ$  作声母时对立不互补，所以像处理鼻冠音一样，不应合并为一个鼻尾。

三合韵母多数由韵头、韵腹、韵尾组成，少数由韵腹和复辅音韵尾组成。前者主要出现在借词里，固有词里不多见。如大南山的  $tiau^{43}$  “碉”（堡）、 $liou^{31}$ （姓）“刘”，石门坎的  $liaw^{31}$  “梁”、 $khuai^{11}$  “会”（计），梅珠的  $θuaŋ^{231}$  “（子弹）壳”、 $iak^{44}$  “牛鞭”，下水村的  $?wan^{22}$



“蛇”。

复辅音韵尾不多见，都是由同部位的鼻音和塞音组成的。如双龙的 [hənt<sup>53</sup>] “喝”、[blant<sup>42</sup>] “辣”，里头村的 [homp<sup>55</sup>] “喝”、[bant<sup>12</sup>] “舌”，因为鼻音和塞音的发音部位相同，塞音又缺除阻阶段，容易误认为一个辅音，结果有的标作鼻音尾<sup>①</sup>，有的标作塞音尾。从音位学的观点看，如果声调做了区别，标作鼻音或塞音都是可行的。那么这样的韵母就该算作二合韵母了。

### 三、声 调

苗瑶语族的声调在汉藏语系里是最丰富多彩的，表现为类型多、各地差别大、变调复杂。

#### (一) 调位和调类

调位是能够区别词的声调类别，它具有相同的调值，而且遵守同样的变调规则。在多数情况下，音节单读时有几种调值就有几个调位，即调位和调值是一对一。例如养蒿有 33、55、35、11、44、13、53、31 八种调值，就是八个调位。有时候一个单读的调值可以分为两个调位。例如凯掌的许多字单读时都是 44 调，但是连读时有不同的变调形式。如  $\eta aŋ^{44}$  “重”、 $ntsau^{44}$  “早” 和  $phau^{44}$  “见”、 $mpʰo^{44}$  “拍” 单读时调值相同，但是前边加否定副词  $mei^{21}$  “不” 时，前者读作 [ $mei^{21} \eta aŋ^{24}$ ] “不重”、 $[mei^{21} ntsau^{24}]$  “不早”，44 调变成了 24 调；后者读作 [ $mei^{21} pau^{21}$ ] “不见”、 $[mei^{21} mpo^{21}]$  “不拍”，44 调变成了 21 调（同时声母失去了浊送气）。所以“重”、“早”等属于一个调位，“见”、“拍”等属于另一个调位。另外，单读时相同，连读时本身也不发生变化，但能使同一成分发生声调变化，也应视为不同的调位。例如石门坎的  $pau^{55}$  “知道” 和  $nti^{55}$  “长”，单读时调值相同，前面加否定副词  $hi^{33}$  “不” 时，前者读作 [ $hi^{55} pau^{55}$ ] “不知道”，本身调值未变，但是前面的否定副词变成了 55 调，后者读作 [ $hi^{33} nti^{55}$ ] “不长”，本身调值未变，否定副词的调值也没有变。<sup>②</sup> 有时候调位的数目比调值少，那是因为某类音节单读时是一个调值，与其他音节连读时产生了新的调值。例如下水村的

① 毛宗武等：《瑶族语言简志》，民族出版社，1982。

② 王辅世：《苗语语音研究中理论和实践的结合》，载《民族语文》，1987，1。

ne<sup>33</sup>“月亮”和 ko<sup>33</sup>“六”等单读时是 33 调，位于其他音节前面时变作 11 调（[ne<sup>11</sup>taŋ<sup>22</sup>]“星星”，[ko<sup>11</sup>naŋ<sup>22</sup>]“六个”）；mat<sup>35</sup>“抹”、tshat<sup>35</sup>“擦”等单读时是 35 调，位于其他音节前面时变作 21 调（[mat<sup>21</sup>tun<sup>35</sup>]“抹凳子”，[tshat<sup>21</sup>taŋ<sup>22</sup>]“刷子”）。可见 33 和 11、35 和 21 是一个音位的两个变体。所以下水村虽有八个调值，却只有六个调位。因此，从调值归纳调位时，在音节连读发生变调的地方，不能简单地认为有几个不同的调值就是几个调位，必须把变调规则考虑在内。

声调常常有伴随现象，其中最常见的是浊流。例如养蒿的 [tʰi<sup>11</sup>]“阻挡”、[tʰi<sup>13</sup>]“是”。按照音位标音的原则，声调作了区别以后，浊流就可不表示了。如果把浊流表示出来，声调就可以减少（把共生的调值并入相近声调）。其次，有些地方塞音韵尾与特有的调值同时出现，有些地方韵腹的长短分别与某个调值共存，有些地方送气和不送气分别存在于不同调值的音节中。因此，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归纳音位。用这种方法调位就多，用另一种方法调位就少。根据简单、清楚、系统的要求，我们一般用声调表示伴随的浊流或送气，用元音的长短、塞音韵尾表示声调。

根据现有的材料，苗瑶语的调位最少的只有三个，如谷冰的：33、22、35。较多的有石板寨四个：31、55、13、33；青山五个：35、32、54、13、21；凯掌六个：55、44、44、<sup>①</sup>13、42、21；二塘七个：53、35、55、44、33、42、31；大南山八个：43、31、55、21、44、13、33、24；董上九个：33、55、35、13、22、31、21、53、42；梅珠十一个：33、44、12、24、43、54、231、42、22、31、21。最多的有十二个，如弄模的 33、55、23、35、43、54、232、454、41、22、32、21。

调位既然是声调的类别，因此可以叫做调类。不过学者们在描写现代方言时所说的调类，有的与调位的概念一致，如养蒿、大南山。<sup>②</sup>有的与调位的概念并不相同，如双龙现在有 44、31、35、42、24、53 六个调值，其中 42 调有两种变调形式，应该是 7 个调位，可是被标成了

① 调值相同调位不同时另加符号区别，如 44、44；也可以将调值标得不同，如 44、33。

② 王辅世主编：《苗语简志》，民族出版社，1985。

八个调类。<sup>①</sup>显然，这样的调类是根据平、上、去、入各分阴阳定的，是某个时期的古调类，不是今调类。

我们认为区分调位和调类这两个概念是必要的。本篇作共时描写时，标调位的调值，作历时比较或方言比较寻找对应规律时标调类。平、上、去、入在音节的右上角标作 A、B、C、D，阴平、阳平、阴上、阳上、阴去、阳去、阴入、阳入标作 1、2、3、4、5、6、7、8。

## (二) 连读变调

从变调产生的条件来看，有两种情况。第一种与调类有关。例如大南山的 43（阴平）和 31（阳平）可以使 31、55、21、44、24 诸调变调；石门坎的 55（阴平）和 35（阳平）可以使 35、55、13、33、31、53 诸调变调；青岩的 55（阴平）和 54（阳平）可以使 54、32 两调变调；高坡的 24（阴平）和 55（阳平）可以使 55 调变调；腊乙坪的 35（阴平）可以使 35 调变调，31（阳平）可以使 35 调和 31 调变调。可见古平声使其他调变调的能力很强。

第二种与调型有关。例如下水村的前缀  $ka^{22}$ ，在高平调和高升调前面变作较低的轻声， $ka^{22}to^{55}$ “尾巴”读作  $[ka^{22}to^{55}]$ ， $ka^{22}khi^{35}ko^{55}$ “葛头”读作  $[ka^{22}khi^{35}ko^{55}]$ ；在次低平调和低降调前面变作较高的轻声； $ka^{22}pi^{22}$ “大腿”读作  $[ka^{22}pi^{22}]$ ， $ka^{22}kho^{31}$ “喉咙”读作  $[ka^{22}kho^{31}]$ ；在高降调前面变作高升调， $ka^{22}pjha^{53}$ “汉族”读作  $[ka^{35}pjha^{53}]$ 。

从变调所产生的变调值来看，一般是从原有的甲调变成原有的乙调。例如大南山的 21→13，55→44，13 和 44 都是原有的。但是有时候也产生新的调值。例如腊乙坪的  $pə^{31}nu^{31}$ “打稻”读作  $[pə^{31}nu^{13}]$ ，这个 13 调就是原来没有的。

当变调在原有调值之间变化时，一般是阴调变阴调，阳调变阳调，阴阳互变的现象不多见。例如翁卡的 53（阴上）→35（阴去），35（阴去）→33（阴入），31（阳平）→13（阳去），13（阳去）→12（阳入）；大南山的 55（阴上）→44（阴去），44（阴去）→33（阴入），31（阳平）→13（阳去），21（阳上）→13（阳去），24（阳入）→13（阳去）。

<sup>①</sup> 卢诒常：《瑶族勉语标勉方言的构词变调与构形变调》，载《民族语文》，1985，6。



从发生变调的几个音节（也是几个语素）的结构关系来看，最多的是修饰结构，其次是补充结构和并列结构，主谓结构很少。例如宗地的  $mpjaŋ^{53} tɕə^{42}$  “酒疯子”（补充结构）读作  $[mpjaŋ^{53} tɕə^{55}]$ ， $so^{22} ha^{53}$  “打雷”（主谓结构）读作  $[sfo^{22} h^f əa^{13}]$ ；石门坎的  $n^f he^{35} ɕau^{33}$  “年岁”（并列结构）读作  $[n^f he^{35} ɕau^{11}]$ 。

由于声母、韵母、声调组成音节时有互相制约的关系，一些地方发生连读变调时声母也同时发生变化。例如高坡的  $pae^{24} t lo^{55}$  “三度”读作  $[pae^{24} t l f o^{22}]$ ，后一音节由 55 调变作 22 调时，声母也同时增加了浊流成分。石门坎的  $au^{55} n d z f au^{35}$  “口水”读作  $[au^{55} n t ɕ au^{55}]$ ，后一音节的 35 调变作 55 调时，鼻冠音后的浊闭塞音读作清闭塞音。

有些地方情况更加复杂，连读变调时，不仅声母发生变化，韵母也同时发生变化。例如宗地的：

$ei^{32} tæ^{53}$	“一件”	读作	$[ʔei^{32} t f e^{13}]$	$(æ \rightarrow e)$
$tua^{32}  e^{53}$	“梨”	读作	$[tua^{32}   f i^{13}]$	$(e \rightarrow \tilde{i})$
$zen^{32} mp aŋ^{53}$	“烟叶”	读作	$[zen^{32} mp  f i a ŋ^{13}]$	$(a ŋ \rightarrow ə ŋ)$
$kua^{32} soŋ^{53}$	“蚕”	读作	$[kua^{32} s f u ŋ^{13}]$	$(o ŋ \rightarrow u ŋ)$
$noŋ^{32} [tæ \tilde{i}^{53}]$	“坪坝”	读作	$[noŋ^{33} t f e \tilde{i}^{13}]$	$(æ \tilde{i} \rightarrow e \tilde{i})$

后一音节的声调由 53 变成 13 时，声母同时增加了浊流成分，韵母或韵腹也由较低的元音变成了较高的元音。相反（为了说明问题单读的音节也用严式标音）：

$[ʔei^{32}]$	$[ntfi^{13}]$	“一次”	读作	$[ʔei^{32} nti^{33}]$	$(i \rightarrow \tilde{i})$
$[nto^{32}]$	$[ŋtfo^{13}]$	“花布”	读作	$[nto^{32} ŋto^{33}]$	$(o \rightarrow ɔ)$
$[mfəŋ^{22}]$	$[s f e \tilde{i}^{13}]$	“聪明人”	读作	$[mfəŋ^{22} s æ \tilde{i}^{33}]$	$(e \tilde{i} \rightarrow æ \tilde{i})$

后一音节的声调由 13 变成 33 时，声母同时失去了浊流成分，韵母或韵腹也由较高的元音变成了较低的元音。

## 四、音 节

### （一）声母韵母的制约

苗瑶语的声母在许多地方可以分为软音和硬音两大类。软音包括舌面前音、舌面中音、舌根音以及各种腭化音。硬音包括不腭化的舌尖前音、舌尖中音、舌尖后音以及小舌音、喉塞音。唇音则往往兼属两类。



在固有词里，与硬音拼的韵母往往与软音拼的有差别。例如凯掌的软音声母能与*i*拼，但不能与*ei*拼；相反，硬音声母能与*ei*拼，但不能与*i*拼。凯棠的软音与*e*拼，不与*æ*拼；硬音与*æ*拼，不与*e*拼。养蒿的软音与*i*拼，不与*ε*拼；硬音与*ε*拼，不与*i*拼。总之，能与软音拼的元音舌位都比较高，这是腭化作用所致。软硬辅音与韵母的拼合虽然成互补分布，但只限于部分韵母，不是全部，所以不能合并。

除了比较普遍的软硬两类声母与韵母的制约关系外，个别声韵母的结合也有限制。例如凯棠的*əu*能与各个发音部位的声母拼，但不能与一些送气清塞音声母拼；*u*只能与唇音、舌面前音和腭化舌尖中音拼。

有些地方有罕见声母或罕见韵母，它们的出现率很低。例如老书村的*ɲw*、下水村的*ŋ*、大南山的*mphl*、青岩的*mpjh*、高坡的*ɲkh*都只能与极少数韵母拼，老书村带*k*尾的韵母也只能组成少数几个音节。

## (二) 声母声调的制约

声母与声调的结合主要受声母发音方法的制约。在许多地方，固有词的声母可以分成几大类，一类声母只出现于某些声调的音节，另一类声母只出现于另外声调的音节。<sup>①</sup>例如大南山固有词的清声母只出现于43、55、44、33、31、24六个调的音节（在31、24两个调的音节里清声母连读变调时可以变作浊声母），浊的闭塞音声母只出现于21、13两个调的音节。这种依存而又互补的现象，使我们有可能用声调来表示声母的清浊，即标出全部声调和清声母，不标浊闭塞音或清音浊送气声母。浊闭塞音或清音浊送气声母由某几个声调表示。

在另外一些地方，固有词的不送气音声母只出现于一部分声调的音节，送气音声母出现于另一部分声调的音节。例如宗地固有词不送气音声母只出现于32、53、42、55、33、21六个调的音节，送气音声母只出现于22、232、35、11、13五个调的音节。这种依存互补的关系使我们有可能用声调来合并送气不送气声母，即标出全部声调和不送气声母，省去送气声母，而送气成分可以从某些声调读出。

老书村固有词的送气清声母和清鼻音声母虽然只能出现于部分声调（33、52、24、55、54）的音节，但是不能用声调来表示，因为不送气

<sup>①</sup> 张琨：《苗瑶语声调问题》，史语所集刊第16本。

清声母和浊声母能出现于全部声调的音节。

### (三) 韵母声调的制约

韵母与声调的结合主要受韵尾和韵腹长短的制约。在一些地方，舒尾韵能出现于多数声调的音节，促尾韵只能出现于少数声调的音节。例如大坪江的舒尾韵能出现于 33、21、52、231、24、12 六个调的音节，促尾韵只出现于 55、54、12 三个调的音节（其中 -p、-t、-k 尾只出现于 55、12 调音节，-ʔ 尾只出现于 54、12 调音节）。<sup>①</sup> 这种制约情况不构成完全的舒促互补，所以不能用标出全部声调的办法来合并舒促韵。再说塞尾有四个，省略促尾韵以后，从声调看不出是什么塞尾。不过如果标出全部塞尾，55 和 54 这两个调就可以省去了。

有些地方，促尾韵中的长韵腹只出现于某些声调的音节，短韵腹只出现于另外的几个声调的音节。例如新村的促尾韵中长韵腹只出现于 24、31、42 三个调的音节，短韵腹只出现于 54、32、21 三个调的音节，但是舒尾韵中的长韵腹和短韵腹不受声调的制约。<sup>②</sup> 因此新村不能用标出全部声调的办法来合并韵腹的长短，但是如果标出塞音韵尾，长短又做了区别以后，与它们共生的声调是可以合并的。

## 第二节 声母比较

从方言比较可以推断，古苗瑶语有全清、次清、浊音三大类声母。<sup>③</sup> 现在苗语罗泊河次方言还基本上保存着这样的类型。例如野鸡坡：

全清	次清	浊	全清	次清	浊	全清	次清	浊	全清	次清	浊
p	ph	v	m <sup>ʔ</sup> p	m <sup>ʔ</sup> ph	mp	ʔm	m̩	m	ʔw	f	w
pj	pjh	vj	m <sup>ʔ</sup> pj	m <sup>ʔ</sup> pjh	mpj	m̩j	mj	ʔwj			wj
pz	phz	vz	m <sup>ʔ</sup> pz		mpz						
pl	phl	vl	m <sup>ʔ</sup> pl	m <sup>ʔ</sup> phl	mpl						
ts	tsh	z	n <sup>ʔ</sup> ts	n <sup>ʔ</sup> tsh	nts						s

① 毛宗武、蒙朝吉、郑宗泽：《瑶族语言简志》，民族出版社，1982。

② 陈其光：《苗瑶语入声的发展》，载《民族语文》，1979，1。

③ 李永燧、陈克炯、陈其光：《苗语声母和声调中的几个问题》，载《语言研究》，1959，4。

t	th	ð	nʔt	nʔth	nt	ʔn	ŋ	n	ʔl	ɬ	l
tɕ	tɕh	z	ŋʔtɕ	ŋʔtɕh	ŋtɕ						
tɕ	tɕh	ʒ	nʔtɕ	nʔtɕh	nʔtɕ	ʔn	ŋ	n	ʔz	ɕ	
k	kh	ɣ	ŋʔk	ŋʔkh	ŋk				ŋ		
q	qh	ɣ	ŋʔq	ŋʔqh	ŋq					ɣ	
qw	qwh	ɣw	ŋʔqw	ŋqwh						xw	
qwj	qwjh	ɣwj	ŋʔqwj								
ql	qhl	ɣl	ŋʔql		ŋql						

如果从全清、次清、浊音三大类声母着眼观察声母发音方法的演变，就可以发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但是很有规律。

## 一、全清声母在现代方言里的读音

总的来看，全清声母是比较稳定的，但是除苗语罗泊河次方言和湘西方言东部土语保持古类型外，其他地方都有所变化。不过它又分口闭塞音、鼻冠闭塞音、连续音三类，各部分的变化方式往往不相同。

### (一) 全清口闭塞音的读音

全清声母中的口闭塞音现在绝大多数地区仍是清音，但是保亭、东兴变成了带喉塞的浊塞音，恭城、大坪变成了浊塞音。例如：

保亭	东兴 <sup>①</sup>	恭城	大坪	
ʔbi <sup>1</sup>	ʔbi <sup>1</sup>	beŋ <sup>1</sup>	bei <sup>1</sup>	臭虫
ʔdɔ:n <sup>1</sup> (外孙)		dɔn <sup>1</sup>	dan <sup>1</sup>	儿子
ʔbɔŋ <sup>3</sup>	ʔbɔŋ <sup>3</sup>	baŋ <sup>3</sup>	baŋ <sup>3</sup>	满
ʔdam <sup>3</sup>	ʔdam <sup>3</sup>	dan <sup>3</sup>	dan <sup>3</sup>	虱子
ʔbuŋ <sup>5</sup>	ʔbuŋ <sup>5</sup>	bɔŋ <sup>5</sup>	bɔŋ <sup>5</sup>	放
ʔdai <sup>5</sup>	ʔdai <sup>5</sup>	dai <sup>5</sup>	杀	
ʔbat <sup>7</sup>	ʔbat <sup>7</sup>	bæ <sup>1</sup>	bit <sup>7</sup>	笔
ʔbɔ <sup>7</sup>	ʔbe <sup>7</sup>	ba <sup>7</sup>	bje <sup>7</sup>	北

清塞音变浊塞音是罕见的，为什么在这些地方发生了呢？原来保亭和东兴都处在壮侗语的包围之中。带喉塞的浊塞音是壮侗语的主要特征

① 东兴的 ʔp、ʔt 改为实际读音 ʔb、ʔd。

之一，而且一般限于双唇和舌尖中两个部位。而保亭和东兴也只有这两个。所以可以推断：“现代瑶语的喉塞音声母很可能就是受壮语影响的结果。”<sup>①</sup> 恭城和大坪的 b 和 d 也可以用同样的理由来解释。因为大坪和恭城也在壮语区或接近壮语区。那里的勉语也受过壮语深刻的影响。不过后来壮语的影响减弱了，因此声母中的喉塞音已经消失，变成了纯粹的浊音。

全清口闭塞音大多数方言仍是闭塞音，但是有的方言部分声母变成了连续音。例如养蒿（拿野鸡坡、大南山比较）：

野鸡坡	大南山	养蒿	
plou <sup>A</sup>	plou <sup>1</sup>	lu <sup>1</sup>	四
plou <sup>A</sup>	plou <sup>1</sup>	ɬu <sup>1</sup>	毛
tsi <sup>C</sup>	tsɒ <sup>7</sup>	sa <sup>5</sup>	柴刀
tse <sup>D</sup>	tsai <sup>7</sup>	sei <sup>7</sup>	接受
tsu <sup>B</sup>	tʂɒ <sup>3</sup>	ɕə <sup>3</sup>	虎
tsɔŋ <sup>C</sup>	tʂau <sup>5</sup>	ɕaŋ <sup>5</sup>	释放

## （二）全清鼻闭塞音的读音

全清鼻闭塞音声母的演变比口闭塞音要复杂一些，共有六种类型。第一种，保持鼻冠清闭塞音不变。属于这一类型的相当多，有苗语川黔滇方言，布努语的多数方言和炯奈话。例如大南山的 mpo<sup>5</sup> “猪”、mplai<sup>7</sup> “花瓣”、ntsɿ<sup>3</sup> “补”、nto<sup>7</sup> “织”、ŋtou<sup>5</sup> “抵”、ŋtʂɒ<sup>1</sup> “青”、ŋtɕe<sup>1</sup> “菌子”、ŋko<sup>7</sup> “泥泞” ŋqɒ<sup>1</sup> “斑鸠”。

苗语罗泊河次方言，鼻冠音与闭塞音之间还有一个喉塞音。例如石板寨的 m<sup>ʔ</sup>pu<sup>5</sup> “梦”、n<sup>ʔ</sup>to<sup>3</sup> “纸”。

第二种，失去鼻冠音，保存清闭塞音（少数变成清连续音）。属于这一类型的有苗语黔东方言、畲语、布努语的努努方言和勉语的交公勉土语等。例如养蒿和恭城（拿大南山比较）：

养蒿	恭城	大南山	
to <sup>1</sup>	ti <sup>1</sup>	ntou <sup>1</sup>	布

<sup>①</sup> 邓方贵：《现代瑶语浊声母的来源》，载《民族语文研究》，四川民族出版社，1983。东兴的 ʔp、ʔt 改为实际读音 ʔb、ʔd。



qe <sup>1</sup>		ŋqen <sup>1</sup>	茅草
sa <sup>3</sup>	tso <sup>3</sup>	ntso <sup>3</sup>	洗锅
pu <sup>3</sup>	pu <sup>3</sup>	ntsi <sup>3</sup>	补
pu <sup>5</sup>	pi <sup>5</sup>	mpou <sup>5</sup>	梦
tə <sup>5</sup>	ton <sup>5</sup>	nton <sup>5</sup>	戴帽
to <sup>7</sup>	tæ <sup>7</sup>	nto <sup>7</sup>	织布

第三种，失去鼻冠音，清闭塞音变成浊闭塞音或浊连续音。属于这一类型的有勉语的多数方言、苗语湘西方言的东部土语。例如老书村、小章（拿大南山比较）：

老书村	小章	大南山	
dje <sup>1</sup>	dei <sup>2</sup>	ntou <sup>1</sup>	布
dzau <sup>3</sup>	zu <sup>4</sup>	ŋtse <sup>3</sup>	盐
don <sup>5</sup>	du <sup>6</sup>	nton <sup>5</sup>	戴
dzo <sup>7</sup>	ɬa <sup>8</sup>	ŋtseu <sup>7</sup>	啄

小章的声母由清音变成浊音时，声调也由阴调变成了相应的阳调。

第四种，保存鼻冠音，清闭塞音变成浊闭塞音。属于这一类型的有苗语湘西方言的大部分地方和布努语的个别点。例如腊乙坪、新乐（拿大南山比较）：

腊乙坪	新乐	大南山	
[ŋgo <sup>1</sup> ]	[ŋgau <sup>1</sup> ]	ŋqa <sup>1</sup>	斑鸠
[ŋdzɯ <sup>3</sup> ]	[ŋdza <sup>3</sup> ]	ŋtse <sup>3</sup>	盐
[mba <sup>5</sup> ]	[mbai <sup>5</sup> ]	mpo <sup>5</sup>	猪
[ndo <sup>7</sup> ]	[ndau <sup>7</sup> ]	nto <sup>7</sup>	织布

第五种，保存鼻冠音，失去闭塞音。属于这一类型的有苗语的滚董话和布努语的优诺方言。例如滚董和黄落（拿大南山比较）：

滚董	黄落	大南山	
ŋo <sup>1</sup>	ŋau <sup>1</sup>	ŋqo <sup>1</sup>	斑鸠
no <sup>3</sup>	nəu <sup>3</sup>	nteu <sup>3</sup>	书
maŋ <sup>5</sup>	mei <sup>5</sup>	mpo <sup>5</sup>	雪
na <sup>7</sup>	ŋtɕi <sup>17</sup>	梳	
na <sup>7</sup>		nto <sup>7</sup>	织布

第六种，鼻冠音变喉塞音，清塞音不变；鼻冠音消失，清塞擦音变成浊擦音  $z$ 。① 属于这一类型的只有小苗寨。例如（拿大南山比较）：

小苗寨	大南山		小苗寨	大南山	
$ʔpai^{5a}$ ②	$mpo^5$	猪	$z_au^{3a}$	$ntso^3$	早
$ʔtei^{3a}$	$n̄te^3$	长	$z_ei^{5a}$	$n̄tʂe^5$	锋利
$ʔtɔŋ^{1a}$	$n̄taŋ^1$	中	$z_ei^{1a}$	$n̄tʂe^1$	菌子
$ʔka^{5a}$	$n̄qe^5$	价钱	$z_ə^{7a}$	$n̄tʂeu^7$	啄

### （三）全清连续音的读音

从声母与声调的制约关系看，带先喉塞的浊连续音属全清范畴。与闭塞音相反，全清连续音是声母中最不稳定的。现在除苗语罗泊河次方言、湘西方言的少数地方和布努语努努方言还保存着先喉塞外，其余的广大地区先喉塞都已消失，一般变成了纯粹的浊连续音。例如：

野鸡坡	养蒿	大南山	老书村	
$ʔmoŋ^A$	$moŋ^1$	$mau^1$	$mun^1$	痛
$ʔnen^A$	$naŋ^1$	$naŋ^1$	$na:ŋ^1$	蛇
$ʔnen^B$	$noŋ^3$	$na^3$	$na:i^3$	这
$ʔn̄oŋ^A$	$n̄aŋ^1$	$n̄au^1$	$jom^1$	住
$ʔn̄en^A$	$n̄aŋ^1$	$n̄aŋ^1$	$n̄a:m^1$	媳妇
$ʔn̄en^B$	$n̄aŋ^3$	$n̄a^3$	$n̄om^3$	哭
$ʔlaŋ^A$	$le^1$	$lo^1$	$no:m^1$	个
$ʔlaŋ^A$	$le^1$	$lo^1$	$naŋ^3$	短
$ʔlu^B$	$lo^3$	$lo^3$	$nau^3$	折断
$ʔwu^B$		$vou^3$	$vei^{13}$	女婿
$ʔwji^C$	$ɣi^{15}$	$z_e^5$		近
$ʔwju^A$	$ɣu^1$	$z_ou^1$	$lai^1$	菜
$ʔwji^A$	$ɣi^1$	$z_i^1$	$lau^1$	石头

少数地方个别声母变成了浊闭塞音或鼻冠闭塞音。变成浊闭塞音的有勉语金门土语。例如三角村（拿野鸡坡比较）：

① 陈其光：《古苗瑶语鼻冠闭塞音声母在现代方言中反映形式的类型》，载《民族语文》，1984，5。

② 调类的标法详声调比较。

三角村	野鸡坡	
gjau <sup>1a</sup>	ʔwji <sup>A</sup>	石头
gje <sup>1a</sup>	ʔwju <sup>A</sup>	菜
gəŋ <sup>5a</sup>	ʔwjoŋ <sup>C</sup>	好

变成鼻冠闭塞音的有炯奈话。例如龙华（拿野鸡坡比较）：

龙华	野鸡坡	
ŋkjoŋ <sup>3</sup>	ʔwjoŋ <sup>B</sup>	树林
ŋkja <sup>1</sup>	ʔwjai <sup>A</sup>	石头
ŋkja <sup>5</sup>	ʔwji <sup>C</sup>	近

## 二、次清声母在现代方言里的读音

次清声母的稳固性比全清声母弱些，演变时也往往跟全清声母一样，口闭塞音与鼻闭塞音不同，连续音又与口闭塞音和鼻闭塞音不一样，因此也分三方面来叙述。

### （一）次清口闭塞音的读音

次清声母中的口闭塞音，多数地区仍然是送气清音，但是有的地方失去了送气成分，有的地方送气成分已弱化为浊流。

失去送气成分的有勉语的藻敏方言和布努语东努方言的三只羊话。例如大坪话共有 18 个声母（见前）没有一个是送气的闭塞音，古代的次清闭塞音声母都变成了不送气的闭塞音或清擦音，汉语借词也是如此。例如：pou<sup>5</sup>“破”、piu<sup>3</sup>“泡”、tuŋ<sup>5</sup>“桶”、tui<sup>5</sup>“退”、tan<sup>1</sup>“贪”、tsam<sup>3</sup>“铲”、tsot<sup>7</sup>“擦”、kau<sup>3</sup>“扣”、hoŋ<sup>1</sup>“汤”、hum<sup>5</sup>“欠”sun<sup>1</sup>“春”。在三只羊话里，pai<sup>7</sup>“劈”、pau<sup>3</sup>“线”、to<sup>5</sup>“炭”、taŋ<sup>3</sup>“风箱”都不送气；而梅珠分别读作 pho<sup>7</sup>、pho<sup>3</sup>、thu<sup>5</sup>、thoŋ<sup>3</sup>，都是送气的。

苗语麻山次方言的宗地等地，阴调已经分化，属于古次清闭塞音声母的字送气成分已弱化为浊流，调值成了主要的区别特征。例如（拿大南山比较）：

大南山	宗地		大南山	宗地	
pho <sup>5</sup>	[pʰo <sup>35</sup> ]	破	tʂha <sup>1</sup>	[pʂʰa <sup>22</sup> ]	吹
phlu <sup>5</sup>	[plʰou <sup>35</sup> ]	抚摩	tʂhai <sup>1</sup>	[sʰe <sup>22</sup> ]	饿
then <sup>5</sup>	[tʰæ̃ <sup>35</sup> ]	炭	tʂhe <sup>1</sup>	[tʂʰæ̃ <sup>22</sup> ]	扫

thoŋ <sup>3</sup>	[tʰaŋ <sup>232</sup> ]	风箱	khou <sup>5</sup>	[kʰo <sup>35</sup> ]	鞋
ʈhai <sup>7</sup>	[tʰe <sup>13</sup> ]	插	pho <sup>5</sup>	[hʰa <sup>35</sup> ]	客

为什么大坪、三只羊、宗地的次清闭塞音声母失去了送气成分呢？原来这些地方都在壮语北部方言和布依语的包围之中或者接近壮语，而壮语北部方言和布依语都缺少送气声母，因此这些地方苗瑶语送气成分的消失，是壮语、布依语影响的结果。

## (二) 次清鼻闭塞音的读音

次清鼻闭塞音声母的演变相当复杂，共有八种类型。

第一种，仍然是鼻冠送气清闭塞音。属于这个类型的有苗语川黔滇方言、湘西方言西部土语和布努语东努方言。例如：

大南山	腊乙坪	梅珠	
ŋqho <sup>1</sup>	ŋkhai <sup>1</sup>	干	
ntshaŋ <sup>1</sup>	ntshoŋ <sup>1</sup>	陡	
ŋtʂhaŋ <sup>3</sup>	ŋtʂhi <sup>3</sup>	ntshvŋ <sup>3</sup>	血
ŋtʂhai <sup>5</sup>	ŋtʂha <sup>5</sup>	ntsha <sup>1</sup>	怕
ntshai <sup>7</sup>	mpha <sup>7</sup>	mpha <sup>7</sup>	女儿

第二种，三只羊失去了送气成分。例如：mpai<sup>3</sup>“蚂蚁”、mpa<sup>7</sup>“女儿”。而这两个字在梅珠是送气的 mpha<sup>3</sup>、mpha<sup>7</sup>。

第三种，送气成分弱化为浊流。这个类型存在于苗语麻山次方言。例如宗地（比较大南山）：

大南山	宗地	大南山	宗地
ŋkheu <sup>1</sup>	[ŋk <sup>h</sup> ə <sup>22</sup> ]	扬尘	ŋtʂho <sup>5</sup>
ŋtʂhaŋ <sup>3</sup>	[nts <sup>h</sup> ua <sup>232</sup> ]	血	[ŋtʂ <sup>h</sup> o <sup>35</sup> ]
			[mpj <sup>h</sup> e <sup>13</sup> ]
			炊烟
			女儿

第四种，送气成分消失，鼻冠音也消失，同时清闭塞音变成浊闭塞音。属于这一类型的有勉语的各个方言。例如老书村（比较大南山）：

老书村	大南山	老书村	大南山
dzaŋ <sup>1</sup>	ŋtʂha <sup>1</sup>	清	dzu <sup>5</sup>
dzja:m <sup>3</sup>	ŋtʂhaŋ <sup>3</sup>	血	ga:t <sup>7</sup>
			ŋqhe <sup>7</sup>
			洗衣
			渴

上述第二、三、四种类型送气成分的消失或弱化，也是壮语或布依语影响的结果，因为这些语言都在壮语或布依语的包围之中。老书村送气成分消失以后，清闭塞音浊化则是鼻冠音的影响。

第五种，鼻冠音仍然保存，但送气成分消失，而闭塞成分浊化。这



个类型存在于新乐。例如（比较大南山）：

新乐	大南山	
ngai <sup>1</sup>	ŋqha <sup>1</sup>	干
mbiŋ <sup>3</sup>	ŋtʂhaŋ <sup>3</sup>	血
ndzau <sup>5</sup>	ntsho <sup>5</sup>	洗衣

第六种，鼻冠音消失，送气清闭塞音存在（少数变成了清擦音）。这一类型分布相当广，有苗语黔东方言、湘西方言的部分土语、布努语的努努方言、畲语、勉语的交公勉土语等。例如养蒿、下水村（比较梅珠）：

下水村	养蒿	梅珠	
tʂiŋ <sup>1</sup>	ɕhi <sup>1</sup>	ntʂiŋ <sup>1</sup>	清
phui <sup>3</sup>	phi <sup>3</sup>	mpha <sup>3</sup>	蚂蚁
tʂhaŋ <sup>5</sup>		ŋchuŋ <sup>5</sup>	秤
phui <sup>7</sup>	phi <sup>7</sup>	mpha <sup>7</sup>	女儿

第七种，闭塞音消失了，保存了鼻冠音，而鼻冠音在送气清口音的影响下也变成了送气清鼻音，而且合并成了ŋh。这个类型只见于苗语的滚董话。例如（比较大南山<sup>①</sup>）：

滚董	大南山		滚董	大南山	
ŋha <sup>1</sup>	ntʂi <sup>1</sup>	粗	ŋhei <sup>3</sup>	ŋtʂhaŋ <sup>3</sup>	血
ŋhi <sup>1</sup>	ŋtʂha <sup>1</sup>	清	ŋhe <sup>5</sup>	ŋtʂhai <sup>5</sup>	怕
ŋhaŋ <sup>1</sup>	ŋthoŋ <sup>1</sup>	裹腿	ŋho <sup>5</sup>	ntsho <sup>5</sup>	洗衣
ŋha <sup>1</sup>	ŋtʂho <sup>1</sup>	水獭			

第八种，鼻冠音变喉塞音，送气清塞音不变；鼻冠音消失，送气清塞擦音变成了送气浊擦音z<sup>h</sup>。这一类型只见于苗语的小苗寨话。例如（比较大南山）：

小苗寨	大南山		小苗寨	大南山	
ʔthau <sup>3b</sup>	ntho <sup>3</sup>	散开	z <sup>h</sup> hai <sup>1b</sup>	ŋtʂha <sup>1</sup>	清
ʔthaŋ <sup>1b</sup>	ŋthoŋ <sup>1</sup>	裹腿	z <sup>h</sup> həŋ <sup>3b</sup>	ŋtʂhaŋ <sup>3</sup>	血
ʔkhai <sup>1b</sup>	ŋqho <sup>1</sup>	干	z <sup>h</sup> hau <sup>5b</sup>	ŋtʂho <sup>5</sup>	炊烟

① 没有找到大南山 mp 与滚董同源的字，是否变ŋh，待查。

ʔkhai<sup>7b</sup>    ŋqhe<sup>7</sup>    渴    z<sub>l</sub>fiəu<sup>5b</sup>    ntsho<sup>5</sup>    洗衣

### (三) 次清连续音的读音

次清连续音包括清鼻音、清边音、清擦音三小类。这三小类的演变在各地并不完全同步。下面分开叙述。

古清鼻音声母现在大多数地区仍然是清鼻音（个别变浊鼻音），其中有的送气，有的不送气；少数地区变成了浊鼻音（个别变浊擦音）。

例如：

养蒿	梅珠	老书村	下水村	
m̥haŋ <sup>5</sup>	m̥i <sup>5</sup>	m̥waŋ <sup>5</sup>	m̥uŋ <sup>5</sup>	晚上
m̥hen <sup>1</sup>	m̥uŋ <sup>16</sup>	mo <sup>1</sup>	mo <sup>1</sup>	跳蚤
	m̥oŋ <sup>16</sup>	m̥ei <sup>1</sup>	m̥je <sup>1</sup>	藤子
n̥hɛ <sup>1</sup>	n̥oŋ <sup>1</sup>	n̥o:i <sup>1</sup>	n̥o <sup>1</sup>	日
n̥haŋ <sup>3</sup>	n̥i <sup>3</sup>	n̥om <sup>3</sup> (闻)	n̥uŋ <sup>4</sup>	听见
n̥hoŋ <sup>3</sup>	n̥oŋ <sup>3</sup>	n̥je <sup>3</sup>	n̥i <sup>3</sup>	重
	n̥uŋ <sup>3</sup>	n̥o <sup>3</sup>		肠

古清边音声母的演变与清鼻音相同，只有畲语变成了浊鼻音。例如：

养蒿	梅珠	老书村	大坪	下水村	
l̥ha <sup>5</sup>	ɬu <sup>5</sup>	ɬa <sup>5</sup>	lou <sup>5</sup>	ne <sup>5</sup>	月亮
l̥hə <sup>5</sup>	ɬɻu <sup>5</sup>	ɬe <sup>5</sup>	lie <sup>1</sup>	no <sup>5</sup>	铁
l̥ho <sup>3</sup>	ɬo <sup>3</sup>	ɬau <sup>3</sup>	lou <sup>3</sup>		竹子
l̥hu <sup>5</sup>	ɬo <sup>5</sup>			na <sup>5</sup>	擗

古清擦音声母比较稳定，除黔东南方言北部土语、川黔滇方言高坡等少数点增加清送气外，只有麻山次方言变成了浊擦音（其中舌尖前音为清音浊流），蓝靛瑶话和山子瑶话个别声母变为浊塞音，炯奈话个别声母变为鼻冠送气清闭塞音。例如：

养蒿	梅珠	宗地	龙华	三角村	
xhi <sup>1</sup>		z <sub>l</sub> æin <sup>1b</sup>	ŋkhen <sup>1</sup>	gja:ŋ <sup>1b</sup>	高
	hiŋ <sup>1</sup>	z <sub>l</sub> æin <sup>1b</sup>	ŋkhen <sup>1</sup>	gjen <sup>1b</sup>	肝
xhi <sup>5</sup>	hen <sup>1</sup>				快

shoŋ <sup>5</sup>	θoŋ <sup>5</sup>	s <sup>h</sup> aŋ <sup>5b</sup>	θəŋ <sup>5</sup>	soŋ <sup>5a</sup> (调!)	送
shen <sup>5</sup>	θin <sup>5</sup>		θin <sup>5</sup>	sen <sup>5a</sup> (调!)	信
ɕhu <sup>1</sup>	ʂyu <sup>1</sup>	s <sup>h</sup> u <sup>1b</sup>	səu <sup>1</sup>	suei <sup>1b</sup>	酸
ɕhu <sup>3</sup>	ʂu <sup>3</sup>	s <sup>h</sup> ə <sup>3b</sup>	θiau <sup>3</sup>	sha:u <sup>3</sup>	站立
ɕhaŋ <sup>5</sup>	ʂi <sup>5</sup>	s <sup>h</sup> oŋ <sup>5b</sup>	θiuŋ <sup>5</sup>		揩
hə <sup>7</sup>	hvu <sup>7</sup>	fi <sup>1b</sup>	ho <sup>7</sup>	hap <sup>7b</sup>	喝
ho <sup>1</sup>	hvu <sup>3</sup>	fi <sup>7b</sup>	hu <sup>1</sup>		雾

### 三、古浊声母在现代方言里的读音

古浊声母也可以分为三类：纯全浊、鼻冠全浊、次浊。这三类声母虽然在古代都是浊音，但是在现代方言里清浊性质很不一样。

#### (一) 纯全浊的读音

古纯全浊声母在现代方言的读音差别甚大，共有 11 种类型。

第一种，各阳调字的声母都读浊音。属于这一类型的有苗语滇东北次方言、川黔滇次方言第二土语、罗泊河次方言、湘西方言东部土语。例如：

	花	火	死	十
石门坎	bfiaw <sup>2</sup>	dey <sup>4 1</sup>	da <sup>3 11</sup>	g <sup>h</sup> au <sup>8 11</sup>
小章	bei <sup>2</sup>	da <sup>4</sup>	da <sup>6</sup>	gu <sup>8</sup>
野鸡坡	ven <sup>A</sup>	ðo <sup>B</sup>	ða <sup>C</sup>	yo <sup>D</sup>

石门坎的阳调字现在有送气的和不送气的两种浊音。这两种浊音不是来源不同，而是以调类和词类为条件分化的结果：其中第 2 调的字，不分词类，声母都是送气浊音；第 4<sup>1</sup>、8<sup>1</sup> 调的字一般是名词，声母是不送气浊音；第 4<sup>11</sup>、8<sup>11</sup> 调的字一般是非名词，声母是送气浊音。第 6 调的字，不分词类，都是不送气浊音。<sup>①</sup> 野鸡坡都是浊擦音，但带有轻微的浊塞音成分。如 ya<sup>D</sup> “十”实际读作 [y<sup>g</sup>o<sup>31</sup>]。这是浊闭塞音的遗迹。

第二种，第 2 调的字声母是不送气清音，第 4、6、8 调的是清音浊送气。属于这一类型的有苗语湘西方言的西部土语。例如腊乙坪：

① 王辅世：《苗语方言划分问题》，载《民族语文》，1983，5。

pei <sup>2</sup>	花	ton <sup>2</sup>	铜	kwei <sup>2</sup>	黄
[tsfɛ <sup>4</sup> ]	凉	[qwfɪ̃ <sup>4</sup> ]	藟头	[pɦa <sup>4</sup> ]	坏
[pɦo <sup>6</sup> ]	进入	[tɦu <sup>6</sup> ]	筷子	[qɦo <sup>6</sup> ]	倒
[tɦo <sup>8</sup> ]	咬	[tɕɦa <sup>8</sup> ]	下巴	[kɦu <sup>8</sup> ]	十

第三种，第 2、8 调字的声母是不送气清音，第 4、6 调的是送气浊音。属于这一类型的有苗语川黔滇次方言的第一土语。例如大南山：

t̩ e <sup>2</sup>	河	qen <sup>2</sup>	芦笙	tɕai <sup>2</sup>	骑
[dzɦo <sup>4</sup> ]	白	[bɦe <sup>4</sup> ]	山	[dlɦau <sup>4</sup> ]	藟头
[dzɦou <sup>6</sup> ]	刺猬	[dɦo <sup>6</sup> ]	死	[dɦau <sup>6</sup> ]	肥
po <sup>8</sup>	见	to <sup>8</sup>	咬	kou <sup>8</sup>	十

第四种，第 2、8 调字的声母是不送气清音，第 4、6 调的是清音浊流。属于这一类型的有苗语贵阳次方言，麻山次方言，黔东方言的部分地区。例如：

	花	火	死	十
青岩	poŋ <sup>2</sup>	[tɦau <sup>4</sup> ]	[tɦo <sup>6</sup> ]	ku <sup>8</sup>
宗地	pua <sup>2</sup>	[tɦu <sup>4</sup> ]	[tɦəa <sup>6</sup> ]	ku <sup>8</sup>
养蒿	paŋ <sup>2</sup>	[tɦu <sup>4</sup> ]	[tɦa <sup>6</sup> ]	kɕu <sup>8</sup>

青岩第 6 调字的声母多数是清音浊流，少数没有浊流成分。如 ton<sup>6</sup> “半天”。宗地有一部分变成了清连续音或清连续音带浊流。如 sə<sup>2</sup> “会”、saŋ<sup>2</sup> “门”、[h<sup>h</sup>o<sup>6</sup>] “倒”、[lɦoŋ<sup>4</sup>] “藟头”。养蒿多数是清闭塞音，但有相当多的字是清连续音。例如ɬu<sup>2</sup> “魂”、[s<sup>h</sup>ei<sup>4</sup>] “凉”、[ɕ<sup>h</sup>u<sup>6</sup>] “少”、faŋ<sup>2</sup> “黄”。

第五种，第 2、4、8 调字的声母是不送气清音，第 6 调的是清音浊流。属于这一类型的有苗语惠水次方言。例如高坡的 poŋ<sup>2</sup> “花”、tə<sup>4</sup> “火”、[t<sup>h</sup>u<sup>6</sup>] “死”、pə<sup>8</sup> “见”。高坡多数是不送气清闭塞音，但来自古舌尖前、舌尖后的塞擦音声母现在是清连续音（有的带浊流）例如 se<sup>2</sup> “钱”、[sɦo<sup>6</sup>] “刺猬”。个别人声字是送气清塞音。如 khə<sup>8</sup> “十”。

第六种，第 4、6、8 调字的声母是不送气清音，第 2 调的是浊音。属于这一类型的很少，只有恭城的交公勉话。例如：ba<sup>2</sup> “耙子”、doŋ<sup>2</sup> “铜”、ba<sup>2</sup> “白”、teu<sup>4</sup> “火”、pəu<sup>4</sup> “手”、tai<sup>6</sup> “死”、tjen<sup>6</sup> “垫”，tə<sup>8</sup> “豆”。



苗瑶语声母的发展趋势一般是浊音变清音，首先是第2调字的声母清化，然后依次是第8、4、6调的清化。<sup>①</sup>为什么恭城出现相反的情况，第2调字的声母没有清化，而第4、6、8调的却清化了呢？前面分析全清纯闭塞声母浊化时，我们已经推断出是壮侗语的影响。恭城阳平字的声母现在读浊音也是如此。可以假定，恭城交公勉话的演变也同其他地方的苗瑶语一样，与壮语接触时，第2调字的声母已经变成清音，与全清声母性质相同，而第4、6、8调字的尚未清化。在壮语的影响下，第2调字的声母（限于b、d）与全清声母一道变成了浊音；第4、6、8调字的声母是后来清化的，这时壮语的影响已经减弱（瑶族、壮族接触减少）没有变成浊音。所以恭城交公勉话阳平字的浊音，不是古音的残留，而是再次浊化。

第七种，各阳调字都是不送气清音。属于这一类型的相当多，主要是勉语和布努语，此外有苗语的重安江次方言、滚董话和岱林话。炯奈话也属这一类。例如：

	花	火	死	十
老书村	pjaŋ <sup>2</sup>	to <sup>4</sup>	tai <sup>6</sup>	tsjop <sup>8</sup>
新乐	(kuŋ <sup>2</sup> 黄)	to <sup>4</sup>	ta <sup>4</sup>	teo <sup>8</sup>
梅珠	pen <sup>2</sup>	tu <sup>4</sup>	to <sup>6</sup>	cvu <sup>8</sup>
小苗寨	pen <sup>2</sup>	tu <sup>4</sup>	tau <sup>6</sup>	(pu <sup>8</sup> 见)
滚董	pai <sup>2</sup>	tau <sup>4</sup>	tei <sup>6</sup>	ku <sup>8</sup>
黄落	pan <sup>2</sup>	təu <sup>4</sup>	to <sup>6</sup>	ko <sup>8</sup>
龙华	pen <sup>2</sup>	tau <sup>4</sup>	ta <sup>6</sup>	teo <sup>8</sup>
枫香	pu <sup>2</sup>	te <sup>4</sup>	ta <sup>6</sup>	kou <sup>8</sup>

老书村一般是清音，个别字是浊音，如 dzuŋ<sup>2</sup>“根”。新乐一般是不送气清音，少数是送气清音，如 tɕhu<sup>2</sup>“九” tɕhu<sup>6</sup>“少”。梅珠古舌尖前和舌尖后塞擦音声母现在是清擦音，如 θo<sup>6</sup>“到达”。小苗寨一般是清闭塞音，少数是清连续音，如 su<sup>2</sup>“九”、sau<sup>8</sup>“十”。黄落一般是不送气清音，少数是送气清音，如 tshəu<sup>6</sup>“筷子”、tshin<sup>3</sup>“钱”。龙华一般是清闭塞音，少数是清连续音，如 ʃaŋ<sup>2</sup>“门”、su<sup>6</sup>“凿子”。

第八种，第2、4、6调字的声母是不送气清音，第8调的是送气清

① 陈其光：《苗瑶语浊声母的演变》，载《语言研究》，1985，2。

音。属于这一类型的有苗语的毛坳话和勉语的标敏土语。例如：

毛	坳			双	龙		
pei <sup>2</sup>	花	kwe <sup>2</sup>	黄	pjaŋ <sup>2</sup>	花	kla <sup>2</sup>	桃
tɕi <sup>4</sup>	茶	tseŋ <sup>4</sup>	凉	pau <sup>4</sup>	手	təu <sup>4</sup>	火
te <sup>6</sup>	死	pju <sup>6</sup>	喷	təu <sup>6</sup>	筷子	tai <sup>6</sup>	死
pha <sup>8</sup>	见	tha <sup>8</sup>	咬	pho <sup>8</sup>	萝卜	phlo <sup>8</sup>	陷落

双龙一般是清闭塞音，小舌音是清连续音，如 ho<sup>4</sup> “矮”。

第九种，第 2 调字的声母是不送气清音，第 4、6 调的是清音浊流，第 8 调的是送气清音。属于这一类型的见于苗语黔东南方言北部土语的部分地区。例如舟溪：

paŋ <sup>2</sup>	花	[t <sup>h</sup> a <sup>4</sup> ]	遗失	[ɕ <sup>h</sup> o <sup>6</sup> ]	少	phen <sup>8</sup>	见
faŋ <sup>2</sup>	黄	[k <sup>h</sup> ɛ <sup>4</sup> ]	旱	[t <sup>h</sup> a <sup>6</sup> ]	死	tha <sup>8</sup>	口袋

第十种，各阳调字的声母都是送气清音。属于这一类型的有畲语和布努语努努方言。例如：

	花	火	死	十
下水村	pwhen <sup>2</sup>	tho <sup>4</sup>	tha <sup>6</sup>	kjho <sup>8</sup>
西山	tɕhu <sup>2</sup> (九)	tho <sup>4</sup>	tho <sup>6</sup>	tɕhu <sup>8</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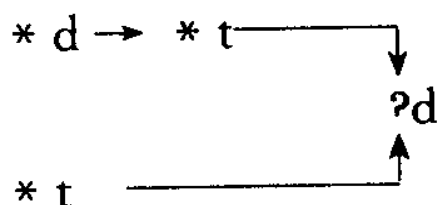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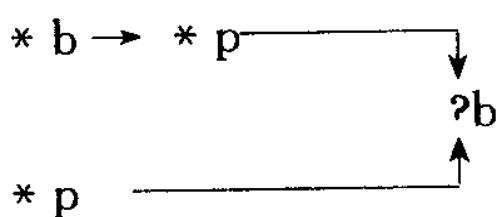
第十一种，各阳调的声母都有带喉塞的浊音 ?b 和 ?d，其余是清塞音。属于这一类型的有海南和广西部分地方的勉语。例如：

	耙子	火	死	白
保亭	?ba <sup>2</sup>	?dɔu <sup>4</sup>	?dai <sup>6</sup>	?be <sup>8</sup>
东兴	?ba <sup>2</sup>	?dɔu <sup>4</sup>	?da: i <sup>6</sup>	?be <sup>8</sup>

双唇和舌尖中是浊音，其他发音部位是清音，例如保亭的 kum<sup>6</sup> “胖”、kja<sup>4</sup> “欺骗”、kjwe<sup>6</sup> “起来”、tɕei<sup>4</sup> “是”。

前面已经谈到，保亭、东兴等地古全清纯闭塞音声母现在读做 ?b 和 ?d 的，是壮侗语影响的结果。我们认为古全浊纯闭塞音声母现在读作 ?b 和 ?d 的也是如此。因为这类字在勉语的其他方言里是清声母。找不出演变为浊音的条件。而且在保亭和东兴，除了 ?b 和 ?d 外，其他发音部位的字也都是清音。看不出分化的条件。而邻近的壮侗语里恰好有 ?b 和 ?d，而且只有这两个带喉塞的浊声母。所以保亭和东兴的 ?b 和 ?d，不是古浊音的残存，而是有全清、全浊两个来源，即古全浊声母清化以后，与全清声母一起，在壮侗语的影响下变成了带喉塞的浊音，其

演变过程如下：



## (二) 鼻冠全浊的读音

古鼻冠全浊声母在现代方言里的读音比纯全浊更分歧复杂，其中浊闭塞音成分的演变往往与纯全浊不同步。有 12 种类型。

第一种，各阳调字的声母都是鼻冠浊闭塞音。属于这一类型的有苗语滇东北次方言、川黔滇次方言第二土语、布努语巴那话等。例如：

	肉	鼓	笋	舌
石门坎	ŋGhai <sup>2</sup>	ŋda <sup>41</sup>	ndza <sup>611</sup> (孤)	ndlhai <sup>811</sup>
兴发	ŋGei <sup>2</sup>	ŋda <sup>4</sup>	ŋdzɑ <sup>6</sup>	mblei <sup>8</sup>
新乐	ŋge <sup>2</sup>	ndjəu <sup>4</sup>	mbja <sup>6</sup>	ndli <sup>8</sup>

石门坎鼻冠浊闭塞音送气和不送气的分化条件与纯全浊同。

第二种，第 2、8 调字的声母是鼻冠清闭塞音，第 4、6 调的是鼻冠送气浊闭塞音。属于这一类型的有苗语川黔滇次方言的部分地区。例如大南山：

mploŋ <sup>2</sup>	叶子	nto <sup>2</sup>	天	ŋtəou <sup>2</sup>	嘴
[ŋdɦo <sup>4</sup> ]	鼓	[ŋghen <sup>4</sup> ]	懒	[ŋghau <sup>4</sup> ]	吞
[mbɦo <sup>6</sup> ]	盖	[ŋdzɦu <sup>6</sup> ]	鼻子	[ndɦo <sup>6</sup> ]	麻
ŋtɕi <sup>8</sup>	辣	ŋkeu <sup>8</sup>	双	ŋqai <sup>8</sup>	窄

第三种，第 2、8 调字的声母是鼻冠清闭塞音，第 4、6 调的是鼻冠清闭塞音带浊流。属于这一类型的有苗语贵阳次方言、麻山次方言。例如：

	船	鼓	笋	舌
青岩	ŋkoŋ <sup>2</sup>	[ŋtɦo <sup>4</sup> ]	[mpjɦo <sup>6</sup> ]	mplai <sup>8</sup>
宗地	ŋkoŋ <sup>2</sup>	[ŋtɦəa <sup>4</sup> ]	[mpzɦəa <sup>6</sup> ]	mple <sup>8</sup>

第四种，第 2、4、8 调字的声母是鼻冠清闭塞音，第 6 调的是鼻冠清闭塞音带浊流。属于这一类型的有苗语惠水次方言。例如高坡：

mpɑ <sup>2</sup>	拍	ŋtəə <sup>2</sup>	嘴	ŋqəŋ <sup>2</sup>	天
ŋtu <sup>4</sup>	鼓	ŋqoŋ <sup>4</sup>	梭子	ŋkin <sup>4</sup>	懒

[mpħə<sup>6</sup>] 盖      [ntħo<sup>6</sup>] 麻      [mplħw<sup>6</sup>] 鼻子  
mpla<sup>8</sup> 辣      ŋkə<sup>8</sup> 双      ŋqe<sup>8</sup> 窄

个别第 6 调字的声母是鼻冠浊擦音,如[nz<sup>6</sup>o<sup>6</sup>]“瘦”。

第五种,各阳调字的声母都是鼻冠清闭塞音。属于这一类型的比较多,有苗语重安江次方言、罗泊河次方言、布努语东努方言和炯奈话。例如:

	船	鼓	笋	舌
野鸡坡	ŋkoŋ <sup>2</sup>	ŋtʂa <sup>4</sup>	mpja <sup>6</sup>	mple <sup>8</sup>
梅 珠	n̄ci <sup>2</sup>	ŋtʂu <sup>4</sup>	ntso <sup>6</sup>	ntɬa <sup>8</sup>
枫 香	ŋkaŋ <sup>2</sup>	n̄tean <sup>4</sup>	ntsa <sup>6</sup>	mple <sup>8</sup>
龙 华	ntʂuŋ <sup>2</sup>	ntʂu <sup>4</sup>	mpja <sup>6</sup>	mpli <sup>8</sup>

枫香有个别字的声母是浊擦音,如zou<sup>6</sup>“瘦”。

第六种,第 2、4、6 调字的声母是鼻冠不送气清闭塞音,第 8 调的是鼻冠送气清闭塞音。属于这一类型的很少,只有苗语毛坳话。例如:

mpjo <sup>2</sup>	耳朵	ŋkuŋ <sup>2</sup>	船	ŋqai <sup>2</sup>	肉
mpjo <sup>4</sup>	鼓	mpjo <sup>4</sup>	鱼	ŋkwa <sup>4</sup>	捉
nto <sup>6</sup>	麻	mpjau <sup>6</sup>	鼻子	ŋqe <sup>6</sup>	勤快
mpjhe <sup>8</sup>	扇子	nthei <sup>8</sup>	舌	ŋkha <sup>8</sup>	糯

第七种,各阳调字的鼻冠音都已消失,声母都是浊闭塞音。属于这一类型的是勉语的大多数方言。例如:

	稻	鱼	笋	糯
老书村	bjau <sup>2</sup>	bjau <sup>4</sup>	bjai <sup>6</sup>	bjut <sup>8</sup>
保 亭	blau <sup>2</sup>	bjau <sup>4</sup>	bjai <sup>6</sup>	blət <sup>8</sup>
东 兴	blau <sup>2</sup>	bjau <sup>4</sup>	bjai <sup>6</sup>	blət <sup>8</sup>
大 坪	bu <sup>2</sup>	blu <sup>4</sup>	blai <sup>6</sup>	but <sup>8</sup>

第八种,鼻冠音消失,各阳调字的声母都是不送气清闭塞音。属于这一类型的有畲语、布努语努努方言,勉语的交公勉土语等。例如:

	稻	鱼	笋	糯
下水村	pja <sup>2</sup>	pja <sup>4</sup>	pja <sup>6</sup>	pjo <sup>8</sup>
西 山	tean <sup>2</sup> (叶)	pja <sup>4</sup>	pja <sup>6</sup>	teu <sup>8</sup>
恭 城	plau <sup>2</sup>	pləu <sup>4</sup>	plai <sup>6</sup>	ple <sup>8</sup>

第九种,闭塞成分消失,各阳调字都保存鼻冠音。属于这一类型的有布努语优诺方言;苗语湘西方言东部土语、黔东方言部分地区和滚董



话。例如：

	稻	鱼	笋	糯
黄落	mja <sup>2</sup>	mwi <sup>4</sup>	mja <sup>6</sup>	mjo <sup>8</sup>
小章	mu <sup>2</sup>	mu <sup>4</sup>	mja <sup>6</sup>	məu <sup>8</sup>
尧告	nai <sup>2</sup>	nei <sup>4</sup>	no <sup>6</sup>	na <sup>8</sup>
滚董	njan <sup>2</sup> (叶)	njo <sup>4</sup>	njei <sup>6</sup>	nju <sup>8</sup>

第十种，闭塞成分消失，第2调字的声母是不送气浊鼻音，第4、6、8调的是浊鼻音带浊流。属于这一类型的有苗语湘西方言西部土语。例如腊乙坪的：

ma <sup>2</sup>	拍	[ŋhã <sup>4</sup> ]	鼓	[mz <sup>h</sup> ɑ <sup>6</sup> ]	笋	[mjhã <sup>8</sup> ]	舌
no <sup>2</sup>	嘴	[mz <sup>h</sup> ɰ <sup>4</sup> ]	鱼	[nhɔ <sup>6</sup> ]	麻	[ŋhɔ <sup>8</sup> ]	双

第十一种，闭塞音消失，第2、8调字的声母是不送气浊鼻音，第4、6调的是浊鼻音带浊流。属于这一类型的有苗语黔东方言。例如养蒿：

na <sup>2</sup>	稻	[n <sup>h</sup> ə <sup>4</sup> ]	鼓	[n <sup>h</sup> o <sup>6</sup> ]	麻	ni <sup>8</sup>	舌
nə <sup>2</sup>	叶	[z <sup>h</sup> ɛ <sup>4</sup> ]	鱼	[zhɛ <sup>6</sup> ]	鼻	nə <sup>8</sup>	糯

古 \* mbr 现在养蒿读浊擦音，<sup>①</sup> 其他地方读鼻音。

第十二种，鼻冠音变喉塞音，浊塞音变为清塞音，浊塞擦音变为浊擦音 z。属于这一类型的只有苗语的小苗寨话。例如（比较大南山）：

小苗寨	大南山	小苗寨	大南山
ʔpi <sup>2</sup>	ŋtʂe <sup>2</sup>	耳朵	zəŋ <sup>2</sup> ŋkau <sup>2</sup> 船
ʔtɕi <sup>4</sup>	[mblhɔ <sup>4</sup> ]	蚂蟥	zau <sup>6</sup> [ŋdzhɔ <sup>4</sup> ]    量布
ʔtu <sup>6</sup>	[ndhu <sup>6</sup> ]	麻	zəŋ <sup>6</sup> [ŋghaŋ <sup>6</sup> ]    爬行
ʔpia <sup>8</sup>	ŋtʂl <sup>8</sup>	辣	zi <sup>2</sup> n̄tɕe <sup>2</sup> 柱子

### (三) 次浊的读音

古次浊声母非常稳定，在现代方言里，除毛坳，双龙等少数点第8调字的声母变作清连续音外，一般仍是浊连续音，有的地方部分声调的字带浊流，其条件与纯全浊、鼻冠全浊声母相同，勉语金门土语的个别声母是浊闭塞音。例如：

腊乙坪	养蒿	梅珠	三角村	毛坳
moŋ <sup>2</sup>	moŋ <sup>2</sup>	mi <sup>2</sup> (你们)	muei <sup>2</sup>	m <sup>2</sup> 你

<sup>①</sup> 王辅世：《苗语的声类和韵类》，载《民族语文》，1980，2。

noŋ <sup>2</sup>	naŋ <sup>2</sup>	nau <sup>2</sup>	ɲin <sup>2</sup>	naŋ <sup>2</sup>	吃
[l <sup>h</sup> ɑ <sup>6</sup> ]	li <sup>2</sup>		giŋ <sup>2</sup>	liŋ <sup>2</sup>	田
[m <sup>h</sup> e <sup>4</sup> ]	[m <sup>h</sup> a <sup>4</sup> ]	mu <sup>4</sup>	ma <sup>4</sup>	me <sup>4</sup>	马
[l <sup>h</sup> o <sup>4</sup> ]	[l <sup>h</sup> o <sup>4</sup> ]	lo <sup>4</sup>	lau <sup>4</sup>	lo <sup>4</sup>	回来
	[ŋ <sup>h</sup> i <sup>4</sup> ]	ŋwa <sup>4</sup>	ŋwa <sup>4</sup>	ŋwa <sup>4</sup>	瓦
[m <sup>h</sup> oŋ <sup>4</sup> ]	[m <sup>h</sup> oŋ <sup>4</sup> ]	muŋ <sup>4</sup>	ni·ŋ <sup>4</sup>	ɲe <sup>4</sup>	去
[n <sup>h</sup> u <sup>6</sup> ]	[n <sup>h</sup> ə <sup>6</sup> ]	naŋ <sup>6</sup>	nu <sup>6</sup>	nuŋ <sup>6</sup>	鸟
[z <sup>h</sup> o <sup>6</sup> ]	[ɣ <sup>h</sup> ə <sup>6</sup> ]	juŋ <sup>6</sup>			za <sup>6</sup> 力
[z <sup>h</sup> i <sup>8</sup> ]	za <sup>8</sup>	ju <sup>8</sup>	jet <sup>8</sup>	ɕi <sup>8</sup>	八
[z <sup>h</sup> ɑ <sup>8</sup> ]	zi <sup>8</sup>	ja <sup>8</sup>		[hei <sup>8</sup>	舔
[m <sup>h</sup> u <sup>4</sup> ]	[m <sup>h</sup> aŋ <sup>4</sup> ]	mi <sup>4</sup>	mak <sup>8</sup>	mm <sup>8</sup>	麦

古次浊声母中的鼻音现在一般仍是鼻音，边音仍是边音，擦音仍是擦音，但也有鼻音变擦音、边音变鼻音的。如下水村的 jɔ<sup>3</sup> “牛”、nin<sup>2</sup> “田”。

#### 四、声母演变的趋势

用 T 代表不送气清闭塞音，D 代表浊闭塞音，N 代表鼻音，L 代表边音，S 代表清擦音，Z 代表浊擦音，古全清声母可以改写为 \*T、\*NT、\*ʔN、\*ʔL、\*ʔZ，古次清声母可以改写为 \*Th、\*NTh、\*N、\*L、\*S，古浊声母可以改写为 \*D、\*ND、\*N、\*L、\*Z。把古代三大类声母在现代方言里的读音用上述符号表示，可以得到以下三个表。

可以看出，全清声母中的纯闭塞音大多数地方保持不送气清音不变，少数地方受外来影响，部分变成了浊音。鼻冠闭塞音声母约有一半地区保持不变，相当多的地方失去了鼻冠音（部分地方鼻冠音消失以后口音变成了浊音），保存了口音，相反，少数地方失去了口音，保存了鼻冠音。至于连续音声母，除少数地方保存先喉塞外，一般都变成了浊连续音。

可以看出，次清声母中的纯闭塞声母很稳定，只有少数地方受外来影响失去了送气成分或变成了清音浊流，大多数地方仍是送气清音。擦音声母也很稳定，除个别点变成浊音外，其余的仍是清音。鼻音声母和边音声母变化大一些，但多数地方仍是清音，少数地方变成了浊音。鼻冠闭塞声母很不稳定，现在保存鼻冠音而且闭塞音仍是送气的虽然有不少地方，但失去鼻冠音保存口音的比全清声母多，其中有的口音变成了浊音，个别点整个声母变成了清鼻音或浊擦音。

表一 全清声母变化表

今古声母 地点	* T	* NT	* ?N	* ?L	* ?Z
野鸡坡	T	N?T	?N	?L	?Z
大南山	T	NT	N	L	Z
石门坎	T	NT	N	L	Z
青岩	T	NT	N	L	Z
高坡	T, S	NT, NZ	N	L	Z
宗地	T, S	NT	N	L	Z
枫香	T, S	NT, NZ	N	L	Z
梅珠	T	NT	N	L	Z
腊乙坪	T	ND	N	L	Z
小章	T	D	N	L	Z
西山	T	T	?N, ?Z	?L	?Z
龙华	T	NT	N	L	Z, NT
小苗寨	T	?T, Z	N	L	Z
毛坳	T	NT	N	L	Z
新乐	T	ND	N	L	Z
黄落	T	N	N	L	Z
滚董	T	N	N	L	Z
养蒿	T, S	T, S	N	L	Z
尧告	T	T	N	L	Z
老书村	T	D	N	N	Z
三角村	T	D	N	N	Z
恭城	T, D	T	N	N	Z
保亭	T, ?D	D	N	N	Z
东兴	T, ?D	D	N	N	Z
大坪	T, D	D	N	N	Z
下水村	T	T	N	N	Z

表二 次清声母变化表

今古声母 地点	* Th	* NTh	* N	* L	* S
野鸡坡	Th	N <sup>?</sup> Th	N	L	S
大南山	Th	NTh	N	L	S
石门坎	Th	NTh	N	L	S
青岩	Th, S	NTh	N	L	S
高坡	Th, Sh	NTh, NSh	Nh	Lh	Sh
宗地	Tɸ	NTɸ	N	L	Z
枫香	Th	NTh	Nh	Lh	S
梅珠	Th	NTh	N	L	S
腊乙坪	Th	NTh	N, S	Lh	S
小章	Th	Th	N, S	L	S
西山	Th	Th	N	L	Z
龙华	Th	NTh	N	L	S, NTh
小苗寨	Th	<sup>?</sup> Th, zɸ	Nh	Lh	Sh
毛坳	Th	NTh	Nh	Lh	S
新乐	Th	ND	N	L	S
黄落	Th	Th	N	L	S
滚董	Th	ɲh	N	Lh	S
养蒿	Th, Sh	Th, Sh	Nh	Lh	Sh
尧告	Th, Sh	Th, Sh	N	L	S
老书村	Th	D	N	L	S
三角村	Th	D	N	L	S, D
恭城	Th	Th	①		
保亭	Th	D	N	L	S
东兴	Th	D	②		
大坪	T	D	N	L	S
下水村	Th	T	N	L	S

① ② 缺材料。



表三 浊声母变化表

今 声 母	古 声 母	*D	*ND	*N	*L	*Z	说 明
野鸡坡		Z	NT	N	L	Z	
大南山		T	NT	N	L	Z	平, 人
		Dh	NDh	Nh	Lh	Zh	上, 去
石门坎		D	ND	N	L	Z	去, 上, 人名词
		Dh	NDh	Nh	Lh	Zh	平, 上, 人非名词
青 岩		T	NT	N	L	Z	平, 人
		Th	NTh	Nh	Lh	Zh	上, 去
高 坡		T	NT	N	L	Z	平、上、人
		Th	NTh	Nh	Lh	Zh	去
宗 地		T	NT	N	L	Z	平、人
枫 香		T	NT	N	L	Z	
梅 珠		T	NT	N	L	Z	
腊乙坪		T	N	N	L	Z	平
		Th	Nh	Nh	Lh	Zh	上、去、人
小 章		D	N	N	L	Z	
西 山		Th	T	N	L	Z	
龙 华		T	NT	N	L	Z	
小苗寨		T	?T	N	L	Z	古塞音
			z				古塞擦音
毛 坳		T	NT	N	L	Z	平、上、去
		Th	NTh	N	L	S	人
新 乐		T	ND	N	L	Z	
黄 落		T	N	N	L	Z	
滚 董		T	N	N	L	Z	
养 蒿		T	N	N	L	Z	平、人
		Th	Nh	Nh	Lh	Zh	上、去
尧 告		T	N	N	L	Z	

今 声 母 古 声 母	* D	* ND	* N	* L	* Z	说 明
老书村	T	D	N	L	Z	
三角村	T	D	N	L; gj	Z	
恭 城	T; D	T	N	L	Z	
保 亭	T; ?D	D	N	L; gj	Z	
东 兴	T; ?D	D	N	L; gj	Z	
大 坪	T	D	N	L	Z	
下水村	Th	T	N	L	Z	
双 龙	T	D	N	L	Z	平、上、去
	Th		N	L	S	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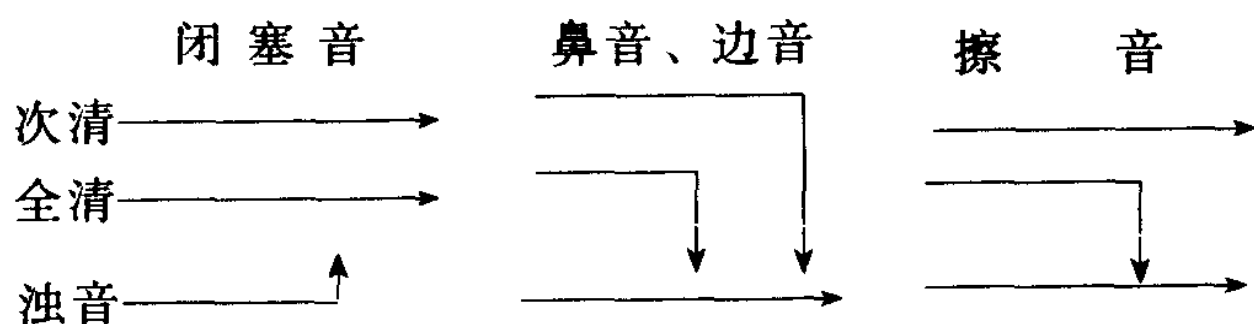
还可以看出，次浊声母很稳定，除个别地方入声字的声母变成清连续音外，其余的仍然是浊连续音。全浊声母中的纯闭塞音声母，大多数地方全部或者部分声调字的声母变成了清音，少数地方全部或部分声调字的声母是浊音或清音浊送气。

鼻冠全浊声母的鼻冠音，除勉语、畲语、布努语努努方言外都还保存着；闭塞音除苗语湘西方言、黔东方言和少部分布努语外，也都保存着，其中多数是浊音（有的部分声调字是浊音或清音浊送气）。

从表三可以看出，古全浊声母现代方言是否是浊音或清音浊送气都受声调的制约：一个调的声母是浊音或清音浊送气时，是去声；两个调是浊音或清音浊送气时，是去声和上声；三个调是浊音或清音浊送气时，是去声、上声和入声。因此在现代方言里，保存浊音最多的是去声，其次上声，再次入声，平声最少。

总观三类古声母的演变趋势，可得出如下几点：

1. 浊声母中闭塞音趋于清化，连续音稳定不变，清声母中闭塞音、擦音稳定，鼻音、边音趋于浊化。所以现代方言里闭塞音和连续音的性质往往不同。用示意图表示就是：



2. 鼻冠闭塞音最不稳定，趋于分化。分化时全浊最易保存鼻音，次清最易保存口音，全清居中。

3. 从保存浊音的多寡可以推断，浊声母清化不同步，平声最早，入声第二，第三是上声，去声最晚。

### 第三节 韵母比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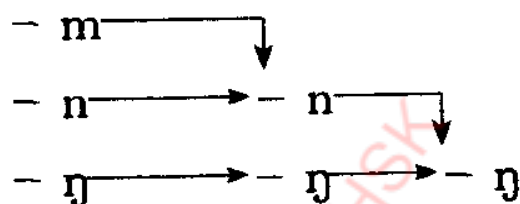
#### 一、阳声韵的演变

有鼻尾的字现在勉语最多，不过各方言鼻尾的读音不一样，有的读 -m、-n、-ŋ，有的读 -n 和 -ŋ，有的全读 -ŋ。布努语、畲语里有鼻尾的字也比较多，一般读 -n 或 -ŋ。苗语里有鼻尾的字最少，-n 和 -ŋ 往往不对立；有的方言没有鼻尾。下面先观察勉语不同方言的鼻尾对应情况。

大坪江	双龙	九疑山	
-m	-n	-ŋ	
no:m <sup>1</sup>	nɔ <sup>1</sup>	nəŋ <sup>1</sup>	个
tam <sup>3</sup>	dan <sup>3</sup>	təŋ <sup>3</sup>	虱
om <sup>5</sup>	ən <sup>5</sup>	əŋ <sup>5</sup>	肿
nom <sup>3</sup>	nən <sup>3</sup>	nəŋ <sup>3</sup>	哭
na:m <sup>1</sup>	nən <sup>1</sup>	nəŋ <sup>1</sup>	嫂子
ni:m <sup>1</sup>	njen <sup>1</sup>	niŋ <sup>1</sup>	种子
-n	-n	-ŋ	
to:n <sup>1</sup>	twan <sup>1</sup>	twəŋ <sup>1</sup>	儿子
mun <sup>1</sup>	muw <sup>1</sup>	muŋ <sup>1</sup>	痛
teun <sup>6</sup>	klin <sup>6</sup>	teuŋ <sup>6</sup>	肥
pha:n <sup>1</sup>	phən <sup>1</sup>	phuəŋ <sup>1</sup>	床被

mjen <sup>3</sup>	mjen <sup>3</sup>	mjəŋ <sup>3</sup>	脚印
-ŋ	-ŋ	-ŋ	
pjaŋ <sup>2</sup>	pjaŋ <sup>2</sup>	pjaŋ <sup>2</sup>	花
na:ŋ <sup>1</sup>	naŋ <sup>1</sup>	naŋ <sup>1</sup>	蛇
təu:ŋ <sup>1</sup>	klə <sup>1</sup>	təuŋ <sup>1</sup>	角
mi:ŋ <sup>2</sup>	nəŋ <sup>2</sup>	mi:ŋ <sup>2</sup>	去
li:ŋ <sup>2</sup>	lie <sup>2</sup>	liŋ <sup>2</sup>	田

大坪江有三个鼻尾，显然保存了古代阳声韵的类型。双龙保存了两个鼻尾，古代的 -m 已并入 -n，少数字的鼻尾已消失。九疑山只有一个鼻尾，古代的 -m 和 -n 全部并入了 -ŋ。三个鼻尾的演变可以图示为：



双龙代表演变的第一阶段，九疑山代表演变的第二阶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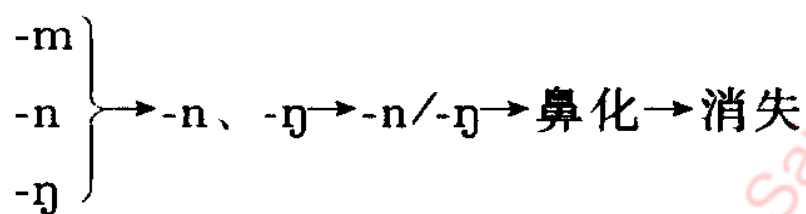
布努语、苗语的情况有所不同，大致情况如下（拿大坪江比较）：

大坪江	梅珠	养蒿	腊乙坪	石门坎	
sim <sup>1</sup>	caŋ <sup>1</sup>	təu <sup>1</sup>	təu <sup>1</sup>	kau <sup>1</sup>	针
dzia:m <sup>3</sup>	ntshvŋ <sup>3</sup>	chaŋ <sup>3</sup>	n̄təhi <sup>3</sup>	ŋtʂhau <sup>3</sup>	血
i:m <sup>1</sup>	iŋ <sup>1</sup>	i <sup>1</sup>	ɛ <sup>1</sup>	ie <sup>1</sup>	苦
ka:m <sup>1</sup>	ken <sup>1</sup>	qaŋ <sup>1</sup>		qaŋ <sup>1</sup>	甜
n̄a:m <sup>1</sup>	ŋvŋ <sup>1</sup>	n̄aŋ <sup>1</sup>	n̄i <sup>1</sup>	n̄au <sup>1</sup>	媳妇
tam <sup>3</sup>	tun <sup>3</sup>	tɛ <sup>3</sup>	te <sup>3</sup>	to <sup>3</sup>	虱子
təom <sup>1</sup>	cun <sup>1</sup>	tɛn <sup>1</sup>	ŋce <sup>1</sup>	ku <sup>1</sup>	金子
om <sup>5</sup>	—	aŋ <sup>5</sup>	[ʔā <sup>5</sup> ]	o <sup>5</sup>	肿
mun <sup>1</sup>	mun <sup>1</sup>	moŋ <sup>1</sup>	[mō <sup>1</sup> ]	mo <sup>1</sup>	痛
tshin <sup>1</sup>	ɕin <sup>1</sup>	shaŋ <sup>1</sup>	tshe <sup>1</sup>	tshie <sup>1</sup>	千
tɕa:n <sup>1</sup>	ken <sup>1</sup>	tɕaŋ <sup>1</sup>	[kā <sup>1</sup> ]	—	斤
pwan <sup>3</sup>	pi <sup>3</sup>	paŋ <sup>3</sup>	[pā <sup>3</sup> ]	po <sup>3</sup>	射
bwan <sup>3</sup>	mpun <sup>3</sup>	pen <sup>3</sup>	mpe <sup>3</sup>	—	粉末
tə:n <sup>1</sup>	tun <sup>1</sup>	tɛ <sup>1</sup>	te <sup>1</sup>	tu <sup>1</sup>	儿子
bwan <sup>5</sup>	mpun <sup>5</sup>	pɛ <sup>5</sup>	mpe <sup>5</sup>	mpu <sup>5</sup>	雪



ŋoŋ <sup>2</sup>	ɲuŋ <sup>2</sup>	ɲen <sup>2</sup>	ɲe <sup>2</sup>	ɲɦu <sup>2</sup>	(黄牛)水牛
tɕɛ:ŋ <sup>2</sup>	tɕaŋ <sup>2</sup>	tɕu <sup>2</sup>	tu <sup>2</sup>	dlɦau <sup>2</sup>	门
ɬaŋ <sup>1</sup>	ɦiŋ <sup>1</sup>	xɦi <sup>1</sup>	ʂɛ <sup>1</sup>	sie <sup>1</sup>	高
tɕa:ŋ <sup>3</sup>	tɬɤŋ <sup>3</sup>	laŋ <sup>3</sup>	qwei <sup>3</sup>	tɬau <sup>3</sup>	鹰
pjaŋ <sup>2</sup>	pen <sup>2</sup>	paŋ <sup>2</sup>	pei <sup>2</sup>	bɦau <sup>2</sup>	花
wjaŋ <sup>2</sup>	kwen <sup>2</sup>	faŋ <sup>2</sup>	qwei <sup>2</sup>	vɦau <sup>2</sup>	黄
djaŋ <sup>5</sup>	ntaŋ <sup>5</sup>	tə <sup>5</sup>	ntu <sup>5</sup>	ntau <sup>5</sup>	树

从比较可以看出，大坪江的鼻韵尾，梅珠除个别字以外都有鼻尾，但是没有-m，大坪江的-m、-n、-ŋ都可以读作-n或-ŋ。养蒿有相当一部分字已失去鼻尾，其余的读作-n或-ŋ，-n只出现于前次高元音e后，-ŋ只出现于后元音o和低元音a后，呈互补分布。腊乙坪大部分字已失去鼻尾，小部分字读作鼻化元音。石门坎已全部消失。所以鼻韵尾的苗语支的演变可以示意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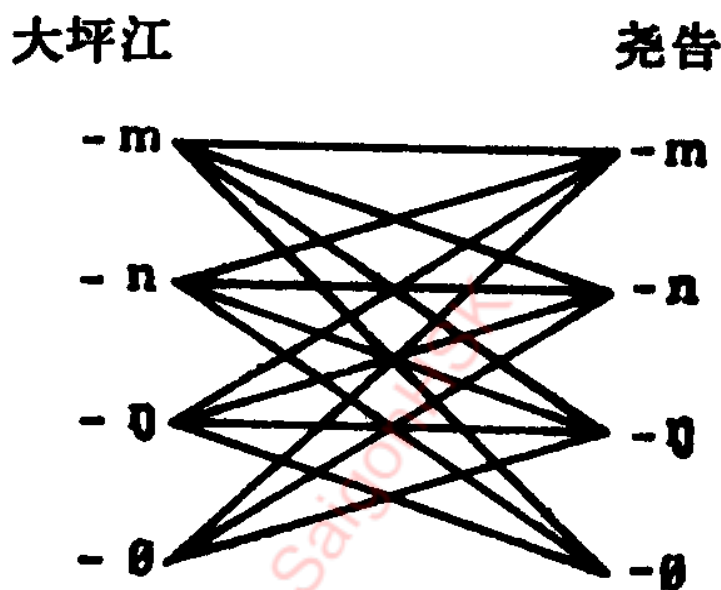
可见苗瑶语鼻韵尾演变的趋势是：三个鼻尾变为两个，两个变为一个，一个变元音鼻化，最后消失，其中，-m最先转化，其次是-n，最后是-ŋ。

除一般趋势外，还有特殊的演变。尧告苗语（属苗语黔东方言）也有三个互相对立的鼻韵尾（sam<sup>3</sup>“骨”、san<sup>3</sup>“血”、saŋ<sup>3</sup>“隔”）但是所拼的字与勉语大不相同，对应关系错综复杂。例如：

大坪江	尧告		大坪江	尧告	
-m	-m		-n	无尾	
tɕom <sup>1</sup>	tɕim <sup>1</sup>	金子	ɬan <sup>1</sup>	xa <sup>1</sup>	肝
-m	-n		-ŋ	-m	
dzja:m <sup>3</sup>	san <sup>3</sup>	血	dzun <sup>2</sup>	tɕam <sup>2</sup>	根
-m	-ŋ		-ŋ	-n	
om <sup>5</sup>	aŋ <sup>5</sup>	肿	tɕa:ŋ <sup>3</sup>	tɬan <sup>3</sup>	鹰
-m	无尾		-ŋ	-ŋ	
tam <sup>3</sup>	to <sup>3</sup>	虱子	laŋ <sup>4</sup>	ɣaŋ <sup>4</sup>	寨
-n	-m		-ŋ	无尾	

puan <sup>3</sup>	pam <sup>3</sup>	射	djaŋ <sup>5</sup>	təu <sup>5</sup>	树
-n	-n		无尾	-m	
tɕa:n	tɕan <sup>1</sup>	斤	ŋje <sup>3</sup>	ŋam <sup>3</sup>	重
-n	-ŋ		无尾	-n	
ŋen <sup>6</sup>	nəŋ <sup>2</sup>	吃	na:u <sup>4</sup>	nan <sup>4</sup>	老鼠
			无尾	-ŋ	
			pei <sup>1</sup>	poŋ <sup>1</sup>	知道

这样错综复杂的对应关系用图示意就是：



大坪江和尧告都有三个鼻韵尾，哪一种代表了古代的类型，哪一种是后来演变的结果呢？从方言比较来看，尧告是后来演变的结果。根据有三：1. 大坪江与其他点的对应关系简单，有条件可说；尧告与其他点对应关系复杂，无条件可说。2. 大坪江保存鼻韵尾的字多，尧告保存鼻韵尾的字少。3. 如果把尧告的鼻韵尾看做是较古类型的反映，大坪江是演变的结果，我们找不到演变的条件。相反，把尧告看做演变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出一些演变的轨迹。下面就来寻找这种轨迹（拿大坪江比较）。

尧告	大坪江		尧告	大坪江	
-m	-m/-n/-ŋ		tan <sup>5</sup>	da:m <sup>5</sup>	担（量）
tɕim <sup>1</sup>	tɕom <sup>1</sup>	金子	ŋan <sup>1</sup>	ŋa:m <sup>1</sup>	嫂子
sam <sup>3</sup>	buŋ <sup>3</sup>	骨头	tɕan <sup>3</sup>	tɕa:ŋ <sup>3</sup>	鹰
tjam <sup>2</sup>	doŋ <sup>2</sup>	筒	nan <sup>1</sup>	na:ŋ <sup>1</sup>	蛇
nam <sup>6</sup>	buŋ <sup>6</sup>	雨	tɕan <sup>1</sup>	tɕa:ŋ <sup>1</sup>	颈
sam <sup>5</sup>	fuŋ <sup>5</sup>	送	san <sup>2</sup>	tɕa:ŋ <sup>2</sup>	柴

tɕam <sup>1</sup>	dzun <sup>1</sup>	蚯蚓	tɕan <sup>1</sup>	tɕa:n <sup>1</sup>	斤
pam <sup>3</sup>	pwan <sup>3</sup>	射	ven <sup>6</sup>	wa:n <sup>6</sup>	万
mam <sup>4</sup>	mwan <sup>4</sup>	细	kan <sup>1</sup>	tɕɛ:ŋ <sup>1</sup>	虫
-n	-m/-n/-ŋ		qan <sup>1</sup>	tɕɛ:ŋ <sup>3</sup>	蛙
san <sup>3</sup>	dzja:m <sup>3</sup>	血	an <sup>1</sup>	o:n <sup>1</sup>	鞍
qan <sup>1</sup>	ka:m <sup>1</sup>	甜	pan <sup>2</sup>	pjaŋ <sup>2</sup>	花
fen <sup>3</sup>	bwan <sup>3</sup>	粉末			
ŋan <sup>3</sup>	ŋom <sup>3</sup>	哭			
-ŋ	-m/-n/-ŋ		lo <sup>1</sup>	no:m <sup>1</sup>	个
aŋ <sup>5</sup>	om <sup>5</sup>	肿	a <sup>1</sup>	i:m <sup>1</sup>	苦
ŋaŋ <sup>1</sup>	jom <sup>1</sup>	在	qa <sup>1</sup>	qa:n <sup>1</sup>	茅草
ɣaŋ <sup>4</sup>	laŋ <sup>4</sup>	寨	tha <sup>5</sup>	tha:n <sup>5</sup>	炭
məŋ <sup>1</sup>	mun <sup>1</sup>	疼	tju <sup>2</sup>	tɕɛ:ŋ <sup>2</sup>	门
nəŋ <sup>2</sup>	ŋen <sup>6</sup>	吃	ŋəu <sup>2</sup>	mɛ:ŋ <sup>1</sup>	蓝
tjaŋ <sup>6</sup>	kun <sup>6</sup>	肥	to <sup>3</sup>	tam <sup>3</sup>	虱子
taŋ <sup>7</sup>	taŋ <sup>5</sup>	凳子	təu <sup>5</sup>	doŋ <sup>5</sup>	戴
paŋ <sup>1</sup>	baŋ <sup>1</sup>	崩	təu <sup>2</sup>	toŋ <sup>2</sup>	铜
无尾	-m/-n/-ŋ		ɣu <sup>5</sup>	loŋ <sup>5</sup>	好
nəu <sup>2</sup>	no:m <sup>2</sup>	叶子			
ŋu <sup>1</sup>	ŋi:m <sup>1</sup>	种子			

首先我们看到，尧告收 -m 尾和 -ŋ 尾的字，大坪江都是短元音；尧告收 -n 尾的字，大坪江主要是长元音，少数是短元音；尧告没有鼻韵尾的字，大坪江多数是长元音，少数是短元音。因此可以推论：大坪江短元音后的鼻韵尾除消失的外，尧告一般变成了 -m 或 -ŋ；大坪江长元音后的鼻韵尾，除了消失的外，尧告都变成了 -n。

其次，尧告收 -m 尾的字，大坪江都是圆唇元音或圆唇辅音。因此可以得出另一推论：大坪江的短元音字，在尧告除 -m 尾不变外，-n 尾和 -ŋ 尾在圆唇作用的影响下，一部分变成了 -m。

苗瑶语族里只有勉语的一些方言有长短元音对立，但是并不系统，其中最常见的是低元音 (a:, a)，其次是较低的元音，高元音一般不分长短。由于尧告鼻韵尾的类别能反映古代元音的长短，所以可以用来构拟古代元音。

## 二、入声韵的演变

从声调系统和方言里的塞音韵尾可以推知古苗瑶语是有入声韵的。但是现代方言里的塞音韵尾多少不一，有三个、四个的，有两个的，有一个的，也有没有的。下面是塞音韵尾存在的几种类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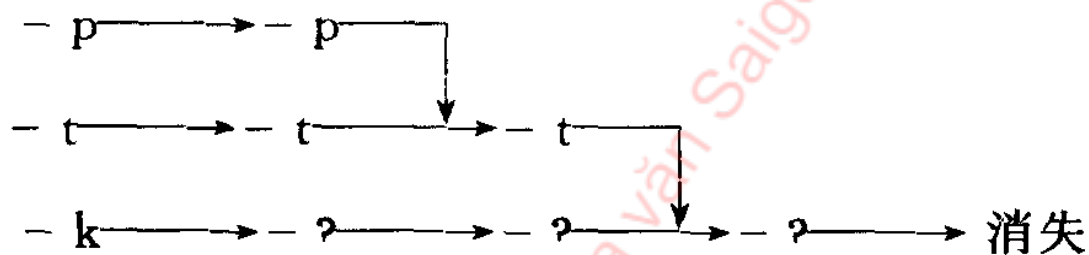
大坪江	下水村	双龙	龙华	养蒿	
-p	-t, 无尾	-t	-ʔ	无尾	
a:p <sup>7</sup>	ʔwe <sup>7</sup>	at <sup>7</sup>	[ʔai <sup>7</sup> ]		鸭
tɕop <sup>7</sup>			[kle <sup>7</sup> ]	li <sup>7</sup>	熊
top <sup>8</sup>	tho <sup>8</sup>	that <sup>8</sup>	[to <sup>8</sup> ]	tə <sup>8</sup>	豆
tsjop <sup>8</sup>	kjho <sup>8</sup>	t̪hat <sup>8</sup>	[tʃo <sup>8</sup> ]	tɕu <sup>8</sup>	十
hop <sup>7</sup>	ho <sup>7</sup>	xət <sup>7</sup>	[ho <sup>7</sup> ]	hə <sup>7</sup>	喝
hep <sup>8</sup>	kwe <sup>8</sup>	ɕiet <sup>8</sup>	[ŋkai <sup>7(?)</sup> ]	ŋi <sup>8</sup>	狭
tship <sup>7</sup>	tshat <sup>7</sup>	t̪hiet <sup>7</sup>	[ʃai <sup>7</sup> ]	t̪hi <sup>7</sup>	插
-t	-ʔ, 无尾	-t	-ʔ	无尾	
da:t <sup>7</sup>	tie <sup>7</sup>		[ðe <sup>7</sup> ]	ta <sup>7</sup>	翅膀
bjat <sup>8</sup>	pji <sup>8</sup>	blat <sup>8</sup>	[mpoi <sup>8</sup> ]	za <sup>8</sup>	辣
tɕat <sup>7</sup>	ku <sup>7</sup>	klat <sup>7</sup>	[tʃu <sup>7</sup> ]	t̪ə <sup>7</sup>	笑
ɕet <sup>8</sup>	ji <sup>8</sup>	ɕiet <sup>8</sup>	[ʃe <sup>8</sup> ]	za <sup>8</sup>	八
bjet <sup>8</sup>	pji <sup>8</sup>	blit <sup>8</sup>	[mpli <sup>8</sup> ]	ni <sup>8</sup>	舌
bjut <sup>8</sup>	pjo <sup>8</sup>	blat <sup>8</sup>	[mplo <sup>8</sup> ]	nə <sup>8</sup>	糯
pa:t <sup>8</sup>	fa <sup>8</sup>	xuət <sup>7(?)</sup>	[fa <sup>8</sup> ]	fa <sup>8</sup>	罚
-ʔ	-ʔ/-k, 无尾	无尾	-ʔ	-ŋ, 无尾	
[sje <sup>7</sup> ]	pwhi <sup>7</sup>	sa <sup>7</sup>	[phai <sup>7</sup> ]	phi <sup>7</sup>	女儿
[dzo <sup>7</sup> ]	tju <sup>7</sup>		[ntjau <sup>7</sup> ]	tɕu <sup>7</sup>	啄
[tsu <sup>8</sup> ]	tshu <sup>8</sup>	tshu <sup>8</sup>	[ʃu <sup>8</sup> ]	so <sup>6</sup>	苗
[me <sup>8</sup> ]	ma <sup>8</sup>	m̩e <sup>8</sup>	[me <sup>8</sup> ]	maŋ <sup>4</sup>	麦子
[di <sup>7</sup> ]	tjak <sup>7</sup>	di <sup>7</sup>	[tɕe <sup>7</sup> ]	tei <sup>5</sup>	踢
[su <sup>7</sup> ]	seu <sup>7</sup>	ŋo <sup>7</sup>		xhu <sup>7</sup>	缩
[fi <sup>7</sup> ]	sak <sup>7</sup>	ɕi <sup>7</sup>		shaŋ <sup>5</sup>	锡



[po <sup>8</sup> ]	pho <sup>8</sup>	pho <sup>8</sup>			雹
无尾	-ʔ	-t	-ʔ	无尾	
tau <sup>1</sup>	ta <sup>7</sup>	tat <sup>7</sup>	[ta <sup>7</sup> ]	ta <sup>1</sup>	答

大坪江有四个塞音韵尾，除上例中出现的 -p、-t、-ʔ 外，还有 -k (如 do:k<sup>7</sup> “母鸡叫”)。个别字大坪江已失去塞音韵尾，而下水村、双龙和龙华还保存着。虽然如此，大坪江还是塞音韵尾保存得最完整的类型，只是多数 -k 已变成 -ʔ。下水村多数字没有塞音韵尾，少数字收 -t 或 -ʔ (-ʔ 有的读作 -k)。龙华只有一个塞音韵尾，大坪江的 -p、-t、-ʔ 这里都读作 -ʔ；少数字没有塞音韵尾，声调也不是入声。双龙也只有一个塞音韵尾，大坪江的 -p 和 -t 都读 -t，大坪江的 -ʔ，这里没有塞音韵尾。养蒿没有塞音韵尾，大坪江收塞音韵尾的字多数是入声调，少数是其他调。

可见苗瑶语塞音韵尾演变的趋势是 -k 转化为 -t，然后 -p 转化为 -t，其次 -t 转化为 -ʔ，最后 -ʔ 消失。即：



塞音韵尾演变的结果是消失。它在消失之前就产生了入声调，消失以后入声调成为惟一的区别特征。塞尾在消失的过程中多数经过喉塞音的阶段，有的则经过鼻音阶段。例如里头村（拿大坪江比较）：

大坪江	里头村	大坪江	里头村
-p	-mp	-t	-nt
top <sup>8</sup>	[tomp <sup>8</sup> ]	豆	bjat <sup>8</sup> [bant <sup>8</sup> ] 辣
hop <sup>7</sup>	[homp <sup>7</sup> ]	喝	æt <sup>8</sup> [hient <sup>8</sup> ] 八
tsip <sup>7</sup>	[tsimp <sup>7</sup> ]	接	tæt <sup>7</sup> [kant <sup>7</sup> ] 笑
hep <sup>8</sup>	[hemp <sup>8</sup> ]	窄	bjut <sup>8</sup> [bunt <sup>8</sup> ] 糯
djop <sup>7</sup>	[diemp <sup>7</sup> ]	滴	bjet <sup>8</sup> [bient <sup>8</sup> ] 舌
-ʔ	-ʔ	-k	-ŋk
[fi <sup>7</sup> ]	[fi <sup>7</sup> ]	锡	do:k <sup>7</sup> [dɔŋk <sup>7</sup> ] 母鸡叫
[tʂe <sup>7</sup> ]	[kʂe <sup>7</sup> ]	客	[deŋk <sup>7</sup> ] 跳蚤
[sje <sup>7</sup> ]	[sie <sup>7</sup> ]	女儿	

大坪江的塞音韵尾，除-ʔ外，-p、-t、-k在里头村前面都有一个同部位的鼻音。不过这样的韵尾还没有完全与鼻尾合并，仍应算作塞音韵尾，鼻音只有一种伴随特征。

在苗语黔东南方言，古代的塞音韵尾现在有的是鼻音韵尾。例如养蒿（拿大坪江比较）：

大坪江	养蒿		大坪江	养蒿	
-p	-n		-t	-n/-ŋ	
ta:p <sup>8</sup>	ten <sup>8</sup>	睬	bja:t <sup>8</sup>	zen <sup>8</sup>	扇子
tsip <sup>7</sup>	shen <sup>7</sup>	接	pwat <sup>8</sup>	poŋ <sup>8</sup>	看见
-ʔ	-n/-ŋ		khot <sup>7</sup>	qhaŋ <sup>3</sup>	洞
[mɛʔ <sup>8</sup> ]	maŋ <sup>4</sup>	麦子	tɕit <sup>7</sup>	tsen <sup>5</sup>	结果
[paʔ <sup>8</sup> ]	paŋ <sup>8</sup>	萝卜	tsot <sup>7</sup>	shaŋ <sup>5</sup>	塞
[fiʔ <sup>7</sup> ]	shaŋ <sup>5</sup>	锡	so:t <sup>7</sup>	ɕhaŋ <sup>5</sup>	擦
[naʔ <sup>7</sup> ]	ŋhen <sup>3</sup>	弓			
[tsjeʔ <sup>8</sup> ]	tɕen <sup>6</sup>	燃			

跟鼻尾本身的演变一样，塞尾变为鼻尾时，也是前高元音后为-n，后、低元音后为-ŋ。由于鼻音也有消失的趋势，这种由塞尾变来的鼻尾只是一个过渡阶段。

综上所述，苗瑶语的韵母是阳声韵变阴声韵；入声韵有的变阴声韵，有的变阳声韵后再变阴声韵。总的趋势是辅音韵尾脱落，阴声韵化。

### 三、长短元音的演变

苗瑶语里只有勉语的元音分长短。分长短的元音都必须带韵尾，其中低元音 a 最常见，次高、次低元音次之，高元音 i、u 往往不分长短。下面是勉语里几组长短对立的元音在苗语、布努语、畲语里分合的情况。

#### (一) 入声韵

大坪江	下水村	梅珠	养蒿	
a:	i, e	u, i	a, e	
bja:t <sup>8</sup>	pi <sup>8</sup>	ntsu <sup>8</sup>	za <sup>8</sup>	辣
da:t <sup>7</sup>	te <sup>7</sup>	tu <sup>7</sup>	ta <sup>7</sup>	翅膀

ga:t <sup>7</sup>	kwhi <sup>8</sup>	ŋkhu <sup>7</sup>		渴
bja:t <sup>7</sup>	pi <sup>8</sup>	mpi <sup>8</sup>	zen <sup>8</sup>	扇子
ta:p <sup>8</sup>	thi <sup>8</sup>		ten <sup>8</sup>	踩
a	u	o	o, ə	
pwat <sup>8</sup>	phu <sup>8</sup>	po <sup>8</sup>	poŋ <sup>8</sup>	见
təat <sup>7</sup>	ku <sup>7</sup>	to <sup>7</sup>	tə <sup>7</sup>	笑
tap <sup>8</sup>	thu <sup>8</sup>	to <sup>8</sup>	tə <sup>8</sup>	咬

勉语里的 a: 和 a 在苗语、布努语和畲语里都分化成音质不同的元音。

## (二) 阳声韵

大坪江	下水村	梅珠	养蒿	
i:	ɔ	a	u	
ŋi:m <sup>1</sup>	nɔ <sup>1</sup>	ŋaŋ <sup>1</sup>	ŋhu <sup>1</sup>	种子
i	ɔ	a	u	
sim <sup>1</sup>	kjɔŋ <sup>1</sup>	caŋ <sup>14</sup>	tɕu <sup>1</sup>	针
i:	i	i	i	
li:ŋ <sup>2</sup>	nin <sup>2</sup>		li <sup>2</sup>	田
i:m <sup>1</sup>		iŋ <sup>1</sup>	i <sup>1</sup>	苦
i	i	i	i (ei)	
bin <sup>4</sup>	pin <sup>4</sup>		mi <sup>4</sup>	辫子
tsin <sup>2</sup>	tshin <sup>2</sup>	θiŋ <sup>2</sup>	sei <sup>2</sup>	钱
sin <sup>1</sup>	sin <sup>1</sup>	θin <sup>1</sup>	ʂin <sup>1</sup>	申时
o (u:)	u	o	o	
doŋ <sup>5</sup>	kuŋ <sup>4/6(!)</sup>	ŋtoŋ <sup>1</sup>	tɔŋ <sup>1</sup>	中间
doŋ <sup>2</sup>	khuŋ <sup>2</sup>	toŋ <sup>2</sup>	tɔŋ <sup>2</sup>	筒
u	u	o	o	
bjun <sup>6</sup>	nun <sup>6</sup>	noŋ <sup>6</sup>	noŋ <sup>6</sup>	雨
fun <sup>5</sup>	sun <sup>5</sup>	θoŋ <sup>5</sup>	shoŋ <sup>5</sup>	送
buŋ <sup>3</sup>	suŋ <sup>3</sup>	θoŋ <sup>34</sup>	shoŋ <sup>3</sup>	骨头
dzun <sup>1</sup>	juŋ <sup>1</sup>	coŋ <sup>14</sup>	tɕoŋ <sup>1</sup>	蚯蚓

o:	ɔ	a	ə (u)	
no:m <sup>2</sup>	pjɔŋ <sup>2</sup>	ntɬaŋ <sup>2</sup>	nə <sup>2</sup>	叶子
o	ɔ	a	ə (u)	
doŋ <sup>5</sup>	tɔŋ <sup>5</sup>	ntɬaŋ <sup>5</sup>	tə <sup>5</sup>	戴
nom <sup>4</sup>	jɔ <sup>4</sup>	ŋaŋ	ŋu <sup>4</sup>	生果子
loŋ <sup>5</sup>		ɣaŋ <sup>5</sup>	ɣu <sup>5</sup>	好
a:	u	i	a	
pha:n <sup>1</sup>		phi <sup>1</sup>	phaŋ <sup>1</sup>	床被
dza:ŋ <sup>3</sup>	kjuŋ <sup>2</sup>	ŋci <sup>2</sup>	ŋaŋ <sup>2</sup>	船
tɕa:n <sup>1</sup>	kjuŋ <sup>1</sup>	cin <sup>1</sup>	tɕaŋ <sup>1</sup>	斤
a	u	i	a	
mwaŋ <sup>5</sup>	muŋ <sup>5</sup>	mi <sup>5</sup>	mhaŋ <sup>5</sup>	晚上
pwan <sup>3</sup>		pi <sup>3</sup>	paŋ <sup>3</sup>	射
a:	i	ɣ	a	
tɕa:ŋ <sup>3</sup>	ji <sup>3</sup>	tɬɣŋ <sup>3</sup>	laŋ <sup>3</sup>	鹰
tɕa:ŋ <sup>1</sup>	kiŋ <sup>1</sup>	tɬɣŋ <sup>1</sup>	laŋ <sup>1</sup> (肩)	颈
tsa:m <sup>2</sup>	jin <sup>4/6</sup>	tɬɣŋ <sup>2</sup>	ɬaŋ <sup>2</sup>	度
dzja:m <sup>3</sup>	si <sup>5</sup>	ntshɣŋ <sup>3</sup>	ɕhaŋ <sup>3</sup>	血
a	i, e	e, ɣ	a	
ŋam <sup>1</sup>	ji <sup>1</sup>	ŋɣŋ <sup>1</sup>	ŋaŋ <sup>1</sup>	媳妇
pjaŋ <sup>2</sup>	pwhən <sup>2</sup>	pen <sup>2</sup>	paŋ <sup>2</sup>	花
gwjaŋ <sup>1</sup>	kwhi <sup>2</sup>	kwen <sup>2</sup>	faŋ <sup>2</sup>	亮
wjaŋ <sup>2</sup>	kwhən <sup>2</sup>	kwen <sup>2</sup>	faŋ <sup>2</sup>	黄
kwjaŋ <sup>3</sup>	kwen <sup>3</sup>	kwen <sup>3</sup>	faŋ <sup>3</sup>	宽
a:	i	i	i	
ŋa:n <sup>2</sup>	ŋin <sup>2</sup>	ŋiŋ <sup>2</sup>	ŋi <sup>2</sup>	银子
dza:m <sup>2</sup>	kiŋ <sup>2</sup>	ŋciŋ <sup>2</sup>	ŋi <sup>2</sup>	蓝靛草
a	i	i	i	
ɬan <sup>1</sup>	fwin <sup>1</sup>		xhi <sup>1</sup> (心)	肝
ɬaŋ <sup>1</sup>	fwin <sup>1</sup>	hiŋ <sup>1</sup>	xhi <sup>1</sup>	高
sjaŋ <sup>1</sup>	fwin <sup>1</sup>	ɕiŋ <sup>1</sup>	xhi <sup>1</sup>	新

除个别字和条件音变（如梅珠的 ɣŋ 和 en）外，大坪江的音质相



同而长短不同的元音在苗语、布努语和畲语里都合并成了一个。

### (三) 阴声韵

大坪江	下水村	梅珠	养蒿	
a (e:)	i	a	u	
sai <sup>3</sup>	tshin <sup>7</sup>	ɕa <sup>3</sup>	ɕhu <sup>3</sup>	灰烬
lai <sup>1</sup>	ji <sup>1</sup>	ɣa <sup>1</sup>	ɣu <sup>1</sup>	菜
e	i	a	u	
pjei <sup>1</sup>	pi <sup>7</sup>	tɬa <sup>1</sup>	ɭu <sup>1</sup>	四
pjei <sup>1</sup>	pi <sup>1</sup>	tɬa <sup>1</sup>	ɭu <sup>1</sup>	毛
dzei <sup>3</sup>		ntsha <sup>3*</sup>	ɕhu <sup>3</sup>	头虱
kwei <sup>6</sup>	kwi <sup>7</sup>	kwai <sup>6</sup>	tɕu <sup>6</sup>	跪
a:	a	e	a	
dza:u <sup>5</sup>	ta <sup>5</sup>	nte <sup>5</sup>	ta <sup>5</sup>	烤火
da:u <sup>3</sup>	ta <sup>3</sup>	nte <sup>3</sup>	ta <sup>3</sup>	长
a	a	e	a (ɛ、i)	
dau <sup>1</sup>	ta <sup>1</sup>	te <sup>1</sup>	ta <sup>1</sup>	地
bjau <sup>2</sup>	pja <sup>2</sup>	ntɬe <sup>2</sup>	na <sup>2</sup>	稻
bjau <sup>4</sup>	pja <sup>4</sup>	ntse <sup>4</sup>	ze <sup>4</sup>	鱼
lau <sup>1</sup>	ja <sup>1</sup>	ɣe <sup>1</sup>	ɣi <sup>1</sup>	石
tɕau <sup>3</sup>	kja <sup>3</sup>	ce <sup>3</sup>	ki <sup>3</sup>	路
tɕau <sup>5</sup>	kja <sup>5</sup>	ce <sup>5</sup>	ki <sup>5</sup>	蛋
dzau <sup>3</sup>	tza <sup>3</sup>	ntse <sup>3</sup>	ɕi <sup>3</sup>	盐
lau <sup>4</sup>	ja <sup>4</sup>	ze <sup>4</sup>	ɣi <sup>4</sup>	鸟窝
a:	a	o	a	
ga:i <sup>5</sup>	ka <sup>7</sup>	ko <sup>5</sup>	qa <sup>5</sup>	啼
tɕa:i <sup>3</sup>	ka <sup>7</sup>	ko <sup>5</sup>	ɭa <sup>3</sup>	腰
ɬa:ŋ <sup>1</sup> (尾!)		tɬo <sup>5</sup>	ɭha <sup>5</sup>	绳
a	a	o	a	
gai <sup>3</sup>	ka <sup>3</sup>	ko <sup>3</sup>	qa <sup>3</sup>	屎
bjai <sup>6</sup>	qja <sup>6</sup>	ntso <sup>6</sup>	za <sup>6</sup>	笋
tai <sup>5</sup>	ta <sup>5</sup>	to <sup>5</sup>	ta <sup>5</sup>	杀

tai <sup>6</sup>	tha <sup>6</sup>	to <sup>6</sup>	ta <sup>6</sup>	死
phai <sup>5</sup>	pha <sup>5</sup>	pho <sup>3</sup>	pha <sup>5</sup>	破开

除条件变体（如养蒿的 ta、zε、ki，详后）外，大坪江的长短对立的元音在苗语、布努语和畲语里都已合并。

从上面的比较推断：古苗瑶语的元音有长短对立。这种对立在苗语、布努语、畲语和勉语的部分方言已完全消失；勉语的另一部分方言也部分消失。对立消失最快的是高元音，其次是较低的元音，低元音最慢。对立消失时，舒声韵一般合并为一个韵，促声韵则分化为不同的韵。

#### （四）声母对韵母的影响

在一个音节里，韵母的性质可以影响声母，比如前高元音 i、e 往往可以使声母腭化；但是声母对韵母的影响更大一些，其中苗语比较突出。比如上一小节中的“烤、长、地、稻、鱼、石、路、蛋、盐、窝”诸字，在大坪江、下水村和梅珠都是同一个韵母，而养蒿却分成了三个：舌尖中声母后是 a，舌尖前声母后是 ε，舌根声母后是 i，成互补分布。可见养蒿的 a、ε、i 是同一韵母受不同声母影响而产生的分化。从共时的角度看，a、ε、i 在养蒿是不同的音位（ta<sup>1</sup>“地”、tε<sup>1</sup>“儿子”、ti<sup>1</sup>“打”对立）又如：

养蒿	大南山	宗地	枫香	
qei <sup>1</sup>	qai <sup>1</sup>	he <sup>1a</sup>	qe <sup>1</sup>	鸡
qhei <sup>1</sup>	qhai <sup>1</sup>	he <sup>1b</sup>	qhe <sup>1</sup>	捆
sei <sup>7</sup>	tsai <sup>7</sup>	se <sup>7a</sup>	se <sup>7</sup>	接受
shei <sup>7</sup>	tshai <sup>7</sup>	se <sup>7b</sup>	se <sup>7</sup>	漆
lhei <sup>7</sup>	lai <sup>7</sup>	le <sup>7b</sup>	lhe <sup>7</sup>	割
phi <sup>7</sup>	ntshai <sup>7</sup>	mpje <sup>7b</sup>	mphe <sup>7</sup>	女儿
t̥hi <sup>7</sup>	t̥hai <sup>7</sup>	te <sup>7b</sup>		插
ɬi <sup>7</sup>	t̥lai <sup>7</sup>	le <sup>7a</sup>		熊
ŋi <sup>8</sup>	mplai <sup>8</sup>	mple <sup>8</sup>	mple <sup>8</sup>	舌
ɣi <sup>7</sup>	z̥ai <sup>7</sup>	z̥e <sup>7a</sup>	ɣe <sup>7</sup>	藏
chi <sup>1</sup>	ŋt̥shai <sup>5</sup>	ntse <sup>5b</sup>	ntshe <sup>7</sup>	怕

大南山、宗地、枫香都是一个韵母，养蒿分成了两个，在软音后是

i, 硬音后是 ei。再如:

水尾	野鸡坡		水尾	野鸡坡	
pø <sup>D</sup>	pjo <sup>D</sup>	暗	po <sup>D</sup>	po <sup>D</sup>	开门
mø <sup>A</sup>	mjo <sup>A</sup>	苗族	mo <sup>D</sup>	mo <sup>D</sup>	的
mpø <sup>C</sup>	mpjo <sup>C</sup>	大箩筐	mpo <sup>C</sup>	mpo <sup>C</sup>	坟
mø <sup>C</sup>	mjo <sup>C</sup>	青冈树	vo <sup>B</sup>	vo <sup>B</sup>	刺儿

野鸡坡与腭化声母拼的字, 水尾是前元音, 与非腭化声母拼的是后元音。

声母除了影响韵腹外, 还影响韵尾。例如:

养蒿	高排		养蒿	高排	
kaŋ <sup>5</sup>	kaw <sup>5</sup>	脆	ŋhaŋ <sup>3</sup>	ŋhaŋ <sup>3</sup>	听见
fhaŋ <sup>1</sup>	fhaw <sup>1</sup>	荒	ŋaŋ <sup>1</sup>	ŋaŋ <sup>1</sup>	在
tcaŋ <sup>3</sup>	tcauw <sup>3</sup>	卷	mhaŋ <sup>5</sup>	mhaŋ <sup>6</sup>	夜
caŋ <sup>5</sup>	cauw <sup>5</sup>	放	ŋhaŋ <sup>7</sup>	ŋhaŋ <sup>7</sup>	汗

养蒿的 aŋ 在高排分化成了两个韵母, 鼻音声母字高排收鼻音韵尾, 口音声母字高排收元音韵尾 u。

声母还可以使单元音韵母分化为复元音。例如:

宗地	大南山		宗地	大南山	
ta <sup>1a</sup>	to <sup>1</sup>	厚	ŋtəa <sup>4</sup>	ŋto <sup>4</sup>	鼓
z <sub>l</sub> a <sup>1b</sup>	ʂo <sup>1</sup>	声音	wəa <sup>4</sup>	vo <sup>4</sup>	瓦
ta <sup>2</sup>	to <sup>2</sup>	来	pəa <sup>4</sup>	po <sup>4</sup>	坏
ta <sup>3a</sup>	to <sup>3</sup>	春	təa <sup>6</sup>	to <sup>6</sup>	死
ta <sup>3b</sup>	tho <sup>3</sup>	散开	səa <sup>6</sup>	tʂo <sup>6</sup>	菜淡
ta <sup>5a</sup>	to <sup>5</sup>	杀	z <sub>l</sub> əa <sup>6</sup>	z <sub>l</sub> o <sup>6</sup>	梳子
sa <sup>5b</sup>	so <sup>5</sup>	糖	mpz <sub>l</sub> əa <sup>6</sup>	ŋtʂo <sup>6</sup>	笋
sa <sup>7a</sup>	so <sup>7</sup>	摸	pz <sub>l</sub> əa <sup>6</sup>	pz <sub>l</sub> o <sup>6</sup>	鼠
sa <sup>7b</sup>	tso <sup>7</sup>	柴刀	pəa <sup>6</sup>	po <sup>6</sup>	抱
ta <sup>8</sup>	to <sup>8</sup>	踩	ntəa <sup>6</sup>	nto <sup>6</sup>	麻

大南山的 o 韵母在宗地分化成了两个, 其中第 4、6 调的是 əa, 其他声调的是 a。第 4、6 调字的声母古代是浊音, 现在仍有浊流。可见 ə- 是声母中的浊流成分引起的。

声母的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的不同特点都可以使韵母发生分化。苗

瑶语韵母的对应关系复杂与此有很大的关系。分析苗瑶语语音的历时演变时不能不观察共时的组合关系。

由于鼻音韵尾和塞音韵尾趋向消失，长短元音趋向合并，苗瑶语的韵母是趋向简化的。但是软音声母和塞音韵尾又使韵母分化，因此韵母简化时又产生了错综对应的情况。

## 第四节 声调比较

### 一、调类系统的发展

#### (一) 最简单的声调类别

苗语的罗泊河次方言现在只有四个或三个声调。例如石板寨：

31	55	24	33
qo <sup>A</sup> 钩	tun <sup>B</sup> 倒	to <sup>C</sup> 六	n <sup>?</sup> to <sup>D</sup> 咳嗽
qho <sup>A</sup> 剌	thun <sup>B</sup> 搬	to <sup>C</sup> 铁	kho <sup>D</sup> 检
lo <sup>A</sup> 楼	zun <sup>B</sup> 等	zo <sup>C</sup> 催	mplo <sup>D</sup> 糯
vu <sup>A</sup> 女人	vu <sup>B</sup> 刺	vu <sup>C</sup> 手镯	vu <sup>D</sup> 见

同一个声母可以出现于各个声调的音节，同一个声调的音节可以出现全清、次清、浊音各类声母。这代表了苗瑶语的已知的调类系统的第一层次。31 这类调是平声，标做 A；55 是上声，标做 B；24 是去声，标做 C；33 是入声，标做 D。

从苗语和勉语、炯奈话的比较可以看出，苗语的入声是从带塞音韵尾的字发展来的。例如：

石板寨	龙华	老书村	
m <sup>?</sup> phie <sup>D</sup>	[phai <sup>?</sup> ]	[sje <sup>?</sup> ]	女儿
n <sup>?</sup> tco <sup>D</sup>	[ntjau <sup>?</sup> ]	[dzo <sup>?</sup> ]	啄
ho <sup>D</sup>	[ho <sup>?</sup> ]	hop <sup>?</sup>	喝
mple <sup>D</sup>	[mpli <sup>?</sup> ]	bjet <sup>?</sup>	舌
ja <sup>D</sup>	[je <sup>?</sup> ]	cet <sup>?</sup>	八
ko <sup>D</sup>	[tfo <sup>?</sup> ]	tsjop <sup>?</sup>	十

但是没有方言材料能说明平、上、去声的区别是怎样产生的。

凡是塞音韵尾保存得比较全的方言，入声字的音高往往与平、上、



去中的某一个相同。例如保亭的第8调与第6调同值；防城第7调与第1调同值；三角村的第7调与第1调同值，第8调与第6调同值；老书村的第8调与第6调同值；灰江坝的第7调与第3调同值，第8调与第6调同值。可见早期入声字塞尾是主要的区别特征，调值即使与平、上、去有差别，也是伴随现象；后来塞尾消失，调值才成为单独的辨义因素。

## (二) 平上去入各分阴阳

在大多数方言里，由于古声母的清浊不同，第一层次的各个调都已发生分化。例如：

	石板寨	养蒿	大南山	
平声	taŋ <sup>31</sup>	te <sup>33</sup>	to <sup>43</sup>	儿子
	n <sup>?</sup> ty <sup>31</sup>	to <sup>33</sup>	ntou <sup>43</sup>	布
	ʔnen <sup>31</sup>	naŋ <sup>33</sup>	naŋ <sup>43</sup>	蛇
	z <sub>l</sub> uŋ <sup>31</sup>	t <sub>l</sub> u <sup>55</sup>	toŋ <sup>31</sup>	门
	kwɛn <sup>31</sup>	faŋ <sup>55</sup>	t <sub>l</sub> laŋ <sup>31</sup>	黄
上声	ma <sup>31</sup>	mɛ <sup>55</sup>	mɔ <sup>31</sup>	有
	taŋ <sup>55</sup>	te <sup>35</sup>	to <sup>55</sup>	虱子
	n <sup>?</sup> tshɛn <sup>55</sup>	ɕhaŋ <sup>35</sup>	ŋtʂhaŋ <sup>55</sup>	血
	ʔlaŋ <sup>55</sup>	le <sup>35</sup>	lo <sup>55</sup>	短
	zo <sup>55</sup>	tu <sup>11</sup>	tou <sup>21</sup>	火
去声	ma <sup>55</sup>	ma <sup>11</sup>	nen <sup>21</sup>	马
	lo <sup>55</sup>	lu <sup>11</sup>	lou <sup>21</sup>	老
	taŋ <sup>24</sup>	te <sup>44</sup>	to <sup>44</sup>	断
	pha <sup>24</sup>	pha <sup>44</sup>	phɔ <sup>44</sup>	剖
	ɬa <sup>24</sup>	l <sub>h</sub> a <sup>44</sup>	li <sup>44</sup>	月亮
入声	za <sup>24</sup>	ta <sup>13</sup>	tɔ <sup>13</sup>	死
	va <sup>24</sup>	pə <sup>13</sup>	pp <sup>13</sup>	抱
	ɕu <sup>24</sup>	ɣə <sup>13</sup>	z <sub>l</sub> o <sup>13</sup>	力气
	tu <sup>33</sup>	tə <sup>53</sup>	to <sup>33</sup>	笑
	n <sup>?</sup> təu <sup>33</sup>	to <sup>53</sup>	nto <sup>33</sup>	织
	ho <sup>33</sup>	hə <sup>53</sup>	hou <sup>33</sup>	喝

zəu <sup>33</sup>	tə <sup>31</sup>	to <sup>24</sup>	咬
ko <sup>33</sup>	teu <sup>31</sup>	kou <sup>24</sup>	十
ja <sup>33</sup>	za <sup>31</sup>	zi <sup>24</sup>	八

石板寨的四个调在养蒿和大南山都各分为两个，其中石板寨的清声母字在养蒿和大南山为一类，浊声母字为另一类，分别叫做阴平、阳平、阴上、阳上、阴去、阳去、阴入、阳入，标做1、2、3、4、5、6、7、8。阴平、阴上、阳去、阴入合称为阴调，阳平、阳上、阳去、阳入合称为阳调。这是调类系统的第二层次。处于这一层次的方言最多。

阴阳调的分化是全浊声母完全清化或在部分声调字里清化的结果。在声调分阴阳而且处理为调位的方言里，闭塞音声母可以只分清不送气、清送气两类。

养蒿、大南山等地阴阳调的分化是典型的，八类调就是八个调位。但是在许多地方，分化以后有的是两个或几个调类同一调值，所以调位总数不到八个。例如腊乙坪的 te<sup>44</sup>“虱子”和 to<sup>44</sup>“笑”调值相同，但 te<sup>44</sup>是上声字，我们标做 te<sup>3</sup>，而 to<sup>44</sup>是入声字，我们标做 to<sup>7</sup>。同理， tə<sup>33</sup>“火”和 ku<sup>33</sup>“十”调值相同，我们分别标做 tə<sup>4</sup>和 ku<sup>8</sup>。

现在调值相同而调类不同的字是声调分化以后合并的呢，还是原来就没有分化？根据连读变调形式不同和声母有的带浊流有的不带浊流推断，是分化以后才合并的。

### (三) 阴调各分甲乙

在苗语的麻山次方言和勉语的金门土语，由于古清声母的全清、次清不同，阴调又各一分为二。例如：

	养蒿	宗地	新村	
阴平	pi <sup>33</sup>	pæ <sup>32</sup>	po <sup>35</sup>	三
	qe <sup>33</sup>	ŋkæin <sup>32</sup>	ga:n <sup>35</sup>	茅草
	lu <sup>33</sup>	plɔ <sup>32</sup>	pjei <sup>35</sup>	四
	tsho <sup>33</sup>	pza <sup>22</sup>	sei <sup>31</sup>	吹
	chi <sup>33</sup>	ntsæin <sup>22</sup>	daŋ <sup>31</sup>	清
	ŋhe <sup>33</sup>	noŋ <sup>22</sup>	no:i <sup>31</sup>	太阳
阴上	te <sup>35</sup>	toŋ <sup>42</sup>	tam <sup>545</sup>	虱子
	ta <sup>35</sup>	ntæ <sup>42</sup>	da:u <sup>545</sup>	长

	noŋ <sup>35</sup>	na <sup>42</sup>	nei <sup>545</sup>	这
	ɕhaŋ <sup>35</sup>	ntsua <sup>232</sup>	sa:m <sup>43</sup>	血
	ɕhu <sup>35</sup>	sɔ <sup>232</sup>	sa:i <sup>43</sup>	灰烬
	ɲhaŋ <sup>35</sup>	nɔ <sup>232</sup>	nom <sup>43</sup>	听见
阴去	aŋ <sup>44</sup>	oŋ <sup>55</sup>	om <sup>44</sup>	肿
	ta <sup>44</sup> (整)	ta <sup>55</sup>	tai <sup>44</sup>	杀
	pɛ <sup>44</sup>	npoŋ <sup>55</sup>	van <sup>44</sup>	雪
	pha <sup>44</sup>	pa <sup>35</sup>	pa:i <sup>21</sup>	剖
	sho <sup>44</sup>	ntsa <sup>35</sup>	du <sup>21</sup>	洗衣
	lha <sup>44</sup>	li <sup>35</sup>	la <sup>21</sup>	月亮
阴入	tə <sup>53</sup>	ʂo <sup>44</sup>	kjet <sup>54</sup>	笑
	to <sup>53</sup>	dat <sup>54</sup>	织	
	ta <sup>53</sup>	ti <sup>44</sup>	da:t <sup>54</sup> ①	翅膀
	shei <sup>53</sup>	se <sup>13</sup>	tjet <sup>32</sup>	漆
	phi <sup>53</sup>	mpje <sup>13</sup>	sa <sup>32</sup>	女儿
	hə <sup>53</sup>	fi <sup>13</sup>	hop <sup>32</sup>	喝

非常明显，养蒿的不送气声母（来自古全清）在宗地和新村是一类调，送气声母（来自古次清）是另一类调，分别叫做阴平甲、阴平乙、阴上甲、阴上乙、阴去甲、阴去乙、阴入甲、阴入乙，标作 la、lb、3a、3b、5a、5b、7a、7b。阴平甲、阴上甲、阴去甲、阴入甲合称甲类阴调，阴平乙、阴上乙、阴去乙、阴入乙合称乙类阴调。这是声调系统的第三层次。

宗地和新村的各个阴调都已分化，是第三层次的典型例子。在许多地方只有一部分阴调有不同的调值，另一部分只有一个。在那里，来自古次清的声母，送气成分明显，是主要的区别特征，不能用标出全部声调的方法来表示声母。

#### （四）入声的再分化

勉语金门土语一些点的阴入调，因古全清、次清的区别一分为二以后，与阳入一起又各一分为二，因此入声在那些地方分成了六类。例

① 新村的 da:t<sup>54</sup>“翅膀”实际读作 [da:t<sup>24</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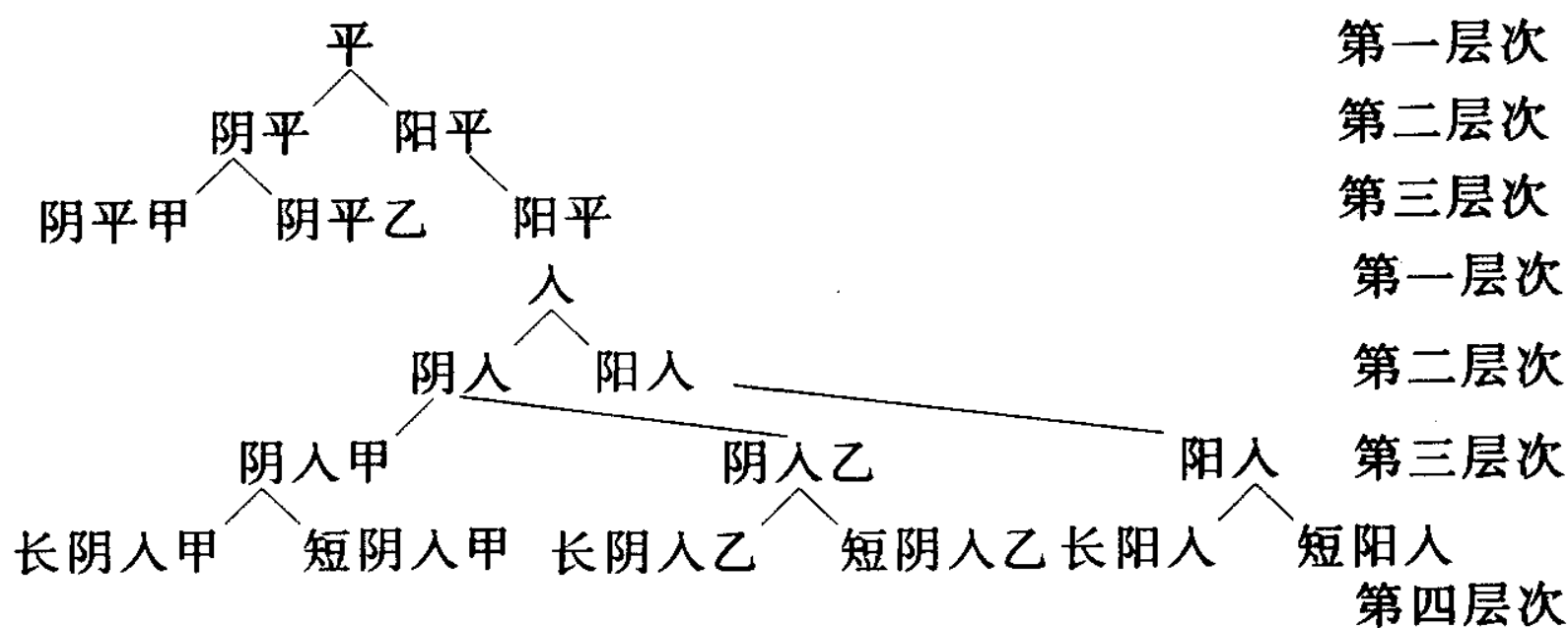
如：

	老书村	新村	
阴入甲	a:p <sup>55</sup>	[a:p <sup>24</sup> ]	鸭
	da:t <sup>55</sup>	[da:t <sup>24</sup> ]	翅膀
	ka:t <sup>55</sup>	[ka:t <sup>24</sup> ]	割
	tsep <sup>55</sup>	[tθip <sup>54</sup> ]	接
	tçet <sup>55</sup>	[kjet <sup>54</sup> ]	笑
	dat <sup>55</sup>	[dat <sup>54</sup> ]	织
阴入乙	sje <sup>55</sup>	[sa <sup>31</sup> ]	女儿
	tçhe <sup>55</sup>	[tɛ <sup>31</sup> ]	客
	tshi <sup>55</sup>	[si <sup>31</sup> ]	尺
	hop <sup>55</sup>	[hop <sup>32</sup> ]	喝
	tshat <sup>55</sup>	[tʰat <sup>32</sup> ]	獭
	khot <sup>55</sup>	[kot <sup>32</sup> ]	洞
阳入	ta:p <sup>12</sup>	[ta:p <sup>42</sup> ]	踩
	bjat <sup>12</sup>	[bjat <sup>42</sup> ]	辣
	bjap <sup>12</sup>	[bjap <sup>42</sup> ]	扇子
	tap <sup>12</sup>	[tap <sup>21</sup> ]	咬
	bjet <sup>12</sup>	[bjet <sup>21</sup> ]	舌
	bjut <sup>12</sup>	[blot <sup>21</sup> ]	糯

在新村，来自古全清、次清和浊音的字，当元音是长音（不带塞尾的字也是长音）时是一类调，是短音时是另一类调，分别叫作长阴入甲、短阴入甲、长阴入乙、短阴入乙、长阳入、短阳入，长阴入甲、长阴入乙、长阳入合称长入，短阴入甲、短阴入乙、短阳入合称短入。这是声调系统的第四层次。但是平声、上声和去声没有因元音长短而发生分化的，所以长短音必须标出，长入、短入的分别只能算伴随特征。

可见苗瑶语声调系统的发展，平、上、去只可分三个层次，入声却可分四个层次。举平声以赅上去，用图表示就是：





### (五) 阳调的分化

平、上、去、入各分阴阳以后，除勉语金门土语一些点的阳入因元音长短分两类外，阳调一般没有分化。但是石门坎的阳上、阳去和阳入也分成了两类。不过分化的条件不在语音上，而是词性。属于上述三个调的字，凡名词（包括量词）是一个调，非名词是另一个调。例如：

	大南山	石门坎	
阳上	po <sup>21</sup>	bo <sup>33</sup>	刺（名词）
	mau <sup>21</sup>	mo <sup>33</sup>	蝇子（名词）
	te <sup>21</sup>	di <sup>33</sup>	手（名词）
	mo <sup>21</sup>	mfa <sup>11</sup>	买（动词）
	t <sup>21</sup> sa	d <sup>11</sup> z <sup>11</sup> hie	冷（形容词）
	tau <sup>21</sup>	d <sup>11</sup> ho	等候（动词）
阳去	pou <sup>13</sup>	bau <sup>53</sup>	锄子（名词）
	mo <sup>13</sup>	ma <sup>53</sup>	眼睛（名词）
	ŋt <sup>13</sup> su	mby <sup>53</sup>	鼻子（名词）
	po <sup>13</sup>	ba <sup>31</sup>	抱（动词）
	mpo <sup>13</sup>	mbo <sup>31</sup>	盖（动词）
	noŋ <sup>13</sup>	nau <sup>31</sup>	听（动词）
阳入	na <sup>24</sup>	ŋe <sup>53</sup>	雌（名词）
	ŋkeu <sup>24</sup>	ŋgey <sup>53</sup>	双（量词）
	tou <sup>24</sup>	dau <sup>53</sup>	豆（名词）
	po <sup>24</sup>	b <sup>31</sup> ho	见（动词）
	ŋt <sup>24</sup> si	m <sup>31</sup> b <sup>31</sup> fu	辣（形容词）

mplou<sup>24</sup>      ndlhau<sup>31</sup>      糯（形容词）

我们用 4<sup>I</sup>、6<sup>I</sup>、8<sup>I</sup> 表示名词的调类，用 4<sup>II</sup>、6<sup>II</sup>、8<sup>II</sup> 表示非名词的调类。

### （六）平、上的再分化

布努语的平、上、去、入各分阴阳以后，1、2、3、4 调又一分为二。分化的条件不在音节内部，而是邻近音节的影响。弄模的主要连读变调规律是：1（33）、2（23）、3（43）、4（232）调字紧接在 1、2 调字后面时其调值要升高一度或两度。例如：

nta<sup>33</sup>tɬo<sup>33</sup>      “白布”读作 [nta<sup>33</sup>tɬo<sup>55</sup>]  
 tɬa<sup>33</sup>zəŋ<sup>23</sup>      “羊毛”读作 [tɬa<sup>33</sup>zəŋ<sup>35</sup>]  
 tɬa<sup>33</sup>pje<sup>43</sup>      “四家”读作 [tɬa<sup>33</sup>pje<sup>54</sup>]  
 ma<sup>23</sup>muŋ<sup>232</sup>      “不去”读作 [ma<sup>23</sup>muŋ<sup>454</sup>]

这种连读变调形成以后，前一音节（特别是前缀）不出现时，仍然保持着变调值。例如 ka<sup>33</sup>məŋ<sup>55</sup>或məŋ<sup>55</sup>“藤子”、ma<sup>23</sup>məŋ<sup>35</sup>或məŋ<sup>35</sup>“没有”。于是变调值就巩固成为区别词的新的声调。例如məŋ<sup>33</sup>“果子狸”和məŋ<sup>55</sup>“藤子”不同，məŋ<sup>23</sup>“有”与məŋ<sup>35</sup>“没有”有别。

这些声调（55、35、54、454）是分别从 1、2、3、4 调分化出来的，但是分化的条件与宗地等地不同，可以叫做第二阴平、第二阳平、第二阴上、第二阳上，标作 1'、2'、3'、4'。<sup>①</sup>

## 二、调 变

少数字脱离原有的调类而转入另一调类的现象叫做调变。调变的意思与变调、并调不同。变调指单说时的每一个调在一定的语音条件下读得与另一个调位的某个调值相同或者变成了新的调值。调变则是单说时也与原有的调不同。前面提到，有许多地方整类调的字都读得与另一类调相同，那是声调合并。

苗瑶语里的调变现象相当多，而且一般能找出变的条件。

### （一）鼻冠全清字变阳调

在苗语湘西方言的东部土语里，古浊声母字现在是阳调，古次清声

<sup>①</sup> 蒙朝吉：《瑶族布努语 1'至 4'调的形成和发展》，载《民族语文》，1983，2。

母字现在是阴调，古全清声母中的纯闭塞声母和连续音声母字也是阴调，但是鼻冠闭塞声母字变成了相应的阳调，即阴平变阳平，阴上变阳上，阴去变阳去，阴入变阳入。例如：

大南山		洞头寨		
阴平	tʂho <sup>43</sup>	阴平	pjho <sup>53</sup>	吹
	to <sup>43</sup>		to <sup>53</sup>	深
	naŋ <sup>43</sup>		ʔne <sup>53</sup>	蛇
	nto <sup>43</sup>	阳平	nde <sup>31</sup>	湿
	ŋtaŋ <sup>43</sup>		ŋɕu <sup>31</sup>	中间
	ŋtʂe <sup>43</sup>		ŋgu <sup>31</sup>	菌子
阳平	paŋ <sup>31</sup>		be <sup>31</sup>	花
	ŋtʂe <sup>31</sup>		mje <sup>31</sup>	耳朵
	mo <sup>31</sup>		mei <sup>31</sup>	有
阴上	ŋtʂhaŋ <sup>55</sup>	阴上	(n) tshe <sup>55</sup>	血
	tu <sup>55</sup>		ta <sup>55</sup>	尾巴
	na <sup>55</sup>		ʔnei <sup>55</sup>	这
	nte <sup>55</sup>	阳上	ndu <sup>44</sup>	长
	ŋtʂe <sup>55</sup>		ndzu <sup>44</sup>	盐
	ntso <sup>55</sup>		ndzo <sup>44</sup>	早
阳上	mo <sup>21</sup>		mei <sup>44</sup>	买
	ŋtʂe <sup>21</sup>		mju <sup>44</sup>	鱼
	teu <sup>21</sup>		da <sup>44</sup>	火
阴去	ntsho <sup>44</sup>	阴去	(n) tsho <sup>33</sup>	洗衣
	li <sup>44</sup>		la <sup>33</sup>	月亮
	pu <sup>44</sup>		pa <sup>33</sup>	睡
	mpo <sup>44</sup>	阳去	mbe <sup>22</sup>	雪
	nton <sup>44</sup>		ndo <sup>22</sup>	树
阳去	nta <sup>13</sup>		no <sup>22</sup>	麻
	to <sup>13</sup>		da <sup>22</sup>	死
	na <sup>13</sup>		nei <sup>22</sup>	偷
阴入	to <sup>33</sup>	阴入	to <sup>34</sup>	笑
	ti <sup>33</sup>		ti <sup>34</sup>	翅膀

	ntshai <sup>33</sup>	(m) pha <sup>34</sup>	女儿
	nto <sup>33</sup>	ndo <sup>24</sup>	织
	n-teu <sup>33</sup>	nda <sup>24</sup>	肚脐
阳入	ntsi <sup>24</sup>	nei <sup>24</sup>	辣
	mplai <sup>24</sup>	mja <sup>24</sup>	舌
	mplou <sup>24</sup>	no <sup>24</sup>	糯

洞头寨全清鼻冠闭塞音声母中清闭塞音受鼻冠音的影响变成了浊音，整个声母的性质与全浊无别，因此声调也变成了阳调。

从这一变化可以推知，洞头寨等地全清鼻冠闭塞声母的浊化是比较早的，它应该在阴阳调分化之前。如果浊化是在阴阳调分化之后，已经形成的声调就不大可能发生调变。例如与洞头寨相隔不远的腊乙坪，虽然全清鼻冠闭塞音声母像洞头寨一样也浊化了，但声调仍然是阴调。腊乙坪全清鼻冠声母的浊化应在阴阳调分化之后。

## (二) 部分入声字变去声

入声字在勉语里一般仍然是入声，但是在苗语、布努语和畲语里，有的是入声，有的变成了去声。仍然是入声的如：

老书村	大南山	梅珠	下水村	
a:p <sup>7</sup>	o <sup>7</sup>	o <sup>7</sup>	?we <sup>7</sup>	鸭
hop <sup>7</sup>	hou <sup>7</sup>	hyu <sup>7</sup>	ho <sup>7</sup>	喝
da:t <sup>7</sup>	ti <sup>7</sup>	tu <sup>7</sup>	te <sup>7</sup>	翅膀
ga:t <sup>7</sup>	ŋqhe <sup>7</sup>	ŋkhu <sup>7</sup>		渴
[sje <sup>7</sup> ]	ntshai <sup>7</sup>	mpha <sup>7</sup>	pwhi <sup>7</sup>	女儿
top <sup>8</sup>	tou <sup>8</sup>	tyu <sup>8</sup>	tho <sup>8</sup>	豆
tsjop <sup>8</sup>	kou <sup>8</sup>	cyu <sup>8</sup>	kjho <sup>8</sup>	十
bjat <sup>8</sup>	ntsi <sup>8</sup>	ntsu <sup>8</sup>	pi <sup>8</sup>	辣
œt <sup>8</sup>	zi <sup>8</sup>	ju <sup>8</sup>	ji <sup>8</sup>	八

变成了去声的如：

老书村	大南山	梅珠	下水村	
[tœu <sup>7</sup> ]	tou <sup>5</sup>	tyu <sup>5</sup>	ko <sup>5</sup>	六
[dzu <sup>7</sup> ]	ntœou <sup>5</sup>	ncau <sup>5</sup>		篾
[d̥je <sup>7</sup> ]	lou <sup>5</sup>	lyu <sup>5</sup>	no <sup>5</sup>	铁
[no <sup>7</sup> ]	noŋ <sup>6</sup>	naŋ <sup>6</sup>	no <sup>6</sup>	鸟



[tsu <sup>ʔ8</sup> ]	tʂeu <sup>6</sup>	ʂu <sup>6</sup>	tshu <sup>6</sup>	少
[tsu <sup>ʔ8</sup> ]	tsou <sup>6</sup>	θau <sup>6</sup>	tshu <sup>8(!)</sup>	凿

没有变去声的都收 p 尾和 t 尾，个别收 ʔ 尾，而变成去声的全部收 ʔ 尾。ʔ 尾是从 k 尾变来的，现在已经可有可无，其元音长短的对立也已经消失，通通读作长音，因此我们可以得出推论：苗瑶语的长入有变去声的趋势。

由于收 ʔ 尾的字并没有全部变成去声，因此可以推知，k 尾的消失有先有后。当一部分 k 尾已经消失，其转化成声调的条件与形成去声的条件无别时，p 尾、t 尾和部分 k 尾（可能已经变 ʔ）还保存着，因此前者变成了去声，后者形成了入声。

我们说收 k 尾的字有变为去声的趋势，并不意味着变成去声的全是收 k 尾的字，在老书村勉语里，“鼻子”读做 bju<sup>6</sup>、“鼻孔”读作 bju<sup>8</sup> khot<sup>7</sup>，khot<sup>7</sup>是“孔”的意思，那末 bju<sup>8</sup>就是“鼻”了。因此 bju<sup>6</sup>是从收 t 尾的 bju<sup>8</sup>变来的。值得注意的是汉语里有一个相同的例字。《广韵》至韵里收了“鼻”字，可见早在宋代“鼻”字就有读去声的。但是它的古读应是入声，“鼻”字读去声是后起的。可见收 t 尾的字也有变为去声的。

### （三）类推调变

苗语石门坎有许多表示方位的词，位于名词前面的有：

vhai <sup>31</sup> 那儿、这儿	bfi <sup>31</sup> （坡上）那儿、这儿
ŋɬhu <sup>31</sup> （坡下）那儿、这儿	ŋəhai <sup>31</sup> 里面（也指时间）
dfi <sup>31</sup> （对面）那儿	dhu <sup>31</sup> （对面）那儿
tshai <sup>31</sup> （侧面）那儿	bfi <sup>31</sup> dfi <sup>31</sup> （对面）那儿
bfi <sup>31</sup> dhu <sup>31</sup> （对面）那儿	xu <sup>31</sup> fa <sup>55</sup> 正上方
hi <sup>33</sup> (hi <sup>31</sup> ) fa <sup>55</sup> 上面	hi <sup>33</sup> (hi <sup>31</sup> ) dzfi <sup>35</sup> 下面

这些词的特点是，声母都送气，声调都是（至少前一音节）阳入。但是这些词不应属于同一调类，因为石门坎的 31 调只与浊声母拼，但 tshai<sup>31</sup>、xu<sup>31</sup>和 hi<sup>31</sup>的声母都是清的，不符合语音结合规则。另外，有些字在别的方言有同源字，但不属于阳入。例如：

石门坎	大南山	
bfi <sup>31</sup>	pe <sup>21(4)</sup>	山
ŋəhu <sup>31</sup>	ŋtau <sup>13(6)</sup>	内
dfi <sup>31</sup>	ti <sup>13(6)</sup>	对面
ŋəhai <sup>31</sup>	ŋtai <sup>33(7)</sup>	处所

所以其中多数字的阳入调是根据方位词中某些词（最可能的是  $\eta a\eta u^{31}$ 、 $d\eta i^{31}$ —由  $\eta du^{31}$ 、 $di^{31}$  类推变声而来）类推来的。<sup>①</sup>

#### （四）变调巩固为调变

连读变调的语音环境消失时，变调值有的不返回单读时的读法而巩固为本调值。这种调值恰好与另一个调相同，于是产生了调变。例如大南山的  $t\epsilon a\eta^{13}$  “根”现在是单音节词，属阳去调，可是这个词在养蒿是  $qa^{33}t\epsilon o\eta^{55}$ ，在腊乙坪是  $q\alpha^{35}t\epsilon o\eta^{31}$ ，都是双音节词，其词根都是阳平调。 $t\epsilon a\eta^{13}$  和  $t\epsilon o\eta^{55}$ 、 $t\epsilon o\eta^{31}$  声母有对应规律。例如：

大南山	养蒿	腊乙坪	
$t\epsilon\alpha^2$	$t\epsilon\alpha^2$	$t\epsilon\alpha^2$	九
$t\epsilon\alpha^4$	$t\epsilon\alpha^4$	$t\epsilon\alpha^4$	四
$t\epsilon\alpha u^6$	$t\epsilon u^6$	$t\epsilon\alpha^6$	膝盖

韵母也有对应规律。例如：

大南山	养蒿	腊乙坪	
$ntsha\eta^1$	$sho\eta^1$	$ntsho\eta^1$	陡
$z_a\eta^2$	$y_o\eta^2$	$z_o\eta^2$	龙
$\eta ta\eta^1$	$t_o\eta^1$	$\eta to\eta^1$	中

它们无疑是同源的，但调类为什么不一致呢？非常明显，养蒿和腊乙坪都有第1调的前缀，而大南山没有。大南山有一条变调规律：第2调字位于第1调字后边时要变成第6调，同时声母变成送气浊音。例如  $tho\eta^1 t\uparrow e^2$  “水桶”读作  $[tho\eta^{43} dl\eta e^{13}]$ ， $ko^1 \eta o^2$  “牛角”读作  $[ko^{43} \eta ho^{13}]$ 。可以推测，原来大南山也有第1调的前缀，当前缀存在，词根像养蒿、腊乙坪那样也是第2调时，词根就要变成第6调。后来前缀消失，词根的变调值就巩固下来成了本调值。所以  $t\epsilon a\eta^6$  的调变是由连读变调引起的。类似的例子还有  $t\epsilon e^6 nt_o\eta^5$  “树枝”（比较养蒿的  $qa^1 t\epsilon i^4 t\alpha^5$ ，腊乙坪的  $q\alpha^1 ku^4 ntu^5$ ）， $tsha\eta^5$  “骨头”（比较养蒿的  $sho\eta^3$ ，腊乙坪的  $q\alpha^1 so\eta^3$ ）。

#### （五）同声分化调变

数词“四”在苗瑶语诸方言里都是阴平字，如  $l\uparrow u^1$ （养蒿）、 $pzei^1$ （腊乙坪）、 $plou^1$ （大南山）、 $pjei^1$ （老书村）、 $t\uparrow a^1$ （梅珠），惟独在畲语里属于阴入，如  $pji^7$ （下水村）。这与交际者有意识地分化同音词有

<sup>①</sup> 王辅世、王德光：《贵州威宁苗语的方位词》，载《民族语文》，1982，4。

关。下水村数词“五”的声母是 pj，这是合于语音演变规律的。例如：

养蒿	腊乙坪	大南山	老书村	梅珠	下水村	
t <sup>s</sup> a <sup>1</sup>	pz <sup>l</sup> a <sup>1</sup>	t <sup>s</sup> i <sup>1</sup>	pja <sup>1</sup>	tsu <sup>1</sup>	pji <sup>1</sup>	五
tsə <sup>7</sup>	pz <sup>l</sup> u <sup>7</sup>	t <sup>s</sup> ou <sup>7</sup>		ts <sup>ʷ</sup> u <sup>7</sup>	pjo <sup>7</sup>	暗
zε <sup>6</sup>	mz <sup>l</sup> ə <sup>6</sup>	ŋt <sup>s</sup> u <sup>6</sup>	bjut <sup>8</sup>	ntsau <sup>6</sup>	pju <sup>6</sup>	鼻
zε <sup>4</sup>	mz <sup>l</sup> u <sup>4</sup>	ŋt <sup>s</sup> ε <sup>4</sup>	bjau <sup>4</sup>	ntse <sup>4</sup>	pja <sup>4</sup>	鱼
za <sup>8</sup>	mz <sup>l</sup> ei <sup>8</sup>	ŋt <sup>s</sup> i <sup>8</sup>	bjɑ:t <sup>8</sup>	ntsu <sup>8</sup>	bjɪ <sup>8</sup>	辣

“五”的韵母是 i，也是合于语音演变规律的。例如：

养蒿	腊乙坪	大南山	老书村	梅珠	下水村	
t <sup>s</sup> a <sup>1</sup>	pz <sup>l</sup> a <sup>1</sup>	t <sup>s</sup> i <sup>1</sup>	pja <sup>1</sup>	tsu <sup>1</sup>	pji <sup>1</sup>	五
ŋa <sup>6</sup>	ŋa <sup>6</sup>	ŋti <sup>6</sup>	bjɑ <sup>6</sup>	ŋtu <sup>6</sup>	kji <sup>6</sup>	拄
lha <sup>5</sup>	lha <sup>5</sup>	li <sup>5</sup>	ɬa <sup>5</sup>	ɬu <sup>5</sup>	ne <sup>5</sup> ①	月亮
pa <sup>3</sup>	pa <sup>2</sup>	t <sup>s</sup> i <sup>3</sup>		pu <sup>3</sup>	pe <sup>3</sup>	公狗
fa <sup>1</sup>	kwa <sup>1</sup>	tli <sup>1</sup>	kwa <sup>1</sup>	ku <sup>1</sup>	kwe <sup>1</sup>	瓜

“四”的声调是第 7 调。按照语音演变规律，却应该是第 1 调。例如：

养蒿	腊乙坪	大南山	老书村	梅珠	下水村	
o <sup>1</sup>	u <sup>1</sup>	au <sup>1</sup>	i <sup>1</sup>	au <sup>1</sup>	u <sup>1</sup>	二
pi <sup>1</sup>	pu <sup>1</sup>	pe <sup>1</sup>	pwo <sup>1</sup>	pe <sup>1</sup>	pa <sup>1</sup>	三
lu <sup>1</sup>	pzei <sup>1</sup>	plou <sup>1</sup>	pjei <sup>1</sup>	tɬa <sup>1</sup>	pji <sup>7(←1)</sup>	四
t <sup>s</sup> a <sup>1</sup>	pz <sup>l</sup> a <sup>1</sup>	t <sup>s</sup> i <sup>1</sup>	pja <sup>1</sup>	tsu <sup>1</sup>	pji <sup>1</sup>	五

这样一来，“五”应该读作 pji<sup>1</sup>，“四”也应该读作 pji<sup>1</sup>，这就成了同音词。“四”和“五”是两个常用的数词，如果读得完全同音，就会引起计数的混乱。为了避免这种现象，人们就把二者之一在发音上稍加变更，于是“四”就人为地改成了 pji<sup>7</sup>。

由于历史音变而产生同音词的现象在别的地方也有。例如野鸡坡的 za<sup>31</sup>“八”、和 za<sup>31</sup>“九”也同音，但是没有发生调变，只在具体运用时用词汇手段加以区别，如“初九”就说 sen<sup>31</sup>za<sup>31</sup>te<sup>31</sup>n<sup>24</sup>tu<sup>24</sup>（意思是：初八多一点的那个 za<sup>31</sup>）。② 可见用调变区别同音词并不普遍。

### (六) 复辅音的不同分化

古鼻冠闭塞音声母在现代方言里的分化一般是规则的，但有少数字不然。例如：

① 在软音后为 i，硬音后为 e。

② 王辅世：《苗语方言声韵母比较》，第 15 页，1979，油印本。

腊乙坪	青岩	高坡	梅珠	凯棠	
mzə <sup>5</sup>	mpjo <sup>5</sup>	mplu <sup>5</sup>	ntsau <sup>6</sup>	næ <sup>6</sup>	肺
mzə <sup>1</sup>	mpjo <sup>1</sup>	mplu <sup>1</sup>	ntsyu <sup>6</sup>	nɔ <sup>2</sup>	绿

在青岩和高坡是清声母，阴调；在凯棠是浊声母，阳调；在梅珠是清声母（浊闭塞声母现在全读清声母），阳调。应该说都是符合声母与声调的组合关系的。但是腊乙坪很特别，声母是浊音，应该来自古浊鼻冠闭塞音；但声调是阴调，又应该来自清声母。所以从“肺”和“绿”的现代读音不易断定古声母的清浊，但是可以肯定，它们发生了调变，或者是腊乙坪、青岩、高坡变成了阴调，或者是凯棠、梅珠变成了阳调。

### 三、调值与声母的演变

古苗瑶语声母的性质及其演变，不仅反映在调类上，还反映在调值上。

#### （一）调值的高低与声母的清浊

为了观察声母的清浊与调值的关系，下面列出 103 个点的各个本调值。

为了比较不同调型调值的高低，我们把一个调值的起始音高、终止音高和转折音高简化为一个平均值。<sup>①</sup> 各点各调的平均值求出以后，就可求得 103 个点的各类调的总平均值如下：

阴平 3.39	阴上 3.60	阴去 3.43	阴入 3.25
阳平 3.28	阳上 2.39	阳去 2.35	阳入 2.80

从总平均值可以看出如下几点：

1. 清声母字的阴调都比浊声母字的阳调高，即：

3.39 > 3.28	阴平高于阳平
3.60 > 2.39	阴上高于阳上
3.43 > 2.35	阴去高于阳去
3.25 > 2.80	阴入高于阳入

这证明：清声母音节演化出较高的声调，浊声母音节演化出较低的声调。

2. 各对阴阳调平均值的差数不平衡：

$$3.39 - 3.28 = 0.11 \quad \text{阴阳平相差无几}$$

<sup>①</sup> 参见陈其光：《苗瑶语浊声母的演变》，载《语言研究》，1985，2。



3.60 - 2.39 = 1.21 阴阳上相差很大

3.43 - 2.35 = 1.08 阴阳去相差较大

3.25 - 2.8 = 0.45 阴阳入相差不大

对这种悬殊的差异可以这样解释：阳平字和阳入字的声母古代虽然是浊音，但许多地方早已清化，性质与清声母相同，调值就高，所以阴阳调的总平均值比较接近。阳上字和阳去字的声母，相当多的地方还是浊音或者清音浊送气，所以所在音节的平均调值较低，因而阴阳调有明显的差别。

3. 各阳调的平均值也彼此有差别。如果按从高到低的顺序排列，那就是：

3.28 > 2.80 > 2.39 > 2.35

阳平高于阳入，阳入高于阳上，阳上基本同于阳去。

根据清声母音节产生高调，浊声母音节产生低调的定律，从这个数列可以看出，在现代方言里，古浊声母阳平字清化的最多，其次阳入，再次阳上，阳去清化的最少。从时间方面来看，那就是：阳平字的浊声母最早清化，其次阳入，阳上第三，阳去字的浊声母清化得最晚。

前面讨论浊声母的演变时已经指出，在某个方言里有一类调保存浊闭塞音时是去声，有两类调保存时是去声和上声，有三类调保存时是去声、上声和入声，这与上述调值传达的信息是完全一致的。

为什么平声字的浊声母最容易清化，入声难一些，上声和去声最难，也许与古代韵母的区别有关，但是在现代方言里找不到这样的迹象。

## (二) 调值的高低与声母的送气不送气

在上述 103 个点中，有一些点的全部阴调或部分阴调有两个调值或四个调值。这些不同的调值也反映声母性质的差别。下面列出 19 个点的已经分化的阴调的本调值。

应用前面的办法可以求出这 19 个点的各类阴调的总平均值如下页表所示。

阴平甲 3.73	阴平乙 2.50
阴上甲 3.96	阴上乙 3.04
阴去甲 3.77	阴去乙 2.50
阴入甲 3.70	阴入乙 2.30

古 今 地	调 声 值 点	A		B		C		D	
		1	2	3	4	5	6	7	8
		清	浊	清	浊	清	浊	清	浊
养	蒿	33	55	35	11	44	13	53	31
凯	棠	33	53	45	11	44	23	13	21
扬	武	33	55	44	22	31	13	11	53
老	君寨	31	31	55	55	13	13	33	33
石	板寨	31	31	55	55	24	24	33	33
舟	溪	33	55	44	22	13	23	53	53
三	江	33	42	22	21	35	53	24	12
锦	屏	33	55	44	23	35	23	53	53
大	南山	43	31	55	21	44	13	33	24
翁	卡	55	31	53	21	35	13	33	12
兴	发	33	32	55	22	44	13	33	24
青	岩	55	54	13	32	43	21	43	54
花	溪	44	53	13	32	42	21	42	53
高	坡	24	55	13	31	43	22	43	55
凯	掌	55	44	44	13	42	21	42	44
凯	洒	33	55	13	32	32	21	32	55
华	严	33	42	55	22	24	21	55	22
朵	戛	33	42	35	22	13	22	13	42
葛	路寨	55	44	44	13	53	21	53	44
青	海	44	33	55	22	22	13	55	22
团	坡	44	55	13	33	33	21	33	55
大	兴	24	44	21	33	45	53	45	44
塘	堡	35	55	24	33	21	13	21	55
平	伐	24	44	22	33	45	53	45	44
谷	冰	33	33	22	22	35	35	33	33
本	底	24	44	12	33	55	42	55	44

今古 调声 调值 地点	A		B		C		D	
	1	2	3	4	5	6	7	8
	清	浊	清	浊	清	浊	清	浊
鸭绒	55	44	35	53	33	22	33	31
甲浪	33	55	24	31	44	13	44	55
摆金	42	55	13	31	44	35	44	55
青山	35	32	54	13	54	21	54	54
石门坎	55	35	55	13	33	53	11	53
打狼	35	33	13	21	21	31	53	31
油迈	55	35	13	13	22	22	53	33
模引	33	22	21	21	33	33	53	53
复员	31	31	21	21	53	232	13	22
枫香	31	31	55	55	24	24	31	31
旧州	33	24	53	13	55	31	53	13
甲桐	33	55	44	22	13	21	53	53
新民	24	33	53	22	35	13	35	55
铁石	35	33	54	22	44	42	22	13
二塘	44	21	33	13	55	13	55	21
滚董	53	35	55	44	33	42	33	31
水董	35	33	31	11	55	44	53	42
施洞	31	31	55	55	24	24	33	33
镇远	44	51	55	22	35	33	13	11
太雍	33	53	44	22	35	23	13	21
三高	33	53	44	21	35	13	13	21
高山	33	53	13	35	22	21	35	35
西山	44	51	55	21	34	33	13	11
从江	34	33	22	11	55	44	53	31
瑶麓	35	55	44	22	35	21	23	53
九阡	22	44	34	42	33	11	44	31
	24	22	33	21	44	13	55	35

古 今 地	调 声 值 点	A		B		C		D	
		1	2	3	4	5	6	7	8
		清	浊	清	浊	清	浊	清	浊
河	坝	44	55	13	31	33	22	22	53
臭	脑	35	31	44	22	54	42	44	22
腊	乙坪	35	31	44	33	53	42	44	33
矮	寨	53	33	35	24	35	22	22	24
洞	头寨	53	31	55	44	33	22	34	24
小	章	53	21	55	55	33	13	24	24
吴	家寨	53	33	33	35	22	22	22	22
新	乐	13	212	44	31	35	22	55	53
靖	县	33	13	33	22	35	53	35	22
毛	坳	15	33	313	22	55	31	53	31
拱	洞	33	51	35	31	44	11	13	213
尧	告	13	31	53	241	44	22	35	24
大	坳	24	33	21	21	55	44	53	42
梅	珠	33	12	43	231	42	22	31	21
		44	24	54					
弄	模	33	23	43	232	41	22	32	21
		55	35	54	454				
弄	合	34	13	53	231	422	22	31	21
下	坳	35	31	44	33	551	241	44	33
老	书村	33	21	52	231	24	12	55	12
								54	
黄	落	44	13	33	32	54	32	55	21
白	水	33	21	453	132	35	22	54	21
双	龙	33	21	35	42	24	42	53	42
西	山	33	42	35	44	13	22	22	22
龙	华	44	33	53	31	35	11	55	12
莫	石	53	31	55	31	33	11	?	13
上	坝	42	31	55	22	44	13	33	313
下	水村	22	31	55	53	33	53	35	35



今古 调声 调值 地点	A		B		C		D	
	1	2	3	4	5	6	7	8
	清	浊	清	浊	清	浊	清	浊
大坪	44	53	24	44	42	22	32 54	21
民主	33	32	53	21	55	13	44	13
碧差汶	55	53	34	11	33	21	11	15
灰江坝	44	31	453	231	24	11	453	11
川圪	44	41	451	131	24	11	541	11
宗地	32,22	53	42,232	11	55,35	13 33	44,13	21
四大寨	33,13	45	44,24	33	13,11	44	31,11	53
摆榜	33	53	55	22	44,24	13	44,24	31
董上	33	55	35	13	22,13	31	53,21	42
摆塘	44,34	55	35	53	33,23	22	33,23	42
摆梭	33,23	55	35,24	13	13	35	22,12	53
格正	44,34	55	45	31	33	22	33	21
油全	33	45	54,44	24	55,44	33	13	31
乐宽	33	45	55,44	24	55,44	33	13	31
新场	44,23	45	24,14	55	33,21	32	33,21	55
油尖	33	55	35,15	13	13	43	54,31	53
小苗寨	35,15	31	53,31	213	55,42	24	44,24	213
平岩	24	24	13	13	53,31	31	55	44
西关	33	53	55	22	44,24	13	44,24	21
新村	35,31	33	545,43	32	44,21	22	54,32 24,21	42 21
马家屯	54	21	51	11	55	33 44	33 44	13
三角村	55,33	31	15	11	53,11	21	55,44	21
防城	35,13	33	55	31	335	32	35,12	42
麻栗坡	35,13	33	53	31	44	?	13	33
保亭	33,13	33	53	31	44	42	55,23	42

显然全清声母字的甲类阴调的平均值都比次清声母字的乙类阴调的平均值高，即：

3.73 > 2.50 阴平甲高于阴平乙

3.96 > 3.04 阴上甲高于阴上乙

3.77 > 2.50 阴去甲高于阴去乙

3.70 > 2.30 阴入甲高于阴入乙

今古 调调 声声 值值 地地 点点	A		B		C		D	
	a	b	a	b	a	b	a	b
	全清	次清	全清	次清	全清	次清	全清	次清
宗地	32	22	42	232	55	35	44	13
四大寨	33	13	44	24	13	11	31	11
摆榜					44	24	44	24
董上					22	13	53	21
摆塘	44	34			33	23	33	23
摆梭	33	23	35	24			22	12
格正	44	34						
油全			54	44	54	44		
乐宽			54	44	54	44		
新场	44	23	24	14	33	21	33	21
油尖			35	15			54	31
小苗寨	35	15	53	31	55	42	44	24
平岩					53	31		
西关					44	24	44	24
新村	35	31	545	43	44	21	54	32
三角村	55	33			53	11	24	31
防城	35	13					54	44
麻栗坡	35	13					35	12
保亭	35	13					55	23

其实，除董上的阴去甲与阴去乙平均值等高外，其他各点的各个阴

调都是甲高于乙。因此可以得出结论：不送气清声母音节演化出较高的声调，送气清声母音节演化出较低的声调。

如果把前面求出的古浊声母音节演化出的平均值拿来一比较，就可以得出：

阴上甲 3.96 > 阴上乙 3.04 > 阳上 2.39

阴去甲 3.77 > 阴去乙 2.50 > 阳去 2.35

阴平甲 3.73 > 阴平乙 2.50 < 阳平 3.28

阴入甲 3.70 > 阴入乙 2.30 < 阳入 2.80

就上、去声而言，乙类阴调低于甲类阴调，但高于阳调，但是从平、入声看，乙类阴调不但低于甲类阴调，也低于阳调。这是因为阳平和阳入字的声母已较早较多地清化，获得了较高的调值。把这一点除外，我们可以得出声类与调值的转换关系为：浊声母字演化出的调值最低，次清声母字演化出的调值较高，全清声母字演化出的调值最高。更确切地说，是全浊声母字演化出的调值最低，次清闭塞声母字演化出的调值较高，全清闭塞声母字演化出的调值最高。各类连续音对调值没有影响。

## 第三章 语法<sup>①</sup>

### 第一节 词 类

苗瑶语的词可以分为名词、数词、量词、代词、指示词、动词、形容词、状词、副词、介词、连词、助词、叹词十三类。

#### 一、名 词

名词有两个附类：方位词和时间词。

##### (一) 名词的组合能力

名词受名词、量词、形容词、代词、数量短语修饰。

na <sup>55</sup> lo <sup>35</sup>	黄牛肉	teo <sup>55</sup> ə <sup>33</sup>	(一)条河
肉 黄牛		条 河	
paŋ <sup>55</sup> əo <sup>53</sup>	红花	vi <sup>11</sup> tse <sup>35</sup>	我家
花 红		我 家	
o <sup>33</sup> te <sup>11</sup> ne <sup>55</sup>	两个人		
二 个 人			

湘西苗语、勉语和畲语的量词不能单独修饰名词，但勉语、畲语的量指短语能修饰名词。

大坪江		下水村	
na:i <sup>52</sup> tau <sup>21</sup> ŋoŋ <sup>21</sup>	这头牛	ni <sup>55</sup> naŋ <sup>22</sup> ke <sup>35</sup>	这座山
这 头 牛		这 个 山	

名词可以补充动词和形容词。

sho <sup>44</sup> u <sup>35</sup>	洗衣	əo <sup>53</sup> mɛ <sup>13</sup>	红脸
洗 衣		红 脸	

① 本章举例凡是不指明地点的都是养蒿话。



## (二) 方位词

常见的方位词有 fhu<sup>35</sup> “头”，qaŋ<sup>33</sup> “后”，tu<sup>33</sup> “里”，toŋ<sup>33</sup> “中”，qa<sup>33</sup>qe<sup>33</sup> “底儿”，qa<sup>33</sup>ku<sup>31</sup> “尖儿”，qa<sup>33</sup>tu<sup>44</sup> “边儿”，qa<sup>33</sup>pu<sup>44</sup> “旁边”，qa<sup>33</sup>toŋ<sup>33</sup> “中间”等。

方位词可以放在名词的前面受名词修饰。如 tu<sup>33</sup>ə<sup>33</sup> “水里”、qaŋ<sup>33</sup>ɣaŋ<sup>11</sup> “寨脚”、qa<sup>33</sup>pu<sup>44</sup>ki<sup>35</sup> “路旁”。

方位词和一般名词比较有两点不同：1. 不受代词修饰。2. 不受形容词修饰。

## (三) 时间词

常见的的时间词有 nhe<sup>33</sup> “天”、mhaŋ<sup>44</sup> “夜”、lha<sup>44</sup> “月”、n̄hu<sup>44</sup> “年”、eaŋ<sup>31</sup> “时”、ɕhi<sup>33</sup> “时”、ta<sup>44</sup> “早晨”、lə<sup>11</sup>la<sup>55</sup> “从前”、ki<sup>35</sup>ten<sup>55</sup> “从前”、fa<sup>11</sup>so<sup>35</sup> “明天”等。

时间词和一般名词比较，有五点不同：

1. 受数词修饰。

nhe<sup>33</sup>i<sup>33</sup> 一号  
天 一

2. 受指示词修饰。

eaŋ<sup>31</sup>noŋ<sup>35</sup> 现在  
时 这

3. 能修饰动词。

lə<sup>11</sup>la<sup>55</sup>me<sup>55</sup>i<sup>33</sup>te<sup>11</sup>ne<sup>55</sup> 从前有一个人。

从 前 有 一 个 人

4. 不受形容词修饰。

5. 不受量词修饰。

## 二、数 词

### (一) 基数词

苗语和布努语只有一套基数词。i<sup>33</sup> “一”、o<sup>33</sup> “二”、pi<sup>33</sup> “三”、lu<sup>33</sup> “四”、tσα<sup>33</sup> “五”、tu<sup>44</sup> “六”、coŋ<sup>13</sup> “七”、za<sup>31</sup> “八”、təə<sup>55</sup> “九”。勉语、畲语和炯奈话都有两套基数词：甲套是固有词，与苗语、布努语

同源；乙套是汉语借词。这两套基数词有不同的分布，不能互相替换。其中乙套在不同的语言环境里读音不一样（有的声母不同，有的韵母有别，有的声调各异）。下面是龙华基数词的各种读音。

组别 读音分布 意义	甲	乙			
	单说，量词、 位数词前	Je <sup>31</sup> “十”前	tji <sup>12</sup> 或 ji <sup>12</sup> “十”后	lə <sup>35</sup> “月”前	hu <sup>44</sup> “初”后
一	i <sup>53</sup>	i <sup>55</sup>	i <sup>55</sup>		ai <sup>44</sup>
二	u <sup>44</sup>	ŋi <sup>12</sup>	ŋin <sup>11</sup>	ŋi <sup>12</sup>	ŋi <sup>12</sup>
三	pa <sup>44</sup>	θan <sup>44</sup>	θəu <sup>33</sup>	θan <sup>44</sup>	θan <sup>44</sup>
四	ple <sup>44</sup>	θai <sup>44</sup>	θai <sup>53</sup>	θai <sup>44</sup>	θai <sup>31</sup>
五	pui <sup>44</sup>	ŋaŋ <sup>31</sup>	ŋaŋ <sup>11</sup>	ŋaŋ <sup>11</sup>	ŋaŋ <sup>31</sup>
六	tfo <sup>35</sup>	ljau <sup>31</sup>	ljau <sup>11</sup>	ljau <sup>11</sup>	ljau <sup>31</sup>
七	ʃəŋ <sup>11</sup>	ʃai <sup>44</sup>	ʃai <sup>35</sup>	ʃai <sup>44</sup>	ʃai <sup>44</sup>
八	je <sup>212</sup>	pei <sup>35</sup>	wɦa <sup>35</sup>	paŋ <sup>53</sup>	pa <sup>35</sup>
九	tʃu <sup>33</sup>	tfo <sup>35</sup>	jo <sup>35</sup>	tʃaŋ <sup>53</sup>	tfo <sup>35</sup>

川黔滇苗语和布努语也有两个基数词“二”，一个是固有词，另一个是汉语借词。借词只用于“十”前，其余的地方都用固有词。

基数词可以修饰量词和位数词。

o<sup>33</sup>le<sup>33</sup> 两个      pi<sup>33</sup>təu<sup>31</sup> 三十  
二个                      三十

## (二) 位数词

位数词有 təu<sup>31</sup> “十”、pa<sup>44</sup> “百”、shaŋ<sup>33</sup> “千”、vaŋ<sup>13</sup> “万”、zi<sup>35</sup> “亿”等。

川黔滇苗语的位数词“十”都有几个读音。例如大南山，前面不带基数词时是 kou<sup>24</sup>，带基数词 nen<sup>21</sup> “二”时是 ŋkou<sup>24</sup>，带“四、五…

九”时是 tɕou<sup>24</sup>。这三个形式不是三个不同的词，而是同一个词在不同语境里的变体。

位数词受基数词修饰组成数词短语，这一点与量词相同，但是量词能受指示词修饰，而位数词不能。位数词还受基数词补充，也组成数词短语。如 tɕu<sup>31</sup>o<sup>33</sup> “十二”、shaŋ<sup>33</sup>tɕa<sup>33</sup> “一千五”。

基数词修饰位数词时是相乘的关系，如 o<sup>33</sup>pa<sup>44</sup> 是  $2 \times 100$ ；基数词补充位数词时是相加的关系，tɕu<sup>31</sup>tɕa<sup>33</sup> 是  $10 + 5$ 。几个基数词和位数词组合就可以构成多位数数词短语，如 o<sup>33</sup>shaŋ<sup>33</sup>ɕoŋ<sup>13</sup>pa<sup>44</sup>za<sup>31</sup>tɕu<sup>31</sup>tu<sup>44</sup> 是  $2 \times 1000 + 7 \times 100 + 8 \times 10 + 6$ 。

在多位数数词短语中，结尾的位数词一般省略不说，例如 o<sup>33</sup>pa<sup>44</sup>tɕa<sup>33</sup>(tɕu<sup>31</sup>) “二百五(十)”。位数词前面的“一”有时也省去。例如 (i<sup>33</sup>)tɕu<sup>31</sup>qe<sup>35</sup> “(一)十一”、pi<sup>33</sup>pa<sup>44</sup>(i<sup>33</sup>)tɕu<sup>31</sup>tɕa<sup>33</sup> “三百(一)十五”。

数词短语也可以修饰量词。

tɕə<sup>55</sup>pa<sup>44</sup>le<sup>33</sup> 九百个

九 百 个

### (三) 抑扬数词

黔东南苗语有抑扬数词。qa<sup>33</sup>、su<sup>53</sup>、tɕu<sup>13</sup>等数词的基本意义都是“一”，都跟基数词 i<sup>33</sup>“一”一样，可以修饰量词和位数词。

qa<sup>33</sup>shaŋ<sup>33</sup> 一千      qa<sup>33</sup>le<sup>33</sup> 一个

su<sup>53</sup>shaŋ<sup>33</sup> 一千      su<sup>53</sup>le<sup>33</sup> 一个

tɕu<sup>13</sup>shaŋ<sup>33</sup> 一千      tɕu<sup>13</sup>le<sup>33</sup> 一个

但是它们还带着感情色彩，其中 qa<sup>33</sup>有张扬的色彩，su<sup>53</sup>和 tɕu<sup>13</sup>有抑制的色彩。因此它们表示的全部意义与基数词 i<sup>33</sup>大不相同。例如：

(1) qa<sup>33</sup>shaŋ<sup>33</sup>sei<sup>55</sup> 一千元钱

(2) su<sup>53</sup>shaŋ<sup>33</sup>sei<sup>55</sup> 一千元钱

(3) tɕu<sup>13</sup>shaŋ<sup>33</sup>sei<sup>55</sup> 一千元钱

虽然(1)、(2)、(3)的绝对值无别，但(1)给人的印象是钱很多，很富；(2)给人的印象是钱不多，不算什么；(3)给人的印象是仅仅一千元，再也没有了。

### (四) 疑问数词

疑问数词只有 ne<sup>44</sup>ɕu<sup>13</sup>一个，意思是“多少”、“几”，用于量词、位

数词之前，询问数目。

$ne^{44} \epsilon u^{13} le^{33}$  多少个？

$ne^{44} \epsilon u^{13} vaŋ^{13}$  多少万？

也可以用在位数词之后，询问大数后面的零数。

$o^{33} t\epsilon u^{31} ne^{44} \epsilon u^{13}$  二十几？

$t\epsilon a^{33} vaŋ^{13} pi^{33} \text{shaŋ}^{33} ne^{44} \epsilon u^{13}$  五万三千几？

### (五) 特别数词

$taŋ^{11}$ 、 $t\epsilon^{44}$ 、 $pha^{44}$  都是“半”的意思，都能受基数词“一”的修饰，也都能接在量词之后，但都只能用在一定的范围内。长度、重量、时间用  $taŋ^{11}$ 。

$(i^{33}) taŋ^{11} \downarrow aŋ^{55}$  半度       $(i^{33}) taŋ^{11} t\epsilon aŋ^{33}$  半斤

$(i^{33}) taŋ^{11} nhe^{33}$  半天       $(i^{33}) t\epsilon aŋ^{33} taŋ^{11}$  一斤半

容积用  $t\epsilon^{44}$  和  $pha^{44}$

$(i^{33}) t\epsilon^{44} \epsilon chen^{33}$  半升       $(i^{33}) \epsilon chen^{33} t\epsilon^{44}$  一升半

$(i^{33}) pha^{44} \epsilon chen^{33}$  半升       $(i^{33}) \epsilon chen^{33} pha^{44}$  一升半

$qe^{35}$  是“一”的意思，但是不能在位数词和量词前起修饰作用，而能在位数词之后表示零数，也能在  $nhe^{33}$  “天”、 $lha^{44}$  “月”之后表示一个月的头一天和一年的头一个月。

$t\epsilon u^{31} qe^{35}$  十一       $(i^{33}) pa^{44} qe^{35}$  一百一（十）

$nhe^{33} qe^{35}$  初一       $lha^{44} qe^{35}$  正月

凡是用  $qe^{35}$  的地方都不能用  $i^{33}$  代替。 $qe^{35}$  和  $i^{33}$  呈互补分布。

$\downarrow en^{31}$  是汉语借词，意思是“零”。它不能修饰任何位数词和量词，

也不受任何基数词修饰，只能放在多位数数词短语中间表示缺位。

$\downarrow u^{33} vaŋ^{13} \downarrow en^{31} pi^{33} pa^{44}$  四万零三百

$taŋ^{55}$  是“整个”的意思，能修饰量词，有强调的色彩。

$taŋ^{55} le^{33} \gamma aŋ^{11}$  整个寨子

整 个 寨

### (六) 序数词

苗瑶语原来没有序数词。表示序数有如下几种办法：

1. 用基数词或数词短语修饰量词。



tɛ<sup>11</sup>o<sup>33</sup>第二个      n̄hɛ<sup>33</sup>tɕu<sup>31</sup>tɕa<sup>33</sup> 十五号  
个 二                      天 十 五

2. 借汉语序数词。如 ti<sup>35</sup>zi<sup>31</sup>“第一”、ti<sup>35</sup>ə<sup>35</sup>“第二”。畲语、布努语和川黔滇苗语不借整个儿的序数词，只借序数词前缀“第”，再加上固有的基数词而构成半借的序数词。如下水村的 thi<sup>35</sup>i<sup>22</sup>“第一”、thi<sup>35</sup>u<sup>22</sup>“第二”。

3. “十”以上的序数用数词短语表示。如梅珠的 cɣu<sup>21</sup>au<sup>33</sup>“第十二”、cɣu<sup>21</sup>ju<sup>21</sup>“第十八”。

### 三、量 词

#### (一) 量词的类别

量词分物量词和动量词两大类。

动量词比较少，主要有 ɬa<sup>13</sup>“次”、“回”、“趟”，kaŋ<sup>55</sup>“阵”，ɕho<sup>44</sup>“一会儿”，tɕa<sup>13</sup>“一会儿”，ten<sup>44</sup>“顿”等。一些动词和名词也可以借用作动量词。动词借作动量词的如 ma<sup>55</sup>i<sup>33</sup>ma<sup>55</sup>“拍一拍”里的 ma<sup>55</sup>“拍”，tei<sup>44</sup>i<sup>33</sup>tei<sup>44</sup>“踢一踢”里的 tei<sup>44</sup>“踢”。名词借作动量词的如 l̄hei<sup>53</sup>i<sup>33</sup>tu<sup>53</sup>“割一刀”里的 tu<sup>53</sup>“刀”，ɕhi<sup>35</sup>i<sup>33</sup>me<sup>13</sup>“看一眼”里的 me<sup>13</sup>“眼”。

物量词又可分为几小类。

1. 个体量词 是事物的自然单位，同时表示事物的性质，形状，因此每一个量词都有一定的适用范围。例如：

tɛ <sup>11</sup>	只 (狗)、匹 (马)	le <sup>33</sup>	个 (蛋)、(石头)
le <sup>55</sup>	位 (客)	tɕo <sup>55</sup>	条 (河)
ɬaŋ <sup>33</sup>	根 (棍)、把 (刀)	phaŋ <sup>33</sup>	件 (衣)
ɬu <sup>11</sup>	张 (纸)	to <sup>35</sup>	块 (地)
tei <sup>11</sup>	支 (筷子)	yoŋ <sup>33</sup>	行 (麦子)

2. 法定单位量词 多数借自汉语。

tɕaŋ <sup>33</sup>	斤	ɬaŋ <sup>11</sup>	两	ta <sup>35</sup>	秤 (十斤)
ɕhen <sup>33</sup>	升	to <sup>35</sup>	斗	tɕhi <sup>53</sup>	尺
li <sup>11</sup>	里	mu <sup>55</sup>	亩	fen <sup>33</sup>	分

3. 群体量词 表示事物集体或成套的单位。

n̄u<sup>31</sup> 双      poŋ<sup>11</sup> 对      me<sup>11</sup> 群  
 khu<sup>33</sup> 批      t̄ə<sup>11</sup> 种      phi<sup>35</sup> 些

4. 借用量词 借用名词做量词的如 ti<sup>44</sup> “碗”、ta<sup>55</sup> “桌”、tsə<sup>55</sup> “箩”、nhe<sup>33</sup> “天”，借用动词做量词的如 qaŋ<sup>44</sup> “挑”、qhe<sup>35</sup> “包”、nen<sup>13</sup> “堆”。

5. 复数量词 复数量词和群体量词虽然表示的都是多数事物，但意义并不一样，前者把多数事物看做不同的个体，后者却看做统一的整体。复数量词只有 to<sup>11</sup> “些”一个，它不受任何数词修饰。

6. 褒贬量词 苗瑶语个体量词所表示的意义都比较具体，一定的量词只能与一定的名词组合。但是其中的 qei<sup>13</sup>、qo<sup>55</sup>、mi<sup>31</sup>、thon<sup>31</sup>、na<sup>11</sup>、ɬu<sup>11</sup>、po<sup>33</sup>等表示的意义非常虚，色彩却很浓烈，因此叫做褒贬量词。<sup>①</sup> 按所表示色彩的不同，又可分三种情况。

(1) 表示喜爱小巧。

po<sup>33</sup> t̄e<sup>33</sup> noŋ<sup>35</sup> ɣa<sup>13</sup> poŋ<sup>44</sup> va<sup>44</sup>. 这小家伙很聪明。

个 孩 这 聪明 很

(2) 表示憎恶粗大。

nen<sup>55</sup> t̄ha<sup>44</sup> mi<sup>31</sup> lo<sup>44</sup> ɬhə<sup>33</sup> noŋ<sup>35</sup> noŋ<sup>35</sup> naŋ<sup>55</sup> ɣoŋ<sup>13</sup> ɣoŋ<sup>13</sup>.

他 张 个 嘴 大 这 要 吃 (急貌)

他张开血盆大口，想吃极了。

(3) 有时候表示喜爱，有时候表示憎恶。表示什么色彩主要由上下文决定。

qei<sup>13</sup> qaŋ<sup>35</sup> pu<sup>53</sup> t̄e<sup>53</sup> noŋ<sup>35</sup> ɕa<sup>35</sup> ɕhi<sup>35</sup> ɬen<sup>13</sup> n̄oŋ<sup>55</sup>

只 蛙 蟾蜍 这 难看 极

这癞蛤蟆难看极了。

qei<sup>13</sup> 表示大而可憎，由 ɕa<sup>35</sup> ɕhi<sup>35</sup> “难看”决定。

qei<sup>13</sup> qa<sup>33</sup> t̄e<sup>33</sup> noŋ<sup>35</sup> ɣu<sup>44</sup> qa<sup>53</sup> va<sup>44</sup>. 这孩子好玩极了。

只 崽子 这 好玩 很

qei<sup>13</sup> 表示小而可爱，由 ɣu<sup>44</sup> qa<sup>53</sup> “好玩”决定。

褒贬量词可以代替任何个体量词，但是不能代替法定单位量词、群体量词、借用量词和复数量词。

<sup>①</sup> 吴平：《苗语的情状量词初探》，载《贵州民族研究》，1983，3。

## (二) 量词的组合能力

除勉语、畲语和湘西苗语外，物量词能单独修饰名词（例见数词）。物量词受形容词、动词和动词短语修饰。

te<sup>11</sup>lhə<sup>33</sup> 大的那个 te<sup>11</sup>naŋ<sup>55</sup> 吃的那个

只 大 只 吃

te<sup>11</sup>ti<sup>33</sup>lhə<sup>44</sup> 打铁的

个 打 铁

除 to<sup>11</sup>外，物量词和动量词都能受基数词从前面修饰，其中群体量词 phi<sup>35</sup>“些”、khu<sup>33</sup>“些”等只受“一”修饰。部分物量词和借用量词能受数词从后面修饰，表示序数（例见数词）。

所有量词都能受指示词修饰。

量词能补充形容词。

ta<sup>35</sup>təo<sup>55</sup> 条儿长 lhə<sup>33</sup>le<sup>33</sup> 个儿大

长 条 大 个

## 四、代词

代词分人称代词、泛指代词、反身代词和方式代词四种。

### (一) 人称代词

人称代词有第一人称、第二人称、第三人称之分，单数、双数、多数之别。

人称	单数	双数	多数
一	vi <sup>11</sup> 我	o <sup>33</sup> 我俩	pi <sup>33</sup> 我们
二	moŋ <sup>55</sup> 你	maŋ <sup>33</sup> 你俩	maŋ <sup>55</sup> 你们
三	nen <sup>55</sup> 他		nen <sup>55</sup> to <sup>11</sup> 他们

第一人称的三个数是三个彼此不同的词，第二人称的三个数可能是同一个词的不同形式，第三人称缺少双数，而且多数是在单数后面加 to<sup>11</sup>“些”构成的。

布努语的人称代词不仅人称齐全，而且单数、双数、多数具备。如梅珠：

人称	单数	双数	多数
一	cuj <sup>43</sup> 我	a <sup>33</sup> 我俩	pe <sup>33</sup> 我们
二	kau <sup>12</sup> 你	mi <sup>33</sup> 你俩	mi <sup>12</sup> 你们
三	ni <sup>231</sup> 他	mu <sup>33</sup> 他俩	mu <sup>12</sup> 他们

显然，第二、第三人称的双数和多数是以声调交替区别的。

勉语、畲语、湘西苗语和川黔滇苗语（滇东北次方言除外）的人称代词都没有双数，但勉语的第一人称多数分排除式  $je^{33}bwo^{33}$  “我们” 和包括式  $bwo^{33}$  “咱们”。

## （二）泛指代词

泛指代词只有  $ne^{55}teu^{33}$  “别人” 和  $taŋ^{55}to^{11}$  “大家” 两个，特点与人称代词相同。

$taŋ^{55}to^{11}a^{55}mha^{44}xhə^{33}$ . 大家不說話。

大家不說話

$ne^{55}teu^{33}tse^{35}$  别人的家

别人家

## （三）反身代词

反身代词只有  $noŋ^{31}$  “自己” 一个，它主要是放在人称代词、泛指代词和名词的后面，强调先行词的作用。

$nen^{55}noŋ^{31}ta^{55}$ . 他自己来

他自己来

$taŋ^{55}to^{11}noŋ^{31}su^{55}ε^{44}$ . 大家自己会做。

大家自己会做

## （四）方式代词

常见的方式代词有  $ε^{44}noŋ^{35}$  “这样”、 $ε^{44}nen^{35}$  “那样”、 $ε^{44}tei^{13}$  “怎样” 等。其作用主要是修饰动词和形容词。位置可以在动词、形容词前面，也可以在后面。

$ε^{44}ε^{44}noŋ^{35}/ε^{44}noŋ^{35}ε^{44}$ . 这样做。

$xhi^{33}ε^{44}tei^{13}/ε^{44}tei^{13}xhi^{33}?$  多高？

湘西苗语方式代词只能在前面；滇东北苗语方式代词只能在后面；川黔滇苗语方式代词修饰动词时在前面，修饰形容词时在后面。

## 五、指示词<sup>①</sup>

### （一）指示词的种类

1. 距离指示词 表示距离远近的指示词各地多少不一。黔东南苗语

① 指示词的归类各家相当分歧。王辅世、王德光归入方位词。毛宗武等归入代词。王春德、张济民单列指示词，但方位指示词多数归入方位词。



有五个： $noŋ^{35}$ 指离说话人最近的事物， $moŋ^{55}$ 指离说话人较远的事物， $ε^{33}$ 指离说话人最远的事物， $nen^{35}$ 指离听话人最近的事物， $i^{35}$ 指追述的看不见的事物。后者如：

$ε^{44} \text{chan}^{35} \text{εaŋ}^{31} \text{tei}^{13}$ ,  $qa^{33} \text{naŋ}^{55} \text{εaŋ}^{31} i^{35}$ .

做熟 时 何 就吃 时 那

什么时候熟了什么时候吃。

勉语只分近指、中指、远指三个，而且中指不常用。畚语只分近指和远指两个。川黔滇苗语有近指、较近指、较远指、远指四个。布努语也有五个距离指示词，除看得见的近指、中指、远指外，看不见的也有两个， $nu^{43}$ 指说话人知道、听话人不知道或双方都不知道的事物， $iŋ^{43}$ 指双方都知道的事物。

2. 方位指示词 有  $ve^{55}$  “上”、 $ta^{33}$  “下”、 $ten^{55}$  “前”、 $qaŋ^{33}$  “后”、 $teə^{13}$  “上游”、 $naŋ^{11}$  “下游”、 $nəaŋ^{13}$  “内”、 $ku^{55}$  “外”、 $foŋ^{33}$  “中”等。川黔滇苗语（特别是滇东北次方言）的方位指示词比较多。例如石门坎的  $a^{55} sa^{55}$  “上面”、 $pi^{55} \eta tau^{55}$  “中”、 $ndlo^{53}$  “里边”。<sup>①</sup>

3. 疑问指示词 有  $qei^{55} \text{ei}^{35}$ 、 $\text{ei}^{35}$ 、 $tei^{13}$  三个， $\text{ei}^{35}$  是  $qei^{55} \text{ei}^{35}$  的缩简形式。 $qei^{55} \text{ei}^{35}$  或  $\text{ei}^{35}$  问事物的性质，意思是“什么”； $tei^{13}$  问从已知事物选择的对象，意思是“何”。

## （二）指示词的组合能力

能修饰量词、量名短语和时间词，不受别的同类修饰。

$le^{33} noŋ^{35}$	这个	$taŋ^{11} qaŋ^{33}$	后头
个 这		头 后	
$phi^{44} ta^{33}$	下边	$nhe^{33} tei^{13}$	哪天
边 下		天 何	
$le^{33} tse^{35} moŋ^{55}$	那个房子	$\text{εaŋ}^{31} i^{35}$	那时候
个 房子 那		时 那	

## 六、动 词

### （一）动词的组合能力

动词受名词、人称代词、指示词、疑问数词补充。

① 参见王辅世、王德光：《贵州威宁苗语的方位词》，载《民族语文》，1982，4。

zi <sup>13</sup> pa <sup>44</sup>	养猪	ɣaŋ <sup>13</sup> nen <sup>55</sup>	找他
养 猪		找 他	
naŋ <sup>33</sup> noŋ <sup>35</sup>	在这儿	mɛ <sup>55</sup> qei <sup>55</sup> ɕi <sup>35</sup>	有什么
在 这		有 什么	

少数动词和形容词能补充动词。

ɣaŋ <sup>13</sup> naŋ <sup>55</sup>	找吃的	naŋ <sup>55</sup> qaŋ <sup>33</sup>	吃甜的
找 吃		吃 甜	

少数动词能修饰名词。

ŋa <sup>55</sup> zen <sup>33</sup>	腌的肉
肉 腌	

动词受副词、形容词、动词、状词修饰。

a <sup>55</sup> ta <sup>55</sup>	不来	haŋ <sup>33</sup> ne <sup>44</sup>	多走
不 来		走 多	
ti <sup>33</sup> ko <sup>13</sup>	打倒	kə <sup>33</sup> lə <sup>33</sup> moŋ <sup>11</sup>	从从容容去

打 倒                      从 容   去

动词加否定副词再加原动词表示疑问。

mɛ <sup>55</sup> a <sup>55</sup> mɛ <sup>55</sup> ?	有没有?
有 不 有	

上面这些都指动词的本形说的，动词变形以后就失去了部分组合能力。

## (二) 能愿动词

常见的能愿动词有 su<sup>55</sup>“会”、ke<sup>55</sup>“敢”、haŋ<sup>35</sup>“愿意”、me<sup>35</sup>“要”等。它常受动词补充，如：

vi <sup>11</sup> su <sup>55</sup> ɛ <sup>44</sup>	我会做。
我 会 做	

与一般动词比较有几点不同：(1) 没有形态变化。(2) 不受名词、代词、指示词、形容词补充。(3) 不受动词、形容词修饰。

## (三) 判断动词

判断动词只有 ti<sup>13</sup>“是”一个，它的后面能紧接名词和代词，表示判断。

qə <sup>44</sup> tɕen <sup>33</sup> ti <sup>13</sup> ɕaŋ <sup>13</sup> lhə <sup>44</sup>	金公是铁匠。
公 金 是 匠 铁	

它与一般动词比较有这样几点不同：(1) 没有形态变化。(2) 不受

动词、形容词、状词修饰，不受动词、形容词补充。

勉语有两个判断动词。如大坪江的 tsei<sup>231</sup> “是”用于肯定判断，也用于否定判断；se<sup>33</sup> 只能用于肯定判断。

布努语也有两个判断动词。如梅珠肯定判断用 ci<sup>22</sup>，否定判断和单独回答问题用 tau<sup>22</sup>。

## 七、形容词

### (一) 形容词的组合能力

①能修饰名词和动词。

paŋ<sup>55</sup> ɕo<sup>53</sup> 红花      so<sup>35</sup> moŋ<sup>11</sup> 早去  
花 红                      早 去

②受副词、状词修饰。

sha<sup>44</sup> yu<sup>44</sup> 最好      zo<sup>55</sup> poŋ<sup>33</sup> zoŋ<sup>33</sup> 绿茵茵  
最 好                      绿 茵茵

③受名词、代词、量词补充。

shoŋ<sup>33</sup> yaŋ<sup>55</sup> 山坡陡      ta<sup>35</sup> tɕo<sup>35</sup> 条儿长  
陡 岭                      长 条

yu<sup>44</sup> vi<sup>11</sup> 对我好  
好 我

④形容词加否定副词再加原形容词表示疑问。

ka<sup>11</sup> a<sup>55</sup> ka<sup>11</sup>? 矮不矮?  
矮 不 矮

变形后的形容词则失去大部分组合能力。

形容词与动词的相同点很多：都能做谓语，都能修饰名词和量词，都受名词补充，都受副词、状词修饰，有相同的重叠方式（详后），都能用肯定加否定表示疑问。因此有的人把它们合称为谓词。但是也有几点不同：（1）形容词通过形态变化表示“级”的语法范畴，而动词表示的是“貌”的语法范畴。（2）形容词普遍能修饰名词，动词只有少数能修饰名词。（3）形容词受程度副词修饰，动词不受程度副词修饰。

## 八、状 词

## (一) 状词的语音

苗瑶语的其他各类实词以单音节的为多，但状词以多音节的为多。<sup>①</sup> 这些多音节状词语音上很有特色。可分以下几类：

## 1. 叠音

(khi<sup>33</sup>) nen<sup>11</sup>nen<sup>11</sup> (颤) 巍巍 (zan<sup>44</sup>) lei<sup>33</sup>lei<sup>33</sup> 翩翩地 (飞)  
颤 巍 巍 飞 翩翩

## 2. 同声同调

(nu<sup>11</sup>) za<sup>11</sup>zu<sup>11</sup> (绿) 茵茵 (na<sup>31</sup>) ɣa<sup>11</sup>ɣi<sup>11</sup> (辣) 酥酥  
绿 茵 茵 辣 酥 酥

## 3. 同韵同调

(faŋ<sup>55</sup>) ɬa<sup>33</sup>a<sup>33</sup> (亮) 堂堂 (ɕo<sup>53</sup>) ki<sup>33</sup>li<sup>33</sup> (红) 艳艳  
亮 堂 堂 红 艳 艳

(pə<sup>44</sup>) qoŋ<sup>11</sup>loŋ<sup>11</sup>toŋ<sup>11</sup> 咕隆咚地(响)  
响 咕 隆 咚

(ɬaŋ<sup>35</sup>) qo<sup>33</sup>lo<sup>33</sup>tho<sup>33</sup> 咕隆通(滚)  
滚 咕 隆 通

## (二) 状词的类别

根据所表示的意义，状词可以分为如下几类：

## 1. 摹拟声音的

(ken<sup>55</sup>) sei<sup>55</sup>sei<sup>55</sup> 吱吱 (叫) (fhe<sup>35</sup>) sei<sup>33</sup>sei<sup>33</sup> 嘶嘶 (吹)  
叫 吱 吱 吹 嘶 嘶

(pə<sup>44</sup>) ɬa<sup>44</sup>ɬa<sup>44</sup> 得得 (响) (la<sup>11</sup>) zu<sup>11</sup>zu<sup>11</sup> 哗哗 (流)  
响 得 得 流 哗 哗

拟声状词大多是叠音的，声韵调往往不稳定。声母不稳定的如：

(pə<sup>44</sup>) vu<sup>11</sup>vu<sup>11</sup> / (pə<sup>44</sup>) fu<sup>11</sup>fu<sup>11</sup> 呜呜 (响)  
响 呜 呜 响 呜 呜

韵母不稳定的如：

<sup>①</sup> 滇东北苗语单音节状词占多数。参见王辅世、王德光：《贵州威宁苗语的状词》，载《语言研究》，1983，2。



(ha<sup>53</sup>) tu<sup>11</sup>tu<sup>11</sup> / (ha<sup>53</sup>) tə<sup>11</sup>tə<sup>11</sup> 嘟嘟地 (吓)

吓 嘟 嘟 吓 嘟 嘟

声调不稳定的如:

(ken<sup>55</sup>) he<sup>11</sup>he<sup>11</sup> / (ken<sup>55</sup>) he<sup>13</sup>he<sup>13</sup> 哇哇 (哭)

哭 哇 哇 哭 哇 哇

## 2. 表示速度的

(pu<sup>13</sup>) koŋ<sup>13</sup> 猛钻 (ti<sup>33</sup>) tshɛ<sup>35</sup> 砸碎

钻 快而猛 打 快而碎

(haŋ<sup>33</sup>) ka<sup>11</sup>la<sup>11</sup> 慢吞吞地 (走)

走 慢吞吞

## 3. 表示颜色的 几乎都是同韵的。

(lu<sup>33</sup>) qoŋ<sup>11</sup>toŋ<sup>11</sup> (白) 普普 (lɛ<sup>33</sup>) ka<sup>11</sup>ɕa<sup>11</sup> (黑) 鸦鸦

白 灰白色 黑 鸦 鸦

(zo<sup>55</sup>) poŋ<sup>33</sup>zoŋ<sup>33</sup> (绿) 茵茵

绿 茵 茵

## 4. 表示气味的

(haŋ<sup>44</sup>) ten<sup>11</sup>len<sup>11</sup> (臭) 烘烘 (na<sup>31</sup>) ɣa<sup>11</sup>yi<sup>11</sup> (辣) 酥酥

臭 烘 烘 辣 酥 酥

## 5. 表示感觉的

(ɕho<sup>35</sup>) to<sup>33</sup>ho<sup>33</sup> (暖) 洋洋 (kə<sup>53</sup>) ti<sup>11</sup>qei<sup>11</sup> (硬) 梆梆

暖 洋 洋 硬 梆 梆

(moŋ<sup>33</sup>) ten<sup>11</sup>len<sup>11</sup> 隐隐约约 (疼)

疼 隐 隐

## 6. 表示形状的

(pe<sup>55</sup>) ten<sup>33</sup>ten<sup>33</sup> (满满) 堂堂 (zaŋ<sup>44</sup>) pa<sup>31</sup>la<sup>31</sup> 翩翩地 (飞)

满 堂 堂 飞 翩 翩

(ka<sup>11</sup>) ki<sup>55</sup>vi<sup>55</sup> (矮) 塌塌

矮 塌 塌

一种颜色或者一个动作，往往可以用好几个状词修饰，把性状区别得非常细致，因而用别的语言翻译，有时很难区分。

(əo<sup>53</sup>) ko<sup>33</sup>lo<sup>33</sup> (红) 艳艳 (好看) (əo<sup>53</sup>) ta<sup>11</sup>la<sup>11</sup> (红) 通通

红 红 状 红 红 状

(ken <sup>55</sup> ) ŋo <sup>13</sup> ŋo <sup>13</sup>	嗷嗷 (叫)	(ken <sup>55</sup> ) ŋa <sup>44</sup> ŋa <sup>44</sup>	哑哑 (叫)
叫 嗷 嗷		叫 哑 哑	
(ken <sup>55</sup> ) mi <sup>33</sup> mi <sup>33</sup>	咩咩 (叫)	(ken <sup>55</sup> ) le <sup>33</sup> le <sup>33</sup>	咩咩 (叫)
叫 咩 咩		叫 咩 咩	
(ken <sup>55</sup> ) tɛn <sup>53</sup> ɣhen <sup>53</sup>	呜呜 (叫)	(ken <sup>55</sup> ) vi <sup>33</sup> vi <sup>33</sup>	呜呜 (叫)
叫 呜 呜		叫 呜 呜	

### (三) 状词的组合能力

状词能修饰形容词、动词。修饰语和中心语之间可以插进名词。

(lu<sup>33</sup>) li<sup>11</sup> 白晃晃

白 晃

(lu<sup>33</sup>) paŋ<sup>55</sup> li<sup>11</sup> 花开得白晃晃

白 花 晃

faŋ<sup>55</sup> to<sup>33</sup> o<sup>33</sup> 亮堂堂

亮 堂堂

faŋ<sup>55</sup> ten<sup>33</sup> to<sup>33</sup> o<sup>33</sup> 灯照得亮堂堂

亮 灯 堂 堂

moŋ<sup>11</sup> kə<sup>33</sup> ɬə<sup>33</sup> 从从容容去

去 从容

moŋ<sup>11</sup> tse<sup>35</sup> kə<sup>33</sup> ɬə<sup>33</sup> 从从容容回家

去 家 从容

thu<sup>44</sup> pi<sup>11</sup> tha<sup>44</sup> 用手指很快地一指

指 手 快状

状词不受别的词类修饰，不能用重叠中间加否定副词“不”来表示疑问。

状词不能修饰名词，但是有的能作谓语，能受名词补充。

nen<sup>55</sup> tse<sup>35</sup> ne<sup>44</sup> ne<sup>55</sup> ɬen<sup>13</sup> noŋ<sup>55</sup>, pu<sup>11</sup> lu<sup>11</sup> ku<sup>55</sup>,

他 家 多 人 极 呼地 外

pu<sup>11</sup> lu<sup>11</sup> tse<sup>35</sup>, a<sup>55</sup> pu<sup>33</sup> te<sup>11</sup> tei<sup>13</sup> moŋ<sup>11</sup> tei<sup>11</sup> tei<sup>13</sup>.

呼地 家 不 知 个 哪 去 个 哪

他家人很多，进进出出的，不知谁是谁。

## 九、副 词

### (一) 副词的种类

按照意义，副词可以分为五类。(1) 表示时间的：qa<sup>55</sup> “就”、təə<sup>31</sup> “才”、təu<sup>31</sup>ki<sup>35</sup> “刚才”等。(2) 表示重复的：sei<sup>55</sup> “也”、ta<sup>35</sup> “又”、haŋ<sup>33</sup> “再”、te<sup>11</sup> “还”、naŋ<sup>11</sup>naŋ<sup>11</sup> “仍然”、zə<sup>35</sup> “又”等。(3) 表示范围的：se<sup>11</sup> “全”、pa<sup>55</sup>↓en<sup>31</sup> “总共”、sei<sup>55</sup> sei<sup>55</sup> “一起”、təu<sup>13</sup> “仅一”等。(4) 表示程度的：sha<sup>44</sup> “最”、γə<sup>11</sup> “更”、poŋ<sup>44</sup> “很”、len<sup>13</sup> n-oŋ<sup>55</sup> “极”、a<sup>55</sup> taŋ<sup>11</sup> “不太”、təu<sup>13</sup> tei<sup>55</sup> “的确”等。(5) 表示肯定否定的：a<sup>55</sup> “不”、a<sup>55</sup> zəŋ<sup>13</sup> “未曾”、ɕə<sup>44</sup> “别”、ɕə<sup>44</sup> tsəŋ<sup>31</sup> “不要”、noŋ<sup>35</sup> “一定”“必须”等。

### (二) 副词的组合能力

副词可以修饰动词、形容词和方位词。

se <sup>11</sup> ta <sup>55</sup>	都来	ti <sup>33</sup> poŋ <sup>44</sup> va <sup>44</sup>	打得很厉害
都 来		打 很	
sei <sup>55</sup> ↓hə <sup>33</sup>	也大	təu <sup>13</sup> tei <sup>55</sup> γu <sup>44</sup>	真好
也 大		真 好	
sha <sup>44</sup> ten <sup>55</sup>	最前		
最 前			

副词修饰动词、形容词时，一般在动词、形容词的前面，但少数要放在后面。在石门坎，有时候被修饰的动词、形容词的前后各有一个意义相近的副词。

ai <sup>55</sup> zau <sup>33</sup>	很好	zau <sup>35</sup> ta <sup>55</sup> die <sup>31</sup>	很好
很 好		好 很	
ai <sup>55</sup> zau <sup>33</sup> ta <sup>55</sup> die <sup>31</sup>	很好		
很 好 很			

在布努语里，有的副词可以放在中心语的前面，也可以放在后面。例如梅珠：

ɕen <sup>33</sup> γaŋ <sup>42</sup> / γaŋ <sup>42</sup> ɕen <sup>33</sup>	真好
真 好 好 真	

### (三) 副词的关联作用

副词虽然是实词，但是它接近虚词，可以在短语和句子里起关联作用。副词起关联作用时，常常与另一个副词或连词呼应。

tɕu<sup>13</sup>ŋi<sup>44</sup>qa<sup>55</sup>pu<sup>33</sup>. 一看就懂。

一 看 就 知 道

ɣə<sup>11</sup>ε<sup>44</sup>ɣə<sup>11</sup>ɣu<sup>44</sup>. 越做越好。

越 做 越 好

haŋ<sup>35</sup>ho<sup>44</sup>moŋ<sup>55</sup>moŋ<sup>11</sup>zə<sup>11</sup>vi<sup>11</sup>qa<sup>55</sup>moŋ<sup>11</sup>. 如果你去我就去。

如 果 你 去 呢 我 就 去

### (四) 副词与状词的区别

副词和状词虽然都是修饰动词、形容词的，但是还有许多不同之点：(1) 从表示的意义看，状词往往带有感情色彩和形象色彩，副词不带色彩。(2) 从语音看，状词以多音节的为主，其中叠音的、同韵的相当多；副词以单音节的为主。(3) 从语序看，状词主要在动词、形容词后，副词主要在动词、形容词前。(4) 状词有形态变化（详后），副词没有。

## 十、介 词

苗瑶语里真正的介词不多。养蒿有 kaŋ<sup>11</sup>“从”、ti<sup>44</sup>“在、给”、ɕhaŋ<sup>44</sup>“于”、pi<sup>55</sup>“比”等。介词不受副词、状词修饰，不能用重叠加“不”的方法表示疑问，不能单独作句子成分，必须与名词、代词组成短语才能做状语。

kaŋ<sup>11</sup>pe<sup>31</sup>tɕen<sup>33</sup>ta<sup>55</sup>. 从北京来。

从 北 京 来

tu<sup>33</sup>ti<sup>44</sup>ki<sup>35</sup>ve<sup>55</sup>. 放在路上面。

放 在 路 上

le<sup>33</sup>noŋ<sup>35</sup>hə<sup>33</sup>ɕhaŋ<sup>44</sup>le<sup>33</sup>moŋ<sup>55</sup>. 这个大于那个。

个 这 大 过 个 那

nen<sup>55</sup>pi<sup>55</sup>vi<sup>11</sup>xhi<sup>33</sup>. 他比我高。

他 比 我 高

naŋ<sup>33</sup>“在”、me<sup>33</sup>“用”、lei<sup>44</sup>“到”、ko<sup>13</sup>“着”、zen<sup>13</sup>“被”等能



起介词的作用，不过还具有动词的特点，不能算真正的介词。

zen<sup>13</sup>nen<sup>55</sup>ti<sup>33</sup>ʒaŋ<sup>55</sup>. 被他打了。

着他打了

paŋ<sup>35</sup>zen<sup>13</sup>ʒaŋ<sup>55</sup>. 打中了。

射着了

## 十一、连词

常见的连词有 tɕaŋ<sup>33</sup> “和”、he<sup>33</sup> “和”、ho<sup>44</sup> “还是”、paŋ<sup>13</sup> “因为”、la<sup>33</sup> “假如”、haŋ<sup>35</sup> “如果”、shaŋ<sup>35</sup>taŋ<sup>11</sup> “如果”、a<sup>55</sup>to<sup>44</sup> “不然”等。它们的用法如下：

tɕaŋ<sup>33</sup>和 he<sup>33</sup>用于几个名词、代词或以名词为中心的短语中间，表示并列关系。

moŋ<sup>55</sup>he<sup>33</sup>vi<sup>11</sup> 你和我

你和我

te<sup>11</sup>naŋ<sup>33</sup>tɕaŋ<sup>33</sup>te<sup>11</sup>to<sup>35</sup> 嫂子和小姑娘

个嫂和个姑

tɕa<sup>55</sup>、sho<sup>35</sup>、kha<sup>33</sup>、kha<sup>53</sup>he<sup>33</sup>qa<sup>33</sup>len<sup>55</sup>

钉耙 锄头 犁 耙 和 镰刀

钉耙、锄头、犁、耙和镰刀

he<sup>33</sup>还可以逐一放在几个词或短语的后边，表示列举，同时 he<sup>33</sup>后有明显的停顿。这样的 he<sup>33</sup>是语气助词，不是连词。

tɕa<sup>55</sup>he<sup>33</sup>、sho<sup>35</sup>he<sup>33</sup>、qa<sup>33</sup>len<sup>55</sup>he<sup>33</sup>、se<sup>11</sup>me<sup>11</sup>to<sup>44</sup>ʒaŋ<sup>55</sup>.

钉耙 啊 锄头 啊 镰刀 啊 全 买 得 了

钉耙啊，锄头啊，镰刀啊，全买到了。

ho<sup>44</sup>用于两个分句之间，表示选择关系。

moŋ<sup>55</sup>moŋ<sup>11</sup>，ho<sup>44</sup>nen<sup>55</sup>ta<sup>55</sup>? 你去还是他来？

你 去 还是 他 来

paŋ<sup>13</sup>用于第一分句的句首，与第二分句中的副词配合，表示因果关系。

paŋ<sup>13</sup>nen<sup>55</sup>ŋi<sup>11</sup>，nen<sup>55</sup>tɕə<sup>31</sup>ɕha<sup>44</sup>. 由于懒，他才穷。

因为他懒他才穷

la<sup>33</sup>、shaŋ<sup>35</sup>taŋ<sup>11</sup>和 haŋ<sup>35</sup> (ho<sup>44</sup>) 都用于第一分句的句首，往往与第

二分句中的副词配合，表示条件关系。

l a<sup>33</sup> moŋ<sup>55</sup> a<sup>55</sup> moŋ<sup>11</sup>, vi<sup>11</sup> sei<sup>55</sup> a<sup>55</sup> moŋ<sup>11</sup>.

如果 你 不 去 我 也 不 去

如果你不去，我也不去。

haŋ<sup>55</sup> (ho<sup>44</sup>) moŋ<sup>55</sup> moŋ<sup>11</sup> zə<sup>11</sup>, vi<sup>11</sup> qa<sup>55</sup> moŋ<sup>11</sup>. 如果你去，我就去。

如果 你 去 呢 我 就 去

a<sup>55</sup> to<sup>44</sup> 用于第二分句句首，表示转折。

nen<sup>55</sup> ɕaŋ<sup>13</sup> vi<sup>11</sup> moŋ<sup>11</sup> ko<sup>11</sup> nen<sup>55</sup> ta<sup>55</sup> nen<sup>35</sup>, a<sup>55</sup> to<sup>44</sup> moŋ<sup>55</sup>

他 告 诉 我 去 喊 他 来 呢 不 然 你

na<sup>13</sup> vi<sup>11</sup> moŋ<sup>11</sup> ko<sup>11</sup> nen<sup>55</sup> ta<sup>55</sup> qa<sup>55</sup> ŋəŋ<sup>55</sup>.

替 我 去 喊 他 来 就 了

他要我去喊他来呢，不然你替我去喊他来算了。

## 十二、助词

助词分三小类。

### (一) 结构助词

只有 paŋ<sup>31</sup> “的”和 ki<sup>35</sup> “得”两个。paŋ<sup>31</sup> 放在名词中心语的前面，表示前面的词语是定语。

u<sup>35</sup> zu<sup>44</sup> paŋ<sup>31</sup> tu<sup>35</sup>. 弟弟的书。

弟 弟 的 书

te<sup>11</sup> ɕi<sup>35</sup> paŋ<sup>31</sup> pi<sup>55</sup> sei<sup>55</sup>. 谁的钱。

个 什 么 的 钱

ki<sup>35</sup> 放在动词、形容词中心语之后，表示后面的词语是结果状语或程度状语。

tə<sup>53</sup> ki<sup>35</sup> moŋ<sup>33</sup> tɕhu<sup>33</sup>. 笑得肚子疼。

笑 得 痛 肚 子

to<sup>11</sup> tsen<sup>35</sup> noŋ<sup>35</sup> ɕhaŋ<sup>35</sup> ki<sup>35</sup> noŋ<sup>35</sup> pɛ<sup>55</sup> moŋ<sup>11</sup>.

些 果 这 熟 得 要 落 去

这些果子熟得要落下来了。

石门坎苗语的前定语和中心语之间不能加结构助词，但是一部分后定语和中心语之间以及某些由主谓短语、动词短语充当的补语和谓语之间有结构助词。

ntoey<sup>55</sup>ku<sup>11</sup>tshie<sup>55</sup>. 新的书。

书 的 新

nfi<sup>13</sup>hi<sup>11</sup>ku<sup>11</sup>nfi<sup>13</sup>hi<sup>33</sup>dfa<sup>35</sup>dau<sup>11</sup>. 他说他不来了。

他 说 的 他 不 来 了

湘西苗语的前状语和中心语之间也可以加结构助词。如腊乙坪：

zu<sup>53</sup>zu<sup>53</sup>naŋ<sup>44</sup>sei<sup>53</sup>. 好好地写。

好 好 的 写

养蒿的 paŋ<sup>31</sup>还可以放在名词、代词和某些短语的后面组成名词性的短语。

pə<sup>35</sup>tɛn<sup>33</sup>paŋ<sup>31</sup> 金哥的 vi<sup>11</sup>paŋ<sup>31</sup> 我的

哥 金 的 我 的

川黔滇苗语的结构助词还可以与动词、形容词组成名词性的修饰语，例如大南山：

pen<sup>55</sup>nteu<sup>55</sup>na<sup>55</sup>zau<sup>13</sup>qe<sup>55</sup>le<sup>33</sup>. 这本书是借的。

本 书 这 是 借 的

lo<sup>43</sup>tho<sup>43</sup>la<sup>43</sup>tɛi<sup>43</sup>i<sup>55</sup>zau<sup>13</sup>tsha<sup>43</sup>le<sup>33</sup>. 那台拖拉机是新的。

个 拖 拉 机 那 是 新 的

## (二) 时体助词

有 zaŋ<sup>55</sup>“了”、tɛ<sup>11</sup>“了”、zə<sup>11</sup>“了”、ti<sup>44</sup>“着”四个，都在句末，表示动作或现象出现的情况。

zaŋ<sup>55</sup>表示动作现象已经出现。

ə<sup>33</sup>pu<sup>44</sup>zaŋ<sup>55</sup>. 水开了。

水 沸 了

tɛ<sup>11</sup>表示动作现象即将出现。

phu<sup>35</sup>paŋ<sup>55</sup>tɛ<sup>11</sup>. 花要开了。

开 花 了

zə<sup>11</sup>只用于否定句，表示动作现象不再出现。

o<sup>33</sup>nhe<sup>33</sup>noŋ<sup>35</sup>a<sup>55</sup>sei<sup>11</sup>zə<sup>11</sup>. 这几天不冷了。

两 天 这 不 冷 了

ti<sup>44</sup>表示动作现象持续出现。

moŋ<sup>55</sup>tɛhi<sup>35</sup>tu<sup>11</sup>ti<sup>44</sup>, pi<sup>33</sup>moŋ<sup>11</sup>tɛi<sup>44</sup>ə<sup>33</sup>lo<sup>11</sup>.

你 起 火 着 我 们 去 上 水 来

你把火烧起来，我们去打水。

湘西苗语有一个表示动作已经过去助词  $kwa^{53}$  “过”。例如腊乙坪话：

$we^{33} te^{44} kwa^{53} pe^{33} tein^{44}$ . 我到过北京。

我 到 过 北 京

时体助词一般与动词连用。当动词有连带成分时，黔东苗语都在连带成分之后，湘西苗语则在连带成分之前，有的则可前可后。无论在前在后，意义一般无变化，但勉语的  $a^{52}$  “了”位于补语前时表示动作、行为已经完成，位于补语后时表示动作，行为即将开始。如大坪江：

$je^{33} dza:u^{24} a^{52} mjen^{33}$ . 我洗了脸。

我 洗 了 脸

$kho:i^{33} u:i^{12} a^{52}$ . 开会了。

开 会 了

由时体助词表示的动作“已经出现”、“即将出现”、“不再出现”、“持续出现”、“已经过去”等意义是一种广义的“体”的语法范畴，可以称为“完成体”、“将行体”、“未完成体”、“持续体”、“经验体”。

### (三) 语气助词

比较多，都位于句子的末尾。表示陈述语气的有  $he^{33}$  “哩”、 $qa^{55} noŋ^{55}$  “算了”等。

$vi^{11} te^{11} moŋ^{11} he^{33}$ . 我还去哩。

我 还 去 哩

$moŋ^{55} moŋ^{11} ko^{11} nen^{55} ta^{55} qa^{55} noŋ^{55}$ . 你去喊他来算了。

你 去 喊 他 来 算 了

$zaŋ^{55}$ 、 $te^{11}$ 、 $zə^{11}$ 、 $ti^{44}$ 虽是时体助词，因位于句末，也兼表陈述语气。

表示祈使语气的有  $zə^{44}$  “吧”、 $zə^{35}$  “吧”、 $zə^{11}$  “呀”、 $a^{11}$  “呀”等。

$moŋ^{55} taŋ^{31} xhə^{33} zə^{35}$ ! 你住嘴吧!

你 断 话 吧

$lo^{11} ɕhi^{35} naŋ^{55} ɕen^{33} zə^{35}$ ! 回来看看情妹呀!

回 来 看 情 妹 呀

表示疑问语气的有  $maŋ^{31}$  “吗”、 $nen^{35}$  “呢”、 $ho^{44}$  “吧”等。



mon<sup>55</sup> ta<sup>55</sup> han<sup>35</sup> non<sup>35</sup> ε<sup>44</sup> qei<sup>55</sup> ei<sup>35</sup> nen<sup>35</sup>? 你到这里来干什么呢?

你 来 处 这 做 什 么 呢

ti<sup>13</sup> le<sup>33</sup> nen<sup>35</sup> ho<sup>44</sup>! 大概是那个吧!

是 个 那 吧

表示感叹语气的有 ha<sup>53</sup> “啦”、ho<sup>35</sup> “咧”、o<sup>33</sup> “啊”等。

ho<sup>31</sup> nen<sup>35</sup> ha<sup>53</sup>! 真像那样啦!

合 那 啦

qa<sup>55</sup> hə<sup>53</sup> nen<sup>53</sup> nen<sup>53</sup> ə<sup>33</sup> ta<sup>35</sup> γə<sup>13</sup> ho<sup>35</sup>! 就喝一点点水维持生命咧!

就 喝 点 点 水 拿 活 咧

### 十三、叹 词

叹词主要有 he<sup>13</sup> “咳”、ha<sup>53</sup> ha<sup>53</sup> “哈哈”表示强烈的感情和呼唤应诺，经常位于句首，不与其他句子成分发生关系。

he<sup>13</sup>! ε<sup>44</sup> sha<sup>35</sup> zan<sup>55</sup>! 咳! 弄错了!

咳 做 错 了

ha<sup>53</sup> ha<sup>53</sup>! vi<sup>11</sup> pu<sup>33</sup> zan<sup>55</sup>! 哈哈! 我知道了!

哈 哈 我 知 道 了

## 第二节 词形变化

苗瑶语的词形变化有三种方式：语音交替、附加成分、重叠。前两种不多，后一种比较丰富。有时候，重叠时还有语音交替，我们把它放在重叠部分叙述。

### 一、语音交替

用变更一个词的声母、韵母或声调来表示不同的语法意义的在苗瑶语里不普遍，我们看到的有这样一些：

石门坎的量词用元音交替和声调交替表示褒贬色彩。交替分两种。第一种是定指的变韵变形。量词除本来的形式外，韵母可以变作 ai 或 a，叫做 ai 变形和 a 变形。本形带“壮美”色彩，ai 变形带“普通”色彩，a 变形带“小巧”色彩。例如：

本形 lu<sup>55</sup> ŋfa<sup>35</sup> 一个好房子

ai 变形 lai<sup>55</sup>ŋgħa<sup>35</sup> 一个普通房子

a 变形 la<sup>55</sup>ŋgħa<sup>35</sup> 一个小房子

第二种是不定指的高升调变形。量词除了韵母变作 ai 或 a 外，同时声调变作高升调。高升调变形所带的色彩与变韵变形相同，其区别是后者必须带数词，前者不能带数词。<sup>①</sup> 例如：

本形 a<sup>55</sup>lu<sup>35</sup>ŋgħa<sup>35</sup> 两个好房子

ai 变形 a<sup>55</sup>lai<sup>35</sup>ŋgħa<sup>35</sup> 两个普通房子

a 变形 a<sup>55</sup>la<sup>35</sup>ŋgħa<sup>35</sup> 两个小房子

黔东南苗语和布努语东努方言用声调交替和元音交替表示人称代词的“数”。例如养蒿第二人称的：

单数	双数	多数
moŋ <sup>55</sup> 你	maŋ <sup>33</sup> 你俩	maŋ <sup>55</sup> 你们

梅珠第二、三人称的：

双数	多数
mi <sup>33</sup> 你俩	mi <sup>12</sup> 你们
mu <sup>33</sup> 他俩	mu <sup>12</sup> 他们

苗语贵阳次方言用声母和声调的交替表示指示词的“格”。指示词是主格（充当主语）时，声母是清音，声调是低升调。例如青岩的：

na<sup>13</sup>noŋ<sup>55</sup>tho<sup>55</sup>la<sup>55</sup>tei<sup>55</sup>. 这是一台拖拉机。

这 个 拖 拉 机

ce<sup>13</sup>toŋ<sup>32</sup>au<sup>43</sup>. 那是一只鸭子。

那 只 鸭

当指示词是属格（充当定语）时，声母是浊音，声调是中降调。例如：

noŋ<sup>55</sup>tho<sup>55</sup>la<sup>55</sup>tei<sup>55</sup>na<sup>43</sup>. 这台拖拉机。

个 拖 拉 机 这

toŋ<sup>32</sup>au<sup>43</sup>ze<sup>43</sup>. 那只鸭子。

只 鸭 那

前面谈到，有些词意义有联系，其读音，部分相同，部分不同。如 ta<sup>44</sup>“杀”、ta<sup>13</sup>[tħa<sup>13</sup>]“死”。因为词类不同，也不是同类词都有相同的变化，所以只能算构词，不是构形。

<sup>①</sup> 参阅王辅世：《威宁苗语量词》，载《语言研究》，1957，2。

## 二、附加成分

用附加成分表示语法意义的只限于单音节动词。但分布面很广，大多数方言都有。例如：

养蒿	tɿ <sup>33</sup>	打	ɕi <sup>44</sup> tɿ <sup>33</sup>	互相打
	ma <sup>31</sup>	砍	ɕi <sup>44</sup> ma <sup>31</sup>	互相砍
	tha <sup>44</sup>	骂	ɕi <sup>44</sup> tha <sup>44</sup>	互相骂
腊乙坪	pə <sup>31</sup>	打	tɕi <sup>44</sup> pə <sup>31</sup>	互相打
	pz <sub>h</sub> o <sup>35</sup>	吹	tɕi <sup>44</sup> pz <sub>h</sub> o <sup>35</sup>	互相吹
大南山	no <sup>24</sup>	看	ʂi <sup>33</sup> no <sup>24</sup>	互相看
	z <sub>oŋ</sub> <sup>44</sup>	好	ʂi <sup>33</sup> z <sub>oŋ</sub> <sup>44</sup>	相好
梅珠	ntɿu <sup>21</sup>	打	ɕi <sup>33</sup> ntɿu <sup>21</sup>	互相打
	puŋ <sup>33</sup>	分	ɕi <sup>33</sup> puŋ <sup>33</sup>	互相调配
三角村	bap <sup>21</sup>	打	ti <sup>33</sup> bap <sup>21</sup>	互相打
	dzo <sup>55</sup>	啄	ti <sup>33</sup> dzo <sup>55</sup>	互相啄
龙华	lei <sup>11</sup>	换	θa <sup>35</sup> lei <sup>11</sup>	互相换
	ntʃo <sup>53</sup>	抵	θa <sup>35</sup> ntʃo <sup>53</sup>	互相抵

上述各点前缀<sup>①</sup>所表示的语法意义完全一致，都是动作进行的状态，我们不妨叫作“态”的语法范畴。

后面讲构词时谈到许多方言的名词有前缀。这种名词进入句子时，如果前面有其他成分，名词的性质足以显示时，其前缀往往可以省略，因而同一名词有两个形式。但是这两个形式所表示的意义并没有差别，所以它们不是语法范围内的词形变化。

## 三、重 叠

重叠是苗瑶语里最重要的词形变化，它不仅分布在各个语言的多种词类里，而且有多种重叠方式，表示多种语法意义。能重叠的词类有名词、量词、形容词、动词、状词。下面按重叠方式分类讨论。

### (一) 原形重叠

在讨论之前必须把两种重叠现象除外。一种是叠音词。这种词或者

<sup>①</sup> 有的人把这种前缀看做副词。

没有不重叠的形式，如  $naŋ^{11}naŋ^{11}$  “仍然”；或者虽有重叠、不重叠两种形式，但意义没有区别，如  $la^{11}la^{11}$  是“全”， $la^{11}$  也是“全”。另一种是叠音成语。如  $moŋ^{11}moŋ^{11}lo^{11}lo^{11}$  “来来往往”、 $mhu^{33}mhu^{33}tə^{11}tə^{11}$  “各族人民”。因为它们只存在于固定结构之中，不能拆开来使用。

能原形重叠的，最常见的是量词（包括借用量词）。例如：

$le^{33}$	个	$le^{33}le^{33}$	每个
$təo^{55}$	条	$təo^{55}təo^{55}$	每条
$ŋhe^{33}$	天	$ŋhe^{33}ŋhe^{33}$	每天
$ta^{13}$	回	$ta^{13}ta^{13}$	每回

量词重叠以后，表示词所指事物由个体扩大到全体。不过石门坎的量词重叠以后，其意义不是扩大到全体，而是扩大到“一部分”。例如：

$ghau^{35}ghau^{35}dzi^{11}nfi^{13}dha^{35}$ ,  $ghau^{35}ghau^{35}dzi^{11}hi^{33}dha^{35}$ .

时 时            他 来            时 时            不 来

有时候他来，有时候不来。

量词重叠表示的语法范畴是“数”，养蒿等地是“复数”，石门坎是“部分复数”。

动词也能原形重叠，重叠以后表示动作试探进行，属于“貌”的范畴。

$ti^{33}$	打	$ti^{33}ti^{33}$	打一打
$zen^{31}$	扇	$zen^{31}zen^{31}$	扇一扇

标敏勉语的动词重叠以后，表示的意义不是“试探”，而是“多次进行”，属于“体”的范畴。例如双龙：

$ma^{35}$	骂	$ma^{35}ma^{35}$	爱骂
$ŋan^{35}$	哭	$ŋan^{35}ŋan^{35}$	爱哭

能原形重叠的动词，勉语勉金方言只限于表示动作、行为的那部分，布努语只限于表示感觉的少数几个动词，而且后面常带  $ŋkoŋ^{42}$  “看”（ $ŋkoŋ^{42}$  本身重叠时不带）。

形容词也能原形重叠，重叠以后表示程度加强，属于“级”的语法范畴。例如：

$yu^{44}$	好	$yu^{44}yu^{44}$	好好的
$so^{35}$	早	$so^{35}so^{35}$	早早的



ɣo<sup>53</sup> 红      ɣo<sup>53</sup>ɣo<sup>53</sup> 红红的

能原形重叠的形容词主要是单音词。滇东北的形容词只有少数能原形重叠。

状词也可以原形重叠，单音节的、多音节的都可以。状词重叠以后，表示性状延续，属于“体”的语法范畴。例如：

(zəŋ<sup>44</sup>)vu<sup>13</sup> 呼地（飞）      (zəŋ<sup>44</sup>)vu<sup>13</sup>vu<sup>13</sup> 呼呼地（飞）

(ɿ<sup>31</sup>)ɿa<sup>11</sup> 闪烁      (ɿ<sup>31</sup>)ɿa<sup>11</sup>ɿa<sup>11</sup> 闪闪烁烁

(zəŋz<sup>55</sup>)paŋ<sup>11</sup>zəŋ<sup>11</sup> 慢慢地溶化

(zəŋz<sup>55</sup>)paŋ<sup>11</sup>zəŋ<sup>11</sup>paŋ<sup>11</sup>zəŋ<sup>11</sup> 很慢很慢地溶化

勉语的状词重叠以后，表示的语法意义不是性状延续，而是程度加深。例如大坪江：

dzan<sup>12</sup>(si<sup>54</sup>) 通红      dzan<sup>12</sup>dzan<sup>12</sup>(si<sup>54</sup>) 红通通

mjet<sup>55</sup>(da:ŋ<sup>33</sup>) 喷香      mjet<sup>55</sup>mjet<sup>55</sup>(da:ŋ<sup>33</sup>) 香喷喷

名词能原形重叠的只有湘西苗语和标敏勉语。湘西苗语名词重叠以后，增加了“小巧”的色彩，属于“称”的语法范畴。例如腊乙坪：

te<sup>35</sup> 孩子      te<sup>35</sup>te<sup>35</sup> 小孩儿

mpin<sup>33</sup> 瓶      mpin<sup>33</sup>mpin<sup>33</sup> 瓶瓶儿

标敏勉语名词重叠以后，表示事物多，属于“数”的语法范畴。例如双龙：

dzin<sup>35</sup> 刺      dzin<sup>35</sup>dzin<sup>35</sup> 很多刺

min<sup>21</sup> 人      min<sup>21</sup>min<sup>21</sup> 很多人

## (二) 变音重叠

变音重叠最常见的是动词，又分三种。第一种，变韵重叠。能这样重叠的都是单音节动词。重叠时，原词在后，重叠音节在前，其韵母变为 u；如果原词的韵母是 u，则变为 i。重叠后的动词增加了“随意”的意义，属于“貌”的范畴。

fha<sup>33</sup> 搓      fhu<sup>33</sup>fha<sup>33</sup> 随便搓

ɿi<sup>33</sup> 打      ɿu<sup>33</sup>ɿi<sup>33</sup> 随便打

tu<sup>33</sup> 放      ti<sup>33</sup>tu<sup>33</sup> 随便放

pu<sup>13</sup> 钻      pi<sup>13</sup>pu<sup>13</sup> 随便钻

布努语单音节动词变韵重叠所表示的意义与黔东苗语相同，但重叠

方式稍异，韵母是变为  $\gamma u$ ，重叠音节位于原词之后。例如梅珠：

$nto^{43}$  砍  $nto^{43}nt\gamma u^{43}$  随便砍

$n\gamma\eta^{231}$  穿  $n\gamma\eta^{231}n\gamma u^{231}$  随便穿

第二种，变调重叠。畲语有这种重叠方式。重叠时，原词在后，重叠音节在前，声调一律变为 35 调。重叠后的动词表示“疑问”，属于“式”的范畴。例如下水村：

$n\eta\eta^{31}$  吃  $n\eta\eta^{35}n\eta\eta^{31}$  吃不吃？

$fu^{22}$  吹  $fu^{35}fu^{22}$  吹不吹？

$tshan^{55}$  像  $tshan^{35}tshan^{55}$  像不像？

第三种，变韵变调重叠。能这样重叠的有石门坎苗语。重叠时，原词在后，重叠音节在前，其韵母变为  $u$ （如果原词的韵母是  $u$ ，则变为  $i$ ；如果原词的韵母是  $o$ 、 $y$ 、 $oey$ 、 $au$ ，则可以变为  $u$ ，也可以变为  $i$ ），声调变为高平调，声母一般不变，只在声母是送气浊音时减少浊送气成分。重叠后的动词增加了“随意”的意义，当然也属于“貌”的范畴。

$n\eta a^{31}$  看  $nu^{55}n\eta a^{31}$  随便看看

$lu^{55}$  换  $li^{55}lu^{55}$  随便换换

$n\eta au^{35}$  吃  $nu^{55}/ni^{55}n\eta au^{35}$  随便吃吃

形容词也能变韵重叠。重叠方式与动词的完全相同，但表示的语法意义是“程度减弱”，属于“级”的范畴。

$\epsilon o^{53}$  红  $\epsilon u^{53}\epsilon o^{53}$  不太红

$la^{55}$  烂  $lu^{55}la^{55}$  不太烂

石门坎的双音节名词、形容词和状词也能变韵变调重叠。形容词的重叠方式与动词的完全相同，但表示的语法意义也是“程度减弱”，属于“级”的语法范畴。

$v\eta au^{35}$  黄  $vu^{55}v\eta au^{35}$  不太黄

$dlo^{31}$  胖  $dlu^{55}/dli^{55}dlo^{31}$  不太胖

双音节名词重叠时，原词在后，重叠成分在前，两个音节都变为高平调，第二音节的韵母变为  $u$ 。重叠后的名词指以原词所表事物为代表的一类事物。

$a^{55}ma^{53}$  眼睛  $a^{55}mu^{55}a^{55}ma^{53}$  眼睛眉毛之类

$li^{33}phy^{55}$  瓶子  $li^{55}phu^{55}li^{33}phy^{55}$  瓶瓶罐罐

状词重叠表示驳杂不纯。单音节的，原词在后，重叠音节在前，声

调变为高平调，韵母变为 u，如果原韵母是 u 则变为 i。

bu<sup>31</sup> 清洁貌 bu<sup>55</sup>bu<sup>31</sup> 有的地方清洁

ndlfo<sup>11</sup> 飘浮貌 ndlu<sup>55</sup>ndlfo<sup>11</sup> 杂乱飘浮貌

双音节的，与双音名词的重叠方式相同。但如果原词的两个音节的韵母相同，则前面重叠的两个音节的韵母都是 u。例如：

pi<sup>33</sup>ŋti<sup>55</sup> 迸落声 pi<sup>55</sup>ŋtu<sup>55</sup>pi<sup>33</sup>ŋti<sup>55</sup> 杂乱迸落声

ntshie<sup>11</sup>lfie<sup>11</sup> 白貌 ntshu<sup>55</sup>lu<sup>55</sup>ntshie<sup>11</sup>lfie<sup>11</sup> 有的地方白

### (三) 嵌音重叠

嵌音重叠也比较常见。黔东南苗语的形容词在原形重叠时中间还可以加一个 tɕu<sup>13</sup>。tɕu<sup>13</sup>的意义是“真”或“确实”。形容词这样重叠以后，表示的语法意义比原形重叠所表示的程度更高。

ɣu<sup>44</sup> 好 ɣu<sup>44</sup>tɕu<sup>13</sup>ɣu<sup>44</sup> 真正好

xhi<sup>33</sup> 高 xhi<sup>33</sup>tɕu<sup>13</sup>xhi<sup>33</sup> 真正高

勉语和湘西苗语也能这样重叠。大坪江嵌入 n<sup>21</sup>tu<sup>54</sup>，腊乙坪嵌入 pa<sup>44</sup>，所表意义与养蒿同。

川黔滇苗语的动词重叠时中间要加“一”。所表示的意义也是“试探”。例如大南山的：

na<sup>44</sup> 嗅 na<sup>44</sup>i<sup>43</sup>na<sup>44</sup> 嗅一嗅

no<sup>13</sup> 问 no<sup>13</sup>i<sup>43</sup>no<sup>13</sup> 问一问

## 四、语法范畴

根据词形变化，各类词的语法意义可以概括出以下的一些语法范畴。

名词

语法范畴		语法形式	例 词	分 布
职	专指职	原 形	a <sup>55</sup> ma <sup>53</sup> 眼睛	苗语滇东 北次方言
	兼指职	变音重叠	a <sup>55</sup> mu <sup>55</sup> a <sup>55</sup> ma <sup>53</sup>	
称	普通称	原 形	mpin <sup>33</sup> 瓶	苗语湘西 方言
	指小称	原形重叠	mpin <sup>33</sup> mpin <sup>33</sup>	

## 代词

语法范畴		语法形式	例 词	分 布
数	单 数	原 形	moŋ <sup>55</sup> 你	苗语黔东 方言 布努语
	双 数	语音交替	maŋ <sup>33</sup>	
	多 数	语音交替	maŋ <sup>55</sup>	

## 指示词

语法范畴		语法形式	例 词	分 布
格	主 格	原 形	na <sup>13</sup> 这	苗语贵阳 次方言
	属 格	语音交替	na <sup>43</sup>	

## 量词

语法范畴		语法形式	例 词	分 布
数	单 数	原 形	le <sup>33</sup> 个	各个语言
	复 数	原形重叠	le <sup>33</sup> le <sup>33</sup>	
称	壮美称	原 形	lu <sup>55</sup> 个	苗语滇东 北次方言
	普通称	语音交替	lai <sup>55</sup>	
	指小称	语音交替	la <sup>55</sup>	



## 动词

语法范畴		语法形式	例 词	分 布
貌	矢志貌	原 形	tɿ <sup>33</sup> 打	各个语言
	试探貌	原形重叠	tɿ <sup>33</sup> tɿ <sup>33</sup>	
		嵌音重叠	no <sup>13</sup> i <sup>43</sup> no <sup>13</sup> 问一问	苗语川黔 滇次方言
	随意貌	变音重叠	tɿ <sup>33</sup> tɿ <sup>33</sup>	苗语黔东南方言、滇 东北次方言，布努 语
体	一次体	原 形	n̩an <sup>35</sup> 骂	勉语标敏 土 语
	多次体	原形重叠	n̩an <sup>35</sup> n̩an <sup>35</sup>	
态	单向态	原 形	tɿ <sup>33</sup> 打	各个语言
	交互态	附加成分	ɕi <sup>44</sup> tɿ <sup>33</sup>	
式	陈述式	原 形	kwhaŋ <sup>31</sup> 打	畲 语
	疑问式	变调重叠	kwhaŋ <sup>35</sup> kwhaŋ <sup>31</sup>	

## 形容词

语法范畴		语法形式	例 词	分 布
级	原 级	原 形	ɕo <sup>53</sup> 红	苗语黔东南方言，滇 东北次方言
	加强级	原形重叠	ɕo <sup>53</sup> ɕo <sup>53</sup>	
	更强级	嵌音重叠	ɕo <sup>53</sup> + tuɕ <sup>13</sup> ɕo <sup>53</sup>	
	减弱级	变音重叠	ɕu <sup>53</sup> ɕo <sup>53</sup>	

## 状词

语法范畴		语法形式	例 词	分 布
体	短暂体	原 形	la <sup>11</sup> 闪烁	苗语黔东南方言
	持续体	原形重叠	la <sup>11</sup> la <sup>11</sup>	
貌	单纯貌	原 形	ntshie <sup>11</sup> lfie <sup>11</sup> 白貌	苗语滇东北次方言
	驳杂貌	变音重叠	ntshu <sup>55</sup> lu <sup>55</sup> ntshie <sup>11</sup> lfie <sup>11</sup>	
体	原 级	原 形	mjet <sup>55</sup> 香的气味	勉语, 布努语
	加强级	原形重叠	mjet <sup>55</sup> mjet <sup>55</sup>	

### 第三节 句子成分和语序

苗瑶语的句子成分有主语、谓语、补语、定语、状语五种。

#### 一、主 语

主语不带前定语时一般位于句子的最前面。能作主语的有名词、代词、量词的重叠式、个别形容词、各种短语。

ɣaŋ<sup>55</sup> ho<sup>33</sup> ŋaŋ<sup>33</sup> kha<sup>35</sup> ɬen<sup>55</sup>. 养蒿在凯里。

养 蒿 在 凯 里

nen<sup>55</sup> a<sup>55</sup> pu<sup>55</sup>. 他不知道。

他 不 知 道

le<sup>55</sup> le<sup>55</sup> tsei<sup>13</sup> ei<sup>44</sup> taŋ<sup>31</sup>. 人人都一样。

位 位 都 相 似

kaŋ<sup>44</sup> ŋa<sup>13</sup> qa<sup>55</sup> yu<sup>44</sup>, ŋi<sup>11</sup> a<sup>55</sup> yu<sup>44</sup>. 懒惰不好勤快好。

勤 快 就 好 懒 不 好

i<sup>33</sup> ŋhu<sup>44</sup> me<sup>55</sup> teu<sup>31</sup> o<sup>33</sup> lha<sup>44</sup>. 一年有十二个月。

一 年 有 十 二 月

tɛ<sup>11</sup> ɛ<sup>44</sup> se<sup>11</sup> ɣə<sup>13</sup> ɛ<sup>44</sup>.      干的努力干。  
 个 做 尽 力 做  
 lɛ<sup>33</sup> moŋ<sup>55</sup> sha<sup>44</sup> ɬhə<sup>33</sup>.      那个最大。  
 个 那      最 大  
 moŋ<sup>55</sup> paŋ<sup>31</sup> naŋ<sup>33</sup> haŋ<sup>35</sup> tei<sup>13</sup>?      你的在哪里?  
 你 的 在 处 何  
 to<sup>11</sup> mhu<sup>33</sup> to<sup>11</sup> tə<sup>11</sup> tɛ<sup>13</sup> tɕu<sup>13</sup> tse<sup>35</sup> ne<sup>55</sup>.      苗汉是一家。  
 些 苗族 些 汉族 是 一 家 人  
 tɛ<sup>11</sup> ɕi<sup>35</sup> moŋ<sup>11</sup> tsei<sup>13</sup> ho<sup>31</sup>.      谁去都行。  
 个 什么 去 都 合

## 二、谓 语

谓语是陈述主语的，位于主语的后面。能作谓语的有动词、形容词和一些短语。

moŋ<sup>55</sup> moŋ<sup>11</sup>, vi<sup>11</sup> sei<sup>55</sup> moŋ<sup>11</sup>.      你去，我也去。  
 你 去      我 也 去  
 tɕo<sup>55</sup> ta<sup>55</sup> xhi<sup>33</sup>, tɕo<sup>55</sup> taŋ<sup>53</sup> ka<sup>11</sup>.      桌子高，凳子矮。  
 条 桌子 高      条 凳子 矮  
 nhe<sup>33</sup> noŋ<sup>35</sup> nhe<sup>33</sup> tsa<sup>33</sup>.      今天五号。  
 天      这      天      五  
 moŋ<sup>55</sup> tɛ<sup>11</sup> tə<sup>11</sup>, vi<sup>11</sup> tɛ<sup>11</sup> mhu<sup>33</sup>.      你是汉族，我是苗族。  
 你      个 汉族 我      个 苗族

名词和名词性短语直接作谓语在苗瑶语里有很大的普遍性。例如：

大南山 no<sup>43</sup> na<sup>55</sup> sa<sup>43</sup> tɕi<sup>43</sup>.      今天初五。  
 天      这      初 五  
 梅珠 ɬu<sup>42</sup> nau<sup>43</sup> pe<sup>33</sup> ɕy<sup>21</sup> noŋ<sup>33</sup>.      本月有三十天。  
 月      这      三 十      天  
 大坪江 ni:ŋ<sup>21</sup> ɲo:i<sup>33</sup> se:ŋ<sup>33</sup> iet<sup>55</sup>.      今天初一。  
 今      天      初      一  
 下水村 pa<sup>22</sup> hɔ<sup>33</sup> ne<sup>31</sup>, nuŋ<sup>53</sup> ka<sup>35</sup> pja<sup>53</sup>.      我们是畚族，他是汉族。  
 我们 畚 族      他 汉 族

名词或名词性短语作谓语时，前面可以加判断动词“是”，句子的意义不变。

moŋ<sup>55</sup> tɿ<sup>13</sup> tɛ<sup>11</sup> tɛ<sup>11</sup>, vi<sup>11</sup> tɿ<sup>13</sup> tɛ<sup>11</sup> mhu<sup>33</sup>. 你是汉族，我是苗族。

你 是 个 汉 族 我 是 个 苗 族

不过句子的结构变了，名词或名词性短语不再是谓语，而是补语

。

tɕo<sup>55</sup> faŋ<sup>33</sup> ɛ<sup>33</sup> s hoŋ<sup>33</sup> ɣaŋ<sup>55</sup> shoŋ<sup>33</sup> pi<sup>11</sup> va<sup>44</sup>. 那个地方山高坡陡。

条 地 方 那 陡 岭 陡 坡 很

le<sup>33</sup> lei<sup>55</sup> noŋ<sup>35</sup> vi<sup>11</sup> a<sup>55</sup> ɕaŋ<sup>53</sup>. 这个字我不认识。

个 字 这 我 不 认 识

ɕaŋ<sup>31</sup> noŋ<sup>35</sup> qa<sup>55</sup> ɛ<sup>44</sup> nen<sup>55</sup>. 现在就那样。

时 这 就 做 那

### 三、补 语

补语位于谓语之后，是谓语的补充成分。补语分两类。

#### (一) 动词后的补语

动词后补语与谓语的语义关系相当复杂，可以分为如下九种。

1. 表示动作行为的对象。

tɛ<sup>11</sup> naŋ<sup>33</sup> tɛ<sup>31</sup> tɛ<sup>11</sup> qaŋ<sup>35</sup>. 蛇咬青蛙。

只 蛇 咬 只 蛙

2. 表示动作行为的结果。

ŋhu<sup>44</sup> noŋ<sup>35</sup> pi<sup>33</sup> thi<sup>35</sup> tse<sup>35</sup>. 今年我们盖房子。

年 这 我 们 建 房 子

3. 表示动作行为的处所、方位。

vi<sup>11</sup> mu<sup>33</sup> qho<sup>33</sup>. 我头疼。

我 疼 头

fa<sup>11</sup> so<sup>35</sup> moŋ<sup>11</sup> shen<sup>33</sup> tsen<sup>55</sup>. 明天到炉山去。

起 早 去 炉 山

4. 表示动作行为的工具。

khu<sup>33</sup> ne<sup>55</sup> lu<sup>11</sup> ŋaŋ<sup>33</sup> qa<sup>33</sup> tu<sup>55</sup> te<sup>44</sup> ŋhe<sup>33</sup>.

伙 人 老 在 门 口 烤 太 阳

一伙老人在门口晒太阳。

5. 表示动作行为的主体。



ta<sup>55</sup> noŋ<sup>13</sup> zaŋ<sup>55</sup>. 下雨了。

来 雨 了

6. 表示动作行为的根源。

nen<sup>55</sup> ko<sup>13</sup> tɕu<sup>35</sup> zaŋ<sup>55</sup>. 他醉了。

他 倒 酒了

7. 表示判断、存在的对象。

to<sup>11</sup> tɕ<sup>44</sup> noŋ<sup>35</sup> tɕi<sup>13</sup> tɕ<sup>44</sup> maŋ<sup>55</sup>. 这些树是枫树。

些 树 这 是 树 枫

pi<sup>33</sup> faŋ<sup>33</sup> mɛ<sup>55</sup> tɕo<sup>55</sup> ə<sup>33</sup>. 我们那里有条河。

我们地方有 条 河

8. 表示动作行为及其对象的数量。

vi<sup>11</sup> mɛ<sup>11</sup> o<sup>33</sup> tɕaŋ<sup>33</sup>. 我买两斤。

我 买 二 斤

i<sup>33</sup> nhe<sup>33</sup> moŋ<sup>11</sup> pi<sup>33</sup> ta<sup>13</sup>. 一天去三次

一 天 去 三 次

9. 表示能力和愿望。

vi<sup>11</sup> su<sup>55</sup> tɕho<sup>33</sup> ki<sup>55</sup>. 我会吹芦笙。

我 会 吹 芦 笙

能作补语的，除了上面举出的名词、代词、修饰短语、补充短语外，还有指示词、形容词、联合短语、表述短语。

nen<sup>55</sup> tɕ<sup>11</sup> naŋ<sup>33</sup> moŋ<sup>55</sup>. 他还在那里。

他 还 在 那

to<sup>11</sup> tɕ<sup>33</sup> yaŋ<sup>44</sup> noŋ<sup>35</sup> a<sup>55</sup> ɕhi<sup>33</sup> sei<sup>11</sup>. 这些青年不怕冷。

些 孩子嫩 这 不 怕 冷

vi<sup>11</sup> ə<sup>35</sup> ɕi<sup>35</sup> he<sup>33</sup> taŋ<sup>31</sup>. 我要盐和糖。

我 要 盐 和 糖

fen<sup>33</sup> shen<sup>44</sup> noŋ<sup>35</sup> tɕi<sup>13</sup> tɕ<sup>11</sup> ɕi<sup>35</sup> ɕha<sup>35</sup>? 这封信是谁写的？

封 信 这 是 个 什 么 写

一些含“给予”意义的动词可以带两个补语。间接补语在前，一般指人；直接补语在后，一般指物。

lo<sup>55</sup> si<sup>33</sup> pɛ<sup>33</sup> pə<sup>35</sup> tɕen<sup>33</sup> i<sup>33</sup> pen<sup>55</sup> tu<sup>35</sup>. 老师给金哥一本书。

老 师 给 哥 金 一 本 书

在畚语和勉语里，间接补语和直接补语的位置与苗语和布努语的不同，一般是直接补语在前，间接补语在后。例如：

下水村  $\text{mun}^{31} \text{paŋ}^{33} \text{tshin}^{31} \text{vaŋ}^{53}$ . 你给我钱。

你 给 钱 我

大坪江  $\text{fun}^{21} \text{se:ŋ}^{33} \text{pun}^{33} \text{pwan}^{52} \text{sou}^{33} \text{ho}^{12} \text{se:ŋ}^{33}$ .

先生 给 本 书 学 生

老师给学生一本书。

不过有时候也可以间接补语在前，直接补语在后。

## (二) 形容词后的补语

苗语、布努语、勉语的形容词后面可以带名词，有的还可以带量词和代词。形容词后的这种体词是什么句子成分，各家的看法有分歧，认为是补语、宾语、主语、定语的都有。这种成分在结构特征上与动词后的补语很相近，而与由动词、形容词充当的补语相差很大。其实，宾语也是动词的一种连带成分，是补充动词所表意义的不足的，所以我们叫做补语，而把动词、形容词充当的补语叫做后状语。

形容词后补语与形容词谓语的语义关系也比较复杂，可以分为以下四种：

### 1. 表示属性的主体。

$\text{təo}^{55} \text{ə}^{33} \text{noŋ}^{35} \text{ne}^{44} \text{ze}^{11}$ . 这条河里鱼多。

条 河 这 多 鱼

$\text{pə}^{44} \text{e}^{33} \text{haŋ}^{33} \text{qa}^{35}$ . 那里屎臭。

处 那 臭 屎

$\text{to}^{11} \text{she}^{35} \text{noŋ}^{35} \text{p}^{\text{h}} \text{he}^{33} \text{le}^{33}$ . 这些米粒儿大。

些 米 这 大 粒

### 2. 表示结果的根源。

$\text{phaŋ}^{33} \text{u}^{35} \text{noŋ}^{35} \text{va}^{44} \text{taŋ}^{55} \text{zaŋ}^{55}$ . 这件衣被油玷污了。

件 衣 这 脏 油 了

$\text{eaŋ}^{35} \text{yo}^{33} \text{noŋ}^{35} \text{i}^{33} \text{ɕi}^{35} \text{va}^{44}$ . 这碗菜太咸。

碗 菜 这 苦 盐 很

$\text{qha}^{33} \text{ə}^{33} \text{təə}^{31} \text{tu}^{13} \text{vi}^{11}$ . 水干锅才破。

干 水 才 破 锅

### 3. 表示差别的对象（间接补语）和数量（直接补语）。

nen<sup>55</sup>lhə<sup>33</sup>vi<sup>11</sup>o<sup>33</sup>ŋhu<sup>44</sup>. 他大我两岁。

他 大 我 二岁

le<sup>33</sup>tse<sup>35</sup>noŋ<sup>35</sup>xhi<sup>33</sup>le<sup>33</sup>moŋ<sup>55</sup>o<sup>33</sup>tsaŋ<sup>35</sup>.

个 房子 这 高 个 那 二 丈

这个房子比那个高两丈。

4. 表示行为的客体。按说形容词并不表示行为。但像汉文名句“春风又绿江南岸”里的“绿”一样，一些苗语句子中的形容词也暗含着行为的意思。

to<sup>11</sup>mhu<sup>33</sup>yu<sup>44</sup>qha<sup>44</sup>. 苗家好客。

些 苗族 好 客

pə<sup>35</sup>təen<sup>33</sup>, qha<sup>33</sup>moŋ<sup>55</sup>paŋ<sup>31</sup>təu<sup>35</sup>moŋ<sup>11</sup>! 金哥，干杯！

哥 金 干 你 的 酒 去

## 四、定语

定语是体词中心语的修饰成分。定语分两类，位于中心语前面的叫前定语，位于中心语后面的叫后定语。

### (一) 前定语

能作前定语的有代词、名词、数词、量词、修饰短语。

pi<sup>33</sup>faŋ<sup>33</sup>yu<sup>44</sup>tu<sup>11</sup>. 我们那儿柴多。

我们地方好 柴

qa<sup>33</sup>le<sup>11</sup>tse<sup>35</sup>ne<sup>44</sup>ne<sup>55</sup>. 官府里人多。

官 家 多 人

i<sup>33</sup>tə<sup>55</sup>me<sup>55</sup>o<sup>33</sup>təhi<sup>53</sup>. 一步有两尺。

一步 有 二 尺

tə<sup>11</sup>naŋ<sup>33</sup>tə<sup>31</sup>tə<sup>11</sup>qaŋ<sup>35</sup>. 蛇咬青蛙。

只 蛇 咬 只 蛙

i<sup>33</sup>le<sup>33</sup>tse<sup>35</sup>me<sup>55</sup>pi<sup>33</sup>le<sup>55</sup>ne<sup>55</sup>. 一家有三口人。

一个 家 有 三 位 人

moŋ<sup>55</sup>moŋ<sup>11</sup>tə<sup>11</sup>çi<sup>35</sup>tse<sup>35</sup>? 你去谁家？

你 去 个 什么家

nen<sup>55</sup>tse<sup>35</sup>u<sup>44</sup>ti<sup>13</sup>gaŋ<sup>33</sup>tsaŋ<sup>55</sup>. 他弟弟是乡长。

他 家 弟弟 是 乡 长

瑶语支能作前定语的词类和短语比较多。如大坪江还有指示词、动词、表述短语、补充短语和少数形容词等。

to:i<sup>24</sup> tsa:ŋ<sup>52</sup> tsei<sup>231</sup> ha:i<sup>24</sup> tau<sup>21</sup>? 队长是哪位?

队 长 是 哪 位

ŋen<sup>12</sup> ŋei<sup>33</sup> ke<sup>21</sup> na:i<sup>52</sup> tham<sup>52</sup> hai<sup>12</sup>. 吃的东西很多。

吃 的 东 西 多 很

tso<sup>12</sup> u<sup>24</sup> ɬaŋ<sup>33</sup> ŋei<sup>33</sup> mjen<sup>21</sup> tsou<sup>24</sup> koŋ<sup>33</sup> tsei<sup>231</sup> fa<sup>21</sup> hen<sup>52</sup> hai<sup>12</sup>.

觉 悟 高 的 人 做 工 是 发 狠 很

觉悟高的人做工很努力。

fun<sup>24</sup> na:ŋ<sup>24</sup> ŋei<sup>33</sup> mjen<sup>21</sup> hai<sup>12</sup> ma:i<sup>52</sup> ta:i<sup>21</sup>.

送 饭 的 人 还 未 来

送饭的人还没有来。

na:i<sup>12</sup> tei<sup>24</sup> sjaŋ<sup>33</sup> lu:i<sup>33</sup> tsei<sup>231</sup> je<sup>33</sup> ŋei<sup>33</sup>. 那件新衣是我的。

那 件 新 衣 是 我 的

勉语的动词和动词短语作定语时，后面要用助词“的”，苗语一些表示领属的词语作定语时也可以带 paŋ<sup>31</sup> “的”。

ŋhu<sup>44</sup> noŋ<sup>35</sup> paŋ<sup>31</sup> ə<sup>33</sup> noŋ<sup>13</sup> ne<sup>44</sup> ɬaŋ<sup>44</sup> ŋhu<sup>44</sup> ɛ<sup>33</sup>.

年 这 的 水 雨 多 过 年 那

今年的雨水比去年多。

## (二) 后定语

苗语支能作后定语的词类和短语比较多。计有名词、形容词、指示词、数词、动词、补充短语、修饰短语、联合短语。

vi<sup>11</sup> hə<sup>53</sup> ə<sup>33</sup> tɕen<sup>11</sup>. 我喝茶水。

我 喝 水 茶

ti<sup>33</sup> te<sup>11</sup> pa<sup>44</sup> ɬaŋ<sup>13</sup> naŋ<sup>55</sup>. 杀头肥猪吃。

打 只 猪 肥 吃

te<sup>11</sup> te<sup>33</sup> phi<sup>53</sup> noŋ<sup>35</sup> yu<sup>44</sup> ŋu<sup>53</sup>. 这个姑娘漂亮。

个 孩 女 这 好 女

moŋ<sup>55</sup> te<sup>11</sup> o<sup>33</sup>, vi<sup>11</sup> te<sup>11</sup> pi<sup>33</sup>. 你第二，我第三。

你 个 二 我 个 三

te<sup>11</sup> qaŋ<sup>44</sup> noŋ<sup>31</sup> moŋ<sup>11</sup> qaŋ<sup>44</sup>. 抬的自己去抬

个 抬 自 己 去 抬



nen<sup>55</sup> me<sup>11</sup> to<sup>44</sup> le<sup>33</sup> kaŋ<sup>31</sup> sa<sup>35</sup> me<sup>13</sup>. 他买了个脸盆。

他 买 到 个 盆 洗 脸

vi<sup>11</sup> ʃi<sup>44</sup> ɕha<sup>53</sup> lu<sup>33</sup> toŋ<sup>35</sup>. 我唱四季歌。

我 唱 歌 四 季

tʂa<sup>13</sup> noŋ<sup>35</sup> ʃi<sup>13</sup> ɕha<sup>53</sup> tɕha<sup>33</sup> ɲi<sup>55</sup> tɕha<sup>33</sup> tɕen<sup>33</sup>. 这首是金银歌。

首 这 是 歌 刨 银 刨 金

瑶语支除部分形容词外，几乎其他的词语都不作后定语。

苗瑶语族多数语言或方言只有一个助词连接定语和中心语，如 paŋ<sup>31</sup>（黔东南）、naŋ<sup>44</sup>（湘西）、ɲei<sup>33</sup>（勉）、ti<sup>42</sup>（布努）、ɔŋ<sup>33</sup>（畲）。但是川黔滇苗语的前后定语用不同的助词连接，前定语用 le<sup>33</sup>，后定语用 ku<sup>13</sup>。例如大南山：

tɕo<sup>43</sup> le<sup>33</sup> qau<sup>33</sup> la<sup>33</sup> ʂa<sup>55</sup> te<sup>21</sup>. 蒸的红薯熟了。

蒸 的 薯 红 熟 了

tɕe<sup>31</sup> ku<sup>13</sup> ko<sup>33</sup> tɕi<sup>44</sup> mo<sup>31</sup> te<sup>21</sup>. 没有热水了。

水 是 热 不 有 了

## 五、状 语

状语是动词或形容词谓语的修饰成分，也分前状语、后状语两类。

### （一）前状语

能作前状语的词类和短语有副词、形容词、少数状词、方式代词、补充短语、修饰短语、联合短语、时间词。

le<sup>33</sup> pi<sup>11</sup> noŋ<sup>35</sup> ʂa<sup>44</sup> xhi<sup>33</sup>. 这个山最高。

个 山 这 最 高

me<sup>55</sup> qə<sup>33</sup> so<sup>35</sup> moŋ<sup>11</sup> ɛ<sup>44</sup>. 有工快去做。

有 活 儿 早 去 做

tɛ<sup>11</sup> ho<sup>33</sup> ʃu<sup>11</sup> ʃu<sup>11</sup> pə<sup>44</sup>. 雷声隆隆。

个 雷 隆 隆 响

ɕaŋ<sup>31</sup> noŋ<sup>35</sup> ɛ<sup>44</sup> tei<sup>13</sup> ɛ<sup>44</sup>? 现在怎么办？

时 这 怎 么 做

nen<sup>55</sup> kaŋ<sup>11</sup> haŋ<sup>35</sup> tei<sup>13</sup> ta<sup>55</sup>? 他从哪里来？

他 从 处 何 来

nen<sup>55</sup>i<sup>33</sup>ten<sup>44</sup> nan<sup>55</sup> pi<sup>33</sup> tɛ<sup>11</sup>. 他一顿吃三样。

他 一顿 吃 三 样

nen<sup>55</sup> sha<sup>33</sup> lo<sup>33</sup> sha<sup>33</sup> pi<sup>11</sup> ɛ<sup>44</sup>. 他粗枝大叶地干。

他 粗 脚 粗 手 做

pi<sup>33</sup> fa<sup>11</sup> so<sup>55</sup> mon<sup>11</sup> kha<sup>35</sup> ɛaŋ<sup>55</sup>. 我们明天赶场去。

我们起早 去 赶 场

时间词做前状语时，可以位于主语后面，谓语前面，也可以位于主语前面。上面的例子也可以说成

fa<sup>11</sup> so<sup>35</sup> pi<sup>33</sup> mon<sup>11</sup> kha<sup>35</sup> ɛaŋ<sup>55</sup>. 明天我们去赶场。

起早 我们 去 赶 场

在勉语和川黔滇苗语里，有些前状语和中心语之间有结构助词。例如：

大坪江 nen<sup>21</sup> bwo<sup>33</sup> jom<sup>33</sup> wo<sup>55</sup> diaŋ<sup>24</sup> die<sup>24</sup> ma:i<sup>21</sup> ko:ŋ<sup>52</sup>.

他 们 在 那 树 下 有 讲

ma:i<sup>21</sup> tɛat<sup>55</sup> nɛi<sup>33</sup> tswei<sup>231</sup> a<sup>52</sup> jet<sup>12</sup> no:i<sup>33</sup>.

有 笑 地 坐 了 一 天

他们在那树下有讲有笑地坐了一天。

大南山 pe<sup>43</sup> za<sup>44</sup> ntou<sup>44</sup> ntou<sup>44</sup> le<sup>33</sup> paŋ<sup>43</sup> ni<sup>21</sup>. 我们要多帮他。

我们 要 多 多 地 帮 他

## (二) 后状语

后状语表示的意义可分五种。

1. 指明动作行为完成的情况。

le<sup>33</sup> li<sup>55</sup> ɛ<sup>33</sup> kha<sup>33</sup> tɛaŋ<sup>53</sup> zaŋ<sup>55</sup>. 那块田犁完了。

个 田 那 犁 成 了

vi<sup>11</sup> paŋ<sup>31</sup> u<sup>35</sup> sho<sup>44</sup> sha<sup>33</sup> ŋa<sup>13</sup> zaŋ<sup>55</sup>. 我的衣服洗干净了。

我 的 衣 洗 干 净 了

2. 指明动作行为的趋向。

nhɛ<sup>33</sup> non<sup>35</sup> vi<sup>11</sup> ɛ<sup>35</sup> mon<sup>11</sup>, fa<sup>11</sup> so<sup>55</sup> ta<sup>35</sup> taŋ<sup>35</sup> lo<sup>11</sup>.

天 这 我要去 起 早 拿 转 来

今天我拿去，明天送回来。

3. 指明发生动作行为的可能性。

nhɛ<sup>33</sup> non<sup>35</sup> a<sup>55</sup> ta<sup>55</sup> non<sup>13</sup>, mon<sup>11</sup> to<sup>44</sup>. 今天不会下雨，可以去。

天 这 不 来 雨 去 得

qei<sup>13</sup> xi<sup>33</sup> noŋ<sup>35</sup> pi<sup>33</sup> qaŋ<sup>44</sup> a<sup>55</sup> ɲaŋ<sup>13</sup>. 这个大石头我们抬不动。

个 石 头 这 我 们 抬 不 动

4. 指明性质、状态的程度。

tei<sup>55</sup> ɕhi<sup>33</sup> pi<sup>33</sup> to<sup>11</sup> lu<sup>11</sup> ɕha<sup>44</sup> ta<sup>35</sup> ɲen<sup>13</sup> noŋ<sup>55</sup>. 从前我们的祖先困难极了。

前 时 我 们 些 老 困 难 极

qa<sup>33</sup> zaŋ<sup>55</sup> ɲu<sup>11</sup> ken<sup>11</sup> sen<sup>11</sup>. 青草绿茵茵。

草 绿 茵 茵

5. 指明动作行为发生的处所。

moŋ<sup>55</sup> ta<sup>35</sup> phaŋ<sup>33</sup> u<sup>35</sup> tu<sup>33</sup> ɕi<sup>44</sup> pə<sup>44</sup> tei<sup>13</sup>. 你把衣服放在何处？

你 拿 件 衣 放 于 处 何

后状语与谓语有的直接组合，上面举的由动词、形容词、状词、副词充当的都是。有的在后状语和谓语之间要加一个助词 ki<sup>35</sup> “得”，这样的后状语多数不是一个词，而是一个短语或复杂短语。例如：

nen<sup>55</sup> tə<sup>53</sup> ki<sup>35</sup> moŋ<sup>33</sup> tɕhu<sup>33</sup>. 他笑得肚子疼。

他 笑 得 疼 肚 子

le<sup>33</sup> ɲə<sup>11</sup> pə<sup>44</sup> ki<sup>35</sup> tɕhaŋ<sup>44</sup> ve<sup>55</sup> tɕhaŋ<sup>44</sup> ta<sup>33</sup>. 鼓声响得惊天动地。

个 鼓 响 得 震 天 震 地

a<sup>35</sup> ɲi<sup>11</sup> ɕhi<sup>33</sup> ki<sup>35</sup> le<sup>33</sup> ɲu<sup>35</sup> ɕi<sup>53</sup> toŋ<sup>11</sup> toŋ<sup>11</sup>. 阿妮吓得心怦怦直跳。

阿 妮 怕 得 个 心 跳 冬 冬

在既有后状语又有补语的句子中，苗语支一般是补语在前，后状语在后。

vu<sup>53</sup> paŋ<sup>55</sup> yu<sup>44</sup> vi<sup>11</sup> poŋ<sup>44</sup> va<sup>44</sup>. 榜奶奶对我很好。

奶 榜 好 我 很

但是有的方言后状语可以在补语之前。例如大南山：

pe<sup>43</sup> ʒa<sup>44</sup> ntsho<sup>44</sup> taŋ<sup>21</sup> tɕhau<sup>44</sup> le<sup>44</sup> mo<sup>21</sup>. 我们要洗完衣服才去。

我 们 要 洗 完 衣 才 去

瑶语支的补语一般在后状语之后，但也可以在后状语之前。例如大坪江：

nen<sup>21</sup> ɲen<sup>12</sup> pe<sup>52</sup> na:ŋ<sup>24</sup> a<sup>52</sup>. /nen<sup>21</sup> ɲen<sup>12</sup> na:ŋ<sup>24</sup> pe<sup>52</sup> a<sup>52</sup>.

他 吃 饱 饭 了 他 吃 饭 饱 了

他吃饱饭了。

## 第四章 词汇<sup>①</sup>

### 第一节 构词

#### 一、单纯词

单纯词分两种。

##### (一) 单音节单纯词

m̩hu <sup>33</sup>	苗族	ne <sup>55</sup>	人	ə <sup>33</sup>	水
ŋhe <sup>33</sup>	太阳	lha <sup>44</sup>	月亮	naŋ <sup>55</sup>	吃
moŋ <sup>11</sup>	去	ɣu <sup>44</sup>	好	ɬhə <sup>33</sup>	

##### (二) 多音节单纯词

又可以分为七类（只举双音节的），第七类最多。

###### 1. 同声同韵。

ŋə <sup>55</sup> ŋə <sup>11</sup>	蹲	ki <sup>44</sup> ki <sup>33</sup>	凝结
-----------------------------------	---	-----------------------------------	----

###### 2. 同声同调。

ŋu <sup>53</sup> ŋi <sup>53</sup>	打盹	təu <sup>44</sup> tɕi <sup>44</sup>	痍子
-----------------------------------	----	-------------------------------------	----

###### 3. 同韵同调。

poŋ <sup>33</sup> zoŋ <sup>33</sup>	静悄悄	ta <sup>33</sup> a <sup>33</sup>	亮晶晶
-------------------------------------	-----	----------------------------------	-----

###### 4. 同声。

ŋo <sup>55</sup> ŋen <sup>31</sup>	搅拌	zə <sup>55</sup> zaŋ <sup>13</sup>	散步
------------------------------------	----	------------------------------------	----

###### 5. 同韵。

taŋ <sup>55</sup> xhaŋ <sup>33</sup>	牲畜	ɕi <sup>55</sup> zi <sup>11</sup>	摩擦
--------------------------------------	----	-----------------------------------	----

① 本章举例凡是不指明地点的都是养蒿话。



## 6. 同调。

qə<sup>44</sup>fha<sup>44</sup>      乞丐      shə<sup>53</sup>ŋi<sup>53</sup>      打盹

## 7. 异音。

sho<sup>44</sup>ma<sup>13</sup>      准备      tɛ<sup>33</sup>moŋ<sup>13</sup>      香

## 二、复合词

复合词又分合成词、派生词、叠音词三种。

## (一) 合成词

由词根和词根组成，各成分之间的结构关系跟句法结构关系相同，分修饰、联合、补充、表述等四种。由于合成词和短语没有绝对的界限，下面例子中有的也许可以看做短语。

## 1. 修饰式

修饰式是合成词中最常见的格式，包含的词数量最多。又分为两小类。

第一类，正偏式，中心成分在前，修饰成分在后。例如：

ə <sup>33</sup> ve <sup>55</sup>	银河	ka <sup>35</sup> tə <sup>11</sup>	玉米
河天		饭汉	
kaŋ <sup>33</sup> zə <sup>11</sup>	蜻蜓	ne <sup>55</sup> lu <sup>11</sup>	大人
虫游		人老	

类名加专名在这类格式中占了可观的比重，其中许多专名只有同类名组合在一起时才能看出它所表示的意义。例如：

tə <sup>44</sup> maŋ <sup>55</sup>	枫树	tə <sup>44</sup> so <sup>31</sup>	箬竹
树枫		树箬	
kaŋ <sup>33</sup> mhi <sup>33</sup>	跳蚤	kaŋ <sup>33</sup> ŋi <sup>11</sup>	蚂蟥
虫蚤		虫蛭	
ɣo <sup>33</sup> vu <sup>13</sup>	芋头	ɣo <sup>33</sup> ki <sup>13</sup>	苋菜
菜芋		菜苋	
ze <sup>11</sup> paŋ <sup>11</sup>	鲫鱼	ze <sup>11</sup> ta <sup>33</sup>	泥鳅
鱼鲫		鱼地	

类名加专名，很多是专名修饰类名。但是因为构词，语素的意义相加不一定都等于词的意义。例如 ɣo<sup>33</sup>kaŋ<sup>33</sup>虽然以 ɣo<sup>33</sup>为类名，但不属

于“菜”类，而是“桑叶”的意思。有些事物显然属于某一类，但不以“类名+专名”的方式命名，而是另有称呼。例如“黄莺”属于“鸟”类，但是它叫 tɕa<sup>33</sup>faŋ<sup>55</sup>，不以 nə<sup>13</sup>“鸟”为类名。

第二类，偏正式，修饰成分在前，中心成分在后。这在勉语和畲语里比较常见，苗语、布努语里很少。例如大坪江：

djaŋ<sup>24</sup>do:i<sup>21</sup> 木薯    ɕe<sup>21</sup>top<sup>12</sup>    天花(病名)  
树    薯                      野    豆

下水村：

kwaŋ<sup>31</sup>huŋ<sup>55</sup> 银河    ɔŋ<sup>22</sup>jo<sup>31</sup>    水牛  
天    河                      水    牛

## 2. 联合式

联合式合成词往往由意义相近或相对的语素组成，一般包含两个成分。例如：

naŋ<sup>55</sup>pi<sup>44</sup>    名字    li<sup>55</sup>oŋ<sup>35</sup>    田地  
名    名                      田    池  
ne<sup>44</sup>ɕu<sup>13</sup>    多少    qoŋ<sup>11</sup>tɕaŋ<sup>11</sup>    弯曲  
多    少                      弯    曲

## 3. 补充式

ti<sup>33</sup>ma<sup>11</sup>    猜拳    tu<sup>13</sup>mu<sup>53</sup>    发霉  
打    码                      裂    霉  
qaŋ<sup>33</sup>xhi<sup>33</sup>    高兴    ɣu<sup>44</sup>nu<sup>55</sup>    漂亮(女)  
甜    心                      好    女

## 4. 表述式

mhu<sup>33</sup>tɕaŋ<sup>35</sup> 什物    mhaŋ<sup>44</sup>ko<sup>13</sup>    傍晚  
布    卷                      夜    倒

表述式在苗语里少见，在勉语里多一些。

## (二) 派生词

由词根和词缀组成。各语言或方言里派生词的比重不平衡，词缀的数目、种类和出现的频率也不一样。勉语和川黔滇苗语派生词比较少，布努语、湘西苗语和川黔滇苗语的一些次方言派生词比较多。石板寨的名词和形容词多数有词缀。带前缀 a<sup>31</sup> 的名词如 a<sup>31</sup>ɬa<sup>24</sup>“月亮”、a<sup>31</sup>tɕi<sup>24</sup>“风”、a<sup>31</sup>?wa<sup>55</sup>“哑巴”、a<sup>31</sup>pa<sup>55</sup>“父亲”、a<sup>31</sup>ma<sup>24</sup>“眼睛”、a<sup>31</sup>qa<sup>55</sup>“屁股”、a<sup>31</sup>?la<sup>55</sup>“兔子” a<sup>31</sup>

$n_o^{31}$  “竹子”、 $a^{31} mptsi^{33}$  “高粱”、 $a^{31} z_u\eta^{31}$  “门”、 $a^{31} plu\eta^{55}$  “箩筐”；带前缀  $qo^{55}$  的名词如  $qo^{55} na^{31}$  “太阳”、 $qo^{55} u\eta^{31}$  “水”、 $qo^{55} ja\eta^{31}$  “汉族”、 $qo^{55} ta\eta^{31}$  “儿子”、 $qo^{55} n_in^{24}$  “胡须”、 $qo^{55} ma^{55}$  “马”、 $qo^{55} no^{24}$  “鸟”、 $qo^{55} ?u^{31}$  “菜”、 $qo^{55} (\eta) ?ka^{55}$  “粑粑”、 $qo^{55} pei^{55}$  “房子”、 $qo^{55} (n) ?to^{55}$  “纸”；带前缀  $tə^{31}$  的名词如  $tə^{31} su^{31}$  “雷”、 $tə^{31} tci^{55}$  “路”、 $tə^{31} (m) ?phie^{33}$  “女儿”、 $tə^{31} (n) ?tshen^{55}$  “血”、 $tə^{31} mi^{55}$  “牙齿”、 $tə^{31} mplu\eta^{31}$  “叶子”、 $tə^{31} \eta_o^{31}$  “种子”、 $tə^{31} lie^{24}$  “喇叭”、 $tə^{31} u^{24}$  “力气”；带前缀  $tə^{31}$  的形容词如  $tə^{31} t\theta u^{31}$  “大”、 $tə^{31} ?jo^{24}$  “小”、 $tə^{31} (n) ?tei^{55}$  “长”、 $tə^{31} ?la\eta^{55}$  “短”、 $tə^{31} qlo^{31}$  “白”、 $tə^{31} kwen^{31}$  “黄”、 $tə^{31} ?u\eta^{24}$  “好”、 $tə^{31} tsa^{55}$  “坏”；带前缀  $pə^{55}$  的名词如  $pə^{55} te^{31}$  “地”、 $pə^{55} (\eta) ?tu\eta^{31}$  “中间”、 $pə^{55} vu^{24}$  “肩膀”。

下面是一些方言中最常见的词缀：

腊乙坪	$q\theta^{35}$	$ta^{35}$	$pa^{44}$	$a^{35}$
石板寨	$qo^{55}$	$tə^{31}$	$pə^{55}$	$a^{31}$
养蒿	$qa^{33}$	$t\epsilon^{33}$		$\epsilon^{33}$
大南山	$qo^{43}$			$a^{43}$
大坪江	$ke^{21}$		$pu^{21}$	
梅珠	$ka^{33}$	$ta^{22}$	$pu^{33}$	
下水村	$ka^{22}$	$ta^{22}$		$a^{22}$
模引	$q\theta^{33}$	$t\epsilon^{33}$	$p\epsilon^{33}$	
平岩	$k\theta^{24}$	$t\theta^{24}$		
滚董	$qa^{33}$	$tai^{33}$		$a^{33}$
石门坎	$qa^{55}$	$ti^{55}$	$pi^{55}$	$a^{55}$

从这十一个点的常见词缀可以看出如下几点：

1. 各点的词缀语音非常近似，显然它们是同源的。
2. 这些词缀的声母都是塞音（元音起头的词缀实际都有喉塞音？），发音部位是双唇、舌尖、舌根、小舌和声门，缺少舌面音。

3. 小舌或舌根音词缀分布面最广，其次是舌尖词缀，声门和双唇词缀分布面都比较窄。另外各词缀出现的频率也不平衡，小舌或舌根词缀最高，其次是舌尖和喉塞，双唇的很低。

词缀的语音、位置、意义和作用都有特点。语音的特点是轻读，音

程特别短，音势弱，元音趋于含混，一般没有韵尾。有些地方，词缀的元音完全随词根的元音而变，成为一种特殊的同韵现象。例如甲定：

qi <sup>13</sup> pli <sup>13</sup>	野猫	qe <sup>13</sup> mple <sup>55</sup>	舌头
qe <sup>13</sup> se <sup>13</sup>	剪刀	qæ <sup>13</sup> mplæ <sup>55</sup>	耳朵
qo <sup>13</sup> po <sup>24</sup>	腿	qə <sup>13</sup> tə <sup>13</sup>	皮
qo <sup>13</sup> ho <sup>13</sup>	头	qu <sup>13</sup> plu <sup>31</sup>	老鼠
qu <sup>13</sup> mplu <sup>22</sup>	鼻子	qĩ <sup>13</sup> tẽĩ <sup>31</sup>	左
qə <sup>13</sup> mpə <sup>43</sup>	冰	qā <sup>13</sup> n̄ā <sup>24</sup>	草
qo <sup>13</sup> tō <sup>55</sup>	门		

苗瑶语的词缀一般是前缀，后缀只出现于四字格中（见后文）。但是下水村有后缀 taŋ<sup>22</sup>和 ko<sup>55</sup>。taŋ<sup>22</sup>的本义是“儿子”，现在虚化为名词的前缀，多数表示小的事物，可以译做“子”或“儿”，少数则不能这样译。例如：

təin <sup>22</sup> taŋ <sup>22</sup>	金子	khe <sup>53</sup> taŋ <sup>22</sup>	矮子
ne <sup>31</sup> taŋ <sup>22</sup>	小孩儿	no <sup>53</sup> taŋ <sup>22</sup>	鸟儿
ne <sup>33</sup> taŋ <sup>22</sup>	星星	mwen <sup>55</sup> taŋ <sup>22</sup>	门齿

ko<sup>55</sup>的来源无考，现在是“头”的意思，也是名词后缀。例如：

no <sup>22</sup> ko <sup>55</sup>	日头	ja <sup>22</sup> ko <sup>55</sup>	石头
suŋ <sup>55</sup> ko <sup>55</sup>	骨头	mwen <sup>55</sup> ko <sup>55</sup>	白齿
pwen <sup>31</sup> ko <sup>55</sup>	蓓蕾	ven <sup>22</sup> ko <sup>55</sup>	锅

一些位于形容词、动词后边，表示事物性状的成分，有的人看做后缀，这里认为不是后缀，而是状词。

典型的词缀意义很虚，主要起标志词的类别的作用。例如腊乙坪的 qo<sup>35</sup>表示静物名词， ta<sup>35</sup>表示动物名词（少数例外）。

有些语言成分虽然常常与别的成分连用，但意义比较具体，最好看做词根，甚至看做独立的词。例如养蒿的 tu<sup>33</sup>“里面”、大南山的 ku<sup>33</sup>“匠人”。

苗瑶语前缀的一大特点是单说时存在，进入句子时往往可以省去而意义不变。例如臭脑：

qɣ <sup>35</sup>	tɛ <sup>54</sup>	碗
(前缀)		碗



a<sup>44</sup>le<sup>35</sup>nen<sup>44</sup>ni<sup>42</sup> (qɣ<sup>35</sup>) te<sup>54</sup>. 这一个碗。

一个 这 是 碗

因此有的人认为这种可省的成分是词。

量词的位置和作用有点像前缀。例如：

te<sup>11</sup>tə<sup>44</sup> 树      taŋ<sup>33</sup>tə<sup>44</sup> 棍子

棵 树                      根 树

te<sup>11</sup>mhu<sup>33</sup> 苗族      le<sup>33</sup>mhu<sup>33</sup> 花

个 苗族                      个 花

能不能把这些看做一个词，把 te<sup>11</sup>、taŋ<sup>33</sup>、le<sup>33</sup>看做前缀呢？不能。因为它们前面都可以加上数词，构成数量名短语。

i<sup>33</sup>te<sup>11</sup>tə<sup>44</sup> 一棵树      o<sup>33</sup>taŋ<sup>33</sup>tə<sup>44</sup> 两根棍子

一棵 树                      二 根 树

pi<sup>33</sup>te<sup>11</sup>mhu<sup>33</sup> 三个苗族      lu<sup>33</sup>le<sup>33</sup>mhu<sup>33</sup> 四朵花

三 个 苗族                      四 个 花

如果认为 te<sup>11</sup>tə<sup>44</sup>等是一个词，那就得承认苗瑶语的名词可以直接与数词结合。这与语法规则是相悖的。

### (三) 叠音词

苗瑶语里重叠语素构词的现象很少，在名词里找不到，在动词和形容词里，除了有规律的形态变化也没有。叠音词都是状词和副词。例如：

sei<sup>55</sup>sei<sup>55</sup> 一起      sə<sup>11</sup>sə<sup>11</sup> 心慌意乱

naŋ<sup>11</sup>naŋ<sup>11</sup> 仍然      hu<sup>11</sup>hu<sup>11</sup> 络绎不绝

ŋo<sup>13</sup>ŋo<sup>13</sup> 嗷嗷      se<sup>33</sup>se<sup>33</sup> 偷看貌

la<sup>11</sup>la<sup>11</sup> 全      qo<sup>11</sup>qo<sup>11</sup> 喔喔

叠音词在词汇里占的比重很小。

## 第二节 成语和文言词

### 一、成 语

苗瑶语的成语有许多特点。首先，字数固定。几乎所有的成语都是由四个音节组成的“四字格”，因此这里专门讨论四字格。四字格有的

是词，有的是短语，不易区分，这里合起来谈。

### (一) 四字格的结构特点

四字格在结构方面的特点是“玻列同构，不能改易”。所谓“并列”是指四字格可以切分为前后两项，不论表示的意义如何，两项都不分主次，彼此不相从属。例如：

faŋ <sup>55</sup> faŋ <sup>55</sup> ɕhaŋ <sup>44</sup> ɕhaŋ <sup>44</sup>	花花绿绿
黄 黄 红 红	
qa <sup>33</sup> zaŋ <sup>55</sup> qa <sup>33</sup> tə <sup>44</sup>	花草树木
(前缀) 草 (前缀) 树	
tɯ <sup>55</sup> ɸhə <sup>33</sup> tse <sup>35</sup> faŋ <sup>35</sup>	高楼大厦
门 大 屋 宽	
faŋ <sup>55</sup> maŋ <sup>11</sup> ta <sup>13</sup> me <sup>13</sup>	面黄肌瘦
黄 脸 死 面	

四个音节浑然一体，不可切分的也有，如腊乙坪的 pa<sup>44</sup> la<sup>44</sup> pəu<sup>44</sup> ləu<sup>44</sup> “络绎不绝”，但是为数很少。

所谓“同构”就是前项的结构与后项的结构完全相同。以腊乙坪为例：

noŋ <sup>42</sup> ɕu <sup>35</sup> noŋ <sup>42</sup> maŋ <sup>33</sup>	毛毛细雨
雨 小雨 细	

前后两项都是正偏式修饰结构：

qɔ <sup>35</sup> mpha <sup>44</sup> qɔ <sup>35</sup> ɲi <sup>53</sup>	男男女女
(前缀) 女人 (前缀) 男人	

都是派生词：

nhe <sup>35</sup> ɲhe <sup>35</sup> mhaŋ <sup>53</sup> mhaŋ <sup>53</sup>	日日夜夜
日 日 夜 夜	

都是时间词重叠：

zɛ <sup>31</sup> pjə <sup>31</sup> zɛ <sup>31</sup> ɕi <sup>44</sup>	失魂落魄
失落 魂 失落 魄	

都是补充结构。又如养蒿的：

qoŋ <sup>11</sup> teŋ <sup>11</sup> qoŋ <sup>11</sup> tɕhu <sup>53</sup>	弯弯曲曲
弯 扭 弯 曲	

都是并列结构。四字格前后两项也有不同构的。例如：

taŋ<sup>55</sup> xhaŋ<sup>33</sup> la<sup>35</sup> pa<sup>44</sup>

牲口六畜

牲畜 狗 猪

前项是单纯词，后项是并列结构。不过这样的四字格为数不多。

“不能改易”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前项和后项虽然是并列关系，但是位置固定，不能颠倒。如腊乙坪的 nhe<sup>35</sup> nhe<sup>35</sup> mhaŋ<sup>55</sup> mhaŋ<sup>53</sup> 不能颠倒为 mhaŋ<sup>53</sup> mhaŋ<sup>53</sup> nhe<sup>33</sup> nhe<sup>33</sup>，qo<sup>35</sup> mpha<sup>44</sup> qo<sup>35</sup> ni<sup>53</sup> 也不能颠倒为 qo<sup>35</sup> ni<sup>53</sup> qo<sup>35</sup> mpha<sup>44</sup>。

二是其中的某个成分不能用同义或近义的成分替换。例如 faŋ<sup>55</sup> faŋ<sup>55</sup> ɕhaŋ<sup>44</sup> ɕhaŋ<sup>44</sup> “花花绿绿”不能改成 faŋ<sup>55</sup> faŋ<sup>55</sup> ɕo<sup>53</sup> ɕo<sup>53</sup>，虽然 ɕo<sup>53</sup> 和 ɕhaŋ<sup>44</sup> 都是“红”的意思；moŋ<sup>11</sup> moŋ<sup>11</sup> lo<sup>11</sup> lo<sup>11</sup> “来来往往”不能改成 moŋ<sup>11</sup> moŋ<sup>11</sup> ta<sup>55</sup> ta<sup>55</sup>，尽管 ta<sup>55</sup> 和 lo<sup>11</sup> 都是“来”的意思；faŋ<sup>55</sup> maŋ<sup>11</sup> ta<sup>13</sup> me<sup>13</sup> “面黄肌瘦”不能改成 faŋ<sup>55</sup> maŋ<sup>11</sup> ta<sup>13</sup> ze<sup>55</sup>，虽然 ze<sup>55</sup> “耳朵”和 me<sup>13</sup> “脸”都是头部的器官。

## (二) 四字格的语义特点

四字格在语义方面的特点是“以列表类，同义对称”。所谓“以列表类”就是前项和后项分别表示一个比较具体的事物或现象，而整个四字格表示的是外延更广的一类事物或现象。因此前项和后项所表示的不过是这类事物或现象中的两个例子。例如 qa<sup>33</sup> zaŋ<sup>55</sup> 的意思是“草”，qa<sup>33</sup> tɔ<sup>44</sup> 的意思是“树”，但是四字格的 qa<sup>33</sup> zaŋ<sup>55</sup> qa<sup>33</sup> tɔ<sup>44</sup> 的意思并不只表示“草和树”，而是更广泛的“花草树木”。faŋ<sup>55</sup> 的意义是“黄”，ɕhaŋ<sup>44</sup> 的意义是“红”，但是四字格 faŋ<sup>55</sup> faŋ<sup>55</sup> ɕhaŋ<sup>44</sup> ɕhaŋ<sup>44</sup> 的意义并不只指“黄和红”，而是赤橙黄绿青蓝紫各色相间的“花花绿绿”。mhu<sup>33</sup> 的意义是“苗族”，tɔ<sup>11</sup> 的意义是“汉族”，四字格 mhu<sup>33</sup> mhu<sup>33</sup> tɔ<sup>11</sup> tɔ<sup>11</sup> 所指的，除了苗族、汉族外，还有其他民族，也就是各民族，可见四字格的意义不是各成分意义的简单相加，而是在各成分意义的基础上有所扩大，有所概括，增加了新的内容。

在四字格里，往往有某一成分重复出现。所谓“同义对称”是指除了重复出现的成分外，不同的部分，其意义也相同或相近，属于同一范畴。例如：

ɕo<sup>53</sup> maŋ<sup>11</sup> ɕo<sup>53</sup> me<sup>13</sup> 面红耳赤

maŋ<sup>11</sup> 和 me<sup>13</sup> 都是“脸”。

ne<sup>44</sup> ɲu<sup>55</sup> ne<sup>44</sup> lo<sup>44</sup> 多嘴多舌

ɲu<sup>55</sup> 和 lo<sup>44</sup> 都是“嘴”。

ta<sup>35</sup> lo<sup>33</sup> ta<sup>35</sup> pi<sup>11</sup> 脚长手长

lo<sup>33</sup> 是“脚”，pi<sup>11</sup> 是“手”，都是人的肢体。

kaŋ<sup>33</sup> tɕoŋ<sup>33</sup> kaŋ<sup>33</sup> no<sup>13</sup> 各种昆虫

tɕoŋ<sup>33</sup> 是“蚯蚓”的专名，no<sup>13</sup> 是“蚂蚁”的专名，都是昆虫的名称。

qa<sup>33</sup> tɕoŋ<sup>11</sup> qa<sup>33</sup> ki<sup>31</sup> 山沟山谷

tɕoŋ<sup>11</sup> 是“谷”，ki<sup>31</sup> 是“涧”，都是山间小水流。

te<sup>33</sup> nen<sup>11</sup> te<sup>33</sup> zu<sup>13</sup> 三亲四戚

nen<sup>11</sup> 是“舅父”，zu<sup>13</sup> 是“姑父”，都是男性长辈亲戚。

tsu<sup>53</sup> ki<sup>55</sup> tsu<sup>53</sup> ɲə<sup>11</sup> 跳芦笙舞

ki<sup>53</sup> 是“芦笙”，ɲə<sup>11</sup> 是“铜鼓”，都是乐器。

ɣaŋ<sup>13</sup> naŋ<sup>55</sup> ɣaŋ<sup>13</sup> hə<sup>53</sup> 谋生

naŋ<sup>55</sup> 是“吃”，hə<sup>53</sup> 是“喝”，都是人摄取食物的动作。

pa<sup>35</sup> ɸhə<sup>33</sup> pa<sup>35</sup> zu<sup>44</sup> 伯伯叔叔

ɸhə<sup>33</sup> 是“大”，zu<sup>44</sup> 是“小”，二者意义相反，但都表示人的年龄。

se<sup>33</sup> tɕi<sup>11</sup> ɣi<sup>44</sup> tɕu<sup>13</sup> 近亲

se<sup>33</sup> 是“挨”，ɣi<sup>44</sup> 是“近”，都表示距离小。tɕi<sup>11</sup> 是“枝”，tɕu<sup>13</sup> 是“株”，都是植物的单位。

由于四字格中不同成分的意义相同相近，所以能搭配自然，以例表类，意在言外，富于表现力。

### (三) 四字格的语音特点

四字格在语音方面的特点是同异交错。

1. **重叠** 四字格中 A B C D 具全，各个音节彼此不同的为数不多，多数四字格有一个字或两个字重复出现，这就是重叠。重叠有多种形式：

A A B B 式 如梅珠：

ɬu<sup>43</sup> ɬu<sup>43</sup> ŋku<sup>42</sup> ŋku<sup>42</sup> 吞吞吐吐

ma<sup>42</sup> ma<sup>42</sup> tɬɣ<sup>22</sup> tɬɣ<sup>22</sup> 结结巴巴

A B A B 式 如梅珠：

ka<sup>22</sup> ɲai<sup>42</sup> ka<sup>22</sup> ɲai<sup>42</sup> 糊里糊涂



pa<sup>22</sup>ŋkhiŋ<sup>31</sup> pa<sup>22</sup>ŋkhiŋ<sup>31</sup> 缩手缩脚

A B A C 式 如腊乙坪:

ŋa<sup>31</sup>mz<sub>o</sub><sup>35</sup>ŋa<sup>31</sup>ŋtɕhi<sup>53</sup> 皮青肉紫

te<sup>35</sup>pz<sub>u</sub><sup>44</sup>te<sup>35</sup>tu<sup>31</sup> 低家小户

在养蒿, A B A C 式数量最多, 其中有的 C 是一个表示某种附加意义的后缀。例如

vaŋ<sup>55</sup>qaŋ<sup>11</sup>vaŋ<sup>55</sup>qei<sup>53</sup> 横七竖八

tu<sup>44</sup>tei<sup>44</sup>tu<sup>44</sup>qei<sup>53</sup> 乱蹦乱跳

fha<sup>33</sup>tɕa<sup>33</sup>fha<sup>33</sup>qei<sup>53</sup> 滚来滚去

mu<sup>31</sup>ma<sup>31</sup>mu<sup>31</sup>ta<sup>44</sup> 乱砍乱杀

fhaŋ<sup>33</sup>tɕaŋ<sup>33</sup>fhaŋ<sup>33</sup>ta<sup>44</sup> 慌里慌张

ɕhu<sup>35</sup>ɕhoŋ<sup>35</sup>ɕhu<sup>35</sup>ta<sup>44</sup> 乱推乱搽

qei<sup>53</sup>和 ta<sup>44</sup>是后缀, 表示杂乱而且厌烦。

2. 同声同韵 四字格中对称字的声母相同或韵母相同。如腊乙坪:

pa<sup>44</sup>la<sup>44</sup>pəw<sup>44</sup>ləw<sup>44</sup> 络绎不绝

qei<sup>44</sup>z<sub>e</sub>i<sup>44</sup>qaŋ<sup>44</sup>z<sub>e</sub>aŋ<sup>53</sup> 摇摇晃晃

A C 同声、B D 同声, A B 同韵、C D 同韵。

3. 重叠加同声或同韵 如梅珠:

mpo<sup>43</sup>li<sup>12</sup>mpo<sup>43</sup>lo<sup>231</sup> 东翻西翻

ntɕi<sup>22</sup>ntɕa<sup>12</sup>ntɕi<sup>22</sup>ntɕo<sup>22</sup> 颠颠倒倒

B D 同声, AC 同韵。如养蒿:

kaŋ<sup>33</sup>maŋ<sup>33</sup>kaŋ<sup>33</sup>tɕhaŋ<sup>33</sup> 黑咕隆冬

qo<sup>11</sup>ŋ ə<sup>11</sup>qo<sup>11</sup>sə<sup>44</sup> 无精打采

B D 同韵, AC 同韵。

由于四字格中整个音节或声母、韵母有规律地重复出现, 所以听起来抑扬顿挫, 铿锵悦耳。

四字格是长期积累的结果, 所以数量很多, 内容涉及各个方面。由于四字格结构严密, 含义丰富生动, 富于节律性, 所以人们乐于使用, 是词汇中的精华。

## 一、文言词

苗族、瑶族和畲族有丰富多彩的口头文学。比如苗语黔东南方言的口

头文学就有歌谣、理词、故事、谜语、说唱等几大类。在各类作品中都有许多文言词，尤以歌谣、理词为多。这些文言词与口语词比较起来有以下几点差别：

1. 同样的事物用不同的词语表示。例如“路”，口语是 ki<sup>35</sup>，文学语言是 qoŋ<sup>11</sup>；“船”，口语是 n̄aŋ<sup>55</sup>，文学语言是 li<sup>13</sup>；“猫”，口语是 mo<sup>33</sup>或 mo<sup>53</sup>，文学语言是 pe<sup>31</sup>；“狗”，口语是 la<sup>35</sup>，文学语言是 vo<sup>31</sup>或 kə<sup>55</sup>；“心肠”，口语是 xhi<sup>33</sup>，文学语言是 n̄hi<sup>35</sup>；“鱼”，口语是 ze<sup>11</sup>，文学语言是 nə<sup>31</sup>；“水牛”，口语是 n̄en<sup>55</sup>，文学语言是 n̄a<sup>53</sup>；“力气”，口语是 γə<sup>13</sup>，文学语言是 ɭaŋ<sup>11</sup>；“尿”，口语是 va<sup>11</sup>，文学语言是 tɕu<sup>44</sup>；“命”，口语是 naŋ<sup>13</sup>，文学语言是 ɕi<sup>55</sup>；“人”，口语是 ne<sup>55</sup>，文学语言是 qei<sup>53</sup> qoŋ<sup>35</sup>；“羊”，口语是 ɭi<sup>55</sup>，文学语言是 zoŋ<sup>55</sup>；“饭”，口语是 ka<sup>35</sup>，文学语言是 n̄a<sup>31</sup>；“杀”，口语是 ti<sup>33</sup>，文学语言是 ta<sup>44</sup>；“走”，口语是 moŋ<sup>11</sup>或 haŋ<sup>33</sup>，文学语言是 lhəŋ<sup>44</sup>。

有些事物，在文学语言里有多种说法。例如“情哥”，有 ti<sup>11</sup>、n̄o<sup>13</sup>、ɭə<sup>55</sup>、ɭaŋ<sup>31</sup>、tɕi<sup>11</sup>、ɕoŋ<sup>44</sup>、ku<sup>35</sup>、qha<sup>33</sup>等说法，“情妹”也有 me<sup>44</sup>、n̄u<sup>13</sup>、nə<sup>13</sup>、ni<sup>11</sup>、lo<sup>11</sup>、ɭə<sup>31</sup>、ɕen<sup>33</sup>、γo<sup>33</sup>等说法。

2. 同样的词，意义不同。例如 vaŋ<sup>11</sup>，口语是“塘”的意思，文学语言是“井”的意思。tɕen<sup>11</sup>，口语是“茶”，文学语言是“酒”；γo<sup>33</sup>，口语是“菜”，文学语言是“女”；ɕho<sup>44</sup>，口语是“歇”，文学语言是“住”；ɭaŋ<sup>11</sup>，口语是“两”（重量单位），文学语言是“银子”或“钱”。不过在文学语言里，除了按文学语言的意义使用外，也按口语的意义使用。

3. 同样的词，读音不同。例如“裙子”口语读 qhu<sup>53</sup>，文学语言读 qhu<sup>44</sup>；“梳”，口语读 ɕa<sup>53</sup>，文学语言读 ɕu<sup>44</sup>；“将要”，口语说 noŋ<sup>35</sup>，文学语言说 noŋ<sup>44</sup>；“父亲”，口语说 pa<sup>35</sup>，文学语言说 pa<sup>53</sup>。

4. 文学语言中有一些表示特殊事物的词语。例如 pi<sup>11</sup> en<sup>44</sup> lə<sup>13</sup> “紫云山”，tə<sup>44</sup> maŋ<sup>55</sup> ŋu<sup>11</sup> “老枫树”，vaŋ<sup>55</sup> n̄he<sup>33</sup> “太阳神”，ne<sup>33</sup> “双亲”，paŋ<sup>55</sup> ɕaŋ<sup>33</sup> zə<sup>11</sup> “榜香悠”（美丽的女寿星）。

5. 表示同样事物的词，口语是单音节，文学语言是多音节。例如“鸡”，口语是 qei<sup>33</sup>，文学语言是 qei<sup>33</sup> qo<sup>11</sup>；“哥哥”，口语是 pə<sup>35</sup>或 ta<sup>11</sup>，

文学语言是  $lo^{55}ta^{11}$ 。

这些文言词有的是从古语传下来的，如  $tea^{55}$  “理词”、 $yan^{33}$  “央”（人名，人类的始祖）、 $naŋ^{55}ə^{33}sei^{11}$  “清水姑娘”（人名）；有的是从别的方言吸收来的，如  $na^{31}$  “饭”，养蒿口语中不说，而在榕江、雷山等地的口语里是基本词； $zoŋ^{55}$  “羊”，养蒿口语里没有，而川黔滇方言里有；有的是从别的语言借来的，如  $pei^{33}$  “背”、 $ka^{55}$  “狗”是从汉语借来的。

由于文言词一般只用于文学作品，在口语中不用或很少使用，其中的一部分，除了民间艺人和鬼师外，一般人不知道，因此研究文言词，把这些收集整理出来是有意义的。第一，可以丰富口语，满足不同文体修辞风格的创作需要。第二，可以发现更多的不同方言或不同语言之间的同源词，使历史比较研究建立在更加坚实的基础之上。第三，可以使宝贵的民间文学资料得到准确的诠释和翻译，繁荣民族文学。第四，从中了解民族之间的历史接触。

### 第三节 借词

#### 一、借词的来源

由于说苗瑶语的民族从过去到现在与许多民族杂居，与多种语言接触，所以语言里的借词有不同的来源。

##### （一）汉语借词

苗族、瑶族、畲族与汉族交往最多，因此汉语借词也最多。汉语有方言差别，苗瑶语里的汉语借词，除老借词外，新借词也可以明显地看出借自不同的汉语方言。借自西南官话的最多，贵州、云南、四川、湖南西北部、广西东北部的苗瑶语都借汉语西南官话。例如大南山的  $pai^{31}ho^{24}koŋ^{43}sɿ^{43}$  “百货公司”、 $pau^{24}kau^{24}$  “报告”、 $ti^{24}lei^{31}$  “地雷”、 $mu^{43}$  “亩”、 $fen^{43}tɕien^{24}$  “封建”、 $zau^{43}ku^{43}$  “腰鼓”、 $zen^{31}mien^{31}$  “人民”、 $koŋ^{24}tɕhaŋ^{55}taŋ^{55}$  “共产党”。

畲语有客家方言借词。例如下水村的  $thoŋ^{31}$  “铜”、 $sak^{35}$  “锡”、 $thuk^{35}taŋ^{22}$  “孤儿”、 $pha^{35}ho^{35}$  “白鹤”、 $tsho^{53}$  “字”、 $pho^{53}$  “刨”、 $tshi^{53}$  “是”。

勉语里有粤方言借词。例如大坪江的  $kho:i^{52}$  “海”、 $so:\eta^{33}$  “霜”、 $t\epsilon om^{33}$  “金”、 $fai^{33}$  “西”、 $na:m^{21}$  “南”、 $fa:m^{33}$  “三”、 $wa:i^{12}$  “坏”、 $phai^{33}pe:\eta^{21}$  “批评”。

苗语湘西方言有湘方言借词。例如腊乙坪的  $li^{33}\eta ta\eta^{33}$  “立场”、 $t\epsilon i^{33}nte^{33}$  “集团”、 $\eta ten^{33}fen^{35}$  “成分”、 $hwa\eta^{44}hwa^{33}$  “方法”、 $t\epsilon o^{35}ntsa^{33}$  “调查”。

## (二) 侗语借词

说黔东南苗语的苗族与侗族杂居，所以黔东南苗语里有侗语借词。例如养蒿的  $lei^{55}$  “字”、 $men^{44}$  “井”、 $li^{35}$  “羊”、 $za\eta^{55}$  “草”、 $tho^{44}$  “袜子”、 $kha^{33}$  “犁”、 $mo^{55}$  “粪”、 $kha^{53}$  “耙”。

## (三) 布依语借词

贵州南部的苗族与布依族杂居，所以贵州罗甸、望谟等地的苗语里有布依语借词。例如小苗寨的  $t\epsilon ap^{55}$  “讨”、 $sap^{231}$  “躲”、 $tap^{131}$  “叠”、 $fet^{31}$  “丢”、 $tjet^{55}$  “拨”、 $sam^{213}$  “站”、 $ham^{131}$  “恨”、 $\eta ti\epsilon u^{213}$  “一”。

## (四) 壮语借词

说布努语的瑶族与壮族杂居，所以布努语里有壮语借词。例如梅珠的  $j\eta n^{231}$  “筋”、 $it^{44}$  “点”（鞭炮）、 $lik^{24}$  “历书”、 $et^{24}$  “骂”、 $hat^{24}$  “盒子”、 $iak^{44}$  “牛轭”、 $mak^{24}$  “墨”、 $\theta ia\eta^{44}$  “箱子”、 $pi\epsilon u^{42}$  “票”、 $\epsilon oi^{22}$  “罪”、 $nton^{24}$  “猜”、 $\theta ok^{44}$  “削”、 $\theta uk^{24}$  “熟悉”、 $\theta ua\eta^{21}$ （子弹）“壳”、 $wuat^{44}$  “砍”（头）、 $puak^{24}$  “残废”、 $\theta \eta n^{44}$  “村”、 $\eta k^{44}$  “亿”。在这些借词里，有的是壮语先借自汉语，然后再转借给布努语的。

## (五) 彝语借词

贵州西部和云南的苗族与彝族杂居，所以川黔滇苗语里有彝语借词。例如大南山的  $t\eta hi^{33}$  “山羊”、 $lo\eta^{13}$  “城”、 $t\eta shau^{44}$  “上衣”、 $t\epsilon o^{13}$  “饭”、 $t\epsilon hi^{55}$  “粪”、 $\eta kou^{31}$  “歌”。

## 二、借用方式

苗瑶语吸收外来词有音译、半音译、音译加注、同音借译四种方式。借汉语是这样，借其他语言也是这样。下面以汉语借词为例，分别举例说明。

### (一) 音译

音译是吸收外来词的主要方式，用这种方式吸收的词数量最多。例



如养蒿的  $tɕi^{35}su^{31}$  “技术”。

## (二) 半音译

又分四种：1. 以固有语素为中心成分，以音译语素为修饰成分，构成正偏式或偏正式的合成词。例如养蒿的  $u^{35}taŋ^{33}$  “单衣”（正偏式），大坪江的  $sa^{33}mo^{12}djaŋ^{24}$  “杉树”（偏正式）。2. 以音译语素为中心成分，以固有语素为修饰成分，构成正偏式或偏正式合成词。例如  $ɣoŋ^{55}ten^{33}$  “龙灯”（偏正式）、 $ɕaŋ^{13}tə^{44}$  “木匠”（正偏式）。3. 以音译语素为词根，固有语素为词缀，构成派生词。例如  $qa^{33}ɭen^{55}$  “镰刀”、 $qa^{33}so^{44}$  “灶”。4. 以固有语素为词根，音译语素为词缀，构成派生词。例如下水村的  $thi^{35}i^{22}$  “第一”、 $thi^{35}u^{22}$  “第二”。

## (三) 音译加注

例如  $vi^{11}sa^{33}ko^{33}$ ， $sa^{33}ko^{33}$  “沙锅”是音译， $vi^{11}$  “锅”是注； $tsen^{35}he^{31}tho^{31}$ ， $he^{31}tho^{31}$  “核桃”是音译， $tsen^{35}$  “果子”是注。

## (四) 同音借译

所谓同音借译就是某个汉语词或语素，苗瑶语不直接翻译，而根据与它同音的其他成分来翻译。例如汉语的“甘心”，老书村译做  $ga:i^{33}nəu^{52}$ ， $ga:i^{33}$  的意义与汉语的“干”相等，而汉语的“干”与“甘”同音，于是“甘心”被借译为“干心”。又如汉语的“青苗”（汉族称苗族的一支），上坝译做  $moŋ^{53}ɕl^{53}$ ， $ɕl^{53}$  的意义与汉语的“轻”相同，而汉语的“轻”与“青”同音，于是“青苗”借译为“轻苗”。这种借译表义是不准确的。

## 三、借词的趋势

苗瑶语里的借词虽然求不出确切的百分比，但是发展的趋势是很明显的。为了表达新事物和新思想，用固有成分和构词法创造了一些新词。例如  $xhə^{33}tsen^{35}$  “韵母”、 $xhə^{33}paŋ^{55}$  “声母”。但是随着人民文化程度和汉语文水平的提高，从汉语直接音译新词术语将更加普遍。不仅苗瑶语里原来没有的要借，原来有的有时也借。例如养蒿原来有  $taŋ^{55}to^{11}$  “大家”，现在又借  $ta^{35}tɕa^{33}$  “大家”；原来有  $nhe^{33}qe^{35}$  “初一”、 $nhe^{33}o^{33}$  “初二”，现在又借了  $tshu^{33}zi^{31}$  “初一”、 $tshu^{33}ə^{35}$  “初二”。有些词，以前借了，现在又重借。例如养蒿以前借了  $ɭaŋ^{55}$  “粮”，现在又借  $ɭaŋ^{31}$ 。新老两个借词，不仅声调不同，使用范围也有区别， $ɭaŋ^{55}$  用

于  $z\text{on}^{11} \text{lan}^{55}$  “粮仓”  $q\text{an}^{44} \text{lan}^{55}$  “挑粮” 等老的事物,  $\text{lan}^{31}$  用于  $k\text{on}^{33} \text{lan}^{31}$  “公粮”、 $\text{lan}^{31} \text{phio}^{35}$  “粮票” 等新的事物。

一些概念本来有词表达, 为什么还要借外来成分呢? 有的是为了搭配协调。例如养蒿有  $n\text{e}^{55}$  “人”, 但是汉语词“军人”如果译作  $t\text{en}^{33} n\text{e}^{55}$  或  $n\text{e}^{55} t\text{en}^{33}$ , 都不协调, 不好懂, 因此干脆把汉语的“人”也借了进来, “军人”就是  $t\text{en}^{33} z\text{en}^{31}$  了。有的是为了谐音。例如:

$n\text{i}^{11} t\text{a}^{11} z\text{u}^{44} t\text{e}\text{an}^{55} t\text{e}\text{u}^{33}$  妹还小如针,

妹 还 小 成 针

$t\text{a}^{11} t\text{a}^{11} \gamma\text{an}^{44} t\text{e}\text{an}^{55} \gamma\text{o}^{33}$  哥还嫩如蔬,

哥 还 嫩 成 菜

$m\text{on}^{11} \gamma\text{u}^{35} n\text{a}^{11} s\text{e}^{55} p\text{ei}^{33}$  外出要娘背。

去 野外娘 也 背

这里如果用固有词  $a^{53}$  “背”来代替借词  $p\text{ei}^{33}$ , 意义虽然未变, 但与前两句末一字的声调不同, 就不押调, 不合苗歌的格律了。有的是为了对仗。例如:

$k\text{a}^{55} t\text{ei}^{44} p\text{i}^{11}$ . 狗上去。

狗 上 山

$\text{la}^{35} \gamma\text{u}^{13} q\text{an}^{33}$ . 犬下来。

狗 下 底

这里如果不用汉语借词  $k\text{a}^{55}$  “狗”, 就找不到适当的固有同义词组成骈俪句, 就不合理词的格律了。

汉语借词已占苗瑶语词汇相当大的比重, 今后还会增加。

#### 四、借词的读音

长期以来, 苗瑶语和汉语就有密切的关系, 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有汉语词进入苗瑶语, 这就形成了汉语借词的不同层次, 粗略可分为老借词和新借词两大类。所谓新和老, 并没有绝对的时间界限, 只能从词的特点来观察。

老借词因为借入的时间早, 已经与苗瑶语固有词融合为一体, 服从苗瑶语的语音演变规律, 因此现在的读音和当地汉语的读音有了明显的差别。例如凯棠的十二地支是汉语借词, 现在读作  $s\text{ei}^{45}$  “子”、 $\text{e}\text{hu}^{45}$  “丑”、 $z\text{in}^{53}$  “寅”、 $m\text{o}^{22}$  “卯”、 $\text{e}\text{in}^{53}$  “辰”、

sei<sup>22</sup> “巳”、ŋo<sup>53</sup> “午”<sup>①</sup>、mi<sup>23</sup> “未”、ɕin<sup>33</sup> “申”、zu<sup>22</sup> “酉”、ɕhin<sup>13</sup> “戌”、hæ<sup>44</sup> “亥”<sup>②</sup>，与当地汉语比较起来，有许多不同的地方。大致上老借词的读音接近中古汉语音。

新借词一般用与汉语相同或相近的音拼读。有时候二者的读音相差较大，就用一些巧妙的办法解决。

有些地方没有以 i 起头的韵母，也没有腭化声母，但是有带边音声尾的复声母，借词有韵头 i 时，就用声尾 l 来拼韵头 i。如高坡把“老表”读作 lo<sup>55</sup> plo<sup>55</sup>，把“辩论”读作 plē<sup>13</sup> lō<sup>13</sup>。

有些地方没有鼻音韵尾，但是有鼻音声头。借词是多音节，前一音节有鼻音韵尾，后一音节以闭塞音起头时，就把前一音节的鼻音韵尾移做后一音节的鼻音声头。例如石门坎常常把“中国”读作 tʂu<sup>55</sup> ŋkue<sup>31</sup>，把“共产党”读作 ku<sup>35</sup> ŋtʂha<sup>33</sup> nta<sup>33</sup>，把“工作”读作 ku<sup>55</sup> ntso<sup>31</sup>，把“民兵”读作 mi<sup>31</sup> mpi<sup>55</sup>。可以看出，前一音节的鼻音韵尾并不是简单地移往后一音节，而是根据复声母的结构规律调整发音部位的。上面“共”字、“工”字的韵尾 ŋ、“民”字的韵尾 n，分别被后一音节的声母 tʂh、ts、p 同化为 ŋ、n、m 了。而由当地汉语方言吸收的“党”字的韵尾 ŋ、“兵”字的韵尾 n，因后面没有音节可移，为了服从音节的结构规则，干脆把它们丢掉了。

用相似的音代替原有音时，有时候音质相差相当大。例如“本事”借入凯棠话时，不会汉语的人读做 pen<sup>53</sup> səu<sup>44</sup>，用 əu 代替了汉语的 ɿ。əu 和 ɿ 的差别是不小的。不过会说汉语的知识分子可以读作 pen<sup>53</sup> sɿ<sup>13</sup>。所以借词的读音在同一地点还可以有差别，会说汉语的知识分子的借词读音往往比不会汉语的人更接近汉语的读音。

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借词语音有两个基本趋向，一个是要反映被借语音的实际发音，另一个是力求维持借入语言的原有音位系统。这两个趋向是矛盾的。

① ②调类不合。

## 第四节 词汇的发展

### 一、固有词的发展

#### (一) 结构的发展

由一个词素组成的单纯词成分简单，似乎没有什么结构发展问题。但是苗瑶语原来有一种变音派生新词的办法。例如养蒿：

tsen <sup>35</sup>	果子 (名词)	tsen <sup>44</sup>	结 (动词)
ta <sup>44</sup>	杀 (动词)	ta <sup>13</sup>	死 (形容词)
taŋ <sup>55</sup>	油 (名词)	taŋ <sup>13</sup>	肥 (形容词)
qaŋ <sup>55</sup>	扁担 (名词)	qaŋ <sup>44</sup>	挑 (动词)
to <sup>33</sup>	布 (名词)	to <sup>53</sup>	织 (动词)
tu <sup>11</sup>	火 (名词)	tu <sup>13</sup>	爆炸 (动词)
tə <sup>55</sup>	步 (名词)	tə <sup>31</sup>	跨 (动词)

石门坎：

tsi <sup>55</sup>	果子 (名词)	tsi <sup>33</sup>	结 (动词)
ta <sup>33</sup>	杀 (动词)	da <sup>31</sup>	死 (形容词)
ndzie <sup>33</sup>	辫子 (名词)	ndzfiē <sup>11</sup>	编 (动词)

弄模：

pi <sup>43</sup>	果子 (名词)	pi <sup>41</sup>	结 (动)	pi <sup>54</sup>	籽 (名)
tuj <sup>33</sup>	孩子	tuj <sup>55</sup>	仔		
ve <sup>43</sup>	妻子	ve <sup>54</sup>	伯母		
pe <sup>232</sup>	手	pe <sup>454</sup>	把子		
tɕe <sup>232</sup>	肢	tɕe <sup>454</sup>	枝		
uj <sup>33</sup>	那儿 (处所)	uj <sup>55</sup>	那 (距离)		

变音派生法主要是改变声调，少数是改变声调和声母。这种派生新词的方法已经过去，现在没有派生能力了。

复合词主要是由两个语素组成的，其中词根加前缀的方法用得比较普遍。但是各方言的前缀不一样多，用同一个前缀构成的词数有多有少，适用的范围也不相同。例如：



石板寨	腊乙坪	养蒿	大南山	大坪江	
a <sup>31</sup> jun <sup>31</sup>	qo <sup>35</sup> təon <sup>31</sup>	qa <sup>33</sup> təon <sup>55</sup>	təan <sup>13</sup>	dzuŋ <sup>21</sup>	根
ta <sup>31</sup> ji <sup>55</sup>	qo <sup>35</sup> ku <sup>33</sup>	qa <sup>33</sup> təi <sup>11</sup>	təe <sup>13</sup>	gwa <sup>21</sup>	枝
a <sup>31</sup> tshuŋ <sup>55</sup>	qo <sup>35</sup> soŋ <sup>44</sup>	shoŋ <sup>35</sup>	tshaŋ <sup>44</sup>	buŋ <sup>52</sup>	骨头
a <sup>31</sup> mple <sup>33</sup>	qo <sup>35</sup> mja <sup>33</sup>	qa <sup>33</sup> ŋi <sup>31</sup>	mplai <sup>24</sup>	bjet <sup>12</sup>	舌
qo <sup>55</sup> n <sup>2</sup> tun <sup>24</sup>	qo <sup>35</sup> ntu <sup>53</sup>	tə <sup>44</sup>	nton <sup>44</sup>	djaŋ <sup>24</sup>	树
ta <sup>31</sup> wei <sup>55</sup>	qo <sup>35</sup> tu <sup>33</sup>	pi <sup>11</sup>	te <sup>21</sup>	pwo <sup>231</sup>	手
ta <sup>31</sup> qla <sup>55</sup>	qo <sup>35</sup> qwa <sup>44</sup>	qa <sup>33</sup> la <sup>35</sup>	tlə <sup>55</sup>	təa:i <sup>52</sup>	腰
qo <sup>55</sup> m <sup>2</sup> pzi <sup>24</sup>	ta <sup>35</sup> mpa <sup>53</sup>	pa <sup>44</sup>	mpo <sup>44</sup>	tun <sup>231</sup>	猪
qo <sup>55</sup> no <sup>24</sup>	ta <sup>35</sup> nu <sup>42</sup>	nə <sup>13</sup>	noŋ <sup>13</sup>	no <sup>12</sup>	鸟
qo <sup>55</sup> taŋ <sup>31</sup>	te <sup>35</sup>	tə <sup>33</sup>	to <sup>43</sup>	to:n <sup>33</sup>	儿子
a <sup>31</sup> pa <sup>55</sup>	a <sup>35</sup> pa <sup>31</sup>	pa <sup>35</sup>	tsi <sup>55</sup>	tje <sup>24</sup>	父亲
qo <sup>55</sup> mjau <sup>31</sup>	qo <sup>35</sup> əon <sup>35</sup>	mhu <sup>33</sup>	mōŋ <sup>43</sup>	mjen <sup>21</sup>	苗族(瑶族)
a <sup>31</sup> ta <sup>24</sup>	a <sup>35</sup> za <sup>42</sup>	a <sup>35</sup>	ve <sup>55</sup>	to <sup>12</sup>	姐姐
ŋuŋ <sup>55</sup>	hen <sup>44</sup>	ŋhoŋ <sup>35</sup>	ŋaŋ <sup>55</sup>	ŋje <sup>52</sup>	重

上面 14 个词(个别不同源)里,石板寨和腊乙坪出现了三个前缀,养蒿只出现了一个,大南山和大坪江一个都没有(在其他词里,大南山和大坪江是有前缀的)。这些前缀(a<sup>31</sup>与 a<sup>35</sup>, ta<sup>31</sup>与 ta<sup>35</sup>, qo<sup>55</sup>与 qo<sup>35</sup>、qa<sup>33</sup>)显然是同源的,但是它们的作用和使用范围不一样。

石板寨有前缀的词最多。腊乙坪有前缀的词也比较多。养蒿只有少数名词有前缀。

石板寨和腊乙坪虽然都有三个前缀,但使用的范围不同。腊乙坪的前缀分工比较明显, a<sup>35</sup>用于人的称谓, qo<sup>35</sup>用于静物, ta<sup>35</sup>用于动物。石板寨的 a<sup>31</sup>既用于人的称谓,也用于动植物器官; qo<sup>55</sup>用于静物,也用于动物; ta<sup>31</sup>用于动植物器官。养蒿的 qa<sup>33</sup>主要用于动植物器官。

前面谈到调变时我们已经推测大南山的 təan<sup>13</sup>“根”、təe<sup>13</sup>“枝”、tshaŋ<sup>44</sup>“骨头”等原来是有前缀的。由上述分析我们进一步推测,苗瑶语以前有较多的前缀,后来这些前缀在不同的方言里或多或少地消失了,构词已不是能产的手段,派生出来的词是有限的。

前缀消失与语音系统的发展有关。在大南山和养蒿都有八个声调,可用以区别意义的音节相当多,于是前缀的表义作用减弱,从而逐渐消失。腊乙坪只有六个声调,就保存了较多的前缀。石板寨只有四个声

调，前缀就保存得最多。大坪江有七个声调，同时声母和韵母都很丰富，所以前缀的作用也有限，于是也趋于消失。

前缀趋于消失的现象在布努语里也有。例如弄模：

ka <sup>33</sup> mɔŋ <sup>55</sup>	藤子	也可以说作	mɔŋ <sup>55</sup>
ka <sup>33</sup> ntɬaŋ <sup>35</sup>	叶子	也可以说作	ntɬaŋ <sup>35</sup>
ka <sup>33</sup> θhɔŋ <sup>54</sup>	骨头	也可以说作	θhɔŋ <sup>54</sup>
ka <sup>33</sup> tɕe <sup>454</sup>	枝	也可以说作	tɕe <sup>454</sup>
ka <sup>33</sup> to <sup>454</sup>	火	也可以说作	to <sup>454</sup>
ka <sup>33</sup> θa <sup>35</sup>	玉米	也可以说作	θa <sup>35</sup>

拿“骨头”和“枝”来说，弄模正处于大南山、大坪江和石板寨、腊乙坪的中间阶段，前者前缀已经消失，后者尚未消失，弄模则已经动摇。值得注意的是弄模有十二个声调，这是前缀消失的条件。

与前缀相反，后缀正在产生发展。不过除外来词带进的后缀外，固有词中产生了后缀的方言还不多，比较典型的是畲语。畲语有两个后缀，一个是-kɔ<sup>55</sup>“一头”，另一个是-taŋ<sup>22</sup>“一子”。例如：

nɔ <sup>22</sup> kɔ <sup>55</sup>	日头	ja <sup>22</sup> kɔ <sup>55</sup>	石头
suŋ <sup>55</sup> kɔ <sup>55</sup>	骨头	huŋ <sup>22</sup> kɔ <sup>55</sup>	海碗
ne <sup>22</sup> taŋ <sup>22</sup>	小孩子	pi <sup>55</sup> taŋ <sup>22</sup>	桃子
ne <sup>33</sup> taŋ <sup>22</sup>	星儿	nɔ <sup>53</sup> taŋ <sup>22</sup>	鸟儿

很明显，后缀“一头”和“一子”或“一儿”是在汉语的深刻影响下产生的。taŋ<sup>22</sup>在其他方言里都有同源词，但不是后缀。例如养蒿的tɛ<sup>33</sup>本身还可以带前缀qa<sup>33</sup>，qa<sup>33</sup>tɛ<sup>33</sup>是“崽子”的意思。大坪江的to:n<sup>33</sup>意义也比较实在，如dzu<sup>12</sup>to:n<sup>33</sup>是“小刀”，pwo<sup>231</sup>du<sup>54</sup>to:n<sup>33</sup>是“小手指”（比较畲语的kwha<sup>53</sup>te<sup>55</sup>taŋ<sup>22</sup>“手指”）。不过也有把to:n<sup>33</sup>看做后缀的。也许再过一段时间，它会变得与畲语完全一样，成为真正的后缀。

## （二）语义的发展

从方言比较中可以看出一些词义演变的现象。

养蒿的nɛn<sup>55</sup>与大南山的nɔ<sup>31</sup>同源，大南山专指“黄牛”，也可以泛指“牛”；但是养蒿专指“水牛”，不能泛指“牛”，更不能专指“黄牛”，而“黄牛”或“牛”用ljo<sup>35</sup>表示。大坪江、下水村、龙华、宗地等地的同源词只泛指“牛”，石门坎、青岩的同源词专指“黄牛”，梅

珠、腊乙坪、高坡、枫香、野鸡坡等地的同源词专指“水牛”。汉语的“牛”也与  $\eta en^{55}$  同源。看来这个词原来是专指“水牛”的，后来有的地方词义扩大了，而大南山等地专指“黄牛”则是词义的转移。

“老”字在勉语里用  $ku^{24}$  表示，而与  $ku^{24}$  同源的养蒿、腊乙坪、大南山、梅珠的  $qo^{44}$ 、 $qo^{53}$ 、 $qo^{43}$ 、 $k\gamma u^{42}$  都是“旧”的意思，相反，“旧”字在勉语里用  $lu^{231}$  表示，而与  $lu^{231}$  同源的养蒿、大南山、梅珠的  $lu^{11}$ 、 $lou^{21}$ 、 $lu^{231}$  都是“老”的意思。可见勉语的这两个词发生了语义互相转移。

大坪江的  $tou^{231}$ 、下水村的  $tho^{53}$ 、龙华的  $tau^{31}$  都只表示“火”，而“柴”分别用  $t\alpha:\eta^{31}$ 、 $t\text{shi}^{31}$ 、 $si^{33}$  表示。但是养蒿的  $tu^{11}$ 、腊乙坪的  $t\alpha^{33}$ 、大南山的  $teu^{21}$ 、梅珠的  $tu^{231}$  既表示“火”，又表示“柴”。 $tou^{231}$ 、 $tho^{53}$ 、 $tau^{31}$  是固有词， $t\alpha:\eta^{31}$ 、 $t\text{shi}^{31}$ 、 $si^{33}$  是外来词。由于增加了外来词，固有词由表示两种事物缩小为只表示一种事物了。

龙定的  $gu^{33}$ 、下水村的  $ko^{22}$ 、龙华的  $\eta ku^{44}$ 、弄合的  $\eta k\gamma u^{33}$  同源， $\eta ku^{44}$  和  $\eta k\gamma u^{33}$  既表示“鸽子”，也表示“斑鸠”，但是  $gu^{33}$  和  $ko^{22}$  只表示“斑鸠”，而“鸽子”，龙定用  $pe^{12} kop^{55}$  表示，下水村用  $pha^{35} ka^{31} ta\eta^{22}$  表示。 $gu^{33}$  和  $ko^{22}$  是固有词， $pe^{12} kop^{55}$  和  $pha^{35} ka^{31} ta\eta^{22}$  是外来词，在外来词的影响下，固有词的外延缩小了。

大坪江的  $wam^{33}$  和下水村的  $\omega\eta^{22}$  都只表示“水”，“河”分别用  $swa\eta^{33}$ 、 $hu\eta^{55}$  表示，前者是固有词，后者是外来词。 $wam^{33}$  和  $\omega\eta^{22}$  与养蒿的  $\alpha^{33}$ 、腊乙坪的  $u^{35}$  同源，而  $\alpha^{33}$  和  $u^{35}$  是表示“水”和“河”的。可见在外来词的影响下，固有词  $wam^{33}$  和  $\omega\eta^{22}$  的意义也发生了外延缩小的变化。

上面几个例子表明，勉语、畲语和炯奈话都吸收了较多的外来词。这些外来词进来以后，与固有词分工，使固有词的意义更加明确了。这是语言精密化的表现。

养蒿的  $phi^{53}$ 、大南山的  $nt\text{shai}^{33}$ 、腊乙坪的  $mpha^{44}$ 、梅珠的  $mpha^{31}$ 、大坪江的  $sje^{54}$  同源，养蒿和大南山只有“女儿”和“姑娘”的意思，腊乙坪、梅珠和大坪江除了有“女儿”的意思外，还可以表示“女人”。看来这个词本来是表示“女儿”、“姑娘”的，在腊乙坪、梅珠、大坪江等地，它的外延扩大了。

总起来看，各方言的固有词经过长期的演变，有的词义扩大了，有

的词义缩小了，有的词义转移了。其中由于借入了大批外来词，同义词并用的结果，固有词缩小词义的比较多。另外勉语和畲语的数词，固有词的意义虽然未变，其使用范围却大大缩小了，只限于表示较小的基数，较大的基数和序数则用外来数词表示。

## 二、借词的发展

借词是苗瑶语词汇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有的语言（如勉语）借词已占词汇的 50% 以上。这些词是在漫长的岁月里，在民族迁移过程中，在不同的时代，从不同的语言借进来的。因此借词在苗瑶语里的发展也呈现出复杂的情景。

### （一）借词来源的变化

说苗瑶语的民族与汉族接触的时代最早，相处的时间最长，所以苗瑶语里的借词来自汉语的最多。这些民族也与侗族、壮族、布依族、彝族等杂居，苗瑶语里也有侗语、壮语、布依语、彝语借词。宋元以后，有许多苗族、瑶族迁居印度支那，因此他们的语言里又增加了泰语、老挝语、越南语的借词。例如泰国勉语里的泰语借词有（摘自李增贵译《瑶英词典》，1985年油印本）：

- uam pxg [uam<sup>33</sup>po<sup>11</sup>] 井  
 Baatq [ba:t<sup>452</sup>] 铢（泰国货币名）  
 pipq [pip<sup>452</sup>] 比普（量词）  
 yakq [jak<sup>452</sup>] 恶魔  
 pib txb liavb [pi<sup>21</sup>to<sup>21</sup>lian<sup>21</sup>] 黄叶族  
 nam [nam<sup>33</sup>] 河  
 paa yaav [pa:<sup>33</sup>ja:ŋ<sup>33</sup>] 一种塑料制品  
 Lauq pxmq [lau<sup>452</sup>pom<sup>452</sup>] 一种吓鸟的竹器  
 Batq [bat<sup>452</sup>] 身份证  
 taau [ta:u<sup>33</sup>] 甜棕榈树心  
 kag pxv [ka<sup>21</sup>poŋ<sup>33</sup>] 锡罐  
 kag sxtg [ka<sup>21</sup>sot<sup>11</sup>] 粗麻布口袋  
 kovb Tipg [koŋ<sup>21</sup>thip<sup>21</sup>] 曼谷  
 Kiq tutg [khi<sup>452</sup>tut<sup>21</sup>] 麻风病



zivb maiq [tsiq<sup>21</sup> mai<sup>452</sup>] 清迈 (泰国地名)

## (二) 借词比重的变化

不同语言或不同方言里的借词比重不一样，瑶语支语言里的借词比苗语支的多，散居区的借词比聚居区多，双语区的借词比单语区多。1983年盘承乾、邓方贵、刘保元编的《瑶语》(勉语)一书，共收词语873个，其中借词519个，占59.45%。1982年贵州民族事务委员会黔东南苗语课本编译组编的《苗语课本》(黔东南方言)共收词语813个，其中借词143个，占17.6%。可见勉语里的借词比苗语多得多。例如：

《瑶语》	《苗语课本》	
tsu <sup>54</sup> (着)	naŋ <sup>11</sup>	穿衣
tsei <sup>53</sup>	tu <sup>35</sup>	纸
peu <sup>53</sup>	ɛaŋ <sup>44</sup>	饱
ta <sup>24</sup>	ɬhə <sup>33</sup>	大
tsuei <sup>231</sup>	ŋaŋ <sup>33</sup>	坐
ka:u <sup>33</sup>	xhi <sup>33</sup>	高
hiu <sup>53</sup>	pu <sup>33</sup>	晓得
ua <sup>12</sup>	shei <sup>35</sup>	话
miu <sup>31</sup>	mhu <sup>33</sup>	苗族
ŋi <sup>12</sup>	o <sup>33</sup>	二十
ŋut <sup>21</sup>	ŋhɛ <sup>33</sup>	日
sou <sup>33</sup>	tu <sup>35</sup>	书
suŋ <sup>33</sup>	ŋu <sup>31</sup>	双

上面这些词都是基本词，在《苗语课本》里都是固有词，在《瑶语》里都是借词。可见在汉语的深刻影响下，不仅原来没有的词用借词补充，原来有的词也可以用借词来代替。借词代替固有词有一个过程，开始时是固有词与借词并用，或者固有词在口语里用，借词在文学作品里用，以后借词扩大使用范围，最后取代固有词。在勉语里，这种情况非常明显。在519个借词中，《瑶语》注明出现于“歌词”的就有73个。

上面的两个统计数字，所根据的材料有限，但是还是反映了大致的情况。可以预测，随着经济、科学、文化的发展，民族间交往增加，苗瑶语里借词的比重还会加大。

### (三) 借词语音的发展

老借词和新借词在语音上有许多明显的差别。这些差别在声母、韵母、声调、音节和声韵组合关系上都有反映。

苗瑶语的声母比较多，借用汉语时老借词一般不增加声母，新借词则分别从西南官话里吸收了 f、ts、tsh、z、ʑ 等。

老借词一般也不增加韵母，但苗语支的韵母比较少，在许多地方新借词增加了舌尖元音 ɿ，有的还增加了一些带介音 i、u 的韵母。畲语从粤方言或客家话借词，增加了一些带塞尾的韵母。

借词声调的发展最明显。不论在哪个方言里，汉语的阴平、阳平、阴上、阳上、阴去、阳去、阴入、阳入老借词都分别归苗瑶语的 1、2、3、4、5、6、7、8 调（少数阴入、阳入字入 5、6 调），而且方言之间对应关系很整齐。但是新借词往往根据西南官话的读音只入四个声调。例如养蒿的：

	老借词		新借词	
阴平	ten <sup>33</sup> <sub>(1)</sub>	灯	sen <sup>33</sup> <sub>(1)</sub>	生产
阳平	tə <sup>55</sup> <sub>(2)</sub>	铜	thi <sup>31</sup> <sub>(8)</sub>	提高
阴上	shu <sup>35</sup> <sub>(3)</sub>	锁	ke <sup>55</sup> <sub>(2)</sub>	解放
阳上	tə <sup>11</sup> <sub>(4)</sub>	臼	sei <sup>35</sup> <sub>(3)</sub>	社员
阴去	shen <sup>44</sup> <sub>(5)</sub>	算	po <sup>35</sup> <sub>(3)</sub>	报告
阳去	vaŋ <sup>13</sup> <sub>(6)</sub>	万	huei <sup>35</sup> <sub>(3)</sub>	开会
阴入	tchi <sup>53</sup> <sub>(7)</sub>	尺	tchi <sup>31</sup> <sub>(8)</sub>	缺点
阳入	mɛ <sup>31</sup> <sub>(8)</sub>	墨	ho <sup>31</sup> <sub>(8)</sub>	合作

不仅古今调类不一致，而且由于各地的人用自己方言里相同或相近的调值吸收借调，调类有的也不对应。如“共”字，养蒿读 koŋ<sup>35</sup>，是第 3 调；大南山读 koŋ<sup>24</sup>，是第 8 调。“旗”字，养蒿读 tchi<sup>31</sup>，是第 8 调；大南山读 tchi<sup>31</sup>，是第 2 调。“府”字，养蒿读 fu<sup>55</sup>，是第 2 调；腊乙坪读 hwu<sup>53</sup>，是第 5 调；大南山读 fu<sup>55</sup>，是第 3 调。

应该说，新老借词在借入时都是基本上符合借入语言和被借语言的读音的。今天由于汉语各地的调值不一致，尤其是各地苗瑶语的调值差别很大，各个调类在各地不对应是很自然的。那么老借词的调类为什么如此一致呢？是不是借入时汉语没有方言差别，或者虽有差别但各类调

的调值相同呢？大概古代汉语不会如此一致。是不是借入时苗瑶语还没有分化，所以后来能完全对应呢？不能设想，借词是在同一时间，而不是陆续借入的。是不是以前按调类借后来才改成按调值借呢？也不能设想广大群众当时有了调类的概念，而且会自觉地运用对应规律。鉴于这些设想都不能合理地解释问题，所以老借词调类一致之迷还没有解决，还很值得研究。

新老借词的另一区别是，在有连读变调的方言里，老借词变调，新借词不变。例如大南山的 tɕi<sup>43</sup>teu<sup>55</sup>“五斗”读作 [tɕl<sup>43</sup>teu<sup>44</sup>]，第二字阴上变成了阴去，而 koŋ<sup>43</sup>tɕhaŋ<sup>55</sup>“工厂”中的第二字虽然也是阴上字，但没有发生变化。

老借词是单音节的居多，如腊乙坪的 ɲoŋ<sup>31</sup>“银”、tsha<sup>44</sup>“漆”、cuw<sup>31</sup>“桥”、kaŋ<sup>35</sup>“斤”、tuw<sup>44</sup>“斗”、pa<sup>53</sup>“百”、tshe<sup>35</sup>“千”等。新借词则是双音节的占绝大多数，例如腊乙坪的 ntoŋ<sup>33</sup>tsi<sup>35</sup>“同志”、ɕu<sup>44</sup>tɕi<sup>35</sup>“书记”、ɕaŋ<sup>44</sup>taŋ<sup>53</sup>“乡长”、te<sup>35</sup>pjo<sup>53</sup>“代表”、tɕi<sup>44</sup>tɕhi<sup>35</sup>“机器”、zɛn<sup>33</sup>min<sup>33</sup>“人民”、ten<sup>35</sup>tshe<sup>33</sup>“政策”、tsi<sup>35</sup>zɔw<sup>33</sup>“自由”、mpin<sup>33</sup>ten<sup>53</sup>“平等”、ŋɛcw<sup>33</sup>“球”等。

借词由单音节向双音节发展与固有词前缀趋向消失不一致，这与汉语的影响有密切的关系。因为汉语是向双音节发展的，新词术语几乎全是双音节，而苗瑶语的新借词主要是新词术语。

老借词进入苗瑶语时都按固有的组合规律吸收。例如养蒿的声母 h 属于次清一类，按组合规律只能出现于 1、3、5、7 调的音节，但是汉语的“鞋”用声母 h 拼最合适，而“鞋”是阳平字，应归第 2 调，而第 2 调不能与 h 组合。为了克服这个矛盾，只好把声调改为阴平，于是“鞋”读成了 ha<sup>33</sup>，属第 1 调，与老借词的调类就不一致了。“行”字的情况也一样，现在读 haŋ<sup>33</sup>，声调也改成了阴平。可见这些字发生调变是有原因的。

新借词则不受声韵调组合规律的约束。例如养蒿的 ph、th、kh、h 等是古次清声母变来的，按规律都不能出现在第 2 调 (55)、第 8 调 (31) 的字中，但是现在有新借词 phu<sup>55</sup>ɕi<sup>55</sup>“普选”、phei<sup>33</sup>phien<sup>31</sup>“批评”、tho<sup>55</sup>len<sup>35</sup>“讨论”、the<sup>31</sup>tɕi<sup>31</sup>“团结”、kho<sup>55</sup>sɿ<sup>35</sup>“考试”、khue<sup>31</sup>ta<sup>35</sup>“扩大”、ho<sup>55</sup>tshei<sup>33</sup>“火车”、ho<sup>31</sup>tso<sup>31</sup>“合作”等，古次清声母出现在阳调字中的比比皆是。为了吸收新借词，原有的声韵调组合规律往

往被打破，所以在音位系统里，不仅增加了声母、韵母，还增加了许多新的音节。

#### (四) 借词方式的变化

苗瑶语借汉语词时，以前除了主要用音译外，还有一种音译加注（即音译前面加类名）的方式。如  $vi^{11}sa^{33}ko^{33}$  “沙锅”、 $\gamma u^{33}po^{33}tshe^{35}$  “菠菜”、 $tsen^{35}he^{31}tho^{31}$  “核桃”、 $tsen^{35}zaŋ^{31}vi^{35}$  “洋芋”、 $u^{35}ta^{35}i^{33}$  “大衣”、 $tse^{35}zaŋ^{31}faŋ^{31}$  “洋房”等。这些词在汉语里本来有类名，但当时群众不懂汉语，或者汉语水平不高，不能离析语素，把这些词当做单纯词看待，因此感到不好懂。为了便于理解，就在前面加上一个固有词的类名。现在懂汉语的人比较多了，人们觉得不加类名也能理解，于是原来加的类名就有脱落的趋势。例如  $ha^{33}t\epsilon o^{33}he^{31}$  “胶鞋”也可以说  $t\epsilon o^{33}he^{31}$ ， $u^{35}ta^{35}i^{33}$  “大衣”也可以说  $ta^{35}i^{33}$ 。而一些新借词就干脆不加固有词类名了。如  $li^{55}thaŋ^{31}$  “礼堂”不说  $tse^{35}li^{55}thaŋ^{31}$ ， $ma^{55}lu^{35}$  “马路”不说  $ki^{35}ma^{55}lu^{35}$ ， $mo^{31}\epsilon i^{35}$  “毛线”不说  $fh\epsilon^{35}mo^{31}\epsilon i^{35}$ 。

总之，苗瑶语的词汇在迅速地丰富发展，与汉语的共同点越来越多。



## 第五章 方言

### 第一节 苗语的方言

苗语分湘西、黔东、川黔滇三个方言。方言差别大，彼此不能通话。

#### 一、湘西方言

湘西方言主要分布在湖南、湖北、四川、贵州四省毗邻的十几个县，另外，贵州、广西交界处的几个县里也有少数人说这个方言。说这个方言的人的自称有  $q\alpha^{35}\epsilon\alpha\eta^{35}$ 、 $qu^{53}su^{53}$  等，人口约有 70 多万。主要特点如下：

有一批与黔东方言和川黔滇方言不同源的词。例如（湘西方言以腊乙坪话为例，黔东方言以养蒿话为例，川黔滇方言以大南山话为例）：

腊乙坪	养蒿	大南山	
$ta^{35}p\zeta a^{35}$	$ve^{55}$	$nto^{31}$	天
$pi^{44}q\alpha^{33}$	$pi^{11}$	$to\eta^{43}$	山
$\downarrow he^{53}$	$ka^{35}$	$t\epsilon\alpha^{13}$	饭
$wu^{33}$	$nen^{55}$	$\eta i^{21}$	他
$\eta u^{35}$	$tu^{31}$	$keu^{24}$	读
$\downarrow h\alpha^{35}$	$n\epsilon^{44}$	$ntou^{44}$	多
$phu^{44}$	$mha^{44}$	$hai^{33}$	说
$\eta t\epsilon hi^{53}$	$\epsilon\alpha^{53}$	$la^{43}$	红
$nu^{33}$	$vi^{11}$	$mo^{43}$	捉鱼

古鼻冠闭塞音声母，阴调字在部分地区仍然保持鼻冠清闭塞音，部分地区已经变成浊闭塞音；阳调字的闭塞成分已经消失，现在只保存鼻音。

浊闭塞音发达。在大多数地区，阳上、阳去、阳入字的闭塞音声母是带浊送气的清音，应看做浊闭塞音。有些地方，阳平字和不送气的带鼻冠音的阴调字的闭塞音也是浊音。

有圆唇的舌根音声母和小舌音声母。例如：

腊乙坪	洞头寨	
kwei <sup>35</sup>	kwi <sup>33</sup>	贵
kwha <sup>44</sup>	kwha <sup>55</sup>	搅
ŋwə <sup>33</sup>	ŋwa <sup>44</sup>	流
qwa <sup>44</sup>	qwa <sup>55</sup>	腰
ŋqwa <sup>53</sup>	ŋqwa <sup>33</sup>	缺嘴

鼻音韵尾缺乏，有的有一个-ŋ，有的一个鼻尾都没有，只有鼻化元音韵母。例如：

腊乙坪	洞头寨	
[n̄tɕhi <sup>44</sup> ]	(n) tshe <sup>55</sup>	血
[nt̄ā <sup>53</sup> ]	ntə <sup>33</sup>	打铁
[m̄ā <sup>44</sup> ]	maŋ <sup>55</sup>	晚包谷
[sō <sup>44</sup> ]	su <sup>55</sup>	骨头
[muw <sup>31</sup> ]	muŋ <sup>53</sup>	你

有表示静物的名词前缀。例如：

腊乙坪	洞头寨	
qɔ <sup>35</sup> soŋ <sup>44</sup>	qu <sup>53</sup> su <sup>55</sup>	骨头
qɔ <sup>35</sup> ŋo <sup>33</sup>	qu <sup>53</sup> mjo <sup>44</sup>	鼓
qɔ <sup>35</sup> tɕho <sup>44</sup>	qu <sup>53</sup> tsho <sup>55</sup>	纺车

量词修饰表示定指的单量名词时，前面必须带数词“一”。例如腊乙坪：

α<sup>44</sup>le<sup>35</sup>pzu<sup>44</sup>nen<sup>44</sup> 这个房子

一个房子 这

某月某日的表示模式，腊乙坪是：

“月”-数字-数字-“日”-“月”

lha<sup>53</sup>to<sup>53</sup>tɕo<sup>31</sup>nhe<sup>35</sup>lha<sup>53</sup> 六月初九

月 六 九 日 月

疑问指示词修饰名词时，可以放在名词的后面，也可以放在前面。

例如腊乙坪:

pei<sup>31</sup> qɔ<sup>35</sup> naŋ<sup>35</sup> / qɔ<sup>35</sup> naŋ<sup>35</sup> pei<sup>31</sup>? 什么花?

花 什么 什么 花

表示“仅有”的意思，除用副词修饰动词外，还在句末加助词呼应。例如腊乙坪:

we<sup>33</sup> na<sup>31</sup> me<sup>31</sup> a<sup>44</sup> te<sup>33</sup> pi<sup>33</sup> te<sup>53</sup> le<sup>35</sup>. 我只有了一支笔。

我 只 有 一 支 笔 仅

湘西方言分两个土语。西部土语通行在湖南的凤凰、花垣、保靖、吉首、新晃、麻阳、古丈，贵州的松桃、铜仁、榕江、望谟，广西的南丹、都安，四川的秀山，湖北的宣恩。东部土语通行于湖南泸溪西北部、吉首东部、古丈东南部、龙山南部。土语之间有一定的差别，主要是同源词的读音不同。

古纯浊闭塞音声母，东部土语（以洞头寨话为例）现在仍是浊音，西部土语（以腊乙坪话为例）在上声、去声和入声字里是清音浊送气，平声已变成清音。例如：

洞头寨	腊乙坪	
pjɔ <sup>2</sup> [bjɔ <sup>31</sup> ]	pzɔ <sup>2</sup> [pzɔ <sup>31</sup> ]	忙
tse <sup>4</sup> [dze <sup>55</sup> ]	tse <sup>4</sup> [tshe <sup>33</sup> ]	凉
qɔ <sup>6</sup> [gɔ <sup>22</sup> ]	qɔ <sup>6</sup> [qho <sup>42</sup> ]	倒
kɔ <sup>8</sup> [gɔ <sup>24</sup> ]	ku <sup>8</sup> [khu <sup>33</sup> ]	十

古次清声母的鼻冠音，东部土语趋于消失（加括号表示鼻冠音可有可无），西部土语还保存着。例如：

洞头寨	腊乙坪	洞头寨	腊乙坪
(m) pjha <sup>53</sup>	mphza <sup>35</sup> 量米	(n) tshe <sup>33</sup>	ɲtɕhi <sup>53</sup> 红
(n) tshe <sup>53</sup>	ɲtɕhi <sup>44</sup> 血	(ŋ) kho <sup>34</sup>	ŋkhu <sup>44</sup> 弯曲

古全清鼻闭塞音声母中的闭塞音，东部土语已变成浊闭塞音，阴调也变成了相应的阳调；西部土语的虽然也变成了浊音，但是声调仍然是阴调（例见语音章）。

西部土语有卷舌塞音，东部土语没有。西部土语的卷舌塞音东部土语读作舌面前塞音。例如：

洞头寨	腊乙坪
tɔ <sup>33</sup>	tɔ <sup>53</sup>

六

tha <sup>34</sup>	thu <sup>44</sup>	做
(n) tha <sup>33</sup>	ŋtha <sup>53</sup>	强

东部土语有清的、浊的和带喉塞的三类连续音声母，西部土语只有清的、浊的两类连续音声母。东部土语里带喉塞的连续音声母西部土语读作浊连续音。例如：

洞头寨	腊乙坪	洞头寨	腊乙坪		
maŋ <sup>33</sup>	mhaŋ <sup>53</sup>	晚上	ʔmaŋ <sup>53</sup>	moŋ <sup>35</sup>	痛
lo <sup>55</sup>	lho <sup>44</sup>	竹子	ʔlei <sup>53</sup>	le <sup>35</sup>	个
xei <sup>53</sup>	ʃe <sup>35</sup>	高	ʔɣu <sup>53</sup>	zei <sup>35</sup>	菜
mei <sup>31</sup>	me <sup>31</sup>	有			
lo <sup>44</sup>	lo <sup>33</sup>	来			
ɣo <sup>22</sup>	zo <sup>42</sup>	力气			

西部土语有表示动物的名词前缀 ta<sup>35</sup>，东部土语没有。例如：

洞头寨	腊乙坪	
mpa <sup>33</sup>	ta <sup>35</sup> mpa <sup>53</sup>	猪
qa <sup>53</sup>	ta <sup>35</sup> qa <sup>35</sup>	鸡
qu <sup>55</sup>	ta <sup>35</sup> qwu <sup>44</sup>	狗

## 二、黔东南方言

黔东南方言主要分布在贵州、湖南、广西三省区毗连的 20 多个县里，另外贵州西南部的几个县、老挝的一些地方也有人说这个方言。说这个方言的苗族往往有两个自称，一个与其他方言同源，另一个不同源（如养蒿的 mhu<sup>33</sup>，qa<sup>33</sup> nə<sup>13</sup>）。自称为 əu<sup>13</sup> zu<sup>31</sup> 的“绕家”人说的话也属黔东南方言。说这个方言的约有 150 万人。

黔东南方言有一批与湘西、川黔滇两方言都不同源的词。例如：

腊乙坪	养蒿	大南山	
l̥he <sup>53</sup>	ka <sup>35</sup>	tɕo <sup>13</sup>	饭
ŋu <sup>35</sup>	tu <sup>31</sup>	keu <sup>24</sup>	读
nu <sup>33</sup>	vi <sup>11</sup>	mo <sup>43</sup>	捉鱼
ŋtchi <sup>53</sup>	ɕo <sup>53</sup>	la <sup>43</sup>	红
noŋ <sup>53</sup>	sei <sup>11</sup>	nau <sup>44</sup>	冷



qu <sup>35</sup>	to <sup>11</sup>	tɛ <sup>43</sup>	远
ɕe <sup>44</sup>	qa <sup>35</sup>	ŋo <sup>55</sup>	肠子
ɕi <sup>35</sup>	pa <sup>13</sup>	maŋ <sup>43</sup>	藤子
tɕə <sup>53</sup>	haŋ <sup>44</sup>	tɕu <sup>44</sup>	臭

有一些借自侗语的借词（例见词汇章）。

这个方言没有复辅音声母。古鼻冠闭塞音中，清声母保存闭塞音，鼻冠音消失；浊声母相反，保存鼻冠音，闭塞音消失。没有连读变调。没有卷舌音声母。有一组舌面的闭塞音和边音声母。例如：

三江	扬武	拱洞	九阡	
tɕo <sup>35</sup>	təu <sup>21</sup>	tɕu <sup>44</sup>	tou <sup>44</sup>	六
ɕho <sup>33</sup>	tɕəu <sup>33</sup>	tɕhu <sup>33</sup>	tɕhai <sup>24</sup>	裹腿
ɬau <sup>22</sup>	ɬo <sup>44</sup>	ɬo <sup>55</sup>	ɬu <sup>33</sup>	黄牛
ɬan <sup>33</sup>	ɬe <sup>33</sup>	ɬen <sup>33</sup>	ɬaŋ <sup>24</sup>	鬼
ɬəu <sup>33</sup>	ɬu <sup>33</sup>	ɬo <sup>33</sup>	ɬho <sup>24</sup>	大

这个方言的单音节动词能变韵重叠。有抑扬数词和褒贬量词（例见语法章）。量词中 tɛ<sup>11</sup> 和 lɛ<sup>33</sup> 最常用，tɛ<sup>11</sup> 表示有生命的事物，lɛ<sup>33</sup> 表示无生命的事物。例如：

tɛ <sup>11</sup> vaŋ <sup>55</sup>	皇帝	lɛ <sup>33</sup> vaŋ <sup>55</sup>	园子
tɛ <sup>11</sup> shaŋ <sup>44</sup>	象	lɛ <sup>33</sup> shaŋ <sup>44</sup>	伞
tɛ <sup>11</sup> kaŋ <sup>33</sup>	虫	lɛ <sup>33</sup> kaŋ <sup>33</sup>	小疙瘩

这个方言分五个土语。北部土语通行于贵州省的凯里、黄平、施秉、台江、剑河、镇远、雷山、丹寨、麻江、关岭、贞丰、安龙、兴仁、福泉、平坝、清镇、紫云等县市。说这个土语的人最多。南部土语通行于贵州的都匀、三都、丹寨、榕江、从江、雷山，广西的融水、三江等县。东部土语通行于贵州的天柱、锦屏、三穗、黎平、剑河，湖南的靖县、会同等县。西南土语通行于贵州的荔波、从江西西部，广西融水的西北部。说这个土语的人比较少，只有约一万人。西部土语通行于贵州的丹寨、都匀、麻江。说这个土语的人自称 əu<sup>33</sup>zɔ<sup>31</sup>，汉族称之为绕家。约有一万人。

土语之间有一定的差别，其中西南土语、东部土语和西部土语的差别较大。土语之间的差别主要是同源词的读音不同。特别表现在韵母上。例如：

东门口	扬武	
n̄en <sup>55</sup>	n̄i <sup>55</sup>	水牛
tsen <sup>44</sup>	tse <sup>44</sup>	果子
ɕhen <sup>44</sup>	ɕe <sup>44</sup>	血
tɕen <sup>33</sup>	tɕen <sup>33</sup>	金子
pen <sup>33</sup>	poŋ <sup>33</sup>	知道
n̄en <sup>55</sup>	n̄u <sup>55</sup>	鸟嘴
men <sup>55</sup>	mo <sup>55</sup>	你

东门口的 en 在扬武读做 i、ɛ、e、en、oŋ、u、o 七个韵母。

北部土语（以养蒿话为例）有一组送气清鼻音声母与浊鼻音声母对立。例如：

mhoŋ <sup>44</sup>	尝	moŋ <sup>44</sup>	窥视
n̄he <sup>33</sup>	太阳	ne <sup>33</sup>	双亲
n̄haŋ <sup>33</sup>	粘	n̄aŋ <sup>33</sup>	在

这个土语既有不送气清擦音、清边音声母，又有送气清擦音清边音声母。前者出现于所有声调的字里，后者只出现于阴调的字里。例如：

fa <sup>33</sup>	瓜	fha <sup>33</sup>	搓	faŋ <sup>55</sup>	黄
sa <sup>35</sup>	洗碗	sha <sup>35</sup>	错	sei <sup>11</sup>	冷
le <sup>33</sup>	黑	lhe <sup>33</sup>	棺材	la <sup>13</sup>	富
ɭoŋ <sup>44</sup>	猫头鹰	ɭhoŋ <sup>44</sup>	锄子	ɭaŋ <sup>55</sup>	度
ɕa <sup>53</sup>	梳	ɕha <sup>53</sup>	歌	ɕaŋ <sup>31</sup>	繁殖
ha <sup>33</sup>	鞋	xha <sup>33</sup>	稀少	ho <sup>31</sup>	合

南部土语（以拱洞话为例）没有清鼻音声母，也没有送气清擦音声母。北部土语的清鼻音、送气清擦音南部土语读作浊鼻音、不送气清擦音。

东部土语（以三江话为例）除了没有清鼻音声母和送气清擦音声母外，还没有舌面前塞音声母。北部土语的舌面前塞音声母东部土语都读作塞擦音。

北部土语、南部土语和西部土语的鼻韵尾 -n、-ŋ 呈互补分布，实际只有一个鼻音韵尾。而东部土语 -n、-ŋ 对立，有两个鼻音韵尾。例如：

ɭan <sup>33</sup>	鬼	ɭaŋ <sup>33</sup>	掐
-------------------	---	-------------------	---

东部土语各阳调字的声母都没有浊送气成分。

西南土语（以尧告话为例）的特点比较多。它没有送气的清塞擦音（借词除外）声母，北部土语的送气清塞擦音声母，本土语读作清擦音或送气清塞音。例如：

养蒿	尧告	
tɕhi <sup>33</sup>	ɕi <sup>13</sup>	扫
tɕhaŋ <sup>33</sup>	ɕhaŋ <sup>13</sup>	穿针

有舌边塞擦音声母。如 tɕo<sup>22</sup> “富”、tɕjan<sup>13</sup> “鬼”。有 -m、-n、-ŋ 三个鼻音韵尾互相对立（例见语音章）。有腭化的双唇音声母和圆唇的舌根音声母。例如：

pja <sup>31</sup>	浮萍	pjhau <sup>44</sup>	鞭炮	mjau <sup>13</sup>	猫
kwen <sup>13</sup>	地方	kwhaŋ <sup>13</sup>	红稗	ŋwei <sup>241</sup>	瓦

西部土语（以河坝话为例）也没有清鼻音声母，北部土语的清鼻音声母在西部土语都读作浊鼻音。有送气清擦音，但没有送气清边音。北部土语的送气清边音在这里都读作浊边音。有腭化的双唇音声母和圆唇的舌根音声母。例如：

pja <sup>44</sup>	五	pjha <sup>44</sup>	吹	mja <sup>33</sup>	笋
kwei <sup>44</sup>	螺螄	kwhei <sup>44</sup>	青冈树	hwen <sup>44</sup>	分

有撮口呼韵母。例如：la<sup>22</sup> tɕy<sup>22</sup> “蜡烛”、tye<sup>55</sup> “件衣”、tya<sup>44</sup> “打”、ɕhyn<sup>44</sup> “想”。

### 三、川黔滇方言

川黔滇方言分布在贵州西部和中部，四川南部，云南东部、广西西部以及越南、老挝、泰国北部。说这个方言的苗族自称为 moŋ<sup>43</sup> 或 moŋ<sup>53</sup>，少数自称为 mjo<sup>31</sup>，都是同一个字的不同读音。说这个方言的人口最多，约有 240 万。

川黔滇方言有一批与湘西、黔东两方言都不同源的词。如：

腊乙坪	养蒿	大南山	
ta <sup>33</sup>	tə <sup>11</sup>	ʂo <sup>55</sup>	汉族
u <sup>35</sup>	ə <sup>33</sup>	tɕe <sup>31</sup>	水
lo <sup>53</sup>	lo <sup>44</sup>	ŋtɕou <sup>13</sup>	嘴
pu <sup>44</sup>	pu <sup>53</sup>	qhe <sup>43</sup>	开门

ɕo <sup>35</sup>	ɕhu <sup>33</sup>	qou <sup>43</sup>	酸
wei <sup>33</sup>	vi <sup>11</sup>	ko <sup>55</sup>	我
maŋ <sup>35</sup>	mo <sup>33</sup>	tʂhu <sup>33</sup>	猫
lho <sup>35</sup>	le <sup>33</sup>	teu <sup>44</sup>	脚
lʰe <sup>53</sup>	ka <sup>35</sup>	tɕo <sup>13</sup>	饭
n̄tɕhi <sup>53</sup>	ɕo <sup>53</sup>	la <sup>33</sup>	红

汉语借词比较多。数词“二”有两个，借词用于“十”前，固有词用于其他地方。

阴类各调和阳类各调的字都有鼻冠闭塞音声母。<sup>①</sup>多数地方有舌边塞擦音声母 tɕ、tɕh、ntɕ，唇舌复辅音声母 pl、mpl、phl、mphl，舌尖后塞音声母 t、th、nt、n̄th。连读变调复杂。变调时有的声母也发生变化。随着汉语借词增加的韵母较多。例如大南山就增加了 ei、ɛ、uei、uai、uen、uaŋ、ye、yen 八个韵母。数词“十”在不同的语境里有几种不同的读音。

联系定语和中心语的一个助词“的”借自汉语，一般不省略（滇东北次方言没有这个助词）。意义为“好”、“坏”、“旧”等的几个形容词修饰名词时，位于名词之前。例如大南山：

zɔŋ<sup>44</sup>qoŋ<sup>43</sup> 好庄稼      khou<sup>43</sup>ta<sup>43</sup> 旧裙子  
好 庄稼                              旧 裙子

某月某日的表示模式是：

数字(或属相)“月”“初”数字

大南山    tou<sup>44</sup>li<sup>44</sup>sa<sup>43</sup>tɕo<sup>31</sup>      六月初九  
            六 月 初 九

宗 地    he<sup>32</sup>li<sup>35</sup>san<sup>22</sup>tɕa<sup>53</sup>      六月初九  
            鸡 月 初 九

川黔滇方言分布面广，内部情况复杂，可分川黔滇、滇东北、贵阳、惠水、麻山、罗泊河、重安江七个次方言。次方言之间语音、词汇差别相当大。有的次方言下还分土语。

<sup>①</sup> 贵州安顺大山脚等地苗语没有鼻冠闭塞音声母。见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刘援朝硕士论文《贵州安顺大山脚苗话的语音》。



### (一) 川黔滇次方言<sup>①</sup>

通行于四川的叙永、古宋、古蔺、兴文、珙县、高县、筠连、长宁、綦江、合江、木里、会东、盐边，贵州的赤水、习水、仁怀、金沙、瓮安、福泉、息烽、毕节、水城、纳雍、赫章、黔西、大方、织金、普定、安顺、晴隆、郎岱、关岭、盘县、兴义、贞丰、兴仁、望谟、安龙，广西的隆林、睦边，云南的镇雄、威信、文山、砚山、邱北、马关、西畴、麻栗坡、富宁、河口、蒙自、屏边、开远、金平、元阳、个旧、广南以及滇西、滇北的一些县市，越南、老挝、泰国的北部。说这个次方言的人最多，在中国约有106万。主要特点（以大南山话为例）是：卷舌的塞音声母和塞擦音声母对立存在。如  $t\alpha u^{31}$  “猪油”、 $t\text{se}^{55}$  “房子”， $t\text{hai}^{33}$  “插”、 $t\text{shou}^{55}$  “灰”， $n\text{to}^{13}$  “跟”、 $n\text{tsu}^{13}$  “鼻子”， $n\text{thoŋ}^{43}$  “裹腿”、 $n\text{tshaŋ}^{55}$  “血”。有舌边塞擦音声母。如  $t\text{laŋ}^{55}$  “鹰”、 $t\text{lha}^{44}$  “跳”。

### (二) 滇东北次方言

通行于云南的宜良、大关、昭通、永善、盐津、绥江、鲁甸、巧家、武定、罗次、寻甸、禄丰、富民、安宁、曲靖、榕峰、昆明，贵州的威宁、赫章、六盘水、织金、普定、郎岱、紫云等县市。主要特点（以石门坎话为例）是：有浊的塞音、塞擦音声母。第4、6、8调因名词与非名词的区别分化为两个调值。没有鼻音韵尾。没有唇舌复辅音声母。名词、量词、动词、形容词和状词都有形态变化（例见语法章）。量词在口语中不能重叠。

### (三) 贵阳次方言

通行于贵州的贵阳、平坝、黔西、金沙、清镇、开阳、安顺、紫云、长顺、关岭、息烽、修文、龙里、镇宁。主要特点（以青岩话为例）是：有腭化唇音声母，如  $p\text{ju}^{43}$  “暗”、 $p\text{jho}^{55}$  “吹”、 $m\text{pjo}^{55}$  “绿”、 $m\text{pjhai}^{43}$  “女儿”、 $m\text{jau}^{43}$  “庙”、 $m\text{jai}^{43}$  “捏”。有带喉塞的边音声母，如  $\text{?lau}^{55}$  “白”、 $\text{?lha}^{43}$  “脱落”。随汉语新借词增加的韵母比较多，计有  $\text{ə}$ 、 $\text{ei}$ 、 $\text{io}$ 、 $\text{ieu}$ 、 $\text{iau}$ 、 $\text{ien}$ 、 $\text{iaŋ}$ 、 $\text{uæ}$ 、 $\text{ua}$ 、 $\text{uei}$ 、 $\text{uai}$ 、 $\text{uen}$ 、 $\text{uaŋ}$  等十几个。21调字的声母，多数有浊送气成分，如  $[p\text{ɦu}^{21}]$  “锄子”；少数没

<sup>①</sup> 川黔滇方言不列土语的分布，故次方言的分布具体到县。

有浊送气成分，如 [pu<sup>21</sup>] “肩”。因此 21 调实际是两个调位，如果声母不做区别的话。指示词有形态变化（例见语法章）。

#### （四）惠水次方言

通行于贵州的惠水、罗甸、贵阳、贵定、龙里、平塘、长顺、紫云。其主要特点（以高坡话为例）是：有擦音 z、s 前带鼻冠音的声母，这几个声母在别的次方言读作鼻冠塞擦音。例如：

大南山	高坡	
ntso <sup>55</sup>	nzə <sup>13</sup>	早
ntsou <sup>13</sup>	nzo <sup>22</sup>	瘦
ntshaŋ <sup>43</sup>	nshaŋ <sup>24</sup>	陡

有送气清擦音和清边音声母，如 shu<sup>13</sup> “锁”、ʂhu<sup>24</sup> “声音”、lha<sup>43</sup> “月亮”。有双唇鼻音边音复声母，如 ml̥ə<sup>22</sup> “软”、(tə<sup>43</sup>) m̥l̥he<sup>13</sup> m̥l̥he<sup>13</sup> “笑咪咪”。没有鼻韵尾，但是有鼻化元音韵母，如 ŋkɪ<sup>31</sup> “懒”、hɛ̃<sup>43</sup> “粪”、pā<sup>43</sup> “气体”、ō<sup>43</sup> “肿”、m̥ə̃<sup>31</sup> “去”。名词前缀的韵母随词根而变（例见词汇章）。

#### （五）麻山次方言

通行于贵州紫云、望谟、罗甸、长顺、惠水。主要特点（以宗地话为例）是：没有小舌塞音、清鼻音、清边音声母。其他次方言的小舌塞音声母本次方言读作清擦音 h 或舌根塞音 k。其他次方言的清鼻音、清边音本次方言读作浊鼻音、浊边音。阴类各调因古声母的全清、次清全部或部分分化为两个调。古次清声母的送气成分已减弱为浊流。连读变调复杂。变调时，有的不仅同时变声母，而且同时变韵母（例见语音章）。

#### （六）罗泊河次方言

通行于贵州的福泉、瓮安、贵定、龙里、开阳、凯里、黄平。主要特点（以石板寨话为例）是：声调少，有的地方有四个，有的地方只有三个。韵母少，固有词只有十来个韵母。声母多，有 100 个左右。全部声母可以分为三大类，每个声母都可以出现于各个声调的音节。有带喉塞的鼻音、边音和擦音声母。例如 ʔmun<sup>31</sup> “病”、ʔnen<sup>31</sup> “蛇”、ʔn̥en<sup>31</sup> “嫂子”、ʔwen<sup>31</sup> “簸箕”、ʔqi<sup>31</sup> “石头”、ʔzo<sup>24</sup> “小”、ʔlaŋ<sup>31</sup> “个”。没有浊塞音。古纯全浊声母本次方言读作浊擦音。例如：

石门坎	石板寨	石门坎	石板寨		
bhau <sup>35</sup>	ven <sup>31</sup>	花	dey <sup>33</sup>	zo <sup>55</sup>	火
di <sup>33</sup>	wei <sup>55</sup>	手	dhau <sup>35</sup>	z <sub>u</sub> ŋ <sup>31</sup>	竹筒
dli <sup>55</sup>	vlo <sup>31</sup>	灵魂	dzha <sup>35</sup>	ja <sup>31</sup>	九
dzau <sup>53</sup>	zy <sup>24</sup>	凿子	ghau <sup>31</sup>	ko <sup>31</sup>	十

古鼻冠全浊声母本次方言读作鼻冠清闭塞音。例如：

石门坎	石板寨	石门坎	石板寨		
mbha <sup>35</sup>	mpts <sub>l</sub> <sup>31</sup>	拍	ŋda <sup>33</sup>	nta <sup>55</sup>	鼓
mbhə <sup>35</sup>	mpi <sup>31</sup>	耳朵	ŋgho <sup>35</sup>	ŋkuŋ <sup>31</sup>	船
nda <sup>53</sup>	nta <sup>24</sup>	麻	ŋghai <sup>31</sup>	ŋqe <sup>33</sup>	窄

古全清、次清鼻冠闭塞音声母现在仍然是鼻冠闭塞音，但鼻冠音与闭塞音之间有一个喉塞音，形成短暂的停顿。这种鼻冠闭塞音声母单读时鼻冠音和喉塞音往往不出现，成为单纯的闭塞音声母，当它位于第二音节，而第一音节又没有鼻音韵尾时，鼻冠音就移作第一音节的鼻尾。例如 mo<sup>31</sup> “不”、tshie<sup>31</sup> “清洁” 连读作 [mon<sup>31</sup>tshie<sup>31</sup>]，应标作 mo<sup>31</sup>n<sup>ʔ</sup>tshie<sup>31</sup>。复辅音声母很多，除鼻冠闭塞音声母和带喉塞音的鼻音、边音、擦音声母外，还有 pts、ptsh、vz、pl、phl、vl、ql、qhl、ɤl、qlw、qhlw、ɤlw 等。前缀发达。名词几乎都是多音节的，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由词根加前缀构成的。形容词单说也多带前缀。

### (七) 重安江次方言

通行于贵州的黄平、凯里、麻江、都匀、福泉、黔西、织金。因主要通行区里有一条河叫重安江，故名重安江次方言。说这个次方言的人汉族称为侗仡和东家，但自称是 muŋ<sup>33</sup> 或 qa<sup>24</sup>muŋ<sup>44</sup>，与苗族的自称相同。主要特点（以枫香话为例）是：阳类各调的闭塞音声母现在都读清音。没有卷舌塞音、塞擦音声母。其他次方言的卷舌音声母本次方言读作舌面音或舌尖音声母。例如：

大南山	枫香	大南山	枫香		
taŋ <sup>43</sup>	təŋ <sup>33</sup>	一根	tso <sup>55</sup>	sau <sup>53</sup>	老虎
teu <sup>13</sup>	tɕe <sup>31</sup>	筷子	tsha <sup>43</sup>	ɕen <sup>33</sup>	新
ŋtaŋ <sup>43</sup>	ŋtəŋ <sup>33</sup>	中	ŋtɕe <sup>55</sup>	zei <sup>53</sup>	盐
ŋthoŋ <sup>43</sup>	ŋtɕhoŋ <sup>33</sup>	裹腿	ŋtsho <sup>43</sup>	ntsha <sup>33</sup>	水獭

没有连读变调。

苗语除了上述三个大方言外，还有十几个小方言，人口共约五万。它们是：

1. 贵州平塘的甲桐、牙舟、高寨、鸡场坪等地苗族（约 1 万人）所说的话。
2. 贵州黔西的铁石、百花、马路、兰花、五里、五镇、洪水、桂菁、唐新、大三、黎明，平坝的大屯、乐平、高峰，清镇的卫城，郎岱的二塘等地苗族（约 6000 人）所说的话。
3. 贵州罗甸模引等地苗族（约 5000 人）所说的话。
4. 贵州独山新民、翁桥、上道等地苗族（约 4000 人）所说的话。
5. 贵州罗甸、平塘与广西天峨毗连地区的苗族（约 3500 人）所说的话。
6. 贵州紫云的青海、白云和镇宁的部分地区的苗族（约 3000 人）所说的话。
7. 贵州望谟打狼、桑郎、乐旺等地苗族（约 2000 人）所说的话。
8. 贵州望谟油迈的瑶族和罗甸小苗寨的苗族（约 2000 人）所说的话。
9. 湖南隆回、溆浦、洞口自称  $m̩m^{35}nai^{33}$  的瑶族（约 600 人）所说的话。
10. 贵州黎平、从江、榕江、广西融水、三江、龙胜、临桂等地自称  $pa^{31}ŋ^{35}$  的瑶族（约 1 万人）所说的话。
11. 贵州荔波自称  $nu^{55}m̩hau^{33}$ 、 $tun^{33}m̩un^{33}$ 、 $təu^{55}m̩u^{55}$  的瑶族（约 2000 人）所说的话。

这些话多数具有川黔滇方言的一般特征（有鼻冠闭塞音声母），应属于这个方言。但是各自有显著的特征，彼此又差别很大），不能概括为一个次方言。下面简要介绍其中某些话的主要特点：

1. 小苗寨话（苗族，自称  $kə^{22}m̩haŋ^{35}$ ）

古鼻冠闭塞音声母的演变很特殊。现在的读音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保存口音，鼻冠音变成了喉塞音  $ʔ$ 。第二类，鼻冠音消失，口音变为送气或不送气的浊擦音  $z$ 。这两类声母的形成不以清浊、送气不送气、声调为条件，而以气流克服阻碍的方式为条件。古声母的主要成分



是塞音的变为第一类，主要成分是塞擦音的变为第二类。<sup>①</sup>

2. 滚董话（瑶族，自称 qa<sup>31</sup>ŋŋ<sup>35</sup>）

没有复辅音声母。古鼻冠闭塞音声母都失去了口音成分，只保存了鼻音，其中从古全清和浊音声母来的都是浊鼻音，分不同的发音部位；而从古次清来的却是同一个发音部位的送气清鼻音 ŋh。指示词做定语时，位于中心语前面。例如：

m<sup>21</sup> laŋ<sup>35</sup> tjo<sup>21</sup>. 这所房子。

这 个 房 子

3. 毛坳话（瑶族，自称 mm<sup>35</sup> nai<sup>33</sup>）

古全浊声母现在都变成了清音，各个声调的都不带浊送气成分，其中第 2、4、6 调字的声母是不送气清音，第 8 调是送气清音。古浊连续音声母在第 8 调也变成了清连续音。例如：

pei <sup>2</sup>	花	mpjo <sup>2</sup>	耳朵	muŋ <sup>2</sup>	有
tɕi <sup>4</sup>	茶	mpjo <sup>4</sup>	鱼	lo <sup>4</sup>	回来
te <sup>6</sup>	死	nto <sup>6</sup>	麻	za <sup>6</sup>	力气
khu <sup>8</sup>	十	ŋkha <sup>8</sup>	糯	ɕi <sup>8</sup>	八
pha <sup>8</sup>	看见	mpjhe <sup>8</sup>	扇子	mm <sup>8</sup>	麦子
tɕhi <sup>8</sup>	下巴	nthei <sup>8</sup>	舌	lhau <sup>8</sup>	抢

指示词做定语时，位于中心语前面。例如：

ne<sup>22</sup> həu<sup>35</sup> 这个

这 个

4. 瑶麓话（瑶族，自称 nu<sup>55</sup> mhau<sup>33</sup>）

古唇舌复辅音声母读作腭化舌根音。例如（拿大南山比较）：

大南山	瑶麓	
plou <sup>43</sup>	kjo <sup>33</sup>	四
mploŋ <sup>31</sup>	ŋkjou <sup>55</sup>	叶子
plou <sup>43</sup>	kju <sup>33</sup>	毛
mplai <sup>24</sup>	ŋkjei <sup>43</sup>	舌

<sup>①</sup> 参见陈其光：《古苗瑶语鼻冠闭塞音声母在现代方言中反映形式的类型》，载《民族语文》，1984，5。

## 第二节 布努语的方言

布努语分东努（以梅珠话为例）、努努（以西山话为例）、优诺（以黄落话为例）三个方言。方言之间差别相当大，说不同方言的人用自己的话不能交际。

### 一、东努方言

说东努方言的瑶族自称  $pu^{54} nu^{12}$  或  $tun^{33} nu^{12}$ ，分布在广西的都安、巴马、田阳、南丹、河池、天峨、忻城、宾阳、上林、马山、田东、隆安、平果、德保、来宾、宜山，云南的富宁等县。其特点如下：

有一批与其他方言不同源的词。例如：

梅珠	西山	黄落	
$ta^{33} men^{44}$	$pei^{13} va^{35} phe^{44}$	$pa^{33} tau^{44}$	野猪
$fiŋ^{33}$	$ma^{35} vaŋ^{42}$	$kan^{44} mi^{32}$	蚂蟥
$\phi o^{43}$	$ka^{33} mən^{33}$	$pi^{44}$	竹子
$kwo^{43}$	$teak^{35} kua^{33}$	$no^{54}$	苎麻
$koŋ^{42}$	$aŋ^{33} ni^{22}$	$məu^{32}$	奶
$\theta uŋ^{43}$	$ko^{22}$	$thəu^{54}$	米
$ju^{231}$	$khon^{33}$	$a^{55}$	饭
$tsha^{43}$	$tʃho^{42}$	$he^{13}$	走

壮语借词比较多，而且随着这些借词（有的是通过壮语借入的汉语词）增加了许多韵母。例如  $jin^{231}$  “筋”、 $ci^{44}$  “点鞭炮”、 $lik^{24}$  “历书”、 $wet^{44}$  “骂”、 $hat^{24}$  “盒子”、 $mak^{24}$  “墨”、 $piəu^{42}$  “票子”、 $\theta iaŋ^{44}$  “箱子”、 $iak^{44}$  “牛鞭”、 $\phi oi^{22}$  “罪”、 $nton^{12}$  “猜”、 $\theta ok^{44}$  “削”、 $\theta uk^{24}$  “熟”、 $\theta uaŋ^{231}$  “子弹壳”、 $wuat^{44}$  “砍头”、 $puak^{24}$  “残废”、 $\theta yn^{44}$  “村”、 $ɣk^{44}$  “亿”。

声母较多，有卷舌塞音声母、舌边塞擦音声母和圆唇舌根音声母。例如  $tʃu^{42}$  “六”、 $thiŋ^{33}$  “恐怕”、 $ntʃu^{42}$  “爱”、 $ntʃhɣŋ^{42}$  “顶上去”、 $tʃe^{43}$  “狗”、 $tʃhu^{31}$  “脱衣”、 $ntʃaŋ^{24}$  “叶子”、 $ntʃhɣŋ^{31}$  “溅”、 $kwen^{12}$  “黄”、 $kwhai^{33}$  “轻”、 $ŋkwe^{231}$  “捉”、 $ŋkwa^{44} ŋkwhiŋ^{44}$  “蛇盘着”。各个声调的字都可以出现鼻冠闭塞音声母。声调相当

多，除 1、2、3、4、5、6、7、8 调外，还有 1'、2'、3' 三个调。这三个调的调值分别较 1、2、3 调的约高一度，是随着借词出现的，或者是从连读变调演化来的。

代词有第一、第二、第三人称之分和单数、双数、多数之别。第二、第三人称的双数和多数用一个词的不同声调表示，其余的用不同的词表示。日子和月份的表示法相当复杂，有的用固有词，有的用借词，有的一半用固有词一半用借词。具有同一个意义的字还有不同的读音。例如：

θv <sup>33</sup> jv <sup>43</sup>	初一	ta <sup>22</sup> au <sup>33</sup>	初二	ta <sup>22</sup> pe <sup>33</sup>	初三
初 一		第 二		第 三	
ɕu <sup>54</sup> ci <sup>24</sup>	初十	ɕi <sup>22</sup> it <sup>44</sup>	十一	noŋ <sup>33</sup> cu <sup>22</sup>	三十
初 十		十 一		日 完	
ɬu <sup>42</sup> ɕvŋ <sup>33</sup>	正月	ɬu <sup>42</sup> ŋi <sup>22</sup>	二月	θan <sup>33</sup> ŋcy <sup>231</sup>	三月
月 正		月 二		三 月	
θi <sup>42</sup> ŋcy <sup>231</sup>	四月	ɬu <sup>42</sup> ŋwiŋ <sup>231</sup>	五月	ɬu <sup>42</sup> la <sup>231</sup>	十二月
四 月		月 五		月 腊	

## 二、努努方言

说努努方言的瑶族自称 nu<sup>42</sup> nu<sup>42</sup>，分布在广西的凌云、巴马、田林、凤山、东兰等县。这个方言的特点如下：

有一批与其他方言不同源的词。例如：

梅珠	西山	黄落	野猪
ta <sup>33</sup> men <sup>44</sup>	pei <sup>13</sup> va <sup>35</sup> phe <sup>44</sup>	pa <sup>33</sup> tau <sup>44</sup>	ma <sup>33</sup> tau <sup>44</sup>
你们	ma <sup>35</sup> vaŋ <sup>42</sup>	kan <sup>44</sup> mi <sup>32</sup>	蚂蟥
fiŋ <sup>33</sup>	ka <sup>33</sup> məŋ <sup>33</sup>	pi <sup>44</sup>	竹子
ɬo <sup>43</sup>	ku <sup>22</sup> thu <sup>42</sup>	mjau <sup>13</sup>	稻
ntɬe <sup>12</sup>	tɕak <sup>35</sup> kua <sup>33</sup>	no <sup>54</sup>	苎麻
kwo <sup>43</sup>	va <sup>33</sup>	pan <sup>13</sup>	花
pen <sup>12</sup>	ok <sup>35</sup>	ɬui <sup>44</sup>	脑髓
ka <sup>33</sup> ɬau <sup>33</sup>	ko <sup>22</sup>	thəu <sup>54</sup>	米
θuŋ <sup>43</sup>	khon <sup>33</sup>	a <sup>55</sup>	饭
ju <sup>231</sup>	tʃho <sup>42</sup>	he <sup>13</sup>	走
tsha <sup>43</sup>			

壮语借词相当多，而且随着这些借词（有的是通过壮语借入的汉语词）增加了一大批韵母。例如：sin<sup>33</sup> “千”、lit<sup>44</sup> “跑”、sik<sup>35</sup> “尺”、ka<sup>33</sup> siet<sup>35</sup> “头虱”、ek<sup>35</sup> mo<sup>44</sup> “马鞍”、sən<sup>13</sup> “寸”、kuak<sup>35</sup> “锄头”、ziat<sup>35</sup> “钢币”、piek<sup>35</sup> “撕”、tək<sup>35</sup> neŋ<sup>35</sup> “雀斑”、oi<sup>35</sup> “甘蔗”、on<sup>13</sup> “碗”、san<sup>33</sup> ɲot<sup>44</sup> “三月”、xap<sup>35</sup> mo<sup>13</sup> “将来”、mat<sup>44</sup> “袜子”、mak<sup>44</sup> “墨”、xa<sup>35</sup> zum<sup>42</sup> “打呵欠”、xut<sup>35</sup> “骂”、nuk<sup>35</sup> “聋子”、nət<sup>35</sup> “龅鼻子”、zəm<sup>42</sup> “风”。

声母简单，没有唇舌复辅音声母、卷舌音声母和清鼻音声母。古鼻冠闭塞音声母都失去了鼻音成分，只保存口音成分。例如（拿梅珠比较）：

梅珠	西山	梅珠	西山
nta <sup>33</sup>	ta <sup>33</sup>	布	ɲchuŋ <sup>42</sup> tshoŋ <sup>13</sup> 秤
ntse <sup>43</sup>	sia <sup>35</sup>	盐	ŋkhu <sup>31</sup> khu <sup>22</sup> 渴
mpai <sup>42</sup>	pei <sup>13</sup>	猪	ŋka <sup>12</sup> ka <sup>42</sup> 肉
nto <sup>31</sup>	to <sup>22</sup>	织	ntse <sup>231</sup> pja <sup>44</sup> 鱼
ŋkhai <sup>33</sup>	khei <sup>33</sup>	干枯	ntso <sup>22</sup> pu <sup>22</sup> 笋
ntshvŋ <sup>43</sup>	seŋ <sup>35</sup>	血	ntɬa <sup>21</sup> tɕa <sup>22</sup> 舌

有带喉塞的塞音和浊连续音声母。例如：ʔpan<sup>35</sup> “村子”、ʔteŋ<sup>33</sup> “蛇”、ʔva<sup>35</sup> “丈夫”、ʔlo<sup>13</sup> “口”、ʔza<sup>22</sup> “藏”。古纯全浊声母现在一律读作送气清音。例如 tshaŋ<sup>42</sup> “门”、tho<sup>44</sup> “火”、pha<sup>22</sup> “脓”、tɕhu<sup>22</sup> “十”。

代词分第一、第二、第三人称和单数、双数、多数。双数和多数的第二、三人称用元音交替表示，其余用不同的词表示。

人称	单数		双数		多数	
一	tɕoŋ <sup>22</sup>	我	a <sup>33</sup>	我俩	pe <sup>33</sup>	我们
二	khəu <sup>42</sup>	你	ʔpi <sup>33</sup>	你俩	mi <sup>42</sup>	你们
三	ne <sup>44</sup>	他	ʔpo <sup>33</sup>	他俩	me <sup>42</sup>	他们

### 三、优诺方言

优诺方言只通行于广西的龙胜县。说这个方言的瑶族自称 jəu<sup>32</sup> no<sup>13</sup>，只有三千多人。这个方言的特点有：

有一批与其他方言不同源的词。例如：



梅珠	西山	黄落	
ta <sup>33</sup> m en <sup>44</sup>	pei <sup>13</sup> va <sup>35</sup> phe <sup>33</sup>	pa <sup>33</sup> tau <sup>44</sup>	野猪
fiŋ <sup>33</sup>	ma <sup>35</sup> vaŋ <sup>42</sup>	kan <sup>44</sup> mi <sup>32</sup>	蚂蟥
ntaŋ <sup>42</sup>	ka <sup>33</sup> taŋ <sup>13</sup>	fo <sup>44</sup>	树
kwo <sup>43</sup>	tɕak <sup>35</sup> kua <sup>33</sup>	no <sup>54</sup>	苎麻
pi <sup>43</sup> ɣaŋ <sup>43</sup>	ŋa <sup>35</sup>	thau <sup>55</sup>	草
fa <sup>43</sup>	va <sup>35</sup>	ha <sup>31</sup> kho <sup>55</sup>	头
ta <sup>42</sup> lau <sup>33</sup>	ʔləu <sup>33</sup>	təu <sup>54</sup>	脚
koŋ <sup>42</sup>	aŋ <sup>33</sup> ni <sup>22</sup>	məu <sup>32</sup>	奶
ju <sup>231</sup>	khon <sup>33</sup>	a <sup>55</sup>	饭
ŋka <sup>12</sup>	ka <sup>42</sup>	pe <sup>44</sup>	肉

汉语借词比较多。有些常用词，其他方言是固有词或壮语借词，本方言用汉语借词。例如：

梅珠	西山	黄落	
han <sup>42</sup>	xan <sup>13</sup>	ŋəu <sup>32</sup>	鹅
tu <sup>12</sup>	thu <sup>42</sup>	ku <sup>44</sup>	哥哥
men <sup>42</sup>	ʔpon <sup>13</sup>	thaŋ <sup>13</sup>	床
ntu <sup>43</sup>	to <sup>35</sup>	tsi <sup>54</sup>	纸
mpi <sup>21</sup>	pi <sup>22</sup>	sie <sup>54</sup>	扇子
ɣa <sup>33</sup> ntvŋ <sup>33</sup>	ʔza <sup>33</sup> tɕet <sup>35</sup>	kjəu <sup>32</sup> tha <sup>54</sup>	韭菜

声母简单，没有复辅音声母、清鼻音声母、卷舌音声母和舌面前音声母。古鼻冠闭塞音声母中，全清和全浊的都失去了口音，只保存鼻音（有的变成了浊擦音）；次清的则相反，保存了口音，失去了鼻音。例如：

古全清		古浊音		古次清	
no <sup>44</sup>	布	mjau <sup>13</sup>	稻	khai <sup>44</sup>	干枯
nau <sup>33</sup>	长	mi <sup>32</sup>	鱼	tshun <sup>33</sup>	血
mei <sup>54</sup>	猪	mja <sup>32</sup>	笋	ʔheu <sup>54</sup>	秤
ŋo <sup>55</sup>	织	mi <sup>21</sup>	舌	kha <sup>55</sup>	渴

舌根音声母分腭化的、圆唇的、不腭化也不圆唇的三套。例如 khaŋ<sup>33</sup> “洞”、kjhaŋ<sup>55</sup> “汗”、kwhaŋ<sup>13</sup> “矿”。韵母比声母多。有-n、-ŋ两个鼻音韵尾。例如 kan<sup>44</sup> “虫”、kaŋ<sup>44</sup> “长工”。有撮口韵母。例如

khy<sup>54</sup> “货”、kyn<sup>44</sup>ky<sup>13</sup> “橘子”、ye<sup>13</sup>piŋ<sup>33</sup> “月饼”。

有两套基数词。固有的用于“十”以下的数和量词前，借汉语的用于多位数、序数、日子、月份。名词和形容词做定语时位于中心语的前面。

湖南城步的新乐和绥宁黄双的苗族（共约 2000 人）自称 pa<sup>55</sup>na<sup>212</sup>，他们说的话具有许多特点，总的来看，接近布努语。下面以新乐话为例，简述这种话的一些特征。

古鼻冠闭塞音声母，不论全清、次清、全浊都变成了鼻冠不送气浊闭塞音。例如：

古全清		古次清		古浊音	
ŋgau <sup>13</sup>	斑鸠	ŋgai <sup>13</sup>	干枯	mbj <sup>212</sup>	耳朵
ŋdza <sup>44</sup>	盐	mbiŋ <sup>44</sup>	血	mbja <sup>31</sup>	鱼
mbaŋ <sup>35</sup>	雪	ŋdʒõ <sup>35</sup>	秤	mbja <sup>22</sup>	笋
nda <sup>55</sup>	织			ndli <sup>53</sup>	舌

没有清鼻音声母（由 h 变来的 ŋ 例外）、卷舌音声母和小舌音声母。腭化声母发达，有 pj、pjh、mbj、mj、fj、vj、tj、tjh、ndj、nj、lj、tɕj、tɕjh、ndlj、tsj、tsjh、sj、kj、kjh、ŋgj 等二十个，占声母总数的三分之一多。韵母 ŋ 能与 p、f、t、th、k、ʔ、ŋ 等声母拼。例如 pŋ<sup>212</sup> “沸”、fŋ<sup>212</sup>ti<sup>55</sup> “皇帝”、tŋ<sup>55</sup> “猜”、thŋ<sup>55</sup> “捅”、kŋ<sup>13</sup> “钢”、[ʔŋ<sup>13</sup>] “水”、ma<sup>31</sup>ŋŋ<sup>212</sup> “蚂蟥”。古全浊声母多数读送气清音。如 to<sup>31</sup> “火”、tuŋ<sup>21</sup> “铜”、kwa<sup>31</sup> “手”、pu<sup>22</sup> “脓”、tɕei<sup>212</sup> “桃”、to<sup>53</sup> “豆”、tɕei<sup>31</sup> “茶”；少数读送气清音，如 tɕhuŋ<sup>212</sup> “根”、tɕha<sup>212</sup> “茄子”、kwhei<sup>22</sup> “跪”、tshau<sup>22</sup> “凿”。没有连读变调。

单音节名词有的能重叠，表示小巧的事物。例如 tɕhuŋ<sup>212</sup>tɕhuŋ<sup>212</sup> “根儿”、ntɕjuŋ<sup>212</sup>ntɕjuŋ<sup>212</sup> “叶子”、lai<sup>35</sup>lai<sup>35</sup> “藤子”、kau<sup>31</sup>kau<sup>31</sup> “刺儿”。

### 第三节 勉语的方言

勉语分勉金（以大坪江话为例）、标交（以双龙话为例）、藻敏（以大坪话为例）三个方言。方言之间的差别比较大，说不同方言的人用自己的话交际有困难。

## 一、勉金方言

勉金方言是勉语的主体，分布在湖南南部、广东北部、广西东部和西部、云南东南部、贵州东南角以及越南、老挝、泰国、美国的某些地方。这个方言的特点如下：

有一些与其他方言不同源的词。例如：

大坪江	双龙	大坪	
tɕɛ <sup>54</sup>	dau <sup>35</sup>	dau <sup>24</sup>	砍柴
swaŋ <sup>33</sup>	da <sup>21</sup>	a <sup>44</sup> dɔi <sup>53</sup>	河
mou <sup>12</sup>	hwan <sup>42</sup>	vɔn <sup>42</sup>	云
ta <sup>33</sup> ku <sup>24</sup>	ti <sup>35</sup> ti <sup>35</sup>	a <sup>24</sup> de <sup>24</sup>	外婆
pu <sup>21</sup> i:ŋ <sup>52</sup>	hai <sup>21</sup>	he <sup>53</sup>	滕子
sjop <sup>55</sup>	kwha <sup>42</sup>	tsɔn <sup>24</sup>	快
pa:u <sup>24</sup>	twhə <sup>42</sup>	kɔŋ <sup>24</sup>	唱

有一套清鼻音声母与浊鼻音声母对立。带韵尾的元音（主要是 a）分长短。例如：

nau <sup>231</sup>	舅父	na:u <sup>231</sup>	老鼠
tam <sup>52</sup>	虱子	ta:m <sup>52</sup>	胆子
lai <sup>21</sup>	犁	la:i <sup>21</sup>	箩
dat <sup>55</sup>	织	da:t <sup>55</sup>	翅膀
sim <sup>33</sup>	针	ŋi:m <sup>33</sup>	种子
nom <sup>21</sup>	叶子	no:m <sup>33</sup>	个

第7、8两调的韵母都带塞音韵尾。带-p、-t、-k尾的韵母元音分长短（例见上），带-ʔ尾的韵母元音不分长短，实际都是长的。-ʔ尾在单说时出现，连说时不出现。第7调有两个调值，收-p、-t、-k尾的是55调，收-ʔ尾的是54调。例如：

thap<sup>7</sup> “坛子” 读作 [thap<sup>55</sup>]      lak<sup>7</sup> “高兴” 读作 [lak<sup>55</sup>]

dat<sup>7</sup> “织” 读作 [dat<sup>55</sup>]      tu<sup>7</sup> “得” 读作 [tu<sup>ʔ54</sup>]

腭化唇化声母发达，有 pj、pjh、bj、mj、mj̄、fj、tj、tjh、dj、nj、nj̄、lj、ɬj、tsj、tsjh、dzj、sj、pw、pwh、bw、mw、mj̄w、fw、tw、twh、dw、lw、ɬw、tsw、tsw̄h、dzw、sw、tɕw、tɕw̄h、dʒw、ɲw、ɲw̄、jw、ɛw、kw、kwh、gw、ŋw、hw、kwj、kwjh、gwj、hwj 等 48 个，

占声母总数的一半以上。

量词不能单独与名词组合。代词第一人称复数分排除式与包括式：  
je<sup>33</sup>bwo<sup>33</sup>“我们”，bwo<sup>33</sup>“咱们”。

勉金方言内部还有差别，分优勉、金门、标曼三个土语。

优勉土语分布在广西的金秀、龙胜、临桂、永福、资原、灌阳、恭城、富川、蒙山、荔浦、阳朔、平乐、贺县、融安、融水、鹿寨、苍梧、罗城、忻城、都安、宜山、来宾、昭平、那坡、百色、田林、上思、西林、凌云、环江、防城，湖南的江华、蓝山、宁远、郴州、新田、新宁、酃县、道县、宜章、桂阳、东安、临武、永州、祁阳、资兴、常宁、江永、城步，广东的乳源、连南、连山、连县、阳山、仁化、翁源、英德、曲江、乐昌、始兴，云南的金平、红河、马关、广南、富宁、麻栗坡、勐腊，贵州的榕江、从江、三都、丹寨以及印度支那和美国的某些地方。

金门土语分布在云南的麻栗坡、河口、屏边、广南、富宁、马关、西畴、邱北、砚山、元阳、师宗、江城、墨江、勐腊、景东，广西的金秀、凌云、百色、西林、宁明、那坡、凤山、上思、田林、睦边、巴马、永福、鹿寨、防城，海南的乐东、琼中、保亭、白沙、琼海、万宁、定安、屯昌、儋县，越南的鸿基、谅山、海阳、南定、太原、北江、高平，老挝的丰沙里、会晒，泰国的清迈、难府，缅甸的景栋等地。

标曼土语分布在广西的蒙山、荔浦、平乐、昭平、恭城等地。

各土语有一些来源不同的词。例如（优勉土语以大坪江话为例，标曼土语以长坪话为例，金门土语以览金话为例）：

大坪江	长坪	览金	
to <sup>12</sup>	tsje <sup>5</sup>	u <sup>53</sup>	姐姐
go:ŋ <sup>52</sup>	tswa <sup>8</sup>	tu:i <sup>31</sup>	瓢
fai <sup>24</sup>	mun <sup>3</sup>	kjen <sup>35</sup>	小
dzwei <sup>12</sup>	ðəŋ <sup>5</sup>	kwa:i <sup>53</sup>	美
ŋe <sup>231</sup>	θiŋ <sup>3</sup>	diu <sup>31</sup>	醒

金门土语没有送气清闭塞音声母、清鼻音声母和清边音声母。优勉土语的送气清闭塞音声母、清鼻音声母和清边音声母，金门土语分别读作不送气清闭塞音、浊鼻音和浊边音声母。例如：



大坪江	览金		大坪江	览金	
phi <sup>54</sup>	pa:i <sup>31</sup>	劈	mei <sup>53</sup>	mei <sup>434</sup>	米
thei <sup>33</sup>	tei <sup>31</sup>	梯子	no:i <sup>33</sup>	noi <sup>31</sup>	太阳
tɕhe <sup>54</sup>	te <sup>31</sup>	客人	ɬa <sup>24</sup>	la <sup>31</sup>	月亮
tshat <sup>55</sup>	ta:t <sup>44</sup>	水獭			
khot <sup>55</sup>	kot <sup>44</sup>	孔			

金门土语的声调相当多，因古声母全清、次清的分别，阴调往往各分化为两类，入声字因元音长短的区别又有所分化。<sup>①</sup>

标曼土语的元音只有 a 分长短。优勉土语元音分长短的比标曼多，但不如金门土语的多而系统。

标曼土语和金门土语都有 pl、kl 等复辅音声母，优勉土语一般没有。<sup>②</sup> 例如：

大坪江	长坪	览金	
pjei <sup>33</sup>	plei <sup>1</sup>	pjei <sup>35</sup>	毛
bjun <sup>12</sup>	blun <sup>6</sup>	bur <sup>32</sup>	雨
tɕu <sup>52</sup>		klu <sup>53</sup>	狗

优勉土语的浊边音声母，标曼土语读作齿间浊擦音，金门土语读作舌根浊塞音。例如：

大坪江	长坪	览金	
lai <sup>33</sup>	ðai <sup>1</sup>	gai <sup>35</sup>	菜
li:ŋ <sup>21</sup>	ðiŋ <sup>2</sup>	gi:ŋ <sup>22</sup>	田
luŋ <sup>21</sup>	ðoŋ <sup>2</sup>	gu:ŋ <sup>22</sup>	天

## 二、标交方言

通行于广西的全州、恭城、灌阳，湖南的永州、道县等地，分标敏、交公勉两个土语。土语间差别比较大，通话有困难。这个方言的特点是：

有一些与勉金方言和藻敏方言不同源的词。例如：

① 参见陈其光：《苗瑶语入声的发展》，载《民族语文》，1979，1。

② 个别地方有复辅音声母。如广西金秀桂田的 klu<sup>53</sup>“狗”、pla<sup>33</sup>“五”、bla:t<sup>22</sup>“辣”。

大坪江	双龙	大坪	
wje <sup>231</sup>	lo <sup>42</sup>	vie <sup>44</sup>	尿
top <sup>12</sup>	bi <sup>35</sup>	tup <sup>21</sup>	豆子
ai <sup>52</sup>	ho <sup>42</sup>	ɛ <sup>24</sup>	矮
ɬu <sup>33</sup>	o <sup>53</sup>	lo <sup>44</sup>	大
pwat <sup>55</sup>	kai <sup>35</sup> tɕhi <sup>24</sup>	a <sup>44</sup> but <sup>32</sup>	屁
mi:ŋ <sup>21</sup>	puw <sup>53</sup>	mi <sup>53</sup>	去
o:i <sup>24</sup>	ŋa <sup>42</sup>	i <sup>42</sup>	爱
sai <sup>33</sup>	klei <sup>35</sup>	tat <sup>32</sup>	捆
hom <sup>12</sup>	phəu <sup>33</sup>	mai <sup>24</sup>	盖被子
tɕai <sup>12</sup>	in <sup>53</sup>	kei <sup>22</sup>	瘦肉

汉语借词比其他方言多。一些基本概念，其他方言用固有词表示，本方言用汉语借词表示。例如：

大坪江	双龙	大坪	
pu <sup>21</sup> no:i <sup>33</sup>	ni <sup>21</sup> tau <sup>21</sup>	a <sup>44</sup> nai <sup>44</sup>	太阳
da:t <sup>55</sup>	tɕi <sup>24</sup>	dət <sup>32</sup>	翅膀
ŋaŋ <sup>24</sup>	swɛi <sup>24</sup>	ŋaŋ <sup>42</sup>	岁
tɕun <sup>12</sup>	phaŋ <sup>24</sup>	tin <sup>22</sup>	胖
bi:ŋ <sup>33</sup> jwaŋ <sup>21</sup>	həu <sup>42</sup> swan <sup>33</sup>	ŋan <sup>22</sup> ka <sup>44</sup> bieŋ <sup>44</sup>	猴子
sjop <sup>55</sup>	khua <sup>24</sup>	tsɔn <sup>24</sup>	快
phaŋ <sup>21</sup>	lau <sup>21</sup>	vaŋ <sup>53</sup> liŋ <sup>53</sup>	楼

没有双唇辅音韵尾。勉金方言的双唇辅音韵尾在本方言变成了舌尖辅音韵尾。元音不分长短。声调较少，第4、6、8调字单字音已合并为一个调值。古纯全浊声母和次浊声母，在入声调现在读送气清闭塞音和清连续音。例如 pho<sup>8</sup>“萝卜”、thət<sup>8</sup>“豆”、tho<sup>8</sup>“熟”、phlo<sup>8</sup>“陷落”、mɛ<sup>8</sup>“麦子”、no<sup>8</sup>“鸟”、ŋa<sup>8</sup>“日子”、ɬat<sup>8</sup>“斗笠”。

单量名词修饰另一单量名词时，修饰语和中心语前面都带量词。例如：

tau<sup>21</sup> klu<sup>35</sup> tau<sup>21</sup> ko<sup>42</sup> dwei<sup>35</sup>. 狗尾巴  
个 狗 个 尾巴

名词和动词可以重叠，表示数量增多。例如：

na<sup>35</sup>hjen<sup>42</sup>ndzin<sup>35</sup>dzin<sup>35</sup>. 这里刺很多。

这 处 刺 刺

wo<sup>35</sup>tau<sup>21</sup>kau<sup>35</sup>ma<sup>35</sup>ma<sup>35</sup>min<sup>21</sup>. 那个老太婆爱骂人。

那 个 老太婆 骂 骂 人

不重叠的形容词修饰名词时位于名词之后，重叠的形容词修饰名词或量词时位于名词或量词之前。例如：

ən<sup>33</sup>bei<sup>24</sup> 热水      bei<sup>24</sup>bei<sup>24</sup>ən<sup>33</sup> 热热的水

水 热                      热 热 水

### 三、藻敏方言

藻敏方言分布于广东的连南、阳山和湖南的宜章等县。方言内部比较一致，不分土语。其特点如下：

有一些与勉金方言和标交方言不同源的词。例如：

大坪江	双龙	大坪	
ma:i <sup>21</sup>	ma <sup>21</sup>	bət <sup>32</sup>	有
tɕa:i <sup>52</sup>	kla <sup>35</sup>	m <sup>44</sup> mɛp <sup>32</sup>	腰
nen <sup>21</sup>	nin <sup>21</sup>	vɛ <sup>44</sup>	他
na <sup>54</sup>	na <sup>53</sup>	kut <sup>54</sup>	吞
ɬan <sup>33</sup>	ɬan <sup>33</sup>	a <sup>44</sup> həŋ <sup>22</sup>	肝
tɕa:ŋ <sup>21</sup>	tɕaŋ <sup>21</sup>	a <sup>44</sup> həŋ <sup>52</sup>	柴
ɬa:ŋ <sup>33</sup>	ɬaŋ <sup>33</sup>	a <sup>44</sup> diu <sup>42</sup>	绳子
sje <sup>54</sup>	ti <sup>42</sup> sa <sup>53</sup>	təŋ <sup>44</sup> nun <sup>44</sup>	女儿
bwaŋ <sup>231</sup>	boŋ <sup>42</sup>	a <sup>44</sup> ŋɛn <sup>53</sup>	媳妇
tswei <sup>24</sup>	tswei <sup>24</sup>	ti <sup>53</sup>	臭

声母很少，一共只有 18 个。勉金方言的送气塞音、塞擦音声母本方言读作不送气塞音、塞擦音或清擦音。例如：

大坪江	大坪	
thoŋ <sup>52</sup>	tun <sup>42</sup>	桶
tshoŋ <sup>24</sup>	tsun <sup>24</sup>	枪
tsjhet <sup>55</sup>	hut <sup>32</sup>	七月
tsha:u <sup>24</sup>	hau <sup>24</sup>	炒
tshun <sup>33</sup>	sun <sup>44</sup>	春

thei <sup>33</sup>	hai <sup>44</sup>	梯子
tship <sup>55</sup>	hep <sup>32</sup>	插

勉金方言和标交方言的清鼻音声母本方言读作浊鼻音。例如：

大坪江	双龙	大坪	
mei <sup>52</sup>	mi <sup>35</sup>	me <sup>24</sup>	米
mei <sup>33</sup>	mei <sup>33</sup>	me <sup>44</sup>	藤
mjen <sup>33</sup>	min <sup>33</sup>	nen <sup>44</sup>	脸
na:ŋ <sup>24</sup>	naŋ <sup>24</sup>	noŋ <sup>42</sup>	饭
no:i <sup>33</sup>	nwai <sup>33</sup>	nai <sup>44</sup>	天
naŋ <sup>24</sup>	naŋ <sup>24</sup>	naŋ <sup>42</sup>	年

第2调有53和35两个调值。这两个调值可以自由替代。例如 dziu<sup>53</sup>“油”也可以读作 dziu<sup>35</sup>。第7调也有54和32两个调值，但是不能自由替代，其中读32调的字多，读54调的字很少。

浊塞音声母出现的频率比较高。有些字（来自古鼻冠闭塞音的）本方言和其他方言都是浊塞音；有些字（不是来自古鼻冠闭塞音的）本方言也是浊塞音，但其他方言是清塞音。例如：

大南山	大坪江	大坪	
mpou <sup>44</sup>	bei <sup>24</sup>	bei <sup>42</sup>	梦
nton <sup>44</sup>	djaŋ <sup>24</sup>	diaŋ <sup>42</sup>	树
ŋqen <sup>43</sup>	gan <sup>33</sup>	gon <sup>44</sup>	茅草
phe <sup>55</sup>	pwo <sup>52</sup>	bu <sup>24</sup>	烧
to <sup>44</sup>	tai <sup>24</sup>	dai <sup>42</sup>	杀

其他方言带前缀的名词很少，本方言带前缀 a<sup>44</sup> 的名词很多。例如 a<sup>44</sup> me<sup>24</sup> “米”、a<sup>44</sup> men<sup>44</sup> “脸”、a<sup>44</sup> diu<sup>24</sup> “酒”、a<sup>44</sup> daŋ<sup>42</sup> “凳子”、a<sup>44</sup> lau<sup>24</sup> “竹子”、a<sup>44</sup> nai<sup>44</sup> “太阳”。

勉语方言土语的划分，除异同程度外，主要不是根据分布的地域，而是根据民族的自称。因为历史上瑶族迁徙频繁。迁徙的结果，同一支系的人往往不住在一起，不同支系的人倒住到一块儿了。因此自称相同的，虽然相距很远，但语言相同或相近；自称不同的，虽然住在一起，但语言往往有差别，甚至不能通话。



## 第四节 畬语和炯奈话

### 一、畬 语

我国畬族虽然有近 70 万（2000 年），但会说畬语的只有广东增城、博罗、惠东、海丰等县的 1000 多人。畬语内部差别不大，不分土语。下面以下水村话为例说明畬语的特点。

畬语有一些词与勉语不同源。例如：

下水村	大坪江		下水村	大坪江	
ŋoŋ <sup>22</sup>	loŋ <sup>24</sup>	好	kwe <sup>31</sup>	ɔ <sup>52</sup>	肉
huŋ <sup>31</sup>	mi:ŋ <sup>21</sup>	去	kjo <sup>22</sup>	pe <sup>12</sup>	白
si <sup>33</sup>	dzja:m <sup>52</sup>	血	no <sup>55</sup>	sjeu <sup>21</sup>	虎
ni <sup>31</sup>	pjau <sup>52</sup>	房子	vaŋ <sup>53</sup>	je <sup>33</sup>	我
pi <sup>33</sup>	tuŋ <sup>231</sup>	猪	u <sup>33</sup>	tsham <sup>52</sup>	多

畬族与客家人杂居，一般会说客家话，所以语言里有许多词借自汉语客家话（以广东梅县话为例）。例如：

下水村	梅县	
mat <sup>35</sup>	mat <sup>4</sup>	抹
tsjet <sup>35</sup>	tsiet <sup>21</sup>	骨节
sjek <sup>35</sup>	siak <sup>21</sup>	锡
hok <sup>35</sup>	hok <sup>4</sup>	学
kuŋ <sup>55</sup>	koŋ <sup>31</sup>	讲

一些同源词或同源语素的意义畬语与勉语有差别。例如畬语的 si<sup>33</sup>既表示“血”，又表示“红”；勉语的 si<sup>54</sup>只表示“红”。畬语的 pi<sup>55</sup>既表示“果子”，又表示“桃”；勉语的 pjou<sup>52</sup>只表示“果子”。畬语的 pwhen<sup>31</sup>既表示“鲜花”，又表示印绣的“花”，勉语的 pjaŋ<sup>21</sup>只表示“鲜花”。

没有复辅音声母。苗语支和勉语的复辅音声母，畬语都读作单辅音。没有浊的塞音、塞擦音声母。古纯浊闭塞音声母都变成了送气清声母。例如：pwhen<sup>31</sup>“花”、tho<sup>53</sup>“火”、tha<sup>53</sup>“死”、kjho<sup>35</sup>“十”。古鼻冠浊闭塞音声母变成了不送气清声母。例如 pja<sup>31</sup>“稻”、ku<sup>53</sup>“鼓”、pja<sup>53</sup>“笋”、pjo<sup>35</sup>“糯”。没有清鼻音声母。勉语和苗语支的清鼻音声母，畬语读作浊

鼻音。鼻音声母后边往往带有同部位的塞音成分。例如  $ma^{35}$  “袜子” 往往读作  $[m^{\beta}a^{35}]$ ;  $ni^{31}$  “房子” 往往读作  $[n'i^{31}]$ 。鼻音声母和边音声母可以自由替换, 而以鼻音为主。例如  $no^{22}ko^{55}$  “太阳” 也可以读作  $[lo^{22}ko^{55}]$ ,  $njaŋ^{55}$  “漂亮” 也可以读作  $[ljaŋ^{55}]$ 。塞音韵尾只有  $-t$ 、 $-k/-ʔ$ , 没有  $-p$ 。有塞音韵尾的字都是 35 调, 但是 35 调的字有的却没有塞音韵尾。例如  $tshat^{35}$  “插”,  $sak^{35}$  “锡”、 $ta^{235}$  “答”;  $tho^{35}$  “豆”、 $kjho^{35}$  “十”、 $pi^{35}$  “舌”。声调比较少, 只有 6 个, 第 4 调和第 6 调已合并成一个 (53)。汉语去声字借入畲语时, 现在也入 35 调。例如  $turj^{35}$  “凳子”、 $nin^{35}$  “练”。

畲语名词除了有前缀外, 还有后缀 (例见词汇章)。动词和形容词都可以肯定否定连用表示疑问。这种连用常常快读。快读时否定副词  $a^{35}$  “不” 往往因弱化而脱落, 但声调却取代了前一音节原有的声调, 因而形成一种变调重叠。这种重叠形式所表示的意义与连用形式所表示的完全相同。例如:

$murj^{31} nurj^{31} a^{35} nurj^{31}?$

你 吃 不 吃

} 你吃不吃?

$murj^{31} nurj^{35} nurj^{31}?$

你 吃 吃

$ni^{55} naŋ^{22} ho^{11} fwen^{22} a^{35} fwen^{22}?$

这 个 山 高 不 高

} 这个山高不高?

$ni^{55} naŋ^{22} ho^{11} fwen^{35} fwen^{22}?$

这 个 山 高 高

这就使动词和形容词增加了一种新的语法手段。可见动词和形容词的变调重叠是减音引起的, 是由连读音变演化而来的。从历时的语音演变看, 这是一种补偿变调; 从共时的形态变化看, 这是一种规律的变调重叠。这是语音演变引起语法发展的一个例子。

勉语和畲语都有两套基数词。但使用范围畲语与勉语不一样。在勉语里, 固有的基数词用于一位数、量词和位数词“万”前, 其中“一”“二”还可以用于位数词“百”、“千”前; 借用的基数词用于多位数、序数、日子、月份以及位数词“百”、“千”的前面 (“一”、“二”除外)。在畲语里, 固有的基数词用于一位数、位数词“十”后, 量词和位数词“百”、“千”、“万”、“亿”前; 借用的基数词只用于月份 (十月、十一月、十二月除外)、日子和位数词“十”前, 而且因语境不同有不同的语音形式。

“十”前	“月”前	“初”后	
		e <sup>35</sup>	一
	ŋin <sup>35</sup>	ŋi <sup>35</sup>	二
saŋ <sup>22</sup>	saŋ <sup>22</sup>	san <sup>22</sup>	三
se <sup>35</sup>	se <sup>35</sup>	si <sup>31</sup>	四
ŋi <sup>35</sup>	ŋɔŋ <sup>53</sup>	ŋu <sup>33</sup>	五
nju <sup>35</sup>	ŋjuŋ <sup>35</sup>	nu <sup>31</sup>	六
tshe <sup>35</sup>	tshe <sup>35</sup>	tshe <sup>31</sup>	七
pi <sup>33</sup>	paŋ <sup>22</sup>	pa <sup>31</sup>	八
kjɔ <sup>31</sup>	kjɔŋ <sup>22</sup>	ki <sup>35</sup>	九

## 二、炯奈话

炯奈话通行于广西金秀的龙华、南洲、大进、六巷、门头、古卜、罗丹、六团、长额、古方。说这种话的瑶族自称  $coŋ^{33}nai^{33}$ ，人口 1434 人（1982）。这种话（以龙华为例）的特点如下：

有一批特殊的词语。在 582 个常用的固有词根或根词中，炯奈话与畬语同源的 318 个，占 54.54%；与布努语同源的 305 个，占 52.40%；与勉语同源的 297 个，占 51.03%。就是说，与各语言不同源的词都在 45% 以上，可见差别都不小。其中畬语（下水村）、布努语（弄合）、勉语（龙定）彼此同源，炯奈话不同源的如：

龙华	下水村	龙定	弄合	
l <sup>h</sup> ai <sup>44</sup>	tɔ <sup>33</sup>	tsa:u <sup>24</sup>	to <sup>422</sup>	脚
ka <sup>44</sup>	kjhuŋ <sup>31</sup>	dzun <sup>21</sup>	cəŋ <sup>31</sup>	树根
tʃaŋ <sup>11</sup>	muŋ <sup>33</sup>	m̄wəŋ <sup>24</sup>	maŋ <sup>422</sup>	晚上
pjəŋ <sup>44</sup>	tun <sup>35</sup>	taŋ <sup>24</sup>	taŋ <sup>422</sup>	凳子
ŋkhen <sup>35</sup> ŋkjin <sup>33</sup>	kjhu <sup>35</sup>	cəu <sup>21</sup>	cə <sup>22</sup>	轿子
məŋ <sup>35</sup> pu <sup>12</sup>	nuŋ <sup>53</sup>	nəm <sup>53</sup> (闻)	na <sup>53</sup>	听见
ŋau <sup>53</sup>	seu <sup>35</sup>	su <sup>55</sup>	θəu <sup>31</sup>	缩
noŋ <sup>11</sup> ka <sup>11</sup>	a <sup>33</sup>	a <sup>33</sup>	i <sup>422</sup>	乌鸦

借词来源较复杂。随着借词增加了 -p、-t、-k 等塞音韵尾。例如 kai<sup>44</sup>khap<sup>55</sup> “阶级”、men<sup>31</sup>thei<sup>31</sup> “问题”、phot<sup>44</sup> “泼”、nthot<sup>55</sup> “蜕皮”、kuan<sup>44</sup>hei<sup>31</sup> “关系”、chit<sup>55</sup>tin<sup>33</sup> “缺点”、mi<sup>31</sup>tau<sup>33</sup> “味道”、jaŋ<sup>44</sup>

tʃaŋ<sup>53</sup> “乡长”、ɕi<sup>31</sup>kau<sup>4</sup> “石膏”、ʃu<sup>44</sup>ʃi<sup>44</sup> “消息”、lak<sup>12</sup>tʃuaŋ<sup>11</sup> “谣言”。

鼻冠闭塞音声母可以出现于各个声调的音节。有些鼻冠闭塞音声母不是来自古鼻冠闭塞音，而是来自古连续音。例如（拿石板寨比较）：

龙华	石板寨	
ntʃa <sup>31</sup>	ɥi <sup>55</sup>	鸟窝
ŋkwei <sup>31</sup>	ɥæ <sup>55</sup>	尿
ŋkheŋ <sup>44</sup>	ʃen <sup>31</sup>	高
ŋkheŋ <sup>44</sup>	ʃen <sup>31</sup>	新
ŋkhen <sup>44</sup>	ʃæ̃ <sup>31</sup>	肝
ŋkja <sup>44</sup>	ʔɥi <sup>31</sup>	石头
ŋkja <sup>35</sup>	ʔɥi <sup>24</sup>	近

第7调和第八调的字都有喉塞音韵尾-ʔ（例见语音章）。

有两套基数词，其中借汉语的那套在不同的语境里有不同的读音（例见语法章）。名词作定语时，一般位于中心语的前面，少数位于后面。指示词作定语时，位于中心语的后面。方位词位于名词前面。

炯奈话的这些特点，有的与苗语、布努语相同，有的与勉语、畲语相同。与苗语、布努语相同的是：有鼻冠闭塞音声母，指示词定语后置，方位词位于名词前；与勉语、畲语相同的是：有塞音韵尾，有两套基数词，借汉语的基数词变读，名词定语前置。相比而言，与勉语、畲语相同之点较多，与苗语、布努语相同之点较少。可见炯奈话介于苗语、布努语和勉语、畲语之间，而稍近勉语、畲语一点。如果它不算独立语言，而要把它划为某个语言的一个方言的话，那划入畲语是最合适的。



Hoa văn SaigonHSK

# 壮侗语篇

Hoa văn SaigonHSK

Hoa văn SaigonHSK

壮侗语族旧称黔台语族,近几十年称壮侗语族,又叫侗泰语族、侗台语族。西方学者称 kam-Tai。kam 是侗族自称,代表侗水语支;Tai 是因为说这种话的民族大多自称 Tai 或 Thai,这两种自称又都是从较早的 Dai 发展而来。

壮侗语族所属的语言有壮语(广西、云南、广东)、布依语(贵州)、傣语(云南)、侗语(湖南、贵州、广西)、水语(贵州)、仡佬语(广西)、毛南语(广西)、黎语(海南岛)、拉珈语(广西)、佯僂话(贵州)、莫话(贵州)、甲姆话(贵州)等。有些学者认为,仡佬语(贵州)也属壮侗语族。海南岛的临高话跟壮语比较接近,还有一种“村话”跟黎语较近,也都属壮侗语系统。中国境内说壮侗语的约有 1965 万人。国外的壮侗语有泰语(暹罗语)、石语(Saek,在泰国)、老挝语、掸语(缅甸东北部)、黑泰、白泰、侬语、岱语、土语(均在越南北部)、阿含语(印度阿萨姆邦,已消亡)等。

中国境内的壮侗语族分三支:

壮傣语支:壮语、布依语、傣语、(临高话)。

侗水语支:侗语、仡佬语、水语、毛南语、拉珈语、(佯僂话、莫话)。

黎语支:黎语

“侗台语族”这个名称是李方桂提出来的,下分两个语支。

台语支分三个语群:

北部语群:壮语北部方言(广西西部、云南东部)、布依语、石语。

中部语群:壮语南部方言,越南东北部的侬、土、岱语等。

西南语群:泰语、老挝语、掸语、阿含语,越南西北部的黑泰、白泰、红泰等,云南傣语。

侗水语支分两个语群:

侗语群:侗语、仡佬语、(拉珈语)。

水语群:水语、毛南语、佯僂话、莫话

李方桂的分类表里没有提到黎语和仡佬语。

关于这些语言的研究历史,侗水支时间较短,从李方桂记录水语和莫话起,还不到半个世纪。台语研究的历史长一些,从印度支那半岛处于殖民统治开始,一些军人、神甫、牧师在当地记录了这些语言,有的还编了词书。

近半个世纪来,李方桂记录过广西、云南的壮语,贵州的水语、佯僂话、莫话,著有《武鸣壮语》、《龙州土语》、《莫话记略》、《水话研究》等专著



以及有关的论文若干篇。1977年出版了“A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Tai”(《台语比较手册》),构拟了原始台语的音韵系统。

格特内(william J. Gedney)对泰国、越南境内许多台语方言以及老挝语做过调查研究。

白保罗(P. K. Benedict)写过有关台语的专著,在欧美学者中影响颇大。

专门研究泰语的有哈斯(Mary Haas)等。

法国的奥德里古(A. G. Haudricourt)对泰语、石语、拉珈语进行过研究,有一定贡献。

丹麦的易家乐(Egerod Søren)对泰语方言、掸语有研究专著,对台—汉语比较研究发表过有价值的论文。

中国已出版壮侗语系统的语言简志八种,另有《布依语调查报告》、《黎语调查研究》、《海南临高话》等。

Hoa văn Saigon HSK

# 第一章 共同特征

## 第一节 基本结构

壮侗语是一种以声母、韵母、声调组合的音节作为语言结构单位的语言。音节的组成通常有六种形式(C表示辅音,V表示元音,T表示声调): $CV^T$ , $CVC^T$ , $CVV^T$ , $CCV^T$ , $CCVC^T$ , $CCVV^T$ ,每个语言中,辅音音位都可以作声母,元音音位都可以作韵母。复辅音声母的第一个成分只有塞音和鼻音,第二个成分一般也只有-l、-r两个,腭化音-j、-ɣ和唇化音-w的实际音质是元音性的,所以腭化声母和唇化声母与复辅音不同。作韵尾的元音只有-i和-u两个,个别语言或方言有元音韵尾-w;作韵尾的辅音一般有鼻音-m、-n、-ŋ和塞音-p、-t、-k六个。

词的语音形式以单音节为主,同类事物的名称往往是两三个音节的,合成词也由两个以上的音节构成,所以从整个语言的词汇来看,双音节和三音节词的数量是很可观的。但基本词汇的核心大多数是单音节的。

壮侗语中词的形态变化极少,表示语法意义的手段主要是词序和虚词。按照传统的类型分类法,壮侗语属于“词根语”。有一些语音交替的方式(主要是声调的交替)用来区别某些语法意义或词汇意义,但数量有限,也不普遍,可能只是一些残存的形式。

句子的基本结构是:主语+谓语+宾语,即SVO型。并可以扩展为:主语+定语||状语+谓语+宾语+定语+补语。

如布依语:

lu:k<sup>8</sup> mu:ŋ<sup>2</sup> mi<sup>2</sup> ?iu<sup>6</sup> za:n<sup>2</sup> ku<sup>1</sup> tə za:i<sup>4</sup>.

孩子 你 不 在 家 我 真的

(主) (定) (状) (谓) (宾) (定) (补)

你的孩子真的不在我家。

## 第二节 语族特点

### 一、语音方面

(一)声母有单辅音的(p-、t-、k-),腭化的(pj-、tj-、kj-)和唇化的(pw-、tw-、kw-)三类。最多的是水语,约70个;最少的德宏傣语,不到20个。

(二)韵母分单元音韵母、复合元音韵母和带辅音韵尾韵母三类,拉珈语、傣语、黎语较多,有上百个;侗水语要少一些,约50多个。

(三)壮侗语诸语言的声调一般是6个,侗语较复杂一点,有9个;黎语的主要方言俸方言只有3个。带塞音尾的韵母,声调不单独构成调位,但比照汉语传统的四声处理办法,也另列一类,相当于汉语的入声。

(四)多数语言有一套带先喉塞的浊塞音声母ʔb-和ʔd-,个别语言还有ʔd和ʔg,但逐渐趋向简化和消失。如:

	泰	傣(德)	壮	侗	仂佬	水
天	(fa <sup>4</sup> )	(fa <sup>4</sup> )	ʔbun <sup>1</sup>	mən <sup>1</sup>	mən <sup>1</sup>	ʔbən <sup>1</sup>
村寨	ʔba:n <sup>3</sup>	ma:n <sup>3</sup>	ʔba:n <sup>3</sup>	(san <sup>2</sup> )	ma:n <sup>3</sup>	ʔba:n <sup>3</sup>
薄	ʔba:ŋ <sup>1</sup>	ma:ŋ <sup>6</sup>	ʔba:ŋ <sup>1</sup>	ma:ŋ <sup>1</sup>	va:ŋ <sup>1</sup>	ʔba:ŋ <sup>1</sup>
好	ʔdi <sup>1</sup>	li <sup>6</sup>	ʔdei <sup>1</sup>	la:i <sup>1</sup>	i <sup>1</sup>	ʔda:i <sup>1</sup>
簸箕	ʔdoŋ <sup>3</sup>	loŋ <sup>3</sup>	ʔdoŋ <sup>3</sup>	loŋ <sup>3</sup>	loŋ <sup>3</sup>	ʔdoŋ <sup>3</sup>
得	ʔdai <sup>3</sup>	lai <sup>3</sup>	ʔdai <sup>3</sup>	li <sup>3</sup>	lai <sup>3</sup>	ʔdai <sup>3</sup>

侗语绝大部分地区已无ʔb、ʔd,只有广西大苗山个别点还有残留的,如大苗山寨怀:ʔdja<sup>1</sup>“眼睛”,ʔdjam<sup>1</sup>“池塘”。

广西罗城县下里区谢村和四把区大梧村的仂佬语更清楚地说明ʔb、ʔd演变的迹象。

		眼睛	胆子	鸟儿	香味	池塘	得
谢村	老人	ʔba <sup>1</sup>	ʔbo <sup>5</sup>	ʔbok <sup>8</sup>	ʔbaŋ <sup>1</sup>	ʔdam <sup>1</sup>	ʔdai <sup>3</sup>
	青年	ʔba <sup>1</sup>	ʔbo <sup>5</sup>	ʔbok <sup>8</sup>	ʔbaŋ <sup>1</sup>	lam <sup>1</sup>	lai <sup>3</sup>
大梧		mja <sup>1</sup>	mjə <sup>5</sup>	mjək <sup>8</sup>	mjaŋ <sup>1</sup>	lam <sup>1</sup>	lai <sup>3</sup>
		簸箕	螺螄				
谢村	老人	ʔdoŋ <sup>3</sup>	ʔdo <sup>5</sup>				
	青年	loŋ <sup>3</sup>	lo <sup>5</sup>				

大梧            loŋ<sup>3</sup>        lau<sup>5</sup>

(五)早期有一套带-l、-r的复辅音声母,逐渐演变为腭化和唇化声母或整个失落,如下页例。

(六)单元音韵母都是长元音。带韵尾时,有些语言所有元音都分长短两套,如壮语、黎语;有的语言只有a还分长短,如水语。

(七)作韵尾的音素,除了前边谈到的-i、-u、-m、-n、-ŋ、-p、-t、-k以外,有些语言和方言还有-ɯ和-ʔ韵尾。泰国的石语有-l,黎语俅方言的保定话有-n̄和-t̄韵尾。

(八)壮侗语诸语言的韵母系统由主要元音和韵尾组成。一般情况下,任何一个元音可以跟任何一个韵尾结合,相当整齐。但具体到每个语言或方言,韵母全表中有的可能缺少某个或几个韵母,这是正常的现象。比如韵尾-ɯ无长元音韵,一般只跟短元音a和ə结合。

(九)根据汉语音韵学传统的分法,声调因音节中韵尾的不同可以分成两大类,单元音韵和以元音、鼻音收尾的音节,声调可以延长,叫舒声调;以塞音收尾的音节,声调短促,不能延长,叫促声调。有的语言舒声调可以因声母条件的不同而分化或合并。促声调也可以因主要元音长短不同而分化。促声调通常是2—4个,具体调值往往跟舒声调中的某几个接近或相同。

(十)壮侗语诸语言声母和声调的结合有一定的依存关系,某些声母只跟某几个调结合,不跟另外一些调结合,很有规律。

壮侗语诸语言的声调可以参照早期汉语借词的调类(阴阳调)排定一个调次,同时分成单数调(相当于阴调)、双数调(相当于阳调)两类。

浊塞音声母、先喉塞声母、送气声母、清化声母以及大部分清擦音声母的音节只分布在单数调。古浊塞音声母今读清塞音,双数调。

## 二、词汇方面

(一)这些语言的构词方式基本一致。以语素为单位分析,有两大类。一类是单纯词,另一类是合成词。单纯词大部分是单音节的,也有一些是双音节的。合成词有附加和复合两种形式,都由两个或两个以上音节组成。

单音单纯词例见下页表。



泰	石	阿含	掸	武鸣	龙州	石龙	布依	傣	侗	水	仂佬	毛南
鱼	pla <sup>1</sup>	pla <sup>34</sup>	pā	pla <sup>1</sup>	pja <sup>1</sup>	pɣa <sup>1</sup>	pja <sup>1</sup>	pa <sup>1</sup>	pa <sup>1</sup>			
空	pla:u <sup>2</sup>	plu <sup>33</sup>	pau	plau <sup>5</sup>	pja:u <sup>5</sup>							
半	phrɔŋ <sup>3</sup>	phrɔŋ <sup>51</sup>			pjo:ŋ <sup>6</sup>		pjo:ŋ <sup>6</sup>					
		phrɔ:ŋ <sup>51</sup>										
分裂	phra:k <sup>8</sup>		pha:k	pla:k <sup>8</sup>	pja:k <sup>8</sup>							
盐	klwa <sup>1</sup>	tluə <sup>34</sup>	klu	klu <sup>1</sup>	ku <sup>1</sup>		kwua <sup>1</sup>	kə <sup>1</sup>	ko <sup>1</sup>	cwa <sup>1</sup>	kwo <sup>1</sup>	
鼓	klɔ:ŋ <sup>1</sup>	tlɔ:ŋ <sup>34</sup>	kɔŋ	klɔŋ <sup>1</sup>	kjo:ŋ <sup>1</sup>		tɔwaŋ <sup>1</sup>	kɔŋ <sup>1</sup>	kuŋ <sup>1</sup>		cuŋ <sup>1</sup>	
眼	ta <sup>1</sup>	pra <sup>34</sup>	tā	ya <sup>1</sup>	ha <sup>1</sup>	pia	ta <sup>1</sup>	ta <sup>1</sup>	ta <sup>1</sup>	da <sup>1</sup>	ba <sup>1</sup>	da <sup>1</sup>
						罗城					mja <sup>1</sup>	
						环江					la <sup>1</sup>	
						大苗山						
星星	?da:u <sup>1</sup>	tra:u <sup>34</sup>	la:u	?da:u <sup>1</sup>	?da:u <sup>1</sup>		?da:u <sup>1</sup>	?da:u <sup>1</sup>				
头发	phom <sup>1</sup>	phram <sup>11</sup>	phrum	phom	plom <sup>1</sup>	phjum <sup>1</sup>	pjom <sup>1</sup>	p <sup>h</sup> um <sup>1</sup>	pjam <sup>1</sup>	pjam <sup>1</sup>	pɣam <sup>1</sup>	pjam <sup>1</sup>
牙齿	khiau <sup>3</sup>		khriw	heu <sup>3</sup>	heu <sup>3</sup>	kheu <sup>3</sup>	jeu <sup>3</sup>	xeu <sup>3</sup>				hi:u <sup>3</sup>

多音单纯词:

壮		水		黎	
ʔbuŋ <sup>5</sup> ʔba <sup>3</sup>	蝴蝶	ljum <sup>6</sup> lja <sup>6</sup>	蝉	kuʔ <sup>7</sup> kau <sup>3</sup>	萤火虫
ɕem <sup>5</sup> ɕem <sup>5</sup>	小钹	ŋoŋ <sup>6</sup> ŋa:ŋ <sup>6</sup>	糊涂	ri <sup>1</sup> ra:u <sup>2</sup>	稀疏
ta <sup>6</sup> ya:i <sup>4</sup>	真的	leŋ <sup>6</sup> wan <sup>1</sup>	非常	pja <sup>3</sup> ja <sup>3</sup>	非常

合成词:

附加式

壮		水		黎	
ta <sup>3</sup> ɕam <sup>4</sup>	洗澡	ni <sup>4</sup> tin <sup>2</sup>	石头	kuw <sup>(3)</sup> ŋau <sup>1</sup>	遮阴物
		石		躲	
ni <sup>4</sup> na:n <sup>4</sup>	野兽	tsuw <sup>(2)</sup> gop <sup>7</sup>	剪刀	kja:ŋ <sup>1</sup> hat <sup>7</sup>	早晨
		剪			
toŋ <sup>4</sup> hat <sup>7</sup>	早晨	la:k <sup>8</sup> man <sup>3</sup>	李子	puw <sup>(1)</sup> hwe:ŋ <sup>3</sup>	苍蝇
早	上	李	子		

复合式:根据语素之间意义上的联系,可以分几种类型。

并列型:由两个词性相同、词义相等或相关的语素结合而成。名、动、形、副等各类语素都可以构成这类合成词。例如:

壮		水		黎	
ta <sup>1</sup> na <sup>3</sup>	面子	ʔna <sup>3</sup> ʔnaŋ <sup>1</sup>	面子	pou <sup>2</sup> ŋa:n <sup>1</sup>	故事
眼	脸	脸	鼻	年	月
kuun <sup>1</sup> tan <sup>3</sup>	生活	se <sup>1</sup> sui <sup>3</sup>	调停	ʔbou <sup>2</sup> thau <sup>3</sup>	饲养
吃	穿	梳	篦	喂	牧
ja:k <sup>7</sup> yui <sup>4</sup>	凶恶	qom <sup>2</sup> qa:i <sup>2</sup>	崎岖不平	loŋ <sup>1</sup> la:ŋ <sup>2</sup>	巨大
恶	坏	凹	斜	大	大

动宾型:由动词性语素和名词性语素组合而成,动在名前,组成的词多是事物的名称。或者表示某种行为或现象。例如:

壮		水		黎	
yo <sup>4</sup> na <sup>3</sup>	认识	tuk <sup>4</sup> mja <sup>1</sup>	手套	lo:p <sup>2</sup> zi:ŋ <sup>2</sup>	戒指
知道	脸	包	手	套	手指
ʔom <sup>5</sup> kok <sup>7</sup>	隐瞒	ʔda:u <sup>3</sup> loŋ <sup>2</sup>	满意	ko:i <sup>1</sup> mu:n <sup>3</sup>	晒谷架
埋	根	合	肚子	晾	稻

ka:ŋ <sup>3</sup>	pa:k <sup>7</sup>	说空话	lui <sup>2</sup>	nam <sup>3</sup>	游泳
讲	嘴		下	水	
kha:n <sup>1</sup>	ɬa:t <sup>7</sup>	生锈			
上	血				

修饰型:前一个语素是主体,后边的语素修饰这个主体。例如:

壮		水		黎	
lau <sup>3</sup>	va:n <sup>1</sup>	甜酒	qe <sup>4</sup>	zət <sup>7</sup>	流星
酒	甜		屎	星	
ɣok <sup>8</sup>	tiŋ <sup>1</sup>	fai <sup>4</sup> 啄木鸟	nam <sup>3</sup>	ʔda:ŋ <sup>1</sup>	镜子
鸟	啄	树	水	亮	
kan <sup>3</sup>	tso:n <sup>1</sup>	ηut <sup>7</sup>	kan <sup>3</sup>	tso:n <sup>1</sup>	ηut <sup>7</sup>
山	黑	草	瞌	睡	
heu <sup>3</sup>	va:i <sup>2</sup>	大牙	nu <sup>4</sup>	da <sup>1</sup>	瞳人
牙	水牛		弟	眼	
vi:n <sup>3</sup>	nu:ŋ <sup>1</sup>	瓦	块	笋	

补充型:前一语素是动词或形容词性的,后边往往是名词性的(也有其他词性的),补充说明前者或起注释作用。例如:

壮		水		黎	
kun <sup>1</sup>	kuk <sup>7</sup>	狼吞虎咽	ʔbja <sup>5</sup>	loŋ <sup>2</sup>	烦闷
吃	虎		烦	肚子	
va:n <sup>1</sup>	ʔoi <sup>3</sup>	像甘蔗那样甜	djan <sup>1</sup>	khwən <sup>1</sup>	路滑
甜	甘蔗		滑	路	
ta:i <sup>1</sup>	ʔbot <sup>7</sup>	窒息而死	fa:n <sup>1</sup>	loŋ <sup>2</sup>	舒畅
死	溺		甜	肚子	
loŋ <sup>1</sup>	ŋa:n <sup>1</sup>	大胆	大	肝	

主谓型:主要由一个名词性语素和一个动词或形容词性语素合成。

例如:

壮		水	
pa:k <sup>7</sup>	nak <sup>7</sup>	沉默寡言	loŋ <sup>2</sup>
口	重		肚子
ta <sup>1</sup>	ʔdiŋ <sup>1</sup>	妒忌	ka <sup>4</sup>
眼	红		tsjeŋ <sup>5</sup>
ɣu <sup>2</sup>	ɣai <sup>2</sup>	不听话	ka <sup>1</sup>
耳	长		ljan <sup>5</sup>
			jeŋ <sup>3</sup>
			虹
			龙
			甩
			彩

(二)数词“一”“二”在大部分壮侗语里都有两套,一套是本民族语形式的,一套与汉语中古音同形。例如:

		一		二
泰语	nɯŋ <sup>2</sup>	ʔet <sup>7</sup>	sə:ŋ <sup>5</sup>	ji <sup>6</sup>
壮语	ʔdeu <sup>1</sup>	ʔit <sup>7</sup> (武)	so:ŋ <sup>1</sup>	ŋei <sup>6</sup>
	nə:ŋ <sup>6</sup>	ʔit <sup>7</sup> (龙)	ɬo:ŋ <sup>1</sup>	ji <sup>6</sup>
布依语	ʔdeu <sup>1</sup>	ʔit <sup>7</sup>	soŋ <sup>1</sup>	ŋi <sup>6</sup> (ŋi <sup>6</sup> )
傣语	nɯŋ <sup>6</sup>	ʔet <sup>7</sup> (西)	səŋ <sup>1</sup>	
	ləŋ <sup>6</sup>	ʔet <sup>9</sup> (德)	səŋ <sup>1</sup>	
侗语	la:u <sup>1</sup>	ʔat <sup>7</sup>	ja <sup>2</sup>	ŋi <sup>6</sup>
水语	to <sup>2</sup> 、ti <sup>3</sup>	ʔjət <sup>7</sup>	ɣa <sup>2</sup>	ŋi <sup>6</sup>
佯僂话	to <sup>2</sup>	ʔət <sup>7</sup>	ra <sup>2</sup>	ŋi <sup>6</sup>
莫话	ʔdeu <sup>1</sup>	ʔit <sup>7</sup>	za <sup>1</sup>	ŋəi <sup>6</sup>

本民族语形式的“一”、“二”，可能与印度尼西亚语有一定的联系。例如：

	一	二
印尼语	satu	dua
壮语	ʔdeu <sup>1</sup>	
布依语	ʔdeu <sup>1</sup>	
侗语	la:u <sup>1</sup>	ja <sup>2</sup>
仡佬语	na:u <sup>3</sup>	ɣa <sup>2</sup>
水语	to <sup>2</sup>	ɣa <sup>2</sup>
毛南语	to <sup>2</sup>	ja <sup>1</sup>
佯僂话	to <sup>2</sup>	ra <sup>2</sup>
黎语	tsu <sup>2</sup>	ɬau <sup>3</sup>
村话	tʃi <sup>13</sup>	ta <sup>42</sup>

十以内的基数一、二用本民族语形式的，十以后的个位数一、二用跟汉语中古音相近的那一套。

从“三”到“十”完全跟汉语中古音同形。如泰语：

sa:m<sup>1</sup>三、si<sup>5</sup>四、ha<sup>3</sup>(壮 ha<sup>3</sup>、ŋu<sup>4</sup>侗、水 ŋo<sup>4</sup>)五，hok<sup>7</sup>(壮 rok<sup>7</sup>、ljok<sup>8</sup>)六，tɕet<sup>7</sup>七，pe:k<sup>9</sup>八，kau<sup>3</sup>九，sip<sup>7</sup>十。

黎语的数词自成体系，与壮侗语其他诸语言都不一致，跟汉语也没有关系(详见黎语部分)。



### 三、语法方面

(一)壮侗语族诸语言量词比较丰富,语气词、象声词也不少。

量词放名词前单用时,往往虚化为名词的前缀,如布依语(罗甸话):

tu <sup>2</sup> pja <sup>1</sup>	鱼	sa:m <sup>1</sup>	tu <sup>2</sup>	pja <sup>1</sup>	三条鱼
	鱼	三		条	鱼
tu <sup>2</sup> mu <sup>1</sup>	猪	soŋ <sup>1</sup>	tu <sup>2</sup>	mu <sup>1</sup>	两头猪
	猪	两		头	猪
ko <sup>1</sup> fai <sup>4</sup>	树	ko <sup>1</sup>	fai <sup>4</sup>	ʔdeu <sup>1</sup>	一棵树
	树	棵		树	一
fa <sup>2</sup> mit <sup>8</sup>	刀子	tɕi <sup>3</sup>	fa <sup>2</sup>	mit <sup>8</sup>	几把刀
	刀	几		把	刀

量词有类别作用。例如:

tu <sup>2</sup>	piŋ <sup>1</sup>	nei <sup>4</sup>	这个蚂蟥
只	蚂蟥	这	
pou <sup>4</sup>	piŋ <sup>1</sup>	nei <sup>4</sup>	这个士兵
个、位	士兵	这	
ka:i <sup>5</sup>	piŋ <sup>1</sup>	nei <sup>4</sup>	这块冰
块	冰	这	

(二)壮侗语族诸语言的单音节动词和形容词后边往往可以加上一两个音节,表示动作、行为的状况或不同程度的性状。如壮语:

tiu <sup>5</sup>	跳
tiu <sup>5</sup>	ju <sup>7</sup> 向前跳
tiu <sup>5</sup>	ju <sup>7</sup> ju <sup>7</sup> 不断向前跳、蹦蹦跳
tiu <sup>5</sup>	ʔi <sup>1</sup> ju <sup>7</sup> 欢快地跳
tiu <sup>5</sup>	ʔi <sup>1</sup> ju <sup>7</sup> ʔi <sup>1</sup> ju <sup>7</sup> 高高兴兴有节奏地跳
ɣiu <sup>1</sup>	笑
ɣiu <sup>1</sup>	ɲum <sup>3</sup> 微笑
ɣiu <sup>1</sup>	ɲum <sup>3</sup> ɲum <sup>3</sup> 微微笑
ɣiu <sup>1</sup>	ɲum <sup>3</sup> ɲem <sup>3</sup> 笑眯眯
ɣiu <sup>1</sup>	ɲa <sup>3</sup> ɲup <sup>7</sup> ɣup <sup>8</sup> 默默地微笑
pja:i <sup>3</sup>	走

pja:i<sup>3</sup> ʔduk<sup>7</sup> ʔdek<sup>7</sup> ɣek<sup>8</sup> 刚学走路的样子

ʔdam<sup>1</sup> 黑

ʔdam<sup>1</sup> ʔda:t<sup>7</sup> 漆黑

ʔdam<sup>1</sup> ʔda:t<sup>7</sup> ʔda:t<sup>7</sup> 黑漆漆的

ʔdam<sup>1</sup> ʔdi<sup>1</sup> ʔdam<sup>1</sup> ʔda:t<sup>7</sup> 黑漆漆的

傣语(西双版纳):

sak<sup>8</sup> 洗

sak<sup>8</sup> sik<sup>8</sup> 随随便便地洗

sak<sup>8</sup> sək<sup>8</sup> 勉强强洗

sak<sup>8</sup> sak<sup>8</sup> 快地洗

ʔdeŋ<sup>1</sup> 红

ʔdeŋ<sup>1</sup> tən<sup>2</sup> tən<sup>2</sup> 红通通

ʔdeŋ<sup>1</sup> pa:m<sup>2</sup> pa:m<sup>2</sup>

ʔdeŋ<sup>1</sup> va:t<sup>8</sup> va:t<sup>8</sup>

ʔdeŋ<sup>1</sup> tsa:ŋ<sup>2</sup> ha:ŋ<sup>2</sup>

}不同程度的红

傣语(德宏):

ma<sup>2</sup> 来 ma<sup>2</sup> mi<sup>2</sup> 快地来

ka<sup>5</sup> 去 ka<sup>5</sup> ki<sup>5</sup> 快地去

vi<sup>1</sup> 梳 vi<sup>1</sup> va<sup>1</sup> 随随便便梳

tse<sup>6</sup> 泡 tse<sup>6</sup> tsa<sup>6</sup> 随便泡一下

ʔun<sup>5</sup> 暖和

ʔun<sup>5</sup> ma:n<sup>6</sup> ma:n<sup>6</sup> hoŋ<sup>1</sup> 暖烘烘(最高)

ʔun<sup>5</sup> mun<sup>6</sup> mun<sup>6</sup> hoŋ<sup>1</sup> 暖烘烘(较高)

ʔun<sup>5</sup> mən<sup>6</sup> mən<sup>6</sup> ʔən<sup>5</sup> 暖洋洋(较低)

侗语:

pjiu<sup>1</sup> 跳

pjiu<sup>1</sup> sa:t<sup>9</sup> sa:t<sup>9</sup> 连连地跳

to<sup>1</sup> 笑

to<sup>1</sup> nəm<sup>3</sup> nəm<sup>3</sup> 微微笑

to<sup>1</sup> khit<sup>7</sup> hit<sup>7</sup> 咯咯笑

ja <sup>5'</sup>	红			} 不同程度的红
ja <sup>5'</sup>	hu <sup>6</sup>	hu <sup>6</sup>		
ja <sup>5'</sup>	œ <sup>5</sup>	œ <sup>5</sup>		
ja <sup>5'</sup>	ljun <sup>5</sup>	ljun <sup>5</sup>		
ja <sup>5'</sup>	ljit <sup>9</sup>	ljit <sup>9</sup>		
ma <sup>3</sup>	软	nwa:i <sup>3</sup>	nwa:i <sup>3</sup>	软绵绵
təŋ <sup>5</sup>	黑	təp <sup>7</sup>	təp <sup>5</sup>	黑笃笃
khwa:n <sup>1'</sup>	甜	ti <sup>3</sup>	ti <sup>3</sup>	甜丝丝
ta:ŋ <sup>1</sup>	香	ljok <sup>7</sup>	ljok <sup>7</sup>	香喷喷

## 水 语:

pi <sup>2</sup>	肥		
pi <sup>2</sup>	njaŋ <sup>2</sup>	肥肥的	
pi <sup>2</sup>	paŋ <sup>2</sup>	maŋ <sup>2</sup>	胖胖的
pi <sup>2</sup>	pət <sup>8</sup>	mət <sup>8</sup>	肥得很
eu <sup>1</sup>	绿		
eu <sup>1</sup>	"diu <sup>3</sup>	绿绿的	
eu <sup>1</sup>	"dja:u <sup>3</sup>	绿绿的	
eu <sup>1</sup>	la:p <sup>7</sup>	la:p <sup>7</sup>	绿油油的
qam <sup>5</sup>	黑		
qam <sup>5</sup>	ta:i <sup>4</sup>	黑黑的	
qam <sup>5</sup>	qaŋ <sup>1</sup>	黑黑的	
qam <sup>5</sup>	ta:t <sup>7</sup>	na:t <sup>8</sup>	tha:t <sup>8</sup> 黑不溜秋的
ti <sup>3</sup>	小		
ti <sup>3</sup>	ni <sup>3</sup>	小小的	
ti <sup>3</sup>	tiu <sup>5</sup>	小小的	

## 佤佬语:

khya <sup>1</sup>	尖		
khya <sup>1</sup>	lə <sup>5</sup>	lə <sup>5</sup>	尖尖的
ʔa:ŋ <sup>5</sup>	高兴		
ʔa:ŋ <sup>5</sup>	khə <sup>5</sup>	lə <sup>5</sup>	高高兴兴
ti <sup>5</sup>	teŋ <sup>2</sup>	四方	
ti <sup>5</sup>	teŋ <sup>2</sup>	pə <sup>5</sup>	na:t <sup>7</sup> 四四方方

## 毛南语:

- vət<sup>7</sup> 丢掉  
 vət<sup>7</sup> vək<sup>7</sup> 索性丢掉  
 zuk<sup>8</sup> 捆  
 zuk<sup>8</sup> zək<sup>8</sup> 索性捆了  
 pjan<sup>2</sup> 磨  
 pjan<sup>2</sup> pjək<sup>8</sup> 索性磨掉  
 pi<sup>1</sup> 摆动  
 pi<sup>1</sup> ?ə:n<sup>1</sup> ?ə:n<sup>1</sup> 大摇大摆  
 pi<sup>1</sup> fət<sup>7</sup> fət<sup>7</sup> 迎风招展  
 pi<sup>1</sup> ?ə<sup>3</sup> nə<sup>2</sup> 东摇西摆  
 pi<sup>1</sup> zuŋ<sup>6</sup> zaŋ<sup>4</sup> 摆来摆去  
 pi<sup>1</sup> ?duŋ<sup>4</sup> ?da<sup>4</sup> ?duŋ<sup>4</sup> ?deu<sup>4</sup> 东歪西倒  
 kwa<sup>3</sup> 白  
 kwa<sup>3</sup> swan<sup>1</sup> 很白  
 kwa<sup>3</sup> swa:ŋ<sup>5</sup> 雪白  
 tuŋ<sup>5</sup> 浊  
 tuŋ<sup>5</sup> tut<sup>7</sup> 较浊  
 tuŋ<sup>5</sup> tu<sup>1</sup> 很浊  
 tuŋ<sup>5</sup> tut<sup>7</sup> tuŋ<sup>5</sup> tu<sup>1</sup> 很浑浊

## 拉珈语:

- phou<sup>5</sup> 滚  
 phou<sup>5</sup> u<sup>2</sup> u<sup>2</sup> 骨碌骨碌地滚  
 toŋ<sup>4</sup> 动  
 toŋ<sup>4</sup> nɛŋ<sup>1</sup> n ɛŋ<sup>1</sup> 摇摇晃晃地动  
 ai<sup>2</sup> 长  
 ai<sup>2</sup> ja:m<sup>6</sup> 细细长长的  
 ai<sup>2</sup> ja:m<sup>6</sup> ja:m<sup>6</sup> 长长的  
 fot<sup>7</sup> 臭  
 fot<sup>7</sup> naŋ<sup>3</sup> 臭烘烘  
 fot<sup>7</sup> naŋ<sup>3</sup> naŋ<sup>3</sup> 臭烘烘



## 佯僂话：

jwək<sup>7</sup> 跳  
 jwək<sup>7</sup> vap<sup>8</sup> vap<sup>8</sup> 蹦蹦地跳  
 thien<sup>3</sup> 吠  
 thien<sup>3</sup> kaŋ<sup>3</sup> kaŋ<sup>3</sup> 汪汪叫  
 ku<sup>1</sup> 笑  
 ku<sup>1</sup> ɲin<sup>2</sup> tsin<sup>2</sup> 笑嘻嘻  
 ku<sup>1</sup> ha<sup>1</sup> ha<sup>1</sup> 笑哈哈  
 tham<sup>1</sup> 酸  
 tham<sup>1</sup> nam<sup>1</sup> 酸溜溜  
 ʔdak<sup>7</sup> 奇怪  
 ʔdak<sup>7</sup> ɲak<sup>8</sup> 古怪  
 han<sup>1</sup> 急  
 han<sup>1</sup> tan<sup>6</sup> 急忙

## 莫 话：

lwei<sup>1</sup> 流  
 lwei<sup>1</sup> ɕwa<sup>2</sup> ɕwa<sup>2</sup> 哗哗地流  
 pai<sup>4</sup> 刮  
 pai<sup>4</sup> ʔu<sup>2</sup> ʔu<sup>2</sup> 呼呼地刮  
 phjau<sup>1</sup> 飘  
 phjau<sup>1</sup> ljaŋ<sup>3</sup> ljaŋ<sup>3</sup> 哗啦哗啦地飘  
 jəu<sup>1</sup> 绿  
 jəu<sup>1</sup> ɕu<sup>1</sup> ɕu<sup>1</sup> 绿油油  
 ʔba<sup>5</sup> 宽  
 ʔba<sup>5</sup> ʔba:ŋ<sup>4</sup> 宽宽的  
 ɲa:u<sup>6</sup> 乱  
 ɲa:u<sup>6</sup> phəŋ<sup>2</sup> ɲwəŋ<sup>2</sup> 乱七八糟的  
 phu<sup>ʔ8</sup> 白  
 phu<sup>ʔ8</sup> jəu<sup>2</sup> ɕu<sup>2</sup> 白茫茫

## 黎 语：

ra:u<sup>42</sup> 笑  
 ra:u<sup>42</sup> kak<sup>42</sup> kak<sup>42</sup> 咯咯地笑

ra:u<sup>42</sup> he<sup>42</sup> he<sup>42</sup> 嘿嘿笑  
 ra:u<sup>42</sup> ka<sup>42</sup> ka<sup>42</sup> 哈哈笑  
 gou<sup>55</sup> 跑  
 gou<sup>55</sup> pi<sup>42</sup> pi<sup>42</sup> 急速地跑  
 gou<sup>55</sup> ?do:t<sup>42</sup> ?do:t<sup>42</sup> 快地跑  
 ?da:n<sup>42</sup> 沸、滚  
 ?da:n<sup>42</sup> rat<sup>42</sup> rat<sup>42</sup> 汨汨地开  
 ma:u<sup>42</sup> 流  
 ma:u<sup>42</sup> ku<sup>11</sup> ku<sup>11</sup> 汨汨地流  
 ma:u<sup>42</sup> hu<sup>55</sup> hu<sup>55</sup> 哗哗地流  
 lei<sup>11</sup> 瘦  
 lei<sup>11</sup> ga:ŋ<sup>42</sup> ga:ŋ<sup>42</sup> 瘦骨嶙嶙  
 lei<sup>11</sup> te:n<sup>42</sup> te:n<sup>42</sup> 瘦骨嶙嶙  
 lei<sup>11</sup> kho:ŋ<sup>42</sup> kho:ŋ<sup>42</sup> 瘦骨嶙嶙  
 lok<sup>55</sup> 黑  
 lok<sup>55</sup> pet<sup>11</sup> pet<sup>11</sup> 黑漆漆  
 lok<sup>55</sup> kw:t<sup>11</sup> kw:t<sup>11</sup> 黑呼呼  
 lok<sup>55</sup> thi:ŋ<sup>42</sup> thi:ŋ<sup>42</sup> 黑洞洞  
 gwei<sup>11</sup> 胖  
 gwei<sup>11</sup> zuk<sup>42</sup> zuk<sup>42</sup> 胖呼呼  
 gwei<sup>11</sup> ze<sup>55</sup> ze<sup>55</sup> 胖墩墩

(三) 名词的修饰语一般都在后面。例如:

壮	语:	sau <sup>1</sup>	mo <sup>5</sup>	新书	ya:n <sup>2</sup>	kou <sup>1</sup>	我家
		书	新		家	我	
		na <sup>2</sup>	ɣam <sup>4</sup>	水田	ɣam <sup>4</sup>	na <sup>2</sup>	田里的水
		田	水		水	田	
水	语:	mai <sup>4</sup>	la:u <sup>4</sup>	大树	pu <sup>4</sup>	ju <sup>2</sup>	我父亲
		树	大		父	我	
		le <sup>1</sup>	sui <sup>3</sup>	水书	kai <sup>5</sup>	qa:i <sup>5</sup>	鸡蛋
		书	水		蛋	鸡	
黎	语:	ploŋ <sup>3</sup>	pa:n <sup>1</sup>	新房子	ploŋ <sup>3</sup>	hou <sup>1</sup>	我的房子
		房子	新		房子	我	
		ploŋ <sup>3</sup>	ŋe <sup>2</sup>	瓦房	gom <sup>3</sup>	?ep <sup>8</sup>	鸭肉
		房子	瓦		肉	鸭子	

## 第三节 同源词例表

壮(武)	壮(龙)	布依	傣(西)	傣(德)	侗	仂佬	水	去
pai <sup>1</sup>	pai <sup>1</sup>	pai <sup>1</sup>	pai <sup>1</sup>	(ka <sup>5</sup> )	pa:i <sup>1</sup>	pa:i <sup>1</sup>	pa:i <sup>1</sup>	去
pliŋ <sup>1</sup>	piŋ <sup>1</sup>	piŋ <sup>1</sup>	piŋ <sup>6</sup>	piŋ <sup>6</sup>	mjiŋ <sup>2</sup>	miŋ <sup>2</sup>		水蛭(蚂蟥)
plom <sup>1</sup>	phjum <sup>1</sup>	pjom <sup>1</sup>	phum <sup>1</sup>	pjam <sup>1</sup>	pjam <sup>1</sup>	pjam <sup>1</sup>	pjam <sup>1</sup>	头发
?ba <sup>5</sup>	?ba <sup>5</sup>	?ba <sup>5</sup>	ba <sup>5</sup>	ma <sup>5</sup>	sa <sup>1</sup>	ha <sup>1</sup>	ha <sup>1</sup>	肩膀
?ba:ŋ <sup>1</sup>	?ba:ŋ <sup>1</sup>	?ba:ŋ <sup>1</sup>	ba:ŋ <sup>1</sup>	ma:ŋ <sup>6</sup>	ma:ŋ <sup>1</sup>	?wa:ŋ <sup>1</sup>	?ba:ŋ <sup>1</sup>	薄
?bin <sup>1</sup>	?bin <sup>1</sup>	?bin <sup>1</sup>	bin <sup>1</sup>	men <sup>6</sup>	pen <sup>3</sup>	fən <sup>3</sup>	vjən <sup>3</sup>	飞
ma <sup>1</sup>	ma <sup>1</sup>	ma <sup>1</sup>	ma <sup>1</sup>	ma <sup>1</sup>	ŋwa <sup>1</sup>	ŋa <sup>1</sup>	ma <sup>1</sup>	狗
mou <sup>1</sup>	mu <sup>1</sup>	mu <sup>1</sup>	mu <sup>1</sup>	mu <sup>1</sup>	ŋu <sup>5</sup>	mu <sup>5</sup>	mu <sup>5</sup>	猪
mot <sup>8</sup>	mat <sup>8</sup>	mat <sup>8</sup>	mot <sup>8</sup>	mot <sup>8</sup>	mət <sup>8</sup>	mɣət <sup>8</sup>	mət <sup>8</sup>	蚂蚁
fai <sup>4</sup>	mai <sup>4</sup>	vai <sup>4</sup>	mai <sup>4</sup>	mai <sup>4</sup>	məi <sup>4</sup>	mai <sup>4</sup>	mai <sup>4</sup>	树
fei <sup>2</sup>	fai <sup>2</sup>	vi <sup>2</sup>	fai <sup>2</sup>	fai <sup>2</sup>	pui <sup>1</sup>	fi <sup>1</sup>	vi <sup>1</sup>	火
ɣa <sup>1</sup> (ta <sup>1</sup> )	ha <sup>1</sup>	ta <sup>1</sup>	ta <sup>6</sup>	ta <sup>1</sup>	ta <sup>1</sup>	la <sup>1</sup>	<sup>n</sup> da <sup>1</sup>	眼
ta:i <sup>1</sup>	ha:i <sup>1</sup>	ta:i <sup>1</sup>	ta:i <sup>6</sup>	təi <sup>1</sup>	təi <sup>1</sup>	tai <sup>1</sup>	tai <sup>1</sup>	死

毛南	黎(保)	泰	石	掸	含	老	去
pa:i <sup>1</sup>	hei <sup>1</sup>	pai <sup>1</sup>	pai <sup>1</sup>	pai <sup>1</sup>	pāi	pai	
biŋ <sup>1</sup>	ziŋ <sup>1</sup>	pliŋ <sup>1</sup>	pliŋ <sup>1</sup>	piŋ <sup>1</sup>		pi:ŋ <sup>1</sup>	水蛭(蚂蟥)
pjam <sup>1</sup>		phom <sup>5</sup>	phram <sup>2</sup>	phom <sup>1</sup>			头发
ha <sup>1</sup>	va <sup>2</sup>	?ba <sup>5</sup>	va <sup>6</sup>	ma <sup>5</sup>		ba <sup>5</sup>	肩膀
?ba:ŋ <sup>1</sup>		?ba:ŋ <sup>1</sup>	va:ŋ <sup>1</sup>	ma:ŋ <sup>1</sup>		ba:ŋ <sup>1</sup>	薄
vin <sup>3</sup>	ben <sup>1</sup>	bin <sup>1</sup>	buŋ <sup>1</sup>	min <sup>1</sup>	bin	bin <sup>1</sup>	飞
ma <sup>1</sup>	pa <sup>1</sup>	ma <sup>1</sup>	ma <sup>2</sup>	ma <sup>1</sup>	mā	ma <sup>1</sup>	狗
mu <sup>5</sup>	pou <sup>1</sup>	mu <sup>1</sup>	mu <sup>2</sup>	mu <sup>1</sup>	mü	mu <sup>1</sup>	猪
mət <sup>8</sup>	pu <sup>7</sup>	mət <sup>8</sup>	mæk <sup>6</sup>	mət <sup>5</sup>		mət <sup>8</sup>	蚂蚁
mai <sup>4</sup>	tshai <sup>1</sup>	ma:i <sup>4</sup>	mai <sup>6</sup>	mai <sup>5</sup>		mai <sup>4</sup>	树
vi <sup>1</sup>	fei <sup>1</sup>	fai <sup>1</sup>	vi <sup>4</sup>	phai <sup>4</sup>		fai <sup>2</sup>	火
n <sup>o</sup> da <sup>1</sup>	tsha <sup>1</sup>	ta <sup>1</sup>	pra <sup>1</sup>	ta <sup>1</sup>	tā	ta <sup>1</sup>	眼
tai <sup>1</sup>	ɬa:u <sup>2</sup>	ta:i <sup>1</sup>	pra:i <sup>1</sup>	ta:i <sup>1</sup>		ta:i <sup>1</sup>	死



壮(武)	壮(龙)	布依	傣(西)	傣(德)	侗	仫佬	水	黑
dam <sup>1</sup>	dam <sup>1</sup>	(fon <sup>4</sup> )	dam <sup>1</sup>	lam <sup>6</sup>	nam <sup>1</sup>	nam <sup>1</sup>	?nam <sup>1</sup>	
na <sup>1</sup>	na <sup>1</sup>	na <sup>1</sup>	na <sup>1</sup>	la <sup>1</sup>	na <sup>1</sup>	na <sup>1</sup>	?na <sup>1</sup>	厚
na <sup>2</sup>	na <sup>2</sup>	na <sup>2</sup>	na <sup>2</sup>	la <sup>2</sup>	ja <sup>5</sup>	xa <sup>5</sup>	?xa <sup>5</sup>	田
nin <sup>2</sup>	no:n <sup>2</sup>	nin <sup>2</sup>	non <sup>2</sup>	lon <sup>2</sup>	nun <sup>2</sup>	nun <sup>2</sup>	nun <sup>2</sup>	睡
nai <sup>4</sup>	nai <sup>3</sup>	ni <sup>4</sup>	ni <sup>3</sup>	lai <sup>4</sup>	na:i <sup>6</sup>	na:i <sup>6</sup>	na:i <sup>6</sup>	这
(nei <sup>4</sup> )								
no <sup>6</sup>	nu <sup>4</sup>	no <sup>6</sup>	ne <sup>4</sup>	le <sup>4</sup>	na:n <sup>4</sup>	na:n <sup>4</sup>	na:n <sup>4</sup>	肉
nou <sup>1</sup>	nu <sup>1</sup>	nu <sup>1</sup>	(肉体)	lu <sup>1</sup>	no <sup>3</sup>	no <sup>3</sup>	no <sup>3</sup>	老鼠
ru:ŋ <sup>2</sup>	ɬu:ŋ <sup>2</sup>	zui:ŋ <sup>1</sup>	hoŋ <sup>2</sup>	hoŋ <sup>2</sup>	mjeŋ <sup>2</sup>	mɣa:ŋ <sup>2</sup>	bja:ŋ <sup>1</sup>	稻穗
lau <sup>3</sup>	lau <sup>3</sup>	lau <sup>3</sup>	lau <sup>3</sup>	lau <sup>3</sup>	khwa:u <sup>3</sup>	khɣa:u <sup>3</sup>	ha:u <sup>3</sup>	酒
lu:t <sup>8</sup>	lə:t <sup>8</sup>	lu:t <sup>8</sup>	lət <sup>8</sup>	lət <sup>8</sup>	pha:t <sup>9</sup>	phɣa:t <sup>7</sup>	pha:t <sup>7</sup>	血
sai <sup>3</sup>	ɬai <sup>3</sup>	sai <sup>3</sup>	sai <sup>3</sup>	sai <sup>3</sup>	sai <sup>3</sup>	khɣa:i <sup>3</sup>	ha:i <sup>4</sup>	肠子
sa:ŋ <sup>1</sup>	ɬuŋ <sup>1</sup>	sa:ŋ <sup>1</sup>	suŋ <sup>1</sup>	suŋ <sup>1</sup>	pha:ŋ <sup>1</sup>	foŋ <sup>1</sup>	va:n <sup>1</sup>	高
sak <sup>8</sup>	ɬak <sup>8</sup>	sak <sup>8</sup>	sak <sup>8</sup>	sak <sup>8</sup>	sak <sup>7</sup>	suk <sup>7</sup>	lak <sup>7</sup>	洗(衣)
nɪp <sup>8</sup>	jɪp <sup>8</sup>	nɪp <sup>8</sup>	jep <sup>8</sup>	jep <sup>8</sup>	titp <sup>9</sup>	kuɪp <sup>7</sup>	tip <sup>7</sup>	缝

毛南	黎(保)	泰	石	掸	含	老	黑
nam <sup>1</sup>	dom <sup>3</sup>	dam <sup>1</sup>	ram <sup>1</sup>	lam <sup>1</sup>		dam <sup>1</sup>	黑
na <sup>1</sup>	na <sup>1</sup>	na <sup>5</sup>	na <sup>2</sup>	na <sup>1</sup>			厚
ʔja <sup>5</sup>	ta <sup>2</sup>	na <sup>1</sup>	na <sup>4</sup>	na <sup>4</sup>			田
nu:n <sup>2</sup>	tso:n <sup>1</sup>	no:n <sup>1</sup>	nu:n <sup>4</sup>	non <sup>4</sup>		no:n <sup>2</sup>	睡
	(睡着)						
na:i <sup>6</sup>	nei <sup>2</sup>	ni <sup>3</sup>	ni <sup>3</sup>	nai <sup>3</sup>		ni <sup>4</sup>	这
na:n <sup>4</sup>	gom <sup>3</sup>	nuua <sup>4</sup>	mlɔ <sup>6</sup>	ny <sup>5</sup>			肉
no <sup>3</sup>	tiu <sup>1</sup>	nu <sup>1</sup>	nu <sup>2</sup>	nu <sup>1</sup>		nu <sup>1</sup>	老鼠
bja:ŋ <sup>1</sup>	tse:ŋ <sup>1</sup>	ruaŋ <sup>2</sup>	ruaŋ <sup>4</sup>	hoŋ <sup>4</sup>	ruŋ	hueŋ <sup>2</sup>	稻穗
kha:u <sup>3</sup>	ŋa:u <sup>2</sup>	lau <sup>3</sup>				lau <sup>3</sup>	酒
	(烧酒)						
phja:t <sup>7</sup>	ɬa:t <sup>7</sup>	luet <sup>8</sup>	luet <sup>8</sup>	lɬt <sup>8</sup>		luet <sup>8</sup>	血
sa:i <sup>3</sup>	ra:i <sup>3</sup>	sai <sup>3</sup>	sai <sup>3</sup>	shai <sup>3</sup>		sai <sup>3</sup>	肠子
voŋ <sup>1</sup>	phe:k <sup>7</sup>	su:ŋ <sup>5</sup>	sa:ŋ <sup>2</sup>	shuŋ <sup>1</sup>			高
zak <sup>7</sup>	to:k <sup>7</sup>	sak <sup>4</sup>	jak <sup>6</sup>	shak <sup>5</sup>		sak <sup>8</sup>	洗(衣)
(fa:ŋ <sup>1</sup> )	no:p <sup>7</sup>	jep <sup>8</sup>				nip	缝

壮(武)	壮(龙)	布依	傣(西)	傣(德)	侗	仂佬	水	侬
ɕak <sup>8</sup>	lak <sup>8</sup>	zak <sup>8</sup>	lak <sup>8</sup>	lak <sup>8</sup>	ljak <sup>8</sup>	lak <sup>8</sup>	ljak <sup>7</sup>	侬
ka <sup>1</sup>	kha <sup>1</sup>	ka <sup>1</sup>	xa <sup>1</sup>	xa <sup>1</sup>	pa <sup>1</sup>	(tin <sup>1</sup> )	pa <sup>1</sup>	腿
kau <sup>5</sup>	ku <sup>5</sup>	ku <sup>5</sup>	lə <sup>6</sup>	lə <sup>6</sup>	tə <sup>5</sup>	kø <sup>5</sup>	tə <sup>5</sup>	锯
kip <sup>7</sup>	kip <sup>7</sup>	təip <sup>7</sup>	kep <sup>7</sup>	tsep <sup>9</sup>	təp <sup>7</sup>	tsəp <sup>7</sup>	tsup <sup>7</sup>	拾(拣)
klai <sup>1</sup>	kwai <sup>1</sup>	təai <sup>1</sup>	kai <sup>1</sup>	kai <sup>6</sup>	ka:i <sup>1</sup>	ce <sup>1</sup>	ʔdi <sup>1</sup>	远
klau <sup>3</sup>	khjaw <sup>3</sup>	təaw <sup>3</sup>	kai <sup>3</sup>	kau <sup>3</sup>	(tan <sup>4</sup> )	phɣəi <sup>5</sup>	phjai <sup>5</sup>	近
klo:ŋ <sup>1</sup>	kjo:ŋ <sup>1</sup>	təuaŋ <sup>1</sup>	kəŋ <sup>1</sup>	kəŋ <sup>6</sup>	kuŋ <sup>1</sup>	ku <sup>3</sup>	(tam <sup>2</sup> )	鼓
ha <sup>2</sup>	ka <sup>2</sup>	ɣa <sup>2</sup>	xa <sup>2</sup>	xa <sup>2</sup>	tə <sup>1</sup>	ɕa <sup>1</sup>	ja <sup>1</sup>	茅草
ham <sup>2</sup>	khum <sup>1</sup>	ɣam <sup>1</sup>	xum <sup>1</sup>	xom <sup>1</sup>	am <sup>2</sup>	kam <sup>1</sup>	qam <sup>1</sup>	苦
ha:n <sup>5</sup>	pən <sup>6</sup>	ɣa:n <sup>5</sup>	ha:n <sup>5</sup>	ha:n <sup>5</sup>	ŋa:n <sup>6</sup>	ŋa:n <sup>6</sup>	ŋa:n <sup>6</sup>	鹅
ɣau <sup>1</sup>	hau <sup>1</sup>	zau <sup>1</sup>	hau <sup>1</sup>	hau <sup>1</sup>	ta:u <sup>1</sup>	khɣo <sup>1</sup>	tu <sup>1</sup>	头虱
ɣam <sup>4</sup>	ham <sup>4</sup>	zam <sup>4</sup>	nam <sup>4</sup>	lam <sup>4</sup>	nam <sup>4</sup>	nəm <sup>4</sup>	nam <sup>3</sup>	水
ɣa:p <sup>7</sup>	ha:p <sup>7</sup>	za:p <sup>7</sup>	ha:p <sup>9</sup>	ha:p <sup>9</sup>	ta:p <sup>7</sup>	kɣa:p <sup>7</sup>	ta:p <sup>7</sup>	挑

毛南	黎(保)	泰	石	掸	含	老	侬	腿	锯	拾(拣)	远	近	鼓	茅草	苦	鹅	头虱	水	挑
ljak <sup>7</sup>	zok <sup>7</sup>	lak <sup>4</sup>	lak <sup>6</sup>	lak <sup>5</sup>	lak <sup>5</sup>	lak <sup>8</sup>													
pja <sup>1</sup>	ha <sup>1</sup>	kha <sup>5</sup>	kwa <sup>1</sup>	kha <sup>1</sup>															
co <sup>5</sup>	keu <sup>2</sup>	luəi <sup>3</sup>	luəi <sup>6</sup>	ly <sup>3</sup>															
tsəp <sup>7</sup>	tip <sup>7</sup>	kep <sup>7</sup>	kip <sup>4</sup>	kep <sup>4</sup>		kop <sup>7</sup>													
ci <sup>1</sup>	lai <sup>1</sup>	klai <sup>1</sup>	tlai <sup>1</sup>	kai <sup>1</sup>		kai <sup>1</sup>													
phjai <sup>5</sup>	plau <sup>3</sup>	klai <sup>3</sup>	tlɔ <sup>3</sup>	kau <sup>3</sup>															
cuj <sup>1</sup>	laŋ <sup>1</sup>	klɔ:ŋ <sup>1</sup>	tlɔ:ŋ <sup>1</sup>	kɔŋ <sup>1</sup>		ko:ŋ <sup>1</sup>													
hi <sup>1</sup>	hja <sup>1</sup>	kha <sup>2</sup>	ɣa <sup>4</sup>	kha <sup>4</sup>		kha <sup>2</sup>													
kam <sup>1</sup>	ho:m <sup>1</sup>	khom <sup>5</sup>	ɣam <sup>4</sup>	khom <sup>1</sup>		khom <sup>1</sup>													
ŋa:n <sup>6</sup>	ŋe <sup>1</sup>	ha:n <sup>2</sup>	ha:n <sup>6</sup>	ha:n <sup>2</sup>		ha:n <sup>5</sup>													
tu <sup>1</sup>	fou <sup>1</sup>	hau <sup>1</sup>		hau <sup>1</sup>		hau <sup>1</sup>													
nam <sup>4</sup>	nom <sup>3</sup>	nam <sup>4</sup>	nam <sup>6</sup>	nam <sup>5</sup>		nam <sup>4</sup>													
ta:p <sup>7</sup>	tsha:p <sup>7</sup>	ha:p <sup>2</sup>	ra:p <sup>6</sup>	ha:p <sup>2</sup>		ha:p <sup>7</sup>													



除了整个语族的同源词以外,三个语支还有若干各语支内部同源词。例如:

壮	布依	傣	侗	仫佬	水	毛南	黎	猴子
liŋ <sup>2</sup>	liŋ <sup>2</sup>	liŋ <sup>2</sup>	mun <sup>6</sup>	mon <sup>6</sup>	mu:n <sup>6</sup>	nok <sup>7</sup>	猴子	
ŋw <sup>2</sup>	ŋw <sup>2</sup>	ŋw <sup>2</sup>	sui <sup>2</sup>	hui <sup>2</sup>	zu:i <sup>2</sup>	za <sup>2</sup>	蛇	
ɣw:t <sup>8</sup>	lw:t <sup>7</sup>	hət <sup>8</sup>	iŋ <sup>1</sup>	jiŋ <sup>1</sup>	ɕiŋ <sup>1</sup>	kuw <sup>7</sup>	臭虫	
pjak <sup>7</sup>	pja <sup>7</sup>	phak <sup>7</sup>	ma <sup>1</sup>	ʔma <sup>1</sup>	ʔma <sup>1</sup>	tshai <sup>1</sup>	菜	
uk <sup>7</sup>	u <sup>7</sup>	ek <sup>9</sup>	ŋui <sup>2</sup>	ʔŋui <sup>1</sup>	ŋu:i <sup>1</sup>	ɬu:k <sup>7</sup>	脑子	
ɣan <sup>1</sup>	zan <sup>1</sup>	han <sup>1</sup>	nu <sup>5</sup>	non <sup>1</sup>	ʔdu <sup>6</sup>	la:i <sup>3</sup>	看见	
hap <sup>8</sup>	ɣap <sup>8</sup>	xop <sup>7</sup>	kit <sup>10</sup>	tit <sup>8</sup>	ci <sup>8</sup>	ka:n <sup>3</sup>	咬	
naŋ <sup>6</sup>	zaŋ <sup>6</sup>	naŋ <sup>6</sup>	sui <sup>5</sup>	hui <sup>6</sup>	zu:i <sup>6</sup>	tsoŋ <sup>3</sup>	坐	
{ka:i <sup>1</sup>	ka:i <sup>1</sup>	xa:i <sup>1</sup>	pe <sup>1</sup>	pe <sup>1</sup>	pje <sup>1</sup>	zu:iŋ <sup>3</sup>	卖	
{kha:i <sup>1</sup>								

壮	侗	傣	侗	佬	水	毛南	黎	饱	深	二	五	晒	重	软
ʔim <sup>5</sup>	taŋ <sup>5</sup>	ʔim <sup>5</sup>	jam <sup>1</sup>	kyaŋ <sup>5</sup>	tjaŋ <sup>5</sup>	tjaŋ <sup>5</sup>	khuu:m <sup>1</sup>	ʔim <sup>5</sup>	ʔjam <sup>1</sup>	ja <sup>1</sup>	pa <sup>1</sup>	tshi:ŋ <sup>3</sup>	khun <sup>1</sup>	pu:t <sup>7</sup>
lak <sup>8</sup>	jam <sup>1</sup>	lək <sup>8</sup>	jam <sup>1</sup>	jam <sup>1</sup>	ʔjam <sup>1</sup>	ʔjam <sup>1</sup>	ɬo:k <sup>7</sup>	lak <sup>8</sup>	so:ŋ <sup>1</sup>	ɬau <sup>3</sup>	ha <sup>3</sup>	ta:k <sup>7</sup>	nak <sup>7</sup>	ʔun <sup>5</sup>
so:ŋ <sup>1</sup>	ja <sup>2</sup>	səŋ <sup>1</sup>	ja <sup>2</sup>	ɣa <sup>2</sup>	ɣa <sup>2</sup>	ja <sup>1</sup>	ɬau <sup>3</sup>	so:ŋ <sup>1</sup>	suəŋ <sup>1</sup>	ɣa <sup>2</sup>	ha <sup>3</sup>	ta:ʔ <sup>7</sup>	naʔ <sup>7</sup>	ʔun <sup>5</sup>
ha <sup>3</sup>	ŋo <sup>4</sup>	ha <sup>3</sup>	ŋo <sup>4</sup>	ŋo <sup>4</sup>	ŋo <sup>4</sup>	ŋo <sup>4</sup>	pa <sup>1</sup>	ha <sup>3</sup>	ɣa <sup>3</sup>	ŋo <sup>4</sup>	ta:ʔ <sup>7</sup>	naʔ <sup>7</sup>	naʔ <sup>7</sup>	ʔun <sup>5</sup>
ta:k <sup>7</sup>	ɕa <sup>5</sup>	thoŋ <sup>5</sup>	ɕa <sup>5</sup>	ɕa <sup>5</sup>	sa <sup>5</sup>	sa <sup>5</sup>	tshi:ŋ <sup>3</sup>	thoŋ <sup>5</sup>	ta:ʔ <sup>7</sup>	sa <sup>5</sup>	ta:ʔ <sup>7</sup>	naʔ <sup>7</sup>	naʔ <sup>7</sup>	ʔun <sup>5</sup>
nak <sup>7</sup>	than <sup>1</sup>	nak <sup>7</sup>	than <sup>1</sup>	ɕan <sup>1</sup>	zan <sup>1</sup>	zan <sup>1</sup>	khun <sup>1</sup>	nak <sup>7</sup>	naʔ <sup>7</sup>	zan <sup>1</sup>	naʔ <sup>7</sup>	naʔ <sup>7</sup>	naʔ <sup>7</sup>	ʔun <sup>5</sup>
ʔun <sup>5</sup>	ma <sup>3</sup>	ʔon <sup>3</sup>	ma <sup>3</sup>	ma <sup>3</sup>	ʔma <sup>3</sup>	ʔma <sup>3</sup>	pu:t <sup>7</sup>	ʔun <sup>5</sup>	ʔun <sup>5</sup>	ʔma <sup>3</sup>	ʔun <sup>5</sup>	ʔun <sup>5</sup>	ʔun <sup>5</sup>	ʔun <sup>5</sup>

## 第二章 各语言的主要特点

### 第一节 壮 语

壮语是我国壮族的语言。主要分布在广西壮族自治区、云南省东南部的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广东省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等地，人数约1617万人（2000年）。

壮语分南北两大方言，方言差别主要表现在语音方面，词汇约有30%不同，语法构造基本一致。

北部方言人口众多（约占壮族总人口的70%），地区宽广，语言的一致性较大。说北部方言的地区有：广西的龙胜、三江、永福、融安、融水、罗城、环江、河池、南丹、天峨、东兰、巴马、柳江、来宾、宜山、柳城、忻城、贺县、阳朔、荔浦、鹿寨、桂平、贵县、武宣、象州、上林、都安、马山、邕宁（北部）、横县、宾阳、武鸣、平果、田东、田阳、百色、凤山、田林、隆林、西林、凌云、乐业等和云南的富宁、广南（北部）、邱北、师宗等四十六个县市（自治县）。说南部方言的地区有：广西的邕宁（南部）、隆安、扶绥、上思、钦州、防城、天等、大新、崇左、宁明、龙州、凭祥、靖西、德保、那坡等和云南的广南（南部）、砚山、马关、文山、西畴、麻栗坡（北部）、开远等二十二个县。

#### 一、语音方面

1. 北部方言最显著的特点是没有送气声母，南部方言有一套送气的清声母。例如：

	编	石山	蔬菜	剃	踢	杀	卖	蜘蛛
武鸣	pu <sup>2</sup>	pja <sup>1</sup>	pjak <sup>7</sup>	tai <sup>5</sup>	tik <sup>7</sup>	ka <sup>3</sup>	ka:i <sup>1</sup>	kja:u <sup>1</sup>
龙州	phu <sup>1</sup>	phja <sup>1</sup>	phjak <sup>7</sup>	thai <sup>5</sup>	thik <sup>7</sup>	kha <sup>3</sup>	kha:i <sup>1</sup>	khja:u <sup>1</sup>

2. 北部方言有 r-类声母（包括多种地方变体，多数地区是 ʁ-）。南部方言绝大多数地区没有这个声母。例如：

		找	船	笑	水	尾巴
北部方言	贵县	ra <sup>1</sup>		riu <sup>1</sup>	ram <sup>4</sup>	ru:ŋ <sup>1</sup>
	马山	ɣa <sup>1</sup>	ɣu <sup>2</sup>	ɣiu <sup>1</sup>	ɣam <sup>4</sup>	ɣu:ŋ <sup>1</sup>
	武鸣	ɣa <sup>1</sup>	ɣu <sup>2</sup>	ɣiu <sup>1</sup>	ɣam <sup>4</sup>	ɣi:ŋ <sup>1</sup>
南部方言	德保	khja <sup>1</sup>	li <sup>2</sup>	khu <sup>1</sup>	nam <sup>4</sup>	tha:ŋ <sup>1</sup>
	龙州	—	lu <sup>2</sup>	hu <sup>1</sup>	nam <sup>4</sup>	ha:ŋ <sup>1</sup>

## 二、词汇方面

南北方言在 1600 个左右的常用词中，差别最大的是柳江和龙州，不同的词占 40%，其他地区大致相差三分之一。有些基本词两个方言说法不同，例如：

	天	月亮	头	(牛)角	老虎	泥土	翅膀	衣服
南部	fa <sup>4</sup>	ha:i <sup>1</sup>	thu <sup>1</sup> /hu <sup>1</sup>	kok <sup>7</sup>	ɬu <sup>1</sup>	tom <sup>1</sup>	pik <sup>7</sup>	ɬu <sup>3</sup>
北部	ʔbun <sup>1</sup>	ʔdu:n <sup>1</sup>	kjau <sup>3</sup>	kau <sup>1</sup>	kuk <sup>7</sup>	na:m <sup>6</sup>	fu:t <sup>8</sup>	pu <sup>6</sup>

## 三、语法方面

1. 数量名的组合，数词“一”在名词后，名词不出现时，放在量词后，例如：

ko <sup>1</sup>	fai <sup>4</sup>	ʔdeu <sup>1</sup>	一棵树	tu <sup>2</sup>	pja <sup>1</sup>	ʔdeu <sup>1</sup>	一条鱼
棵	树	—		条	鱼	—	
ko <sup>1</sup>	ʔdeu <sup>1</sup>	一棵		tu <sup>2</sup>	ʔdeu <sup>1</sup>	一条	
棵	—			条	—		

“二”以上的数量词组都放在名词前，例如：

so:ŋ <sup>1</sup>	ko <sup>1</sup>	fai <sup>4</sup>	两棵树
两	棵	树	
pe:t <sup>7</sup>	tu <sup>2</sup>	pja <sup>1</sup>	八条鱼
八	条	鱼	

2. 指示词修饰名词一律放在名词后面，例如：

ko <sup>1</sup>	fai <sup>4</sup>	nei <sup>4</sup>	这棵树
棵	树	这	



tu<sup>2</sup> pja<sup>1</sup> han<sup>4</sup> 那条鱼  
条 鱼 那

3. 壮语的句子结构，跟汉语小异大同。小异之处，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名词的修饰语后置（见前）；一是补充关系的短语有些形式跟现代汉语的说法很不一样。例如：

kun<sup>1</sup> hau<sup>4</sup> ?im<sup>5</sup> 吃饱饭 cap<sup>7</sup> sa:ŋ<sup>1</sup> lai<sup>1</sup> 砌（得）太高  
吃 饭 饱 砌 高 多

不能说：kun<sup>1</sup> ?im<sup>5</sup> hau<sup>4</sup> cap<sup>7</sup> lai<sup>1</sup> sa:ŋ<sup>1</sup>  
吃 饱 饭 砌 多 高

不过，像 kun<sup>1</sup> so:ŋ<sup>1</sup> kan<sup>1</sup> lau<sup>3</sup> liu<sup>4</sup> 和 kun<sup>1</sup> liu<sup>4</sup> so:ŋ<sup>1</sup> kan<sup>1</sup> lau<sup>3</sup>  
吃 两 斤 酒 完 吃 完 两 斤 酒

“喝完两斤酒”。ŋin<sup>2</sup> tu<sup>2</sup> kuk<sup>7</sup> ?deu<sup>1</sup> tai<sup>1</sup> 和 ŋin<sup>2</sup> tai<sup>1</sup>  
(枪)打 只 虎 一 死 打 死

tu<sup>2</sup> kuk<sup>7</sup> ?deu<sup>1</sup> “打死一只老虎”却是都可以说的。  
只 虎 一

又如：ya:i<sup>2</sup> ?dei<sup>1</sup> la:i<sup>1</sup> “写（得）很好”不能说：ya:i<sup>2</sup> la:i<sup>1</sup> ?dei<sup>1</sup>。  
写 好 多 写 多 好

pu:t<sup>7</sup> la:i<sup>1</sup> yu<sup>5</sup> “跑”（得）比较快”虽然可以说 pu:t<sup>7</sup> yu<sup>5</sup> la:i<sup>1</sup> “跑  
跑 多 快 跑 快 多

（得）很快”、“跑（得）太快”，但意思跟 pu:t<sup>7</sup> la:i<sup>1</sup> yu<sup>5</sup> 不一样了。

4. 汉语和民族语两种形式并存并用，例如：

$\left\{ \begin{array}{l} \text{pei}^3 \text{ te}^1 \text{ sa:}\eta^1 \text{ 比他高} \\ \text{比 他 高} \end{array} \right.$	$\left\{ \begin{array}{l} \text{si:}\eta^1 \text{ pai}^1 \text{ 先去} \\ \text{先 去} \end{array} \right.$

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的壮族，20世纪50年代以前称为沙、依、土。沙自称布亚依，布依，布哟依，语言跟广西壮语的北部方言基本一致，可以互相通话。依自称布依，语言跟广西壮语的南部方言相通，比沙话多一套送气清塞音声母。土自称布台，土话跟壮语的南北方言都有明显的差异，主要表现在：

1. 有 ts、tsh、s (θ)、z (ð) 和 tɕ、tɕh、ɕ、j 两套塞擦音和擦音声母。

2. 有 ph、th、kh、tsh、tɕh 五个送气声母。

3. 浊声母除 ?b、?d 外，还有 v、z、dz、ɣ 四个。

4. 塞音韵尾 -p、-t、-k 已全部合并成 -ʔ，如：taʔ<sup>7</sup> “肝”，maʔ<sup>7</sup> 跳

蚤”，la<sup>28</sup>“儿子”。鼻音尾-m脱落或并入-n，如：“水”na<sup>4</sup>，“风”lan<sup>2</sup>，“三”θan<sup>1</sup>。

5. 第6调是低升降的曲折调231，这个调子的音节，声母几乎全部浊音化。如：p/buŋ<sup>6</sup>哄（孩子），p/bəu<sup>6</sup>“父亲”，t/du<sup>6</sup>“帽子”，k/geŋ<sup>6</sup>“呻吟”。

6. 壮侗语多数语言中，单元音韵母a的词，在文山土话中念o，如：

文山土	壮(武)	壮(龙)	布依	傣(西)	临高	侗	水	黎(保)	
no <sup>2</sup>	na <sup>2</sup>	na <sup>2</sup>	na <sup>2</sup>	na <sup>2</sup>	nia <sup>2</sup>	ja <sup>5</sup>	ʔya <sup>5</sup>	ta <sup>2</sup>	田
mo <sup>2</sup>	—	ma <sup>2</sup>	ma <sup>2</sup>	ma <sup>2</sup>	mia <sup>2</sup>	ma <sup>11</sup>	—	—	来
po <sup>1</sup>	pja <sup>1</sup>	pja <sup>1</sup>	pja <sup>1</sup>	pa <sup>1</sup>	ʔba <sup>1</sup>	pa <sup>1</sup>	—	ɬa <sup>1</sup>	鱼
ko <sup>3</sup>	kja <sup>3</sup>		tɕa <sup>3</sup>	ka <sup>3</sup>	la <sup>3</sup>	ka <sup>3</sup>	ka <sup>3</sup>	—	秧
ho <sup>3</sup>	ha <sup>3</sup>	ha <sup>3</sup>	ha <sup>3</sup>	ha <sup>3</sup>	—	—	—	pa <sup>4</sup>	五
tho <sup>2</sup>	ta <sup>1</sup>	ha <sup>1</sup>	ta <sup>2</sup>	ta <sup>1</sup>	ʔda <sup>1</sup>	ta <sup>1</sup>	ɬa <sup>1</sup>	tsha <sup>1</sup>	眼
kho <sup>2</sup>	ka <sup>1</sup>	kha <sup>1</sup>	ka <sup>1</sup>	xa <sup>1</sup>	va <sup>2</sup>	pa <sup>1</sup>	pa <sup>1</sup>	ha <sup>1</sup>	腿

7. 土话有三个“一”，即 tu<sup>1</sup>、naŋ<sup>2</sup>和 ʔi<sup>27</sup>。基数词的“一”用 tu<sup>1</sup>，如：tu<sup>1</sup>、θuŋ<sup>1</sup>、θā、θi<sup>5</sup>、ho<sup>3</sup>一、二、三、四、五……；表示单位的“一”（跟量词连用时）用 naŋ<sup>2</sup>，如：

do<sup>6</sup> kho<sup>2</sup> naŋ<sup>2</sup> 一条河 ʔduā<sup>1</sup> ʔā<sup>1</sup> naŋ<sup>2</sup> 一座山

河 条 一 山 个 一

十位数后面的“一”用 ʔi<sup>27</sup>，如：θe<sup>27</sup> ʔi<sup>27</sup> 十一，ni<sup>6</sup> θe<sup>7</sup> ʔi<sup>27</sup> 二十一。

十 一 二 十 一

“一百”用 naŋ<sup>2</sup>，如：pe<sup>27</sup> naŋ<sup>2</sup>。

百 一

“二”只有一个 θuŋ<sup>1</sup>。

8. 土话中“二”以上的数量表示法跟壮语、布依语、侗语、水语相同，即：数词+量词+名词。单位是“一”的数量结构跟傣语相同，即：名词+量词+“一”。例如：

θā<sup>1</sup> tu<sup>1</sup> m<sup>4</sup> 三只猪

三 只 猪

θɛʔ<sup>7</sup> ʔā<sup>1</sup> kha<sup>5</sup> ka<sup>5</sup> 十个鸡蛋

十 个 蛋 鸡

mo<sup>1</sup> tu<sup>1</sup> naŋ<sup>2</sup> 一只狗

狗 只 一

## 第二节 布依语

布依语是布依族的语言。布依族分布在贵州省的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和黔西南的二十几个县市中。人口有 297 万人 (2002)。此外,散居于云南省的罗平县,四川省的宁南县、会东县的布依族,仍说布依语。

布依族和壮族从历史渊源、风俗习惯、语言文化以及居住地区等各方面看,关系都非常密切。广西跟贵州相邻的大片地方,两个民族的自称也完全相同。黔西南地区的布依族和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境内的壮族情况也一样。所以布依语和壮语(北部方言)大体上可以互相通话。各地布依语的基本词汇和语法结构一致性很大。语音虽有些不同,但有一定比较整齐的对应关系。各地存在一些不同的词,但不容易划出比较明显的地区性分界线来。至于语法,不同地区细微的差别也有一些,但也没有地域性的规律。据此,布依语只分为黔南、黔中、黔西三个土语,没有划分方言。

土语之间的差别主要表现在语音上。比如黔南土语有腭化和唇化声母。黔西土语和黔中的大部地区只有相对的单纯声母了。例如:

	鱼	烧	踩	秤锤	锣	竹筏
黔南	pia <sup>1</sup>	piau <sup>1</sup>	mia:n <sup>4</sup>	twa <sup>2</sup>	lwa <sup>2</sup>	swa <sup>2</sup>
黔中	pa <sup>1</sup> (pja <sup>1</sup> )	pau <sup>1</sup> (pjau <sup>1</sup> )	ma:n <sup>4</sup> (mja:n <sup>4</sup> )	to <sup>2</sup>	la <sup>2</sup>	sa <sup>2</sup>
黔西	pa <sup>1</sup>	pau <sup>1</sup>	ma:n <sup>4</sup>	to <sup>2</sup>	la <sup>2</sup>	sa <sup>2</sup>

kw 和 ŋw 两个声母,三个土语都有。例如:kwa<sup>2</sup>“右”、ŋwi<sup>6</sup>“果仁”。

布依语大部分地区无送气声母。黔西的镇宁(北部)、郎岱(东部)、普定等几个县有送气的 ph、th、kh、tsh 声母,一般多出现在单数调,特别是第 3 调。例如:

pha<sup>3</sup> 雷,大姑母    tsha<sup>3</sup> 等候    kha<sup>3</sup> 杀,秧苗    tham<sup>3</sup> 穿  
thai<sup>3</sup> 哭            thau<sup>3</sup> 来,下    tham<sup>3</sup> 织            tsham<sup>3</sup> 戴

又如黔南、黔中的 tɕ 声母,黔西是 k,例如:

	头	鼓	中间
黔南	təau <sup>3</sup>	təɔ:ŋ <sup>1</sup>	təa:ŋ <sup>1</sup>
黔中	təau <sup>3</sup> (kau <sup>3</sup> )	təuaŋ <sup>1</sup>	təa:ŋ <sup>1</sup>
黔西	kau <sup>3</sup> (khau <sup>3</sup> )	kuaŋ <sup>1</sup>	ka:ŋ <sup>1</sup>

黔中土语最突出的特点是没有 f、ɸ、h 这几个声母。

黔南、黔中的 au 韵，黔西是 a。例如：

	媳妇	看守	内	鸡胗
黔南	pau <sup>4</sup>	tau <sup>2</sup>	?dau <sup>1</sup>	tau <sup>1</sup>
黔中	pau <sup>4</sup>	tau <sup>2</sup>	?dau <sup>1</sup>	tau <sup>1</sup>
黔西	pa <sup>4</sup>	ta <sup>2</sup>	?da <sup>1</sup>	ta <sup>1</sup>

黔西土语的水城（田坝）在语音系统方面表现出很多特点：

1. p、t、k、ts、tɕ 几个声母在双数调中变读成相对的浊音（前面并不带喉塞音）。

2. 塞音韵尾 -p、-t、-k 和鼻音尾的 -m 全部消失，只有 -n、-ŋ 两个辅音尾。

语法方面各地有一些细微差别，但不是土语之间的分歧。例如：

相当于汉语“的”这一助词有 ka:i<sup>5</sup> 和 ti<sup>5</sup> 两个，用 ka:i<sup>5</sup> 的地区，说“红的红，绿的绿”是 ka:i<sup>5</sup> ?diŋ<sup>1</sup> ?diŋ<sup>1</sup>, ka:i<sup>5</sup> lok<sup>8</sup> lok<sup>8</sup>.

（的）红 红 （的）绿 绿

用“ti<sup>5</sup>”的地区，则说：?diŋ<sup>1</sup> ti<sup>5</sup> ?diŋ<sup>1</sup>, lok<sup>8</sup> ti<sup>5</sup> lok<sup>8</sup>.

红（的）红 绿（的）绿

显然，前者是本民族语说法，后者用的是汉语的表达方式。（ti<sup>5</sup>本身就是借汉语的“的”）。

类似的情况，“全村的人”有的地方说

vun<sup>2</sup> leu<sup>4</sup> ?ba:n<sup>4</sup>

人 全 寨子

有的地方说 leu<sup>4</sup> ?ba:n<sup>4</sup> ni<sup>2</sup> vun<sup>2</sup>

全 寨子（的）人

前者是民族形式，后者则是汉语的组合方式。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有的地方两种说法都通行，不一定是地区的差别了。

布依语词的构造，各种短语的词序（包括数量名组合中数词“一”的位置），句子结构等跟壮语（特别是北部方言）几乎完全一致。



### 第三节 傣 语

傣语是我国傣族的语言，主要分布在云南省境内，集中在南部的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和西部的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还有耿马、孟连等几个自治县。此外，还分散在云南省内的其他 40 多个县。傣族人口约有 115 万人（2000 年）。

傣语属李方桂划分的侗台语的西南支，跟泰国的暹罗语（泰语）、缅甸的掸语更近一些，可以通话。目前暂时分西双版纳和德宏两个主要方言（以下简称西傣、德傣）。

#### （一）语音方面

1. 傣语有 ph, th 两个送气声母，例如：

phi<sup>1</sup> 鬼    pha<sup>4</sup> 刀    phak<sup>7</sup> 菜  
pho<sup>1</sup> 大夫    thu<sup>5</sup> 筷子    tham<sup>3</sup> 山洞

2. 西傣部分地区有 ʔb-、ʔd- 声母，德傣没有这两个声母，跟 ʔb- 对应的是 m-，跟 ʔd- 对应的是 l-。例如：

西傣	德傣	
ʔda <sup>5</sup>	la <sup>5</sup>	骂
ʔdai <sup>3</sup>	lai <sup>3</sup>	得到
ʔduŋ <sup>3</sup>	loŋ <sup>3</sup>	簸箕
ʔdip <sup>7</sup>	lip <sup>7</sup>	生（的）
ʔbe <sup>3</sup>	me <sup>3</sup>	羊
ʔba:n <sup>3</sup>	ma:n <sup>3</sup>	村子
ʔbeŋ <sup>5</sup>	meŋ <sup>5</sup>	分配
ʔbok <sup>9</sup>	mok <sup>9</sup>	告诉

3. 西傣有 n-, l- 两个声母，德傣只有 l-，没有 n-。例如：

西傣	德傣	
na <sup>3</sup>	la <sup>3</sup>	脸
nən <sup>2</sup>	lən <sup>2</sup>	睡
naŋ <sup>6</sup>	laŋ <sup>6</sup>	坐
na:m <sup>1</sup>	la:m <sup>1</sup>	刺
not <sup>9</sup>	lot <sup>9</sup>	胡子
le <sup>2</sup>	le <sup>2</sup>	舔

lin <sup>4</sup>	lin <sup>4</sup>	舌头
lau <sup>3</sup>	lau <sup>3</sup>	酒
lum <sup>2</sup>	lum <sup>2</sup>	忘
lak <sup>8</sup>	lak <sup>8</sup>	偷

4. 西傣有 ɔ、o 两类韵母，德傣只有 o 韵，例如：

西傣	德傣	
xɔ <sup>1</sup>	xo <sup>1</sup>	锄头
xo <sup>1</sup>	xo <sup>1</sup>	笑
ho <sup>1</sup>	ho <sup>1</sup>	衙门
ho <sup>1</sup>	ho <sup>1</sup>	头

5. 西傣有 ε、e 两类韵母，德傣只有 e 韵，例如：

西傣	德傣	
mε <sup>2</sup>	me <sup>2</sup>	修理
me <sup>2</sup>	me <sup>2</sup>	妻子
kε <sup>2</sup>	ke <sup>2</sup>	老
ke <sup>5</sup>	ke <sup>5</sup>	(多) 少

6. 西傣的辅音韵尾，除 -m、-n、-ŋ 和 -p、-t、-k 以外，还有一个 -ʔ 尾。例如：pak<sup>7</sup> 插，pa<sup>ʔ7</sup> 披（发），pok<sup>7</sup> 竖，po<sup>ʔ7</sup> 掺合。

7. 西傣的多音节词，前一个音节如果带 -ʔ 韵尾，在高平调和高平调、高平调和高降调、中平调和高降调、中平调和中平调四种情况下，这个音节的元音弱化或消失，-ʔ 韵尾脱落，快读时，两个音节的声母连成复辅音。例如：

- a. sa<sup>ʔ</sup> ʔ ŋat ʔ 读 saŋat ʔ 或 sŋat ʔ 秘密  
 sa<sup>ʔ</sup> ʔ la<sup>ʔ</sup> ʔ a:t ↑ 读 sa la ʔ a:t ↑ 或 sla ʔ a:t ↑ 壮丽
- b. sa ʔ sa<sup>ʔ</sup> ʔ na \ 读 sa ʔ sa na \ 或 sa ʔ sna \ 宗教  
 suk ʔ sa<sup>ʔ</sup> ʔ ba:i \ 读 suk ʔ sa ba:i \ 或 suk ʔ sba:i \ 舒服、幸福
- c. pha<sup>ʔ</sup> ʔ ja \ 读 pha ja \ 或 phja \ 头人
- d. pha<sup>ʔ</sup> ʔ ja:t ʔ 读 pha ja:t ʔ 或 phja:t ʔ 疾病  
 pa<sup>ʔ</sup> ʔ ja<sup>ʔ</sup> ʔ 读 pa ja<sup>ʔ</sup> ʔ 或 pja ʔ 表演。

8. 西傣有一部分读第 1 调的字，德傣是第 6 调。例如：

	年	水蛭	死	淹	盐	远	鼓	牵	要
西傣	pi <sup>1</sup>	piŋ <sup>1</sup>	ta:i <sup>1</sup>	tən <sup>1</sup>	kə <sup>1</sup>	kai <sup>1</sup>	kəŋ <sup>1</sup>	tsuŋ <sup>1</sup>	?au <sup>1</sup>
德傣	pi <sup>6</sup>	piŋ <sup>6</sup>	ta:i <sup>6</sup>	tən <sup>6</sup>	kə <sup>6</sup>	kai <sup>6</sup>	kəŋ <sup>6</sup>	tsuŋ <sup>6</sup>	?au <sup>6</sup>

## (二) 词汇方面

两个方言在 2900 个常用词中同源的约有 2200 个，占 75% 强。

## (三) 语法方面

1. 傣语的人称代词较复杂，德傣分单数、双数、多数，用不同的词表示，无词形变化。例如：

	单数		双数		多数
第一人称	kau <sup>6</sup>	我	ha:ŋ <sup>2</sup> xə <sup>1</sup>	我俩	tu <sup>6</sup> 我们
			ha:ŋ <sup>2</sup> ha <sup>2</sup>	咱俩	hau <sup>2</sup> 咱们
第二人称	mau <sup>2</sup>	你	səŋ <sup>1</sup> xə <sup>1</sup>	你俩	su <sup>1</sup> 你们
第三人称	man <sup>2</sup>	他	səŋ <sup>1</sup> xa <sup>1</sup>	他俩	xau <sup>1</sup> 他们

西傣的人称代词比德傣更为复杂，说话人根据跟对话者或第三方的不同关系而有不同的称法。例如：第一人称单数用谦称 to<sup>1</sup> xa<sup>3</sup>（我），多数用通称 hau<sup>2</sup>（我们）；第二人称单数用通称或敬称的多数 su<sup>1</sup> 或 su<sup>1</sup> tsau<sup>3</sup>（你），对不熟识的人用亲密称 xiŋ<sup>2</sup>（你），多数用敬称 su<sup>1</sup> tsau<sup>3</sup>（你们）；第三人称单数用通称或敬称的多数 xau<sup>1</sup> 或 xau<sup>1</sup> tsau<sup>3</sup>（他），多数用敬称 xau<sup>1</sup> tsau<sup>3</sup>（他们）。

ha<sup>2</sup> 只用于年龄相仿的亲密朋友之间。在尊长前自称用 xəi<sup>3</sup>，to<sup>1</sup> xəi<sup>3</sup>（我），tu<sup>1</sup> xəi<sup>3</sup>（我们）。

ku<sup>1</sup>，kau<sup>1</sup>（我），muŋ<sup>2</sup>（你），man<sup>2</sup>（他）只在说话人以上临下那种口气时才用。

2. 指示代词：德傣只分 lai<sup>4</sup>“这”和 lan<sup>4</sup>“那”。西傣指人和事物的有三个：ni<sup>8</sup>这（近指），nan<sup>4</sup>那（中指），nan<sup>8</sup>那（远指）。指地点的自近而远分八个等级，例如：

ti <sup>6</sup> ni <sup>3</sup>	这儿	ti <sup>6</sup> nan <sup>4</sup>	那儿
ti <sup>6</sup> han <sup>3</sup>	那儿	ti <sup>6</sup> nan <sup>6</sup>	那儿
ti <sup>6</sup> na <sup>3</sup>	那儿	ti <sup>6</sup> nan <sup>4</sup> pun <sup>6</sup>	那儿
ti <sup>6</sup> nai <sup>2</sup>	那儿	ti <sup>6</sup> nan <sup>6</sup> pun <sup>6</sup>	那儿

常用的是 ni<sup>3</sup>，han<sup>3</sup>，na<sup>3</sup>，nai<sup>2</sup>四级，其余四级用得很少。

3. 傣语量词不能重叠。表示“每”的意思，西傣用 ?dai<sup>1</sup> 或 tsu<sup>6</sup>。?dai<sup>1</sup> 用在量词或名词后面，tsu<sup>6</sup> 用在量词或名词前面。例如：

to <sup>1</sup>	?dai <sup>1</sup>	每只	kun <sup>2</sup>	?dai <sup>1</sup>	每人
只	每		人	每	
tsu <sup>6</sup>	to <sup>1</sup>	每只	tsu <sup>6</sup>	kun <sup>2</sup>	每人
每	只		每	人	

德傣用 ku<sup>6</sup> 放在量词或名词前。例如：

ku <sup>6</sup>	tə <sup>6</sup>	每只	ku <sup>6</sup>	kon <sup>2</sup>	每人
每	只		每	人	

4. 傣语数词“二”只有一个 sɔŋ<sup>1</sup>，“二十”单独有一个 sa:u<sup>2</sup>，不受别的数词修饰。

5. 傣语数量词组修饰名词时，一般是名词在前，数量词组在后。例如：

pa <sup>1</sup>	sa:m <sup>1</sup>	to <sup>1</sup>	三条鱼	sə <sup>2</sup>	sɔŋ <sup>1</sup>	phuŋ <sup>1</sup>	两件衣服
鱼	三	条		衣	两	件	

数词是“一”时，放在量词后面，例如：

xim <sup>1</sup>	lim <sup>3</sup>	nuŋ <sup>6</sup>	一根针	ho <sup>2</sup>	to <sup>1</sup>	nuŋ <sup>6</sup>	一头黄牛
针	根	一		黄牛	头	一	

6. 指量结构的位置也放在名词后面，但指示词要放在量词之后，像数词“一”的位置一样。例如：

kun <sup>2</sup>	ko <sup>4</sup>	ni <sup>28</sup>	这个人	mu <sup>1</sup>	?an	nan <sup>4</sup>	那头猪
人	个	这		猪	头	那	

## 第四节 临高话

临高话<sup>①</sup> 是海南岛北部滨海地区以临高县为中心，旁及琼山县、澄迈县、儋县直至海口市郊区的部分当地人所说的话。说这种话的人自称 ?aŋ<sup>3</sup> kaŋ<sup>3</sup> vo<sup>3</sup> “讲村话的人”，据 1980 年的统计，说“村话”的人临高县有 27.7 万多人（占全县总人口的 91.6%），琼山县 11.8 万多人（占全县 24.1%），澄迈县 4.8 万多人（占全县总人口的 10.4%），

① 临高话，国外有的著作又称贝（Bé）语。



儋县 2.4 万多人（占全县总人口的 4.1%），海口市郊区 5.4 万多人（占郊区农业总人口的 72.4%）。合计约 51 万人。此外在岛西部沿海的东方县、昌江县也有一些散居的讲“村话”的人。目前这些人的民族成分都是汉族。临高话是我们暂定的以临高县地名作为这种话的叫名。

从语音系统、词汇和语法构造各方面分析，临高话应属于壮侗语族。

临高话有单辅音声母 17 个，其中清塞音声母 3 个，t、k、ʔ；带先喉塞的浊塞音声母两个，ʔb、ʔd；鼻音声母 4 个，m、n、ɲ、ŋ。清擦音声母 4 个，f、s、x、h；浊擦音声母 2 个，v、j；边音声母 1，还有一个清塞擦音声母 ts。

临高话没有清塞音声母 p，所有同语族其他语言 p 声母的词，都并入 ʔb 声母，部分 t 则并入 ʔd。例如：

	临高	壮	傣	侗	黎	泰	石	老	掸	舍
鱼	ʔba <sup>1</sup>	pja <sup>1</sup>	pa <sup>1</sup>	pa <sup>1</sup>	ɬa <sup>1</sup>	pla <sup>1</sup>	pla <sup>1</sup>	pi <sup>1</sup>	pa <sup>1</sup>	pla
去	ʔboi <sup>1</sup>	pai <sup>1</sup>	pai <sup>1</sup>	pa:i <sup>1</sup>	hei <sup>1</sup>	pai <sup>1</sup>	pai <sup>1</sup>	pai <sup>1</sup>	pai <sup>1</sup>	pāi
板子	ʔben <sup>3</sup>	pe:n <sup>3</sup>	pen <sup>3</sup>	phin <sup>5/7</sup>	ʔbe:n <sup>2</sup>	pe:n <sup>3</sup>		pe:n <sup>3</sup>		pen
水蛭	ʔbiŋ <sup>1</sup>	piŋ <sup>1</sup>	piŋ <sup>1</sup>	—	ziŋ <sup>1</sup>	pliŋ <sup>1</sup>	pliŋ <sup>1</sup>	pi:ŋ <sup>1</sup>	piŋ <sup>1</sup>	pin
鸭子	ʔbit <sup>7</sup>	pit <sup>7</sup>	pet <sup>7</sup>	pət <sup>7</sup>	—	pet <sup>7</sup>	pit <sup>7</sup>	pet <sup>7</sup>	pet <sup>7</sup>	pet
嘴	ʔbak <sup>7</sup>	pa:k <sup>7</sup>	pa:k <sup>9</sup>	pa:k <sup>9</sup>	pom <sup>3</sup>	pa:k <sup>7</sup>	pa:k <sup>7</sup>	pa:k <sup>7</sup>	pa:k <sup>7</sup>	pāk
眼	ʔda <sup>1</sup>	ta <sup>1</sup>	ta <sup>1</sup>	ta <sup>1</sup>	tsha <sup>1</sup>	ta <sup>1</sup>	pra <sup>1</sup>	ta <sup>1</sup>	ta <sup>1</sup>	ta
死	ʔdai <sup>1</sup>	ta:i <sup>1</sup>	ta:i <sup>1</sup>	təi <sup>3</sup>	—	ta:i <sup>1</sup>	pra:i <sup>1</sup>	ta:i <sup>1</sup>	ta:i <sup>1</sup>	tāi
肝	ʔdɔp <sup>7</sup>	tap <sup>7</sup>	tap <sup>7</sup>	tap <sup>7</sup>	—	tap <sup>7</sup>	tap <sup>7</sup>	tap <sup>7</sup>	tap <sup>7</sup>	tap
屁	ʔdut <sup>7</sup>	ɣot <sup>7</sup>	tot <sup>7</sup>	thet <sup>1</sup>	thu:t <sup>7</sup>	tot <sup>7</sup>	ret <sup>7</sup>		tot <sup>7</sup>	tet
掉、落	ʔdok <sup>7</sup>	tok <sup>7</sup>	tok <sup>7</sup>	tok <sup>7</sup>	thok <sup>7</sup>	tok <sup>7</sup>	tɔk <sup>7</sup>	tok <sup>7</sup>	tok <sup>7</sup>	tuk

此外，还有腭化声母 14 个：ʔbj、ʔbj、tj、kj、tsj、mj、nj、ŋj、fj、vj、sj、xj、hj、lj。唇化声母 11 个：ʔbw、ʔdw、tw、kw、tsw、sw、xw、hw、jw、lw、nw。

韵母方面有单元音韵母 7 个：i、e、a、ɔ、o、u、ə。复合元音韵母 10 个，带 i 尾的 5 个：ai、ɔi、oi、ui、əi；带 u 尾的 5 个：iu、eu、au、ɔu、əu。带辅音韵尾韵母 49 个，即 -m、-n、-ŋ、-p、-t、-k、-ʔ 7 个韵尾跟 7 个单元音结合成韵。

临高话韵母系统中没有长短元音的对立。

韵尾 -k 和 -ʔ 是对立的音位，例如：ʔbak<sup>7</sup> “嘴”，ʔbaʔ<sup>7</sup> “血”，kek<sup>7</sup> “隔开”，keʔ<sup>7</sup> “解开”，ʔdak<sup>8</sup> “绳子”，ʔdaʔ<sup>8</sup> “直”。

声调：临高话有 4 个舒声调，两个促声调。本语族其他语言的第 3 调、第 5 调的词，临高话里并为第 3 调，第 4 调，第 6 调的词并为第 4 调。例如：

	临高话	壮	傣	侗	水	黎
杀	ka <sup>3</sup>	ka <sup>3</sup>	xa <sup>3</sup>	sa <sup>3</sup>	ha <sup>3</sup>	hau <sup>3</sup>
秧	la <sup>3</sup>	kja <sup>3</sup>	ka <sup>3</sup>	ka <sup>3</sup>	ka <sup>3</sup>	—
归	kau <sup>3</sup>	kau <sup>5</sup>	kau <sup>5</sup>	a:u <sup>5</sup>	qa:u <sup>5</sup>	khau <sup>2</sup>
嫁	ha <sup>3</sup>	ha <sup>5</sup>	xa <sup>5</sup>	—	ʔa <sup>5</sup>	—
知道	hu <sup>4</sup>	ɣo <sup>4</sup>	hu <sup>4</sup>	wo <sup>4</sup>	ɕau <sup>3</sup>	—
钩刀	tʂa <sup>4</sup>	ɕa <sup>4</sup>	pha <sup>4</sup>	mja <sup>4</sup>	—	ka <sup>3</sup>
用	juŋ <sup>4</sup>	juŋ <sup>6</sup>	juŋ <sup>5</sup>	joŋ <sup>6</sup>	joŋ <sup>6</sup>	—
穿山甲	hin <sup>4</sup>	lin <sup>6</sup>	lin <sup>6</sup>	lən <sup>6</sup>	ljən <sup>6</sup>	muŋ <sup>3</sup>

语法方面：澄迈县和琼山县的临高话，名词单独使用时，后边可以加上相应的量词，表示单一数量。在临高县，一般需要在后边加“一”。例如：

mo<sup>1</sup> hu<sup>2</sup> 猪 (一) 头猪      ʔdak<sup>8</sup> hju<sup>2</sup> 绳子 (一) 条绳子  
猪      只                              绳子      条

数量词组修饰名词时，在临高，可以放在名词前边，也可以放在名词后边。但澄迈、琼山却只能放在名词之后。例如：

临高：leŋ<sup>4</sup> hun<sup>2</sup> tam<sup>1</sup> na<sup>3</sup> 或 tam<sup>1</sup> na<sup>3</sup> leŋ<sup>4</sup> hun<sup>2</sup> 三个人  
人                      三      个                      三      个                      人

澄迈、琼山只能说：leŋ<sup>4</sup> hun<sup>2</sup> tam<sup>1</sup> na<sup>3</sup> 三个人  
人                      三      个

数词“一”必须放在量词之后，例如：

nok<sup>8</sup> hu<sup>2</sup> hə<sup>3</sup> 一只鸟，mo<sup>1</sup> hu<sup>2</sup> hə<sup>3</sup> 一头猪  
鸟      只      一                      猪      只      一

数词“一”有两种形式，一个是 hə<sup>3</sup>，一个是 ʔit<sup>7</sup>，hə<sup>3</sup>不能用于数和构成复合数词，只能放在量词后面作修饰成分。ʔit<sup>7</sup>用于数和构成复合数词，也可以放在量词前面作修饰成分。

“二”也有两种形式，一个是  $v\text{on}^3$ ，另一个有两个变体，即： $\eta\text{i}^4$  和  $\eta\text{ai}^4$ 。 $v\text{on}^3$ 、 $\eta\text{i}^4$  都可用于数数目， $\eta\text{ai}^4$  不行。 $v\text{on}^3$  放在量词前面作修饰成分，放在“百、千、万”前面表示相乘关系，但不能放在“十”前面，也不能作末位数词， $\eta\text{i}^4$  用于“十”前面， $\eta\text{ai}^4$  用于复合数词的末位，表示序数“二”时也用  $\eta\text{ai}^4$ 。例如：

$\text{?it}^7$ 、 $v\text{on}^3$ 、 $\text{tam}^1$ 、 $\text{ti}^3$ ……一、二、三、四……

或： $\text{?it}^7$ 、 $\eta\text{i}^4$ 、 $\text{tam}^1$ 、 $\text{ti}^3$ ……一、二、三、四……

$v\text{on}^3$   $\text{sen}^1$   $v\text{on}^3$   $\text{?bek}^7$   $\eta\text{i}^4$   $\text{t\text{ap}}^8$   $\eta\text{ai}^4$  二千二百二十二  
二 千 二 百 二 十 二

$v\text{on}^3$   $\text{hu}^2$  两只  $\text{hai}^4$   $\eta\text{ai}^4$  第二  
二 只 第 二

$\eta\text{ai}^4$   $\eta\text{it}^7$   $\text{so}^1$   $\eta\text{ai}^4$  二月初二  $\text{sen}^1$   $\eta\text{ai}^4$  一千二百  
二 月 初 二 千 二

“四、五、六、八、九”都是一种形式，但各有两个不同的变体。例如： $\text{ti}^3$ 、 $\text{t\text{e}}^3$  “四”， $\eta\text{a}^3$ 、 $\eta\text{o}^4$  “五”， $\text{sok}^7$ 、 $\text{lok}^8$  “六”， $\text{?bet}^7$ 、 $\text{?bat}^7$  “八”， $\text{ku}^3$ 、 $\text{kiu}^4$  “九”。

$\text{t\text{e}}^3$  “四”、 $\eta\text{o}^4$  “五”、 $\text{lok}^8$  “六”、 $\text{?bat}^7$  “八”习惯用于“十、千、万”之前，而  $\text{ti}^3$  “四”、 $\eta\text{a}^3$  “五”、 $\text{sok}^7$  “六”、 $\text{?bet}^7$  “八”多用在末位。例如：

$\text{t\text{e}}^3$   $\text{?bek}^7$   $\text{t\text{e}}^3$   $\text{t\text{ap}}^8$   $\text{ti}^3$  四百四十四  
四 百 四 十 四

$\eta\text{o}^4$   $\text{sen}^1$   $\eta\text{o}^4$   $\text{?bek}^7$   $\eta\text{o}^4$   $\text{t\text{ap}}^8$   $\eta\text{a}^3$  五千五百五十五  
五 千 五 百 五 十 五

$\text{?bat}^7$   $\text{?bek}^7$   $\text{?bat}^7$   $\text{t\text{ap}}^8$   $\text{?bet}^7$  八百八十八  
八 百 八 十 八

量词前习惯用  $\text{ti}^3$ 、 $\eta\text{a}^3$ 、 $\text{sok}^7$ 、 $\text{?bet}^7$ ，例如：

$\text{ti}^3$   $\text{hu}^2$  四只  $\eta\text{a}^3$   $\text{hui}^2$  五条  $\text{sok}^7$   $\text{na}^3$  六个  $\text{?bet}^7$   $\text{x\text{at}}^7$  八块  
四 只 五 条 六 个 八 块

称谓排行用  $\eta\text{ai}^4$ 、 $\text{t\text{e}}^3$ 、 $\eta\text{o}^4$ 、 $\text{lok}^8$ 、 $\text{?bat}^7$ ，例如：

$\text{?e}\eta^1$   $\eta\text{ai}^4$  二哥  $\text{tok}^7$   $\text{t\text{e}}^3$  四叔  
哥 二 叔 四

$\text{mu}^3$   $\eta\text{o}^4$  五婶  $\text{tau}^3$   $\text{lok}^8$  六嫂  
婶 五 嫂 六

ʔbɔi<sup>3</sup> ʔbat<sup>7</sup> 八姐      məi<sup>4</sup> ku<sup>3</sup> 九妹  
姐      八                      妹      九

表示月份时，数词在前，例如：

ŋəi<sup>4</sup> ŋit<sup>8</sup> 二月      ti<sup>3</sup> ŋit<sup>8</sup> 四月      ŋo<sup>4</sup> ŋit<sup>8</sup> 五月  
二      月                      四      月                      五      月  
lok<sup>8</sup> ŋit<sup>8</sup> 六月      ʔbet<sup>7</sup> ŋit<sup>8</sup> 八月      ku<sup>3</sup> ŋit<sup>8</sup> 九月  
六      月                      八      月                      九      月

kiu<sup>4</sup> “九”只用于表示公元纪年。例如：

ʔit<sup>7</sup> kiu<sup>4</sup> ŋu<sup>4</sup> ʔbat<sup>7</sup> nen<sup>4</sup> 一九五八年  
一      九      五      八      年

其他时候都用 ku<sup>3</sup>。

临高话里指示词 nɔ<sup>4</sup> “这”，nə<sup>4</sup> (na<sup>4</sup>) “那”可以直接修饰名词和量词，澄迈、琼山地区必须先跟量词组合以后才能一起修饰名词。临高地区指示词单用时要放在名词前面，指量短语则可以前置也可以后置，澄迈、琼山地区，指示代词一般都放在名词后面。指示词修饰量词时，不论是临高或澄迈、琼山都要放在量词前面，词序跟汉语相同，跟同语族所有其他语言都不一致。例如：

	这个(人)	那只(鸡)
临高话	nɔ <sup>4</sup> na <sup>3</sup>	nə <sup>4</sup> hu <sup>2</sup>
	这位、个	那 只
壮 语	pou <sup>4</sup> nei <sup>4</sup>	tu <sup>2</sup> han <sup>4</sup>
	个、位 这	只 那
傣 语	kɔ <sup>4</sup> ni <sup>ʔ8</sup>	to <sup>1</sup> nan <sup>4</sup>
	个、位 这	只 那
侗 语	mɔŋ <sup>4</sup> na:i <sup>6</sup>	tu <sup>2</sup> ta <sup>5</sup>
	个、位 这	只 那
水 语	ʔai <sup>3</sup> na:i <sup>6</sup>	to <sup>2</sup> tsa <sup>5</sup>
	个、位 这	只 那
黎 语	tsu:n <sup>1</sup> nei <sup>2</sup>	lan <sup>1</sup> hau <sup>2</sup>
	个、位 这	只 那

## 第五节 侗 语

侗语是侗族的语言。主要分布在贵州省、湖南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



的部分地方。人口有 296 万人 (2000)。贵州占 60%，聚居在黔东南的黎平、天柱、从江、榕江、锦屏、剑河、镇远七县，独山，荔波，麻江、台江、玉屏、贵阳等县市 (自治县) 也有部分散居；湖南占 23%，最多的是新晃，通道两自治县，靖县、绥宁，芷江、会同、城步等县自治也有一些；广西占 17%，聚居在三江、龙胜、融水三个县自治，此外融安、罗城也有。

侗语分南、北两个方言，属南部方言的有贵州的榕江、锦屏 (启蒙)、黎平、从江、镇远，湖南的通道，广西的龙胜、三江、融水等县自治。属北部方言的有贵州的天柱、三穗、剑河、锦屏 (大同)，湖南的新晃、靖县等县自治。

## 一、语 音

1. 侗语没有壮侗语普遍有的浊塞音声母  $?b$  和  $?d$ 。跟  $?b$  对应的大部分是  $m$ ，跟  $?d$  对应的多是  $l$ 。例如：

壮	傣 (西)	水	毛南	黎	泰	侗	
$?ba:\eta^1$	$?ba:\eta^1$	$?ba:\eta^1$	$?ba:\eta^1$		$?ba:\eta^1$	$ma:\eta^1$	薄
$?bin^3$		$?bin^3$	$?bja:\eta^1$			$min^3$	席子
$?don^3$	$?duŋ^3$	$?don^3$	$?doŋ^4$	$?don^3$	$?don^3$	$lon^3$	簸箕
$?dai^3$	$?dai^3$	$?dai^3$	$?dai^4$		$?dai^3$	$li^3$	得到

2. 侗语有一整套送气声母  $ph$ 、 $th$ 、 $tʰ$ 、 $kh$  等。例如：

$ph$   $pha:t^9$  血  $phuk^9$  灰 (草木灰)  $phju^1$  吐 (口水)  $phja^1$  喂  
(鸡)  $pha:\eta^1$  高

$th$   $tha:u^5$  袜子  $tham^5$  低  $thən^3$  短

$kh$   $kha^1$  耳朵  $khwa:u^3$  酒  $khəi^1$  犁  $khe^1$  梳子  $kha:i^5$  耙 (地)

$tʰ$   $tʰəm^1$  针  $tʰiŋ^5$  听  $tʰa:m^3$  走  $tʰa^5$  上 (山)  $tʰa^3$  轻

3. 多数地方有舌根和小舌两套清的塞音声母。例如：

黎平： $ke^3$  “偏”  $qe^3$  “堵水” 三江： $ka^5$  “架子”  $qa^5$  “假”。

4. 多数地方的侗语有九个舒声调，四个以上的促声调，壮侗语其他语言一般是六个舒声调，二至四个促声调，侗语之所以多出几个调子，原因是单数调都各分出一个新的调值。例如榕江章鲁侗语就有九个舒声调，六个促声调：

pa <sup>1</sup>	55	鱼	ma <sup>1</sup>	55	菜
pha <sup>1'</sup>	35	灰色	ma <sup>1'</sup>	35	来
pa <sup>2</sup>	212	耙	ma <sup>2</sup>	212	舌头
pa <sup>3</sup>	323	姑(比父大)	ma <sup>3</sup>	323	云
phja <sup>3'</sup>	13	翻	kha <sup>3'</sup>	13	消除
pa <sup>4</sup>	31	蚱蜢	ma <sup>4</sup>	31	马
pa <sup>5</sup>	53	树叶	ta <sup>5</sup>	53	中间
pha <sup>5'</sup>	453	破坏	ma <sup>5'</sup>	453	浸泡
pa <sup>6</sup>	33	米糠	ma <sup>6</sup>	33	嚼
jak <sup>7</sup>	55	湿	sap <sup>7</sup>	55	夹(菜)
jak <sup>7'</sup>	33	勤快	sap <sup>7'</sup>	33	捉抓
jak <sup>8</sup>	31	哄(孩子)	pak <sup>8</sup>	31	萝卜
ja:k <sup>9</sup>	323	芋头	pa:k <sup>9</sup>	323	把(刀)
ɕa:k <sup>9'</sup>	13	喜鹊	pha:k <sup>9'</sup>	13	杉木
ja:k <sup>10</sup>	31	锈	pa:k <sup>10</sup>	31	白

5. 北部方言元音已不分长短。即单元音作韵母时都是长的，带韵尾后没有长短的对立。南部方言中元音 a 带韵尾时分长短，例如：

	香	粘鸟胶
黎平(南)	ta:ŋ <sup>1</sup>	taŋ <sup>1</sup>
天柱(北)	taŋ <sup>1</sup>	taŋ <sup>1</sup>

6. 南部方言有塞音韵尾-k，北部方言大部地区已脱落。例如：

	口	夹、鞘	偷	落	鼻涕
榕江章鲁(南)	pa:k <sup>7ll</sup>	pak <sup>7l</sup>	ljaŋ <sup>8l</sup>	tok <sup>7l</sup>	muk <sup>10ll</sup>
剑河高坝(北)	pa <sup>3</sup>	pa <sup>5</sup>	lia <sup>3</sup>	to <sup>5</sup>	mu <sup>4</sup>

## 二、语法

1. 侗语指示代词有：近指 na:i<sup>6</sup>“这”，中指 ta<sup>6</sup>“那”（南部方言），na<sup>2</sup>（北部方言）和远指 ta<sup>5</sup>“那”三个。

2. 人称代词修饰名词表示领属关系时，南部方言一般是名词在前，代词在后。例如：

榕江（南）：pu<sup>4</sup> ja:u<sup>2</sup> 我父亲      ja:n<sup>2</sup> ja:u<sup>2</sup> 我家  
                     父    我                                      家    我

北部方言常用的是代词在前，名词在后的格式。例如：

天柱（北）：jau<sup>2</sup> ta<sup>3</sup> 我父亲      jau<sup>2</sup> jan<sup>2</sup> 我家  
                     我    父                                      我    家

3. 北部方言有些量词放在数词 ji<sup>1</sup> “一”后面时会产生音变。一般的情况是原来的清声母变读为同部位或部位相近的浊擦音声母。如天柱石洞话：

pu <sup>1</sup>	(人) 个	→ji <sup>1</sup> wu <sup>1</sup>	一个
		— 个	
phjiu <sup>1'</sup>	婆	→ji <sup>1</sup> wjiu <sup>1'</sup>	一婆
		— 婆	
toi <sup>1</sup>	堆	→ji <sup>1</sup> zoi <sup>1</sup>	一堆
		— 堆	
liang <sup>2</sup>	架	→ji <sup>1</sup> zang <sup>2</sup>	一架
		— 架	
ɕaŋ <sup>1</sup>	把	→ji <sup>1</sup> jaŋ <sup>1</sup>	一把
		— 把	
kəu <sup>5</sup>	串	→ji <sup>1</sup> jəu <sup>5</sup>	一串
		— 串	

4. 人称代词和数词、量词组成同位性的短语时，南北方言之间也有一些差别。例如：

榕江（南）：sa:m<sup>1'</sup> ɕa:u<sup>1'</sup> 或 sa:m<sup>1'</sup> muŋ<sup>4</sup> ɕa:u<sup>1'</sup> 你们三位  
                     三    你们                      三    个    你们

天柱（北）：ɕau<sup>1'</sup> sam<sup>1'</sup> pu<sup>1</sup> 你们三位  
                     你们    三    个

5. 表示亲属称谓的名词和数词结合时，南部方言不用量词，北部方言大部分地区都要用量词。例如：

榕江：i<sup>1</sup> ta:i<sup>4</sup> ja<sup>4</sup> noŋ<sup>4</sup> 一个哥哥 两个弟弟  
                     —    哥    两    弟

天柱：ji<sup>1</sup> wu<sup>1</sup> tai<sup>4</sup> ja<sup>2</sup> pu<sup>1</sup> noŋ<sup>4</sup> 一个哥哥 两个弟弟。  
                     —    个    哥    两    个    弟

6. 数量词组修饰名词时，一般都放在名词前边。例如：

ja<sup>2</sup> tu<sup>2</sup> sən<sup>2</sup> 两只黄牛      ʔi<sup>1</sup> pa:k<sup>9</sup> kwa:n<sup>1</sup> 一把斧头  
 两    只    黄牛                      一    把       斧头

7. 指示词跟量词、名词组合时，要放在名词的后面。例如：

ʔoŋ<sup>1</sup> məi<sup>4</sup> na:i<sup>6</sup> 这棵树      tu<sup>2</sup> me<sup>1</sup> ta<sup>5</sup> 那只熊  
 棵    树        这                      只    熊        那

## 第六节 仡佬语

仡佬语是仡佬族的语言。分布在广西壮族自治区西北部的罗城仡佬族自治县及其附近的柳城、忻城、宜山等县。人口有20万人（2000年），90%居住在罗城县。仡佬族多数操双语，即除了本民族语以外，兼通汉语或壮语。

仡佬语跟同语族其他语言有许多共同之处，总的面貌大同小异。语音方面的特点有：

1. 鼻音声母和边音声母有单纯的 m、n、ɲ、ŋ、l 和清化的 m̥、n̥、ɲ̥、ŋ̥、l̥ 两套。例如：

{	ma <sup>1</sup> 菜	{	la <sup>1</sup> 拉
	m̥ a <sup>1</sup> 回来		l̥ a <sup>1</sup> 眼睛

2. 腭化声母有前腭化 pj-、kj- 和后腭化 pɣ、kɣ 两类。例如：

ka <sup>1</sup> 乌鸦	kja <sup>1</sup> 加	kɣa <sup>1</sup> 虫
pa <sup>3</sup> 大姑妈		pɣa <sup>3</sup> 雷
	pja:n <sup>1</sup> 花纹	pɣa:n <sup>6</sup> 线

仡佬语虽然集中分布在广西罗城县境内，语言内部比较一致，一般都能互相通话，但反映在语音和词汇方面还是有一些差别的。例如“死”，在东门、四把、桥头、黄金和龙岸五个点中，四个点都是 tai<sup>1</sup>，而四把却说 pyai<sup>1</sup>。

“药” 桥头、黄金是 ta<sup>2</sup>，东门、四把是 kɣa<sup>2</sup>。

“肠子” 桥头、黄金是 ta:i<sup>3</sup>，四把是 kɣa:i<sup>3</sup>，东门是 khɣa:i<sup>3</sup>。

“云” 桥头、黄金是 ma<sup>3</sup>，东门、四把是 kwa<sup>3</sup>。

“细糠” 桥头、黄金是 pwa<sup>6</sup>，东门、四把是 kwa<sup>6</sup>。

“狗” 桥头、黄金是 ma<sup>1</sup>，四把是 ŋwa<sup>1</sup>，东门是 ŋwa<sup>1</sup>。

在县城东北部的龙岸一带，语音上跟别处的差别要大一些。例如“毛发”，东门、四把是 pɣam<sup>1</sup>，桥头、黄金是 pəm<sup>1</sup>，龙岸却是 kjam<sup>1</sup>。



“药”是 tsa<sup>2</sup>，“肠子”是 tsa:i<sup>3</sup>，“云”是 fa<sup>3</sup>，“细糠”是 fa<sup>6</sup>，“狗”是 ma<sup>1</sup>。

水语里有几个声母在佤佬语中的对应很有启发。例如：

水语的”d-，佤佬语是 hy-；

	身体	买	低	短	咱们
水	”dən <sup>1</sup>	”djai <sup>3</sup>	”dam <sup>5</sup>	”djəi <sup>3</sup>	”dau <sup>1</sup>
佤佬	hyən <sup>1</sup>	hyai <sup>3</sup>	hyam <sup>5</sup>	hyən <sup>3</sup>	hya:u <sup>1</sup>

水语的 ?d-，佤佬语是 ky-：

	梯子	硬	秧
水	?de <sup>3</sup>	?da <sup>3</sup>	?dja <sup>3</sup>
佤佬	kyø <sup>3</sup>	kyā <sup>3</sup>	kyā <sup>3</sup>

水语单数调的 h-母词，佤佬语是 khɣ-；双数调的 h-母词，表现为不送气的 ky-，例如：

	肠子	酒	孙子	早	酸	女婿	药
水	ha:i <sup>3</sup>	ha:u <sup>3</sup>	ha:n <sup>1</sup>	ham <sup>1</sup>	hum <sup>3</sup>	ha:u <sup>4</sup>	ha <sup>2</sup>
佤佬	khya:i <sup>3</sup>	khya:u <sup>3</sup>	khya:n <sup>1</sup>	khɣam <sup>1</sup>	khɣəm <sup>3</sup>	kyā:u <sup>4</sup>	kyā <sup>2</sup>

水语的”b-，佤佬语里有几个词跟 my-对应，例如：

	栽、种	稻穗
水	”bia <sup>1</sup>	”bjɑ:ŋ <sup>1</sup>
佤佬	mya <sup>2</sup>	myɑ:ŋ <sup>2</sup>

词汇方面。数词“百”有两种读音，一是 pɛ:k<sup>7</sup>，一是 fe:k<sup>7</sup>。

“八百”的“百”用 pɛ:k<sup>7</sup>，其他从“一百”到“九百”都用 fe:k<sup>7</sup>。但“二百”以上的“百”后面还带零数时则用 pɛ:k<sup>7</sup>。例如：

na:u <sup>3</sup>	fe:k <sup>7</sup>	一百	ɣa <sup>2</sup>	fe:k <sup>7</sup>	两百	kjəu <sup>3</sup>	fe:k <sup>7</sup>	九百
一	百		两	百		九	百	
pa:t <sup>7</sup>	pɛ:k <sup>7</sup>	八百	ta:m <sup>1</sup>	pɛ:k <sup>7</sup>	ni <sup>6</sup>	səp <sup>8</sup>	?jət <sup>7</sup>	三百二十一
八	百		三	百	二	十	一	

佤佬语中，数量词组修饰名词，指示词跟量词、名词组合时，位置、次序都跟侗语一样。

例如：	na:u <sup>3</sup>	mu <sup>6</sup>	çen <sup>1</sup>	一个人	ɣa <sup>2</sup>	tɔ <sup>2</sup>	tən <sup>2</sup>	两头黄牛
	一	个	人		两	只	黄牛	
	tjeu <sup>2</sup>	khwən <sup>1</sup>	na:i <sup>6</sup>	这条路	tɔ <sup>2</sup>	ŋwa <sup>1</sup>	ka <sup>6</sup>	那条狗
	条	路	这		只	狗	那	

## 第七节 水 语

水语是水族的语言。主要分布在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境内的三都水族自治县。此外，榕江、荔波、独山、都匀、剑河、黎平，以及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南丹，融水等县也有部分散居的水族说水语。人口有40万人（2000年）。

水语的语法、词汇，跟同语族各语言基本一致，只有小的差异。语音方面，声母系统比较复杂，是整个壮侗语各语言中最多的。

1. 有两套浊塞音声母：纯浊的（b、d）和带先喉塞的（ʔb、ʔd）。例如：

da <sup>1</sup>	眼睛	ba <sup>3</sup>	靠拢
ʔda <sup>1</sup>	（鸡）距	ʔba <sup>3</sup>	蝴蝶

2. 有三套鼻音声母：单纯的（m、n、ɲ、ŋ），清化的（m̥、n̥、ɲ̥、ŋ̥）和带先喉塞的（ʔm、ʔn、ʔɲ、ʔŋ）。例如：

ma <sup>2</sup>	舌头	ʔma <sup>1</sup>	青菜	m̥a <sup>1</sup>	狗
(van <sup>1</sup> ) na <sup>3</sup>	后（天）	ʔna <sup>3</sup>	脸	n̥a <sup>3</sup>	弓
ɲa <sup>2</sup>	你	(qam <sup>4</sup> ) ʔɲa <sup>3</sup>	雷公	ɲ̥a:ŋ <sup>3</sup>	谷草
ŋa <sup>2</sup>	洋鸭	ʔŋa <sup>1</sup>	芝麻	ŋ̥ai <sup>1</sup>	开

3. 有一整套送气声母：ph、th、tʰ、kh、qh、tsh。

4. 有舌根和小舌两套塞音和浊擦音声母：k、q、ɣ、ɣ̥。例如：

{ ka <sup>1</sup>	龙	{ ɣa <sup>2</sup>	二
{ qa <sup>1</sup>	读	{ ɣ̥a <sup>1</sup>	菌子

5. 喉塞音和伴随先喉塞的声母除了鼻音和浊塞音声母以外，还有ʔ、ʔw、ʔj和ʔɣ几个。例如：

ʔa:u<sup>1</sup> 要    ʔwen<sup>5</sup> 埋怨    ʔja<sup>1</sup> 布    ʔɣa<sup>5</sup> 田

6. 韵母系统中，只有a带韵尾时长短对立，其他元音都不区分长短。例如：

fan<sup>1</sup> 竹子    fa:n<sup>1</sup> 慢    tap<sup>7</sup> 肝    ta:p<sup>7</sup> 挑（水）

词汇方面。数词“一”，通常使用的有三个：

to<sup>2</sup>：只用于数数目，例如：

to<sup>2</sup> 一    ɣa<sup>2</sup> 两    ha:m<sup>1</sup> 三    ci<sup>5</sup> 四……

ʔjət<sup>7</sup>: 用于十位数以后表示“一”，用于“百”“千”“万”以后表示“一十”、“一百”“一千”……例如：

sup<sup>8</sup> ʔjət<sup>7</sup> 十一    ŋo<sup>4</sup> sup<sup>8</sup> ʔjət<sup>7</sup> 五十一  
 十    一                    五    十    一

ɣa<sup>2</sup> pek<sup>7</sup> ʔjət<sup>7</sup> 二百一（十）    ha:m<sup>1</sup> fa:n<sup>6</sup> ʔjət<sup>7</sup> 三万一（千）  
 两    百    一                    三        万    一

表序数时也用 ʔjət<sup>7</sup>。例如：

ti<sup>6</sup> ʔjət<sup>7</sup> 第一            so<sup>1</sup> ʔjət<sup>7</sup> 初一  
 第    一                    初    一

ti<sup>3</sup>: 单纯数数目时不能用，但跟量词连用时可以说，例如：

ti<sup>3</sup> to<sup>2</sup> ɣa<sup>2</sup> to<sup>2</sup> 一只 两只  
 一    只    两        只

能放在“百、千、万、倍、成”的前面，例如：

ti<sup>3</sup> pek<sup>7</sup> 一百            ti<sup>3</sup> fa:n<sup>6</sup> 一万  
 一    百                    一    万

ti<sup>3</sup> dup<sup>7</sup> 一倍            ti<sup>3</sup> haŋ<sup>2</sup> 一成  
 一    倍                    一    成

放在“十”前，或“两”前，表示概数，例如：

ti<sup>3</sup> sup<sup>8</sup> to<sup>2</sup> 十来只        ti<sup>3</sup> ɣa<sup>2</sup> be<sup>1</sup> 一两年  
 一    十        只                    一    两        年

水语数量词组修饰名词时，次序跟汉语、侗语一样。例如：

ti<sup>3</sup> sum<sup>5</sup> ʔdwa<sup>1</sup> 一撮盐    ɣa<sup>2</sup> to<sup>2</sup> ni<sup>4</sup> fa<sup>2</sup> 两只母羊  
 一    撮        盐                    两    只    母羊

指示词修饰名词时，放在整个短语的最后，这是壮侗语族所有语言都共同的。例如：

ʔiu<sup>3</sup> fa:n<sup>6</sup> na:i<sup>6</sup> 这缕线        ɣa<sup>2</sup> ʔiu<sup>3</sup> fa:n<sup>6</sup> na:i<sup>6</sup> 这两缕线  
 缕    线    这                    两    缕    线    这

to<sup>2</sup> tak<sup>8</sup> kui<sup>2</sup> tsa<sup>5</sup>        那只公水牛  
 只    公    水牛    那

ei<sup>5</sup> to<sup>2</sup> tak<sup>8</sup> kui<sup>2</sup> tsa<sup>5</sup>    那四只公水牛  
 四    只    公    水牛    那

水语内部差别比较小。各地水族一般能互相通话。但三都县阳安乡一带还有都匀县潘洞乡的水语跟三都大部分地区的水语在语音、词汇方面有一些差异。此外，ʔb、ʔd 和 b、d 两对浊塞音声母，阳安乡和潘洞乡都只有 b 和 d 这一对了，阳安的 ʔb、ʔd 并入 m、l，潘洞全并入 b、

d. 例如:

	年	天	女人	畚地	蚂蚱	好	衣服	生的
三洞	be <sup>1</sup>	ʔbən <sup>1</sup>	ʔbja:k <sup>7</sup>	da:i <sup>5</sup>	djak <sup>7</sup>	ʔda:i <sup>1</sup>	ʔduk <sup>7</sup>	ʔdjup <sup>7</sup>
潘洞	be <sup>1</sup>	bən <sup>1</sup>	biək <sup>7</sup>	da:i <sup>5</sup>	djak <sup>7</sup>	da:i <sup>1</sup>	duk <sup>7</sup>	djup <sup>7</sup>
阳安	be <sup>1</sup>	mən <sup>1</sup>	mja:k <sup>7</sup>	da:i <sup>5</sup>	djak <sup>7</sup>	la:i <sup>1</sup>	luk <sup>7</sup>	ljup <sup>7</sup>

阳安和潘洞也没有带先喉塞的鼻音声母和浊擦音声母。例如:

	菜	厚	晚上	衔	粽子
三洞	ʔma <sup>1</sup>	ʔna <sup>1</sup>	ʔŋam <sup>5</sup>	ʔŋam <sup>1</sup>	ʔjut <sup>7</sup>
潘洞	ma <sup>1</sup>	na <sup>1</sup>	ŋam <sup>5</sup>	ŋam <sup>1</sup>	jut <sup>1</sup>
阳安	ma <sup>1</sup>	na <sup>1</sup>	ŋam <sup>5</sup>	ŋam <sup>1</sup>	jut <sup>7</sup>

阳安水话里还有一个浊声母  $\text{ɖ}$ , 只有两个词, 即  $\text{ɖa:}^{\text{?7}}$  鞋, 和  $\text{kə } \text{ɖa:}^{\text{?7}}$  锄头。这个声母为其他各地的水话所无。

清化鼻音声母往往跟  $\text{h}$ 、 $\text{hj}$ 、 $\text{hw}$  对应, 例如:

三洞	潘洞	阳安	
ŋo <sup>3</sup>	h o <sup>3</sup>	h o <sup>3</sup>	老鼠
na <sup>3</sup>	h ja <sup>3</sup>	h a <sup>3</sup>	弓
nai <sup>1</sup>	h jai <sup>1</sup>		动
ŋi <sup>1</sup>	h i <sup>1</sup>		女阴
ŋau <sup>5</sup>		h jau <sup>5</sup>	丑
ŋu <sup>1</sup>	h ju <sup>1</sup>		臭
ŋa:k <sup>7</sup>		h ja: <sup>7</sup>	(菜)老
ŋa:n <sup>5</sup>	h ja:n <sup>5</sup>		凉
ma <sup>3</sup>	h wa <sup>3</sup>	h wa <sup>3</sup>	利息
mai <sup>5</sup>	h wai <sup>5</sup>	h wai <sup>5</sup>	新

句子结构方面, 阳安有些说法是其他地区没有的, 例如: “我比你大两岁” 一般都说  $\text{ju}^2 \text{ to}^1 \text{ ŋ}^2 \text{ ɣa}^2 \text{ be}^1$ .

我 多 你 两 岁

阳安也有这种说法, 但还可以说:  $\text{ju}^2 \text{ to}^1 \text{ ɣa}^2 \text{ be}^1 \text{ ŋ}^2$ .

我 多 两 岁 你



## 第八节 毛南语

毛南语是毛南族的语言，分布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的环江毛南族自治县，附近的河池、宜山、南丹和都安等县市（自治县）内也有少量分布。人口有10万人（2000年）。

毛南语除了具有壮侗语族的许多共同特征以外，跟水语更接近一些。这是因为它的声母系统比较复杂。比如：浊塞音声母有ʔb、ʔd和b、d两套以外，还有ɗ和g。例如：

ʔda:i<sup>5</sup> 野猪    ʔba:n<sup>4</sup> 村子    ɗiŋ<sup>1</sup> 臭虫    ga<sup>1</sup> 菌子  
da:i<sup>5</sup> 旱地    ba:n<sup>1</sup> 男人    ɗau<sup>3</sup> 赶    ga:n<sup>1</sup> 苕麻

鼻音声母有m、n、ɲ、ŋ和ʔm、ʔn、ʔɲ、ʔŋ两套。例如：

ma<sup>1</sup> 狗    na<sup>3</sup> 脸    ɲa:m<sup>1</sup> 丑    ŋa:n<sup>6</sup> 鹅  
ʔma<sup>1</sup> 菜    ʔna<sup>3</sup> 后天    ʔɲam<sup>1</sup> 把（一把米）    ʔŋa:n<sup>5</sup> 愚蠢

b、d、ɗ、g只分布在单数调，ʔb、ʔd则单双调都出现，又以双数调占多数，这一点与同语族诸语言不同。例如：

ʔbən<sup>2</sup> 天    ʔba:n<sup>4</sup> 村寨    ʔbən<sup>6</sup> 井  
ʔdɔ<sup>2</sup> 蒜    ʔdən<sup>2</sup> 身体    ʔdat<sup>8</sup> 个（碗）    ʔdjai<sup>6</sup> （水）浅  
ʔba:ŋ<sup>1</sup> 薄    ʔbja<sup>5</sup> 价钱    ʔdip<sup>7</sup> 指甲    ʔdja:t<sup>7</sup> 擦

毛南语不仅声母较多，韵母系统也较复杂，i、a、ɔ、u、ə五个元音带韵尾时各分长短，例如：

ci:t <sup>7</sup>	疥疮	ci:t <sup>7</sup>	痛
faŋ <sup>1</sup>	浸泡	fa:ŋ <sup>1</sup>	缝
tɔŋ <sup>1</sup>	东	tɔ:ŋ <sup>1</sup>	烦闷
phut <sup>7</sup>	喷（水）	ɲu:t <sup>8</sup>	胡子
tət <sup>7</sup>	屁	ʔdə:t <sup>8</sup>	响

ɛ、e、o、u等都只有长的，即使是带韵尾的音节，也不出现对立。

人称代词的复数用声母交替的手段来表示。例如：de<sup>1</sup>我们（排除式）、se<sup>1</sup>你们、te<sup>1</sup>他们。

数词“一”有三个：

tɔ<sup>2</sup>: tɔ<sup>2</sup> 一 ja<sup>1</sup> 二 sa:m<sup>1</sup> 三……  
 ʔdeu<sup>2</sup>: pek<sup>7</sup> ʔdeu<sup>2</sup> 一百 va:n<sup>6</sup> ʔdeu<sup>2</sup> 一万  
 百 一 万 一  
 ʔdat<sup>8</sup> ʔdeu<sup>2</sup> 一个 tɔ<sup>2</sup> kwi<sup>2</sup> ʔdeu<sup>1</sup> 一头水牛  
 个 一 只 水牛 一  
 ʔjit<sup>7</sup>: ti<sup>6</sup> ʔjit<sup>7</sup> 第一 zəp<sup>8</sup> ʔjit<sup>7</sup> 十一 tshjen<sup>1</sup> ʔjit<sup>7</sup> 一千一百  
 一 十 一 千 一

数量名组合，次序跟侗语、水语基本一致，只有“一”放在名词后面，与壮语、布依语相同。例如：

zəp<sup>8</sup> ʔai<sup>1</sup> zən<sup>1</sup> 十个人 sa:m<sup>1</sup> ni<sup>1</sup> taŋ<sup>5</sup> 三张凳  
 十 个 人 三 张 凳  
 pa:k<sup>7</sup> mit<sup>8</sup> ʔdeu<sup>2</sup> 一把刀 zəŋ<sup>2</sup> mai<sup>4</sup> ʔdeu<sup>2</sup> 一棵树  
 把 刀 一 棵 树 一

指示词的位置总是在整个短语的最后，这跟同语族其他语言完全一致。

## 第九节 拉珈语

拉珈语是广西金秀县的部分自称为 lak<sup>8</sup> kja<sup>3</sup> 的瑶族所说的话。说拉珈语的瑶族过去称为“茶山瑶”，人口约六千人（1982）。

拉珈语属侗水语支。金秀拉珈语有单辅音声母 20 个：塞音、塞擦音有不送气和送气的两套，即 p、t、k、ts 和 ph、th、kh、tsh。鼻音有单纯的 m、n、ŋ 和清化的 m̥、n̥、ŋ̥ 两套。清擦音声母 f、s、ɬ、h，浊擦音声母 w、j。边音声母 l。带先喉塞的浊塞音声母 ʔb。另外，有 4 个复辅音声母：pl、p<sup>h</sup>l、ʔbl、ml。例如：pla<sup>1</sup> 眼睛，p<sup>h</sup>la<sup>1</sup> 鱼，ʔblai<sup>1</sup> 胆，mlok<sup>7</sup> 鸟。腭化声母 5 个：kj、khj、ŋj、ŋj、hj。唇化声母 5 个：kw、khw、ŋw、jw、hw。

拉珈语有 6 个单元音韵母，每个单元音各有一个对立的鼻化韵，即：i、e、ɛ、a、o、u 和 ĩ、ẽ、ẽ̃、ã、õ、ũ。鼻化韵后面还可有鼻音尾。例如：hãn<sup>1</sup> “下面”，sã:ŋ<sup>1</sup> “竹笋”。带韵尾的六个元音，各分长短。鼻化韵 ẽ̃、ã、õ、ũ 也有长短的对立。单元音作韵母时，都是长的。韵尾有 8 个，即：-i、-u、-m、-n、-ŋ 和 -p、-t、-k。

拉珈语有6个舒声调，4个促声调。舒声调分布在单元音韵母、复合元音韵母和带鼻音韵尾韵母各类音节里。促声调只分布在带塞音韵尾韵母的音节里。各舒声调中，长短元音韵母都可以出现。促声调有两个只跟长元音韵结合。另外两个，只跟短元音韵结合。换句话说，第7调和第8调各有两个，即7L、7S和8L、8S。这是壮侗语中不少语言都有的现象。

语法方面。名词修饰名词时，通常都是被修饰的中心词在前，修饰成分在后，例如：

mom<sup>6</sup> khū<sup>1</sup> 猪肉      tsu<sup>6</sup> fa:ŋ<sup>1</sup> 石桥  
肉      猪                      桥      石

只有表示领属关系的短语，是修饰成分在前，被修饰的中心词在后。例如：

fo<sup>1</sup> pou<sup>3</sup> lak<sup>8</sup> pe<sup>5</sup>      苏宝的父亲  
苏   宝      父   亲  
koŋ<sup>3</sup> se<sup>3</sup> tu<sup>2</sup> nau<sup>4</sup>      公社的牛  
公   社   头   牛

这种短语的词序在同语族语言中是比较罕见的。

表人的名词要表达数量概念时，一般不带量词，但也可以加量词，作量词的就是那些名词的前缀。例如：

fa:m<sup>1</sup> lak<sup>8</sup> kjai<sup>3</sup>      三个弟弟  
三      弟   弟

也可以说：fa:m<sup>1</sup> lak<sup>8</sup> lak<sup>8</sup> kjai<sup>3</sup>  
三      个      弟   弟

hou<sup>3</sup> lak<sup>8</sup> tsou<sup>4</sup>      两个汉族人  
二      汉   族

也可以说：hou<sup>3</sup> lak<sup>8</sup> lak<sup>8</sup> tsou<sup>4</sup>      两个汉族人  
二      个      汉   族

数量名组合的次序跟水语、侗语一样是：数词 + 量词 + 名词。例如：

ŋo<sup>4</sup> lak<sup>8</sup> ŋjun<sup>2</sup> 五个人      fa:m<sup>1</sup> mi<sup>3</sup> kjuŋ<sup>4</sup> 三根棍子  
五   个      人                      三      条      棍子

指示代词分近指、中指、远指三级，但有两套。一套是鼻音声母开头的 ni<sup>2</sup> “这”（近指），ŋan<sup>2</sup> “那”（中指），nu<sup>2</sup> “那”（远指），只能用

来修饰量词和带量词的短语。例如：

pon<sup>3</sup> seu<sup>1</sup> ni<sup>2</sup> 这本书

本 书 这

pon<sup>3</sup> seu<sup>1</sup> ŋan<sup>2</sup> 那本书（不远处的）

本 书 那

pon<sup>3</sup> seu<sup>1</sup> nu<sup>2</sup> 那本书（远处的）

本 书 那

另一套是边音声母开头的 li<sup>2</sup> “这”，la:n<sup>2</sup> “那”（中指），lu<sup>2</sup> “那”（远指），不能修饰量词或带量词的短语，多用在判断句中，用作主语或宾语。例如：

li<sup>2</sup> tok<sup>7</sup> tsi<sup>1</sup> in<sup>3</sup>. 这是我的。

这 是 我 的

tsi<sup>1</sup> at<sup>7</sup> li<sup>2</sup>. 我在这里。

我 在 这

la:n<sup>2</sup> tok<sup>7</sup> ma<sup>2</sup> in<sup>3</sup>. 那是你的。

那 是 你 的

lu<sup>2</sup> tok<sup>7</sup> tu<sup>6</sup> in<sup>3</sup> 那是他们的。

那 是 他 们 的

数词“一、二、三”和“十、百”都有两个，各有不同的用法。in<sup>3</sup> “一”，hou<sup>3</sup> “二”是基数中的“一”和“二”。如：in<sup>3</sup>一、hou<sup>3</sup>二、fa:m<sup>1</sup>三、fei<sup>5</sup>四、ŋo<sup>4</sup>五……“十”后面的个位数“一、二”用 et<sup>7</sup>一，ŋi<sup>6</sup>二，不用 in<sup>3</sup>一、hou<sup>3</sup>二。“二十”中的“二”也用 ŋi<sup>6</sup>。例如：

tsep<sup>8</sup> et<sup>7</sup> 十一                      tsep<sup>8</sup> ŋi<sup>6</sup> 十二

十 一                                      十 二

ŋi<sup>6</sup> lep<sup>8</sup> et<sup>7</sup> 二十一              ŋi<sup>6</sup> lep<sup>8</sup> ŋi<sup>6</sup> 二十二

二 十 一                                      二 十 二

二百、二千、二万中的“二”，hou<sup>3</sup>、ŋi<sup>6</sup>都可以用。

fa:m<sup>1</sup>三，fa<sup>1</sup>三：fa<sup>1</sup>“三”用在 lep<sup>8</sup>“十”的前面，其他都用 fa:m<sup>1</sup>。例如：

fa<sup>1</sup> lep<sup>8</sup> 三十              fa<sup>1</sup> lep<sup>8</sup> fa:m<sup>1</sup> 三十三

三 十                                      三 十 三

tsep<sup>8</sup>十，lep<sup>8</sup>十：二十以上的复合数词中的“十”用 lep<sup>8</sup>，其他用 tsep<sup>8</sup>，例如：



tsep<sup>8</sup> et<sup>7</sup> 十一      ŋi<sup>6</sup> lep<sup>8</sup> et<sup>7</sup> 二十一  
 十      一                  二      十      一

wε:k<sup>7</sup>百、pe:k<sup>7</sup>百：从“一百一十”到“一百九十九”中的“百”，wε:k<sup>7</sup>，pe:k<sup>7</sup>两者都可以用，不同的是用wε:k<sup>7</sup>时，前面的in<sup>3</sup>“一”可以省，用pe:k<sup>7</sup>时不能省。例如：

wε:k<sup>7</sup> et<sup>7</sup> 一百一十      in<sup>3</sup> pe:k<sup>7</sup> et<sup>7</sup> 一百一十  
 百      一                  一      百      一

“二百”以上一律用pe:k<sup>7</sup>。例如：

ŋi<sup>6</sup> pe:k<sup>7</sup> 二百      fa:m<sup>1</sup> pe:k<sup>7</sup> fei<sup>5</sup> 三百四十  
 二      百                  三      百      四

说拉珈语的瑶族都居住在金秀瑶族自治县内，语言基本一致，没有方言、土语的差别。但各地在语音上还是小有不同，这些细微的差别对于历时的研究很有启发。

金秀、岭祖的pl-, phl-, 长峒说pj-, phj-。例如：

金秀	岭祖	长峒	
pla <sup>1</sup>	pla <sup>1</sup>	pja <sup>1</sup>	眼睛
plei <sup>1</sup>	plei <sup>1</sup>	pjei <sup>1</sup>	死
phla <sup>1</sup>	phla <sup>1</sup>	phja <sup>1</sup>	鱼

金秀、岭祖的ʔbl-, ml-, 长峒说ʔbj-, mj-。例如：

金秀	岭祖	长峒	
ʔblai <sup>1</sup>	ʔblai <sup>1</sup>	ʔbjai <sup>1</sup>	胆
ʔbla:k <sup>8</sup>	ʔbla:k <sup>8</sup>	ʔbjak <sup>8</sup>	滑
mlok <sup>7</sup>	mlok <sup>7</sup>	mjok <sup>7</sup>	鸟

岭祖的kl-, khl-, 金秀、长峒说kj-, khj-。例如：

岭祖	金秀	长峒	
kla <sup>1</sup>	kja <sup>1</sup>	kja <sup>1</sup>	虫
kla:ŋ <sup>1</sup>	kja:ŋ <sup>1</sup>	kja:ŋ <sup>1</sup>	亮
klou <sup>1</sup>	kjeu <sup>1</sup>	kjeu <sup>1</sup>	头
khla:ŋ <sup>1</sup>	khja:ŋ <sup>1</sup>	khja:ŋ <sup>1</sup>	高
khlak <sup>7</sup>	khjãk <sup>7</sup>	khjẽk <sup>7</sup>	铁
khlo <sup>3</sup>	khjo <sup>3</sup>	khjo <sup>3</sup>	乾

## 第十节 佯僮话

佯僮话主要分布在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平塘县境内，与平塘接界的惠水县和独山县也有少量分布。平塘县境内说佯僮话的大部分自称  $ʔai^1 ra:u^1$  ( $ʔai^1$  指人的单位“个”， $ra:u^1$  “咱们”，意思是“咱们的人”)。平塘县甲青乡和惠水县的佯僮自称  $ʔai^1 thən^2$  ( $thən^2$  原是地名，汉名叫“六硐”， $ʔai^1 thən^2$  即“六硐人”)。佯僮话使用人口共有 3.07 万人 (1982)。其中平塘县 2.8 万余人，占总数的 91.6%；惠水县 2300 余人，占 7.6%；独山县 250 人。在聚居区，仍普遍使用佯僮话，但在有些杂居的寨子，老年人还讲佯僮话，中年以下的主要讲汉语，不会佯僮话了。有些寨子能说佯僮话的人只占全寨的百分之二、三、四了。说佯僮话的人目前民族成分是布依族。

远在 1942 年，李方桂曾经在惠水县记录了一份自称  $thən^2$  的材料，到 60 年代中期，才陆续发表<sup>①</sup>。这是佯僮话材料第一次公开问世。根据我们的调查，惠水的  $thən^2$  人数不多，说佯僮话的主要在平塘县。

佯僮话内部比较一致， $ʔai^1 ra:u^1$  和  $ʔai^1 thən^2$  之间只有在语音和部分词汇方面小有差异。

平塘县卡蒲乡的佯僮话有单辅音声母 31 个：塞音和塞擦音声母都有送气和不送气的两套，即  $p$ 、 $t$ 、 $k$ ， $ph$ 、 $th$ 、 $kh$  和  $ts$ 、 $tɕ$ ， $tsh$ 、 $tɕh$ 。声门塞音  $ʔ$  无送气音。有浊塞音声母  $ʔb$  和  $ʔd$ 。鼻音声母有单纯的和带先喉塞的两套，即： $m$ 、 $n$ 、 $ɲ$ 、 $ŋ$  和  $ʔm$ 、 $ʔn$ 、 $ʔɲ$ 、 $ʔŋ$ 。有清擦音声母  $s$ 、 $ɕ$ 、 $h$  和浊擦音声母  $v$ 、 $r$  ( $ʒ$ )、 $j$ 、 $ʝ$ 。 $v$  和  $f$  可以自由变读，但跟  $w$  不混。例如： $va^6$  “叶子”， $wa^6$  “糠”。另外，还有  $l$  和  $ʔj$ 。腭化声母 15 个，由单辅音加前腭化音  $-j$  构成。 $pj$ 、 $phj$ 、 $bj$ 、 $mj$ 、 $ʔmj$ 、 $vj$ 、 $tj$ 、 $thj$ 、 $dj$ 、 $nj$ 、 $ʔnj$ 、 $lj$ 、 $tsj$ 、 $sj$ 、 $rj$ 。唇化声母 20 个，由单辅音加唇化音  $-w$  构成。 $pw$ 、 $phw$ 、 $mw$ 、 $m^?w$ 、 $tw$ 、 $thw$ 、 $lw$ 、 $tsw$ 、 $tshw$ 、 $sw$ 、 $rw$ 、 $tɕw$ 、

<sup>①</sup> Notes on the Then or YangHuang Language, Part I: Introduction and Phonology. The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36 (1966); Notes on the Then or YangHwang Language: Texts, HIBP 37 (1967); Notes on the Then or YangHwang Language: Glossary, BIHP 40 (1968) .

ɲw、jw、kw、khw、ŋw、ʔw、hw、ʔjw。复辅音声母 1 个，即 pr-，只有一个词 prin<sup>2</sup>“钱”，已经可以又读作 pin<sup>2</sup>了。

卡蒲话有单元音韵母 7 个，即 i、e、ɛ、a、o、u、ə。复合元音韵母 10 个，带 i 尾和 u 尾的各 5 个。即：ai、a:i、oi、ui、əi、iu、ɛu、au、a:u、əu。带辅音韵尾韵母 46 个，作韵尾的辅音有 -m、-n、-ŋ 和 -p、-t、-k 6 个。单元音 i、e、ɛ、a、o、ə 可以跟任何一个辅音尾结合。a 带韵尾时分长短。u 只跟 -n、-ŋ、-t、-k 结合。

卡蒲话有 6 个舒声调：22，35，213，44，42，53。促声调第七调长元音的调值是 213，短元音是 35；第八调长元音是 44，短元音是 42。例词如下：

7 (长)	213	ta:k <sup>7</sup>	榨 (油)	ra:k <sup>7</sup>	骨头
7 (短)	35	tak <sup>7</sup>	断	rak <sup>7</sup>	漆
8 (长)	44	ta:k <sup>8</sup>	比较	ra:k <sup>8</sup>	锈
8 (短)	42	tak <sup>8</sup>	公、雄	rak <sup>8</sup>	洗 (衣)

以 -p、-t、-k 收尾的音节，主要元音和声调之间有一定的搭配关系。一般情况是：i-、u-、ə-、a- 带 -p、-t、-k 时只出现在短调中；e-、ɛ-、o-、a: 带 -p、-t、-k 只跟长调结合。例如：

tip <sup>7</sup>	缝	khep <sup>7</sup>	蜈蚣	tap <sup>7</sup>	斗笠	ʔep <sup>7</sup>	鸭子
tit <sup>7</sup>	追、赶	ʔet <sup>7</sup>	葡萄	ŋat <sup>7</sup>	发髻	ket <sup>7</sup>	鳞
tik <sup>7</sup>	锡	ʔek <sup>7</sup>	(地) 瘦	rak <sup>7</sup>	漆，湿	ʔek <sup>7</sup>	饿
ʔbep <sup>7</sup>	嘴	ka:p <sup>8</sup>	夹	put <sup>7</sup>	笔	kop <sup>7</sup>	敲 (人)
læt <sup>7</sup>	铁	ŋa:t <sup>8</sup>	青菜	tuk <sup>7</sup>	很混乱	ŋot <sup>7</sup>	浪
læk <sup>8</sup>	力气	ra:k <sup>7</sup>	骨头			tok <sup>7</sup>	落

语法方面。人称代词的第一人称、第二人称、第三人称复数，用声母交替的手段来区别。例如：ljəu<sup>1</sup> 我们，sjəu<sup>1</sup> 你们，tjəu<sup>1</sup> 他们。

指示词有近指、中指、远指三个，例如：na:i<sup>6</sup> 这，tsa<sup>5</sup> 那 (较远)，wi<sup>9</sup> 那 (更远)。

佯僮话里有一个虚词 tɕi<sup>2</sup>，可以用在代词、形容词、动词的前面，组成的结构相当于一个名词。这个 tɕi<sup>2</sup> 有点像汉语的结构助词“的”。例如：

ra:n<sup>2</sup> sjəu<sup>1</sup> pi<sup>3</sup> tɛi<sup>2</sup> ljəu<sup>1</sup> ləu<sup>4</sup>. 你们的房子比我们的大。  
房子 你们 比 的 我们 大

tɛwə<sup>2</sup> na:i<sup>6</sup> tɛi<sup>2</sup> tsjen<sup>1</sup> tɛi<sup>2</sup> tan<sup>3</sup> ra:u<sup>1</sup> tsu<sup>1</sup> me<sup>2</sup> wa:ŋ<sup>1</sup>vən<sup>1</sup>.  
时 这 的 吃 的 穿 咱们 都 不 慌 了  
现在咱们吃的穿的都不愁了。

tɛi<sup>2</sup>也可以放在短语前组成一个结构，例如：

rim<sup>1</sup> ra:n<sup>2</sup> na:i<sup>6</sup> thəi<sup>6</sup> tɛi<sup>2</sup> jin<sup>5</sup> mai<sup>5</sup>. 这房子是新盖的。  
个 房子 这 是 的 盖 新

另外还有一个 ni<sup>4</sup>，专用在修饰和被修饰的名词之前，这个修饰语必然在名词的前面。例如：

ŋo<sup>4</sup> ʔme<sup>1</sup> ni<sup>4</sup> la:k<sup>8</sup> tɛai<sup>4</sup> me<sup>2</sup> rui<sup>4</sup> naŋ<sup>2</sup>.  
五 岁 的 孩子 小 不 会 什么

五岁的孩子不懂什么。

ʔme<sup>1</sup> na:i<sup>6</sup> ro<sup>4</sup> ni<sup>4</sup> tau<sup>6</sup> ra<sup>5</sup> van<sup>1</sup> ʔda:i<sup>1</sup>.  
年 这 种 的 豆 田 成 好

今年种的黄豆长得好。

惠水佯僮话（即 thən<sup>2</sup>）只有一套单纯的鼻音，没有带先喉塞的那一套。没有 r 声母，也没有复辅音声母 pr。有浊塞擦音声母 dz。

人称代词复数的三种人称表示法，不是采用声母交替的手段，而是用三个不同的词。例如：

za:u<sup>1</sup> 我们 si<sup>1</sup> 你们 thei<sup>1</sup> 他们

家禽家畜表示公、母性别的这个词素，惠水跟平塘的次序相反。例如：

平塘：məu <sup>5</sup> tak <sup>8</sup>	惠水：tak <sup>8</sup> məu <sup>5</sup>
猪 公	公 猪
ka:i <sup>5</sup> nəi <sup>4</sup>	nəi <sup>4</sup> ka:i <sup>5</sup>
鸡 母	母 鸡

佯僮话中，数量名的组合和指示词的位置跟水语、侗语完全一致。例如：

to <sup>2</sup> ɣa:p <sup>8</sup> ŋam <sup>2</sup> 一把韭菜	ra <sup>2</sup> thaŋ <sup>2</sup> kwa:ŋ <sup>2</sup> 两层楼
一 把 韭菜	两 层 楼
ra <sup>2</sup> ʔai <sup>1</sup> na:i <sup>6</sup> 这两位	tha:m <sup>1</sup> pwoŋ <sup>3</sup> tsa <sup>5</sup> 那三堆
两 个 这	三 堆那



佯僂话中有些词语的次序比起同语族其他语言来，要显得自由一些。例如：

ra<sup>2</sup> ve<sup>4</sup>ruŋ<sup>4</sup> 或 ve<sup>4</sup>ruŋ<sup>4</sup> ra<sup>2</sup> 两兄弟  
两 兄弟 兄弟 两

na:i<sup>6</sup> thəi<sup>6</sup> kuk<sup>7</sup> ?ai<sup>1</sup>nau<sup>4</sup>? 或 thəi<sup>6</sup> kuk<sup>7</sup> ?aj<sup>1</sup>nau<sup>4</sup> na:i<sup>6</sup>?  
这 是 衣 谁 是 衣 谁 这  
这是谁的衣服？

tsjen<sup>1</sup> ɣəu<sup>4</sup> tjaŋ<sup>5</sup> vən<sup>1</sup>. 或 tsjen<sup>1</sup> tjaŋ<sup>5</sup> ɣəu<sup>4</sup> vən<sup>1</sup>.  
吃 饭 饱 了 吃 饱 饭 了  
吃饱饭了。

na:i<sup>6</sup> ra<sup>2</sup> to<sup>2</sup> məu<sup>5</sup> pui<sup>2</sup>. 或 ra<sup>2</sup> to<sup>2</sup> məu<sup>5</sup> na:i<sup>6</sup> pui<sup>2</sup>.  
这 两 只 猪 肥 两 只 猪 这 肥  
这两头猪肥。

pa:i<sup>1</sup> pa:i<sup>1</sup> ta:u<sup>5</sup> ta:u<sup>5</sup> 或 ta:u<sup>5</sup> ta:u<sup>5</sup> pa:i<sup>1</sup> pa:i<sup>1</sup>  
去 去 来 来 来 来 去 去  
来来往往

kwən<sup>5</sup> kwən<sup>5</sup> lən<sup>2</sup> lən<sup>2</sup> 或 lən<sup>2</sup> lən<sup>2</sup> kwən<sup>5</sup> kwən<sup>5</sup>  
先 先 后 后 后 后 先 先  
前前后后

## 第十一节 莫 话

莫话是居住在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荔波县境内，布依族中一种自称为 ?ai<sup>3</sup>ma:k<sup>8</sup>的人所说的话。说这种话的人全姓莫。所以当地的汉族称他们为“莫家”。莫家集中居住在荔波县甲良区的阳凤、方村、甲良和地莪四个乡。根据1985年初的统计，荔波县的莫家有14700余人。与阳凤乡交界的独山县也有少数莫家，两个县合计约15000多人。目前能说莫话的约一万人，其他四五千，说的已是布依语，不说莫话了。

莫话里有不少布依语词或跟布依语同源的词，从音系结构和基本词汇分析，莫话应属侗水语支。

1942年，李方桂曾经在荔波记录过方村的莫话，搜集了词汇和民间故事，写了一本《莫话记略》，对方村莫话的音系作了一个简要的介绍。1984年和1985年，我们两次调查记录了阳凤乡的莫话，因为阳凤乡的莫家人口比方村要多一些。从语言结构来看，两地的音位系统虽有

些不同，但并没有明显的差异。

阳凤（大利村）莫话有单辅音声母 28 个，清塞音声母有送气和不送气两套（p、t、k，ph、th、kh）， $\text{t}$  和  $\text{th}$  略带擦音，不完全是塞音。 $\text{ʔ}$  没有送气的。带先喉塞的浊塞音声母除了  $\text{ʔb}$ 、 $\text{ʔd}$  以外，还有  $\text{ʔd}$  和  $\text{ʔg}$  两个。例如： $\text{ʔda}^1$  “皮”， $\text{ʔdiŋ}^1$  “早餐、吃点心”， $\text{ʔgə}^5$  “膨胀”、 $\text{ʔga:n}^1$  “麻”。还有一个双唇的纯浊塞音  $\text{b}$ ，例如： $\text{be}^1$  “年”， $\text{bət}^7$  “背带”。鼻音声母只有一套单纯的  $\text{m}$ 、 $\text{n}$ 、 $\text{n̥}$ 、 $\text{ŋ}$ 。清擦音声母  $\text{f}$ 、 $\text{s}$ 、 $\text{ɸ}$ 、 $\text{h}$ ，浊擦音声母  $\text{v}$ 、 $\text{z}$ （ $\text{z}$ ）、 $\text{j}$ 。 $\text{v}$  和  $\text{w}$  是两个独立的音位，例如  $\text{va}^5$  “叶子”， $\text{wa}^5$  “裤子”。边音声母  $\text{l}$ 。

阳凤大利莫话有舌尖塞擦音声母  $\text{ts}$ ，例如  $\text{tsik}^7$  “尺子”， $\text{tsam}^3$  “印”（动）。腭化声母 7 个， $\text{pj}$ 、 $\text{phj}$ 、 $\text{bj}$ 、 $\text{tj}$ 、 $\text{ʔdj}$ 、 $\text{lj}$ 、 $\text{mj}$ 。唇化声母 15 个， $\text{tw}$ 、 $\text{nw}$ 、 $\text{lw}$ 、 $\text{tsw}$ 、 $\text{sw}$ 、 $\text{z}w$ 、 $\text{t}w$ 、 $\text{t}hw$ 、 $\text{ʔd}w$ 、 $\text{n}w$ 、 $\text{jw}$ 、 $\text{kw}$ 、 $\text{khw}$ 、 $\text{ʔgw}$ 、 $\text{ŋw}$ 。所有唇化声母几乎只出现在  $\text{a}$  韵之前，很少例外。

离大利村不到十华里的新场村（阳凤乡政府所在地）不但  $\text{d}$ 、 $\text{ʔd}$  不分。连  $\text{b}$ 、 $\text{ʔb}$  也不分了，例如：

方村	阳凤（大利）	阳凤（新场）	
$\text{ʔb}$	$\text{ʔb}$	$\text{ʔb}$	
$\text{ʔboŋ}^5$	$\text{ʔboŋ}^5$	$\text{ʔboŋ}^5$	荞麦
$\text{ʔbət}^7$	$\text{ʔbət}^7$	$\text{ʔbət}^7$	眼睛
—	$\text{ʔbe}^1$	$\text{ʔbe}^1$	分开腿
$\text{b}$	$\text{b}$	$\text{ʔb}$	
$\text{boŋ}^5$	$\text{boŋ}^5$	$\text{ʔboŋ}^5$	扔木棍
$\text{bət}^7$	$\text{bət}^7$	$\text{ʔbət}^7$	背带
$\text{be}^1$	$\text{be}^1$	$\text{ʔbe}^1$	年
$\text{ʔd}$	$\text{ʔd}$	$\text{ʔdj}$	
$\text{ʔda:i}^5$	$\text{ʔda:i}^5$	$\text{ʔdja:i}^5$	野猪
$\text{ʔdam}^5$	$\text{ʔdam}^5$	$\text{ʔdjam}^5$	阴
$\text{ʔduk}^7$	$\text{ʔduk}^7$	—	枯朽
$\text{d}$	$\text{ʔdj}$	$\text{ʔd}$	
$\text{da:i}^5$	$\text{ʔdja:i}^5$	$\text{ʔda:i}^5$	旱地
$\text{dam}^5$	$\text{ʔdjam}^5$	$\text{ʔdam}^5$	低
$\text{duk}^7$	$\text{ʔdjuk}^7$	$\text{ʔduk}^7$	竹篾

阳凤（大利）莫话有单元音韵母 6 个，i、e、a、o、u、ə。复合元音韵母 10 个，带-i 尾和-u 尾的各 5 个，ai、a:i、oi、ui、əi，iu、eu、au、a:u、əu。带辅音韵尾的韵母 46 个，作韵尾的辅音有鼻音-m、-n、-ŋ 和塞音-p、-t、-k 6 个。单元音 i、e、a、o、ə 可以跟六个韵母尾结合，只有 u 没有唇音收尾的韵母。

阳凤莫话有 6 个舒声调，5 个促声调。元音和鼻音收尾的音节可以跟任何一个调子结合，-p、-t、-k 收尾的音节只出现在 5 个调子里。

大利的莫话，有些不送气的清塞音声母词经常说成送气的，这是一种很值得注意的现象，反映了这些音正处在演变之中。例如：

pəu <sup>4</sup> ↔ phəu <sup>4</sup>	父	pən <sup>3</sup> ↔ phən <sup>3</sup>	本
piŋ <sup>4</sup> ↔ phiŋ <sup>4</sup>	些		
ta <sup>5</sup> ↔ tha <sup>5</sup>	经过	to <sup>2</sup> ↔ tho <sup>2</sup>	(量词)
te <sup>2</sup> ↔ the <sup>2</sup>	(给)我	təi <sup>2</sup> ↔ thəi <sup>2</sup>	拿
tun <sup>2</sup> ↔ thun <sup>2</sup>	互相	tok <sup>8</sup> ↔ thok <sup>8</sup>	独
ɬa <sup>2</sup> si <sup>5</sup> ↔ ɬha <sup>2</sup> si <sup>5</sup>	那里	tim <sup>1</sup> ↔ ɬhim <sup>1</sup>	借
kun <sup>2</sup> ↔ khun <sup>2</sup>	多	kai <sup>1</sup> ↔ khai <sup>1</sup>	很

阳凤（大利）莫话的连音变读现象较突出，多发生在第一音节的鼻音尾和第二音节主要是元音开头的音节里。例如：

za:n <sup>1</sup> ɤe <sup>2</sup>	→	za:ne <sup>2</sup>	我家	mi <sup>1</sup> ɤe <sup>2</sup>	→	mje <sup>2</sup>	我的手
家	我			手	我		
sa:m <sup>1</sup> ɤai <sup>3</sup>	→	sa:mai <sup>3</sup>	三个				
三	个(人)						

语法方面。阳凤莫话人称代词单数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用在动词后面时，通过增音表示物主关系和受事关系。

第一人称单数：ɤe<sup>2</sup> “我”

用在动词后面：te<sup>2</sup>

表示物主关系：

ɤdan<sup>1</sup> na:i<sup>6</sup> zɿ tə<sup>2</sup> te<sup>2</sup>. 这个是我的。

个 这 是 的 我

表示受事关系：

təi<sup>2</sup> phən<sup>3</sup> le<sup>1</sup> si<sup>5</sup> sa:i<sup>1</sup> te<sup>2</sup>. 拿那本书给我。

拿 本 书 那 给 我

第二人称单数：ʔŋ<sup>2</sup> “你”

用在动词后面：təŋ<sup>2</sup>

表示物主关系：

ʔdan<sup>1</sup> si<sup>5</sup> zɿ<sup>1</sup> tə<sup>2</sup> təŋ<sup>2</sup>. 那个是你的。

个 那 是 的 你

表示受事关系：

ʔʔdik<sup>7</sup> phən<sup>3</sup> le<sup>1</sup> si<sup>5</sup> təŋ<sup>2</sup> kau<sup>5</sup>. 递那本书（给）我看。

递 本 书 那 我 看

阳凤莫话里有 tho<sup>2</sup>和 tə<sup>2</sup>两个助词，tho<sup>2</sup>跟动词、形容词结合，放在动词、形容词前头。tə<sup>2</sup>放在代词、名词之前，组成的结构都具有名词的性质。两个都相当于汉语的“的”。例如：

tho<sup>2</sup> phuk<sup>8</sup> zɿ<sup>1</sup> wa:i<sup>5</sup>, tho<sup>2</sup> ŋan<sup>3</sup> zɿ<sup>1</sup> həu<sup>3</sup> kat<sup>7</sup>.

的 白 是 棉花 的 黄 是 稻谷

白的是棉花，黄的是稻谷。

be<sup>1</sup> na:i<sup>6</sup> ɕa:u<sup>3</sup> ʔdja<sup>1</sup> zo<sup>4</sup> lə<sup>2</sup> thau<sup>6</sup> kai<sup>1</sup> ʔda:i<sup>1</sup>, tə<sup>2</sup>

年 这 咱们 种 豆子 很 好 的

thəŋ<sup>2</sup> naŋ<sup>1</sup> ʔda:i<sup>1</sup> to<sup>1</sup> tə<sup>2</sup> the<sup>2</sup>.

你 还 好 多 的 我

今年咱们种的豆子很好，你的比我的还好。

tə<sup>2</sup>还可以放在修饰语之后，中心语之前，相当于汉语结构助词“的”的位置。例如：

ŋo<sup>4</sup> be<sup>1</sup> tə<sup>2</sup> lə<sup>2</sup> təi<sup>3</sup> na:ŋ<sup>5</sup> me<sup>2</sup> zo<sup>3</sup> ʔa:ŋ<sup>3</sup>.

五 岁 的 小孩 也 不 会 讲

五岁的孩子还不会讲（话）。

莫话数量词组修饰名词时放在名词前边，只有“一”放在名词后，与壮语、布依语、毛南语一样。例如：

za<sup>1</sup> ʔdan<sup>1</sup> vəi<sup>1</sup> taŋ<sup>1</sup> 两盏灯      ŋo<sup>4</sup> məu<sup>6</sup> ʔdja:i<sup>5</sup> 五亩地

两 个 灯      五 亩 地

tə<sup>2</sup> ma<sup>4</sup> ʔdeu<sup>1</sup> 一匹马

只 马 一



## 第十二节 甲姆话（锦话）

甲姆话是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荔波县甲良区地莪乡和播尧乡的布依族中一些自称为  $ʔai^3 \text{ tam}^1$  人所说的话。 $ʔai^3 \text{ tam}^1$  有 400 多户，约 2400 人（1985），跟  $ʔai^3 \text{ jai}^3$ （布依）和  $ʔai^3 \text{ ma:k}^8$ （莫家）杂居。

1942 年李方桂曾在荔波县调查过水语和莫话，在他所著的《莫话记略》中，曾经提到有一种“锦话”<sup>①</sup>，指的就是甲姆话。但迄今未见有材料或文章发表。1984 年和 1985 年，我们两次调查记录了地莪乡太阳寨和昔村两个点的甲姆话，这些材料对侗水语支乃至整个侗台语族语言的比较研究将会有一定的启发。

甲姆话有单辅音声母 33 个，清塞音声母有不送气和送气的两套，即： $p$ 、 $t$ 、 $k$  和  $ph$ 、 $th$ 、 $kh$ 。 $t$  和  $th$  稍带摩擦，不是纯粹的塞音。 $ʔ$  没有相对的送气声母。浊塞音声母四个，带有较明显的先喉塞，即： $ʔb$ 、 $ʔd$ 、 $ʔɗ$ 、 $ʔg$ 。 $ʔɗ$  也是稍带摩擦，接近  $ʔdz$ ，不是纯粹的塞音。鼻音声母有单纯的和清化的两套，例如： $ma:i^5$  “守寡”， $m ai^5$  “新”； $ne^2$  “薨”， $ne^5 \text{ nun}^2$  “瞌睡”， $ni^1$  “饭”， $n iŋ^3$  “草”， $ŋa:u^2$  “撬（门）”， $ŋan^3$  “黄”。清擦音声母  $f$ 、 $s$ 、 $ɕ$ 、 $h$  和浊擦音  $v$ 、 $z$ 、 $j$  七个。 $j$  有单纯的和清化的  $j$  一对；边音声母有单纯和清化的一对： $l$ 、 $l̥$ 。双唇浊擦音  $w$ ，还有一个带前喉塞的  $ʔw$ 。腭化辅音声母 10 个： $pj$ 、 $phj$ 、 $bj$ 、 $mj$ 、 $tj$ 、 $dj$ 、 $nj$ 、 $lj$ 、 $zj$ 、 $hj$ 。唇化辅音声母 12 个： $tw$ 、 $lw$ 、 $sw$ 、 $zw$ 、 $tʷ$ 、 $thw$ 、 $nʷ$ 、 $jw$ 、 $kw$ 、 $khw$ 、 $ŋw$ 、 $hw$ 。唇化声母几乎只跟  $a$  韵结合，只有  $kw$  有两个跟  $e$  韵组合的词。甲姆话里，腭化和唇化声母的词都不多， $nj$ -、 $zj$ - 的例词各只一个， $mj$  也只两个；唇化类中除  $kw$ 、 $sw$  以外，其他各母也只一两个词，看来这两类声母正在日趋简化。

甲姆话有单元音韵母 6 个： $i$ 、 $e$ 、 $a$ 、 $o$ 、 $u$ 、 $ə$ ，每个元音单独成韵时都是长的。复合元音韵母 10 个，由主要元音和作韵尾的单元音  $-i$ 、 $-u$  构成。收  $i$  尾的 5 个： $ai$ 、 $a:i$ 、 $oi$ 、 $ui$ 、 $əi$ ，收  $u$  尾的也有 5 个： $iu$ 、 $eu$ 、 $au$ 、 $a:u$ 、 $əu$ 。带辅音韵尾韵母 49 个，几个单元音都可以带韵尾构成复

<sup>①</sup> 见李方桂：《莫话记略》，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19 本，1948。

合韵母。作韵尾的辅音有鼻音-m、-n、-ŋ和塞音-p、-t、-k。

地莪乡太阳寨甲姆话有六个舒声调，三个促声调。第七调因主要元音长短分出两个不同的调值，第八调不分。例如：

7 (长) 34	ta:p <sup>7</sup>	挑	ta:k <sup>7</sup>	打桩
7 (短) 44	tap <sup>7</sup>	肝	tak <sup>7</sup>	舀 (水)
8 (长) 42	ta:p <sup>8</sup>	脚踢	ta:k <sup>8</sup>	折木头声
8 (短) 42	tap <sup>8</sup>	垛 (草)	tak <sup>8</sup>	公、雄

语法方面。甲姆话数词通常用在量词前面，一起放在名词之前修饰名词。例如：

ja <sup>1</sup>	tan <sup>1</sup>	tai <sup>5</sup>	ka:i <sup>5</sup>	两斤鸡蛋	sa:m <sup>1</sup>	sik <sup>7</sup>	ʔi <sup>1</sup>	三尺布
两	斤	蛋	鸡		三	尺	布	

只有ʔdeu<sup>1</sup>“一”位置跟别的数词不同，放在名词或“量词+名词”之后。例如：

van <sup>1</sup>	ʔdeu <sup>1</sup>	一天	ka <sup>1</sup>	ni <sup>1</sup>	ʔdeu <sup>1</sup>	一条河
天	一		条	河	一	

这一点，甲姆话跟壮语和布依语相同。但在连数时，ʔdeu<sup>1</sup>却又放到量词前边来了。例如：

ʔdeu <sup>1</sup>	to <sup>2</sup>	ja <sup>1</sup>	to <sup>2</sup>	sa:m <sup>1</sup>	to <sup>2</sup>	一只	两只	三只
一	只	两	只	三	只			
ʔdeu <sup>1</sup>	to <sup>2</sup>	həi <sup>4</sup>	一头牛 (这跟水语一致)。					
一	头	牛						

人称代词单数第一人称、第二人称表示物主关系时用增音手段：

单数第一人称ʔəu<sup>2</sup>“我”，单数第二人称ʔŋ<sup>2</sup>“你”用在助词tə<sup>2</sup>后面表示物主关系时变成təu<sup>2</sup>“我的”，tiŋ<sup>2</sup>“你的”。例如：

ʔdan <sup>1</sup>	na:i <sup>6</sup>	tə <sup>2</sup>	təu <sup>2</sup> ,	ʔdan <sup>1</sup>	si <sup>5</sup>	tə <sup>2</sup>	tiŋ <sup>2</sup> .
个	这	的	我	个	那	的	你

这个是我的，那个是你的。

指示词修饰名词或量词时，都放在后面；修饰量名组合时，放在名词后面。例如：

pu <sup>1</sup>	na:i <sup>6</sup>	这 (座) 山	ni <sup>1</sup>	si <sup>5</sup>	那 (条) 河
山	这		河	那	

nəi <sup>4</sup>	na:i <sup>6</sup>	这座(山)	tiu <sup>2</sup>	si <sup>5</sup>	那条(河)		
座	这		条	那			
nəi <sup>4</sup>	pu <sup>1</sup>	na:i <sup>6</sup>	这座山	tiu <sup>2</sup>	ni <sup>1</sup>	si <sup>5</sup>	那条河
座	山	这		条	河	那	

### 第十三节 黎 语

黎语是黎族的语言。黎族主要聚居在海南岛，人口124万人（2000年）。

黎语根据20世纪50年代中期调查结果，分为五个方言。俸（ha<sup>3</sup>）方言使用人口最多，占人口的58%，主要分布在乐东县、崖县（现在称三亚市）、东方县、陵水县；其次是杞（gei<sup>4</sup>）方言，人口占24%，分布在通什市、保亭县、琼中县；本地（hju:n<sup>1</sup>或 zu:n<sup>4</sup>）方言，人口占6%，分布在白沙县；美孚（mo:i<sup>1</sup>fau<sup>1</sup>）方言，人口占4%，分布在东方县和昌江县；加茂方言，人口占7%，集中在保亭县东部。前四个方言在语音上虽然有相当大的差异，但对应关系还比较明显，词汇比较接近，互相通话困难不算太大。加茂方言跟其他几个方言差别都很大，很难通话。

黎语俸、杞、本地和美孚四个方言语音方面都有下列这些声母：清塞音和塞擦音有不送气和送气的两套，即 p、t、k、ph、th、kh 和 ts、tsh。ʔ 没有送气的。浊塞音声母有 ʔb、ʔd 和 g 三个，g 不带先喉塞。鼻音声母只有单纯的 m、n、ɲ、ŋ 四个。擦音声母清的有 f、ɬ、h 三个，浊的有 v、z 两个。颤音 r、边音 l。还有复辅音声母 pl。

从各方言声母的特点看，加茂方言没有 pl、r、g 三个声母，但多一个 ʔj。本地方言的一部分（白沙县东南部）有 f 和 m 两个独有的声母。美孚方言有 ɣ 声母。俸方言的保定话还有 ʔj 和 ʔw。

韵母情况：俸方言、杞方言都有 i、e、a、o、u、ɯ 六个基本元音，各分长短。本地方言和美孚方言多 ɔ 和 ə，但本地方言的白沙话只有 a 分长短，其他都不分。美孚方言也只有 a、e、o 分长短，i、ɔ、o、u、ɯ、ə 也不分。加茂方言有 i、e、ɛ、a、ɔ、o、u、ɯ、ə 九个基本元音，其中 e、a、ɔ、o、ə 各分长短。

声调：俅方言、美孚方言都只有三个舒声调、三个促声调。杞方言有六个舒声调，三至四个促声调。本地方言有五个舒声调，两个促声调。加茂方言有五个舒声调，四个促声调。

20世纪50年代黎文的标准音点——俅方言的保定话（乐东县抱由镇的保定村）的语音系统中，声母除了上述24个以外，还有一个腭化声母hj，五个唇化声母kw、khw、gw、ɲw、hw。

韵尾部分有元音韵尾-i、-u、-u，鼻音韵尾-m、-n、-ŋ、-ŋ，塞音韵尾p、t、t̚、k，例如：ran<sup>2</sup>“每”，ren<sup>2</sup>“竖立”，hu:n<sup>1</sup>“身体”，ku:n<sup>1</sup>“脱（毛）”，phut<sup>7</sup>“曾祖父”，put<sup>7</sup>“蚂蚁”。

语法方面。名词：黎语不仅一般的名词不能重叠，即使是可作量词用的，如：ploŋ<sup>3</sup>“家”，u<sup>2</sup>a:u<sup>1</sup>“人”等也不能重叠。要表示“每一”的意思，在名词前加ran<sup>2</sup>“每”。例如：

ran <sup>2</sup>	tsu:n <sup>1</sup>	u <sup>2</sup> a:u <sup>1</sup>	每个人	ran <sup>2</sup>	hom <sup>1</sup>	ploŋ <sup>3</sup>	每家
每	个	人		每	个	家	

黎语中有些名词可以作动词用，例如：

na<sup>1</sup> ʔba:i<sup>3</sup> aŋ<sup>1</sup> ʔbe<sup>1</sup>. 他已经干活去了。

他 已经 坡地 了

tshai<sup>1</sup> nei<sup>2</sup> ta<sup>1</sup> tsho:m<sup>1</sup>. 这棵树不结果子。

树 这 不 果子

pou<sup>1</sup> ʔba:i<sup>3</sup> ra:i<sup>3</sup> 猪已经怀小猪。

猪 已经 肠子

量词也不能重叠，表示“个个”、“只只”等意思用ran<sup>2</sup>“每”。ran<sup>2</sup>可以重叠，有加强语气的作用。

黎语的数词跟壮侗语其他语言很不一样。壮、布依、侗、水、傣等语言除“一”“二”外，自“三”以上至“十”“百”“千”“万”，几乎都跟中古汉语的数字相近，黎语却不是这样。形式上跟印度尼西亚语、高山族语比较接近。例如：





黎语数量名词组合时，次序跟汉语和侗水语一致，即数词在量词前面，数量结构在名词前。例如：

tsu<sup>2</sup> hom<sup>1</sup> hwou<sup>3</sup> 一座山      ɬau<sup>3</sup> pha<sup>3</sup> fo:i<sup>2</sup> 两位叔叔  
一 个 山                      两 个 叔叔

印度尼西亚语数量词修饰名词时，次序和黎语一样。例如：

satu ekor andziŋ 一条狗      tiga ekor burung 三只鸟  
一 只 狗                      三 只 鸟

黎语指示词限定名词时，也放在名词后面。例如：

tui<sup>3</sup> nei<sup>2</sup> 这(头)水牛      ploŋ<sup>3</sup> hau<sup>2</sup> 那(所)房子  
水牛 这                      房子 都

ɬau<sup>3</sup> hom<sup>1</sup> ɬe:ŋ<sup>2</sup> nei<sup>2</sup> 这两顶斗笠  
二 个 斗笠 这

副词一般不能重叠，但侬方言的黑土话绝大部分副词都能重叠，重叠后有加强语气的作用。保定话只有 pai<sup>3</sup>ja<sup>3</sup> “极”，dat<sup>7</sup> “很”能重叠。例如：

保定：ʔdaŋ<sup>1</sup> meu<sup>1</sup> ga:n<sup>3</sup> pai<sup>3</sup>ja<sup>3</sup> pai<sup>3</sup>ja<sup>3</sup>. 你的脸红极了  
脸 你 红 极 极

黑土：meu<sup>1</sup> iu<sup>3</sup> iu<sup>3</sup> hei<sup>1</sup>. 你千万别去。  
你 别 别 去

hou<sup>1</sup> ri<sup>3</sup> ri<sup>3</sup> hei<sup>1</sup>. 我也去(非去不可)。  
我 也 也 去

一个句子的动词谓语后面有两个宾语时，前一个指人，后一个指物。在指人的宾语后面需要加一个助词 la<sup>2</sup>表示它前面的宾语是动作的承受者。例如：

pha<sup>3</sup> ɬau<sup>2</sup> tu:ŋ<sup>2</sup> pha<sup>3</sup> gu:ŋ<sup>1</sup> la<sup>2</sup> ɬau<sup>3</sup> hom<sup>1</sup> tsho:m<sup>1</sup>.  
哥哥 给 弟弟 (助) 两 个 果子

哥哥给弟弟两个果子。

meu<sup>1</sup> tun<sup>1</sup> hou<sup>1</sup> la<sup>2</sup> thun<sup>1</sup> ɬai<sup>1</sup>. 你教我黎话。  
你 教 我 (助) 话 黎

## 第十四节 村 话

村话分布在海南岛西部海岸的东方县和昌江县沿昌化江下游出海处

两岸的 40 多个村子里。说这种话的人约有 5 万多人，东方县 4 万多，昌江县 1.2 万多（1982）。他们自称  $\eta a:u^{35}$ （人） $fo:n^{35}$ （村）“村人”，说的话叫  $tʃhən^{35}$ （话） $fo:n^{35}$ （村子）“村话”。

说村话的人目前虽然分属两县，分散在几十个村子里，但根据 1982 年对东方县四更公社（区）和 1984 年对昌江县昌区所作的调查结果进行分析<sup>①</sup>，村话内部比较一致，除语音上有些细微差别外，没有明显的不同处。

下面是昌江县昌城区旧县乡和浪炳乡村话的语言分析。

村话有声母 21 个，包括：不送气清塞音  $t$ 、 $k$ 、 $ʔ$  和送气清塞音  $ph$ 、 $th$ 、 $kh$  共六个；清塞擦音  $tʃ$  和送气的  $tʃh$ 。浊塞音声母两个，都带有先喉塞  $ʔb$  和  $ʔd$ 。鼻音声母四个， $m$ 、 $n$ 、 $\eta$ 、 $\eta$ 。清擦音声母  $f$ 、 $ʃ$ 、 $h$  和浊塞擦音声母  $v$ 、 $ʒ$ 、 $j$ 。边音声母  $l$ 。村话没有双唇不送气的清塞音声母  $p$ ，这一点与临高话相近。舌尖清塞音声母  $t$  有时带有很轻微的擦音，听起来好像  $t\theta$ ，如： $ta\eta^{42}$ “汤”，实际读音是  $[t\theta a\eta^{42}]$ ， $t\theta i^{42}$ “二”等。 $ʃ$ 、 $ʒ$  和  $s$ 、 $z$  自由变读，常出现的是  $ʃ$  和  $ʒ$ 。

有作韵母的元音 9 个： $i$ 、 $e$ 、 $\epsilon$ 、 $a$ 、 $\alpha$ 、 $o$ 、 $u$ 、 $\omega$ 、 $\alpha$ 。 $e$  只出现在带韵尾的韵母里，不单独作韵母。元音  $i$  和  $u$  还可以作介音和韵尾。辅音韵尾六个，鼻音尾  $-m$ 、 $-n$ 、 $-\eta$  和塞音尾  $-p$ 、 $-t$ 、 $-k$ 。全部韵母系统中包括韵母 100 多个。

村话有 5 个舒声调，5 个促声调。

舒声调

	调值	例	词
↑	35	$vau^{35}$ 疮	$va^{35}$ 碗 $la:i^{35}$ 远
┆	44	$vau^{44}$ 椰子	$ha:i^{44}$ 筷子 $la:i^{44}$ 耳朵
↘	42	$vau^{42}$ 头	$ha^{42}$ 屎 $nai^{42}$ 蛇
↓	21	$vau^{21}$ 跑	$ha^{21}$ 我们 $lai^{21}$ 借
↙	13	$ʒa:u^{13}$ 笑	$ha^{13}$ 挂 $ʔda:i^{13}$ 豪猪

<sup>①</sup> 1982 年的调查材料《海南岛西海岸的“村话”》发表在《民族语文》1983, 4, 作者符镇南。1984 年昌江县昌城区的村话材料，是本篇执笔者自己调查的。

## 促声调

┘	55	ʔiat <sup>55</sup>	田鸡
┘	33	thi:p <sup>33</sup>	蠓
┘	42	ti:p <sup>42</sup>	连接
┘	21	ti:p <sup>21</sup>	娶
┘	13	tip <sup>13</sup>	甲鱼、团鱼

从音韵系统来看，声母中塞音、塞擦音有送气和不送气两套，有浊塞音 ʔb 和 ʔd；韵母中主要元音分长短，韵尾有元音性的、鼻音类和塞音类的三种，因此可以认为跟黎语很接近。比较特殊的是没有声母 p。

村话词的构造，语序和句子结构跟黎语及壮、布依、侗、水、傣各语言基本一致。

数词从“一”到“六”跟黎语接近，“七”到“十”跟汉语中古音系统同。例如：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村话	tʃi <sup>13</sup>	ta <sup>42</sup>	fu <sup>42</sup>	ha:u <sup>42</sup>	ʔbo <sup>13</sup>	tʃim <sup>35</sup>
黎语	tsu <sup>55</sup>	ɬau <sup>11</sup>	fu <sup>11</sup>	tshau <sup>11</sup>	pa <sup>53</sup>	tom <sup>53</sup>

“二”有 ta<sup>42</sup> 和 tθi<sup>42</sup> 两个。“七” tet<sup>33</sup>，“八” ʔba:t<sup>42</sup>，“九” kɔi<sup>42</sup>，“十” ʃip<sup>33</sup>。

十位数后面的“一”到“六”不用上列的形式，另用跟汉语中古音相近的那一套。例如：tʃi<sup>13</sup>一，ta<sup>42</sup>或 tθi<sup>42</sup>二，fu<sup>42</sup>三，ha:u<sup>42</sup>四，ʔbo<sup>13</sup>五，tʃim<sup>35</sup>六……ʃip<sup>33</sup>十，ʃip<sup>33</sup>ʔit<sup>33</sup>十一，ʃip<sup>33</sup>ŋei<sup>42</sup>十二，ʃip<sup>33</sup>to<sup>21</sup>或 ʃip<sup>33</sup>ta:m<sup>13</sup>十三，ʃip<sup>33</sup>tei<sup>21</sup>十四，ʃip<sup>33</sup>ŋɔ<sup>42</sup>十五，ʃip<sup>33</sup>lok<sup>33</sup>十六。

数量的表示法，数词在前，量词在后，一起放在被限定的名词前面。例如：

tʃi <sup>13</sup>	lɔ <sup>21</sup>	ŋa:u <sup>35</sup>	一个人	ta <sup>42</sup>	tʃam <sup>21</sup>	khai <sup>35</sup>	两只鸡
一	个	人		二	只	鸡	

量词“个，只”在不同的数字后面用不同的形式。“一”后面只有 lɔ<sup>21</sup>，“二”到“六”后面用 ham<sup>21</sup>，（浪炳乡“二”后面用 ham<sup>21</sup>，旧县乡“二”后用 tʃam<sup>21</sup>），“七”以后的数字都用 kɔ<sup>21</sup>。

十位数后面的“三”有 to<sup>21</sup>和 ta:m<sup>13</sup>两个。ta:m<sup>13</sup>当是汉语 sa:m<sup>1</sup>



的演变,  $t\sigma^{21}$  也许跟印尼语的 *tiga* 有关。

村话中有相当数量的基本词跟黎语相同或相近, 例如:

村话	黎语	村话	黎语	村话	黎语
$n\sigma:n^{35}$	$n\alpha:n^1$	月亮	$ka:u^{42}$	$kau^2$	肺
$h\sigma:t^{13}$	$hwo:t^7$	风	$\eta\alpha:u^{35}$	$-a:u^1$	人
$tu:i^{44}$	$tui^3$	水牛	$luk^{33}$	$ru:k^7$	窝
$k\sigma^{13}$	$ka^3$	马	$ve\eta^{44}$	$ve:\eta^3$	上衣
$nak^{42}$	$nok^7$	猴子	$kun^{35}$	$kun^1$	裙子
$t\text{f}hiat^{33}$	$tat^7$	鸟	$ko^{42}$	$ka^3$	刀
$ka:n^{35}$	$kan^3$	草	$kwut^{33}$	$kut^7$	针
$khat^{55}$	$khat^7$	鼻子	$\text{?do}^{35}$	$\text{?do:i}^1$	绳子
$\text{t}\alpha:i^{35}$	$zai^1$	耳朵	$la^{21}$	$la^2$	吃
$t\text{f}ei^{35}$	$tsei^1$	乳房	$ka^{21}$	$kau^3$	睡
$\text{?b}\sigma k^{55}$	$pok^7$	肚子	$hiat^{33}$	$tshat^7$	买
$khok^{33}$	$khok^7$	脚	$v\sigma k^{13}$	$vu:k^7$	做
$v\sigma^{35}$	$vu:k^7$	骨头	$t\text{f}\alpha:u^{44}$	$ta:u^3$	长
$\eta\sigma:n^{35}$	$\eta\alpha:n^1$	肝	$z\sigma^{35}$	$za^2$	(人) 老
$t\epsilon n^{35}$	$\text{t}\epsilon n^1$	好	$ha^{21}$	$fa^1$	我们
				$ga^1$	咱们
$l\epsilon k^{33}$	$re:k^7$	坏	$m\sigma^{21}$	$mew^1$	你
$m\sigma n^{35}$	$ma:n^1$	新	$na^{21}$	$na^1$	他
$f\sigma i^{35}$	$fui^1$	熟			
$het^{13}$	$get^7$	辣			
$\eta\sigma:n^{42}$	$hwa:n^3$	咸			

数词“一”到“六”也跟黎语一致。总的看来, 村话跟黎语比较接近, 但村话还有不少自己特有的基本词。例如:

$t\sigma t^{42}$  霜、雪,  $\text{?e}\eta^{35}$  田,  $\text{?da:u}^{42}$  旱地,  $\text{?ba:n}^{42}$  泥……

$khat^{42}$  狗,  $\eta\sigma i^{35}$  鱼,  $jui^{35}$  苍蝇……

$ne:k^{33}$  树,  $h\sigma i^{13}$  白薯,  $he:k^{13}$  姜,  $la\eta^{35}$  芽……

ku:n<sup>35</sup> 房屋, tʃhu:t<sup>33</sup> 布, phi:u<sup>35</sup> 酒, ŋə:n<sup>13</sup> 斧头……  
 tʃhəŋ<sup>42</sup> 腰, ʔbuŋ<sup>13</sup> 嘴, lək<sup>55</sup>ti<sup>44</sup> 舌头, tək<sup>55</sup>ʒək<sup>42</sup> 手指, vək<sup>13</sup>  
 ʔdɔ:t<sup>55</sup> 脊背……  
 ʔot<sup>21</sup> 吞, hɔi<sup>21</sup> 站, ʃa:u<sup>35</sup> 挑, və:t<sup>33</sup> 种, ho:t<sup>33</sup> 煮, vɔi<sup>42</sup> 小,  
 fo<sup>42</sup> 薄, hit<sup>33</sup> 近, ta:ŋ<sup>42</sup> 酸, ti:u<sup>35</sup> 聪明……  
 ʔa:u<sup>21</sup> 谁, tɔ:n<sup>42</sup> 度, lian<sup>35</sup> 块……

村话的数词、量词和指示词、量词修饰名词时，一律放在名词前面。例如：

tʃi <sup>13</sup>	ʔdan <sup>21</sup>	vɛ:ŋ <sup>13</sup>	一件衣服	hei <sup>42</sup>	lə <sup>21</sup>	ŋa:u <sup>42</sup>	这座山
一	件	上衣		这	个	山	
fu <sup>42</sup>	ham <sup>42</sup>	tʃhiat <sup>33</sup>	三只鸟	tʃhei <sup>42</sup>	lə <sup>21</sup>	ko <sup>13</sup>	那匹马
三	只	鸟		那	个	马	

## 第十五节 仡佬语

仡佬语是仡佬族的语言。仡佬族主要分布在贵州省安顺、平坝、大方、普定、织金、水城、黔西、镇宁、遵义、清镇等县市，另外，在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贵阳市，广西隆林县以及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境内也还有少量仡佬族。人口约有 57 万（2000 年）。目前能说仡佬语的只有几千人了。多数已说汉语，还有一些则说彝语、苗语或壮语。

关于仡佬语的系属问题，过去由于资料缺乏，没有人作过较系统的调查研究和比较，所以情况不明。近年来，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人员调查分析，认为仡佬语的语音系统，接近苗语，但比较词汇和语法结构，则应属壮侗语族。

仡佬语音韵系统：

塞音和塞擦音声母有不送气和送气的两套，即：p、t、k、q、ts、tɕ 和 ph、th、kh、qh、tsh、tɕh 十二个。p、t、k、ts、tɕ 有单纯的和带鼻冠音的两套，即 mp、nt、nts、nɕtɕ、ŋk。有清擦音声母 f、s、ɕ、x、h 五个，浊擦音声母 v、w、z、ʒ 四个。鼻音声母一般有 m、n、ɲ、ŋ（或清化的 m̥、n̥、ɲ̥、ŋ̥）四个。边音声母 l。有复辅音声母 pl、kl、vl

和 mpl、ŋkl 五个。

仡佬语有单元音韵母 i、e、a、ɒ、o、u、ə 七个。介音 -i- 和 -u-、元音韵尾 -i、-u、-w，鼻音韵尾只有 -n 和 -ŋ 两个。主要元音不分长短。全部韵母共约三十个。

声调六个。

语法方面。名词的修饰语，一般都放在后面。例如：

tai <sup>33</sup>	luŋ <sup>13</sup>	大树	plei <sup>33</sup>	qai <sup>33</sup>	鸡年	
树	大		年	鸡		
qə <sup>33</sup>	ʔi <sup>33</sup>	我的房子	təhi <sup>55</sup>	tha <sup>44</sup>	ni <sup>44</sup>	做生意的人
房子	我		人	做	生意	

只有数量词组修饰名词时，放在前面；指示词、量词修饰名词时，量词在名词前，指示词在名词后。例如：

si <sup>33</sup>	qan <sup>24</sup>	qen <sup>33</sup>	一条路	ta <sup>33</sup>	san <sup>33</sup>	ʔi <sup>24</sup>	三只鸭子
一	条	路		三	只	鸭	
xen <sup>33</sup>	təhi <sup>55</sup>	ni <sup>31</sup>	这个人	ken <sup>55</sup>	ŋkau <sup>55</sup>	nu <sup>31</sup>	那朵花
位	人	这		朵	花	那	

否定词用在句末，这是仡佬语不同于壮侗、苗瑶以及汉语最突出的一点。例如：

ŋe <sup>44</sup>	ʔa <sup>33</sup>	没有	xɒ <sup>33</sup>	ʔi <sup>55</sup>	təau <sup>33</sup>	ʔa <sup>33</sup>	不吃辣椒
有	不		吃	辣椒	不		
pai <sup>33</sup>	pai <sup>33</sup>	ʔa <sup>33</sup>	走不走	xɒ <sup>33</sup>	xɒ <sup>33</sup>	ʔa <sup>33</sup>	吃不吃？
走	走	不		吃	吃	不	

仡佬语数词自成体系，与壮侗语族、苗瑶语族中多数语言不一致。例如：si<sup>33</sup>一，su<sup>33</sup>二，ta<sup>33</sup>三，pu<sup>33</sup>四，mpu<sup>44</sup>五，nan<sup>33</sup>六，ei<sup>24</sup>七，vla<sup>44</sup>八，səw<sup>24</sup>九，pe<sup>24</sup>十，təin<sup>33</sup>百，təu<sup>24</sup>千，ŋkue<sup>13</sup>万。

从 11 到 19 的表示法也较特殊，例如：

si <sup>33</sup>	nen <sup>33</sup>	pe <sup>24</sup>	十一	nan <sup>33</sup>	nen <sup>33</sup>	pe <sup>24</sup>	十六
一	个	十		六	个	十	
su <sup>33</sup>	nen <sup>33</sup>	pe <sup>24</sup>	十二	ei <sup>24</sup>	nen <sup>33</sup>	pe <sup>24</sup>	十七
二	个	十		七	个	十	

ta<sup>33</sup> nen<sup>33</sup> pe<sup>24</sup> 十三

三 个 十

pu<sup>33</sup> nen<sup>33</sup> pe<sup>24</sup> 十四

四 个 十

mpu<sup>44</sup> nen<sup>33</sup> pe<sup>24</sup> 十五

五 个 十

vla<sup>44</sup> nen<sup>33</sup> pe<sup>24</sup> 十八

八 个 十

səu<sup>24</sup> nen<sup>33</sup> pe<sup>24</sup> 十九

九 个 十

“二十”以上的数字，组合方式与汉语同。

Hoa văn SaigonHSK



## 第三章 中国境外的有关语言

### 第一节 泰语 (Siamese)

泰语是泰国主体民族泰族的语言，使用人口约 5000 万。

以曼谷为代表的标准泰语有声母 21 个：清塞音、塞擦音声母有不送气和送气的两套，即：p、t、k、tɕ 和 ph、th、kh、tɕh 八个。喉塞声母 ʔ 无相对的送气音。浊塞音声母 ʔb、ʔd 带先喉塞成分。鼻音声母 m、n、ŋ。清擦音声母 f、s、h，浊擦音声母 w、j。边音声母 l，闪音声母 r。

复辅音声母 pl、phl、kl、khl、pr、phr、tr、kr、khr。

唇化声母 kw、khw。

韵母系统有主要元音 i、e、ɛ、a、ɔ、o、u、ɯ、ə 九个。所有元音都分长短。复合元音韵母 ia、ua、ɯa，都可以带辅音韵尾，元音韵尾 -i 和 -u。泰语中的辅音韵尾有 -m、-n、-ŋ 和 -p、-t、-k、-ʔ 七个。元音和鼻音收尾的音节叫活音节，塞音收尾的音节叫死音节。

标准泰语有五个声调：中平调：33 (1)，低平调：22 (2)，次半高降调：41 (3)，高平调 45 或 55 (4)，中升调：24 (5)。活音节可以跟所有的声调结合，死音节只能跟高平调 (4)，低平调 (2) 和降调 (3) 结合。高平调的死音节里只出现短元音韵母，降调的死音节里只出现长元音或复合元音韵母；低平调的死音节里，长短元音韵母都出现。

## 第二节 石 语 (Saek)

石语分布在泰国东北部沿湄公河的几个村落里，跟老挝的他曲县(Tha khek) 相邻。据美国学者威廉·格德内 1968 年估计，说石语的人数(包括泰国和老挝两国境内的)不到一万人。目前年轻人平常只说老挝语和标准泰语，不怎么会说石语了。

石语属北部台语支，跟我国的壮语、布依语比较接近，但在音韵结构方面又有许多特点。

石语的声母系统中，有较多的复辅音声母：pr、pl、phr、phl 和 tr、tl、thr、thl，例如：pra<sup>1</sup>眼睛，pra:i<sup>1</sup>死，phrak<sup>4</sup>菜，phrə:m<sup>1</sup>瘦，pla<sup>1</sup>鱼，pla:i<sup>1</sup>末梢，phla:u<sup>4</sup>椰子，phlu<sup>2</sup>槟榔，tra:u<sup>1</sup>星，tra<sup>1</sup>鸡距，thre:k<sup>6</sup>石语，石人，thrau<sup>3</sup>头，tua<sup>1</sup>盐，tlə<sup>3</sup>近，thlə:t<sup>1</sup>滑倒，thla<sup>4</sup>上午。

还有 bl 和 ml，例如：blian<sup>1</sup>月亮，bli<sup>1</sup>胆，blo:k<sup>8</sup>花，mlə<sup>5</sup>肉，mlek<sup>6</sup>谷种，mlu:i<sup>5</sup>光滑。

单辅音声母有：p、ph、t、th、k、kh、ʔ、b、d、m、n、ŋ、ŋ、s、h、v、j、ɣ、r、l 二十个。

石语韵母系统中有单元音 i、e、ɛ、a、ɔ、o、u、w、ə 九个，各分长短。复合元音 ia、ua、wa，元音韵尾 -i、-u。辅音韵尾有 -m、-n、-ŋ 和 -p、-t、-k、-ʔ 七个，另外还有一个 -l，跟 -n 尾对立。例如：ri:l<sup>2</sup>石头、vin<sup>2</sup>柴火、bwl<sup>1</sup>飞、bu:n<sup>1</sup>天。

石语有六个舒声调，具体调值是：34 (1)，11 (2)，31 (3)，53 (4)，51 (5)，33 (6)。三个促声调，53 调只出现短元音入声韵，51 调只出现长元音入声韵，33 调则长短元音的入声韵都有。

据威廉·格德内的调查，石语的复辅音声母 pr 和 pl、tr 和 tl 在 50 岁以上的人们口中是分开的，但年轻人已经把 pra<sup>1</sup>“眼睛”和 pla<sup>1</sup>“鱼”说成同音的了。还有韵尾 -l 和 -n，在年轻人口中都说成 -n 了。这一事实说明石语的语音系统在日趋简化。

石语的三种人称都有几个不同的说法。

第一人称: hɔi<sup>5</sup> “我” 谦称 用于跟年长者或不熟悉的客人交谈。

pha:n<sup>1</sup> “我” 一般称 跟说话者年龄相仿的人交谈用。

hi:ŋ<sup>5</sup> “我” 亲密称 用于跟同龄的亲友交谈时。

ru<sup>4</sup> “我” 亲密称 与 hi:ŋ<sup>5</sup> 用法相仿。

ku<sup>6</sup> “我” 亲切称 说话人比对方年长或相仿, 表示亲切用。

pha:n<sup>1</sup>、hi:ŋ<sup>5</sup>、ru<sup>4</sup> 三者可以交换使用, 意义上无大差异。

第二人称:

təu<sup>3</sup> “您” 敬称 称年长者或不熟悉的客人, 表示礼貌。

ʔai<sup>3</sup> “你” 一般称 称同龄的朋友或客人。

muŋ<sup>6</sup> “你” 亲切称 称同龄或比自己年轻的人, 表示亲切关心时用。

第三人称:

vua<sup>5</sup> “他” 敬称 提到长辈或受尊敬的第三者时用。

rau<sup>6</sup> “他” 一般称 提到一般的第三者时用。

man<sup>6</sup> “他” 幼称 提到小辈或比自己年轻的第三者时用。

石语的数词: nuŋ<sup>5</sup>、diəu<sup>1</sup> 一, sə:ŋ<sup>2</sup>、ni<sup>6</sup> 二, sa:m<sup>2</sup> 三, si<sup>6</sup> 四, ha<sup>3</sup> 五, rək<sup>4</sup> 六, tɕæt<sup>4</sup> 七, pe:t<sup>6</sup> 八, ku<sup>3</sup> 九, sip<sup>6</sup> 十。

### 第三节 掸语 (Shan)

掸语是缅甸最大的自治邦掸邦的基本居民掸人的语言。缅甸的掸人约有 220 万人 (1978)。掸邦在缅甸东部, 与我国的云南省, 以及老挝、泰国接壤。与我国相邻的掸人称为 Tai Maw (傣茂)、Tai lue (傣仂) 和 Tai Nuea (傣纳), 跟泰国相邻的掸人叫 Tai Nuea。缅甸西北部的掸人称为 Tai khamti (坎提)。

掸邦南坎 (Nam Hkam) 的掸语 (Tai Maw) 有声母 16 个: 清塞音 p、t、k、ʔ 和送气的 th、kh; 清擦音 f、s、h 和浊擦音 w、j; 清塞擦音 ts; 鼻音 m、n、ŋ, 边音 l。Tai Nuea 的声母比 Tai Maw 多一个 x。Tai khamti (坎提语) 有 ph, 没有 f, 其他跟 Tai Maw 相同。

掸语有元音 i、e、ɛ、a、ɔ、o、u、ɤ 九个, 只有 a 分长短。元音韵尾 -i 和 -u。辅音韵尾 Tai Maw 有 -m、-n、-ŋ 和 -p、-t、

-k、-ʔ 七个。khamti 只有 -m、-n、-ŋ 和 -p、-t、-k 六个。

Tai Maw 有五个舒声调：第一调 (A1) 35，第二调 (B1 或 D1L) 11 或 21，第三调 (B2, C1 或 D2L) 33，第四调 (A2 或 D1S) 55，第五调 (C2 或 D2S) 53，四个促声调。khamti 第一调 31，第二调 21，第三调 53，第四调 55，第五调 24，两个促声调。

坎提话人称代词：

kau<sup>1</sup> 我      ha<sup>3</sup> 咱们      hau<sup>4</sup> 我们      mau<sup>3</sup> 你      ju 你们  
man<sup>3</sup> 他      khau<sup>4</sup> 或 man<sup>3</sup>khau<sup>4</sup> 他们

数词：

nuŋ<sup>1</sup>、ʔet<sup>4</sup> 一、səŋ<sup>4</sup>、ŋi<sup>1</sup> 二、sa:m<sup>4</sup> 三、si<sup>4</sup> 四、ha<sup>5</sup> 五、  
hok<sup>4</sup> 六、cet<sup>4</sup> 七、pet<sup>4</sup> 八、kau<sup>5</sup> 九、sip<sup>4</sup> 十。

## 第四节 老挝语 (Lao)

老挝语，也称寮语，是老挝的国语。使用人口约 250 万。

老挝语有辅音声母 20 个：清塞音有不送气和送气的两套，即 p、t、k 和 ph、th、kh 六个。ʔ 没有送气的。有清塞擦音声母 ts。浊塞音声母 b 和 d。清擦音声母 f、s、h，浊擦音 v、j。鼻音声母 m、n、ɲ、ŋ，边音声母 l。

老挝语有九个单元音，i、e、ɛ、a、ɔ、o、u、ɯ、ɤ，带韵尾后，每个元音都分长短。元音韵尾 -i、-u。辅音韵尾 -m、-n、-ŋ 和 -p、-t、-k。

老挝语有 5 个舒声调，2 个促声调。第一调 51，第二调 33，第三调 24，第四调 45，第五调 32。促声调同第五调 32 和第四调 45。

## 第五节 阿含语 (Ahom)

阿含语分布在印度的阿萨姆邦，与缅甸相邻。它跟坎提语、掸语非常接近。这个语言目前已经消亡，惟一可资研究的只有印度人博鲁瓦 (Golap Chandra Barua) 在 1916 年编著，1920 年在加尔各答出版的一本《阿含阿萨姆英语词典》(Ahom-Assamese-English Dictionary)。



根据词典标音，阿含语曾经有以下一些声母：清塞音声母 p、t、k 和 ph、th、kh，浊塞音声母 b 和 d，鼻音声母 m、n、ɲ、ŋ，塞擦音声母 tʃ (ch)，擦音 ʃ (sh)、h、j，还有 r 和 l。还有几个复辅音声母 pl、phl、phr、kl、khr 和 bl、ml。但收录在词典中的复辅音声母音节数量不多。每个声母几乎都只有很少的几个词。有的只有一个音节。例如：blak 花；mlān 蛋，tʃi-tam-mla 金钢钻，plā 鱼，plek 果皮、树皮；phrāi 去，走，phriŋ 近，phrum 头发；klai 远，klāŋ 中间，kliŋ 半，khrāi 蛋，khriu 牙齿。

阿含语有单元音 i、e、a、o、u 和 ə (可能是 ɔ)，ü (可能是 u)。有复合元音 ai、oi、ui、iu、au 五个，半元音韵尾 -w 一个。辅音韵尾 -m、-n、-ŋ 和 -p、-t、-k 六个。

词典不标声调，以元音开头的音节不标前喉塞，这是阿含语词典很大的缺陷。但它毕竟记录下了这个语言的大量语词，对壮侗语的比较研究是很珍贵的。比如，阿含语的“吃”有 kin 和 klin 两种说法，前者专指“吃”，而后者表示“喝”。“天”pha，“蛋”khrāi，“牙”khriu，“半”kliŋ，“中间”kiaŋ，“花”blāk，“二十”ʃau 等词的声母对于壮侗语语音史的研究极有价值。

阿含语的数词是：leŋ 一，ʃāŋ 二，ʃām 三，ʃi 四，hā 五，ruk 六，tʃit 七，pet 八，kāu 九，ʃip 十。

人称代词 kau 我，rau 我们，mau 你，ʃu 你们，mān 他，khau 或 mān khau 他们。

指示代词 nāi，an nāi 这，nān，ā nān，ān nān 那，nān 用在中心语之后，而 ā nān 和 ān nān 用在中心语之前。例如：ti nāi 这里，ti nān 那里，ā nān tun (树) 那树，ān nān khām (话) 那话。

## 第四章 关于壮侗语的若干问题

### 第一节 壮侗语的声调

声调是壮侗语语音结构的重要特征之一，在整个音节中跟声母、韵母密不可分。汉语及东南亚大陆上许多语言，诸如越南语、苗瑶语等都有声调，有人曾努力探索过声调产生的原因，比如高本汉就曾假定汉语的声调在语音史上是晚起的，是从辅音韵尾的脱落发展来的。近年来，对藏语声调来源的研究证实了这一假设有一定根据。台语的声调系统同汉语、苗瑶语、越南语表现出高度的近似，因此可以设想，不管这些语言的原始面貌如何，自从出现声调之时起，这些语言里的声调系统就沿着相同的路子发展着。

李方桂提出原始台语里有四个调子，并命名为 A、B、C、D，A、B、C 调出现在元音或鼻音收尾的音节中，而 D 调只存在于塞音收尾的音节里。所有声调在后来的发展中都受音节中作声母的辅音的语音性质的影响。这种性质可以叫做“喉音特征”，即带音、送气、喉塞。所有这些特征都明显地同声带的开合、紧张度、颤动等相关。由于声调跟声带的动作紧密联系在一起，所以，那些喉音特征会影响声调是很自然的。

从壮侗语诸语言声调的比较研究中，可以推定，原始台语里最初的四个调子 A、B、C、D 由于声母的分化，出现清浊对立，每个调子都分化为高低不同的两类。第一类 A1、B1、C1、D1 只跟清声母结合；另一类 A2、B2、C2、D2 同浊声母结合。显然，这两套声调起初只是音位变体。以后当所有各地话里的浊辅音大部分开始不带音的时候，原来只是变体的声调就成了区别性的声调了。不过，这两套声调什么时候发展成为独立的音位，不同的语言或方言可能时间不同。泰语

13 世纪的碑文显示出这个迹象。碑文使用三种符号表示原始台语的四个调类：(1) 零（没有符号）表示 A 调和 D 调，用音节的格式来区别；(2) 辅音上垂直的一笔表示 B 调；(3) 辅音上面一个 + 字表示 C 调。现代泰文仍然使用这些符号，只是加了少量的附加符号，作了一些微小的修改。这一情况表明，至迟到 13 世纪，这两套声调还没有完全音位化。

喉塞和送气也影响声调的发展。送气跟不送气的对立，在泰语及侗水语支诸语言中普遍存在，送气声母通常只出现在 A1、B1、C1、D1 类调中。喉塞和无喉塞的对立在北部台语支的许多话中起着作用。带先喉塞的声母一般也只出现在 A1、B1、C1、D1 调里。

现代壮侗语的材料表明，早期台语的浊塞音声母发展到目前已经不带音了，但原来跟浊声母和清声母对应的声调却还保存着。这也许就是为什么有些声母的音节可以出现在八个调子里的原因。

下面以壮语北部方言为例，选录部分属于早期台语各类声调的词如下：

A1 调：pai<sup>1</sup> 去，pi<sup>1</sup> 年，ta<sup>1</sup> 岳父、外公，kwn<sup>1</sup> 吃（泰 1-33）；  
ʔbin<sup>1</sup> 飞，ʔdi<sup>1</sup> 好，ʔdu:n<sup>1</sup> 月，ʔau<sup>1</sup> 要（泰 1-33）；

ka:i<sup>1</sup> 卖（泰 kha:i<sup>1-24</sup>，龙州 kha:i<sup>1</sup>），ha:u<sup>1</sup> 白（泰 kha:u<sup>1-24</sup>，龙州 kha:u<sup>1</sup>），fun<sup>1</sup> 雨（泰 fon<sup>1-24</sup>，龙州：phən<sup>1</sup>），ma<sup>1</sup> 狗（泰 ma<sup>1-24</sup>，龙州 ma<sup>1</sup>），la:n<sup>1</sup> 孙子（泰：la:n<sup>1-24</sup>，龙州：la:n<sup>1</sup>）。

A2 调：ha<sup>2</sup> 茅草（泰：kha<sup>2</sup>，龙州：ka<sup>2</sup>），ta<sup>2</sup> 涂、搽（粉）（泰 tha<sup>2</sup>，龙州 ta<sup>2</sup>）na<sup>2</sup> 田，wan<sup>2</sup> 日子，liŋ<sup>2</sup> 猴子。

这些词早期台语里都是浊声母，但现在的塞音和擦音都不带音了。

B1 调：kau<sup>5</sup> 旧，kai<sup>5</sup> 鸡，pan<sup>5</sup> 打转，tam<sup>5</sup> 低，pen<sup>5</sup> 板子，ho<sup>5</sup> 膝盖（泰 khau<sup>5</sup>，龙州 khau<sup>5</sup>），mo<sup>5</sup> 新，ʔim<sup>5</sup> 饱，ʔba<sup>5</sup> 肩膀，ʔbo<sup>5</sup> 井，ʔda<sup>5</sup> 骂。

B2 调：po<sup>6</sup> 父（泰 pho<sup>6</sup>），ta<sup>6</sup> 河（泰 tha<sup>6</sup> 渡口），me<sup>6</sup> 母，nan<sup>6</sup> 坐，lin<sup>6</sup> 穿山甲。

C1 调：kou<sup>3</sup> 九，taŋ<sup>3</sup> 盖、建立，pa<sup>3</sup> 姑母，ʔba:n<sup>3</sup> 村寨，ʔdai<sup>3</sup> 得到，ʔa<sup>3</sup> 张大，ka<sup>3</sup> 杀（泰 kha<sup>3</sup>），ca<sup>3</sup> 等候（泰 tha<sup>3</sup>），ha<sup>3</sup> 五，na<sup>3</sup> 脸，lau<sup>3</sup> 酒。

C2 调: tuŋ<sup>4</sup> 胃 (泰 tho:ŋ<sup>4</sup>, 龙州 to:ŋ<sup>4</sup>), ɣam<sup>4</sup> 水 (泰 nam<sup>4</sup>),  
rwei<sup>4</sup> 串 (泰 rɔ:i<sup>4</sup>; 龙州 ɬɔ:i<sup>4</sup>), ma<sup>4</sup> 马 (龙州 ma:i<sup>4</sup>)。

D1 调和 D2 调因韵母中元音的长短或单复各分成两个调。一个是短元音调, 一个是长元音调。

D1 短调: tok<sup>7</sup> 落, ɕat<sup>7</sup> 七, pit<sup>7</sup> 鸭子, ʔdip<sup>7</sup> 生的, ʔbok<sup>7</sup> (水) 落、退, ʔak<sup>7</sup> 胸脯, nak<sup>7</sup> 重, pjak<sup>7</sup> 菜 (泰 phak<sup>7</sup>, 龙州 phjak<sup>7</sup>) ɣok<sup>7</sup> 六 (泰 hok<sup>7</sup>)。

D2 短调: kap<sup>8</sup> 窄 (泰 khap<sup>8</sup>, 龙州 kap<sup>8</sup>), sak<sup>8</sup> 洗 (衣) (龙州 ɬak<sup>8</sup>), mot<sup>8</sup> 蚂蚁。

D1 长调: pa:k<sup>7</sup> 嘴, pet<sup>7</sup> 八, ka:t<sup>7</sup> 芥菜, ʔjuak<sup>7</sup> 饿 (泰 ja:k<sup>7</sup>), ʔda:t<sup>7</sup> 热, ʔo:k<sup>7</sup> 出去。

D2 长调: ŋu:k<sup>8</sup> 龙 (布依形式, 武鸣话里没有), ɣa:k<sup>8</sup> 根 (泰 ra:k<sup>8</sup>, 龙州 la:k<sup>8</sup>), to:k<sup>8</sup> 独 (泰 tho:k<sup>8</sup>, 龙州 to:k<sup>8</sup>), ɕa:k<sup>8</sup> 绳子 (泰 tɕhuak<sup>8</sup>)。

在台语支诸语言的声调系统中, 带音和喉塞特征影响声调的发展略如上述。在侗水语支侗语的一些地方话中, 声母的送气特征成了最显著的分化条件。

各地侗语的塞音声母都分送气和不送气两套, 例如贵州黎平水口:

ka <sup>44</sup> 剩余, kha <sup>44</sup> 耳朵	ŋa <sup>44</sup> 河, ɲa <sup>44</sup> 啄木鸟
pja <sup>35</sup> 雷, phja <sup>35</sup> 翻	na <sup>35</sup> 脸, ɲa <sup>35</sup> 弓
ta <sup>53</sup> 那, tha <sup>53</sup> 上	ja <sup>53</sup> 田, ja <sup>53</sup> 红
pət <sup>44</sup> 鸭子, phət <sup>44</sup> 拍打	jak <sup>44</sup> 湿, ja <sup>44</sup> 勤快
pa:t <sup>35</sup> 涩味, pha:t <sup>35</sup> 血	la:k <sup>35</sup> 骨头, la:k <sup>35</sup> 沸

侗水语支许多语言都有这两套声母。台语支中除壮语北部方言和布依语以外, 其他语言也都有送气塞音和不送气塞音的对立。在贵州的榕江、天柱侗话里, 送气声母另外又分化出来一个声调, 例如榕江章鲁话:

pa <sup>1-55</sup>	鱼	pha <sup>1'-35</sup>	灰色
pa <sup>2-213</sup>	耙		
pa <sup>3-324</sup>	姑 (父姐)	phja <sup>3'-13</sup>	翻



pa <sup>4-31</sup>	蚱蜢		
pa <sup>5-53</sup>	树叶	pha <sup>59-35</sup>	破坏
pa <sup>6-33</sup>	米糠		
jak <sup>7-55</sup>	湿	jak <sup>7'-353</sup>	勤快
jak <sup>8-31</sup>	哄(小孩)		
ja:k <sup>9-324</sup>	芋头	ɕa:k <sup>9'-13</sup>	喜鹊
ja:k <sup>10-42</sup>	锈		

这是声母的送气特征影响声调的典型例子。那末，如果光看章鲁的材料，能不能说，首先是声调的分化（表现在其他声母上），影响了清塞音声母分出送气和不送气两类呢。例如：

ka <sup>55</sup> 剩余	ɲa <sup>55</sup> 河	kha <sup>35</sup> 耳朵	ɲa <sup>35</sup> 啄木鸟
pja <sup>324</sup> 雷	na <sup>324</sup> 脸	phja <sup>13</sup> 翻	na <sup>13</sup> 弓
ta <sup>53</sup> 那	ja <sup>53</sup> 田	tha <sup>353</sup> 上	ja <sup>353</sup> 红
pət <sup>55</sup> 鸭子	jak <sup>55</sup> 湿	phət <sup>35</sup> 拍打	jak <sup>35</sup> 勤快
pa:t <sup>324</sup> 涩味	la:k <sup>324</sup> 骨头	pha:t <sup>13</sup> 血	la:k <sup>13</sup> 沸

由于在鼻音 (ɲ、n)、擦音 (j)、边音 (l) 声母中，声调起着区别意义的决定性作用，55 和 35，324 和 13，53 和 353 是三类六个不同的调子，所以表现在 pja<sup>324</sup> 和 phja<sup>13</sup>，ta<sup>53</sup> 和 tha<sup>353</sup>，pət<sup>55</sup> 和 phət<sup>35</sup> 这些音节里，送气和不送气的对立似乎是后起的、次要的因素了。换句话说，不是送气特征影响声母的分化，而是声调分化以后，对塞音声母来说，一个调子出现在不送气声母上，而另一个调子则出现在送气声母上。

跟水语比较的结果，可以看到，情况并不是这样，如：

	厚	脸	尿	外面	你	树	这	鼻涕
侗语	na <sup>1</sup>	na <sup>3</sup>	ɲeu <sup>5</sup>	nuk <sup>7</sup>	ɲa <sup>2</sup>	məi <sup>4</sup>	na:i <sup>6</sup>	muk <sup>10</sup>
水语	?na <sup>1</sup>	?na <sup>3</sup>	?niu <sup>5</sup>	?nuk <sup>7</sup>	ɲa <sup>2</sup>	məi <sup>4</sup>	na:i <sup>6</sup>	muk <sup>8</sup>
	哪	弓	浸	跳蚤				
侗语	nu <sup>1'</sup>	na <sup>3'</sup>	ma <sup>5'</sup>	ɲwat <sup>7'</sup>				
水语	nu <sup>1</sup>	na <sup>3</sup>	ma <sup>5</sup>	mat <sup>7</sup>				

水语的鼻音声母有单纯的 m、n、ɲ、ŋ，带先喉塞的 ?m、?n、?ɲ、?ŋ 和鼻送气的 m̥、n̥、ɲ̥、ŋ̥ 三类，侗语单数调 1、3、5、7 调跟水语的先喉

塞声母 1、3、5、7 调对应，侗语的双数调 2、4、6、8 调跟水语的单纯鼻音声母 2、4、6、8 调对应，而侗语的送气调（由送气声母分化出来的一类声调），1'、3'、5'、7' 则和水语的鼻送气声母对应。这一事实，有力地证明，是送气特征促使榕江、天柱侗语里的 1、3、5、7 调一分为二。

## 第二节 长短元音

壮侗语诸语言的韵母系统中，单元音韵母在六个到十个之间（不计汉语借词韵母），这些单元音单独成韵母时，都是长元音。带上韵尾以后就出现长元音韵母和短元音韵母的对立。例如壮语：

ka <sup>3</sup>	杀	kai <sup>5</sup>	鸡	ka:i <sup>5</sup>	些、个
ʔa <sup>1</sup>	乌鸦	ʔau <sup>1</sup>	要	ʔa:u <sup>1</sup>	叔叔
ka <sup>1</sup>	腿	kam <sup>1</sup>	把，握	ka:m <sup>1</sup>	黄果
ʔda <sup>1</sup>	背带	ʔdaŋ <sup>1</sup>	鼻子	ʔda:ŋ <sup>1</sup>	身体
ta <sup>5</sup>	经过	tap <sup>7</sup>	肝	ta:p <sup>5</sup>	塔
		mit <sup>8</sup>	小刀	mi:t <sup>7</sup>	灭
		mok <sup>7</sup>	埋	mo:k <sup>7</sup>	猪食

有的语言每个元音都分长短。如黎语：

tip <sup>7</sup> 拾	ti:p <sup>7</sup> 箭	tek <sup>7</sup> 分（钱币单位）	fe:t <sup>7</sup> 吐
ŋan <sup>1</sup> 发抖	ŋa:n <sup>1</sup> 月亮	ʔop <sup>7</sup> 抢	ʔo:p <sup>7</sup> 爱
fun <sup>1</sup> 雨	hu:n <sup>1</sup> 身体	hwt <sup>7</sup> 死	hw:t <sup>7</sup> 抓、挠

有的语言只有一个元音分长短，如水语、侗语。例如（水语）：

fan <sup>1</sup> 竹子	fa:n <sup>1</sup> 慢	tap <sup>7</sup> 肝	ta:p <sup>7</sup> 挑（水）
---------------------	---------------------	--------------------	------------------------

有的方言里所有元音全不分长短，如侗语北部方言地区（贵州天柱、锦屏、三穗、剑河，湖南新晃、靖县等地）。

在壮侗语里，所谓长短元音系指韵母中主要元音的长短说的，主要元音是长的叫长元音韵，主要元音是短的叫短元音韵。作韵尾的元音不分长短。例如布依语：sai<sup>1</sup>螺螄，sa:i<sup>1</sup>青年（男）；sau<sup>1</sup>柱子，sa:u<sup>1</sup>青年（女）。长短元音的对立只能在有韵尾的韵母里才出现，但韵尾的语音特征一般说来，与主要元音的长短没有必然的依存关系。换句话说，壮侗语诸语言普遍具有的元音尾、鼻音尾、塞音尾三类韵尾虽然各有自己的

特点，但都可以跟长短元音结合。不仅如此，综合汉藏语其他语族的语言来看，正是韵尾发达的语言元音才分长短，韵尾不发达的，元音很少有分长短的。

壮侗语中长短元音的区别，不完全是单纯的音长问题，而是跟舌位的高低前后相关。一般情况是：高元音的短元音比长元音舌位低；低元音的短元音比长元音高，例如：i 的长元音是 [i:]，短元音是 [ɪ]；u 的长元音是 [u:]，短元音是 [ʊ]；a 的长元音是 [a:]，短元音是 [ɐ]。

长元音往往带过渡音，有时极显著，例如莫话“呕吐  $\text{?o:k}^8 = [\text{?ɔɐk}^{42}]$ ”，“镰刀  $\text{li:m}^2 = [\text{liem}^{21}]$ ”。中间的流音可以发展成为韵母的主要元音，而原来的元音则成为介音性的成分，这一点对研究汉语语音史很有启发。有的汉语音韵学者认为带韵头的韵母很可能是长元音韵演变来的。

长短元音与声调之间，一般地说，似乎没有必然的联系，特别是舒声调，不论对长元音韵还是短元音韵几乎总是一视同仁。但在促声调里，情况就不一样了。壮侗语中的不少语言和方言长元音韵的促声调和短元音韵的促声调，调值往往不一样。比如贵州平塘侗语的第七调 (D1 调)，长元音的调值是 213，短元音的调值是 35；第八调 (D2 调)，长元音的调值是 44，短元音的调值是 42，例如： $\text{ra:k}^{213}$  “骨头”， $\text{rak}^{35}$  “断”， $\text{ra:k}^{44}$  “锈”， $\text{rak}^{42}$  “洗（衣）”。贵州惠水的布依语情况也一样，第七调的短元音韵是 35，长元音韵是 33，例如： $\text{zap}^{35}$  “小猪笼”， $\text{za:p}^{33}$  “挑”。第八调的短元音韵是 11，长元音韵是 53，例如： $\text{kap}^{11}$  “捉”， $\text{ka:p}^{53}$  “挟”。

长短元音的对立在壮侗语诸语言和方言中情况很不一致。比如壮语、黎语的长短元音韵母相当完整，而其他语言多处处在消失过程中。这一现象说明过去有一个时期这些语言的韵母系统曾经是比较整齐的，现在的“残缺”局面是历史演变的结果，总的趋势是从多到少。一般情况是：韵母复杂的语言，声母、声调要简单一些，如壮语、黎语。声母复杂的语言，韵母、声调要简单一些，如水语。同理，声调复杂的语言，韵母、声母要简单一些，如侗语。这一现象表明，语言结构是互相制约、互相补充的，并不只是一味简化。

### 第三节 复辅音声母的演变

壮侗语诸语言早期曾经有一整套复辅音声母。台语支语言从现代泰



语、石语、壮语的不少方言，还有阿含语材料等所反映的面貌来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台语复辅音声母的类型主要是二合的。第一成分多数是塞音和鼻音，第二成分是-l 和-r。侗水语支语言有复辅音声母的极少，贵州平塘的佯僮话有一个 prin<sup>2</sup>钱（已经可以又读作 pin<sup>2</sup>了）。拉珈语有 pl、phl、bl、ml 四个复辅音声母，但它可能跟侗水语更接近一些。

李方桂曾经为原始台语构拟了一整套复辅音声母，属于唇音的有：pl、pr、phl/r、bl、br、ʔbl/r、ml/r，属于齿音的有：tl、tr、thl、thr、dl、dr、ʔdl/r、nl/r，属软腭音的有：kl、kr、khl、khr、gl、gr、ŋl/r、xr。

结合侗水语来看，早期壮侗语的声母系统（包括单辅音声母和复辅音声母），跟李氏构拟的必然会有一些不同，比如水语有一整套带先喉塞鼻音 ʔm、ʔn、ʔɳ、ʔŋ（跟单纯的 m、n、ɳ、ŋ 和清化的 m̥、n̥、ɳ̥、ŋ̥ 鼎足而立），这一组声母在早期侗台语里可能已经存在，不是后来才发展起来的。另外有些词语的归合问题也值得商榷，比如“眼睛”，李氏构拟为 \*tr-，根据佯僮语、石语以及壮语的某些方言材料分析，似乎应该是 phr-（详见本节后面“眼睛”一词的构拟）。

从壮侗语诸语言的现代方言材料反映出的情况看，早期的共同壮侗语复辅音声母演变到现在，途径是颇为纷繁的，像 \*pl/pr→pj→p 或 kl/kr→kj/kw→k 这样脉络分明的迹象虽然有一些，更多的是错综复杂的变化。下面举水语和莫话纯浊塞音声母 b、d 的来源可以窥见一斑。

贵州的水语、莫话和广西的毛南语，都有 ʔb、ʔd 和 b、d 两套浊塞音声母，例如：

水语：三都三洞：	ʔba <sup>3</sup>	蝴蝶	ʔda <sup>1</sup>	（公鸡）距
	ba <sup>3</sup>	靠拢	da <sup>1</sup>	眼睛
荔波瑶庆：	ʔbən <sup>5</sup>	升	ʔdaŋ <sup>3</sup>	跛子 bən <sup>5</sup> 翻心 daŋ <sup>3</sup> 钻子
莫话：荔波方村：	ʔbət <sup>7</sup>	（眼）瞎	ʔdam <sup>5</sup>	阴
	bət <sup>7</sup>	背带	dam <sup>5</sup>	低

ʔb、ʔd 这一套是壮侗语中很多语言所共有的，这两个声母由于受前边的喉塞成分 ʔ- 的影响，一般只跟单数调结合，同 ʔ-、ʔj-、ʔw- 等声母属同一类。至于 b、d 的实际音值大都带有轻微的同部位的鼻冠音，如果用严式标音，可以记作 [ᵐb] 和 [ᵐd]。

b-、d- 和 ʔb-、ʔd- 是两对独立的音位，音质上有显著的差别，但是在声母与声调的分配关系上，b-、d- 不仅跟 ʔb-、ʔd-、ʔm-、ʔn-、ʔɳ-、ʔŋ-、ʔj-、ʔw- 这些声母具有相同的性质，而且还同所有的送气声母 ph-、



th-、tʰ-、kh-、qʰ-、tsh-，清化声母 m̥-、n̥-、ɲ̥-、ŋ̥ 一样，只出现在单数调里。

如前所述，壮侗语里的声调是跟汉语、苗瑶语、越南语沿着相同的路子发展下来的。参考汉语音韵史，全浊声母只出现在阳调（双数调）里，现在水语的纯浊声母 b-、d- 却只跟单数调结合，这是很不一般的现象。

从各地水语的材料看，b- 跟 m- 对应（声调也就相应地从单数调变为双数调），d- 可以跟 th-、z- 和 l- 对应。例如：

瑶庆	三洞、九仟	恒丰	阳安	榕江	
bi <sup>3</sup>	bi <sup>3</sup>	miŋ <sup>2</sup>	miŋ <sup>2</sup>	—	蚂蚱
bja <sup>1</sup>	bja <sup>1</sup>	mja <sup>2</sup>	mja <sup>2</sup>	bja <sup>1</sup>	栽（树）
bja:ŋ <sup>1</sup>	bja:ŋ <sup>1</sup>	mja:ŋ <sup>2</sup>	mja:ŋ <sup>2</sup>	bja:ŋ <sup>1</sup>	穗
din <sup>1</sup>	djən <sup>1</sup>	din <sup>3</sup>	thjan <sup>3</sup>	djan <sup>3</sup>	短
dai <sup>5</sup>	dai <sup>5</sup>	dai <sup>5</sup>	dai <sup>5</sup>	tai <sup>5</sup>	地
daŋ <sup>5</sup>	daŋ <sup>5</sup>	daŋ <sup>5</sup>	laŋ <sup>5</sup>	daŋ <sup>5</sup>	秤
dən <sup>1</sup>	dən <sup>1</sup>	dən <sup>1</sup>	zən <sup>1</sup>	dən <sup>1</sup>	身

在侗水语支其他几个语言里，水语的 b-，佯僮话是 m- 和 ʔm-，侗语是 m- 和 p-，仡佬语是 m-，毛南语和莫话跟水语最近，同样是 b-。水语的 d-，佯僮话是 l-、z-，侗语是 t- 和 th-，仡佬语是 hy-、l̥-，毛南语和莫话同样是 d-，例如：

水	莫	毛南	侗	佯僮	仡佬	
bai <sup>1</sup>	bjai <sup>1</sup>	bjai <sup>1</sup>	mei <sup>2</sup>	moi <sup>2</sup>	—	鸡虱
ba:n <sup>1</sup>	ba:n <sup>1</sup>	ba:n <sup>1</sup>	pa:n <sup>1</sup>	ʔma:n <sup>1</sup>	—	男子
bja <sup>1</sup>	—	—	mja <sup>2</sup>	—	mɣa <sup>2</sup>	种栽
bja:m <sup>1</sup>	—	—	pja:m <sup>1</sup>	—	—	轻摸
bja:ŋ <sup>1</sup>	bja:ŋ <sup>1</sup>	bja:ŋ <sup>1</sup>	mjeŋ <sup>2</sup>	maŋ <sup>2</sup>	mɣaŋ <sup>2</sup>	穗
din <sup>3</sup>	din <sup>3</sup>	ʔdin <sup>3</sup>	thən <sup>3</sup>	zən <sup>3</sup>	hyən <sup>3</sup>	短
da <sup>1</sup>	da <sup>1</sup>	da <sup>1</sup>	ta <sup>1</sup>	la <sup>1</sup>	l̥a <sup>1</sup>	眼睛
da:u <sup>1</sup>	da <sup>1</sup>	da:u <sup>1</sup>	ta:u <sup>1</sup>	za:u <sup>1</sup>	hya:u <sup>1</sup>	咱们
da:ŋ <sup>1</sup>	da:ŋ <sup>1</sup>	da:ŋ <sup>1</sup>	ta:ŋ <sup>1</sup>	la:ŋ <sup>1</sup>	mɣa:ŋ <sup>1</sup>	香味
djai <sup>3</sup>	dai <sup>3</sup>	ʔdjai <sup>3</sup>	ʔai <sup>3</sup>	ze <sup>3</sup>	hyai <sup>3</sup>	买
djak <sup>7</sup>	dak <sup>7</sup>	ʔdjak <sup>8</sup>	ʔak <sup>7</sup>	luk <sup>7</sup>	çak <sup>7</sup>	蚂蚱

跟壮傣语支的壮语、布依语，傣语的对应如下：

水语——壮语：

水	贵县	武鸣	鹿寨	宾县	横县	
bi <sup>3</sup>	prɪŋ <sup>1</sup>	plɪŋ <sup>1</sup>	pɣɪŋ <sup>1</sup>	plɪŋ <sup>1</sup>	pɣɪŋ <sup>1</sup>	蚂蟥
bai <sup>1</sup>	rei <sup>1</sup>	ɣai <sup>2</sup>	ɣei <sup>2</sup>	ðei <sup>2</sup>	ɣei <sup>2</sup>	鸡虱
隆安	石龙	大新	镇都			
plɪŋ <sup>1</sup>	pɣɪŋ <sup>1</sup>	piŋ <sup>1</sup>	piŋ <sup>1</sup>			蚂蟥
hlwi <sup>2</sup>	ðei <sup>2</sup>	ɬai <sup>2</sup>	hai <sup>2</sup>			鸡虱
水	大苗山	环江	来宾（北）		南丹	
bi <sup>3</sup>	piŋ <sup>1</sup>	piŋ <sup>1</sup>	piŋ <sup>1</sup>		piŋ <sup>1</sup>	蚂蟥
bai <sup>1</sup>	rwi <sup>1</sup>	rwi <sup>1</sup>	jwi <sup>2</sup>	ry <sup>2</sup>		鸡虱
德保	忻城	凤山	靖西	罗城		
pəŋ <sup>3</sup>	piŋ <sup>1</sup>	piŋ <sup>1</sup>	pəŋ <sup>1</sup>	piŋ <sup>1</sup>		蚂蟥
rei <sup>2</sup>	ði <sup>2</sup>	lwi <sup>2</sup>	hzai <sup>2</sup>	rwi <sup>2</sup>		鸡虱
水	贵县	武鸣	鹿寨	宾阳	横县	
da <sup>1</sup>	ta <sup>1</sup>	ɣa <sup>1</sup>	ta <sup>1</sup>	ta <sup>1</sup>	ta <sup>1</sup>	眼睛
da:u <sup>1</sup>	rau <sup>2</sup>	ɣau <sup>2</sup>	ɣau <sup>2</sup>	ðau <sup>2</sup>	ðau <sup>2</sup>	咱们
da:ŋ <sup>1</sup>	—	ɣa:ŋ <sup>1</sup>	pɣa:ŋ <sup>1</sup>	—	—	香味
dak <sup>7</sup>	—	wuk <sup>8</sup>	ɣuk <sup>8</sup>	ʔuk <sup>7</sup>	luk <sup>8</sup>	呕吐
隆安	石龙	大新	镇都			
t'a <sup>1</sup>	ta <sup>1</sup>	ha <sup>1</sup>	tha <sup>1</sup>			眼睛
hlou <sup>5</sup>	ɣau <sup>2</sup>	ɬau <sup>2</sup>	lau <sup>2</sup>			咱们
—	—	—	—			香味
hluk <sup>8</sup>	huk <sup>8</sup>	ɬak <sup>8</sup>	lak <sup>8</sup>			呕吐
水	大苗山	罗城	环江	来宾（北）		
da <sup>1</sup>	pja <sup>1</sup>	pja <sup>1</sup>	pja <sup>1</sup>	—		眼睛
da:u <sup>1</sup>	rau <sup>1</sup>	rau <sup>2</sup>	rau <sup>2</sup>	jau <sup>2</sup>		咱们
da:ŋ <sup>1</sup>	pja:ŋ <sup>1</sup>	pja:ŋ <sup>1</sup>	pja:ŋ <sup>1</sup>	ja:ŋ <sup>1</sup>		香味
da:k <sup>7</sup>	ruk <sup>8</sup>	ruk <sup>8</sup>	ruk <sup>8</sup>	ʔo <sup>1</sup>		呕吐

南丹	德保	忻城	凤山	靖西	
ta <sup>1</sup>	tha <sup>1</sup>	ta <sup>1</sup>	ta <sup>1</sup>	tha <sup>1</sup>	眼睛
rau <sup>2</sup>	rau <sup>2</sup>	ðau <sup>2</sup>	lau <sup>2</sup>	hz <sub>2</sub> au <sup>2</sup>	咱们
ta:ŋ <sup>1</sup>	—	pja:ŋ <sup>1</sup>	—	—	香味
ʔo <sup>2</sup>	rak <sup>8</sup>	ðuk <sup>8</sup>	luk <sup>8</sup>	—	呕吐

水语的 b-, 壮语大部分是 p-, 有一部分是复辅音 pr-、pl-、pɣ-……还有一部分是 r-、ð-、ɣ-、ɬ-、h-……水语的 d-, 壮语大部分是同部位的清塞音 t-, 也有相当一部分是擦音和边音, “眼睛”和“香味”有读 pj-、pɣ-的。

水语——布依语:

水	惠水	望谟	晴隆	三都	
bi <sup>3</sup>	piŋ <sup>1</sup>	piŋ <sup>1</sup>	pəŋ <sup>1</sup>	piŋ <sup>1</sup>	蚂蟥
bai <sup>1</sup>	ɣi <sup>2</sup>	zwi <sup>2</sup>	—	vi <sup>1</sup>	鸡虱
bja:ŋ <sup>1</sup>	ɣu:ŋ <sup>1</sup>	zi:ŋ <sup>1</sup>	jiŋ <sup>1</sup>	ra:ŋ <sup>1</sup>	穗儿
da <sup>1</sup>	ta <sup>1</sup>	ta <sup>1</sup>	ta <sup>1</sup>	ta <sup>1</sup>	眼睛
da:u <sup>1</sup>	ɣau <sup>2</sup>	zau <sup>2</sup>	jau <sup>2</sup>	rau <sup>2</sup>	咱们
da:k <sup>7</sup>	ɣo <sup>6</sup>	zwwə <sup>6</sup>	ju <sup>4</sup>	ruk <sup>8</sup>	呕吐
荔波	长顺	清镇	镇宁		
piŋ <sup>1</sup>	piŋ <sup>1</sup>	piŋ <sup>1</sup>	peŋ <sup>1</sup>		蚂蟥
ri <sup>1</sup>	—	—	jei <sup>2</sup>		鸡虱
—	zuŋ <sup>1</sup>	zu:ŋ <sup>1</sup>	jiŋ <sup>1</sup>		穗儿
ta <sup>1</sup>	ta <sup>1</sup>	ta <sup>1</sup>	ta <sup>1</sup>		眼睛
rau <sup>2</sup>	zau <sup>2</sup>	zau <sup>2</sup>	jau <sup>2</sup>		咱们
ru:k <sup>8</sup>	zuk <sup>8</sup>	zu:k <sup>8</sup>	ju <sup>6</sup>		呕吐

水语的 b-布依语大部分是 p-, 而“鸡虱”、“穗儿”一律是擦音 z、ɣ、r-、j-。d-极大部分是 t-, 还有相当一部分是擦音。

水语——傣语:

水	傣(西)	傣(德)	
bi <sup>3</sup>	piŋ <sup>1</sup>	piŋ <sup>6</sup>	蚂蟥
bai <sup>1</sup>	hai <sup>2</sup>	hai <sup>2</sup>	鸡虱
ba:ŋ <sup>5</sup>	pa:ŋ <sup>5</sup>	pa:ŋ <sup>5</sup>	边、面
bjɑ:ŋ <sup>1</sup>	hoŋ <sup>2</sup>	hoŋ <sup>2</sup>	穗儿
da <sup>1</sup>	ta <sup>1</sup>	ta <sup>6</sup>	眼睛
da:u <sup>1</sup>	ha:u <sup>2</sup>	ha:u <sup>2</sup>	咱们
dam <sup>5</sup>	tem <sup>5</sup>	tam <sup>5</sup>	低、矮
da:k <sup>7</sup>	ha:k <sup>8</sup>	ha:k <sup>8</sup>	呕吐

跟傣语对应的是 p-、h-和 t-、h-，相当整齐。

泰语在壮侗语族中较早使用拼音文字，有丰富的文献资料，而石语保存的古音较多，水语的 b-、d-在这两种语言里表现为：

	蚂蟥	年、岁	鸡虱	穗儿	
泰	pliŋ <sup>1</sup>	pi <sup>1</sup>	rai <sup>2</sup>	ruəŋ <sup>2</sup>	
石	pliŋ <sup>1</sup>	pi <sup>1</sup>	ri <sup>2</sup>	ruəŋ <sup>2</sup>	
	眼睛	短	咱们	低、矮	竹篾
泰	ta <sup>1</sup>	san <sup>3</sup>	rau <sup>1</sup>	tam <sup>2</sup>	tək <sup>7</sup>
石	pra <sup>1</sup>	tin <sup>3</sup>	ro <sup>1</sup>	tam <sup>2</sup>	pruk <sup>7</sup>

上述材料表明，水语的浊塞音声母在水语内部，在关系最近的侗语、仂佬语、佯僂话以及同语族的其他几个主要语言和方言中，大部分是同部位的清塞音或擦音，从这种对应情况中可以假定这套声母最初可能并不带音，现在的浊音只是历史演变的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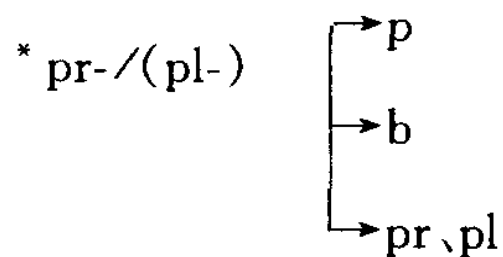
如所周知，壮侗语族诸语言早期曾经有一整套复辅音声母。从泰语、阿含语材料和现代泰语、壮语许多方言、石语、拉珈语等迄今为止还保存着 pl、phl、pr、phr, tl、thl、tr、thr, kl、khl、kr、khr, bl、br, ml 等这样一些声母中，可以设想，水语的 b-母和 d-母既然一部分跟同语族诸语言的 p-母、t-母对应，一部分又跟边音、擦音等声母对应，就有理由推定这两个声母最初可能是由 p-、t-带上-l-, -r-这种形式的复辅音演变来的。

bi<sup>3</sup>“蚂蟥”的早期声母演变迹象大致如下页表所示。

根据前述这些语词声母的对应关系，可以初步判定，早期壮侗语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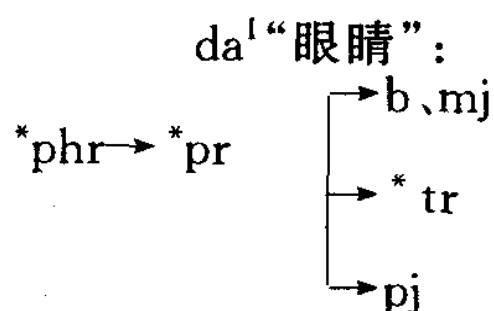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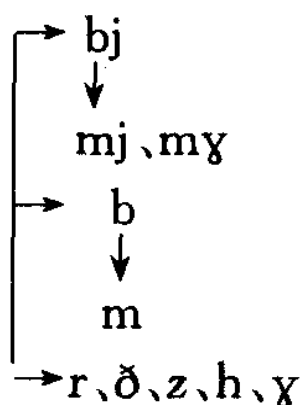


曾经存在过这样一些复辅音声母是可信的。现代壮侗诸语言中某些声母在和声调的分配关系上表现出来的复杂现象，跟早期的复辅音声母有着密切的关系。水语的全浊声母 b-、d- 只分布在单数调这一事实，看来就是原始侗台语中有关的几个复辅音声母分化演变的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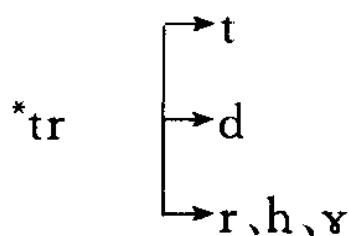


bai<sup>1</sup>“鸡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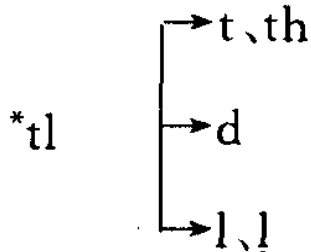
\*pr → \*b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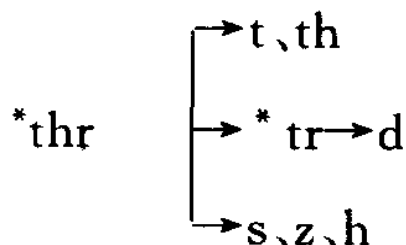
da:u<sup>1</sup>“咱们”:



dam<sup>1</sup>“池塘”:



din<sup>3</sup>“短”:



## 第四节 辅音韵尾的变化

壮侗语族诸语言的韵母系统中普遍存在三类韵尾，一类是元音性质的 -i、-u (-w)；一类是鼻音 -m、-n、-ŋ；再一类是塞音性质的 -p、-t、-k (-ʔ)。从 13 世纪的暹罗文、傣文材料中，可以看到六七百年前的暹罗语和傣语（掸语）里有这些韵尾。就是说，它们至少在文字产生以前早就有了。

鼻音和塞音韵尾都是辅音性质的，所以合称辅音韵尾。在壮侗语的多数语言和方言里，大致还较完整地保存着，但有些地方已表现出残缺甚至完全消失。比如傣语，拿现代方言和泰语比较，有的变化就较突出。西双版纳和德宏 -m、-n、-ŋ 是完整的，但在绿春只剩下一下 -ŋ 尾，

-m、-n 都已脱落，例如：

	三	水	香	蟒	淹	酸		
泰	sa:m <sup>1</sup>	nam <sup>4</sup>	hə:m <sup>1</sup>	lu:m <sup>1</sup>	thuam <sup>5</sup>	som <sup>3</sup>		
傣(西)	sa:m <sup>1</sup>	nam <sup>4</sup>	həm <sup>1</sup>	ləm <sup>1</sup>	thom <sup>3</sup>	sum <sup>3</sup>		
绿春	sa <sup>1</sup>	ne <sup>4</sup>	huə <sup>1</sup>	lə <sup>1</sup>	thu <sup>5</sup>	su <sup>3</sup>		
	甜	日子	睡	家	园子	臭	桌子	
泰	va:n <sup>1</sup>	van <sup>2</sup>	nə:n <sup>2</sup>	ru:n <sup>2</sup>	suan <sup>1</sup>	men <sup>1</sup>	phu:n <sup>1</sup>	
傣(西)	va:n <sup>1</sup>	van <sup>2</sup>	nən <sup>2</sup>	hən <sup>2</sup>	son <sup>1</sup>	min <sup>1</sup>	phun <sup>1</sup>	
绿春	va <sup>1</sup>	ve <sup>2</sup>	nuə <sup>1</sup>	hə <sup>2</sup>	su <sup>1</sup>	mi <sup>1</sup>	phu <sup>1</sup>	

有一部分词的-m、-n 并入-ŋ，例如：

	边缘	抱	舌头	温
泰	rim <sup>2</sup>	ʔum <sup>3</sup>	lin <sup>4</sup>	ʔun <sup>5</sup>
傣(西)	him <sup>2</sup>	ʔum <sup>3</sup>	lin <sup>4</sup>	ʔun <sup>5</sup>
绿春	hiŋ <sup>2</sup>	ʔueŋ <sup>3</sup>	liŋ <sup>4</sup>	ʔueŋ <sup>5</sup>

各地傣语的塞音韵尾同样出现脱落和合并的现象。泰语和西双版纳傣语里的塞音尾是较完整的，但在金平和绿春话里，或者全部脱落或者部分消失。

金平话的-k 尾，长元音后脱落，短元音后保留。例如：

	翅膀	孩子	果子	根	菜	鸟儿	铁
泰	pi:k <sup>9</sup>	lu:k <sup>10</sup>	ma:k <sup>9</sup>	ra:k <sup>10</sup>	phak <sup>7</sup>	nok <sup>8</sup>	lek <sup>7</sup>
傣(西)	pik <sup>9</sup>	luk <sup>8</sup>	ma:k <sup>9</sup>	ha:k <sup>8</sup>	phak <sup>7</sup>	nok <sup>8</sup>	lek <sup>7</sup>
金平(黑傣)	pi <sup>5</sup>	lu <sup>6</sup>	ma <sup>5</sup>	ha <sup>6</sup>	phak <sup>7</sup>	nək <sup>8</sup>	lek <sup>7</sup>

绿春话不仅-k 全部脱落，-p、-t 也都消失了。例如：

	重	根	外面	泡沫	骨头	绳子	翅膀
傣(西)	nak <sup>7</sup>	ha:k <sup>8</sup>	nək <sup>8</sup>	pok <sup>9</sup>	duk <sup>9</sup>	tsək <sup>8</sup>	pik <sup>9</sup>
绿春	nau <sup>3</sup>	hau <sup>2</sup>	nəu <sup>2</sup>	pəu <sup>5</sup>	ləu <sup>5</sup>	tsəu <sup>2</sup>	pei <sup>5</sup>
	闭(眼)	咬	斗笠	喂	跳蚤	涩	
傣(西)	lap <sup>7</sup>	ka:p <sup>8</sup>	kup <sup>7</sup>	tsu:p <sup>9</sup>	mat <sup>7</sup>	fa:t <sup>9</sup>	
绿春	la <sup>3</sup>	ka <sup>2</sup>	kuw <sup>3</sup>	tsuw <sup>5</sup>	ma <sup>3</sup>	fa <sup>5</sup>	

武定话里的-p 尾并入-t 尾。例如：

	拣	青蛙	十	嘴
傣(西)	kep <sup>7</sup>	kop <sup>7</sup>	sip <sup>7</sup>	sop <sup>7</sup>
武定	kit <sup>7</sup>	kut <sup>7</sup>	sit <sup>7</sup>	sut <sup>7</sup>

武定话的塞音尾还有转化成鼻音尾 -ŋ 的。例如：

	指甲	磨刀	蚂蚁	粒儿	鸟儿	洗
傣(西)	lep <sup>8</sup>	lap <sup>8</sup>	mot <sup>8</sup>	met <sup>8</sup>	nok <sup>8</sup>	sak <sup>8</sup>
武定	liŋ <sup>4</sup>	laŋ <sup>4</sup>	meŋ <sup>4</sup>	miŋ <sup>4</sup>	noŋ <sup>4</sup>	saŋ <sup>4</sup>

绿春话里也有这种现象，例如：

	嘴	连接	鸭子	七	菜
傣(西)	sop <sup>7</sup>	suop <sup>9</sup>	pet <sup>7</sup>	tset <sup>7</sup>	phak <sup>7</sup>
绿春	suɛŋ <sup>3</sup>	sueŋ <sup>5</sup>	piŋ <sup>3</sup>	tsiŋ <sup>3</sup>	phaŋ <sup>3</sup>

贵州布依语 27 个县 40 个点的调查材料中，塞音韵尾的变化情况如下：全部脱落的 1 个点（水城田坝），-k 尾、-p 尾脱落的 1 个点（平塘西凉），脱落 -k 尾的还有两个点（罗甸坡球，独山南寨），此外，-k 变-ʔ 的 8 个点，-p 尾变 -k 尾的 3 个点。

布依语 40 个点中，失落 -p 尾的 5 个点，失落 -t 尾的 1 个点，失落 -k 尾的 12 个点（包括变 -ʔ 尾的 8 个点），失落 -k 尾的音节，主要元音绝大多数是长元音，短元音后边的 -k 尾比较顽强，不易脱落。例如：

	带 -k 的点	变 -ʔ 的点	失落的点
nak <sup>7</sup> 重	27	8	5
tak <sup>7</sup> 舀	27	7	5
tak <sup>8</sup> 蝗虫	26	7	3
mak <sup>8</sup> 墨	27	8	5
na:k <sup>7</sup> 箭	3	2	30
ma:k <sup>7</sup> 果子	5	1	18
ta:k <sup>7</sup> 晒	12	6	22

长 a 后边有 -k 尾的地区不到 1/3，没有 -k 尾的地区却在 1/2 以上。短 a 后边有 -k 尾的地区差不多达到 70%，没有 -k 尾的地区只占 1/10 多一点。

三个韵尾中，-t 韵尾比较完整，-p 尾不像 -t 尾那样普遍了，最不稳定的是 -k 尾。

从变化迹象看，-p 尾，-t 尾都有一些词在部分地区变-k 尾，而-k 尾又最不稳定，这种变化透露出-p 尾，-t 尾可能通过-k 作为中继站，最终趋向消失。

侗语南北方言表现在辅音尾方面的差别也较显著。榕江章鲁侗话（南部方言）所有的单元音 i、e、a (a:、a-)、o、u、ə (ə-)，都能与 -m、-n、-ŋ 和塞音 -p、-t、-k 组成韵母，而剑河高坝侗语（北部方言），-m 尾只跟 a、ə 结合，-ŋ 尾只跟 a、o 结合，-p 尾只跟 a 结合，-k 已整个消失，只有-t 尾除 ə 元音外，其余几个元音均可组合。例如：

	口	荚、鞘	小孩	骨头	偷	断
章鲁	pa:k <sup>9</sup>	pak <sup>7</sup>	la:k <sup>10</sup>	la:k <sup>9</sup>	ljak <sup>8</sup>	tak <sup>7</sup>
高坝	pa <sup>3</sup>	pa <sup>5</sup>	la <sup>4</sup>	la <sup>3</sup>	lja <sup>3</sup>	ta <sup>5</sup>

南部方言的-k 在北部并入-t 尾。例如：

	客	鲫鱼	跌	烟尘
章鲁	ʔek <sup>9</sup>	pik <sup>10</sup>	pek <sup>10</sup>	ŋik <sup>10</sup>
高坝	ʔet <sup>9</sup>	pit <sup>10</sup>	pet <sup>10</sup>	ŋit <sup>10</sup>

章鲁的-p 尾也有并入高坝的-t 尾的。例如：

	禾刀	板	满的样子	夹
章鲁	tip <sup>9</sup>	ʔep <sup>9</sup>	mep <sup>9</sup> met <sup>9</sup>	ŋip <sup>9</sup>
高坝	tit <sup>9</sup>	ʔet <sup>9</sup>	met <sup>9</sup> met <sup>9</sup>	ŋet <sup>9</sup>

从傣语、布依语和侗语的材料看，塞音韵尾虽然普遍存在，但已不完整，有的方言里已部分或全部消失，有的已并成两个，甚至只剩一个。三个韵尾中，-t 尾的生命力较强，在上述三个语言中都比较稳定，-p 尾已开始脱落，还不普遍，只有-k 尾脱落得最多最快，而且大部分是长元音韵后面的。分析起来，可能主要是音理上的因素造成的。短元音音节中主要元音的“音长”短，塞音尾很快伴随发出，所以不容易失掉；而长元音音节中主要元音的“音长”相对来说要长一些，这间隙发音器官可能产生一种惰性，舌根不再向上活动，慢慢地-k 尾就这样消失了。有的地区，-k 韵尾全部失落，不光是长元音后面的，可能就是这个问题。



## 第五节 语音交替方式

壮侗语是一种以单音节为主的声调语言，形态变化极少。

壮侗语族诸语言存在以语音交替方式作为构词或者区别语法意义的手段。声调交替区别名词和动词的，如壮语（武鸣话）：

{ klan <sup>24</sup> 脚链（名）	{ ta <sup>51</sup> 女（名）
{ klan <sup>33</sup> 囚住（动）	{ ta <sup>31</sup> 搽（粉）（动）

{ rui <sup>55</sup> 涧水（名）
{ rui <sup>13</sup> 滴（水）（动）

水语（荔波瑶庆话）：

{ kəm <sup>55</sup> 锅盖（名）	{ tai <sup>55</sup> 背带（襁褓）（名）
{ kəm <sup>35</sup> 盖（动）	{ tai <sup>31</sup> 带（动）

{ lən <sup>31</sup> 后，后面（名）
{ lən <sup>33</sup> 退（动）

声调交替区别名词和形容词的，如壮语：

{ mla:i <sup>31</sup> 唾液（名）
{ mla:i <sup>51</sup> 口臭（形）

水语：

{ nɔŋ <sup>55</sup> 烂泥（名）	{ qəm <sup>55</sup> 掌心（名）
{ nɔŋ <sup>31</sup> 肥沃（形）	{ qəm <sup>31</sup> 凹（形）

声调交替区别动词和形容词的，如壮语：

{ tum <sup>51</sup> 浸、淹（动）	{ ken <sup>51</sup> 卡（住）（动）
{ tum <sup>31</sup> 湿（形）	{ ken <sup>24</sup> 硬、坚硬（形）

{ klwan <sup>31</sup> 搅动（动）
{ klwan <sup>55</sup> 快、忙（吃饭）（形）

水语：

{ lɔ <sup>55</sup> 掉、脱落（动）	{ tjaŋ <sup>13</sup> 饱、醉（动）
{ lɔ <sup>33</sup> 秃（形）	{ tjaŋ <sup>35</sup> 过瘾（形）

声调交替区别动作的内向（动作由外向内）和外向（动作由内向  
外）的，如水语：

{ xən <sup>33</sup> 捞 (内向)	{ tjoŋ <sup>55</sup> 提 (内向)
{ xən <sup>35</sup> 推 (外向)	{ tjoŋ <sup>13</sup> 抬 (外向)

壮语:

{ n̄am <sup>55</sup> 咀嚼 (内向)
{ n̄am <sup>31</sup> 按摩 (外向)

声调交替区别动作的自动 (动作由主体发出或与主体直接相关) 和使动 (使主体动作或由主体影响客体) 的, 如水语:

{ ləm <sup>55</sup> 踩 (自动)	{ kən <sup>33</sup> 滚动 (自动)
{ ləm <sup>53</sup> 陷进 (使动)	{ kən <sup>35</sup> 挪 (使动)
{ naŋ <sup>35</sup> 离别 (自动)	
{ naŋ <sup>53</sup> 逃走 (使动)	

送气声母与不送气声母交替伴随变调派生新词的, 如水语:

{ ka:i <sup>55</sup> 钉耙 (名)	{ pau <sup>55</sup> 团, 不尖 (形)
{ kha:i <sup>35</sup> 耙 (动)	{ phau <sup>33</sup> 钝 (形)
{ ta:m <sup>33</sup> 介绍 (动)	
{ tha:m <sup>35</sup> 拜访 (动)	

清声母与浊声母交替伴随变调的, 如水语:

{ faŋ <sup>31</sup> 边、沿	{ saŋ <sup>31</sup> 挂下来
{ vaŋ <sup>35</sup> 坎、岸	{ zaŋ <sup>53</sup> 往上翘
{ sau <sup>31</sup> 妨碍	
{ zau <sup>35</sup> 窄而挤	

长短元音交替伴随变调的, 如水语:

{ tau <sup>55</sup> 燃烧 (自动)	{ qaŋ <sup>13</sup> 臼
{ ta:u <sup>33</sup> 烧 (使动)	{ qa:ŋ <sup>55</sup> 挡
{ ʔan <sup>13</sup> 称赞	
{ ʔa:n <sup>33</sup> 赞扬	

同部位韵尾交替伴随变调的, 如水语:

{ ɕem <sup>33</sup> 继续	{ lən <sup>53</sup> 结束	{ tuŋ <sup>55</sup> 捶
{ ɕep <sup>35</sup> 接着	{ lət <sup>35</sup> 完	{ tuk <sup>35</sup> 爆炸

此外, 单纯的送气声母与不送气声母交替, 清浊声母交替, 长短元

音交替同样可以作为形态音位手段孳生新词或者区别一些附加意义。如水语：

$\left\{ \begin{array}{l} pe^{13} \\ phe^{13} \end{array} \right.$	涌、淌	$\left\{ \begin{array}{l} ta:i^{33} \\ tha:i^{33} \end{array} \right.$	夸奖	$\left\{ \begin{array}{l} sai^{13} \\ zai^{13} \end{array} \right.$	爪 (名)
	喷出		鼓励		抓、刨 (动)
$\left\{ \begin{array}{l} fən^{55} \\ vən^{55} \end{array} \right.$	名誉 (名)	$\left\{ \begin{array}{l} pa:i^{33} \\ ?ba:i^{33} \end{array} \right.$	歪 (形)		
	端正 (形)		跛 (形)		
$\left\{ \begin{array}{l} vai^{13} \\ va:i^{13} \end{array} \right.$	鳍 (名)	$\left\{ \begin{array}{l} sau^{33} \\ sa:u^{33} \end{array} \right.$	煨、烤 (动)		
	游 (动)		烧 (动)		

据泰国学者研究，泰语也存在这种语音交替现象，而且同样是声调的交替比声母韵母的交替数量要多一些。由此可见，在早期壮侗语里曾经存在过以语音交替为主要手段的构词方式 (Morphological Device)，发展到现在，仅留下一些残存的形式了。

关于汉语的声母辅音交替和声调交替现象，李方桂认为“可能是原先前缀和后缀的遗迹，现在很少了”<sup>①</sup>。壮侗语与汉语在这些现象上，表现出很大的相似性，这是有声调语言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必然产生的结果还是汉语与侗台语确有发生学上的渊源，还有待作进一步的探索。

## 第六节 壮侗语的量词

从量词在语言结构中的作用，与其他词类的关系，量词的产生及其发展趋势等各方面考察，壮侗语的量词跟汉语乃至苗瑶语中的量词面貌非常近似。

壮侗语量词产生的途径最初可能是从名词重说开始的，例如泰语：

khon <sup>2</sup>	sa:m <sup>1</sup>	khon <sup>2</sup>	三个人	hə:ŋ <sup>3</sup>	ha <sup>3</sup>	hə:ŋ <sup>3</sup>	五间房间
人	三	人		房间	五	房间	
?dɔ:k <sup>9</sup>	mai <sup>4</sup>	sɔ:ŋ <sup>1</sup>	?dɔ:k <sup>9</sup>	两朵花			
花	树	两	花				

傣语：som<sup>3</sup> som<sup>3</sup> nuŋ<sup>6</sup> 一间房间，kəŋ<sup>3</sup> kəŋ<sup>3</sup> nuŋ<sup>6</sup> 一个瓶子  
 房间 房间 一 瓶子 瓶子 一

<sup>①</sup> 见李方桂 Sino-Tai, P. 238, 载 Genetic Relationship, Diffusion and Typological Similarities of East and Southeast Asian Languages, 1976, 日本, 东京。

老挝语: khon<sup>2</sup> khon<sup>2</sup> nuŋ<sup>6</sup> 一个人, hɔ:ŋ<sup>3</sup> sa:m<sup>1</sup> hɔ:ŋ<sup>3</sup> 三个房间  
           人      人      一          房间      三      房间

壮语有些方言里偶然也有这种说法, 比如龙州话“两位客人”说:

so:ŋ<sup>1</sup> kən<sup>2</sup> kən<sup>2</sup> khek<sup>8</sup> 临高话“三棵树” ?dun<sup>3</sup> tam<sup>1</sup> ?dun<sup>3</sup>  
       二      人      客      人                  树      三      树

也有用相关的名词作量词的, 例如泰语里“刀”的量词用 khan<sup>2</sup>, 老挝语用 ?da:m<sup>3</sup>, khan<sup>2</sup>和 ?da:m<sup>3</sup>都是“把柄”的意思, 用刀把作为刀的单位。

又如泰语 kluəi<sup>3</sup> vi<sup>1</sup> nuŋ<sup>5</sup> 一串芭蕉 vi<sup>1</sup> kui<sup>1</sup> 三串芭蕉  
           芭蕉      梳子                  梳子      芭蕉

壮语(龙州) sa:m<sup>1</sup>  
                   三

树上一串一串的芭蕉像梳子, 所以用 vi<sup>1</sup>“梳子”这个词作为芭蕉的量词。

布依语: soŋ<sup>1</sup> tui<sup>4</sup> lau<sup>3</sup> “两碗酒”, 拿容器作量词。  
           两      碗      酒

水语: ti<sup>3</sup> ga:n<sup>2</sup> zən<sup>1</sup> “几(家)人”, 拿住所作量词。  
           几(家)      房子

表示动作单位的词也往往用有关的名词作量词, 例如:

傣语: fan<sup>2</sup> pha<sup>4</sup> nuŋ<sup>6</sup> 砍一刀,  
           砍      刀      一

布依语: fiap<sup>8</sup> pa<sup>5</sup> ?deu<sup>1</sup> 咬一口  
           一      咬      口一

仂佬语: ɲa:u<sup>6</sup> ta:m<sup>1</sup> mya:n<sup>2</sup> 住三个月。  
           住      三      月

在现代壮侗语中, 名词重说、借用而形成的量词在整个单位系统中只占一部分, 大部分量词是专用的。产生的途径主要是逻辑和语义条件决定的。比如对细长的东西用“根”和“条”, 扁而薄的东西用“片”、“张”, 衣服用“件”, 成对的东西用“双”, 花用“朵”, 树用“棵”, 山用“座”, 房子用“所”。但追本寻源, 专用量词多数也是从名词演变来的。比如壮侗语许多语言中, 表示动物数目的单位过去只知道有 to<sup>2</sup>、tu<sup>2</sup>、tə<sup>2</sup>、tuə<sup>2</sup>……等多种形式, 与泰语比较的结果, 才了解泰语里表示



动物的量词是 tua<sup>2</sup>，这个词还有“身体”的意思，原来“只、匹、头、个”跟“身体”有关。

壮侗语的量词跟数词、指示词经常出现在同一层次中，组成一类关系比较密切的短语。在修饰中心成分时，有的语言位于中心语的后面，有的语言放在中心语前面。

壮语、布依语、侗语、仫佬语、水语、毛南语、佯僮、莫话的量词或数量短语放在名词前面；傣语、泰语、老挝语的指量短语、数量短语放在名词后面，临高话这两种短语可以前置也可以后置，一般后置较常见；琼山县的临高话则只能放在后边。这一现象恰好说明汉语对这些语言影响的程度。壮、布、侗、水受汉语的影响较深，所以名词的数量修饰语位置跟汉语相同，傣语、泰语、老挝语影响要浅一些，所以不一致；临高话则处在演变过程中，因而可以前置，也可以后置，而以后置比较常用。例如：

壮语：so:ŋ<sup>1</sup> tu<sup>2</sup> yok<sup>8</sup> 两只鸟

两 只 鸟

水语：ra<sup>2</sup> to<sup>2</sup> nok<sup>8</sup> 两只鸟

两 只 鸟

傣语：nok<sup>8</sup> sɔŋ<sup>1</sup> to<sup>1</sup> 两只鸟

鸟 两 只

临高话：nok<sup>7</sup> vɔn<sup>3</sup> hou<sup>2</sup>/vɔn<sup>3</sup> hou<sup>2</sup> nok<sup>7</sup> 两只鸟

鸟 两 只 两 只 鸟

汉语的量词可以重叠使用，重叠以后表示该单位所指的事物系全部，没有例外。壮、布、侗、仫佬、毛南的量词都具有这种作用，傣语、泰语、老挝语、黎语的量词都不能重叠。例如：

布依语：pu<sup>4</sup> pu<sup>4</sup> tu<sup>3</sup> taŋ<sup>2</sup> pai<sup>5</sup> 个个都到了

个 个 都 到

毛南语：cɔŋ<sup>5</sup> la:k<sup>8</sup> pok<sup>8</sup> na:i<sup>6</sup>, ?dat<sup>7</sup> ?dat<sup>7</sup> tu<sup>1</sup> fa:n<sup>1</sup>.

些 柚子 这 个 个 都 甜

这些柚子，个个都很甜。

水语一般用“tsap<sup>8</sup>”，“jən<sup>2</sup>”表示“每”的意思，很少使用重叠这种手段。

傣语、黎语的量词不能重叠，要表示“没有例外”，“每一”的意思，西傣用 nai<sup>1</sup>，?dai<sup>1</sup>、tsu<sup>6</sup>，德傣用 ku<sup>6</sup>、li<sup>6</sup>，黎语用 ran<sup>2</sup>放在量词之前，都相当于汉语的“每”。



## 第七节 壮侗语与汉语

早在一个世纪前，欧洲学者从泰语和汉语的部分词汇中看到了两个语言之间的关系，后来又经不少学者的研究，确认了汉泰同系<sup>①</sup>。上百年来，所谓汉藏语系汉泰语族已被普遍公认。我国境内的壮、傣等语言跟泰语的关系如此一目了然，它们之间的同源关系是毋庸置疑的，汉泰尚且同系，汉壮、汉傣……同源当然就是不言而喻的了。

20 世纪的 40 年代初，美国学者白保罗发表了《台语、加岱语和印度尼西亚语—东南亚的一个新联盟》一文，提出台语不属汉藏语系的论点。白氏论证的重要根据在于基本词汇的核心部分，汉台诸语言之间几乎很少同源，而在印尼语中，却找到了不少确凿有据的同源词。这一说法，近年来在国外学者中影响颇大，一些专门从事亚洲语言研究的权威学者，如法国的奥德里古 (A. G. Haudricourt)，美国的马蒂索夫 (J. A. Matisoff) 等人也赞同白氏的主张。以李方桂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坚持传统的观点，他们认为汉台同源词不能在中古汉语更不能在近、现代汉语中寻求，应该追溯到上古。在上古汉语里是有一批基本词汇可以跟台语找到对应的。李氏的《汉-台语》(Sino-Tai) 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在这篇文章里，李氏提出“原始语言的词汇可以挑选那些广泛分布在不同语言和方言里的词来建立。采用这种方法我们可以肯定这些词在原始语言中是存在的。”<sup>②</sup> 他采用了构拟的上古汉语词、泰语和藏语材料进行比较，证明文中列举的 140 多个词，在汉语、泰语和藏语里有同源关系。例如：

泰  $n\text{ɔ}ŋ < *n-$ , c2 (弟、妹)：汉“孳”  $nu < *nag$  (妻，儿)，参考：藏  $nu\text{-}bo$  (弟)  $nu\text{-}mo$  (妹)。

泰  $kl\text{ɔ}ŋ < *kl\text{-}Al$  (鼓)：汉“鼓”  $ku < *kagx < * *k\text{lagx}$ ，参考：

① 19 世纪 60 年代，德国学者 Schön 写了一本《暹罗语与汉语》的小册子，说明汉语官话、福建话和暹罗语之间有着若干相同和一致的词。到了 90 年代，另一个德国学者康拉迪 (A. Conrady, 汉名孔好古) 提出了“印度支那语族”一说，认为 Tai 语和汉语有亲缘关系。以后又有法国的马伯乐 (H. Maspero)、丹麦的吴克德 (K. Wulff) 经过比较，确认了康拉迪的看法。

② 见李方桂：《Sino-Tai》，CAAAL. NO. 3. 230 页 1976 年。



藏 skrog-pa (打鼓) 以及 khrol-ba dkol (发声, 打锣)。

泰 haa < \* hŋ-? Cl (五): 汉“五” wu < \* ŋagx (五), 参考: 藏 lŋa。

泰 khraam < \* gr-A2 (蓝靛): 汉“蓝” lan < \* glam, 参考: 藏 rams。

泰 lep < \* dl-d2s (指甲): 汉“甲” tɕia < \* krap, 参考: 藏 khrab (鳞、甲)。

泰 klua < \* kl-A1 (惧怕): 汉“惧” tɕy < \* gwjiagh, 参考: 藏 gul-ba (发抖)。

泰 klaau < \* kl-B1 (告诉): 汉“告” kao < \* kəgwh, \* kəgwh, \* kəkwh, 参考: 藏 gleg-ba (说)。

泰 khan < \* kh-A1 (角): 汉“角” tɕiao < \* kruk, 参考: 藏 ru。

泰 phœ < \* ph-cl (布): 汉“帛” po < \* brak, 又: “布” pu < \* pagh, 参考: 藏 phrug (布)。

泰 haan < \* hŋ-B1 (鹅): 汉“雁” yen < \* ŋranh, 参考“鹅” o < \* ŋar, 又参考: 藏 ŋaŋ-pa (鹅)。

光看这些例词, 汉台同源的迹象似乎颇为坚实。但李氏自己却说: “上表仅仅是汉台语可能的关系词的一个试释。” “无疑, 南岛语和南亚语的学者们也会发现这里的许多说法也可以跟他们的语言相比较。我们还没有办法确定哪些词源是可以接受的, 哪些不行, 也没有一个判断是否是借词的标准。”<sup>①</sup>

在我国, 多年来深受“印度支那语族”、“汉藏语系”学说的影响, 很少有人对汉语、藏缅、壮侗、苗瑶等语言的系属问题提出过不同的看法, 几乎一致认为汉语和东南亚大陆上许多语言以单音节、有声调、声调跟声母有一定的关系, 量词丰富, 缺少词形变化, 虚词广泛, 词序固定等一系列特征而视为同源。

语言同源理论, 出自 19 世纪的历史比较语言学。这一理论认为现存的某些语言早期可能由一个共同语分化而来, 这些由同一个母语分化而来的各语言, 相互间必然有若干相似的因素, 了解清楚这些共同成分, 就能确定这些语言之间的关系。

① 见李方桂: 《Sino-Tai》CAAAL. 237~238, 1977 年。



这些相似因素和共同成分具体地说，指的是基本词汇的同源和相应的语法形式，但不论同源或相应，都必须有严整的语音对应规律，不能光看形式上的近似。因为语言间的影响或借用都可以产生相同或近似的形式。只有那些形式上似乎并无关联，但经过比较却能找出对应条件的成分才最有价值，最能说明亲缘关系。

前举各项汉台语的共同特征中，正好缺少了最主要的一环，即同源词。

关于声调，近年来调查所得材料发现，有的语言，声调产生的历史不过一千多年，有的方言直到今天还没有声调。可见声调并不是“原始汉藏语”早期就存在的因素。

量词的大量出现同样也很晚，据研究不会早于公元四五世纪。这样，所谓汉台同源的种种根据中，只剩下了单音节、词序和虚词几项了。任何一位严肃的汉藏语学者都不会轻率地根据这几项特征来确定汉语与台语的亲缘关系。因为这些特征只是语言结构类型上的共同点，不是亲属语言间本质的、内在的要素。

这里有必要区别两个不同的概念，一个可以叫做“类型特征”，另一个应该相对地称为“谱系特征”。壮侗语内部  $pr \rightarrow tr \rightarrow t$ ,  $pl \rightarrow pj \rightarrow p$  的演变，是一种谱系特征；上述汉、台语的多项共同点只是类型特征。

在谱系特征已经明确、亲缘关系已经确立的语言里，有些类型特征也可以作为确定谱系关系的手段，比如壮侗语内部声调与声母的关系就是这样。反之，如果亲缘关系尚未明确，那就不能把类型特征人为地看做决定谱系的标准。

汉语与壮侗语究竟是什么关系？是同一语系中的亲属语言吗？迄今为止，我们还很难找到汉语、壮侗语之间真正有对应关系的同源词。汉语同台语的基本词汇差别是这样大，因此白保罗的说法在国外不胫而走。汉、台不同源吗？从音韵系统、构词方式直到句子构造，这些语言几乎出自同一模式，特别是声调和声母的制约关系，岂能完全出于偶然。

日本学者桥本万太郎的类型地理学，提出汉语自黄河流域从北向南扩展，融合了南方的民族和语言，形成今天这样的局面：“抽象词汇，文化词汇都能看出它们的一致性，而被认为不易变化的亲属关系、人体

名称等方面的基本词汇反倒存在差异。”<sup>①</sup> 看来汉台语的关系，还需要结合民族学、民族关系史，乃至中国文化史、社会学、民俗学、考古学等进行多科性的综合研究，也许才能显示出一个较为清楚的轮廓。就语言本身来说，依靠构拟上古音最后会不会成为汉语音韵史的追溯呢？当然这项研究本身是极有价值的，但是对于解决汉台语之间的关系来说，会不会仍然是一条没有尽头的胡同呢？

Hoa văn Saigon HSK

---

<sup>①</sup> 桥本万太郎著；余志鸿译：《语言地理类型学》，第2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2. 韵 母

ā - 2 𑜀𑜂𑜆𑜈		ī - 12 𑜁𑜂𑜆𑜈	ü - 2 𑜃𑜂𑜆𑜈	ē - 2 𑜄𑜂𑜆𑜈	ē - 2 𑜄𑜂𑜆𑜈	ō - 2 𑜅𑜂𑜆𑜈	ō - 2 𑜅𑜂𑜆𑜈	ū - 12 𑜆𑜂𑜆𑜈	ū - 12 𑜆𑜂𑜆𑜈
	a - 2 𑜇𑜂𑜆𑜈	i - 12 𑜈𑜂𑜆𑜈	u - 2 𑜉𑜂𑜆𑜈	e - 2 𑜊𑜂𑜆𑜈	e - 2 𑜊𑜂𑜆𑜈	o - 2 𑜋𑜂𑜆𑜈	o - 2 𑜋𑜂𑜆𑜈	u - 12 𑜌𑜂𑜆𑜈	u - 12 𑜌𑜂𑜆𑜈
āi 𑜀𑜂𑜆𑜈	ai 𑜁𑜂𑜆𑜈		ui 𑜃𑜂𑜆𑜈			oi 𑜅𑜂𑜆𑜈	oi 𑜅𑜂𑜆𑜈	ui 𑜆𑜂𑜆𑜈	ui 𑜆𑜂𑜆𑜈
āu 𑜀𑜂𑜆𑜈	au 𑜁𑜂𑜆𑜈	iu 𑜃𑜂𑜆𑜈		eu 𑜄𑜂𑜆𑜈	eu 𑜄𑜂𑜆𑜈				yu 𑜆𑜂𑜆𑜈
āŋ 𑜀𑜂𑜆𑜈	aŋ 𑜇𑜂𑜆𑜈	iŋ 𑜈𑜂𑜆𑜈	uŋ 𑜉𑜂𑜆𑜈	eŋ 𑜊𑜂𑜆𑜈	eŋ 𑜊𑜂𑜆𑜈	oŋ 𑜋𑜂𑜆𑜈	oŋ 𑜋𑜂𑜆𑜈	uŋ 𑜌𑜂𑜆𑜈	uŋ 𑜌𑜂𑜆𑜈
ān 𑜀𑜂𑜆𑜈	an 𑜇𑜂𑜆𑜈	in 𑜈𑜂𑜆𑜈	un 𑜉𑜂𑜆𑜈	en 𑜊𑜂𑜆𑜈	en 𑜊𑜂𑜆𑜈	on 𑜋𑜂𑜆𑜈	on 𑜋𑜂𑜆𑜈	un 𑜌𑜂𑜆𑜈	un 𑜌𑜂𑜆𑜈
ām 𑜀𑜂𑜆𑜈	am 𑜇𑜂𑜆𑜈	im 𑜈𑜂𑜆𑜈	um 𑜉𑜂𑜆𑜈	em 𑜊𑜂𑜆𑜈	em 𑜊𑜂𑜆𑜈	om 𑜋𑜂𑜆𑜈	om 𑜋𑜂𑜆𑜈	um 𑜌𑜂𑜆𑜈	um 𑜌𑜂𑜆𑜈
āk 𑜀𑜂𑜆𑜈	ak 𑜇𑜂𑜆𑜈	ik 𑜈𑜂𑜆𑜈	uk 𑜉𑜂𑜆𑜈	ek 𑜊𑜂𑜆𑜈	ek 𑜊𑜂𑜆𑜈	ok 𑜋𑜂𑜆𑜈	ok 𑜋𑜂𑜆𑜈	uk 𑜌𑜂𑜆𑜈	uk 𑜌𑜂𑜆𑜈
āt 𑜀𑜂𑜆𑜈	at 𑜇𑜂𑜆𑜈	it 𑜈𑜂𑜆𑜈	ut 𑜉𑜂𑜆𑜈	et 𑜊𑜂𑜆𑜈	et 𑜊𑜂𑜆𑜈	ot 𑜋𑜂𑜆𑜈	ot 𑜋𑜂𑜆𑜈	ut 𑜌𑜂𑜆𑜈	ut 𑜌𑜂𑜆𑜈
āp 𑜀𑜂𑜆𑜈	ap 𑜇𑜂𑜆𑜈	ip 𑜈𑜂𑜆𑜈	up 𑜉𑜂𑜆𑜈	ep 𑜊𑜂𑜆𑜈	ep 𑜊𑜂𑜆𑜈	op 𑜋𑜂𑜆𑜈	op 𑜋𑜂𑜆𑜈	up 𑜌𑜂𑜆𑜈	up 𑜌𑜂𑜆𑜈

辅音字母左边是高音组，用短元音 ā 和高平调拼读；右边是低音组，用长元音 a 和低平调拼读。

每个韵母前后的短横“-”表示声母的位置。

3. 声 调

字母	高 音 组			低 音 组		
调值	7 55	1 35	1 13	∨ 41	1 33	1 11
调号	不加	1 或 2	1 或 2	不加	1 或 2	1 或 2
举 例	𑜀𑜂𑜆𑜈 han 7 荨麻	𑜁𑜂𑜆𑜈 han 1 鹅	𑜃𑜂𑜆𑜈 han 1 整(伤痛)	𑜄𑜂𑜆𑜈 han ∨ 讲价	𑜅𑜂𑜆𑜈 han 1 余悸	𑜆𑜂𑜆𑜈 han 1 层, 级



## 二、德宏傣文

德宏傣文主要使用于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德宏州以外的保山、腾冲、昌宁、景谷、景东、临沧、双江、耿马、沧源、镇康、孟连等县的傣族也有一些人使用这种文字。德宏傣文也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但具体时间迄今还没有足够的史料可资说明。德宏傣文与傣绷文相似，傣绷文是圆体，借自缅文字母，缅文字母是梵文字母的变体，所以德宏傣文字母（是方体）也当是梵文字母的变体。泰绷文与德宏傣文的差异是由于书写工具和印刷条件不同而逐渐形成的。德宏傣文历史文献比较丰富，绝大多数都是用毛笔抄写的。这种文字因历史较长，受宗教经典影响较深，前人在借用外文字母时，未能很好地适应傣语的特点，再加上语音的逐渐变化，以致形成不少书面读音跟口语不一致的现象，例如口语中有八十多个韵母，而文字只有四十五个，因此一字多音、多义的现象很严重。1953年对这种文字进行补充修改，1954年制订了改进方案，1956年试行。改进后的文字如下页表。

### 1. 字 母

ᄁ ka-t	ᄃ xa-t	ᄅ ŋa-t	ᄇ tsa-t	ᄉ sa-t
ᄋ ta-t	ᄍ t'a-t	ᄏ la-t	ᄒ pa-t	ᄔ p'a-t
ᄖ fa-t	ᄘ va-t	ᄚ ha-t	ᄜ ʔa-t	ᄞ k'a-t
ᄟ ra-t	ᄡ a-t	ᄣ ɰ-t	ᄥ e-t	ᄨ la-t
ᄩ o-t	ᄭ ua-t	ᄯ u-t	ᄱ y-t	ᄳ ɰu-t

2. 声 母

$\text{m}$ k	$\text{ɲ}$ x	$\text{n}$ ŋ		$\text{w}$ ts	$\text{w}$ s	$\text{w}$ j
$\text{t}$	$\text{t'}$	$\text{l}$		$\text{p}$	$\text{p'}$	$\text{m}$
$\text{f}$	$\text{v}$	$\text{h}$	$\text{ʔ}$	$\text{k'}$	$\text{ts'}$	$\text{n}$

3. 韵 母

	$\text{a}$	$\text{i}$	$\text{e}$	$\text{ɛ}$	$\text{u}$	$\text{o}$	$\text{ɔ}$	$\text{ɯ}$	$\text{ɤ}$
$\text{ɿ}$									
$\text{ai}$	$\text{ai}$				$\text{ui}$	$\text{oi}$	$\text{vi}$	$\text{vi}$	$\text{vi}$
$\text{au}$	$\text{au}$	$\text{iu}$	$\text{eu}$	$\text{eu}$			$\text{cu}$	$\text{ou}$	$\text{ou}$
$\text{am}$	$\text{am}$	$\text{im}$	$\text{em}$	$\text{em}$	$\text{um}$	$\text{om}$	$\text{vm}$	$\text{um}$	$\text{vm}$
$\text{an}$	$\text{an}$	$\text{in}$	$\text{en}$	$\text{en}$	$\text{un}$	$\text{on}$	$\text{vn}$	$\text{un}$	$\text{vn}$
$\text{aŋ}$	$\text{aŋ}$	$\text{iŋ}$	$\text{eŋ}$	$\text{eŋ}$	$\text{uŋ}$	$\text{oŋ}$	$\text{vŋ}$	$\text{eŋ}$	$\text{vŋ}$
$\text{ap}$	$\text{ap}$	$\text{ip}$	$\text{op}$	$\text{ep}$	$\text{up}$	$\text{op}$	$\text{vp}$	$\text{up}$	$\text{vp}$
$\text{at}$	$\text{at}$	$\text{it}$	$\text{et}$	$\text{et}$	$\text{ut}$	$\text{ot}$	$\text{vt}$	$\text{et}$	$\text{vt}$
$\text{ak}$	$\text{ak}$	$\text{ik}$	$\text{ek}$	$\text{ek}$	$\text{uk}$	$\text{ok}$	$\text{vk}$	$\text{ek}$	$\text{vk}$

## 4. 声调符号

调序	1	2	3	4	5	6
调值	˥	˧	˨	˩	˦	˧
调号	(不标)	ˊ	ˋ	ˌ	˙	˒
舒声调	ɑyŋ˥ tɑŋ˥ 大叶子	ɑyŋ˧ tɑŋ˧ 铜	ɑyŋ˨ tɑŋ˨ 照射	ɑyŋ˩ tɑŋ˩ 冲洗	ɑyŋ˦ tɑŋ˦ 肚子	ɑyŋ˧ tɑŋ˧ 跳
促声调	长元音	/	/	ɣlɿ˩ xa:k˩ 咳(痰)	/	ɣlɿ˦ xa:k˦ 扩大
	短元音	/	/	/	/	ɣlɿ˧ xak˧ 级, 磴
						ɣlɿ˩ xak˩ 突然
						ɣlɿ˧ xak˧ 勤快

## 第二节 壮 文

壮族过去只有语言，没有自己的民族文字。虽然民间在传抄山歌、通信、记账时，曾在一定范围内使用过所谓“方块壮字”，壮语叫做 sau<sup>1</sup> ʔdip<sup>7</sup> “生字”。那是一种利用汉字及其偏旁，模仿汉字的结构翻造出来的方块字，实际上是一种变体汉字。例如“畱” na<sup>2</sup> 是“田”字，“迈” nak<sup>7</sup> 是“重”字，“兄” kau<sup>1</sup> 是“我”字，“毙” tai<sup>1</sup> 是“死”字等。这种字数目有限，形体结构各地使用的多不一致，所以不能成为正式的民族文字。

经过对各地壮语方言的调查研究，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制订了以北部方言为基础方言，以武鸣县的壮语作为标准音点的壮文方案并正式推行。

方案有 32 个字母，以拉丁字母为基础，根据壮语特点，适当地添置了 11 个新字母。新加的字母有的是国际音标，有的是斯拉夫字母，标调的 5 个全是新造的。这些字母既跟拉丁字母不一致，又不便于打字、印刷，所以 1981 年公布了一套全部采用拉丁字母的新方案。现将新壮文方案对照国际音标列表如下：

## 新壮文方案及国际音标对照表

声母：22 个。

壮 文 b mb m f v d nd n s l

国际音标 p ʔb m f w t ʔd n s l

壮 文 g gv ng h r c y ny ngv by gy my

国际音标 k kw ŋ h r ɕ j ɲ ŋw pj kj mi

韵母：108 个。

壮 文 a e i o u w

国际音标 a e iː ɔː uː w

壮 文 ai ae ei oi ui wi

国际音标 a:i ai ei ɔ:i u:i w:i

壮 文 au aeu eu iu ou aw

国际音标 a:u au eu iu ou a:w

壮 文 am aem em iem im om œm uem um

国际音标 a:m am em i:m im ɔ:m ɔm u:m um

壮 文 an aen en ien in on œn uen un wen wn

国际音标 a:n an en i:n in ɔ:n ɔn u:n un w:n un

壮 文 ang aeng eng ieng ing ong œng ueng ung wng

国际音标 a:ŋ aŋ eŋ i:ŋ iŋ ɔ:ŋ ɔŋ u:ŋ uŋ wŋ

壮 文 ap aep ep iep ip op œp uep up

国际音标 a:p ap ep i:p ip ɔ:p ɔp u:p up

壮 文 at aet et iet it ot œt uet ut wet wt

国际音标 a:t at et i:t it ɔ:t ɔt u:t ut w:t ut



壮文	ak	aek	ek	iek	ik	ok	œk	uek	uk	wk	
国际音标	a:k	ak	ek	i:k	ik	ɔ:k	ɔk	u:k	uk	ɯk	
壮文	ab	aeb	eb	ieb	ib	ob	œb	ueb	ub		
国际音标	a:p	ap	ep	i:p	ip	ɔ:p	ɔp	u:p	up		
壮文	ad	aed	ed	ied	id	od	œd	ued	ud	wed	wd
国际音标	a:t	at	et	i:t	it	ɔ:t	ɔt	u:t	ut	ɯ:t	ɯt
壮文	ag	aeg	eg	ieg	ig	og	œg	ueg	ug	wg	
国际音标	a:k	ak	ek	i:k	ik	ɔ:k	ɔk	u:k	uk	ɯk	

### 声调符号

	第一调	第二调	第三调	第四调	第五调	第六调
符 号 (不标)		z	j	x	q	h
调 值	24	31	55	42	35	33

凡-p、-t、-k 收尾的长音念 35 调，短音念 55 调，称高音组；凡以-b、-d、-g 收尾的长音和短音都念 33 调，称低音组。

### 新壮文方案字母表

大 写	A	B	C	D	E	F	G	H	I
小 写	a	b	c	d	e	f	g	h	i
壮文名称	a	ba	ca	da	e	fe	ga	ha	i
国际音标	a	p	ɕ	t	e	f	k	h	i
大 写	J	K	L	M	N	O	P	Q	R
小 写	j	k	l	m	n	o	p	q	r
壮文名称		ke	le	ma	na	o	pe		ra
国际音标		kh	l	m	n	ɔ	ph		r
大 写	S	T	U	V	W	X	Y	Z	
小 写		s	t	u	v	w	x	z	
壮文名称	se	te	u	ve	w		ye		
国际音标	s	th	u	v	ɯ		y		

说明：表中 j、x、z 是作声调符号用的字母，没有名称。

### 第三节 布依文

布依族历史上只有自己的民族语言，没有文字。虽然民间曾流传着一种借用汉字的形音义或在汉字上加些偏旁笔画用来记录民族语言的所谓“布依字”，这种出于一时一地的生造字，既不科学，且因人而异，当然也就很难成为正式的民族文字。1956年创制了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布依文。当时由于考虑到布依语跟壮语很接近，住地也相连，为便于两族人民的文化、经济交流，决定采取布依文和壮文联盟的方针。1981年，对1956年的方案作了较大的修订，1982年起推行。1985年又拟了一个修订案，规定布依文以第一土语为基础，以望谟县复兴镇话为标准音。

《布依文方案》（修订案）的字母、声母、韵母、声调如下：

字母：26个。

字母形式：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音标对照： a p tsh t u f k x i tɕ kh l m

字母形式：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

音标对照： n o ph tɕh z s th u w v ɕ j ts

声母：32个。

b [p] p [ph] mb [ʔb] m [m] f [f] w [v]

d [t] t [th] nd [ʔd] n [n] (sl) [ɬ] l [l]

g [k] k [k] ng [ŋ] h [x] (hr) [h]

j [tɕ] q [tɕh] ny [ɲ] x [ɕ] y [j]

z [ts] c [tsh] s [s] r [z]

by [pj] my [mj] qy [ʔj]

gv [kw] ngv [ŋw] qv [ʔw]

说明：声母一律加 a 拼读。

韵母：87个。

a	aai	aau		aam	aan	aang	aab	aad	
	ai	au	ae	am	an	ang	ab	ad	ag
o	oi			oom	oon	oong	oob	ood	
				om	on	ong	ob	od	og
ee		eeu		eem	een	eeng	eeb	eed	eeg
i		iu	ie	iam	ian	iang	iab	iad	
				im	in	ing	ib	id	ig
u			ue	uam	uan	uang	uab	uad	
				um	un	ung	ub	ud	ug
e	ei		ea	eam	ean	eang	eab	ead	
					en	eng	eb	ed	eg
ia	io	iao	ua	ui	uai	ao	ou	er	

声调：6个舒声调，2个促声调。

调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调值	˩ <sub>24</sub>	˩ <sub>11</sub>	˩ <sub>53</sub>	˩ <sub>31</sub>	˩ <sub>35</sub>	˩ <sub>33</sub>	˩ <sub>35</sub>	˩ <sub>33</sub>
调号	l	z	c	x	s	h	t	(不标)
例字	nal	naz	nac	nax	nas	nah	raabt	kaab
	(厚)	(田)	(脸)	(舅舅)	(箭)	(獭)	(挑)	(挟)
							rabt	kab
							(竹笼)	(捉)

现代汉语借词声调：

调类：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
望谟调值：	˩ <sub>33</sub>	˩ <sub>31</sub>	˩ <sub>53</sub>	˩ <sub>24</sub>
调号：	y	f	j	q
例字：	feiy	jiy	mif zuf	cangj z angj siq huaq
	飞	机	民 族	厂 长 四 化

说明：原入声字归入阳平调。如：cuf naf (出纳)。

## 第四节 侗 文

侗族也像壮族、布依族一样，过去只有自己的语言没有民族文字。但是侗族人民也同样借用过汉字的声、形以至字义来标记侗话，这些只是作为记录语言的工具，并不是侗文。侗文的创制始于1956年，在对十四个县二十二个点的侗语进行普查的基础上，确定了侗语以南部方言为基础方言，以贵州省榕江县的语音为标准音。1957年通过了侗文方案草案。新创制的侗文是一种拼音文字，读音拼写都以标准音点作为共同遵守的准则。

侗文方案（草案）确定侗文字母以拉丁字母为基础，并采用了几个壮文字母。汉语拼音方案公布后，经过多次研究讨论，侗文决定与汉语拼音方案取得汇通，并作了相应的修改。下面是修改后从1981年开始恢复推行的侗文方案。

声母：29个。

b [p]	p [ph]	m [m]	f [f]	w [w]
d [t]	t [th]	n [n]	s [s]	l [l]
j [t̚]	q [t̚h]	ny [n̚]	x [ɕ]	y [j]
g [k]	k [kh]	ng [ŋ]	h [h]	
bi- [pj]	pi- [phj]	mi- [mj]		li- [lj]
gu- [kw]	ku- [khw]	ngu- [ŋw]		
* z [ts]	* c [tsh]	* r [z]		

带\*者专拼现代汉语借词。

韵母：58个。



a [a]		ee [e]	*e [ə]	i [i]	o [o]	u [u]
ai [ai]			ei [əi]	ii [i]	oi [oi]	ui [ui]
ao [a:u]		eeu [eu]		iu [iu]	ou [au]	uu [u]
am [a:m]	aem [am]	eem [em]	em [əm]	im [im]	om [om]	um [um]
an [a:n]	aen [an]	een [en]	en [ən]	in [in]	on [on]	un [un]
ang [aŋ]	aeng [aŋ]	eeng [eŋ]	eng [əŋ]	ing [iŋ]	ong [oŋ]	ung [uŋ]
ab [a:p]	ab [ap]	eb [ep]	eb [əp]	ib [ip]	ob [op]	ub [up]
ad [a:t]	ad [at]	ed [et]	ed [ət]	id [it]	od [ot]	ud [ut]
ag [a:k]	ag [ak]	eg [ek]	eg [ək]	ig [ik]	og [ok]	ug [uk]

说明：1. eb、ed、eg和ab、ad、ag六个韵母在l、p、c调中读短元音，即e读[ə]，a读[a]；在s、t、x调中读长元音，即e读[e:]，a读[a:]。2. uu只出现在bi-、pi-、mi-、li-四个腭化声母的后面，读音和u相同。3. ii只出现在s后面读音和i [i]相同。

声调：15个。

调类	1	1'	2	3	3'	4	5	5'	6	7	7'	8	9	9'	10
调号	l	p	c	s	t	x	v	k	h	l	p	c	s	t	x
调值	55	35	212	323	13	31	53	453	33	55	35	21	323	13	31

## 第五节 水 书

水族不曾有过可以用来记录语言、通信交往、写作记事的文字，但民间鬼师在疾病丧葬、吉庆喜事、择日占卜等巫祝活动中使用一种古老的文字，水话叫 [le<sup>13</sup> sui<sup>33</sup>]，意思是“水字”，这种文字字数不多（现在已经知道的有四百多个）。内容包括天干、地支、八卦、天象、四时节气、鸟兽虫鱼、身体五官、亲属称谓、数目方位等等。据传说，水字最初不用毛笔书写，是用竹木片烧炭刻画在硬的夹纸上，所以字迹跟刀刻的甲骨文、金文类似。水字数目不多，但书体不一。有的是图画（象形文字），有的似甲骨文、金文，有的像小篆，有些是楷书的颠倒、斜置或反写，所以当地的汉族称这种字叫“反书”。

举例如下（见下页）。

汉字水字对照表

长	𠄎	犯	𠄎	死	𠄎	枢	𠄎	元	𠄎
恒	𠄎	人	𠄎	祖	𠄎	孙	(1) 𠄎	父	𠄎
子	(1)	母	𠄎	舅	𠄎	叔	𠄎	伯	𠄎
夫	夫	妇	𠄎	兄	𠄎	弟	𠄎	姊	𠄎
妹	𠄎	姑	𠄎	嫂	𠄎	岳	𠄎	婿	𠄎
手	𠄎	足	𠄎	耳	𠄎	目	𠄎	口	𠄎
鼻	𠄎	头	𠄎	腰	𠄎	文	𠄎	武	𠄎
廉	𠄎	贫	𠄎	古	𠄎	今	𠄎	与	𠄎
宜	𠄎	上	𠄎	下	𠄎	倒	𠄎	破	𠄎
辅	𠄎	粥	𠄎	门	𠄎	窗	𠄎	针	𠄎
线	𠄎	衣	𠄎	裳	𠄎	金	𠄎	水	𠄎
火	𠄎	土	𠄎	左	𠄎	右	𠄎	牛	𠄎
马	𠄎	川	𠄎	井	𠄎	猪	𠄎	杀	𠄎
鸡	𠄎	坡	𠄎	中	𠄎	一	一	二	二
三	三	四	四	五	五	六	六	七	七
八	八	九	九	十	十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附录：

## 汉藏语概论的参考文献

- 李方桂：《中国的语言和方言》，载《中国年鉴》，1937年。
- 李方桂：《藏汉系语言研究方法》，载《国学季刊》，1951年第7卷第2期。
- 罗常培、傅懋勳：《国内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概论》，载《中国语文》，1954年第3期。
- 马学良、罗季光：《我国汉藏语系语言元音的长短》，载《中国语文》，1965年第5期。
- R. Shafer Introduction to Sino - Tibetan, Harrassowitz, Wiesbaden, 1996.
-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编委会：“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共57种，民族出版社，1980年—1987年。
- Matisoff. J. A. Sino - Tibetan Linguistics: present state and future prospects,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20 :469 - 504, 1996.
- 邢公畹：《关于汉语南岛语的发生学关系问题》，载《民族语文》，1991年第3期。
- 陈其光：《汉藏语声调探源》，载《民族语文》，1994年第6期。
- 陈保亚：《论语言接触和语言联盟》，语文出版社，1996年。
- 孙宏开：《关于汉藏语分类研究的回顾与存在问题》，载《民族语文》，1998年第3期。
- 丁邦新、孙宏开主编：《汉藏语同源词研究（一）——汉藏语研究的历史回顾》，广西民族出版社，2000年。
- 瞿霭堂、劲松：《汉藏语言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中国藏学出版社，2000年。
- 龚煌城：《汉藏语研究论文集》，载《语言暨语言学》，专刊丙种之二（下），2002年。
- 吴安其：《汉藏语同源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2年。

- 江 获：《汉藏语言演化的历史音变模型》，民族出版社，2002年。
- Graham Thurgood and Randy J. Lapolla *The Sino-Tibetan Languages*,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London and New York, 2003.
- S.N. Wolfenden *Outlines of Tibeto-Burman Linguistic Morphology*, London, 1929.
- Matisoff, J. A. *Variation Semantics in Tibeto-Burman, The "Organic" Approach to Linguistic Comparison*,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Human Issues Philadelphia, U.S.A, 1978.
- 戴庆厦：《藏缅语族语言研究》（一），云南民族出版社，1990年。
- 藏缅语语音和词汇编写组：《藏缅语语音和词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
- 黄布凡主编：《藏缅语族语言词汇》，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2年。
- 马学良、胡坦、戴庆厦、黄布凡、傅爱兰：《藏缅语新论》，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4年。
- 戴庆厦：《藏缅语族语言研究》（二），云南民族出版社，1998年。
- Laufer, Berthold *Bird Divination among the Tibetan*, TP15, 1915.
- 李方桂：《藏文前缀音对于声母的影响》，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33年第4本第2分册。
- Roerich G. N. *Dialects of Tibet, The Tibetan Dialect of Lahu*, Calcutta, 1933.
- Dragonov A. A. (龙果夫)：《古藏语中的浊塞音和浊塞擦音》，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36年第7本第25册。
- 闻 宥：《论唐蕃会盟碑中所见之藏语前置子音与添首子音》，载《中国文化研究会刊》，1945年第5期。
- Uray, C. *The Classification of dialects of the Eastern Tibet*, Budapest, 1949.
- 金 鹏：《藏语拉萨日喀则昌都话的比较研究》，民族出版社，1958年。
- Roerich G. N. *Le Parler de l'Amdo, Etude d'un dialecte archaïque du Tibet*, Roma, 1958.
- 金鹏、谭克让、瞿霭堂、林向荣：《嘉戎语梭磨话的语音和形态》，载《语言研究》，1958年。
- 李方桂：A Sino-Tibetan Glossary from Tun-huang, TP49, 1961.



- 西田龙雄：《西蕃馆译语研究》，日本松香堂，1970年。
- 张琨 (Kun Chang)：The Tibetan Role in Sino-Tibetan Comparative Linguistics, 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77年第48本第1分册。
- 龚煌城：《古藏文的 y 及其相关问题》，BIHP48, 1977年。
- 东嘎·洛桑赤列：《藏语文发展问题初探》，四川民族出版社，1980年。
- 胡坦：《藏语(拉萨话)的声调研究》，载《民族语文》，1980年第1期。
- 张琨 (Kun Chang)：Ergativity in Spoken Tibetan, BIHP, 1980.
- 张琨 (Kun Chang)：《Perfective and Imperfective in Spoken Tibetan, BIHP59, 1981.
- 王 尧：《吐蕃金石录》，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年。
- 于道泉：《藏汉对照拉萨口语词典》，民族出版社，1983年。
- 瞿霭堂、谭克让：《阿里藏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
- 李方桂、柯蔚南：《古代西藏碑文研究》，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九十一》，1987年。
- 西田龙雄：《藏语的变迁和文字》，载《藏族言语和文化》，日本冬树社，1987年。
- 长野泰彦：《现代藏语文法特征》，载《藏族言语和文化》，日本冬树社，1987年。
- 星实千代：《现代藏语文法》(拉萨方言)，载《日本东洋文库》，1988年。
- 俞 敏：《汉藏同源谱稿》，载《民族语文》，1989年第1、2期。1989年。
- 华侃、龙博甲：《安多藏语口语词典》，民族出版社，1993年。
- 瞿霭堂：《藏族的语言和文字》，中国藏学出版社，1996年。
- 周季文、谢后芳：《藏文阅读入门》，云南民族出版社，1998年。
- 山口瑞凤：《藏语文法》，日本春秋社，1998年。
- 胡坦、索南卓噶、罗秉芬：《拉萨口语读本》(修订本)，民族出版社，1999年。
- 胡坦：《藏语研究文论》，中国藏学出版社，2002年。
- 格桑居冕：《藏语方言概论》，民族出版社，2002年。
- Jackson T.-S. Sun Sino-Tibetan Languages, edited by Graham Thurgood and Randy J. Lapolla, Surrey, England: The Curzon Press, 2003.
- 戴庆厦、黄布凡、傅爱兰、仁增旺姆、刘菊黄：《藏缅语十五种》，北京

燕山出版社, 1991年。

孙宏开:《羌语支属问题初探》,载《民族语文研究文集》,青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

孙宏开:《六江流域的民族语言及其系属分类》,载《民族学报》,1983年第3期。

史金波、白滨、黄振华:《文海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

西田龙雄:《西夏语研究》,第一卷(1964),第二卷(1966),东京,座右室刊行会。

李范文:《同音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86年。

李范文主编:《西夏语比较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99年。

龚煌城:《西夏语文研究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语言研究所(筹备处)编,载台湾《语言暨语言学》专刊丙种之二(上),2002年。

黄布凡:《道孚语语音和动词形态变化》,载《民族语文》,1990年第5期。

多尔吉:《道孚语格什札话研究》,中国藏学出版社,1998年

林向荣:《嘉戎语研究》,四川民族出版社,1993年。

傅爱兰:《普米语动词的语法范畴》,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

刘光坤:《麻窝羌语研究》,四川民族出版社,1998年。

Jackson T. - S. Sun, Parallelisms in the verb morphology of Sidaba rGyalrong and Lavrung in rGyalrongic,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1.1, Taiwan, 1999.

Jackson T.-S. Sun Caodeng rGyalrong phonology: a first look, Linguistics of the Tibeto Burman Area, Volume, 17.2 - Fall, 1994.

孙天心、石丹罗:《草登嘉戎语与“认同等等”相关的语法现象》,载台湾《语言暨语言学》,2000年第3卷第1期。

黄布凡:《观音桥话语属问题研究》,载台湾《语言暨语言学》,2001年第2卷第1期。

Jackson T. - S. Sun Stem Alternations in Puxi verb Inflection: Toward Vaidating the rGyalrongic Subgroup in Qiangic,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1.2 Taiwan, 2001.

陆绍尊:《普米语方言研究》,民族出版社,2001年。

黄布凡、周发成:《羌语研究》,四川民族出版社,2003年。

岳相昆、戴庆厦、肖家成、徐悉艰:《汉景辞典》,云南民族出版社,1981年。

- 徐悉艰、肖家成、岳相昆、戴庆厦：《景汉辞典》，云南民族出版社，1983年。
- 戴庆厦、徐悉艰：《景颇语语法》，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2年。
- 戴庆厦、徐悉艰：《景颇语词汇学》，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5年。
- 国际彝缅语学术会议论文编辑委员会：《彝缅语研究》，四川民族出版社，1997年。
- Matisoff .J.A. The Grammar of Lahu,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ublications in Linguistics, 75)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3.
- 李永燧：《哈尼语语法研究》，民族出版社，1990年。
- 胡素华：《彝语结构助词研究》，民族出版社，2002年。
- 朵示拥汤、徐悉艰、穆途端：《汉载词典》，四川民族出版社，1992年。
- 赵衍荪、徐琳：《白汉词典》，四川民族出版社，1996年。
- 徐世璇：《毕苏语研究》，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
- 戴庆厦、段贶乐、罗书文、李批然：《汉哈尼词典》，云南民族出版社，2001年。
- 李泽然：《哈尼语研究》，民族出版社，2001年。
- 赵元任：《广西瑶歌注音》，史语所单刊甲种之一，1930年。
- 李方桂：《广西凌云瑶语》，载《史语所集刊》，1930年第1本。
- 张 琨：《苗瑶语声调问题》，载《史语所集刊》，1947年第16本。
- 马学良、邵昌厚：《贵州省东南部苗语语音的初步比较》，载《语言研究》，1956年第1期。
- 王辅世：《贵州威宁苗语量词》，载《语言研究》，1957年第2期。
- 李永燧、陈克炯、陈其光：《苗语声母和声调中的几个问题》，载《语言研究》，1959年第4期。
- 曹翠云：《黔东苗语状词初探》，载《中国语文》，1961年4月号。
- 易先培：《论湘西苗语名词的类别范畴》，载《中国语文》，1961年3月号。
- 张济民：《苗语语法纲要》（川黔滇方言），贵州民族出版社，1963年。
- 张 琨：《原始苗语的声母》，载《史语所集刊》，1976年第四十七本第二分。
- 陈其光：《苗瑶语入声的发展》，载《民族语文》，1979年第1期。
- 张琨、谢蓓蒂著，王辅世译：《苗瑶语藏缅语汉语的鼻冠塞音声母》，载《汉藏语系语言学论文选译》，1980年。



- 陈其光：《凯棠苗语的诗词格律》，载《民族语文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
- 陈其光、李永燧：《汉语苗瑶语同源例证》，载《民族语文》，1982年第2期。
- 邓方贵：《现代瑶语浊声母的来源》，《民族语文研究》，四川民族出版社，1983年。
- 李永燧：《关于苗瑶族的自称——兼说“蛮”》，载《民族语文》，1983年第6期。
- 罗安源：《苗语(湘西方言)的“谓—主”结构》，载《语言研究》，1983年第1期。
- 张永祥：《黔东苗语的谓词》，载《贵州民族研究》，1984年第3期。
- 陈其光：《古苗瑶语鼻冠闭塞音声母在现代方言中反映形式的类型》，载《民族语文》，1984年第5期。
- 陈其光：《苗瑶语鼻音韵尾的演变》，载《民族语文》，1984年第6期。
- 陈其光：《畲语和客家话》，载《语文论集》，商务印书馆，1985年。
- 陈其光：《苗瑶语浊声母的演变》，载《语言研究》，1985年第2期。
- 王辅世：《苗瑶语的系属问题》，载《民族语文》，1986年第1期。
- 罗安源：《现代湘西苗语语法》，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0年。
- 张永祥主编：《苗汉词典》，贵州民族出版社，1990年。
- 王春德：《汉苗词典》(黔东方言)，贵州民族出版社，1992年。
- 向日征：《汉苗词典》(湘西方言)，四川民族出版社，1992年。
- 毛宗武：《汉瑶词典》，四川民族出版社，1992年。
- 陈其光：《苗瑶语前缀》，载《民族语文》，1993年第1期。
- 王辅世：《苗语古音构拟》，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东京，1994年。
- 王辅世、毛宗武：《苗瑶语古音构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
- 蒙朝吉：《汉瑶词典》(布努语)，四川民族出版社，1996年。
- 石如金：《苗汉汉苗词典》(湘西方言)，岳麓书社，1997年。
- 毛宗武、李云兵：《巴哼语研究》，民族出版社，1997年。
- 向日征：《吉卫苗语研究》，四川民族出版社，1999年。
- 鲜松奎：《新苗汉词典》(西部方言)，四川民族出版社，2000年。
- 曹翠云：《苗汉语比较》，贵州民族出版社，2001年。
- 蒙朝吉：《瑶族布努语方言研究》，民族出版社，2001年。



- 李方桂：《龙州土语》，载《史语所单刊》，甲 16，1940 年。
- Benedict Paul K, Thai, Kadai and Indonesian: a new alignment in Southeast Asia,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44.4.1, 1942.
- Benedict *Austro-Thai Language and culture, with a glossary of roots*. New Haven: Human Relations Area File Press, 1975.
- 李方桂：《莫话记略》，载《史语所单刊》，甲 20，1943 年。
- 李方桂：《武鸣壮语》，《中科院语言所》，科学出版社，1953 年。
- 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布依语调查报告》，科学出版社，1959 年。
- 李方桂：The Tai and the Kam-Sui Languages. *Lingua* 14, 1965.
- 李方桂：Notes on the T'en (Yanghuang) Language, Part I Introduction and Phonology. 史语所集刊，第 36 本下，1966。
- 李方桂：Notes on the T'en (Yanghuang) Language, Texts. 史语所集刊，第 37 本上，1967。
- 李方桂：Notes on the T'en (Yanghuang) Language, Glossary 史语所集刊，第 40 本上，1968。
- 李方桂：《水话研究》，史语所专刊，1977 年 73。
- 李方桂：A hand book of Comparative Tai,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 Honolulu, 1977.
- 李方桂：“Sino — Tai”，Computational Analysis of Asian and African Languages. No. 3, 1976.
- 欧阳觉亚等：《黎语调查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年。
- 邢公畹：《三江侗语》，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 年。
- 倪大白：《海南岛三亚回族语言的系属》——语言的类型转换，载《民族语文》，1988 年第 2 期。
- 倪大白：《中国的壮侗语与南岛语》，载《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8 年第 3 期。
- 邢公畹：《红河上游傣雅语》，语文出版社，1989 年。
- 倪大白：《侗台语概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0 年。
- 陈保亚：《论语言接触与语言联盟》，语文出版社，1996 年。
- 梁敏、张均如：《侗台语族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年。
- 薄文泽：《佯僜语》，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 年。

- 梁敏、张均如：《临高语》，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
- 郑贻青：《回辉话》，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
- 欧阳觉亚：《村语》，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
- 李锦芳：《布央语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
- 刘宝元：《汉瑶词典》（拉珈语），四川民族出版社，1999年。
- 邢公畹：《汉台语比较手册》，商务印书馆，1999年。
- 李云冰：《拉基语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0年。
- 刘剑三：《临高汉词典》，四川民族出版社，2000年。
- 杨通银：《莫语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0年。
- 吴启录、王伟、曹广衢、吴定川：《布依汉词典》，民族出版社，2002年。
- （注：为便于读者使用，此次修订加了附录《汉藏语研究参考文献》。若有遗漏或不当，敬请谅解。）

Hoa văn SaigonHSK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汉藏语概论/马学良主编.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3. 9

ISBN 7-105-05735-1

I. 汉... II. 马... III. 汉藏语系—研究 IV. H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86091 号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http://www.e56.com.cn>

北京民译印刷厂微机照排 北京市迪鑫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03 年 10 月第 2 版 2003 年 10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开本: 787×1092mm 1/16 印张: 51.375 字数: 838 千字

印数: 0001—2000 册 定价: 58 元

---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总编室电话: 64212794; 发行部电话: 64211734)